

叢書集成續編

四七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叢書集成續編

第四七冊目錄

宗教類



道 教

焦窗十則註解二卷	清 閔 鉉撰	有福讀書	一
長春道教源流八卷	清 陳銘珪著	聚德堂	二七
道書殘一卷	民 羅振玉輯	吉石齋	一八七

道教經典

老子天應經一卷	民 羅振玉輯	吉石齋	一九一
太玄真一本際經殘一卷	不著撰人	雪 堂	一九七
覺世經註證一卷	不著撰人	有福讀書	二〇三

道教雜著

天仙正理二卷附錄一卷	明 伍守陽撰	胡氏豫章	二五一
還初道人著書二種	明 洪應明著	喜咏軒	三〇一
菜根譚一卷			三〇三
月旦堂仙佛奇踪八卷			三三四

寺 觀

龍瑞觀禹穴陽明洞天圖經一卷	宋 葉 樞撰	玉簡齋	四二三
慧因寺志十二卷附錄一卷	明 李 薰輯	武林掌故	四二七

ED006/12

杭州上天竺講寺志十五卷

流香一覽一卷

武林靈隱寺誌八卷

明 釋廣賓纂

清 釋明開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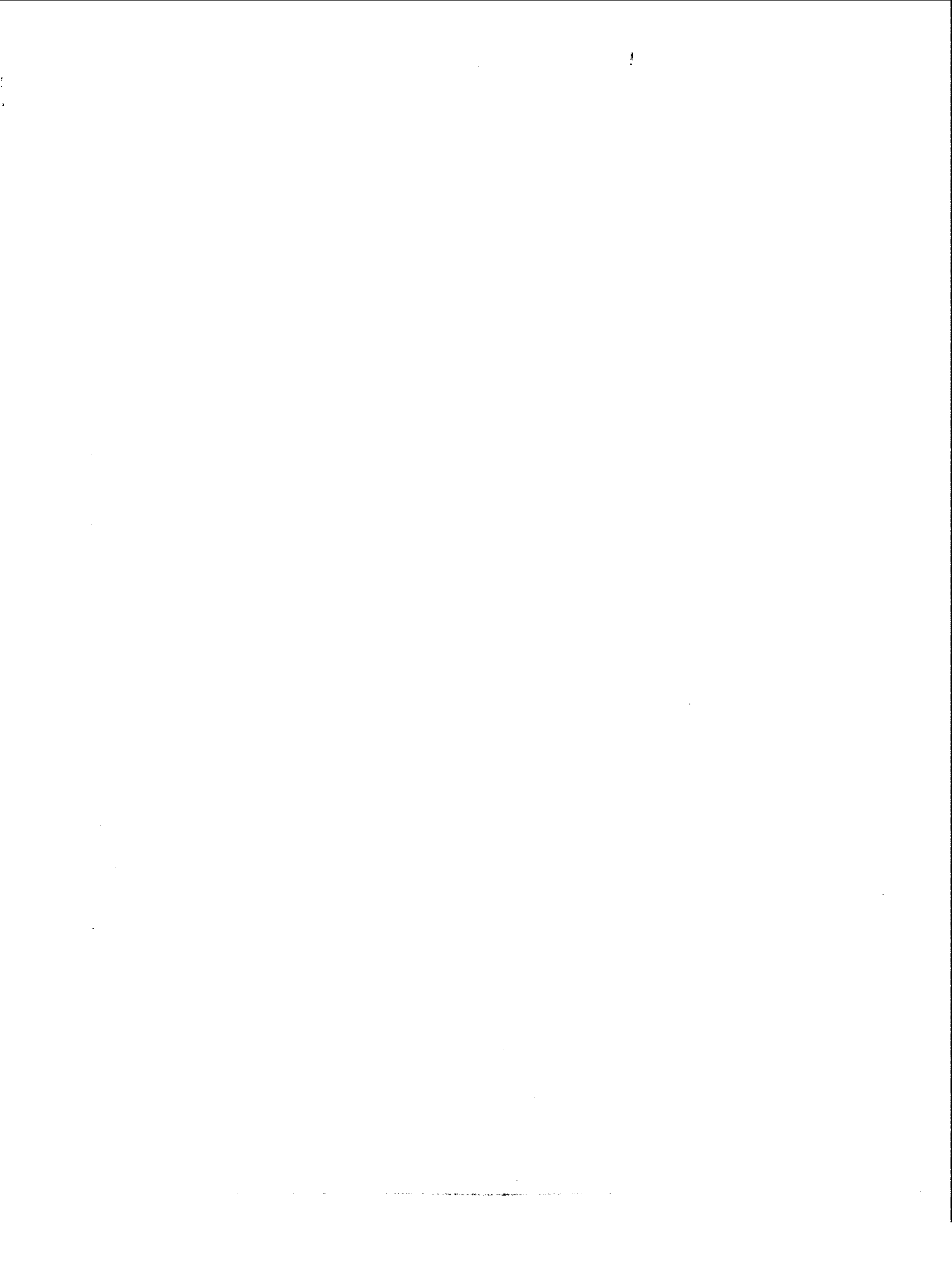
清 孫治撰

武林掌故 四九九

武林掌故 六一一

武林掌故 六二五

蕉窗十則註解



蕉窗十則註解原序

余嘗誦文昌帝君陰騭寶訓輒慨然興曰士大夫居心步世不當如是乎既而又誦帝君所垂蕉窗十則復於士人最易于犯最難全備之處一一標舉嗚呼人生而靜之初本皆有善而無惡泊習俗移人遂至有蕩閑踰檢而不可問者居恆之檢束不嚴又安望其代天行化爲國救民如寶訓所云首哉余當草茅砥志之時無刻不以此十則爲兢兢今幸承恩金殿竊願與海內人士共相砥礪以無負帝君諄諄誥誥之至意乃有閔子鼎玉爲晟溪宗伯公之裔孫其爲人也善根夙種英姿博學既自於釋回增美之間無微不究而又慮十則之精義或未共曉因於每句詳加註解務令信奉者如對

蕉窗十則註解原序

明鏡如行玉山有不覺其竦然而知所懲油然而知所勸也然而斧斤且晝難保枯亡若非稽諸前人善者何以獲報惡者何以罹譴歷歷響應則猶未足以堅人好修之志動人愧悔之心也閔子於是舉生平所睹記者悉依類引證刊以警世其用心深至良有與余不謀而合者世之人試於汗濁陷溺中驟而披之其翻然者奚似久而繹之其歉然猛然者又奚似然則是編也約之爲修身立命之真詮廣之爲輔世覺民之實諦放浪浮游之子聞鐸聲而警切依違頑鈍之夫見鞭影而驅馳上孚天心下格眾志閔子之爲功於天下後世者豈小補哉康熙癸巳季冬朔日沈樹本撰

蕉窗十則註解上

茗溪閣 鉉鼎五註解

文昌帝君曰感應一篇只三代而下之君子功過兩條乃三代而上之小人蓋人根行愈薄動輒多愆聖賢不得已而作此書猶佛老遇下根人說因果也然世不古處求其見性明心嗜仁慕義者指不多屈有能信行即屬殊妙但塵見未明肉眼多垢往往以望報心搖惑善念日某也或以善而得貧得賤某也或以惡而得富得貴噫可甚歎哉善者得貧賤焉知不富貴於萬年惡者得富貴焉知不貧賤於千古且善者之先其孽或不獨貧賤其僅以貧賤也未必不因善故惡者之先其福或不獨富貴其僅以富貴也未必不因惡故甚至

蕉窗十則註解上

富貴者滿門誅戮婦子多污貧賤者一室安偕彝倫無愧古云富貴未必是福貧賤未必是禍良有以也惟聖賢菩薩眼有智珠胸藏明鏡見得真識得透自不以此動何物愚夫妄即拊心頓地搔首呼天自謂小兒造物神鬼無知噫可甚歎哉故欲為此者必須開一幅大面孔辦兩隻大手脚眼要高腹要廣有好生之心而不作泥土佛守髮膚之愛而不做怕死鬼何妨殺殺一人以安千萬人何妨死死一身以顯千萬世必求忠必求孝不可身美其名而君父得不美之名也辨是也辨非不可身去其謗而天下有不白之謗聖人不可毀有時鄙夷惠於不道大人不可褻有時薄君相而不為打破愁城跳出苦海方是大人明心了性功夫自不同腐儒計功

責效小見也諸子事吾有年吾示諸子無數乃落盡天花頭不一點豈以吾為戲直以自己功名性命作戲耳至香前相謁首未頓地為士者先問名為商者先問利是猶卻步而前人不可得也今有蕉窗十則用以共勵必有一誠實心恆入心由勉而入安自下而達上不用希功但祈寡過不須求福但祈免災以是而造於功過盡泯仍歸太上之天固為吾敬即不然望感應有靈自畏災殃之集亦受吾憐倘仍蹈舊時之轍但同聞霹靂之聲勉之望之

一戒淫行

萬惡淫為首森羅殿前鐵案也故帝君必以此為首戒蓋淫念一生諸念俱起邪緣未湊生幻妄心勾引無計生機

蕉窗十則註解上

械心少有阻礙生嗔恨心欲情顛倒生貪着心美人之有生妒毒心奪人之愛生殺害心廉恥喪盡倫理俱虧種種惡業從此而起種種善願從此而消陰律云姦人妻者得絕嗣報姦人室女者得子孫淫佚報世有忠厚善人而身後不昌才士文人而終身潦倒者其病皆由於此古人云淫人者殺其三世蓋不特破一人之節使其父母翁姑丈夫子女恥懸眉頰之間痛纏心骨之內甚至因羞致死或夫殺其妻父縊其女子不認其母親戚難施面目良家莫與聯姻以俄頃偷歡造彌天大惡絕嗣之報不亦宜乎至於因奸被殺棄父母拋妻子慘更難言矣有一人患好色問王龍溪先生先生曰有帷幄於此指謂汝此中有名娼

焉及褰帷乃汝妹汝女也汝此時一片淫心亦頓息否曰
 息矣先生曰然則淫本是空汝自認作真耳昔人垂戒曰
 美色人人愛皇天不可欺我去淫人婦人來淫我妻語錄
 有云淫人妻女者試想人之淫我妻女我將何以自解如
 是則可以忍乎再若心有所動意有所觸試念苟合之時
 司過之神在我旁也三台北斗在我頭上也三尸在腹竈
 神在戶日月三光在天記錄者有之怒視者有之欲搏擊
 者有之如是則可以忍乎况邪淫之報亘古及今冥誅顯
 戮罄竹難書而功名得失之間其感應更爲神速凡讀聖
 賢之書負青雲之志者尤當深戒又曰片時之慾念易消
 一生之功名爲重何苦以百年名節畢世前程祖宗之積

蕉窗十則註解上

三

累子孫之福祿斷送於半刻之迷惑也衛生經云水之有
 源其流必遠木之有根其葉必茂屋之有基其柱必正人
 之有精其命必長任惠公晚年益康強或問養生之術公
 曰讀文選有悟耳石蘊玉以山輝水含珠而川媚是也二
 語真可作座右銘矣士子讀書作文辛苦更宜節慾蓋勞
 心而不節慾必火動火動則腎水日耗水耗而火益熾則
 肺金受害傳變爲癆瘵必至夭亡夫人精足則神足精神
 足則智慮生何所爲而不成若少年斷喪髓枯力竭恐不
 止曠一生之事而已

邊淫說曰凡人淫心一起便思邪緣湊合設計引誘鑽穴
 踰牆殺機旋伏欺貧侮懦犯分滅倫萬種惡孽皆由此起

故曰萬惡淫爲首也第庸夫俗子固不知顧忌而讀書文
 士乃妄擬風流侈談情種或以無心之顧盼視爲有意之
 留情賄餌保母潛通侍婢幸逢繾綣卽託夙因偶爾相遭
 便爲天假不思月下花間爲樂能幾雲情雨意轉眼卽空
 而惡因日積孽重難消顯則傾家蕩產敗行污名陰則天
 刑鬼責削祿除年鄉里共鄙正人不齒顏面自慙置身無
 地甚至敗露觸兇身命頓殞嗟乎一念之邪而禍患至此
 尙忍言耶今人兩相詬詈若一語辱其妻則憤怒滋甚夫
 以口辱人止於其身淫人妻者則辱其三世蓋穢行必彰
 醜聲易播恥懸眉額恨纏心骨此豈尋常怨憤可以消釋
 者乎至婢女僕婦原易狎昵人皆以此爲家常茶飯矣不

蕉窗十則註解上

四

知家政不肅家道不和莫不由此或妒妻鞭撻以傷生或
 悍僕反唇以叛主或父子不知而聚麀或兄弟效尤而爭
 寵若懷暗昧之胞胎還屬誰人之骨血若夫貧婦村姑易
 於利動但羞惡之心人皆有之爲其夫者寧甘心而不憤
 愧乎孀婦嫠居性本幽貞而百計鑽營俾其失節生者懷
 慚死者含怨倘爲人指摘必至輕生是歡愛未終而冤孽
 隨之矣又有假墮喜之行蹤誘空門之豔質污穢佛地破
 壞清修此則不通懺悔與尋常淫行罪業更甚他如寄興
 青樓自謂於德無損然其百種溫存無非誘財圖利一旦
 囊空便同陌路或遇屍癆瘡毒默相傳染形軀臭爛性命
 難存嗟何及哉更有偏嗜龍陽侵漁男色外託朋友之名

狂逞雞鶩之欲創天地未有之穢行蹈神人共怒之淫邪
所謂顛倒陰陽陰律之所不赦等而下之狎優童昵俊僕
防閑難謹內外不分我既引水入牆彼必乘風縱火蓋有
不可知而不可言者歷觀古之賢達能堅忍于頃刻之間
而登大魁致顯位富壽歸之子孫享之與攻苦青燈種種
積善者竟事半功倍抑或失足迷津急登覺岸能改絃而
易轍即殃去而福隨上蔡先生云天道禍淫不加悔罪之
人莫謂我已失德而終於自暴自棄也推之神靈顯赫之
地嬉遊雜遝之場翠袖蛾眉往來不避而年少狹邪追隨
謔笑流目送情此皆輕薄無賴之所爲非修身勵行者所
敢出也更可戒者常有談及閨情必妄爲懸揣一倡百和

蕉窗十則註解上

五

豈知隱微之行關係終身片言偶播醜惡萬端使其生則
含羞死猶遺臭况復含沙噴血吠影捕風必致上干天怒
立顯神誅至于傳奇小說多屬子虛文人綺語造孽實多
惑性迷情急宜屏絕所望朝斯夕斯刻刻提省庶幾當境
不搖自求多福斯爲幸甚

邪緣外合滅德喪心固宜警戒至於夫婦之道人生所不
能廢者亦有節度不當過縱董江都曰天地之氣不至盛
滿不交陰陽是以君子甚愛氣而謹遊於房又月令仲春
之月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
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一至之月皆曰君子齋戒處
必掩身止聲色禁嗜慾以是知遇風雨雷電朔晦寒暑一

分二至及遠行醉飽之餘皆當遠戒蓋修德所係非徒如
養生家之說也
未見不可思

此三句言人之入於淫行皆由心地不正乃帝君清本澄
源之論未見而思是靜時無存養工夫當見而亂既見而
憶是動時無省察工夫細分之三句各有一境界思者思
之於未來亂者亂之於現在憶者憶之於過去三境若除
淫行更何處着腳故欲戒其事先戒其心平日燕居獨處
必須收拾一箇乾乾淨淨念頭時時儆覺刻刻提撕天理
既存人欲自退凡淫穢邪辟之想不入光明正大之胸方
是君子主敬學問若未見而思以意造象不屋而樓無海

蕉窗十則註解上

六

而市幽昧之幻惡莫此爲甚是自鑿其混沌也不卽死者
幸而免爾科名必覽曰寡慾最上丹頭在清淨念慮如其
慾火焚燒精神易竭遂至窒其聰明短其思慮有用之人
不數年廢爲無用而且漸成廢瘵而死蓋不必其常近女
色只此獨居時一念邪淫已足喪其生而有餘也真空禪
師曰凡溺愛冶容而作色荒謂之內生之欲二欲綢繆染着皆
得治容遂成宵寐之變謂之內生之欲二欲綢繆染着皆
能消耗元精黃庭經曰緊守精室毋妄泄閉而寶之可長
活道書曰人生慾念不興則精氣散於三焦榮華百脈及
慾想一起慾火熾然翕撮三焦精氣流溢並從命門輪洩
而出可懼哉孫真人衛生歌曰莫教引動虛陽發精竭容

枯百病侵歷觀諸語當知未見之不可思明矣人即不必有志於事功孰有不愛及身命者乎當見不可亂

謹玩一亂字即感應經內見他色美起心私之謂方其警遇嬌姿乍逢麗色一失檢點邪念頓生我行未虧我心已亂鬼神得以指摘之陰府得以籍記之去天堂而入地獄只此幾希間耳又何待宣淫無忌然後大千冥譴哉故能非禮勿視見如不見者上也本心難昧禮法難踰嚴禁強制者次也不然始苟亂於心終將亂於事一念之悞終身莫贖悲哉又或簾內投桃城隅贈管我雖無意彼實多情正念稍迷惡緣即起往往有百鍊堅心摧于俄頃一生

蕉窗十則註解上

七

大節敗於臨期此時決當猛省卓有定識佐以定力施愚山曰余嘗書誡子弟曰淫之作孽甚矣哉淫寡婦及處子者罪與殺人等今舉世習不為怪者則挾妓姦婢二事可為心痛夫昵狎邪者謂風流雅事既酬以金淫不為害且無論破家損德能保妓不孕乎孕而產則己之子女媚矣子在京師聞一孝廉狎張氏妓生子妓知為孝廉種也人皆笑目為龜兒孝廉羞不肯認悔無及是父子相失也至臧獲婦女多被凌逼與主人薦枕席以為分固應耳試思此輩皆良民或以貧鬻身得金無幾或因宦勢投充未得身價既役其身又亂其妻女作何消受及亂而生子則淪主為僕使其男事我之子是兄弟相主僕也萬一

生女有色已復亂之是父姦其女也己之子姪復亂之是兄姊妹相姦也聚塵宣淫廉恥一喪後遂不可窮詰嗟乎今有人於此罵其子女為娼優臧獲者必佛然怒攘臂而起矣以淫色故乃使祖父相承之血脈自我而亂或淪為娼降為僕隸晏然不自知也豈不傷哉又况淫為禍首發將無已或主人狎比狡童多致閭內亂吾願後人之刻骨誓肌共圖湔濯也

既見不可憶

美色已往而此心輾轉不已謂之憶昔人云不思念起惟思覺遲若能照見其妄隨念斬斷何至耿耿於懷乃古今惡孽都因一見之後遂爾縈心反覆徬徨淫思益熾因而

蕉窗十則註解上

八

推測其燕私體求其情事彌天大孽盡在於茲不思憶之者情也情之一字天與我為忠孝友悌仁民愛物用也正用之為聖賢邪用之為禽獸奈何廢寢忘餐神昏志失邪情空戀甘不人而獸乎盍細思之盍猛省之於處女寡婦尤宜慎

尤宜慎三字言於諸淫戒中此則尤當謹慎不可稍忽也蓋閨中待字之年正一生名節攸始是以求婚配者必擇門方端風化者首揚貞烈關係不小乃或深房密院父母不及防閑或淺室窮廬奸宄易容窺伺多方引誘百計牽纏喪此良心壞其名節門風玷敗父母忍垢報顏閭里傳揚親族含羞削色即或勉強于歸之後致其翁姑鄙薄丈

夫棄捐縱有婚期瞞過隱微常覺羞慙卽能日後成家大節已經虧損多端淫惡首重於茲凡有人心共先痛戒至於夫妻倡隨誰不欲百年偕老其如良緣易斷壽數難齊凡有先妻而逝者莫不涕泣叮嚀慘傷訣別總欲其爲我守節不墜門風以相慰於地下所以守節之婦上天最重必使子孫昌大以報之國家坊額以揚之蓋以丈夫之拋家剩產賴其支撐丈夫之背女遺孤賴其撫立翁姑若在復兼子道之承歡親戚雖遠亦有世情之贈答淒風苦雨血淚千行秋月春花冰心百結更有貧窮莫告能持不二之心故舊無援獨守從一之志孀居之處境各異孀居之苦節相同若貪其姿色計而誘之勢以迫之一時把持不

蕉窗十則註解止

九

定誤入惡緣遂使冰霜之潔污於須臾生死之盟淪於片刻不獨生者含羞陽世死者亦痛恨九泉返觀設想靈不寒心是以孤寡無依正宜委曲成就使之得全名節則樹德愈厚矣豈徒戒淫之尤宜慎哉

二戒意惡

意者心之所發也意發而惡則凡寡廉鮮恥傷化敗倫大損陰隲之事無不爲矣意發而善則凡植節全名種德造福感動天人之事無不成矣此正人禽關頭最爲喫緊是以天有三官五帝地有五嶽諸司日夜巡行察人過犯其中又有舉意司專察人意念之善惡以行賞罰夫舉意在一念之間而禍福判霄壤之別可不慎與

太乙真人日子有經三部共六字一字經曰忍二字經曰方便三字經曰守本分三經不在大藏只在靈臺人能謹守此三經又何意之不善耶邵康節曰人之善惡形於言發於事人得而知之若萌於心發於慮鬼神得而知之故君子於起念之際常切檢點檢點既純斯有善無惡矣昔趙康靖公每一念起必隨善惡以豆別之善則投一白豆於餅惡則投一黑豆於餅初黑豆甚多既而漸少久而善惡二念俱忘瓶豆亦無所用此真修意之善法也

勿藏險心

諸善之心本於平諸惡之心本於險且險而曰藏必使人不及防而不能辨也或一言而敗其生平或一語而錮其

蕉窗十則註解上

十

仕進或一舉而傷其性命且其人由我而害而我復不任惡名此陰惡之尤山川不足喻其險也

世間一切壞事皆由心造險心一形卽不加之於人已是滿腔惡業矣况旣形於心未有不見諸事者故佛經謂修橋補路不如先平心地心地旣平一切皆平旨哉斯言日三復之

勿動妄念

誠則真實無妄所以爲善不誠卽妄妄卽無善而惡矣妄念二字所包甚廣要之皆貪得也貪得而不得惡斯起焉若時刻循依本分主善爲師倦勤不作由擇執以幾於誠尙何妄念之動哉今人稍有一善便思獲報少不如意卽

曰天道難知不知人但不饑不寒無災無害士得讀書農
得耕桑時開笑口日少愁眉便是平安之福不然人欲無
涯世途缺陷安得人人盡富貴利達耶

勿記讐不釋

君父之讐骨肉之恨自當直報外此不過私小之怨耳可
以理遣可以情恕便當冰釋若記憶不休則冤冤之報將
何已時且不獨自己讐怨宜釋也卽遇兩邊銜恨或以善
言釋之或以杯酒釋之息無己之爭端保太和之元氣皆
在於此夫世界甚寬儘可容橫逆之禽獸吾心非隘自足
證忍辱之菩提可以使我遊於世亦可使世遊於我昔史
彌遠死已久其家一夕夢其枷鎖來家訊慰平生索紙筆

蕉窗十則註解上

七

題詩云冥路茫茫萬里雲妻孥無復舊爲羣早知泡影須
與事悔把恩讐抵死分

勿見利而謀

利字從刀錢字從戈古人制字之義深矣是以罔利之人
徒爲怨府終無善報青蚨果堪術致造化亦復何權吾願
好利者儉以養廉勤以致富則不言利而利多矣人之財
利約有三等一是生前惜福得來此可憫而不可謀一是
苦心勞力冒寒忍饑積漸饒裕此可憫而不可謀一是非
義而得爲富不仁非耗國卽剝民此可畏而不可謀況謀
心一起必至機深械密徒壞心術而利反爲害故欲求利
者莫如先勤苦以惜福一清道人積福歌曰歎人只知今

世財那知則是前生福我今說與積福人勸世重財先重
福有福自有財無福空勞碌若有一分財定有一分福德
厚福自綿福厚財自郁何故奢靡人乃以積福資任意資
淫慾何故驕縱人反以積福資倚恃欺窮獨何故癡迷人
聚有積福資貪財無厭足何故慳吝人枉有積福資捨財
如割肉不肯種福田願做兒孫積福了難帶財撒了易帶
福臨時分手去徒向閻君哭吾爲世人悲叮嚀還再囑莫
爲兒孫計自有兒孫福不如看破財及早修些福
南蘭黃舍仲曰人一生財祿皆有定數服用之際豈宜過
享譬如人有錢一千一日用盡則明日無一文若日用一
百則可至十日日用五十又可至二十日凡人惜福當作

蕉窗十則註解上

三

是觀

附陳成卿戒賭十則

一曰壞心地盜賊所以羅王法而不容貸者惟奪人財耳
假手博奕以奪人財與盜賊何異蓋好賭者明知其人之
財爲衣食所需或稱貸而得或棄產所致始也甘言媚色
誘之投網不覺勝則借端託故迫之喪氣而歸非衣冠中
之狼虎几筵前之賊寇乎且賭局純用詐弊有三人當局
而朋謀一人者有幾人旁觀而交射一人者手眼口鼻無
非劫人之利七弟兄叔姪亦如巧陷之陰機以致蕩產傾
家飢不擇食傷天理犯王法之事亦悍然爲之使人辱罵
門閭遺玷祖宗噫向使戒賭成家何至以方寸地爲牛羊

踐踏至此乎

二曰耗貨財夫難聚易散者財也創業如登天之難敗家如燎毛之易彼賭者始爲貪得念重陷入阱中既因吝失情迷苦纏局內達者因偶失而小懲大戒受害猶淺若妄思求復日深一日則漸而囊資盡漸而恆產廢漸而稱貸積每見富貴之後因此無食無居爲親族笑甚有負債莫償結訟受辱者嗟乎覆家之速賭爲第一卽使家有餘貲須念財爲至寶以周貧乏則頌聲載道以宴賓朋則禮意網繆以修橋路敬神佛放魚鳥則種福無量以孝父母惠妻子厚婢僕則喜氣盈門卽以之市肥甘破錦繡玩花月亦取快一時奈何白白送人身不受樂而人又弗感乎嘗

蕉窗十則註解上

三

見鄙吝者分文如同剜肉而一擲輒送多金豈不可笑

三曰誤正務士讀農耕工作商販一爲賭迷達旦連宵無論廢時失事流落下賤老大堪悲卽偶爾隨波逐浪此身一被牽纏必不容緩之事亦姑待明日以至坐失事機必應經手之事亦轉託他人不無覆敗乃事且慶弔因之失禮期會因之爽信若夫身值居官事尤繁劇每有遲留賭博使農工小人羣聚而歎守候之艱或遠方役隸子立而苦濡遲之久大失官箴亦非方便

四曰傷天倫象賢亢宗親所同願不幸生不肖子以賭爲樂不能不悲且怒也撻之流血慈心所迫奈昏愚不識親恩反生怨悵面目時乖語言多背又或已資耗而竊親財

親財竭而多重債使高堂日夜憤鬱可謂有人心者乎若夫孀母撫孤恩苦萬倍孝子更當謹身節用以供甘旨勵志勤讀以圖顯揚乃或比匪傾家致使嗟薄命者謂有子不如無子其罪惡尤甚矣不惟此也更傷兄弟蓋賭極貧窘強者侵欺弱者稱貸無理相戕骨肉成讐不惟此也更傷夫婦蓋婦人苦樂惟夫是從忠言規勸動遭反目因廢簪珥爭憤投繯又有子不能婚女不能嫁甚使衣食不給終身失所乃知好賭者皆無父母兄弟妻子人也傷滅天倫莫此爲甚

蕉窗十則註解上

四

五曰致疾病好賭者終日酣戰又繼以夜徹夜不已更繼以日眼目昏花臂腰痠痛傷在氣血或深夜羣息而忍饑或興高味美而過飽其傷在脾或夏月炎蒸暑侵不覺或冬宵凝凍寒冒可虞其傷在肺鬼蜮陰謀而被弄蝎蛇肆毒而難堪勝者思劫求緩須臾而不能敗後結算乞假分毫而不可情實可恨怒氣難持其傷在肝況生人以財爲命非甚不肖誰不以廢敗爲悔者更有送急需之用手足無措失他人所託踟躕無償妻子慍而發言父母怒而切責則傷更入心醉飽倦悶而歸虛火上炎荒淫無度則傷并及腎種種戕生皆賭之故

六曰結怨毒大凡至親密友一入賭局頃刻翻顏且賭後常醉一言不合攘臂揮拳懷恨在心或明爲發難或陰爲下石近見某爲賭而報復傾家某爲賭而假命陷獄某爲

賭而同庠構禍名士被黜某爲賭而仕路相軋能吏掛冠
嗟乎當其登場角勝時豈知種禍至此乎

七日生事變紀律之家門戶啟閉有時交友往來必擇意
外之變無自而生若賭者之相與浪子多而端士少奔走
効勞之輩皆思鼠竊狗偷或伺主人之未歸乘虛以入或
窺外戶之不閉投隙而來此盜賊之變也夜深人倦或竈
火未熄而餘薪致焚或燭燼旁延而枯木燎毛此回祿之
變也某生與宦裔善乘主夜戰方酣直入臥室滅燈苟合
婦認爲夫事畢方知懼露隱忍久之卒敗某吏與庠士善
窺其婦艾假以賭本誘使遠出日則偕往夜則託歸密入
通好習以爲常夫偶馳歸避於牀下竊聞私語不禁失笑

蕉窗十則註解上

五

乃致就擒此姦淫之變也崇禎時一人爲官租所迫告貸
五金半日賭輸婦卽縊死此性命之變也至若爭憤告訐
縉紳之裔亦繫囹圄譽望之儒槩從黜革此身名之變也
歷觀諸變足爲寒心奈何不戒

八日損品望士卽貧賤能以禮義持躬詩書奮志則人皆
敬重若好賭者年雖少而識者料其無成家正殷而論者
決其必敗生自厚德之家則共歎祖先之好善何乃種此
頑裔出於濟惡之後則咸道造孽之良多自當報以狂嗣
愛之者謂惜哉聰明之子昏迷不悟堪悲無藥可醫憎之
者謂幸矣揮金如土亡可立待我其拭目俟之合宗擯不
與言同氣羞與爲伍如望納交人必曰若類弗可近如願

効勞人必曰若類弗可託如將議婚人必曰若類弗能養
如將告貸人必曰若類弗能償噫好賭之人一錢不值信
哉

九日召侮辱開賭之羣心如盜賊行同乞丐非最下一流
人乎每見其引誘人也奴顏婢膝無所不至一人其阱動
加欺侮勝者敬過上賓輸者慢如奴隸貴饒者百態款畱
囊空者千方揮斥嗟乎士卽屈首蓬窗安心蔬食曠覽天
光雲影品題往古來今亦甚恬適尊巍也乃以賭踐之故
受下流之辱是亦不可以已乎至於因賭舌戰辱及妻孥
辱及父母更不肖之極矣

蕉窗十則註解上

六

十日失家教中人之性向上難而習下易尊長端謹自持
日以義方垂訓猶恐少年流蕩況近來賭風日盛子孫七
八歲時習見祖父角戰或分取勝錢爲快天性早已琢壞
無怪長大而視爲固然無恥畏也卽有自好賭而禁子孫
之賭者每云我齒邁無志上進汝青年須當好學或云我
多才戰必勝汝蒙穉必喫虧不知令反其好斷無以服
人況近墨者黑賭者所往來大都浪子淫朋子孫一與相
習志氣必日卑言行必日壞不止以賭敗家也至僕隸下
人亦須身帥以正如上行下效致爲盜犯刑非家長實
之偷乎

以上十戒其爲喚醒癡迷不啻大聲疾呼痛哭流涕矣見
此而不及早回頭嚴誓自戒者吾不知其有人心否

勿見才而嫉

人之才能皆非偶然或由夙世培基或由祖宗積德或由本人勤苦所致見之者正當追慕由來敬之師之而乃媚嫉於心不幾自生煩惱徒增罪業耶格言云爭名利者要審自己分量不要眼熱別人易生嫉妒之心携門戶要算自己來路不要步趨別人反露虛擲之醜

古來兩才相匹最易生嫌而正不必也分道揚鑣各呈其妙日月並運何害於明魏文帝以忌嫉欲殺陳思王隋煬帝以詩句而殺薛道衡李後主謂吹皺一池春水何預卿事此皆見才而嫉者也卒之三君皆短祚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子輿氏豈欺我哉

以貌慈心狠者尤宜慎

蕉窗十則註解上

七

佛經云修橋補路不如先平心地蓋心地隱其狠惡而外貌復假以慈和伏戈矛於談笑設陷阱於綢繆處處為殃令人不覺是其設心原是一腔惡機一撥即發故於上文險心妄念諸意惡尤宜內省而戒慎也

三戒口過

玄帝垂訓曰凡人在患難之中善用一言解釋上資祖考下蔭兒孫又曰推人與扶人都是一般手陷人與讚人都是一般口寧使扶人于莫開陷人口若能依此言前程永固久

人生造孽口過居多印如感應篇所載誑諸無識謗諸同

學攻訐宗親訕謗筆賢形人之醜訐人之私干求不遂便生咒恨見他失便更說他過見他體相不具而笑之見他才能可稱而抑之怨天尤人呵風罵雨口是心非造作惡語讒毀平人毀人稱直罵神稱正指天地以證鄙懷引神明而鑿猥事咒詛求直每好矜誇自咒咒他晦臘歌舞朔旦號怒對竈吟咏及哭對北惡罵如是等罪皆口過也噫嚴君平委曲論人以善立證仙階葛孝先與人好說好話而聞道度世為善之功言語居多人縱不能以之作福奈何徒以此造孽哉

勿談閨閻

世間快意之談固自不少若淫穢之行縱目擊情真亦宜

蕉窗十則註解上

六

揜飾全彼聲名況事屬莫須有者尤當力為洗清如使不睹不聞之疑竟為共見共知之事夫妻因之離異家室為之頽靡以致終身飲恨過莫大焉蓋我之出言甚易使彼之穢行實難污厥令名損我陰德其關係豈淺鮮哉

會子輿豈解殺人陳曲逆何嘗有嫂東壁未曾窺宋高唐一賦不過諷主之微詞西廂何處來鶯會真一編實是陷人之巨阱縱使鶉奔有據在括囊仍貴包荒果其帷薄不修論忠厚還須隱惡切勿存心刻薄因而出口乖違庶免人怨神贖乃可修身養德袁了凡曰凡一事而關人終身者縱實聞確見不可開口凡一語而傷我長厚者縱聞談酒謔亦慎勿言張繼孫戒人作淫詞云今世文字之禍往

往倡淫穢之詞撰造小說以爲風流佳話使觀者魂搖色奪毀性迷心其意不過網取蠅頭耳在有識者固知爲海市蜃樓寓言幻影其如高明特達者少性情淫蕩者多彼見閨房醜行未嘗不爲文人才士之所許平日天良一縷或猶畏鬼畏人至此則公然心雄膽潑矣若夫幼男童女氣血未定見此詞說必至鑿破混沌拋捨軀命小則滅身大則滅家嗚呼誰實使之然耶況我輩既已含齒戴髮上冠下履不思遏之禁之何忍驅迫齊民盡入禽獸一路哉禍天下而害人心莫此爲甚倘謂四壁相不妨長門賣賦何不取古今來忠孝節義之事編爲稗官野史未嘗不可逞才未嘗不可射利何苦必欲爲此况矢口定是佳人

蕉窗十則註解上

五

才子密約偷期絕不新奇頗爲落套綺語爲殃虛言折福不獨誤人且先自誤吾實爲作者惜之危之也統觀已上數條惟冀謹於語言庶存厚道更期嚴於視聽勿涉淫邪孔子曰人所信者目目亦有不足信者况傳聞之言吠聲畫影豈可挈清白之人而置之腥穢之坑塹乎萬一有之耳不忍聞口不忍言也假若厚誣其人使抱終身不滌之恥口舌紛擾骨肉傷殘者多矣可不戒哉教家要略曰今人一相抵觸忿謗蜚興豈忠厚存心者哉至閨門事所係尤重

勿評陰私

私者不公之謂私而陰尤暗昧不光之事我不應伺得之

窺之屋漏而播之大庭使其無容身之地斯人之恨終身不解矣况受金盜嫂又多莫須有之事哉老子曰聰明深察而好攻發人者近死者也程伊川云君子於人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

勿揚人短

人處塵勞不能無短苟或揚之則彼之名從此敗而素守亦從此墮矣徒損於人無益於己何甘心輕薄傷我長厚之道哉美澹菴曰見人不是諸惡之根見己不是萬善之門斬若根關若門心氣和平解脫嫌憎可以成身可以順親可以庇子孫溫寶忠公曰凡說別人兒子不好還要照管伊父體面說別人婆子不好還要照管伊夫體面

蕉窗十則註解上

三

勿設雌黃

敦行錄云不妄語不多語不言人隱事不摘人微過居鄉不談地方官短長立朝不私議政事得失若有意品題任情毀譽能無悖出悖入之虞耶

勿造歌謠

造歌謠者於人體相不具及閨門風化等事刻意形容編成詞曲有聲有韻可歌可謠輕薄尖刻一倡百和損德敗行莫此爲甚又有忌人才能創作謠言如百升飛上天明月入長安之類陷人性命破人功名冥罰之慘定當加倍

勿毀聖賢

聖賢百世之師孰敢毀謗只緣輕薄者喜翻案爭奇而不

顧名義耳故毀謗約有二種一是愚癡無識一是才辨自
雄愚癡者罪坐不知而才辨之士往往執所見以逞機鋒
罪更甚於愚癡其訕毀二氏之罪報應從來不爽人或信
而畏之惟儒家不說因果遂反有肆意譏彈者究竟何嘗
無報耶至於書籍字紙乃聖賢之遺作踐字紙故與謗毀
聖賢同罪

於尊親已沒者尤宜慎

爲尊者諱爲親者諱此聖賢家法也蓋緣君臣大義父子
至情若尊親有過卽當反躬引咎深自刻責此際委曲周
旋着不得一毫激烈用不得一點徑直正有無限苦衷何
忍將尊親過失偶然矢口況已沒則凡屬臣子哀慕情深

蕉窗十則註解上

三

君恩未報而天威如在親容莫卽而手澤猶新若將已往
之事重加指摘揆之於心安乎否乎
尊親所包者廣可以類推

四戒曠功

天下惟讀書一道最易作輟或爲命數所拘半途而止或
爲貧窮所挫漸自灰心或爲奢華所引紛馳其志殊不知
心堅力永用苦功者必有厚報蒲韭之姿朝種夕發松柏
則不然困於蓬蒿厄於霜雪而後獲千萬年之用久矣夫
造物之因材而篤也師曠對晉平公曰少而學者如日出
之光壯而學者如日久之光老而學者如秉燭之光昔云
夜者日之餘兩者月之餘冬者歲之餘當此三餘人事稍

與疎關吾可一意學問須知良宵夜坐篝燈養若萬籟俱
寂疎鐘時聞當此清景對簡編而忘疲徹衾枕而不御一
樂也至如風雨蔽途掩關卻掃絕人往還圖書滿前墮興
抽檢潺湲在耳簷花拂視如此幽寂二樂也又若空林歲
晏微霞密雪枯條振風寒禽號野一室擁爐茗香酒熟陳
編誦誦宛對良友顧此景象三樂也

勿早眠晏起

此總不外淫惰二字試看農耕於野商販於途工作於肆
以及醫卜星相之流何一不曉夜劬勞以勤本業而書生
之清福已多尙不知寸陰是惜甘居淫惰之罪而虛此有
限之流光擲此難得之功名乎朱子曰陽氣發處金石爲

蕉窗十則註解上

三

開精神一到何事不成旨哉斯言吾願有志者共省之
勿舍己芸人

爲己乃君子之實功不勤勤於修身力學卽妄思用世而
作身外之事營非分之爲則心志一味外馳精神盡爲人
用皆舍己田芸人田之類也曠功不已多乎義理無窮須
向靜中尋義理精神有限莫於閒處費精神此聯真舍己
芸人者對症良藥

勿爲財奔馳

從來曠功之人大半起於爲財財也者求之則可鄙貪之
則甚賤士君子本不屑言乃近世儒者往往利欲薰心專
務奔馳而詩書一道時作時輟屢致曠功亦所不惜且藉

口於爲貧所累原非得已獨不思財果爲我之財卽不奔馳自在也財若非我之財卽日奔馳無益也則與其營營逐逐妄希非分之金錢何若汲汲皇皇專求無窮之學問哉

戒意惡內見利而謀恐欲念之潛萌此處爲財奔馳懼用功之不篤義各甚精故非重見復出

勿學爲無益

自古大有益事無如讀書蓋名教於此而立功業於此而基須是修德制行孜孜汲汲惟日不足乃見益耳若涉獵不急之務講貫不勤或爲臺池鳥獸之觀或爲奢華麗之飾或爲詞曲丹青之娛種種非爲皆足累志累身何益

蕉窗十則註解上

三

之有至於張燈演戲博奕會飲燒煉刀筆諸事非惟無益且有大害戒之戒之

勿見異思遷

厭故喜新貪多務得乃學者之大病抑知理必以浸淫而浹趣必以反覆而生乎如學者理未足識未精絕少根基不能自立間架自滋文采而徒人步亦步人趨亦趨吾恐學日以雜神日以昏心愈無定而功終迄於無成也

以身心馳者尤宜慎

心爲身之主身爲心之輔身在是而心卽在是志專力副何事不就何功不成如身在是而心不在是猶植樹而削其根播穀而棄其種也欲求事功之成就有是理乎故心

易馳者必時收其放心而於曠功諸條尤宜隨處省察而慎持也

五戒廢字○勿以舊書裹物糊窗勿以廢文燒茶拭桌勿塗抹好書勿濫寫門壁勿嚼詩稿勿擲文尾於途間穢中尤宜慎原本凡例云此條本註明白易曉故不逐句箋引

粟從天雨爲造龍章鬼向宵啼亦因鳥跡迄今萬禩同此六書故治世不離文字而進身尤重詩書乃或斷編覆瓿殘經代枕浸淫風雨和舞絮以沾泥剝落窗櫺伴飛花而入陌或投炎火不比秦灰或付清流原非禍水最忌道旁之擲染牛溲馬渤之污尤憐稚子之頑受鼠嚼鴉塗之慘苟經目睹奚啻心驚所望戒同著蔡庶幾愛等珠璣

蕉窗十則註解上

三

帝君勸敬惜字紙文略云宋王沂公父拾遺字紙香湯洗曝燒之夢宜聖賜曾子爲嗣未幾生男遂名曾三元及第爲賢相楊全善埋字紙而五世登科李子材葬字紙而置身通顯瀘州楊百行坐經文而舉家害癩昌郡鮮于坤殘孟子而全家滅亡果報彰彰古今炯鑒

三官大帝敕劉天君曰求祿求名求嗣功惟惜字爲先昔已職之文帝吾今復何贅焉但見世人擾擾貧窮困厄盈前大半非他過惡穢污字紙叢愆雖有訓文廣勸終無一士心堅小子矜持佛達老成狃習安聞敬奉未聞一二毀殘殆有萬千或以糊房襯裏或以裹物取便或以殘章委棄或以文字淪溼或以習書几案或以糊襯蠶繹種種罪

深辜積一一上奏帝前罰令此曹受報疾厄禁錮相牽農
工俚鄙都滅士夫榮祿難延大則滅身滅嗣小則奪紀奪
年吾今下哀蠶爾特為奉救降駢普勸世間人士遵行須
要虔虔毋論經書子史毋論野史稗官毋論緬函蘭大毋
論斷簡殘編毋論長編略牘毋論隻字片言務必盡加護
惜勿因俗論避嫌始則焚諸火內繼則送去流泉不可因
循苟且不可時日就延急急奉行一月寸心復舊光鮮急
急奉行一載本身科甲蟬聯急急奉行五歲時加紀算綿
綿急急奉行一世此生名列上仙實有如斯果報非吾虛
語取妍倘有蠢癡狼子敢為誹謗憎嫌吾已奉旨專事立
時雷火熬煎今特廣為傳示子其為我布宣

蕉窗十則註解上

三

張邑翼生平敬字戒紙劄雜亂書寫狼籍戒遇有不便心
知不可姑以字紙雜用戒坐處不置囊籠收廢紙待時焚
化致飄散穢處戒袖裏襪間猝然投納竟致遺失廢字之
戒多端而張君四戒尤所易犯人能於此深省之則於帝
君垂戒之意亦庶幾矣

附廣惜字說六則 近來惜字紙文刊布甚廣即膳僧取
拾無非啟迪善心羽翼聖教然人知惜字於有字之後不
知惜字於未有字之先因取其義而廣之使同人下筆時
倍加乾惕不徒惜字於字而惜字於心則於世可以寡怨
尤於口可以杜虛枉於心可以全忠厚其延年之福寧有
量哉

一案贖如山為民上者果以公心剖析雖遭盤錯亦將迎
刃而解倘執己見深文推敲則冤抑必多獨孤及日一字
之加勝於三千之刑可不慎歟凡下筆有顛倒是非使人
含冤者此字當惜

一幕客事參機務權屬文移一字未妥即成冤獄司事者
宜詳宜慎勿以屢駁而株連善類勿以深詞而殃及無辜
古云筆下超生非虛語也凡下筆有自作聰明他人永無
生路者此字當惜

一公門最易為善纔一舉筆即關人命昔定國治獄而子
為三公安民持平而子皆登第人知舞文以受賄孰知積
德以遺子孫耶凡下筆有出入關人性命者此字當惜

蕉窗十則註解上

三

一夫婦人之大倫或破人於將成或離人於既合損德莫
甚昔王固休妹婚而全家暴亡孫洪毀離券而仍復顯爵
皆前事之驗也凡下筆有破人婚姻拆人夫婦者此字當
惜

一骨肉本於天性見有參商便當曲為調護豈可借筆舌
以離間也昔冒公政代償贖女副都之尊寵非常費無忌
讒間父子滅門之奇殃最慘凡下筆有間人骨肉者此字
當惜

一陰私人所隱諱昔韓魏公為相每於往來文字中見有
攻人隱惡者即手自封之未嘗使人見陳眉公曰好談人
閨闈與陰私者非有奇禍必有奇窮凡下筆有干人閨門

發人隱微者此字當惜

主敬堂勸敬惜字紙例九則

一勸讀書有力之士糾集同心拾遺焚化所費不多植福甚大

二勸讀書無力之家凡遇廢文及道途遺棄字紙收付烈炬投灰清流是謂不費功德

三勸發達縉紳之家捐資收買殘書焚葬淨地或投清流勿令悞落愚人致遭狼籍

四勸現任官長隨處嚴禁吏書衙役人等一切改抹草稿事畢卽著付火不許片言隻字虛擲輕棄以致積久遭殃

五勸師長不許生徒間塗几硯并字紙拭桌塗扯嚼爛塞蕉窗十則註解上

孔種種作踐

六勸父兄戒童年子弟勿以字紙經書作戲以致拋地踐

七勸戒閨閣女子勿以書文夾樣勿以字紙剪花并繡字鞋枕被帳等上

八勸典中店舖窰戶諸家勿以當票書文包裹銀物燒造磁器裱褙等用

九勸刊刷經書等坊衣食以此仰賴文字更宜敬惜近見膳梓樣稿捐棄如遺割破差訛踐踏無忌印板久拋穢地

陳編朽腐何堪種種罪過各宜警省

蕉窗十則註解下

六要敦人倫

君溪閣 鉉鼎玉註解

人之所以得成爲人者全在五倫五倫缺一卽不可爲人所以大事業從五倫上做起正人品在五倫上看出此處得則小處不足非此處失則眾長不足錄大要倫紀之地所貴以誠不以僞以實不以文境當其順至足樂也不幸而當其逆亦當委曲周旋至誠相感不可徑情一往悖義傷恩斯爲善敦人倫者

父子主恩

天下無無恩之親蓋人子之身父母之身也縱極富貴皆

蕉窗十則註解下

由父母懷抱長養衣之食之教之誨之而始得有今日卽極貧賤亦孰非父母生我長我養我教我費盡苦心而爲之婚娶期之成人者乎今弗問身從何來竟以此身已長妻子是安全不念劬勞顧復之恩試觀古今盡孝者獲福降祥身榮名顯裕後光前有如許受用便宜忤逆者滅祿減算人害天災百殃及之受禍不淺故凡人子事親自少至老無一日不當盡孝出一言必思當理毋妄言取辱以辱親行一事必思正道毋亂行致禍以禍親生前則體心體力愛日奉養勤求生理敬聽教言歿後則殯斂喪葬務儘心力必敬必誠此人子事親盡頭處所謂此時不用吾情惡乎用吾情他如廬墓思親祭掃思親生誕亡忌思親

爲善上資其親戒惡無玷其親經懺作福以薦其親名利成就以揚其親則孝子之後自然常生孝子矣俞馭世先生云人之有恩於我我思報之獨至父母而不可言報蓋以身爲父母之身以父母之身爲父母用雖極古今之榮其親者亦父母所自有而我非有纖微之加所謂昊天罔極者此也

何龍圖戒溺女歌曰虎狼性至惡猶知有父子人爲萬物靈奈何不如彼生男與生女懷抱一而已我聞殺女時其苦難狀比胞血尙淋漓有口不能語伊嚶浴盆中良久乃得死吁嗟父母心殘忍一至此吾因勸吾民慎勿殺其女若愁家不饒活此食難繼荆釵與裙布未必能貧汝若愁

蕉窗十則註解下

無嫁資先賢有樣子元夜看燈時攜女歸名士若愁無乳哺餽粥皆可飼有人斯有食撫養聽生死女性更和柔慈愛甚於子男子多出外女常守父母男子多違拗女常順父母男子乍服事女常近父母女有孝順心往往救父母女有好夫子往往顯父母不觀緹縈女免父肉刑苦不觀唐香女救父而扼虎覃氏年十八能令八喪舉曹娥年十四沉江覓父體叔先痛父溺抱屍浮於水袁氏世癱瘋火來不能起女泣不忍避甘與父同燬宋女號陳三父母貧如洗無錢供餽粥專靠采菱米親死不忍嫁廬墓沒其齒唐女王和子父兄皆戰死和子甫十七披跣走邊鄙乞丐扶骨歸營葬憑績縷剪髮毀容顏然後廬墓所古女賢孝

四七册 11册

22

儔其多難筆記有司或贈金朝廷或欽賜也有爲貴妃也
有夫人類若能存他命報施應不悖奉勸世間人好還天
之道勿謂嬰女癡怨恨不知報女命親不憐安保憐親命
絕嗣滅壽年赫矣陰司律及至索命時噬臍莫能及胡不
全其生骨肉多祥慶

君臣主敬

此雖君臣互言究竟重臣一邊而臣之敬君不外於忠夫
人臣作忠其途不一臯夔忠也龍比亦忠忠不以其遇也
薇垣忠也疆場亦忠忠不以其地也輔弼忠也郡邑亦忠
忠不以其官也外而士大夫忠內而閭尹醬醢之官亦無
非忠忠不以其人也忠者心也自盡其心之謂忠卽自盡

蕉窗十則註解下

三

其心之謂敬然不必俟於廷獻之時而當先辨於家修之
日此又在讀書者之貴早自命也

顏光衷曰凡人居官經世大是非大利害處往往關著性
命暇時雖能經綸守正到患難時便囁嚅不前依違首領
豈知古來幹世豪杰成大功名大人品俱從萬死一生中
來此中得個定力而後國家始受其用如諸葛公之鞠躬
盡瘁郭令公之單騎見虜李臨淮之置刀靴中韓蘄王之
十指存四劉順昌之積薪待盡彼出入萬軍中矢石交下
神氣不動默然制勝豈易哉其身已早置爲國家有矣
然猶曰戰將也如徐有公狄梁公李藩俱陷大辟裴晉公
張魏公韓魏公委身劍俠然卒以不死勳滿天壤名懸日

月彼固於此捨得盡而後大用隨之耳乃知造物鬼神亦
輒以此勘人勘得過時神靈供其呵護宇宙屬其撐持勘
不過時身名俱敗如王衍殷浩等其始也亦自負壁立萬
仞街聲四海然見草而悅見狼而戰羊之質故在也一遇
事變則嘶聲咋舌彼又安能爭乾坤之命而定人物之性
哉蓋其植根原是假的假與假相對只好於濁亂世界或
受些小福澤已自便宜奈享名太重自許太過到得曳腳
露手起來一籌不展爲天下笑故此處急宜打得清淨此
身付與天地萬物卽不幸而死如關壯穆張睢陽岳武穆
文丞相之死視李林甫楊國忠韓侂胄賈似道何如哉人
孰無死惟正直忠孝其死爲神朝廷顯贈崇祀赫奕子孫

蕉窗十則註解下

四

食蔭未見權奸之死有如此也毋論權奸卽如哥舒翰蕭
至忠王涯賈餗輩奄奄趨附圖保首領而當其大限到時
玉石無遺早知亦是這等橫死何不烈烈轟轟頂天立地
去乎又如漢武帝唐武后時乾坤何等其無事夷滅者無
數而當時持平之吏無一死也阿意酷虐者則未有不死
卽不敢以是盡槩禍福然命之爲命不益可自信哉又何
必惴惴焉爲肉爲羹惜其狗吠狐叢之性命而種毒當世
也

兄弟相愛

兄弟之多故者眾矣每重妻妾之言薄手足之愛爭貨財
之賤傷天性之和不思同胞共蒂何忍相煎卽有繼庶其

原自合薄待兄弟便是薄待父母是故彼即不是我正可以少容我既難堪彼又何能含忍況明攻者必兩敗俱傷陰許者必鬼神所怒可不戒哉溫節孝曰富家兄弟分門別戶最易生嫌勤邀杯酒時常見面亦遠讓問之法也嗚呼茫茫大造在世幾時渺渺人寰同胞幾許幼相歡愛老共扶持既翁與歌角弓無味豈不怡怡洩洩和氣致祥虛忍煮豆燒其同根相逼耶

朋友以信
金少蒿曰聖人之序五倫終之以朋友明乎朋友爲五倫之一而實輔之以全五倫之道者也朋友責善不過欲其無忝於人倫而已故事君得以全其忠事親得以全其孝

蕉窗十則註解下

五

兄弟得以翁夫婦得以和是使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得交盡其道而無悖者皆朋友力也故朋友之於五倫義若輕而實重分若疎而實親善交友者必當以信爲主主於信自然相知以心相依以命相託以妻子相賙以財帛相資以道德文章相成以功名事業相恤以疾病患難其關係豈淺鮮哉

夫婦相和

陰陽和而後萬物遂夫婦和而後家道昌和非狎昵之謂謂能和以事父母孝不衰於妻子和以宜兄弟悌不惑於婦言和以睦妯娌如鄭張氏之絲粟無私子姪均乳和以成夫子如樂羊婦之斷機勸學孟母之三遷推之勤中饋

四七册 11册

教婢僕以及敦親睦族皆從夫婦相和上做來若一乖戾如何行得

尤當各喻以道各勉以正

喻道勉正似無淺深分別總期倫類之間補偏救弊相與有成方爲盡倫之至

七要淨心地

心本虛靈不昧一有所染卽天良汨沒矣淨者洗滌之謂人心危道心微堯舜桀紂只爭此些子耳可見方寸之地原是虛靈特有習染之污必須時時洗滌純是濟世心無一毫媚世心純是愛人心無一毫憤世心純是敬人心無一毫玩世心純是遷改精進心無一毫怠惰自欺心則萬善從此發端不猶地爲萬物所生可以自種自收而絕無妄求乎

蕉窗十則註解下

六

屠赤水曰一切修持須向境上試得過方是卽如平居懲忿不知遇忿能不動否平居窒慾不知遇色能不動否若無事間然遇境輒亂則爲頑空靈明靜定萬物紛至至性如如乃爲真空是誠探原之論

玩古訓以懲心

心有不淨而可時時懲戒者惟古訓最爲明切試於披閱間將古人之訓詞自爲省察自爲克復如嚼橄欖回味自甘如對嚴師儀容自肅豈不足消妄念而遏邪思乎薛敬軒曰讀書以防檢此心猶服藥以消磨此病病雖未除嘗

使藥力勝則病自衰心雖未定常得書味深則心自熟又
曰心每有妄發即以經書聖賢之言制之

坐靜室以收心

人心至活倏忽之間起滅萬狀未有無所事事而能懸空
守之者故初入靜時要將邪淫雜念一切屏去使心如止
水身若冰壺返觀性體虛靈內省心君澄徹十目十手儼
乎若臨爲聖爲凡只爭一間則一點靈明自然靜涵昭朗
豈有一毫私妄得以混淆而慮其放而不收乎朱子曰羅
先生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作何氣
象李先生以爲此意不惟於進學有力亦是養心之要又
曰昔陳烈先生苦無記性一日讀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

蕉窗十則註解下

七

其放心而已矣忽悟曰吾心不曾收得如何記得遂閉門
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收放心卻去讀書卽一覽無遺

遠酒色以清心

心本清也所以不清者其故多端而大要則在酒與色蓋
酒之爲害也能昏亂人心色之爲害也能蠱惑人心兩者
交攻而天君之泰然者擾擾憧憧不知其所以底止故君子
之靜存也卻體酒而勿進非曰吾以戒號歟已也屏麗色
而勿親非曰吾以防淫佚已也良以心也者澄之最難消
之至易必遠斯二者然後此心湛然虛而且靈耳夫聖如
大禹猶疎儀狄賢若孔明尙娶醜婦況我輩欲清心地而
可不酒色是遠哉

去私欲以養心

心卽天理也與私欲正相反天人之際勢不兩存惟去之
絕乃養之醇此克復之貴乎明健也人能涵養本原沖和
活潑不動浮氣遇親便能孝遇物便能仁遇善便能果遇
辱便能忍有情無情有事無事都是一團生意益滿虛空
其趣味當自喻也張南軒曰血氣之動於欲也動於聲色
動於貨利以至於爵祿之可慕則進以求達知名之可利
則銳於求名不盪惟是凡一日夕之間起居飲食遇事接
物苟私已自便之主意之所向無不趨之則天理滅而人
道或幾乎息矣其胸次營營豈能須臾虛處於斯世亦僥
倖以苟免耳朱子曰靜中私意橫生此學者之通患惟當

蕉窗十則註解下

八

以敬爲主深察私意之萌多爲何事就其萌處痛加懲窒
久久純熟自當見效

尤當悟至理以明心

非心無以載理非理無以爲心欲明心必先悟理蓋於理
確見其誠則於心自全其天此欲淨心地者尤當於至理
而求悟也

八要立人品

格言云持身涉世不可隨境變遷須是大火流金而清風
穆然嚴霜殺物而和氣藹然陰霾翳空而慧日朗然洪濤
倒海而砥柱屹然方是宇宙內真人品
必有容德乃大必有忍事乃濟一毫之拂卽勃然怒一事

之違卽忿然發是無涵養之力薄福之人也故曰覺人之詐不形於言有無限意味每見少年英露之士氣浮心躁眼前併無一切到底只是平常甚有困頓湮鬱而死者豈非品量淺薄無受享之地乎

溫節孝曰貧人未能發跡先求自立只看幾人在坐偶失物件必指貧者爲盜藪幾人在坐羣然作弄必持貧者爲話柄人若不能立品這些光景受也要你受不受也要你受觀於此言則人有富貴貧賤之不同而品一立雖貧亦富雖賤亦貴矣豈尙有恥辱之來哉

敏事慎言

敏慎之功我夫子言之詳矣古今眞人品都從言行上做

蕉窗十則註解下

九

工夫見義卽爲汲汲惟日不足三緘其口凜凜無易由言庶幾可坊可表一生名節自此立定不然而事所當爲因循怠忽言所宜訥率意侈談終身一蕩爾漢耳何以植人品乎

志高身下

志高而身不下是志之傲也非高也身下而志不高是身之辱也非下也惟志氣凌雲而復謙以下人則士人之品乃可以立昔范文正做秀才時卽以天下爲己任而自奉儉薄接物謙和豈嘗詡於世曰吾終不爲人下哉眞志高身下之先型也

膽大心小

孫思邈云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蓋膽不大則退讓而不振心不小則鹵莽而多誤惟以大膽定其局陣斯人所不敢爲者可以自我而負荷卽以小心詳其曲折斯事所至難爲者亦可善全而無弊

棄邪歸正

邪指至微易忽者言一事一念之邪皆是棄猶棄元惡大慾於市決不少寬之意先從心源上打點得堂堂正正雖一毫邪念斷斷不容一毫邪路斷斷不走然後一歸於正而誼無不正道無不明品自我立也晁文元曰邪自外至當如逢虎卽時退步勿恃格獸之勇邪自内生當如探湯卽時縮手勿縱染指之欲苟能如此則何邪不棄而自歸

蕉窗十則註解下

十

於正矣

思君子之九思

此君子思誠之功言無時無處而不當省察也學者勿以耳目聰明爲氣質私欲所壅蔽可矣

畏聖人之三畏

畏非心中空畏全要從身體力行上看天命卽仁義禮智之天理大人行可法言可則聖人之言無非闡明理道之情微君子平時所嚴憚大約不外此三者而我儒可不戒謹恐懼時存此理於隱微耶

竹谷老人畏說曰大凡人心不可不知所畏畏心之存亡善惡之所由判也是以古之君子內則畏父母外則畏師

友仰則畏天俯則畏人惟心有所畏故非禮不敢爲非義不敢動一念有愧則心爲之震悼一事有差則顏爲之忸怩戰兢自持日寡其過而不自知其入於君子之域矣尤當不恤人言

人言之毀譽必非無因但思我原有過何怨於毀我果有善何藉於譽我自立品於正大光明之地歟口紛紛初何暇計

朱子曰凡事只有一箇是非是非既定只從是處行將去必欲回互得人人道好豈有此理是非久自定時下則須在我者無歉仰不愧俯不忤別人道好道惡那管他

九要慎交遊

蕉窗十則註解下

二

交道之薄至今日而極矣車笠之盟轉盼相忘子厚墓誌中所云指天誓日露出心肝已而下石者誠昌黎悲痛之詞也要之慎交者貴擇人貴端始無輕諾無渝盟擇可交而交交斯善矣嚴於始而始始可終矣諾所能而諾諾可踐矣盟於心而盟盟乃堅矣此慎交之謂也

擇交之道須嚴損益與正士相與自然循禮不爲惡習所染若交遊匪類爲害殊深蓋其居常講論既無義理之言造次遨遊率多放僻之行縱有十分聰明鮮不入其局內更若一團昏慣安能出彼圈中況昔之論交者或以氣節或以文字或以世誼相好今則士氣愈卑遇貴介便輕身結納見銅臭卽握手叮嚀而販夫牧豎亦皆結伴刊文恬

不知恥甚且一社之中甫相傾倒旋自參差門戶一分萋菲無底雖則此輩釀成實係自開滲漏急宜屏絕勿復往來

朱子與長子受之書曰交遊之間能審別損益百無所失但恐志趣卑凡不能克己從善則益者不期疎而日遠損者不期近而日親此須痛加檢點不可荏苒漸習自趨小人之域

元余忠宣闕曰人若近賢良譬如紙一張以紙包蘭麝因香而得香人若近邪友譬如一枝柳以柳穿魚鱉因臭而得臭

蕉窗十則註解下

三

南窗清話云凶終隙末皆由始擇之不慎是以加諸膝下者旋即墜諸淵且因事而潛爲下石者比比也若慎之於初不致濫交盜有此失又曰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泛交不如寡交明矣

始終不怠

蘭言一訂金石不渝雖患難死生當全交好若凶終隙末皆怠心所致此久敬爲難我聖人獨推平仲也然而有終之道全在慎始如輕言結納而以利交者利盡而交自疎以勢交者勢失而交遂絕以患難交者安樂則棄子如遺以酒肉佚遊交者筵徹而風波遂作以文章技術交者轉眼而妒毀旋興豈有始終如一而爲道義真交哉

內外如一

心口皆是禮意俱隆純善之人也心口皆非禮意俱薄人猶得而防之若口誓山海心如吳越禮言周孔惡同桀紂者豈可與之語金蘭哉故必內外如一始可言交

貴賤不二

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此言良可念也苟富貴無相忘古人所戀戀者惟此同心之契乃爲道誼交耳古詩云富貴他人合賤貧親戚離又云花開蝶滿枝花落蝶還稀惟有舊巢燕主人貧亦歸交遊者果不以榮悴而改則古道可復矣

每見淺衷之輩驟享富貴便自驕恣非欺侮同類卽奴隸鄉鄰往往辱人而上之豈知富貴貧賤數實輪轉遞有事

蕉窗十則註解下

三

也閱閱華裔式微而振緒無人卽同寒族草茅賤土崛起而繩武有後便作名家歷觀古今興替如輪古詩曰君不見河陽花今如泥土昔如霞又不見武昌柳春作青絲秋作箒人生馬耳射東風柳色桃花豈長久秦時東陵千戶侯華衣被體腰蒼瑯漢初市邑刀筆吏折腰如磬頭搶地蕭相厥初謁邵平中庭百拜百不應邵平後來謁蕭相故侯一拜一惆悵萬事反覆何所無二子豈是大丈夫窮通流坎亦偶爾搏扶未必賢槍榆華胥別是一天地醉鄉何嘗有生死儂欲與君歸去來千愁萬恨付一杯讀此詩勘破世情矣蝶夢蕉鹿癡人自認眞耳

死生不異

一死一生乃見交情蓋人之或死於貧或死於病或死於刑而所相與之人雖素稱莫逆此時往往避之若土君子之交當不其然所許者道誼所訂者終身豈以生死異路而遂離異其心耶不惟不忍抑且不敢

尤當功過相規親近上士

人生碌碌功過每不自知惟賴直諒之友相與誘掖之指摘之庶幾操修益勵攻錯有方若夫上士則品行端方學問淹雅於行誼固可勸善規過於文章亦能賞奇析疑苟不日相親近而思得朋之慶難矣

十要廣教化

鮑曼殊曰人行一善事止於本身多一功德若化得一人

蕉窗十則註解下

西

爲善則世界遂多一善人若化得一惡人爲善則世上不惟少一惡人且又多一善人其人舌以傳世轉化自多若得筆之於書又可廣化千萬世如是善根寧有窮盡雖然教化有其本焉言者心之文也心誠則人動心通則人格心平則人順不然心之不正身之不修嗆嗆焉竊先賢之緒論忝流輩之指南豈惟聽者掩耳而過正犯口是心非之戒耳古云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

遇上等人說性理

上等之人其質高其學深與之闡性理之微奧洵有如時雨之化

遇上等人說因果

下等人質愚識暗須以善惡之因緣果報警之勸之至於
爲善未必得福爲惡未必得禍亦當告以爲惡而得富貴
必前世爲善之報也使竟不爲惡富貴當不止是爲善而
得貧賤必前世爲惡之報也使竟不爲善貧賤當不止是
此不但爲下乘說法併可使惡而富貴者及早回頭善而
貧賤者早把脚跟立定也

廣述善行

善行大小不同除綱常已載外凡濟人澤物皆是或得之
載籍或得之見聞不述之於口卽述之於書一句讚揚便
是一句護持善根一念警動便是一念消弭罪業發揮愈
朗神理愈現助天闡教其功大矣

蘇窗十則註解下

五

王少湖曰聖人之心惟恐人之入於惡故不欲言人之惡
以動人爲惡之念惟欲人之入於善故每樂述人之善以
引人爲善之誠

靈聖真君偈曰不出門救萬命不費財行萬功不假法度
萬人蟲蟻隨在扶持教成子孫濟世是謂不出門救萬命
孝友方便立地可做忍辱存心功德無量是謂不費財行
萬功我自至愚至賤人皆至聖至神贊揚善類歡喜善事
挑剔善書興起善念而樵夫牧豎亦自能之是謂不假法
度萬人

翊聖真君頌曰可惜可惜今日明日大限到來有何功力
使不得口頭言用不得紙上筆十方諸聖點頭時此是學

人真箇得噫一切有爲皆是夢幻惟有業因長爲身累可
不慎哉可不勉哉

多刻善書

善事所在卽善緣所在是上帝之真詮人間之寶筏也秘
而不流必有天殃故能以善書傳一人者當十善傳十人
者當百善傳大富貴大豪傑大力量人者當千善刻印傳
流廣播無疆者當萬善時時稱說時時提撥令人耳目目
之下及田夫村婦牧豎頑童無不變化善緣無邊福緣亦
無邊矣昔孫真人刊千金方書成平地仙去周篋爲人說
感應篇脫飢餓死籍由此言之公善之德豈有涯哉

尤當攻邪崇正以衛吾道

蘇窗十則註解下

六

聖人之道無非正道若好爲詭異以惑人者皆邪也邪之
一字所指甚微不特師巫左道假託鬼神之謂邪凡他人
一言一行似是而非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其力皆足以害
正而大爲吾道之深憂廣教化者明以察幾極研乎邪正
之界健以致決力嚴乎邪正之防庶幾攻其邪行崇吾正
教而聖人之道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皆衛之力也
昔孟子生三聖後而汲汲於正人心息邪說距彼行放淫
辭且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斯真開先聖之道者
哉

立人品內邪正爲一己言之也此處邪正爲天下言之也
爲一己者若陷迷津急登覺岸故貴乎棄與歸爲天下者

如擊大敵亟奏膚功故貴乎攻與崇義實相須不容偏廢
光緒庚子年五月儀徵有福讀書堂吳氏重刊

蕉窗十則註解下

七

長春道教
源流八卷

荔莊
藏板

實價貳圓伍毫

昔史遷論六家要指尊道家而緇儒術班固非之然其言曰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又曰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其理至當弗可易也夫人生一世間世之所以戕賊我身無不至我不能以道治身而做做焉自役其形神甚者或陷於利欲膠漆盤中以身爲殉而不知返非所謂大愚耶夫道非盡無爲也特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史遷以爲與時遷移應物變化是也故爲君相而坐致此道則載其清靜民以盜一而山林枯槁之士知道之要去健羨黜聰明亦可以定其神而養其生上之人苟尊禮之而受其至言又未嘗不可推常善救人

道一序

之心措之於天下蓋有儒術所不能逮而道家足挽之者史遷謂在所欲用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豈虛語哉余中年感異兆學道於羅浮醪醪觀中觀爲全真之龍門派源出於邱長春暇因考史冊并取道藏諸書核之知長春之學深有得於道德要言而無煉養服食符籙禳禱未流之弊而其以道悟元太祖又幾於以緒餘爲國家以土苴爲天下使後之人頌其慈勇設世而不能忘斯非古之博大真人者乎余因溯其源流輯爲是編以告世之爲全真學者若夫諸師神異之迹皆當時學士大夫所稱述茲亦錄之讀者當究其真而毋泥其迹焉可也光緒己卯正月羅浮醪醪洞主陳教友序

長春道教源流目錄

卷一

全真教總論

王重陽事蹟彙紀

附馬譚劉王郝孫紀略

丹陽子馬鈺 長真子譚處端 長生子劉處玄 玉陽子王處一 廣益子郝大通 清淨散人孫不二

卷二

邱長春事蹟彙紀上

卷三

邱長春事蹟彙紀下

卷四

道一 目錄

邱長春弟子紀略上

趙道堅 宋道安 尹志平 夏志誠 宋德方 于志可 張志素 鞠志園 李志常 孟志源 蔡志遠 潘德冲 曹真 蘇絃 柳開悟 于通清 喬普道 李冲道 楊明真 呂道安 畢知常 宋明一 范圓曠 王志謹 趙志淵 劉志源

卷五

邱長春弟子紀略下

王志坦 李志方 陳志益 李志柔 劉道虛 李志明 史志經 楊至道 李志全 馮志亨 房志起 劉志淵 董志平 范常真 蔡江月 張真一 王志祐 張志立 普守慎 附馬劉王郝弟子紀略 劉真一 李大乘 趙九淵 姚立 雷大通 任守一 周全道 陶彥明 趙悟立 段明源 王志達 任風子 王丹桂 薛如微 陳如命 于道顯 趙抱淵 戎體立 崔道演 于道顯 趙抱淵 辛希聲 張信真

卷六

邱長春再傳以下弟子紀略

馬志希	柳志春	陳德定	祁志誠	邱洞真
秦志安	何志淵	劉志真	張志謹	李珏
張志模	趙友欽	陳致虛	張巨木	王粹
張志敬	樊志應	申志貞	何巨川	劉清淵
李志遠	蒲登道淵	徐志根	高道寬	李道謙
孫德成	施志真	褚志通	張志信	賈志福
陶志頌	姜善信	范至果	寧志平	
附馬劉再傳以下弟子紀略及傳授未明者				
馬靈真	然逸期	李志源	毛養素	把德伸
王道清	孫伯英	張志純	張志樸	賈志希
劉志聖	李志明	馮尊師	都門全真先生	

卷七

邱長春後全真法嗣紀略

魯大有	汪貞常	張道貴	張守清	張梯
黃明佈	彭通微	鄧道安	李素希	周自然

道十目錄

李德因	羅蓬頭	徐弘道	丁野鶴	桃真人
項子虛	趙與慶	黃公望	余希聖	李道純
杜處逸	張三丰	邱玄清	盧秋雲	蒲善淵
吳守一	王宗道	趙元陽	劉淵然	邵以正
王道成	守道人	楊汝真	黃一真	狄子李
曹薰	鍾了髻	孫玄清	李赤肚	閻希言
王清正	白玄福	楊常煙	鄧大臨	馬真一
江本寔	王常月	譚守誠	朱太隆	上官常明
王至道	郭長彬	貝本恆	李赤脚	王道人
賴本華	余明志	柯陽桂	童復魁	江本源

卷八

辨證 十二則

雜鈔 三種



長春道教源流卷一

羅浮醜醜洞主陳教友著

全真教總論

醜醜洞主曰道教之興以元為盛其始全真教邱長春子見太祖於西域賜號神仙爵大宗師掌管天下道教而其時有真大道教者始自金季劉德仁五傳而至酆希誠見知憲宗授真人領教事世祖時復命其徒孫德福統轄諸路真大道錫銅章銀印三傳而至張志清授演教大宗師又有太一教者始自金天眷中蕭抱珍四傳而至蕭輔道世祖居潛邸時召至和林留居宮邸以老請授弟子李居壽掌其教事至元十三年賜居壽太一

道一

四

掌教宗師印又有正一教者始自漢張道陵至三十六代宗演當世祖平江南時召之入覲命主領江南道教其後子與棣與材暨與材子嗣成皆襲掌教為天師而其徒張留孫吳全節者並授為立教大宗師位上卿其事備見於元史又明王圻續文獻通考稱至元十七年以三茅上清四十三代宗師許道杞別主道教十八年詔三茅山三十八代宗師蔣宗瑛赴闕此其為教蓋別於前數家續文獻通考又言金章宗時禁以混元受籙私建庵室者而元耶律楚材西遊錄序亦言混元為老氏之邪此又別自為教其徒不見於史不能詳也故道教至元而極盛亦至元而多歧然考宋邵博聞見後錄

稱東坡書上清宮碑云道家者流本於黃帝考其道以清淨無為為宗以虛明應物為用以慈儉不爭為行合於周易何思何慮論語仁者靜壽之說當時伊川誦此數語以為古今論仁最有妙理是則為道教者必當以此為依歸元之世他教不必論若全真教者核其行事與此昭合至邱長春子當殺運方熾之時以七十餘歲之老翁行萬數千里之絕域斷斷然以止殺勸其主使之回車此則幾於禹稷之已禪已飢而同符於孔席不暇煖墨突不得黔之義蓋仁之大者也子故輯此書名曰長春道教源流而並采當時論全真之說先揭之使後之學道者知所趨向焉

道一

五

道家源於黃帝老聃至列禦寇莊周氏而大之乃與孔子之道並立為教於天下而不廢蓋其一死生齊物我會羣有於至虛而取其獨為最妙者而其批糠之餘猶降而為天地神明內聖外王之業自司馬子長劉向葛洪之徒號稱閎博皆論著其美而不敢以小而世之味者往往泥於糟粕以為聃之書滅絕仁義禮樂不可以訓馴至晉梁君清談亂國因以異端非聖誅之過矣竊嘗論之今所謂全真氏雖為近出大能備該黃帝老聃之蘊然則涉世制行殊有可喜者其遜讓似儒其勤苦似墨其慈愛似佛至於塊守質朴澹無營為則又類夫修混沌者異於畔岸以為高點滑以為通詭誕以為了驚聾眩瞽盜取聲利抗

顏自得而不知愧恥者遠甚間有去此而即彼者皆自其人之無良非道之有不善也故子有取於是而樂為稱道庶將來聞其風遵其途以遊黃帝老聃之間闕者知夫聖人道之大全固有所在不可帶乎一齒而已金辛愿陝州靈虛觀記。

此記見甘水仙源錄金史辛愿字敬之福昌人博極書史作文有繩尺後為河南府治中正大末歿

老氏之為道以虛無為宗以重立為門秦漢以來號方士

者始有神仙不死之說若全真為教大概務以安恬沖澹

合於自然含垢忍辱苦身勵行持之久而行之力斯為得

之元張起巖勞山聚仙宮記。此記見即墨縣志元史張起巖字夢臣章邱人延祐乙卯進士官至御史中丞卒

穆文

全真之教微妙玄通廣大悉備在人賢者識其大不賢者

道一

六

識其小大抵絕貪去欲返樸還淳屈己從人懋功崇德則

為游藩之漸若乃游心於澹合氣於漠不以是非好惡內

傷其生可以探其堂奧矣元元和子長春觀碑。此碑見

詳

嗚呼人心何嘗不善而所以為善者顧時之何如耳方功

利馳逐之秋而矚繳已施陷窅步設則高舉遐飛之士不

得不隱於塵外此有必然之理也然則古之所謂避地避

言者其今之全真之教所由興耶或者例以跡而疑其心

是殆見其善者機也使有志於世者誠能審涵養勤恪之

為常達推移擴充之為變率其子弟如全真之屬重道尊

師化其鄰里如全真之徒真履實踐朝夕以無間舉動以

相先而能不失其孝悌忠信之實則一身之計可以移之

於一家一家之事可以移之於一國一國之政可以充之

於天下矣金王真重修太清觀記。此記見甘水仙源錄

子正月日記王子為

金章宗明昌三年

全真道有取於老佛家之闕故其寒餓憔悴痛自黔削若

枯寂頭陀然及有得也樹林水鳥竹木瓦石之所感觸則

能頽脫縛律自解心光睚然普照六合亦與頭陀得道者

無異金元好問遺山文集薛峯子墓銘。金史元好問字

裕之太原秀容人中興定五年第金亡不仕兵後故

老皆盡蔚為

一代宗工

北祖全真其學首以耐勞苦力耕作故凡居處服食非其

所自為不敢享蓬垢疏糲絕憂患慕羨人所不堪者能安

道一

七

之調伏攝持將以復其性死生壽夭泊然無繫念駸駸乎

竺乾氏之學矣元袁楠清容居士集野月觀記。元史袁

同修國史

卒諡文清

漢代所謂道家之言蓋以黃老為宗清靜無為為本其流

弊以長生不死為要謂之金丹金表不壞丹言純陽也其

後變為禁祝禱祈章醮符錄之類抑末之甚矣昔者汴宋

之將亡而道士家之說詭幻益甚乃有豪傑之士伴狂玩

世志之所存求返其真謂之全真士有識變亂之機者往

往從之而澗飲谷食耐辛苦寒暑堅忍人之所不能堪力

行人之所不能守以自志於道頗有所述於世元虞集道

非非子幽室志。元史虞集字伯生宋丞相允文

五世孫從吳澄遊官國子祭酒奎章閣侍書學士

金季重陽真君不階師友一悟絕人殆若天授起於終南
達於崑崙招其同類而開導之鍛鍊之翊立一家之教曰
全真其脩持大略以識心見性除情去欲忍恥含垢苦己
利人爲之宗老氏所謂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
其榮守其辱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莊生所謂遊
心於淡合炁於漠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外天地遺萬物深
根虛極才全而德不形者全真有之老莊之道於是乎始
合元徐瑛郝宗師道行碑。此碑見甘水仙源錄萬姓統
譜徐瑛字子方東平人任浙西廉訪使有文學名東南
人士重之元文類
載有徐瑛文一篇
道家者流惟老氏爲始祖老氏之教主之以太一建之以
常無有以冲虛恬淡養其內以柔弱謙下濟其外蓋將使

道一

八

人窮天地之始會萬物之終剝心去智動合於自然以之
修身則壽而康以之齊家則吉而昌以治國平天下則民
安而祚久長非有甚高難行之論幻怪詭異之觀也世既
下降傳之者或異一變而爲秦漢之方藥再變而爲魏晉
之虛玄三變而爲隋唐之禳禱使五千言之玄訓束之高
閣以爲無用之具矣金正隆陽重陽祖師王公以師心自
得之學闡化於關右制以強名謂之全真當時未甚知貴
國朝啟運之初其門人邱長春首被徵聘仍付之道教天
下翕然宗之由一以化百由百以化千由千以化萬雖十
族之鄉百家之間莫不有立學以相師授而况大都大邑
者哉元宋子貞通真觀碑。此碑見甘水仙源錄元史宋
子貞字周臣潞州長子人好學工詞賦至元二年拜

中書平章政
事以老求退

道一而已自隨其所見而名之者蓋不止於一而已也試
以四者言之曰微曰妙曰玄曰通謂之微者以其杳冥恍
惚不可爲象者也謂之妙者以其變化不測莫之所以然
也立者深而不可探也通者其化無不徧也模狀形容固
亦至矣然智者之智仁者之仁雖所見殊方會歸則一亦
豈有二本哉渾淪圓周無所玷缺在山滿山在河滿河道
之全也極六合之內外盡萬物之洪纖雖神變無方而莫
非實理道之真也由是而爲命由是而爲性由是而爲心
又由是而之於情或源也或委也引而伸之亦將何有不
全何有不真者乎然則全也真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其

道一

九

萬化之本根一元之統體歟長春之傳於師者蓋如此元
聖公履冲和真人潘公碑。此碑見甘水仙源錄元詩選
癸編徒單公履字雲甫遼海人登經義第官至侍講學士
元文類載有徒
單公履文三篇
全真爲教始以修真絕俗遠引高蹈滅景山林如標枝野
鹿漠然不與世接終之混跡人間蟬脫泥滓以兼善濟物
爲日用之方豈以道真治身以緒餘爲國以土苴治天下
乎如長春真人邱公在先朝時皇帝清問首以治國保民
爲本其利亦云溥哉元王惲秋澗集衛州胙城縣靈虛觀
碑。元史王惲字仲謀衛州汲縣人
中統二年擢翰林修撰
拜監察御史卒諡文定
道家者流以清淨爲宗禱禳禁醮其末也太祖初有全真
邱處機者亦勸上以好生止殺之事中原之人至今稱道

之元柳貫文集。元史柳貫字道傳浦陽人與黃潛虞集揚奚斯齊名人號爲儒林四傑有文集四十卷

太祖聖武皇帝奉天威君六合天庠辰聰使車馳召長春

邱仙翁崑崙之山歷數年踰萬里觀遐朔推道餘沃淵衷

孺生靈仁萬有其功大矣元字元魯卿奉元明道宮修建碑。此碑見中州名賢文表元

史字元魯卿字子翬官至江浙行省參知政事卒諡文靖有文集六十卷

王重陽事蹟彙紀附馬譚劉王郝孫紀略

酥醪洞主曰世稱道教有南北二宗其南宗謂自東華

少陽君得老聃之道以授漢鍾離權權授唐進士呂巖

巖授進士劉操操授宋張伯端伯端授石泰泰授薛

道光道光授陳楠楠授白玉蟾玉蟾授彭相其北宗謂

呂巖授金王嘉嘉授七弟子其一邱處機餘爲馬鈺譚

道一

處端劉處玄王處一郝大通及鈺之妻孫不二明宋蘇都印三餘贅筆國朝王

通胡庵瑣語俱同此說考金末元初士大夫所撰述

皆云重陽得無師智並不云出自鍾呂金密國公禱碑

云重陽遇二異人於醴泉詢其鄉貫答曰濮人姓則不

知也以續文獻通考鍾離權咸陽人呂真人本傳巖世

爲河中府永樂縣人核之重陽所遇既云濮人必非鍾

呂可知禱碑又云後復遇至人飲以神漢亦不稱爲何

人而禱機道人金蓮正宗記云重陽所遇二道者問其

鄉里答曰蒲板永樂又云重陽飲甘河仙醉道人告白

吾海蟾公也所述與禱碑大異其書前序題太歲辛丑

蓋撰於蒙古太宗十三年至至元六年詔贈教主東華

紫府少陽帝君鍾離正陽開悟傳道眞君呂真人純陽

演正警化眞君劉真人海蟾明悟弘道眞君王真人重

陽全眞開化眞君令掌教張志敬執行見然燧撰王玉陽道行碑及仙

源係於是重陽出自鑿呂海蟾竟成故實自爾北宗遂

有五祖七眞之說元劉天素謝西蟾撰仙源傳李道謙撰七眞年譜皆明言所選爲純陽

海竊嘗考之純陽仙蹟顯於未世如稱洞道人洞處士

無上宮主無心昌老及作二方竅山下三印之類諸家

紀載不一而足朱子亦謂渡江以前說甚呂洞賓鍾離

權而宋何遜春渚紀聞云眞廟時有天神憑鳳翔民言

海蟾新得道諸天皆賀惟未肯便就仙職折旋塵中尋

人兩度是海蟾靈蹟亦著關中當時學道人必皆以此

道一

爲宗祖重陽全眞集有醉江月詞云正陽的祖又純陽

師父修持深奧更有眞尊誰是叔海蟾同居三島弟子

重陽侍尊玄妙手內擎芝草歸依至理就中偏許通耗

詳詞意蓋文王我師願學孔子之謂非謂親承授受源

像傳即引此集內又有虞美人詞下註云余嘗從甘河

搗酒一歌欲歸菴道逢一先生云書風肯與我酒喫否

余與之先生一飲而盡却令余以瓢取河水余取得水

授與先生先生復授余令飲余飲之乃仙醉也詞云書

知多少因此通玄妙白麻袖襖布青巾好模好樣眞箇

好精神不須鏡子前來照事事心頭了夢中識破夢中

身便是逍遙重陽自言祇云一先生不稱海蟾與禱碑

合然則金蓮正宗記所述其爲附會無疑義矣故茲編

所錄不湖諸鍾呂海蟾而斷自重陽始。明王世貞

州山人稿云重陽所為說未嘗引鍾呂而元世以正陽

純陽追稱之蓋處機意所謂張大其說而行之者考長

春確溪集述其師行教事甚夥無一字及鍾呂集中惟

題鍾呂畫一詩云無我無人性自由一師一弟語相投

談經演法三山坐駕霧騰雲萬里游泛為稱讚不作私

淑景行語也西遊記稱丙戌盤山請長春師黃籙醮有

吳大卿德明者以四絕句來上師次韻答

之其一云燕園瞻公即此州超凡入聖洞賓傳一時鶴

駕歸蓬島萬劫仙鄉出土邱其於海蟾亦不作私淑語

當日張大其說實始於樗櫟道人時長春化去已十餘

年矣弇州偶未之考耳馬丹陽洞立金玉集詞云重陽

歸去得乘風又譚長真水雲集詞云吾師三祖是鍾呂

海蟾相傳立與其詞隱約似謂親承授受此疑樗櫟道

人所點竄若分梨十化集云丹陽問余不佳飲冷水何

故曰我自甘河得遇純陽真人因飲水焉其言與重陽

虞美人詞異與全蓮正宗記云海蟾飲

以仙酌又相矛盾此為偽託不待言矣

金密國公璫全真教祖碑

皇圖啟運必生異人大定隆興道圖賢哲夫三教各有至

言妙理釋教得佛之心者達磨也其教名之曰禪儒教傳

孔子之家學者子思也其書名之曰中庸道教通五千言

之至理不言而傳不行而到居太上老子無為真常之道

者重阻子王先生也其教名之曰全真屏去妄幻獨全其

真者神仙也先生名喆字知明應現於咸陽大魏村仙母

孕二十四月又十八日生按二十四氣餘土氣而成真人

也先生美鬚髯大目身長六尺餘寸氣象言辯以此得眾

家業豐厚以粟貸貧人惠之者半其濟物之心略可見矣

弱冠修進士舉業籍京兆府學又善武略聖朝天眷開收

復陝西英豪獲用先生於是捐文場應武舉易名德威字

世雄其志足可以知還被道氣充餘善根積著天遣文武

之進兩無成焉於是慨然入道改今之名字矣會廢齊攝

事秦民未附歲又饑饉時有羣寇劫先生家財一空其大

父訴之統府大宗於鄰里三百餘戶其所亡金幣頗復得

焉又獲賊之渠魁先生勉之曰此乃鄉黨饑荒譬如乞諸

其鄰者亦非真盜也安忍陷於死地縱捨使去里人以此

敬仰先生愈甚咸陽醴泉二邑賴先生得安是後於終南

劉蔣村別業居之置家事不問半醉高吟曰昔日龐居

士如今王害風於是鄰里見先生曰害風來也先生即應

之蓋因自命而人云正隆己卯季夏既望於甘河鎮醉中

陷肉有兩衣襁者繼至屠肆中其二入形質一同先生驚

異從至僻處虔禱作禮二仙徐而言曰此子可教矣遂授

以口訣其後愈狂詠詩曰四旬八上始遭逢口訣傳來便

有功明年再遇於醴泉邀飲肆中酒家問之鄉貫年姓答

曰濮人年二十有二姓則不知也其異歟留歌頌五命先

生讀餘火之文載全真集中自此棄妻子攜幼女送烟家

曰他家人口我與養大弗議婚禮留之而去又為詩故以

猥賤語詈辱其子孫其末後句云相違地肺成歡樂撞入

南京便得真後別號重陽子於南時村作穴室居之名曰

道一

三

道一

三

活死人墓後遷居劉蔣村北寓水中坻凡肆口而發皆塵外語鄉人唯以害風謔而未始詢其意遇遊則挈一壺行歌且飲有乞飲者亦不拒或以壺取水與人但覺其釀香冽異常後復遇至人飲以神瀣因止酒唯飲水焉人聞先生口鼻間醞酣之氣而已醉矣大定丁亥四月忽自焚其菴村民驚救見先生狂舞於火邊其歌語傳中具載又云三年之後別有人來修此庵口占詩有修庵人來比我風流之句凌晨東邁過關攜鐵甌一枚隨路乞化而言曰我東方有緣爾七月至山東宣海州郡豪有馬從義者先夢南園仙鶴飛着未幾先生至馬公信猶未篤先生於鶴起處築全真庵鎖門百日化之或食或不食又絕水火庵至

道一

五

馬宅幾百步復隔重街馬公寢於宅中樓上門戶扇閉先生遇夜親對談論不知從何而來人欲寫其神左目右轉右目左轉或見老少肥瘠黃朱青白形色無定人不能狀之馬夢母曰有客呂馬通者未嘗語人次日先生訓馬公名曰通馬復夢有梓匠周生者傳道與馬即辭乃尊有關中之行被席出家見一道士入族人馬戶曹邸馬亦隨入見先生與道士對坐有馬九官人者求術於二老先生目馬公曰教馬哥代我於是馬公誦歌一首約二百餘字夢覺唯記歌尾三兩句云燒得白煉得黃便是長生不死方翌日先生訓馬公法名曰鈺號丹陽子又夢隨先生入山及旦先生便呼馬公曰山侗至於出神入夢感化非一有

禮玉者患大風疾垂死乞爲弟子先生以絛面餘水賜之盥竟眉髮儼然如舊頓覺道氣蕭洒訓名處端號長眞子又有登州棲霞縣邱哥者幼亡父母未嘗讀書來禮先生使掌文翰自後日記千餘字亦善吟詠訓名處機號長春子者是也後願禮師者雲集先生誚罵捶楚以磨鍊之往往散去得先生道者馬譚邱而已八年二月鑿洞崑崙山於嶺上採石爲用不意有巨石飛落人皆悚慄先生振威大喝其石屹然而止山間樵蘇者懽呼作禮遠近服其神變又或餐瓦石或現二首坐菴中人見游於肆或留之飯預言來醜者何神通應物不可概舉至八月間遷居文登姜氏庵在張氏家食童子輩見目前琉璃瑪瑙珍珠衆寶

道一

五

競來乞取餘人則不能見於文登建三教七寶會九年己丑四月宣海周伯通者邀先生住庵勝日金蓮堂夜有神光照耀如晝人以爲火災近之見先生行光明中宣海水至鹹鹵先生呪庵之井至今人享其甘潔於是就庵建三教金蓮會至福山縣又立三教三光會至登州游蓬萊閣下觀海忽發颶風人見先生隨風吹入海中驚訝間有頃復躍出唯遺失簪冠而已移時却見逐水波汎汎而出或言先生目秀者卽示以病眸或誇先生無漏者卽於州衙前登瀛凡爲變異人不可測者皆此類也在登州建三教玉華會至萊州起三教平等會凡立會必以三教名之者厥有旨哉先生者蓋子思達磨之徒歟足見其冲虛明妙

寂靜圓融不獨居一教也萊人從之者衆獨納劉處立者號長生子有鈞罷將歸又見鼈之什此四子者世所謂邱劉譚馬也又於崑海途中先生擲油傘於空傘乘風而起至查山王處一庵其傘始墜至擲處已二百餘里也其傘柄內有翁陽子號王自髻嵐閣嘗遇玄庭宮主空中警化今呼云玉陽子是也與崑海州署相對有卜隱郝生鸞肆先生倒坐於其間郝曰請先生迴頭先生曰爾不迴頭拂袖而去郝亦隨悟乃廣崑郝大通也馬公之妻孫不二者亦同入道早明心地世云孫仙姑者四哲之亞先生門人又有此三大士矣先生一日告衆日時將至矣明日西行道友乞詩詞自旦至夜留詩曰登途上路不由吾雲霧相

道一

六

招本性甦萬里清風常伴伴一輪明月每爲徒山青水綠程程送酒白梁黃旋旋沽今夜一杯如有意放開紅燭照冰壺筆尚未投從外有史公者來送酒一座大驚先生勸人誦道德清淨經般若心經及孝經云可以修證明日率馬公等四人徑入大梁於磁器王家旅邸中宿止時遇歲除與衆別曰我將歸矣衆乞留頌先生曰我於長安藥村呂道人庵壁上書矣枕左肱而逝衆皆號慟先生復起曰何哭乎於是呼馬公附耳密語使向關中化人入道至十年庚寅正月四日口授頌曰地肺重陽子呼名王善風來時長日月去後任西東伴伴雲和水爲鄰虛與空一靈真性在不與衆人同頌畢儼然而終是後馬公傳道四海大

行伏遇世宗皇帝知先生道德高明二十八年戊申二月遣使訪其門人應命者邱與王也命邱主薦春節醮事職高功懋五月見於壽安宮長松島講論至道聖情大悅命居於官庵又命塑純陽重陽丹陽三師像於官庵正位邱累進詩曲其辭備載磻磳集中八月懇辭還山至承安丁巳六月章宗再詔王處一至闕下特賜號體玄大師及賜修真觀一所十月召劉處立至命待詔天長觀自重陽丹陽長春暨諸師皆有文集傳於世嗚呼先生起西州化行山東道滿於天下名聞天子開發後人使盡逍遙之遊豈不偉歟後先生五十六年嗣法孫汴京嘉祥觀提點真常子李志源中太一宮提點洞真子于善慶二大士眞實道

道一

七

行弘陽祖道者也殷勤求文於玉陽子友人樛軒居士居士援筆而銘之曰咸陽之屬曰大魏村山川溫麗實生異人幼之發秀長而不羣工乎談笑妙於斯文又善騎射健勇絕倫以文非時復意于武戡定禍亂志欲斯舉文武二進天不我與益公宿緣道氣爲主慨然入道眞仙自遇頃刻授之口訣秘語人呼善風先生承當或歌或舞以酒徜徉維摩非病接輿不狂肆口而發皆成文章燒却庵舍拂袖關中乞化而往全眞道東崑海因緣萊陽通融亟顯神異東人屢從陶汰眞實杜絕虛假鍛鍊百端捶楚怒罵餘鄙解散四子傳化四子爲誰邱劉譚馬德其亞者王郝與孫共成七賢贊我

真人玉陽長春大啟其門遭遇聖朝為王之賓先生高躅
望若星雲瀛海渺然仙跡宛存此道大行逍遙乎真此碑在陝西
西塾匣題前金皇叔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密國公金源
璠撰道教授舉李道謙書至元乙亥高道寬等立石以劉
祖謙重陽仙蹟記考之書文成於金正大初元至元始立
石也 國朝王親金不萃編備錄此文間有缺字茲據甘
水仙源錄補明王世貞弇州山人稿跋此碑云道謙書亦
道偉有法金石萃編跋此碑云撰者題前金皇叔密國公
金源璠碑刻於元故稱前金源者建國之號金史地理
志上京路即海古之地金之舊土國言金曰按出虎水源
於此因取以建國璠乃用之著其籍也璠金史附越王傳
越王者世宗子世宗第二子允恭生子珣嗣位為宣宗宣
宗生子守緒為哀宗璠父越王故哀宗稱為叔父璠於正
大初累封密國公所居有標軒自號標軒老人碑稱標軒
居士者以此考元好問中州集劉祁歸潛志皆紀有璠事
實中州集則云百年以來宗室第一一人著有如庵小菴歸
潛志亦云能詩工書
一時文士皆游其門

酥醪洞主曰予讀 四庫提要云自老子言清靜佛言

道一 太

寂滅神仙家言養生術而張魯等教人以符籙祈禱之
事四者各別至金大定中王嘉聚徒益海州立三教平
等會以孝經心經老子教人諷誦而自名其教曰全真
元興之後其教益盛厥後三教歸一之說浸淫及於儒
者明代講學之家矜為秘密實則嘉之緒餘耳今觀此
碑重陽立會必以三教名不特平等一會也竊嘗論之
世之儒者暖暖姝姝守一先生之說其為程朱學者若
陸子靜王陽明輩則以陽儒陰釋詆之至朱子之註參
同契則謂蔡元定將編管道州因與討論蓋遭逢世難
有託而逃之意宋黃震日鈔乃謂參同契其說出神仙
不足憑蔡季通學博而不免於雜嘗留意此書晦菴與

之游因為校正其意蓋不滿於朱子何所見之小也夫
學無常師主善為師以孔子之聖而問禮於老聃何害
其為孔子重陽為老氏之學而兼誦孝經心經實有得
於為學日益之訓且道家采儒墨之要史遷因言之矣
重陽以此為學即以此為教此重陽之大也彼龔其緒
餘為三教合一之說豈知重陽者哉而或者謂此碑所
紀多神異之蹟其所傳授乃修養之法有類於神仙家
金石萃編又謂此乃其法孫李志源于善慶所錄事實
多夸誕之詞考璠撰此碑在大定初其時長春尚在磻
溪集中度世吟註載有重陽擲傘投冠事云翁字篇韻
本無乃師之所撰音竹傘本益海范明叔家借用者後

道一 九

查山下翟公家藏之范知而往取之弗肯予志源善慶
皆長春弟子所陳事實當得之長春不盡誣也漢志道
家神仙家雖別為二然史記謂老子修道而養壽朱子
謂清靜無為却帶得長生不死此固未可強分又史記
言老子莫知所終或曰太史儋即老子亦略傳其神異
之蹟不特神仙傳也余嘗謂重陽以全真名教莊子曰
真者精誠之至也至誠則能動物至誠則能前知儒者
固言之此碑所載大約前知動物之事為多而其用意
則緣於扶世立教於重陽何疑焉○又考元姬志真雲
山草堂集有重陽祖師開道碑其紀述與璠碑大致相
同而略去神異之蹟未段云試嘗論之世之所謂得道

者必詳其迹之所爲所謂得仙者必稱其怪誕所謂長生者必使留形住世而已殊不知神變出異幻惑靡常乃好奇者之所慕而道家之所謂狡獪也至於自本自根自互古以固存而不壞者豈尋俗之所易見易知哉祖師之來傳此而已其氣運之變不可役其化機之動未始出道遙於廣漠之鄉放任於曠垠之野隱顯莫測應變無方細入毫芒大包宇宙在有非有居空不空清淨本然古今常若祖師以此立本以此應世至於蛻形蛻法而直入於不死不生混淪豁合與道爲一焉此亦妄測其迹耳固非其所以迹也其所以迹者雖大辯者不可言詰矣志真傳重陽之學豈當時所傳神異稍過

道一

三

其實故爲此言以正之歟

金劉祖謙終南山重陽祖師仙跡記

孔老之教並行乎中國根源乎至道際六合無內外極萬物無洪纖眞理常全無有欠餘固不可以淺識窺測或者剖強名之原指成器之跡互相排斥是此而非彼而二家之言遂爭長於天下是不知天下無二道聖人不兩心所以積行立功建一切法導迪人心使之遷善遠罪洋洋乎大同之域其於佐理帝王一也爲老氏者曰吾寶慈儉又曰常善救物與夫孔聖本仁祖義之說若合符契今觀終南山重陽祖師始於業儒其卒成道凡接人初機必先使讀孝經道德經又教之以孝謹純一及其立說多引六經

爲證據其在文登孟海萊州常率其徒演法建會者凡五皆所以明正心誠意少私寡欲之理不主一相不居一教也師咸陽人姓王氏名詰字知明重陽其號母孕二十四月而生美鬚髯目長於口形質魁偉任氣而好俠少讀書係學籍又隸名武選當天眷之初以財雄鄉里歲且饑人多殍亡有盜盡劫其資以去一日適回物色得盜終不之問遠近以爲長者正隆己卯間忽遇至人於甘河以師爲可教密付口訣及飲以神水自是盡斷諸緣同塵萬有伴狂垢汚人益叵測慮夫大音不入俚耳至言不契衆心故多爲玩世辭語使人喜聞而易入其變異譎詭千態萬狀不可窮詰嗚呼箕子狂九疇叙接輿狂鳳歌出權智倒橫

道一

三

直豎均於扶世立教良有以也師後於南時村掘地爲隧封高數尺榜曰活死人墓又於四隅各植海棠一株曰吾將來使四海教風爲一家耳居三年復自實之遂遷於劉蔣與和李二真人爲友各結茅居之至大定丁亥夏復焚其居人爭赴救師婆娑舞於火邊且作歌以見意詰旦東邁徑達孟海首會馬鈺於怡老亭馬亦儒流中豪傑者初未易許師故懇師庵居固其扁鑄率數日不給食縱與食之亦未嘗見水火跡或時夜就馬語莫知其所由來及去追之不及扁鑄如故間與魂交夢警分梨賜粟之化不一馬於是始加敬信與其家人孫氏俱執弟子禮又得譚處端劉處立邱處機王處一郝大通等七人多類此號馬曰

丹陽諱曰長真劉曰長生邱曰長春王曰玉陽郝曰廣宣
孫曰清淨散人並結爲方外眷屬迨己丑季秋留王郝於
崑崙山攜四子西歸抵汴寓王氏逆旅無幾何呼丹陽付
密語無疾而逝春秋五十有八四子歸其柩葬於劉蔣故
庵之側丹陽因廬於墓次今之祖庭是也師先自六年前
於長安樂村庵壁留題云害風害風舊病發壽命不過五
十八乃知仙齡有期非偶然也有詩詞千餘篇分爲全真
前後集傳於世玉峯老人胡光謙爲之傳及丹陽嗣教從
之者益衆其徒遂滿天下丹陽東歸長春因劉蔣故庵大
加營葺玉陽又請額爲靈虛觀凡住持者始受度爲道士
以奉香火世宗皇帝素欽其名嘗遣使訪焉戊申春長春

道一

三

玉陽應命至京師賜以冠巾條服命居天長觀尋又徵至
北宮長松島與語大悅詔於島西築官庵居之承安泰和
間道陵亦屢召玉陽長生至闕下賜居修真觀以待召問
玉陽得號體立大師自丹陽而下所爲歌詩各有集而郝
廣宣獨遠於易備見於太古集中至正大初密國公璿讚
云四子傳化邱劉譚馬德其亞者王郝與孫其師資道業
概可見矣僕適承乏翰林與提點嘉祥觀沖虛大師李志
源及提點中太一宮沖虛大師于善慶無欲子李志常爲
方外友因索鄙文以紀重陽仙跡僕往年從事鄴亭密邇
靈虛夙聞真風故就爲之說使後之學者知師出處之蹟
其功用及物若是之大得以考觀而推行焉若其出神入

夢擲傘投冠其他騰凌滅沒之事皆其權智非師之本教
學者期間大道無溺於方技可矣是不得以固陋辭天與
元年九月重陽日謹記此碑在陝西咸陽至元二十六年
稱翰林修撰嘉議大夫同知制誥上輕車都尉彭城郡開
國伯食邑七百戶賜紫金魚袋劉祖謙中州集劉祖謙字
光甫安邑人承安五年進士正大初爲右司都事除武勝
節制副使召爲翰林修撰兼州山人稿有此碑跋云金劉
祖謙撰至元世祖朝姚燧以安西文學爲書法全學宋
文貞碑比之孫李不作鑿鑿而文亦能略去幻化語稍
似蕭回真異人哉其推許亦至文內稱和季二真人考祖
庭內傳玉蟾真人和氏名德瑾秦州甘泉縣人靈陽真人
李氏京兆終南縣人氏名德瑾秦州甘泉縣人靈陽真人
之家以待四子歎異待以叔禮是年九月至留錢於貨羹
八年春長春邱君奉詔赴闕別時靈陽鳴日吾俟汝爲喪主
踰年春絕粒不食衆促長春亟歸既至遂化時二月朔日
也文云重陽與和季爲友以祖庭內傳考之蓋師友之間
國朝諸人獲聖錄集云鄒陽道士胡道玄以一舟往來

道十

三

洪之東湖扁曰活死人窩燕城成元章廷珪爲賦詩曰一
住行窩幾十年蓬頭長日走如顛海棠亭下重陽子蓮葉
舟中太乙仙無物可憐虛殼外有人能悟未生前出門一
笑無拘礙雲在東湖月在天此元時道士慕重陽之風而
興者成詩海棠句卽用此碑語也明趙嗣訪古游記南時
村成道宮有仙遺海棠記記所留海棠活死人墓字金趙
秉文書
金麻九疇鄧州重陽觀記
夫李以冬實尼父書以爲異黎以秋花景佳引以自咎今
榜觀以重陽李梨之類乎非也蓋物當落而再華者異乎
天者也已瀉而再樸者同乎天者也同乎天者爲天道
異乎天者爲人道夫天以氣論人以神論神得之於天神
猶氣也天本陽肅物則爲陰矣人本陽接物則爲陰矣天
雖暫陰俄反乎陽故天能常天人一逐陰而陽終不復故

人不能常神且夫霜之落木曾幾日晝而陽氣生於黃泉與夫人之大樸已散而放逐自若者豈不大異人能再樸如大凝而霆大昧而暎是則榜觀以重陽者其有以警夫柱下之門者乎柱下以樸爲陽故其言曰復歸於樸後世方士之談不與柱下合舍道而修術故以樸爲陽之說遂泯人之生也樸九而滿一則孩滴九而樸一則殆柱下之學其嬰兒之未孩乎樸非愚也樸猶素也未敗於五色樸猶淡也未爽於五味此冲陽之陽也苟舍是而求陽擊鼓而求亡子者也求陽以樸終南王重陽豈其人耶子不知其何如人見其門弟子曰王重陽諱詰字知明重陽其號也有文武藝當廢齊阜昌間脫落功名日酣於酒歲四十

道一

論

有八遇二異人得證立理彌復跌宕東邁瀕海從遊者眾既而蛻於汴梁今鄧之鎮防營編校王立登之蓬萊人幼嘗受誨於其徒自執干戈以衛邊藩蓋數十年今老矣思昔立言樂於恬退家之南有柱下古祠剪荆築垣乃建斯觀以重陽之門人王道賢韓鍊真劉志剛任持之蒙國朝恩例得請其額仍其師之號以榜之其椽發像器蔬畦佃具工役之費凡二萬緡皆王立爲之一日託其同門于志慧吳通温持子故人王萬山書求予文諸石旣不能拒乃取柱下以樸爲陽之意以警之且爲之銘曰
樸爲氣母基無形無形之中陽所冥自從六鑿鑿成遂使晦魄蝕陽晶何曾一刻收心兵蕉顛鹿倒醒未醒立珠

不覺沉滄溟誰能卻作抱中嬰力挽蒼龍還太清粵有畸人黜聰明獨騎元氣朝神京絳霄下瞰漢與墨豈有微全干宮庭陽之重今大樸盈後嗣作觀師其名嗟我有言空鎮鳴無言之言乃真銘此記見甘水仙源錄金史麻九疇字知幾易州人博通五經於易春秋尤長官應奉翰林文字天興元年大元兵入河南爲兵士所得墜至廣平病死

酥醪洞主曰王重陽有宋之忠義也其害風也蓋憤激使然今以磚碑及劉麻二記考之重陽終於大定十年庚寅年五十八以此推之則生於宋徽宗政和三年癸巳其時金源未興所居咸陽固宋地也李道謙七真年譜政和二年壬辰十二月二十二日終於金大定十年庚寅正月初四日是年間五月正月十一日始立春故止五十五及宋南渡金人入長安游騎至咸陽然其初猶望

道一

論

渭南義兵滿野不得渡遂循渭而東至建炎四年婁室破陝府長驅入關張浚與戰於富平而潰金人遂引兵西上入鳳翔於是咸陽沒於金時重陽年十八矣依七真年譜則年劉記云重陽少讀書係學籍又隸名武選不云在金世此當屬宋建炎初逮紹興元年金以陝西地界劉豫時重陽年十九依七真年譜則年二十磚碑謂廢齊攝事秦民未附先生家財被劫一空當卽在是年劉記謂天眷初被劫天眷之誤又云後於終南劉蔣村剋別業居之置家事不問考宋失關中以終南與金分界劉蔣後爲祖庭在整屋之樓觀 國朝顧祖禹方輿紀要云老子陵在整屋縣東三十里一名樓觀山者是也其地東北去咸陽縣

百餘里西北去鳳翔府二百餘里西南通漢中蓋宋金分界處矣重陽棄家避地於此其心蓋未忘宋歟麻記謂重陽有文武藝當廢齊阜昌開脫落功名日酣於酒考金廢劉豫在紹興七年時重陽年二十五依七真年譜則年二十六方壯歲而逃於酒其用意可知踰年而宋拜表稱臣於金又三年而吳璘收復陝西諸州有詔罷兵是歲秦檜殺岳飛時重陽年二十九依七真年譜則年三十瑋碑云重陽半醉高吟曰昔日麗居士如今王害風其為感懷身世始之以隱遯終之以佯狂益可知矣綴耕錄麗居士相傳家貴巨萬輩迭大梅中修道證果者或以為麗德公考傳燈錄蓋麗也按重陽自比麗居士其用意可知劉記比之箕子接輿其真知重陽者哉然則瑋碑云天眷間應

道一

三

武舉易名德威非欺曰非也劉豫廢後踰年金熙宗改元天眷麻記稱阜昌時已脫落功名矣蓋於天眷而反應舉耶此蓋李志瀛輩乞文於瑋以瑋為金源王子為是飾說耳劉麻兩公並世於金所為記又在瑋後而其文如是亦可以見重陽忠憤之夙心矣。國朝顧嗣立元詩選有商挺題背河遇仙宮詩云子房志亡秦曾進橋下履佐漢開鴻基屹然天一柱要件赤松遊功成拂衣去異人與異書造物不輕付重陽起全真高視仍闊步矯矯英雄姿乘時或割據妄跡復知非收心活死墓人傳入道初二仙此相遇於今終南下殿閣凌煙霧我經大患餘一洗塵世慮巾車儻西歸擬借茅菴住明

月清風前曳杖甘河路據此則重陽不惟忠憤且實曾糾眾與金兵抗矣金時碑記有所忌諱不敢顯言擬既入元故直揭其大節也元史挺字孟卿曹州濟陰人癸丑世祖受京兆分地楊惟中宣撫關中挺為郎中詩蓋寓京兆時作也

附

馬師鈺字立寶號丹陽子初名從義字宜甫山東益海州人父師楊字希賢母唐氏師將育母夢麻姑賜丹一粒覺而分瑞及長善文學嘗補試郡庠忠顯孫君愛師才德以其子妻之凡三息曰庭珍庭瑞庭珪師夜夢二衣褐者一素補兩肩跪且泣曰我輩生命在公所主覺聞屠猪豎往視之屠二猪其一肩白欲止弗及也詣術士孫子元占之

道一

毛

因稽壽幾何曰君壽不踰四十九師歎曰死生固不在人易若親有道為長生計大定七年丁亥七月師偕高巨才輩飲於怡老亭酒酣賦詩曰抱元守一是工夫懶漢如今一也無終日銜杯暢神思醉中卻有那人扶中元後重陽祖師造其席與之瓜即從蒂食詢其故曰甘向苦中來問奚白曰終南不遠三千里特來扶醉人師心謂前語此公何以得之就叩何名曰道曰五行不到處父母未生時席間所談多與師合乃邀居私第出示所述羅漢頌祖師廣和宛若宿成遂心服而師事之祖師感化非一師悟以質產付庭珍輩以離書付孫氏遂易服而道從居崑崙之煙霞洞祖師為更今名字及號師忽患頭痛祖師令醫於家

一日謂門弟子曰昨日馬公飲酒其破道乎使候之師用酒引藥不覺過量疾甚祖師乃以鍊心語療之曰凡人入道必戒酒色財氣攀緣愛念憂愁思慮此外更無良藥矣疾遂愈八年十月復從至汴寓王氏之旅邸遂承法印十年春正月祖師將昇師請曰鈺當爲吾師服祖師曰可赴終南劉蔣之故居囑以後事而逝師暨譚劉邱三道友入關居祖菴十二年復護仙柩自汴歸葬劉蔣師居廬頭分三髻三髻者三吉字祖師諱也十四年秋師與三道友言志於秦渡鎮師曰關貧譚曰關是劉曰關志邱曰關閒翌日各別師復歸劉蔣構一廣庭手書祖庭心死以表其顏謂門人曰一晝夜凡幾時對曰十二日十二時中天運少

道十

堯

停否曰無師曰學道者亦如是矣十八年就化華亭李大乘來執弟子禮十九年春築環華亭牆外來禽一株枯已久移植環內沃以水踰月復生大乘爲作異木記以誌之二十一年冬師謂門人來靈玉曰世所謂衣服舊弊重修潔者何名曰拆洗師曰東方教法年深弊壞吾當往拆洗之遂以關中教事付邱長春東歸過濟南有韓淘清甫者慕康節之爲人禮師乞垂開發師曰夫道以無心爲體忘言爲用柔弱爲本清淨爲基節飲食絕思慮靜坐以調息安寢以養氣心不馳則性定形不勞則精全神不擾則丹結然後滅情於虛虛神於極不出戶庭而妙道得矣二十二年十二月晦師謂門弟子曰今日有非常之喜踰年正

月報者云仙姑孫不二返真於洛陽十二月師赴萊陽遊仙觀忽肆筆書委形贊二十二日祖師誕辰師仰瞻天表曰祖師偕和師叔至當赴仙會矣願謂劉真一等曰汝等欲作神仙須要積累功行縱過千魔百難慎勿退惰又曰我開眼也見瞑目也見元來不在眼但心中了然無所不見耳時將二鼓東首枕肱而逝至元六年贈丹陽抱一無爲真人元王利用無爲真人馬宗師道行碑。此碑在陝西通州潞縣人世祖撰翰林待制陸直學士出爲提刑按察使卒諡文貞兪州山人稿有此碑跋云利用文顯詳朕德或書尤勁有魯公遺意績文獻通考丹陽有金玉集漸悟集行化集成道集圖成集精微集及語錄集行世酥醪洞主曰王重陽之論道也曰五行不到處父母未生時此二語最精妙道德經所謂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道十

堯

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卽此意也且其時濂洛之學已行於關中周子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復靜靜而生陰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程子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又曰道卽性也若道外尋性性外尋道便不是重陽以五行不到父母未生爲言其卽用周程之說以釋老子之所謂道歟丹陽傳重陽之學其云道以無心爲體忘言爲用柔弱爲本清淨爲基卽學道之本旨其云節飲食絕思慮靜坐以調息安寢以養氣卽修道之工夫其云心不馳則性定形不勞則精全神不擾則丹結然後滅情於虛虛

神於極不出戶庭而妙道得矣卽證道之究竟王世貞跋此碑謂丹陽語亦是第所云丹不知何物考王棲雲盤山語錄云或問道家常論金丹如何答云本來真性是其也以其快利剛明變化融液故曰金曾經鍛鍊圓成具足故曰丹故祖師云本來真性號金丹四假爲爐鍊作團不染不思除妄想自然滾出赴仙壇據此則丹陽所謂結丹卽所謂全真亦卽所謂證道也其學與魏伯陽之參同契張平叔之悟真篇專於修命者不同道德經云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又云治人事天莫若嗇吳澄註人所成之形天所受之氣治事修之養之也夫嗇所入不輕出所用不多耗也留形息氣要備也夫

道一

三

惟嗇是以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吳澄註國以喻人之身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重陽之學卽本於此與儒者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相類其不汲汲於修命者亦道德經所謂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之義也。國朝陸增祥金石續編載有重陽子無夢令詞云大道長生門戶式惺惺覺悟鉛汞謹收藏方始澄神絕慮心慕心慕便趨蓬萊仙路陸云石刻在陝西澄城未題重陽子書承安五年歲次庚申終此詞雖簡足南山祖庭靈虛觀主呂道安畢知常立石盡重陽靜功之學鉛汞字出參同契道書名義云鉛取於銀其體沈重而喜墜比腎水以瀾下易漏汞出於砂

其體輕飛而喜升比心火以炎上易散詞蓋借此二字謂當固腎水息心火方可習靜功也重陽令丹陽鎮庵百日卽示以此種工夫後丹陽所至必居環見七真年譜而長春亦隱福溪龍門十餘年俱行此法也莊子曰泰宇定者發乎天光重陽及諸真能前知在此此與南宗修命不同學道人試參之重陽全集不載此詞疑道藏輯要本有所刪節否則原集已佚後人綴拾。丹陽語錄云問吾師之道有作爲否師曰無也雖歌詞中每詠龍虎嬰姪皆寄言爾要道之妙不過養炁人但汨沒利名往往消耗其炁學道無他務在養炁而已夫心液下降腎氣上昇至於脾元氣氤氳不散則丹聚矣若肝與肺往來之路也習靜之久自當

道一

三

知之明李日華六硯齋二筆引此條云重陽未化前十日告丹陽語誤丹陽語錄係靈隱子王頤中集此丹陽答者又云心定則情忘體虛則炁運心死則神活陽盛則陰消自然之理又云守炁妙在乎全精尤當防於睡眠方欲寢時令正念現前萬慮悉泯斂身側臥鼻息綿綿魂不內蕩神不外遊如是則炁精自定矣又云三十六道引二十四丹此乃入道之漸門不可便爲大道若窮力於爐鼎取象於龜蛇乃無事生事於性上添僞也道家丹經子書千經萬論可一言以蔽之曰清淨觀此諸說皆與重陽無夢令詞合且可證詩詞中龍虎嬰姪等語皆假託之詞與南宗不同亦讀諸真集者所宜知也明宋蘇送許從善還闕序云子嘗覽劉向列仙傳見其所載奇名詭姓與夫驚世駭俗之事甚

悉而存鍊解化之術略不一言之豈實秘陰陽之機而不露耶抑亦得其人而後度耶雖然老莊文列四子之書亦往往及之矣要不出致虛極守靜篤二句之外蓋虛則洞然涵乎太一靜則凝然萃乎太和虛非極無以收統一之效靜非篤無以臻純默之功則於中夜存之益不遠矣自時厥後盡均發為一氣孔神於中夜存之言魏伯陽著為參同契復陽秘而陰洩之皆不致時其說也嗚呼斯非學仙者之準繩耶宋金以來說者滋熾南北分爲二宗南則天台張用成其學先命而後性北則咸陽王中孚其學先性而後命命爲氣之根性爲理之根雙體雙用雙修雙證奈何歧而二之第所入之門或殊故學之者不能不異然其致守之法又不一過一之與和而已一者萬之對也萬則紛紜而不定惟一能貫之和者冥之反也冥則參差而不齊惟和能全之長生久視之道其不本於此者乎所謂安鼎者非玄關一竅也安乎此者也採藥者非龍虎錙汞也采乎此者也用火者非進退抽添也用乎此者也固不可有意而求亦不可冥然而忘去也問閩南有武夷山其高萬丈薄太清而凌飛霞多有隱君子棲遯巖穴間從善試以子言質之必大駭曰是儒何人其論九還神丹之道何其靈吾黨異乎又當辨其離合以告從善也考元戴良九靈山房集有送宋景濂入仙華山爲道士序濂蓋嘗學道

道一

三

者觀其所論於南宗之說似不謂然其亦有契於重陽之學者歟

諱公處端字通正號長真子初名玉宜海州人其父卽繆繆之工每以己生資濟貧窘公生甫六歲因戲墮井中安坐水上又所居遺火巨棟碎榻前寢熟自若十五歲志學詠葡萄篇膾炙人口弱冠涉獵詩書工草隸一日醉卧雪中感風痺疾公暗誦北斗經以求濟忽夢大席橫空公飛昇欲據之見北斗星君冠服而坐公叩首作禮闕恍然而覺自茲奉道之心篤矣大定丁亥秋聞重陽真人度馬宜甫公往執弟子禮重陽使宿菴中時嚴冬飛雪藉海藻而寐重陽展足令抱之少頃汗流被體如置身炊甑中拂曉以盥餘水使滌面月餘疾頓愈由是推心敬事其妻嚴氏

詣菴呼歸公怒黜之重陽授以四字秘訣遂立今之名字焉至汴遺訓命與馬邱劉主掌教門因同負遺蛻歸瘞劉蔣頃有請齋者公不避嚴疑涉溪而往冰介鳧鳥間足無所苦人咸異之他行業頗多不能徧舉姑論數事於後如忍折齒之憤德也施夢中之藥神也知臣僚之見訪明也書龜蛇以辟火靈也德能通神明可濟靈非仙而何後游洛陽見洛南之朝元宮山水明秀於其東誅茅拾礫而菴焉乙巳孟夏朔日無疾留頌而逝異香凝室者數日世壽六十三昔畫龜蛇者蓋已年已月已時歸真之預知也著有水雲集

道十

三

金密國公禱譚真人仙跡碑銘。此碑見甘水州二祖鎮遇一妄人毆落二齒市人共怒之欲鳴於官真人吐之而去十七年長真行化高唐與茶肆吳六書龜蛇字日置之壁間可鎮火災是年縣城大火推茶肆免文云忍折齒書龜蛇卽此寰宇訪碑錄山東濰縣玉清觀龜蛇元六年處端贈長真雲水蘊德真人

劉先生處玄字通妙號長生子東萊之武官莊人事孀母以孝聞及長誓不婚宦屢欲出家母未之許也大定己丑春忽於隣居壁間人所不及處得二頌其末句云武官養性真仙地須有長生不死人先生歎賞疑爲神物所化是歲九月重陽祖師攜邱譚馬至先生榻蹶趨迎祖師顧而笑曰壁間墨痕汝知之乎三子者亦相視而哂先生驚悟於是鏤肝薦誠願負几杖祖師愛其專勤贈詩曰鈞罷歸來又見鰲已知有分列仙曹鳴榔相喚知子意躍出洪波萬丈高仍取壁間語意命名字及號時方弱冠之明年也

祖師仙去先生廬於劉蔣甲午秋游京洛居洛城東北之雲溪門人爲穿洞室忽遇石井衆方駭異先生笑曰不遠數尺更有二井此我宿生修煉之所也鑿之果然丙申還武官拜母卜太基之陰麓建靈虛祖堂居無何鄉里誣告先生殺人不辭而就縛坐狴犴者將十旬後殺人者自首先生得免承安丁巳章宗召問至道之要先生對曰寡嗜慾則身安薄賦歛則國泰明年三月還山敕賜故居菴額曰靈虛觀泰和癸亥二月忽鳴鼓集衆告以行期遂曲眠左肱而逝有仙樂太虛盤陽同慶安開修真集及道德經註陰符演黃庭經述行於世金秦志安長生真人劉宗師道行碑參河南通志。碑見甘水仙源錄元遺山集有通真子秦公道行碑銘卽志安也續文獻通考元至元六年處立贈長生輔化明德真人

道一

誥

玉陽體立廣度真人王處一宦海東牟人母夢丹霞被身而生七歲無疾死而復生由是若知死生說後遇異人坐大石撫首與言又聞空中神自名玄庭宮主歸乃敝服赤脚狂歌市中人或謂病失心或識爲無疾將收歛冠巾妻之不可遂與母偕爲老氏法大定八年年二十七間王重陽至州願廟弟子列重陽爲制今名從居崑崙煙霞洞又名其母曰德清號玄靖散人明年辭居查山重陽與馬譚邱郝自文登將歸臨海徑龍泉去查山二百里時炎暑重陽將傘自手飛出未晡墜查山柄得翁陽子二字識其師蹟翁字書所無若特制之以號真人者後居靈光洞志行確苦嘗俯大壑一足跂立觀者目瞠毛豎舌橋然不能下

稱爲鐵脚仙洞居九年制鍊形魄長春頌以詩有九夏迎陽立三冬抱雪眠語出遊齊魯問大肆其術度人逐鬼踏盜碎石出神入夢召雨搖峯烹雞降鶴起死噓枯摩訶喊斥一方千里白叟黃童竭蹶其廬或以爲善幻誣民因石飲可鳩真人出門戒其徒先鑿池灌水撻而濁之往則持杯盡飲曰吾貧人也未嘗從人丐取今幸見招願丐餘杯以盡君權與之又盡飲歸解衣浴池中有頃池水沸涸以故不死猶鬚髮鬢不纓不能受冠二十七年徵至燕京居之天長觀嘗問衛生爲治對曰保精以養神恭己以無爲雖廣成復生爲陛下言無易臣者世宗嘉之繼問飲鴆對曰臣素無取仇人者良由得疾致然或讒其善幻世宗

道一

誥

試而鳩之見不可殺悔怒遂讒者明年求還山世宗驢之委去其年世宗不豫復來徵真人對使者曰吾不難斯行誠不及一仰清光矣明年正月三日下午車世宗崩己一日章宗留爲醮資大行冥福其年復還山萊陽富人劉植無子六月爲供致真人而薄其酒真人曰取汝某室藏樽來植依求之則其妻密置人無知者飲已留書四四應真字曰以是嗣汝明年四月十四日純陽降辰植果育子卽求子名真人曰吾己名之應真矣承安二年再徵至便殿問衛生對如告世宗者賜紫號體玄大師居之崇福觀是時呂道安將建祖庭以無勅額不敢集衆真人奏立觀靈虛祖庭造建始盛以母立靖年九十求還山侍厚臚遣之秦

和改元及三年詔兩設普天醮於亳州太清宮度道士千餘人其年立靖逝七年居聖水玉虛觀元妃送道經一藏大安改元北京請居華陽觀庚午醮薊州玉田縣謂其徒曰若問空中劍楯聲乎北方氣運將回生齒必有橫罹其毒者是年果天兵南牧丙子文登請居天寶觀明年丁丑四月二十三日沐浴衣冠拜上下四旁而逝年七十六有雲光集行世元姚燧王宗師道行碑銘。此碑在陝西盤匡朱象先書大德十一年立文稱玉陽體立廣度真人者蓋至元六年贈號續文獻通考處一號玉陽一云字玉陽號全陽子以此交核之全蓋余之誤又云承安中召問先生事能前知何也先生曰鏡明能鑑物此自己靈明之妙耳文未載此語

撰玉陽神咒多或疑此乃方技家非老子之學余考之

道一

美

列子周穆王篇稱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尹文先生屏左右而與之言曰昔老聃之祖西也顧而告子曰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固難窮難終因形者其巧顯其功淺故隨起隨滅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與學幻矣吾與汝亦幻也奚須學哉老成子歸而用尹文先生之言深思三月遂能存亡自在懽校四時張律注顧野王讀作翻交時冬起雷夏造冰飛者走走者飛終身不著其術故世莫傳焉然則老子非不能幻者玉陽自七歲死而復生由是若知死生說故獨善斯術亦其學所深造處也不

宜惟是莊子田子方篇稱列御寇與伯昏無人射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嘗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遂巡足二分垂在外揖御寇而進之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闚青天下降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汝怵然有恟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碑稱玉陽俯大壑一足跂立觀者目瞠毛豎稱爲鐵脚仙與伯昏無人奚異此亦其通死生之說合於古之至人者也然此皆神仙狡獪之事觀老子之幻化傳之尹文尹文傳之老成子而俱不著其術重陽與玉陽諸真當時以此爲扶世立教之資故略著神異至長春獨

道一

老

不肯爲其用意深遠矣
郝師大通字太古號廣益子益海人家故饒財爲州首戶兄俊彥登進士第官至昌邑令師初名昇少孤事母孝稟賦穎異有出塵之資研精於易因通陰陽律歷之術性不樂仕進慕司馬季主嚴君平之爲人以卜筮自晦大定七年王重陽遊益海見師言動不凡至肆背坐感化之師即閉肆及於館所而請教焉重陽授以二詞師大悟不覺下拜以有老母未卽入道明年母捐館乃棄家禮重陽於煙霞洞求爲弟子重陽賜名璵號恬然子仍解衲衣去其袖而與之曰勿患無袖汝當自成蓋傳法之意也未幾師辭去與玉陽居查山十一年間重陽上仙遂西遊以訪之十

二年葬重陽於祖庭師欲與四子同廬墓側長真激之日
隨人脚跟轉可乎師明日遂行至岐山遇神人授今名字
及號太三年度大慶關而東翱翔趙魏間十五年坐沃州
石橋下緘口不言河溢身不少移水亦不及人饋之食則
食無則已如是者六年昌邑君之季女與婿郭長倩過沃
州知師在橋下駐車慰問贈之衣物師藐然若不相識一
無所受長倩夫婦嗟異而去二十二年師過潞城又與神
人遇受大易秘義自爾爲人言未來事不爽毫髮至鎮陽
升堂演道遠近來聽者常數百人明昌初還孟海一日欲
作易圖遠索紙筆適粥熟弟子不卽與師曰我方得意何
暇食粥筆入手疾揮不終朝成三十三圖皆昔賢所未發

道一

卷

者咸平王賢佐占筮素精見師推服盡棄其學而學焉其
他靈異如天長預告侯子真之火恩州夜入王鎮國之夢
不可殫紀春秋七十二以崇慶元年臘月晦日仙蛻於州
之先天觀前此三年勅其徒預營塚壙告以歸期及是果
然所著有二教入易論一卷示教直言一卷心經解一卷
周易參同契簡要釋義詩賦雜文樂府及所作易圖號太
古集凡十五卷至元六年詔贈廣孟通玄太古真人元徐
玟郝
宗師道行碑。此碑見甘水仙源錄續文獻通考云廣孟
坐趙州橋下兒童戲累石爲塔於其頂塲以勿壞頭竟不
側河水溢不動亦不傷卽坐
沃州石橋下事趙蓋沃之說

酥醪洞主曰太古所作易三十三圖卽名周易參同契
簡要釋義今載道藏輯要中其中有白雪玉爐圖黃芽

金鼎圖末復附以金丹詩三十首蓋與魏伯陽張伯端
相出入據馮璧所爲序亦云師至潞城南遇神人授以
大易因忽開悟則太古易學實不出於重陽乃其自序
則謂氣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陰陽天地之英華
陰陽之根本二氣之謂也木龍金虎赤鳳烏龜四象之
謂也六七八九其數之謂也刀圭鉛汞生成備物之謂
也神遇氣交性命之謂也紫府丹宮靈臺翠宇瓊樓絳
闕玉洞珠簾玄關陽道地戶天門玉液金精黃芽白雪
眞水眞火媿女嬰兒石人木馬九蟲三尸金翁黃婆芝
草丹砂皆五行造化之謂也大抵動靜兩忘性命固
契乎自然自然之道甚易知甚易行而天下莫能知莫

道一

卷

能行者蓋情慾緣想害之之謂也人若去妄任眞超塵
離法混俗而不凡獨立而不改抱一而不離周行而不
怠於仙道其庶乎推其用意實欲舉魏張合之於重陽
之學至其所論述學問文詞比諸眞爲獨優然當時重
陽弟子首推邱譚劉馬而太古僅列七眞者豈以其流
派稍別歟要其所學蓋南北二宗合併爲一之濫觴矣
孫仙姑不二號清淨散人孟海縣忠顯幼女母夢鶴入懷
而娠生而聰慧柔淑父以配馬丹陽生三子丹陽旣棄家
從道重陽祖師畫骷髏勸化之又畫天堂一軸示之姑棄
三子詣金蓮堂祈度重陽贈以詩改今名遂授以道要時
洛陽有風仙姑所居列上下二洞姑往依之居下洞六年

大定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忽沐浴更衣問弟子天

氣亭午石遂援筆書卜算子跌坐而化元至元六年詔贈

清淨淵真順德真人續文獻通考參登州府志河南府志

密陽有風仙姑者俗呼小二娘始在皇統自關西來寓東

乞食度日垢面蓬頭以穢汚身而遠世塵蓋則狎狂於塵

市夜則棲泊於荒祠不起愛憎不言是非無為淡薄一任

自然蓋內修仙道外隱仙跡而能信口放言以暢厥旨此即孫仙姑所往依者

附錄明白雲齋道藏目錄所載重陽及諸真著述

重陽全真集十三卷終南山重陽子王嘉謨按輯要不分

庚申宦海州學正范擇序云長生劉公命曹瑛等以真

人文集分為九卷印行目錄作十三卷疑後人所分

重陽分梨十化三卷此集重陽真人居丹陽馬自然家馬

結菴以師事之真人欲丹陽夫婦速行修持棄家緣離鄉

井為雲水遊其初夫婦未遠從也真人誓鐫菴百日自孟

冬初吉賜混梨令丹陽食之每十日索一梨分送於夫婦

自兩塊至五十塊每五日又賜芋栗各六枚復重重入夢

以天堂地獄十犯大戒罪警動之其分送則作詩詞或歌

頌隱其微旨丹陽悉皆酬和達陰陽奇偶之數明禍福生

死之機由是屏俗累改衣冠焚誓狀夫婦信嚮而師焉集

中皆玄談妙理哀得三百餘篇名之曰分梨十化按輯要

前有定癸卯宦海州東牟鄉貢進士馬大辨序云重陽

真人平昔著述已有全真前後集其遊吾鄉所著皆玄談

妙理哀得三百餘篇為三帙上曰下手遲中曰分梨十

化下曰好離鄉丹陽門人靈真子朱抱一攜是集訪余因

錄其分梨十化一帙目錄作二卷疑後人所分

貢進士劉孝友東牟鄉貢進士梁棟及范擇等序據諸序

語亦朱抱一刊行本名教化下手遲內皆重陽丹陽唱和

詩詞其好離鄉一集當已佚

重陽立教十五論一卷第一論住菴二論雲遊三論學書

四論合藥五論蓋造六論道伴七論打坐八論降心九論

煉性十論五炁十一論性命十二論聖道十三論超三界

十四論養身之法十五論離凡世按輯要不分卷

重陽全關玉鏢訣言修真漸次按國朝錢大昕元

重陽授丹陽二十四訣論修養丹訣按元史藝文志補作

全真開教秘語碑當按元史藝文志補作

漸悟集二卷崑崙山馬丹陽撰內詩詞歌曲按輯要不分

跋內皆丹陽所作詞曲無詩

丹陽神光燦一卷按輯要不分卷前有

丹陽真人語錄一卷按輯要不分卷下題靈隱子王顯中

蓋丹陽按元史藝文志補作

洞元金玉集十卷崑崙無為清淨丹陽馬真人述按輯要

前後無序跋中皆丹陽所作詩詞考元世祖至元六年詔

馬鈺褒封為丹陽抱一無為真人孫不二褒封為清淨淵

真順德真人此云無為清淨按元史藝文志補作

丹陽馬真人不詳其所本

馬自然金丹口訣與玉鏢訣三篇同卷論性命至理按元

文志補作馬鈺按元史藝文志補作

金丹口訣一卷

譚先生水雲集三卷崑崙山長真子譚處端撰內詩詞頌

按輯要不分卷前有定癸卯宦海州東牟鄉貢進士馬大辨序云重陽

仙樂集五卷神仙無為應緣長生子劉處立撰內詩詞歌頌按輯要不分卷前後無序跋卷前有天道罪福論據蔡志安撰碑所著又有太虛同塵盤陽安閑修真等集今佚已

長生真人至貞語錄一卷按輯要不分卷前有泰和壬戌借序內設為問答凡八十漢澤端城雙溪虛白道人韓士問答語未皆引道德經

黃帝靈符經註一卷劉處立長生子註按四庫存目有佛經前有明昌辛亥范釋序

黃庭內景玉經註一卷神仙劉長生註按元史藝文志補安撰碑又有道德經註今已佚

雲光集一卷聖水玉陽王處一撰內詩詞歌頌按輯要不分卷前後無序

道一

聖

西嶽華山誌一卷蓮峯逸士王處一編按四庫存目有癸卯泥陽劉大用序其書皆載華山神仙故事蓋道藏之餘文

太古集三卷廣孟子郝大通撰內詩詞歌賦序文按輯要

前有前翰林學士馬璧渾水劉鄴副教范園曠等序又大定成太古自序首載周易參同契簡要釋義及易圖未附金丹詩與目錄所稱內詩詞歌賦序文不同據范序太古集十五卷內周易參同契簡要釋義一卷輯要係內一卷目錄係太古集然祇三卷所佚蓋十二卷范序又云平居制作有三教入易論一卷示教直言一卷解心經按苦經各一卷今並佚又按道藏目錄諸真皆有著述惟孫清淨無之而道藏輯要載有孫元君法語一卷又傳述

丹道秘書三卷法語係詩十餘首卜算子一詞不載其中其女功內丹詩云不乘白鶴不乘鸞二十幢幡左右盤偶入書壇尋一笑降真香繞碧闌干小春天氣暖風除日照

江南處士家催得臘梅先送蕊素心人對素心花惜詞頗酒脫清淨足跡未至江南疑此為

偽託或扶鸞詩跡長春著述詳後

羅浮酥醪洞主陳先生像贊

先生名銘珪字友珊東莞人咸豐壬子副貢生少受業順德梁章冉廷梅之門與南海譚玉生瑩番禺李恢垣光廷

陳蘭甫禮順德李仲約文田遊其學無所不通每歲冬餘以經學詞章教弟子率百餘人甲寅紅巾賊何六陷縣城

先生練民團扞鄉里殺賊無算邑令華樵雲廷傑稱其能時各縣皆賊其同年黎召民兆棠籌巨饟令率團勇復順

德以母老不能離左右未果行性孝友館穀所入資其弟不少吝光緒辛巳年五十八母劉終踰月遂以毀卒著有

長春道教源流浮山志詩文集共若干卷先生嘗因羅浮梅花村故址擬建梅花仙院晚學道派名教友以修復酥

醪觀為之住持自稱酥醪洞主茲圖繪巾羽服其弟子袁君適軒所寫真也贊曰

聃為儒師莊亦道隸冠服反古匪曰違世溝猶不察老釋

竝訶宜知禮堂孔李通家惟我先生學弗五儒志雄田疇

行攀皋魚立牝之門朱明之趾角巾飄然先生遠矣

門下私淑弟子賴際熙恭題

長春道教源流卷二

羅浮醜醜洞主陳教友著

邱長春事蹟彙紀上

醜醜洞主曰予讀密國公禱碑稱傳重陽之學者七賢而四子為最世所謂邱劉譚馬也禱碑作於金正大二年時長春尚在七真年譜重陽於金大定十年化碑云後先生五十六年故知為正大二年西遊記是歲長春返燕住天長觀四子之中世固推長春為首矣弇州山人積稿云道家之有重陽猶釋門之有達磨其前皆教典而後乃為宗門長春於道稍平實豈所謂參也竟以魯得之耶考尹志平北遊語錄言四師真成道有遲速丹陽二年半長真五年長生七年長春師父至十八九

道二

年以其志行通徹天地聖賢方與之長春於未冠前一年即與諸真同禮重陽以此觀之學道最早而成道最遲然北遊語錄又云長春師父嘗言我與丹陽悟道有淺深是以得道有遲速丹陽便悟死故速我悟萬有皆虛幻所以遲又云嘗記有人勸長春師父少施手段必得當世信重師父不願至於再三勸者益甚師父大笑曰俺五十年學得一箇實字未肯一旦棄去又云陳秀玉嘗謂人曰吾所以心服邱長春者以其實而已嘗與論教有云道釋雜用權惟儒家不用非深明理者不能有此語觀此是長春之成道遲者非魯也蓋由悟虛幻而臻平實也尹志平謂其志行通徹天地聖賢厥有旨

哉夫重陽之教名曰全真真者誠也長春特謙言之謂學得一箇實字耳且其言曰道釋皆用權惟儒家不用然則重陽及諸真略示神異之蹟者權也若長春則不肯用權而獨全乎真者也道德經云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王弼注樸真也長春之學以實為歸斯老氏之正傳而重陽之的裔矣

邱處機登州棲霞人自號長春子兒時有相者謂其異日當為神仙宗伯年十九為全真學於孟海之崑崙山與馬鈺譚處端劉處玄王處一郝大通孫不二同師重陽王真人重陽一見處機大奇之金宋之季俱遣使來召不赴歲己卯太祖自乃蠻命近臣札八兒劉仲祿持詔求之處機

道二

一日忽語其徒使促裝曰天使來召我我當往翼日二人者至處機乃與弟子十有八人同往見焉明年宿留山北先馳表謝拳拳以止殺為勸又明年趣使再至乃發撫州經數十國為地萬有餘里蓋蹠血戰場避寇叛域絕糧沙漠自崑崙歷四載而始達雪山常馬行深雪中馬上舉策試之未及積雪之半既見太祖大悅賜食設廬帳甚飭太祖時方西征日事攻戰處機每言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殺人及問為治之方則對以敬天愛民為本問長生久視之道則告以清心寡欲為要太祖深契其言曰天錫仙翁以悟朕志命左右書之且以訓諸子焉於是錫之虎符副以璽書不斥其名惟曰神仙一日雷震太祖以問處機

對曰雷天威也人罪莫大於不孝不孝則不順乎天故天威震動以警之似聞境內不孝者多陛下宜明天威以導有衆太祖從之歲癸未太祖大獵於東山馬路處機請曰天道好生陛下春秋高數畋獵非宜太祖爲罷獵者久之處機還燕使其徒持牒招求於戰伐之餘由是爲人奴者得復爲良與濱死而得更生者毋慮二三萬人中州人至今稱道之歲乙酉熒惑犯尾其占在燕處機禱之果退舍丁亥又爲旱禱期以三日雨當名瑞應已而亦驗有旨改賜宮名曰長春且遣使勞問制若曰朕常念神仙神仙毋忘朕也六月浴于東溪越二日天大雷雨太液池岸北水入東湖聲聞數里魚鼈盡去池遂涸而北口東岸亦崩處

道十一

三

機歎曰山其摧乎池其涸乎吾將與之俱乎遂卒年八十一其徒尹志平等世奉醮書襲掌其教至大間加賜金印元史

傳本

酥醪洞主曰北游語錄稱丹陽師父以無爲主教古道也至長春師父則教人積功行存無爲而行有爲今觀元史信然其於無爲自化之言不相歧異乎曰此正老子之學也道德經云動善時丹陽學道於金世宗大定八年其化在二十三年世宗賢主又與宋通好息兵史稱其時上下相安家給人足號稱小堯舜丹陽之無爲也時爲之也若長春晚年當蒙古崛起之初史稱元太祖手握疑血如赤石而生又金哀宗言蒙古滅國四十

以及於夏夏亡以及於我又宋孟珙蒙韃備錄謂韃人攻城無不破破則不問妍醜老幼貧富逆順皆誅之略不少恕此其時爲何如時乎長春愍物詩云天蒼蒼兮臨下土胡爲不救萬靈苦萬靈日夜相凌遲飲氣吞聲死無語仰天大叫天不應一物細瑣徒勞形安得大千復混沌免教造物生精靈其二云嗚呼天地廣開闢化生衆生千萬億暴惡相侵不暫停循環受苦知何極皇天后土皆有神見死不救知何因下土悲心却無福徒勞日夜含酸辛又陽九百六詩云劫運天災不可當高眞上聖救無方直須受盡豐年孽再得昇平入道場見

道十一

四

也不特此也道德經於佳兵者不祥之器反覆申喻累百餘言而終之曰殺人之衆以哀悲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又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又曰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又曰慈故能勇天將救之以慈衛之長春之止殺救人長春之慈長春之勇長春之以道佐人主也道德經又云道常無爲而無不爲又曰爲無爲事無事長春存無爲而行有爲以合隨時之義其於老子之學至矣盡矣茂以加矣元李志常長春西遊記略節父師眞人長春子戊寅歲之前在登州明年住萊州昊天觀其年八月江南大帥李公彭公來請不赴爾後隨處往

往邀請萊之主者難其事師乃言曰我之行止天也非若輩所及知當有留不住時去也居無何成吉思皇帝遣侍臣劉仲祿縣虎頭金牌其文曰如朕親行便宜行事及蒙古人二十輩傳旨敦請仲祿曰今年五月在乃滿國兀里采得旨八月抵京城行次維州得尹公冬十二月同至東萊傳皇帝所以宣召之旨師知不可辭選門弟子十有九人與之俱行二月二十二日至瀘溝京官士庶僧道郊迎是日由麗澤門入行省石抹公館師于玉虛觀仲祿欲以選處女偕行師難之曰齊人獻女樂孔子去魯余雖山野豈與處子同行哉仲祿乃令曷刺馳奏師亦遣人奉表四月宣使劉公從師北行五月至德興今保安州龍陽觀度夏八

道二

五

月初應宣德州今宜化府元帥移刺公請遂居朝元觀尋阿里鮮至自幹辰大王帳下使來請師繼而宣撫王公巨川亦至曰承大王鈞旨如師西行請過我師首肯之是月曷刺進表方迴有詔勅真人邱師又勅劉仲祿云無使真人饑且勞可扶持緩緩來十二月以詩寄燕京道友云十年兵火萬民愁千萬中無一二留去歲幸逢慈詔下今春須合冒寒遊不辭嶺北三千里原註皇帝舊兀里多仍念山東二百州窮急漏誅殘喘在早教身命得消憂幸已二月八日啟行宿翠帡口在萬全縣北三十里西去張家口二十里明日北度野狐嶺在萬全縣北三十里登高南望俯視太行諸山晴嵐可愛北顧但寒沙衰草中原之風自此隔絕矣北過撫州在萬全縣北邊牆外十五日東北過

蓋里泊今名伊克勒泊盡邱垤鹹鹵地始見人煙二十餘家南有鹽池迤邐東北去自此無河多鑿沙井以汲南北數千里亦無大山行五日出明昌界又行六七日忽入大沙陀其積有矮榆大者合抱東北行千里外無沙處絕無樹木三月朔出沙陀至魚兒濼始有人煙聚落多以耕釣爲業時已清明春色渺然凝水未泮三月五日起之東北四旁遠有人煙皆黑車白帳隨水草放牧盡原隰之地無復寸木四望惟黃雲白草行不改途又二十餘日方見一沙河西北流入陸局河水流馬腹傍多叢柳渡河北行三日入小沙陀四月朔至幹辰大王帳下水始泮草微萌矣七日見大王問以延生事師謂須齋而後可聞約以望日授受至

道二

六

日雪大作遂已大王復日上遣使萬里請師問道我曷敢先焉十七日大王以牛馬百數車十乘送行馬首西北二十二日抵陸局河即今喀魯倫河元史作怯魯憐河積水成海周數百里風浪漂出大魚蒙古人各得數尾並河南岸西行時有野蕪得食五月朔亭午日有食之既眾星乃見須臾復明時在河南岸原註蝕自西南生自東北其地朝涼而暮熱草多黃花水流東北兩岸多高柳蒙古人取之以造廬帳行十有六日河勢遶西北山去不得窮其源西南接魚兒濼驛路蒙古人喜曰年前已聞父師來因獻黍米石五斗師以斗棗酬之渠喜曰未嘗見此物因舞謝而去又行十日夏至量日影三尺六七寸漸見大山峭拔從此以西漸有山阜人煙頗

衆亦皆黑車白帳爲家其俗收且獵衣以韋毳食以肉酪
男女結髮垂兩耳婦人冠以樺皮高二尺許往往以皂褐
籠之富者以紅綃其末如鵝鴨名曰故故大忌人觸出入
廬帳須低回俗無文籍或約之以言或刻木爲契遇食同
享難則爭赴有命則不辭有言則不易有上古之遺風焉
又四程西北渡河乃平野其旁山川皆秀麗水草且豐美
東西有故城基址若新街衢巷陌可辨制作類中州歲月
無碑刻可考或云契丹所建既而地中得古瓦上有契丹
字蓋遼亡土馬不降者西行所建城邑也又言西南至尋
思干城萬里外回紇國最佳處契丹都焉歷七帝六月十
三日至長松嶺後宿松栝森森于雲蔽日多生山陰澗道

道一

七

間山陽極少十四日過山渡淺河此今土天極寒雖壯者
不可當是夕宿平地十五日曉起環帳皆薄冰十七日宿
嶺西時初伏矣朝暮亦有冰霜已三降河水有漸冷如嚴
冬土人云常年五六月有雪今歲幸晴暖師易其名曰大
寒嶺凡遇雨多雲山路盤曲西北且百餘里旣而復西北
始見平地有石河長五十餘里岸深十餘丈其水清冷可
愛聲如鳴玉峭壁之間有大葱高三四尺澗上有松皆十
餘丈西山連延上有喬松鬱然山行五六日峯迴路轉林
巒秀茂下有溪水注焉平地皆松樺雜木若有人煙狀尋
登高嶺勢若長虹壁立千仞俯視海子淵深恐人二十八
日泊窩里朶之東此即和林今在謝圖汗境內宣使先往奏稟皇后奉

道二

八

旨請師渡河其水東北流瀾漫沒軸絕流以濟入營駐車
南岸車帳千百日以醍醐渾酪爲供漢夏公主皆送寒具
等食黍米斗白金十兩滿五十兩可易麩八十斤蓋麩出
陰山之後二千餘里西域賈胡以橐駝負至也中伏帳房
無蠅窩里朶漢語行宮也其車輿亭帳望之儼然古之大
單于未有若此之盛也七月九日同宣使西南行五六日
屢見山上有雪山下往往有墳墓及升高陵又有祀神之
跡又行二日歷一山高峯如削松杉鬱茂西有海子南出
大峽則一水西流雜木叢映于水之陽葦茂如芳草夾道
連數十里北有故城曰曷刺肖西南過沙場二十里許水
草極少始見回紇決渠灌麥又五六日踰嶺而南至蒙古
營宿拂旦行迤邐南山望之有雪因以詩紀其行當時悉
達悟空晴發軔初來燕子城原註撫州是也北至大河三月數
里到約二千餘里西臨積雪半年程原註即北地也山常
五千里七不能隱地迴風坐原註道法有迴風隱卻使瀾
天逐日行行到水窮山盡處斜陽依舊向西傾郵人告曰
此雪山北是田鎮海八刺喝孫也八刺喝孫漢語爲城中
有倉廩故又呼曰倉頭七月二十五日有漢民工匠絡繹
來迎悉皆歡呼歸禮以彩幡華蓋香花前導又有章缺二
妃曰徒單氏曰夾谷氏及漢公主母欽聖夫人袁氏號泣
相迎願謂師曰昔日稔聞道德高風恨不一見不意此地
有緣也翌日阿不罕山北鎮海來謁願親從行且日前有

大山高峻廣澤沮陷非車行所宜減車從輕騎以進用其
言留門弟子宋道安輩九人選地爲觀榜曰棲霞八月八
日攜門人靜虛先生趙九古輩十人從以二車蒙古驛騎
二十餘傍大山西行宣使劉公鎮海相公又百騎李家奴
鎮海從者也因曰前此山下精截我腦後髮我甚恐鎮海
亦云乃滿國王亦曾在此爲山精所惑食以佳饌諦默而
不答西南約行三日復東南過大山經大峽中秋日抵金
山東北少駐今名阿爾泰山復南行其山高深谷長坂車不可
行三太子出軍始闢其路乃命百騎挽繩懸轅以上縛輪
以下約行四程連度三嶺南出山前臨河止泊此河今名烏龍古河
從官連幕爲營因水草便以待鋪牛驛騎數日乃行渡河

道二

九

而南前經小山石雜五色其旁草木不生首尾七十里復
有二紅山當路又三十里鹹鹵地中有一小沙井因駐程
挹水爲食旁有青草多爲羊馬踐履宣使與鎮海議曰此
地最難行處相公如何則可公曰此地我知之久矣同往
諮師公曰前至白骨甸地皆黑石約行二百餘里達沙陁
北邊頗有水草更涉大沙陁百餘里東西廣袤不知幾千
里及回紇城近濟木薩方得水草師曰何謂白骨甸公曰古之
戰場凡疲兵至此十無一還死地也頃者乃滿大勢亦敗
于是遇天晴晝行人馬往往困斃唯暮起夜度可過其半
明日向午得及水草矣少憩俟晡時卽行當度沙嶺百餘
若舟行巨浪然又明日辰巳間得達彼城矣夜行良便但

恐天氣黯黑魑魅魍魎爲祟我輩常塗血馬首以厭之師
乃笑曰邪精妖鬼逢正人遠避書傳所載其孰不知道人
家何憂此事日暮遂行牛乏皆道棄之馭以六馬自爾不
復用牛矣初在沙陁北南望天際若銀霞問之左右皆未
詳師曰多是陰山翌日過沙陁遇郊者再問之皆曰然八
月二十七日抵陰山後回紇郊迎至小城北酋長設蒲萄
酒及名果大餅渾葱裂波斯布人一尺乃言曰此陰山前
三百里和州也其地大熱蒲萄至夥翌日沿川西行歷二
小城皆有居人時禾麥初熟皆賴泉水澆灌得有秋少雨
故也西卽盤思馬大城今濟木薩城王官士庶僧道數百具威
儀遠迎僧皆赭衣道士衣冠與中國特異泊于城西蒲萄

道二

十

園之上閻時回紇王部族勸蒲萄酒供以異花雜果名香
且列侏儒伎樂皆中州人士庶日益敬侍坐者有僧道儒
因問風俗乃曰此大唐時北庭端府景龍三年楊公何爲
大都護有德政諸夷心服惠及後人于今賴之有龍興西
寺二石刻在功德煥然可觀寺有佛書一藏唐之邊城往
往尙存其東數百里有府曰西涼其西三百餘里有縣曰
輪臺師問曰更幾程得至行在皆曰西南更行萬餘里卽
是九月二日西行四日宿輪臺之東輪臺在迪化州東七十里迭屑頭
目來迎南望陰山三峯突兀倚天又歷二城重九日至回
紇昌八刺城元史作昌八里城今昌吉城其王畏午兒與鎮海有舊率
諸部族及回紇僧皆遠迎旣入齋于臺上泊其夫人勸蒲

菊酒且獻西瓜其重反秤甘瓜如枕許其香味蓋中國未
有也園蔬同中區有僧來侍坐使譯者問看何經典僧云
剃度受戒禮佛為師蓋此以東昔屬唐故西去無僧道同
統但禮西方耳翌日並陰山而西約十程又度沙場其沙
細遇風則流狀如驚濤乍聚乍散寸草不萌車馬馬滯一
晝夜方出蓋白骨甸大沙分流也南際陰山之麓沙又
五日宿陰山北詰朝南行長坂七八十里抵暮乃宿天甚
寒且無水晨起西南行約二十里忽有大池方圓幾二百
里雪峰環之倒影池中師名曰天池今賽湖沿池正南下
左右峰巒峭拔松樅陰森高踰百尺自巔及麓何啻萬株
今伊犁之眾流入峽奔騰洶湧曲折灣環可六七十里二
松樹頭嶺

道一

十一

太子扈從西征始鑿石理道刊木為四十八橋今有四橋
可並車薄暮宿峽中翌日方出入東西大川水草豐秀天
氣似春稍有桑粟次及一程九月二十七日至阿里馬城
故城在今塔勒鋪速滿國王暨蒙古答刺忽只領諸大部
奇城北五里人來迎宿于西果園土人呼果為阿里馬蓋多果實以是
名其城其地出帛曰禿鹿麻蓋俗所謂種羊毛織成者
時得七束為禦寒衣其毛類中國柳花鮮潔細軟可為線
為繩為帛為綿農者亦決渠灌田土人惟以瓶取水戴而
歸及見中原汲器喜曰挑花石諸事皆巧挑花石謂漢人
也師自金山至此以詩紀其行云金山東畔陰山西千巖
萬壑攢深溪邊亂石當道卧古今不許通輪蹄前年軍

興二太子脩道架橋徹溪水原註三太子修金山二太子修陰山今年吾道
欲西行車馬喧闐復經此銀山鐵壁千萬重爭頭競角誇
清雄日出下觀滄海近月明上與天河通參天松如筆管
直森森動有百餘尺萬株相倚鬱蒼蒼一鳥不鳴空寂寂
羊腸孟門壓太行比斯大略猶尋常雙車上下苦敦顛百
騎前後多驚惶天池海在山頭上百里鏡空含萬象縣車
束馬西下山四十八橋低萬丈河南海北山無窮千變萬
化規模同未若茲山太奇絕磊落峭拔加神功我來時當
八九月半山已上皆為雪山前草木暖如春山後衣袂冷
如鐵連日所供勝前又行四日至答刺速沒釐原註沒釐
河也今伊犁水勢深濶抵西北流從東來截斷陰山河南復是雪山

道二

十二

十月二日乘舟以濟南下至一大山北有一小城又西行
五日宣使以師奉詔來去行在漸邈先往馳奏獨鎮海公
從師西行七度西南一山逢東夏使迴禮師于帳前因
問來自何時使者曰自七月十二日辭朝帝將兵追算端
汗至印度以上是使者語明日遇大雪至回紇小城雪盈
尺日出即消十有六日西南遇板橋渡河今蔡晚至南山
下即大石林牙原註大石學其國王遠後也自全師破遼
大石林牙領眾數千走西北移徙十餘年方至此地此西
都遼史所云虎思斡耳朵也劉郁其風土氣候與金山以
西使記似在河東此則河西矣北不同平地頗多以農桑為務釀蒲萄為酒果實與中國
同惟經夏秋無雨皆疏河灌溉百穀用成東北西南左山

右川延袤萬里傳國幾百年乃滿失國依大石土馬復振盜據其土繼而算端西創其地天兵至乃滿尋滅算端亦亡又聞前路多阻適壞一車遂留之十有八日沿山而西七八日山忽南去一石城當途石色盡赤有駐軍古跡西有大塚若星斗相聯又度石橋並西南山行五程至塞藍元明史皆作賽藍有小塔同紇王來迎入館十一月初連日雨大作四日土人以爲年旁午相賀五日趙九古示疾而逝師命門弟子葬于郭東原上卽行西南復三日至一城其王亦同紇年已耄矣備迎送禮供以湯餅明日又歷一城復行二日有河是爲霍蘭沒輦元史作忽章河今名納林河由浮橋渡泊于西岸河橋官獻魚于田相公巨口無鱗其河源出東

道二

三

南二大雪山間色渾而流急深數丈勢傾西北不知其幾千里河之西南絕無水草者二百餘里卽夜行復南望大雪山而西山形與那米思干之南山相首尾又至一城得接水草復經一城同紇頭目遠迎飯于城南獻蒲萄酒且使小兒爲緣竿舞刀之戲再經二城山行半日入南北平川宿大桑樹下其樹可蔭百人前至一城臨道一井深踰百尺有回紇輿驅一牛挽轆轤汲水以飲渴者初帝之西征也見而異之命獨其賦役仲冬十有八日過大河此卽河至那米思干大城之北今霍罕城太師移刺國公及蒙古同紇帥首載酒郊迎大設帷幄因駐車馬宣使劉公以路梗留坐中白師曰頃知千里外有大河以舟梁渡士寇壞之

况復已及深冬父師似宜來春朝見師從之少焉由東北門入其城因溝岸爲之秋夏常無雨國人疏二河入城分遶巷陌比屋得用方算端氏之未敗也城中常十餘萬戶國破而來存者四之一其中大率多回紇人田園自不能主須附漢人及契丹河西等其官長亦以諸色人爲之漢人工匠雜處城中有岡高十餘丈算端氏之新宮據焉太師先居之以回紇艱食盜賊多有恐其變出居于水北此城在河南乃住宮歎曰道人任運逍遙以度歲月白刃臨頭猶不畏懼况盜賊未至復預憂乎且善惡兩途必不相害從者安之太師作齋獻金段十師辭不受遂月奉米麩鹽油果等物日益尊敬公見師飲少請以蒲萄百斤新作釀

道三

四

師曰何必酒邪但如其數得之待賓客足矣其蒲萄經冬不壞又見孔雀大象皆東南數千里印度國物師因暇日出詩一篇云二月經行十月終西臨回紇大城墉塔高不見十三級原註以輒刻鏤玲瓏外無層級內可通行山厚已過千萬重秋日在郊猶放象夏雲無雨不從龍嘉蔬麥飯蒲萄酒飽食安眠養素慵師旣住冬宣使泊相公鎮海遣曷刺等同一行使臣領甲兵數百前路偵伺漢人往來歸依時有算厯者在旁師因問五月朔日食事其人云此中辰時食至六分止師曰前在陸局河時午刻見其食旣又西南至金山人言已時食至七分此三處所見各不同按孔穎達春秋疏日月映日則日食以今料之蓋當其下卽見其食旣在旁

則千里漸殊耳正如以翫翫燈扇影所及無復光明其旁漸遠則燈光漸多矣是年間十二月將終偵騎迴同宣使來白父師言二太子發軍復整舟梁土寇已滅曷刺等詣營謁太子言師欲朝帝所復承命云上駐蹕大雪山之東南今則雪積山門百餘里深不可行此正其路爾爲我請師來此聽候良便來時當就彼城中遣蒙古軍護送師謂宣差曰聞河以南千里絕無種養吾食須米麩蔬菜可迴報太子帳下壬午之春正月把攬始華類小桃俟秋采其實食味如胡桃二月二日春分杏花已落司天臺判李公輩請師遊郭西宣使洎諸官載葡萄酒以從是日天氣晴霽花木鮮明隨處有臺池樓閣問以蔬圃則藉草人皆樂之談玄論道時復引觴日昃方歸作詩云陰山西下五千里大石東過二十程雨霽雪山遙慘淡春分河府近清明原註邪米思干大城大石有園時名爲河中府園林寂寂鳥無語原註花木雖茂并無飛禽風日遲遲花有情同志暫來閑睥睨高吟歸去待昇平望日乃一百五且太上眞元節也時僚屬請師復遊郭西園林相接百餘里雖中原未能過但寂無鳥聲耳三月上旬阿里鮮至自行宮傳旨云眞人來自日出之地跋涉山川勤勞至矣今朕已迴亟欲聞道無倦迎我勅萬戶播魯只以甲士千人衛過鐵門師問阿里鮮以途程事對曰春正月十有二日自此初發馳三日東南過鐵門又五日過大河二月初東南過大雪山積雪甚高馬上舉鞭測之猶未

道一

五

及其半下所踏者復五尺許南行三日至行宮矣且以師至次第奏訖上說留數日方迴師遂留尹公志平輩三人于館以侍行五六人同宣使輩三月十有五日啟行四日過碣石城唐史國明史作喝石城今名霍什城預傳聖旨令萬戶播魯只領蒙古回紇軍一千護送過鐵門今亦名鐵門東南度山山勢高大亂石縱橫衆軍挽車兩日方至山前沿流南行軍北入大山破賊五日至小河亦船渡兩岸林木茂盛七日舟濟大河卽阿母沒輦也今亦名阿母河乃東南行晚泊古渠上渠邊蘆葦滿地不類中原所有其大者經冬葉青而不凋因取以爲杖夜橫轅下轅覆不折其小者葉枯春換少南山中有大實心竹士卒以爲戈戟又見蜴蜥皆長三尺許色青黑時三月二十九日也又四日得達行在上遣大臣喝刺播得來迎時四月五日卽入見上勞之曰佗國徵聘皆不應今遠踰萬里而來朕甚嘉焉對曰山野奉詔而赴者天也上悅賜坐食次問眞人遠來有何長生之藥以資朕乎師曰有衛生之道而無長生之藥上嘉其誠實設一帳于御幄之東而居焉譯者問曰人呼師爲騰吃利蒙古孔譯語謂天人也自稱之邪師曰山野非自稱人呼之耳譯者再至曰舊奚呼奏以山野四人事重陽師學道三子化矣唯山野處世人呼以先生上問鎮海曰眞人當何號鎮海奏曰有人尊之曰師父曰眞人曰神仙者上曰自今以往可呼神仙時適炎熱從車駕廬于雪山避暑上約四月十四

道二

六

日問道外使田鎮海劉仲祿阿里鮮記之內使近侍三人
記之將及期有報回紇山賊指斥者上欲親征因改卜十
月吉師乞還舊館上曰再來不亦勞乎師曰兩旬可矣上
又曰無護送者師曰有宣差楊阿狗又三日命阿狗督同
紇酋長以千餘騎從行由他路迴逐歷大山山有石門望
如削蠟有巨石橫其上若橋焉其下流甚急騎士策其驢
以涉驢遂溺死水邊尙多橫屍此地蓋關口此鐵門東路新爲
兵所破始師來覲三月竟草木繁盛牛羊皆肥及奉詔而
回四月終矣百草悉枯路逢征西人回多獲珊瑚有從官
以白金二鎰易之近五十株高者尺餘以其得之馬上不
能完也繼日乘涼宵征五六日達那米思干諸官迎師入

通二

二

館卽重午也宣差李公東邁以詩寄東方道衆云當時發
軼海邊城海上干戈尙未平道德欲興千里外風塵不憚
九夷行初從西北登高嶺原註卽野狐嶺漸轉東南指上京原註陸原
河東畔東南迤邐直西南下去原註西南四千里到兀里
望上京也原註又西南二千里到陰山
陰山之外不知名原註陰山西南一重大山一重小水數
師旣還館館北崖俯清溪十餘丈溪水自雪山來甚寒仲
夏炎熱就北軒風臥夜則寢屋顛之臺六月極暑浴池中
師之在絕域自適如此河中壤地宜百穀唯無蕎麥大豆
四月中麥熟土俗收之亂堆于地遇用卽碾六月始畢太
師府提控李公獻瓜田五畝味極甘香中國所無間有大
如斗者六月間二太子回劉仲祿乞瓜獻之十枚可重一

擔果菜甚贍所欠者芋栗耳茄實若蘆指而色紫黑男女
皆編髮男冠則或如遠山帽飾以雜綵刺以雲物絡之以
纓自酋長以下在位者冠之庶人則以白麻斯布六尺許
盤于其首酋豪之婦纏頭以羅或皂或紫或繡花卉織物
象長可五六尺髮皆垂有袋之以緜者或素或雜色或以
布帛爲之者不梳髻以布帛蒙之若比邱尼狀庶人婦女
之首飾也衣則或用白氈縫如注袋窄上寬下綴以袖謂
之襪衣男女通用車舟農器制度頗異中原國人皆以鍤
石銅爲器皿間以磁有若中原定磁者酒器則純用琉璃
兵器則以鑕市用金錢無輪孔兩面鑿回紇字其人多魁
梧有膂力能負戴重物不以擔婦人出嫁夫貧則再嫁遠

道二

六

行踰三月則亦聽他適異者或有鬚髯國中有稱大石馬
者識其國字專掌簿籍遇季冬設齋一月比暮其長自封
羊爲食與席者同享自夜及旦餘月則設六齋又于危舍
上挑出大木如飛簷長濶丈餘上構虛亭四垂纓絡每朝
夕其長登之禮西方謂之告天不奉佛不奉道大呼吟于
其上丁男女聞之皆趨拜其下舉國皆然不爾則棄市衣
與國人同其首則盤以細麻斯長三丈三尺骨以竹七月
載生魄遣阿里鮮奉表詣行宮稟論道日期八月七日得
上所批答八日卽行太師相送數十里師曰回紇城東新
叛者二千戶夜夜火光昭城人心不安太師可回安撫太
師曰在路萬一有不虞奈何師曰豈關太師事乃廻卜有

二日過碣石城十有三日得護送步卒千人甲騎三百入大山中行卽鐵門外別路也。此西路涉紅水澗有峻峯高數里谷東南行山根有鹽泉流出見日卽爲白鹽因收二斗隨行日用又東南上分水嶺西望高澗若水乃鹽耳山上有紅鹽如石親嘗見之東方惟下地生鹽此方山間亦出鹽回紇多餅食且嗜鹽渴則飲水冬寒貧者尙負餅售之十有四日至鐵門西南之麓將出山其山門險峻左崖崩下澗水伏流一里許中秋抵河上。此卽阿母河此路諸所未載其勢若黃河流西北乘舟以濟宿其南岸西有山寨名團八刺山勢險固三太子之醫官鄭公途中相見以詩贈云自古中秋月最明涼風屆候夜彌清一天氣象沉銀漢四海魚龍

道十一

九

耀水精吳越樓臺歌吹滿燕秦部曲酒肴盈我之帝所臨河上欲罷干戈致太平沂河東南行三十里乃無水卽夜行過班里城甚大其衆新叛去尙聞大吠黎明飯畢東行數十里有水北流馬僅能渡東岸憩宿二十二日田鎮海來迎及行宮上復遣鎮海問曰便欲見邪且少憩邪師曰入見是望且道人從來見帝無跪拜禮入帳指身叉手而已旣見賜醴酪竟乃辭上因問所居城內支供足乎師對從來蒙古回紇太師支給邇者食用稍難太師獨辦翌日遣近侍合住傳旨曰真人每日來就食可乎師曰山野修道之人惟好靜處上令從便二十七日車駕北廻在路屢賜葡萄酒菜食九月朔渡航橋而北。此卽阿母河師奏

話期將至可召太師阿海其月望上設幄齋莊退侍女左右燈燭煒煌唯聞利必鎮海宣差仲祿侍于外師與太師阿海阿里鮮入帳坐奏曰仲祿萬里周旋鎮海數千里遠送亦可入帳預聞道語于是召二人入師有所說卽令太師阿海以蒙古語譯奏願恆聖懷十有九日清夜再召師論道上大悅二十有三日又宣師入幄禮如初上溫顏以聽合左右錄之仍勅誥以漢字意示不忘謂左右曰神仙三說養生之道我甚入心使勿泄于外自爾扈從而東時敷奏道化又數日至那米思干大城西南三十里十月朔奏告先還舊居從之上駐蹕于城之東二十里是月六日暨太師阿海入見上曰左右去如何師曰不妨遂令太師

道十二

三

阿海奏曰山野學道有年矣常樂靜處行坐御帳前軍馬雜還精神不爽自此或在先或在後任意而行山野受賜多矣上從之旣出帝使人追問曰要禿鹿馬否師曰無用于時微雨始作青草復生仲冬過半則雨雪漸多地脉方透自師之至斯城也有餘糧則惠饑民又時時設粥活者甚衆二十有六日卽行十二月二十三日雪寒在路牛馬多凍死者東過霍闡沒輦。原註大至行在聞其航橋中夜斷散蓋二十八日也帝問以震雷事對曰山野聞國人夏不浴于河不洗衣不造糞野有菌則禁其採者畏天威也此非奉天之道也常聞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者天故以是警之今聞國俗多不孝父母帝乘威德可戒其衆上悅

曰神仙是言正合朕心勅左右紀以同訖字師請徧論國
人上從之又集太子諸王大臣曰漢人尊重神仙猶汝等
敬天我今愈信真天人也乃以師前後奏對語諭之且云
天俾神仙爲朕言此汝輩各銘諸心師辭退逮正旦將帥
醫卜等官賀師十有一日馬首遂東西望邪米斯于千餘
里駐大果園中十有九日父師誕日衆官炷香爲壽二十
八日太師府提控李公別去師謂曰再相見也無李公曰
三月相見師曰汝不知天理二三月決東歸矣二十一日
東遷一程至大川東北去養藍約三程即納水草豐茂可
飽牛馬因盤桓焉二月上七日師入見奏曰山野離海上
約二年廻今茲三年復得歸山固所願也上曰朕已東矣

道二

三

同途可乎對曰得先行便來時漢人問山野以還期嘗答
云三歲今上所諮詢敷奏訖因復固辭上曰少俟三五日
太子來前來道話所有未解者朕悟即行八日上獵東山
下射一大豕馬踏失馭豕旁立不敢前左右進馬遂罷獵
還行宮師聞之入諫曰天道好生今聖壽已高宜少出獵
騷馬天戒也豕不敢前天護之也上曰朕已深省神仙勸
我良是我蒙古人騎射少所習未能遠已也雖然神仙之
言在衷焉上願謂吉息利答刺汗曰但神仙勸我語以後
都依也自後兩月不出獵二十有四日再辭朝上曰更稍
待數日二月七日又辭上賜牛馬等物師皆不受曰祇得
驛騎足矣上問通事阿里鮮曰漢地神仙弟子多少對曰

甚衆神仙來時德興府龍陽觀中常見官司催督差發上
謂曰應于門下人悉令蠲免仍賜聖旨文字一通且用御
寶因命阿里鮮原註河爲宣差以蒙古帶喝刺八海副之

護師東還十日辭朝行自答刺汗以下皆攜葡萄酒珍果

相送數十里臨別衆皆揮涕三日至賽藍大城之東南山

有蛇兩頭長二尺許土人往往見之望日門人出郊致奠

于虛靜先生趙公之墓衆議欲負其骨歸師曰四大假軀

終爲棄物一靈真性自在無拘衆議乃息師明日遂行二

十有三日宣差阿狗追餞師于吹沒葦之南岸即吹河來

穆爾圖即伊又十日至阿里馬城西百餘里濟大河即伊四月

五日至阿里馬城之東園在阿里晚抵陰山前宿又明日

道十一

三

復度四十八橋緣溪上五十里至天池海東北過陰山後
行二日方接元歷金山西大河驛路復經金山東南北並
山行四月二十八日大雨雪翌日滿山皆白又東北並山
行三日至阿不罕山前門人宋道安輩九人同長春玉華
會衆宣差郭德全輩遠迎入棲霞觀歸依者日衆師下車
時雨再降人相賀曰從來此地經夏少雨縱有雪雨多于
南北兩山之間今日霽足皆我師道廕所致也居人常歲
疏河灌田圃至八月禾麥始熟終不及天雨秋成則地鼠
爲害鼠多白者此地寒多物晚結實五月河岸土深尺餘
其下堅冰亦尺許齋後日使人取之南望高嶺積雪盛夏
不消多有異事少西海子旁有風塚其上土白壘多粉裂

其上二月中即風起南山巖穴中先鳴蓋先驅也風自塚闌出初旋動如羊角者百千數少焉合爲一風飛沙走石發屋拔木勢震百川息于巽隅又東南澗後有水磨三四至平地則水漸微而絕山出石炭又東有二泉三冬暴漲如江湖復潛行地中俄而突出魚蝦隨之或漂沒居民仲春漸消地乃陷西北千餘里儉儉州出良鐵多青鼠亦收麻麥漢匠千人居之織綾羅錦綺道院西南望金山其山多雨雹五六月間或有大雪深丈餘此地間有沙陀出肉菴蓉國人呼曰唆眼水曰兀速草曰愛不速深入山陰松皆十丈許會衆白師曰此地深蕃太古以來不聞正教唯山精鬼魅惑人自師立觀登設醮筵旦望作會人多

道二

三

以殺生爲戒若非道化何以得然阿里鮮等白師曰南路饒沙石鮮水草使客甚繁馬甚苦恐留滯師曰分三班以進吾徒無患矣五月七日令宋道安夏志誠宋德方孟志温何志堅潘德冲六人先行十有四日師挈尹志平王志明于志可鞠志圓楊志靜慕志清六人次之餞行者夾谷如郭宣差李萬戶等數十人送二十里皆下馬再拜泣別師策馬亟進十有八日張志素孫志堅鄭志修張志遠李志常五人又次之師東行十六日過大山上山有雪甚寒易騎于拂廬十七日師不食但時時飲湯東南過大沙場有草木其間多蚊虻夜宿河東又數日師或乘車尹志平輩諮師曰奚疾師曰余疾非醫可測聖賢琢磨故也行又

經沙路三百餘里水草絕少馬友進不息再宿乃出地臨夏人之北無廬帳漸廣馬易得後行者乃及師六月二十一日宿漁陽關今統遠城南師尚未食明日度關而東五十里至豐州今托克城東元帥以下來迎宣差命公請泊其家奉以湯餅是日輒飽食繼而設齋飲食乃如故七月朔復起三日至下水今石玉縣邊牆外近殺虎口水名烏闌木倫河元帥夾谷公出郭來迎館于所居翌日乃行是月九日至雲中今大同縣宣差總管阿不合與道衆出京以步輦迎歸于第樓居二十餘日十有三日宣差阿里鮮欲往山東招諭懇求與門弟子尹志平行師曰天意未許雖往何益阿里鮮再拜曰若國王臨以大軍生靈必遭殺戮願父師一言垂慈師良久曰雖救之

道七

三

不得猶愈于坐視其死也乃令清和同往宣德元帥移刺公遣專使馳書至雲中以所乘馬奉師八月初東邁楊河今御歷白登今陽高縣天成今天懷懷安故城在今懷安縣東渡潰河今洋河凡十有二日至宣德元帥具威儀出郭西遠迎師入居州之朝元觀十一月元帥賈昌至自行在傳旨神仙自春及夏道途匪易所得食物驛騎好否到宣德等處有司在意館設否招諭在下人戶得來否朕常念神仙無忘朕甲申之春二月燕京行省金紫石抹公宣差便宜劉公以下諸官遣使者持疏懇請師任大天長觀許之既而驛召乃度居庸而南燕京道友來迎于南口神游觀明旦四遠父老士女以香花導師入京瞻禮者塞路初師之西行也

衆請還期師曰三載歸三載歸至是果如其言此記見道
國朝李光庭已刻入榕園叢書中李志常長春弟子當時
侍行者末并誌長春羽化後事茲略節余友人及詩或於
別處彙錄之以便觀覽李光庭號快節余友人及詩或於
北地地理之學著者有漢西域圖考內不稱原註者係李註
其後跋云燕京往雪山木應西行以幹辰之請遂遠道東
汗地也自陸局河西里雅蘇台地為和金山謝圖汗地
又西至阿不罕山今烏里雅蘇台地為和金山謝圖汗地
多地自此始轉而南過白骨旬至斡思馬城唐為剌木
今之濟木薩城也自此又西至天池今伊犁北之賽刺木
泊自此南渡四十八橋至阿里馬城今之塔勒奇城逾城
南行過板橋為今之察林河答刺沒董則今之伊犁河也西
都己出我朝卡倫之外自此循特穆爾泊之北而西
北行又南度石橋今名吹河過賽藍二城今屬哈薩克中
部地又過納林河經四城以至河中府則今之霍罕城也
行帳今為阿富汗北境是行回車遂不復南耳至雪山大剌
都西使記略同而霍罕城北有河有太師營及鐵門與剌
則劉記所不詳互相備可耳按李氏以今地證此書兼考

道二

道二

其行程甚確惟記中人名及他事江南大帥李公彭公
未為註出茲詳考諸書別註於後
謂宋李為李全彭為彭義斌宋史李全傳嘉定十二年
十二月勸金元帥張林奉密登萊濰淄濱棧益海濟南
其年八月歸秋授全京東安撫兼總管彭義斌為統制云
彭授總管統制故稱大帥也
等貴臣帶兩虎相向日虎關金牌用漢字曰天賜成吉思
皇帝聖旨當便宜行事其次素金牌又其次銀牌以此文
頭之誤或乃滿國兀里朵
下文大石行省石抹公傳此石抹成時已元乃滿所纂詳
林牙註不職職為燕京行省丙子為元太祖十一年至十四
年始認聘長春故知此為成得不元太祖十一年至十四
得卜考元文類宋子貞耶律材不協碑作成得不與石抹
明安傳合威得不與耶律材不協碑作成得不與石抹
曷刺元史有曷刺傳蓋別一人非此曷刺元史及禱雙溪
遺國信使荷夢玉通好乞和太祖許之赦宜差噶哈護送
還國曷刺與噶哈音近疑即其人譯字各異也辛巳為元

太祖十六年以此記考之辛巳前宣使蒙韃備錄彼奉使
後五年曷刺俱往來西域燕京宣使日宣差自皇帝或
國王處來者所過州縣及管兵頭目處悉來尊敬不問宣
官之高卑皆分庭抗禮此文稱宣使或稱宣差即史俱作
德州元帥移刺公此耶律金史初作耶律後盡改移刺至元
史復改耶律如耶律楚材之父履金史作移刺履蒙韃備
錄亦云燕京見有移刺晉卿者契丹人湛然居士集序亦
自稱移刺楚材是元初尚未改耶律也元史耶律阿海傳
間別略地楚材阿海為先鋒攻西域下蒲華尋斯干等城金人
走汴以功拜太師從帝攻西域下蒲華尋斯干等城金人
古台太祖時為左副元帥管領契丹漢軍守中都招安水
泊等處阿海從太祖征西域時不在宣德故知此移刺大
移刺公為世系表烈祖五子四鐵木哥幹赤斤所請皇
王元史宗室世系表烈祖五子四鐵木哥幹赤斤所請皇
那顏元史語解作諾延云官長之稱元秘史免兒年太
祖聖回回命弟幹赤斤居謂之回紇時幹赤斤居十四年
駐陸局宣撫王公巨川元史有傳
皇帝舊兀里多里多

道二

道二

去嶺北三千里當在和林下文亦作兀里大沙陀即大沙
朵云舊者以別於前文乃滿國兀里朵也
醉隱集詩註今華遼亡土馬不降者西行所建城邑遼大
石林牙出走初至之地金史枯割韓奴傳云天會二年遼
馬萬匹畜產甚眾即尋思干城此北方置南西北官僚有戰
其事踰年金乃滅遼尋思干城地即下文邪米思干城詳
下窩里朵元史后妃表太祖諸后所居有大幹耳朵第二
註蓋以行宮名其地也幹耳朵元史語解作鄂爾多
元史后妃表太祖諸后共二十四人漢夏公主蒙韃備錄
此宣使所奏稟蓋居大幹耳朵者
帝女七八長公主曰阿其斃拽今嫁約突駙馬二公主曰
阿黑黑百回俗曰必姬夫人會嫁金國亡臣四部死寡
居今領白韃韃國漢夏公主漢國當即指二國舅之子
金國亡臣白四部者夏當田鎮海元許有壬丞相相法烈
謂西夏其嫁西夏者未詳田鎮海元許有壬丞相相法烈
系出姓烈氏或曰日本田姓至朔方始氏法烈或曰實法烈
族時同名者三四主屯田故加田別之征太陽國曲出國

汪國魯園為閭里必總管官承命闕兀里羊歡為屯田且
城之因必名其地曰鎮海又曰稱海俾公守焉元史嶺海
傳為閭里必屯田於阿魯歡閭里必官名阿魯歡即章
兀里羊歡亦即此文之阿不罕今烏里雅蘇台地 章 缺

二如日徒單氏曰夾谷氏及漢公主母欽聖夫人袁氏 缺

富係宗字謂金章宗二如明馮琦宋史紀事本末嘉定八
年金中都城被蒙古圍久五月一日完顏承暉仰藥死是日
暮中都城先出與諸將盡忠將南奔者束裝至通立門盡忠
給曰我當先出與諸將盡忠將南奔者束裝至通立門盡忠
者先出城不復反顧蒙古兵遂入中都於是金宗神御
及諸妃嬪皆沒焉考金主珣南遷時與六宮啟行所設則
章宗妃嬪也漢公主母欽聖夫人袁氏疑亦章宗妃尹志
平孫光集有袁夫人在沙漠十年後出家回都作詞贈之
即其人詳見故諸人號泣相迎有稔聞道德高風之語
被世宗召見故諸人號泣相迎有稔聞道德高風之語
乃滿國王與此文合乃滿國王即太祖紀之乃蠻太陽罕
為太祖裔殺者三太子 元史宗室世系表太祖子次三長
其事在甲子年 赤太子次二察合台太子次三長
宗次四拖雷此三太子 赤太子次二察合台太子次三長
錄已卯秋上征西域庚辰秋進兵所過城皆克至斡脫羅

道一 毛

兒城上留二太子 鋪牛驛騎 蒙韃備錄宣差見馬則換
謂之乘鋪馬亦古乘傳之意此 白骨甸地 註白骨甸在唐
文云鋪牛驛騎蓋兼用牛馬也 雙溪醉隱集詩
燭龍軍地有西僧習全者該通漢字云古老相傳漢時有
此名考唐書地理志北庭大都護府有燭龍軍其地蓋與
相近 雙溪醉隱集詩註銀山積在北庭都護府境上
和州 耶律楚材西遊錄金山南有回鶻城名別石把城西
離思馬以此記考 斃思馬大城 元歐陽立高昌傑里家傳
之 和州蓋在其東 斃思馬大城 北庭者今之別失八里城
也 國朝徐松新編賦註云別 僧皆緒衣 癸巳類稿云西
遊記所言僧皆緒衣則釋迦文教其緒衣者中國僧常服
按此當即今之紅教喇嘛其黃教喇嘛始於宗濟巴薩明
永樂間也 北庭端府 北庭都護府 新疆賦註宗濟巴薩明
府故 西涼 元史地理志甘肅省永昌路唐涼州宋初為西
涼府景德中陷入西夏元初仍為西涼府時太
祖未滅夏蓋指宋郡而 輪臺 唐縣隸北庭都護府一統志
言其地今為武威縣治

爾城西南六百八十里以此記行程核之似誤考耶律楚
材西遊錄云別石把城唐瀚海軍城西二百里有輪臺縣
別石把即斃思馬去輪臺只二百里 迭屑新疆賦註迭屑
李註此記云迪化州東其說當確 迭屑種族名釋詳述
至元賜與 國朝錢大昕廿二史考異云答失蠻回之
謝行者此迭屑 畏午兒 元史作畏吾兒太祖四年已來
亦當回種 族 畏午兒 歸六年來觀其王名巴而尤阿而
歐陽玄高昌侯氏家傳 二太子 名察哈台詳 鋪速滿國
王 西遊錄云尋思干乃謀速魯蠻部落吾古孫仲端北庭
即謀速魯蠻也此國王蓋算端屬 答刺忽只當即達魯花
部之王降附太祖居阿里馬城者 答刺忽只當即達魯花
元史太祖紀十八年癸未定西域諸城置達 土人呼果為
阿里馬 里馬附 郭昔林檎園故名此所云果當指林檎
種羊 毛 元盛如梓庶齋老學叢談云湛然居士河中府詩
此信有之劉郁西使記云斡脫羅羊種之信觀
以水聞雷而土產系地中及長驚以木騰騰草至秋可

道二 天

食隄內復有使此種羊 帝將兵追算端汗至印度 郭寶
壘種羊也北使記作種羊 帝將兵追算端汗至印度 郭寶
王傳辛巳可弗又國唯算端 罕破乃滿國引兵據掃思干
間帝將至棄城南走入鐵門屯大雪山寶玉追之遂奔印
太祖初自追算端後乃遣寶玉追至印度也西遊錄云印
度干去中原幾二萬里印度長夜短羊膾熟日已復出尋
度亦等然則算端當時蓋不遠走可弗又等可弗又去印
亦亡 遼史天祥紀耶律大石者太祖八代孫登進士第擢
自立 翰林遼以翰林為林牙故稱大石林牙天祥越西
至起兒漫百官冊立為帝以甲辰二月即位於位三年師東
歸馬行二十日得善地遂建都城號虎思幹耳朵在位二
十年后塔不煙稱制在位七年子表列即位於位三十
妹普速完稱制在位十四年夷列次子直魯古朝位三十
四年以待終焉直魯古死遼絕建號幾九十年此記云傳國
幾百年者直魯古雖被擒既尊為太上皇遼猶未絕元史
易思麥里傳云西域谷則斡兒朶人所屬可散入思哈長官太祖西征率
侍後為谷則斡兒朶人所屬可散入思哈長官太祖西征率

可散等城酋長迎降從哲伯為先鋒攻乃蠻克之斬其主
屈出律闕兒罕秘史作古兒罕即直魯古則斡兒朵則
當斯之訛別攻思斡耳及屈出律即曲地律聖武親即哲
伯據此則屈出律之死在太祖十三年戊寅元史抄思傳
其先秦陽為乃蠻部主祖曲書律父做温太祖舉兵討不
庭曲書律失其部落做温奔契丹卒曲書律亦即曲出律
契丹即西遼然則曲出律死後其子做温仍奔西遼之虎
庚辰秋攻斡脫羅兒城云十四年己卯西斡兒朵對音兒為
尾聲此記前文云五月在乃滿國兀里朵得旨兀里朵即
斡耳朵之異譯不言虎思者省文也蓋己卯五月太祖已
駐兵其地至庚辰秋乃克之耳直魯古死不知何年然虎
思斡耳朵於戊寅疑其時西遼遺臣仍奉直魯古後裔居
出律死於成寅疑其時西遼遺臣仍奉直魯古後裔居
契丹餘族是為西遼遺臣仍奉直魯古後裔居
死後西遼尚存至普花即薛迷思干下哈兒據此則屈出律
計八十八年故云幾九十年此始絕遼史數至被擒之歲
然自甲辰計至太祖庚寅共九十七年故云幾九十年也
李仲約謂即已卯帝親征所取之訛答刺城然斡脫羅與

道一

美

訛答刺非對音字西遊錄云虎思斡魯朵即西遼之都附
庸城數十里又西數百里有塔刺思城又西南四百餘里有
苦蓋城苦蓋西北五百里有訛打刺城訛打刺城西餘里
有大城日尋思干梭里檀所都滿華苦蓋訛打刺城餘里
訛打刺即訛答刺梭里檀即算端據此訛答刺係算端所
轄非西遼地遺山集既云車駕征契丹餘族則克虎思斡
耳朶史不應無十一月四日土人以爲年旁午相賀朝錢
文李說疑誤十一月四日土人以爲年旁午相賀朝錢
大昕潛研堂集跋此記云回衛有太陽年有太陰年而
其齋期則以太陰年爲準又不在第一月而在第九月滿
齋一月至第十月則相慶賀如正旦焉其所謂月一日子
又不在此朔而有十一月新月爲準其命日又起午正而不
正故此記有十一月新月爲準其命日又起午正而不
回衛有間日無間月與中國不同故每年相賀之期無一
定也考庶齋老學叢談引湛然居士集河中府詩註云西
人計開即回衛也今泰西人史無間月之薛迷思干
日源於年邪米思干大城城又名持思干城或作尋斯干
蓋劉郁西使記二月二十四日過亦塔兩山間土平民夥
博漁映帶蓋契丹故居也三月一日過賽藍城八日過持
米思干城與此記由大石林牙故都西行過賽藍城八日過持
米思干城合賽藍即塞藍是持思干即邪米思干也湛然

居土集詩註尋思干城西遼目爲河中府又云尋思干有
西城樓中樞故居與此訛答刺城是尋思干亦即邪米
中府城也推太祖紀云庚辰春帝克蒲華城五月克尋思干
等城下之尋思干亦然故考起兒漫有二城之還馬行二十日
後紀云邪米思干亦然故考起兒漫有二城之還馬行二十日
得虎思斡耳朵尋思干還時必經尋思干此記自大石林牙故
都西行至邪米思干計一月然中有航延劉郁行程則祇
十五日也以此核之天祚紀所云二十日或起兒漫至尋思
干五日也以此核之天祚紀所云二十日或起兒漫至尋思
以太祖紀核之其進兵之路係先攻虎思斡耳朵故劉仲
諫於己卯五月在兀里朵得旨先攻虎思斡耳朵故劉仲
進兵攻之云庚辰春夏間克蒲華尋思干二城者西遊錄
云訛打刺城附庸城十數百餘里有大城日尋思干西
六七百里疑辰所克蒲華尋思干之附庸非大城及
有附庸城疑辰所克蒲華尋思干之附庸非大城及
里亦干二哈兒之異譯本紀先言蒲華尋思干後言卜哈兒

道一

李

薛述思干者蓋一指該地一指該城故爾不同考遼史部
族表已尋思干之名則尋思干亦以此考西使記
西遊錄等書以尋思干名其大城亦復分析者猶今人稱
廣州城廣州係全府地而其府城不可稱廣州城也錢大
昕甘二史考異疑薛迷思干尋思干係史文重出按西遊
錄尋思干乃謀速魯蠻種落梭里檀所都西六七百里有
蒲華城蒲華之西有大河西入於海其西有五里健城梭
里檀後所居富庶又盛於蒲華北使記沒速魯蠻回見
者性殘忍肉交手殺而噉又云回紇國地廣袤際西不見
疆珍據此則梭里檀甚強非先剪其枝葉不能拔其本根
太祖用兵如神當時進攻必應出此元史雖多訛謬然太
祖紀所云自有根太師移刺國公移刺即耶律見前詳錢
據國非重出也
刺國或即阿海考記文此太師自那米思干送長春十日
師阿海係屬人據元史耶律楚材傳及朱子真神道碑
當時楚材實從征西域湛然居士集有過金山和人韻以
西鐵爲韻子水此重雄通直尺寂陰山西一詩又壬午功
河鐵爲韻子水此重雄通直尺寂陰山西一詩又壬午功
十程一詩其第七首云四海從來皆弟兄西行誰復數行

程既蒙領蓋心相許得遇知音便明金玉滿堂遠素志
雲霞千頃適高情廟堂自有靈龍在安用微生措治平詳
詩語即答長春意然則壬午春楚材實駐邪米思干矣元
史不載楚材封太師國公事惟云至順元年贈太師追封
廣益王然史稱當時耶律阿海以功拜太師行中書省事
耶律禿花以功拜太傅封魯國公楚材任中書令太師太
宗以前僅據和林廣記載阿海禿花明安三人而宋子貞
碑於楚材歷官全未之及考蘇天爵名臣事略引陵川郝
公文集云太宗時楚材方有志于天下而一二不逞之人
投隙抵毀相與排擠百計攻訐乘官闕之際恣為構
誣乃使楚材憤死於獄然則楚材死後乃馬真后削奪其
官故宋碑不詳其封拜歟耶律楚材為楚材子其雙溪醉隱
集哭大人領省詩云人間天上父子情遺憤有身終盡雪
又追悼大人領省詩云志終伸不得遺恨海長深史載至
順元年始加封贈去楚材之歿七十八年矣此亦足證當
日之實被誣職也元史阿海傳雖稱其拜太師然不言
其封某國公此太師移刺國公當係楚材非阿海錢說似
未河而與夏人合故西夏人多居邪米思干城上駐蹕大
雪山之東南 太祖紀辛巳夏四月駐蹕鐵門關此記所云
在辛巳季冬係由鐵門關進駐大雪山之東

道二

聖

南時蓋攻塔里寒寨矣大杷攬西遊錄謂尋思干東有芭
雪山即塔里寒寨詳下註杷攬城邊皆芭攬圍故以
名其花如杏而微淡葉如桃而差小 萬戶播魯只黎木華
冬季而花夏盛而實即此杷攬也
魯也元史木華黎傳太祖即位封萬戶癸未春卒子字魯
嗣字魯年二十七入朝行在所時太祖征西域夏主蓄異
圖詔李魯討之李魯與播魯對音其時在西域行在故敕
護長春錢大昕廿二史考異云元初萬戶為軍官要職太
祖時惟木華黎博爾朮為左右萬戶據此記播魯只護長
春在壬午三月時木華黎尚在播魯只當未襲萬戶至癸
未乃得襲李志常以大臣喝刺播得元史也先不花傳祖
其要職故據後言之 大臣喝刺播得元史也先不花傳祖
人季日哈刺阿忽刺皆率部屬歸太祖命為必闡赤長朝
會居上列喝刺播得與哈刺阿忽刺皆元史語解播格哩天也
據道藏播得二字 騰吃利蒙古古孔 與騰吃利對音此記下
註云譯謂天人騰吃利謂天蒙古古孔 舊奚呼奏 舊奚呼三
蓋謂人歇榕園叢書木騰作勝誤 舊奚呼奏 舊奚呼三
耕錄載長春庚辰三月進陳情表末云同時四人從車駕
出家三人得道惟虛虛得其名或即指此表也
廬于雪山避暑 太祖紀壬午夏避暑塔里寒寨即其地也
史稱於回回王過夏的阿勒壇哥兒相山

嶺處過夏路兒桓即塔里寒之異譯阿勒壇即梭里檀也
北使記云山日塔必斯罕者方五六十里蔥翠如屏檜木
成林山足出泉塔必 有報回紇山賊指斥者上欲親征祖
紀壬午夏西域主札蘭丁出奔與滅里可汗合忽都忽與
戰不利帝自將擊之擒滅里可汗札蘭丁遁去即建經藏
太師府提控李公 漢然居士集燕京大覺禪寺創建經藏
論石論真論產波斯 巽者或有鬚髯 間有髯者與此記
同 班里城 太祖紀辛巳秋帝攻班斡斡等城下之即此班
入於海其西有五里健城又西瀕大河有班城又西有鞏
城自此而西直抵黑石城又西度城按長春初見太祖自邪米
思干過碣石城又過鐵門濟阿河至大雪山即避暑之
塔里寒寨也此再見太祖自邪米思干過碣石城由鐵門
蓋非塔里寒寨矣親征錄云壬午夏避暑塔里寒寨時度
里可汗與札蘭丁合就戰我不利上自塔里寒寨率精銳
親擊之追及辛自速河獲蔑里可汗屠其眾札蘭丁脫身
入河泳水而遁辛自速河獲蔑里可汗屠其眾札蘭丁脫身
長春再見太祖在壬午中秋後當是太祖既破札蘭丁回

道二

聖

軍於道上謂之證以西游錄其地去印度不遠故下文云
車駕北回又云渡航橋而北皆自印度回軍也此與辛巳
追算端未死禍根一事札蘭丁乃算端餘孽復起相抗師
回邪米思干不復顧 太祖阿海 元史耶律阿海傳左帥闡
慮蓋其感悟深矣 太祖阿海 別略地漢南阿海為先鋒
之德也與創之始原止殺掠以應天心甲戌金人走汴
以功拜太師從帝攻西域下蒲華尋斯干等城此文云闡
誦期將至可召太師阿海蓋長春將以止殺之說進也云闡
利必此宿衛官名元史鎮海傳作闡 帝問以震雷事蒙韃
其俗最敬天地每事必稱天問雷聲則恐懼不敢行 國俗
師曰天叫也又云韃人正月一日黑日生日生白者
多不孝父母 蒙韃備錄韃人恭謹而孝遇父母之喪則勢
其面而哭今成吉思皇帝及將相大臣皆黑 集太子諸王
韃韃也此云國俗多不孝當指黑韃而言 集太子諸王
雷克也里等拖雷太師會時蓋隨侍也少俟三五日太子
來 魯魯川皇子亦赤察合台窩闊台太師紀癸未夏避暑八

故云少吉息利答刺汗元史哈刺孫傳會祖啟普禮大
俟其來吉息利答刺汗祖賜號答刺汗從平西域諸國
昔禮與吉息利答刺汗其人較耕錄蒙古帶鳴刺八海
答刺罕者譯言一國之長自由之意蒙古帶鳴刺八海
附錄云蒙古四人從師護持蒙古打喇刺八海宜若阿里
鮮宜差便宜劉仲祿蒙古打喇刺八海宜若阿里
二八人在阿不罕山西北附錄謙州去大都九千
名在吉利吉思東南地理西南唐麓嶺之北居民數千家
悉蒙古同統人有工匠數局蓋國初所徙漢人也地沃衍
宜稼夏種秋成不煩耕耔此記云亦收麻麥有漢匠千百
人與史所稱謙州合其重言儉儉者元史賈塔刺澤傳云
謙謙州古烏孫國也揚瑀山居新語云朔方緣緣州出石
鹽今南城緣州營是其子孫也白大都至彼一萬四千里
與法里吉思亦鄰境謙謙緣緣即儉儉時蓋重言之法元
帥夾谷公碑云王申夾谷常哥來降詔守威靈擢為萬戶
擢討使兩子卒子龍古帶哥來降詔守威靈擢為萬戶
宜屬與和路今察哈爾正黃旗西南地丙子龍古帶年十
四至癸未年二十一矣時嗣守威靈故長春至下水出郭
相迎也碑又云戊子太宗詔從太師國王戰河東山東時

道一

道二

年二十六蓋至是始離威靈

酥醪洞主曰元宋子貞耶律神道碑稱太祖行次東印
度國鐵門關角端見上以問公公曰是惡殺之象遂卽
日班師元史載之本傳中世豔稱之考太祖紀角端之
見在十九年甲申而此記稱長春入對在壬午九月是
月隨駕還至邪米思干踰年正月馬首遂東西望邪米
斯干千餘里上曰朕已東矣同途可乎對曰得先行便
至三月十日辭朝行是太祖聞長春止殺之說於癸未
春旋師所以稍遲回者時皇子未至西域未定故太祖
紀稱是年夏皇子朮赤等及八刺之兵來會遂定西域
諸城置達魯花赤監治之皇元聖武親征錄亦稱是年

夏上避暑八魯灣川候八刺那顏因討近敵悉平之八
刺那顏軍至遂行則旋師當在秋冬間鐵門在邪米思
干西此記言太祖東行西望邪米思干千餘里斷無再
整軍而西復至鐵門之理又此記言太師送數十里長
春以回統新拔劬之回邪米思干安撫則文正亦無西
過鐵門至大雪山行宮之事史載角端見甲申誤也庶
齋老學叢談引耶律柳溪詩集云角端呈瑞移御營楹
亢問罪西域平註云辛巳夏聖祖駐蹕鐵門關先祖中
書令奏五月十二日晚近侍人登山見異獸頂有一角
能人言此角端也當於見所備禮祭之則吉此天降神
物預言吉徵也柳溪爲文正孫所言兼紀月日必得其

道一

道二

實角端之見蓋在辛巳非甲申太祖紀言辛巳春攻下
薛迷思干城即邪米而此記云辛巳七月追算端至印
度郭寶玉傳亦云辛巳惟未詳何月是辛巳夏由薛迷思干西過鐵門
進駐大雪山按之諸書亦恰符合柳溪詩云移御營西
域平者以此然是時太祖方進攻各國文正言是神物
吉徵亦以爲平西域之兆耳非謂惡殺之象也宋子貞
附會爲此言云遂卽班師非事實以此記考之當時太
祖班師實因長春勸以止殺使然非文正力也或曰長
春止殺之語此記未之載何耶曰此志常之慎也當長
春入對時與坐者止阿海阿里鮮劉仲祿田鎮海四人
而仲祿鎮海必長春請召之乃得入帳長春守老子成

功弗居之訓不言温樹志常未之聞故不敢載也然記載長春十年兵火萬民愁一詩又載欲罷干戈致太平一詩又載長春奏話期將至可召太師阿海阿海固會以止殺掠應天心告太祖者長春之望太祖止殺記固曲傳之矣况元時諸家文集具述之元史亦特紀之乎或曰記不載止殺之言矣不孝之戒曷爲備載耶曰此太祖以諭國人志常得聞之故具載也不特此也考之秘史太祖父也連該爲塔塔兒種人毒斃部衆多隨泰亦赤兀史作泰赤烏叛去母訶額倫史作月倫四子長太祖次合撒兒史作哈撒兒又作撈只哈兒次合赤温史作哈温次帖木格史作鐵木哥幹斤太祖異母弟曰別克帖兒曰別勒古台史作別訶額里古台

道二

義

倫拾果子擷草根將諸子養活一日太祖釣得一魚爲別克帖兒奪去太祖與合撒兒告之母母教以和順不從遂與合撒兒伏山間射別克帖兒別克帖兒說泰亦赤兀仇尙未報如何視我如眼中毛口中梗不肯相容我死就死休將我別勒古台棄了說訖坐着太祖兄弟遂自前後射之死母知之怒說你初生時手握黑血塊生來你如嚼胞衣的狗吞活物的蟒齧自羔兒後跟的風駝趕不動兒子就喫的鴛鴦護巢的豺狼不疑貳擊物的虎你除影子外無伴當尾子外無鞭子蒙古源流亦載此事後太祖既平汪罕乃蠻聽闊闢出之讒欲去合撒兒母用白駝駕車至時太祖已縛合撒兒去其冠帶母盛怒

盤坐出兩乳置膝上說合撒兒何罪你自將骨肉殘毀初你小時喫我這一箇乳合赤温幹惕赤斤兩箇吃不了一這一箇乳惟合撒兒將我二乳都喫使我竟快所以你心有技能合撒兒有氣力能射如今敵已盡絕不用他了太祖慙遂退然陰奪合撒兒百姓止與一千五百母憂悶所以早老云云太祖之不知孝友如是最史又稱太祖征西域時問拙赤史作赤我子內你是最長察阿歹史作察說父親莫不是要委付他他是蔑兒乞種帶來拙赤母會經蔑兒乞部擄去故云又稱拙赤察阿歹幹歌歹史作斡斡三人克兀籠格赤城將百姓分了不曾留下太祖處的分于太祖怒不許入見云云太祖

道二

義

諸子之不知孝友又如是最默有言治道以綱常爲本失此則無以自立於世太祖時變倫敦矣以此教國國何以治以此型家家何以齊今觀此記乃知長春語之孝行而太祖以訓太子及諸王大臣固有以格其非心變其舊俗也夫長春一老道士耳非有戰勝之能理財之術素結於太祖也以太祖之梟雄躬爲不孝而進以批鱗逆耳之談交淺言深宜其相戾而太祖乃深悅之者蓋其真誠感格實激發其天良而非但以天威警動之矣且其時拖雷親聞之太宗諸人亦奉諭心銘之厥後太祖崩拖雷監國太宗奔喪至和林卽授之以位當時諸王不聞有闕牆之釁而朝臣亦絕無交構之謀未

始非長春有以啟之也然則長春之有造於蒙古豈惟
止殺一端云爾哉國朝丁晏石亭記事云潛研堂集跋長春西遊記稱其于西域道里風俗足資考證小說西遊演義乃明人作蕭山毛大可以為出處處機手真部書燕說矣今吾郡舊志吳承恩所著書有西遊記一種承恩字汝忠明嘉靖歲貢官長興縣丞其書推衍五行頗契道家之旨故特表而出之使別于真人之記錢氏之說得此證益明據此則小說西遊記非長春作附記之以告世之讀道書者

近時洪文卿侍郎鈞得西人拉施特等史記元太

祖征西域事最詳侍郎用英俄文輾轉譯出著元

史譯文證補三十卷其書刻於光緒丁酉酥醪洞

主末之見然此註多與闇合其間稍異者如謂斡

脫羅兒城即虎思斡耳朶非訛答刺尋思干薛迷

斯干一指該地一指大城非重出破札闌丁追至

道二

卷

申河係壬午與辛巳追算端至印度非一事皆根

據元史及當時紀載似較西書為核至西書所紀

太祖西征殺戮之事云攻訛脫刺即訛脫刺守兵三萬

死亡殆盡僅餘二卒攻撒格納克屠其城攻過失

那斯城中兵衆大半陣沒攻白訥克特既降盡殺

其兵攻布哈爾即卜哈兒城兵二萬突圍遁追及阿母

河殲焉康里兵守內堡及破死者凡三萬人攻撒

馬爾干即薛迷思干既納欵下令藏匿兵丁者殺無赦

伏誅甚衆內城破康里兵三萬降復誘殺之二十

餘裨將皆死攻八米俺既下遇生物悉殺至今其

地無人煙巴魯安之敗即札闌干與滅里可汗合忽都忽與戰不利之事

海拉脫城叛攻破之殺一百六十萬人軍旋再殺
二千人惟十六人以居鄉得免內有一士人紀其
事此皆太祖軍所誅夷其尤赤察合台窩濶台拖
雷及哲別速不台之軍屠滅尤衆波斯人謂蒙古
當日殺戮之慘數百年來休養生息猶未復原然
則長春勸以止殺豈惟紓中原之禍其甦西域之
遺黎厥功尤偉也闇道人附識

道二

卷

長春道教源流卷三

羅浮酥醪洞主陳教友著

邱長春事蹟彙紀下

元太祖詔書

天厭中原驕華太極之性朕居北野嗜慾莫生之情反朴
還淳去奢從儉每一衣一食與牛豎馬圍共幣同饗視民
如赤子養士若兄弟謀素和恩素畜練萬眾以一身之先
臨百陣無念我之後七載之中成大業六合之內為一統
非朕之行有德益金之政無恆是以受天之佑獲承至尊
南連趙宋北接回紇東夏西夷悉稱臣佐念我單于國千
載百世以來未之有也然而任大守重治平猶懼有闕且

道三

夫剝舟刻楫將欲濟江河也聘賢選佐將以安天下也朕
踐祚以來勤心庶政而三九之位未見其人訪聞邱師先
生體真履規博物洽聞探蹟窮理道冲德著懷古君子之
肅風抱真上人之雅操久棲巖谷藏身隱形闡祖宗之遺
化坐致有道之士雲集仙逕莫可稱數自干戈而後伏知
先生猶隱山東舊境朕心仰懷無已豈不聞渭水同車茅
廬三顧之事奈何山川懸澗有失躬迎之禮朕但避位側
身齋戒沐浴選差近侍官劉仲祿備輕騎素車不遠千里
謹邀先生暫屈仙步不以沙漠悠遠為念或以憂民當世
之務或以恤朕保身之術朕親侍仙座欽惟先生將咳唾
之餘但授一言斯可矣今者聯發朕之微意萬一明於詔

章誠望先生既著大道之端要善無不應亦豈違眾生之
願哉故茲詔示惟宜知悉五月初一日筆此詔書見報耕
錄及西遊記附

元太祖敕旨

成吉思皇帝敕真人邱師省所奏應召而來者具悉惟師
道踰三子德重多方命臣奉厥玄纁馳傳訪諸滄海時與
願適天不人違兩朝屢召而弗行單使一邀而肯起謂朕
天啟所以身歸不辭暴露於風霜自願跋涉於沙磧書章
來上喜慰何言軍國之事非朕所期道德之心誠云可尚
朕以彼酋不遜我伐用張軍旅試臨邊陲底定來從去背
實力率之故然久逸暫勞冀心服而後已於是載揚威德

道三

略駘車徒重念雲軒既發於蓬萊鶴馭可遊於天竺達磨
東適緣印法以傳心老氏西行或化胡而成道顧川途之
雖濶瞻几杖以非遙爰答來章可明朕意秋暑師比平安
好旨不多及此敕旨見報耕錄及西遊記附錄蓋答長
春陳情表者記又云庚辰年曷刺回奉到

石抹公請疏

燕京行尚書省石抹謹請真人長春公住持天長觀者竊
以必有至人而後可以啟箇中機必有仙闕而後可以待
方外士天長觀者人間紫府主上福田若非真神仙人誰
稱此道場地仰惟長春上人識超羣品道悟長生舌根有
花木香胸襟無塵土氣實人天之眼目乃世俗之津梁向
也乘青牛而西邁不憚朝天今焉奉紫詔而南迥正當傳

道幸無多讓早賜光臨謹疏癸未年八月日此疏見西遊記附錄石抹

公名成得不見前註

王宣撫請疏

宣撫使御史大夫王敦請真人師父住持燕京十方大天長觀者竊以應變神龍非蹄涔所能止無心野鶴亦何天不可飛故蒙莊出遊漆園增價陳搏歸隱雲臺生光不到若輩人難了如此事伏惟真人父師氣清而粹道大而高已書絳闕之名暫被玉壺之謫以千歲為旦暮以八極為門庭振柱史之宗風提全真之法印昔也三朝之教主今茲萬乘之國師幾年應詔北行本擬措安于海內一旦迴轅南邁可能獨善于山東維太極之故宮實大燕之宏構

道三

王

國家元辰之所在遠近取則之所先必欲立接人之基莫如宅首善之地敢輒伸干管見冀小駐乎霓旌萬里雲披式副人天之望四方風動舉聞道德之香謹疏癸未年八月日此疏見西遊記附錄元史王徽字巨川鳳翔號縣人甲戌授宣撫使兼行尚書六部事乙亥中都降兼御史大夫丙戌從征西夏癸巳奉命使宋以和議未決隱憂致疾卒於南宋人重開之西遊記又云乙酉四月宣撫王公巨川請師致齋於其第師既昇去王公會葬事自為王盟親勝其堂曰處順觀曰白雲此文稱長春為父師概蓋

元陳時可長春真人本行碑

戊子之秋八月丙午余自山東抵京城館於長春宮者六旬將徙居清和子尹公謂余曰我先師真人既葬矣當有碑知先師者君最深願得君之詞刻之以示來世余再讓

于耆宿且以晚塗思涸不足以發明老仙為解弗從也乃命其法弟玄通大師李君浩然狀老仙之行謁文於余曰

父師長春子姓邱氏諱處機字通密登州棲霞人幼聰敏日記千餘言能久而不忘未冠學道遇祖師重陽子於崑崙山之煙霞洞祖師知其非常人也以金鱗頌贈之遂執弟子禮尋長生劉公長真譚公丹陽馬公皆造席下相視莫逆世謂之邱劉譚馬焉大定九年從祖師遊梁明年祖師厭世十有二年師泊丹陽公護仙骨歸終南葬於其故里師乃入磻溪穴居日乞一食行則一簣雖篋不置也人謂之箕衣先生晝夜不寐者六年既而隱隴州龍門山七年如在磻溪時其志道如此道既成遠方學者咸依之

道三

四

京兆統軍夾谷公奉疏請還祖師之舊隱師既至構祖堂輪奐餘悉稱是諸方謂之祖庵玄風愈振二十八年春師以道德升聞徵赴京師官建庵於萬益宮之西以便咨訪夏五月召見於長松島秋七月復見師剖析至理進瑤臺第一層曲眷遇至渥翌日遣中使賜上林桃師不食茶果十餘年矣至是取其一啖之重上賜也八月得旨還終南仍賜錢十萬表辭之爾後復居祖庵明昌二年東歸棲霞乃大建琳宮勅賜其額曰太虛氣象雄偉為東方道林之冠泰和間元妃重道遙禮師禁中遺道經一藏師既居海上達官貴人敬奉者日益多定海軍節度使劉公師魯鄒公應中二老當代名臣皆相與友貞祐甲戌之秋山東亂

駙馬都尉僕散公將兵討之時登及寧海未服公請師撫諭所至皆投戈拜命二州遂定己卯之冬成吉思皇帝命侍臣劉仲祿持詔迎師明年春啟行夏四月道出居庸夜遇羣盜於其北皆稽顙以退且曰無驚父師是年十月師在武川進表使回復有勅書促師西行稱之曰師曰真人其見重如此又明年春踰嶺而北壬午之四月甫達印度見皇帝於大雪山之陽問以長生藥師但舉衛生之經以對他日又數論仁孝皇帝以其實嘉之癸未之三月車駕至賽藍詔許師東歸且賜以贖禮師固辭曰臣歸途萬餘里得驛騎館穀足矣制可其奏因盡蠲其徒之賦役師之馳傳往返也所過迎者動數千人所居戶外之履滿矣所

道三

五

去至有擁馬首以泣者其感人心如此及入漢地四方道流不遠千里而來所歷城郭皆挽留八月至宣德元帥邀師居真州之朝元觀明年春住燕京大天長觀行省請也自爾使者赴行宮皇帝必問神仙安否還即有宣諭語嘗曰朕所有地其欲居者居之繼而行省又施瓊華島爲觀兵革而來天長已殘廢島尤甚師葺之工物不假化緣皆遠邇自獻者三年一新師之在天長也靜侶雲集參叩立旨旁門異戶靡不向風每醮輒鶴見熒惑犯尾宿師禳之卽退舍旱魃爲民虐師祈之則雨應京人歸慕建長春等八會教行四方丁亥之五月有旨以瓊華島爲萬安宮天長觀爲長春宮且授使者金虎牌持護教門六月二十有

三日雷雨大作太液池之南岸崩裂水入東湖聲聞數里魚鼈悉去北口山亦摧人有以是報者師莞爾而笑曰山摧池枯吾將與之俱乎七月四日顧謂門人曰昔丹陽公嘗語余曰吾歿之後教門當大興四方往往化爲道鄉公正當其時也公又當住持大宮觀其言一一皆驗吾歸無遺恨矣俄而示疾數如偃中侍者止之師曰吾不欲勞人汝等猶有分別在且偃寢奚異哉七日提舉宋道安輩請師登堂慰會中之望師曰吾九日上堂去及是日留頌葆光而歸真焉春秋八十明年七夕前一日將葬羣弟子啟棺視之師儼然如生道俗瞻禮者三日日萬人悉嘆異之九日醮畢閱仙蛻於白雲觀之處順堂師誠明慈儉凡將

道三

六

師來謁必方便勸以不殺人有急必周之士有俘於人者必援而出之士馬所至以師與之名脫欲兵之禍者甚衆度弟子皆視其才何如高者挈以道其次訓以功行又其次化以罪福罔有遺者故其生也四方之門人丹青其像事之其歿也近者號慕遠者駿奔如考妣焉及其葬也會者又萬人近世之高道福德兼備未有如師者師於道經無所不讀儒書梵典亦歷歷上口又喜屬文賦詩然未始起稟大率以提唱立要爲意雖不事雕鐫而自然成文有磻溪鳴道二集行於世云嗚呼浩然君能述其父師之道行若是昭昭然可謂能子矣又豈待鄙夫文之而後著耶雖然舉其大者論之可也我老仙生能無欲沒能不壞百

世異人也又能以一介黃冠上而動人主如此下而感人
心如彼非至誠粹德能然乎長松之見道已崇矣及乎至
自印度教門益闢求之古人大略與寇天師相似至校其
出處之道大有不同者何哉謙之受知魏主也自言嘗
遇老子授以辟穀輕身之術及科戒使之清整道教又遇
老子之玄孫授以圖錄真經天宮靜輪之法使之輔佐北
方太平真君且有崔浩贊之帝始崇奉老仙則不爾方其
未召也澹然海上其與世相忘久矣一日有詔迎致誠出
自然非有以要之也又其所以奏對者皆以道由是推之
賢於謙之遠甚是已足銘矣而况道眼之具道行之圓乎
宜乎嗣得其人世有如尹公者接跡而出以光揚妙道俾
無墜耳謹系之以銘其辭曰

道三

七

全真一派道爲之源鼻祖其誰聖哉玄元誰其導之重陽
伊始誰其大之子長春子子居磻溪一簑六年篋瓢無有
人皆曰賢廬於龍門亦復如是羽服來歸如渴於水子誠
真仙道林之天退然其中氣吞大千世宗問道再見松島
俄聽還山煙蘿甘老章廟之世作宮海濱帝妃遺經寶藏
一新干戈既舉一炬焦土子率其徒往來雲嶼龍興北庭
召以使星速乎東歸道乃益弘方其生也世繪其像忽焉
沒今高堂厚葬有子克嗣尹公其人福德兩全偉哉長春
此碑見甘水仙源錄元鮮于樞困學齋雜錄陳時可字秀
王燕人金翰林學士仕元爲燕京課稅所官宋子貞耶律
文正碑公奏立十路課稅所設使副二員皆以儒者爲之
如燕京陳時可宜德路約中皆天下之選劉神歸潛志載

有陳時可歸潛堂銘一篇西遊記劉中用之陳時可秀玉
師寓玉虛日所與唱和者文云京北統軍夾谷公以磻溪
集考之夾谷名龍虎云對馬都尉僕散公以金史考之僕
散名安貞有傳紀平山東亂事甚詳云建長春等八會西
遊記八會曰長春曰平等曰靈寶曰
長生曰明真曰平安曰消災曰萬蓮
元陳時可燕京白雲觀處順堂會葬記

長春大宗師既仙去嗣其道者尹公乃易其宮之東甲第
爲觀號曰白雲爲葬事張本也越明年三月朔召其徒而
告之曰父師殯於葆光未安也吾將卜地白雲構堂其上
而安厝之何如或曰工力非細道糧不足未易爲也公曰
誠以孝思報德何患乎不成矧我父師遺德在人四方門
弟子疇不追慕當自有贊成者公等勿疑縱復不然盡常
住物給其費各操一瓢可也於是普請其衆以四月丁未

道三

八

除地建址四日庚戌雲中河東道侶數百輩裹贏糧來助
凡四旬成其堂制度雄麗榜之曰處順旣祥奉仙骨以葬
其歲月事跡已見於本行碑一日求子別爲之記將以諸
方會葬者之名氏刻於石之陰以大其事余然之有笑而
詰余者曰昔莊子之將死也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將
以天地爲棺槨以日月爲連璧星辰爲珠璣萬物爲齋送
吾葬具豈不備耶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曰在上
爲烏鳶食在下爲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老聃之死
也秦佚弔之三號而出曰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
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懸解道家者
流學老聃者也今夫長春子之徒徒以處順名其堂而其

師反真之日相與嚴敦匠之事且嗷嗷然哭之其哀如是及至葬大備其禮四方來會之道俗逾萬人至有司衛之以甲兵其厚且侈又如是豈老莊之意乎余應之曰以長春子之懸解其視生死如昨夢然豈有望於是哉但弟子戴師之恩不得不爾且所謂理事者若知之乎夫忘哀樂外形骸理也方外之聖賢自處如此至於送終追遠事也人間世之禮如此若泥於理而蔽於事得謂之智乎吾書生也試以吾孔孟之道語若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欲其甚大過厚也孟子之書有曰昔者孔子歿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向而哭皆失

通三

九

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不忘孔子也今也遊長春之門者既學其道矣能不以墨者之薄葬其師又將慎終追遠如子貢之徒何害為達哉若以為哭則害道也若嘗笑乎曰然笑與哭哀樂也而笑獨不害乎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苟哀樂中節又何害於道乎難者乃屈因書其事為記且遺其徒以詩使歌以供師以見弟子思師之至師有德之至也其詞曰師乘雲兮帝之鄉蛻仙骨兮留葆光將葬茲兮啟玉棺貌如生兮髮膚完既更其衣兮又新其冠人所知兮其不朽所不知者兮不亡之壽師在天兮閱塵世有室輪囷兮可

遊可憇師憐我勤兮時來歸跨鳳驂鸞兮匪鞭匪笞屋頭有山兮門臨風漪杖屨所經兮若或見之歆我兮祐我進般蔬兮侍香火立門之教兮師能弘國家崇尙兮子孫奉承我曹報德兮來者無怠暮禮朝參兮敬之如在此記見甘水仙源

錄

酥醪洞主曰陳時可元初儒者也與長春遊最久所為碑與記其推挹又最至然其言寇謙之崇奉於魏主子貢思慕於仲尼則非也謙之所為蓋後世齋醮科儀符籙攝召及服食金丹之所由始此藥大柳泌林靈素陶仲文之流以之誑惑人主凱取富貴者豈長春之比乎長春謂諸門人勿歸葬趙虛靜骨曰四大假軀終為棄

通三

十

物一靈真性自在無拘其於死生之義早了然矣尹清和名堂曰處順用莊子語實深明乎無怛化之理特以薪盡火傳用之為職志耳又非築室獨居比也時可之言似未深於道術者然觀其紀述當時朝廷崇奉之至道俗思慕之真至於如是其亦長春道化之入人者深乎

金元好問清真觀記

修武清真觀在縣北馬坊全真諸人為邱尊師之所建者大定初邱自東萊西入關隱於磻溪十數年不出天下以為有道者與陵召赴闕取道山陽愛其風土之美裴回久之且謂其徒言在所道院武官為之冠濱都次之聖水又

次之若輩得居於此則與濱都聖水相甲乙矣諸人乃乞地於鄉豪馬孝安家而得之積以歲月廬舍乃具舍旁近出大泉溉千畝稻塍蓮蕩東與蘇門接茂林修竹往往而在大行諸峰壁立千仞雲煙朝暮使人顧揖不暇考之地志蓋魏晉諸賢之所樂而忘返處也大安初以恩例賜今名貞祐丙子邱命劉志敏來居劉縣人邱高弟也故聚徒至百人與定庚辰之兵觀廢正大辛卯志敏之徒冷德明者復葺居之木所食又于指矣歲甲午予自大梁羈管聯城德明之法兄弟房志起自單懷來介于幕府諸君請予為記房外朴而內敏質直而尚義有似夫墨名而儒實者為因次第之並著予所感焉嗚呼自神州陸沉之禍之後

道三

生粟已久而未復其半蚩蚩之與居泯泯之與徒為之教者獨全真道而已嘗試言之聖人之憂天下後世深矣百姓不可以逸居而無教故為之立四民建三綱五常士農工賈各有業父慈子孝兄友弟敬君臣嚴夫婦順各有守九官而有司徒仁義禮智典章法度與為士者共守之天下之耕而食蠶而衣養生送死而無憾粲然而有文驩然而有恩於聖人之教也若飢者之必食寒者之必衣由身而家由家而達之天下四方由不可斯須離至百世千世萬世而不可變其是之謂教而道存焉於其間傳有之天神派民俸之君作之師道之行與否皆歸之天今司徒之宮與焉遊業廢者將三十年寒者不必衣而飢者不必食

蓋理有不可曉者豈非天耶如經世書所言皇極之數王伯之降至於為兵火為血肉陽九百六適當斯時苻堅石勒大業廣明五季之亂不如是之極也人情甚不美重為風俗所移幸亂樂禍勇鬪嗜殺其勢不自相魚肉舉六合而墟之不止也邱往赴龍庭之召億兆之命懸於好生惡殺之一言誠有之則雖馮瀛王之對遼主不是過從是而後黃冠之人十分天下之二聲焰隆盛鼓動海岳雖克暴驚悍甚愚無聞知之徒皆與之俱化街鋒如毒遲迴顧盼若有物掣之而不得逞父不能召其子兄不能克其弟禮義無以制其本刑罰無以懲其末所謂全真家者乃能救之蕩然大壞不收之後殺心熾然如大火聚力為撲滅之

道三

嗚呼豈非天耶六月十六日前進士河東元某記遺山文集○金石萃編載有修武縣真清觀碑分兩截上截云尚書禮部據登州樓霞縣第一都太虛觀邱處機狀告同懷州修武縣劉志敏狀告伏為懷州修武縣七賢鄉馬坊村有道庵一所自來別無名額於東平府納米請買到日字號空名觀額一道乞書填為真清觀者牒奉勅可特賜真清觀牒至准勅改牒大安元年五月下截載馬愈男馬用同弟馬和出賣地契係賣與全真門弟子王大和王崇德為承業修蓋全真道庵據此則觀名真清遺山文集作清真疑其後

元姚燧長春宮碑銘

元貞之始年秋九月七日皇帝御香殿守司徒臣阿刺渾撒里集賢大學士臣李蘭分奏輔元履道玄逸真人臣張志僊言臣之會師長春子邱處機為全真學於益海之崑崙山太祖聖武皇帝創金之十年方事西域聞其有道自

柰蠻俾近臣劉仲祿持詔求之又急其見而遲其來繼俾以迓之抽兵以衛之與語雪山之陽帝之所問師之所對如敬天愛民以治國慈儉清靜以修身帝大然之曰天遣仙翁以寤朕命左史書其言又以訓諸皇子者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已勅臣徐世隆載諸靈應之碑惟是太祖格天之年丁亥夏五月詔因其號易所居太極爲大長春宮由未有碑至是六十九年人已無知受名所自不及今焉陛下昭代曉之詞臣俾刻金石則益不自於將來也敢昧死請制曰可十月十日事下翰林臣燧實以其日直筆故得兢惕以奉明詔臣聞老子曰取天下者常以無事用是究觀歷古受命之君規規務取止乎禹迹之舊其所後

道主

三

服固非兵不能讐故萃眾智驅羣雄謀而闕之櫛沐風雨露處暴衣審彼己以效成敗或累歲踰紀耘鋤未平可謂紛紜事至殷也矧我太祖天戈所直無敢僭刃視徹四海之士疆墟萬國之社祧與臣妾億兆蒼蒼以生之黔首不啻疾風之振枯槁非圓夫祝禱蒙汜燭龍不照而馬足所及其勢猶不是止焉庸以較夫聲教不出禹迹者僅如耳之在面有不能居其十一可曰自有生民以來所無惟所有遠故后服益多惟爲猷大故久焉而成功其事之殷有百十於古先者於是之時乃遑旁求方外之士從容暇豫猶功成治定東干戈無所於試之世不知垂統之艱苦不待長春之告願於老子取天下者嘗以無事之言已陰契

其醜而冥會其機嗚呼聖哉然考仲祿之行其年已卯長春承命絕宋金使幣從其徒十八人者以行明年馳表謝之猶宿留山北辛巳會趣使再至始發軔撫州經數十國爲地萬有餘里喋血於戰場避寇乎叛城絕糧於蓋聞之沙漠自崑崙四年而至雪山馬上舉策試之未及積雪之半觸寒凍裹鞍瘕寤其身之不恤以憂軫斯世計是勞勩有不在開國諸勲之下故帝錫之虎符副以璽書不斥其名惟曰神仙凡爲是學復其田租蠲其征商癸未至燕年者十六矣而河之北南已殘首鼠未平而鼎魚方急乃大關壘門遣人招求俘殺於戰伐之際或一戴黃冠而持其署牒奴者必民死賴以生者無慮二三鉅萬人其推厚德

道主

兩

植傑仁致吾君於義軒者歷古外臣當受命之初能爲是乎匹夫一言鄉人信之赴訟其門聽直其家爲有司者猶罪以豪傑以武自斷而與其羣以二三鉅萬之人散處九州統馭其手帝不疑之斯必有以豈屈子所謂名不可以虛作者耶有遇其時未必見隆于后世祖嘗語其嗣道者曰乃邱祖仙翁朕及識之加贈長春演道主教真人二祖之見而知者然已陛下以聞而知願爲碑以表所由則長春之名藉二聖以久垂者毋惑也臣又思之宮之與碑宜一其時太定憲三宗日不暇給嗣教真人尹志平李志常不請則宜以世祖之聖在位之久其培樹擁衛斯學之力而張志敬王志坦祁志誠不一言焉及億今請而輒報可

豈天固存列聖未究以待陛下為終之耶矧即位喻月為
擅壽益宮凡日月列星風雨雷電百神之親上山川社稷
林藪走飛諸祗之親下莫不奏假赤章以禋致之十一月
與改元端月財九閱月實三為壇其後壇之延春閣天步
一再親以戾止其為國與民介社導和受釐請命者文亦
極矣又虞自火經以還禁為醮祠今雖開之京師而外未
白也乃下詔萬方其旨若曰先皇帝令江之北南道流儒
宿眾擇之凡金錄科範不涉釋言者在所聽為若然先皇
帝開醮祠者有成命也為犯法臣所不愛竟梏而止目今
其惟以先皇成命從事是世祖獨未究者陛下又終之也
嗚呼事之開也有門而來也有途其就也有時而成也有

道三

五

候方是詔下四海之人感激奮言始吾以為經厄之餘邱
氏之學熄矣陛下噓而然之俾屯者以亨塞者以通梗其
道者除之取其業者還之叢是數美于僊之身又冠之以
寶冠薦之以玉珪被之以錦服皆前嗣教者所亡嗚呼僊
之求以報盛德圖以疇至恩其子若孫與雲仍其來亡極
者為陛下所求永萬年當何如也臣燧敢拜手稽首而詩
之曰
於赫我祖帝縱其武俾肅將之劓平下土既奠南邦西睡
未疆迺鼓迺桴龍旗載揚何水不亂亡山不越萬國弱草
剛風斯拔踰十暑寒振凱未回六飛之騁礪礪其艱孰明
帝心休其益閑繼夕以朝黃吳尙友方詔外臣道德資取

崑崙載牽于其來及之雪山年已徂控瀝厥腎腸為告
涸惘莫匪至言身國之本維帝字之曰天覺子飭無怠忘
子訓史書虎符龍綬璽書誕告凡為爾學其復亡撓又曰
長春而所宿號即名而宮歸主其教假以澤物宏帝之仁
于死于俘必拯以全旋還其冥子孫眾有一絕一繼孰世
其守有惑其道而否臧之人曰不然太祖皇之別我世祖
封植益力曰爾長春朕幼及識太祖皇之維朕將之增諡
四言煥其唐之有嚴今皇乃聖乃哲身先孝治祖塗孫轍
爰詔下臣伐石廟穹臣拜稽首二祖之功豈人不忘維帝
欽崇驅馬飛廉屬車豐隆或從上帝陟降斯宮靡祥不臻
奚祀弗屆於皇我元萬禩攸賴牧菴文集○碑文內奈鑿
史作乃登即長春西遊記

道三

六

之乃滿徐世隆靈應碑今佚元詩選載有袁梅遊長春宮
詩云珠宮微殊界積構中天臺神清應倒景青紅隱蓬萊
翠山助其雄衣袞從西來八荒昔禹甸為此增崔嵬舊邑
環蟻垣清泉覆流杯雲低落日淨莽蒼同飛埃緬襄古仙
伯采芝雪壘長春豈酒國殺氣為之迴天風起高寒玉
瑤瑤徘徊空餘水中輪歷錄環春雷之人去已久松聲有
餘哀又遇賢長春宮詩云羸駘踏秋日迢遞調珠宮松子
花飄落溪流板閣通樓臺非下土環瀾德高風草味艱難
日神仙第一功自註云邱神仙太祖常召至西域誦道屢
勸上以不殺又京城雜言六首之七云邱公神仙流學道
青海東德時儒教師矯矯真天龍乾坤始開廓魚水欣相
從扣馬諫不殺嘉辭勸天容保此一言善元祐垂無窮當
時稱頌其止殺之功如
此經厄一事詳後辨證
元許有王龍德宮記
天水云澗金源告竭天一之真胚渾朔方混為慶元流澤
萬世我太祖聖武皇帝盛德啟運為民立極維時佐命皆
不世出之才足以輔成大業而上聖識慮超越規摹弘遠

惟績易疑惟道務至非博大至人曷贊元化聞虛海崑崙
山邱公其人也遣近臣劉仲祿自奈蠻國卽其地徵之公
知天命之不可違化機之不可失絕宋金使幣嶙然應詔
跋涉數百里見上於西域雪山帳殿言修身治國撫民止
殺之道大契天心東歸居燕之太極宮後因其號易名大
長春宮賜冠服金印掌全真大教是爲長春真人全真者
恬澹無爲全其本真其學倡於其師重陽真君至是玄風
播而道化行徒衆盛而宮觀興矣長春法系之弟曰太古
真人郝公太古傳盤山真人王公歲已未長春以汴之重
陽觀實真君昇舉之地命盤山入汴主之肇建大朝元宮
構築規制之大甲江北諸宮觀丞相史公以龍德亦古名

道二

七

地請盤山竝主之構殿熙春閣基之前扁無極以奉三清
與朝元遂爲宗屬龍德宋同樂園道君旣禪之所居地直
乾位故爲是名有十洲三島亭臺樓觀極土木之侈居無
何而北矣宋南渡爲道宮馴至今日文醮德懿知常誦教
大真人姬公旣襲教積儉儲贏以待後用至元丙子虛玄
應物通和真人李公命宮主高志和陳道祥卽熙春閣基
建通明殿以奉昊天上帝營東西廡以庇其徒馳至崇玄
誠德洞陽真人徐公泰定虛白文逸明德真人孫公俱以
善繼見稱八傳而至通玄文德虛逸真人王公公名德衡
天均其自號也述事尤力闕者備之弊者新之秩秩就緒
矣爰自乙未構築丙子增建且百二十年或叛或葺厥惟

難哉天均念祖師經始之難前輩繼承之勤不勒之石曷
暢玄風曷永教事命提點陳道新狀其故絕河來請有壬
惟老子著書五千餘言言道德之意後之緝之者甚也謂
五經不如其約者亦非也蘇黃門謂天下無二道所以治
入則異聖人中心行道不毀世法然後可耳蓋言君臣父
子之間非禮法則亂木食澗飲心存至道以之治世則不
可也坡公見其經解有言使戰國有此書則孔老爲一不
惟不緝而深有取焉蓋公言治道貴清靜本老子之旨也
漢文景而後爲治者多宗之所以緝之者以其獨善而不
兼也若長春之遇太祖言修身治國撫民止殺由身而國
知所本矣當草昧用武視民草芥之時而以撫民止殺爲

道三

六

先其爲兼也不亦大乎其有得於以道佐人主佳兵不祥
之旨哉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孟子曰天下定于一不嗜
殺人者能一之長春之言又有契焉坡公所謂孔老爲一
者非牽合也卽其書究之太平經曰上士學道輔佐帝王
輔佐帝王舍長春之言皆去道矣有壬因是宮道君之居
而有稽焉宋自太宗建太平上清太一宮祥符窮極土木
崇觀間道經設博士躋史漢列傳之次崇奉之道可謂極
矣而其效莫然者非道之過不知道之過也我太祖皇帝
用長春之言開萬億年太平之基此其所以爲道也旣爲
叙次其師先之概終以道之大者使學道之徒知道之在
此而不在彼嗣者知所以教不徒構築像事而已焉則祖

師之道不失其傳矣明劉昌編纂中州名賢文表

酥醪洞主曰觀以前紀述長春之道行此其大端矣然其佚時見於他說余彙而考之亦可以得其學術之根

原焉茲錄於後

長春真人棲霞縣濱都里人祖父業農世稱善門金皇統

戊辰正月十九日生輟耕錄○又云年十九辭親居覺嶺山依道者修真考密國公瑋碑云幼

亡父母所謂親當泛指族屬

長春子生而穎悟未弱冠志於道不寐者餘四十載日記

三千言二教九流儲蓄於宵臆照耀於神識從重陽者無

慮千百輩惟邱劉譚馬四公為秀出然翹翹之譽獨有歸

焉金移刺霖種溪集序○序末題泰和丙寅武定軍節度使兼奉聖州管内觀察使漆水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

道二

九

泰和金章宗年號霖蓋當時重臣元詩選癸集據臨潼縣志以霖為元人蓋誤

東州高士長春子未冠一年遇王重陽一言而道合遂師

事之王遺以詩有被余緩緩收綸線拽入蓬萊永自由其

深入理窟可知已大定戊申世宗召見凡四進長短句以

述修真之意上嘉歎焉金陳大任礪溪集序○大任未詳序末題泰和戊辰翰林學士知制

誥穎川縣開國伯食邑一千戶亦金時顯宦也

長春師父云俺於大定間入見時進詞畢承旨求道俺心

許傳道德經谷神一章以萬乘之君懇心求道况乃實有

德行亦足以傳然必能持戒七日而後可曰不能減至五

日又曰不能復減至三日近侍猶以為難事遂止尹清和北遊語

錄

長春子備庭芳詞余因求道西留關中十五餘年間鄉中

善士為葬先考妣不勝感激遂成小詞寄謝云幼稚拋家

孤貧樂道縱心物外飄蓬故山墳壠時節罷修崇幸謝鄉

豪併力穿新墻起塔重重遺骸并同區攻葬遷入大塋中

人從關外至皆言盛德悉報微躬耳聞言心下感念無窮

自憾無由報德彌加志篤進立功深回向虔心道友各各

少災兇礪溪集○密國公瑋碑云長春幼亡父母詳詞意蓋鄉中道友為之改葬故作此謝之也

長春子世宗挽詞序云臣處機以大定戊申五月十八日

召見於長松島秋七月十日再召見剖析天人之理頗愜

宸衷翌日遣中使賜桃一槃中秋以他事得旨許放還山

逮已酉歲春途經陝州遽承哀詔時也風塵灑洞天氣蒼

道三

辛

黃土庶官僚盡皆素服處機雖道修方外身處世間重念

皇恩竄不有感謹綴挽詞一首用表肫誠云哀詔從天降

悲風到陝來黃河卷霜雪白日翳塵埃自念長松晚天恩

再詔迴金槃賜桃食厚德實傷哀礪溪集

酥醪洞主曰重陽之學奉老子為依歸者也而其教人

則以孝經稱首孝經言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

身又言以孝事君則忠又言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忠

孝本一貫也長春學於重陽觀所作詩詞雖一死生遺

萬物而忠孝之性一感觸之油然而生其服習於孝經

者深矣

長春真人在礪溪時常有虎豹負夜往來是夕出入或生

怖懼清旦欲作藩籬復自思惟如此境界有此沛心便欲
遮護畢竟生死迴避得麼卻便休去王樓雲盤
山語錄

長春真人在山東時行至一觀後有坐圓者其眾修齋次
有人覆真人言圓中先生欲與真人語真人令齋畢相見
去不意閒真人因出外尋及圓所以杖大擊其門數聲圓

中先生以為常人怒而應之真人便回齋畢眾人復請與
相見真人曰已試過也此人人我心向在未可與語遂云

盤山
語錄
長春師父至獻州一縣令從師父左右未嘗輒離一日乘
閒問云某潛心在道已靜居十五年人皆謂之清靜然自

知其未也師父笑不答既而曰清靜非一有內有外有無

道三

圭

為有有為公之所行外也有為也一男一女世事之常如
公之行亦未易得然非真清靜也無為自得是謂真清靜

聖賢與之也尹清和北
遊語錄
長春師父至謙至下大慈大悲所出之言未嘗一毫過於

實常云無為之道視之不可見聽之不可聞行之猝不可
至長生與俺尙多疑心中道幾乎變易故知後人未易行

北遊
語錄
有人問道於長春師父答曰外修陰德內固精神北遊
語錄

壬午四月邱真人達行在所至九月設庭燎虛前席延問
至道真人大略答以節慾保躬天道好生惡殺治尙無為

清淨之理上說命左史書諸策魏耕
錄

長春邱公應聘南還至蓋里泊夜宣教語謂眾曰今大兵
之後人民塗炭居無室行無食者皆是也立觀度人時不

可失此修行之先務人人當銘諸心既居燕士庶之托跡
四方道侶之來歸依者不啻千數宮中為之嘔咽冲和潘

公曰吾師之言不可忘也乃擇勝地以為長春別館元商
都清遊
觀碑

長春師父初入長春宮登寶玄堂見棟宇華麗陳設一新
立視良久乃出眾邀之坐不許此無他恐消其福也北遊
語錄

邱處機金季自棲霞西入關過益都知事徐君館之邱相
其宅曰此福地也徐即施與之遂卜築焉井鹵不堪飲使

道三

圭

真善知風氣者青州
府志
至順庚午赴南宮嘗侍虞奎章坐談及東平富人新居落

成有邱真人者道行重一時凡欲徼福利者慕其道爭迎
致之幸其一至咸自慰足富人以禮致真人將冀一言以

頌其居真人既入室默不一語輒以所持鐵杖於牆壁窗
戶頗毀裂之亟出富人怏怏率家人羅拜以希解悟真人

曰若室完美蔑以加矣雖然完必毀吾不先毀之若將無
以圖厥終今毀矣若宜思其變而欲完者克保全之則若

與若子孫庶幾歌斯哭斯永終無替富人悅服元夏
輟耕錄以此為長春自
行在歸
過宣德富人事蓋傳聞異詞
國友問

長春真人初住北平時大將軍北還知事者偶逢山東世

襲于戶夫人被虜緣其家世奉道有年意欲贖令出家以問真人真人俛然不可其事議間已北行去詎知事因問詢不可之意真人曰此人與其主人有三年宿債今既相對正合填還後二年果得替裳出家卻來詣長春宮參見真人自以從來奉善卻得此報門衆語之方悟拜謝而去

盤山語錄

札八兒火者養夷人養夷西域部之族長也因以為氏火者其官稱也金人遷汴乘輿北歸留札八兒守中都有邱真人者有道之士也隱居崑崙山中太祖聞其名命札八兒往聘之邱語札八兒曰我嘗識公札八兒曰我亦嘗見真人他日偶坐問札八兒曰公欲極一身貴顯乎欲子孫

道三

三

蕃衍乎札八兒曰百歲之後富貴何在子孫無恙以承宗祀足矣邱曰聞命矣後果如所願云元史札八兒火者傳○西遊記云甲申季夏望日宣差相公劉八傳旨自神仙去朕未嘗一日忘神仙視壽則嘉又云行省及宣差劉八相公以北京園池并其近地數十頃為獻且請為道院師辭不受請至于再始受之既而又為頌文榜以禁樵採者遂安置道侶日益修葺後具表以聞上可其奏劉八相公即札八兒火者也元史類編札八兒火者卒年一百十八歲子孫四世貴盛多賜封

酥醪洞主曰觀以上四事長春雖不施幻化手段而實能前知與重陽諸真同此修性之效也列子仲尼篇稱老聃之弟子有亢倉子者得聃之道能以耳視而目聽魯侯聞之使上卿厚禮而致之亢倉子應聘而至曰傳

之者妄我能視聽不用耳目不能易耳目之用魯侯曰此增異矣其道奈何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內來于我者我必知之乃不知是我七孔四支之所覺心腹六藏之所知其自知而已矣莊子大宗師篇云已外天下而後能外物外物而後能外生外生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所謂朝徹見獨者自知之謂自知即前知也然其所以致此者不外致虛極守靜篤二言莊子天道篇云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撓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

道三

三

燭須眉平中準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况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續文獻通考稱金章宗問王玉陽先生事能前知何也曰鏡明能鑒物此自己靈明之妙耳與莊子水靜則明之說合此其道與儒釋並通釋言戒定慧戒則能定定則生慧也中庸言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見乎蒼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先必知之故至誠如神誠則明也長春守重陽之學兼通三教而以虛靜為歸其前知也奚怪焉

乙酉九月初吉宣撫王公以熒惑犯尾宿主燕境災將請師作醮問所費幾何師曰一物失所猶懷不忍况闔境乎

比年以來民苦征役公私交罄我當以觀中常住物給之
但令京官齋戒以行禮足矣餘無所用也于是約作醮兩
晝夜師不憚其老親禱于立壇醮竟之夕宣撫起而賀之
曰焚惑已退數舍我輩無復憂矣師之德感一何速耶師
曰余有何德祈禱之事自古有之但恐不誠耳古人曰至
誠動天地此之謂也丙戌五月京師大旱農不下種人以
爲憂有司移市立壇懇禱前後數旬無應行省差官賈疏
請師爲祈雨醮三日兩夜當設醮請聖之夕雲氣四合斯
須雨降自夜半及食時未止行省委官奉香火來謝曰京
師久旱四野欲燃五穀未種民不聊生賴我師道力感通
上真以降甘澍百姓僉曰神仙雨也師答曰相公至誠所

道三

美

感上聖垂慈以活生靈吾何與焉使者出復遣使來告師
曰雨則既降奈久旱未霽足何更能滂沱大作此早可解
願我師慈悲師曰無慮人以至誠感上真上真必以誠報
人大雨必至齋未竟雨勢海立是歲有秋名公碩儒皆以
詩來賀丁亥自春及夏又早有司祈禱屢矣少不獲應京
師奉道會衆一日請師爲祈雨醮既而消災等會亦請作
醮師徐謂曰我方留意醮事公等亦建此議所謂好事不
約而同也公等兩家但當懇懇遂約以五月一日爲祈雨
醮初二日爲賀雨醮三日中有雨是名瑞應雨過三日雖
得非醮家雨也或曰天意未易度師對衆出是語萬一失
期能無招小人之訾邪師曰非爾所知也及醮竟日雨乃

作翌日盈尺越三日四天廓清以終謝雨醮事果如其言
長春四遊記

酥醮洞主曰魏書釋老志稱張陵傳天官章本千有二
百弟子相授其事大行齋祠跪拜各成法道至世祖時
道士寇謙之修張魯之術守志嵩岳忽遇太上老君賜
雲中音誦新科之誠二十卷言吾此經誠自天地開闢
以來不傳於世今運數應出汝宣吾新科清整道教此
道家齋醮之所由始也厥後歷代遵行科儀大備若其
行事不週爲國祈禱消災而已逮宋林靈素借齋醮上
章一事肆爲誕妄以誑徽宗卒召北轅之禍於是齋醮
遂爲世儒所詬病然金元之時此事不廢金史稱章宗

道三

美

承安二年奉天長觀建普天大醮禁屠宰七日元史稱
世宗中統三年教長春宮設金錄周天醮當時人主且
詔行之長春雖清靜自守既爲道士臣庶之請不能拒
也至其爲民請命務竭精誠與宋君之禳災惑齊景之
祠靈山無以異此合於古人祈禱之義矣文選高唐賦
醮諸神禮太
一李善註醮祭也是古祭本有醮名明張萱疑醮云靈
寶大法引廣成曰醮者祭之別名也性性血食謂之祭
蔬果精修謂之醮據此則道
家言齋醮不言祭祀以此
姚燧姚文獻神道碑云父庚懿公錄事判官於許壬辰許
城被圍州版公軍資庫使與副夜直四鼓聞聲外歎曰人
獻東門出索之無得副曰吾嘗遭兵河朔鬼物云然宜掇
吾家乃相與歸街陌橫鈴索斷行見其懷印若赴州計事

者至家乃盡出金銀酒具奩飾裹餼糧爲逃死謀日出而東門果破邀軍將蕭姓者入家盡付所出蕭曰吾嘗受印真人教汝軍中惟救人無殺吾械乃死公聞太宗詔學士十八人卽長春宮教之俾楊中書惟中監督則往依焉菴

集文

酥醪洞主曰姚樞元初一代名臣也史稱其脫趙復於德安與偕至燕遂爲北方程朱之學所自始其後從世祖征大理陳曹彬不戮一人之事世祖下襄陽詔伯顏濟江取宋又言宜申止殺之詔禁宋諸濫刑世祖皆嘉納之樞之功亦偉矣哉然其初之免死實由於長春且又就學於長春宮得飲聞勸太祖止殺之言據碑樞依楊惟中於

道三

表

長春宮在壬辰係蒙古太宗四年去長春之化祇四年樞之所以告世祖者亦長春有以啟之也陳時可碑言凡將帥來謁長春必方便勸以不殺人當時獲免固不止一樞而樞能本其告誠施之於世祖平宋之時是免於殺禍者不獨北方卽江以南亦賴之也嗚呼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玉峯老人胡光謙礪溪集序云玉峯老人講經四十年緣深未斷丙午春演義易於條陰之北郊有三仙者自隴山來謁我祇宮囊出一篇乃礪溪邱公長春舉揚立諦開誘迷朋而作也啟緘閱焉其文豪縱意出新奇蓋匪俗學所能知者如云手握靈珠常奮筆心開天籟不吹簫又云頂戴松花喫松子松溪和月飲松風又云徧撮山頭三伏暑

都教化作一團冰又云有無皆自定貪愛復何爲又云酒傾金露滑茶點玉芝香又詞云般般放下頭頭是選甚花街并柳市虛空體本來一物無凝滯又云天下周游身不動人間照了心無用又云踏盡鐵鞋迷不出菴門透略舉二三數讀者當廣知也嗚呼今之仙緣必宿有仙契者乎昔在東菴與王風仙全真結緣在長安與馬丹陽結緣去秋海州人來與譚仙結緣唯印公遠處隴上是數者皆風仙之徒今悉得結其緣非人力之所能致也雖然印仙之道豈爲吾而顯也蓋光輝之大世有不可掩者於是乎亦得與結緣焉時大定丙午五月胡光謙未詳大定丙午爲見長春在戊申係後二年序故云印公遠處隴上也據七真年譜丙午長春年三十九是冬下龍門山居終南祖庵

道三

表

長春子青天歌云青天莫起浮雲障雲起青天遮萬象萬象森羅鎮百邪光明不顯邪魔王我初開廓天地清萬戶千門歌太平有時一片黑雲起九竅百骸俱不益是以長教慧風烈三界十方飄蕩徹雲散虛空體自真自然現出家日月下方堪把笛吹一聲響亮鎮華夷驚起東方玉童子倒騎白鹿如星馳迤巡別轉一般樂也非笙兮也非角三尺雲璈十二徹歷劫年中混元斲玉韻琅琅絕鄭音輕清徧貫達人心我從一得鬼神輔入地上天超古今縱橫自在無拘束心不貪榮身不辱閑唱壺中白雪歌靜調世外陽春曲吾家此曲皆自然管無孔兮琴無絃得來驚覺浮生夢晝夜清音滿洞天礪溪集。此詩原分八首實一首也元詩選祇錄四首非

明白雲霄道藏目錄印長春青天歌附沁園春丹詞內混
然子註釋 國朝錢大昕元史藝文志補載印處樓青天
歌一卷即此詩云一卷者兼註釋而言沁園春丹詞呂純
陽作詞云七返還丹在人先須煉已待時正一陽初動中
宵漏永溫溫鉛鼎光透簾幃造化爭馳虎龍交媾進火工
夫牛斗危曲江上見月華瑩淨有箇鳥飛當時自飲刀圭
又誰信無中養就兒辨水源清濁木金間隔不因師指此
事難知道要玄微天機深遠下手速修猶太遲蓬萊路仗
三千行滿獨步雲歸元俞琰有沁園春丹詞註見道藏目
錄元詩選又云邱真師所作青天歌楊鐵崖醉後歡喜歌
之

酥醪洞主曰混然子註釋青天歌余未之見其附呂純
陽沁園春詞內則以此歌為丹訣也然余考礪溪集諸
詩詞皆言修性工夫無一字及內丹此歌當亦相同今
試以淺見測之如第一第二兩首所謂青天蓋喻道心
所謂浮雲蓋喻情欲即集中示眾詩茫茫三界鬧混混

道三

左

百邪深一念色心動百骸秋氣傷也第三首所謂月蓋
喻真性即集中修道詩寸心無我後圓覺照空時也第
四首言證道後聲名洋溢時高隴西故以驚起東方為
言即集中開詔起玉陽作只恐虛名動華闕有妨高枕
臥青山也第五首言證道後樂趣非常借天樂為喻即
集中性通詞物外閑中天地寶時復丁當敲擊讚丹陽
長真悟道詩手握靈珠常奮筆心開天籟不吹簫也第
六首言出塵拔俗與天為徒即修道詩所云鬼神心莫
測天地壽難量第七第八首言忘榮忘辱返於自然亦
即示眾詩所云造化開天窟精神耐歲寒也而集中喜
遷鶯煉心一詞與此歌尤足相證詞云要離生滅把舊

習般般從頭磨徹愛欲千重身心百鍊鍊出寸心如鐵
放教六神和暢不動三尸顛蹶靠猛烈仗虛空一片無
情分別關結除縲紲方遇至人金口傳微訣頓覺靈風
吹開魔障形似木雕泥捏既得性珠天寶勘破春花秋
月恁時節鬼難呼唯有神仙提挈觀此則長春青天歌
係脩性悟道後作與重陽丹陽所言並合符節混然子
以為丹訣失其旨矣○又考尹清和北遊語錄云長春
師父言俺與丹陽同遇祖師學道祖師令俺重作塵勞
不容少息而與丹陽默談玄妙二日閉戶俺竊聽之正
傳各神不死調息之法久之推戶入即止其說俺自此
後塵勞事畢力行所聞之法又云祖師將有歸期於四

道三

辛

師極加鍛鍊一日之工如往者百千日錯行倒施動作
無有是處長春師父默自念曰從師以來不知何者是
道凡所教者皆不干事一日乘間進問祖師答曰性上
有再無所言後祖師臨昇謂長春曰爾往日嘗有念云
凡所教我者皆不干事爾曾不知不干事處即是道據
此是重陽所教在乎修性以證道其不能即悟者則以
塵勞教之長春憤懣已極漸有所通故始告之曰性上
有終告之曰不干事處即是道此即莊子道在螻蟻之
義必知道之無所不在然後知道之未始有初如是乃
能性與道為一也至重陽修養之術據尹清和所言不
過調息一法其法由谷神章悟出當與南宗修命者不

同考南宗之學雖云源自鍾呂實則張紫陽悟真篇出而後大明續文獻通考稱紫陽終於元豐中陝西通志則云元豐五年去重陽之生已三十餘年七真年譜重陽又稱紫陽著悟真篇授扶風馬默曰平生所學盡在是矣則其書亦傳於關中當時重陽不容不知然重陽調息法由谷神章自悟不云本之悟真篇也北遊語錄又云長春師父在濰州時吾與趙虛靜先生侍嘗授谷神章大義又云遊仙觀主李志韶拜問悟真篇所疑清和師不答至夜坐謂眾曰張平叔平日積功行甚大故出語極有妙處遂舉所作西江月詞云天地纜經否泰朝昏好識屯蒙輻來湊鼓水朝宗妙在抽添運用得一箇般事畢休

道主

圭

分南北西東損之又損慎前功命寶不宜輕弄丹是色身妙寶鍊成變化無窮更能性上究竟宗決了無生妙用不待他身後老見前獲佛神通自從龍女著斯功爾後誰能繼踵據此則尹清和傳於長春者係調息法而其所學乃在究竟性了無生且以輕弄命寶為戒其論悟真篇曰爾後誰能繼踵則亦不敢用其法也世傳南宗先命而後性北宗先性而後命其傳授不同蓋如此○明白雲霄道藏目錄載大丹直指二卷云長春演道主教真人邱處機述有五行顛倒龍虎交姤等圖訣考陳時可碑但云有磻溪鳴道二集又長春門人李真常西遊記尹清和王棲雲語錄俱不云有此書長春演道

主教真人係元世祖至元六年褒封之號書蓋出於至元後去長春之化三十餘年矣此當後人偽託觀前所引清和語錄自見○又考國朝納蘭成德淶水亭襟識云魏張人元旌陽地元邱長春天元取藥於人之精血者為人元取藥於地之金石者為地元取藥於天之日精月華者為天元而餐松食柏如木客毛女輩名為草仙非所貴也按魏張謂伯陽紫陽此段議論不知出於何書其言長春取藥於日精月華他書亦無可證然謂長春天元魏張人元則長春之學不同於紫陽昔人蓋已言之矣

道主

圭

攝生消息論一卷舊本題元邱處機撰此書皆言四時調攝之法其真出處機與否無可證驗考處機答元太祖之問亦止以節慾保躬無為清淨為要與此書頗相發明或有所受之亦未可知然曹溶學海類編所收偽本居十之九不能不連類疑之耳四庫提要酥醪洞主曰道德經云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之厚吳澄註生生求以生其生也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避兕虎入軍不避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也此老子言攝生之大要也然無死之義有三莊子齊物論云至人神矣大樸焚而不能熱河漢洄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

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已而况利害之端乎又德充符云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又達生云子列子問關尹子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敢問何以至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其神全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選物而不懼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况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又庚桑楚云兒子動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

道主 善

災也此全於已無死是第一義王弼註物苟不以求雖入軍而不害陸行而不可犯也亦莊子山水云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禍心之人不怒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又知北遊云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又列子黃帝篇云夫至信之人可以感物也動天地感鬼神橫六合而無逆者豈但履危險入水火而已哉又云和者大同於物物無得傷闕者遊金石蹈水火皆可也此和於人無死是第二義然全於已無死自然和於人無死第一義却兼有第二義也吳澄註以虛靜爲裏柔弱爲表塊然如木石之無知也侗然如嬰兒之無欲雖遇猛獸惡人此不逃避而彼自馴狎不加害也莊子養生主云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

刑緣督以爲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又秋水云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宜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此審於人已之間而無死是第二義雖全於已無死地和於人無死理然不兼此第三義則不全莊子達生篇云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遺之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懸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郭象註鞭其後者去其不及也夫

道主 善

惟審乎人已去就之間而後有以鞭其不及故無死之義必兼第三義而後全老子莊列所言攝生蓋如此然史記稱老子修道而養壽至百六十餘歲或云二百餘歲則養生之術亦未嘗廢道德經云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世或以此爲存神養氣工夫吳澄註凡氣用之逸則有養而日於中而氣列子天瑞篇引此則謂爲黃帝書復釋之曰不消耗也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其意謂不用生生之厚動而之死地而以毋勞汝形毋搖汝精者固其神氣使之自生自化自消自息以終其天年老子莊列所言養壽又如此然老

子所藉以與天地長久者不在此身故道德經云歿身
不殆又云死而不亡者壽此道家之本旨也今觀長春
其始穴居礮溪日乞一食行則一簣固無取於生生之
厚矣及乎應詔西行過白骨甸地則魑魅爲祟者也而
曰妖精邪鬼逢正人遠避道人家何憂此事居算端氏
宮則盜賊虞變者也而曰道人任運道邊白刃臨頭猶
不畏懼况盜賊未至乎是真達於攝生無死之旨者至
金世宗問道則欲傳以谷神一章元太祖問長生則對
以有衛生之經無長生之藥蓋長春修道養壽不過如
是非同神仙家志在冲舉乘雲而上昇者攝生消息論
一書道藏中不載考道藏目錄有彭祖攝生養性論云

道三

三

食息起居四時調養法又有孫真人攝生論云十二月
保合太和之法又有四氣攝生圖一卷無撰人名氏云
四氣調攝衛生圖說意長春或刺取諸書以教門人後
遂以爲所自撰歟要之長春之學在乎無死不在乎長
生後之覽者毋徒詡以爲神仙家可也

長春師爲文未始起稿臨紙肆筆而成後復有求者輒自
增損故兩存之西遊記今長春文集不傳

邱處機西遊記各詩清眞平淡多可誦國朝阮元四庫未收書目提要
○元詩選錄長春礮溪集西遊記詩共三十九首又云長
春子西遊詩最多奇句如龍陽觀度夏云碧落雲峯天景
致倉波海市兩生涯望大雪山云南橫玉嶺連峯峻北壓
金沙帶巖平與食日春遊云島外更無清絕地人間惟有
廣寒天消金首多涉道家語概不入選余謂長春以證道
爲事詩自當作道家語且係隨意寫不計工拙不足怪

也友人李恢垣西遊記跋乃謂長春詩多衝口而出又在
寒山擊壤之下觀縷記之殆亦愛而忘其體此已甚之詞
不足據觀願嗣立所選蓋亦用力於詩者阮文達稱爲清眞平淡得之
邱處機眞人書宗黃山谷元陶宗儀書史會要○長春所
書歸山操云此碑後題大定戊申皇女宿國公主駙馬都
尉唐括元義立石成申長春年四十一正當召見閣下之
時故公主亦重其書據此
長春書畫時蓋甚贊貴也

大崑崙山在登州府宜海州四十里秀拔爲羣山之冠上
有太白頂中有煙霞洞元邱處機等師事重陽王眞人於
此登州府志○志又云重陽抵崑崙謂山前大姓于氏曰
我嘗修鍊此山煙霞洞中盡在登焉于笑曰我世居此
不謂有洞乃相與求之果有洞洞口大書
煙霞二字人多神異之後爲立祠祀石焉
邱處機煙霞洞記云姑餘之西蒼山之東全道庵者形勢
之地也氣象恢弘峯巒巉絕大石長松莫知其數蓋眞祐

道三

三

元年東牟彭城先生首叔也至大定六年子自棲霞而來
泊八年重陽尋至後因西邁偶歷關中二十餘年重遊此
地觀其嵌巖突兀千變萬狀不可名目選其磊落孤高出
羣者標以名耳煙霞之東全道庵北東西橫岡曰長松嶺
又之東角曰望海臺又之下一大石曰保眞巖又之西一
大石曰海潮巖又西南之石勢朝東北者昇仙臺又西南
者風雲石又西南者雲陽頂洞之前頂曰連雲峯洞之西
北隅嵯峨大石曰落霞石洞之背高峻者瑞煙巖洞之東
半里餘高大石曰獅子石庵之東橫岡曰卧龍坪庵之前
橫岡曰仙遊嶺大湖之東雙峯並起曰天門山其餘羣峯
不能盡舉云文登縣志○志又載處機煙霞洞詩山雲勃
勃湧驚濤海水漫漫浸巨壑極目下觀千萬

里扶桑依約見蟠松

元邱處機嘗寓居蘇門山與劉處玄譚處端研精立學今遺蹟有三仙洞并元建集仙資福宮俱存輝縣志

六真觀在修武縣北六真山邱劉譚王郝馬講道之所河南志

成道宮在寶雞縣東南六十里金大定年建邱處機修道陝西志

清風臺在寶雞縣東南邱處機所築西倚飛雲之堡東臨激王之溪北跨渭濱南引清風故名呂章有記鳳翔志

玄都宮在宜海州南二里本范明叔花園明叔與馬鉅友善遇王嘉於此遂施為鉅菴邱長春繼居之廣為玄都觀鳳翔志

長春應詔奉旨改為宮登州府志

道三

三

太虛宮在棲霞縣北十里金明昌五年建邱處機得道之所山東志

所云濱都昔里半荒煙遺構魏巍五百年畫棟雕甍元制度方巾閣神古神仙持身大節追三聘悟主微言祖七篇為問黃冠談道客先生衣鉢幾人傳自註云先生對元世祖云飲長生在清心寡慾一天下在不嗜殺人又太虛宮古楹詩云故宮零落樹猶存為問何年植小園孤松板板雨雪一枝蒼翠出金元苦瘦蒼葉形逾古鐵色凌霜氣不温我為長春真賞在時來此地訪仙根

青羅觀在萊州府掖縣治南元時國成黃姑學道之所後為真人邱處機道場賜名迎祥觀今為青羅觀山東志

邱處機居常養白鶴以自娛故名所居曰白鶴觀濟南志

勞山之名齊乘以為登之者勞又云一作牢邱長春改為勞山

龜國朝韻炎武山東考古錄○礪溪集云東萊即墨之勞山三圍大海背俯平川巨石巍峩羣峯峭拔真洞天

屬地一方之勝境也然僻於海曲舉世鮮聞其名亦不佳子自昌陽離罷抵於王城永真觀南望煙霧之間隱隱而見道場相遠遷延數日而方屆遂開吟二十首易為龜山因清暢道風云耳其第七首云牢山本即是龜山大海中道果故移仙跡近人間

勞山之東麓曰鶴山其上一道宮曰通真庵後有洞洞旁石室邱長春大書鶴山洞鏡於上明陳沂遊勞山記及諸真皆棲止崑崙惟長春會至勞山耳

春過此觀中有柏柏捫之復榮大清一統志○今觀中舊撰文云歲丁亥京東諸神請長春真人懸於田盤山之栖雲觀過平谷元寶觀中有柏枯瘁已久師數日可情起而摩於明年春其妙葉復生蔭茂如故見者奇之子一日託宿於柏之通元觀道人李志平示余南塘老人謬長春蹟也志平欲承其傳迺書其事於石歲次辛卯三月立考

辛卯為蒙古太宗之三年時蓋名元寶觀也碑陰刻長春真人摩柏圖及張天度詩

白雲觀在京師西便門外一里舊名太極宮金建元太祖命邱處機居於此改名長春宮明正統中重修改今名

本朝康熙五十七年重修 聖祖御書扁曰紫虛真氣曰大智寶光曰駐景長生曰琅簡真庭凡四 高

宗有御製白雲觀詩及題觀中木鉢詩又御書玉皇閣扁曰得一以清大清一統志○按陳時可會葬記云於長雲觀右舊有長春宮故址甚闊壯兵後悉毀又梁潛遊記云白春宮記云宮在白雲觀之西今既毀獨遺址存是明時存者惟觀宮則元未毀於兵一統志謂

明正統中改長春宮為白雲觀疑誤

白雲觀邱真人退休之所也當時塑像尚存其神爽清徹凝靜簡遠儵然神仙人也像之下其遺骨葬焉明楊士奇

疑靜簡遠儵然神仙人也像之下其遺骨葬焉明楊士奇

疑靜簡遠儵然神仙人也像之下其遺骨葬焉明楊士奇

記稱觀爲退休之所蓋創自長春當時雖賜
以長春宮不敢居也此長春謙下謹慎處

京師重燕九是長春真人誕辰也其日遊者殷闐俱赴白
雲觀觀爲都中名勝長春仙迹攸存其肉身瘞祠中案下
又有道藏經存焉

國朝郝懿行
曝書堂集

道二

表

長春道教源流卷四

羅浮酥醪洞主陳教友著

邱長春弟子紀略上

酥醪洞主曰長春未冠事重陽其年比諸真最少而最老壽重陽化後丹陽行教於關中長真長生行教於洛陽而玉陽廣虛則翺翔齊魯趙魏間然丹陽東歸長春即繼其席其後金世宗徵赴燕京道出懷州立真清觀明昌二年東還棲霞立太虛觀時諸真先後化去故其門徒多復從長春遊及雪山西還賜爵大宗師靈光巍然士庶尊仰於是四方道流赴京師問道要者接踵而至凡諸真之門人皆長春之弟子也然長春西行時所

道四

選弟子皆其至者故茲篇所錄以之冠首其先學於諸真者次之其但學於長春者又次之至諸真門徒未及長春之門而其道行有可紀者亦附錄於後焉

長春西遊侍行門人虛靜先生趙道堅冲虛大師宋道安清和大師尹志平虛寂大師孫志堅清貧道人夏志誠清虛大師宋德方葆光大師王志明冲虛大師于志可崇道大師張志素通真大師鞠志圓通玄大師李志常頤真大師鄭志修玄真大師張志遠悟真大師孟志穩清真大師某志清保真大師何志清通玄大師楊志靜冲和大師潘德冲長春子西遊記附錄。詳記內侍行者十九人至阿不罕山留九人以前從至塞藍城趙九古遊計尙有十八人乃歸至阿不罕山先後起程者祇十七人蓋一人有遺誤地棲霞觀也附錄連趙九古祇十八人尙缺一

人其姓名今不可考

趙道堅原名九古號虛靜子家世澶州父淄川太守改同知平涼府事因家焉大定二年癸未生早喪父丁酉母欲爲之娶不從聞府中崔羊頭有道往師之崔命執厨爨每夜令造食五七度使通宵不寐如此三載心益恭謹知其可教己亥令詣華亭丹陽席下丹陽納之庚子丹陽命往龍門侍長春長春爲易今名丙午挈居終南祖庭辛亥長春東歸攜過掖城使謁長生未幾還棲霞充文侍爲文清古筆法類瘞鶴銘己卯長春赴西遊選侍行十九人虛靜爲之首辛巳十一月至塞藍虛靜語清和尹公曰我隨師在宣德時覺有長往之兆嘗蒙師訓道人不以死生動

道四

心不以苦樂介懷所適無不可今歸期將至公等善事父師數日示疾而逝長春命門弟子葬於郭東原上先是七月至阿不罕山長春留弟子宋道安九人築棲霞觀壬午爲不善人妬害衆不安道安晝寢方丈忽於天窗中見虛靜曰有書至問從何來曰天上來受視之止見太清二字忽隱去翌日長春果書至魔事漸消癸未三月長春東還至塞藍衆議負其骨歸長春曰四大假軀終爲棄物一靈真性自在無拘衆議乃息明日遂行至宣德之朝元觀道衆云去冬有見虛靜先生牽馬自門入者衆爲之出迎忽不見德興安定亦有人見之云祖庭內傳參西遊記冲虛大師宋道安侍長春西行辛巳七月至阿不罕山北

田鎮海言前有大山廣澤宜減車從長春用其言留道安輩九人選地爲觀人不召而至壯者效其力匠者效其技富者施其材不一月落成榜曰棲霞癸未四月長春還至阿不罕山道安輩九人同長春玉華會衆迎入棲霞觀歸依者日衆及長春將歸眞遺語令道安提舉教門事尹志平副之宋德方李志常等復舉似遺世頌道安等再拜而受繼而志平至自德興行祀事既終七道安謂志平曰吾老矣不能維持教門君可代我領之也讓至於再志平乃受其託焉西遊記。甘水仙源錄。祖庭內傳。無宋道安碑誌。故始末未詳。疑後還阿不罕山棲霞觀羽化後人不得其事。實因以失載也。

道四

三

道教化行蒙古之始然考西遊記長春回至阿里馬城時有二太子之太匠張公固請曰弟子所居營二壇四百餘人晨參暮禮未嘗懈怠且預接數日伏願仙慈渡河俾壇衆得以請教幸甚師辭曰南方因緣已近不能遷路以行復堅請師曰若無佗事即當往焉翌日師所乘馬突東北去從者不能挽于是張公等悲泣而言曰我輩無緣天不許其行矣阿里馬城在今伊犁境此大匠張公及四百餘人蓋深信道教者惜長春未至其地不能以全真之學授之也豈以其地爲回紇所居多奉佛教及天方教與蒙古不同未可遽施道化耶

尹宗師志平字太和萊州人大父而上擢進士第歷郡守

凡七人師生時里人相驚曰尹氏宅火十四歲遇丹陽真人遽欲棄家入道常獨坐樹下達旦一夕見長生劉真人飄然來斷其首剖其心已復置之覺而大有所悟金明昌辛亥觀長春真人於棲霞觀執弟子禮真人特器之付授無所隱又受易於太古郝真人受口訣於玉陽王真人自是道業日隆遊濰州龍虎完顏氏施園地創觀曰玉清率家人尊事之大元己卯歲太祖遣劉仲祿徵長春真人至益都眞常李公曰長春今在海上非先見尹公不能成此盛事及濰陽謁師於玉清丈室師大喜曰將以斯道覺斯民今其時矣遂偕往觀長春真人師勸行決計北上時從行十八人皆德望素重者師爲之冠還及雲中真人聞山東亂國兵又南下曰彼方生靈命懸砧鼎非汝莫能救遂遣往招慰所全活甚多真人住太極宮師在席下四方尊禮者雲合師曰我無功德敢與享此供奉乎遂辭退住德興之龍陽觀真人屢劄示以託重意及真人升遐衆以教事敦請勉承之壬辰春太宗南征還師迎見於順天慰問甚厚仍令皇后代祀香於長春宮甲午春南歸及玉田日已曠遽促駕夜行五十里舍豐草中衆莫知所以後知有寇數百欲劫掠追至大合甸不及而反從者相賀曰非師奈我輩何師以道化大行歸功重陽祖師遂留意祖庭適京兆行省田公來請丙申春既至於榛莽中規建宮觀又興復伯德雲臺二觀太平宗聖太一華清四宮時陝右甫

道四

四

東亂國兵又南下曰彼方生靈命懸砧鼎非汝莫能救遂遣往招慰所全活甚多真人住太極宮師在席下四方尊禮者雲合師曰我無功德敢與享此供奉乎遂辭退住德興之龍陽觀真人屢劄示以託重意及真人升遐衆以教事敦請勉承之壬辰春太宗南征還師迎見於順天慰問甚厚仍令皇后代祀香於長春宮甲午春南歸及玉田日已曠遽促駕夜行五十里舍豐草中衆莫知所以後知有寇數百欲劫掠追至大合甸不及而反從者相賀曰非師奈我輩何師以道化大行歸功重陽祖師遂留意祖庭適京兆行省田公來請丙申春既至於榛莽中規建宮觀又興復伯德雲臺二觀太平宗聖太一華清四宮時陝右甫

定遺民猶保柵未下閭師至相率歸附師爲撫慰安堵如
故秋帝命中書楊公召還燕戍成春忽曰吾老矣久厭塵
勞遂傳衣鉢於眞常李公俾主教事終南祖庭成葬具已
備庚子冬請師董其成欣然往雖言寒跋險不憚也曰吾
以報師恩耳時季冬京兆旱下車而雪大戴葬禮以明年
正月二十五日既事尋勅賜祖庭曰十方大重陽萬壽宮
初重陽火其庵而東貽詩有後人修復語至是始驗已酉
賜號清和演道至德眞人金冠錦帔付焉是年還燕一日
忽謂侍者曰我常便大房山清和宮之西堂今爲我灑掃
方丈翌日及宮洮頰畢訣衆曰吾將逝矣是夜正衣冠曲
肱而逝時辛亥二月六日春秋八十有三師初居淮陽龍

道四

五

虎家逾二十年姬侍莫一識其面嘗失善馬獲眞盜畏罪
不承曰此我馬也師卽還馬縱去其高潔不累於物如此
至其覺後進則高下不遺蹊徑坦明以謙遜勤約爲治心
之要以踐履功行爲入道之基及其縱說亦時露機緘之
妙得其門者由堂及奧次亦不失爲誠謹之士著有葆光
集并北遊語錄元七穀清和妙道廣化眞人尹宗師碑○
此碑在陝西蓋屋云汝陽七穀撰末云至
元元年十月二十三日考元遺山集七公表云七唐佐名
穀英汝州人文學行義高出時輩當卽其人遺山又有送
代唐佐南歸詩碑文從西行省田公係田雄元史雄字
彘英北京人太宗時從攻西和興元諸州癸巳授鎮撫陝
西總管京兆等路事時關中苦於兵雄招徠四山堡塔之
未降者獲其人皆慰遣之由是附者日衆與碑所述略同
又中書楊公係楊惟中元史惟中字彥誠弘州人皇子闊
其事在太宗八年丙申與
碑云丙申秋令召還燕合

酥醪洞主曰元王憚秋澗集亦有清和道行碑其紀事
與弋碑大略相同然云師嘗摘要訣誨學者曰修行之
害食睡色三欲爲重多食卽多睡睡多情欲所由生人
莫不知鮮能行之者必欲制之先減睡欲日就月將則
清明在躬昏濁之氣自將不生向上達者率自此出人
徒知從心爲快不知制得此心有無窮眞樂也又云師
臨化書頌曰觀化八十三歲澹薄全眞活計臨行踏破
虛空開放光明無際此皆清和學道深造處亦全眞本
旨也弋碑未之載附記於此○清和所著北遊語錄明
白雲齋道藏目錄稱爲性命雙修清淨至言今玩其語
如云人稟五行之氣以生各隨其性如木性多仁火性

道四

六

多禮之類是也此皆非吾之本眞須超出五行始見吾
之眞性矣又云性命豈爲二端先須盡心認得父母未
生前眞性則識天之所賦之命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
命此發揮重陽語最爲透切又指天上月語衆曰此物
但不爲青霄之下浮雲障蔽則虛明洞徹無物不照人
皆見之矣殊不知人人有此心月但爲浮雲所蔽則失
其明凡私情邪念卽浮雲也人能常使邪念不生則心
月如天月之明與天地相終始而不復昧矣此亦足與
長春青天歌相印證至其論學道之要如云天有四時
寒暑運用雷霆風雨萬變於前而太虛之體未嘗動學
人體究至此是到平常地也故曰平常是道又云人處

四七册

四七册

陰陽之中故為陰陽所轉會不知元有箇不屬陰陽轉
換底學道之人於禍福壽天生死去來交變乎前而不
動其心則是出陰陽之外也又云天地雖大萬物雖多
皆自虛而生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相
推相盪變化無窮經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
物復云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此
道妙之極也人生於道而能復於道是不失其常性矣
聖賢千經萬論何嘗云飛騰變化白日昇天耶所論最
為平實真長春入室弟子矣王懌碑稱癸巳清和講道
經上下篇於義州通仙觀微詞與義大有發明及演七
真造道根源殊洒然也聞者為洗心觀此益信

道四

七

夏公志誠號清貧道人濟南章邱人父珍有三子公其長
也甫弱冠不願有室俟二弟婚即求出家泰初改元詣棲
霞觀禮長春宗師參求玄理貞祐中大寇據海州州之道
衆無計可出宗師命公往不辭而去方便援引獲免者衆
已卯從宗師北行居延沙漠數萬里有倦行役者舍騎付
之而自徒步及清和主教以公提點長春宮事在紛紜中
不擇乞兒卑隸爾汝談笑與貴戚大人等或危坐終日如
土木偶有叩以方外先天之說歷歷皆明其要其人貌而
天時方之東郭順子乙卯八月化年八十三元姬志真夏公道行碑
此碑見甘水仙源
宋師德方字廣道號披雲子萊州掖城人生僅能言便好

讀書年十二問其母曰人有死可得免乎母曰汝問神仙
劉真人去時劉長生闡教武官師即往見長生留侍几杖
及長生仙去事長春於棲霞師於易老中庸大學莊列尤
所酷好即詩書子史亦采其窮理盡性之學庚辰侍長春
西遊度野狐嶺指戰場白骨曰我歸當薦以金錄此亦余
北行一段因緣耳及歸同太君尹千億離於德興之龍陽
觀前數日稍寒醮二夜三日乃如春既還燕長春私謂師
曰汝緣在西南師因及恢復道經事長春日茲事體大他
日爾當任之仍授以今號甲午游太原西山得古昊天觀
故址有二石洞皆道像壁間有宋童二字師修葺三年成
一洞天既私自念云吾師長春凡有言於先必驗於後緣

道四

八

在西南我已踐之矣何獨於藏經而疑焉遂與門下講師
秦志安謀為錢布丞相胡天祿聞而悅之傾白金千兩為
勅始費即授之志安令於平陽立都觀總其事補完七跌
樓羅遺逸不厭其勞事成之日不愆于素甲辰春往終南
祖庭應皇子闕端大王醮事醮竟賜號玄都至道真人丁
未十月沐浴更衣示微疾而逝所作詩文目曰樂全前後
二集祖庭內傳參西遊記○寰宇訪碑錄載有大德四年
未見文內所稱野狐嶺在今萬全縣北三十里元史太
祖紀六年自將南伐賊金將定薛於野狐嶺元史類編太
祖師次野狐嶺金將統石烈完顏九斤等率兵號四十萬
來接大敗也胡天祿當太宗時相元史無傳宰相表自
骨續未敗也胡天祿當太宗時相元史無傳宰相表自
中統起亦未列名闕端大王據元史宗室世系表係太宗
子次

酥醪洞主曰明王圻續文獻通考云黃房公姓宋名有道字德芳沔陽府人無雲則能符行有雲則能披雲見斗故時號披雲真人一日丹陽授以金丹秘訣行之能令其身不死後莫知所終余嘗疑黃房公與宋德方爲兩人及閱元陳致虛金丹大要乃知續通考係采致虛書其云黃房公遊東海適太祖召長春邱師公與十八人爲之輔行則一人也然祖庭內傳作宋德方字廣道萊州掖城人師長生及長春終於終南祖庭不知致虛何以未見至稱之爲黃房公又因披雲之號謂無雲能符行有雲能披雲見斗此似夸誕之言致虛又云黃房公得丹陽金丹之道授之太虛真人李珣珣授之紫瓊

道四 九

真人張模模授之緣督真人趙友欽友欽於己巳秋寓衡陽以金丹妙道授上陽子己巳元明宗天曆二一年上陽子致虛號也今考致虛金丹大要總旨云海蟾授於純陽而得紫陽以傳杏林紫賢泥丸紫清惟紫陽悟真篇頗詳則致虛金丹之學實出南宗又云重陽授於純陽而得丹陽全真教立我黃房公得於丹陽以傳太虛紫瓊緣督則致虛乃全真道士而附會披雲傳丹陽金丹之學者又其與歐陽玉田周草窗書謂金丹一事自長春老仙慶會之後真仙聖師不肯降世者百有餘年予始聞緣督語未免遲疑後羈旅中復拜至人以青城至秘之文悉授無隱乃作金丹大要十卷然則致虛並

附會長春所告太祖者亦金丹之學矣其所撰宋德方傳蓋非事實余故不取而復爲辨之如此○ 四庫提要論陳致虛金丹大要云金丹二字其源卽出於參同契巨勝尙延年還丹可入口金性不敗朽故爲萬物寶之語自唐人專以金石爐火爲丹藥服之反促其生是循名而失其實也致虛是書猶不失魏氏之本旨其牽合老莊佛氏之書皆指爲金丹之說則未免附會學術各有源流非惟佛道異塗卽道家亦不能概以一軌也其言可謂切中竊嘗論之金丹之道雖源出參同契而實顯於張紫陽故明朱載堉諸真立奧集成其第一卷卽爲紫陽金丹四百字而其第二卷石泰還源篇第三

道四 十

卷薛道光還丹復命篇第四卷陳楠翠虛篇第五卷龍眉子金液還丹印證圖序龍眉子不著名氏第六卷白玉蟾指玄篇則皆紫陽而後遞相傳授世所稱南宗諸真者也其學始於汴宋而盛行於南方續文獻通考張紫陽台州人元豐中化薛道光博羅人石泰常州人白玉蟾瓊州人當時北方道流無有傳其學者故王重陽崛起金朝考其所學乃以去欲煉心修性悟道爲主絕不言及金丹蓋其時南北隔絕所學亦不相通至元世祖十六年混一天下於是北宗之學漸傳而南南宗之學亦漸傳而北故李珣張模趙友欽陳致虛輩皆南人而爲全真道士然其所授受者則實本於悟真篇其云珣得宋德方金丹之道者是時

北宗張大其教謂重陽傳自純陽海蟾故珎亦附會之

稱傳自德方也祖庭內傳所紀宋德方事致虛所著有

周易參同契分章注見四庫提要有悟真篇註古今圖書集成

其文部全載其得於南宗者最深至其牽合佛氏之言實本

於趙友欽仙佛同源一書朱載堉采此書然與全真本

旨漸離其宗矣茲故揭而出之以著學術之源流遷變

使後之學道者知所審擇焉○又四庫提要論諸真

玄奧集成云趙友欽仙佛同源一篇繁稱博引謂仙佛

皆有入室求丹之事再傳為陳致虛金丹大要其發明

仙佛同源之義尤詳以為卽釋氏教外別傳不立文字

之旨考明王世貞書金丹大要後云致虛元人道家書

幾無所不讀於文雖不能雅馴而亦閎肆辨博成一家

語其論精氣神援據法語警策動人金丹藥物妙用亦

自可采而至鼎器一章所謂偃月爐者必取之女子之

身中則謬矣吾獨怪其妄引儒釋以為其罪不減調達

善星於悟真篇後已詳言之又書悟真篇後云紫陽作

悟真歌發明金丹秘旨中間迴互隱伏雖未易窺測而

其大旨不過二端曰身中求者曰身外求者身外之說

於楞嚴經十仙所謂交媾堅固而不休息意同不敢遽

謂其無而其事甚鄙其機甚危其品甚卑其效甚難薛

陸二子之註釋猶頌晦相雜薛謂薛道光陸謂陸聖見

或託為薛道光撰世貞所云蓋向未知為翁註也至於

致虛而無餘蘊矣且其詞旨之放浪滑稽滅天道傷人

理而其罪之尤大者曰侮聖言此下引致虛語及佛經

佛也茲嗚呼紫陽之旨愈顯而愈晦使天下有以悟真

為誤真者則三子哉其詆致虛甚至且井及張紫陽薛

道光然世貞書金丹四百字後云紫陽精蘊獨有悟真

篇耳後所談禪語其門人尙以為非實錄而忽有此四

百字者余始得而讀之竊見其精深微妙雖與悟真相

表裏而提喚處尤更緊快文字亦雅純然尙疑其姪女

南園手持土橄欖龍虎交戰洞房雲雨之說或有涉於

問鄰者尋得其前序讀之所謂以身心分上下二弦以

神氣別冬夏二至以形神契坎離二卦以東魂之木西

魄之金南神之火北精之水中意之士為攢簇五行以

藏眼光凝耳韻調鼻息絃舌氣為和合四象以眼不視

而魄在肝耳不聞而精在腎舌不吟而神在心鼻不香

而魄在肺四肢不動而意在脾為五氣朝元以精化為

氣氣化為神神化為虛為三花聚頂以魂在肝而不從

眼漏魄在肺而不從鼻漏神在心而不從口漏精在腎

而不從耳漏意在脾而不從四肢孔竅漏為無漏然後

知其絕無所謂西鄰之說而悟真篇指亦可挽而歸之

一身豈紫陽以薛氏之註誤天下而指抉身中之秘救

正之耶據此則悟真篇所云不過借喻與世所稱容成

之術絕異不知致虛何以謬妄至此豈因薛註而誤會

耶抑因其師謂仙佛有入室求丹之事爲是解釋耶世
稱南宗修命夫但知修命而不修性其弊必至於是被
雲傳重陽長春之學所著樂全前後二集今已佚其言
金丹不知何如然王棲雲盤山語錄云金丹謂本來真
性世人言金丹以有形象處作造及關情欲此地獄之
見乃淫邪之所爲見乖人道入旁生之趣矣觀其所論
則悟真篇姤女黃婆坎離龍虎從有形象處作造者蓋
不謂然至關於情欲則特舉以爲大戒披雲之學與棲
雲想亦相同與南宗所言金丹大道者必異致虛混而
一之而所學又未能精究遂致爲世詬病此亦學道者
之龜鑑也

道四

李

于師志可字顯道沖虛其號也孟海人承安初事劉長生
於武官長生歸真遂求法於長春長春知其爲道器授之
法後從長春應詔回處燕京大長春宮乙卯二月順化於
白雲觀寢室中春秋七十一化後衆者宿相與言曰此老
可稱者三自長春宗師仙去受清和真常託以提點宮門
事出納流轉不可勝計及小斂一袖一袍外無長物一也
從學道以來五十餘年衣不解帶脇不沾席二也臨化之
時門人問及喪葬事拒之曰吾將往矣清濁各有所歸此
一聚塵沈沈露瘞無所不可三也時以爲善守師傳云元

鼎神虛大師于公墓銘○此
銘見甘水仙源錄李鼎未詳

張師志素號谷神子睢陽人母夢衣冠丈人以芝見授明

日誕師及長拉同志謁長春真人於東萊長春嚼齒大罵
二子懼遂巡遁去師留請益恭長春噤然曰孺子可教
遂以備庖爨之列師侍長春四十年間闕數萬里未嘗失
旨意長春化後應北諸侯之聘演教白雲門徒宮宇燦然
改觀至元五年冬屢有光自頂出氤氳徹空一日語其徒
曰長春有閻風之召遂沐浴具衣冠而逝壽八十有一元
孟禎應練扶教崇道張尊師道行碑○此碑見甘水仙源錄
元史孟禎字德卿宿州符離人早知問學廉希憲宋子貞
者器遇之擢國史館編修官內所云白雲係北方部落
名唐書同統傳云同統其先匈奴也部落凡十五種散處
磧北所稱十五種有白雲疑此卽蒙轅備錄之白達達係
借同統舊名而言元許有壬丁文苑京畿云山北置大宜
古白雲地李兀魯魯公神道碑云公長憲遼東其
境城烏桓白雲故地也蓋在今直隸盛京北邊外
通真大師鞠志圓侍長春西遊長春化後尹清和建議爲

道四

李

師精堂於白雲觀或謂工力浩大恐難成功清和曰教門
竭力何爲而不辦遂舉志圓董其役自戊子四月上丁除
地建址歷己庚二年堂遂告成西遊記

李公志常字浩然開之觀城人母夜夢異人授以玉兒覺
而生二歲喪父六歲喪母養於伯父濟川家年十九伯將
議婚公歎曰本期學道若愛欲纏縛事難有成矣同舍兄
張本敏之以嗣續規公公志不奪居無幾作雲水之遊湯
陰李仙告以長春尙在公往從之至卽墨之東山屬貞祐
喪亂有衆數百人避寇山窟中以公後至拒不納俄爲寇
所獲問窟何在捶楚慘毒絕而復蘇竟不以告寇退窟衆
環泣謝之爭爲給養戊寅夏拜長春師於萊師一見器許

己卯冬劉仲祿齋詔起師時益都張林自金歸宋公懼爲阻滯乃往說林俾移檄所經衛送以行庚寅春公從師行踰年七月至阿不罕山並山漢人千家請立觀擇主者師指公語衆曰此子通明博洽今爲汝等留其善待之因賜公眞常子號師既西邁公率衆興作觀刻日立成又立長春玉華二會癸未夏師至自行在德於觀中一日齋客四集手持弓弦授公公圍而佩之作詩爲謝師但笑領而已秋從師還至下水師字公而教之曰守道之篤人貌而天行直寓六骸而淵宗忘飢渴而常虛至靜而遺形獨遊乎無極之庭汝當記之公拜謝丁亥秋師既仙去清和嗣教以公爲都道錄己丑秋見上於乾樓釐時方詔通經之士

道四

去

教太子公進易詩書道德孝經且具陳大義上嘉之及冬得旨方還庚寅冬有誣告處順堂繪事不應者清和被執衆駭散公獨請代之曰罪則在我使者鎖之獄夜半鎖忽自開獄吏以白適來使會食所食肉骨上隱然見長春師像訟遂息乙未秋奉詔築道院於和林清和委公朝覲往來故公爲朝廷所知璽書稱曰仙孔八合識八合識譯語師也戊戌春嗣清和掌教事朝命加立門正派嗣法演教眞常眞人辛亥憲宗即位欲遵祀典徧祭嶽瀆遣中使詔公至闕下上親緘信香手授公選近侍哈力丹爲輔行自恆而岱岱而衡衡隸宋境公奏於天壇望祀既合祭四瀆於濟源終之至於嵩至於華祀所多有徵應甲寅冬有旨

召公乙卯秋見上於行宮適西域進方物時太子諸王就冥勅公預焉數召見咨以治國保民之術上嘗謂公曰朕欲百姓安樂然與我同此心者未見其人公奏曰自古聖君有愛民之心則才德之士必應誠而至因歷舉勳賢並用可致太平之效上嘉納命書諸册丙辰春以老辭夏四月至自北庭六月戊寅危坐語左右曰吾卦數盡歸其時矣翌日留頌順正而化春秋六十四著有立集二十卷西遊記二卷方公與張敏之訣各言其志敏之卒中高第以使北見留隱爲黃冠公兄事如昔并其屬給養之時河南新附士夫之流寓於燕者往往竄名道籍公委曲招延飯於齋堂者日數十人或厭其煩公不恤也其待士之誠類

道四

去

如此元上鵬大宗師眞常真人道行碑。此碑見甘水仙源錄元史王鵬字百一金正大元年進士第一甲第一人世祖授翰林學士承旨奏請修遼金二史著有應物集碑文內稱己丑秋見上於乾樓釐考元史太宗紀元年己丑秋八月諸王百官大會於怯綠連河曲離阿蘭之地以太祖遺詔即皇帝位於庫鐵烏阿刺里志常蓋因太宗初立入覲也怯綠連與乾樓音近常即一地友人李仲初文田謂怯綠連與河元秘史作客魯連河即今克魯倫河元史曲離阿蘭地在河之上源後名和林又元史憲宗紀元年辛亥以道士李志常掌教事文云戊戌嗣清和掌教事者蓋嗣教在戊戌而奉詔掌教則在辛亥也文又云憲宗即位詔公徧祭嶽瀆此事元史不載考祭祀志云岳鎮海瀆代祀中統初遣道士或副以漢官蓋憲宗命志常掌教因遣之也

酥醪洞主曰後漢書襄楷傳楷上疏曰或言老子入夷狄爲浮屠之化段成式酉陽雜俎老君西越流沙歷八十一國至烏弋身毒爲浮屠化被三千國有九萬品戒

經漢所獲大月支復立經是也其事荒忽世不之信然亦指西域言之耳若今內外蒙古則素未被中華之教者也逮長春西行後宋德方立觀於阿不罕山張志素演教於白霽而李志常復奉詔築道院於和林以道德經教太子於是數千年文教不通之蒙古胥漸以道化所謂化胡成道者乃實行之吁盛哉惜乎朔漠之外紀載不詳李志常後未之有聞考元史釋老傳稱歲癸丑八思巴謁世祖於潛邸日見親禮及即位尊為國師而世祖紀至元七十八年兩詔焚燬道藏偽經輟耕錄言至元間釋氏豪橫改宮觀為寺削道士為髡至是而全真之教稍屈而自中統後漠北諸王屢叛終世祖之

道四

十七

世未盡削平計其時道梗不通觀宇必遭蹂躪全真教之不逮於蒙古蓋在斯時矣然觀太祖尊禮長春受其止殺行孝諸教言遂以開統一之基而定傳世之業自世祖崇尚番僧迄於順帝釋老傳言帝師之盛道家不及什一而其氣燄薰灼延于四方為害不可勝言元史頗編稱楊璉真珈肆惡於前伽璉真導淫於後元之亡實亡於僧全真教之盛衰其亦蒙古之盛衰一大關鍵歟○又元史稱真大道教之廓希誠見知憲宗授太玄真人太一教之蕭輔道世祖在潛邸召至和林留居宮邸蓋自太祖尊信長春後太定憲三朝俱崇道教故並其非全真者而亦禮之逮中統而後帝師既貴視道教

稍輕然世祖猶賜孫德福銀章俾轄諸路真大道建太一宮命李居壽掌教事及平江南召正一天師張宗演至待以客禮命主領江南道教仍賜銀印不特全真掌教世奉靈書時被恩寵也自世祖至文宗雖傾信桑門十倍於奉道然命道流祈禱及錫金印玉圭之事本紀中仍不絕書惟順帝御宇親暱西僧至正而後禱祀之文不見於史冊諸道教之衰並在是時而元亦亡矣源流稱順帝怒阿難達瑪喇降旨令回家遂以致亡故自順帝出奔後傳至達延汗不聞有奉佛事考明史釋老傳達延汗即小王子子白稱大元大可汗者達延與大元對音字也小王子時蒙古漸以強盛屢為邊患其時不聞有西番佛教再傳至俺答始倣佛請金字經及剃床僧於朝復請於青海南建寺詔賜額仰華蒙古源梳所稱阿勒坦汗即俺答附地汗與博碩克圖濟農迎請聖體喇嘛至青海修造廟宇即其事西番佛教

道四

六

自是又行於蒙古到今不廢然蒙古衰弱不復極矣此亦可以觀世變也○又按真大道太一教其事實略見於元史釋老傳而未詳考明宋濂潛溪集書劉真人事云劉真人德仁滄州樂陵人始生有光照其室及長讀書稍通大義會宋靖康之亂徙居鹽山太平鄉一日晨起有老叟乘犢車相過遮道德經要言授之曰善識之可以修身可以化人仍投筆一枝而去自是立學頓進從之遊者眾真人乃取所授書敷釋其義以示人一曰視物猶己勿萌戕害兇嗔之心二曰忠於君孝於親誠於人辭無綺語口無惡聲三曰除邪淫守清靜四曰遠勢利安貧賤力耕而食量入為用五曰毋事博奕毋習盜竊六曰毋飲酒茹葷衣食取足毋

為驕盈七日虛心而弱志和光而同塵八日毋恃強梁
謙尊而光九日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學者宜世守之金
大定初詔居京城天長觀賜號東岳真人傳其道者幾
徧國中且善於劾召之術趙氏為狐所祟真人劾之里
中墜兆自焚狐數百鳴嘯赴火死人尤神之然其養母
如禮及亡喪祭一遵世教無愆度者後十年追封無憂
普渡開明洞微真人德仁卒陳師正嗣師正幼漁于河
德仁挈以入道能預知吉凶事師正卒張信真嗣有詩
文數百篇號立真集傳于世信真卒毛希琮嗣當金之
亡兵戈俶擾希琮能以柔而存希琮卒麟希誠嗣元憲
宗甚尊禮之賜真人號曰太玄名其教曰真大道仍給

道四

九

聖書護之希誠卒孫德福嗣德福卒李德和嗣德和卒
岳德文嗣德文卒張清志嗣自德仁至此世稱之為九
祖云又元王惲秋澗集云一悟真人蕭抱珍初初太一
教於汲郡其教法以篤人倫劫世教為本至於聚廬託
處似疏而親師弟之間傳度授實有父子之義凡嗣
教者皆易姓為蕭又嘗得仙聖所授秘錄金鑑宗時悼
后命之驅逐鬼物愈療疾苦皆驗大梁韓矩信禮尤至
其妻閻氏以嗣事為禱抱珍象丹符令吞之遂生二代
度師重明真人甫免抱卽送道宮三歲識字七歲善書
由清虛師主盟法宮大定間召住天長觀嘗入禁中論
道稱旨寵錫甚渥年甫中壽而逝三代度師王志沖博

之堂邑人父守謙母李氏俱奉太一教志冲生而岐嶷
父母與議婚不許乃去家入道禮重明為師既嗣法席
道陵賜號玄通大師後勒封體道虛寂真人四代度師
蕭輔道字公弼博學富才智有山中宰相之目甲戌春
大兵圍衛以拒不卽下既破殲其眾輔道當危急時用
智逸去是冬自河南歸歛遺骸瘞而邱之俗呼其封為
堆金塚歲聚奠焉壬辰大兵下河南輔道自柘城北渡
應大將撒吉思之請主新衛昭順聖后祠未幾復提點
趙之太清宮壬子世祖在潛邸聘至和林詢所以為治
者以愛民立制潤色鴻業用隆至孝者數事為對上喜
賜號中和仁靖真人其徒張善淵從行亦加真靖大師

道四

三

號已未上南巡在駕幸隱居所在時輔道已逝詢宿昔
者久之及卽位召五代度師李居壽至燕京建太一廣
福萬壽宮命主秘祀元史世祖本紀賜號真常真人六
代度師李全祐於至元十九年壬午嗣主法席賜號純
一真人以上雜采秋澗集中太一此真大道及太一教
傳授之大略也然考道園學古錄真大道第八代岳真
人碑稱昔者金有中原豪傑奇偉之士往往不肯嬰世
故蹈亂離輒草衣木食或伴狂獨往各立名號以自放
於山澤之間當是時師友道喪聖賢之學湮泯漸盡而
為道家者多能自異於流俗又以去惡復善之說勸諸
人一時州里田野各以其所近而從之受其教戒者風

靡水流散於郡縣皆能力耕作治厝舍聯絡表樹以相
保守久而未之變也據此則王重陽及劉德仁蕭抱珍
輩皆宋之逸民有所託而逃者元史未之詳因並述其
教旨及宗傳附識於此

孟公名志源字德清其先本上京徒單氏大定末遷萊州
膠水居孟氏宅因稱孟氏高祖脫卒於汾陽軍節度使配
完顏氏金源郡王希尹之妹曾祖克寧尙嘉祥縣主事熙
宗海陵興陵道陵凡四朝以功累遷至太師封淄王及薨
謚曰忠烈祖斜哥辭世襲千戶終南京副留守父給答馬
復世襲千戶職母烏林答氏明昌初年饑即墨人高翔嘯
聚劫掠詔公父討之乃曰食者民之天得之則生弗得則

道四

圭

死抵死求生小人之常情討而誅之惡在其爲民父母也
遂宣布上德賑以倉廩不戮一人寇爲之平公有三兄六
弟兄有官至驃騎者有至輔國者餘皆克紹家聲公獨從
齟齬中厭富貴甘淡薄泰和癸亥父母與議婚事運遁去
詣維州玉清宮見長春宗師請爲弟子長春授今名字父
兄疑第四都全真觀主爲隱匿繫歸有司公聞遂還家自
言其志父母知不可奪選第二都樂真觀使居之公雖得
法長春亦嘗質於玉陽太古二師大安己巳長春知公有
所得賜重立子號蓋嘉之也貞祐癸酉公兄弟爲兵亂蕩
散乃扶二親就養於已所居二載一兄還省問無缺已卯
從長春西行沙漠萬里輜重車皆兩人惟公獨御清和憫

其勤請副於師長春日吾知其勤矣但欲其先難而後獲
耳辛巳至阿不罕山長春留公等九人立棲霞觀丁亥長
春反真公年四十一矣一日靜坐忽見重陽長真長春三
師重陽言汝壽當七十五長春言汝五十後必負教門重
任勿憚繁劇是皆磨礪汝之砥石鍛鍊汝之爐冶也言訖
不見尋覺身中百關通暢真氣自尾闕入泥丸是後一復
一日神物變化雖顛沛造次身中流連之理未嘗止息中
箴二年辛酉春順正而化前數日預以後事囑門人凡來
省視者見其耳聰目明音吐洪暢音不之信至是方知公
之所得過人春秋七十五如祖師言元李鼎重立廣德此
碑見甘水仙源錄徒單克寧金史有傳惟父觀史作况者
子斜哥孫給答馬俱未敘入此可補金史之闕志源西道

道四

圭

死抵死求生小人之常情討而誅之惡在其爲民父母也
遂宣布上德賑以倉廩不戮一人寇爲之平公有三兄六
弟兄有官至驃騎者有至輔國者餘皆克紹家聲公獨從
齟齬中厭富貴甘淡薄泰和癸亥父母與議婚事運遁去
詣維州玉清宮見長春宗師請爲弟子長春授今名字父
兄疑第四都全真觀主爲隱匿繫歸有司公聞遂還家自
言其志父母知不可奪選第二都樂真觀使居之公雖得
法長春亦嘗質於玉陽太古二師大安己巳長春知公有
所得賜重立子號蓋嘉之也貞祐癸酉公兄弟爲兵亂蕩
散乃扶二親就養於已所居二載一兄還省問無缺已卯
從長春西行沙漠萬里輜重車皆兩人惟公獨御清和憫
其勤請副於師長春日吾知其勤矣但欲其先難而後獲
耳辛巳至阿不罕山長春留公等九人立棲霞觀丁亥長
春反真公年四十一矣一日靜坐忽見重陽長真長春三
師重陽言汝壽當七十五長春言汝五十後必負教門重
任勿憚繁劇是皆磨礪汝之砥石鍛鍊汝之爐冶也言訖
不見尋覺身中百關通暢真氣自尾闕入泥丸是後一復
一日神物變化雖顛沛造次身中流連之理未嘗止息中
箴二年辛酉春順正而化前數日預以後事囑門人凡來
省視者見其耳聰目明音吐洪暢音不之信至是方知公
之所得過人春秋七十五如祖師言元李鼎重立廣德此
碑見甘水仙源錄徒單克寧金史有傳惟父觀史作况者
子斜哥孫給答馬俱未敘入此可補金史之闕志源西道

真宋披雲薛太霞李無欲莅事并加真人號辛亥憲宗即位遣使唐古出持聖書諭掌關中道教癸丑皇太弟遣使脫權馳諭待以師禮乙卯六月無疾晨興謂門人申志信等曰吾將行矣汝當嗣吾職至七月二十四日順化而終年六十六元李庭玄門弘教白雲真人墓公碑銘○此碑在陝西盤匡京兆府學教授少華李庭撰至元二十五年碑立元詩選癸集李庭字顯卿號萬香通統閩爲京兆府學教授安西府詒議即其人志遠西遊記作志清疑其後改名碑文內先鋒使夾谷公未詳元史夾谷之奇傳云其先出女真加古部後詠爲夾谷則此亦金人降元者其云皇子永昌王考宗室世系表諸王表俱無之然甲辰爲乃馬真后稱制之四年則此皇子當謂太宗子或定宗子元史於太宗崩後至憲宗立所紀甚略憲宗純云帝即位太宗皇孫失烈門及弟孛忽等心不能平三年帝分遣諸王於各所請失烈門也速李里等禁錮和只納忽孫脫等此皇子永昌王後亦當獲罪故史失載也元史地理志至元十五年以永昌王宮殿廢所立永昌路當即此皇子永昌王廿二史考異據世祖紀至元九年十一月

道四

書

月諸王只必帖木兒築新城成賜名永昌府謂永昌王即只必帖木兒以未賜印故諸王表不列其名說似未確其云皇太弟即世祖癸丑爲憲宗三年世祖崩弟後繼憲宗即位故文稱皇太弟其云脫權元史有傳云札剌兒台人又憲宗紀九年駝驛重賞出閣諸王曰今在宋境夏暑且至汝等其謂可居否乎札剌兒台人脫歡曰南土瘴瘴土宜北還札剌兒台與札剌亦兒當譯者偶異蓋一人也○道藏目錄有道德真經藏室纂微開題科文疏五卷太霞老人薛致玄述碑文所稱薛太霞即其人陝西通志太霞真人姓薛氏修鍊於太微宮朝廷聞其有道行召對賜號真人及金冠臨終作辭世文以此文考之于洞真宋披雲及墓志情俱師長春太霞當亦長春弟子

潘師德冲字仲和冲和其號也淄之齊東人大父秉政值大安兵興起家爲軍都統成萊州父楫益都府學教授自高祖以上及於師九世同居家素饒遇歲凶發粟賑貸賴全活者甚衆一日有術士過之曰是家有陰德必生異子師母王氏嘗夢有祥雲入室覆其身遂爾有娠妊十九月

師乃生七歲不能言父憂之忽有道者乞食於門問所從來云自東海將適長安師即從旁與語應答如流父駭愕道者曰是兒異日當爲天人師宜善鞠之自此遂能言稍長讀書日記千餘言聞父母欲爲娶妻即背遁道過濰陽玉清觀清和真人知其將詣長春乃引見焉長春委師以焚修之事暇則疑神條慮默坐靜室中如是者十餘年已卯從長春西行及還抵蓋里泊長春詔師曰汝緣他年在西南此時永樂吾道矣長春仙後甲辰河東永樂祠堂災祠蓋呂純陽仙蹟也朝議崇建改爲純陽萬壽宮命李真常選道望隆盛者任其事真常泊清和二宗師集衆議衆以爲無踰於師且長春命之矣乃皆師爲河東南北兩路

道四

書

道教都提點委往營之師至永樂合事迄徒不數稔新宮告成甲寅春上在藩邸命設普天大醮於長春宮召四方高道師首與其選致彩雲鸞鶴之瑞真常曰此瑞公適當之遂以清和所遺金冠錦服爲贈事畢還永樂丙辰五月朔忽謂左右曰吾幼遇長春師粗有所得繼而清和真常以純陽宮世緣見付今已修舉無復事矣吾其行乎衆不知所謂二十六日將返下宮時盛夏從者以爲病師曰第行無傷忽陰霧四合抵下宮四十餘里人不知暑重陽殿前古柿二株一夕無風自折衆驚悟曰師前日之言兆於此矣是夜二更師忽扶杖出面四方誦咒語隨即以灰摻之露坐移時若有所待尋入室翫面易衣書頌一篇乃就

枕倚然而遊春秋六十六初新宮北踰一舍有山曰九峯
土人云此純陽得道處也師遣其徒劉若水於其地起純
陽上宮往居之因號九峯老人化後若水復爲築臺志之
曰九峯老人誦經臺元徒單公履冲和真人潘公神道碑
此碑見甘水仙源錄又商挺清逸
觀碑云長春應聘弟子從行各有科品兼書科者冲和
潘公初金朝有名琴二日春雷曰玉振皆在承華殿貞庶
之變王振爲長春所得命公蓋之後建清逸觀爲
長春別館乃築琴臺於殿之陰此碑未載其事

以上俱長春西遊侍行者

酥醪洞主曰長春西遊時侍行者十八人皆鉅子也而
可紀者祇十二人考之李道謙祖庭內傳甘水仙源錄
餘六人俱不能詳道謙去長春未久而猶若是豈道德
經所謂知我者希則我貴彼六人固以逃名爲事耶李

道四

美

志常西遊記云長春師嘗夜話謂門弟子曰古之得道
人見於書傳者略而不博失其傳者可勝言哉余屢對
汝衆舉近世得道之士皆耳目所親接者其行事甚詳
其談道甚明暇日當集全真大傳以貽後人師旣沒雖
嘗口傳其概而後之學者尙未見其成書惜哉余於茲
篇亦云

曹先生瑱號朝虛子陝右坊州人少以孝弟稱壯歲游場
屋間屢中高選大定甲午覽道經有學仙之志聞丹陽居
終南祖庭往參謁焉一日習靜室中丹陽詰之曰學進乎
曰未也丹陽曰夫靜也者天命之原仙聖之本習而進之
猶假翰以登天也不曰靜乎櫻而不煩不曰真乎作而不

妄先生拜謝曰瑱得之矣壬寅侍丹陽東歸宜海丹陽化
後先生至海上謁長春宗師明昌中長春命與雲中蘇公
無染柳公同飛鳥燕薊演化度人泰和丁卯寓燕都永壽
觀忽告衆曰吾當歸矣不數日示微疾而逝大元庚戌追
贈翊立惠正朝虛真人祖庭內傳

蘇先生鉉號雲中子華州蒲城人大定辛卯詣終南丹陽
席下乞垂開度丹陽置諸左右服勞不少懈丹陽付授道
妙一時羽屬以小丹陽目之後侍丹陽東歸盤桓登萊閒
明昌初謁長春宗師奉命演教燕薊住崇福觀一日告門
人以歸期言訖縹緲繞空際枕肱而逝後追贈體元輔
教雲中真人祖庭內傳

道四

美

柳先生開悟字巨濟號無染子陝右坊州人少業進士魁
鄉選再赴廷試以才名推爲州學錄大定壬辰於長安遇
丹陽捨家從之遊居劉蔣祖菴與曹瑱來靈玉劉真一李
大乘雷大通李大莖趙九淵輩稱立門十解元丹陽東歸
先生亦從行丹陽上仙奉長春命演化燕薊居固安之棲
玄菴崇慶元年仙逝後追贈明立崇德無染真人李真常
爲作墓碣銘祖庭內傳○立門十解元此但記其八其二
未詳八人中惟大莖無事蹟餘見祖庭內傳
于先生通清字泰宜號真光子河東隰州人母夢神人授
丹一粒服之有娠誕日紅光照室甫冠母歿喪葬盡禮已
亥隨一乞食道者往謁丹陽屢授真訣丹陽東歸留居祖
庭事長春宗師辛亥長春亦東還海上先生從居棲霞之

太虛觀閱數載長春命弘道北京等處遂授以親翰付界
教法先生承命至香都環居三載神光屢見僚庶參問者
不可勝計築華陽觀居之先生因號塗陽隱士所度門弟
子踰千人惟盧柔和丁至一爲入室大安己巳玉陽仙仗
北來挈先生至燕都保賜紫衣師號甲戌奉長春書召還
太虛俾主觀事璽定改元土寇擾攘遷居福山縣杏山村
之修真菴忽集衆告曰今日天氣清朗北兵寢息吾其歸
矣沐浴書頌曰今朝推倒無根樹頃刻攀翻鍊藥爐我獨
去時無滯礙杖藜倒曳赴蓬壺擲筆瞑目而逝春秋五十
六祖庭內傳

道四

老

道遊終南禮丹陽居劉蔣祖庭采薪汲水備歷艱辛丹陽
授以玄旨丹陽東歸先生與李君共遊邵水丐於縣市劉
戶部好謙語人曰昔列子居鄭圃四十年人不知其有道
吾觀喬李二公其斯人之流乎丁酉遊於故城東北隅之
趙氏園面太華而歎曰修真之地孰踰於此趙聞而施其
地乃相與結茅而居卽今太清觀也丙午長春演教祖庭
二公徑來席下日就教語長春謂衆曰喬李克勤於道吾
門之達者也明昌辛亥承長春命同弘化河東泰和壬戌
復來邵水貞祐丁丑春與土人王可大坐忽曰吾敢少煩
於君願助一袍以贖吾行不數日無疾而逝年八十一可
大來弔方知索袍謂棺也時門人李道隱在他所先生突

踵門密有規誨臨別語曰明日可一來翼日道隱行至中
途人報先生昨日已羽化矣祖庭內傳參王與太清觀記

李先生冲道號清虛子家世平陽事父母孝年幾不惑與
喬潛道同禮丹陽復同事長春後於河東臨汾縣西築冲
虛觀居之度門弟子數百人長歌短詠每露玄旨喬君責
之曰道人貴韜晦今向上真師在世止可各進真道先生
謝而焚之一日命衆具湯浴畢愴然順化非煙非霧徧覆
庭宇三日而休土庶瞻拜靡不歎異祖庭內傳

道四

末

帥俱皇族相繼師禮焉運使高公病心痛治莫能效先生
爲布氣按摩立愈以詩十絕爲謝先生素不識書口占賡
酬略不停思高大異之正大二年六月無疾而逝年八十
先是其弟仲珪亦入道受印可於先生居鳳翔一日求木
於知府虬虎公旣瞑目門人斂焉郡人驚異觀者萬計二
道人因忿爭於前久之不解忽聞擊木聲舉蓋再起讓曰
若輩將賣我作利賂耶速蓋棺將無人矣葬後不數日北
兵奄至於是郡人始悟事見定海節度使盧通議墓碑金
祖謙碧虛真人楊先生墓
銘○此銘見甘水仙源錄
呂君道安宦海人世爲巨室幼穎悟志慕玄門事父母以
孝聞年三十二兩親喪葬畢聞馬譚邱劉四師於終南守

墓隻影西行納拜於丹陽大定庚子丹陽令充祖庭菴主
丙午長春來居祖庭日親立訓於道了無礙障辛亥長春
東歸君撐柱祖庭不減師真在日乙卯朝省罷無敕額菴
院悉沒於官祖庭亦在其數自是道侶散逸承安丁巳玉
陽被召赴闕遣人來召明年春至燕都玉陽買祖庭爲靈
虛觀保授君以冲虛大師號使掌勅牒主領觀事君乃復
構基址建堂殿潔壇場度門弟子三百餘人祖庭之教榮
然復興與定辛巳二月以法弟畢知常嗣主觀事囑門人
以進道之語乃書頌云平生不解道詩篇鐵鏤爲朋四十
年稍習陰符三百字粗明道德五千言般般放下般般悟
物物俱忘物物捐此去不遭閻老喚今朝唯待玉皇宣頌

道四

表

畢條然羽化春秋八十大元壬子追贈凝虛真人金趙九淵冲虛
大師呂君墓誌參祖庭內傳。趙誌見甘水仙源錄

畢先生知常世爲乾州醴泉之巨室昆季四人俱好清虛
無爲之學大定壬辰間丹陽演教祖庭偕來席下先生最
幼置之左右執巾餅之役丹陽東歸囑先生西入隴山侍
長春採薪汲水凡五年暇則危坐不寐以修靜定之功辛
亥長春東遊留先生與呂道安同主祖庭事及祖庭沒於
官丁巳先生往海上謁長春長春聲贊相付又作疏文俾
之勸導爲重建計至燕玉陽保賜通真大師號令與呂西
歸重立祖庭爲靈虛觀先生善醫藥聞人疾不擇貧富必
往救之呂化後嗣主觀事無幾何謝去退隱岐山縣五姓

之洞真觀正大辛卯關中受兵避地於太白山之峽至三
月十六日告門人曰昨於定中山靈潛報此地不堪久處
當徙他所世態如此吾不忍見翼日奄然長逝居民聞之
有去者不數日兵至不去者俱被禍大元壬子追贈廣容
真人祖庭內傳

宋先生明一號昭然子登州福山人年踰三旬入關中出
家禮丹陽千磨百鍊志如金石丹陽付以口訣以青華陽
巾賜之丹陽東歸侍行至海上以其母兄姊姪六人俱入
道丹陽上仙復入關居祖庭丙午率衆詣隴山請長春還
終南大弘祖教辛亥長春東遊先生受法旨充祖庭尊宿
丙戌北兵下秦川民庶驚擾避地南山道衆俱入滂谷先

道四

辛

生獨不肯往衆勸之行先生曰吾之宿債矣所逃乎不數
日邏兵猝至殿宇悉爲灰燼先生亦被害翼日道衆下山
視之膏血不流時以爲嵇康羅公遠之尸解春秋八十四
大元壬子追贈無憂真人祖庭內傳。文云丙戌北兵下秦川考元史太祖紀二十一年丙戌伐夏取甘肅西涼無下兵秦川事豈其時游騎至秦川史失載耶太宗紀二年庚寅遣兵圍京兆拔其城秋攻鳳翔三年辛卯春克之自是關中始破疑此傳丙戌字有誤

警互博州人初師丹陽馬銓後禮長春邱處機自號益真
子人稱警仙翁遊歷濟南抵鄭之釣臺泰和間大雪丈餘
互不出十餘日人以爲死除雪視之端坐儼然殊無寒餒
色貞祐問元兵攻關峽軍民恐懼互曰無妨已而果然哀
宗幸秦問曰天下城池陷盡此獨完何也僉以警仙翁對

一日互羽化城陷矣續文獻通考參 大清一統志○袁
李宗善書憲宗元年立未見拓本當即此也元史世祖紀
見漢有樓虛侯嘗願見功臣表互始其裔也元史世祖紀
中統二年十月遣道士嘗洞春代祀東海廣德王廟王暉
秋獨集有贈相者嘗洞春詩而元好問遺山集有贈嘗子
野高士三章次章云驚肩燕領非吾事一片靈臺欲付君
則子野亦相士即洞春也而首章云仙翁高弟獨君優則
洞春係互門人蓋
長春再傳弟子

于師志道初名善慶字伯祥宜海人祖彥升好時縣主簿
師與丹陽同里年十七丹陽演法於金蓮道場師預焉丹
陽異之日向畏重陽譴訶然得終其業者彥升力也使是
兒入道殆天報乎丹陽返真造隴州龍門山謁邱長春長
春俾參長真於洛陽得鍊心法丐食同華間明昌初長春
歸海上囑曰汝緣在沂隴無他往復入秦小吳嶽東南峯

道四

三

鑿石以處日止一餐絕迹人間七八年迄今日其龕曰于
真人洞後創觀沂陽之石門泰和三年隴之州將保賜沖
虛大師號五年再謁長春啟證心印退隱相州天平山六
年長春緘示密語督還沂隴仍易今名師敬諾久之道價
隆重雖黃髮故老自以為不逮也常請學仙者存乎積累
赴人之急當如己急八年南征凱還憫其存累盡力援購
正大改元西軍戰破遺禮部尚書趙公秉文祭於平涼充
濟度師秉文高其節圖像薦諸朝召之不起二年逼中使
絡繹起領中太一宮事七年河南不雨召近侍護師降香
濟源立致甘澍天興二年春京城送款於我朝驛訪高道
以師爲之冠秋七月由中灤渡北邁時苦於饑依附者衆

船人疑有金帛夜半過一沙渚委之而去黎明驚濤四湧
泉失措師謂弟子符道清曰今日之事非爾不濟道清素
人不安於水承命捷若神助俄賂二舟馳返舉脫其厄其
臨事如此乙未秋入燕致祠處順堂下丙申燕境大旱蝗
師投符瀘溝乃雨蝗不爲灾戊戌夏詔選試道釋進號通
玄廣德洞真人掌教李真常奏請住持終南重陽萬壽
宮庚子太傅移刺寶儉總管田雄交疏邀師會葬祖庭即
日命駕入關總管事張道士來躬拜庭下堅讓不受執事
問之師曰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昔丹陽接一童子必答
焉忍自尊大耶庚戌冬十月三日留頌以再生不必樂死
不必憂之旨曲肱斂息坦然順化春秋八十五有洪鐘集

道四

三

行世師學道六十八年脇不沾席衣不解帶與人言惟正
心誠意而已至於齋神頭真之秘苟非其人閉口不吐在
汴則尚書左丞張行信平章政事侯摯司諫許古禮部尚
書楊雲翼王府司馬李守節修撰雷淵應奉翰林文字宋
九嘉在燕則漕長陳時可大卿吳章侍讀張本在關中則
參省王輔臣郎中邳邦用講議來獻臣同德寺丞楊天德
員外郎張徽中書掾裴憲經籍官孟攀麟署丞張垢皆當
世景慕者元楊真洞真子真人道行碑○此碑見還山遺
不中北渡後耶律楚材奏授河南路徵收課稅長官兼廉
訪使碑文內禮部尚書趙秉文金史有傳又太傅移刺寶
儉移刺即耶律元史耶律禿花梁丹人拜太傅卒子朱哥
嗣卒子寶童嗣並襲太傅此寶儉疑即寶童又總管田雄
元史有傳又在汴張行信侯摯許古楊雲翼雷淵宋九嘉
並金史有傳皆金遷汴後一時賢臣李守節中州集作李

節云字正臣涇州人原名守節哀宗即位去守字又在燕
陳時可與章張本時可見元史太宗紀耶律楚材傳章見
西遊記與長春唱和者本見中州集及歸潛志又在關中
王輔臣碑用來獻臣同德揚天德張徽裴德孟攀麟張
瑞攀麟元史有傳元好問文集寄耶律公薦士書云張徽
秦人中州集云張瑞字子玉河中人還山遺稿錦峯王先
生墓表長安碑用楊天德來獻臣同德張瑞藏之故穴
金石萃編載金西安府進士題名記興定二年張仲安榜
下第三甲楊天德高陵縣又西安府改建題名之記正大
元年王鶚下邳邦用定安經義張介下張瑛京兆末云承
直郎省差教授賜緋魚袋邳邦用立石據此則邳邦用楊
天德張瑛皆金時進士籍關中其事實不見元史蓋遺民
也餘未詳

李志源德興人學道時馬已謝世歷扣邱劉王郝四君邱
賜號真常子性好山林然未常留滯一處始在燕剴間尋
之登之萊之嵩之河秦既而卽大梁之丹陽觀居焉一日
遣人詣郟之五姓邀于志道主中太一宮事且曰于吾友

道四

三

也先師長春所密授他日與吾教者其斯人歟癸巳春大
朝遣使往徵行有日矣忽顧謂其衆曰天將興治古之道
而吾不及見吾向所以邀于者正謂今日也既以後事付
于而問曰日景午未侍者曰午矣乃枕肱而逝年八十三
金張邦直真常子李真人碑銘。此碑見甘水仙源錄文
云癸巳春大朝往徵癸巳爲蒙古太宗五年金哀宗天興
二年時汴京降哀宗走秦州大朝乃蒙古也劉福歸潛志
張邦直字子忠河內人嘗魁進士官國史院編修遷應奉
翰林文字北渡將還鄉道
病死此文蓋北渡後作

趙先生志淵號清平子單州人甫冠父母俱喪禮滕州靈
真子馬尊師後遊益海玉陽一見器許大安崇慶間避兵
王屋草木食不變所守大元癸未長春宗師南還謁於
燕山每日一造席聽受遂於深根固蒂之妙了無疑障及

長春上昇從洛州僚庶請住持神霄萬壽宮度學者凡數
百人立菴觀十餘所乙未清和真人祀香祖庭先生來見
清和委充提舉時關中甫定歲且饑祖庭道衆欲棄去先
生訓以功行內外帖然又修復驪山華清宮建遇仙觀於
終南之蔡村以輔翼祖庭勝跡辛丑會葬祖師畢東歸洛
州癸卯開清冷子劉先生返真終南清冷先生莫逆友也
是冬啟行欲詣魏府致遙奠之禮暮宿廣平遽然歎曰觀
物之化不知化及我也卽還宮召門弟子曰昨夜師真有
命令吾速歸祖庭吾其逝乎留頌曰修行端的要功夫煉
就丹砂不用爐擺手使歸雲外路高穹風月自如如擲筆
而化春秋七十七 碑見甘水仙源錄張好古未詳銜云祖

道四

三

庭重陽萬壽宮講經
師亦全真道士也

劉先生志源號清冷子相臺固縣人家政饒財早喪父昆
季二人奉孀母以居母歿終三年喪徑詣澶州洪羊山禮
卽尊師志行苦卓嘗往來間滑間衣弊足跣人不堪其憂
先生自以爲樂也其兄初未之信一日以纊一束置於路
潛窺之先生過而不顧兄乃歎服崇慶間東遊鐵查山謁
玉陽得授秘訣值金天失馭山東郡縣自相屠戮時先生
丐食於賢壩地頗高其下有穴可容數百人北兵奄至近
壩之民俱匿穴中先生端坐其上寇莫能害如是數年一
方賴以全活先生又於瀆淵之雁華臺臺龕而處時大軍
之後豺狼徧野晝而食人先生不爲怖龕左右常有數狼

馴狎似守衛之狀癸未冬長春宗師南還先生遊於宣德
長春一見深許授以履令勿跣步仍委提點大名路教門
事由是道價益隆度弟子數百人建立菴觀百有餘所乙
未清和真人命先生與復終南上清太平宮且以輔翼祖
庭為務先生挈徒入關數年間宮遂落成癸卯秋留頌委
號而逝壽七十四壬子掌教李真人祀香祖庭奉朝命追
贈純德妙成真人元李道謙終南劉先生事蹟
記。此記見甘水仙源錄

范公圓曉號玄通子益海人性有夙慧能紀始生時事稍
長見屠豕遂不茹葷居母喪露處墓側父喪凶服日一往
雖大風雨不避年十九從郝太古學太古深器之後居密
州貞祐初紅寇起東海富人多以財賈寄公城破寇入公

道四

妻

度不可保乃盡出所有啖渠帥老幼獲免寇退眾奉公為
城守命下就拜州長公力辭曰道人安用此改賜普照大
師癸未閏長春奉詔南下詣謁於京師大蒙印可丙戌東
平行臺嚴公迎脩上宮萬壽宮晉道教都提點時遣人就
諮訪公論列利害不屈左右多所裨益戊申朝命加賜玄
通廣濟普照真人半讓不受是歲遊關中己酉十月歸次
大名一日晨起謂眾曰吾今日以往更不度人日始中奄
然長逝年七十二平昔嘗語人曰從上諸師多淹疾累久
不得速去甚不快人意或曰師能之乎公曰今汝看至是
果然元宋子貞玄通子范公墓
誌。此誌見甘水仙源錄
王師志謹號棲雲子東明之溫里人甫冠將娶不告而出

聞太古演教益海往執弟子禮太古仙號隻影西行壞神
破瓢首蓬面垢人役之笑而往辱之拜而受值兵饑盜起
師遭縛將殺而烹之言詞慷慨略無懼容盜知其異人釋
之胤甫定從長春北遊燕薊居盤山西欄之石龕後長春
化去方出經行盛暑不笠不扇嚴冬不裘不帽所至願為
門弟子者動以千數然了童之拜必答或問之曰凡緣玄
門皆太上之徒吾之昆季也且道性人人具足奚分長幼
乎聞者歎服戊子經鎮市帥曹德祿邀作黃籙大齋會者
數千而井僅供二三十人德祿憂之師躬祭井上覆以席
歷一晝夜啟視泉湧用之不竭醮已復初或詢其故曰無
他我以誠告彼以誠應誠意交孚天地可通况其餘乎聞

道四

妻

者愈服初重陽西歸挈丹陽圓子傳道於汴之逆旅主人
王氏誘毀之重陽曰吾所居地他日子孫當卜築於此及
汴降師跡其地建大朝元宮雄壓諸方重陽言始驗中統
癸亥夏晏坐方壺不語不食已沐浴安寢門眾環侍師叱
曰汝等各幹自己正事未幾晏然遂逝春秋八十六元貞
元年賜號惠慈利物至德真人元王鶚棲雲真人王尊師
道行碑。此碑見甘水仙
源錄
酥醪洞主曰道藏中有棲雲子盤山語錄一卷其門下
劉公所記而門人論志煥編次成書者也余嘗取而讀
之而得全真教之真相焉如云或問識得一萬物畢又
云抱玄守一一是甚麼師云乃混然之性無分別之時

也既知有此卽墮於數則不能一矣一便生二二便生三三三生萬如何守得不若和一也無故祖師云抱立守一是功夫地久天長一也無這箇一也無處卻明出自己本分來卻不無也故經云知空不空知色不色名爲照了此重陽證道之真相也丹陽長春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盤山語錄云或問丹陽真人以悟死而了道速其旨如何答云修行之人當觀此身如一死囚牽挽入市步步近死以死爲念事事割棄雖有聲色境物紛華周而圍繞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念念盡忘此身亦捨何況其他以此鍊心故見功疾又云丹陽真人云眞樂眞閒無議論至微至妙絕商量沒商量處卻近也此丹陽

道四

壽

之真相也其學參以佛理且獨善之意多盤山語錄又云修行人若玄關不通當於有爲處用力立功立德久久緣熟自有透處勝如雨頭空擔不能無爲不能有爲因循度日長春真人云心地下功全拋世事教門用力大起塵勞若無心地功夫又不教門用力請自思之是何人也又云昔在山東十有餘年終日杜門以靜爲心無人觸着不遇境不遇物此心如何見得凌壞便是空過時光夫天不利物則四時不行地不利物則萬物不生不能自利利他有何功行故長春真人云動則安人利物與天地之道相合也此長春之真相也其學參以儒術且兼善之意多蓋重陽宗老子之學而兼通儒釋

兩家丹陽長春各有所得且頓漸殊悟故成就因以不同然總兩者論之長春遠矣棲雲子能道其實亦眞得師傳者哉

以上先事馬譚劉王郝諸眞後禮長春者

道四

六

長春道教源流卷五

羅浮醮醪洞主陳教友著

邱長春弟子紀略下 附馬劉王郝弟子紀略

王公志坦字公平號涓和相州湯陰人父忠以貴雄其鄉母岳妊時夢古仙來告曰此子成人必令學道否則將禍於而家公生不好弄甫及冠卽著道士服禮北京盧尊師盧丹陽法孫洞清于公高弟也素嚴厲公躬執百役靡有懈怠癸未秋謁長春真人於宣德一見器之傳付秘訣遂行化興中義錦間日丐一食雖蚊蚋嘬敗亦不屑棄匪茹而居不計何地遇昏暮卽止戊子聞清和宗師駐燕往參禮焉無幾何逕入金坡坐而煉化木茹瀾飲人莫見其面

道五

晦跡十餘年人無賢不肖皆曰金坡王先生有道之士也甲辰春真常真人招爲大度師夏從真常北上參授三洞秘籙以祈禳詞禁濟人其疾病藥石不治者假符水或以袂拂之罔不立愈皇太后欽挹真風寵賚以禮留居闕庭者六年還燕爲教門都提點燕去和林千六百餘里凡赴十有七馳驅寒暑略無艱苦狀憲宗元年辛亥詔真常祀嶽瀆以公爲輔行癸丑上問養生之術對曰此山林枯槁之士所宜非天子急務也天子代天理物當順天心與民興利則天降之福壽矣然開創以來戕橫天闕精魂無依非求諸冥冥中莫之能救因奏修黃籙大醮上喜卽詔設於長春宮甲寅三月將醮雲膚寸而雨公密禱於天遂霽

又有卿雲鸞鶴之應公卿文士咸作詩以贊其瑞真常厭世誠明嗣立公之力居多至元改元燕人楊提領於私第後園作環菴一區求清修高尚之士奉之僉曰金坡王練師可卽禮致焉七年誠明上仙詔公襲位仍加崇真光教涓和真人號九年十一月蛻形於長春之玄堂年七十三踰年葬於金坡山下從治命也時天氣肅冽比囊事化而陽春執紼者萬餘人汗皆浹背咸嗟異之公美儀觀愛讀書尤喜性理學度弟子數千人建庵觀百餘區所著信心錄六牛圖傳於世元高鳴崇真光教涓和真人道行碑○此碑見甘水仙源錄元史高鳴字雄飛真定人世祖召爲翰林學士遷吏禮部尙書有文集五十卷文內所稱盧尊師卽盧柔和洞清于公卽于通清見前通洞音近疑有一誤

道五

醮醪洞主曰王涓和師盧柔和柔和師于通清其學實出丹陽然通清柔和及涓和皆禮長春則並長春弟子也長春學最平實而年又最高丹陽諸真再傳以下多師事之茲統列之爲長春弟子柔和事于通清榭入室又謁長春其本行當有可紀惜不傳
李先生志方號重立子初名益字友之相州安陽人金朝故事新天子卽位例出諸王爲方鎮大安崇慶間宣宗以豐王來彰德先生時以高訾家推擇爲功曹掾有廉平稱尤精算術因之出入府中雅性重厚復小心畏慎故見親任至宣元年宣宗入繼大統明年車駕幸汴梁扈從以行補戶部令史當艱難之際柄臣高琪蔑視文吏其持下急

如東濕從事者多引去先生直道自任氣不少衰會被檄
漕米餽燕師抵霸州值北兵大入幾至不測然憂世之類
每見於顏間一日忽謝病歸隆廬山適與丹陽法孫柔和
子盧公遇便請執禮為全真師入棲霞谷無憂洞深坐練
化甲申聞長春邱公應詔還附盧公遠遊長春賜今名號
時盧公有提點北京道教之命長春謂先生緣在彰德俾
之南行即營棲霞為觀稍稍就緒會彰德總管趙德用請
住迎祥觀先生乃命弟子康志宜主棲霞事丁亥長春上
仙先生往祭因留宿檀順致心喪焉庚寅復還士庶懽迎
皆曰吾家先生來也總帥蕭仲通奉疏請主天慶宮丁巳
宗王穆哥遣使賜金冠雲錦羽衣仍加真人號先生住迎

道五

王

祥天慶於棲霞蓋惓惓志宜物化復以尹志和塗志堅等
知觀事庚申二月九日集眾留頌怡然而化其頌曰四大
既還本一靈方到家白雲歸洞府明月落棲霞春秋七十
六所著地元經行於世生平迭著靈異若萬鶴繞醮壇而
翔飛蝗抱祭器而死虎承牒而殺田豕雪失道而作司南
類此甚多然皆先生平日所不喜道故不具書元高鳴重
立子李先
生返真碑參李誠棲霞觀碑○高碑見甘水仙源錄李碑
見林縣志金史章宗紀大定二十九年進封豐王加開府
儀同三司累判兵吏部又判承定彰德等軍據碑文則判
彰德在衛紹王時元史太祖紀十年乙亥三月金碑文則判
丞李英等奉師援中都戰于霸州敗之碑文云抵霸州幾
至不測即是時元史宗室世系表憲宗次九子末哥大王
碑云丁巳宗王穆哥丁巳
憲宗七年穆哥即末哥也

酥醪洞主曰余讀宋史文天祥傳稱天祥被執至京師

世祖求才南官王績翁言南人無如天祥者遂遣績翁
諭旨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矣儻緣寬假得以黃冠歸
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績翁欲合宋官謝昌元
等十人請釋天祥為道士留夢炎不可事遂已夫人臣
不幸當易代之時潛身草野託方外以自詭古多有之
然元時禁網疏闊宋之遺臣如馬廷鸞章鑑家鉉翁張
山翁王鼎翁鄭思肖謝翱輩皆不必遁迹二氏惟何時
以知縣從文天祥起兵敗削髮為僧汪元量以善琴
從太后北行勉文天祥以忠孝白天下後世祖賜為黃
冠南返耳並見明錢士
升南宋書信國忠烈不知何以願託黃冠
而績翁等又欲釋之為道士及讀中州集乃知金亡後

道五

四

其遺臣不甘仕元者如翰林學士張本南陽酒官王元
粹太學孫邦傑及進士秦略之子彥容禮部尙書王競
之孫道通等後皆為黃冠師張本王元粹孫邦傑秦彥
容並見下卷王道通未詳
中州集又云麻徵君九疇少嘗就道士學服而王鶚撰
氣史御史肅晚亦欲棄官學道未遂而卒而王鶚撰
李真常道行碑則云河南新附士大夫流寓於燕往往
竄名道籍飯於齋堂者日數十人蓋元初尊禮長春凡
其徒眾免死與奴一切不問意信國因燕京時親見其
事因發為是言而績翁等亦欲遂其志歟然汴京之破
蔡州之亡後長春之化六七年當時遺臣雖竄名道籍
皆不及長春之門惟李志方李志全馮志亨諸人見幾
獨早親禮長春得其印證成就亦自卓卓金源遺獻以

野史傳者元好問劉邴外寥寥無幾劉邴歸潛志頗詆
載不吾意當時以黃冠歸故鄉備顧問者頗不乏人而

惜乎姓氏無考也嗚呼滄桑而後匿跡銷聲者多矣况
老氏之旨固以知希為貴耶

陳志益自號重顯子單州琴臺人生有淑性兒時已不茹
葷血大定間禮丹陽之高弟同郡靈真子尸居環堵久於
鍊化故得道甚敏及謁長春宗師知修行之要獨善其身
不若廣建道場為大利益事自是所至之方苟有緣契必
盡心焉建築者計百有奇嘗任持葛公山清虛宮後自武
川來遊恆山設教度人司倉張瑋輩傾心事之既日聞道
妙咸有社禮尸祝之意重顯子曰吾得一把茅一盂飯足

道五

五

矣何苦以膠膠羨物為哉所憚者聖賢無象設宇門弟子
無揭香火處耳衆雜然曰謹受教乃於恆山大茂峯之東
地名帶耳谷創築淵靜觀已丑璋割腴田三十畝始基之
輪幣入粟者絡繹不絕庀工葺役旬三浹遂成壬辰春順
化享齒八十一贈洞虛真人元高鳴淵靜觀記○此詔見
金天興元年壬辰非元至元二十九年壬辰銜稱河東高
鳴撰鳴時尙未北渡為元官也又直隸唐縣北葛公山有
清虛宮重顯子返真碑
銘亦高鳴撰未見拓本

李師志柔字謙叔號同塵子洛水人父志微從太古高弟
關立李君受全真教法泰和辛酉師亦事關立執弟子禮
關立識為受道器付授無所隱自是鍊心養性丐食邢洛
間雖絕粒數日志不少衰尋隱居仙翁廣陽兩山謝絕人

事者十二年開立及志微上仙後西山盜起遷邢臺築通
真觀居之庚辰春聞長春道燕趙師以禮餞行癸未長春

南還師復返於宣德之朝元觀長春賜今號教以立觀度
人將迎往來道衆為務師恪遵立訓建長春於漳川奉天
棲真於大名丙戌復詣燕觀寶立堂參證心印明年秋長
春返真師南歸向化者益衆門弟諸方起建大小菴觀二
百餘區樓觀宗聖宮道士張致堅以廢址係立元道祖演
道德經聖蹟天興兵亂焚燬殆盡狀懇清和宗師重建清
和以狀付師營繕未幾遂成丁酉真常宗師署師大名邢
洛兩路教門提點庚戌洛州牧石德玉保奏賜黃金冠服
加號同塵洪妙真人中統癸亥師還樓觀至元丙寅夏脩

道五

六

然順化年七十八方歛息之際宮北焦家巷居民見空界
五雲浮動仙音朗徹奔往視之師乃昇矣既葬赴喪於東
門人忽見大名奉天宮羣鶴飛鳴下直壇殿須臾訃至識
者以為師之神遊焉元李道謙同塵真人李尊師道
行碑○此碑見甘水仙源錄

劉君道虛號真常子雲中白登人生不好弄閉與諸兒戲
必結庵趺坐曰我學道爾泰和壬戌聞渾源隱士劉柴頭
號得道師事焉師歷試諸難至遣乞食君皆樂從師遂授
微旨自是東遊海上西歷關中從學者日益衆癸未秋長
春入觀回君執弟子禮迓諸銀海之東問君之初事以柴
頭對師領之曰仙人中天隱也因授秘訣錫今號長春仙
蛻尹清和命主華山之雲臺丙午春應召至燕預長春宮

醮事五月旋車古恆請州牧高仲棟洎門人許志安屬以
後事日將中曲肱而逝春秋七十五君嘗作巴人曲接引
於衆又著會仙隨應總仙三錄以道神仙可學之事臨終
語門弟子曰可於丈室瘞吾軀榜以倏然足矣渾源學士
魏公邦彥遂以臨終之言名其堂元王鷲真常子劉君道
行記。此記見甘水仙
源

蘇醪洞主曰渾源隱士劉柴頭余徧考諸書不得其事
實然元王暉秋澗集有渾源劉氏世德碑稱遼末遠祖
諱用者生子翰翰生馮字仲謙天會二年以詞賦第一
人中選金國一代詞學得人爲盛由公有以振起之釋
褐右拾遺由知縣遷安東節度副使兩貳大理寺累官

道五

七

中大夫愛渾源山水佳勝因家焉晚號南山翁生四子
汲渭滂濬滂早世汲與弟渭同擢天德三年進士官應
奉翰林文字有西岳集行世一子偉大定十年進士官
豐王府文學兼記室參軍孫一從夔奉職出身渭終尚
嵐州刺史一子价河水泊酒監濬用蔭仕至饒陽令四
子似似儼似似真定軍資庫使三子從善從泉從契從
善彰德府酒監從契克勝軍副都統孫五曰郊武義將
軍曰邳等俱早世似用恩賜第官沂水縣簿二子從益
大安元年進士乙科官至翰林應奉有文集十卷二子
祁祁祁弱冠舉進士壬辰北遷築室榜曰歸潛戊戌詔
試魁西京選充山西東路考試官有神川遜士集二十

二卷處言四十三篇歸潛志三卷行於世郁中統元年
中省辟左右司都事拜監察御史儼承安二年進士第
官秘書少監壬辰北渡蹈河而死三子從禹從愷從稷
從禹正大七年詞賦第官同州錄判一子曰都從愷以
蔭官登封主簿終河南府路經歷三子鄒鄒鄒鄒平江
路匠人提舉鄒鄒鄒鄒鄒鄒鄒鄒鄒鄒鄒鄒鄒鄒鄒鄒
從稷終濟南路儒學教授三子鄒鄒鄒鄒鄒鄒鄒鄒鄒鄒
子從周據碑所述自金至元父子昆弟俱相繼擢第爲
名士夫作良牧守其未仕者從泉從周及都鄒鄒鄒鄒六
人耳劉柴頭蓋南山翁後裔惟不知當何人然家門豈
奕而能脫屣富貴學道窮山中長春謂之仙人中天隱

道五

八

宜哉

李師志明字用晦號棲真子潞之壺關人九歲去父母爲
全真學禮樊山潘先生爲師稍長遇超然廣化王真人授
以火候周天之法鍊陰爲陽之術後事長春真人命名與
字一切勞役皆令備嘗然後誘以至道之妙示以用力之
方師亦力强志苦至脇不沾席者逾十年長春曰李生受
道之器非餘子所及也居無幾歸太原人無識者但以單
子李師父目之時方進取戎馬星屯汾晉間劫攘戕害所
在多有庚寅太宗南伐駐蹕并之古城師拜觀天光上因
勅兵人有暴奪者以軍法從事遂著爲令未幾府尹石抹
公疏請住持天慶故宮天慶兵亂鞠爲荆棘師慨然興復

語衆曰度道士守宮觀雖近代之制然自漢武時於甘泉宮中爲臺畫天地太一諸像其來遠矣吾道家者流雖恬淡無爲以治其心可不分祀祝釐爲立教之跡乎遂盡力營繕觀成爲一方之冠見榮祿宋公所撰萬壽宮碑戊子夏府中僚屬祈雨以師主醮事已而對雨露浹歲以大豐宣差完顏胡失刺暴得奇疾氣息幾絕師呪咀杯水下咽復甦中統二年陞河東南北兩路道教提點越明年左仙翁保奏於永宣邸授棲真洪妙真人號至元丙寅建子月返真年六十七元王博文棲真子李尊師墓碑○此碑見少與王輝王旭齊名累遷至御史中丞史公志經字天緯號洞玄子絳州翼城人貞祐甲戌翼城

道五

九

再陷流寓雲中主完顏氏家興定辛巳遁跡投玄禮恆嶽劉真常師癸未長春宗師應詔東還公從其師拜於阿不罕私第長春訓以今名自是盤桓蔚代朔應間研精問學弊衣糲食晏如也辛丑西遊著華山志十四卷丙午劉真常羽化詣渾源哭之且心喪三年已酉拜于洞真參授經錄辛亥從李真常北觀例賜紫衣加號立真宣義大師乙亥春以後事囑諸嗣師遂神遊於所居之松菊堂春秋七十四元王鶴洞玄子史公道行錄參李道謙後跋○此錄及後跋俱見甘水仙源錄楊至道灤州馬城縣之靈泉人其通玄大師號前金之賜書也先世四傳惟一子父冲常以陰德自力生通玄兄弟六人其次伯義奉先人祀季早世長伯和又其次道夷次

至堅及通玄皆爲羽衣通玄性剛明有志節然自樽仰見於眉宇者常穆如也爲人推誠不喜以囊橐相覆掩凡歷艱險必先諸人其館穀往來羽流倒困樂爲之明昌庚戌改衣入道朗然先生之所引度也既陪杖屨三年尋有四方之志抵武清居園堵不接人事者三載起過惠州經靈巖脫冠跣足穴洞其中首鼠十年及洞成有泉出焉今所謂滴水洞也泰和丁卯惠州神山縣官屬耆德尙其志邀至境爲起太清觀貞祐改元復雲水於興平間大朝燕京行省參謀國家奴景州牧王仲溫潤州牧李濟等奉景州之蘇家莊隙地南北二十東西三里有奇聽耕鑿下築於其中乃營三清正殿及雲堂香積等又闢土墾田十餘頃

道五

十

爲居徒饘粥計觀落成適長春以中旨賜還遂趨赴參禮且請觀名長春以開陽命之壬辰十二月示微疾說偈而終門人仍祠於觀之東偏歲時會祭不輟金張本修建開見甘水仙源錄張本於正大九年從曹王出質客居燕京長春宮碑云丁酉春景州開陽觀羽士謁文刻石則作於蒙古太宗九年時金亡已三載矣文稱蒙古日大朝以此期然先生係丹陽弟子劉真一見後李講師志全字鼎臣號純成子太原太谷人父洵直以經義中明昌五年第講師少業進士當立之年不意世變干戈日尋遂不復進取時天子好長生之道不遠萬里召見邱長春講師依河陽張尊師爲引度聞長春西翔策杖徒步謁見於奉聖龍陽觀長春授以道妙及今名號自是山居有年東萊宋披雲以道書焚於劫火奉朝旨收拾散亂

講師為校讎始終十年朝夕不倦三洞靈文號為完書教
主李真常奉恩例賜純成大師號提點燕京立學中統二
年六月上昇年七十一著有耐泉集三十卷又集七真以
下諸師詩賦二十卷目曰修真文苑元李蔚純成子李君
墓誌銘○此銘見甘
水仙源錄李蔚未詳銜稱宜授漢孟路提
學李蔚慶之撰當元官慶之乃其字也

馮公志亨字伯通叔照其號同州馮翊人五代瀛王道之
後羽冠業進士兩赴內試不中崇慶兵亂還鄉本州節度
使奧屯肅請攝教授事辭大兵西征北渡寓德興癸未長
春宗師自北闕迴道過焉公為長春感發即願奉几杖謁
真常真人為先容真常引見列門弟子中既還燕一夕長
春指公謂諸尊宿曰斯人他日必能扶持吾立門後事也

道五

十一

及長春仙去公謂清和真人曰道教之興今日為盛長春
宗師人貌而天者也教門後事屬意在君請毋多讓遂集
道眾并達官貴族就迎於所居之靜室清和初閉門不納
公參戶而入扶至堂上使眾羅拜名位遂正乙未清和遺
公書以年邁求退公念真常攝行此事已十年丁酉公取
立清和時扶護之禮按為典故遂立真常先是承詔教授
胄子十八人公選名家子弟性行溫恭者如其數為伴讀
令讀孝經語孟中庸大學等書後皆克自樹立戊申真常
依恩例奏賜公金襴紫服佐立寂照大師號遷充教門都
道錄權教門事及將立立學公復力為贊助直至於成甲
寅八月示疾即真壽七十五與公相往來者梁運使斗南

十一

陳翰林秀玉吳大理卿德明輩每論當世人物至以幸輔
之器許之其雅量高致為可知已元趙著在玄寂照大師
馮公道行碑銘○此銘
見甘水仙源錄趙著未詳歸潛志王鬱小傳云從遊最
久者為趙著又未附有漁陽趙著光祖贈詩當即其人
房師志起號冲虛子濰州昌邑人幼業儒既而以異夢有
覺遂入道參邱長春尊師於海上長春目其氣志非凡殊
稱異之命主馬坊之清真觀師氣貌魁奇操行清峻通古
今善象籀樂與名士大夫遊至於醮祭之獲福雲鶴之顯
異所在驚動耳目壬寅聊攝趙侯請師住持郡之玄都宮
道出衛州汲長趙實以治城崇道里隙地奉師為立覽別
館師集其徒告曰吾大方家雖清虛自然為宗要以應時
行化為務詎容山林長往歸潔一已乎衛之十中而處會

俗美而易化不於焉闢教尚何往乃命門徒孟志玄趙志
樸創建紫極宮未成師委脫仙去遺命志樸等勉卒前志
至元甲申訖功王憚為之碑且口遺山謂師外朴而內敏
質直而尚義似夫墨名而儒實者蓋確論云戊寅志樸以
師德請於朝敕賜宏真體靜真人元王輝衛州紫極宮碑
銘○此碑見秋閣集
劉志淵字海南蒲州府萬泉人方其未生有牡丹先開之
兆及生紅光滿室迫為兒童不作嬉戲事親至孝自號玄
冲子慕仙學道後遇長春真人於棲遊菴金末兵亂志淵
避於綿山雖九軍搜獲萬騎踐躐身不離於側亦不罹於
害殆仙家所謂兵無所容其刃者及厭世自留旬有七十
九年倏忽間而今脫殼出塵寰云山西
通志

道五

三

九年倏忽間而今脫殼出塵寰云山西
通志

董志平字道衡完縣人家世農業年十九師邱真人教以全真秘語傳之鐵冠賜號通真志平以醮感鶴以神應夢水蕩神扶仙靈懷玉迭著神異一日疾不食不言惟出手番一覆二指空喻十五日上昇也至日薰沐跣跡而坐出頌示人曰性似團圓月光華照影清自從雲歛後何處不分明頌畢而逝度衆三百五十餘徒年七十九歲續通志

范常真邱長春弟子隱平度盤石山能馴猛獸人稱爲狼范後尸解去萊州府志考淮次府志狼范者失其名始於市忽見神人披髮仗劍衛護之所司異焉乃謂釋其罪先在獄時有一老母且夕饋食尋請之至城東門見而諱母曰我驪山老母也緣汝有陰德在仙籍故來祐汝往當修行言訖不見遂入山若志精修與射狼同處人見而神之後不知所終當即此范常真又考泰山志至元十八年爲修通道宮碑云古陽子丁公超然苦志道價非常公禮

道五

志

青社萬壽宮真子慈惠真人范尊師師即長春法嗣也又泰山志通志謂記云古陽子丁公遊於東楚遇真常真人遊於東楚疑即范監海州倉時也

蔡江月滿城人母王氏感夢而生六歲始能言七歲出家戒行嚴甚大安初聞邱真人即恭請之口受其訣遂得悟焉元帥張柔領軍治滿城以狀奏之賜湛然江月真人之號丁酉年五十九告弟子曰久苦塵俗殆將歸矣翌日具

衣冠端然而逝不雲而雪樹木皆掛比葬有鶴翔翔人以爲仙去有江月集行於世續通志元史張柔傳成寅鎮保州丁亥太祖二十二年是歲長春羽化柔狀奏蔡真人當在前數年蔡真人羽化在丁酉則太宗九年

張真一汾陽人修煉於城西十里之西巖古洞元初村民田氏築菴居之後蔡邱長春賜號丹華子還守舊址丁亥

五月二十八日有白鶴自良方來止於巖際久之向坤飛去明年是日復至如是者三及真一羽化遺音至今存焉山西通志

王志祐號棲神子林慮人幼業儒術及長慕玄理由平水抵王屋山山巔曰天壇其南有陽臺觀金真祐甲戌邑令延爲任持始長春游秦過河陽孟州結菴而居揭名嶽雲泰和與定閭創爲觀乙未棲神至孟州復修飾而潤色之棲神以靜爲基以慈爲寶不讀非聖書不作矯俗事年高行積途之人望而歸之不翅其家其徒於香火之隙研精語易十常四五己亥三月上昇壽八十八包志安繼主嶽雲觀壬子嗣教李真常准恩例改爲宮元李俊民重修陽臺萬壽宮記參楊

道五

志

真重修嶽雲宮記○李記見濟源縣志楊記見遼山遺稿元史李俊民字用章澤州人得河南程氏傳授之學金承安中舉進士第一應奉翰林文字金源南遷隱於嵩山世祖在潛藩以安車召之既見乞還山卒賜諡莊靜先生按棲神化於己亥係蒙古太宗十一年年八十八少長春四歲濟源志有長春題天壇二律是長春曾至王屋山棲神後又居長春之嶽雲菴當係長春弟子國朝畢沅中州金石記載有天壇十方大紫微宮記李志全撰大朝庚戌八月立云碑述沁州杜德康及夫人王德善施舍之事杜侯一門自於長春歸師凡前親受法訓然則王屋山道士多禮長春不特棲神也

張師志玄字隱微號寂然子河東孟門縣人自髫髻從平水景鍊師爲全真學於正一法錄亦稱精究貞祐南遷所居在假擾閭長春邱公應聘龍庭喟然歎曰天道在北吾將遠遊雲朔以隆道紀至永興之清樂鄉結茅而居衆異之間有請必恍然開悟乃相與翫觀居之榜曰迎仙尊顯之

也師佩上清三洞靈章主盟武定幾二十載度門徒甚眾
惟吳張盧三法師得其傳而吳爲最師謝世藏觀南化臺
吳號通玄子通文辭知醫藥人或參叩誦答如流有一鉢
千家飯渾身百衲衣心如江月朗情似野雲飛之句達官
豪右共來敬禮遂易亡金劉太監別墅爲棲真所署曰永
昌與迎仙爲上下院而張法師所建永興之觀盧法師所
建定安之白雲觀與永昌同一法眷云元王樞奉聖州新
碑見秋澗集志玄墓長春而遊雲
朔後亦當請長春碑未及載耳建永昌觀碑○此

酥醪洞主曰元代正一之教盛於南方然考張天師世

家第一代爲張道陵三國志道陵生衡衡生魯魯行其

祖父之道據有巴漢後降於魏太祖封關中侯子盛太

道五

五

祖封都亭侯弗受始自漢中還龍虎山按二國志太祖
封魯五子爲列侯魯薨子富嗣侯盛不受封蓋在五子
之外又魯降後漢中旋失於蜀則魯及五子當隨太祖
遷北方魏書釋老志稱寇謙之修張魯之術守志嵩岳
遇太上老君謂之曰自天師張陵去世以來地上曠誠
修善之人無所師授吾故來觀汝授汝天師之位始光
初奉其書獻之世祖世祖崇奉爲天師親至道壇受符
籙自後諸帝即位皆如之是謙之實得法於魯之後裔
顯其術於北方自是而後沿及唐宋北方羽流多習之
者全真之教不言符籙重陽長春及諸真皆然而其徒
隨俗爲贖贖兼通正一蓋所不免若張志玄亦其一也

及元之諸帝命張宗演張留孫吳全節輩設醮於長春

宮自是全真家通正一者漸衆而張守清得先天之道

爲元武宗仁宗所尊寵事實詳後故武當全真一派以正一

著者尤多特仍守本宗修性之旨耳學術之歧必有其

漸因究其遷變如此○明宋濂潛溪集有漢天師世家

序紀述甚詳序云漢天師道陵字輔漢建武十年生於

吳之天目山暨長博習羣書從學者千餘人尋中直言

極諫科拜巴郡江州令棄官隱洛陽北邙山修煉形之

術章帝以博士徵不赴和帝卽位召爲太傅封冀侯亦

不就乃杖策遊淮入鄱陽上龍虎山合九天神丹訪西

仙源獲制命五嶽攝召萬靈及神虎秘文於暨魯洞破

往嵩山石室得黃帝九鼎丹書及道旣成聞巴蜀沱氣

爲人畜銳意入蜀初居陽平遷鶴鳴山感玄元老君屢

受以經籙之法於是分形示化復立二十四治增以四

治以應二十八宿妖厲爲之衰熄如發鹹泉破鬼城之

事甚多不能備載永壽二年復遷渠亭山出三五斬邪

雌雄劍二陽平治都功印一授嗣天師衛使世世相傳

乃乘雲上升壽蓋一百二十又三云衛字靈真有長材

詔徵黃門侍郎避隱居陽平山誓以忠孝導民君子謂

其有繼宗開緒納俗安善之功衛生系師魯字公祖益

續前人之烈以鬼道教人自號師君其來學道者初皆

名鬼卒受本道已信號祭酒各領部衆多者爲治頭大

道五

六

祭酒皆教以誠信不欺詐有病者自首其過復設義舍置義米肉其中任人量腹取飽過取則有禍人歸者日益衆遂雄據漢中詔授鎮民中郎將領漢益太守其後歸魏太祖拜鎮南將軍封閬中侯五子皆爲列侯女歸太祖子彭祖魯死謚原侯魯生盛字元宗魏太祖封都亭侯弗受始自漢中還龍虎山創三元日升壇授錄盛生昭成字道融端坐石室虎豹逢之皆伏暨化去或見騎鶴遊空中啟豕驗之唯冠履留耳昭成生椒晉安帝召之不至椒生回回生迥迥生符符生祥祥字伯麟隋洛陽尉能吐丹冥掌中光芒穿屋復吞之祥生通立歲大疫以標植水中汲飲者成愈通立生恆唐高宗問治

道五

七

國恆對曰能無爲則天下治矣上嘉之恆生光光生慈正慈正生士龍士龍亡玉印長安酒家一少年盡力舉之不動明日士龍笑而攜去士龍生應詔應詔生頤頤生士元字仲良瘡而多髯居應天山四十年山多虎人莫敢謁焉每大風雨遙見乘黑龍往來諸峰間士元生脩脩生誥誥生秉一字溫甫目光如電夜能視物嘗負劍行山澤間叱一老樹雷卽震裂之擊死二巨蟒及小蛇百餘乘一善善生季文五代之季受其錄文者頗衆乃鑄鐵環券數萬與之季文生正隨宋大中祥符八年召至闕賜號曰眞靜先生後凡稱先生者皆賜號也吏部尙書王欽若爲奏立授錄院正隨生澄素先生乾

曜乾曜生虛白先生嗣宗嗣宗生象中字拱辰生三月能行五月能言七歲朝京師錫以紫衣象中生葆光先生敦復無子從子葆眞先生景端嗣景端亦無子從弟虛靜先生繼先嗣繼先字嘉聞五歲不解言聞雞鳴忽失笑賦詩人異之崇寧初解池鹽水溢遣使者召見書鐵符投之怒霆磔蛟死於水裔一日隨上入寢殿宮嬪競以扇求書繼先以經語書之皆密契其意中舉一握稽首書曰保鎮國祚與天長存乃上所御者也上奇之命禱雨三日乃止授太虛大夫不拜詔江東漕臣卽山中度地遷建上清觀改爲上清正一宮從其學道者恆數十百人靖康初上復召時金人犯汴行至泗州天慶

道五

六

觀索筆寫詩隱凡而化葬于龜山之麓後十六年西河薩守堅遊青城山相遇於峽口繼先以書一封赤烏一隻令達嗣天師家嗣天師大驚使人啟龜山之窆唯一烏存繼先無嗣以象中之孫時修嗣時修曰繼先從子也吾烏得後之衆曰法統所在孰得而奸乃從時修生正應先生守眞守眞在母胎歷十九月始產毗陵有妖憑樹詔劾之一夜風雷拔去後定江濤衝決高宗賜以象簡寶劍清靜陰符二經守眞生景淵景淵生慶仙張公洞有井甚深慶仙戲折木葉擲之俄波濤騰湧有一老翁從中出慶仙呵戒之而去慶仙無子從子觀妙先生可大嗣可大守眞之曾孫其祖伯瑀父天麟皆嘗掌

教事鄱陽水漲壞民廬無數袁提刑甫請可大治之殛死大白蛇水遂平尋又遇旱蝗可大禁之雨作而蝗殪勅授提舉三山符籙兼御前諸宮觀教門公事主領龍翔宮時當宋季元世祖聞其神異密遣間使訊之可大授以靈詮且謂使者曰善事爾主後二十年當混一天下逮至元十三年果驗可大生宗演字世傳世祖平宋憶其父言有徵應遣兵部郎中王世英刑部郎中蕭郁賈詔召之賜玉冠玉圭冠以靈應神和真人之號仍給三品銀印令主江南道教事得自出牒度人爲道士宗演生與棣字國華世祖時宣受體立弘道廣教真人賞賚優渥竟卒於京師與棣無子弟與材嗣與材字國梁

道五

元

元貞初入見大明殿制授太素凝神廣道大真人大德二年海鹽鹽官兩州潮水大作沙岸百里蝕齧殆盡延及州城下與材投鐵符於水符踊躍出者二雷電晦冥藏怪物魚首龜身其長丈餘隄復故常五年冬無雪上日冬無雪民間得無有灾害乎與材爲建壇禱之是夜雪下盈尺上大喜命近臣賜酒曰卿能感神明一至此取八年錄平潮功加授正一教主兼王領三山符籙給以銀印視二品九年崇明州海隄崩俾弟子持符往劾之民夢有神填海者遂安至大初加賜寶冠金服制授金紫光祿大夫封留國公給以銀印視一品與材生太玄子嗣成嗣成卒弟嗣德嗣德卒其子正言嗣正言

卒太玄之子正常嗣正常字仲紀卽今天師洪武初六觀京師制授正一護國闡祖通誠崇道弘德大真人領道教事給以銀印視二品上復賜以褒文稱其腫樞電轉法貌昂然人以爲榮蓋愿代相傳以眼圖而鉅者謂爲玄應故上因及之云自正常以下詳明史稿序末又稱魯在巴漢垂三十年民生晏然行者不裹糧居者不捍關官府賴以成治其功之及物甚大然王世貞宛委餘編據裴松之註所引典略則謂陵之法略與張角同角在中國事露至反族滅漢亦因以亡而陵在蜀漢用僻故幸不敗傳至子衡孫魯曹操破之始請降封侯萬戶傳國累葉至唐宋間復世掌道教又引李膺蜀記云張陵避病

道五

千

瘧於邱社中得呪鬼術書爲是遂解使鬼法入鵠鳴山自稱天師漢熹平末爲蟒蛇所翕子衡奔走尋屍無所乃假設權方以表靈化生糜鶴跡置石崖頂到光和二

年遣信告曰正月七日天師昇立都衡爲係師衡子魯爲嗣師以法惑亂天下然則今之所傳張道陵者乃蛇腹之餘殮耳其誣之甚至綜而論之陵之術實爲道家符籙所由起三國志評張魯謂其舍羣盜列功臣去危亡保宗社亦見幾者特非老氏清靜無爲之本旨耳○又按陵之術大顯於寇謙之而元代張留孫吳全節亦得其傳見重於世主不必張氏子孫也惟自元以後精究者稀明史稿稱張氏自正常以來專持符籙祈雨驅

鬼聞有小驗蓋已漸失其傳若錢謙益所著萬尊師圖
樞傳彙記其救効神異之蹟末云昔虛靖天師沒後十
六年西河薩守堅遇之青城山遂相授受尊師得法賦
眉嗣薩祖而虛靖冥通證明云云若斯之徒近不復觀
其稱正一教者大抵皆火居道士欺謾庸愚爲衣食計
蓋不足言矣

妙真大師嘗守慎族出金鄉女冠者宿也大朝癸未秋聞
長春國師應詔迴道迎數舍自爾住燕親炙師席首心立
訓師承特肯於泰安縣城西北隅崇建長春觀丙申鎮撫
王友省奉先行臺公命令妙真住持妙真與趙守淵王守
志積累修緝凡二十餘年觀始落成丁巳元和子自梁父

道五

三

回以文碑之元和子稱妙真修學儻來不爲得儻去不爲
失不悅生不惡死沖而用之厥心不震此得性之功也動
與陽同波靜與陰同德寢無夢覺無憂慮而待也其生乃
全此保命之效也子景仰久矣幸觀芝眉年已長而色若

孺子聞所言如聞天籟於隱几實使予之意也消云元和子
長春觀碑○此碑見泰山志跋云
元和子不詳姓名似亦長春弟子

酥醪洞主曰礪溪集有贈離陽唐括姑詩序云唐括姑
故丞相之女弟也予時在隴山京兆統軍夾谷公專人
書召姑尋至又有博州戰姑庭揪詩序云聊城之南鄒
氏之室有戰姑者本蓬萊人生有巧思以絲縷緝鳥獸
魚蟲花草之類隨物變態不待規模而應之於手其精

神過於生者遠甚中年後寡居信道甚篤建菴設食以
待四方煙霞之侶僦薄者構爲謗謔用浼松筠之操姑
知不易明會其戚屬指庭下枯楸而祝之曰仙聖在上
妾身若無毫髮過願樹復榮彼揪樹者以大定庚子始
植既植而死風摧兩剝殆幾五稔越明年乙巳之夏即
姑始禱之月也忽爾靈芽發於枯樹之下狀如朱草日
引修條茂葉蔽於階砌子在陝右屢聞是說明昌辛亥
塗經此州聞閭里讚道及寓姑之家庭而後悉其事爲
不誣白樹復榮今六載矣高可倍尋異於凡木其旁枝
四出偃蹇遒勁森然有拔俗凌雲之氣至誠感物明德
動天其戰姑之謂乎按唐括姑戰姑富屬長春弟子自

道五

三

重陽化丹陽後並化其妻孫不二當時婦女學道者多
然修真一事所以求善吾身而復吾性重陽長春功行
極大於人無所不容後之學道者要當別嫌明微無以
此爲藉口如戰姑者幾不自明此亦當引爲戒也

以上長春弟子未及禮丹陽諸真者李道謙所著祖
源錄專爲祖庭作紀丹陽弟子略備長春弟子亦見
其中然不能詳也寰宇訪碑錄載有修真觀長春真
人門徒王史郭公碑聶明德撰張麟正書至治元年
十月在山東淄川關中金石記載有仙源洞李元覽
正書泰定二年元九日在陝西華陰朝元洞云此載
後並未見拓本竊謂北方金石及府州縣志所
紀長春弟子當不止此數異日搜得再爲補遺

附
姚先生玳號雲陽子終南蔣夏村人與重陽祖師有總麻

之親大定丁亥重陽詣門告別問將安往重陽告以游海
上邱劉譚中提馬之行先生素以善風相待笑而別不數
年邱劉譚馬四師來居劉蔣先生愕然日向重陽告別之
語今果驗矣乃棄家捐累乞受道於丹陽宗師丹陽教以
修真與旨及賜今名號仍贈以詩云灰心忘富貴槁體樂
清貧甘作道遙客長爲自在人氣中須養氣神內更頤神
不着纖毫假方能得至真先生得法之後目不交睫十有
餘年深入大妙後隨丹陽東歸游歷磁相間愛滄陽風俗
醇厚築白雲菴居之一日謂衆曰師真有命吾其歸乎日
方卓午跌坐而化年七十二有被迷集行世祖庭內傳

道五

五

解元呼之大定乙未秋謁丹陽宗師一見若有夙契丹陽
東歸留居祖庭甲辰春聞丹陽上仙杖履往莫明月初過
滕郡愛嶧山幽邃築修真庵於響石澗弟子數百人惟靈
真子馬了道清明子王志專爲入室辛未秋先生謂門人
曰百六數窮劫災斯至吾不忍處世也遂示微疾而逝時
京兆來靈玉號真陽子亦鄉試解元大定庚寅禮丹陽宗
師後侍丹陽歸海上事蹟不傳祖庭內傳
劉先生真一號朗然子登州黃縣人弱冠試春官占甲科
人呼以解元忽得泄瀉疾百療不効大定己丑秋重陽祖
師挈丹陽長真長春過其門母氏設齋供養以子疾告祖
師曰此吾門大士非汝家子也許之入道則愈矣母焚香

跪請祖師以餘飲與之汗出如洗遂漸瘳祖師上昇先生
入關禮丹陽宗師復相從東歸丹陽將羽化謂先生曰汝
緣在北方可往矣自是北游平灤至撫寧築重陽觀度門
衆數千人北方便道教先生開揚之力居多泰和丙寅二月
召入室弟子邱道明日吾其歸矣丹陽金玉集進道之要
當錄傳之須臾假化所作曰應緣集祖庭內傳

李先生大乘號靈陽子平涼府華亭縣人嘗中鄉選中歲
試御簾下第慨然有煙霞之志大定戊戌秋丹陽宗師西
行先生邀至私第執弟子禮己亥二月丹陽就先生花園
築環紉同居百日花園中林檎一株已枯死命於四月十
四日移栽環內作詩云天上三十六地下三十六天地入

道五

五

寶瓶七十二候足至五月二十日枯幹復榮無何丹陽挈
居祖庭數載之間屢蒙印可壬寅丹陽東歸長春謂先生
曰吾道東矣時館陶劉武節官鄆縣與先生善官滿請先
生東遊至家築菴奉之劉亦入道爲門弟子自是徒衆雲
集又數年示疾順化體若蟬蛻而輕觀者歎異關中兵後
道衆復卽先生花園築爲太清觀祖庭內傳
趙先生九淵字幾道號湛然子隴州隴安縣人少習儒業
中鄉試甲科隴人以解元呼之年逾二十未嘗婚娶大定
戊戌丹陽嶺教隴川先生見之心醉請預弟子列丹陽還
祖庭先生從居之朝夕叩參於道德性命之學大有所得
壬寅丹陽東歸先生往來終南鳳隴間河內張邦直尹扶

風日常延致其家與之談道爲忘形之交先生非法之言略不出口間談他人短輒瞑目不與接所至人敬慕之正大末鳳隴兵亂不知所終于洞真住持祖庭訪得其遺文目之曰思立集

祖庭內傳

趙真人悟立字子深號了真子出臨潼之零口民家母魏孕十二月生時室有光煜然早孤事母以孝謹稱丹陽馬公扶重陽樞過零口真人迎館於家與之語遂相契因謂母曰人生幾何汨沒一世間徒勞人耳不若棲心立門可以悟理可以明性母曰若果有志吾與俱往乃舉家入道事丹陽於劉蔣丹陽教以息心養性之術浸有所得長安人趙恩虛第宅以請師弟入居其中今蓬萊觀是也其後

道五

美

丹陽東遊有段明源者復究立旨丹陽喜曰關西已有趙悟立河東又得段明源吾教得所傳矣汾州清化李氏築精舍延真人回剪柏四株植於庭且口占數語以道其樹善本之義柏遂生泰和中樊川維六郎事真人執禮甚恭其弟家居城中屢於茶肆見一道者居座傍暇日謁兄樊川閱真人貌則茶肆常見者兄知真人未嘗出大加敬信遂割別墅朱陽村之柏坡爲築全道庵大安壬申真人拜掃先塋諸弟子皆從中路聞空中有聲如樂音合奏真人作歌志其異僅成半篇命弟子魯現琦識之時弟子李道寶自洛西還至陝遇真人曰向嘗作歌詞未終篇今足成之汝其毋忘道寶至清化真人已返真矣舉其詞合現琦

所識遂成全篇衆皆駭異真人閱世六十三明年葬全道庵側後清和尹公拜祠下歎其崖巖峻狹改作於坡下額曰翠微宮真常李公復奉朝命贈弘立真人真人遂於立學得於心宣於口皆成歌詠有仙梯集傳世山東諸郡目曰小丹陽初真人居禮西嘗晨起呼衆曰三十年後立教大興當有宗師闡化門人徧天下及長春邱真人赴召竟如其期弟子入室曰清貧子王德遇洗燈子然逸期明微子王志清嗣情貧子者曰呂志真嗣洗燈子者曰張道性明微子度李志从主翠微宮事

元李謙弘立真人趙公道行碑○此碑見甘水仙源錄元史李謙字受益鄆之東阿人官至集賢大學士文章醇厚有古風學者宗之

道五

美

人避衆入關中拜禮丹陽懇祈出家丹陽教以寡欲澄心摧強抑銳先生力行所聞不數載臻於妙道遂杖策還河東於稷山縣北築了真庵居之壬寅夏忽謂門人曰丹陽宗師將東歸汝等可隨吾往謁甫抵潼關仙仗果至丹陽叩以所進歎曰吾教得所傳矣明昌改元沐浴書頌而逝目光炯然數日不落所著曰明源集

祖庭內傳

任先生守一號自然子京兆鄠縣人性喜射獵一夕夢入陰府見罪囚拷掠事既覺毀弓矢謁丹陽門下求受道業丹陽斥逐至於數日心益堅乃令供事飲膳服勞三載未嘗少懈丹陽因教以忍辱降心調煉神氣久之有所得一日跪告曰庸鄙蒙師開悟愧無以報願更汲爨三年丹陽

日汝向未悟須服勤今既有得當進汝真功接引後進先
生拜辭乞食河朔問道緣日盛丹陽返真廬墓三年未幾
忽召門人告以師真令從游道山遂脩然順化時明昌改
元四月十四日也

祖庭
內傳

周師全道號全陽子世為古幽巨室早喪父母患奇疾割
股和藥以進疾遂瘳鄉黨稱其孝母終哀毀幾於滅性大
定癸巳詣丹陽席下服勤不懈丹陽付以真訣賜今號無
幾何丹陽詔曰邠近邊鄙汝當往居以弘吾道師承命行
卜庵玉峯山下因人根性語以孝順廉立其無告者收養
庵中邠人為之遷善貞祐問羌人陷邠師亦在擄中羌議
其異人釋之自是受教者日衆度弟子千人元光末尚書

道五

末

左丞張公信甫出鎮邠已師名一日詣庵叩以所修師告
以道德性命之理張喜其誠出語人曰周全陽有道者也
翼日設齋贈以袍履時遣人間起居焉師亦嘗往來長安
純軍完顏公待以師禮正大戊子復還邠十月召門人圓
明子李志源屬之曰終南活死人墓祖師開化之地吾欲
增葺之世態如此不可為也汝他日當勉成吾志言訖命
衆誦清靜經危坐澄聽而逝春秋八十四士人王才卿者
與師為莫逆友時仕慶陽值天兵圍城甚危忽夢師藜杖
造門曰吾今來告別軒冕倘寄此身一失再得實難珍重
而去未幾圍解始知入夢之日乃師返真日也遂解印綬
屏妻子樂道以終其身乙未關中甫定圖明念師遺命於

南時叔重陽成道宮壬子真常李君奉朝命追贈全陽廣
德引化真人

元李道謙周尊師道行碑○此碑見甘水仙
源錄碑文稱張公信甫金史張行信字信甫
元光元年改靜難軍節度使兼邠州管内觀察使未幾致
仕哀宗即位起為尚書左丞與碑合續通鑑書蒙古圍慶
陽在紹定二年己丑據此碑則被圍在元年戊子十
月以前三年陳和尚敗蒙古兵於大昌原圖乃解

酥醪洞主曰磻溪集有離苦海詞贈周道全云知君好
事從來慕爭奈染浮華難去雖然有意學飄蓬被繫脚
繩兒縛住怒怒頂上旋烏兔莫把光陰虛度袖仙咫尺
道非遙但祇恐人心不悟又鍊丹砂詞贈周道全云守
分莫強圖遺興閑居樂天知命任蕭疏萬事休論成與
敗兀兀前途失也本來虛得也何如百年反覆乃須臾
不似中心存道念賢聖相扶此周道全蓋禮長春者與

道五

末

周全道不知是一人或二人
陶先生彥明字明甫平陵襄陵縣人事父母以孝聞年三
十失怙恃棄家居靈寶大定癸巳河間張子靜來為縣宰
告以丹陽弘教終南先生詣劉蔣一見如有夙契丹陽賜
今名字遂卜居渭南簞食瓢飲行所受於師者不數歲丹
陽召還祖庭間以日用歎曰純而不雜其陶明甫乎復賜
之號曰無名子丹陽東歸隱居桃花山逾二十年忽告其
徒曰吾昨於定中憶先世嘗居靈光洞今失所在矣後遊
女几山見石壁間刻有靈光洞三字中有石牀鐵臼尚在
遂葺居之逾十載俄遷居長淵人莫測其意不數日北兵
掠女几獨長淵無一騎至人始服其先見正大丙戌秋門

人狄抱玄王抱真請先生就雲溪菴過冬先生曰待來春往彼作歸休計丁亥三月抵雲溪與道眾談笑終日翼日端坐書頌奄然而逝年八十六停柩七日頰紅頂溫如熟睡狀明年離峯于君莖諸鳳翼山西啟棺形質不變香風滿谷左丞姚樞爲作墓銘以紀靈異焉祖庭內傳○姚樞墓銘甘水仙源錄未載今不可考

薛先生知微字道淵號碧霄子河津人唐薛仁貴之遠孫也大定辛卯謁丹陽宗師操纒侍門庭三載一節丹陽付以秘旨丹陽東歸法弟王志一欲游宦海參師先生慟哭與別眾莫測所以及王抵宦海丹陽已羽化二旬矣其預見未然多類此後游嵩少間結茆內鄉正大王辰冬無

道五

完

疾而化年八十三著有清虛集弟子數百人惟侯志忍柳志春唐志安范志冲爲入室皆立觀度人於河東雲應間掌教直常李君奉朝命追贈先生曰昇玄真人祖庭內傳陳先生知命號朝真子終南袁村人與劉蔣爲鄰踵重陽祖師屢化度之以家殷富未肯遽拋塵累及丹陽宗師居菴庵贈以青包巾及詩先生悟即日禮丹陽爲師充祖庭菴主積行立功以醫藥濟人未幾退職閑居呂道安代主其事承安丁巳一日忽手撫呂背曰公緣法甚大將來此菴爲觀度道士數百人公適當其時善自愛吾其歸矣言訖徧辭道侶怡然順化壽八十一明年玉陽宗師買祖菴爲靈虛觀保賜道安冲虛大師號敕領觀事皆符先生言

祖庭內傳

王先生志達號玄通子延安人以戶殷充里正徵斂廉平鄉人敬之大定辛酉友人得疾數日身化爲蛇惟頭面未變往視之見其家人送山麓間即附草而去先生驚駭從此長往不歸路逢異人告以往師丹陽丹陽初不納求教益堅乃俾隨眾執役未幾付以道要出居雲陽縣默坐十三年後還延安遇旱官民間雨期先生曰今日小雨過三日澤乃足至期果然泰和間羌人入寇人心駭懼先生徐曰請無慮昨吾定中見三千無首人驅五百大獸至後數日捷書至果梟三千級獲駝五百餘頭一日出門仰瞻天表復入坐索筆書頌曰一輪紅日耀中天五色祥雲頂上

道五

三

旋珍重一聲歸去也倒騎玄鶴海東邊擲筆曲肱而逝時大安庚午十二月二日也年六十一有玄通集行世祖庭內傳任風子范縣人狀貌奇異少孤爲酒家傭馬丹陽授以仙術修煉於萊陽之遊仙觀或經旬不食隆冬單衣行乞氣體充粹雙目炯炯言休咎皆應大定甲辰端坐而逝後有見於遼陽意爲尸解云大清一統志○續文獻通考記任風子事略同惟云遇異人傳授不云丹陽又云宏治甲子冬逝不云大定與此異然一統志係取明代志乘當不誤續通考疑誤記也王丹桂字昌齡禮丹陽爲師隱居崑崙山神清洞丹陽訓號白雲子祖居在利州有自彼來者言族中親眷聞先生入道多歲矣未知是王家那一宗派丹桂因作好離鄉詞寄之云聊與話行藏生死輪迴豈盡量無奈頑心迷愛欲

滋彰千古悠悠不到鄉幸遇祖重陽開闢全真出世方奇
語吾宗當省悟消詳這箇從來不姓王著有草堂集行於
世草堂集○此集
見道藏輯要

戒體玄號真成子初師事馬丹陽丹陽亦亟稱之性醜古
簡澹精老莊博覽儒書居岬之清真觀至元間召見殿庭
封中真大師賜紫金襴兗州府志

酥醪洞主曰道藏輯要載晉真人語錄一卷內有重陽
祖師修仙了性秘訣有答馬師父十四問按當云馬師
父答十四問

晉真人名字里居不詳疑亦丹陽弟子也其論全真云
全真者合天心之道也神不走炁不散精不漏三者俱
備五行聚合四象安和謂之全真也其答馬師父十四

道五

幸

問云第一問如何是鬼神不測處龍虎定相逢答曰那
一切虛寂便是第二問如何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答
曰玄者父精牝者母血元初各八兩合爲一斤一點元
陽真炁便是元本也第三問如何是復命歸根曰靜答
曰只要心不逐物去不染不着心定意不散神不昧便
是歸根若不此者不得歸根第四問如何見性答曰只
要無心無念不着一切物澄澄湛湛內外無事乃是見
性第五問如何是應物不昧答曰耳雖聽目雖視口雖
說只要心不着也第六問如何是天關地軸如何得相
守答曰天關地軸亦是神炁二字只要不着不染心定
乃炁定心動則炁散若心不動則子母相守第七問如

四下

何是出有入無三尺劍長生不死一丸丹答曰出有入
無只是一炁三尺劍慧也長生不死者一靈真性也一

丸丹者命也只用清淨無心尋箇靜處坐去更無甚麼
第八問如何是調息答曰非有作爲也若得心中無事

无息自調但知調息便是有着調息者只可不知見不
可着於口鼻今日說與衆師兄別無甚麼只要心無事

尋箇靜處坐去弟子只因心中無事得入於大道依此
行去第九問如何是達磨大師云提得虛空回面覷答

曰虛空是一性回面覷不昧也第十問弟子晚年出家
筋血衰敗願師指教答曰補去問如何是補答曰只要

頭頭無事萬緣都放下六門不交行只用一箇主人常
少語不看物十二時中常不昧減省睡眠一時放下便

是補也第十一問如何是鉛汞答曰鉛是父精汞是母
血亦是性命二字第十二問習靜之間有一切念起或

更昏睡多如何得念不起昏睡少答曰只是裏頭無物
料神炁微細裏頭實有物自然無念不昏睡也第十三

問如何是天地不測處鬼神不知處答曰那更有甚麼
第十四問如何是十二時中似一時答曰不止十二時

中似一時乃至千萬日稍有不似一時即是早斷滅也
觀所論述蓋深自得於重陽丹陽之學者

崔先生道嶺字玄甫觀之修人真靜其號也賦性雅質無
俗韻長讀三教書洞曉大義識者以爲蔽道之器事父母

道五

幸

下

以純孝聞廬墓三年去家爲道士師東海劉長生甚得其傳頃歸蔣陵之韋家墅下棲焉假醫術築所謂積善之基富貴者無所取貧窶者反多所給是以四遠無天折入戚德之粗工王彭嫉甚必欲致之死地而後已一日與先生遇諸曠輒挽裂僂仆以塊封厥吻而去之彰以爲死矣少之復甦過者驚叫問狀曰我每疾作乃如是後亦不復介意居無何弟子劉志恆請市金山吳天觀居焉邊人楊涓畢琳意在有所詰期以仲冬來過是不至時大雨雪畢因擁帚家庭間獲片楮開看乃先生護二子寒盟之章也復有橫山馬志定路志亨者事先生有日矣將去以詩爲贖扁諸所居之堂堂苗詩奄然在壁間如新染翰者其神異

道五

卷一

類此當貞祐之亂挺身南渡因僑輦之純陽觀駐錫未幾屢滿戶外越興定辛巳八月二十九日端坐南向而逝俗壽八十有一凡先生平生所爲所行所得唯門人張志偉獨具其體云元杜仁傑真靜先生傳碑云此碑在山東長清縣高翔入分書丁未上元日立丁未元定宗二年也元詩選三集杜仁傑字仲梁濟南長清人正大中隱內鄉山中元至元間屢徵不起張志偉後名志純詳後

酥醪洞主曰杜仁傑真靜先生傳贊曰天下所貴乎得道之士者時其來順其去而已矣非直以乘雲氣跨箕尾解水火遺冠冕導以幡幢殿以聲樂然後以爲昇天之證吾讀列仙傳涉此說者甚多夫古之隱者深山窮谷中恬然委蛻千載而下不知幾千百人不幸不爲世

所知至於泯滅而無所聞幸而爲好事者紀錄而又過神其事使後世不能盡信惜哉吾復揣隱者之心恐不如其汲汲於駭一時之觀聽也如先生則不然不內不外非有非無吾以爲黃耶其教戒精嚴有過乎釋氏者吾以爲編耶其業履忠孝又出乎先儒將前聖之萬法輒混而爲一區間者遺馬路以燎原之頌墮楊舉以雪庭之書卽遊戲乎三昧此亦豈先生之本心也歟要之以慈儉禮讓爲立身之本以詩書語孟爲教人之符及其逝也兀然端坐如冥居浩浩乎同造物者遊悠悠乎將元氣者與俱是以恩綸一出名隸清都號曰真靜不亦宜乎旨哉斯言其得老氏之立旨歟余試取莊子

道五

卷一

語而引申之莊子刻意篇云就藪澤處閑曠釣魚閒處無爲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爲也吹呶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爲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爲也若夫無江海而閒不道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夫存此道德則所稱死而不亡者壽固自有在豈必自日上昇乃爲仙者哉全真家之學有類於是其弟子亦多能守師傳不特真靜也故余於道術中獨有取焉

離峯子諱道顯出於文登于氏事長生劉君年未二十便能以苦自力丐食齊魯間雖腐敗委棄蠅蚋之餘不少厭

不置廬舍爲定居計城市道途昏暮卽止風雨寒暑不卹也行巧至許昌寄嶽祠通夕疾走環城數周日以爲常其堅忍類如此嘗立城門之側有大車載藁秸而過藁觸其鼻忽若有所省懼喜踴躍不能自禁爲一老師鎖閉空室中三日乃止初不知書自是日誦數百言有示老莊者隨讀隨講如迎刃而解不數年徧內外學作爲歌詩伸紙引筆初若不經意皆切於事而合於理爲人偉儀觀器量寬博世俗毀譽不以關諸心獨於周急繼困恒若不及也南渡後道價重一時京師貴游聞師名奔走承事爲門弟子者不勝紀正大中被旨提點亳州太清宮賜號紫虛大師初隱觀津女几之桃花平過洛陽得其師劉君舊隱葺居

道五

五

之是爲長生觀住太清三年避壬辰之兵於盧氏漆水公迎置鄧下俄以疾終春秋六十有五門人衛致夷輩葬之長生觀張內翰敘之離峯子之舊叙其歌詩曰師自以其言爲道之棄物今所以傳者欲知此老林下百眠塵中幾蛻耳又曰悠然而風鳴汎然而谷應彼區區者或以律度求之是亦按天籟以宮商責渾沌之渺丹青也孫伯英河洛名士在大學時出高獻臣之門若雷希顏辛敬之劉景玄皆天下之選伯英與之遊頭角嶄然不甘落其後一見師卽北面事之竟爲黃冠以歿云金元好問離峯子于公墓銘○此銘見遺山文集張敏之名本高獻臣名庭玉雷希顏名淵辛敬之名愿劉景玄名昂霄并見中州集漆水公詳後趙先生抱淵號還元子俗呼曰魔哥延安之鷄川人自幼

有志方外嘗結庵以居事母至孝鄉黨共稱之後因戴柏高師父引詣劉真人席下得授心印隱居陽山一紀不出素不讀書一夕忽夢真君召賜金一席辭弗受復以道德二篇付之卽吞入腹自是心地開通詩歌泉湧因自述云昨日庵前遇莊列二人點我長生訣又云尋箇知音尋不得野人獨步下秦川遂來終南視庭參重陽立有大蒙啟證後游歷名山寫意詩酒間自稱太上弟子晚年還鄉住迎祥觀泰和五年甘泉縣道友敦請住菴先生作無夢令詞答之末句云相別相別來歲春分時節次年二月上遣使召赴闕先生固辭曰吾一老村夫耳使者堅索登程先生與道友門人言我且當迴避遂沐浴正冠而坐至三更

道五

五

忽電光滿室聲震如雷衆驚駭奔視則先生儼然逝矣留頌云松栢結鶴向風冷只有翻雲歸去心萬里青天一片雪儘教華表柱頭尋是夜正春分際也年七十二使者繪眞容具告其事朝野驚歎復遣使齋膊會葬建祠樹碑用彰仙蹟焉金張子獻延安路趙先生本行記○此記見甘中賜紫金魚袋文未云使者索子記以傳不朽則當時在延安作也劉真人當卽長生承安三年金章宗曾召長生赴闕故稱以真人泰和三年長生上昇趙抱淵爲其弟子故六年章宗復召之也二張仙翁一名崇眞澤州人一名道溫京兆人同居澤州西上町社修真觀借出東游海島遇劉長生密傳妙法復歸結茅於觀既相繼坐蛻瘞之同穴後數十年猶有見者人傳皆仙去續文獻通考參大清一統志

酥醪洞主曰北游語錄云長生師父預言未兆之事甚多未易一一舉似如呼老冀先生來堂下不數日化去朱二官人亦無故召去七日化冀公人號冀山岡爲其家以陰陽二宅爲業棄妻子出家有大志住神山十五年不復窺其門長生師父問人曰萊州誰氏爲極富人以其極富者對師曰俱不富於冀山岡先生此公已得清靜果雖滿地金玉如何買得此非極富者乎朱二官人心地雖未至此其功行甚大冀山岡朱二官人其名字事實未詳亦長生弟子也以先長生羽化世無有紀其道行者耳

道五

五

真入窺至道之要玉陽唱道偈頌文字頗多四方傳播獨所著五言長韻金丹詩訣一章希聲私藏甚久人無知者年既老託跡陝州與二三同志修靈虛觀因念先師玄妙之文不可終秘乃刻之石以傳金辛愿大金陝州靈虛觀記

張信真號希夷子樂安人母夢馭鶴仙人現空中遂感而娠泰和中年十五參禮大通爲師戒行精嚴祛邪治疾大有靈應後於天長觀問天師授正一盟威秘錄賜號真人年五十五當晝凌空而去續文獻通考○大通即郝大通此張信真與真大道教嗣陳師正著有玄真集者同名保別一人

以上馬劉王郝諸真弟子譚長真弟子無考水雲集然子亦不得其姓名附記於此

酥醪洞主曰余記重陽及長春諸真弟子一經指授其道行皆卓絕可傳然則世之證道者必遇至人乎非也學道貴有根器尤貴精專自非然者雖遇至人亦無證處北游語錄云祖師初至登州有介官人素好善事常殷勤接待後祖師得馬譚二師復過登州介公率衆致齋請出家意請祖師經二年方得馬譚二人今予自請必將欣納懇求再四不許他日復請亦不許介公退祖師謂諸人曰有二人於此欲建殿宇一人基址既立材植既豐未求工匠工匠自往何哉材既備而功可成也一人指其立基之地窪坎未平一材未施工匠望之而去不復顧矣又云昔有礪劉道人於關西持不語功化

道五

美

自然飯志行苦卓曾十六日不得食亦不敢起別念度此困厄至十六年師父亦憐其苦節然性不循良物或輕觸則猛暴如火後歸鄉里二年中凡兩過予漸見氣象不佳語言差互年近六旬後果還俗又云丹陽師父道童安蓬萊幼而聰敏既長無所不通文章醫藥之學皆得其妙以此見解造道不難常離羣獨居師父深惜之欲置左右竟不肯從又云玉陽大師曾說一道人不肯修持云我打無爲顛狂自縱惹起官府棒死盤山語錄云昔山東有一庵主臨終遷化淹延不得脫離使人問長春真人真人云往日但着於外緣物境上未曾修煉以此纏綿不得解脫乃寄與語云身非我有性本虛

空一念不生全身放下庵主聞此語心若有省乃囑衆
兄弟云我以外緣所昧心地無功因此臨行不決今勸
汝等各各下功修煉身心救此生死大事去言訖遂終
觀以上諸人親炙諸真卒無成就證道豈易言耶雖然
人苟能擺脫外緣一志於道不以嗜欲賊其身不以窮
阨累其心使神氣常清德性常固莊子曰惟道集虛虛
者心齋也學至於心齋而坐忘雖不遇至人其於證道
也蓋庶幾矣

羅浮酥醪洞主陳教友著

邱長春再傳以下弟子紀略附馬劉再傳以下弟子紀略及傳授未明者

酥醪洞主曰長春再傳而後其弟子皆為掌教終有元之世深被寵禮故其法嗣自力於功行者亦多其他真大道教太一教等不能及也又元太祖崩時長春亦化闕七年而金亡金之遺民不甘臣僕遁跡黃冠故多為全真之學其造詣或至或不至皆有可紀金亡之後又闕四十五年而宋亡於是南北一家全真弟子有漸染南宗而失其傳者源遠流分亦學術之遷變所必至也惜乎李道謙後無有續輯成書者茲篇所錄不能甚詳

道六

然其大略亦見於斯矣

馬公志希號清希子初名天麟字君瑞世居上谷之德興祖父皆以醫起家大定明昌中桓州開大元帥府公之父以醫從行公時年幾冠由曉女真語擢帥府譯史積十餘年秩滿罷歸真祐甲戌有司覈舊績補亳州衛真縣酒稅監滿即投檄不仕居許汴間正大壬辰國破北渡抵燕遂納拜洞真于真人後乞食昌州境中見營幕錯居疾乏醫療發所秘傳煮散餌之病者四起會那演相公嬰酒積癥困臥帳中命公視之一劑立愈因踰騎南下至燕遂禮尹清和為師賜今名號那演於相府之東甘泉坊為建玉清觀常飲助其不給公與太一知宮李志通丹陽大師劉志

安道同德合一日無故而疾作謂二公曰余年踰從心與

公等交遊三十年大期迫矣未幾遂化去元趙復燕京觀此碑見甘水仙源錄元史趙復字仁甫德安人作傳道圖希賢錄北方知有程朱之學自復始學者稱江漢先生碑稱雲夢趙復以籍隸德安故云文內稱那演相公考那演即那顏元初賜號史於按陳圻不雪不辨胡土虎皆有那演或那顏之稱此那演相公蓋為丞相者

宰相年表太定憲三朝俱闕未詳何人
通立大師柳志春號雲陽子初禮碧霄子薛知微稱入室為人心清而氣和量弘而行峻眾中混然不自露見而四方者舊咸推為有道之士北游汾晉間會塗陽王樸與州長閭鎮建暉之神清觀疏邀住持乙未春清和尹真人適終南道出忻崞間雲陽子迎謁遂以其觀歸之汾晉諸觀歸於真人神清其首也自是師事真人尊之曰父師庚子

道六

秋從某清真抵燕請真人西行改葬重陽祖師於劉蔣遂從與俱西振興祖庭焉元王粹神清觀記參祖庭內傳○王記見甘水仙源錄

陳德定號通真子出延安士族事尹清和弟子重陽知宮仇志隆以修進餘力兼習符籙居終南四十餘年潔以修己耕而後食處巖谷間妖魔屢梗以正法神力悉驅除之由是名著秦雍至元二十七年耀州姚少尹以聞世祖召至闕下試驗有徵賚玉籙貂衣成宗元貞二年賜號棲立致道通真法師元王樞清和尹宗師道行碑○此碑見秋澗集
邱處機四傳四當有曰祈志誠者居雲州金閣山道譽甚著丞相安童嘗過而問之志誠告以修身治世之要安童感其言故其相世祖也以清靜忠厚為主及罷還第退然

若無與於世者人以為有得於志誠之言其後安童復被
召入相辭不可遂往決於志誠志誠曰昔與子同列者何
人今同列者何人安童悟入見世祖辭曰臣昔為宰相年
少尙幸不失陛下事者丞佐皆臣所師友今事臣者皆進
與臣俱則臣之為政能有加於前乎世祖曰誰為卿言是
對曰所真人世祖歎異者久之元史釋老傳○寰宇訪碑
錄有真人道行碑李謙
撰不忽朮正書大德三年立直隸宣化未見拓本泰山
志載有高里山神祠記云立門掌教宗師管領諸路道教
洞明真人所志誠與提點道教天倪子張志偉意契結
力以成志誠蓋繼王志坦之後掌教者其號為洞明子封
真人元史未詳考元史此傳係採之虞集白雲觀記云
至元六年丞相安童過雲州問州之父老曰此有高道之
士乎眾以所真人對丞相屏騎從見之其下云云與元史
略同下又云真人由丞相得封號當居京師時大都新城
成真人買地築室在宜民坊白雲樓之南此當志誠掌教
時事下又云泰定元年五月子驛過雲州道中問異香數

道六

三

十里不絕心與之而莫知其說後四年之過也適與立教
夏真人偕偶及之夏真人曰所真人居此山素有道術或
者其有役而不忘者耶天應二年六月被召上都又過之
為僚吏從者言昔事言未既香大至數十人共聞咸用嗟
歎欲書其事於金闕未果并識諸此使觀者知洞明之所
以能神靈其論道蓋不足傳云觀此則志誠蓋多異蹟元
史不之載耳

酥醪洞主曰道德經云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
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安童為相而問道於所志誠知所
先矣余讀元明善忠憲王碑稱安童疑然若山莫捫其
高湛然若淵莫測其深夷險安危死生榮辱確乎中處
一皆不動又稱其年十八入相薦引端良責成職任漢
士如史丞相天澤姚左丞樞許左丞衡商參政挺實學
士默尤傑者也又稱其剷除苛虐開布寬平抑奢尙儉

薄征厚施由是朝廷清明海內益壹倉庫滿盈年穀屢
豐又稱其居第一堂一厨或請創兩廡粗備燕息乃曰
身足於成完矣餘復何用道德經云大盈若冲其用不
窮不欲以靜天下將自定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
天下先故能成器長觀安童相業何一非得於老子之
道乎及至元二十一年鎮北邊還世祖復再相之時史
天澤姚樞許衡賈默已前卒商挺以老疾免未幾亦卒
此功成名遂身退之時也安童不能用志誠之言遂阨
於姦臣桑哥及諸羣小逡巡而罷所謂知足不辱知止
不殆者其尙未能盡歟然當至元之初載其清靜民以
宥一與漢之曹參無以異志誠之力也嗚呼長春之教

道六

四

澤長矣○道藏輯要有洞明子西雲集一卷所志誠所
撰也集中有壬子歲居雲州樂全庵詩壬子憲宗二年
時志誠已學道矣又有至元癸酉奉旨降香嶽瀆過濟
南詩癸酉世祖至元十年又有至元癸巳夏秘書監丞
張君玉被旨論山野作祠事以老拙危病不果詩癸巳
世祖至元三十年時至誠猶在然云老拙危病想不久
羽化計憲宗二年至是四十二年志誠蓋老壽者又有
題龍門九龍觀詩題臨潼華清宮詩泰山詩同引進崔
公叔文過洞庭湖詩題祝融峯詩嵩山次引進崔叔文
韻詩華嶽詩考其足跡幾徧天下蓋至元間嘗代祀五
嶽也又有余疇昔甚愛河中永樂純陽宮之西地勢極

佳嘗擬改葬先師披雲真人未決忽一日靜中見先師
過門急從之已失所在詩據此志誠乃宋德方弟子長
春再傳弟子也元史作四傳誤集中詩多談道之作然
亦足見其本行如死心云修真活計有何憑心死羣情
念不生精氣沖盈功行具靈光照耀滿神京悟道云師
傳秘語悟心開物外家風物裏培走徧世間尋不得鳥
從花裏帶將來秘語師傳悟本初來時無欠去無餘歷
年塵垢揩磨盡徧體靈明耀太虛答人問鍊汞鉛云水
飛雲逗上泥丸形槓心灰性自然只此便爲修煉術不
須窮論汞和鉛歸金闕山舊隱云老來林下度殘年憶
得先人詩一聯覽着吉心消白日靜開道眼看青天卷

道六

五

未有遺世二首云萬事從今總不干十年瀟灑隱林巒
三千功滿朝元去半夜騎龍到廣寒和氣周流正性開
煉神合道出塵埃騰空撒手乘風去回首人間不再來
此可證其所得矣李謙所撰道行碑無從搜采因錄此
以見一斑

邱洞真子涿州人年壯學道至元庚寅北游京師謁真人
祁公賜號寶巖大師既還東南游鄒嶧山道侶號爲洞真
子乃西游瑒山遇晉井令趙志堅創建琳宮功成達於集
賢院賜名聚仙以洞真子爲真靜大師兼本宮提點延祐
乙卯人見其西去弟子志堅開戶視之羽化矣徐州志○
庚寅係世
禮至元二十七年真人所
公卽補志誠時蓋爲掌教

通真子秦志安字彥容陵川人父略字簡夫中歲困於名
場卽以詩爲穎門之學自號西溪道人生二十通真子其
長也早歲趣尙高雅三舉進士貞祐初避亂南渡西溪年
在喜懼親舊以祿養爲言復一試有司至御簾罷歸正大
中西溪下世通真子已四十遂置家事不問放浪嵩少閒
稍讀方外書求治心養性之要既於二家之學有所疑質
諸禪子厭其推墮混漾中河南破北歸遇披雲老師宋公
於上黨略數語卽有契乃歎曰吾得歸宿之所矣因執弟
子禮事之且求道藏書縱觀之披雲言喪亂後圖籍僅存
吾欲紹絕業鉅木流布第未有任其責者耳獨善其身曷
若與天下共之通真子再拜曰謹受教於是補完訂正出

道六

六

於其手者爲多藏室旣成之五月謂徒衆曰大緣已竟吾
其行乎越二十五日夜參半天無陰翳忽震雷風烈大木
墮拔遶沐浴易衣脫形於所居之檣櫟堂年五十七著有
林泉集二十卷金元好問通真子秦公道行
碑銘○此銘見遺山文集
何志淵號清真子初名南卿字東夫本蜀閬城挹秀坊御
史之裔博極羣書精義理之學值亂倖於北金大定丁酉
設貢舉於平陽遂中選回得免倖然無意仕進往來汾晉
間從披雲宋公爲黃冠師賜今名號授以講術之職披雲
脫後朝命提點永樂純陽宮賜紫衣號淵靖大師至大辛
亥卜居荷城中條山水谷創樂全觀而老焉年九十一耳
目聰明能書細字無疾而化葬水谷之南數里弟子雲集

爲起塚立石焉所著有南華經註十三卷水谷代腹七卷

荷城縣志

劉師志真字子常號純熙子陝之三堂人幼沈潛不好弄及長嗜黃老書遂棄家入道止晉州之立都宮與韓仙翁遇傳寶珠照法歲已亥披雲宋公起道藏書於河汾間師幡然喜曰此人天師也即執弟子禮事之受紫虛錄訣修持不懈宋偉其志後以上清三洞五雷錄法昇焉師氣志既凝洞知來物法力所至疾痛呻吟隨失所在世祖在潛邸聞其名遣使召至時既雨且風命師以誠祈少頃遂止上異之賜御醪仙筆加號普濟大師留館堂下中統庚申冬詔就長春宮設醮師攝行大禮有天光現朗之異明年

道六

七

秋奉旨祝香嶽瀆事已還舊隱語弟子謝志堅梁志端曰物微近盛道家所忌遂謝使者而輟裝焉後復來徵竟辭疾不起至元某年夏終所居丈室壽六十六元王懌普濟大師劉公道

行碑此碑見秋綱集

張志謹號宜神子有道行嘗修建天壇靈都萬壽宮宮爲唐玉真公主受道登真之所至大三年庚戌賜號廣元真

人國朝畢沅中州金石記○記載至元四年重修天壇不載全文故志謹本行不得其詳又載有乙巳年靈都萬壽宮圖并陰云碑二格上層爲圖下層爲披雲宋天師詩陰亦二格上層圖一絕土下層敕旨云張先生者即志謹也考天壇爲王屋山絕頂濟源縣志載有披雲子宋德方秀從龍獲劫丹砂結自赤明年坑參并記烟蘿子聚虎平傳口水仙寄語遠塵溝裏容茅齋先蓋兩三樣白石磷磷土接天青松鬱鬱下臨瀾草生福地皆爲藥人在名山絕

是仙待客遠尋巖下藤烹茶滿酌洞中泉身前恐是白雲子今日重來卧翠巖明李濂遊王屋山記云夙異爲天壇絕頂之遊至望仙坡閱披雲子修煉之迹是宋德方曾隱此山志謹蓋德方弟子也

李珏字雙玉號太虛蜀之崇慶州人得黃房公宋德方金丹之道即往邵武之武夷潛修金丹道將成乃回後至真州玉虛庵以道授張紫瓊而入青城山莫知所終續文獻通考張模字君範號紫瓊真人饒州德興人後聞道改名道心初太虛寓安仁熙春宮紫瓊求授金丹太虛弗與繼而適市見施丐錢二十文乃曰可授遂以金丹之道付之次年復會真州始全火候後以道授孫督子而隱去續文獻通考趙友欽字緣督饒郡人幼遭劫火早有山林之趣凡天文經緯地理術數莫不精通及得紫瓊授以金丹大道乃搜

道六

八

羣書經傳作三教一家之文名曰仙佛同源又作金丹問難等書行世後寓衡陽以金丹妙道授上陽子續文獻通考陳致虛字觀吾號上陽子江右廬陵人好道通羣籍元時

得趙友欽金丹妙道精於其術四方受業者至衆有金丹大要行世門人至陽子田至齊初陽子王冰田廬山太平宮主一陽子潘太初九宮山碧陽子車蘭谷九宮山宗陽子明素蟾廬山玄陽子歐陽玉淵于湖谷陽子周允中廬山復陽子歐陽玉田廬山全陽子周草窗江右武宣心陽子余觀古潯陽西陽子張性初九宮山南陽子徐仁壽南陽子張彥文來陽子李天來回陽子張毅夫錦城得陽子夏彥文濮州朝城扶陽子趙仁卿古洪南陽子鄧養浩濮

州朝城致陽子趙伯庸汴義陽子韓國儀真陽子真息江
東東莞東陽子陶唐佐續文獻通考○道藏目錄有上陽
子金丹大要十六卷金丹大要圖
一卷金丹大要列仙誌一卷金丹大要仙派一卷續通考
記李珣以下即據上陽子所撰述道藏目錄稱仙派一卷
序五祖七真南宗北派仙真源流則上
陽子蓋全真道士而合南宗為一家者

酥醪洞主曰致虛金丹之學出於南宗而附會為宋披
雲所傳授余前已辨之矣然其自述師承不誣也自
長春至致虛經已五傳源遠流分亦事所必至耶

張先生本字敏之號訥菴觀津人幼與真常李真人為同
舍生貞祐二年詞賦高第正大九年以翰林學士使北見
留遂隱為黃冠居長春宮將十年時真常掌教兄事如昔
盡禮給養之後游濟南儵然而化元李道謙訥菴張先生
事蹟○此文見甘水仙

道六

九

源錄歸唐志云正大九年三月北兵迫南京朝議封皇兄
荆王守純子某為曹王命尚書右丞李暉奉以為質權張
本為翰林院侍講學士從以北兵留曹王營中質權張
云本工大家及八分四寸後學詩詩殊有古意正大九
年從曹王出質客居燕京長春宮考正大九年即蒙古太
宗四年時邸長春已化為黃冠疑即禮真常為師也
王先生粹字子正號恕齋北平巨族也才高學瞻不事舉
業正大間漆水公節鎮唐鄧喜文士先生亦客其門會天
兵南下遷襄陽甲午楊侯彥誠破命招集三教醫卜等流
迎先生至燕遇真常宗師即北面為弟子居長春宮萃立
堂癸卯九月無疾而逝年四十不浹旬見夢於張誠明云
為歎曲不異平昔少焉作詩而別云當時每恨花開早及
看花開花已老花落花開能幾何回頭又見春光好詎旦
誠明以語真常真常歎曰子正仙矣聞者異之元李道謙
恕齋王先

生事蹟○此文見甘水仙源錄中州集云王元粹字子正
初名元亮後止名粹平州人系出遼世衣冠家正大末用
門資叙為南陽酒官遭亂流寓襄陽北歸寄食燕中遂為
黃冠師親舊有憐其孤苦欲為之更娶者子正業已高舉
主太極道院竟不能自返年四十餘癸卯九月病卒與此
文大略相同文內稱正大間漆水公節鎮唐鄧考金史宣
宗紀與定元年詔唐鄧蔡州行元帥府舉兵伐宋二年正
月唐鄧元帥完顏賽不報破宋人之捷三年六月諭元帥
完顏說達委以唐鄧五年三月宋人圍唐鄧行元帥府事
不合達說論也哀宗紀不言唐鄧行元帥府何人然正大
元年六月移刺蒲阿率兵至光州榜諭宋界軍民更不南
伐二年十月蒲阿及宋人戰于光州殺宋人千餘而還正
大間節鎮唐鄧為移刺蒲阿此文云漆水公者湛然居士
集每稱漆水移刺楚材元史楚材孫希亮卒後追封漆水
郡公蓋漆水為移刺郡望故以此稱之也金史移刺蒲阿
傳不載有節鎮
唐鄧事蓋聞

道六

十

酥醪洞主曰中州集載王粹詩三十三首皆傷亂之辭
余讀之未嘗不為酸鼻也其夜走西山一首云婦病不
能進兒啼不肯行蒼茫野外北風鼓鼙聲老幼夜中
迷失路入榛荆月出天欲曙山頭烽火明鄧卒一戰潰
敵勢遂縱橫昨朝使帖下主將亦還營嗷嗷二十載何
時見昇平我生值世亂世亂難為生嗟夫人生不幸際
茲陽九固已不如無生矣而中州集小傳謂親舊憐其
孤苦欲為更娶然則前之病婦啼兒亦并填溝壑也昔
丹陽以悟死而得道速粹空諸所有而修道其仙也宜
哉○尹清和葆光集有答王子正詩云幸然逢正法便
是宿根深勿逐古人跡唯搜自己心目前甚見身外
果難尋清淨一了勝如萬鎰金又西江月詞贈王子
正云本性元虛不二奈何情欲交加人能頓悟道生涯

世態分明是假更要深通玄奧須當拂去矜誇含光默
默養靈芽便是無爲造化子正蓋亦問道於清和者

張師志敬字義卿燕京安次人幼清癯不喜葷茹八歲父
母送入長春宮禮真常李真人爲師真常本儒者喜文學
而師敏悟善誦習真常愛之命從王粹學方丈萃立堂側
有小樓積書萬卷以鑰付之恣所窺覽甲寅以師提點教
門事後兩年真常將化衆以後事爲請真常曰志敬在諸
君何慮焉哭臨畢衆環師而拜內外翕然中統三年特賜
號光先體道誠明真人至元二年聖旨就長春宮建醮及
行事羣鶴翔舞累日上嘉之賜金冠法服命詞臣作瑞應
記刻之碑石七年冬羽化年五十一初全真之教以識心

道六

上

見性爲宗損己利物爲行不資參學三傳至真常漸知讀
書不以文字爲障蔽及師掌教大暢立旨學者皆知講論
經典涵泳義理爲真實入門云元王磐之門掌教宗師誠
陝西藍屋賈庭臣書元史王磐字文炳廣平永年人金至
大進士北歸後世祖拜翰林直學士卒諡文忠中州金石
記載有濟嗣投龍簡靈應記中統五年四月立云
碑述誠明真人設薦投奠靈應之事王碑未詳

蘇膠洞主曰世祖之加封五祖七真在至元六年詔書
稱令掌教張志敬收執蓋由其奏請也考續文獻通考
云元憲宗八年詔釋道辨析化胡經時世祖在潛邸憲
宗令僧道二家同請上所辨析將道者樊志應等削髮
爲僧歸佛寺爲道流所據者二百餘區詳後當是時長
春之學幾熄而值其厄者志敬也志敬謂重陽傳自純

賜海蟾請加褒異其亦不得已之所爲歟雖然誣其祖
矣此賢知之過也

淵靜通虛大師樊志應字順甫號重立子出平陽汾西宦
族自童卯受業於真常李公立覽之暇兼習詩章篆隸真
常嗣教委掌出納會計當而無私真常稱賞之會立觀和
林選充道錄師慨然命駕無難色至則潔己應物宏演宗
風王公貴人爲之尊禮中宮賜金冠錦服俾降御香於燕
都庚戌真常泊十八大師光膺寶冠雲帔四方名德亦獲
紫衣號之寵改觀爲宮師周旋之力居多繼奉旭烈賢藩
教旨提點彰德路道教事誠明張真人嗣教念其耆識特
加顧睭晚節退休與時消息至元二十二年易張侯故第

道六

上

爲幽棲所榜曰真常觀示不忘本也與師往來者皆一時
名士若李敬齋趙虎巖王愷獨姚雪齋王鹿菴及少傅竇
公冀國王公愛其風度才識締方外交元貞元年正月五
日晨興召門弟子齊道亨劉道安付以後事怡然而逝年
七十七葬五華山仙聖道亨純直有守祇承遺緒掌教立
逸張真人命晉宗門提點加冲玄師號元王樞真常觀記
文內所稱地烈賢藩元史作旭烈兀拖雷子李敬齋名治
元史類編治序元史敬齋集趙虎巖名者雙溪陸隱集前
有虎巖趙著序元史耶律楚材傳召名儒趙著使直隸九
經進講東宮仰其人王愷獨名鸞仲瑛郝宗師道行碑樓
雲則有翰林承旨愷獨王公之作考甘水仙源錄樓雲王
尊師道行碑係王鸞撰姚雪齋名樞書史會要樞號雪齋
王鹿菴名磐元史類編繫應所居日鹿菴少傅竇公當即
竇默元史世祖命太子真金從默學王文純請以爲太子
太傅辭卒後累贈太師世祖時實姓得贈三公者只默一
人疑先贈少傅後加贈太師故云累也冀國王公名善元

史善卒封真國公諸人皆世祖時名臣除趙著外元史并有傳

酥醪洞主曰志應在憲宗時蓋與釋家辨化胡經被削髮為僧者王惲此記不載蓋諱之也然老氏之學知其榮守其辱志應與時消息何害於修道且當時賢士大夫并不謂為辱而樂從之遊其高行亦世所罕及惲記末稱竊有所感乃為之說曰二氣氤氳五行儲精長材秀民無世無之第學以致其道行以效其用功成名遂者幾何人斯富金季傲擾綱常文物蕩無孑遺其時設教者獨全真家士之慕高遠欲脫世網者舍是將安往乎嘗究其說不過絕利欲而篤勞苦推有餘而貴不爭要歸清淨無為而已如重玄子扶翊道紀綜覈玄務公

道六

七

材吏用諱然見於脫穎游刃之外其妙固翩翩而獨征託遺響於高風者矣然推本原自信其良知良能耿耿有不可掩焉者不謂之長材秀民可乎向使率性以明當然之理務學以廣通變之方列周行握事樞以投功名之會樹立巉絕恐不如是而止也撫卷懷人為一概惜憚之說蓋為志應不平而惜其學未能通變者其亦未究乎老氏之旨歟

申公志貞字正之號洞元子澤州高平人幼讀書中經童舉辭後流寓太原易衣入道從超然子王君遊至燕禮真常李真人為師真常授今名號贈以詩曰一志守其貞出塵功可畢時張本王粹棲止長春宮公就與講論戊申以

恩例賜紫衣遷充宮門提舉辛亥奉旨代真常詣東嶽作醮禮成投簡龍潭殊獲微應甲寅從真常徧祀嶽瀆明年復從北觀誠明副教命公主天壇上方紫微宮事因自號雲叟中統壬戌永寧王賜洞元虛靜大師號至元丁卯主持太原府天慶宮道和真人復委公以道教都提點壬午西遊祖庭增葺終南傅村長春觀將以為菟裘忽以微疾順正而化年七十五時甲申七月也公以輔翼道教為已任朝覲往來歷陰山數萬里之險不以為苦人或訝之曰吾不為玄門肯若是乎天樂真人李道謙嘗曰此老在吾教中可謂盡力者著有獲澤蒙齋集元張好古申公提點纂誌。此誌見甘水仙源錄元鮮于樞相學齋雜鈔云申志貞嘗為道教提點舊傳道士十七人坐與釋教持論不勝落髮為僧志貞其

道六

七

一也後終於鄉里與此文異疑誤張好古未詳仙源錄有後序題門人建安張好古撰亦道流也何公巨川者京師長春宮道士也會世皇將取宋乃上疏抗言宋未有可伐之罪遂命副國信使翰林學士郝文忠公經使江南歿於真州至正間詔追贈二品官有人作詩悼之云奇才不泄神仙事抗疏曾干世祖知每恨南邦本無罪比留北使欲何為忠魂久掩孤城館哀詔新鑄二品碑地下若逢姦似道為言故國黍離離輟耕錄。元好問巨川虛白菴詩舊向草編悟括囊肯隨文木被青黃吉祥止處無餘物知見薰來有底香空谷自能生地籟浮雲爭得翳天光只愁八月風濤壯夢繞江聲撼客牀註云何臨安人又王惲秋澗集有題何鍊師巨川虛白菴詩西風吹下鏡湖船來作虛山逸世仙采藥遠辭滄海上結茅歸老白雲邊靈光應物元無物素質能言本不言莫遺碧桃溪畔水暗香流出洞中天又姬志真雲山集有送何巨川從真人赴關詩云龍堆沙漠幾千里南海北游經幾年又有

送何巨川之祖庭詩所云從真人赴關當即待真常李宗師同赴乾樓其往祖庭亦當待真常行巨川蓋禮真常為師者又郝經陵川集虛白菴詩有神存一室固心死萬化了下視人間世汗濁驚擾擾語經與巨川蓋深契者其副國信使亦當經請之同行也

劉清淵易州人天資穎悟巨目廣頤父奇之抱送立都觀禮冲和大師少思寡欲常樂清靜賜號通真葆德大師年八旬神采不衰日光炯然人以爲地行仙保定府志○徒人潘公碑云門人三宮提駕淵靜大師劉若水於師誦經處築臺若水疑即清淵

吉志通陝西邵陽人幼穎悟師喬潛道及潘清容博學多聞後居武當山十年不食火食但餌黃精蒼朮精神清徹行步如飛一日戒徒珍重修道言說曲肱而逝時中統甲子歲也續文獻通考○王與重修太清觀記大定十七年喬潛道與李海虛給茅居邵陽水之陽趙氏園後因

道六

左

菴而觀天與之亂掃然矣復之者熙真先生志通鎮陽子張志海也志通蓋號熙真通請容未詳

李師志遠號無欲子秦原月山人慷慨特達嘗肆意酒間年三十七棄妻子與父偕受業楊碧虛之門蓬首弊衣行丐於市時以酒李先生呼之庚午秦境旱饑師以善言誘富人趙三郎發粟以給貧病至秋斂乃罷戊子碧虛嗣教於師而逝壬辰東至衛州時河改爲南道胙縣入於衛真

肅南遷建帥府宿重兵繫舟師阨爲京師北門是歲金人徹守天兵徇取之明年京城大饑人相食出逃死求舖者日不下千數既抵河津人利其財賄率不時濟將死風雪中師愀然歎曰厄會乃爾人發殺機復至於此耶吾本行化北遊茲焉不格安往而施其道哉遂稅駕河上創建道

場自是津人跋俗悔過受教者接踵一日集眾曰吾學道有年印於心者一與虛而已蓋生之所恃精與神也神之所安虛與靜也一爲營魄之主虛乃萬物之本故經云神得一以靈又云致虛極守靜篤其要不過鍊精守寂條情去慾而已因題其額曰靈虛後返關中主持終南祖庭王寅秦士議修文廟缺瓦師盡給之甲辰萬戶郝公臧獲數十陰謀南遁欲刑之師以罪福之理曉勸皆免明年京兆羣小結連私逸府尹韓鼎議尸諸市感師一言但殲渠魁大傅移刺資儉其母死欲以二婢爲殉師以古葬禮正之契丹人殉死之弊遂革丙午詔大醮燕京師預焉上既受釐賜冠帔加玄微真人號甲寅復以醮事赴召是年夏六月羽化於燕之長春宮年八十六及西歸門人啟柩顏色如生啟行有祥雲掩映自東北來陰翳如蓋抵西南河塹而散眾咸異焉趙復仁甫敬鉉鼎臣及湯真姚樞來獻臣

道六

六

邳邦用輩皆挽之以詩後刻石於佑德觀之靜復堂元王州州縣縣虛觀碑參祖庭內傳○王碑見甘水仙源錄文內所稱敬鉉元吳澄草廬集鉉字鼎臣易水人興定五年進士北渡隱處元初宣授中都提舉學校官舊讀書大崑山下號大崑先生

蒲察師道淵操行清高刻苦於道與于洞真爲友然待之如師後創觀於汧陽之石門請額於朝賜名玉清居無幾何師忽無疾而逝氣息不屬而視之宛然如生洞真屬門弟子龕其像而事焉金李邦獻汧陽王清觀記○此記見乙酉蓋作於金哀宗時

高君道寬字裕之號圓明子應之懷仁人先世夙饒於財
幼業讀書通大義長爲吏長安丁內外艱始棄室爲黃冠
師初學於蓬萊菴安全真丹陽觀李冲虛後禮于洞真遊
其門最久戊戌從洞真演教白霄庚子又從入關興復祖
庭洞真授今號署知重陽萬壽宮及提點甘河遇仙宮事
且語之曰人徒知枯坐息思爲進德之功殊不知上達之
士圓通定慧體用雙修即動而靜雖櫻而益汝後必負教
門重任事雖殷無憚是皆庸玉汝於成也君跪進曰請事
斯語壬子李真常擢爲京兆道錄中統辛酉張誠明薦之
朝制以爲提點陝西興元等路道教至元辛未王純真贈
號知常抱德圖明尊師丙子天后皇子安西王各錫黃金

道本

雲羅冠服一并令掌管西蜀道教賜號洞觀普濟圓明真
人君典領教門踰二十年事來即應皆曲中其理每夜分
澄神靜坐達旦不寐習以爲常丁丑春正月忽得微疾侍
者勸進藥君曰死生且暮物之常理奚藥石可延算耶翌
日奄然順化春秋八十三自太祖聘邱長春爲宗師長春
返真不虛其位尹清和李真常張誠明王清和與今張玄
逸嗣焉而迭居之如邱在語其師之居不敢斥必曰堂下
然堂下治京師而祖師之藏與夫成道之廬在終南之劉
蔣堂下視之猶根本然凡四方走幣堂下必割畀之以爲
興化弘教之須惟人亦然苟可以任興化弘教之責者亦
必擢置祖庭而君從洞真入關職祖庭道教者獨再紀其

才之大德之著蓋貴賤所歸心云元始高君道行碑參
元始高君道行碑參
元始高君道行碑參
水仙源錄元史宗室世系表世祖第三子安西王比哥刺
諸王表安西王比哥刺至元九年封出鎮長安文稱丙子
皇子安西王丙子至元
十二年時蓋鎮長安也

天樂道人李道謙字公和汴梁人弱冠事于洞真真人寓
跡終南劉蔣之祖庭至元十四年皇子安西王命提點陝
西五路西蜀四川道教兼領重陽萬壽宮事道謙嘗撰樓
觀說經臺記纒纒數千言謂孔子師承老子稱以猶龍又
稱比老彭孟子亦不非蒙莊又謂武帝信方士淮南好黃
白隋唐行符錄至丹藥奇技悉付道家爲亂老子嘗念重
陽開化以來其出自全真門下者名師碩德多見於當世
鴻儒所作之文因鈔錄碑記傳贊九十餘篇爲甘水仙源

道本

錄自序言道家之學祖述黃老憲章莊列者也後之學者
去聖逾遠所謂微妙立通大本大宗闕行博大之理枝分
派別莫得其傳蓋已數千餘歲於今矣道不終否待時而
行我重陽祖師挺天人之姿奮乎百世之下盡斷諸緣同
塵萬有故得符心至道使真風遐布於世間開闢以來道
教宏闢未有若斯之盛者其書成於至元戊子時年七十
矣元貞元年賜號立明文靜天樂真人樓觀說經臺碑甘
水仙源錄序參關
中金石記○李道謙所著又有祖庭內傳七真年譜俱載
道藏輯要中陝西蓋屋樓觀有立明文靜天樂真人李公
道行碑宋勅文并書張孔孫篆額大德十年立未見拓本
潛研堂集跋說經臺記引王樞秋閣集隱道者李雲史詩
序云道人諱道謙出東齊世家年十六棄家入道禮丹陽
馬公高弟劉爲師既冠遊諸方洞天參求立契又嘗居
於陝多積靜功今主東雍之神霄宮曰雲叟者蓋其別號
此碑自署東山天樂道人又題古汴蓋先世自齊而徙於

注者歟論語稱比老彭包咸以老彭爲殷賢大夫鄭康成
王輔嗣則以老爲老彭彭爲彭祖陸德明莊子音義又引
一說謂彭祖卽老子道諱引孔子籍比老彭是以老爲老
明矣據此則道諱不竹師于洞真且深研經籍者其言重
陽直接老莊之傳不云出自鍾呂蓋亦以張誠明奏請爲
非也明趙燭石鑿鑄華云道諱書模倣平原亦頗道偉
孫公德或字用章眉山入書樓孫武諸孫幼穎慧甫能言
母程教以孔孟一過成誦六歲造終南祖庭穆真人座下
十一歲著道士服事天樂李真人李器遇之授易老奧義
紫陽楊奐素慎許可見公大嗟賞初爲京兆路講經師涓
和王公界號曰開睿至元甲戌安西王命充道錄洞明祁
公立逸張公嗣掌教事皆親禮用之壬辰提舉大重陽萬
壽宮大德己亥成宗加璽書命分教秦蜀間癸卯春帝夢
遊于金闕之庭蹕者曰是爲岐郊之終南翼日出嘗所御

道本

元

服驛置重陽宮迨久不雨公儼洛祝釐事竣甘澤周霑已
承命之華山投簡龍湫西還道渭南水暴溢壞廬舍旄倪
遮道所哀公前立奔衝默禱人人爲公危而公神色自若
有頃水遂止秦人至今德之尋拜諸路道教都提點公入
覲留三載武宗卽位己酉賜號輔道體仁文粹開玄真人
領陝西道教事延祐改元仁宗召赴長春宮掌全真教進
神仙演道大宗師二年乙卯夏禮部尙書元明善代丞相
禱雨長春宮公曰明日雨微至須丞相上章自言憂民報
國之意小得雨尙書卽爲章白丞相丞相病在卧內取章
入署名付還真人一見告尙書曰章觸婦人手且得罪益
敢望雨乎使人問丞相門下果然二人恐懼拜伏請罪久

之退齋宮俟命夜半公曰上帝念民無辜賜之雨三日果
雨三日冬十二月星芒見公肅將焚祀竣事而星退舍戊
午夏復禱雨於京師應不踰期帝喜召見公目迎送之顧
謂侍臣曰仙人也命圖其像屬翰林學士承旨趙公孟頫
爲贊以璽識之先是公居終南爲李氏修醮五色雲覆其
壇二日士大夫競爲詩文以表徵祥凡若此者不可盡書
蓋公端靜真一自然感應非有神怪請幻也公嘗念道有
統紀請推恩增封于洞真爲真君高圓明李天樂及穆王
二師爲真人終南祖庭自公居之始大修飾甘河祖師遇
仙處也公奉詔建橋以寓度濟來者之意其役甚大庚申
得請於上歸終南復禮送之至治元年八月朔夢賦浪淘

道本

元

沙曲飄飄有遺世之意越五日大雨盥浴作頌愴然委蛻
壽七十九公早契見素抱樸少私寡慾之旨每暇喜作字
爲詩文有希聲集傳於世弟子任道明張若訥顏若退趙
道直景若冲堊之仙游圖元鄧文原孫公道行碑虞集孫
真人墓誌銘參趙世延敕藏御
服碑○鄧趙二碑在陝西藍田并道真題書虞氏銘見道
園學古錄碑後題元始三年九月關中金石記云鄧文
原字善之字匪石綿州人天歷元年卒潛研堂金石文
跋尾云松雪至治二年卒蓋二公撰書後又十餘年而始
勒之石也明王世貞法書苑云孫德或書得魯公遺意考
諸家金石目德或書如樓雲真人開勝水記橋溪長春成
道宮記無爲真人馬宗師道行碑白雲真人蔡本行碑
等皆在陝西今尙存趙輔道古游記云戊午夏游本行碑
道宮道士出所藏御服製以宮段正秋香色針工精密可
左右衽此陽孫德或者碑載甚明傳者以爲王重陽誤也
據此是成宗所置御服明代猶存惟
趙以爲賜德或以碑文考之蓋誤
酥醪洞主曰全真掌教自邱長春後肩嗣相承終元之

世不廢元史所紀惟所志誠有傳而嗣教不詳尹志平苗道一稱爲嗣教而無事實考姚燧長春宮碑志平而後掌教者爲李志常張志敬王志坦所志誠張志僊志僊掌教在元貞初封輔元履道玄逸真人碑又云志僊言臣之曾祖師長春子則長春三傳弟子也其事實無考不知化於何年繼志僊者當爲孫德彥據鄧文原撰碑其掌教在仁宗延祐元年英宗至治元年羽化德彥而後繼之者當爲孫履道虞集河圖仙壇碑云泰定元年長春掌教真人闕以汴梁朝元宮孫公履道主之又黃錄普度大醮功德碑云泰定二年卽長春宮大陳科法時則有若泰定虛白文逸明德真人臣孫履道以老

道六

三

成敦厚之資深符真契履道事實亦無考不知化於何年履道而後繼之者當爲苗道一續文獻通考云文宗至順元年閏七月鑄黃金神仙符命印賜掌全真教苗道一又李朮魯神明道宮碑云順帝元統元年特進神仙掌教凝和大真人苗宗師召太清提點趙道真來京元史類編所志誠傳末云後其徒苗道一嗣全真教道一蓋志誠弟子其事實亦無考不知化於何年疑終元之世矣○虞集道園學古錄有瑞鶴贊云至順二年三月趙國公臣常不蘭奚中書平章政事臣亦列赤御史中丞臣脫盈翁等欽奉皇帝聖旨皇后懿旨命特進神仙大宗師臣苗道一修羅天大醮于大長春宮四月朔

旦臣不蘭奚自長春以青詞入謁內廷請署天子御名沐以龍香之澤封以雲錦之函羽葆鼓吹導自禁籞歷于會城將至仙壇而臣道一率其屬奉迎道周百官在別萬姓聚觀乃有青鸞白鶴飛舞太空雅喉長鳴去人尋丈若羣真之竝駕從以來迎盤桓後先及壇而止衆目瞻觀驚歎神異醮禮告成言將復命咸曰苗君某先朝舊人老成端恪道行嚴一故能深達皇宸致感立徵有如此者而臣道一乃日兩宮至誠上與天通一念之興如響斯答老臣奉詔禱祈庶竭愚分而已至於明應則上帝之所以報兩宮非老臣之所能致也然臣不蘭奚等不敢隱其事繪圖以文傳旨國史臣虞集書以識

道六

三

之臣聞至元紀元歲在甲子實命誠明張真人建大醮於茲宮有瑞鶴之應焉今七十年矣前太常徐琰見諸贊詠臣竊思之至元甲子世祖皇帝在位之五年今茲之歲則今上皇帝之第五春也玄微之感同符世祖不亦盛乎此苗道一祈禱瑞應之事其道行爲時所重亦足見一斑也

姬師志真號知常子初名翼字輔之澤州高平縣人本長安雍氏有唐故孝義雍雍收卽其祖也後避金世宗諱易今姓師始生母夢仙人授一玉石吞之年十三能賦詩弱冠通天文地理陰陽律歷之學辛巳天兵下河東澤潞居民半爲俘虜師子然一身流徙冀州之南宮甲午遇棲雲王

真人執弟子禮賜今名號自是從遊盤山大蒙印可壬子

掌教李真常置玄學於長春宮師與其請及棲雲登真以

師嗣主教事師註有道德總章周易直解以教後學至元

丁卯賜文醜德懿知常真人號詔中有德行貞良文學優

賄易垂直解道入總章語明年二月示微病而逝春秋七

十六所著詩文曰雲山集元李道謙知常真人事蹟○雲山集載道藏輯要前有長安

裴憲子法序云先生幼讀書習儒業業成涉大變因歸玄

教借使當年值昇平據素業其兼善天下為何如哉惟其

時與事乖於是退而作獨善之計亦舒卷

之勢然也志真蓋金源遺逸有託而述者

徐志根號洞陽子禮王棲雲為師董德輝迎致棲雲於河

朔請主汴之上清宮及中太一宮棲雲求得重陽為道所

廬作新朝元宮志根住宮內值釋道紛爭摧挫之際寂然

湛然守之以謙沖鎮靜卒能上取聖知至元二十三年賜

號崇玄誠德洞陽真人當金亡時諸將撤汴宮資材為樓

欄棲雲披其所遺建天寶壇及通明閣姬知常李通和繼

主朝元宮以奉於他營勢自不至餘六十年參知政事未

公清行省於汴謁志根而太息出萬五千緡為竟其役世

謂非志根之德足以動人不可得其所捐若是之多云志

根剛毅木訥精進不輟繼通和主朝元宮其後繼之者孫

履道王德衡履道嗣掌全真教賜號泰定虛白文逸明德

真人德衡號天均賜號文德通玄虛逸真人元徐玟郝宗

姚燧天寶壇記許有壬龍德宮記○姚記見牧庵文集

姚燧姚許二記李通和係陽號虛立應物通和真人

祜南遷之亂慮禍及身聞棲雲王老師開道盤山跼足往

謁久之曲盡其妙辭師下山衣絮帶索面垢首蓬寒暑不

易丁亥秋至澶淵居靈顯真君廟游其門者數百人安撫

使王公為之策觀既成走請於尹清和宗師額曰神清元

州神清觀記

賈師志福汝南人少得奇疾夢一老人授以七桃食之寤

而愈弱冠得法於棲雲王真人王曰知者不言子游四方

能果不言以自全乎後游南陽遇軍帥裔以語不對復辱

以箠榎師正色畫地作無語二字軍帥悚愧謝以白金將

築室奉之會得閒走京兆復遇其師曰汝志已完忍辱易

忍寵難其居京師以觀子之有成於是歸於京師旋有數

薦於朝者復即遁去晚居通玄觀號清靜散人實洞明祈

公強之也師之學澄寂寡約不為翁翁詭幻楮衣草屨寒

暑自得自問其道者不以對機藏籥啟指喻微密若口授

而耳屬年八十三化於觀中師家為道士者七人有弟曰

德常亦守其學居大名之嶽祠韜靜完絜與師無異元袁

容居士集通玄

觀賈道士記

陶志頤榆次人號隱真子晉靖節處士之裔也幼師張真

人傳以修真煉性之方曰致虛極守靜篤尋抵燕與棲雲

真人王公參究印證所疑久之歸隱萬春宮杜戶不出者

累年一日召門人曰人自始至終大化有四嬰孩也少壯

也老耄也死亡也浮生七十者稀吾今九十矣此歸期也

道六

三

道六

志

夷然而瞑 山西通志

霍師志真字明道號寂然子安陽人父澤夢一麻衣道士云自天壇來求託宿許焉痛而誕師弱冠辭親學道父憶夙徵其請乃詣相之天慶宮禮重玄子李公為門人全真家禁睡眠謂之消陰魔服勤苦名曰打塵勞以折其強梗驕吝之氣師從事於此三十年略無懼色重玄詔為受道器命主治立門事及卜築蘇門委之鋪敦教基師闢農畝創水碓廣資生理有辨訟者率用理遣一方疑重至二十年之久相之吏民請主天慶宮既至受提點彰德路道教事凡十有三祀年八十一沐浴易衣冠無疾而逝 元王然子霍君道行碑銘 ○此錄見秋澗集

道本

三

雲臺真隱褚君志通字伯達幼業儒長而遭時艱寄跡老子法中受學劉真常栖遲不在城邑多名山中知保之葛洪琅邪之七峯應之嶽神無常居焉後由真常主華陰之雲臺宮始從之西真常逝而徙上方留弟子主雲臺雲臺華嶽也上方又天下之絕險非特鐵絙不得緣墜上下將至其巔下臨壑谷深數里盲煙幕翳其中非神完氣勁鮮不視眩而魄震君負食上下自給如由室適奧嬉然不為艱薄寒則上下負食益勤為御冬備一歲偶未集冰雪塞山門始服氣減食為胎息遠則數日一炊明年山門開弟子往哭求其尸見步履話言不衰他時同下山止勿復往君難逆其請指牛心谷曰此漢太尉楊公震授徒之槐市

也谷南直中方入行二里許深林惟石泉濺濺鳴其下墾地盈畝構室延袤不足尋丈君又屏弟子獨居或勸宜留人自佐曰吾居此樂彼居此戚所安先不同強而留之期月之外要終相棄去吾故與之為約非春糧采薪不至絕而繼具而去亦古之君子以人望人不竭忠也其出山還雲臺必以水冰無所仰飲十月為候二月還谷性嗜讀書逾熟左氏博議日食數甯飲酒未醺而止不盡辭也人家得名酒爭攜餉之至則沈巽泉中時依石獨坐日人則入室而休或寢覺起行庭中一夕如聞林間行聲夏夏君則曰獸也引石投之明旦視焚垣外虎跡縱橫再夜起行如前夕不以自戒而止又有他土樵人獵夫至山責之具炊

道六

三

寢則假榻甚者訪咄隨之益勤以安無難色忿言其外若職宜然者去或問姓名惟他語不告終問之則曰吾求人知耶不求人知而求若知耶吾居此在人所不問而吾所不告也其後君名聞天聰俾禱有應不為珍賜號佑德真人提點嶽嗣灑靈宮年八十得益深間益彰聖皇思見益急至元己卯詔中使起之北面受命稽首曰草莽之臣通也自知審矣疇昔壯也言不足以資廊廟擇力不足以為疆侮禦今老矣先狗馬填溝壑晨夕至蒙冒龍光力疾以行終不達恐傷陛下仁及草木之化是以昧死請中使竟虛車而返 元姚燧太華真隱褚君傳 ○此傳見牧菴文集苑至果號悟真子滿城賢臺村人生而質朴不混流俗結

菴於葛洪山禮江月蔡師密授玄微之旨采薇而食劇木而衣至元十三年年九十矣一日浴更新衣謂眾曰酉刻吾必去遂作頌曰來時空手來去時空手去一脚踏虛空却返蓬萊路及酉初刻拈筆書一詩曰九十年來瘦鶴姿紅鉛黑汞煉多時塵凡情懂誰人識飛上青空任所之端坐而逝保定府志

圓明大師甯君志平號安閑子泰安州人幼而樂善年未冠願修真聞徂徠葛家坊雅川仙迹有賜紫希夷大師古陽子丁公超然苦志道價非常君往拜之丁昔游東楚禮真常子慈惠真人范尊師洞傳與秘范即長春法嗣也君施鍼藥病告痊一方化之一日丁公語君曰凡人爲道

道六

毛

道不遠人可於岱岳之南滕村置觀將承勝因君承法旨遂起靈陽觀後復於奉符西南之第四鄉建通道宮至元十七年宮成元魏通明通道宮碑參李裕通道觀記。此碑及記見泰山志范真常當即狼范前作常真善課當以碑爲正

劉志平字希真號麻衣師長春高弟清虛韓志谷誅茅於大都路之東郊刻心坐忘者十年盤山王棲雲歆其精修枉道造謁年八十四怡然而逝弟子劉志實許之長葛人自童卅入道服勤不懈三紀猶一日志永令主鄆州玉晨菴後叔爲觀掌教祈洞明榜之曰隆禧元王禪大都路鄆州隆禧觀碑。此碑見秋

碑見秋

姜善信河東趙城人資秉恬默年十九師事蓮峯真人靳

真常道元隱居華山王刀洞後承師命修習龍門山訪王刀故迹煉情見性神於幻化知來如響屬陝右兵亂士大夫避地者皆依之嘗營建大禹廟平陽堯廟鼓堆字聖廟神宇百餘所一時化身皆能徧歷名動京師世祖南下駐師驛亭召問行師事特陳仁義之舉其後三見聘奏對多所裨益賜號靜應真人會龍門禹祀因兵而毀善信募建之陸辭日勅賜曰建極宮命大司農姚樞書額以示歸榮復給田四十餘頃命五弟子俱爲建極宮提點遠近亦稱

天師年七十八羽化其夜有青虹貫斗後葬龍門山左麓河津縣志參陝西通志。華山古嶺考云王刀三洞在嶽之東仙人王遙字伯遠鄠陽人有妻無子治病無不愈有竹篋令弟子錢哥以九節竹杖攜之十餘年未嘗見開至此巖洞中見刀自然即開竹篋取玉舌竹簧三枚三人共

道六

天

故之及遙辭去刀自然云卿當早來不可久住塵寰再期至此嗣後王刀錢哥俱登仙又云鄭隱字明處常居王刀三洞神符中真宗賜號真晦先生河津縣志云王刀洞在龍門山巖陰仙人王刀隱居龍門得道據此則王刀當宋初仙人或居華山或隱龍門善信自華山往龍門訪之以此元王禪玉堂嘉話載中統元年冬十月召靜應姜真人認章有靜以知來智能藏往語又秋潤集有祭靜應姜真人人文云至元十一年甲戌二月十二日則姜當化於是年

初春

酥醪洞主曰世稱龍門臨濟半天下謂釋之臨濟宗道之龍門派也龍門之名不知所自始 國朝劉獻廷廣陽雜記云孫宗武言今世全真道人所謂龍門法派者皆本之邱長春其地則王刀山也王刀山在華陰太華之東奇峭次於華嶽開山之祖乃王刀二師故以人名山邱長春曾主其席演派至今徧天下也其法派凡二

十字曰道德通玄靜真常守太清一陽來復本合教永

貞明今龍門派真作圓蓋雍廟諱改今考王刀係宋初仙人華

山龍門俱有王刀洞孫宗武之言聞之白雲觀王清正

清正聞之華山馬真一自當有據長春曾主華山席靳

貞常當即長春弟子所以稱龍門者貞常弟子姜善信

承世祖龍遇建龍門建極宮其後徒衆日盛劫此法派

故云龍門也世或謂長春曾居隴州之龍門故號龍門

派恐非

以上邱長春再傳以下弟子

附

馬靈真名了道師事雷洪陽洪陽馬丹陽弟子也人以其

同姓稱小丹陽云了道既傳丹陽術遊至雪山見其洞谷

幽奇遂結廬洞旁服氣導引形解仙去其徒乃於其廬劫

雲峯萬壽宮號丹陽洞同時羽人有王志專者號清明子

有張志廣者號清虛子有楊志清者賜號希邱真人有張

志靜者賜號淵靜大師有張志玉者賜號通真大師皆滕

人也或師洪陽或師靈真多棲止洞之左右兗州府志

然師逸期字守約號沈燈子京兆涇陽人生時骨相異常

及長神注于顏髯過于腹父母欲妻之誓弗許初禮清陽

子陳先生後師丹陽法嗣了真子趙公了真謂長安太白

延祥觀乃立元道祖示現之所丹陽師已建全真堂於側

此他日大福田也師聞言即日西邁過醴泉邑人留居環

道六

堯

堵一日火光從環堵出衆以為災至則見師眼笑而坐衆

悟火光乃神光也禮奉倍於他日師厭其煩噴出游商顏

築二陽草菴額曰還真三陽地高艱得泉師指震隅曰泉

其在此乎發之果湧出甘冽如飴居十載門人善友敦請

西游遂赴太白延祥觀為住持士庶參謁求翰墨者接踵

或者辭色頗倨即書二詩付之持歸披讀了無一字翌日

持往白其事師笑曰爾元不曾開眼再讀當有所見展視

墨跡儼存驚悔拜謝而去節度使曳刺金紫之在鄧也病

篤夢異人飲以法水寤而愈命工繪其像晨昏禮焉聞師

歷商過鄧遣使邀之至則大駭乃夢中所遇異人也出像

示之肖師知其意誠諭以詩曰憶昔垂綸逾四載至今猶

自不吞鈞可憐笑殺灘頭鷺辜負寒江一葉舟全紫拜而

受之壬辰十一月二十八日命道侶次第而坐曰諸公盍

為我饒行因令高歌起舞時及四鼓乃留頌曰四大元無

主包羅物外身壺中天地好歸跨紫麒麟頌畢擲筆端坐

而蛇年六十二越明年門人改葬於了真師塋次焚香啟

柩面如生元王利用然先生道行碑○此碑見甘水仙源錄金史哀宗紀天興二年四月鄧州節度使移

勅援入宋文內所稱曳刺全紫當即其人元陳旌述律

復舊氏序金人改耶律為曳刺述律為石抹曳刺謂馬前

之卒石抹謂賊獲也又經世大典序錄云追呼保任逮捕

者曰曳刺據此則曳刺非美名後改移刺也歸潛志移

刺密粘合字廷玉契丹世襲征安也天興東狩知國亡

卒鄧州軍民請宋統款宋以兵馬轄處之居襄陽未幾病

死此移刺粘合當即移刺環

道六

幸

李師志源邠州三水縣人自幼有冲舉志年未三十兩親

俱喪遂入道師本州玉峯觀全陽周君與同志結茅禮泉
歷二十八載全陽召還邠賜號圓明子俾主玉峯謂衆曰
圓明於道實有得吾歸全後汝輩當尸祝之戊子全陽返
眞衆舉師處師位天興初秦地受兵師挈衆出關甲午關
輔略定師念南時村活死人墓宜葺居以彰仙跡遣門人
王志瑞等西歸耕占丙申師入燕謁虛願堂清和眞人曰
吾祀香祖庭見公遣人勸制南時吾就名重陽成道觀矣
公不親臨恐莫能濟戊戌師率衆西還大行起造遂與宗
聖上清遇仙相甲乙丙午八月無疾而化年七十一庚戌
掌教眞常眞人奉朝旨追贈淵虛圓明眞人元李道謙李
棟師道行碑
○此碑見甘
水仙源錄

道六

三

毛師養素字壽之號純素子平水毛麾牧達之嫡孫父德
以門資入仕師幼喪母事父以孝聞貞祐初一羽客見過
師奉之謹羽客曰此子可教授以秘語師問仙號曰我華
山陳希夷也言訖忽失所在父既卽世棄家往禮太華惠
照眞人田無礙卽丹陽法嗣也制行清苦幾二十年門人
常志久請居鳳翼道院一日其子尋訪至堅乞還歸師曰
道門去就有時爾無戀我子號泣而返後天興河南之變
大朝王師復姑汾官府道敦請住持立都觀境大蝗師
齋戒致禱蝗悉飛去乙未同常志久興葺洛陽朝元樓霞
二觀及華陰清華觀已亥關洛護師發餘粟施困餒活者
甚衆辛丑時和眞人起爲棲霞証點甲辰皇后懿旨賜沖

虛大師號及眞常眞人掌教奉朝命賜號願眞沖虛眞人
一日炷香危坐卽示歸寂之語踰晨理巾幘畢依牆立化
是日朝霞互天人有見師翱翔其上者士子伊川楊君用
登封韓仲温因宿於宮嘆以爲異實己未七月四日也壽
八十二關洛諸公競爲賦詠曰汎霞圖卷翰林待制孟攀
麟京兆教授李庭叔之甚詳元李國維毛尊誦說化銘○
此銘見甘水仙源錄元王惲
王堂嘉誦洛陽竹齋先生李德之名國維編川人文內稱
毛麾煥孫中州集毛麾字牧達平陽人大定十六年舉學
行特賜進士出身授校書郎入教宮校歷太
常博士終於同知沁州軍州事有平水集
把君德伸字仲直號清虛世居唐邑幼好學事親以孝聞
貞祐南遷挈家襄陵十餘載二親相繼逝南遊至蒙山受
道於無塵子衛君衛傳道於元元宋君宋丹陽法嗣也晚

道六

三

寓青社太虛宮與同門王高士叔觀於府城東南掌教李
眞常名曰通玄仍付以金闌張誠明嗣教授益都路道錄
乙亥朝廷遣使徵召授提舉諸路道教留長春宮每事諮
訪焉元陳楚望把君道行錄○此錄見甘水仙源錄陳楚
望未詳銜題翰林侍讀學士兼國子監祭酒亦元初
侍從之
臣也
王君道清字正之河中臨晉人賜號希眞純素大師始李
沖虛居汴丹陽庵後以奉金主元辰京官朝朔望視釐易
爲觀君年十七從沖虛學者十九年師卒遷藏其鄉德興
龍陽觀瑩居三年還汴再居丹陽觀汴人敬之如其師至
元十三年年八十五無疾而終初汴受兵有富人逃亂藏
金一穴後數年探得一穴恐禍不暇及其餘約君取之而

歸其半指藏所去去而其主死竟君死未嘗語人無有知其處者

元姚燧希真先生祠碑○此碑見故菴文集李冲虛所居名丹陽庵當係馬丹陽弟子

孫伯英初名邦傑後改天和雄州容城人居維陽四世矣始祖堅以軍功贈龍虎衛上將軍隴州刺史祖汝楫武略將軍魯山令父鈞武義將軍昌州鹽使司判官伯英在太學時所與遊皆一時名士故相程公日新判河南伯英居門下甚愛重之貞祐初中原受兵朝廷隔絕府治中高庭王獻臣接納奇士號為衣冠龍門大尹復與基之會有為蜚語者云治中結客將據河以反遂為尹所構凡所與往來者如雷淵希顏王之奇士衡辛愿敬之俱陷大獄危有一網之禍伯英出入府寺人為出死力者多故得先事遁

道六

卷

去依殷輔之商州變姓名從外家稱道人王守素會赦乃歸伯英時年四十許困名場已久重為世故之所摧折稍取莊周列禦寇之書讀之世味蓋漠然矣又明年遂為黃冠師正大庚寅十月十九日歿於亳之太清宮春秋五十一因即其地葬之

金元好問孫伯英墓銘○此銘見遺山文集據所作碑峯子墓銘伯英禮于道

憲長生再傳弟子也金史辛愿傳愿為高廷王客廷王為府尹温迪罕福興所誣愿亦被誣掠此文福興作復與疑之誤刊

阿膠洞主曰遺山作此銘中有云世已亂天下事無可為思得毀裂冠冕投鼠山海以高蹇自便日暮途遠窮行而逆施之古人或為抱關或仕執翻或妄從博徒買漿者遊其畫皆出於無聊賴之至耳非本志也余讀而

悲之世已亂矣微常善救人者孰與為高蹇乎此長春之所以汲汲焉立觀度人也

張志純初名志偉元主改今名號天倪子泰安阜上人當金正隆間張氏以財穀雄里社然能周急繼固有長者之稱祖林卜新塋於埠之西南卜者尹通謂三世之後必出異人塋時當有一縞兔起異方走乾位及芟果應林生仙仙生四子志純其季也方在孕母劉見茹葷者輒掩鼻去及媿若昏曠然有人疾呼曰長老在門首汝當敬謁出見一僧坐馬上合爪言曰我必飯於而家覺而生志純甫亂不飲乳食肉六歲能誦五經十二歲入立門居會真宮禮崔真靜為師不數歲名重齊魯關東平嚴武惠以益海范

道六

卷

普照住持萬壽上清宮時謂治民如武惠掌道教如普照可謂無前然必得峻潔如志純者以貳宮政斯可三謁乃允武惠請於朝賜崇真保德大師號授紫衣金襴一日與故人畢清卿對榻談方偃息間夢緣泰山之阿入西溪谷若有人前導者由淵濟公祠至竹林寺樓觀參差如在天

上從者四五輩皆不相識覺而告之畢曰果有是耶時泰山祠宇經亂百無一存未幾武惠以書召志純懇為修葺遂重建岱嶽朝元等觀既成朝旨特加崇真明道圓融大師號中統四年掌教張誠明委提舉修飾東嶽廟事志純癯瘠若不勝衣然叩無不應杜仁傑徐世隆俱與之遊仁傑稱志純其學老莊其志軒岐世隆稱志純形雖贏於道

則肥性雖介於物則齊具儒墨之體用見天地之端倪嘗
三見元主年九十六歲歸化作遺世頌曰脫下娘生布袋
此際樂然輕快百尺竿頭進步達元洞府去來前世宿德
醫僧今作道門小才時以為得真訣飛昇也元杜仁傑奏
安阜上張氏
先瑩記參商史泰山志○杜記見甘水仙源錄元史嚴實
字武叔長清人卒諡武惠徐世隆字威卿陳州西華人癸
巳北渡嚴實招致東平幕府實子忠濟以為東平行臺經
應至元十四年復起為山東提刑按察使泰山志金石載
有徐世隆詩刻二則一紀夢詩我按天倪子同登且觀峯
骨壘清似鶴步健老猶龍方外無官府堂中有岱宗他問
真福地杖履會相從一復齋送天倪子還泰山詩九行
年髮未華道人風骨飽煙霞洞天福地三千里神府仙閣
第一家牛膝藥靈對美醞免毫蓋淨暖芳芽隱居台愛陶
宏景莫作山中宰相誇復齋世隆號也寰宇訪碑錄張志
純遺世碑石刻正書延祐
四年二月在山東泰安

以上馬丹陽劉長生再傳以下弟子

道本

美

張志稜稜山人猿形苦性衲衣露膝行丐汾晉間齋不沾
席者三十餘年一鉢之外無所奉城北建洞神宮賜號
涪德大師至元十四年羽化大清一統志○按此不言
何教然功行與諸真同當屬
諸真再
傳弟子
賈志希號延真釣州人李志端號永真嵐州人並服膺道
術慕長春清和之風掃除狂妄歲壬辰二人遇於高唐目
擊神會莫逆於心遂相與為友或裹飯相餉或力作自娛
三十餘年未始相離因同郡慧冲道觀居之其地去城不
遠而志懷市井無異邱壑時以為修混沌氏之術者元姬
志真
雲山
劉志堅號雲岳子嘗以掌鷹房事永昌王故樞劉使臣後

四七册 11册

棄家入全真道隱於卽墨之勞山久之天光內映或知休
咎一日辭道眾而逝葬華樓上人稱劉使臣墓萊州
府志
李志明號隱真子心契道真遠近信嚮以卽墨勞山為仙
真窟宅大德初元受華樓劉尊師之請愛其勝絕莫居一
紀其徒林志遠志全復築環堵於明霞洞自崑崙延之至
塊處二十五年問道者絡繹相屬泰定初縣尉樂克剛助
建上清宮既成請於掌教大宗師賜額曰聚仙志明處於
環堵冲澹自如不言而人自化年八十步履輕健計平昔
遷居四十處度徒幾五百人其志行超卓深有得於重陽
之學云元張起巖勞山聚仙宮記○華樓明霞洞俱
勞山勝處上清宮在勞山之巔見卽墨縣志
全真馮尊師本燕趙書生游汴遇異人得仙學所賦歌曲

道本

美

高潔雄暢最偉者蘇武慢二十篇前十篇道遺世之樂後
十篇論修仙之事會稽費無隱獨善歌之元虞集馮鶴餘
名號里居未詳蘇武慢二十篇虞集有和作見
國朝李調元函海詳馮作蓋亦兼南宗金丹之學者
省掾李孟容度為余言元統間在都門見一全真先生年
五十餘相貌魁偉嘗坐省東茶肆中所言輒有驗因訪其
寓所乃在五門外第二橋民家遂以出處叩之全真曰汝
仕不在北方且宜南歸四十後方可食祿臨別偶問及時
事全真曰此後當改至元至元後改至貞天下亂矣僕曰
國初已有至元全真曰汝第識之僕南還至關河聞改至
元心益信之及改至正則知貞者正也四十後方補饒州
府史夫全真之言如燭照數計特不知果何術也豈非至

四

人者乎綴耕錄

以上長春及諸真再傳以下弟子傳授未明者

酥醪洞主曰李道謙鈔集碑銘為甘水仙源錄紀長春

及諸真法裔傳授最明其書成於世祖至元戊子後無

廢績者金石萃編詳錄碑文訖於宋金寰宇訪碑錄等

書雖及元代祇載其目然其為全真嗣法者略可考見

元時江南為正一掌教河北為全真掌教金石目中

載北方諸師真道行蓋全真法裔也茲摘錄於後異時

搜得拓本當續輯之以為補遺

清貧寂照順化真人王君道行記郭時中識正書上刻真

月在陝西涇陽

道六

龍陽觀玉真清妙真人本行記李晉撰李暉正書中統

石門坊張志賢聖山修行記林和之撰李晉材正書至元

五峯山洞真觀崑真子田先輩墓碣真正先生記天倪道

年十二月在山東長清

希玄真人張君紀行碑俞應卯撰王志靈正書至元

北嶽葛洪山清虛宮知微子劉公寓形誌河中心庵撰陳

直隸唐縣

寇志靜功行碑唐莖撰至元十七年

衛志隱道行碑李謙撰寇立德正書至元二

玄靖達觀大師劉志厚墓誌文道廣撰張志履正書至

觀村李真人門下記正書至元二十七

通明真人道行碑汪志潤撰馬道逸正書

希夷子閻志夷墓表正書大德五年七月

郭仙姑真行碑一虛叟撰正書至大

七里店修真宮提點王志道道行碑思濟撰李克通正書

東滄川

松巖純真子墓碣李世傑撰蔡佑正書延祐三

崇德真人之記鄧志明撰趙子昂正書至

真樸妙德大師瞿道清墓表正書至正二年十月

提點緜公功行記高執中撰正書至正八年

洞陽顯道忠貞真人井公道行碑何約撰真聖奴正書至

南

道六

玉泉觀提點宋公道行碑高執中撰并正書至正十七年

賜紫服錦襴冲和永福大師田清志墓表正書無年月在

宮

元大師郝公碑正書無年月

栖玄真人門眾碑正書無年月

清真抱璞大師杜公碑正書無年月碑陰有夾

谷等題名在河南鄭縣

長春道教源流卷七

羅浮醜醜洞主陳教友著

邱長春後全真法嗣紀略

醜醜洞主曰今世全真教大抵長春法嗣為多所謂龍門派也然詢之道教中人云嗣馬丹陽者為遇山派嗣譚長真者為南無派嗣劉長生者為隨山派嗣王玉陽者為崑崙派嗣郝廣益者為華山派嗣孫清靜者為清靜派考長春及諸真門人無有以派名者諸派之興其起於明代歟惟元時北方全真教長春與諸真遞相傳授尙可考見厥後自北而南地與世相去日遠李道謙後纂輯無人世但知為全真教無有識其淵源者矣不

道七

特此也當明之世全真之顯著者多出南方而北方無聞焉豈元末北方大亂於時宮觀殘燬徒眾星散遂爾失傳耶明何喬遠名山藏稱歲辛丑高皇帝取江西天師張正常遣使上牋陳天命之符乙巳朝京師既即位入見授真人領道教事是江以南正一教入明不廢而洪武元年元順帝出奔後長春法嗣未聞有復令掌教者北方全真之不振實由於此續文獻通考稱洪武十五年改立教院為道錄司設左右正一漢法至靈玄義職專掌道教事道士有二等一日全真二曰正一是當時全真仍比正一為盛特既無掌教為全真者非兼通正一不能授官故明中葉後南方之全真亦微遠哉

國朝天師之職雖令傳襲非所尊貴於是道教乃大屈匪惟全真即正一之學亦無有練習之者矣夫正一之教以齋醮符籙為宗非若全真之練心繕性期於證道也全真雖微而山林隱逸之士或借以脫桎梏而治其身其徒所立宗派亦至今不絕於天下然立派雖殊所學則一茲篇所錄既不能得其師傳故但統之曰全真教即龍門為長春的裔亦不復分析於其間惟是其教既屈知之者希元末明初尙得大凡至我朝而士大夫無復紀述不能詳矣

道七

魯大有號洞雲子隨州應山人家世宦族初入武當山學道草衣非食四十餘年天兵破襄漢大有去渡河訪道全真西絕汧隴北逾陰山至元十二年歸與汪貞常等修復五龍紫霄壇宇以道著遠近點墨片紙可療異疾救災捍忠預知禍福時人神之度徒眾百餘人後獨結茅南巖或請作宮庭曰非爾所及也其人將至矣二十一年九月張守清自陝西來年三十一願為弟子大有欣然曰吾遲子久矣即授以道要踰年春正月大有遂化化之日面若童顏時以為證道得仙云元程鉅夫大天一真慶萬壽宮碑均州玄武降神之地宋時加封玄岳元陷襄陽在世祖至元十年續文獻通考稱喬潛道弟子吉志通居武當蓋在襄陽未陷時大有當先聞全真之學於志通其後西絕汧隴北踰陰山則長春弟子演教之地也武當傳全真教蓋自大有始元史程鉅夫名文海以字行家建昌官至平章政事卒諡文憲

汪貞常名思真號寂然子家世徽人宋丞相汪伯彥之後

生於安慶嗣全真教法入武當山至元乙亥領徒眾六人開復五龍荆榛塞途黑虎爲之引導興建殿宇四方禮之度徒眾百餘人任本宮提點吉凶預知後無疾而脫俗民多夢其步紫雲而北去武當山志

張道貴名雲巖號雷翁長沙人至元間入武當禮汪真常爲師又同葉雲萊劉洞陽謁雷因黃真人得先天之道歸

五龍宮潛行利濟門下嗣法者二百餘人得其真旨惟張洞因焉終於自然庵武當山志又云葉雲萊

裔劉洞陽名道明荆門人二人同師雷因黃真人得清微道法居五龍觀又元揭奚斯七五龍靈應萬壽宮碑云山

多神宮其大者有三曰五龍曰紫霄曰真慶大宗師張留孫初總攝江准荆襄道教奏以其山葉命真朝魏天子大信其道至元二十三年詔改其觀爲五龍靈應宮以希真主之考道藏目錄有清微神烈秘法二卷清微元降大法

道七

二十五卷清微齊法二卷皆言祈禱符籙及五雷等法又清微他語一卷云以天師爲法錄傳教之祖然則先天之道即清微上道實正一派也黃雷國未詳魯大行汪貞常俱全真弟子張道貴師貞常而學於雷因蓋全真而兼正一派者建張洞因兩所學大行於是武當遂爲全真別派

酥醪洞主曰 四庫提要云清微仙譜一卷元陳采撰

采建安道士是書自序道教始於元始一再傳至老君

分爲四派曰真元曰太華曰關今日正一十傳至清微

侍元昭疑元君復合於一元君零陵女子也繼是八傳

至混隱真人南公南公傳雷因黃先生黃傳之於采因

著是譜其所序四派傳授亦不甚明了大概今所云全

真者乃關令派張道陵者乃正一派也考道藏目錄言

清微道宗以元始上帝爲祖初派玉晨大道君次派靈

寶天尊列派元元老君嗣派正一淵源以天師爲法錄

傳教之祖是清微道宗專爲正一教而立采云老君分

爲四派十傳至元君而復合者蓋采學於黃雷因疑雷

因雖通正一之術然出自全真派不淵源於張道陵故

采爲是言提要謂其所序傳授不甚明了以此漢天師

序傳授甚分明其不明了者然提要謂全真乃世家所

當謂真元太華關令三派也考他書俱無此文疑因全真教起自關中而誤

張守清名洞因號月峽契宜都人幼習舉子業未成棄去

更爲縣曹掾年三十一歎曰河清可待人壽幾何奈何不

早爲計聞魯洞雲名投禮出家洞雲傳以道要踰年仙去

守清躬執耕爨墾山鑿谷種粟爲食繼助其徒剪耨翳驅

道七

鳥獸通道南巖卽巖構虛夷宮歷二十餘載乃成後由張

雲巖復得葉雲萊劉洞陽之道至大三年皇后聞其道行

遣使命建金錄醮皇慶元年春京師不雨召守清至禱而

雨踰年春不雨禱而雨又禱又雨兩宮大悅賜號體玄妙

應太和真人賜虛夷宮額曰天一真慶萬壽宮置提點甲

乙住持延祐元年奉旨乘騎奉香還山致祭管領教門公

事守清聞疏果毅方嚴質茂雖大祠祭不待沐浴更衣所

感必應後退隱於清微妙化巖精修上道棄形脫去元程

大天一真慶萬壽宮碑參荆州府志武當山志元范

有送張煉師歸武當山詩張君蘇州人來作武當客始來

武當時師者謝公履弟子百數輩稍稍來服役誅茅立萬

柱空中現金碧辛苦三十年夜臥不側席以之律鬼神故

亦知矩矱元年踰冬早失火燒四國野谷方焦熬六月鏡

向赤朝廷亦不愛犧牲與圭璧儼不暨億史歌舞無消息

君時待詔來公卿初不識一朝傳天語問以濟旱策君云
臣鄙愚造化非所測陰陽有開閉此實智者責公卿復致
辭物生今孔棘已刺京兆尹取足輸粟帛此如解倒懸碑
李惟所擇君聞猶固讓心實憂國飛章白玉關憑臆禪
榻惟臣實才淺學空塞臣有一寸心願願願願願願願
后皇本愛民今早為厄或者罪有由皇亦重開釋祈謝
各有力呪禁各有式上堂薦明水下堂考金石夜分請命
既味爽大施設為壇東市門經紀法靈冊庭中立武旗飄
飄墨黍黑君臨一揮手怒髮上霄直指麾東方龍卷水東
海側指麾西方龍卷水略西極北南臂中央各以方率職
某日某甲子漏下五刻刻我在壇上向不得性區畫豐隆
與飛廉列缺與辟歷汝將汝風馳汝遺汝雷擊汝雲鴻勿
濇汝雨必三尺汝不從誓言不異上帝敕至期果響答動
盪七日澤常時人所難君若不以力公卿奏天子是必有
褒錫可以寵號名可以著服君曰天子聖卿從誠所格
臣敢貪天功况乃歸計迫昨得山中書至自青溪宅向來
百弟子選歸在朝夕暇時冬序半霜下木葉積明當課斬
伐結構西巖壁山田晚報熟芝朮及採摘獼猴長如人夜
夜盜柿栗提防荷不豫六氣盡盡誠公家事既已私事容
棄擲方知用世士遺世等氣概所過如虛空焉知去留述
我持一瓢酒欲以贈世色或暮不見君張望空中
爾觀此守清祈禱蓋為當時士大夫所甚重也

道七

五

無為子姓張氏諱梯字信甫居象山有別業在鄞城扁舟
往來傲兀煙浪自視如鴟夷子皮然好結賓客殺觴左右
具備捐所有子人無吝色父常以門戶微罪當逮詣吏無
為子奮請以身代父藉以免奉親能備孝養而身與妻子
衣蠶食糲象山中大瀛海間多陶隱居司馬練師遺跡無
為子早從方士習聞長生久視之說既壯出遊南粵北燕
回薄萬里愛武當山神明之奧欲隱其中歸語妻子妻子
固不信一日大會親舊曰吾當去此隱矣乃引刀截髮解
故衣被布衲偃履著行滕佩鉢囊掉臂出門徑去行至武
當山止紫霄宮師事宮主張真人願執弟子役真人啟之
道要署為首眾晝則服勞薪水與眾同甘苦滋味取其至

薄者夜則危坐一榻暫不至席者三年忽晨起別眾而化
崑波
府志

黃明佑字太霞潭州人早歲抗志煙霞歷諸名嶽禮武當

太和張真人嗣清微法派凡有祈禱無不感應武當山志

彭通微原名宏太號素雲河南汝陽人母夢一黃冠授大

桃食之而有姪大德十一年二月十五日生年十二事劉

月淵為師至正四年游武當山時太和張真人主紫霄宮

素雲服勞執役三年得真人授煉氣棲神之旨訪終南走

蜀土青城入闕登武夷凡古仙過化處歷覽殆遍東浮浙

水陟天日至松江擇勝棲止明洪武十四年始至細林山

結茅居之初太和真人授記曰逢辰即棲且曰雲間有福

道七

六

地即此山也山舊有泉久涸一日雷擊石罅遂成一井明
太祖徧求天下高人有司以聞二十七年秋八月二十一
日清旦啟關沐浴更衣趺坐語徒輩曰我將返我真又曰
九天之上無不忠不孝神仙今人人倫未盡欲修僊佛蒸
砂作飯豈不遠哉乃舉筆書偈曰九十韶光一度春由來
幻法已非真玉音謾說追空想金紫羞將潤色身已見聖
朝新態度休疑海外舊風塵於今解脫縈纏去萬仞峯頭
月一輪書畢問左右曰何時曰正中遂倏然而逝是歲十
月太祖命中使鄭誠恩入山宣召以羽化聞越月復遣中
使入山啟窺視之正身不倚長爪遶身命有司焚以輒石
繚以垣牆賜號明真子相傳其爪乘風化為金蛇似蜥蜴

而無足長三四寸今辰山猶有之取置器中俄失所在

江松府志○元王逢樵溪集云彭素雲中州人郭梅巖西江人

並學全真有道行贈詩云彭郭上清班相望高世間木龕

雙石壁樓橋萬雲山軒冕泥塗底詩書極枯間鄉園

數形夢欲借羽車還此彭素雲即通微郭梅巖未詳

單道安均州人從南巖張真人學精究道法執弟子禮勤

懇弗怠真人昇舉之後潛藏於疊字峯屏絕人事虔奉玄

帝香火洪武初遊西華終南諸山仍居重陽萬壽宮一日

以所授玄秘付與門人而去弟子李素希攜冠履瘞於五

華仙瑩武當山志

李素希字幽巖號明始洛陽人元末棄家來遊武當洪武

初住持五龍宮後退隱於自然庵舍光守默不與人接承

樂三年榔梅結實遣道士易木中上貢詔命道士萬道遠

齋勅賜以表裏鈔錠四年榔梅仍實復遣道士呂正中上

進賜資如前是年詣朝謝恩賜坐便殿諮以理國治身之

道惟以道德奏對上說禮待甚厚賜還本山永樂十年敕

遣大臣創建宮觀三十餘處經營之始訪古跡舊規皆一

一陳之常以手加額願皇圖萬歲天下太平永樂十九年

六月初五日屬門徒各宜精修學道今教門大興吾去無

憾矣語畢端坐瞑目壽九十三時戶部主事王和在焉翌

日焚化骨齒皆青人皆傳其為德矣冠劍藏於黑虎湖上

武當山志○國朝宋萃筠廡偶筆榔梅榔木梅實相傳

真武折梅枝插榔樹而成道士每歲采而蜜煎充貢獻焉

周自然金臺人自幼入全真教及長遊於四方以道化俗

以藥濟人洪武初來往武當五龍行宮居民以其道明藥

效咸敬慕之年將耄耄貌若童穉一日以所藏道書醫術

付與門弟子曰吾當委順去矣翌日沐浴更衣而逝葬於

桃源洞武當山志

李德因號古巖金臺人自幼入陝西重陽萬壽宮出家道

德南華二教經書得其要旨壯年遊武當於紫霄宮禮高

士曾仁智為師授以精微雷法明先天之理知禮用之源

徙居元和觀洪武二十三年湘王來謁武當嘉其有修煉

之功賜住荊州府長春觀一日謂人曰吾將返矣作頌示

之曰八十餘年光陰不染不著分毫大笑呵呵歸去一輪

明月天高王聞之嗟悼不已贈曰爾本無生何期云沒拂

袖三山金宮銀闕嘆今日大地光明萬里秋天明月遣官

葬於元和觀之東武當山志

酥醪洞主曰全真之教行於北方其始至南方者武當

一派也惟當世祖平宋時遣使召龍虎山三十六代天

師張宗演命主領江南道教終元之世江南道教皆其

後裔而張留孫吳全節復更迭為大宗師故武當全真

一派亦不得不修正一精微之法蓋其勢然也然觀張

道貴至李德因諸人考其功行尚不失全真本旨而張

守清弟子且遞傳於兩湖江浙間蓋自是而大江以南

全真教幾徧及之矣

羅蓬頭者寓杭西北羊角埂上全真小庵非癡非狂冬夏

惟一衲衣居卷一室中無坐卧具惟晝夜蹲地上穢汚殊

惟一衲衣居卷一室中無坐卧具惟晝夜蹲地上穢汚殊

惟一衲衣居卷一室中無坐卧具惟晝夜蹲地上穢汚殊

惟一衲衣居卷一室中無坐卧具惟晝夜蹲地上穢汚殊

道七

七

道七

八

甚而往往能前知一張其姓者故宋王表司宋亡依道館嘗舒手向羅問吉凶雜書狗災二字張問應在幾時書百日內張持齋誦道經日禱於神明冀免難一日見牝牡狗以君帚擊之竟為狗所傷而死閩人馬都錄者號靜齋以道法際遇度宗賈平章以海味進謝后啗之泄瀉不止馬進符水飲之而愈后召馬賜與之馬駭憊因謝恩自致其言曰臣上告佛佛言繼今他人進飲食不可造次供御言出口而賈願已知之甫出禁門即下臨安府獄面刺雙旗押付鄞都寨時以江上事危出師有日以故寨兵寬之得不死復於寨村落間禱雨有驗未幾宋亡崔中丞奉旨訪好人薦馬於世皇道法復有驗宣授浙西都道錄提點西

道七

九

太乙宮恩賞殊優渥一日大雪訪羅於全真菴問未來休徵羅書賀字復書正字遞之但曰問知堂堂者率意曲解既而明年正月宣州賀雷巖齋書宣命截替馬前職又鹽運司一卒張某問羅未來事時筆視皆凍不可書卒怒掉蓬頭知堂勸止之烘筆視為書千二錢卒大笑以為我此行勾四場鹽官所望數百緡而僅書若此已而卒出門道狹冰凍一蒼頭擔酒四缶來卒撞之酒墜地蒼頭者持卒哭曰我方千二錢買酒來須償我乃得去卒償鈔竟入門謝羅曰吾仙信有先見哉凡逐利市人問休咎其人將稱意必書其手曰鈔好仍乞鈔買酒肉啗已并眾人否則搖手終不為一書後將死大笑拍手歌唱立地卒羅蓋

仙者惜其事遺落故所聞止此元鄭元福遂昌雜錄

徐弘道號洞陽子元至元間修真瑞石山年八十三沐浴

更衣書頌而蛻有不離本性即神仙之句得法弟子丁野

鶴也弘道常感張平叔住山傳訣故菴名紫陽西湖志

重修紫陽庵記云武林之脈盡於吳山吳山之最勝曰瑞

石山紫陽庵又擅瑞石之勝者元至元間羽士徐洞陽菴

之其徒丁野鶴棲真於此化日端坐如生漆蛻猶在鶴所

證蓋得北真之道者而紫陽則南真也南真修形神俱妙

之術北真兼契虛無其歸雖同其入稍別豈有師南而徒

北耶然不可考矣按洞陽不知何處人然亦當全真派元

世祖平江南後北宗門人多漸染南宗不足怪也馮記以

為師南而徒北誤西湖志又云吳山有重陽菴大德間西

川道士冉無為雲遊至浙建洪武二十四年立

丁野鶴秉家為全真道士居吳山之紫陽菴其妻王守素

錢塘民家女一日召守素入山自付四句云懶散六十三

妙用無人識逆順兩俱忘虛空鎮常寂坐抱一膝而逝方

外者流謂之騎鶴化守素遂亦束髮簪冠著道士服奉夫

遺屍二十年迹不下山年逾七十幾於得道者丁卯進士

薩都刺天錫贈之詩曰不見遼東丁令威舊遊城郭昔人

非鏡中春去青鸞老華表山空白鶴歸石竹淚乾斑雨在

玉簫聲斷綵雲飛洞門花落無人迹獨坐蒼苔補道衣耕

錄○西湖志云丁野鶴錢塘人棄家為全真道士師徐洞

陽沿門誦經受少許米不他丐元宵眾以月供齋說吳

門燈之盛各開目日啟而燈見久之眾歸往謝之日更

能化羣鶴眾爭起捕所化鶴皆紙也鶴鳴人喧忽反顧丁

其夫云欲脫俗修真以家業二分界夫娶妾為成家之計

自以其一建庵為修養之需夫曰汝既修真吾無子女何

忍獨墜俗緣耶蔡氏然之乃曰修真不宜夫婦同處各建

一庵於西城下夫庵在妙心寺北曰長生妻庵在洪福橋

西曰長春夫妻皆證道妙時謂之雙修云蔡號冲靜明田汝成

西湖遊覽志○志稱姚真人夫婦名庵曰長生

長春與毋無為以重陽名庵同亦全真道派也

天台道士項子虛氣正色剛耐習勞苦視財帛如糞土師

全真之說養心若保赤子通岐黃書其治病不擇貧富輒

徒步以往治所居室名之以曰生元袁稱清容居士集曰生堂記

趙與慶字虛中宋世有大梁宗卿某佐縣黃巖樂而家焉

與慶其四世孫也遷世樂道從北方全真之學志彊氣堅

誓不至席踰十年矣遂築室委羽山西北名曰野月謂月

猶身也則而象之蓋以順其天年入於自然云元袁稱野月觀記

黃公望字子久本姓陸世居平江之常熟繼永嘉黃氏遂

徙富春父年九十始得之曰黃公望子久矣因以名字焉

性稟敏異應神童科至元中浙西廉訪徐瑗辟為書吏一

日著道士服持文書白事瑗怪而詰之即引去更名堅自

號大癡道人隱於西湖之笱箕泉已而歸富春卒年八十

六楊鐵崖謂子久詩宗晚唐畫獨追關仝其據悟隱凡若

忘身世蓋游方之外非世俗所能知也所著曰大癡道人

集別有紙舟先生全真直指一卷抱一含三秘訣一卷并

金月巖編公望傳元詩選參國朝錢大昕元史藝文志補○道藏目錄有紙舟先生金丹直指

與規傳直捐同卷云嗣全真正宗金月巖編嗣全真大癡

黃公望傳此當節全真直指一卷金月巖未詳蓋公望之

師報耕錄載張句曲戲題黃大癡小像云全真家數碑和

口鼓貧子骨頭吏員臙臙此雖戲言然亦足證公望為全

真道士國朝周亮工書影云李君實曰嘗聞人說黃子

久年七十餘碧瞳丹頰一日于武林虎跑同數客立石上

忽四山雲霧擁溢鬱勃片時竟不見了久以為仙去又

國朝錢謙有學集註云大癡晚年遊華山憩車箱谷吹仙

人所遺鐵笛白雲捲起足下擁之而

去二說不同然皆以為公望得仙也

酥醪洞主曰元世祖至元十三年始平宋其先全真教

何巨川隨郝經使宋不能至杭也然觀羅蓬頭及黃公

望諸人則宋平後浙人多學全真者矣特稍參以南宗

耳

余岫雲名希聖號非非子華蓋山南谷人年十五辭親學

全真道於宜黃縣南華山昭福觀既而歎曰託兄弟以養

親從師以入道果為何事耶辭其師去徧歷江漢淮海渡

河循山東游齊魯至燕趙間兩游淮陰入終南登太白而

後還乎武當衡岳羅浮出武夷過天台寓温州同學者之

舍州郡命方士禱旱不應或曰此君不凡當可得雨羣起

之岫雲曰欲雨乎是日雨霑足郡有教人學道者謂出妻

子破家產乃可岫雲曰非道也復爾家室治爾田疇行人

道之常不累於心可也及歸臨川祥符道士黃執中率玉

清觀之人處之崇仁仙遊山破屋數椽耳岫雲日使童子

挈一簞入市人見為岫雲童也輒與飯一小器日向中簞

道七

三

庶不約而輯翰林學士吳公之夫人岫雲從姑也公嘗問爾之爲學何如以顏子喟然章對始則恍惚難象而卒見卓然自立時至而化爾後至元五年己卯十月化去年六十未沒時編與所識書別略無恒意弟子彭致中瘞諸山下致中山下人嘗遊方江南道教之師署爲仙遊昭清觀住持提舉云元虞集非非子園室志○志又云書樓大有汝州趙先生嘗奉詔至京師而得見之服羊皮大布者衣曾不掩脛而肌膚潔白如玉食飲甚寡而氣充然如春與人語辭簡而意遠貴富盛氣多智術者見之莫不泊然自失子歸田江上聞有蓬頭金先生者甚高深接其徒極嚴峻問嘗往來武夷聖井諸山而不獲相見趙金二人亦全真教之有道行者其名字未詳文內稱翰林學士吳公係吳澄字幼清撫州崇仁人初居咸口里當華蓋山吳公從澄元史澄字幼清撫州崇仁人初居咸口里當華蓋山吳公從澄元史澄字幼清撫州崇仁人初居咸口里當華蓋山

道七

三

李道純字元素號清菴別號瑩蟾子都梁人博學長才所著中和集盡闢一切爐鼎服食修煉之說歸於沖虛渾化與造物爲一併註太上大道德經三章道德會元等書行世鳳陽府志參 四庫提要○中和集內有全真活法一篇則道純全真派也杜道堅中和集序云維揚捐菴蔡君志願清菴門人也得其贖馥編次成書大德丙午詔余印可丙午成宗大德十年道純於時當己化蓋世經時人道藏目錄載道純所著有太上昇元消災護命妙經時人上立通經註無上赤文洞古經註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註三元易隨一卷全真集玄秘要一卷瑩蟾子語錄六卷都梁漢香陵郡晉以後爲邵陵郡今湖南寶慶府武岡州地儀真縣志道純住長生觀遇異人指授得道飛昇故又號其觀曰昇仙號所居曰中和巷蓋湖南人而居江南者

酥醪洞主曰中和集全真活法一篇道純以授諸門人者其云全真道人當行全真之道所謂全真者全其本真也全精全氣全神方謂之全真才有欠缺便不全也

才有點污便不真也全精可以保身欲全其精先要身安定安定則無欲故精全也全氣可以養心欲全其氣先要心清淨清淨則無念故氣全也全神可以返虛欲全其神先要意誠意誠則身心合而返虛也是故精氣神爲三元藥物身心意爲三元至要學神仙法不必多爲但煉精氣神三寶爲丹頭三寶會於中宮金丹成矣豈不易知豈爲難行難行難知者爲邪妄眩惑爾觀其所言頗得全真派養生之要蓋欲挽南宗流弊而歸諸北宗者明王世貞弇州續稿有書中和集後云余始得此書而讀之覺其緊爽有味其於一切內外丹藥吐納伸經之術如黃庭參同悟真之類皆指以爲傍門小道

道七

南

而究其大指多出禪門如四祖啟法融南嶽醒大寂語又雜以中庸飾之大要欲成一家言耳非必有所得也吾所聞如尹蓬頭赤度子所見如閣蓬頭劉大瓢輩遠者至數百歲邇者亦自強力飲噉兼人傍門小道行之久久亦自有益第不能出世耳此曹子眉山公所謂啖豬肉者也李先生所謂談龍肉美者也按王氏旣知傍門小道不能出世乃不究全真要道而但嘲李先生爲談龍肉美何耶

杜處逸字道堅號南谷子采石人年十四得異書師事葛蒙庵入茅山昇元觀作道士皇慶間授隆道沖真崇正真人創元通觀作覽古樓聚書萬卷延祐中住武林宗揚宮

築老君臺有耶像旁列尹喜列禦寇莊周等為十賢趙孟頫記其事後微疾爆然有聲而逝太平府志○杜道堅中頤以李清庵中和集湯余印可余未致佚先已卸羣矣先空一真呈露謂如天附之而為命人受之為性至於先天太極自然金丹光昭太虛不假修煉者漏泄無餘矣可以窮神如變而深根益極可以脫胎神化而復歸無極也抑以見道之有物混成儒之中和有物釋之精心見性此皆同工異曲咸自太極中來是故老聖常善救人佛不輕於汝等周公豈欺我哉覽是集者切已生疑說所論蓋深得全真之學者石墨鑄華云陝西樓觀有元時希聲堂碑文始先生碑杜道堅書文始先生尹喜也道堅江西南人而為陝西樓觀書碑則亦全真派也道藏目錄載有道堅所著道德玄經原旨四卷玄經真之旨發揮二卷通玄真經續義十二卷四庫提要有宋杜道堅父子續義十二卷與通玄真經續義當即一書云宋人者誤

酥醪洞主曰宋時大江南北道教亦盛大約皆南宗也然王逢梧溪集有十二月廿二日為王重陽真人誕辰

道七

五

是日立春在松江長春道院瞻拜真人及七真像敬題薛一山丹房詩則元時全真教已行於江南矣余希聖李道純杜道堅蓋其著者考其所學則以北宗為主旨而不雜以南宗亦篤信之士也

張三丰遼東懿州人名全一名君寶三丰其號也以其不飭邊幅又號張遺遺頤而倬龜形鶴背大耳圓目鬚髯如戟寒暑惟一衲一簑所啖升斗輒盡或數日一食或數月不食書經目不忘或處窮山或遊市井能一日千里嬉笑諧謔旁若無人嘗遊武當諸巖壑語人曰此山異日必大興時五龍南巖紫霄俱毀於兵火三丰去荆榛辟瓦礫與其徒創草廬居之已而舍去行遊四方太祖故闢其名

洪武二十四年遣使徧覓之不遇後居寶鷄之金臺觀一日自言當辭世留頤而逝縣人共棺殮之及葬聞棺內有聲啟視則復活乃遊四川見蜀獻王復入武當歷襄漢不常厥處永樂中成祖遣給事中胡濙內侍朱祥齋璽書香幣往訪積數年窮陬僻壤皆到迄不遇乃命工部侍郎郭璉隆平侯張信等督丁夫三十餘萬人大營武當宮觀費以數百萬計既成賜名太嶽太和山設官鑄印以守竟符三丰言或言三丰金時人元初與劉秉忠同師後學道於鹿邑之太清宮與里人張毅相習毅四世孫朝用嘗遊寶鷄遇三丰問汝家名毅者為誰答曰吾高祖也三丰曰吾會見其始生時今孺子亦漸長努力讀書官可至三品後亦符其言天順三年英宗賜詔贈為通微顯化真人然竟

道七

六

莫測其存亡也國朝王鴻緒胡史稿○考名山藏紀三忍三丰子嘗與劉太保秉忠洽協律謙學於沙門海雲經籍墳典過目成誦成祖靖難時真武玄帝屢示靈助上感神麻於武當大立宮觀三丰一日至京師成祖召問之曰吾欲學道誰最樂者對曰食美嗜遺通利極樂事上謂其不敬欲殺之忽有所苦則不能食與不得遺乃思之道逢使者附進餐衣草數莖煎服尋愈上殊念之以給事中胡濙往求之又命王宗道奉書若香過入名山求十年不得至天順末或隱或見英宗聞之封為通微顯化真人此皆明史稿未及者名山藏又云三丰至武當悟玄理又云成祖遣盧秋雲居五龍南巖又云秋雲悟玄理又云成祖遣王宗道往求給全真牒而野獲稱稱邱玄清為全真道人然則三丰全真派也他書紀三丰神異甚多茲不具錄

酥醪洞主曰明初道術最著者三人一周顛一張中一張三丰皆能前知者周顛太祖親為撰傳張中宋濂以所聞於太祖為之撰傳然皆不詳何派張三丰事見於

說部及志乘者並謂其居武當則全真派也武當自張道貫張守清後多兼習清微上道惟三丰無之名山藏稱其有問養生術竟日不答論三教等書若決江河所言皆道德仁義忠孝之旨此全真正學重陽長春之的裔也當時成祖徧求之故世多附會之詞而明陸深玉堂漫筆乃謂成祖此舉別有所為胡忠安淡行事蓋奉密敕則以為建文遜荒欲求得之然非三丰有異蹟成祖亦不能假託也吁亦神矣哉

全真道人邱玄清富平人初從黃得禎出家洪武初來遊武當禮張三丰真仙三丰曰山當大顯無幾何時矣因結三菴命弟子分居之曰五龍菴命玄清居之曰南巖菴命

道七

七

盧秋雲居之曰紫霄菴命劉古泉楊善澄居之而自結菴以奉立帝後有司以玄清賢薦於朝授監察御史轉太常卿每遇大祀天地上宿齋宮詔以雨暘事奏對有驗上深敬焉公餘黃庭道德不輟於口上嘗賜以媛女固辭不受益重之及成祖靖難立帝屢示靈助遂大立宮觀於武當名其山曰太和所建地即玄清輩菴居而三丰所結菴成祖大之曰玉虛宮前言遂驗玄清後隨成祖北遷一夕謂門徒曰明日乃吾歸辰至期端坐而逝明沈德符野獲編何喬遠名山藏參襄陽府志陝西通志野獲編稱太祖以二宮人賜之歐度不能辭遂自宮今觀其遺像儼然也陝西通志稱其賜媛固辭當卽一事

盧秋雲光化人初從終南重陽萬壽宮高士遊悟全真之

理後師張三丰為弟子隱南巖之巔永樂八年無疾而化名山藏參武當山志志又云劉古泉河南人有躡景凌虛之志入寶珠巖下常蒲團獨坐一旦告其友楊善澄曰吾今解帶正在此時語畢而逝又云楊善澄太行山西人夙有道契與劉古泉為友人並敬之楊劉二人志不言何派然與邱玄清盧秋雲同為三丰弟子亦全真教也

蒲善淵關西人從邱玄清學莊列之道洪武十五年除均州道正永樂間奉使四方諮訪賢達後於章貢元妙觀無疾而化葬於黑虎澗之上武當山志

鄧羽南海人明初青陽令後為道士隱武當之南巖永樂中不知所往人以為仙去有觀物吟一卷列朝詩集武當山志云鄧青陽南巖道士生於元季資穎過人不屑與儕俗伍早來武當從高士學黃老莊列龍虎大丹諸書深得真奧凡所寓巽吐詞發語皆有激發遊武林有忘情消白日高卧看青山之句所著觀物吟又曰警世文洪武初

道七

六

吳中多有識之者按卽此鄧羽亦全真派道士也

王宗道字景雲一字景德淮安人與雲水道士何無垢者居數年遊嵩華一日獨坐菴前忽一道士負笠露髻麻衣策杖自東南來長揖就坐景雲與語略露半指曰得非三丰先生乎道士曰子非景雲乎驚且喜拜執弟子禮道士曰無以為也既授以導引嚙嗽秘術教以步虛洞微之辭遊戲市肆士大夫多延致之題詩飲酒竟日不辭因言山行欲得猿皮製裙汝為我募景雲歸具飯飯道士遂失所在尋至海上西經徐汴雒陽嵩華終南太白諸山將往游青城復相遇於漢武臨軒之所因論之曰汝子在泮待其成名相會未晚言訖授笠杖而別洪武壬申年也永樂改

元景雲子孚任給事中越三年成祖思見三丰國子助教
王達善言景雲亦與往來成祖召見給全真牒賜金冠鶴
警使奉書若香徧人名山求之十年不得名山藏方外記

酥醪洞主曰自張三丰至王宗道諸人亦武當全真派
然其所學不兼正一蓋親炙三丰傳授者正也

趙元陽名宜真其父仕元為安福令因家焉幼穎敏習進
士業例試入京以病不能赴夢神人曰汝神仙中人何望
世貴遂從塵外遊師李元張天全結茅匡山居之於正一
天心雷與全真還丹之旨多所發揮洪武壬戌正月朔謝
衆曰自今開闢以還吾真慎無干焉五月三日夏至啟關
漱浴更衣跌坐呼弟子於前書偈畢雷電交飛風雨晦冥

道七

九

乃倏然逝明日縣官士庶觀者雲集殮時肢體屈伸顏色
如生著有詩詞歌論若干篇其徒甚眾續承道統者劉淵
然一人而已豫章書○道藏目錄載有靈寶歸空訣一卷云崇文廣道純德法師教門高上原陽子趙
宜真述又仙傳外科秘方十二卷原陽子法語二卷并云
沒儀趙宜真撰蓋宜真河南人明初封法師者江西通志
云宜真洪武初寓雲都紫陽觀壬戌沐浴更衣書榻上云
遁世和光了幻緣緣消幻滅獨超然清風徧界無遮障赫
日當空照大千書罷倏然而逝景泰
六年贈崇文廣道純德原陽趙真人

酥醪洞主曰王世貞游白雲觀記云全真之教偏天下
蓋與元相終始明興而其道始小屈以劉淵然之見崇
不能盡復其盛也淵然為宜真弟子然則宜真淵然全
真派也元時江右全真派自張樸趙友欽後至陳致虛
而大行其學皆兼南宗豫章書謂宜真通全真還丹之

旨則亦出於張趙宜真又通正一天心雷與正一之學
源於江右且元時張宗演後裔世為掌教宜真故兼習
之也然自是而北宗南宗及正一教遂多通而為一矣

劉淵然贛縣人幼出家為祥符宮道士後詣雲都紫陽觀
師趙原陽傳其法能呼召風雷洪武二十六年太祖聞其
名召之既至入對便殿賜號高道館朝天宮永樂中從駕
至北京仁宗嗣位賜號沖虛至道元妙無為光範衍教莊
靜普濟長春真人給二品印誥與正一真人等宣德初進
號大真人七年乞骸骨命送南京朝天宮御製山水圖歌
賜之卒年八十二閱七日入殮端坐若生淵然有道術為
人清靜自守不干世事故為累朝所禮正一真人張宇初

道七

十

之術淵然所授也國朝王鴻緒明史稿○明史稿又云
正一嗣教真人十年卒于宇初嗣宇初嗣洪武元年授
與淵然不協相誣許人輕之據此是正當於正一法已失
其傳淵然本其師授以全真兼正一故宇初轉學之也明
徐有真重建蘇城福濟觀記云郭宗衡產崑崙師長春真
人劉淵然居南京侍祠行宮久之乃領是觀作二翼宇一
祠純陽及南五祖北七真一祠長春諸師據此則淵然仍
守全真之學正一之術係所兼習非以是為宗主者徐州
志云淵然號體立子神母謝氏夢紫衣道者入室而生宣
德七年八月八日屬其徒日氣聚而生氣散而死生
死一理吾將逝矣引手作一圓日呵呵跌坐而化

邵以正雲南人早得法於劉淵然淵然請老薦之召為道
錄司左元義正統中遷左正一領京師道教事景泰時賜
號悟元養素凝神沖默闡微振法通妙真人英宗復辟以
正具疏辭詔以左正一間住未幾真人張元吉薦其戒行
詔復真人仍掌道教先是百官賜宴正一真人列二品班

之末天順三年將行慶成宴禮官請正坐次帝曰殿上宴文武官真人安得與其送筵席與之以正廉靜謙謹禮度雍容搢紳咸重之六年八月卒遣官致祭又有沈道益者亦有道術仁宗初命爲混元純一冲虛湛寂清靜無爲承宣布澤助國祐民廣大至道高士階正三品賜以法服時天子頗信異教褒崇道流然淵然輩淡泊自甘不失戒行迨成化正德嘉靖朝邪妄雜進恩寵濫加所由與先朝異矣明史稿○嘉興府志沈道益號野雲初居鬱秀院躡蹻不檢或醉卧穢地或破衲不掩體頭有爛瘡人號爲沈爛頭其師厭之遂去復來杖之亦不怨一日忽大呼自謂得道時大早爛頭曰我來便有雨人怪之令登壇果大雨向是號道人永樂初遜國諸臣株連詔獄者數萬道人在都下稱設牢請諸王府化餽頭有施一萬者徐納袖中未嘗滿使人覘其所爲則出御街即整睡道側兩袖無所有錦衣獄吏報有道人不知從何入分餽餽頭語去矣守者

道七

三

慮有變擊之微因其自言據嘉興問所從則沈道人固在忽不見乃攝觀主至而獄中所繫依然爛頭道人於是都人競往謁詢禍福皆中成祖北宗蓋國問事多奇驗一日忽大笑則成祖師勝騰從臣飲之時也忽大哭則榆林川晏鴛時也靈異不可殫述仁宗常御製道人傳登極封至道高士禮送還山按史及志並未言道益所師何人以志所載道益功行核之亦當全真法嗣也

酥醪洞主曰明之道流雜進恩寵濫加莫甚於嘉靖之世而其最幸者曰邵元節曰陶仲文史稱元節貴溪人龍虎山上清宮道士師事范文泰李伯芳黃太初咸盡其術嘉靖二年徵入京雨雪愆期禱有驗封爲清微妙濟守靜修真凝元衍範志默秉誠致一真人其徒陳善道亦封清微闡教崇真衛道高士范文泰等所學不可考然元節出家於龍虎山其封號與善道俱冠以清微

二字清微道宗以天師爲法錄傳教之祖則正一派也又史稱仲文初名典真黃岡人嘗受符水訣於羅田萬玉山嘉靖中由黃梅縣吏爲遼東庫大使秩滿需次京師寓元節邸舍元節年老因薦仲文於帝仲文所事玉山名山藏有傳云玉山深味丹經旁通風角堪輿奇門符水而尤善於醫繪竹蘭清逸有韻其他譜琴擊劍蹴踘躡躡雜伎種種入能品語人禍福多奇中陶仲文嘗學於玉山玉山謂之曰不第養生可致富貴其後仲文貴世宗贈玉山清微神霄演法真人據此則玉山實方伎家觀告仲文語餌之富貴蓋非有道者其贈號冠以清微則亦正一派也元節仲文並被尊寵而仲文榮惑

道七

三

世宗大似林靈素其術比元節爲卑蓋仲文本小吏非學道之士不足怪也當時因仲文得幸者若段朝用龔可佩藍道行胡大順藍田玉羅萬順王金等或以燒煉或以服食或以符籙其術固謬其人或並非道流故史並列之佞倖傳中然如劉淵然輩史別爲之傳且特稱其淡泊自甘不失戒行夫劉淵然邵以正亦何嘗不兼通正一之學要其所宗主者全真也後之學道者其亦守全真之教而無若邵元節陶仲文等競取世資則庶幾矣

吳守一蘭陵人早爲黃冠師後從淵然劉真人授以鍊度秘術入琅邪神峯山之陽棲霞辟穀有年忽有道士入菴

與語須臾袖中出茶一包遂烹與共啜出戶少頃道士不見年逾九十鶴髮童顏羽化之夕奇香滿室白鶴繞空者

移日 山東通志

守法真人字浩然嘉定人父名海太常丞守法生有骨相始學易為儒生常因病適一黃冠至識之遂勸之入道且曰從吾言疾即愈後當大振立門從之疾果平已而從應元孫真人學又學於通妙邵真人盡得其術尋以龍虎山張真人薦住持東嶽廟未幾奉詔偕天下高道校道藏經因禮部尚書胡濙薦擢神樂觀提點天順丁丑擢道錄司左演法兼朝天宮住持癸巳遷左正一明年封立志守靜清虛高士尋封沖虛靜默悟法從道凝誠衍範顯教真人

道七

三

賜誥命銀印并封贈其父母弘治改元授左正一命掌道錄事踰三年卒守法性質直謹厚尤以謙約自守頗精於術而尤本之以誠意以故用之有驗成化間大旱命禱雨雨隨至明秋又早禱亦應又明年旱禱不應守法篆符於鐵授中貴往投西湖之龍潭頃之西南雲起如鳥駐潭上俄見青蛇長數尺盤旋久之中貴未入城雷雨大至上益喜賜第居之一日召入便殿詢以天人感應之理對曰惟德動天至誠感神此外無他道也上深然之聞者服其正

對續文獻通考

酥醪洞主曰自趙宜真至守法真人遞相傳授皆全真派也然兼習南宗及正一之學余考之釋氏神秀為北

宗慧能為南宗或問南北宗何自出於玄挺禪師玄挺曰心宗無南北宜真諸人通諸派為一豈此意耶然自是而後宗派混淆稽之載籍鮮有明揭其為全真者間有揭者彙錄之不能詳也蓋至是而全真之學微矣

楊汝真揚州人自幼刻苦修全真之道後遇異人授以奧理入蜀彭縣來往荷僊揚平二觀蜀藩聞其道嘗做禮之壽一百二十一歲於丹景山尸解 名山藏方外記

道士黃一真號雲峯又號誠一子內鄉夏館保人母王氏夢北斗樞星繞身而娠洪武壬申一真生時有紅光少厭世紛入邑中奉僊觀為道士往來鎮平五朶山師全真李崇樸藏修三十餘年人莫窺其秘也南陽宗藩唐王常命

道七

三

為道官主南陽北觀不樂居去常往來玉清宮大谷峪玉僊宮而居奉僊觀為多一日謂其徒曰打破鴻濛竅已見未生前明年臘月內信步上壺天至期若有音樂導從者集眾與訣端坐而逝時成化壬辰十二月也壽八十一真人既逝次日有見其謁唐王者又三日有見在盧氏縣募化核桃分送歸奉僊觀修黃籙會手押宛然弟子啟其壙面如生壙輒誤墮額血出咸謂得道云 南陽府志

歎子李正德間太和山得道者以其辟穀但嗽麥豨故名荆藩永定王慕之遣十校移文恭藩董是山者禮聘以至寓蘄武當宮衣破袖不食王屢迎入宮祈長生訣皆不對但云儒者修身齊家此長生訣也賜金帛甚厚皆委棄不

願已辭歸王仍遣十校送之令索書報命至漢口卧舟中忽不見校奔至山見李坐捨身巖險絕處誦經遙爲拜泣索書又不見後復遣校至山則云李尸解矣校於歸途又見李持鉢行如飛亡何王以干宗正條幾覆國始悟李語非漫然也續文獻通考○武當山志云款子李屠大山中武當係全真派也

全真王道成河南人成化間遊平涼居崆峒山問道宮靜修四十年又知黃白術百歲以上人貌若五六十者能啗巨豚肩粟至數升飲酒不醉行步如飛鄉人悉宗之弘治年建修三清殿正德七年又起玉皇閣總制張公以師事之號爲王全真正德九年羣執役者見出貴修厥宮院乘

道七

美

夜暗劫全真先知之命賈徐二弟子匿林中二生強師避之師曰吾有宿命未還汝急往移時賊果至挾財將出全真斥其名詈之賊懼敗露持斧破其首血皆白膏是夜全真夢訴于張軍門遣兵尋捕之踰年始獲真盜是且途行人亦有見其像者與夙昔無異後嘉靖十四年江西朱仲山商于川中遭疾得道士療之而愈與以金帛不受乃謂曰吾崆峒道士王全真增修老君閣中有綉像未完爾可敷金商至宮始知王全真逝乃爲建閣並裝貼塑像人始信全真脫化而去益崇其祀典云崆峒志

鍾了髻百十四歲尙了髻故名丁未冬上親賜見命居白雲觀明王世貞鳳洲筆記○弁州續稿有游白雲觀記云鍾了髻短而蓬髮強半白問其年日不記也固叩之

則曰吾生十三歲而有土木難依稀從長老說之也則百十四者信矣問何以壽則曰天可憐活爾許年吾無術惟不娶不多飲不怒不識數耳余心服其語簡切匪妄以此核之士木之變在正統己巳年十三則生於正統二年丁巳至嘉靖二十六年丁未計百一十一歲云百十四者世貞記時蓋在嘉靖二十九年也

孫玄清號海嶽山人青州府壽光縣人自幼在嶗山明霞洞出家禮李顯陀爲師後遊鐵茶山雲光洞遇通源子授以昇降天門運籌之法年十九歲卽墨縣太和真人攜住黃石宮玄清苦煉二十餘年復遇斗篷張真人共談修真口訣述豁然貫通嘉靖二十七年至京白雲觀坐鉢堂一載大著靈異值京中天旱求雨有效賜護國天師左讚教主紫陽真人隆慶三年六月上昇壽七十二玄清本龍門派四代孫後別立法派名金山派因在嶗山修真亦名嶗

道七

美

山派國朝梁教無立門必讀

李赤肚者徵之野人或稱徹度少負奇特遊酒人聲伎之間揮金無所惜年四十挾王鳳仙客鳩茲病羸頽死一日有丐者呼門外鳳仙召之入丐者以手摩赤肚頂曰從吾言可治不則死赤肚伏枕首肯丐者索鳧蛋五十枚酒一甕以右手援赤肚攙膝上左手且剝且吸初攙時赤肚狀骨轟然有聲徐徐抱之凡坐七晝夜而所苦霍然赤肚跪請其姓名曰吾乃邱長春十代孫清淨遯蓬頭也遂掃室焚香稽首稱師卒爲弟子悉教以還丹修煉之術而更名一了居二年與遊天目山忽語赤肚曰善守而道黃白男女皆旁門惑世罪業滔天汝其戒之言訖而去赤肚尋別

葉石南菴於萬年縣居鳳仙爲道姑而雲遊海內初入全州湘山更入太和山散髮長嘯遇閻道人見如夙識閻道人卽弇州所記閻蓬頭者之茅山屏居一室忽出投清涼澗中見者驚救赤肚方泛若鳧捧腹大笑遂不著衣服寒大雪尤見眉頰間汗箴箴下已入終南山與銅帽道人爲侶銅帽者年亦數百不知何許人以戴銅帽故名又十年出遊廬山住三年再入茅山訪閻閻已先一年尸解茅山故多遊衲赤肚更著衣履混諸衲中少試功行始相顧而嘻已少試治病病立愈相顧而驚稍稍有和尙奉爲師者自是名熾遠近問病者絡繹千里王公巨卿爭致饋供赤肚皆謝去治病不假藥餌視色行法如其師法以七日

道七

七

爲期重者再七日又重者用符呪僵者立起或叩以仙術輒閉目搖手曰不知不知每坐定輒叩齒塞兌含液漱澆澆而咽之以後摩面梳髮一日能九食亦能九日一食飲一升醉或數十升不醉葷蔬俱適口不擇太原王公荆石云師得度世術今春秋八十九矣貌若四十許人眉宇嘗有氣出如雲煙師適出一像屬題彷彿若張果邢和璞忽老忽少變幻不常贈以詩云三度逢君鬢未星從知大藥九還成煙霄路迴翔黃鶴參井捫來下赤城彩筆行吟高意氣青囊市隱足治生相期五嶽朝真去爲問何人向子平後猖狂市上唱老燕書莫知所終彭縣志按清淨了係用龍門派字閻道人名希言號亦曰希言不知何許人自言家山西有

妻室生一女年二十七八時成瘵幾死遇師誨以坐功得無恙嘉靖乙未丙申間去家學道後從太和山至勾曲之乾元觀時似六十許人或曰已百餘歲或曰元時嘗爲某路總管希言皆漫應之終不測其何如人也頂一髻不巾櫛人因稱爲閻蓬頭身著粗布夾衫有裙襦而無相服履而不襪爲人疎眉目豐輔重頰腹十圍叩之如鐵彭彭然盛暑裸暴日中不汗窮冬鑿冰而浴又令人積溺盆中浴之出使自乾嗅之殊不覺膻臊喜飲酒食能兼人第嗜蔬而安粥或叩以延年神舉之術不應惟勸人行陰騰廣施與勿淫勿殺勿憂勿患勿多思而已乾元觀故址初僅有門及丙舍道人遊金陵公卿間稟賞成諸殿閣山徑左

道七

七

右皆植桃李春時若錦繡益斥南畔田引山泉溉之成稻田數十畝住觀五十餘年一日過毛百戶俊家飯畢索湯浴三浴後移茵蔦地上坐似欲解去狀其徒問所欲言曰我何言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齊家治國平天下而已遂瞑跌坐不僵淡旬猶有煖氣色休休然汗沾鬢若瓊三日入龕七日移至乾元觀百日視之猶若生時萬曆戊子十月也明王世貞弇州山人續稿閻道人傳○聞希言不詳何也派然其與李赤肚如夙識亦當全真道士也江甯府志云希言嘗曰心無不存謂之照欲無不混謂之忘又曰喜中知止則不喜怒中回思則不怒能咬此二語便入忘境玩其言蓋深有得於全真之學者曹薰名家子少不識字好放鷹斂刀破產結客遭家難愈益無賴及壯之曠野遇異人納一丸口中醉七日諸少年

邀薰遊忽忽無意往人咸怪之後春月隨眾禮茅君於茅
山至乾元觀松鶴寂歷但聞泉聲愀然改容曰此吾故宅
也不復還家結茅巖巖下瞑目趺坐百日時聞蓬頭李微
度皆來指示道書薰一日便記識不忘執筆作書形如鸞
鳳殊有翔翥之勢有以往事問者恍隔世矣然聞朝野不
平事則鬚眉奮掀議論風起一日有王立丈夫從旁叱曰
狂奴尙復爾耶已忽不見迺遂自悔責掩關寂坐後頂門
闕開旬然有聲現臺檣於腦中薰自知幻妄復鎮以混沌
號混成子所著有道德陰符悟真參同諸經并警歌百首
皆談內丹晚年歸掃邱墓指塘左土曰可瘞吾骨向者結
胎茅山今者遺蛻爾祖之旁出世住世兩無負矣年九十

道七

完

有三端坐瞑目而逝子弟哭其尸張目叱之者三薰長髯
人因多稱爲髯仙蓋與八絃道人同時云鎮江府志
白玄福號柱峯係西秦金明延川人氏世居閩閩稽諸係
白樂天二十八代孫年不惑以明經擢職官未幾掛官不
仕逕入太和七真洞後爲諸當事強起巖穴修復武當宮
庵橋梁嗣修明真庵爲聚徒講肄之所囑徒云慢理蒲團
修太嶽願成志士闡全真壽七十一日書偈云性返靈明
燕返空太虛似我不相同只因會得些兒意撒手撐開混
沌中偈畢端坐而逝武當山志
楊常炫山西人庚辰進士明末棄官登華山頂禮皇老大
神修真悟性復遷嵩嶽養氣中方以門生故吏往來雜處

乃三遷於武當之北巖與住山白玄福相友善餌精服朮
於洞者六年嗣是豫知山中劫數將至出游江漢間爲副
憲余公誦經救劫刊劉洞陽總真集行世武當山志

鄧起西名大臨號丹邱常熟人鄧徽曾孫徽舉於鄉以母
老不上春官及母歿服闋徽仍不上曰吾向以母在不上
今往是利母之歿也時稱爲真孝廉起西幼孤稍長即能
力學從遊於江陰黃介子餘祺歲乙酉江陰城守不下介
子與其門人起兵竹塘應之起西募兵於崇明事敗介子
亡命淮南以官印印所往來書爲人告變捕入金陵獄起
西職納橐餽獄急介子以其所著小遊仙詩園中草授起
西坐脫而去當事戮其尸起西號泣守喪鋒刃之中贖其

道七

手

首聯之於頸棺殮送歸有漢楊匡之風當時稱介子之門
有徐趨鄧大臨趨則抗節而死者也起西師死之後遍走
江湖欲得奇才劍客而友之卒無所遇辛丑訪黃梨洲於
雙瀑院曰吾已竄身爲黃冠矣唱和旬日偕至武林起西
上玉皇山去甲辰梨洲至虞山起西以其精舍館之款對
數人張雪崖顧石賓皆其道侶也隨訪熊魚山於烏目訪
李膚公於赤岸皆起西導之比梨洲返棹起西送至城西
楊忠烈祠下涕零如雨未幾遂逝梨洲謂起西之在玄門
苦身持力無異於全真之教有死之心無生之氣以保此
悲天憫人之故我無愧師門即鄧牧張雨亦不願爲是谷
音中人物然而世眼易欺禪師語錄流通頗不寂寞世無

杜清碧起西名氏已自銷沈云國朝黃宗義南雷文定後集鄧起西墓誌銘○按鄧起西當全真道士梨洲謂無異全真者道派至明季世多不能辨故約略言之耳又全祖望鮑琦亭集外編有陳仙傳亦明道士者云陳先生字定海先生定海先生諸生甲申之變號眺於野及徐氛在翁洲去定海尤近先生遊跡山中忽一道士過之曰吾子誠高士然喪亂之辰負此剛腸恐為意外之變所折也吾授子以藥有急用之先生亦不以為意度其藥閣中未幾時果當厄因念道士言姑試之則神効乃稍稍習之已洽冷然輕舉矣又念當此身世不如長往但未知所須與也當與君居於此願先生之家不知則相與求之山巔海澨間消息屏絕以為死矣一日先生忽降於里人之庭告以道士願未於是其家始大驚先生所作詩畫足今藏者呼為陳仙人筆跡云全氏非謬語者觀此足見重陽遇異人之不妄

酥醪洞主曰明之遺老以薙髮令嚴多隱於僧若華亭許譽卿會稽章正宸嘉魚熊開元桐城方以智仁和金堡丹徒錢邦芑輩不可勝數而開元隱黃山名正志號

道七

三

壁菴以智隱青原名無可號藥地堡隱丹霞名今釋號

淡歸又皆能提倡宗風其為黃冠者鄧大臨外無幾人

矣此亦道教不振之一因也國朝道士除張天師外承恩寵者嘯亭雜錄載有

婁近垣雍正時封妙應真人此外不多見婁嘉善人以嘉興府志考之蓋正一派嘯亭雜錄又載華山道士云

年九十餘望之若仙本滿洲人從經略莫洛征王輔臣洛為輔臣誘殺畏罪隱華山又喬道人清臞鶴立談兵

家事歷歷如繪或云年大將軍潰卒曾戰青海者又西城玉皇閣道士云能預知和相死期在海定寺祈禱願

有小驗後以其惑眾逐出境外不知所終

三人俱不詳為何派或亦全真道士也

馬道人真一不知何里人居華山王刀洞以峯巔自號或

稱以瘋顛亦漫應之洞有三道人居其中無榻几因石為

牀無經書文字無藥物丹爐其弟子常光等推魯無知不

談燒煉黃白等法不為齋醮符錄等事清靜全真以為教

能冬月以雪為沐浴氣蒸蒸如暑值旱官迎之署不立壇

不焚香但索酒大飲飲間雨下如注或問吉凶矢口而答

無不奇中或預言天下事不爽忽一日謂其弟子曰將東

出關矣旋去不知所所在或有遇之關外者言峯巔事尤多

奇云國朝李楷河濱文集○國朝錢謙益初學文集

眉山盧紫雲授以薩真人神霄青符五雷秘法戊辰之楚

有馬全真者補衣直履乞食湖湘間目之而問曰子從賊

眉老人來耶萬語之故馬曰悉清則符靈派清則法靈子

傳法而不傳派其猶未也此馬全真當即馬真一廣陽雜

記云馬真一者龍門法嗣世號顯仙言其不死

今猶在遼東此真一出關後事蓋國初猶存

道人王萊陽名清正龍門法嗣馬真一嫡派也孫宗武于

華陽時已與之友知其人甚悉今與復京都白雲觀嘗言

華陽道派有二一太華一王刀也太華宗陳希夷王刀宗

邱長春廣陽雜記○白雲觀於明末當被燬至國初王

派用龍門當清正來居乃再興復清正蓋華陽道士白雲觀道

自清正始也

王常月字崑陽嘗恢復江孟虎踞關之隱仙菴菴為嘉靖

五年榜山道人高玄禮結草名竹林道院崇禎二年易今

名崑陽有道行曾寓京都白雲觀後化於菴中李皋為之

銘國朝朱緒金陵詩徵○江孟府志隱仙菴相傳脩

宏景隱居於此故名明時冷鐵脚尹蓬頭嘗遊此菴

譚守誠號心月楚之鄆縣人為兒時相貌不凡嬉于庭有

紺髮朱顏黃冠客負蒲團策杖過其廬見而異之曰此子

骨氣異常他日可肩吾大道也語畢忽不見家人皆怪之

明亡遂棄家為道士徧遊名山歷忝耆宿頗有得一日遇

王崑陽相見如故遂偕往武當山中傳秘密精義操修二

十餘年無晷刻少懈豈陽知其有所得以龍門心印付之
屬曰爾得吾道當以度人為急度一人證道即積無量功
德也于是守誠游行天下以救拔為主誘人于至道丁虛
告誠勿使墮落旁門後至江南見有根器者眾乃於隱仙
菴設教焉誨人以忠孝為本以誠靜為用其徒從者幾千
人康熙己巳語諸學人曰吾將逝矣當在某月日也至期
沐浴更衣說偈曰一心靜極萬緣消獨露真容月正高自
在希夷堪湛寂龍門法律柏林操端坐而化得其學者黃
州詹太林晉柏也 國朝陳鼎 留溪外傳
朱太侗字冲陽崑山人讀書好古得詹真人法句容竹重
光青浦諸嗣郢與之遊直以師事之問飛昇黃白之事即

道七

畫

叱曰外道也主江都瓊花觀最久不與儔類伍及見蜀之
余生生遂訂為莫逆交唱咏甚得著有山居樂集 國朝
蘇詩徵○詹真人當即詹太林以龍門派核之太侗亦當
謂守誠弟子其示人詩云習靜岐儒俗居山巽市慶斷齋
忘大欲辟殺想真傳有者亦迷妄無心合聖賢瘦節兼野
鶴隨境度流年玩其詩蓋亦證道者 國朝張邦仲錦里
新編余志字生號純卷青神人明大司馬肅敬公裔世
授衛指揮千戶值流寇亂為黃冠避難江東賈詩文自給
嘗寓吳門客舍自言為梅花作主人康熙乙丑仲夏脫化
於瓊花觀時七十九按生亦當全真道士又吳震方述
異記請嗣郢順治辛丑進士習之門之學精室余山號
九峯山人晚年無疾騎鶴去後忽寓書崑山葉詠菴寄
仙茅山兩詠菴發書皆出世語所寄藥則當歸也末幾鄉
人來京聞其已卒乃大駭明年詠菴卒於京按嗣郢亦有
得於全真
之學者

直隸天津衛天妃宮道士上官常明者不知何許人也平
生端慤誠樸無纖毫偽行全真功年六十餘一日命其徒

購壽缸一具昇之庭道士喜入缸坐而試之日正好亦不
須擇日以炫世去了罷即瞑目長往矣其徒以缸停于室
中二年其師弟素無行好飲欲舉其屍瘞之士以缸易酒
及啟寂無屍焉大驚遂患毒瘡徧醫不愈天津有客吳門
者歸省遇道士于淮陰市中客素識道士因問何日離天
津道士答曰三月某日客出銀五星齋道士道士授以方
曰子師弟患瘡乞付之命依方修治即愈也遂別去客抵
家過天妃宮詢其師弟師弟告之故始知啟缸之日即道
士所云三月某日也 留溪外傳

道七

畫

活死人者姓江名本定四川人家素封明亡散家財棄妻
子入終南學仙十年得其道遂遨遊四海既而止妙高峯
從閭老人結廬煉金丹又十年丹成座下弟子百餘人推
荆溪陳留王為首能駕雲往來能水面上立能峭壁間行
嘗縛虎為駒出入市中活死人怒呼而責之日所貴乎道
者清靜無為也無為而至于無聲方臻眾妙之門故曰有
聲之聲延及百里無聲之聲延及四海今汝所行皆有為
也有為則駭世惑俗豈清靜道哉于是陳留王乃盡棄其
術掩關息坐三年然後請見活死人大說日子可以授吾
大道矣既授乃集羣弟子告曰吾聞成功者退今吾道既
已得入吾將隱矣乃命掘一土穴山半僅可容身活死人

入居之命以土掩毋使有隙但朝夕來呼我可耳既埋羣弟子如命朝夕往呼之活死人在土中必大聲應三年呼之不應矣羣弟子乃樹之以碣曰活死人之墓。留溪外傳真派入終南學重陽之學而為是名者

郭長彬字去勝平湖人母夢呂祖授桃食之而孕年十三從許自修為道士及長受法于窮隆山施諒生遊句曲龍虎諸名山得五雷傳歸住松塵道院行法屢驗晚至京師棲白雲觀觀為元邱長春蛻化之所一日悉更衣履靜息踰日不飲食視之則已化豫親王親至瞻禮為龕以葬之題曰佛神白雲相國張玉書題曰長春接軌後弟子孫楚昂迎龕歸葬啟之顏色如生。嘉興府志

道七

素

貝師本恆字常吉淮陽人年十七禮武當袁正遇為師後訪王崑陽授修真戒律康熙己亥結茅武康之高池山參玄靜煉得祖炁符錄祈者響應羣以真人呼之雍正己酉雲間朱椿通守金華患瘡久藥不瘳服師符即愈朱以祿壽嗣問師笑答曰祿當顯位壽幾耆耄則艱得而晚也後皆如言乾隆乙丑餘杭人延主洞霄宮丁卯臨安疫獄囚皆病師禳之得安次年虎畫博人獵者亦被傷師步遇虎喝勿傷人虎頰首避去患遂息師之學宗郝太古真人先明易道之原晚造神仙之域其徒陳仁恩奉教二十年得明其旨撰周易參義黃老旨歸二書及將辭世出柿數枚留餉龍門道侶陸清微即口占偈云六六經翻玄洞九

九丹傳鉛汞仔細端求一竅子繇密調停兩鼻孔胡麻飯破衲破七十餘秋江南江北咄八百龍沙一一容畢竟到頭甚麼說歸來無事任逍遙何處風光不自得仁恩侍旁書甫畢而師化乾隆二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也壽七十一化後二十三日面色如生適清微至自當湖遂為封龕

藏本宮之左。國朝梁同書類羅庵集洞霄宮貝法師傳郭名世賢字榮芳瀏陽人少孤貧事母至孝為緝人以養性不茹葷血母卒屏人事遊武當山得辟穀術及歸隱瀏東大光洞補師嚴乾隆三十八年除夕坐化歲中四十五肉身不壞目灼灼有光鄉人廟祀之歲早禱雨輒驗咸豐中髮匪竄犯瀏陽賴其神示現瀕危得免巡撫駱秉章奏請封昭顯真人按武當為全真派此郭世賢亦全真道士也

道七

素

道人李赤脚四川人客陝西涇陽古寺中年歲不可考貌極清癯似四五十歲人自言明末曾充兵丁談李自成張獻忠爭戰事甚詳乾隆二十年間尙在從未以文字示人亦不知其能書也尹相國繼善聞其名疑有黃白之術遣人致書相召答書云乞人浪跡涇干苟延殘喘岐黃之理素未究心卽老萊之書亦不寓目惟知飢來出門食後靜坐而已忽承慕道之誠兼訊治病之術大約混俗卽脫俗之法養生卽長生之方况天上神仙人間宰相一而二二而一者也若使服藥燒丹閉門辟穀是所謂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也來京之約不特野心久戀白雲亦且老病有如黃葉後會有期不必相強字甚遒勁似晉唐人手筆尹得書嘆曰此野仙自全其真者也再訪之

已扁戶出矣五十二年秋忽謂其徒曰子將逝矣汝等葬我於寺旁五日後有代子題碑者至五日畢撫軍秋帆至其地聞之題曰赤脚大仙之墓

國朝張邦伸錦里新編

京師白雲觀中有老神仙者異人也先是辛酉之歲京師大水有老道人前一二年內不知自何處來其人寡言語少飲食恆露坐別院浮圖下風雨暑寒未嘗少間人飲食之亦不辭或經日忘設亦弗索也比洪濤漫漫城外村落苦飢官舫載餅餌啖之觀中人二日一食粥皆有餓色視老道人晏如也然已不食數日矣道人於是方起坐願謂道衆曰我久瀨此間勞衆供養今滿地橫流苦無覓食處我當爲衆人謀活計矣飄然竟去不及數旬言自塞外回

道七

七

橐中裝約千餘金付觀主亦不言所自來也是後道人遂住觀中郝蘭皋言余登閣披經曾遇道人送客方丈外踰闕便回足不及階鬚髮蒼然兩目炯炯青焰有光其巨倍常心異之顧未及接談而去心恆養養不忘也後詣觀還書因便謁之時住小菴觀主遣人更迭候門道人方危坐於時殘暑未消輕絛尙御道人衣做縕襜褕多補綴痕容至則候門人值迎送道人但俛首爲恭而已余訊之答言陝西同州人姓王氏本農家子未嘗從師授讀不識丁也聞談道者欣然諦聽略知大意遂棄家浪遊亦未遇異人指授也心無繫累隨處皆安性耽靜坐習近自然亦不復知飲食寒煖也不曉文字絕無思慮如斯而已叩以道術

答言不解睇其貌還如送客時所見唯眼孔之大似稍遜於前叩以此故復云不知問以前時所見亦云未喻大抵合眼靜坐收視內觀調氣練精故其神全耳余不能測其所至因追記如此時距接坐傾談又復十餘年矣道人今亦不知何往也

國朝郝懿行曉書堂集

玉至清字樸山汀益上人隱仙菴道士嘗有詩云入山何所見古墓森松柏春風復秋風年光何其迫不見古來人但見日西夕菴中古梅老桂傳爲六朝時物一日梅桂枯萎樸山忽蛻去著有江上吟草

金陵詩徵卷一國朝符葆森正雅集

酥醪洞主曰元以後至於國朝全真派遍布於江南各行省惟粵無聞然震宇訪碑錄有臨桂棲霞洞全真

道七

七

觀記云楊璧撰至元十七年是元初全真教已逮粵西矣今粵東羅浮及會城諸道觀詢其派又皆全真也其來不知何自余寓居羅浮酥醪觀知觀中爲龍門派出於會山山師其法嗣亦多有道行茲舉其著者彙記於後使後之來者知所興起焉

會師一貫號山山不詳何許人其師李清秋龍門派第十代孫得至人傳授真訣一貫傳其學恬修道成以符藥救人康熙間入羅浮築道場於紫霞洞五十五年廣州旱當道邀請求雨兩大注因委管沖虛觀山中五觀餘四曰酥醪曰九天曰黃龍曰白鶴俱延爲住持後遷紫霞洞道場於酥醪洞令弟子柯陽桂主之師自居沖虛未幾羽化葬

沖虛觀前獅子山師遺有佩劍能辟邪有病祟者取劍懸
卧內即愈今尚存

柯師陽桂號善智福建泉州府晉江縣人家世仕宦師幼
習舉子業然性耽清靜慕老莊之學弱冠棄家游羅浮禮

會一貫為師羅浮醪醪相傳安期生與神女於此會燕
醉後呼吸水露化為醪醪故名晉葛洪隱羅浮會建北菴

宋代舊有觀遺亂入廢一貫與師擇今地重為興築師操
行清潔住山三十餘年度弟子百餘人乾隆十年六月二

十日無疾而化年五十三門人瘞於觀右之洞鼓嶺歲時
臨奠焉

童師復魁號慵菴浙江紹興府會稽縣人柯陽桂再傳弟
子也乾隆辛亥入道羅浮醪醪觀時年三十八矣精進有

得復雲游二十載乃歸眾共推為住持制府重之復舉任
道會司之職師御下嚴正中道釋俱奉命惟謹客有避

跡入羅浮者所歷寺院款給優厚詢其故俱云童住持預
言有佳客至不敢慢及至觀相蓄如弟子掃一室令靜處

戒毋出入住久見師服食精贍揮黃金如土亦不審阿堵
物何來也一日呼容語曰君可歸矣別時付以隱語不可

解及歸乃釋然其神異多類此觀下路出麻姑峯及佛子
隄俱險峻不可騎師養一馬每過輒蹀躞自喜人共危之

師不恤也嘉慶辛酉九月初三日坐化壽九十八其徒江
本源葬之柯陽桂瑩次香山黃培芳題其墓稱曰仙師南

道七

七

海謝蘭生為像贊曰游衍洞天一何自在簸弄耳目一何
狡獪老子之道其猶龍歟誰其乘雲上下從歟嗜酣睡一

菴其慵歟其非慵歟觀此其道行可知已賴介生師云童
觀者何復川師一百二歲金莊馬師亦幾及百歲師兄弟
師弟子松鶴鶴算容與一門余所親見也故世稱觀多壽
人

江師本源字瀛濤號松竹山人廣州府番禺縣人入道羅
浮醪醪觀繼童復魁為住持師有戒行通儒釋之學能詩

文士大夫喜從之遊以觀為浮山最深處乃闢佛子隄塗
徑築玉液亭為義漿以濟行者又以廣州白雲山蒲瀾安

期生嘗采藥其間復倡築安期仙祠晚營生壙於觀左之
望岡墩嘉慶丙子毘陵湯貽汾來遊為題其壙曰江瀛濤

藏於此化後門人即瘞仙蛻於壙中賴介生師云瀛濤建
第仙祠於蒲瀾瀾左
則雲泉山館南海神令擬增廣之既拆卸不及建而去在
瀛濤旋亦昇化於醪醪於是其徒孫楊教善踵為之比舊
更宏敞香火日盛歷二十餘年一日山館中童子忽聞叩
門聲啟視則旆然胖道士請姓名曰江某俄而由小門出
往仙祠童子請導不許明日童子見楊師而述之
楊愕然問狀則真瀛濤也當時相傳以為得仙云

賴師本華號介生原名洪禧字疇叶廣州府東莞縣人初
習舉業為諸生以詩名後入羅浮醪醪觀禮童復魁為師

習靜一室不與人接塾江李惺游羅浮慕其人請與相見
師以耳聾辭惺悵然題詩於壁曰山外浮來一塚公山中

却有賴癡翁癡翁不與祿公見知道癡翁耳詐聾後年八
十餘化於觀中其子孫迎遺蛻返葬鄉間有浮山新志紅

棉館詩鈔傳於世國朝正雅集張永堅號雲根新會人
羽士任羅浮白鶴觀有無心齋吟草番

國朝正雅集張永堅號雲根新會人羽士任羅浮白鶴觀有無心齋吟草番

道七

七

周劉彬華謂其骨清
法密亦山中能詩者

余師明志號笑塵子原名慈鶴廣州府順德縣世家子父
宦於蜀產焉少隨父任讀儒書通玄理弱冠卽有出塵之
想回粵後試弗售娶妻生子矣既而曰世途險詐室家累
人何鬱鬱久居此同治甲子年踰不惑遂入道羅浮之蘇
醪觀杜門不出惟焚香斗室晝夜誦道德黃庭等經雖風
雨寒暑無少輟嘗謂吾儕修道丹藥本無可憑不若誦經
以存心使心無欺念還吾木體自能超凡入聖神游太虛
住山十年計所誦經不啻數千萬遍每語人曰吾誦經有
得血氣調和冬不慄暑不汗飲渴可忘疾病罔作其效如
此一日具齋邀道侶告別云明晨下山衆恠之夜漏三下

道七

罕

經聲猶未輟天將曉啟戶視之跌坐榻上化矣榻前遺書
諸道侶勉以修身立命并囑刊其語錄訓世時甲戌八月

也師緘默寡言誦經之暇惟以詩自娛道侶彙梓之名曰

笑塵子集集中小詩云雪冷風寒步亦稀繞閣別有好心
機枯枝一一芟除去免使春來壞蝶衣荒隄偏

仄欠寬平難使摩肩互迭迎偶遇鶴來還却避不妨讓路
與他行久在仙都歲月深山閉風味熟沈吟年年最好三
冬候燭煮畦中白菜心別傳香味透心田山上蟠桃幾顆
懸意欲摘來還自壽却忘今歲是何年此可想其所得已
化時余親見之

羅浮醮醮洞主陳教友者

辨證 十二則

醮醮洞主曰儒家者流往往薄道釋為異端而道釋兩家黨教護宗亦或時相訾毀然三教并行數千年不廢蓋各有所以安身立命者焉徒膏唇拭舌自快其私甚無謂也而學其教者又或未能深造務為夸誕以欺人由是毀者既失其真譽者亦過其實矣道德經云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余故搜采各家之誤會與其詆誹者辨其非而證其是蓋師資之道存焉覽者毋以余為饒舌可也

道八

也

金元好問紫微觀記云東平左副元帥趙侯之太夫人既老矣即棄家為全真師師鄆人普惠大師張志剛居冠氏之洞清庵庵之制初亦甚陋乞名於邱尊師改號紫微觀趙侯為之起殿閣立堂宇至於齋厨庫廡所以奉其親於家者無不備歲乙巳九月落成請予記其事予為之說云古之隱君子學道之士為多居山林木食澗飲槁項黃馘自放於方之外若涪翁河上丈人之流後世或附之黃老家數以為列仙陶隱居寇謙之以來此風故在也杜光庭在蜀以周靈王太子晉為王建鼻祖乃踵開元故事追崇玉晨君以配混元上德之號置階品立範儀號稱神仙官

府虛荒誕幻莫可致詰二三百之間至宣政之季而其

做極黃冠之流官給命書以散郎與大夫之目循歷資級無別省寺凡冥報之所警後福之所開則視桑門所前者而例舉之始欲為高而終為高所卑始欲為怪而卒為怪所溺其徒有高舉遠引者亦厭而去之故自放於方之外者猶一二見焉貞元正隆以來又有全真家之教咸陽人王中孚倡之譚馬邱劉諸人和之本於淵靜之說而無黃冠禳禱之妄叅以禪定之習而無頭陀縛律之苦耕田鑿井從身以自養推有餘以及之人視世間擾擾者差若省便然故墮藏之人翕然從之南際淮北至朔漠西向秦東向海山林城市廬舍相望什百為偶甲乙授受牢不可

道八

士

破上之人亦嘗懼其有張角斗米之變著令以止絕之當時將相大臣有為主張者故已絕而復存稍微而更熾五七十年以來蓋不可復動矣貞祐喪亂之後蕩然無紀綱文章蚩蚩之民靡所趣向為之教者獨是家而已今河朔之人什二為所陷沒無淵靜之習無禪定之業所謂舉桑門以自例者則兼有之望宣政之季厭而去之之事且不可見况附於黃老家數以為列仙者其可得乎嗚呼先哲王之道中邦之正掃地之日久矣是家何為者乃人敬而家事之殆攻劫爭奪之際天以神道設教以弭勇鬪嗜殺者之心耶抑三綱五常將遂湮滅顛倒錯亂人與物胥而為一也不然則盛衰相長有數存焉於其間亦難於為言

也已侯名天錫字受之崇儒重道出於天性雖在軍旅而
文史未嘗去手嘗與奉天楊煥然讀徠石君唐鑑至論
釋老家慨然以爲知言決非漫爲風俗所移者是觀之作
特以養志云此記見遺山文集元史趙天錫冠氏人金季
父林保冠氏有功大安未天錫入粟在軍補修武校尉太
祖遣兵南下防禦使蘇政以爲冠氏令辛巳春嚴實權隸
帳下從征上黨以功遷元帥左都監甲申宋將彭義斌據
大名冠氏元帥李金隆之心頗搖天錫乃率將佐往依
大將李海軍未幾破義斌
滅於真定授左副元帥

酥醪洞主曰遺山之爲此記也多徵辭考元史稱天錫
戊戌征宋被病還卒年五十子賁亨襲行軍千戶而此
記云乙巳落成在天錫卒後八年其時天錫之母亦當
逝元史稱賁亨卒於至元二十二年乙酉年五十七以

道八

主

此上推之乙巳落成之成年僅十七疑遺山以賁亨方
志于學故爲此言其引杜光庭追崇王建鼻祖及宋宣
政道流官故即大夫事全真教無之此不足爲病其言
王中孚之學與其所由盛皆所親見當得其實惟其言
河朔墮麻之人翕然從之無淵靜之習無禪定之業考
乙巳爲乃馬真后稱制之四年去長春化後已十九年
長春痛元初慘殺勉其徒以立觀度人計其時宮觀最
盛度徒衆亦最多墮麻之人在所必有實亦不足爲病
也觀遺山甲午年所爲清真觀記於長春已極推重斷
無有於天錫與其母歿後而反肆詆訾之理此之莊論
其有所爲歟然學道之人不求精進藉山林以便其墮

藏遺山此言亦深足爲戒也○元蔣平仲山房隨筆云
元遺山北方文雄也其妹爲女冠文而艷張平章當榜
欲娶之使人屬裕之辭以可否在妹以爲可則可張喜
自往訪之覘其所向至則方自手補天花板輟而迎之
張詢近日所作應聲答曰補天手段暫施張不許纖塵
落畫堂寄語新來雙燕子移巢別處覓雕梁張棟然而
出又大德碑本遺山先生墓銘云女五人次嚴女冠詔
爲宮教號浯溪真隱遺山妹與女并爲女冠不詳師事
何人然與趙天錫之母同在北方亦從全真教也邱長
春之功其風動一時如此

道八

四

元移刺楚材西遊錄序云古君子南逾大嶺西出陽關壯
夫志士不無銷黯予奉詔西行數萬里確乎不動心者無
他術焉蓋汪洋法海涵養之效也故述辨邪論以斥糠粃
少答佛恩戊子乘傳來京里人問異域事慮煩應對遂著
西遊錄以見予志其間頗涉三聖人教正邪之辨有識予
之好辨者予應之曰魯語有云必也正名乎又曰思無邪
是正邪之辨不可廢也夫揚朱墨翟田駢許行之術孔氏
之邪也西域九十六種此方毗盧糠粃白經香會之徒釋
氏之邪也全真大道混元太乙三張左道之術老氏之邪
也至於黃白金丹導引服餌之屬是皆方技之異端亦非
伯陽之正道疇昔禁斷明著典常第以國家創業崇尙寬
仁是致僞妄滋彰未及辨正耳古者蘧秦艾經坑儒唐之

韓氏排斥釋老辨之邪也孟子闢楊墨子之黜糠邱辨之
正也予將刊行之雖三聖人復生必不易此說矣己丑元
日此記見湛然居士集毗盧懺願白經香會俱北方奉佛
教名未詳大道即真大道教太乙即太一教三張左道
未詳疑即天師張道陵正一
教當時北方蓋有傳習者

酥醪洞主曰友人李仲約爲余言耶律文正集所稱和
人詩乃和邱長春作惟文正溺釋長春學道所趨不同
故西遊記不及文正而文正集亦絕不聲叙長春文正
西遊錄序於長春頗肆詆諆蓋始相倡和後乃相惡而
絕交也余考之西遊記其稱太師移刺國公者即文正
當時款接之厚迎送之勤李志常悉記之非不及文正
也文正集中詩於長春西遊之作幾於無篇不和且有

道八

五

一詩而和至十首者以集與記比勘之自見西遊錄序
作於己丑在蒙古太宗元年時長春化去已三年矣文
正學於萬松老人釋行秀其集則行秀爲之序稱湛然
居士年十七受顯訣三年盡得其道因名之曰從源湛
然從是自稱嗣法弟子今觀文正集其詩文多棒喝機
鋒語於臨濟雲門曹洞之宗實屬深造集中萬松老人
語錄序稱雲門
臨濟曹洞各有所長利出善隨獨萬松老師得
大自在三昧真箇世之宗師也其尊重如此其在西
域有蒲華城夢萬松老人詩有西域寄中州禪老詩序
云恨離師太早淘汰未精起乳慕之意謂之溺釋良然
其所以詆毀長春者集中解州邵薛村道士陳公求詩
云須知三教皆同道可信重立也是禪趨破異端何足

慕紛紛皆是野狐涎又過太原南陽鎮題紫微觀壁詩
云三教根源本自同愚人迷執強西東南陽笑倒知音
士反改蓮宮作道宮註云觀舊佛寺村人改佛像爲道
像故有此作者宋子貞文正神道碑云丙戌靈武下公
獨取書數部大黃兩駝磨宗監國命公馳傳往燕治盜
二詩當自靈武返燕途經解州太原作蓋在所作西游
錄序之前長春應召後即命弟子立觀度人當時徒衆
遍北方且多改佛寺爲宮觀疑文正因是始深惡長春
尹志平葆光集有南陽紫微觀和移刺中書韻三教雖
同人不同既言西是必非東目前便是分明處了一眞
通不二宮其
取捨當由此行秀序稱湛然行九流而止縱橫立二教
而廢邪僞實亦與文正同意其始相倡和而後肆詆諆

道八

六

以此特長春已化無所謂絕交耳又當時王巨川檄陳
秀玉時可俱與長春往來張敏之本且托跡長春宮以
老而文正集中詩俱欲挽之從釋氏其和劉子中詩序
云蓬山散人劉詡子中頗通儒幼依全真出家今已還
俗詩云君子慎擇術痛恨陪全真調心正是妄堪笑學
鳥伸一日錯下脚萬劫含酸辛平生大夢中不識夢中
人一言贈吾子宗匠宜相親其偏袒釋教深惡全真如
是自是而釋與道爭期於必勝矣夫道不同不相爲謀
長春萬松兩家亦各行其是而已文正必是丹而非素
此亦賢智之過也○湛然居士集寄趙元帥書云煉蠶
釋教之外道也此曹毀像謗法斥僧蔑教棄布施之方

杜穢悔之路不救疾苦敗壞孝風實傷教化之甚者也
又辨邪論序云予昔訪萬松老師以問糠齏邪正之道
萬松因作糠禪賦見示予序而行之至今庸民俗士謗
歸於萬松予甚悔之按糠禪爲教不知何若觀此可見
一班文正蓋因萬松詆糠齏兼及長春耳金史世宗紀
大定二十八年十月禁糠禪其停止之家抵罪明
王禕青巖叢錄稱近時有七祖糠禪之教則其教始於
金代至明初尙存元張昱輩下曲云肩垂綠髮事糠禪
滿宮爭逐女神仙是元時此教尤盛且
遵奉多婦女文正雖力闢之不能絕也
明王圻續文獻通考云元憲宗八年戊午詔釋道辨析化
胡經時世祖居潛邸憲宗有旨令僧道二家同詣上所辨

道八

七

析二家自約道勝則僧冠首而爲道僧勝則道削髮而爲
僧旣而僧家勝上遺近臣脫權將道者樊志應等十有七
人詣龍光寺削髮爲僧焚偽經四十五部天下佛寺爲道
流所據者二百三十七區悉命歸之至元十七年二月有
言道家僞經尙存者詔諭真人祈志誠等焚毀道藏僞妄
經史及板十八年十月樞密副使張易等參校道書奏惟
道德經係老子親著餘皆後人僞撰宜悉焚毀從之
酥醪洞主曰元起北方初不知有中原道釋二教也自
太祖尊禮長春而道教始盛竊怪耶律文正當時服膺
萬松之學何以事太祖太宗三十餘年絕不聞振興釋
教元史稱憲宗元年夏以僧海雲掌釋教事時文正前

道八

八

卒已九年矣文正卒於乃馬真
后稱制之二年海雲元史釋老無傳劉
秉忠傳云世祖在潛邸海雲禪師被召邀與偕行入對
稱旨海雲南還秉忠遂留藩邸餘事實亦未詳考繼燈
錄西京少室雪庭福裕禪師太原文水張氏子遭世難
喪失天倫道逢一老比丘與偕謁休林古佛於仙巖祝
髮受具時萬松住燕之報恩師掉臂獨往松一見便奇
之親炙十年深得其髓自是名益著從之者日益廣值
壬辰之變壬辰蒙古太宗四年
時圍汴京踰年汴降少林祖刹荒蕪上以師
補之世祖潛邸命師作大資戒會詔住和林與國寺未
期月憲宗召詣帳殿奏對稱旨俾總領釋教復僧尼廢
寺二百三十六區世祖卽祚因論辨僞經馳驛以聞大
其書仍賜光宗正辨之號命卽故里勸建精舍曰報恩
後師旣老倦於接納歸棲嵩陽乙亥秋告終俗壽七十
三僧臘五十二據此則元史所謂海雲卽福裕元史中
統二年
賜海雲寺陸地五百頃福裕當住海雲寺故名曰海雲
文正集聖安澄公和尚或單稱曰聖安亦以寺名爲僧
名其與樊志應等辨化胡經而勝亦福裕也福裕學於
萬松十年萬松與文正深惡全真耳孰能詳繼燈錄又
稱萬松行秀禪師於周孔老莊百家之學無不博通壽
八十一文正集評唱天童拈古請益後錄序稱萬松老
師時年六十五序末題壬辰年以此推之則萬松卒於
蒙古定宗二年戊申後文正之卒五年又三年而後福
裕爲掌教萬松文正并淵博而閱辨於老子化胡經必

深研究逮憲宗八年長春高弟尹清和李真常俱已化
時張誠明爲掌教福裕要之以明詔不得不令樊志庭
等虛與委蛇蓋福裕志期必勝而志應等則本知其榮
守其辱之訓甘爲退讓也自是萬松文正之志不獲伸
於生前亦卒償於身後矣然全真之教爲元諸帝所尊
禮終元之世不廢則以長春功行人人之深非口舌所
能遏抑也厥後世祖崇尙西番僧尊八思巴爲國師而
福裕之學亦屈故繼燈錄稱其歸棲高陽以老區區爭
辨亦何益於教門中事耶按福裕終於乙亥係世祖至
元二十二年葬林院臣唐方楊文郁王構趙與稟李謙
間復李濤李榮王磐等奉敕撰卽世祖紀至元十八年
焚偽經事云總制院使兼領都功德使司事相哥者卽

道八

九

桑哥也佛老之行于中國久矣道經固爲偽託佛經亦
華人所譯往往竊取老莊之旨而其徒常互相訾毀人
主又因一時之好尙而左右焉魏太武信寇謙之而焚
佛經元世祖崇帝師而焚道藏皆非卓然不惑者也釋
祥遺撰至元辨偽錄侈陳其事意在排擠全真適足供
士君子之嗚噓爾據此則祥遺藉帝師勢力虛福裕之
僞而復爲之者然當時長春諸法嗣不聞有○王世貞
弇州續稿云邱長春以片言悟蒙古太祖俾總領其教
而其徒不能盡賢往往侵占寺刹以爲宮觀或改塑三
教像以老子居中孔子居左釋迦居右或皆侍立後四
傳而至所謂蒙哥皇帝用少林僧裕奏辨審得道士李
志常等義墮焚化胡等經斥道士爲僧者十七人還佛
寺三十七所又至薛禪皇帝再焚諸道經復僧寺二百
三十七所塑像悉令改正而道教屈矣昔寇天師謙之

以符錄法佐拓跋世祖世祖因而盡廢釋氏僂僧人寇
悔而欲諫之則無及矣嗚呼其師爲醫弟子蓄毒以殺
人師亦烏得無罪哉考續高僧傳稱護法以曇無最爲
首在魏正光元年與清通觀道士姜斌上殿講法帝問
佛與老子同時否姜斌曰老子西入化胡成佛佛爲侍
者出開天經明是同時最問老子同何王而生何年西
入斌曰當周定王三年在楚國陳州苦縣九月十四日
夜生敬王元年年八十五與散關令尹喜西入化胡最
日佛當周昭王四月八日生穆王五十二年二月十五
日滅度經三百四十五年始至定王三年方生至敬王
元年凡經四百三十年始與尹喜西遁何得言同時乎

道八

十

尋究開天經緣歷斌不能對徙醜馬邑又續文獻通考
稱唐高宗總章元年詔僧道會于百福殿定奪化胡經
真僞僧法明者出曰老子化胡成佛之際爲作華言化
之耶胡語化之耶若作華言胡人未善必作胡語矣胡
語旣傳此土須假翻譯未審化胡經于何朝代翻譯于
是道流無能應者有勅搜聚天下化胡經焚之據此是
化胡經元魏及唐時已審爲僞福裕特借是以傾全真
教耳長春至蓋里泊卽命其徒立觀度人其志出於憫
世當時愚民救死不贍靡然從風如耶律文正題紫微
觀詩所謂鄙人改佛像爲道像者蓋多有之不盡出於
其徒也長春見重元太祖勝於寇謙之然絕不詆訾佛

法其徒尹清和李真常輩亦無林靈素欲盡廢釋氏事

倉州不考其實比之醫者蓄毒殺人且歸獄長春謂其

師亦烏得無罪吁過矣王世貞宛委餘編云警漢聖賢

二武乙時三周昭王時四穆王時五平王時六桓王時

七莊王時八貞定王時然則今之定以爲昭王甲寅者

雖於衆說爲長亦未確又殷成式酉陽雜俎云老君西

越流沙歷八十一國有九萬品戒經漢所獲六月支復

立經是也據此則墨無最留法明之辨亦取給一時實

非確論福裕之折樊志應不知何如然王禪真常觀記

謂志應之學未能通

變或亦卽指此也

金史烏古論錡傳云烏古論先生者本貴人家奴爲全真

師伴爲狂態裸顛露足綴麻爲衣人亦謂之麻帳先生宣

宗嘗召入宮問以秘術因出入大長主家殊有穢迹上微

聞之敕有司掩捕已逃去正大末從錡來官汝南人皆知

道八

與其妻通而錡不知生不自安求出錡爲營道宇親率僧

道送使居之車駕將至蔡生欲遁無所往因自言能使軍

士服氣不費糧右丞仲德知其妄乃奏欲如田單假神師

退敵之意授一真人之號旋出奇計北兵信巫必駭異之

或可以有功參政天綱以爲不可遂止復求入見言有絕

計可以退敵及見長揖不拜且多大言欲出說太師噴蓋

爲脫身計時郎中移刺克忠員外郎王鷄具以向者麻帳

爲言上怒殺之

酥醪洞主曰全真教金時已盛行黠者假之以惑衆亦

事所必有若麻帳者全真之敗類也學道人宜深以爲

元李冶敬齋古今鞋云靜生于動而復歸于動則所謂靜

者特須臾之靜耳惟動亦然昧者不知作力以止動刻意

以求靜然後是非相繆動靜兩失甚者或喪其心或亡其

身孝義有某生者宗邱劉學主太原城西一民家塊坐環

堵者幾十年主氏翁媪奉事勤日益篤庚子春正月望有

道人來乃舊識生者請生暫出生不可主氏強之生不得

已出少間急求歸環堵中主人又強之生又不得已留坐

一室既張燈道人者辭去獨翁與生坐坐久翁倒寢其傍

丙夜生遽收案上菜刀亂斫翁死媪駭愕起救生又斫殺

之有婢竊視噤不敢動生復瞑目端坐鄰者怪有爭鬪聲

而尋復無聞嗽問翁媪翁媪莫應踏門入視燈火煌煌生

坐兀然而翁媪二屍狼籍于血中矣鄰者縛生始開目

曰汝何事收我鄰者曰汝殺主氏翁媪復何言生曰我適

夢中見一偷將害我主翁我倉猝以菜刀斫去又有一偷

來我亦斫之仆便謂無事乃復坐靜殊不知有他鄰者執

請有司府掾范貞之給謂曰汝善人益有害物心恐鄰者

殺是翁媪而以汝當之可實語我我有以解釋汝生曰我

固殺翁媪雖夢中不知所爲尙能記其彷彿此殆宿債豈

可濫及無辜其亟刑我竟棄市其徒皆以爲生本非道者

與媪前有私冀再通故坐環堵俟其便久而不得滿所欲

遂怨媪殺之而及其翁或曰先殺翁將逼媪媪不從故又

殺之是皆非生之情也蓋其徒取其醜聲而故爲是說以

道八

道八

道八

道八

誑外人耳此生雖愚豈有苦心兀體如是之久而圖通一媪耶又豈有十年之間略無斯須之隙而遽發惡意于此時耶又既殺翁媪時何爲不卽逃去顧乃瞑目端坐而待縛也又當有司誘問之際何爲不妄抵冒而乃斬速死也然則此生竟何爲者耶就道家之說照此生之心則得其實矣此生本自昏愚擇善不能了了癡坐成頑陰魔來舍強制情欲常若夢寐乍出蒞屋恍若殊境既見燈火滿室精爽交亂又驚人物在側猜忍百至及其妄動云滅妄靜復來動靜往來總非由己揮刀袖手俱一妄中此與老子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無異但老子于動靜中知其所以來又知其所以去時動時靜莫不在我故

道八

三

能觀萬物之復若生等輩罔罔然舍靜求動排動索靜沈冥于妄動妄靜之坎雖未至于殺人也其去殺人能較幾何又豈可以殺人爲有罪而以不殺人爲無罪也哉

酥醪洞主曰北宗之學以坐圖習靜爲證道工夫若於道無見處習此頑空必生妄境北游語錄云往日乞飯坐圖者皆是心上有所開悟未至純一是以居靜涵養體究真空今之乞飯坐圖者多是少年未有解悟直慕虛無往往落於空妄悲夫尹清和此言似卽爲孝義某生發也盤山語錄云靜中境界甚有多般皆由自己識神所化因靜而現誘引心君豈不聞古人云凡有所相皆是虛妄心欲遣識識神尚在便化形象神頭鬼面惑

亂心主若主不動見如不見體同虛空無處住着自然消散無境可魔無物可壞也昔有道人心得休歇一日坐閱忽見惡鬼無數乘空而來其人安定此心體若虛空冥然不辨拚此一身任生任死其魔自散爲心未盡故顯此相體性湛然則自泯矣王棲雲此論實足以勘破此生之誤此生心君無主爲識神所化形象誘惑至於殺人道德經云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學道人切宜深省也盤山語錄又云昔有住圖者聞人說地面既入圖中要見地面心存此念隨念應現不知是假大凡耳裏聞底屬聲眼前見底屬色心上想底屬妄便見金童玉女真仙聖賢現形白日親見亦是虛妄境界妄念

道八

四

所作若認是地面不可破除模糊一世着邪着祟殊不知地面是古人心行到平穩休歇處故有此名豈可以眼見耳聞心想底便謂是也棲雲此論尤精蓋識神所化由於妄念妄念不除必生妄境矣敬齋論此生謂其沈冥於妄動妄靜之坎亦是惟不能究其所以致妄之由因引清和棲雲之語以證明之如此

明王禕青巖叢錄云老子之道本於清淨無爲以無爲爲體以無爲而無不爲爲用道德經五千餘言其要旨不越是矣先漢以來文帝之爲君曹參之爲臣常用其道以爲治而民以盜一則其道固可措之國家天下也自其學一變而爲神仙方技之術再變而爲米巫祭酒之教乃遂流

爲異端矣然而神仙方技之術又有二焉曰煉養也曰服食也此二者今全真之教是已米巫祭酒之教亦有二焉曰符籙也曰科教也此二者今正一之教是已煉養之事黃帝之書雖頗及之而皆後人依倣而託之者及赤松子魏伯陽者出實始爲之至於盧生李少君樂大之徒則又變煉養爲服食其爲術愈偏矣符籙之事黃老之書所未嘗道張道陵寇謙之等實創爲其法及杜光庭與林靈素輩則又變符籙爲經典科教其爲事益陋矣然嘗論之煉養之說歐陽子嘗刪正黃庭經朱子嘗改註參同契二公大儒皆不以其說爲非山林獨善之士用以養生長年固未爲得罪於名教科教之說鄙陋不經庸黃冠資是爲逐

道八

五

食之具爲世患靈亦甚鉅也獨服食符籙一說本那僻謬妄而凡惑之者鮮不罹禍藥大李少君子吉張津之流以此殺身柳泌趙歸真之徒以此禍人而卒以自嬰其慘張角孫恩呂用之輩遂以此欺人天下國家而不顧矣今也煉養服食其術具傳而全真之教兼而用之全真之名防於金世有南北二宗之分南宗先性北宗先命近時又有真大道教有七祖康禪之教其說又自相乖異至於符籙科教具有其書正一之家實掌其業而今正一又有天師宗師分掌南北教事而江南龍虎閣皂茅山三宗符籙又各不同先儒有云道家之說雜而多端其信然矣又謂其書皆昉於漢桓帝之時今其經典以爲天師永壽年間受

於老君是也世傳太平經最古且多今不復存然其所言與國廣嗣之說殆不過房中鄙褻之談若大洞等經大率六朝以來文士之所造雖文采可觀而往往淺陋無甚高論朱子謂佛學偷得老子好處後來道家只偷得佛家不好處執是說以求之道家之本末可論矣

酥醪洞主曰明初道教以全真正一爲盛故王禕舉此二者爲言然全真本不言煉養服食自陳致虛爲悟真之學通南宗爲一始兼煉養而服食則未之聞豈禕所見又有兼言服食者因發是論耶然此全真學術之遷變非其本旨也服食與符籙邪僻者習之其爲禍害誠如禕言學道之人所宜深戒又朱子語類謂道家有老

道八

六

莊書却不知看盡爲釋氏竊而用之却去做釋氏經教之屬譬如巨室子弟所有珍寶悉爲人盜去却去收拾他人家破囊破金禕引是說以譏正一誠當若全真家則以老莊爲歸且兼采儒釋粹言是知有珍寶者未可以一概論也

明楊維禎桃核歌序云道人余筠谷爲余道長春真人世祖皇帝幸長春館真人方晝寢盤桓久之始寤上曰真人何之對曰臣赴蟠桃宴上曰有徵乎曰有乃出袖中桃核大如盃上神之玩不去手命左右持去真人請剖而爲杯一以奉上而自留其一上命置萬億庫永爲我家鎮國之寶此楊維禎逸詩附刻鐵厓集後

楊鐵厓曰余善與余談邱真師嘗火蒸三日夜開如故賜

堇酒者連觥腹不潰貌不變如入內時命弟子開方丈池

既歸浴池中湧沸復起言笑其道行如此此見元詩選二

尊明詩餘余善字復初玉峯清真

酥醪洞主曰 國朝錢謙益列朝詩集載余善追和張

外史游仙詩四首云楊鐵厓讀至長桑樹爛金雞死有

客繞牀三叫以為老鐵喉中語又如一壺天地小如灰

雖老鐵無以着筆矣善蓋鐵厓方外友其屢道長春神

異亦全真道士也然其稱飲堇酒不死係王玉陽事非

長春餘二事亦荒誕云世祖幸長春館值其晝寢尤誤

長春化於太祖二十二年丁亥未及見世祖也元史世祖崩於

道八

七

甲午壽八十四歲長春不肯施幻化手段前已記之善之

亥時僅十四歲元楊瑀山居新語云大都長春

夸誕豈以是為炫俗耶宮有批核半箇其大如掌至今

以為常住鍊庫之物余嘗觀之誠希有也明宋濂蟠桃

核賦序云洪武乙卯上世示臣批半核蓋元內庫所藏

物也其長五寸廣四寸七分前刻西王母賜漢武桃及

宣和殿字後鑄庚子年月日庚子宣和二午據此則元

時庫藏桃核係宋物長春宮所藏亦當然余善附會為長春赴宴所得耳

明宋濂跋長春子手帖云右長春真人邱公與其弟子宋

道安手帖首言吾宗承傳次第非一朝夕者蓋自東華少

陽君得老聃之道以授漢鍾離權權授唐進士呂巖遼進

士劉操操授宋之張伯端伯端授石泰泰授薛道光道光

授陳抃抃授白玉蟾玉蟾授彭相此則世所號南宗者也

巖授金之王嘉嘉授七弟子其一即公餘日譚處端日劉

處玄日王處一曰郝大通日馬鈺及鈺妻孫不二此則世

所號北宗者也又言全真之名自知明君始者知明嘉之

字也公雖寄跡老子法中而心實欲匡濟斯民天道好生

惡殺之言未嘗去口是以上簡帝知龍資優渥金虎玉符

照耀林谷亦可謂極外臣之榮矣觀是帖者尙當如天書

雲篆改贍易視毋徒弊弊焉真議於筆墨之間可也

酥醪洞主曰此長春手帖係元末道流贗作長春題鍾

呂畫及詠劉海蟾詩并無一私淑語安有言重陽出自

鍾呂海蟾事元陶宗儀書史會要謂長春書法山谷而

跋語云毋徒弊弊焉真議於筆墨之間豈道流贗作者

並不能書耶

道八

太

明王世貞弇州續稿云陸文量所著菽園雜記謂元太祖

以宮嬪賜邱長春逼使汗之長春乃自刃其勢以誓得不

汗京師人至秋九月合道俗為素饌以祀日闕九會此憲

廟時語也余游京師絕不聞舉此會徧攷七真譜傳甘源

錄及風雲慶會稽溪集諸書皆無之又長春應元祖聘年

已七十有六不應有此事而於白雲觀所塑像王太史所

惠圖驗之獨長春儼然一老中涓積余疑者十餘年而不

可解近聞邱公弟子尹清和諸君語錄乃始參攷得其詳

而記之尹謂公自苦志煉磨後遇二死魔一自淨身幾死

一為飛石撲折三脅肢幾死又謂公自揣福慧命相俱不

能如丹陽長真諸公以十年煉心而猶未得淨每夜輒束

草履行山巔往返者幾二十徧以祛睡魔五十日而後心
死覺真性常明瑩然如水晶塔一日凡念忽起痛哭自誓
久之赴長安統軍齋一夕而三漏復痛哭自誓堅固逾於
昔尋道經天魔爲石所中折脅肢以是參伍公淨身事
誠有之當在赴統軍齋夕後也公又謂重陽真人諸弟子
獨馬丹陽最長最先得凡二歲加半而得譚長真五歲加
半而得劉長生七歲加半而得已最少最爲重陽所屬意
而最晚得踰二十年而得之尋復奪之又久而始復得之
所謂奪者當亦謂統軍齋夕事也僧中亦有一人曰光儀
光儀者故宗室瑯琊王子也天后朝王以從越王貞起義
法至族光儀僅八歲跳遇聖僧爲披削導之至一伽藍遂

道八

光

爲僧十八而瑯琊之寃白有詔准求得光儀傳詣扶風李
使君女甫笄見而悅其美乘李出多將侍婢逼淫之光儀
度不可已詭謂女曰久穢請就浴而後寢處既浴閉關操
削髮刀顧持其勢曰爲爾此根而受懲逼除之何難卽刃
而投諸地悶絕乃蘇旣入都力辭王爵爲僧於終南山法
興寺大展道價提獎勸誘道俗弟子恆百千人至開元末
枕肱右脅而寂將葬狀類若生異香芬馥彩雲覆轎車不
散白鶴數百嘹唳空中或謂世尊勒東黃門不男者不得
入道又玄教亦云陽根一絕人理總廢從何處修驗彼二
君子者何以哉不知心境既徹性真常湛固自有離形而
超悟者故曰純覺遺身斯爲第一旨哉

酥醪洞主曰明劉侗帝京景物略云正月十九日都人
集白雲觀遊冶紛沓謂之燕九節蓋是日長春誕辰也
余至京時詢之信然燕不作闌亦非九月不知菽園雜
記何以附會至是尹清和北游語錄但云師父言我福
薄下志十八九年聖賢方與些小光明未久復奪之亦
不見有遇二死魔及淨身幾死語長春年二十禮重陽
十矣云奪之者非必精漏謂至又十八九年則近四
是方淨身學道人不應有此弁州豈誤記耶惟仙源
像傳繪有長春像實無鬚然世間無鬚者多矣不盡廢
人道也七真年譜謂長春未遇重陽卽學道崑崙山時
尙未冠於色戒已勘破矣佛說四十二章經言有人犯
淫欲斷其陰佛言欲斷其陰必先斷心心之不斷斷陰

道八

辛

何益况長春下志十八九年虛不知是耶○ 國朝禮
親王嘯亭續錄云今白雲觀後殿中塑白哲方頤黃冠
羽衣者皆以爲邱長春之像近閱沈德符野獲編言有
全真道人邱玄清明太祖以二宮人賜之邱度不能辭
遂自宮又都穆談纂云元世祖尊禮邱長春欲妻以公
主堅不可辭乃腐以告絕穆在德符之前何所言如此
且兩邱皆有自宮事不可解也按沈德符所紀事當有
之見前邱玄清傳陸文量都穆則以長春像無鬚且與
玄清同姓誤爲附會耳穆以爲世祖欲妻以公主尤謬
蓋未深考元史也
弁州續稿書玄風慶會錄後云長春見太祖所面告者幾

三千言略叙師傳之旨戒以大怒則傷身太喜則傷神太
思慮則傷氣而惓惓以節色慾爲首傍及保國愛民用賢
薄賦之事虜性貪淫好殺疑其桎鑿而太祖乃歎賞不已
呼爲神仙錫以便宜金虎符領天下道教夫以佛圖澄之
神奇能海鷗石勒然亦危者數四而勒亦不能用其言長
春何以得此於元祖耶一說長春能呪餅水生金蓮花元
祖是以信之攷譜傳俱不載錄者曰移刺楚材疑移刺或
耶律訛也其官稱侍臣昭武大將軍尙書禮部侍郎元至
至元後始有侍郎亦不屬尙書省此恐誤

酥醪洞主曰道園學古錄河圖仙壇碑云全真之教叙
其祖傳有所謂玄風慶會錄者大德中嘗使人譯之而

道八

三

莫達其意有旨命吳公全節論定公曰邱眞人之所以
告太祖皇帝者其大概不過以取天下之要在乎不殺
治天下之要在乎任賢修身之要在乎清心寡欲鍊神
致虛則與天地相爲長久矣譯者以其言奏之上大感
悅不惟邱公之心事明白而太祖皇帝聖學之淵微亦
從可窺其萬一據此則錄係元成宗時曾經奏進李志
常西游記載長春兩見太祖於大雪山太師移刺國公
俱不在坐在坐者惟太師阿海云錄者移刺楚材蓋志
常化後其徒以所聞輯此書誤阿海爲楚材阿海亦移
刺氏也至其官稱謬誤誠如弇州言要當爲淺人所加
云一說長春能呪餅水生金蓮花元祖是以信之此無

稽之談重陽集云玉花乃氣之宗金蓮乃神之祖氣神
相結謂之神仙北游語錄云師父言大光明罩紫金蓮
金蓮喻心也俗人不得其解附會爲是言耳

弇州續稿書金蓮正宗記後云道門既曰性命雙修王重
陽馬丹陽亦極論養氣而遺身蚤逝似不及命者長春臨
去以脾疾至卧園側而化後又別無神奇此所不可解也
酥醪洞主曰西遊記及陳時可碑俱云長春示疾數如
偃中後升堂留頌而化弇州深通釋典不甚喜道教故
多微辭非事實也

道八

三

國朝劉獻廷廣陽雜記云道家有南北二宗南宗不言性
北宗則曰性命雙修南宗有五祖北宗有七眞也眞皆祖
王重陽各有語錄而邱長春盤山語錄爲最其學先了心
性謂之性宗後以坐功得丹得藥謂之命宗故曰性命雙
修其言曰修命不修性却似鑑容無寶鏡若還修性不修
仙萬劫陰靈難入聖其通曉釋典語錄者特藉此以了性
也

酥醪洞主曰北宗性命雙修之說弇州亦言之然此學
術之遷變如陳致虛輩并習坐功期得丹藥非全眞本
旨也自元以後全眞之學知之者鮮矣盤山語錄係長
春弟子王棲雲作云長春亦誤

雜鈔三種

元世祖褒封制詞從仙源
像傳錄

皇帝若曰大道開明可致無爲之化至真在宥迄成不幸之功朕以祖宗獲承基構若稽昭代雅慕玄風自東華垂教之餘至重陽開化之始真真不昧代代相承有感遂通無遠弗届雖前代累承於褒贈在朕心猶慊於追崇乃命儒臣進加徽號惟東華已稱帝君但贈紫府少陽之字其正陽純陽海蟾重陽宜錫真君之名丹陽已下七真俱號真人載在方冊傳之萬世噫漢世之張道陵唐朝之葉法善俱錫天師之號永爲道紀之榮當代不聞異辭後來立爲定制朕之所慕或庶幾焉東華教主可贈東華紫府少陽帝君正陽鍾離真人可贈正陽開悟傳道真君純陽呂真人可贈純陽演正警化真君海蟾劉真人可贈海蟾明

道八

至

悟弘道真君重陽王真人可贈重陽全真開化真君丹陽先生馬鈺可贈丹陽抱一無爲真人長真先生譚處端可贈長真雲水蘊德真人長生先生劉處立可贈長生輔化明德真人長春先生邱處機可贈長春演道主教真人玉陽先生王處一可贈玉陽體玄廣度真人廣益先生郝大通可贈廣益通玄太古真人清淨散人孫不二可贈清淨淵貞順德真人宜令掌教光先體道誠明真人張志敬執

行准此
至元六年正月日
按此係張志敬自證其祖辨見前友人李恢垣請世祖武宗制詞不偽故錄之
元武宗加封制詞從仙源像傳錄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三玄教由天所昇茲統攝乎羣靈五

百年名世者生始恢揚於正紀昔東華帝君太晨宮祚綿綿而莫知其始終氣混混而莫窮其涯涘離形離兆有自而然爲福爲祥不言而喻傳之太上是曰全真守其一處其和應不求爲不恃絳格琅玕之上下龜圖麟策之周旋法之著分可存於浩劫後之承者迭出于高真惟古之賓師有今之明素能仁能勇至孝至貞所守彌堅不待歲寒而後見所言必應其於事會則周知及身之渥已申報本之誠愈切溫綸特降顯號循加於戲神人和而王道平遐不謂矣教化行而治功立永言保之可加贈東華紫府輔元立極大帝君主者施行

道八

至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昔開太上教闡全真法天地之常經因陰陽之大順始自東華之變現訖于開元之垂緣由漢及唐必曠世而至人出以金繼宋際熙朝而玄統彰恢其衆妙之門鎮以無名之朴或得意忘象涵泳於靈樞或駭星馭龍飛遊於紫極不可聞不可見雖與造物者爲徒儔然往倏然來亦曰隨時而示應故載傳於後裔倚叶贊於元功蓋殊級之循加俾宗風之永紹除始祖東華帝君別議旌崇餘仰主者一例施行

正陽開悟傳道鍾離真君可加贈正陽開悟傳道垂教帝君

純陽演正警化呂真君可加贈純陽演正警化孚佑帝君

四七册 11

海蟾明悟弘道劉真君可加贈海蟾明悟弘道純佑帝君
重陽全真開化王真君可加贈重陽全真開化輔極帝君
右付立門演道大宗師掌教疑和持正明素真人苗道
一收執准此

至大三年二月日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天造草昧惟君子以經綸聖運隆昌
亦至人之扶衛昔皇祖肇基於朔土有真仙應現於東隅
行無畦畛而天下之事靡不知學有淵源而天下之書靡
不究所急者拯民於溝阱所先者鋤道之榛荆律身之戒
雖嚴及物之功則博逮芝綸之疊降躡雲舄以來從率英
賢凡十八人言宗社非一二事心冥神契猶軒轅之師廣

道八

美

成辭簡義深若漢文之禮河上既成功於諸夏俾主教於
長春其以肖以績者得其真故曰希曰夷而永其壽頌我
延洪之祥爲今持正之師再振立門彼此皆一時也爰頒
鴻握後先豈二理哉宜進號以追崇尙傳規於不朽其長
春演道主教真人邱處機可加贈長春全德神化明應真
君主者施行

至大三年二月日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佑于一德天惟顯思作者七人道之
行也如辰樞之運元造如璣衡之契靈儀誰之子象帝先
盡老氏關尹之妙無不爲將自化行東萊西陝之間或遁
跡於塵區或棲身於環堵迨際皇元之興運親承聖祖之

眷知嘉猷敷陳允矣濟時之具立機冲寂超乎與天爲徒
莫不窮師友之淵源咸已詣霄晨之闕域闢乃宗規之舊
繫于藩邸之賓弘才偉學以相承景貺靈祺之荐格其加
顯級以賁真風除主教邱長春別示旌崇餘仰主者一例
施行

丹陽抱一無爲真人馬鈺可加贈丹陽抱一無爲普化真
君

長真雲水蘊德真人譚處端可加贈長真凝神立靜蘊德
真君

長生輔化明德真人劉處立可加贈長生輔化宗立明德
真君

玉陽體立廣度真人王處一可加贈玉陽體立廣慈普度
真君

廣益通立太古真人郝大通可加贈廣益通立妙極太古
真君

清靜淵貞順德真人孫不二可加贈清靜淵貞立虛順化
元君

右付立門演道大宗師掌教疑和持正明素真人苗道
一收執准此

至大三年二月日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昔賢有言盡忠于君致孝于親歸誠
于天敷惠于下有才以濟其用有學以裕于人秩可列于

仙階道可引于當世清和妙道廣化真人尹志平襟神洞
廓丰格高嚴褐衣爲山澤癯非謂之悴袞服爲廟堂相非
謂之通涉然應物以無方捷若循機而有永入長春之室
教仍主于長春全靈極之真象宛符於靈極示真規於四
遠膺禮眷於三朝與有嗣師載恢玄躅其頌異敷以進嘉
稱於巖弱水蓬萊歸渡不煩於舟楫吉雲感景方羊或駐
於旌麾可加贈清和妙用廣化崇教大真人主者施行

至大三年二月日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道德正宗屢傳於賢裔儒立最學間
出於熙宸况教典長春冠冕登瀛之列而躬膺膺眷綱維
益極之規宜進秩以宗承示輸誠于景嚮真常上德宣教

道八

表

真人李志常清文映世高行絕人摛述作之華于贈禳之
表廓神明之應于視聽之間璞不雕鏤行不匡異幹以涓
粹舍以虛無繩繩兮其可名哉曠曠乎不可尙已號其顯
異制則特頒以爲全真奕葉之光以慰賢師累章之請於
戲科盛揚於寶笈千劫而繼太宸君實燦結于春華再傳
而得誠明子可加贈真常妙應顯文弘濟大真人主者施
行

至大三年二月日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無爲之宗是謂之道至公之器莫重
於名蓋景範清愛爲人所慕而華軒驚寃匪樂之全跡已
著於生平禮盍頒於眷渥通立弘教披雲真人宋德方立

機登悟秘學窮探潔雪其心不以纖私自浣濛濛其化不
以小善自矜德全而才不形量廓而物無礙侶仙居而馭
真伯成稱席上之珍乘鸞輪而歷崑崙動應環中之數勉
從所請庸會其元於戲歲計而功有餘疇繼庚桑之偉躅
神疑而物不癘尙微始射之豐年可加贈玄都至道崇文
明化大真人主者施行

至大三年二月日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唐虞至治有開奕世之規箕頰外臣
允契登瀛之選蓋天之生材不虛其用而道之傳叙在得
其人與昔長春遭逢聖祖芝綵遠頒於東土鸞輪旋扈於
西征或後或先在左在右確然其志凌冰霜而游太清炳

道八

表

乎爲文挺圭璋而弘正紀立功叶立師業益光崇茲綠字
之章敦我朱藩之舊於戲祥麟僕鳳升平能幾見之絳境
叢霄殊渥不一書已靈旂可駐顯號其承 除尹清和宋披
雲李真常別議旌崇餘仰主者一例施行

趙道堅可贈中貞翊教主應真人

宋道安可贈元明普照崇德真人

夏志誠可贈無爲抱道素德真人

王志明可贈熙神資道葆光真人

孫志堅可贈明誠體妙虛寂真人

于志可可贈誠純復朴冲寂真人

張志素可贈應緣扶教崇道真人

鄭志修可贈通微復靜沖應真人

鞠志圓可贈保真素朴靜應真人

孟志穩可贈重玄廣德沖用真人

張志遠可贈悟真變化純素真人

蔡志遠可贈體元抱德沖悟真人

何志清可贈虛明淵靜守一真人

楊志靜可贈洞虛得一玄通真人

潘德沖可贈通玄妙道沖和真人

右付玄門演道大宗師掌教凝和特正明素真人苗道
一收執准此

至大三年二月日按關中金石記載有加封師真人四款
延祐七年重陽日立陳德定正書并篆

道八

堯

額在五臺山並至大三年二月日付苗道
一收執即此武宗制詞也特文未全載耳

元李道謙七真年譜節錄

宋徽宗政和二年壬辰十二月二十二日重陽祖師生

宣和元年己亥正月初五日清淨孫仙姑生

五年癸卯三月初一日長真譚真人五月二十日丹陽

馬真人生

金熙宗天眷二年庚申正月初三日廣益郝真人生

皇統二年壬戌三月十八日玉陽王真人生

七年丁卯七月十二日長生劉真人生

八年戊辰正月十九日長春邱真人生
海陵王正隆四年己卯六月望日祖師飲酒於終南甘河

鎮會二仙人授以口訣

五年庚辰中秋日祖師於醴泉縣再遇真仙傳秘語五篇

世宗大定元年辛巳祖師鑿活死人墓坐其中

三年癸未秋祖師遷劉蔣村

四年甲申祖師於甘河逢一先生飲以仙醇

六年丙戌長春棄俗入道居崑崙山

七年丁亥四月二十六日祖師焚劉蔣庵東遊五月過北

邙山上清宮題其壁閏七月十八日抵益海州會丹陽

泊高巨才於范明叔怡老亭九月長春來請請為弟子

十月一日祖師就丹陽宅內鎖門居環是冬長真就環
內出家

道八

辛

八年戊子正月初十日祖師出環二月初八日丹陽出家

是日玉陽自牛仙山來願為弟子二月晦日祖師挈丹

陽長真長春玉陽入崑崙山居煙霞洞三月廣益來崑

崙出家八月祖師挈五真人遷居文登縣姜實菴立七

寶會

九年己丑春玉陽辭祖師居查山四月祖師引丹陽長真

長春廣益遷居益海州金蓮堂重午日孫仙姑詣金蓮

堂出家六月廣益辭祖師亦居查山八月祖師立金蓮

會九月詣登州福山縣立三光會於蓬萊立玉華會是

月祖師領丹陽長真長春至萊州化長生出家於掖縣
立平等會是冬挈四子至汴梁寓磁器王氏旅邸

十年庚寅正月初四日祖師召丹陽長真長春立榻下授
以至言仙去是年閏五月於正月十一日始立春故止
五十八歲四師痊於孟宗獻之花圃遂入關謁和王蟾
李靈陽於終南太平宮

十一年辛卯四師居劉蔣祖庵十月廣益入關

十二年壬辰春四師復往汴梁遷祖師柩歸葬劉蔣九月

廣益西游岐山

十三年癸巳四師劉蔣守墳六月廣益東歸

十四年甲午二月廣益至真定八月四師於鄆縣秦渡鎮

言志翼日乃別丹陽劉蔣居環長真居洛陽朝元宮長
生居洛陽市長春西入礪溪

道八

辛

十五年乙未二月廣益游沃州夏孫清淨入關祭祖庭訖

出居洛陽風仙姑洞是年長真乞食礪州

十六年丙申六月廣益作易二十六圖是年長真游歷洛

州居白家灘

十七年丁酉是年長真行化高唐縣

十八年戊戌八月一日丹陽出環西游隴山華亭是年長

真居洛城東北雲溪洞

十九年己亥八月丹陽遷隴州佑德觀居環十一月十八

日出環是年長真游衛州

二十年庚子春京兆趙蓬萊施宅爲菴請丹陽居環八月

二十七四日僚庶請祈雨越日雨足是年長真西游同州

居西里菴長春自礪溪遷隴州龍門山

三十一年辛丑四月丹陽於劉蔣村張朝散竹園菴內居

環是年長真居華陰縣純陽洞長生東歸萊州

三十二年壬寅四月丹陽東歸益海十二月行化文登海

市見二十九日孫清淨仙於洛陽年六十四是年長生

居武官註道德黃庭等經廣益居真定府演道

二十三年癸卯十二月二十二日丹陽仙於萊陽縣遊仙

宮年六十一長生玉陽同主葬事

二十四年甲辰五月旱登郡太守請長生祈雨越日雨足

二十五年乙巳四月初一日長真仙於洛陽朝元宮年六
十三

道八

辛

二十六年丙午冬長春下龍門山居終南祖庵

二十七年丁未十一月十三日玉陽奉詔至燕

二十八年戊申二月長春奉詔至燕五月十八日召見於

長松島中秋得旨還終南山是月玉陽亦還山十二月

上遣使復召玉陽

二十九年己酉正月玉陽至都會上崩嗣君命爲先帝主

醮

章宗明昌二年辛亥十月長春東歸棲霞住太虛觀

承安二年丁巳六月玉陽復被召七月初三日見於便殿

賜體立大師號冬長生被召勅館穀於天長觀

三年戊午三月長生得旨還山勅賜觀額五道曰靈虛曰

太微曰龍翔曰集仙曰妙真令立觀度人玉陽請祖庵
為靈虛觀夏得旨東歸侍親

太和元年辛酉是年長生遊廣陵玉陽奉詔詣亳州太清
宮作醮

三年癸亥二月初六日長生仙於武官靈虛觀年五十七
玉陽再奉詔詣太清宮作醮度道士千餘人

七年丁卯元妃施道經二藏一送棲霞太虛觀一送聖水
玉虛觀

衛紹王大安元年己巳七月十四日玉陽應字尤魯參政
請至北京居華陽觀值早告以兩期至十八日果驗是
年長春游菴山

道八

卷

崇慶元年壬申十二月二十日廣益仙於益海州先天觀
年七十三

宣宗貞祐四年丙子長春居登州上命東平監軍王庭玉
召赴汴京不起

興定元年丁丑四月二十三日玉陽仙於聖水玉虛觀年
七十六

大元太祖十四年己卯長春居萊州昊天觀是時齊魯陷
於宋八月宋主遣使來召不起十二月太祖命近侍劉
仲祿持詔至萊州

十五年庚辰長春應詔西行二月至燕都八月至宣德州

十六年辛巳七月至阿不罕山立棲霞觀十一月至邪迷

思干城

十七年壬午三月過鐵門達於行在上問以至道

十八年癸未二月七日得旨東還賜號神仙掌管天下道

教六月抵豐州八月至宣德州

十九年甲申三月還至燕京住太極宮

二十二年丁亥五月得旨改太極宮為長春宮七月九日

仙於長春宮之寶玄堂年八十

國朝孫星衍寰宇訪碑錄 摘錄

寤蝶觀王重陽畫像詩刻 正書無年月山左金
石志附大定九年未 山東掖縣

終南山重陽王真人玉花疏 程花正書大
定二十三年 陝西藍屋

挂金燈詞 王重陽撰劉處立行書
大定二十九年四月 山東掖縣

道八

卷

重陽子書無夢令詞 草書承安
五年九月 陝西長安

王重陽悟真歌 行書無年月山左
金石志附憲宗末 山東掖縣

青羅觀主王重陽詩詞石刻 正書無
年月 山東掖縣

邱處機遇仙園石刻 草書碑陰遇仙樓三字正書無年
月山左金石志列於大定九年 山東掖縣

谷山登覽詩 邱長春撰正書
泰和七年八月 山東泰安

牛頭寺長春真人述 正書大朝癸未重九
日乃太祖十八年也 陝西咸陽

玉清宮摹刻邱長春遺墨跋語碑 草書山左金石志云跋
語書戊子春戊子為太

祖崩後皇子拖雷監國
之年此為建宮時所刻

長春真人詩詞碑 正書太宗皇后
稱制二年九月 浙江仁和

長春子題虛亭詞 白懋德正書中
統五禩二月 陝西寶雞

長春子青天歌詩刻行書至元十年八月

山東掖縣

長春子梨花詩詞石刻行書無年月

山東掖縣

蒲察大師索海市詩邱處機行書無年月

河南登封

黃籙大醮記馬丹陽撰正書大定二十三年

山東福山

積金山通仙宮馬丹陽普救歌碑正書大定二十三年三月

山東福山

歸山操馬丹陽撰邱處機正書大定二十八年

山東濰縣

玉清宮摹刻馬丹陽滿庭芳詞碑正書無年月

山東濰縣

丹陽子行吟圖詩譚處端撰并正書大定二十一年八月明景泰重刊

浙江鄞縣

崑崙山白骨圖并記譚處端撰程發正書大定二十三年

河南洛陽

杜天師忽驚圖并詩譚處端正書大定二十四年七月

浙江錢塘

譚真人踏雲行詞行書大定二十五年

河南濟縣

道八

姜

玉清觀龜蛇二字譚處端正書無年月

山東濰縣

玉清觀蓬萊二字長真子書無年月

山東濰縣

大基山詩刻劉處玄撰正書大定二十九年三月

山東掖縣

靈虛宮唱和詩刻劉處玄正書碑陰行書大定二十九年四月

山東掖縣

青石山長生子遇仙園詩刻草書無年月山左金石志附泰和末

山東昌邑

全真開教秘語碑正書無年月

陝西盩厔

大埔戴培基校

廣州市西關街 舍堂文齋刊印

跋

丙午丁未間余守登州嘗三至孟海州入崑崙山重巖複嶺綿亙數十里石門以內人跡罕到未能窮其勝也舊傳重陽講道於煙霞洞當年遺迹髮髯遇之塵俗執掌山靈笑人自滄桑後游心方外私淑友珊陳先生竄名道籍顧於立門要素茫然無所知也戊午秋肅公道長以先生所輯長春道教源流見示受而讀之乃知全真一教道家所謂北宗先性而後命與儒家存誠之旨隱相脗合世傳銘永龍虎之奇齋醮符籙之異皆外道也長春子當元代初萬里應召以止殺悟人主以孝弟明人倫其發揮道力遂使荒微絕域咸為感動數傳以後自北而南被其

道八跋

姜

教者累世而不絕苦身持行大抵能守師法何其盛歟原夫道教始於老子而實胚胎於易老子言清淨無為非盡無為也其在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又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長春子本其精誠以宏教化蓋合於時行之義與夫空談玄理者不可同日而語矣若夫當無可為之時闔然自修獨有得於至道之要由是闡而明之使後之學者皆知所宗而無或馳騖於旁門其用心至苦長春子距今五百餘年薪火之傳不在是哉余以闕陋之姿親拜列真之庭而聞道恨晚讀是書益自愧也羅浮醪醕觀十八傳弟子張永閻謹跋

道書殘卷

四
十
九

三

无為也

方臺百丈累下而成万里之涉跋步而進源

海珍湯帆櫓而到致綺之鱗積絲而成故

大閩之性因凡而獲但有至成何憂不積而

登也昔者玄老起一跡之蹤闡道洪風不息

之會乳神勢於視如嬰咳初辟百却之運

疾風之扇塵也成之堂堂未成其共行之

不終至感而童是以道冲而用始終可切至

清不固立應自然方之於道未足遠

人知其壽道則可實守常不知終不知死

何以故人正知憂生不知憂死假有百年之壽

而无一懼所以者何人之所貴貴於日月之明下

知夜消其半從一年以上十五以下小兒童蒙未

識好醜徒有受生之名而无受生之用復遊

而去之從八十以上而百年以下老老昏季

息愛視於有生之名實无有生之用不佳之

西陸石室殘卷二版每版二十八行合得五千六行中間文不

貫讀前後亦無書題詳審其文知道字言也又中民歸于

王民字改作人避唐玄宗諱而此字屢見不諱蓋書于貞觀

之初書法諸徒有鍾薛歐初原寫本之自精者唐書皆造

時此是六朝人書者皆僅在此數十行未由窺全豹也卷已

者在海東與以西陸亦不疎卷之其皆寫所之至者每

頁若不逾四尺數留以單重卷中有一版無文字詳其厚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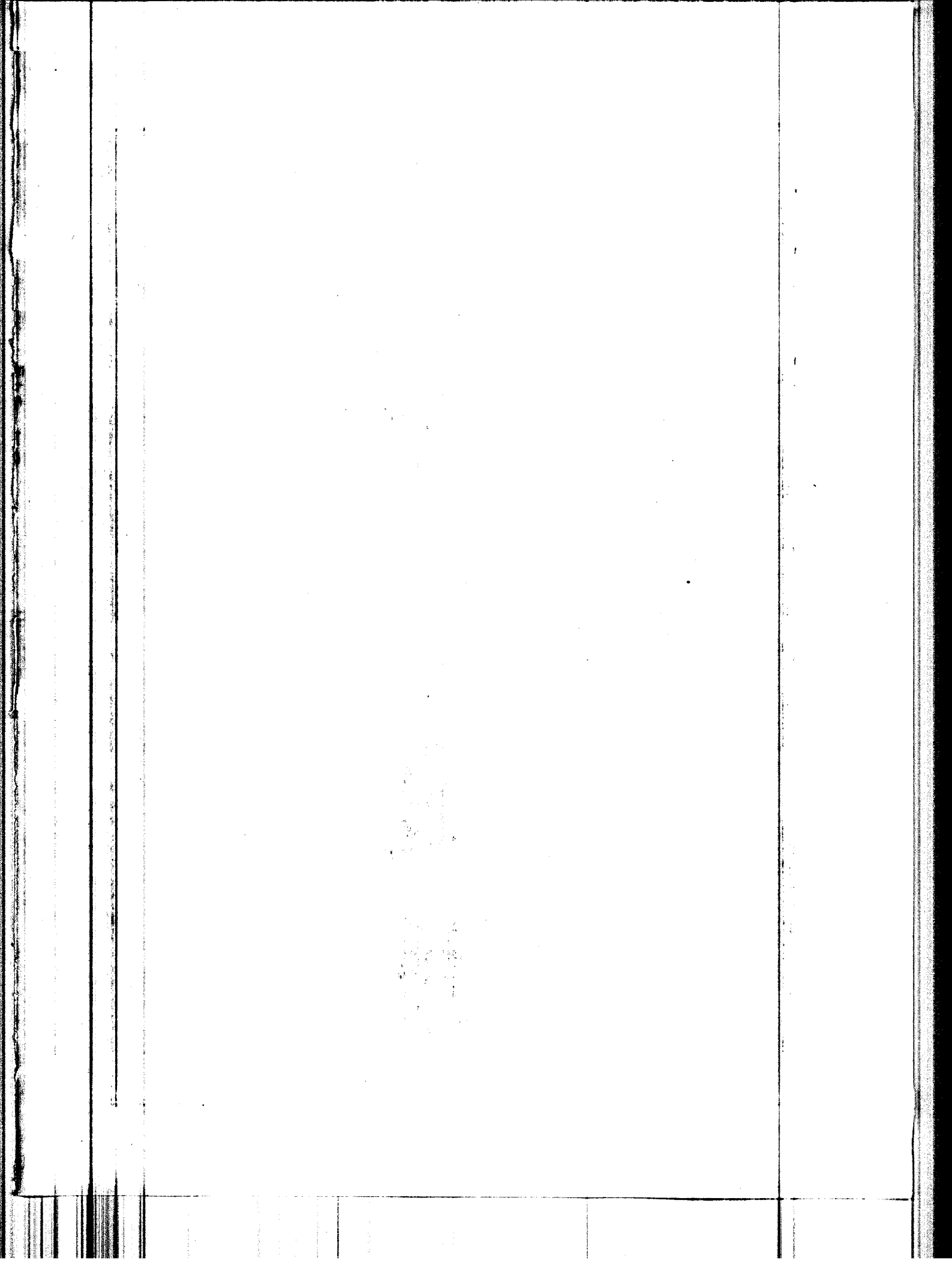
他卷單燈燭之中閱隱見字迹知是卷合二版為一並並此

何者書付影印以貫通方幸有以起于時而在十月二十

一日亦由浙人羅振玉書于重峰齋余

老子在通經

亦曰天應經



夫道之於世也，猶天之於地也。生成功物，積聚成德。凡此皆道之所為也。然則道之於世，豈可忽哉！

夫道之於世也，猶天之於地也。生成功物，積聚成德。凡此皆道之所為也。然則道之於世，豈可忽哉！

定厄凶殃，轉阿貧窮，孤獨萬事，去重世之凡愚，不信罪福，唯求衣食，貪取財寶，以害子孫。然曰：造罪未嘗於善，常謂此身牛羊不死，豈知賊滿命窮，抽近示六魂，彼收錄送地，都盡。夜半掠羊，苦備然劫，則方劫，无有出期。吾念過達，說法度人。老子曰：「乃心云云，謂之行尸，既能知前，不知見衣，不識宿命，不識因緣，豈知罪福善惡？」吉凶故諸天，哀敬降主，聖人之與之，任至主間。

設官擇師，選良教化，人自養。安全非飲，日。與。非。淫。奔。淫。淫。營。善。善。服。著。華。服。後。非。善。慎。善。人。道。道。田。獵。殺。伐。无。度。峻。其。威。亦。明。其。善。善。亦。道。道。不。明。人心。百姓怨。怨。上。謂。於。天。象。象。亦。怨。諸。天。龍。注。水。旱。出。雲。雷。行。伐。而。下。亦。怨。亦。何。言。云。古。未。曉。主。意。君。受。其。亦。何。言。云。老子曰：人主執生教之命，生人亦何言云。善惡者，山甘本於君也。

君若行惡則萬人亦惡君若清淨萬人亦惡
君若貪濁萬人亦惡欲舉動運為皆本於君
故人主者常當清淨無為少私寡欲則常
守其國

老子曰天下為數也萬物草木一切皆形
在於土地者悉是國主所化也人君行善則
萬物亦善夫應以善國中之物莫不皆善故
太平之世君聖臣賢心慈手善兄弟恭弟
夫順良負人民得耕草木得種男女取明

或謂謂曰日月同濟者君合夏也
夫夏者天之德也故曰夏者天之德也
夫夏者天之德也故曰夏者天之德也
夫夏者天之德也故曰夏者天之德也
夫夏者天之德也故曰夏者天之德也
夫夏者天之德也故曰夏者天之德也
夫夏者天之德也故曰夏者天之德也
夫夏者天之德也故曰夏者天之德也
夫夏者天之德也故曰夏者天之德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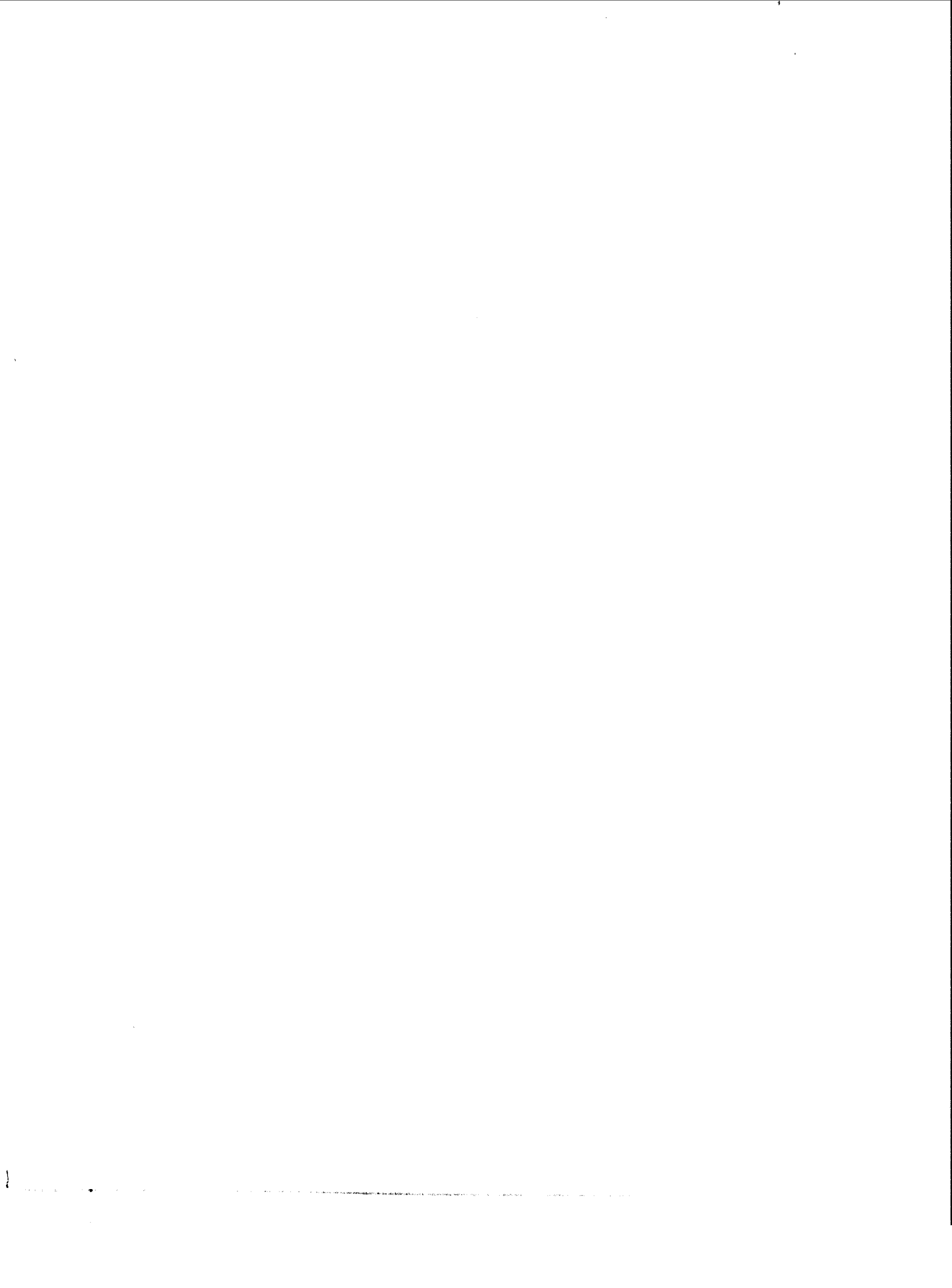
治德極神吟哭矣方厲矣井水旱出霜兵殺
死三萬人極軒天應不祥

老子曰君為其首臣為手足人為其身君
臣百姓同一氣也有一不和則身不安治國
者必先治身身治則國治夫治身者必先
治心於人後存其身所以長久天下
老子曰人之所貴者莫貴於身也所以
以貴其身者莫如道也道者生之德也
夫飲食不過而能行耶不過過不為也

夫夏者天之德也故曰夏者天之德也
夫夏者天之德也故曰夏者天之德也
夫夏者天之德也故曰夏者天之德也
夫夏者天之德也故曰夏者天之德也
夫夏者天之德也故曰夏者天之德也
夫夏者天之德也故曰夏者天之德也
夫夏者天之德也故曰夏者天之德也
夫夏者天之德也故曰夏者天之德也
夫夏者天之德也故曰夏者天之德也
夫夏者天之德也故曰夏者天之德也



太玄真一本際經殘



太玄真一本際經殘卷

敦煌石室寫本
今藏順德羅氏

佚跡

此殘卷前題已失計經文一百九十九行又後題及年月書款二行共二百又一行但卷係兩截前百五十四行爲一截後四十七行爲一截中有脫佚然觀前後文義則確爲一經而行字畧有高低之差或非一卷歟經文頗鄙拙以其不見今道藏中姑命兒子福成錄而存之宣統三年七月上虞羅振玉

前缺

老君曰汝曹已染濁氣來久封執小乘自見自能自是自伐小志已成慧源已斷何當可教縱得延年千方報盡之後乃有將

本際

履地獄之者何上仙之可冀耶吾受太上重任方以大乘至法化度八方人民貴庶乃至一切神鬼三塗地獄魍魎蠕動之類豈可偏爲子等諸仙而惜意也但恐教子徒勞尤益耳吾今設欲爲子略說修學因緣万分之一如脫不能依信如說修行更增子罪況欲希吾道德五千文乎吾无所惜也諸仙聞教各各號泣悲悼自責重復稽首叩頭自博言曰弟子等昔不開悟實有是非之心何者見他懈墮行惡意以爲非自見行善勤勞必定言是所以非他懈墮行惡者謂其當入地獄自見執心行善不懈者必望昇仙今蒙神尊誨責弟子等所行非但不得進仙方當更還地獄不勝驚怖心魂喪越迷或更甚不能自堪伏願

神尊物垂救度言畢拜首流淚嗚咽不能已已老君告曰吾向告子所云至道之要非下仙所堪卽斯是也始余發言已增大或何堪更說禁誡之深旨也

扶桑太帝見諸仙人悲惶苦切哀念在心爲白老君曰神人大慈大度太上所委方欲廣弘大化遍濟幽明諸仙人等雖復重昏未啓而各有微緣自非神人善巧之能此等莫由開悟也勤勤之志良在可哀幸願能人開其指授時諸仙聞旨不勝喜勇齊聲悲明響徹十天禮謝二尊銜荷無極時老君怡然更貌含笑而答帝君曰帝君所寶玉清隱書上清高旨神真虎文太清神丹琴心要誦唯深隱秘不使中仙所聞而乃見勸授此下仙

本際

道德之奧乎其可解邪太帝謝曰薄德寡能位當於此非不念傳後學而威禁難違至如神人所弘大功德本不簡穢賤唯善是與然則大无不苞細无不入所以神人弘此法故和光同塵近成万物也下仙雖復垢重量非大慈所棄不勝所見敢有此陳唯願神人於其慊到老君曰吾乃愚人淳淳不知誰子真以无狀之狀有物混成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太上以吾狂直恍忽賜垂委任今復帝君殷勤所勸豈可不爲竭其愚短耶諸仙丹苦遐徹尔時藥珠上宮玉晨太上三元宮裏三素元君乃至十方靈寶天尊太微天帝君金闕帝君三清太極一切諸君丈人皆以道眼見此諸仙勤勤可愍各遣仙官上真親臨鑒

映瓊輪照日十絕講空鸞鳴作天大樂威光翼隨方而
至施禮恭敬問許安不咸日爲諸地水仙天仙人等祈請大
法丹苦遐徹神人大慈應當教喻受命而來以爲鑒證時宮中
忽有自然金牀錦席七寶帷帳羅縷敷張真列座天灑香花神
風靜默天无氣翳山岳藏煙海水潛波神龍勇躍香氣氤氳人
靈交泰老君忻然告諸仙子等丹心遠感十方天尊三清道
君等各遣上真仙官監臨子等宜各設禮諸仙忻喜口不能言
內心慚愧迴身敬禮禮畢老君曰子等先身百劫之前已奉法
教久應得上仙之道只爲誹謗大乘之法不建大功先度於物
唯修小善求自度身人我不除妄生分別生分別故封著有爲
无爲亦有爲亦无爲非有爲非无爲等法著有爲者以无爲爲
非以有爲爲是著无爲者以有爲爲非以无爲爲是著亦有爲
亦无爲者以非有爲非无爲爲非以亦有爲亦无爲爲是著非
有爲非无爲者以亦有爲亦无爲爲非以非有爲非无爲爲是
然道本來非是有爲无爲亦有爲亦无爲非有爲非无爲之法
經中所說有爲无爲等此是聖人權便治病之言何有空實子
等妄作如此分別妄起是非是名邪見以邪見故名爲小乘小
乘之學是故究竟只得地仙已下非但不能得於上道而所見
不同更相訾毀誣競功名還生罪業所以汝等富有墮於地獄
之者何意如此只爲我心不捨故也子等向得吾言所誨自見

自是等過子等答云實見他人作惡用以爲非自見行善必定
言是自行善故謂得昇仙他行惡故當入地獄今蒙誨責以行
善爲是者乃不得昇仙翻入地獄更加迷或者吾今告子善宜
諦聽子等捨惡行善猶尙不免地獄三塗者豈可令子捨善行
惡乎吾前所言子等自見自是之過者不謂以行惡爲是以行
善爲非也但行善者本以破惡惡既已除善亦无善无善安見
善是名自見以此自見爲長名爲自是且爲善之內自有多塗
或作有見或作无見作有見者便謂道是有爲之法作无見者
便謂道是无爲之法然一切万物山河石壁現有形礙至人體
解猶尙不見是有是无何況於道而得是有是无邪道若是有
有則不關於无道若是无无則不關於有如此隔礙何名爲道
乃至亦有亦无非有非无等見皆是妄生分別以此病故徒積
千億万年何有上仙之冀也子等罪垢未除未堪聽受吾法然
微有先緣今蒙太帝慈愍相勸羣真鑒暎子等叨幸已自无極
當自伏罪對諸大聖羣真之前盡心懺悔丹誠再感吾當命勅
文始先生爲汝等傳經法師也
諸仙蒙教中心解釋疑滯廓然復蒙教勅懺悔各各自念我等
積惡之愆當得除蕩復蒙許命令文始先生傳授經法我等今
日當得稟受喜不自勝稽首謝曰神尊始發一言之誨告示自
見自是委曲因緣人人悉蒙醒解无異盲人啓目聾者得聞亦

如溺者值松飢人遇食種種比方終不能及況復將命文始先生賜爲師保弟子等方劫善緣有於今日當得開度仰荷慈濟罔極之恩言畢各欲懺悔意中自恨不記前生緣來經歷處所作何罪業老君已知將欲借其慧眼通明反照之法卽告諸仙曰子等且當閉眼伏地至心三誦三寶名號先念今生自小以來諸愆各過令事事分明然後自當以次通憶前世時事及六親眷屬悉可知也

諸仙應聲齊諾依命伏地各云至心歸命太上無極大道卅六部尊經玄中大法師至心歸命太上無極大道卅六部尊經玄中大法師至心歸命太上無極大道卅六部尊經玄中大法師

因各自思念生來所履善惡之事從來所不憶者今並併憶事分明內心歡喜忽然更悟通見前生方劫以來經歷報對无不曉了亦有曾生天上爲男爲女溢樂驕奢報盡還墮者亦曾爲國王者亦曾爲下賤者亦曾生中國亦曾墜邊夷亦曾生惡逆盜殺貪淫輕慢鬼神呵咎天地爲子不孝二親爲臣欺侮君上亦曾墮地獄受苦无窮亦曾作衆生更相噉食亦曾在世不值經教雖值經法而不受持雖復受持而生懈墮又封執小乘誹謗至法并憶歷劫父母兄弟姊妹夫妻男女氏族名字前後次第如觀掌內既得內念分明悲喜交切一時更起拜謝神尊弟子等今並自知身及歷劫眷屬善惡因緣皆由識神穢滯來

本際

五

本際

六

久致稟質受生恆感濁氣雖屢沐玄風而業性難改是以輪迴生死无所更在處唯作罪因永无覺悟今蒙神尊至造衆聖哀憐自方劫以來盡皆醒憶竊思一日之愆言不可盡況復一生所犯一生已不可說況於十生百生千生万生乃至一切万劫也直一身之罪法界不容況及一切眷屬之罪弟子今欲普遍懺悔而非語之言所能及只可心內思惟只能發惟用悲惶戰愧而已老君曰理實如此夫事无大小心證其實者口則不能言也所以須建大功德者爲此因緣故耳子等於一生之中以父母夫妻兄弟姊妹子孫以爲眷屬至於百生千生万生乃至千劫万劫生生世世皆有如此眷屬謂以爲多者理未盡也一生之中父母夫妻兄弟姊妹子孫以爲眷屬者此是俗中劣見者耳非始終眷屬也學道之人諸眷屬者一生之中上從億曾万祖以下至於子孫內外親屬君臣師保同學知友此乃一生之眷屬矣皆是過去因緣曾經共事乘善惡二業願念所感共爲眷屬耳故有父慈子孝兄謹弟恭室家雍穆者有六親不和更相殘害者皆是往昔善惡二緣所構耳自非學仙之人發解智慧脩大功德資益拔度令得解脫獲正智之心者罪福輪迴百千万劫終不斷絕非

以上爲前載以下爲後載中有奪逸

直恐惡之者鄙人善心親受之者最爲大累所以者何戀情深

厚故也是以魔氣債王盜賊淫私及同坐同行一言一笑乃至奴婢六畜水蟲飛鳥爲己所養者爲己使役者爲己所治捧者爲己所然傷者爲己所噉食者爰及惡獸毒螫下至昆蟲但共己身相擾害者皆是過去眷屬乘昔二緣之對常相會遇也若非功力濟度何由可息真論一生眷屬其數已自難窮况復子生万生千劫萬劫百千万劫因緣眷屬而可計邪眷屬尙不可計况復眷屬所爲之罪安可計也然此猶爲未多乃從万万億劫以來善惡因緣亦不相捨離也万万億劫猶未爲遠乃從无始以來而不捨離也子等今欲通爲万劫以來眷屬懺悔者百千万億塵沙之數未之一也凡此等事並非子等力之所及所

本際

七

以學道之法論罪必須先自冠身建功必須先被於物己之重罪未除何能解他之罪今但先自懺謝子等己身宿新之罪然後別教子等立大功德普拯之法也

諸仙曰唯唯卽迴心遍禮三清十方无上无下无極无窮天尊上聖諸君丈人現前三尊一切衆眞曰弟子孟德然等稽首稽首一心歸命上啓无上无下天尊上眞无鞅大聖弟子等今蒙憶醒往昔曾因奉持十戒暫生天上不能清淨至心脩道驕奢自恣軌溢之罪一乞原赦又曾身作國王殺伐爲事信用邪言誅戮賢明輕侮二僕不敬三寶窮厚妖孽獵捕衆生等罪一乞原赦又作人臣罔上欺下自求口祿譏謗中賢察獄不明違理

決判又將兵領衆平討四方破畧村墟不問清濁滅人社稷離隔種親收縛實良以爲僕賤欺奪人財逼人婦女如此等罪无限无邊一乞原赦又爲人父母不愛不慈爲人子孫不仁不孝爲兄弟不和爲夫妻不義爲朋友不信作師資不穆及輕慢貧老呵罵鬼神酒醉猖狂不畏罪福如此大罪生生世世无日不爲今伏懺悔乞蒙原赦弟子等前身万劫恆有此罪及蒙染法不能精勤孰尙名聞自作吾我強生分別誹破他法自用言是不知所執之法是小乘之病如此之罪无極无窮今乞原除永不更犯若受大經之後一事不依科法求入地獄受諸大苦万劫无恨弟子孟德然等誠惶誠恐死罪死罪稽首稽首拜謝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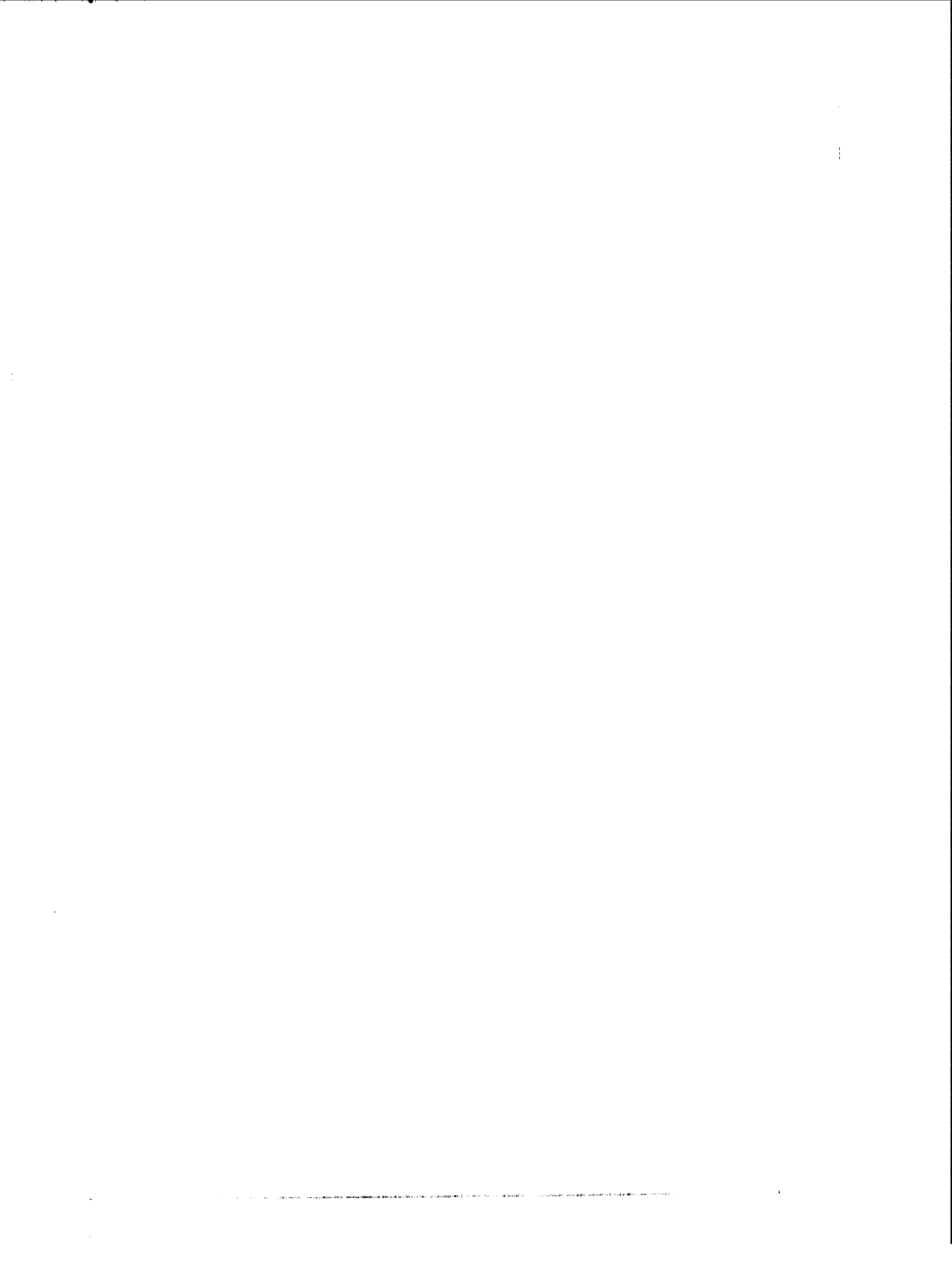
本際

聞是時空中響應如万人之聲同稱曰善

太玄眞一本際經證實品卷第五

開元二年十一月念五日道士索洞立敬寫

關聖帝君覺世經註證



關聖帝君覺世寶訓

人生在世貴盡忠孝節義等事方於人道無愧可立身於天地之間若不盡忠孝節義等事身雖在世其心已死是謂偷生凡人心即神神即心無愧心無愧神若是欺心便是欺神故君子三畏四知以慎其獨勿謂暗室可欺屋漏可愧一動一靜神明鑒察十日十手理所必至况報應昭昭不爽毫髮淫為諸惡首孝為百行原但有逆理於心有愧者勿謂有利而行之凡有合理於心無愧者勿謂無利而不行若負吾教請試吾刀

敬天地禮神明奉祖先孝雙親守王法重師尊愛兄弟信友朋睦宗族和鄉鄰別夫婦教子孫時行方便廣積陰功救難濟急恤孤憐貧創修廟宇印造經文捨藥施茶戒殺放生造橋修路矜寡拔困重粟惜福排難解紛捐貲成美垂訓教人冤讎解釋斗秤公平親近有德遠避凶人隱惡揚善利物救民回心向道改過自新滿腔仁慈惡念不存一切善事信心奉行入雖不見神已早聞加福增壽添子益孫災消病滅禍患不侵人物咸寧吉星照臨若存惡心不行善事淫人妻女破人婚姻壞人名節妒人技能謀人財產唆人爭訟損人利己肥家潤身恨天怨地罵雨呵風謗聖毀賢滅像欺神宰殺牛犬穢溺字紙恃勢辱善倚富壓貧離人骨肉間人弟兄不信正道奸盜邪淫好尚奢詐不重儉勤輕棄五穀不報有恩瞞心昧已大斗小秤假立邪教引誘愚人託說昇天斂物行

覺世經註證

淫明瞞暗騙橫言曲語白日咒詛背地謀善不存天理不順人心不信報應引人作惡不修片善行諸惡事官詞口舌水火盜賊惡毒瘟疫生敗產蠶殺身亡家男盜女淫近報在身遠報子孫神明鑒察毫髮不吝善惡兩途禍福攸分行善福報作惡禍臨我作斯語願人奉行言雖淺近大益身心戲侮吾言斬首分形有能持誦消凶聚慶求子得子求壽得壽富貴功名皆能有成凡有所祈如意而獲萬禍雪消千祥雲集諸如此福惟善可致吾本無私惟佑善人眾善奉行毋忘厥志

覺世經註證

濟急恤孤憐貧創修廟宇印造經文捨藥施茶戒殺放生造橋修路矜寡拔困重粟惜福排難解紛捐貲成美垂訓教人冤讎解釋斗秤公平親近有德遠避凶人隱惡揚善利物救民回心向道改過自新滿腔仁慈惡念不存一切善事信心奉行入雖不見神已早聞加福增壽添子益孫災消病滅禍患不侵人物咸寧吉星照臨若存惡心不行善事淫人妻女破人婚姻壞人名節妒人技能謀人財產唆人爭訟損人利己肥家潤身恨天怨地罵雨呵風謗聖毀賢滅像欺神宰殺牛犬穢溺字紙恃勢辱善倚富壓貧離人骨肉間人弟兄不信正道奸盜邪淫好尚奢詐不重儉勤輕棄五穀不報有恩瞞心昧已大斗小秤假立邪教引誘愚人託說昇天斂物行

人生在世

註天地之間人為貴既為人必不愧不作始足表異於人
 既在世必立德立功差堪有補於世若使幼而壯壯而老
 一任悠悠歲月不肯勉勉以成名不能赫赫以傳後乃庸
 碌者流奚足貴則人生在世一語有鄭重意有希望意有
 危惕意有悲憫意雖暮鼓晨鐘未若此警醒也蓋人生於
 世如在寶山種種善緣皆為至寶生不為善一旦離世是
 猶登寶山不持一物空手而歸悔之已晚然則人生在世
 可不亟亟為善乎

漢東平王蒼好善嘗語人曰人在世間無補於世者多有

覺世經註證

功於世者少矧驕佚成性溺於聲色貨利耶彼人之溺此
 者以為世間之可樂惟此不知此等之樂過去即空行善
 之樂過後猶在也一日朝明帝帝問王虛家何事足樂王
 奏曰為善最樂帝大加褒獎詔賜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
 年五歲以上能趨拜者皆令佩之

貴盡忠孝節義等事方於人道無愧可立身於天地之間

註人生天地間惟忠孝節義為不朽耳然此等事不可一
 例拘如匪躬致身忠也即隨分盡職亦忠立身揚名孝也
 即救水承歡亦孝託孤寄命節也即守身不辱亦節扶危
 濟困義也即簞豆不苟亦義果能盡之而無憾纔是天地
 間第一漢子纔是天地間第一完人雖牧童樵叟猶歎其

名野史裨官亦傳其事此誠千古不朽者矣於人道又何
 愧歟

明楊椒山公繼盛為兵部主事值嚴嵩奏開馬市公上疏
 請罷得罪貶典史後復起用陞職方司員外公甫到任即
 疏嵩二十四大罪奏上下公於獄誣坐斬值朝審公披枷
 鎖出長安門百姓數萬人咨嗟公口占一律云風吹枷鎖
 滿城香簇簇爭看員外郎豈願同聲稱義士可憐長板見
 君王聖朝德厚如天地廷尉稱平過漢唐性僻從來歸視
 死此身原是不隨楊臨刑時妻泣問遺言公云浩氣還太
 虛丹心照千古平生未報恩留作忠魂補遂畢命士君子
 哀之至今誦公詩者猶不禁潸然淚下也

覺世經註證

國朝冷孝子名昇山東益都諸生父植元好遠遊明懷宗
 己卯適嶺表鼎革後兵戈阻絕三十年後微聞其父歿於
 龍州土司孝子涕泣尋訪歷三百七十餘灘自橫州達南
 寧又步行五千里遇那利人蔡鄭二叟詢知與其父舊為
 龍州土司客乃與偕往復與葬師譚姓者遇果得父柩於
 龍州北門外交帶橋側負骸骨歸孝子自叙其事為龍州
 扶輿記冷一寒士父歿三十年竟能覓遺骸於蠻荒萬里
 之外視王紳瀆南慟哭記尤難後孝子家累世書香科第
 不絕

滄州弓高鄧廉妻李氏嫁未周年而廉卒李年十八守志
 設靈几每日三上食臨哭布衣蔬食六七年忽夜夢一男

子容止甚都欲求李氏爲偶李氏睡中不許自後每夜夢見李氏以爲精魅書符咒禁終莫能絕李氏歎曰吾誓不移節而爲此所撓蓋吾容貌未衰故也乃拔刀截髮麻衣不濯蓬鬢不理垢面灰身其鬼來謝李氏曰夫人竹柏之操不可奪也自是不復夢見郡守旌其門閭至今尙有節婦里

盧陵張千載字毅甫文文山義友也文山貴時屢辟不出及文山敗還吉州毅甫潛出相見曰丞相往燕某亦往往卽寓文山囚所近側三年供食無缺又密造一櫬文山授命日卽藏其首火屍拾骨置囊內負之南行付其家先一日文山之子夢父曰吾從毅甫還矣已而果至若此之義

覺世經註證

三

百世下聞風猶爲唏噓感泣後千載子孫科名甲於一鄉若不盡忠孝節義等事身雖在世其心已死是謂偷生

註忠孝節義等事皆人生性分內事也如或不盡則無父無君無禮義廉恥之四維厥心居何等歟若此不謂其心之昧不謂其心之放直謂其心之死而已但見其居然具人之形骸而醜然滅人之至性宛然服人之衣冠而頽然壞人之名教雖有身猶如無身也雖在世不如歿世也祇偷生於天地間不足與於人之數耳而人皆厭之惡之以爲忠孝兩虧節義俱喪則其違禽獸不遠矣哀哉

宋賈似道爲相奸邪不忠欺君誤國後貶循州會稽尉鄭虎臣其父爲似道所配請爲監押將侍妾逐去撤轎蓋暴

行日中窘辱備至至洛陽橋遇所貶葉李放還見於客邸李賦詞以贈云余歸路君來路天理昭昭胡不悟公田關會竟何如仔細思量真自誤雷州戶崖州戶人生會有相逢處客中邂逅欠蒸羊聊贈一篇長短句似道俯首慚謝至木綿菴虎臣卽廁上拉似道胸殺之天下稱快焉

明蔣珍少年登鄉薦丁母憂有礙會試珍往前坐一月其妻曰功名有定短喪決不能中珍弗聽果落第選一推官到任五日其父訃音至珍隱而不言且收地方規禮一月後具詳報丁憂回家半載心窩生一癰百藥罔效時有閒雲道人能知冥事珍叩問之道人瞑目良久叱之曰爾前世積福厚官至參政壽享七十但一爲名而短喪一爲利

覺世經註證

四

而匿喪孝道虧而天罰至命不久矣珍慚悔無地癰毒攻內而死

明崔呈秀但知趨勢不顧名節奸宦魏忠賢當國呈秀諂事無所不至甚且認爲義父溺器上亦刻義子呈秀獻迨忠賢伏誅並下呈秀於獄奪斬之

南豐劉徹屢舉不第祈夢於神夢神告曰汝有虧德何望登第徹訴平生並無虧德神曰汝弟負官財不能助令死杖下非虧德乎徹又以弟不肖爲解神曰行道之人見且不忍何況兄弟汝不知朱軾代納青苗事耶行獲爲善之報矣徹覺訪於軾軾曰今年某遠館歸見途中械繫者云欠青苗錢二千五百限滿無償某因以束脩與之不意已

蒙神契後賦三子皆顯官

凡人心即神神即心無愧心無愧神若是欺心便是欺神

註冥冥中有所謂神焉其洞鑒無微不徹其感應無往不通世人敬之畏之誰敢比而同之歟不知神亦不外於人也人亦可以為神也蓋觀夫人心乎心之虛靈即神之聰明者是神之正直即心之剛方者是假如此心一主於誠則內省不疚即為神之所許設或此心一出於偽則自治多慚斷為神之所惡人欲無愧神必先無愧心而後可欲不欺神必先不欺心而後可烏得謂心藏於中而神不知耶

漢王恂字少林嘗至京師於空舍中見一書生謂我命在

覺世經註證

五

須臾腰下有黃金十觔乞葬骸骨未及問姓名而卒恂為之營葬計費一金餘金悉置棺下後數年恂有事至洛陽於路亭遇一人自云金姓有一子在外遊學數年未返言甚慘切恂因備述前事狀其形似其人驚慟曰是吾子也大恩久未報天遭相逢以彰君德耳因往京師載棺餘金宛然恂由是知名舉茂才子孫貴顯或有人私問曰子於當時餘金何不取之恂曰吾不敢欺心也

陶松靈者居吳江自云少時遇旌陽謂云吾弟子三十餘人皆在下界汝其一也今命汝以度人為功汝其慎之嘗有士人往謁陶求養生術陶語人曰此人不久當死安望長生問其故云凡人作一虧心事則神縮一寸今觀此

君神僅數寸耳竟如其言

故君子三畏四知以慎其獨

註世之人類不齊其間有品端行淑卓爾不羣者則推之為君子君子之心殆慎焉而不放者也夷考其行無時不君子無處不君子而其必於幽獨為尤慎或恪守夫三畏天命大人聖言莫之敢慢或慨想乎四知天知地知子知我知莫之敢欺此其水淵自潔之衷衾影無慚之意固無時無地而敢寬也

董大參樸家居適直指為公門生監試秋闈先時密封經旨授公公發書即取焚之不以示子曰上欺君下妨人材對衾影不安抱慚幽獨吾不為也

覺世經註證

六

昔有一士子某博學多才人皆以翰苑期之後累試不第生不自信乃託友扶乩叩終身適

關聖帝君降判曰此君本科名中人也緣盜竊故削去生泣辯無有神又曰雖無其實有其心君子幽獨不欺此心尚可動即生大愧服蓋少時見嬌美偶動一念故也後生悔恨無及抑鬱而死嗟乎寸心一動上天已知生以翰苑名才為一念偶邪遂至削祿奪紀可不痛哉謹告天下萬世人於起念時即宜猛省

勿謂暗室可欺屋漏可愧一動一靜神明鑒察十目十手理所必至

註何云闇室耶乃隱隱未顯之地也何云屋漏耶乃寂寂

無人之處也世人值此際往往忽焉而不知謹則情易恣也性易縱也心易放而莫之檢也能免乎欺與愧歟君子凜此以爲鑒乎我者動靜難逃也環乎我者指視交至也惴惴焉防其欺與愧而已且思一念或欺百念之誠莫可贖一行或愧百行之淑莫可補必也處闇室如處大廷對屋漏如對天地而猶不敢自謂果無欺果無愧也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

國朝邵嗣堯山西人庚戌進士勵志聖賢處闇室之地常若神明在前初爲北直清苑令清正不阿妻子來任所公不許進城賦詩却之曰看罷家書意惘然紛紛相勸置莊田狼山不捲千年畫雞水新栽五畝蓮擊鼓升堂真說法

覺世經註證

七

燃燈獨坐類參禪囊空猶是當年我未許妻兒索俸錢妻子閱詩仍歸故里後公內擢御史累升至江南學院至今崇祀北直名宦

淮郡某士於醉後戲一婢力拒得免時漏下四鼓妻忽謂曰適夢一神星冠卓服手執文簿向我指畫而去旁一人云此竈神也士聞之悚然不敢言後爲婢擇配始言其事觀此則神明處處鑒察不虛矣

况報應昭昭不爽毫髮

註世有謂天道冥冥無所謂報應者又謂人死寂寂無從而報應者此皆不仁之言所以阻人爲善而助人爲惡者也豈知報應昭昭固絲毫不爽耶卽如某某行善而貧賤

某某行惡而富貴似乎一時之無定不知行善而反貧賤庸知不慶流於百年乎行惡而反富貴庸知不殃及於數世乎卽行善而長受貧賤庸知不命薄福淺匪如此而更有慘於難形者乎卽行惡而長享富貴庸知不命厚福宏匪如此而更有榮於莫尚者乎一思再思而反復思之天之報應豈有或爽也哉

明孫劭湖州人與袁了凡先生交善先生授以感應篇功過格劭兢兢自省行事謹慎人皆以端人目之年逾四旬由拔貢選一邑令忤上憲意落職回家窮甚遂謂天無照察口占一絕貼於城隍廟柱上云寡過多年不記功老天何苦令余窮有談報應津津者此後聽如過耳風未數日

覺世經註證

八

病贖有二人引去見冥官官云爾前生未種福田得此已爲轉移之厚命吏取冊與視視之凡生平所行纖悉畢錄其受福處皆本無而轉有者其履順處皆本危而轉安者方信報應不差劭醒後倍加修省二子次第登仕籍淫爲諸惡首

註嗚呼淫罪滔天天喜正而惡邪淫則罔顧倫理乃邪之至者也天喜誠而惡欺淫則不畏神明乃欺之至者也天喜陽而惡陰淫則暗用智術或以勢逼而利誘皆陰謀所寓也天喜生而惡殺淫則怕露形跡或使戕夫而墮孕皆殺機所伏也判爲惡首非枉也宜也而獨不見夫淫報乎考諸古賢哲之傳記有以淫而喪功名者有以淫而損壽

數者有以淫而滅門戶者有以淫而墮輪迴者皆罰不勝
罰慘乎其慘者也吁可不戒哉

明劉狀元理順河南杞縣人館於巨室東翁贈一家生幼
女色甚麗令侍公夜即臥公榻側越三年公辭館囑擇婿
配之東翁曰先生帶去為側室可耳公曰翁以我為小人
乎我實未敢一犯僕婦驗女果處子也東翁佩服不已因
贈詩曰泊谷堪愛又堪憐三載隨君一室眠情近坐懷從
未亂方知柳下不虛傳公答詩曰誰謂妖嬈我亦憐情牽
不動只孤眠席前有妓胸無妓明道於今語尚傳後中公
狀元值闖寇犯都題絕命詞云成仁取義孔孟所傳文信
踐之余何不然遂自縊死越五日家人收其屍面色如生

覺世經註證

九

江南有書賈稽留者積本三千金每刻小說淫書及春宮
淫像人多勸止之不聽以為賣古書不如賣時文印時文
不如印小說其立意悖謬如此至於春宮一冊引誘無知
傷風敗俗壞人心術害人性命使少年見之誤一生大事
後稽留無子目雙瞽其妻多外交女三改適不數年所刻
書板一火而燼死之日無棺妻女之賤有不忍言者

孝為百行原

註父母之恩同於天地即有孝子烏能仰酬於萬一夫孝
不可以一例視亦可以一節稱其間有顯親者有揚名者
有能光前者有能裕後者有默化其非者有默承其意者
有曲盡其奉養者有曲解其隱憂者有用敬以求底豫者

有用愛以博開顏者有念煩勞而預為釋者有念疾痛而
早為防者凡此或屬子職之大綱或屬子職之細目但勤
勤懇懇以行之不說難不說苦可謂孝矣孝則欲忠君匪
忠恐素餐負疚辱我父母也孝則欲信友匪信恐薄俸貽
譏玷我父母也孝則欲和家室緣父母為我擇配不忍睡
寵而生厭也孝則欲宜兄弟緣父母望我式好不忍因財
而生忿也推之禮義自嚴曰吾遵父母之訓廉節自勵曰
吾為父母之光其他行無不善者皆孝之餘緒耳故曰百
行之原也世之為子者務盡其心竭其力無負乎父母恩
德焉其即兩間之完人也夫迪吉錄云世有四等父母者
待孝尤切而不孝之罪特甚他人一曰老二曰病三曰鰥

覺世經註證

十

寡四曰貧乏父母當少壯時食息起居猶能自理暫失顧
養尚克安然乃至龍鍾鶴立扶杖易仆寒夜苦寂鐵骨難
挨又如偏風久病坐臥不適遺洩叢穢薦薦可憎子所難
奉惟此時親所賴子亦惟此時又如老境失偶寒煖誰問
形影相弔心話莫提丈夫猶未可憐婦且奈何就使兒孫
滿前耦者耦釋者釋人人斲睡矣個個樂事歸漏聲長處
不可聞枕邊濕淚與誰同有孝順兒孫頗能顧養猶將冷
意暫托熱腸若一週不孝子其間血淚千行悲苦萬狀更
有不忍言者又有撫字財匱婚嫁力竭健少年經營肥煖
老窮人搔首躊躇望一味以垂涎丐三餐而忍氣夜爨晨
炊猶罵閒食紡績抱孫尚咒速死吁身從何來而長養若

是童穉時能自拮据活耶此數等之老其冤氣尤足動天
爲子孫者益當行孝倍於常兒勸化者亦於斯爲吃緊云
陳成卿勸戒全書又增入一等云世有婢妾而爲生母者
同是一般女子生於貧賤之家落在富貴之手共衾同榻
之日少孤眠獨宿之夜多造化者遇著賢慧主婦或半晴
半雨尚可勉強度日若遇妒悍之性終日惡聲相加百般
凌辱少辯一語便罵犯分無禮畧訴半句便恨枕邊教唆
更遇不孝媳婦不孝子女不思爲父翁矜恤一味向母姑
撇挑下人復起而和之風波起於平地霹靂降自青天又
不幸主人情薄冷煖不知疾痛勿恤閨中淚濕青衫門外
歡呼暢飲甚有溺愛新寵厭棄舊情薄命自憐幾番尋死

覺世經註證

十一

真可痛悼偶爾得胎多方掩飾不過受盡慚憤坐草臨盆
誰來看護幸而得子妒忌不容加意小心動云恃子放肆
子有疾病剜肉醫瘡甘受凍餓經云十月懷胎母辛苦三
年懷抱母辛勤若身爲婢妾辛苦更加倍尋常到得長大
成人享有妻子享有田房全不想今日受用都從我母血
枯骨瘠淚乾腸斷中來言念及此能不爲之酸鼻耶爲子
者常常想此情發憤立志誓圖一日顯揚以酬萬苦千辛
居恒侍奉須念我母劬勞風燭可憂早早奉養若不盡心
竭力比尋常不孝子更爲大逆不道定當急受天誅抑嫡
母賢慧者心無嫉妒得子撫若己生豈非女中堯舜乎須
念世間側室之苦而幸吾嫡母獨逢聖善定當盡孝以報

無謂不屬於毛不離於裏而懷二心也

唐王中書勸孝篇

世有不孝子浮生空碌碌不念父母恩何殊生枯木百骸
未成人十月居母腹渴飲母之血饑餐母之肉兒身將欲
生母身如殺戮父爲母悲辛妻對夫啼哭惟恐生產時身
爲鬼眷屬一旦見兒面母命喜再續自是慈母心日夜勤
撫育母臥濕簟席兒眠乾衲褥兒睡正安穩母不敢伸縮
全身在臭穢不暇思沐浴橫簪與倒冠形容不顧渥動步
憂坑井舉足畏顛覆乳哺經三年汗血計幾斛辛苦千萬
端年至十五六性氣漸剛強行止難拘束朋友外遨遊酒
色恣所欲日暮不歸家倚門至昏旭兒行千里程母心千

覺世經註證

十二

里逐一娶得好妻魚水情和睦母若責一言含瞋怒雙目
妻或怒百般陪笑不爲辱母披舊衫裙妻著新羅縠父母
或鰥寡長夜守孤獨健則與一飯病則與一粥棄置在空
房猶如客寄宿將爲泉下鬼命若風中燭快快至無常孤
棺殯山谷暴露在草中誰念營墳宅纔值父母亡兄弟分
財屋不識二親恩惟言我之福咸謂此等人不如禽與畜
慈烏尚返哺羔羊猶跪足觀汝爲人子經書曾覽讀黃香
夏扇枕冬則溫衾褥王祥臥寒冰孟宗哭枯竹郭巨尙埋
兒丁蘭曾刻木如何今時人不學古風俗勿以不孝頭在
戴人間屋勿以不孝身在著人間服勿以不孝口在食人
五穀天地雖廣大不容忤逆族蚤蚤悔前非莫待鬼神錄

夏陽石工也目不知書志行純孝冬月侍父同寢必夾溺器於懷温之父欲溺即以進父卒負土成墳哀毀逾禮母病侍湯藥不離左右衣不解帶者三年母嘗思食荔枝家在城外值夜大雪越城叩市陽子以小過為弟毆死陽恐傷母志含淚不言人以爲難後借本往山中販石得藏金數萬上書天賜孝子夏陽竟成大富子孫俱賢孝

明秦統通州人其父有二妾俱各生子父歿後統不以父妾為庶母任意折磨供其使令等於奴婢且不以庶母所生之子為兄弟非禮作踐而與自己妻兒非分享用其族人勸之曰爾父所生之兒而爾惡視之爾父所愛之人而爾仇視之爾父之陰靈其能安乎恐孝子不知是也統不

覺世經註證

聽後年逾五旬妻死二子亦死子然一身乃歎曰吾忍心害理亡父之報也悔無及矣統後死於道路無棺葬棄於溝壑

但有逆理於心有愧者勿謂有利而行之

註理具於人心於理有逆則必於心有愧凡人於逆理之事非甚無良非至不類斷未有惘惘行之者即有人諷之勸之彼必曰背乎理而不敢行也違乎心而不忍行也猶不失為君子也未幾而試以微利則初念為之一動未幾而投以厚利則初念為之盡改噫偽君子之敗露大抵如斯矣必學為真君子不因利之所在偶一行焉萬鍾可輕也于駟可却也雖一介不苟也其清風高節自令人歎

美於不盡云

劉威居心平正有張茂孫廣二人湊萬金夥開當舖威與作中越三年廣死其子欲抽本茂不與言原本帶利爾父支使已盡止剩八百兩其子告於官茂私造一帳許威五百兩作證威曰於理有悖我不肯昧心也辭不受審時竟為廣子證後一子為州牧

范標浙江人老於作幕識卓而性執凡事只據理行每與東翁意見不合輒辭去年六旬陝西清澗縣令聘入幕中時有富宦將伊佃戶活活打死屍親告狀富宦央人賂東翁八百金并謝標二百金壓令講息完其事標諫曰死者之冤不伸打不過自心却其金不受東翁意不決標大聲

覺世經註證

曰我賓主愛千金饒其罪恐閻王不愛千金饒我賓主罪也東翁悚然曰我心亦打不過去遂問富宦抵償標一日辭幕回家夢神告曰汝壽止六十五歲因汝却金伸冤增一紀矣後果享壽七十有七無疾而逝

凡有合理於心無愧者勿謂無利而不行

註天下事惟理為可信耳信理即信心宜乎行之不俟終日矣乃人靡靡焉而不知行泄泄焉而不肯行抑何故歟大約規其無利以為可緩可急之事更以為可有可無之事也小人哉夫何貪利至於此極也獨不思無利於己甯無利於人乎無利於家甯無利於世乎雖曰無利而陰有自然之利也猥曰無利而實有莫大之利也惟矯然自立

不謂無利而逡巡但行乎理之所是行乎心之所安非聖賢其孰能之

國朝何公諱君錫大興人平生正直重義輕財多積陰德嘗訓其子曰甯人負我無我負人二語可終身守之官欽天監春官正康熙丙辰奉使山東測驗日食有泰安人楊鑰贅豪富趙氏家其妻結姦馮姓賄殺鑰於境外鑰兄鎖告於有司僅將兇手抵償鎖投冤狀於公公付於臬司仍批縣訊公知其無益密令人囑鎖曰若隨我進京控於刑部冤可雪有言於公者曰楊鎖一案如置若罔聞趙姓願以萬金持謝公峻拒之是夜趙姓復車載金至公閉門不納回京白於刑曹鎖遂得雪弟冤公享壽古稀子孫貴顯

覺世經註證

五

國朝郭曰乾家不甚富好躬行善事募化不一而足人皆厭之曰彼借端取利無怪其然乾聞而歎曰如某某善舉理所當行而誣我網利心實無愧其妻舅利之曰我亦不信汝無利心如無利心即是沽名名亦利也恐為鬼神所忌乾笑而不答只管樂行年五十外運日通財日積享壽八旬合掌坐化後子孫登仕籍

若負吾教請試吾刀

註關帝之誼誦立教者無非憫人之墮罪而警之也若世人昏昏瞻玩不遵則負立教之苦衷罪不容於死矣因而上干 帝怒叱以利刀試之骸髒蠶輩何堪汚此寶器然帝心終慈不忍頸血之湧鋼刀雖快不斬悔過之人仍

望其悚然猛省卒為善士而已其卽釋門之棒喝孔門之杖叩也夫

明徐仙涓倡首募化建修 關帝廟所化分金貯於公處既而採買磚瓦木料俱經涓手涓信手侵用眾善友責令補出涓曰只管完工總不整齊有罪我受與人無干眾善友亦無可如何開光日涓忽中風頭疼欲裂自言上香時帝傍有黑面虬髯大漢舉刀劈我腦遂得此症言罷死於殿臺下

陳益修濟寧州諸生城內有 關帝廟倒塌益修贖資重修回教楊生花等計奪廟為清真寺訟於官官令重修關帝廟楊計無可施遂起害陳之心糾黨百餘截陳交捷

覺世經註證

六

之髮其鬚其口劈其面去其目陳且斃家人擡置炕上灌以湯夜半稍甦夢一綠衣人持酒謂曰飲此酒不死嚙下喀喀有聲神稍定傍一人藍衣唐巾擊其腦後雙目噴血如注而頭痛止曰是尙無目卽命從人割羊眼一枚納於陳眼眶中陳雙目忽明州里詫異明年生花等坐謀逆罪一族十三人俱戮於市乙酉陳售於鄉連捷登第

敬天地

註天高地厚之恩莫可名狀 關帝揭出敬之一字所以破小人之見而勵君子之行也彼小人平日若不知有天地而值病極則祈天地痛極則呼天地窮極困極則哀訴乎天地不敬於無故之時而求於有故之時此真小人之

見矣若君子凡事只靠天地爲主不怕人怒而惟怕天地之怒也不求人悅而惟求天地之悅也享富貴則曰天地所賜處貧賤則曰天地所定敬以克己敬以造命時時惟恐得罪於天地此真可謂敬矣

明晉陵大旱郡守曾某祈禱甚虔夢神告曰明日有一老人挾傘進西門逼之以禱必應其異處只在一傘耳明早果有其人曾延以隆禮告以夢老者不得已赴壇焚香告天誓三日不雨願就火焚四圍積薪以候至三日天忽大雨頃刻水深尺許曾因問此傘有何異處老人曰愚民今年八十生平惟敬天地三光所挾一傘出路便溺張以護身使不穢觸三光耳曾厚贈之不受而去子孫累代貴顯

覺世經註證

七

禮神明

註觸處皆神人特未之見耳嘗見世人度日暗有災難並不知覺而忽過者皆神之庇也若不知覺而猝罹者皆神之使也至現有災難虔心禱祀而始脫者乃神之暫宥也若虔心禱祀而弗免者乃神之勿赦也且神之名號不同而與人最親者一室有屋漏神一家有司命神一邑有城隍神更有神之至尊莫尙至靈莫測者總皆宜敬而不宜褻也故曰禮焉若夙不信神漫不爲禮乃小人而無忌憚者也惡得無罪

曹基與呂端爲友端不知敬竈基曰竈神與人最親司一家良賤之命過無隱顯皆記之每月晦日詣天白人罪狀

登記分別降災錫福爾如不信盍觀黃帝經乎端取經細閱內云凡人求乞生產平安盜賊不侵疾病痊可瘟疫消除等事皆當祭告竈神端悚然因約基倡衆起祀竈神會逢朔日焚香供獻虔心頂禮後基厨房夜失火基睡熟忽有人推醒驚起將火潑滅一日端家夜有賊挖壁已透忽燈燭乍明賊驚起方知爲竈神之顯應也

奉祖先

註祖而曰先乃由祖而上更遡乎其先也其積德累功不知若何辛苦而始澤衍至今矣倘謂歷年已久不復奉祀則木本水源之意不幾絕歟惟於歲時伏臘奉之惟虔約族中服遠服近之人咸集而拜叩焉且曰吾儕今日分門

覺世經註證

本

立戶富貴貧賤不一而自祖先視之皆其後裔耳必相和相助而後祖先之靈乃無恫焉則於一奉祀間而又有篤親之意也

秦克遠廣東拔貢由教職入爲國子先生背生一頑瘡時舉發痛難忍一名醫治弗愈且曰人事已盡此恐有天譴也適其舅在傍謂遠曰爾惑於風水祖父兩棺未葬天罰其卽此乎遠大悔卽告假回家十日內兩棺俱葬又十日瘡忽愈不復發後見人有淹親柩者卽以此感應戒之天啟中醫者田某出入一顯宦家元旦往賀甚早至其門先有兩客在焉數遣人入內探問報云猶未如是者三四客大怒連罵數聲不孝而去醫怪之亦不敢問他日偶爲

顯宦言之並述其狀貌乃其祖父也因除夕酒醉未祀祖先至早方祀故耳後顯宦連遭顛沛不數年家遂中落

孝雙親

雙親在堂乃人生第一樂事為子者正當竭力盡孝及時奉養古孝子所以有惟日不足之心也不見世人失怙失恃者乎欲孝父母而無由劬勞之恩存諸夢想罔極之思形諸寤歎此誠孝子終身抱恨而莫解者也雖終身貧賤猶以不獲菽水承歡為憾若一旦居官食祿而父母不獲身受其奉其遺憾更何如耶嗟嗟黃土長埋日落狐狸眠塚上綠醕空奠一滴何曾到九泉至此而言孝遲矣晚矣念及此而知雙親咸在至幸也念及此而知雙親垂老可危也語云說到悲哀無用處高堂越健越心忙孝烏容緩歛

覺世經註證

九

戴華事親孝幼與父母同宿及冠父母為議婚華辭曰奈何舍二親而與他女子眠乎且承歡膝下婚遲無礙也父歿華號泣將絕者數四已仰見母髮白涕泗不令母知或奔野外痛哭歸而以歡顏對母又十年母病危華哭甚哀母死華亦氣絕鄰父老急灌以湯得甦責以大義曰毀不滅性若仰死鬼其餒乎華不得已勉進湯既免喪鄰父老勸其娶妻存祀家雖甚貧而歲時伏臘几筵必極豐潔每供食痛哭嘔血如初喪路人聞之無不墮淚後子孫貴顯數世

陶明元諱煜弱冠事元武神甚謹母病心痛醫莫能愈明元每掐心嚼舌以分母痛一日危甚計無所出走禱神前曰剖股割肝非先王禮今事急矣敢犯死取一瓣為湯劑神如有靈疾庶其瘳禱畢即引刀自割忽有童子自外跳入叱曰毋自損我天醫也明元大駭伏地乞哀童子取案上筆書數字於几面擲筆仆地隨呼家人救之良久甦乃鄰兒也叩之無所知視其所書藥方也明元私喜此必神賜吾母其瘳矣如方治之藥甫入口而痛已失終母身不再發

覺世經註證

三

孔墳丁母憂既葬厯官至秘書丞始歸焚黃其母忽現前責曰汝棄吾去盜發吾塚折臂歲時祭享寄二女家為子當如是耶陰司欲罪汝警世為汝處官修謹姑置之自此切須勤視墳塚歲設祭以寧山神亦以安我
明宮詹公子某因其寡嫂十八歲守志撫養幼叔恩勤倍至少年中鄉榜時尚以寡嫂為重後不尊敬寡嫂自是屢科不中又後幾科始中進士然其才高貌美詩古文字無一不善臚唱日眾薦為大魁上不允而薦者不已上以卷投地曰天下豈有無母的狀況元蓋殿試策中天地父母四字獨失母字眾皆不見耳降第二甲選縣令二年不得其死噫使非負寡嫂之恩焉知不大魁天下而久享富貴乎惜哉

守王法

註王法者國家之定律頒行天下令人知所遵也而世有一種情懂輩不知法爲何物乃昧而不守者有之又有一種兇頑輩明知法不可寬乃玩而不守者有之不守法斯犯法矣以至在家之人而竟爲在官之人無罪之身而竟成有罪之身諺云人心似鐵官法如鑪受繫受辱顏面無以見人而且一經法斷輕則皮肉俱裂重則性命不保吁王法顧可忽乎哉惟守法自不犯法此義不但庶人當知凡爲紳士更宜倍慎也

明王之綸在京爲御史每寄書戒其子弟曰官糧早完佃租緩索有外侮宜忍不宜爭求說情宜辭不宜應王法森嚴凜不可犯惟恪守爲上耳子弟遵其訓邑人稱贊不絕

覺世經註證

三

後按院知其居鄉賢贈以匾額鄰近諸紳聞而感化

崇禎時泌水孫六很戾成性不守王法不知倫理一日其兄暴亡見一官衙懸榜觀者填塞問之曰天榜也皆新貴名分爲十科首孝弟次正直次陰德餘皆善行終列文學者僅數人而已榜尾大書永不中式者若干人首曰不守王法暴戾恣睢孫六兄遂驚甦私與妻子言之是科果不中後以事誅

重師尊

註師何以稱尊耶言其文章品行足以爲人之矜式故曰尊焉而世之延師者率多輕之以敦詩說禮之儒竟等於梓匠輪輿之輩狼曰其志將以求食也噫謬矣每見富厚

之家以一器一物付人製造猶慙慙而申欵洽況以子弟之成立託之於師何等關係而漫無隆儀厚誼耶必虛心以待之折節以求之寧爲過情毋爲不及情則尊師之道得而世獲書香之報矣

明韓天秀江西人每延師必卑禮厚聘預送三月束脩令師安家得以盡心教我子弟於束脩外衣帽菓餅等物頻頻餽送遇師有急難事破格厚贈凡師辭館時又送三月束脩師多辭之秀曰師今閒居聊爲三月費也後二子俱中式書香甲於一邑

覺世經註證

三

錢塘都氏子資頗敏受業張姓之門每逢課藝師直筆刪改都私計曰偏我文不佳耶腐儒依我輩爲生我若歸彼又闕脯脩數金矣捲書徑去其父母亦不禁是夜其父夢神責之曰汝子本天賦異才應中庚戌魁元奈汝爲父母者素不知敬重師尊以致汝子慢師至此尙不知禁邪行當削祿奪紀矣後其子才日拙竟一衿未獲少年死於非命

愛兄弟

註兄弟何以當愛誼屬同胞情如手足譬如人之一身手足有傷則肢體不能運動而一家之中兄弟不和家道豈能興旺乎每見世德之家兄弟怡怡家門鼎盛和氣致祥必然之理也他若因繼庶而生嫌分財產而起釁甚或父母之奉養死喪兄弟互相推諉此卽家道豐亨可立見其

敗亡乖氣致戾亦必然之理也吾願世之爲兄弟者各念同氣之情無傷一本之誼要富貴相同患難相助勿存爾我之見方可謂愛而尤須不聽婦人言爲主

趙彥霄兄彥雲好聲色博戲家計已爲所壞彥霄諫之不聽遂求分產及五年而兄之生計蕩然且多逋欠彥霄因除夕置酒邀兄嫂告之曰弟本無分析意以兄用不節恐俱有饑寒之慮今幸留一半亦足以供日用兄自今仍與弟同居薪米之費弟自任之兄所逋欠弟有儲錢足以代償請無慮也兄大感愧涕泣從之次年彥霄父子俱登第江西過東明家富庶弟貧無賴屢屢索詐東明斥逐之弟欲甘心焉東明懼以他事斃之獄未幾見弟踉蹌入廐趨視之馬已生駒東明知爲弟魂所托頗戒心而駒則馴擾可愛東明不敢近鷙之近村復逃歸見東明作依戀狀東明忘夙戒前撫摩之益弭耳以聽至於逼近連蹄之中腹遂仆地死

信朋友

〔註〕朋友乃五倫之一善與人交厥惟有信之一字信者不欺心不負心之謂也一則驗之於窮達之境一則驗之於生死之關一朝富貴不忘貧賤之交爲伊謀安全計久遠而不僅托諸空言斯爲尙義之君子乃信之不以窮達而易者也或不幸而友亡凡一切身後之事以爲己任卽遠隔江山必千里寄書詢其父母何依妻子何計而爲之周

覺世經註證

三

全斯爲尙義克終之君子乃信之不以生死而殊者也噫今之交道衰矣吾將援古以愧夫朋友之不信者

明高玉亭先生爲副憲時有朋友來謁者必整衣延入嚴諭門僕不許妄回一人查出妄回一人立刻扑責驅逐其夫人曰門僕措不通報固可恨但朋友多向爾訴窮似亦宜少見公歎曰彼雖訴窮吾量力資助設法周全亦是陰騭事不可縱僕拒人令友寒心也後公壽八十子孫饒饒不絕

萬厯中孝感民劉尙賢張明時相友善誓同生死嘗曰異日富貴無相忘偶夜同行見地有火光掘之則銀根如笋二人喜甚相約設牲祭禱然後取及禱畢共飲劉置毒酒中已令張飲矣張預藏斧腰間乘劉醉而斫之劉死少頃張亦死兩家妻子吐其故掘地求之終不得後兩家子孫俱不肖觀於此則人心可畏處財利之間各宜自省慎勿貪利而起歹念亦勿徇利而忘保身

睦宗族

〔註〕宗族雖有親疎而自祖宗視之皆一體也世人往往有偶因小忿視宗族等於路人亦思我高祖曾祖與彼之先人或爲兄弟或爲伯叔何等情誼乃至我後嗣竟不念同宗之義而忍相殘賊祖先有靈能不抱痛於九泉而降我以厚罰乎故族貴於睦睦者有無相通患難相恤不託於空言而見諸實事斯謂得之

覺世經註證

三

新坊陳尙聲輕財好施有族孫某被官訪拿將死於法尙聲聞之出千金營救始得脫時族孫某方與尙聲之子成訟尙聲絕不介意以德報怨尤人所難晚年家道漸窘其好施如故遇族中貧苦者輒傾囊以贈一日有族人來竊物子孫請追之尙聲曰不可彼竊我物原以我不知耳若追之是暴其惡於眾矣人不將愧死耶年九十餘子孫五代共百餘人登第出仕者十數人

國朝雍正癸卯科江南第二場一生縊死於霜字號人不知其故及出闈其戚友乃道其詳曰其人高才博學蔑視同輩薄待宗親有一族弟最富年三十而卒遺一子五歲其妻以有子誓不嫁生欲思并吞其產日遣媒婆往來其

覺世經註證

家以邪語動之妻竟改適子已八歲牽衣泣諫母終不從母去此生爲代理家政子忽天母聞子死悔失節因自縊生之死殆爲是矣

和鄉鄰

註何言乎鄉與鄰耶萬二千五百家爲鄉鷄鳴狗吠聲相接而夜聞者也五家爲鄰出入息面相識而日見者也地邇而人親可不與之和歟且財甲一方卽宜扶助一方之貧勢甲一方卽宜拯濟一方之難匪若是則無情無義必爲鄉鄰所不齒矣若復傲慢之疎絕之侵奪之又爲鄉鄰所切齒者矣縱富貴驚人其如眾口之怨罵何哉特表而出之曰利爲貴

陳緒昌福建人六旬無嗣值歲荒里中多不能餬口昌買糧借給之令俟豐收償還率以爲常鄰里數百家祝昌早生貴子賢孫後生一子爲翰林孫爲刑科都給事中

湖郡某翁家頗充足性極吝不肯捨一文濟人親族往來不留一飯經營交易算入秋毫數十年財產日增有一子三孫自喜有子有財怡然意滿一日窮鄰至家面色飢甚乞借數百文暫延幾日翁一文不與且曰我不須求人人亦不須求我鄰慚愧而去後年近六十三孫患痘相繼而亡其子亦悲傷病歿家產爲族眾分散某死後葬義塚

別夫婦

註夫婦配合本屬天緣所貴乎別者夫表刑于之化婦修

覺世經註證

順從之德一正外而不干內政一正內而不預外事乾剛坤柔適符倡隨之義如此而家道有不興隆子孫有不繁衍者乎至於婢妾切莫輕納倘正室不賢非致夫婦之失歡必致婢妾之失所惟年逾四十無子而正室不能生育者是不可不爲善全之計至婦人事夫宜孝翁姑敬丈夫和妯娌勤以持家寬以待下斯婦道得而婦職盡矣

明蘇汝惠陝西人六歲無父其母爲聘定一女爲妻甫五歲未半載惠母亡妻長大貌陋足跛惠娶婦歸琴瑟甚調一友謔之曰聞汝婦面目可憎何不再買一婢惠曰此吾母所親聘定者也所戴簪纓皆吾母故物若少一憎之是忘母也情近於貧臣幾於不孝吾何忍爲人改容耶

敬後惠從武出仕官至總兵

史堂微時已娶及登第自恨不得富家女為妻悔之遂日
睽隔不復同室其妻鬱鬱成疾數歲堂不一顧妻惟飲恨
臨終隔壁呼堂曰我今死矣爾忍不一視耶堂終不顧及
妻死心不自安乃從邪說謀為厭勝以土器蓋其面兼以
木枷索束縛其尸而殮是夕其妻託夢與父曰女託非人
生懷愁恨死受厭勝然壻亦以女故壽祿皆削盡矣明年
果卒

教子孫

註子孫繩繩而起宗祧喜有託矣而特患其逸居而無教
也無教則即於輕薄流於癡狂乃家門之玷也甚至淫賭

覺世經註證

卷

其行凶頑其性又家門之大辱而大害也必教之以正勿
游手而好閒也勿狐朋而狗友也勿縱酒而漁色寡廉而
鮮恥也而且令其好善惡惡以端其本令其誦詩讀書以
成其名令其取古今之嘉言懿行以廣其意令其法聖賢
之文章道德以高其品如此窮則為俊士達則為良臣自
慶衍於無盡矣

程母侯氏程大中公昫之妻明道伊川二程子之母也母
事舅姑內外聞其孝大中公禮敬特甚而母益謙順自收
雖小事未嘗專必稟命而後行治家有法不嚴而整不喜
笞扑婢侍或兒女諸子小有呵責必戒之曰貧賤雖殊人
則一也獨諸子有過小則呵責大則請命於大中公必令

其改而後止嘗曰子之所以不肖皆母蔽其過則父不知
而無由以正之也故二程夫子飲食衣服一無所擇學成
大儒大程官至御史中丞二程官至侍講一代名儒多出
其門配享孔廟封為伯後世誦程母之教不衰

涿郡王瑤溺愛二子任其放恣養成惡性父不能制時告
諸官二子次第俱死遂絕後及瑤死次年二月十五日本
處城隍司祝劉進聞廟中聲喧披衣起視從壁孔窺見王
瑤持狀求清明祀城隍怒曰爾有子不能教自絕嗣誰可
供祀令鬼卒驅之瑤大哭去次日訪之乃知瑤死已歲餘
矣

時行方便

覺世經註證

卷

註善事多端方便第一有財有勢固易舉行若無財無勢
者豈遂不能行方便歟曰有口角之方便在或閒談雅論
引起人之善心遏抑人之邪念成就人之美事掩藏人之
陰私提醒人之迷誤解釋人之怨仇皆隨口方便而陰騰
實寓焉至於片言數語立活萬人現救萬命除千年之害
垂百世之利又方便之大而陰騰之難名者矣噫無論方
便之大小但使念念常憶刻刻不忘且不使人知不令人
感久之自然上格穹蒼矣
明袁待賢太學生浙江人赴京訪親不遇流落報國寺窳
甚同寓李某新補廣東郡守憐而食之因順路帶同鄉李
精算子平一日為賢看命訝曰汝命孤貧非僧道則乞丐

當努力修省以造命賢曰無錢行善奈何李曰汝口才過人肯行方便善自難量賢從之到家日尋方便事行越五年掘地得銀從此致富因訓其子曰天定爾翁孤更窮春風口角命旋通兒曹傾聽還牢記方便原來最有功後二子俱登仕籍

明吳文英平生好勸人為善每令人厭友譏之曰爾勸人為善究竟善在於人於爾何益何苦令人厭耶文英不悔後問於聽雪大師師曰吾聞之經云一人勸一人作福兩平分一人勸九人作福十人分理可深信義可類推也若謂勸善無益於己豈不謬哉

廣積陰功

覺世經註證

卷

註凡立言行事有裨益於人者皆謂之功裨益於人而不覺者謂之陰功大之而天下後世蒙其澤小之而鳥獸草木順其性陰功之量廣矣哉所貴乎能積之也居得為之勢有可用之財誠心而行之其功固易廣也即無財無勢而矢心以勉之竭力以為之凡一言一行無非濟人利物之思一動一靜罔有自私自便之謀至誠恒久將見日計之而不足者月計之而有餘矣迨至月積歲積而不自覺其功斯為廣矣

富弼鎮青州適河決八州之民流入京東弼勸民出粟十餘萬斛隨處貯之以濟殍者括公私閒舍十餘萬區散處之使便薪水明年麥熟計遠近授糧使歸獲生全者五十

餘萬公位極人臣名垂不朽

鄞人楊自懲初為縣吏存心仁厚時縣宰嚴肅偶打一囚血流滿地怒猶未息楊跪而寬解之宰曰此人悖理不由人不怒楊叩首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哀矜勿喜喜且不可而况怒乎宰為霽顏楊家甚貧餽遺一無所取遇囚人乏糧多方濟之一日有新囚待哺家又缺米給囚則家無食自顧則囚堪憐與其婦商之婦曰囚從何來曰自杭而來菜色可掬因撤己之米煮粥以食之後生二子長曰守陳次曰守陞為南北吏部侍郎次孫四川廉憲俱為名臣

救難

覺世經註證

卷

註悲哉人之陷於難也百計求之而莫能脫將遂坐視其死而莫之救耶夫人之所以不能救者大抵以無財無勢不足以救之耳我若有財有勢固當竭力救之倘我亦復無財無勢又惡乎能救之哉然而未可已也直當引為己難低首下心轉懇夫有財者而借其財有勢者而藉其勢迨財勢兩得而更日夜代為之謀務救其人使得脫於難而後已此其心豈望報耶而天必將有以報之矣

宋黃汝楫浙人家富時方臘寇亂汝楫以金銀瘞土中欲逃避忽聞賊掠士女千人拘閉空室中得金帛始放還不爾則殺死汝楫惻然曰我有金二百斤可悉贖其命乃起所瘞之物載至賊營千人皆得脫楫生五子相繼登第

橫塘一富翁貪而吝其友勸之曰積財不散必有奇殃曷不行一二施捨事以爲永久之計此老唯唯稱善俄有一告借者至自言負欠官錢累累明日將繫獄追比貧無以償自分必死我死則合家休矣望公垂憫苦情乞借數金可保一家性命來生當大馬以報翁有難色終不與後一二年富翁父子俱死於盜

濟急

〔註〕天下之履順境者千百中僅有一二人其餘處逆境而急者豈少也哉急非一端而凡有急不能解者往往愁而病病而亡甚至自經於溝瀆而在尙義之人則出所有以濟焉更稱貸他人之所有以濟焉且千方百計於無中生

覺世經註證

三

有以濟焉卽有人謂之曰爾肯顧人之急恐人不肯顧爾之急也而尙義者曰吾將來雖急較彼今日之急尙可緩也將來卽急而至死較彼今日之死尙在後也噫人心若是天忍負之而不加佑耶

孫景固太平諸生貧甚然性好周急嘗曰必待有餘而後濟人恐無濟人之日不如就目前勉強爲之每見人有急必設法周濟卽負累受害亦不恤後夢神告曰爾貧能濟急比富者功倍卽有善報矣次年鄉會聯捷

乾隆乙亥秋穀不登丙子夏繼以疫飢民死亡枕藉錢塘有一某翁擁貲數萬日見親鄰饑病毫不救濟當道給以爲富不仁匾額釘門首示准告發家財耗散大半翁忿病

死二子三孫相繼卒絕嗣

血孤

〔註〕孤子熒熒僅與孀母相倚爲命耳豈不大可傷哉伊父雖有遺貲而幼不能謀生不數年而食罄矣伊父縱有遺產而弱不能自立不數年而罄盡矣况其間惡族之侵奪小人之欺騙又有不可逆計者乎惟急有以恤之覘其窘迫莫支則捐金以相助覘其外侮莫禦則出力以相幫俾其漸至成人而後止然此特就孤子論耳至於人出外而無偶則爲孤客人在家而無輔則爲孤身又仁人君子所不忍忍視者亦必有憐恤之道矣

石崑玉開封人富而好善釋道募化不肯多給曰此固好事尙有人行我惟檢人所不肯行者爲之而已凡親友中

覺世經註證

三

熒熒孤寡百般憐恤有亡友孤女賣與人爲婢玉聞而贖之嫁與士人後玉享高壽逝之夕鄰里見有人執彩旗到門恍若請爲某城隍者

吉水灘高楚生兄早亡遺一子尙幼乃占其地基二間造樓孤姪不敢與爭惟旦夕焚香悲泣告天宏治二年五月十八日忽風雷大作移其樓去舊基不差尺寸楚生伏地嘔血死家復被焚妻子以乞丐度日

憐貧

〔註〕貧之爲苦不一假如欲養親也而衣食有不給之憂欲敬兄也而梨棗有難推之苦妻子宜和或因貧而室人交

請朋友向義或因貧而慷慨難施是人之大倫每以一貧而有缺已推之而課子孫無力完婚姻無資畢喪葬無措疾病不能療恩情不能報種種苦緒無非貧之所致也可不憐歟而所謂憐者頻借頻應而不望其償時問時餽而必託以故否則予以不費之惠而使其不感或貽以自然之利而使彼不知則憐之道得矣

瞿嗣興好行陰德有一貧人值大雪餓不能起公憐之攜錢二十緡投窗隙而去歲歉有貧人來糴米受其錢五千佯忘曰汝錢十千耶倍與之凡肩挑背負諸人必多償其值曰彼胼手胝足以求財忍與較乎享年八十無疾而終子孫累世榮顯

覺世經註證

國朝李登瀛華亭人家貧僅田二畝佃戶以疾荒其田賣子以償租公惻然曰爾疾不能治田非爾過也我雖貧尙能自存奈何使爾父子離散也亟取租銀去贖爾子歸其人曰兒已成賣豈許贖耶公曰我貧人且讓爾租富室大家亦知積德我爲爾言之遂與同往主人服其義許之父

子感泣日致禮祝公隨聯捷官至御史

創脩廟宇印造經文
〔註〕天下郡邑中莫不有應祀之神以爲斯民佑廟宇之建正所以妥神以伸其敬耳有如風雨之失調也水旱之問作也災祲之遞見也則相與拜叩之禱祝之儼然有如在之誠焉而特患廟宇尙闕則神無所依矣又患廟宇將傾

則神有所恫矣故必於無者創之使有頽者脩之使新務令煌煌在目動人見像生敬之心豈不美哉至於聖賢經文足以垂教萬世尤宜印造廣爲流傳使人人捧誦得以爲善而去惡厥功甚偉凡一切善書皆是

范文正公讀書長白寺偶掘地見金一窖急瘞之告主僧曰吾他日當脩此寺及公爲西帥僧使其徒謁之公無所助但贈書一封茶一筩而已僧歸拆書則云殿後有金一窖如言發之得銀四萬二千餘兩用修此寺餘銀建范公橋

李開泰少年補廩闕十科鄉試不中自恨無力行善因憶韓昌黎云一時勸人以口百世勸人以書編戒淫戒殺等

覺世經註證

文訓世丙子中解元

捨藥施茶

〔註〕人生最苦莫如病富貴之家醫藥調治猶易全愈若在貧賤無力延醫無錢買藥任其輾轉牀褥間幾何其不淪於死耶更有行旅道途及窮鄉僻壤病出倉卒無醫無藥勢必坐以待斃而仁人於此所以有捨藥之舉焉檢驗良方修合施送藥無論貴賤躬任辛勞倘服之有濟固與救難濟急者同一起死而同生也降而至於施茶若不敢自以爲善然人值渴時口枯心燥心煩腸熱得杯水如甘露焉且茶亭設於路傍行人可以暫息豈謂小善耶夏施茶水冬設薑湯則尤爲法之盡善者

明蔡元璜父善醫病家請卽去更檢良方合藥施人樂此不倦伊姻親死而復甦言至一衙門有吏捧文書出手展文後批語令亟記傳播人間批云元璜無大善未該及第然其父捨藥多年卽此一節中進士有餘也仰註冊施行下科璜果鄉會聯捷

何一德慷慨好施冬月措薑湯夏月辦凉水數十年不倦後遭兵亂圍城一門無食忽於庭中蕉上生甘露取之不竭食之不饑兵退而舉家無恙

戒殺

〔註〕凡物皆貪生也而世人不恤其生輒以殺爲常者何歟亦曰物原供人之食殺之不爲喪心耳愚謂殺生者卽不

覺世經註證

善

謂之喪心實可謂之忍心亦不咎其忍心祇咎其縱口腹之欲貧賤之人殺生尙少富貴之家殺生必多或有從而勸之者不增其厭卽激其怒矣豈知殺機太深則殺孽不淺殺氣太重則殺報不輕可勿戒乎

蓮池大師戒殺文

人人愛命物物貪生何得殺彼形軀充己口食或利刃剖腹或尖刀刺心或剝皮刮鱗或斷喉劈殺或滾湯活煮或鹽酒以醃可憐大痛無伸極苦難忍造此彌天惡業結成萬世冤仇今人多病多天或死蛇虎或死刀兵或死官刑或死毒藥皆殺生所感也我今哀告世人不敢逼汝持齋且先勸汝戒殺戒殺之家災橫消除福壽綿遠種種吉祥

難以具說獨奈世間食肉咸謂理所應然乃恣意殺生廣積冤業相習成俗不自覺知昔人所謂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者是也計其迷執畧有七條開列如左餘可例推

一曰生日不宜殺生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已身始誕之辰乃生母當難之日也是日也正宜戒殺持齋廣行善事庶使先亡考妣早獲超昇現在椿萱增延福壽何得頓忘母難殺害生靈上貽累於親下不利於己此舉世習行而不覺其非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一也

二曰生子不宜殺生凡人無子則悲有子則喜不思一切禽畜亦各愛其子慶我子生令他子死於心安乎夫嬰孩始生不爲積福而反殺生造業亦太愚矣此舉世習行而不覺其非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二也

覺世經註證

善

三曰祭先不宜殺生亡者忌辰及春秋祭掃俱當戒殺以資冥福殺生以祭徒增業耳夫八珍羅於前安能起九泉之遺骨而使之食乎無益而有害智者不爲矣此舉世習行而不覺其非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三也

四曰婚禮不宜殺生世間婚禮自問名納采以至成婚殺生不知其幾夫婚者生人之始也生之始而行殺理斯逆矣又婚禮吉禮也吉日而用凶事不亦慘乎此舉世習行而不覺其非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者四也

五曰宴客不宜殺生良辰美景賢主嘉賓蔬食菜羹不妨清致何須廣殺生命窮極肥甘笙歌饜飫於杯盤宰割寬

號於砧几嗟夫有人心者能不悲乎此舉世習行而不覺其非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五也

六曰祈禳不宜殺生世人有疾殺生祀神以求福佑不思己之祀神欲免死而求生也殺他物而延我命逆天悖理莫甚於此矣夫正直者爲神神其有私乎命不可延而殺業具在種種淫祀亦復類是此舉世習行而不覺其非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者六也

七曰營生不宜殺生世人爲衣食故或畋獵或漁捕或屠宰牛羊猪犬等以資生計而我觀不作此業者亦衣亦食未必其凍餒而死也殺生營生神明所殛以殺昌裕百無一人種地獄之深因受來生之惡報莫斯爲甚矣何苦而

覺世經註證

不別求生計乎此舉世習行而不覺其非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七也

海剛峰先生戒殺辨

或曰人但要心好何必戒殺答曰心好無過於慈乃將同有血氣同有子母同有知覺痛癢之物戮其身啖其肉天下之凶心慘心狠心毒心莫此爲甚好心卻在何處或曰大仁無事小慈何在戒殺答曰仁者宏濟蒼生豈以小慈而遂廢之古聖賢仁民而愛物又曰民吾胞物吾與也如謂執此而遺彼大仁豈若是歟或曰細命似無關係何必戒殺答曰物命雖細皆知貪生畏死如蝦蛤螺螄等物有數命不足充一羹有百命不足供一飯者何忍爲口腹之

故而殺命至無算耶至若豕羊雞鴨等物小而畜之皆有依依親人之狀長而殺之毋乃殘忍之過甚乎或曰佛教戒殺儒教何嘗戒殺答曰三教雖殊其仰體上帝好生之心則一豈佛老好生而吾儒好殺耶孟子曰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禮曰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非大聖賢教人以戒殺之明訓乎

學士周豫常烹鱧見有鞠身向上頭尾就湯而死者割之其腹有子乃知鞠身就湯者護子也豫感歎永不殺生官至極品

覺世經註證

汪君弼江西人平日不殺生而宴客不禁但時常宴客竟與不戒殺等一夕夢竈神告之曰汝殺生太過子應死於鋒刃嗣續絕矣弼醒後仍不能改未幾盜入室殺其子遂無後弼痛悔嚙指誓天永不令活物入廚更買物放生所活無算年過五旬生一子七旬外又生孫焉

放生

〔註〕從來慈善之人不打生不網生何至而云放歟所云放者以物到我手中而釋放也否則購於人之手中而轉放也但欲放不可稍遲恐物不耐其困也欲放不可假人恐物又受其害也且放之不可有定期恐貪利者因此而預捕也放之不可有定地恐貪味者探此而往取也惟於目觀之頃隨意而買放焉曠野之間隨處而縱放焉則放

生而物得生矣噫此等善行在有錢之人易在無錢之人難然有錢放生善固匪小無錢放生善尤加倍乃理之確乎可信者人亦知之否

蓮池大師放生文

蓋聞世間至重者生命天下最慘者殺傷是故逢擒則奔蟻蝨猶知避死將兩而徙螻蟻尙且貪生何乃網於山罟於淵多方掩殺曲而鈎直而矢百計搜羅使其膽落魂飛母離子散或囚籠檻則如處囹圄或被刀砧則同臨剛戮憐兒之鹿舐瘡痕而寸斷柔腸畏死之猿望弓影而雙垂悲淚恃我強而陵彼弱理忍非宜食他肉而補己身心將安忍由是昊天垂憫古聖行仁解網著於成湯畜魚興於

覺世經註證

卷

子產聖哉流水潤枯槁以囊泉悲矣釋迦代危亡而割肉天台智者鑿放生之池大樹仙人護棲身之鳥贖鱗蟲而得度壽禪師之遺愛猶存救龍子而傳方孫真人之慈風未泯一活蟻也沙彌易短命爲長年書生易卑名爲上第一放龜也毛寶以臨危而脫難孔愉以微職而封侯屈師縱鯉於元村壽增一紀隋侯濟蛇於齊野珠報千金拯已溺之蠅酒匠之死刑免矣捨將烹之鼈廚婢之篤疾廖馬貿死命於屠家張提刑魂昇天界易餘生於釣艇李景文毒解丹砂孫良嗣解矰繳之危卜葬而羽蟲交助潘縣令設江湖之禁去任而水族悲號信老免愚民之牲祥符廿兩曹溪守獵人之網道播神州雀解啣環報恩狐能隔井

授術乃至微軀得命垂白壁以聞經難地救生現黃衣而入夢施皆有報事匪無徵載在簡編昭乎耳目普願隨所見物發慈悲心捐不慳財行方便事或恩周多命則大積陰功若惠及一蟲亦何非善事苟日增而月累自行廣而福崇慈滿人寰名通天府蕩空冤障多祉萃於今生培積善根餘慶及於他世矣

宜和問楊序夢神告以逾期當死若救活億萬生命庶可免序云大期已迫物命有限奈何神曰佛書云魚子不經鹽漬三年尙可活盡圖之序竭力買放仍大書神語於通衢由是人皆知戒見魚子卽投江河中月餘復夢神曰汝壽延矣放生魚子法將魚子輕輕取出勿著鹽水攤於

覺世經註證

罕

稻草上或瓦上俟其水迹略乾卽放於河中恐爲物所食須淺埋於水際沙泥中但不可離水又一法將乾鬆細泥沙拌魚子攤放稻草把上投放沿河淺際亦妙物命之多放生之易無過於此仁人君子何樂而不爲至一切生命隨買隨放功德尤大吳門徐某富家也縱極口腹烹調務盡其精稍不稱意則曰此豈人食者耶卽傾之於地重責庖人或戒其過戕生命徐曰世間物料本供人食殺之何妨萬曆甲戌正月望夕方設豪筵招客正欲就席忽腹脹如廁失足墜馬飽糞而死家人浴之而殮口中之蛆猶綿綿出弔者且哭且笑時年三十餘無子家財盡爲勢家所得

造橋修路

〔註〕江海茫茫匪船莫渡矣下此則為河為溪為溝為澗可無需於船且不便於船者則重有賴乎橋焉橋有長短有廣狹有高矮或用木檣架而起或用石層壘而成豈易言造歟然度其所需之多寡可以易為力者或一人獨造或與眾共造橋功竣而往來行人心焉喜之其功豈淺鮮哉至於行人日夕遊之而巳者為路或地多坎陷或險隘難行一至雪夜霜天泥塗跋涉既性命堪憂亦損跌難免仁人於此而有以修之其功與造橋等

曉世經註證

聖

便如是三十年臨終囑其子曰我適作一夢上帝嘉我建橋有功命我為地仙矣言罷而逝

馬景白為人傭工其村中街長五里值雨後泥深車輪淤陷畜受鞭撻人苦費力白每於雨後荷鋤修補令其平坦易行十餘年不倦後遇一武官引去入伍食糧以軍功授千總累陞至都司

矜寡

〔註〕天下之最可矜者莫如節婦勿以婦節為易一廉士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之心也勿以婦節為常一忠臣殺身成仁舍生取義之志也其間或仰念翁姑而憐憫不去是以節而成孝也或俯憐兒女而戀戀不捨是以節而兼慈也

為祖父增光令夫婿瞑目此何等節義猶不聞而矜之乎然矜而敬之不若矜而成之務使其從一而終得邀朝廷之旌典而又能歌之詠之傳其事於後世其德為非小也明侯始觀信陽州人族繁有婦人新寡者觀聞之必使僕婢頻頻問餽為之策長遠令婦可以溫飽人問之觀曰婦無夫已不若人再無養何處求人不由我不矜恤也族婦有守節三十年者觀必約鄉里公舉賴以建坊者不下十餘家後生子為總戎觀受封焉

覺世經註證

聖

徙周姓忿不敢言自是固常見周姓之夫乍隱乍現時嗟歎井戶間明年兵亂固一家數十口俱死周姓幸以離業免難後歸遂復其產

拔困

〔註〕困者鬱而不舒之謂也凡人命未通運未順皆曰困借非有人提拔則於何而亨耶假如拔諸窘迫之際而登諸豐豫之途拔諸水火之中而措諸衽席之上俾若人沒齒銘恩舉家佩德詎非善歟至若身居大位而困於下吏者莫不仰望其薦拔果潔清自矢而所拔惟賢則一路受福天嘉其忠君愛民之心而利及無窮矣普望有力仁人隨所遇而拔之庶於拔困之道盡焉耳

楊士健通州人家貧信義服眾見親朋中有困苦者則思
拔濟之但無錢財祇仗口德耳如士人無館地則爲之推
薦貿易人無生意則代爲謀算嘗曰爲人所以自爲庸知
我有困頓時人不爲我乎後其子讀書眾人公捐束脩聘
名師教訓竟登第

白居易與李德裕不協白每寄詩文李卽封之一篋未嘗
寓目或問故答曰見便當愛之上欲相居易德裕言居易
才高近來已衰病耳及德裕再貶崖州遊禪院見壁間掛
十餘葫蘆問之老僧皆爲相時釋憾貶死者人骨灰也因
慘然若失是夕心痛而卒

重粟惜福

覺世經註證

聖

〔註〕人非五穀不生活粟固不重乎哉乃富家倉穀豐盈樂
歲粒米狼戾因而作踐者不少矣不知是粟也農人沾體
塗足費盡心血而來者奈何不知重耶天心最愛五穀不
重則上干天怒而福由此遞減矣福厚者減而至於薄福
薄者減而至於亡惟珍重之視粟猶如視珠堆粟猶如堆
玉不忍拋撒不使朽壞又何至於折福歟然奴婢庖人率
多暴殄米粟雖孽分出於若曹而罪總歸於家長尤不可
不嚴禁也

元厚之死而復甦自言到冥司主者曰人無壽夭祿盡則
亡君祿未盡官且至兩府然須重穀惜福乃可厚之自是
每事減損凡衣服飲食絲粟不敢過分後官至執政壽逾

七旬

沈判司性慈善一夕夢神告之曰汝大厄且至奈何沈泣
拜求憐神曰汝家人拋棄五穀罪坐家長雖有他善不能
贖也亟圖之沈寤起視廚舍內外信然遂密圖追改俾家
眾先往泛湖將一老成廚人留家淘淨溝中棄飯又細撈
缸中棄炙加椒爲肉糜家眾日晡待送飯不至恚而歸饑
甚爭取食之須臾而盡沈始道所以僅免於厄

排難解紛

〔註〕何爲難兩相訟而莫肯平也何爲紛互相競而莫能讓
也小人乘此機會陽托講息之名陰行教唆之術口蜜腹
劍就中取利而已乃有君子者出則破口勸之曰何苦輕

覺世經註證

聖

造公堂也何苦枉飽蠹役也何苦以小忿而結大讐也何
苦恣情負氣而致傾家敗產也而且不憚心力不惜工夫
不避嫌怨不吝酒食反覆排解使之克底於和然後已此
其德行必有神明默記者

王建邦新城縣庠生有同社孫枚與陳捷赴府告狀邦遇
於途問其故陳云我與孫同宿伊失銀八兩誣我竊去我
今告他匿喪邦云他不該誣你作賊你亦不該首他匿喪
隨將二人約至酒肆自己賠銀八兩令寢其事後邦在文
昌閣焚香廟祝問邦姓邦曰姓王廟祝曰名叫建邦否邦
曰然廟祝曰五日前閣內有神云秀才王建邦代人賠銀
而解紛宜註冊補廩邦不敢信後果考居前列食餼

湖州蔣某爲人陰險最喜生事兼工刀筆凡遇人小有嫌隙必再三撮合使之爭訟就中取利生平所害不一人矣後得一奇疾發時輒咬其指必鮮血淋漓方能少愈十指俱悴患破傷風而死

捐貲成美

〔註〕世間美事亦多矣哉然美事雖多而成之恆不易所以然者資財之缺乏耳苟欲成之則非捐助不爲功孔子曰君子成人之美蓋君子知尙義而不知計利遇一美事則慨然捐資以成之或竭力捐資與人共成之再或難成則更爲廣行勸募而藉眾資以勸成之務期於美事之必成而後已縱有吝吝者從而諷之從而譏之而彼若不聞君子

覺世經註證

子之存心豈鄙吝輩所能識哉而其爲德豈淺鮮哉人亦務爲君子而可矣

沈璋河南人萬歷年間邑中文廟倒塌敎官與士子募修三年未就璋謁敎官曰創修佛殿人常有之崇敬先師世所罕聞璋願以己財六百元助修大成殿敎官甚喜收其銀而工以竣邑令聞而旌之後璋之孫弱冠聯捷邑人稱之曰此祖澤進士也

汾陽何湛其村中里正欲興一義學建房五間延請塾師敎誨村中之無力讀書者膳脩公議有力人均派湛恐派及先揚言曰彼欲借此以射利耳我們不可墮其計中眾譁然事遂寢里正詰之曰爾不捐貲無礙乃一言僨事吾

恐爾子日下流矣後湛二子目不識丁爲人傭工度日

垂訓敎人

〔註〕聖賢諄諄敎世之意載在經書至詳且盡矣又何以訓爲此所謂訓者淺言之喻言之俾中下人易曉耳彼不肖之流甘於自暴自棄日卽於邪日狃於利靈因訓語而革面耶然若輩敢於違天而猶知上有天也敢於欺神而尙知冥有神也故編之爲訓告以若者爲善若者爲惡並告以若者邀福若者取禍未必不閱而思思而悟翻然有愧悔之念也則垂訓一事殆體聖賢立敎之意而曲行之者哉

覺世經註證

明萬歷間嘉興府學生李定遇子弟親友談閨門事便正色怒戒更作口業戒文垂訓後學因年邁久廢科舉門人多應試者強邀入場夢其父語曰前月有一士應今科聯捷爲姦室女除名文昌奏汝作口業文訓戒後進陰功不小請以汝名補之汝必聯捷矣後榜發果中式次年中進士官至御史

漳州淳子崇德資性聰敏弱冠入庠放浪不羈因見人談道德說果報則曰此二氏之言不可聽也見人刻善書則曰此迂儒也爲茲不急之務何補於世我送人人未能看看亦未必學好徒作踐字紙耳一夕讀書館中燈光半滅見一金甲神向前叱曰黃口孩兒何乃妄肆議論阻人爲善如是人雖未必聽汝然汝之口業不可追矣今我特來

奔汝智慧持刀一揮昏仆於地半晌方醒後竟如癡而死
冤讐解釋

〔註〕冤讐之於人甚矣哉凡人有冤欲報有讐欲復實不能
一日而去諸懷也然亦宜平心思之耳如其人素非奸惡
而獨與我爲冤讐必其一時之誤也如其人向多情禮而
突與我結冤讐必其聽人之唆也或當日心跡未白以相
猜而蓄冤讐亦未可定也或當日言語俱暴以相激而成
冤讐亦未可知也漸解焉漸釋焉漸化於無有焉其斯爲
聖賢克己之學歟

于長腿順天人趕腳爲生與對門典舖張姓有讐張曾撻
之肢無完膚又窘辱數次適有強賊扳張爲窩主官私訪
覺世經註證

偶遇長腿問張姓窩賊爾可知否長腿力辯其無張姓遂
得免禍張後知之詣門拜謝長腿曰冤家宜解不宜結忍
挾讐而妄應耶張慚愧無地有女與其子作媳嫁資頗厚
長腿因而改業以商販成家

桑維翰入相作書召故人羌帖秀才云至京可得一官帖
至今於府中授職忽有白衣吏數人執至通衢大呼羌帖
謀反帖大聲曰子命我來授官我何罪竟斬之蓋維翰與
羌帖小有冤隙故也後維翰坐小軒見帖來曰相公生殺
由已帖昔與君同在場屋偶相戲耳何報之酷如此吾上
訴天帝憫我無辜授爲司命判官前日之事公爲政今日
之事我爲政維翰遂死手足皆有傷處

斗秤公平

〔註〕市中交易之道以其所有易其所無惟期於公平而已
至於處家凡日用必需之物人鬻之我取之亦不外乎公
平二字奈何有用假斗假秤者耶斗一假則出少入多秤
一假則出輕入重在己日佔便宜在人日受虧損天心不
悅將獲罪於無窮矣唯謹爾斗秤持以公平雖未足云善
但求此心無欺庶惡報不加乎其身

周才美爲子娶婦賢而有才付與斗斛尺秤各二樣諭以
輕出重入之利婦不悅求去曰翁平日所爲逆天道妾居
之不安他日生子敗家謂妾所出枉負其咎才美曰燬之
何如婦曰未也問所用幾年曰二十餘年婦曰若許斗斛
尺秤重出輕入行二十餘年以消前罪妾方願留才美許
諾婦後二子俱少年登第

博州鼓樓每夜有鬼掩之不可擊更卒問計於永歲禪師
師曰第禁氣弗言可捉也已而果捉之鬼云吾所畏敬者
禪師及黃二叔耳既而訪黃二叔乃一老圃賣菜三十年
凡菜之老嫩束之大小價之高低但持心不二無他長也
夫以老圃公平鬼亦畏敬人可不知鑒耶
親近有德遠避凶人

〔註〕忠厚而恂恂者其人必有德焉反是而詭詐喋喋皆凶
類也而世人每以忠厚爲迂而無能以詭詐爲巧而有用
豈不謬耶蓋忠厚人心地光明與之商一言共一事確有

益於身家若凶人則心術不端誤聽其語錯信其行其害不可勝言矣惟慎以擇之有德則與爲綢繆凶頑則與爲疏絕此卽聖人益友損友之辨庶不至貽悔於終身也魏照求入事郭泰供奉灑掃泰曰當精義講書何來相近照曰經師易獲人師難遭欲以素絲之質附近朱藍後魏照讀書成名爲進士

趙逵魁集英爲校書郎秦檜欲延攬之聞知其家尙留蜀曰何不俱來趙對以貧未能致檜顧吏耳語有頃奉黃金百星曰以是助舟楫資趙力辭之或勸以毋拂檜意趙正色曰士有一介不取予獨何人哉君謂冰山足恃乎檜聞大怒禍將不測會檜得疾事乃罷後高宗召對擢著作佐郎謂之曰卿乃朕自擢秦檜日薦士曾無一言及卿以是知卿不附權貴也

隱惡

註惡行之在人種類甚多有陰惡有陽惡有巨惡有小惡總之皆宜隱而不宜播者也我苟快其舌鋒人將終身貽玷於己無益於人有損亦何所爲而不隱耶卽或有人問其惡則徐答之曰並無此事再有人述其惡則婉拒之曰豈有此理更有眾人共斥其惡則力阻之曰訛以傳訛切不可輕信此語如是則隱人惡不啻隱己之惡也又不啻隱父母之惡也其存心可謂厚矣而其獲報亦斷斷不薄矣

程皓性周慎不談人短每於朋儕中見人有所訾未遽應對候其言畢徐爲辯曰此皆眾人妄談其實不爾更說其人美事故天下稱盛德長者必舉程公官刑部郎中聶從儀好嘲見人醜行必形之詩賦或編爲歌謠好議論人短長人或斥其誣則曰如某事我曾親見後因事繫獄竄登州死於道傍往來識者無不唾罵

揚善

註世有聞人善而故疑之者是妒善也又有見人善而反毀之者是蔑善也不思朝廷有舉善之條聖人有嘉善之教妒之蔑之奚爲耶吾不能爲若輩解矣而在好善之人則遇善而必揚焉其人雖庸陋而偶有一善亦稱揚不置也其人雖不肖而忽有片善亦表揚不怠也卽其人從不謀面而聞其有某善行必揚於眾而若欣若羨也卽其人素有嫌怨而知其有某善事必揚於世而若驚若喜也若此者非眞君子而何

覺世經註證

辛

明趙藉與人交見人有一小善必逢人表揚其人聞知自欣然而喜又勸以某事亦善可勉爲也某事似善而實惡不可爲也於揚善中勸善於勸善中阻惡終身行之不倦後享高壽二子登仕版萬厯間江陰修縣志一廩生才甚高入局纂輯見舊志中兩節婦無實跡遂削之夜歸過城隍廟見兩婦入內異而尾之婦至神前泣訴云某等一生苦節死載志書今某生

不訪氏行表彰反削氏名神曰此生合登黃甲既輕節義當削其祿秩兩婦泣拜去生聞之倉皇而歸明年果考劣等奪領憤鬱死

利物

〔註〕物號有萬亦甚紛繁矣哉其屬於走者牛犬之類是也屬於飛者雞鶩之類是也其潛於淵者魚蝦之類處於穴者蟲蟻之類是也又烏能物物而予以利乎然利之者非逐物而予之謂也我有物而勿困之我有物而勿害之則物顯受其利矣且世有現困乎物者而我力解之世有欲害乎物者而我力阻之則物陰受其利矣推此心也卽上天好生之心也其造福靈淺鮮耶

覺世經註證

聖

明施有聲慈及於物家不養貓不令子孫養鷹鶴作有司不許人打獵并禁鳥鎗密網一切害物之器後官至臬司壽八旬有五

揚州何自明石塔寺前開茶社後病危語其父曰我開茶社每掃諸菓殼集竈前燒之不知蟲蟻聚滿其中傷生甚眾冥司以此爲罪促我壽次日遂逝

救民

〔註〕民而所需乎救者意外之虞也或值兵燹而將蹈於鋒刃或值水旱而將就於溝壑或值大差役而將痛裂於肌膚也則不得已而號呼望救矣官斯土者不忍坐視其死而勿救隨詳請於上憲而字字傷心也旋面訴於大僚而

語語墮淚也必懇其繪圖入告以活我百姓斯已矣若勢難少待則又直以身擔當之爲地方不爲功名雖貶爵奪職弗辭也顧生靈不顧性命雖粉骨碎身弗惜也若人也生爲上柱國死爲閻羅王後世子孫必有爲三公者

明夏雲蒸善幕事入山東濟寧州幕東翁年五旬無子蒸逾五旬僅一子隨之有血症每與東翁歎曰我父子相倚爲命而子吐血壽必不永東翁曰我尙無子小妾止生女目下有孕醫言右尺脈大仍是女胎奈何未幾地方荒旱蒸勸東翁設法救荒焦心籌畫凡一切賑濟好事次第舉行陋弊纖悉除去飢民俱沾實惠救活無算越三月東翁妾雙胎生二子喜謂蒸曰我明是救荒報應世言官與幕

覺世經註證

聖

友功過均分先生報在何處蒸曰吾子血症久不犯豈不是報東翁曰此猶未顯買一婢送蒸甫一載亦雙胎生二子

宋王韶建議開熙河殺人甚眾以功陞樞密使鄉親多相附求仕苦無功乃分屬諸將殺降羌卒老弱首級獻功冒爵晚年悔之後病發背終日閉目醫者欲看眼色令其開眸韶曰安敢開視斬頭截腳人許多在前遂潰爛而卒臨死時忽張目大呼曰爾爲官長不能救民而殘民若是死有餘罪天命滅爾後矣其長子見怪嘔血死次子坐事腰斬一門遂絕

回心向道改過自新滿腔仁慈惡念不存

〔註〕人之生也誰謂竟無善心哉但溺於聲色貨利習爲惡而莫肯向善也則背道而馳過而不改滿腔皆不仁之念其心不可問矣若能知非自悔翻然回心悚然改過將見慈愛溢於胸中惡緣不存夢想洵可謂勵志聖賢愧怍咸消者矣如此可當善人之目

明田潤江西人說話刻薄不喜聞道學語生三子一瞽一跛一瘋疾遇淨雲大師謂之曰眇一目跛一足靈臺一點瘋不住三子如斯定有故濁曰我無大惡但口過頻頻意過種種不能自禁耳師曰此惡卻不小急宜改悔潤悚然從之一心改過日行濟人利物之事惡念不萌如此十年三子殘疾皆愈享壽七十有五

覺世經註證

一切善事信心奉行人雖不見神已早聞

〔註〕佑善者其惟神乎然神雖佑善而不能必人之行善也夫善有在一身者有在一世者有至小而易忽者有至大而難名者原非拘於一格亦顧人之信心否耳果取一切善事而立心以行之且不憚煩心苦志以行之人卽未之見也庸何傷然人雖未見而冥冥中不有司過之神乎早已聞而知之矣並聞而記之矣人亦何憚而不爲善也耶明徐謙寧波府庠生萬厯年間夢至冥司云大劫將到煩汝造冊一連十夜造完越三日吏又來引去云勾除三人謙看所免三人皆素認識者一某爲父病危刺腕血一甌一某爲鄰婦夜奔敲門因咬指忍痛不開卻之一某在市

中見活鱗四筐約五千餘條揭重債買放之謙問吏曰三人善行不久何由得知吏曰凡人一切善事不拘大小誠可動天司命土地各神不敢遲奏也謙醒後向家人言之次晚龍風大作海水泛溢死者萬人謙所夢三人危而復安俱免於難

加福增壽添子益孫

〔註〕福壽子孫四事何一非天所與哉然以此與人者天而以此限人者亦天其間四事俱全億萬人中僅遇其一二耳其下有享一而缺其三者有享二而缺其半者有享三而缺其一者雖甚智巧又烏乎求之烏乎強之耶而在好善之家則福源源而來也壽綿綿不息也子若孫振振相

覺世經註證

善

繼而生也豈天之獨厚若人歟抑若人行足以格天而天破格以佑之也噫人亦樂善不倦而已何庸希倖爲明嘉靖甲辰楚大飢漢陽庠生蕭遠出粟若干石粟盡復捐千金易粟作粥以施時未有子妻戴氏夜夢數百人羅拜曰吾等報凶歲活命恩少頃一人攜兩孺子前曰請爲君嗣所以報也庚戌長子良有生丙辰仲子良譽生先後中鄉試至萬厯庚辰良有會試第一廷對及第良譽亦高第遠壽七十五置一莊收粟贍族名曰景范二子後出俸增田楚人有漢陽雙鳳之謠

明嘉靖時支立之父爲刑房吏有囚無故陷重辟支良之欲求其生囚語其妻曰支公嘉意愧無以報明日延之下

鄉汝以身事之彼或肯用意則我可生也其妻泣而聽命及至妻自出勸酒且告以夫意支不聽卒爲用力平反之因出獄登門叩謝曰公如此厚德晚世所稀今公無子吾有弱女送爲箕帚妾此則理之可通者支爲備禮而納之生立弱冠中魁官至翰林孔目立生高高生祿皆由貢爲學博祿生大綸登第

災消病滅禍患不侵人物咸寧吉星照臨

凡居家度日之人別無所謂福平安無事卽福也而人猶不以爲佳境率多抑鬱而咨嗟則乖氣致戾以致災病頻仍呻吟不絕聲藥味不離口者有之否則禍患猝至增添無限煩惱耗散無限財物者有之迨此際而追想平安

覺世經註證

妻

無事之日悔何及歟惟一心向善不生分外妄想則災病無由生也禍患無由起也卽偶有災病不崇朝而霍然偶有禍患不旋踵而釋然也將見人物恬熙吉星朗耀太和景象洋溢於一門矣

明馬僖敏公鑑世積德微時有善行蘇州尊經閣素有妖公避暑其下夜深月朗微寐見羣妖共飲一鬼卒嗅公曰此人骨香可作脯其上坐者叱曰此行善相公也吾輩豈可侵侮耶若禍之罪不小因散去

顧漸漢中府庠生家貧好善鄉中有大房一所樓閣皆全居者多病死堪輿言此房最凶漸賃住之俄而生子發財人以爲異一道者相漸曰汝面起陰騰文不惟房凶化吉

今秋且中式矣榜發果中第三魁
若存惡心不行善事

聖狂分於善惡其端祇介於一念間也惡心願可存乎哉乃世之匪類不知作惡之可畏則貪心淫心欺心妒忌心驕吝心日存於胸中而莫肯釋猶望其有善事也得乎卽或迪以善言彼直置若罔聞也勉以善行彼直棄之不一問也告以行善諸報應彼直以爲荒渺而無據也所謂放於利而行者卽其人矣豈不可嗟可歎歟

明解敏順天人美丰姿工文章年十六進學次年補廩人皆以翰林期許但存心不善嘗語友曰我今日讀書日後作官設巧計取錢財聲色滿前以醉我之勞聞人談果報

覺世經註證

妻

則曰此道媽媽語也見人戒殺生則曰物類原供人食也以惡爲能以善爲非一先達誠之曰是謂拂人之性災必逮夫身年十九吐血死妻年少僅守半年領一女改嫁一家消滅

淫人妻女

淫行之在人有二有一種真邪人見色便魂飛神蕩美惡不論有一種假正人見色便偷覷暗想慾火不熄若輩固不足論矣至於讀書人素愛名節而常染邪色尤爲可怪殊不知上天之心雖慈而視淫人則加怒閻君之量雖大而處淫惡則更嚴陰律云淫人妻者得絕嗣報淫人室女者得子孫淫佚報噫人情最愛便宜以一粉骷髏而致

宗祧斬絕便宜歟不便宜歟人情最怕吃虧以一臭皮囊而令後代出醜吃虧歟不吃虧甚矣淫行之不可犯也明朱煥武昌府太學生能文章凡雇僕人必視其婦有姿色者用之久而與之通如僕人看破則多與銀買其無言雇乳母亦然一夕與新僕婦飲舊僕婦闖入室遂共飲輪淫窗外有鬼歌云新色正歡殘色戲前程刪盡後程殤煥駭汗兩婦驚去後屢試不中一子天僅存二女

南京某生赴京應試旅邸對門某指揮使第有女年及笄窺生美後數日適女父他往使婢約以是夜相會生懼累陰德不敢往同居一友竊知之僞爲生赴約其婢暗中莫辨引之入女相與就寢歡洽倦而熟睡適指揮歸見門未

覺世經註證

卷

閉疑焉突入見之大怒拔劍俱殺之首於有司明日榜出其不往之生首列因告人曰使我若往已在鬼錄矣

洪燾一日暴卒見一綠衣人引至冥府燾問生平祿食綠衣人於袖中取出大帙示之後註云合參知政事以某年月日姦室女某人降爲轉運副司燾悚然淚下曰奈何綠衣人曰但力行善事可也燾醒後遂竭力行善如是有年後官仍至端明殿學士享上壽則力行悔過之報云

明項希憲夢中癸卯鄉榜以汚兩婢爲神削去遂誓戒邪淫力行善事後夢至一所見黃紙第八名爲項姓中一字模糊下爲原字榜一人曰此汝天榜名次也因爾數年悔過故失而復得項遂易名夢原後果中殿試二甲第五名

破人婚姻

註婚姻之事人皆有之當好言以諷其成苦言以勸其成也奈何反欲破之耶其破之者非必有意也如有人以婚姻之事問我我不細心訪問以致錯聽奸人無稽之言率爾回覆因而打破者有之矣又或夫妻反目情願生離年歲凶荒難堪死別而我代寫休書不爲撮合以致送破者有之矣凡此皆犯神明之怒而損在己之福也

王生定興縣人年十五學甚敏當書館側有土地廟一夕里人夢神告曰王生後當爲郡守某每見其過蹶踏不安望爲設一屏障之庶免起避里人驚異卽爲具土木夜復夢神告曰屏不必設王生代人寫休書無前程矣遂終身

覺世經註證

卷

不第

蘇允明性篤厚有善相者日子壽不過三九每怏怏焉一日至公府見有夫婦相持大慟者允明問之知其被陷將賣妻以贖贖罪允明惻然急賣己產代償全其夫婦後相士見之日子似有大陰德者允明語其故曰德可回天遐齡不足言矣後年九十外生子發科甲

壞人名節

註名者嘉名也節者令節也人生斯世不知若何修省而始博此一稱矣何忍壞之耶壞之者不在有心之指摘而在無意之譏彈或眾以爲忠信則曰伊實狡不可測也或眾以爲廉潔則曰伊實巧於暗取也甚至妄引某人謬舉

某事以實其說始而形於口而若人之名節壞矣繼而播於眾而若人之名節爲世人所不齒矣非喪心之小人而何

明宋芝南昌府人家富天性刻薄不肯說好話於廣集間或有贊某人輕財好義者則曰彼卻以重利放債滾算人田產或有稱某官清正不阿者則曰彼卻暗取人財曲徇情面特人鮮知之耳類此欺人令名不一而足後家道消乏一貧如洗爲債主逼勒逃走他鄉不知所往

臨江有王節婦祠楊鐵崖作詩譏之後楊無子夢神告之曰汝題王節婦詩雖不能指節婦之名然存心刻薄天絕汝後矣楊既悟更作詩云天隨地老妾隨兵天地無情妾

覺世經註證

五

有情指血嚼開霞嶠赤苔痕化作雪江清願隨湘瑟聲中死不逐胡笳拍裏生三月子規啼斷血秋風含淚寫哀銘詩成復夢前神曰汝既悔過應有子矣後果生一子

妒人技能

〔註〕凡人技藝才能無論大小要皆堪爲世用者卽薦之揚之猶慮其後也妒云乎哉而不仁之人未嘗不知其可用但妒心太甚見人技能必思阻抑唯恐其相形而不利於我也且恐其得志而獨利於彼也於是或遏人才於初進或敗人功於將成其始起於一念之微而其害至於妨賢病國禍世虐民究竟徒傷心術徒取災禍何損於人哉國朝郡守沈公喜談醫城內有一宋姓醫嘗入衙看病人

又薦一張姓醫沈公俱禮敬之而張每言宋之方藥不通宋每贊張之方藥穩妥一日張言於公曰宋之醫乃醫中削子手也沈公從容答曰我家眷屬眾二醫並用不爲多況宋向來並未治壞一人不忍遽令去也張慚而退沈公乃與原薦主書曰張妒心太甚不敢留用由是人皆惡張刻薄無有延請者張遂貧苦而死

宋御史章郇公與文潞公無一面交聞其磊落一見卽爲推薦後文潞公爲宋名臣出將入相皆章公甄拔之力故公享高壽子孫科名繁衍

謀人財產

〔註〕人有財產已何得而謀之耶況他人之有此非其祖宗

覺世經註證

六

德行所遺卽其本人血汗所掙又何忍而謀之耶乃有不良之輩用無限智術費無限量心機或以勢壓或以債滾或以甜言美語誑騙必謀爲己有而後快若輩非不自謂多謀自謂巧謀而吾直以謂強謀拙謀也噫人生財產確有一定之數如命所應有雖不謀亦滿其欲命所不應有卽詭謀盜能得歟皇天有眼閻帝無情所以誅其陰謀者豈止一身一世而已哉

隴人劉整放債爲業其利人所有奪人所好之物無不如鑰之開鎖人號之曰劉鑰匙見鄰人有貲產故借債與之數年不問俟其久而總算利益數倍鄰人不得已傾貲以償後整死變爲牛生其鄰家肋有文曰劉鑰匙

國朝杭州施在廷生平喜周人急而惟恐爲其所知嘗獨行里巷見有窮而無告者取錢投於暗中使人自拾之一日里中數無賴欲謀一富家財產在廷力止之并厚贈而去富家遂得無恙而在廷亦不告知晚年家道中落在廷好施如故子光輅乾隆戊子舉人任徐州知府而孫曾繞膝施氏之興正未有艾也

咬人爭訟

註凡物不平則鳴在人有受屈受辱之處則亟欲鳴之於官伊時氣填胸臆遏之所不能寧堪人再咬耶然事尙在未成之界而非已成之局也如有人調停其間婉言勸解苦口阻撓或亦猛然而回頭脫然而罷手矣乃遇機械之

覺世經註證

李

徒平日且無風起浪聞此便因火煽風肆言有屈當伸雖耗財勿計也有辱當報雖拚命奚辭也舍之則懦和之則愚必激其一紙控官而後以爲得計迨至經年不斷兩敗俱傷而彼之意氣揚揚仍自得也若此者人亦無如彼何吾以爲不有奇窮必有奇禍也

明黃鑑蘇州人其父慣唆詞訟蕩人產業就中取利後鑑弱冠登正統進士蘇人歎曰天道無知至此乎天順復位鑑歷陞大理寺卿一日上御內閣見有鑑奏禁錮一疏立刻族誅蘇人大快

明田俊民河間人性和不與人忤見鄉黨有起口角者必多方排解又每日清晨在衙前代書房內閒談見人來寫

狀故爲款洽論之以理導之以情以有事不如無事反覆開陳率多從之如是者二十年後姻家有鬼作崇俊民往問其故甫入室鬼曰和事老人來也德行可欽何敢於此地侮人遂不爲祟後俊民享壽八旬有五無疾而逝子孫多登第者

損人利己肥家潤身

註人何堪損哉損人且不可况因之以利己乎蓋已護家人亦各護其家也已顧身人亦各顧其身也此情此理惟君子知之若小人者慣愛便宜覘人之物詭之以爲己物覘人之財騙之以爲己財謂非損在人而利在己歟雖由此而家肥由此而身潤獨不思己之家應肥而人之家應

覺世經註證

李

瘠乎己之身應潤而人之身應槁乎若此心術旁觀者皆厭他避他受害者皆怨他恨他吾則曰你且看他單有益宛平人重利放債刻薄致富人號曰單算盤與之交者無不吃虧見人家一器一物亦用計騙來因而家漸豐其母舅誡之曰爾剝取小財爲一大財削取小家成一家大家恐干天怒以總算扣爾零算以惡算罰爾刻算也未幾遭天火家業蕩然無立椎之地

唐狀元之父每與肩挑買賣必依其討價與之家人咸謂不值翁曰彼終日奔走道路良苦矣不過欲稍得微利爲餬口之計吾買物無幾稍稍淨價於我無害令彼多得幾錢一家妻兒老小盼望係焉若每事必欲便宜是損人利

己之為吾不忍也即此一端世人所極難翁存心如此生
子為狀元宜哉

恨天怨地罵雨呵風

註世間妄人最多其心放而不求其行肆而不謹其言狂
悖而無倫對人有然對神亦未始不然也如天地有憾也
敬以答之而已彼則不勝其憤焉風雨失調也靜以聽之
而已彼則不勝其怒焉憤之甚則恨與怨集也怒之甚則
罵與呵起也彼雖逞一時之性而實已獲罪無窮矣

荆門楊大同平生飲博淫蕩貲產盡窮苦無聊嘗指斥
上天不公一夕遇一少年云有一好境但隨我去不患不
富隨至一宅少年忽不見欲出無路聞數人大叫捕賊將

覺世經註證

奎

大同捉毆乃知是半夜入人家矣且送官不能分理遂受
杖不數日而死

李尚仁定州人因商販回家宿旅店中陰雨六七日仁不
能起程向空高聲曰這眼淚流到幾時等到眼淚流乾我
的盤費罄盡了店主人曰天雨是常事何苦造此口業次
日天晴仁騎驢過橋泥滑驟驚將仁左足跌折竟成一跛
人

謗聖毀賢滅像欺神

註惟聖與賢誰敢侮之而弗敬耶惟神與像孰敢慢之而
弗禮耶然世亦未必無此人也蓋其人甘自居於下流則
藐忽聖賢肆口而謗毀者有之或其人謬自認為正直每

輕蔑神像放膽而欺滅者有之此等形景令人聞之氣憤
見之色變亦不屑與之辨是非也祇目為衣冠中之畜類
而已

明嘉靖年間保定郡守朔日文廟行香有貧生向守求賑
守曰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貧乃士之常貴能安耳生
曰顏子有附郭田可耕何至如此窮信其果貧可笑之極
守怒其侮慢聖賢令教官責之叱去後歲考此生將頭題
遺落未寫宗師批云首題遺落可笑之極遂除名

明萬曆初年西華人王著應里役與納戶爭連欠誓於城
隍廟惡語侮神夜宿揚善寺天王殿內忽聞門外喝道聲
起視之見一官朱衣幘頭立火炬下擁衛甚眾令一隸操

覺世經註證

畜

刀向著著持几上墨硯擲之竟被隸刺口頰流血寺僧驚
起不見一人方知是城隍神也次早著赴城隍廟謝罪廟
中神儼如昨夜所見而右侍則操刀隸也身有墨跡焉逾
月口頰瘡始平刀痕宛然

宰殺牛犬

註凡物命俱不可殺況牛犬耶牛代人耕地物之大有功
者犬為主守家物之最有益者乃人竟操刀而殺之狠歟
不狠歟或買肉而食之該歟不該歟若輩之忍心至此殊
不能令人解矣彼殺之者每謬語曰養牛原為服力何云
有功也畜犬原為守家何云有益也殺之何礙也彼食之
者又飾語曰牛即有功非因我而橫死也犬即有益非因

我而冤斃也食之無傷也甚至明知爲非而取其價賤謂其性補未免強執爲是矣即或有人勸阻而不平之狀不服之言未免與人爲難矣所謂甘令神明惡之而並不一悔者也悲夫

呂祖戒食牛歌

君不見牛耕土曳步前奔用力努又不見日當午血汗通身涎沫吐世間畜類多無如他報主可恨貪財農心狼如狼虎見他筋力衰賣與人烹煮割下頭剖開肚血塗鐘皮輓鼓骨銜簪肉作脯當日耕田難上難今日粉身苦不苦冤魂泣訴閻羅王閻羅悲憫不能語但說幸牛夫受罪在地府或丟劍樹叢或擲刀山塢或灌滾銅汁或烙紅鐵柱

覺世經註證

奎

永劫不翻身翻身世變汝又有食牛人不由人勸阻勸之起爭端阻之笑迂腐怕說牛有功強說牛有補一任罪通天不知何肺腑豈知一食牛立刻干神怒縱有好心腸此條登惡簿應註禍來侵暗折福無數貧天逮兒孫甚至滅門戶吁嗟乎牛代人耕誰不覘殺而食之喪心伍我今降乩普告之戒此方堪對佛祖

北斗神君戒食犬文

犬一團靈性守家而戀主者也人何苦食之耶遡其守家勤勤晨起看門生人內闔直撲直吞歹人外伺隨喊隨跟不懈心於白日尤著意於黃昏連夫夜靜人睡鼠竊作祟犬吠一聲隱隱閃退又或強賊夥至各持兵器犬吠連聲

忙忙逃避至若冬夜慄慄風雪密密凍餓待僵發戰喘息猶復聞響強呼見影掙起俾主人覺之而少停叱之而後止是犬之有功顯然其可紀而且惓惓戀主感入肺腑久客外歸歡跳如舞主貧而彼不厭主亡而彼不散主逐之而彼不離主餓之而彼不憾甚至賣與遠方半載悠長彼仍乘機背遁我路來尋間或舊主不納狼心趕打彼仍回頭乞憐搖尾勿捨祇欲冀主之留並且忘主之愆但思報主之恩靈甘任主之殺是犬之有義確乎其不可拔人何忍食之耶道家云犬肉登庖竈君懷忿奏天曹釋家云犬肉不戒諸佛聞知皆見怪人何敢食之耶其食之者不念功也不重義也神弗欽也佛弗識也雖有善者諷之則見

覺世經註證

奎

疎阻之則生忌亦畏禍而口閉矣吾願世之人去爾恣情消爾戾志慎勿再食此味而甘爲上天之所忌里正景世庠魂至陰司主者怒曰汝本應福壽坐殺牛三百且好食犬今當貧天矣庠曰食犬有之牛實未嘗殺主者曰汝爲里正里中殺牛而汝不禁與汝殺何異姑放還警世越一年卒

明趙一鳳汾州府人好談報應明知牛不可食但不能自禁遊至廣東俗尙食犬鳳亦食之同時過江僱船船戶問曰客是趙一鳳否鳳驚曰然何以知我名船戶曰昨初更沙灘有一鬼坐敘一日明午有趙一鳳過其人亦知爲善但不戒食牛近又食犬神令覆其舟一日竟溺死乎答曰

文字未有溺死字但云沉其貲眇其目故我不敢渡爾也
鳳大恐另覓船渡將抵岸忽風浪作船翻水中船戶用篙
救搭誤傷眼物漂去僅存其命回家誓不食牛犬然竟眇
一目

穢濁字紙

註昔倉頡作字而鬼夜泣以其洩造化之祕也字誠重矣
哉後之聖人著書立說垂教萬世非字無以廣其傳沿至
今三教流通胥賴乎字又烏可棄之耶世不知愛惜不加
欽敬以致委於道路穢者有之濁者有之任人作踐良可
歎矣深可惡矣嗟嗟以聖人之字而視如糞土是藐聖人
也是蔑聖人也猶以爲無心之小過不亦謬哉

覺世經註證

空

國朝浮槎朱靈約字士豐留意八法銳進未艾康熙乙丑
二月以微疾卒其友羣集哭之忽甦云吾壽該四十二以
平日勤於學字隨意焚燒散其灰不珍惜陰司錄其過滅
去五年故今三十七卽終也幸諸君識此事勿輕忽字紙
灰言訖仍逝

國朝金甌誠心敬惜字紙凡遇遺棄字跡必拾之有染污
穢者則滌之焚灰投於河如有年一夕夢文昌帝君
召甌至殿前傳命賜以功名次日適有友邀甌赴童子試
始閱書便能解悟遂入泮後倍加敬惜刊施惜字紙文
逢人勸化如是又二十年甌子相年十六爲諸生二十一
歲發雍正丙午科解元聯捷進士入翰林

恃勢辱善

註凡人有得爲之資居得爲之地則名之曰勢勢燄如火
而易熄也勢大如山而易頽也人值此地第一爲人造福
則善用乎勢者次之而遇人以禮亦善忘乎勢者乃小人
有勢遂得意自滿倚勢陵人意曰人當畏我也當媚我也
而善者則安分守拙斷然不肯趨勢難乎免爲所惡矣惡
心生則窘辱備至矣不知善者能吃虧能忍氣總不屑與
之較亦祇增恃勢者之罪業而已究與善者何害耶

覺世經註證

空

曰惡閻王一士子投詩刺之曰閻王本善誰云惡此號加
君君不樂何弗捫心細細思鄉情公論原非刻後爲按院
訪拿處死家財爲族人爭奪罄盡妻子窮不能度日
國朝柴望守池州時有巡按某欲以私怨參石埭令囑柴
誣列罪狀言至再三柴曰守令賢否公論難逃某不敢以
人之身家性命迎逢上臺也巡按怒遂參柴望去官日士
民莫不遮道揮淚此順治十四年事也後數年巡按以事
削職柴望起復歷官廣東藩憲是年生長子名謙爲御史
迄今子孫科名甚盛

倚富壓貧

註眾人皆貧我獨富謂非天所予耶然天子人以富恆不

欲人自享其富亦胡其待貧人爲何如耳而有善處富者每退然自抑曰天待我以厚我何忍待貧以薄歟況水火盜賊官詞疾病何一不可奪吾富者而必斤斤刻待貧人歟因而敬貧讓貧扶貧濟貧則富而能散天必相此吉人矣反此而爲欺貧侮貧倚富壓貧使貧者含冤而莫訴垂死而莫救則天道不容而受報必慘矣

明史百代大興人開金典珠寶舖資本十萬餘祇自享用貧人來借吝不輕與有高僧勸之曰老施主太緊守了須看破些先幫骨肉後濟友朋再有餘量力施與僧輩不然恐有天殃也代變色曰殃何時至耶僧答曰不定本身與妻室不定兒女與孫曹不定此生與來世不定今晚與明

覺世經註證

卷

朝到那時悔無及矣代不聽未數月代晨起見房上坐一紅臉人須臾火起代僅逃出而一妻二子俱燒死屋中竟絕嗣

湖廣盛某素險惡家頗殷富思造堂樓五間苦地狹欲買鄰人張姓地基張不允盛遂密令大盜誣扳張姓張事急其母與妻售地營脫盛乃買其地而張竟氣死于獄盛樓成生子六歲尙不能言一日坐樓中其子上樓盛指之曰吾爲子孫計故爾設謀今如此愚蠢奈何子忽厲聲曰爾以無辜殺人奪人之居尙望子孫耶盛大驚望後一倒而死其子蕩盡家業亦死
離人骨肉間人弟兄

註誰無骨肉肌膚之相關者也誰無兄弟手足之相倚者也匪惟朋友莫及卽親戚亦莫之能比傍人何得而離之間之耶離之者聞伊骨肉有怨則捏辭以激其怒怒則離矣間之者乘伊兄弟有嫌則造言以啟其疑疑則間矣於是令人骨肉如水火兄弟如讐仇於人則損於己何益口業之大無有踰於此者

米信夫浙西人柔滑狡捷里有大家兄弟二人以父死爭產信夫唆其弟以訟其兄結合官吏從中取利致其兄弟皆破家抑鬱而死信夫由是家漸富至元戊寅遭大獄牽連到邑見吏儼如前爭產之弟抑令招承罄其貲沒焉忿而訟邑吏於府見府吏儼如前爭產之兄亦抑令招承信

覺世經註證

卷

夫與妻子八人皆死於獄

李中規保定府庠生年四十無子既而生兒無糞門請醫治無法五日而死乃禱於家廟曰規有何罪受此罰耶是夕夢其祖告曰汝館於其家曾造謊言致其骨肉不和又代爲寫狀令其兄弟結訟數年產業花盡故有此報也規思悔改後凡遇人骨肉紛爭兄弟起訟者多方勸解之遂生一子

不信正道奸盜邪淫

註道盈於天地間亦曰正而已矣人能遵依正道信心安命甘拘謹而守拙無妄希而倖獲雖有笑其迂者而不失爲正也若夫狂悖之徒乃以正道爲不足信恣意肆行貪

貨財溺聲色以致入於奸盜邪淫而不知自愧心術大壞
人品全虧顯蹈王章陰受冥譴而究其原皆不信正道之
爲累也噫正道顧可不信乎哉

明萬曆年間池州府人孫某自言得異人傳授能役鬼神
立致食物未見其人先知胸臆未爲其事先決吉凶縉紳
權要結納者紛紛無何事敗貪淫之狀百出拿獲正法而
牽連受罪者數人不信正道之害如此

國朝崑山徐氏累代善良順治己亥年有人住城隍廟見
神升座喚其人謂之曰汝知徐氏中元之故乎徐氏累代
不淫遵依正道上格天心今科發榜特其肇端耳汝可傳
語世人言畢卽呵導去其人醒而傳之是科其三子果中

覺世經註證

圭

元長子乾學庚戌探花次子秉義癸丑探花同胞鼎甲實
爲盛事

好尙奢詐不重儉勤

註奢者張侈之謂詐者詭譎之謂夫物力艱難不可忽也
人而好奢則暴殄天物矣天理至誠不可欺也人而好詐
則良心泯滅矣好尙既熟積習難除雖勸以勤儉惜福而
彼不顧也迨至奢侈盡而福祿損巧詐多而鬼神忌遲矣
晚矣

明吳良佐大興縣人家豪富日尙奢侈以雞鴨爲不足適
口以綾緞爲不堪著體設酒待客暴殄非常娶婦嫁女奢
華無比而親友探望則先訴苦狀以免借貸元旦日有鬼

寫對聯於門上云天賜汝財天厚汝汝戕天物汝輕天佐
令家人刷去仍不改後遭盜劫二次家財頓減佐死後其
子名馨哥任意嫖賭家財費盡行乞於市

桐鄉錢貢先人遺產頗厚弱冠登第官至大理寺卿家無
奢侈之習人無巧詐之行入其室聞紡績聲子夢得少時
見客穿青布短衫及長登第官都察院御史雖袍服以布
爲之未嘗衣綢絹俸餘所積置田數百畝名生生產以給
族之鰥寡孤獨者今幾二百年子孫猶食其德宜乎世世
科名鼎盛

輕棄五穀

註五穀者天之所以活人者也其間日暝風散雨潤露滋

覺世經註證

圭

天不知費幾許栽培沾體塗足男耕女餉人不知費多少
經營而值一豐收富貴家不知作息之勞莊農家頓忘凶
荒之苦輕之如泥沙棄之如糞土以致上千天怒大降災
殃至凶年流離餓殍道路始悔向者不珍惜五穀之報噫
晚矣

劉元真少時夢道人授之桃食遂能辟穀一日行終南道
中遇一貴人旂從甚盛眞謂之曰且以赤子爲念貴人領
之同行者曰此何人眞曰山神也上帝以麥大熟民不知
愛惜令收其半吾故爲民請之少頃風雨大作損麥十之
五可知水旱饑饉皆民不重五穀之報

明張儀方有田數百頃每歲收糧萬餘石倉廩紅朽不知

施濟自用則芝蔴飼豬菜荳飯牛不惜也正德六年黃河遷徙田盡捲入河遂赤貧尋餓死

不報有恩

註恩有不可不報者大之救我於急難拔我於卑微拯我於窮困卽或一言之獎成一事之護持一壺飧之受惠皆當隨分隨時從厚圖報勿以年遠而漸忘勿以得意而弗記勿以小忿而背大德勿以薄賞而負深情蓋必如此始有良心否則犬馬蛇雀之不如也犬馬猶知報主蛇雀猶知感恩人顧可受恩而不知所報哉

明王之異四川人未遇時有族兄供給讀書一衣一食皆仰賴於兄後成進士赴京謁選兄復賣田產與爲盤費未

覺世經註證

三

幾選江南令兄窮無奈往任所借貸異不念前恩薄贈之兄曰吾此來欲尋一生路似此回家必填溝壑矣異不顧兄含怨而去越半載異削職狼狽旋里族中百餘人迎於路大罵曰此負恩賊也異慚憤不敢辨尋病死

唐中丞李夷簡劾楊憑貶臨賀尉親友無敢送者徐晦獨至藍田送別權德輿謂之曰君送楊憑誠厚矣豈不慮相累乎對曰晦自布衣承楊公嘉獎今日遠謫安得不別德輿甚美服之後數日夷簡奏爲監察御史謂曰君不負楊臨賀豈肯負國乎

瞞心昧已大斗小秤

註心若公平胡爲而瞞之耶已若正大胡爲而昧之耶其

所以瞞與昧者必其行不可告人而事不可問心者也夫瞞昧之行不一有終日由之終身用之而不自知者則莫如大斗小秤之二事斗而曰大必用之於外入也秤而曰小必用之於內出也在己習慣以爲常在人忽略而不覺宜若無大過者不知斗秤不公貧人之受累無窮上天之懷怒必甚若而人者其受報豈小哉

程某居蘇州清寧觀之側人號曰灰塵以其微籍而姓程也家頗裕爲人好貪小利置一大秤買一物百計取贏負販者無不恨之後子夭亡家日貧受盡饑寒而死

假立邪教引誘愚人託說昇天斂物行淫

覺世經註證

七

註聖人之教師表乎萬世者也若釋道兩門亦足以感人善心外此皆邪教也乃有奸詐之徒假立一教以惑世可憐愚民偏易煽動日聽其引誘而莫之悟以致牽朋聯伍而奔聚矣挾女帶婦而偕往矣其實不過斂物也妄說昇天而實瀆天也詭言行善而實行淫也迨至邪謀一敗而難免乎服上刑矣悔何及耶

明萬歷間有奸民倡邪教詭言入教者上等成仙佛下等轉生爲卿相引誘男婦遠近會聚因而斂財物姦淫等事後被告發巡按奏上詔誅之其教乃息

明瞞暗騙橫言曲語

註險矣哉人心之叵測也而至於交財爲更甚蓋財與命相連已欲其多誰欲其少耶而在邪性之流另具一種肺

賜不怕天不怕地并不怕世人訾議而明瞞之暗騙之惟欲利之入於我而安計損之及於人抑又巧言如流巧言如簧令人受其害而不覺凡此皆鬼蜮之行也而陰譖已隨乎其後矣

德安三京性貪鄙錙銖必較視六親無可信之人惟與內姪某交好某知其貪也勸之開店生理京初不允某極言其利京遂出五百金命之經理某吞之而詭言得利京大喜盡賣其田產與之而身自監督不數年耗其大半京氣憤成疾某挾其貲往蘇州貿易適遇火災貨物皆燒盡某投河而死

湖州一富家婦為妖所憑百計除之不去乃請郡守至家

覺世經註證

卷

五

方開筵飲酒而糞穢等物忽從空至守淋漓滿身適有貢士陳某以事造其家留宿焉妖竟不至比陳去妖復來婦問故曰郡守污吏耳吾何畏哉陳貢士一生正直從無片語欺人望之不寒而慄其家聞是言延陳於家半年妖遂絕

白日咒詛背地謀害

註出言罵人已傷口德若咒詛則加罵人一等矣失悞害人己傷陰德若謀害則加失悞十倍矣况乎咒詛人者於人未必有損徒壞自己心術謀害人者其謀即或未成先註自己惡業可憐人多愚昧遇有疵嫌便爾白日咒詛遇有讐恨便爾背地謀害殊不知咒人適自咒害人適自害

神必有錄其罪惡而不恕者

明馬清德州人貧而無賴借貸伊妹丈錢從不想還其妹丈索取一次伊則咒詛一次因而暗勾匪類誣告其妹丈與海賊通其妹丈不知為清陷害仍託清代為料理又騙錢無數事完後其妹丈知之亦不說破而清忽害眼疾未半載雙目失明後凍餒而死

霄溪嚴天敘存心温厚生平無詭言詭行見人惡語咒罵必力為勸止嘗曰人生惟口過最易犯往往有片語而干鬼神之怒一言而折平生之福可不慎歟至於機械變詐暗地害人此為陰惡上天所最怒受報必慘一有其心已罪不可追况實有其事乎凡與人交遊必處處勸化後其

覺世經註證

五

子中雍正甲辰進士官雲南太守

不存天理不順人心

註理歸於天乃光明之正理也心具於人乃虛靈之公心也人生天地間無論貴賤窮通皆當存天理而不失順人心而不拂也可憐小人輩惟知貪利竟棄天理人心於無何有之鄉且謬曰我若不逞智術焉能療我飢寒天理人心四字而今用不著矣故其始猶以天理人心為可有可無迨汨沒久而天理全消人心盡滅小之損人利己大之逆親背主無所不行噫此直人而禽獸矣地獄輪迴殆為若輩設耶

句容趙某客於廣東其弟仲以嫂甚美欲賣之乃詐為兄

死信嫂號泣成服諷其改嫁嫂正色自誓適有大賈欲購美妾仲密令賈窺其嫂遂議三百金給賈人曰汝須暮夜率眾至見白衣婦人擁之登舟是矣已遂避去嫂微知之乃設計與仲婦易笄服而以酒醉之自潛逃於母家至暮賈人至見素衣婦人蜂擁而去天明仲抵家見門戶洞開二稚子號啼索母始知失婦追至江口船已不見急歸開箱視銀又被人盜去仲方愧悔慟哭而其兄恰自外歸仲無顏見兄嫂乃縊而死

蘇黃門凡日中所爲之事必記之於書人問其故曰吾奉行功過格已十數年矣每日一言一動卽存心起念照格內詳細記明始而過浮於功繼則功過兩平今已功多於

覺世經註證

過矣蓋凡事總須存天理順人心吾所以記此者欲有所檢束而不至於放蕩故時時省察出一言起一念行一事必自思曰是功乎是過乎功則擴而充之過則頓時截止故數年來自覺稍有進步不敢記者卽不敢爲也後公享高壽生子少年科甲皆功過格之效吾人俱可奉行卽坊本所刻太微仙君功過格是也

不信報應引人作惡

註古今報應之理彰彰在人耳目間矣奈何竟以爲渺茫而不信耶夫不信卽己之惡況因己而又引人之惡乎有如人無殺惡也而引之以烹鮮人無淫惡也而引之以邪淫人無貪惡也而引之以妄取人無暴惡也而引之以殘

行人無吝惡也而引之以刻薄人無口惡也而引之以誣陷諸如此類人惡日引則己惡日多皆由不信報應致之也卒之惡報來而莫可逃悔之晚矣

明顏友程濟南府庠生名重儒林但性執口捷不信報應謂人一死便了一先達規之曰汝謂一死便了乃祇了斷其生前而不能了清其歿後也蓋死了二字人所不免而了死一事人所難能此報應所以必有耳若汝謬執爲無是令善者灰心而惡者放膽也將來貧天之報斷難免矣後程貧苦一生子爲人役書香遂絕

覺世經註證

沈之潢爲塾師盡心教誨每日除館課外講善惡果報格言數則令學生讀讀後要回講務要講得明白顯豁至誠懇切又處處以報應勸人陳以利害動以禍福諄諄不倦人有厭聞者目爲迂愚而沈終不改一時出其門下者多樂善之士登科甲者二十餘人沈子德榮少年領庚子鄉薦次子德棻乙酉舉人

不脩片善行諸惡事

註人生如白駒過隙雖孜孜行善猶恐不足矧慢不知脩耶不知脩善則必入於惡矣蓋善惡無中立之理也旣入於惡則必背情逆理貪淫縱欲無所不爲彼其心豈知爲惡而故行之哉蓋因私慾日深毫無向善之念遂日卽於惡而不知耳久之惡業日深則惡緣日湊惡貫旣滿則惡鬼相隨冥司攝而問之曰子亦來見我乎如之何其對之

明李有容太原人任意作惡有勸以爲善者則反言拒之曰我惟恐人說我在善一邊有阻其爲善者則又曰我趕早行些惡事見閻王還仗膽些未幾口邊生二疽死三日復甦曰閻王因我行惡罰我一世變狗再世變馬今生東門外某家乃一白項花狗汝等可取我來其子隨尋至東門外某家果生一白項花狗見子至眼流淚口牽衣因抱回家養大送至法華寺每高僧談經時此犬卽來若聽者然

明董思正安慶府太學生家業萬金不肯行善見人善舉卽笑其愚一夕過東嶽廟遇一矮人隨其左右正問之曰吾酒孽也上帝曠汝富無善狀故遣我來爾正歸家語其

覺世經註證

卷

子子不信次早正卽思飲自此縱酒無度家產費盡窮苦不堪其子虔寫金剛經七卷叩天贖父罪甫寫完是夕正微寐見前矮人垂頭曳趾而去嗣後點酒不思家道再興官詞口舌水火盜賊惡毒瘟疫生敗產蠢殺身亡家男盜女淫

註嗚呼人亦知災殃之所由致乎易曰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蓋片善不脩諸惡並作則惡氣洋溢災殃備至矣或訟獄頻興或口舌不息或水火無情或盜賊相遇或瘡毒時生或疫氣染疾子孫出敗類胎產多不祥殺其身亡其家男兒爲盜婦女誨淫何一非行惡者之報歟凡此惡報實皆惡氣所自招天未嘗有意加之也然則何以消之一

言以蔽之曰爲善而可

明施廣汝州人爲富不仁鄉里側目侵其族人產業族眾不平控於按院收廣於獄缺少盤費遣其子回家路逢盜賊將驟馬衣服等盡掠而去廣因此氣忿遂染疫死值夏月屍臭蛆生見者既恨之又歎之也

趙某厯城人自恃金多慣行兇惡識者知其必有天罰未幾乖氣聚而不散父子兄弟動說咒罵姑媳妯娌時相詬諍因而生產率多不祥妖邪作祟不數年家財耗散男婦死亡殆盡僅遺一女未嫁爲奸人拐去

近報在身遠報子孫神明鑒察毫髮不紊

註惡由人作報自天降蓋有神明在上一筆之於簿近

覺世經註證

全

惡貫既滿惡報來臨而殃及其身矣否則殃及其子孫矣其近報者非其根氣之淺薄則其惡業之酷烈故卽其身而報之其遠報者非其本人之福宏則其祖父之德厚折之損之以抵其惡行而終不知悛改然後報於其子孫也又有一生造孽報及身而殃及於子孫者愚人不知天道乃於報之遠近大小間妄謂報應之有差豈知神明之鑒察斷無毫髮之或紊歟

何應元爲蘇州府吏生子名紳方四歲時外公喚甥歸路由凌家山至更餘忽見人馬燈火自北而來轉報曰何爺過此於是人馬燈火轉西去乳母回述其事應元以己子必貴年十七忽雙瞽應元恚甚聞直塘道士能召神因請

禱神附乩書曰汝子應科第但汝作吏受人賄造款單陷數人於獄天絕爾嗣此子將生有德家矣未幾紳死

明沈元直揚州人好養俊童以恣淫樂後生二子俱浪蕩

下流治容誨淫鄉黨傳以爲醜直深恥之與族長議欲將

二子送官處死其族長曰爾性壁淫姦汚男色不一而足

果報彰彰恐受罰猶不止此若處死二子罪更大矣直懊

悔無及一日渡江船覆溺死

善惡兩途禍福攸分行善福報作惡禍臨

註舜跖分於善惡明明兩途人自擇而行之耳而禍福之

權操之自天恆因人以爲賞罰焉此間感召之理上哲知

之未可爲下愚道也然上哲下愚俱不槩見惟中材居多

覺世經註證

全

中材者可導而上下者也如能勉強爲善孜孜不倦則多

福不求而自至矣倘怠忽自甘日卽於惡而罔覺則雖欲

無禍其可得乎禍也福也人之所能知者也權雖在天而

實由於己之善惡人豈可不擇善而行之察惡而避之耶

宋温州參將郭承恩奉公寬恕司法元珍殘忍刻薄時同

考滿入都其買舟行將抵紹興界風濤大作人皆見神鑿

舟爲兩截承恩居前艙無恙抵岸元珍居後艙竟沉溺焉

明萬厯初宦官馮保柄國門下人徐爵仗勢爲惡無所不

至忽夢一神長四寸呼之曰爾惡深重禍不遠矣爵哀求

神曰作速行善可免爵不悛尋伏法

我作斯語願人奉行言雖淺近大益身心

註 聖帝神明普照鑒別忠奸禍惡福善其所以警惕世

人者已不啻耳提而面命矣而猶恐世人無所遵奉以行

之也於是大發慈悲特作此篇以示人其所以故爲是淺

近之語者亦望人之淺而易奉近而易行也然言雖淺也

而其義甚深言若近也而其旨甚遠堯舜之道孝弟而已

矣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何嘗不淺近而易行耶又何嘗

不深遠而終身行之不能盡耶果能奉行則身可以修心

可以正其爲益誠大矣哉

徐踐義長治人販潞綢至京見 關帝垂訓語敬信之極

每逢朔望諷誦謂大有裨於身心不敢慢視一日接家信

知其母得癱症不能起牀義許刊施 帝訓萬張祈母病

覺世經註證

全

退遂於京中印施甫施完將起程旋里又有家字言母病

已愈過半及到家竟霍然矣

王開祚涿州人家道殷實六旬無子村中有 關帝廟祚

逢朔望供獻求子廟祝曰凡人絕嗣決非無因汝自今修

省必行事可以告 帝而後求有效也祚曰然因思 帝

以忠義而神忠義固非易稱隨分自應勉力凡遇親朋中

有窘處險處則仗義慨助之又倡義其助之每逢朔望將

所行某某事登於冊供 帝座前甫年餘卽生一子享壽

七十有八猶見子食餼於庠

戲侮吾言斬首分形有能持誦消凶聚慶

註 關帝之威靈赫濯凡域中海外之人罔不欽敬孰敢

戲而侮之耶但恐狂悖之徒不知敬奉寶訓或有戲慢之者所謂侮聖人之言也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敢侮聖言其從逆可知矣從逆之凶將有殺身之禍矣雖不必顯污關帝之寶刀而斬首分形之慘暗中定有主之者也若能反戲侮爲敬信持而奉之誦而習之身體而力行之則凶氣漸消吉神擁護將見慶聚於其身聚於其門無所往而不有慶矣人奈何戲侮之耶

徽州王某居心很厲父早喪奴畜其母母以陰譴報應之說相勸某斥爲誕妄反加詈罵附近數步有 關帝廟照壁有粘覺世經輒曰此腐儒捏說耳母聞戒之曰勿侮聖言汝死有餘辜矣觸子怒拔刀欲刺其母母逃入廟伏神

覺世經註證

全

案下子追入廟上階級周將軍從傍躍起揮刀斬之廟祝聞刀聲錚然趨出則王某已斬周將軍一足尙在檻外未入呼問老母具述其事自是喧傳 帝廟周將軍靈爽競以金重裝足仍門外如故

錢盈順天人貿易爲生最敬 關帝凡有疑難事不算命問卜但趨正陽門內求 關帝籤以決行止一日移居鄰言此房甚凶夜有狐魅弄人盈不答於堂屋內掛 關帝聖像桌上供 帝寶訓文一冊晨起焚香跪誦一徧僕婦見許多狐魅乘月色遁去再無影響且事事順利人皆謂敬 帝訓之報焉

求子得子求壽得壽富貴功名皆能有成

註子孫福壽果有定者耶抑無定者耶若謂無定命數之理確然有之若謂有定轉移之機顯然見之蓋有定者天而無定者在人也天定固可勝人人定實能勝天亦願人之能求否也求之之事雖不一端而總不外乎修善若能遵行 帝訓勉力修爲善行日多福報斯集欲求子則益斯振振也欲求壽則耄耄綿綿也欲求富貴與功名則財源滾滾而聲勢赫赫也然後知不患天命之有定惟患人事之不修而已

覺世經註證

全

蕭寺丞震少夢神人告以壽止十八至十七歲父帥蜀震不欲從詰之以夢告父強之至蜀以主帥履任大宴震偶至庖見繫牛問其所以庖人曰酒三行例進玉筍羹法取牝牛烙鐵鑽乳而出之乳凝筋上以爲饌震亟走白父索食牌判免此味又乞判永字於上既而夢神告曰汝有陰德不但免夭可望期頤後享年九十餘

吳子芳大興人祖父兩世俱以貿易爲生至芳更盛每自歎曰吾今雖富不過享庸庸之福耳曷若後人書香蔚發爲朝廷用乎因計所入財除家用外盡行施濟爲文禱於關聖但求保佑後人爲讀書種子足矣後生二子一以拔貢作學博一中舉人作邑令後世功名竟綿綿不絕云凡有所祈如意而獲萬禍雪消千祥雲集諸如此福惟善可致

註世人有不如意之事則思祈禱焉祈之而不應鮮不以

爲天至高難憑神至幽莫測也而獨不見夫善人乎凡意中所想之處不移時而獲之卽意外所未想之處亦因類而獲之而且纖禍不萌如雪之融融而消也嘉祥疊至如雲之重重而集也何諸福之皆備歟亦惟行善以致之耳彼不知爲善而妄有所祈者何益哉

崔璋福州人館於巨紳家書房中供一 關聖帝像東翁

日夕來焚香默言移時方去璋問曰翁有所祈乎答曰吾向所祈者第一求母康健次求諸子學有進再次求人口平安今已蒙 帝佑皆得如願復何祈哉今之默言移時者乃將日間所行事告 帝借此自警以冀善多而惡少也璋歎曰翁修善如此何禍不消何福不集哉後翁富貴

覺世經註證

壽考家門大盛

國朝張廷琛大興人事親孝力行善事曾建義學立義塚復設廠施粥以濟貧困歲以爲常授府通判因母老辭官年六十七與夫人沈氏無疾同日而逝子釗爲懷慶太守諸孫繁衍鄉黨咸謂善人之報其報之更奇者初公之甥罷任歸假公別墅蓄二妓其夕忽有鬼作厲使二妓不得臥遂移寓駱家後事敗被參款及妓事駱姓株連破家向使公之別墅不有鬼逐二妓則駱姓之禍公受之矣噫鬼神福善之妙用豈人所能測哉

吾本無私惟佑善人眾善奉行毋怠厥志

註 關帝高明配天精忠貫日神靈顯應迴倍尋常豈有

纖毫之或私歟而獨於善人則暗中嘉與多方保護非帝之有私於若人也亦惟其善之是佑耳所患者行善不力而始勤終怠則厭厭則廢將日卽於下流而不知帝君深慮於此故於寶訓之終更申言力行不怠其詞懇懇其意惓惓不啻垂涕泣而道之凡我世人若能行善不怠未有不邀 帝君之默佑者

明于保解州人成雲南其妻王氏在家孝姑頗通文義將粒作信香日夕禱 關聖前誦詩曰信香一粒米客路萬重山一香一點淚流恨入蕭關後歲餘于保在行伍間晚遇一赤面長髯者呼保曰爾婦孝姑虔爾欲歸養母乎保曰欲歸乃呼令揪馬馳行獵獵風聲已落平沙中知是解

覺世經註證

全

州城外因抵家叩門王氏與姑驚疑保言所以方出迎抱哭隨詣 關帝前叩謝明日赴州言狀移文雲南查云保僅離伍一日而伍簿上有 關聖勾免四字保遂免戍明李準濬縣人開雜糧店貨本僅千金好行善納善友七人結一矜殘會凡丐人口啞目瞽足跛以及老病奄奄者皆破格施濟七人皆持疏募金多寡皆供於 關聖前以明無他久之六人以賠累難支次第辭去準獨虔心奉行家貲賠盡終無怠志但泣訴 帝君祈暗中庇護一日準生子掘地埋胞衣得黃金數十錠前辭會六人聞知皆赧然曰此 關帝之賜也

紀夢

咸豐元年余客江蘇常郡署齋夜靜更闌對燈兀坐輒自念年已周甲矣猶以內顧多憂依人作謀生計撫今思昔判若兩人良可歎也如是者累日忽於八月十九夜夢有一人頎然偉然緩步而來定睛觀之乃余父白薊公也余卽跪而隱泣欲叩多年未見之故尙未開言余父驟以手撫余背曰汝在此終日愁貧歎苦無益也余見汝尙肯安分特來告汝現有

關聖帝君覺世經在何不刊布亦所以廣福田也余對曰奈無力何余父曰汝何駭也汝祇要買幾部寄歸歲以日用所餘隨刊隨布誰要汝一次卽刊幾千部耶況人之欲善誰不如我勸人刊布亦好汝何駭也余是時若

覺世經註證

全

恍然知父棄養已久急欲問宅兆安否轉瞬已失所在惕然驚覺父訓猶在耳也越二日偶於同事王穗畬兄案頭見有

關聖帝君覺世經註證一部裝潢成帙心竊異之隨捧而讀之洵生平未見之善書江右鮮有知者其所引證較別刻採輯更廣而其詳明愷切眞足以發蒙振聵興起善心因謹遵余父冥示亟購數部俟二兒國興遲月來署卽命其量力隨刊隨布并囑其多勸善信刊刻流傳俾人人知爲善之不可以已也噫余父自嘉慶丙寅十一年見背屈指四十六年矣不孝嘗思夢寐見之而不可得今於無意中得見之且余父猶惓惓於不孝子之境

遇現夢示慰指點迷途眞罔極莫報之恩矣若余不克率兒輩勉遵冥訓不孝之罪尙可追哉爰據實書之如此

咸豐元年辛亥秋八月江右旰黎召庭潘恩誥自序光緒己亥冬十一月儀徵有福讀書堂吳氏重刊

覺世經註證

全

百十第

15A

天
仙
出
理

庚申仲夏刊
於南昌東湖

本序

伍冲虛子自序曰昔曹老師語我云仙道簡易只神
炁二者而已脩仙者必用精炁神三寶此言只神炁
一陰一陽是予於是知所以長生者以炁炁即腎中
真陽之精也人從此炁以得生亦脩此炁而長生唯
用脩而得長其生故稱脩命陳希夷所以云留得陽
精決定長所以神通者以神神者元神即元性為煉
生是也及以神入炁穴神炁不相隔礙則謂之內
神通能神大定純陽而出定變化無窮謂之外神
通即馭神之能事故神顯此語人人易曉第先聖惓惓託
喻顯道託喻者以神顯此語人人易曉第先聖惓惓託
彼喻金喻鉛也喻砂也喻銀也喻嬰兒喻坎男喻夫喻
不過心腎中之二物而世多援喻誑人借古者以
天仙正理自序

者便假說以女為彼家以陰戶為鼎器以行姪為
配合之濁滯而吞之曰服食此廣胎息書之異說也豈
可以外丹藥喻為言者而吹遺精之事而教人乎有借古者
燒煉爐火以誑人而陰為提手行其拐騙之詐謀
致道愈晦採補人貪女鼎之樂反稱不死之精反稱曰
年之姪樂無證果而速死之事反稱不死之精反稱曰
生愈行假路愈不識性命之真宗又有世人貪求橫
財燒煉爐火只學點茅假銀反稱為點化金丹意圖
不識真金丹之妙反遭折本而傾家愈信方士愚矣愈
以道之不明而曰愈晦故先聖又轉機而直言神
氣矣喻本受害于喻矣故自我丘真人以來諸祖不
得不直言神炁二羣書之作或有詳言神則未有不
略於氣者或有詳言氣亦未有不略於神者是亦天

機之不得不秘也者奈後世又不能究竟無全悟何

無完脩何命雙脩為宜古聖詳神畧氣及後世愚人
不明乎炁古聖詳神畧氣及後世愚人
脩而成道古聖詳神畧氣及後世愚人
所以亦不能全悟完脩而後道流禍至於人人易視
視仙道而輕談僧人小予亦正欲均詳而直論之夫既
謂炁為長生之本蒂有命之甯不以神受長生之果者
乎有性將謂神為脩長生之主甯不以炁定長生之
基者乎一日戶部郎四愚張公名學懋來冲虛子道
性命雙脩之說也炁為長生本者言先炁即真陽
之精世人耗盡此精則能喪命返還得此精則
長生是也我言學者要知長生之本為先炁精決
天仙正理自序

知非容易可得者必由神而取之而得長生則
此長生之果難是神生長之所受用者故說受長生
之果是神生長之元炁經云神行即氣行神住即氣
便不得真脩長生之主是神行即氣行神住即氣
住我故說脩長生之主是神行即氣行神住即氣
生必得真脩長生之主是神行即氣行神住即氣
少一不得真脩長生之主是神行即氣行神住即氣
靈是炁也神也仙道之所以為雙脩性命者也
雖知養性之理不得悟脩行之法則脩亦不長且謂
也二炁為論所以明生人人生仙佛之理也炁曰二
先天炁及後天氣分二體而二其用也先天必因後
天而採取而烹煉而入穴凝神方能神炁合一後天
必因先天則有歸依有證人還伏而寢定唯二者當
並用故並論之然欲明生人之間亦皆順欲明生人
佛之理其二炁隨神而返身中皆逆用而還伏為靜

定寂滅而真空若二不願行則人藥物為論所以
不能生二不逆行則仙佛亦不生藥物為論所以
明脫死超生之功也元生有必老病死之理唯真精
苦而不死而長生者病而火候集古為經所以合羣
聖仙機列為次第之宜也世人皆知聖人傳藥不傳
及我博觀則見聖聖皆有傳火之言但不全言而皆
畧即我所說畧于氣者我欲全言之又不敢下口便
下口言之而人未必信我欲全言之又不敢下口便
集眾聖之畧言者而欲我欲全言之又不敢下口便
真上聖度世之言留為未來世聖真為常行不易之
偏疑耳且知眾聖皆已言之精切慎密如此喻築基
非我臆說杜撰之言也真有切于度世矣
論二炁漸證於不漏遠謂之基成不漏若有漏則不
能為胎神之基無漏則身可久借煉藥論二炁成一
生而為伏炁胎神之法界也

天仙正理 自序

三

而不離一火藥適均即所謂相見結嬰兒者關伏炁
論藏之內而不馳諸外關揚直論之也外馳者炁散
而神無所歸依伏者即所謂雖反覆言炁而不見其
若欲長生神炁相住之說雖反覆言炁而不見其
繁立一名彰一義也言後聖見名當思所以用實論
煉已者論其成始成終之在真我本來面目即元神
本性之別號也凡所為採藥煉藥基之築成於始者
皆由煉已證本來面目之成於始者即所以修性于
始也所為伏炁胎息為脫胎出神成還虛於終者皆
由煉已證本來面目之成於始者即所以修性于
始也所為伏炁胎息為脫胎出神成還虛於終者皆
始終皆是本性而成仙能復真性者即仙也非真性
者即非仙也世世之愚人所學即仙也非真性
性同所以舉世談仙而莫知所學即仙也非真性
仙聖始言煉已者以其有諸相對者是性與佛成但
法世念中而逆同者言之也終言煉神還虛者是性
之無相對者獨還於虛無寂滅而實只是性

一個性真而已世之愚人墮于邪說外道者妄執邪
見偏于談仙談佛謂仙不是性而佛是性謂佛畢竟
與仙不同不信法華經所謂如來大仙道妙法如來因
之成仙不信何必強談佛語謂不但不知仙不可知
既亦不信佛自己何能強談佛語謂不但不知仙不可知
于仙亦不知自己何能強談佛語謂不但不知仙不可知
見一浮漚真可憐也專言神而不見其簡操一機貫
一義也為元神本性主宰乎性命而雙脩始也欲了命
脩之一機終也欲了性為長生超劫運之性則以長
生之命配性而為脩亦此雙脩之一機也此正顯明
直捷全機簡而為脩亦此雙脩之一機也此正顯明
性化神而了性炁能化神胎息之論密指胎其神而
息其炁此又合神炁而歸其妙化於神而虛者也胎
之初煉炁以化成神即經所謂不出不入自然常住
者如佛之龍宮一定七日菩提樹下一定七日仙曰

天仙正理 自序

四

胎圓佛曰滅盡定及陽神出現仙曰出神佛曰始成
正覺如來出現從此皆名類法仙曰煉神還虛佛曰
虛空界盡我此脩行終無有盡此皆神而虛無之極
境也所以能超過天地劫運者仙佛皆要如此而後
可如此語成九章道明無極復以曹老師昔為我淺
說道原者發明之亦成一篇冠之直論之首先揭其
大綱曹老師昔云古聖所言脩行之事及我素所言
為爾淺說其節日即家所謂人道之當然者我今再
若知人而不知天也何不可何也凡曰大脩行非止於
所以然之生而後得證所以然之妙始可信心直
行到極處我今亦揭道之原發明于篇首以示修行
之總而道體之全已盡精微於直論又致廣大於淺
說且廣大之不廢詳精微之不廢捷止於大畧唯淺

說之廣大而兼詳明無疎畧處凡精微之言皆近於
 隱秘或煩瑣唯直論之精微而更捷要無隱處於
 二者全備出世而世始全仙道矣真足為世之鑒觀
 者雖有奸邪棍黨欺誑世之初學淺見謂妙訣不載
 邪計若我志學方知秘法斯言固足取信于人施
 指而印證而不可欺以邪已得真傳而觀之則求道有
 正道而後觀者則知所行與道合即信可成若不
 所考據若所聞則所行與道不合其功成不成有
 能言必宋不足信必無可成也所以孔子云夏禮吾
 下焉不尊不師而謂直論全書可少乎哉故陳泥九
 亦云若未達師且看詩論中書訣好脩持也倘有
 雖云然未到蓬萊路也少得不能發明至玄妙之
 諸書之簡語學者何得徹悟抱朴子亦云五千言
 難出於老子其中不肯全舉其章永無至言或齊生
 為徒勞耳女子莊子尹喜之文章亦無至言或齊生
 天仙正理自序
 死為無異或以存活為勞役徂歿為必當從此證會
 其全精化佛諸書皆詳一而畧一如煉丹詳言煉
 食至十簡也煉佛書但曰守中盡其化神之神說
 皆書之出界即煉佛書轉神入定也至於欲界
 離欲除淫如仙之煉精化炁何路證明無言
 如蒸砂石終不成飯如來涅槃何路證明無言
 之當戒而不言淫穢身如漢亦以得斷根何以無漏
 而成漏盡通不死之阿羅漢所以無始者心無終
 故曰佛言詳於終而畧於始所以無始者心無終
 言詳於始而畧於終所以無始者心無終
 者有之亦即此序所謂詳悉神畧者我見
 又煉神還虛為超故以煉精炁神而全言之
 聖之妙者而但曰九年面壁我乃以大定常人得
 至玄至妙者而但曰九年面壁我乃以大定常人得
 與仙佛齊眉皆從有不悟諸書之隱言者難以知
 此直論一書悟入有不悟諸書之隱言者難以知

即如喻也如參同契之喻乾坤喻坎離喻日月喻水
 火如喻彼我喻男女喻夫婦如喻甲乙喻人能以
 蛇如喻藥物喻火喻鼎器如喻庚辛喻人能以
 壬癸正猶且難知無奈何故抱朴子云考覽奇書既
 喻悟正猶且難知無奈何故抱朴子云考覽奇書既
 矣人將何語難卒解抱朴子云考覽奇書既
 之有所疑又無語難卒解抱朴子云考覽奇書既
 中只有精至神三寶為得生之本此論所說神與精
 語說得何等神內之理我顯曰精炁神三者之精已
 直言之矣百神內之理我顯曰精炁神三者之精已
 相住已直言之矣百神內之理我顯曰精炁神三者之精已
 者亦祖述之也固不為巧立幻言以顯其長生神炁
 立喻而言終成不顯不巧立幻言以顯其長生神炁
 可謂明而終成不顯不巧立幻言以顯其長生神炁
 行偏易而終成不顯不巧立幻言以顯其長生神炁
 於此不可復用立門戶之喻無害於世論邪說由
 門闕正路接引後聖而易悟不入我之願也敢不勉焉
 天仙天理自序
 而直論讀此者了然解悟後聖得直論而讀者必得
 之哉并解悟二經之法旨不日徹見耶則其超凡入
 究知并解悟二經之法旨不日徹見耶則其超凡入
 聖端在茲乎論註已六萬言之師不有一師之師曾謂此
 真哉即其解悟能由六萬言之師不有一師之師曾謂此
 亦必由于此矣其因果必不昧

天仙正理目錄

道原淺說篇

先天後天二炁直論第一

藥物直論第二

鼎氣直論第三

火候經第四

煉已直論第五

築基直論第六

煉藥直論第七

伏氣直論第八

天仙正理目錄

胎息直論第九

直論起由

後跋

增注說

天仙正理卷上

明南昌伍守陽撰并註

道原淺說篇本曹還陽老師平常言教之目

伍子道原淺說發明曰仙家脩道為仙初證則長生不死乃仙宗有脩有證人同此生有長其生而不死者也凡夫不同所以欲高出人之上者無脩證有生死之凡夫初煉身中之元精不離元炁而復化元炁也脩之煉精化炁煉炁化神通出欲界矣此古聖謂之煉精化炁煉炁化神通出欲界矣此足而無漏發便長生不死成漏盡神通出欲界矣此由築基之果成鍾離真人傳道長生不死最難得者是大也昔吉王太和問曰人言道長生不死最難得者最是也○昔吉王太和問曰人言道長生不死最難得者最大之事老師今淺明言之但曰初證者請再詳之冲虛子曰初脩煉腎中真陽之元精謂之築基陽精煉得不漏而返成炁漸脩漸補得元炁足如童子故完體方是築基成者基成則永無漏之果從此始故

天仙正理卷上

豫章叢書

曰初證此由百日之得果也後面有十月化神九年還虛正是大事與天地同久正得大果謂之大成者是也世人不知後證如何能入聖以此神不通靈故呂祖云脩命不知後證如何能入聖以此神不通靈故又言壽同天地一性如何能入聖以此神不通靈故曰今聞教始知天仙之道為至大極證則統理乾坤真陽曰虛空同體之脩證而上無色界之脩證而超出永與虛空同體之脩證而上無色界之脩證而超真成人云寸地尺天皆有所轄無空際處是也○昔吉王殿下問曰主顯乾坤無極地交泰亦是統理乾坤之道成時如太上三大天尊之極鎮天清上清太清之始帝為萬天之主救世度人者天官管地地官管地方者世尊在西天救世度人者天官管地地官管地水官管水者三清有九霄三十六洞天之地官管地地官管地十四治之理者如張天師管陽平治之類塵世之下有八十一洞天者如王屋山者許旌陽為丹臺宮主者嶽者漢張子房主者王屋山者許旌陽為丹臺宮主者王喜先生為蓬萊上島主者涓子為中島主者陳搏

為蓬萊下島主者鍾離真人為南洲講法師者邵堅為匡廬山主楊太君為天臺山主三茅真君主三元罪福事此皆出于太清玉華仙書之說及世人傳誦者以此觀之丘真人之言亦先發明之矣王曰是古今人人羨慕而願學者誰不羨慕又不願學又因學仙須是學天仙唯我金丹家為有願不願學又因學死壯願無佛願願但道理精深人人未必能曉高聖之法象非真我性命權指身心粗迹之近于已者以象而實悟入于法象而執之如銅人身上所謂精深也後世人遂以法象而執之如銅人身上用針灸如何以愈人身之病所隔者遠也遂認何得而真滋味此由未能曉一吞抑予欲為眾淺說之以發明前聖之所未發者前所未發者亦多如煉火之機如辨採藥之何為真清如剖周天之何為大何為小如超脫以五龍之捧如常定喻乳哺之養兒

天仙正理卷上

三

皆是今皆有夫所謂道者道字即人所以生不死所以發明精切語夫所謂道者道字即人所以生不死所以者不可是人所以得生之理道之用于化生謂之精是道之化生人而所以養生致死之由既生有故精是神之化生人而所以養生致死之由既生有精是神之化生人而所以養生致死之由既生有精是神之化生人而所以養生致死之由既生有是即此得生之理保而還初使之長其生而不死之法真陽曰按昔太上養生胎息氣經云精全氣全精直說脩煉精氣神保氣須全真元補還具足也此書亦如初脩所謂三真全必定神仙是也得生之理者一陰一陽為一性一命二者全而為人也真陽曰既方成得一箇人亦必性命雙脩方成得箇仙佛未有成仙佛所以能成人成仙佛必以順之成人者以逆成仙佛由于為人何以謂之陰陽性命當未有天地

未有人身之先總屬虛無如易所謂無極而太極時也真陽曰太極是一炁之極至處無極是一炁之極也無處無極在太極之先太極雖有一炁無陰陽動靜所謂鴻濛無中恍惚若有一炁將判判言分也未判之時也無中恍惚若有一炁將判判言分也未分陰陽是名道炁亦名先天炁以恍惚將判言先動靜也炁方是虛之極靜之篤者為炁炁必如此時此景象之炁方是虛之極靜之篤者為炁炁必如此時此清可煉金丹之藥物不如是炁非先天炁久靜而一漸動而分陽而浮為天比如人之有性也陰而沉為地比如人之有命也冲云此言陰陽性命皆在動問曰動分已與靜為二矣動後又可干動言分陰陽為二乎冲云古云一生二二生三三見得是如此便說此如陽動極而靜陰靜極而動動靜原是循陰陽相交之氣而遂生人必不能脩无元炁之仙佛必陰陽二

天仙正理卷上

三

炁交而後生人人生仙佛也則人之所得為生者有陰陽二炁之全有立性立命之理故曰人身一小天地者也此結上命之說以下正稟此陰陽二炁順行隨其自然之變化則生人逆而返還脩自然之理則成仙成佛是以有三次變化而人道全人道者生身成人之道也一為一炁而成胎也二次變化者是胎完十月有炁為命有神為性而將產也三次變化者是產後長大成人精炁盛極十六歲亦有三關脩煉而仙道得初關時也謂之三變者亦有三關脩煉而仙道得初關化炁中關煉炁化神上關煉神還行人道之三變虛謂之三關脩煉而所以成仙者順行人道之三變者言一變之關自無炁而合為一炁也父母二炁初合一於胞中只是先天一炁不名神炁此時母胎胎

神及長似形胎之長似微有氣似呼吸而未成呼吸正神氣將判未判之時及已成呼吸而隨母呼吸則神炁已判而未圓滿之時胎之十但已判為二即屬後天此之二非離一而為二是一之顯然似有二之時斯時也始欲立心立腎胎中漸生五臟漸而欲立性立命矣有心即具有性之元神已固藏之於心炁已固藏之於臍炁即命是心中所有固不離于腎及至手足舉動翻身而口亦有啼聲者十月足矣則神氣在胎中已全此二變之關言一分為二也出胎時先天之炁仍在臍後天之氣在口鼻而口鼻呼吸亦與臍相連貫先天之神仍在心發而馳逐為情欲由是

天仙正理卷上

四

炁神雖二總同心之動靜為循環此言性有動靜命謂一分二二亦有動靜之說如人之睡時炁也靜性也靜及其覺時本炁之覺炁也動性也動即後所謂神炁同動者儒亦言此年至十六歲神識全矣精炁盛矣到此則三變之關在焉或有時而炁透陽關命根之動于中未有不發散馳于外者故則情欲之神亦到陽關亦是常行之處謂之熟境則情欲之神亦到陽關外總攝于一神內有動神也知外有動神也知馳于知外世神炁相合則順行為生人之本此炁人多墮于世事神炁相合則順行為生人之本此炁化精時也謂之三變者如此脩煉三關者使精返為炁即百日關中築基之工也法炁煉為神即十月關華經中佛亦說百日之期

定之神還為虛之九年面壁即是從三變返為二變從

工也神還為虛之大定也即是從三變返為二變從

二變返到一變從一變轉到虛無之位是為天仙矣

由此虛之而又虛虛到無極此處合用脩煉之工

便是天仙陞遷到極尊處三關已後是說人所以得生之理自然順行者自脩煉

三關已後是說人所以得生之理自然順行者自脩煉

脩實悟之時至必當用正宜淺說之者性命之道淺

說脩煉夫炁與神皆有動靜自此至而巳耗精者之

之工佛之真宗大脩行之全旨直論中之總而靜極之

要合宗語錄之秘機提綱於此盡之矣而靜極之

際正有動機動之機頻然之覺炁動即有神動時至

也神不知便即此動機便可脩仙法而耗盡以死者

教當面錯過即于動而還靜之為脩以不死緣此機

機者雖若動而不為動用方可逆脩而為仙緣此機

為生人生仙佛之分路分路者分順逆之行也機動

轉動而還靜即成仙佛故動上無不動靜入死入生

之基佛祖云若要真不動動上有不動靜入死入生

之要關蓋人之求長生者可死者可生者可死者可生

欲出陽關而為後天之精者陳泥九日子時道藏經

云精者妙物真人長生根此太上胎息氣經語也黃

生正言此未成後天精質之先天炁名元精者是也

先天炁夫此炁雖動不得神宰之而順亦不成精如

即元精夫此炁雖動不得神宰之而順亦不成精如

神無妄覺不能幸之何曾成精不得神宰之而逆

亦不返炁黃芽黃芽既無安得大藥脩仙者於此

逆脩不令其出陽關鐘離真人云勒陽即因身中之

天仙正理卷上

五

炁機合以神機元炁發動之機收藏於內返歸于元

而行身中之妙運時探取烹煉皆此以呼吸之氣而留

戀神炁元炁以求仙方得神炁不離則有小周天

之氣候夫小周天云者零只是個天無二天何有

小大之異名以用者言取象于子丑寅十二時如周

小其機故名曰小言取象于子丑寅十二時如周

一日之天也時氣之行周十二時之名神炁配合

然氣有行住必有起止于住不能偏于住不偏于行

故道一禪師亦云未有行而不住未有住而不行行

住而曰不離這個是以這行住即不離這個行住

猶有起止白玉蟾云起于虛危穴以虛危宿在坎官

子位也起于白蟾云起于虛危穴以虛危宿在坎官

所當行住所當住起氣行有數忌其太多周天者周

所當起止所當止也氣行有數忌其太多周天者周

于天則動者已復靜矣再則着氣行有時忌其太

于拘滯徒為廢時失事于理無益氣行有時忌其太

久時即數之義周天十二時候非有時亦不拘着于

煉丹隨子時陽氣生而起火則火方全餘不使之

時起火不得或太久或不及皆火力不全不使之

似於單播弄後天氣者恐以滯其先天炁之生機故

也生機滯則後天呼吸無所施後天炁用之不已而

內若無真種子猶將此脩仙之至緊至秘之工故以

水火煮空鑪是也雖曰周天實非天也心中妙用

周天三百六十限之畧有似于天之周數為妙用之

程限子行三十六積得陽爻一百八十數午行二十

四合得陰爻一百二十數百八十者除卯時不同爻

天仙正理卷上

木

古聖不輕傳火故云沐浴不行火今此說云行沐浴
非異也其有妙用若還持疑不決請看鍾運此天周
者當知其所云一年沐浴防危險者已言矣運此天周
靜真人所云一年沐浴防危險者已言矣運此天周
積累動炁以完先天純陽真炁一次火候運一次周
則真精真炁歸復于命根而愈旺其發動生長之機
此只是真炁在根本處自純陽不失非從外得有所
增補故凡一動則一煉而周使機之動而復動者則
煉而復煉周而復周之此言凡遇有一動之炁即要煉
真炁不長旺而速于神化又不可一周完積之不週
而不歇雖無大害亦遲其動機為無益也積之不週
百日則精不漏而返炁矣是古云百日築基煉精化炁
十日得炁足或五六十日得炁足此三關返二之理
功勤不差者易得年少者亦易得此三關返二之理
已返到撲地聲離胎七竅未開神識未動真炁在臍

天仙正理卷上

七

之境也此四句言人初出母胎時是如此及今逆脩
此所以廬江李虛菴真人曰陽關一閉個個長生言
得長生之基也真陽曰陽精元炁總為一身發生之
而致死之速由敗于陽關者獨精欲耗折之多
出之則耗而死之則精自滿而得長其生始也我
主宰問之不令出及滿則自閉矣凡有精則求
出路無精以通路固自閉如儒師所謂用之而成路
不用則茅塞之矣人之說似故吾師祖李真人云脩到
一閉即得長生人得閉人長生無異者吾見
冲虛云從此得長生人得閉人長生無異者吾見
其壽量之基也李師祖及我兄弟得長生與天地齊
之凡長生必由生求長生一閉即得長生與天地齊
能閉便不得長生求長生一閉即得長生與天地齊
杏林真人求師後云得師訣來便精既返而成炁則
知此身不可死知此丹必可成精既返而成炁則
無復有精矣姓根縮如小童子所謂返老還童為童體

者是如此故佛家華嚴經亦如有精則未及證於盡
去成就如來馬陰藏相是也如有精則未及證於盡
返炁也是真陽曰有精即是有漏之軀全無一點精方
浪精只是名節慾不名無漏精者之出家僻處持五戒以
禁淫者是也猶有可漏精者在如玉通禪師住虎丘
四十年持戒禁淫竟敗精于紅蓮故者之干拜此正
無實果之案也觀其死即隨之又不能了生死之案
也○吉王問曰真無漏者如何驗知冲虛云真無漏
則陰縮如小童子絕無舉動也若人老而陰縮者是
始得成而脩有證之漏無通也若人老而陰縮者是
陽得成而脩有證之漏無通也若人老而陰縮者是
賦得陽而微弱所致不可誤認為精竭矣從生身來稟
時求脩證必要補精到能洩精地位而後始有可長
生之機切不可誤至則亦無復有此一竅矣如有竅
於老來鉛汞少者則亦無復有此一竅矣如有竅
則未及證於真無漏也此一竅是精所出之處也精
若有一竅在猶可漏精則炁未得足者可知矣昔長
沙玉星垣殿下問曰何以知精滿盡化成炁而不漏

天仙正理卷上

八

冲虛云真實脩煉之人精已煉成炁者便有止火之
候自到此是無精之靈應也則無竅矣此無竅無漏
方真炁亦不得死守於臍矣若只守於臍而不超脫
過關此時始有真炁過三關得真炁者名曰飛昇
不過暫有少得長其生之初基而為人仙也未能永
劫長生得何故今言暫得永得之不同冲虛子曰一
得而能決劫運矣若言我已上之所得此果更長何為止
于妙頭超劫運矣若言我已上之所得此果更長何為止
不死若能更行姪欲漏却一點陽精猶是有漏凡夫生
不勉而突之哉故有遷移之法古人所謂移爐換鼎
之喻者是也施祖亦呂祖之師鍾離正陽真人呂純
呂祖純陽三仙傳道集所謂三遷者此當用其一遷

矣純陽論還丹云遷者往之說沖虛子云按鍾離
田有三氣在中丹神在上田遷出天門是為三遷功成
既自下而上不復更有還矣吾師說曰七日功成
見鍾離此語矣聞者探大藥從古至今不見其書今
採其大藥七日下問曰探大藥從古至今不見其書今
以七語問何又曰探大藥從古至今不見其書今
此語請問何不又曰探大藥從古至今不見其書今
云此語請問何不又曰探大藥從古至今不見其書今
精之絕無所發又曰探大藥從古至今不見其書今
無此之流所發又曰探大藥從古至今不見其書今
皆云有藥形迹唯知有火而無形之採于有採內
我生云來春尾問空寄信誠然也此言前氣蒸百
之生久故真天因之忽然似有見故火採于氣蒸百
火唯單採先天炁之藥故口用七日口訣何故用
之內火異于周天故曰七日口訣何故用

天仙正理卷上

九

之異因此時真炁歸于命根矣雖有動猶不離于
動處祇在內而不馳于外用則無火之動無不離于
也此為異也其所用無極之化果始此大藥即前
所以長生超劫之所通無極之化果始此大藥即前
得所探虛無之炁相也取得下田先天真炁名曰金丹
春真靈人云煉精為丹而後純陽炁生煉炁成神而後
真靈神化超凡入聖棄殼昇仙而曰超脫萬世神仙
金丹即所謂大藥用服食飛昇拔宅者皆此耳
太和殿下問曰我聞砂鉛爐火中成者曰金丹
人共知皆曰金丹服食者何故沖虛曰坎腎屬水
精出于神亦曰金丹服食者何故沖虛曰坎腎屬水
水故生于腎亦曰金丹服食者何故沖虛曰坎腎屬水
母藏子腹如金在水由炁化精則有炁在水中故曰
煉之相如虛根發苗生而為藥乃虛無之炁耳實
無形相而虛根發苗生而為藥乃虛無之炁耳實
成其食取之發始有法成之妙相而純陽之炁根始

生動以出其外為精既返金丹即是外丹初時陽發
于內得此食之義同世人因此服食丹草下藥之可
喉如心丹服之即自求而後始知世煉砂者皆誑
砂鉛丹之辨食所以自求而後始知世煉砂者皆誑
後學宜思辨之求不己者猶為待知世煉砂者皆誑
愚者不核食之求不己者猶為待知世煉砂者皆誑
問者不核食之求不己者猶為待知世煉砂者皆誑
丹田下之通外腎骨下盡處界通地者三岔之路
上蒲團先馳上藥回下之日工到五日之問忽出
如火珠直上心即回下之日工到五日之問忽出
轉致但到關邊必用口授天機自方纔過得關由力
其真炁自然冲關向上之機按身玄帝脩于武當山引
故之功多加以五龍捧聖之秘捨身玄帝脩于武當山引

天仙正理卷上

十

五龍捧聖其體于萬勿崖上當知此為超凡入聖
一龍妙喻也蓋玄言北方之龍者工法中三關轉
龍之妙喻也蓋玄言北方之龍者工法中三關轉
喻之轉尾閣夾脊玉枕三關關是初上此云三關
脊枕為三請示曰轉者以何為關是初上此云三關
擬其出三界之次行此道不遲不速審諦必由之路
嚴經云踐如來背脊而行四指不遲不速審諦必由之路
此要當行之路而為難行之處喻之兩頭及尾關者
緊要當行之路而為難行之處喻之兩頭及尾關者
即通呼義尾骨下盡處存喻之兩頭及尾關者
不通呼義尾骨下盡處存喻之兩頭及尾關者
之令得轉運來者故名尾骨下盡處存喻之兩頭及尾關者
骨之令得轉運來者故名尾骨下盡處存喻之兩頭及尾關者
頭上然盡處轉運來者故名尾骨下盡處存喻之兩頭及尾關者
運上然盡處轉運來者故名尾骨下盡處存喻之兩頭及尾關者
此一炁自旋環已通九竅真陽日者古云兩關中左右脈又

云黃赤二道為日月並行之道也三關則有九竅故
丘祖門下徐復陽真人云鐵鼓三全憑一箭幾佛
宗人亦云九重鐵鼓又云九曲直灌頂門按諸佛諸
黃河曹溪西江洞水者皆是
皆有水灌頂來鼻牽牛過鵲橋安走故牽鼻使由之
即行妙道鵲橋者鼻上相通蓋鼻上之路實通氣不
當行所謂上鵲橋也何為相通蓋鼻上之路實通氣不
鏡所行上鵲橋也何為相通蓋鼻上之路實通氣不
當行所謂上鵲橋也何為相通蓋鼻上之路實通氣不
有妙法秘機以通喻曰鵲橋亦有行大危險在也詳在
後語錄下重樓重樓之十二而入中丹田神室之中而
中矣
亦通徹於下田若合中下為一者堂煙太一問入中
虛曰昔曹老師云下重樓而服食之事所得實點化
離陰名乾坤交媾也正是中下田而一行者雖合下而
火候時充滿虛空此便見合中下田而一行者雖合下而
用時有升滿虛空此便見合中下田而一行者雖合下而
界即有升滿虛空此便見合中下田而一行者雖合下而
丙故世尊坐于菩提樹下而上須彌頂于合下天

天仙正理卷上

三

升兜率陀天說法亦不離于菩提本座者與此同
此華嚴經之說也又大集經云佛成正覺于欲色天
二界中間化七寶坊如大千世界十方佛剎為諸菩
薩顯說甚深佛法久住者皆同此意世有人因
臍之上有一穴如此則無根可歸殆非也
周天之氣候者不以此後古人名大周天與百日小周天
今別鼓大周天者如一日實周一天也一符如是十
沒絃琴大周天者如一日實周一天也一符如是十
百千萬符皆如是一時如是三千六百時亦皆如是
以周十月之天也吉王殿下太和問曰何為有大小
所用之工有大小之異也小者有數大周則無數矣
小者有間大有則無時矣小者有數大周則無數矣
何為有間大有則無時矣小者有數大周則無數矣
河車君再睡來朝依舊接天機言有問也古云子午
工是火候卯時沐浴酉時同言有問也古云子午
十六用在陽時一百四十四行于陰候言有數也古

云工夫常不問定息號靈胎言無間也古云晝夜晨
昏看火候言無時也古云不在吹噓并數息天然言
無數也此煉炁化神必然之候為大周天之妙用也
初時一瞬一息為周一天至一刻為一日一月一月
一至一時為一天元炁隨呼吸氣而俱住俱無不似小
周天之瞬息一瞬一息為周一天元炁隨呼吸氣而俱住俱無不似小
于天者之可易行也非大而何懷胎煉炁化神入定
者之候如此其中有三月定力而能不食世味者有
四月五月而或多月始能不食者三月之久即能
不食功夫少者得證果遲唯絕食之證速則得定出
定亦速陰食未盡則不仙分食未絕亦不成仙絕食遲
者則得定出定亦遲所以然者由定而太和元炁充
於中則不見有饑何用食又必定心堅確故得定易
而有七月者有八九月十月而得定者若定心散亂
故得定難而有十月之外者及不可計數之月而始
得定者即歇氣多時火冷丹力遲之說也今以十月
得大定者言之其中又有神胎將完第八九個月十
個月之時外景頗多外景者乘陰為魔也此時或有
陰在即有或見奇異世俗中平日所無者而始有
一見而見者曰外魔一見之謂之奇異乃見之魔眼
不見者曰陰魔見而喜悅貪見則着魔矣見不可見而心
魔矣或聞奇異此聞魔也喜其聞而貪聞則着魔矣
聞而不聞或有可喜事物遇過之熟境已掃去而復
偶有故曰可喜可懼可信如此下三者或可懼
喜者聲色富貴玩好受用皆是皆勿貪喜或有可懼

天仙正理卷上

三

得大定者言之其中又有神胎將完第八九個月十
個月之時外景頗多外景者乘陰為魔也此時或有
陰在即有或見奇異世俗中平日所無者而始有
一見而見者曰外魔一見之謂之奇異乃見之魔眼
不見者曰陰魔見而喜悅貪見則着魔矣見不可見而心
魔矣或聞奇異此聞魔也喜其聞而貪聞則着魔矣
聞而不聞或有可喜事物遇過之熟境已掃去而復
偶有故曰可喜可懼可信如此下三者或可懼
喜者聲色富貴玩好受用皆是皆勿貪喜或有可懼

事物可懼亦非一水火刀兵劫殺打罵或有可信事
 平常或有願望而欲求者或妄求而未得者今若
 遂願若應求為理之可信如山東張先生在園中
 見天魔而誤信為身外或有心生妄念上五者是外
 有身之類者餘做此或有心生妄念上五者是外
 佛宗人謂之陰魔又謂之陰蓋或有奉
 上帝高真眾聖法旨而來試道行四十九章經云諸
 以所欲或試以所不欲或試以所難或試以所易或試
 以所畏或試以所不懼或試以所不測或試以所不測
 魔力而來盜真炁如狐精化美女姪凡此一切不論
 心妄見魔眼前見一魔亦急提正念不應魔而魔自
 退去果邪果試一切不着俱以正念掃去四十九章
 矣羣魔竊來者自返戈丁靈陽云靜中抑按功深或見
 有仙佛鬼神樓臺光彩一切境界見前不得起心憎

愛命玉吾云任他千變萬化一心不動萬邪自退如
 鍾離真人試呂純陽以十魔呂真人皆無着又如壺
 公以朽索懸大石于費長房座上之梁有大蛇嚙索
 將斷令石壓費不為之懼而正念長存此真降魔之
 明案只用正念以煉炁化神自然得至呼吸絕而無
 也 真陽曰有呼吸未盡之定即是陰未絕盡而陽
 魔矣未純故魔可來到呼吸絕而陰盡純陽則神全
 大定不用見聞知覺于外則魔不能干犯我不用見
 魔亦不見于我我不用聞魔亦不聞于我故呼吸絕
 者自無 昔丘長春老祖師掃去魔後曾云魔過一次
 長福力一次魔過十分長福力十分每當過一番魔
 心上愈明一番性愈靈一遍此七句是我本宗老祖
 子引證降魔之案○按丘祖每只為福小不能心定
 當過二番死魔二次飛石打折三根肋骨又險死撲
 折三番臂膊屈般魔障皆不動心越生苦志○冲虛
 子昔于謝家住七十八日被火災所魔以所賣家產

天仙正理卷上

幸

千餘金并九轉之力備以入山住靜供養眾居食之
 資者盡為所毀當此急用之需慨然盡棄而不可
 為當過此魔而已有友云何不救雖少得亦可答曰
 有丘祖案在脩行岸頭原不動心與魔應棄物同於
 棄家千餘金何足重此脩士所以不可不知者既得呼吸無則
 氣不漏而同炁返純神則無復有炁與氣矣如有炁
 則呼吸雖暫似無漏未為真絕也呼吸少定而未絕
 定而未大定此時正宜綿密工夫直入必至無炁而
 大定而純神若有出入問斷即同走丹入必至無炁而
 後已真炁大藥服食已盡是炁已大定矣則此第二
 關返一之理如此正已返到如父母初交入胞之境
 矣但父母初交時只虛無之炁神未分子炁中也此
 則炁返合於神只存一虛無之神在焉此直說分剖
 胎神胎之

天仙正理卷上

雨

所以神已純全胎已滿足必不可久留於胎昔藍養
 然山養胎既成而不能出劉海蟾以李玉谿十詠寄
 之指示脫胎出神養素撫掌大笑而出此見胎之必
 不可久留在胎局于形中有聖賢提揭者○冲曰胎者形
 也猶可離定而為胎動則同于屍解之果而己神之
 定者猶可離定而為胎動則同于屍解之果而己神之
 還虛空而極虛空則胎動則同于屍解之果而己神之
 炁為入胎之始脫炁氣則虛空安有壞耶夫自其脫精成
 于胎猶可復為精也而未超脫其精之境也神不入
 于虛空猶可動其定而馳逐其氣也而未超脫其炁
 氣之境也故李曹二真人曰不超不脫神如子胎十
 月形全則生神胎十月神全則出理勢之必至此
 則再用遷法以神之不長着於中下而離着自中下
 而遷于上丹田前之初關中關皆是三田反覆化炁
 于下亦由上而中而下及化神轉上

而居中原是虛境无所拘着若不遠于烝樹故
云合中下皆在虛境之內即世尊寶塔從地湧出在
虛空中之說也上丹田者頂門邊之泥丸宮也既成
純神則謂之見性神之靜體謂之性性之大用及通
而無障礙處謂之神古以加三年乳哺九年大定煉
云性在泥丸命在臍也以加三年乳哺九年大定煉
神而還虛也仙以得定成神雖得定乃初有所得未
能久定乳哺以加養使神能大定而久也還虛者烝
久定而絕無神必用神故曰化神烝大定神亦
為主令而定其烝知有神故曰虛正無法無佛亦
之謂當此遷上之時非只拘神在軀殼之上猶似壽
也

天仙正理卷上

五

入不令出久亦不令見聞于遠境謂之久其出可漸
久而後入亦可漸見聞乎遠境而後入不調者恐驟
出外馳而迷失本依師度法出神及所出之景自上
性凡初出者必調依師度法出神及所出之景自上
田出念於身外自身外收念於上田一出一收漸出
漸熟漸哺漸足如是謂之乳哺三年而神圓可以千
變萬化可以達地通天可以超海移山可以救水救
旱濟世安民誅邪除害任其所為皆一神所運神變
神化所以謂之神仙抱朴子云欲少留則且止而佐
曹老師云脩仙至于出神永無生死矣與魔皆不
相干初出神若一步而即入若二步而即入古亦云
十步百步切宜照顧是也如此而後乳哺養神至于
老成必三年而後可舉念者無不是神通靈應便上
救水救旱也可舉念者無不是神通靈應便上
萬億年劫如是也可若不欲在世如此即用面壁之

理九年大定而後可與從仙而還虛則又三遷至于
最上上乘仙佛齊肩矣此正無極此皆十六歲以後至八
天仙之虛境矣之至極處此皆十六歲以後至八
六十四歲已化精而已耗精者之脩也精既耗則消
工補滿而後能生真烝轉運河車又有童男未化精
點化至神住胎入定如上所說又有童男未化精
之脩焉如集仙傳所云周從者泗州人也幼得道徐
神翁曰我少而婚彼幼而得道其神全吾不及也又
世尊為太子在宮中娶三妃十年不行一姪姪晝夜
天經稱觀者十九世童真此三者皆同皆世所不知
而亦欲說之者夫人自未生之前謂之胎既生之
後謂之童逆返脩亦易仙道中最難得者是童體童
體精烝完全不唯脩之易其法力及歷年至于十六歲
甚大有非脩補精烝者之所能及

天仙正理卷上

末

烝足極矣烝已純陽精猶未漏是為全體之童乃其
之自全而非用力古人云返老還童者還成如此不
脩補湊合之所為烝仙者多是已漏之精若以此為脩
漏之全體而已必不成仙必有死有生而輪迴者故
用初關築基工夫基成始與此且童必至十六歲陽
童身相等而法力猶有所不及且童必至十六歲陽
烝極而精將通未劫之世人人習為姪慾之風未至
十四五六則有交姪之敗烝不旺而精不壯天而不
壽者多矣此是世間愚人俗子輩若舉斯世設有一
人舉一世或有一人者踰十六而未漏者必為愚癡
不知姓慾之事不足以行道者也姪慾之事喪精耗
之所禁戒以脩行大道不知姓慾之樂者必不知姪
慾之害世間亦未有不知姓事者况十六歲之成人

而猶不知乎此時而不知又或有一人能至十六蒸
姪真為愚痴之甚而不知又或有一人能至十六蒸
極足而未漏此最易化神而成仙者也陽精之悉自
築基補精補神之工以固之若緣分淺薄不遇聖師點
者名曰童真以童子之全若緣分淺薄不遇聖師點
化昔抱朴子曰按仙經云寶秘仙術雖有已在弟子
何能強以又不自知參究探此真炁而煉為神亦不
語之耶以又不自知參究探此真炁而煉為神亦不
足以行道者也前生無積脩功行故此生不遇聖師
機為凡俗混世幾百千萬年或有一人既足十六陽
耳故不足以行道百千萬年或有一人既足十六陽
極之炁又有仙師密旨昔抱朴子曰按仙經云諸得
性及生而有識心好其道者在胎之中已含信道之
事必遺明師而得法因其未漏之炁不用煉精之

太仙正理卷上

工遂以七日天機秘法七日者煉精化炁築基成功
起以後皆同探得真炁百日之工探真炁乃微陽
于大人之法探得真炁百日之工探真炁乃微陽
真炁而得即得長生探不得此真則不長生捧過三
關九竅以行煉炁化神之工所以無煉精之工者正
以炁未化精而探之即得炁未化精而搜漏則精炁
探探而必得所以世尊自備之工不用煉精只用色
界四禪定為始由本自滿足之炁獨盛旺勝于諸佛
諸仙者故炁未化精者脩之有四易易於時易於工
皆以此故炁未化精者脩之有四易易於時易於工
易于財易於侶也易於時者不用百日之工者煉精
以化炁之工也炁既化精而願行搜漏者必用從七
煉精還而為炁既化精則無用還炁之百日者
日而十月三年行大周天火之期也三年者出神後

而乳哺陽神之期也此止言可計之程也易於工者
成神仙之期未說天仙也此即說不用從探大藥服食
不用小周天採補薰蒸百日之工從探大藥服食
即七日而胎神之工十月乳哺之工三年可必之果也
計果可必者言此逐節工夫自粗而精自漸而頓易
可必其必至者如所謂果生枝上終期熟之說也
於財者自七日而十月三年可數之費也養胎者一
二人或三計每人一日費銀二易於侶者護法者一
分三人則六四人則八最易數易於侶者護法者一
人輩因童真之神清而明聲色榮佚之念未啟炁
完而足筋骨堅強不衰用其護力而扶持顛危昏眊
者少也純陽真人云免斯謂之四易其炁已敗于化
精者壯此又詳言十六歲以後則必用煉精之工故有

太仙正理卷上

四難難亦時工財侶也難於時者精已虛耗無大藥
之生必採煉精以補精返炁而補炁則真炁大藥始
有所生多百日之關如有年之愈老則不能以百日
而返足炁亦不能以百日而止工也或二百日或三
難於工者工日百有期內期外之不同期內者五
得炁足者如曹老師五十日而得是也有七八十日
月調習期外者如我以兩月半而足然其初尚有一
百日之外炁始足是以年之漸老則用工漸多如神
已昏眊必先養其清明精炁已耗竭必先養其充實
豈朝夕之力而能然哉昔鍾離真人道要云晚年奉
不足十年之損止用一年功補之名曰採補還丹古
補之數足日漸以增名曰水火既濟曰人仙是也

人教人得之者早脩莫待老來鉛汞少者鉛少者元
蒸之耗竭遂致有精乾者有陰痿者有氣喘者有腰
脊痛折者有筋拘而膝不屈坐者或坐不能久聳直
者皆是承少者元神本性之昏沉或採取不能張主
而精專或烹煉不能進退而終始皆迷惑錯誤者多
此何以能百日而止工皆為此也鉛汞既少之時而
成還丹而證道有准經云八十尚還丹又曰百二十
歲猶可還若不決烈精進則墮有死之類而已故戒
之曰莫待老昔馬自然曰此身難於財者以行道之
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難於財者以行道之
期久或百日或二日費之積多或至二百日則多費
不可以數限也為二百三百日之給難於侶者用
工日多則給使令之久扶顛危之專遂致護道未終
或以日久功遲而疑生厭心有疑其功不知成否或

天仙正理卷上

以身魔家難身魔者護法之身有病魔或有災異家
事而變輕道念易護道之念此往往有之者矣抱
于昔云為道者不遂又觀古人所謂同志三人護相守
又曰擇侶擇財求福地老君言諸小山者皆不可
神為主多是木石之精千歲老物血食之鬼此皆邪
氣不令人作福但能作禍○福地者抱朴子曰按仙
山長山太白山終南山華山泰山霍山恒山嵩山少室
山安丘山潛山青城山峨眉山峻山雲臺山羅浮山
陽駕山黃金山龍祖山大小天台山四望山蓋竹山
栢蒼山皆正神在其中若有而福地者不過不逢兵
道者登居之則山神助福而福地者不過不逢兵
戈之亂不為豪強之侵不近往來之衝昔抱朴子曰
雜○太上胎息氣經云凡脩行切勿令人知人知名

至則禍不至盜賊之擾房舍華麗衣服鮮美飲食豐
器用奇巧皆盛財物盈餘庫藏充滿家具
招盜賊之由畧近城市易為飲食之需辦奔走煩難
恐護法要人必遠樹林絕其鳥風之聒昔許由以瓢
多方有侍者必遠樹林絕其鳥風之聒掛于樹風擊
之鳴由侍者必遠樹林絕其鳥風之聒掛于樹風擊
亦其一驗案也屋不踰丈人居不能容眾僅足三五
賊可據為穴故曰僅墻必重垣內外完固遮護惡盜
取蔽隔風雨為止墻必重垣內外完固遮護惡盜
也明暗適宜以舒暢不生疾病牀座厚褥軟而和
生加以潔精芽茶淡飯遵四十九章經元始天尊法
厭所云齋戒者道之根本法之津梁子欲學道清齋
奉戒眾生捨清淨戒酸甘淡油鹽醬醋之屬隨時
屍五味隨時安其所遇隨有隨無不煩于搜索
調養口腹有過則有傷害安靜氣體安居丈室而行
務塵勞凡真實修行者亦易易事耳然亦古人之長
靜定其心先靜定其身亦易易事耳然亦古人之長
慮也古人每有入室之事遺囑我今亦詳說又有極
口稱為財不難兮却却難者是何也求財助道者或
財助道而得何難蓋為學道本皆智士而每人品
不同或以德勝而行道之心不專或以志欲為仙而
德不足或以始雖勤而終則怠玉皇經懺文云求
喜于談笑而問道若勤其力行實悟全無天尊言
復不能久難至于道或初一遇待師家以杯茶便
問如何成黃芽黃芽若教如此易問易得遍地飲
師家以杯酒便問如何到了手若教了手以杯茶可

天仙正理卷上

至則禍不至盜賊之擾房舍華麗衣服鮮美飲食豐
器用奇巧皆盛財物盈餘庫藏充滿家具
招盜賊之由畧近城市易為飲食之需辦奔走煩難
恐護法要人必遠樹林絕其鳥風之聒昔許由以瓢
多方有侍者必遠樹林絕其鳥風之聒掛于樹風擊
之鳴由侍者必遠樹林絕其鳥風之聒掛于樹風擊
亦其一驗案也屋不踰丈人居不能容眾僅足三五
賊可據為穴故曰僅墻必重垣內外完固遮護惡盜
取蔽隔風雨為止墻必重垣內外完固遮護惡盜
也明暗適宜以舒暢不生疾病牀座厚褥軟而和
生加以潔精芽茶淡飯遵四十九章經元始天尊法
厭所云齋戒者道之根本法之津梁子欲學道清齋
奉戒眾生捨清淨戒酸甘淡油鹽醬醋之屬隨時
屍五味隨時安其所遇隨有隨無不煩于搜索
調養口腹有過則有傷害安靜氣體安居丈室而行
務塵勞凡真實修行者亦易易事耳然亦古人之長
靜定其心先靜定其身亦易易事耳然亦古人之長
慮也古人每有入室之事遺囑我今亦詳說又有極
口稱為財不難兮却却難者是何也求財助道者或
財助道而得何難蓋為學道本皆智士而每人品
不同或以德勝而行道之心不專或以志欲為仙而
德不足或以始雖勤而終則怠玉皇經懺文云求
喜于談笑而問道若勤其力行實悟全無天尊言
復不能久難至于道或初一遇待師家以杯茶便
問如何成黃芽黃芽若教如此易問易得遍地飲
師家以杯酒便問如何到了手若教了手以杯茶可

中人人皆是了手神仙故抱朴子云世間淺輕視如
近之事猶不可坐待而知况神仙大事乎鍾離真人度
俚言之笑譚即持譚笑之聞認爲得理純陽時純陽
正爲九江府德化縣令棄官而隨鍾離有一詞云
上告師尊弟子相隨七八年肩頭壓得皮開綻足下
生瘡五七番並未蒙師一蓋言此詞猶執弟外清音書
中久矣既得聞道便見有蓋言此詞猶執弟外清音書
多教子而後得聞道成道者有初遇便傳聞之理如
父教子之裁錫麥者乎劉海蟾爲燕國宰相時鍾
呂二真人造府而後得成抑豈有輕易得傳者乎世
有光棍一見便傳者則有一故爲方士者詐設之假
言及治一病之小工耳欲謀一日之飲食者非若此
取年月間之供給者欲遂其愚見何以得心腹相投哉
易謂天神仙大道或以好勝務奇而欲聞獨異于
亦可如是聞問爲哉或曰勝務奇而欲聞獨異于
已稱獨勝於人徒務知道而不行道此一人欲自
誇得秘聞秘法

天仙正理卷上

圭

勝于或有徒務博聞而唯自誇爲能士如遇一賓友
曰能這件則亦曰這我也能遇一賓友曰能那件則
亦曰那個我也能不論邪正是非一概俱聞實無學
道行道之志此一人等浮慕稱博絕非專學任旁門
徹悟所以不能學道者高又或有狡詐醫士學談道
明真師當慎言于此人而涉獵卻病旁小坐功遇富貴者用藥無功又恐他
人奪其主願故傳以坐功而卻病爲釣連擒拿之法
耳何有於學道之心多所見皆是如此或本志不
真學道但借學道爲芳名而陰行不道之事悖道者
事也凡有口稱學仙道求長生不死遂遍語人曰我
能仙道長生不死愚人遂信之及談之乃說用女人

作此家不知其心實爲孽騙人家女子行姦姪之計
耳又有口稱能煉丹服食不死能點金銀如山嶽之
多哄騙愚而逃皆不道也或以口稱學道知道行道
拐其本銀而逃皆不道也或以口稱學道知道行道
而心實不學不知不行者此不見張紫陽真人所謂
生甚胎裏馬自然真人云此身若不向今生度更必
向何生度此身此等入當以二真人之言自醒或以
父母妻子恩愛太重而道念亦重欲割然脩仙則恩
愛不能盡捨玉皇經懺文云求度難專向多宿累
上靈寶大乘妙法蓮華真經云今迷諸世網雖有真
心固不爲篤抱道不行而自望其頭不白者亦稀聞
也欲繫戀恩愛又恐無常速到失却千萬億劫難逢
之道此謂兩持之心而亦兩失之心也而無決心死
俱失必然之理無常速到道果得乎恩愛在乎所以

天仙正理卷上

圭

行道護道三人須要決地立志脩德脩道戒律中不
殺不盜不淫不酒不妄語不綺語等皆是凡匡君護
國救世安人救水救火救災救旱及以慈悲心救人
患難疾苦貧窮於此前列假心學道數事辨得分明
全無所犯不妨道行而後可稱同志自學道本皆智
一語一言知擇耶止一大段皆言有道之士訪外護
同志之難及正道明師訪同志弟子之難者同志者
能苦心信德誠心向但侶之難於同志者於前十一
道者方爲真同志但侶之難於同志者於前十一
有甚不可又有難於擇者也以同志者未必出於一
知之處又有一鄉而爲兩相素知若師先已得道出神者則眼
家一鄉而爲兩相素知若師先已得道出神者則眼
天之上同佛見聞色欲二界者普天之下以及諸地
獄中皆可見聞凡有學道而願爲門下者皆不越所
見聞之中若師家只得于遇仙傳道猶爲訪友訪弟
子護道之謀者則難擇人也○出於一家者如曹還

陽度親兄曹復陽如冲虛子傳堂弟太初堂姪太一
是也出於一鄉者如還陽真人度三千里許之冲虛真
陽二人如真陽度一里許之徒太如一身之德行不
和是也其根基性德素有相聞如一家所言不善也人
臧者暫遇之不識也之善惡必久相處而後知言可
用詐多聞其言善惡自露德可虛如一心之邪惡深
稱久稽所行之跡則善惡難掩如一心之邪惡深
遂者面交之難察也此行全邪惡之事意圖神通及
點化服食欲得勢力強大勝人假作尊師敬如祖父
友懇勤問道此面交假局明師亦當明此如祖父
輩之基惡種禍者遠見之不及也祖與父有大惡為
肯為善且前人之惡報身不盡必報及孫與子未必
近者而後知世積若生各異方長各異地斯亦不能
遠見此皆上蒼之必不付道者也傳天將惡報而師家
人傳非如何而能以一語一言知擇耶此皆前十四等
人皆選擇賢弟子

天仙正理卷上

三

外護之難知者一晤者兩人對面一會也假令即有
一言者一相會之談也總言相交之淺假令即有
全德堅志之士假令是全德者在此法中不可必有
之德于道法中又能全五戒此是君子聖賢人品便
是修仙修佛之根器堅志者非上所謂十四等不
品之假事不違師言不犯師律不犯王法時時切問
近思之職事不違師言不犯師律不犯王法時時切問
陰不敢虛負所聞便求實悟不肯虛度光必於學道脩
仙於師家之逢選難于相信也選者固不能辨弟
之善惡誠偽如十四等者學道弟子亦不能辨弟
家之邪正聖狂不能辨即不能信雖有相識者為徒
耳所以難于相信者又係認道不真平素操慕道之
日用女人交姤為採補接命可得長生不死見其說
亦有一端道理遂却不識此事是假及見真心中冷落
疑不信何者為是認不認正為真即不能學道雖有

堅志亦不成不素識其道德有無日不素識者不
其為堅矣不素識其道德有無日不素識者不
見不聞師家之道德無道德但暫時一遇相談妙
理而學此亦未必有證不知邪說假設由未親近師家
證疑仙亦實悟真脩者必有所證皆由未親近師家
未見實也果邪果正而不敢輕於信也道而亦不得
有證也果邪果正而不敢輕於信也道而亦不得
實聞正道緣師家知其不能破疑而改邪歸正便是
匪才無用之人譬如無目之人糞穢臭處也將鼻一
聞不能棄臭而久留于香故也此尤見侶之所以難
也此不能令起至此一段皆言學子遇師之難也
昔呂真人云起至此一段皆言學子遇師之難也
學不能無所不知知識時起一念云仙有神通變化無所
不能無所不知知識時起一念云仙有神通變化無所
否便拜之即不知我當學起一念云仙有神通變化無所
是三師五師十師一師也遇三師五人十人俱拜之即
得隨其真偽邪正總之說一句非道之言也為一師尋
弟惡念最難得者若祖宗及身無德而輕道者不傳
却惡念最難得者若祖宗及身無德而輕道者不傳
等惡念最難得者若祖宗及身無德而輕道者不傳
病坐工而欲學之口空談而心不實悟者不傳
術以女人為鼎取姪姪為成仙者不傳視仙道同于房
益于道者不傳世情急而道情緩者不傳當如是也故曰
師度弟子難古人云朝可喜唐朝呂洞賓至今猶在尋
人是彼世人遇區區奔走者於一傾蓋間而曰得遇
也

天仙正理卷上

三

弟惡念最難得者若祖宗及身無德而輕道者不傳
却惡念最難得者若祖宗及身無德而輕道者不傳
等惡念最難得者若祖宗及身無德而輕道者不傳
病坐工而欲學之口空談而心不實悟者不傳
術以女人為鼎取姪姪為成仙者不傳視仙道同于房
益于道者不傳世情急而道情緩者不傳當如是也故曰
師度弟子難古人云朝可喜唐朝呂洞賓至今猶在尋
人是彼世人遇區區奔走者於一傾蓋間而曰得遇
也
仙曰得遇侶果何所得哉膠住于一方者與奔走遊
常相問學傾蓋者收束蓋之說也張兩傘以行于
途相問學傾蓋者收束蓋之說也張兩傘以行于
有道之士孔夫子相問學傾蓋者收束蓋之說也張兩傘以行于
而道存此唯聖能知聖也今言傾蓋而語夫子曰若
不相談不日何能得仙傳道也何能得侶護道以覓師侶
不得而日何能得仙傳道也何能得侶護道以覓師侶

者尤當以此為鑒戒古仙從來無一相遇之初而即得護道于賢侶者凡後學覓師及有道者覓侶皆當以此說輕遇之不得人為鑒亦以輕信于一遇為戒但後來脩士必於人道中先脩純德五倫之事也而信謂之純德高真上聖皆言傳得其人身有功德者當傳于有德之人也傳失其人九祖受冥拷又云妄傳九祖受冥拷皆言妄傳于無德惡人也有仙道者安敢妄傳非人哉凡輕易傳人者那說誑語耳意圖誘哄人財物故意易其言以為相投遇合之機者抑可輕信又能信奉真師昔葛稚川神仙傳云劉政求者耶又能信奉真師昔葛稚川神仙傳云劉政求已雖奴客必師事之今人慎擇賢友即此里苟有勝若能如此自有真仙踵門慎擇賢友擇侶之前所謂精心脩煉於此淺說中語脩道之欸一一勤得透徹則長生不死神仙天仙佛世尊可計日而皆得矣子

天仙正理卷上

姜

又願同志者共勉之

天仙正理卷上終

天仙正理卷下

明南昌伍守陽撰并註

先天後天二炁直論第一

沖虛子曰昔讀玉皇心印經云上藥三品神與氣精固然矣本註云人以精氣神三者以生此身亦以精氣神而養此身於世間凡從人胎生者皆如此仙與佛同是人胎中有此身心而來者然其間有故亦同脩此三者而成果學仙佛者當知其間有秘密而當直論者正有說焉秘密者先天後天之說聖真亦說之特未詳故後世人有遇傳唯是神與精者有不遇傳者有知者少不知者甚多唯是神與精也祇用先天忌至後天先天是元神元精是有變化之神交感之精無而炁則不能無先後天之二用以神通變化之物也

天仙正理卷下

豫章叢書

為長生超劫運之本者真陽曰二炁者先天是元炁氣與子氣也超劫之本乃元炁不自能超必用呼吸以成其能故曰有元炁不得呼吸無以採取烹煉而為本有呼吸不得元炁無以長生超劫運之本也所以入定之功必兼二炁方是長生超劫運之本也所以呂祖得先天炁後天炁之旨而成天仙也純陽真人未甚精明及見入藥鏡云先天炁後天炁得之者常似醉之說而後深悟成道故真人自詩云因看崔公入藥鏡令人心然所謂先天炁者謂先於天而有無形之炁能生有形之天是天地之先天也即是能生有形之我者生我之先天也亦從元炁所生故亦曰先天脩士用此先天始炁以為金丹之祖未漏者即採之以安神入定未漏童真之體已漏者採之以

補足如有生之初完此先天者也凡在欲界精已漏動而欲趨欲界則採取烹煉還補為離欲之炁而先天依舊完足即是金丹服此金丹則超出欲界之上而成神仙夫用此炁者由何以知先天之真也靜虛至極時即致虛極守無一毫念慮念慮原是亦未涉一念覺知此在將判不動之時此正真先天之真境界也佛宗所謂不思善不思惡如遇混沌初分即鴻

判即有真性始覺真炁始呈是謂真先天之炁也日先天之炁藏氣穴雖有動時猶是無形依附有形而為用者始呈而即始覺向未墮于形體之用故曰旁門邪說之所謂氣者脩士於此下手須要知採取真時用真陽日真時者藥生之時易知而辨所以可天

天仙正理卷下

七

不可得此非邪知配合真法即以神馭知脩煉真機而後可稱真仙道真機者總上二者皆是鼎器要真符而不陰符者不可故脩煉之機要知之真而後可行可成知不真則所謂後天氣者後于天而有言有天形以後之物若風氣之類即同我有身以後有形者也若呼吸氣之類當陰陽分而動靜相乘之時此陰陽是言太極一中分陰陽為二神炁是也陰陽俱有動靜故相乘如二分四之說今人若不信陰陽同動靜亦屬動即如世法俗語便見道理自然循環是

元炁不與睡中呼吸顯然同相及其神炁同動判然
靈覺有照不應顯然不無唯聖真者而後有證
以凡夫之呼吸者運至真無窮而長生不死以超劫
窮而死者脩成真人之呼吸窮而長生不死以超劫
也 有生生不已者為交感之精故曰後天自呼吸之
息而論此言凡夫呼人之呼出則氣樞外轉而關吸
入則氣樞內轉而關是氣之常度也自交感之精而

論由先天之炁動而為先天無形之精真陽曰先天
形之稱在虛極靜篤時則曰先天元炁及鴻濛是無
將刊而已有判機即名先天元精其實本一也觸色
流形變而為後天有形之精若人不遇色欲邪淫必
乃人生日用是精之常理也皆人道若此而已人道
順則為人時之道也此書篇篇皆先言順而後言逆
脩見其即自家所有以脩自家如釋迦所謂眾生即

天仙正理卷下

主

佛之後天而奉天者也修士於此須不令先天元精
變為後天又必令先天之精仍返還為始炁即是歸
復還命蒂之所始炁者即所謂如亥之末
而致者故於動靜先後之際如子時之初便是用後

天之真呼吸尋真人呼吸處李云只就真人呼吸處
張紫陽真人所謂一孔玄關竅乾坤共一往來飛又即
合成又云橐籥地徐停息者皆是一意歸中即
神馭炁凝神隨後天氣軸而逆轉關元炁固要逆
入氣穴之理不逆轉則與凡夫口鼻咽脩而呼吸之
喉浩浩者何異所以言真呼吸者以此當吸機之關

我則轉而至乾以升為進也當呼機之關我則轉而
至坤以降為退也乾天在上自下而上機似於吸入
故曰闔曰升亦似古之言進升於

乾本為採取之旨坤地在下自上而下機似於呼出
故曰闔曰降亦似古之言退降於坤本為烹煉之旨
然現在之烹煉又為未採取之道隱齋問曰何為
言退密旨也○周南餘來友初至道隱齋問曰何為
進退可也古云子言進退者亦虛喻耳其實不見有似進
行則陰符二十四此言陽時進陽火三十六陰時
退亦一定之數也故不以九陽時進六陰時退
而虛喻進退也又按古云陰符者暗合也其周天中
暗合者亦有只曰沐浴之不行火候而暗合於有火
候者但不在六陰時而俱可於陰時暗合也其周天中
二字要說進退以自外而俱可於陰時暗合也其周天中
要退妄以有而退於無如王道所謂成滅亥休之說
吾故曰皆說得此要似此說只以升為進降為退謂候
中只有升降必說此要似此說只以升為進降為退謂候
火午退陰符從此說而已脩煉先天之精合為一
炁以復先天者也真陽曰此一段即言小周天所當

天仙正理卷下

四

煉金丹之士只要闔闔明得透徹則金液可還而為
丹若闔闔不明則藥不能生而亦不能採取烹煉大
費言脩世人乃不知先天為至清至靜之稱所以
變而為後天有形之呼吸者此先天也動而為先天
無形之精者亦此先天也化而為後天有形之精者

亦此先天也此順行之理也元炁為生身之本凡一
化所生至於逆脩不使化為後天有形之精也固此先
天也不使動為先天無形之精者定此先天也不使
化為後天有形之呼吸者伏此先天也證到先天始

名一炁是一而為三三而復一有數種之名即一生
三五生萬即有數種之用故不知先後清濁之辨不
物之說

可以採取真氣真氣者即先天元精清者也後天交感之精濁者也則不真氣不知

真動真靜之機亦不可以得真虛之極靜之篤則

無知覺時不為真靜從無知覺時而恍惚未到有極篤

為真動未到無知覺時而于妄想中強生妄覺則非

真動動既不真不知次第之用次第者次藥生之真

則無真炁者不知次第之用時操藥歸鼎封固進

陽火退陰符周天畢採取之工能採取得炁不然不

有分餘象間等用由升降之機得理則

得真炁縱用火符亦何以言伏炁也哉古人有言

似水火煮空鑊而已後天氣而言者也不全露之意也有言藥即是火

藥物者單以先天炁而言者也有言為火候者單以

後天氣而言者也不全露之意也有言藥即是火

即是藥雖兼先後二炁而言蓋言其有同用之機藥

生則火亦生用藥則亦用火故曰即是亦不顯露之

明二炁之真

藥物直論第二前先天後天已兼火藥論

冲虛子曰天仙大道喻金丹金丹根本喻藥物果以

何物喻藥也煉外丹者以黑鉛中所取真鉛白金煉

金丹成內丹亦名曰金丹外以白金為藥以丹砂為

主內以真炁同于金者為藥以元神本性為主故同

喻金丹同太上云恍惚惚惚其中有物恍惚者是本

于知覺思慮似知覺即吾身中一點真陽之精炁號

之妙處其中便有物即吾身中一點真陽之精炁號

曰先天祖炁者是也夫既名曰祖炁則必在內為生

氣之根者而又曰外藥者何也蓋古云金丹內藥自

天仙正理卷下

五

外來以祖炁從生身時雖隱藏於丹田却有向外發

生之時如生視生聽生言生動生姪欲皆此一炁化

致即取此發生於外者復返還於內是以雖從內生

却從外來故謂之外藥煉成還丹斯謂之內藥又謂

大藥古云鉛汞相交而產黃芽實止此一炁而已今且

詳言外藥內藥之理而所以名外藥內藥之由聖真

究此一段則邪說既曰藥本一炁也非有外內之異

而何有外內之名者以初之發生總出以身外而遂

曰外藥若不曰外則人不知採之於外而還於內將

何以還丹及精補精全炁補炁足神炁俱得定機真

天仙正理卷下

六

曰定機者將用大周天之先機也若小周天則不定

之候故小周天有止火之候者以其不定能傷將定

之藥張真人所言若持盈未於此時發生大藥者真

已不免遭危殆之說便是於此時發生大藥者真

為自發也然必求何以知採大藥之時知前止火

此大藥之時全不着于外祇動於發生之地因其

不離於內故曰內藥昔人每註只說炁是外若不曰

內則人一槩混求於外則外無藥無所得而阻於小

果空亡此言只可長壽而非將何以化神所以先聖

不得已而詳言外內也張真人云內藥須既有外內

之生所以採之者亦異蓋外藥生而後採者也純陽

云一陽初動中宵漏汞紫陽真內藥則採而後生者

也自丘真人傳于張李曹三真人以及伍冲虛子所
不定而此亦往聖之不輕言直論者我今再詳言之
以繼世尊所為重宣偈者云此炁在人未有此身即
此炁以生其身此炁不足者則不能生子之身少者
炁不足故不生子觀此明知既有此身則乘此炁運
形不能變化生而炁能生既有此身則乘此炁運
行以自生故曰脩士亦惟聚煉此炁而求長生也惟
煉則能聚煉聚久之而大藥生但其變化雖在逆轉
為能起死回生之真仙藥也但神返身中若念動
一炁而其為逆轉主宰則在神炁自回之說若念動
神馳引此炁馳於欲界則元神散元炁耗變為後天
有形之精此精必傾有形者終不可復留亦不可復

末仙正理卷下

七

返終於世道中之物而已乃無益於丹道之物也若
人認此交媾之精為藥即為邪見為藥既已無形元炁
不能復為無形之藥既已媾精則炁已耗盡且有形則
千敗萬人萬敗何曾見有一人不敗媾精而能採來
補精得長生不死者乎是以脩金丹者不用如媾至
姪姪之精者以其炁不足不能長生故也如媾至
靜至虛不屬思索不屬見聞覺知總是虛之極而真
陽之炁自動是循環自然妙處非覺而動實動而覺
覺而不覺復覺真立動而覺者先動後覺也即是先
天宜用之藥物此時即有生化之機可以凡而將發
生于外者在如天地之炁過冬至而陽動必及春而
生物者然也冬至陽初動謂之微陽孔子於復卦之
大象云至日閉關安靜以養微陽陽微

故不能生物故順而去之即能生人逆而返之則能
亦不能為藥故順而去之即能生人逆而返之則能
生仙生佛脩士最宜辨此一着以先天無念元神為
主返照內觀凝神入于氣穴則先天真藥亦自虛無
中而返歸於鼎內之炁根穴也為煉丹之本古云
自外來者如此此外藥之論也將此藥之在鼎者以
行小周天之火而烹煉之俞玉吾云若知有藥而不
暖其下元謂之煉外丹此正三家相見之謂亦迥外
非還丹也謂之煉外丹風混合百日功靈之說外
丹火足藥成方是至足純陽之炁純陽之真炁也
方可謂之坎中滿者曹還陽真人口授以採大藥之
景及採大藥之法者正為此用也還陽真人云有可
採大藥之景到便

天仙正理卷下

八

知藥成而有藥未成也夫採之而大藥生而來斯固
謂之得內藥矣或有採之而大藥不生者有三故焉
一者或外丹已成從初陽之微而脩補至于而採此
藥之真王不明而不知所以採之故不得志由學者
不堅前脩功行少今脩福力薄仙師只傳二者或小
以補精築基之功特小成其長生之果者二者或小
周天之火傳之真而行之不真而外丹不成雖知採
之而無藥可採故不得行道三年尙道眼不明是何
故真人口三者火傳之真行之真而候不足云火有
止候到方是火足藥成候不而藥炁不至於純陽雖
足止景不到必不可止火而藥炁不至於純陽雖
知採之而藥不為之採故亦不得藥之不可得則不

得曰內藥也此三者總言採藥之不得即是道之不成示此以為學者自勉可不知所懼哉
採得此藥以服食而點化元神張紫陽謂之取坎填
離正陽真人謂之抽鉛添汞祇皆言得此內藥也欲
將此炁煉而化神必將此炁合神為煉古云煉炁化
如何言化神炁人所自有者炁因姤姤而消耗神因
姤欲而迷亂故皆不足而虧趨于死真人脩煉先以
神助炁煉得炁純陽而可定後以可定之炁而助神
神炁俱定炁至無而神至純獨定獨覺即謂炁之
化神煉作純陽之神則有大周天之火候在焉仙家
也可煉作純陽之神則有大周天之火候在焉
禪定為胎息言如在胎時自有息而至無息佛謂之
四禪定華嚴經云初禪念住二禪息住三禪脉住四
禪滅盡也當是時也火自有火而至於無火藥自有藥
而至於無藥自純陽炁之無漏以成純陽神之無漏

天仙正理卷下

九

而一神寂照則仙道從此實得矣皆藥之二生之真
兩探之真兩煉之真以所證者辨藥者為仙家之至
要秘密天機學者可不知辨哉然古人但言藥物而
不言辨法不言用法又不言採時採法一藥之虛名
在于耳目之外故後人無以認真我且喻言之如一
草一木之為藥佛有藥草有生苗之時有華實之時
自一根而漸至成用者如此真陽之藥自微至著採
而用為脩煉者亦如此即初九潛龍勿用及我所以
直言此論者正以申明古人所謂藥生有時令人人
知辨而知用也世人見此論而信不及者則將何處

得真陽將指何者為真藥物哉吾願直與同志者共
究之慎毋信邪說姪精不真之藥物為誤也

鼎器直論第三

冲虛子曰脩仙與煉金丹之理同聖聖真真無不借
金丹以喻明夫仙道仙道以神炁二者而歸復於丹
田之中以成真金丹以鉛汞二者而烹煉於爐鼎之
內以成寶故神炁有鉛汞之喻而丹田有鼎器之喻
也是鼎器也古聖真本為煉精煉炁煉神所歸依本
根之地而言也世之愚人遂專於煉鉛煉汞而墮棄
其萬劫不可得之人身愚人不知身中先煉者為外
丹服食執鼎器之說只信煉

天仙正理卷下

十

鉛汞金石外藥為服食不死至失人身 妖人姪賊遂
而不能救此鼎器之說誤人亦甚矣
妄指女人為鼎指姪姪為煉藥取男姪精女姪水敗
血為服食証人自証補身接命遊方之士及一切居
器以姪姪為煉接命之藥取男洩之姪精陰戶出之
命不夫死法中猶慎于姪姪傷多者有房勞
之病且食有死之矣正損身喪命之事反証曰補身接
命且食有死之矣正損身喪命之事反証曰補身接
姪水食有死之矣正損身喪命之事反証曰補身接
亦不能食有死之矣正損身喪命之事反証曰補身接
所出者亦無死之矣正損身喪命之事反証曰補身接
酒羊羔亦無死之矣正損身喪命之事反証曰補身接
皆由鼎器之說不悟也此而誤棄其性命本自有之真
宗性即元神命即元炁是外馳行姪事皆所以速死者真
人以神馭炁同歸于炁穴根本處禁之令久盡由鼎
住于中而不可出以此禁固之義亦曰鼎器

信之則必 昔有言總在炁聖性靈而得者斯言亦
誤矣性命 蓋玉蟾云將成已作丹爐煉得紅光作玉
得之矣 白玉蟾云將成已作丹爐煉得紅光作玉
之本性曰 蓋玉蟾云將成已作丹爐煉得紅光作玉
之別喻也 張紫陽曰送歸土釜金丹即鼎器是也夫還神
攝炁妙在 虛無相也神乃真先天神炁之必先有歸
依神依炁 炁依神神炁相方成勝定至虛至無之大
定也古云 息中下之外鼎方成勝定至虛至無之大
相依久成 勝定此鼎器之辨不可忽也

火候經第四

冲虛子集 說火候經 諸篇皆論此獨名曰經者皆古
之經也 曰天仙是本性元神 關是脩命而證性故初不
得金丹不 能復至性地而為證金丹是真陽元炁不

天仙正理卷下

三

得火候不 能採取烹煉而為丹故曰全憑火候成功
吉王太和 重問火候冲虛子集聖真諸言而為此經
似採真鉛 玉皇心印經曰三品一理妙不可言此
每亦遵之 不傳似亦傳之矣雖曰傳之不可言矣我
姪個不 知仙道正門乃見未來聖人惑于妄邪
言之詳又 嫌于違天誠而人亦不徹悟猶之夫舊事也
為云此言 若先入心便責彼世人于古云火有候有
為者為非 無候無作此言若先入心便責彼世人于古云火有候有
及至無為 衆始知但信無真為我亦當有當無候有
基昔禪宗 人亦云你有一無為我亦當有當無候有
杖子我故 全集衆仙真秘訣而次第之說被逐節當
有當無直 指世之愚迷昔我李祖虛庵真人云饒得
遇師時當 以此為參究

四百七十一

真陽決志行若無真火道難成周天煉法須仙投世

人說者有 誰真此言仙道必知仙傳而後可脩成仙
世人所傳 者只是俗法甚非仙道古仙云若教愚輩
皆知道天 下神仙似水流彼自己尚無學處將何以
教人前七 句是必用真火候以斷案破其題且謂上古
是必用真 火候引證之案以斷案破其題且謂上古
聖真不立 文字恐人徒見而信受不及信書以書正
不作巧言 故不足取信于人唯中古聖人借名火候
而畧言之 而世又不解知及見薛道光言聖人不傳
火遂委於 不參究雖有畧言者亦不用競取信于妖
人之口而 已我故曰火候誰云不可傳故有火記六
篇隨機默 運入玄玄達觀往昔千千聖呼吸分明了

天仙正理卷下

南

却仙此直 言說出火候 豈不見陳虛白曰火候口訣
之要當于 真息中求之 靈源大道歌云千經萬論講
玄微命蒂 由來在真息 此又直說出火候只是真息
呼吸之 陳致虛曰火候最秘其妙非可一槩而論中
有逐節事 條即我張李 曹三真人相傳以來所云探
顛倒之候 沐浴之候火 封固之候起小周天之候進退
大藥服食 之候大周天 之候神全之候探大藥之候得
皆可不明 辨之乎張紫 陽曰始於有作無人見及至
無為衆始 知但信無為 為要妙孰知有作是根基有
者小周天 也無為者大 周天也蓋火候行于真人呼
吸處此處 本無呼吸自 無呼吸而權用為有呼吸以
道不真無 人見者秘傳 之天機而密行之古先聖真

168

誠人曰知之不用向人誇是也所謂聖人不傳火者
不輕傳此也世前相法皆用有為仙家之有為則不
同邪說之有為皆從無入有也以後皆從此入無
無入見者此本一身之妙欲於無者無非內入無
也然呼吸者天之必欲於無者無非內入無
為有故火周天之行也無者無非內入無
無乃易行無為之妙難於無者無非內入無
之而或有一毫雜陽亦所好安之愚人俗子但聞
無行亦少危險故紫陽亦所好安之愚人俗子但聞
猜為始猜為危險故紫陽亦所好安之愚人俗子但聞
者有之故曰但信無為而已不作所以當有為子始
此紫陽甚言當有無雙用之旨也純陽真人曰一陽
初動中宵漏汞活此下一段皆言魏伯陽真人曰晦至
朔旦震來受符此以一月為喻也晦者月終之夜無
朔旦者初一也震來者震動于下爻動而身中
真陽精炁之生蓋藥生即火當生震陽既動而來則

太仙正理卷下

主

當受火符以採取烹煉之也上節純陽之說以一日
為喻者中宵為夜之半即子時之義漏汞者火符之
刻漏籌數也古人或以日喻或以月喻或以一年喻
無所不喻不過借易見者以發明火之不可言者學
似身中之理而喻非實似也陳朝元曰即玉凡煉
丹隨子時陽氣生而起火則火力方全餘時起火不
得無藥故也藥方能造化生故起火煉藥無藥時
水火煮空鑪陳泥丸曰十二時辰須認子丹道一週
鐘是炊飯器而起火天非道一日十二時本有子夜
用真活子時而離喻子非道一日十二時本有子夜
之時也丹道離喻子非道一日十二時本有子夜
不中皆可有陽生火生之故稱曰真活子時為其二
不拘夜半之活子時也倘丹者當于天時中認取丹道
當生火之活子時也倘丹者當于天時中認取丹道
知活則謂之當面錯過白玉蟾曰月圓口訣明語
時子心傳果不訛虛月圓則陽光盛滿喻陽炁發生之

探有時者即此若不圓則陽不旺探之亦不成丹
亦不能長生不死故千叮萬囑要知時子者身中
陽生之子時必得仙師之真彭鶴林曰火藥元來一處
傳口授而後得其時之真彭鶴林曰火藥元來一處
居看時似有覓時無形而致疑曰不知有無妙
得是終于不得成我則信其無之仙道也火本呼吸
用而採取烹煉便是真虛無之仙道也火本呼吸
有藥一處居俱於無中得有之妙所以謂之似有似
無子老祖師李虛庵真人曰一陽動處初行火卯酉
封爐一樣溫沐浴溫養總要無有雙忘同于大虛曰
此皆言藥生即是火生以明採藥起火之候也此是
子總結上一大段之說者採藥者子時火之前也此
火者子時火之說也二說者必分明明所以達摩云二
候採牟尼四候正陽真人曰結丹火候有時刻皆言
別神功是也

太仙正理卷下

末

從起火於子行十二時小周天火候蕭紫虛曰乾坤
正烹煉金丹之候故曰結丹有候之義有數者
橐籥鼓有數息即乾呼而坤吸而乾之義有數者
用六之數也離坎刀圭採有時坎腎中之神曰已土
上下二土成圭字戊巳合一者利刀圭以喻神炁合
一者亦稱刀圭然刀圭由得二土合煉而成又必先
知採取二土之時方能成二土之圭也王鼎真人曰入鼎
圭不知採取時必不成二土之圭也王鼎真人曰入鼎
若無刻漏靈芽不生時候不正有何定其斤兩升降
哉真陽曰入鼎者真陽之精炁既還于炁穴必刻
時已完當用二時六陽用進六陰用退方合正理當
能令神炁二者皆半斤八兩又如用一時之刻漏當
升當降者不當升玄學正宗曰刻漏者出入息也此
言刻漏是有定入息之別號刻漏者是晝夜十二時各
有刻數每有幾點漏滴之聲以應一刻再至多漏以

應一時今言此以喻呼吸之息也以漏數廣成子曰
定刻數即如丹道中以真息數定時數也廣成子曰
人之反覆呼吸徹於蒂一吸則天氣下降一呼則地
氣上升我之真炁相接也符經請問文義於天眞皇
人及廣成子記其言曰三皇玉訣云反覆者上中下
三田旋轉之義呼吸者眞人之呼吸非凡夫之呼吸
徹於蒂者過于炁穴之處吸降呼升者似于反說大
抵丹善反說者甚多我以理及事詳究之皆吸升呼
降合於自然方得予師曹還陽眞人曰子卯午酉定
可有機顛倒陰陽三百息四正者即此四時也入藥鏡
眞機顛倒陰陽三百息四正者即此四時也入藥鏡
所言在脫胎大周天之後也此言乃小周天也小六
事不同而用何也心印經云三品一理是也我北
眞孫不二所言無內藏眞有裏却如無即此眞機
也顛倒陰陽者六陽時用乾之策而進至六陰時則
用坤之用顛倒者之陽時用乾之策而進至六陰時則
陽沐浴不用乾用實一百八十也陰時坤策一百四

天仙正理卷下

七

十四除酉陰沐浴不用坤用實一百二十也張柴陽
合之得三百息周天之數也閏餘之數在外張柴陽
曰刻刻調和眞炁凝結刻刻言三百六十息皆要調
入定凝炁薛道光曰火候抽添思絕塵一爻看音過
而成胎基薛道光曰火候抽添思絕塵一爻看音過
一爻生幻魔交過爻生者即綿綿無間也陳泥丸
曰天上分明十二辰人間分作煉丹程若言刻漏無
憑信不會玄機藥不成天上明明有十二支之辰位
程者一周天節制之限數也若愚人不知始用有作
言刻漏不必用便是會悟玄妙天機之人既不用
火煉藥則藥不成又曰百刻之中切忌昏迷二時中
無以證道升仙也又曰百刻之中切忌昏迷二時中
有百刻以足周天者昏迷者或昏陳希夷曰子午工
睡或散亂皆錯失眞候故曰切忌陳希夷曰子午工
是火候兩時活取無昏晝若天時之晝午夜子

陽復卦子時生午後一陰生於姤三十六乾用九故
六又廿四坤用六故四也周天度數同相似之天上度數
煉丹火候之周天皆卯時沐浴酉時同用沐浴火候
相似同此九六之數卯時沐浴酉時同用沐浴火候
足時休恣意崔公云火候足莫傷丹言不許旌陽曰
二百一十六即乾用九用在陽時從子至巳六陽之
之曰二百一十六積數用九用在陽時從子至巳六陽之
卯沐浴無數之候在中本无此數有一百四十四行於
陰候時也每四六計之總六陰而虛擬一百四十四
也非眞實用此數但言有如此之理金谷野人曰周
學當因此相迹而求悟精義之妙微數者精妙不
天息數微微數玉漏寒聲滴滴符著于相非強制也
滴滴符者周眞詮曰火候本只寓一氣進退之節非
天之數無差

天仙正理卷下

末

有他也眞火之妙在人若用意緊則火燥用意緩則
火寒勿忘勿助非有定則尤最怕意散不升不降不
結大丹此是明時初學者之說雖未明大道王果齋
曰口不呼鼻不吸橐籥地徐停息巽風離火鼎中
烹直使身安命方立口鼻不呼吸則循眞人呼吸之
吸之義橐籥天籥地籥廣成子呼地升吸天降之說停
息者不呼吸之義也邪正皆言停息採戰者曰切須
先學停其息胎息廣義妖書亦論停息實無所用慮
特借此以擒挈愚人令尊已歸依已耳况停又爲強
閉強忍之邪法實非停也仙家之停息乃自然靜定
而寂滅也唯仙佛同鼎中烹呼吸在眞金鼎之處不
出入于口鼻則內有眞寶丹成于此陳泥丸曰行坐
本性元神安立於此謂之築基成者陳泥丸曰行坐
寢食總如如唯恐火冷丹力遲非行路者坐而行工也

未脫凡天只是百日內事若十月胎神之工則不寢
不食矣如者入定之妙似有而不著相不空而空
似無而不着空妙火不冷丹力不遲矣純陽老祖曰
安非鼎龍煉玄根進退須明卯酉門玄根者即元陽
精悉歸于根而煉之鼎竈玄根皆言用火陰退符而須
用卯酉之沐浴則亦墮空亡而不得藥不能成藥蓋
沐浴是成仙成佛最緊要最玄妙之工故世尊有入
池沐浴之喻沐浴乃見煉丹之正工而進火退符不
過只是調和助沐浴之工而已調和進退而不沐浴
則進退成虛幻沐浴而不進退則沐浴不得沖和故
日須明禪家馬祖曰未有常行而不住未有常住而
不行亦正陽老祖師曰旦暮寅申知火候時以行沐
浴此也又曰沐浴脫胎分卯酉沐浴之工固行于卯
下卯申之下即酉戒備士至寅申之候不可忘失
沐浴也又曰沐浴脫胎分卯酉沐浴之工固行于卯

天仙正理卷下

九

于卯酉入藥鏡謂終脫胎看四正即此語脫胎之沐
浴日分者前似有而後似無也人人不洩煉炁化神
之工唯正陽翁于又曰沐浴潛藏總是空沐浴而真
此洩萬古之秘又曰沐浴潛藏總是空沐浴而真
機不能真空則墮旁門悟真篇註疏曰子進陽火息
強制外道而亦成大病悟真篇註疏曰子進陽火息
火謂之沐浴午退陰符停符亦謂之沐浴停符二字
正陽老祖曰果然百日防危險小周天有進退之火
進退不合進退之數不合進退之機不由進退所常
行之道不合進退之所當起止已合已由不知火足
之當止皆危蕭紫虛曰防火候之差失忌夢寐之昏
險所當防者蕭紫虛曰防火候之差失忌夢寐之昏
迷火候差失則真炁不能補足而大藥不能成寐寐
昏迷者或睡中迷于夢則塵妄心生而不能生正
覺或行火迷于昏睡無周天尊得道了身經曰調息
天之候皆所當防當忌者天尊得道了身經曰調息
綿綿似有如無莫教間斷不似有綿綿則不謂之調無

調之謂有間斷張紫陽曰護守藥爐看火候但安神
則亦不謂之調張紫陽曰護守藥爐看火候但安神
息任天然神息任天然似大周天之火其實上句藥
屬有為畢竟要合天然自在為妙不如是石杏林曰
則非仙家真火真候乃外道邪說之火矣石杏林曰
定裏見丹成丹不結此甚至要之語因是總言故不
入此正紫陽曰火候不用時冬至不在子及其沐浴
文大字紫陽曰火候不用時冬至不在子及其沐浴
時卯酉時虛比用歷書一日十二之時不用時者不
運十二時而虛比也冬至者是人自身中陽生時
虛比之時為子不在天時仲冬子月之子也於一百
二時之中遇生皆不可言子在沐浴當行之時虛比
酉卯之中可以沐浴矣故占聖遂稱之曰卯酉豈可
之卯酉哉又曰不刻時中分子午無爻卦內定乾坤

天仙正理卷下

三

一日每時有八刻不刻之時是心中默運火符之時
虛乾坤虛此鼎此皆言煉藥行火小周天之候也
爐故言無爻此皆言煉藥行火小周天之候也
句是沖虛子之言總結上文眾聖真所言百日用
之此名小周天為百口煉精化炁之用伍子答曰小
周天者有進退有沐浴有願倒有周天度數凡言煉
藥煉丹守爐看鼎藥熟丹成皆百日用天度數凡言
據此法而分別言小後之聖真善學者凡見大藏中
所未見者皆當以此法分辨要知印經曰迴風流
前聖必不以無用之言而徒言之心印經曰迴風流
合百日工靈迴風者迴旋其呼吸氣之喻也混合者
生而馳外神雖有知而不能用在腎本相隔遠及炁
此經示人用呼吸之氣而迴旋之方得神炁歸根復
命而混合之方得神炁而迴旋之方得神炁歸根復
用則神雖在宰若未用至百日用之工則靈驗已顯
至秘之至要者若未用至百日用之工則靈驗已顯
已足而可定神已習定久而可定故小周天火迴風

法之所當止也自此以正陽老祖曰丹熟不須行火
下皆言小周火足當止
候更行火候必傷丹火足而丹熟不用火矣故有止
須行火矣若再行火亦無益傷丹者無所歸必可出
鼎而換入別鼎若不取入別鼎則出無所歸必可出
乎精化于鼎若鼎不化則入別鼎則出無所歸必可出
神于神室故曰鼎不化則入別鼎則出無所歸必可出
足莫傷丹險防者見止而亦宜防滿而溢之危
而得防之功何為滿而溢我亦不至有此老師會囑
曰當不用火必勿用你若用火不已有此老師會囑
所加疑而怠慢但已滿之元精防其易溢而非真有
聖也以其倘未超脫離此可溢之界耳此正可凡有
路頭也紫陽曰未煉還丹須速煉煉了還須知止足
若也持盈未已心不免一朝遭殆辱未煉還丹之時
速煉用一周天之火藥生即採煉勿慮負藥生曰速
煉採得藥歸而煉火候明白不差誠心勇心行之亦

天仙正理卷下

主

曰速煉如此藥也真火也真速煉必速成丹成火足
必知止而止若任丹成至足之炁持此盈滿未
止火而止終限于小成倘未脫生之輪迴之欲界知
斯免生蕭了真曰切忌不須行火候不知止足必傾
危真陽曰老師曹還陽真人自云曾親見此事來故
止火探得大藥金丹而超脫之則行向轉神入定
不異何得有此傾危老師曰當初李真傳我時言
藥火之最秘最要者盡與你明之矣即可傳我時言
關之前有五能捧聖之法是至秘天機非天師不能
傳非天師不得知非天下之可有非凡夫之敢問待
你百工成不得知非天下之可有非凡夫之敢問待
家我居我室相去日遠我猛心奮勇決烈為之師回
仙而得成天不能上衝關而透透思探成火探大
所不能成天不能上衝關而透透思探成火探大
師來甚多皆言過關若得一法試而透透思探成火探大
知那門之法盡是欺人妄語而無實用者及年終始

來我詳細訴于師曰真好決烈仙佛種子真到此
地你今所說見的內有此一景我未曾近來聽受捧
于李老師所言亦即今真之行不數日而止火到景
聖得法我聞已亦即今真之行不數日而止火到景
即人所謂金精不飛者是也再探火而止火到景
真到疑到之日初得景到而止火探火而止火到景
待其景到之日初得景到而止火探火而止火到景
患我景到之日初得景到而止火探火而止火到景
安都統設齋受食已而未及止火探火而止火到景
不勉哉奮勇為之即成天師今我既在景到而止火
知猛吃乎奮勇為之即成天師今我既在景到而止火
即得火也探當面錯過又靜而後至則知止火用採而
不誤矣初探當面錯過又靜而後至則知止火用採而
速不遲之而止失之速也今而後至則知止火用採而
聖傾危哉凡聖關頭第一大事吾弟垂淚而詳述
致傾危哉凡聖關頭第一大事吾弟垂淚而詳述

天仙正理卷下

主

丘曹二真人之案為七真派下後來聖真勸誡即此
便是止火之候大有危險之所當知者學此不可以
為聞言已福力此皆言丹成止火之候也此一句是
言總結上文此一段止火之說也從來世學道者
故不知有止火之候雖有前聖多言皆忽之而不究
而詳言之類故陳致虛亦有云火候者候其時之來
候其火之至看其火之可發此火候也慎其火之時
到此火候也察其火之無過不及此火候也明其火
之老嫩温微此火候也若丹已成急去其火此亦候
也陳致虛前已言其妙非可一槩而論中有逐節事
參最當天仙九還丹火之秘候宜此若此數者煉精
化炁之候備矣此又是冲虛子總結前探取烹煉止

參究前聖之說此以下子故曰起之舍也句止又冲
虛子自言百日關內之火候等秘機而總言之者
予故曰自知藥生而採取封固運火天周其中進退
顛倒沐浴呼噓行住起止工法雖殊此節同致虛逐
真機至妙在乎一氣貫真炁而不失於二緒一神馭
二炁而不少離於他見三百周天數猶有分餘象閭
數一候玄妙機同於三百候方得炁歸一炁神定一
神精住炁凝候足火止以爲入藥之基存神之舍也

此一段又冲虛子列言百日煉精用火細微條目而
精言實悟之旨也蓋小周天是煉精時火候之一總
名也其中事理固多前聖固各有其採藥是一候
而封固又一候達摩亦只言二候採藥者并採封二
者而混言也又言四候別有妙用者乃小周天三百
六十內之候也我今遵仙翁而二言之及周天時言
進退候者若不似進退而亦虛擬之爲進退鉛汞丹
法言進退者進則用火入爐退則不用火而離爐此
實可據而易言或以加多爲進減少爲退亦可據而
易言煉精者則不似此說我今亦只勉強而虛比不
似以爲似意謂六陽時以乾用九數之多爲進六陰
時以坤用六數減少爲退既在周天之內進陽火退
陰符非多少爲言則不可若以不用爲言則遠甚
矣顛倒者除藥物配合顛倒不必言但言火則遠甚
顛倒者除藥物配合顛倒不必言但言火則遠甚
于進升而退後隨之而已六陰符專于退降而進又
後隨之而已曰後隨者專以進升主于採取專以退
主于烹煉也曰後隨者專以進升主于採取專以退
無亦不可與專主並重也此聖真秘機之顛倒也
沐浴者子丑二支次第之位凡世法有五行故內
丹有五行之喻五行各生之位寅申巳亥是也
火有五行之喻五行各生之位寅申巳亥是也
之地位是沐浴之位故丹法活于木生於火寅申巳亥是也
所當行之火借沐浴之位而稱火工日沐浴酉至卯
之舉世愚人之混向不知沐浴何得名何由以知
沐浴之義之用哉今此只畧言捷要耳更詳於仙佛

天仙正理卷下

合宗語錄中觀此者可自查語錄以考其全機行住
起止者行則仙佛二宗之喻也止則仙佛二宗之
則小喻也起則探止火也一氣復貫則二頭緒矣此由
昏沉散亂之心所致甚則三四緒皆無成之火矣
戒之戒之固然以息氣串真炁若外着一他見則離
而無離若內起一他見則離若外着一他見則離
一天猶曰五度四分度之一所謂天度之分餘爲周
位者非耶初生之藥亦易矣矣此則火必不傳之秘
足丹易成而知初生之藥亦易矣矣此則火必不傳之秘
法呼吸則一皆要用此若夫之用此則火必不傳之秘
不用息此則神亦不能馭二炁而使之行住得其自
一息如聖真皆隱然微露而不可得天然真火候之
玄功此古聖真皆隱然微露而不可得天然真火候之
全言者不如此是難曰已周天近于煉精之火候亦無
也採封煉止等候俱不可少者于一炁之外馳欲無

天仙正理卷下

爲姪姪之精爲視聽言動成姪姪之助皆能復歸于
一炁能真不動同于無情不動一神之動爲復歸于
神着視聽言動爲姪姪之助者不馳外而復歸一神
能真入大定所得候足火止而基成如此永爲入藥
之基址爲存神入定之宅舍也此正而道光薛真人乃
所謂先取白金爲鼎器者是也
有定息採真鉛之旨既得真鉛大藥服食正陽謂之
抽鉛亦從丹田而精化生之金丹也果從何來而得
出丹田但無形之炁微附外體爲形曹老師因後有
大藥之名便稱此爲小藥之名以其炁小故也及煉
成金丹既化炁亦從所生也出丹田曰大藥實有形
之真炁既化炁亦從所生也出丹田曰大藥實有形
珠華曰地湧金蓮曰天女獻花曰龍女獻珠曰華池
蓮華曰地湧金蓮曰天女獻花曰龍女獻珠曰華池
寶塔又曰圭田黃芽曰真鉛如是等仙佛所說異
名不附外形而唯生于內用之真炁成自有之形所
可見者及渡二橋過三關皆可見此所以爲脫

生其有真驗矣 便即行火候煉神謂之添汞 此火候
得也 添汞者心中之神名曰汞 凡人神半動于
天也 添汞者心中之神名曰汞 凡人神半動于
必以昏昧而陰者漸消去之故消一分陰令陽添一
分去二分陰者漸消去之故消一分陰令陽添一
純陽漸消去之故消一分陰令陽添一
然所謂添汞者必由于陰未盡則不仙此皆添汞之說也
培而皆空元神必由于陰未盡則不仙此皆添汞之說也
得三陽明如何行得火添汞行火唯神明則得二而
助成元神則真炁斷而不生 正是不定而藥不生
死之初若不煉神則陽神不就 此乃實證長生不
果矣 陰而至純陽全無陰睡火定炁定而神俱定
俱空方是陽神成就煉神之法全由二炁靜定同之

天仙正理卷下

圭

入減但二炁少有些兒不如法則神不煉陽不純不
成就不何故但有凡夫之呼吸即有凡夫之生死
之生內則無呼吸之氣以爲生最怖火刀兵水入鼻
形神爲二頭呼吸則神無依住亦分神爲二刀
兵不獨立亦不能久去再投胎轉劫所謂既無則
有死生之道也丹成行大周天過劫二炁皆不
入定之故也丹成行大周天過劫二炁皆不
學聖真故九轉瓊丹論云又恐歇氣多時即滯神丹
變化此三句是沖虛子引上五句之意自而起下
分判聖凡至要天機○歇動者歇于天火爲純氣若
既得坎實而點離中陰動者歇于天火爲純氣若
勤生以點離中陰動者歇于天火爲純氣若
之神行也亦不能動生坎實以點離中陰動者歇于天火爲純氣若

則二炁漸化神二炁盡無獨有純陽真人云從今別
神之靈覺在故亦曰煉炁化神也明說與前小周天
鼓沒絃琴別鼓者另行大周天也明說與前小周天
同行火者必先曉得清紫陽曰大凡火候只此大周
白而後可以言行火 紫陽曰大凡火候只此大周
天一場大有危險者切不可平日火候例視之也
上世只說周天未分大小紫陽言此大周天不可以
平日的一例看則平日的便隱然言是小的平日者
日即是言百日的事故仙翁又言始有作小周也後無
爲大廣成子曰丹竈河車休砣砣音恰鶴胎龜息自綿
綱言不必用河車者是百日之事已過故不必用今
玉兵胎息訣云吾以神鶴胎龜息綿然之火也上清
不倦前百日以陽精轉運稱河車此胎息時則轉神
入定以神爲車以氣爲馬以御神車白玉蟾曰心入
是喻煉炁以化神後聖亦須分辨着 白玉蟾曰心入

天仙正理卷下

圭

虛無行火候 入虛無是神炁入定而不着相丘真人
得虛無之妙 范德昭曰內氣不出外氣不入非閉氣
也 世人言閉氣者強制也強忍之不合出入法旁
出外不入非強忍者有真息 白玉蟾又曰上品丹法
合自然之妙運者所以入定 白玉蟾又曰上品丹法
無卦爻世人見此說上自己無卦爻便一概取有卦
爻無爻將何所用蓋小周天者化炁大成之有卦爻小
之火大周天者化神是無卦爻大成之有卦爻小成
故曰彭鶴林曰若到丹成須沐浴丹成是前金丹之
上品彭鶴林曰若到丹成須沐浴丹成是前金丹之
入十月之丹成不必用大周正陽老祖真人曰一年沐
浴防危險 伍真陽曰沐浴在小周天固爲喻今言于
喻也防危險者防一定必有之危險也若仙機有出

入則不定其沐浴若佛法不久住亦不定其沐浴浴
浴最貴有定心防危險正防其心不定防其沐浴不
如又曰不須行火候爐裏自溫溫此言十月不必用
溫然無候之火不寒不燥不王重陽真人老祖曰聖
有不無方是溫溫的真景象
胎既凝養以文火安神定息任其自然精胎成於真
煉精採取烹煉非武不能及聖胎既凝金精而成武
則無用矣只用文火養之神息定而任自然正是養
文火之道光曰一年沐浴更防危十月調和須謹節
功用
沐浴者無候之火即大周天也一年者大概而言之
辭即十月之說凡說十月一年者入定到此時亦可
得大定而出定故言之謹節者謹守沐浴之理也防
危者防其離沐浴而外馳不定也若一年而得定之
後必時時在定年年劫劫俱在陳虛白曰火須有候
定又非止一年十月之說而已
不須時些子機關我自知之候也乃似有似無之妙

天仙正理卷下

毛

不須時者不用十二時為候故可入無為些子機關
是似沐浴而非沐浴常定而神常覺故曰自若
不知則昏沉火紫虛曰定意如行火候有者如
冷而丹力遲矣
無不無定意于如有無之候中又曰看時似有覓
方得大周天之真候方是真行
時無大周天入定本入于虛無若徒然着無則落空矣
空真又曰不在呼嘯并數息天然有呼嘯數息是言
入定故曰不在有為又曰守真一則息不往來者
專任天然以證無為又曰守真一則息不往來者
前煉精時煉而所得真精曰真一此煉炁時乃真精
之炁得真神用真息之氣守之三者合還神曰真一
俱定不動則息古云火記六百篇篇篇相似採真
已無息焉有往來古云火記六百篇篇篇相似採真
鉛昔參同契亦云火記六百篇篇篇相似却未說出
採真鉛之妙旨此言似採真鉛則立中又立者盡
于矣採真鉛者薛道真所謂定息馬丹陽曰工夫
採真鉛是也篇篇相似總歸一大定

常不間定息號靈胎定息于空神即守息而為胎神
胎神石杏林曰不須行火候又恐損嬰兒初十月
始靈石杏林曰不須行火候又恐損嬰兒初十月
火候煉炁成胎而化嬰兒之神嬰兒喻神之微也及
用成嬰兒亦成將出現于外之時則無用火矣若再
事豈不有損于嬰兒乎中和集曰守之即妄縱又成
非非守非忘不收不縱勘這存存的誰化神似有
似無似有即神炁之定似無是神炁在定而不見在
定之相若曰守便着于有着有即起有之妄念縱之
而不照則神氣離而非定之理但微有似存若二炁
存則神亦存神存而二炁亦存俱存在定便俱虛無
境在是矣鶴林曰及至打熬成一塊試問時人會不
會不增不減何抽添無去無來何進退神炁合一俱
無火矣不似百日火之有增減不增不減安有抽我
添息無去來何用進退此歸一而漸歸無之說也我

天仙正理卷下

毛

祖師張靜虛真人曰真候全非九六爻也非顛倒非
進退機同沐浴又還非定空久定神通慧候定而火
矣不用小周之九六不同其顛倒進退沐浴等而唯
定空久定久空神通慧照朗然獨耀同於世尊之入
涅槃而滅丘長春真人曰息有一毫之不定命非已
盡定矣
有息則有生無息則死生盡矣必定息至無則
使有命為我所自有自主張天地陰陽君則不能
命在息而不為我育由我自己不能主張猶有可死
之道此皆言煉炁化神十月養胎大周天之火候也
也
此又沖虛子總結上文眾聖真子亦曰大周天之火
所不計爻象固非有作溫溫相續又非頑無初似不着
有無終則全歸大定切不可執火為無以為自了則

落小解之果又不可住火於有以為常行則失大定

之歸將有還無一到真定則超脫出神飛昇冲舉之

道盡之矣此子亦曰起盡之矣止又冲虛子自言大

乃無為之異于小周有温温非全無是二三月之時日

似有者尚由有日似無者未真無所以猶有些子凡

火食性亦無所以金碧龍虎上經云自然之要息無而

亡俞亦無所以定是也然又當知火本欲歸于無若不

神自疑息自定是也然又當知火本欲歸于無若不

知先似有而之妙而遠執曰本無何必用似于無若不

墮在全有而之妙而遠執曰本無何必用似于無若不

知此火起于有常行于有而求必歸于無若不知有非以

而遠住于有常行于有而求必歸于無若不知有非以

得大定之類歸經死劫而不可死則亦墮于全有非以

萬苦千辛始得脩証于萬劫不傳之秘而得傳以多少

天仙正理卷下

表

于小成于此又安可惰忽其大成而不求必成哉我

又囑之日將有還無一到真大定而能常定于虛無

之妙境則超脫出神飛昇冲舉之道盡之矣此大周

天之神所以為成仙成佛了道之總要也我以此化

是化神而總言之前百煉精化悉必用一之義也

後十月煉神而即佛中法中無息是從此有而入無

即佛入四禪滅盡定也一歸于無息是從此有而入無

宗不易之秘法不可少之要機也冲虛子今為後來

聖真重宣明之以接引後聖印證仙傳并免後學執

有候執無候之爭立若此天機自此句直至結尾句

門戶而妄疑之者若此天機自此句直至結尾句

火向全經之言再為指煉神以羣仙直語已前羣仙皆

問而人固非全露從古至今言火侯者甚眾並未全

猜唯有用如何擬議所以世之凡夫妄然散之則各言

其畧集之則序言其詳我見散見于羣書之言或畧

理或畧言採而不言封固或畧言小周天而不言大

或不分言小大所當用之時其意若曰火侯原屬不輕

傳之秘且說一件令參得此一件任他自已湊合成

全或凡種清或真或偽學人總難致一擬議後劫于

子藉父清或真或偽學人總難致一擬議後劫于

苦千辛逐日奔求師家書夜護師行道歷十九年而

得全旨清或真或偽學人總難致一擬議後劫于

萬苦故不免又生于今劫又憫後聖或有出于貧窮

有奮志于窮迫中者而受萬苦焉能心奮志而求全

亦一集詳而次序之留俟奮志後聖勤求後聖其

自勉完全火侯不必盡出于齒頰固是勤求後聖其

既集而序之即同是而此集出世則為來劫萬真火

經根本後來見者自能從斯了悟不復疑墮旁門

天仙正理卷下

辛

者有相之火忍氣着相稱為行火知此而胎神自就

仙火自然之定則不復為強制之邪此而成皆為胎神出

陽神自出劫運自超矣習定人定定成皆為胎神出

者故于此但於出神之後煉神還虛九年之妙雖非

敢言而中和集曰九載三年常一定便是神仙亦且

言之矣出陽神是初成神仙時即母腹中初生的孩

神日嬰兒小未成人須藉爺娘養育恩乃喻為乳

哺三年古人所成之意加至于一二年是也乳哺者神

已定而後加定之意加至于一二年是也乳哺者神

便似乳而後加定之意加至于一二年是也乳哺者神

煉神還虛九年之工則此即為九年內之煉數若行

超世而上具虛無則必實非世學所能輕悟輕用者

從九年煉神而還虛矣實非世學所能輕悟輕用者

必瑛了道之士以虛無實相而用之了道之士是出

定是得虛無之初基而後可至此第不可以一乘既得
虛無之極致處方能悟此用此言或有小根小器之
遂妄稱了當不行末後還虛人自以少得為足不求
還虛而終不則於神通境界畢竟住脚不得神通在
能還于虛矣不礙在還虛時神更通靈而無礙此言
神也通靈而無礙在還虛時神更通靈而無礙此言
神通是言初得之神通尚未老成故曰住脚不得若
住脚則止于神仙猶後來者共勉之

煉已直論第五

冲虛子曰諸聖真皆言最要先煉已謂煉者即古所
謂苦行其當行之事曰煉凡證道所當行之事或曰
難而生厭畏心如是不決烈事不能成金丹或曰事
神丹必當勤苦心力密密行之方曰苦煉熟行其
當行之事曰煉煉炁等或行一時而歇一時二時或

天仙正理卷下

三

煉一日而間一日二日工夫間斷則生疎錯亂如何
得熟工夫必純熟愈覺易行而无錯必時時日日皆
如初起一時密密絕禁其不當為之事亦曰煉為者
行之方為熟煉絕禁其不當為之事亦曰煉為者
即非道法而深有害于道法者如煉精時失于不當
為之思慮道以思慮為之障而不可望成煉炁時息
神不定而馳外向熟境亦障道而忘精進願志而求
進悟深入當禁絕之而純心以為煉精進願志而求
其必成亦曰煉道成於志堅而進脩不已不精進則
已心所之向處心欲長生則必煉精向長生之路而
行求必至長生而後已心欲成神通則必煉炁化神
向神通路上而正行所以為煉也割絕貪愛而不留餘愛
通而後已此正行所以為煉也割絕貪愛而不留餘愛
亦曰煉凡一切貪愛富貴名利妻子珍寶異物田宅
件掛心便入此一件不入于道故必割而又禁止舊
割絕而又絕事與念割絕盡而後可稱真煉禁止舊
習而全不染習亦曰煉凡世間一切事之已學者已

習唯此習氣在心故能阻塞道氣必須預然禁止不
許絲毫染汚道心所以古人云把舊習般般打破如
此而後可已者即我靜中之真性動中之真意為元
稱真煉

神之別名也一靈性也其靈無極而機用亦無極出
入無時生滅不歇或有時出令眼耳鼻舌身意入
於色聲香味觸法之境牽連眼耳鼻舌身意而起
一色聲香味觸法之境牽連眼耳鼻舌身意而起
其形丘真人西遊雪山而作西遊記以明心曰心猿
按其最難有神通禪宗言彌猴跳六胞狀其輪轉不
其劣性難有神通禪宗言彌猴跳六胞狀其輪轉不
煉法總要難先致煉已者一李清庵云于平常一
誠意不被緣牽則未後境誘不得情緣牽他不得元
始得道了身經云聲色不絕精炁不全萬緣不絕神
不安以吾心之真性本以主宰于精炁者宰之順以
生人由此性宰之逆以成聖亦由此性若不先為勤

天仙正理卷下

三

煉熟境難忘昔鍾離云易動者片心難伏者一意熟
聲聲能念等正與煉精者相反相害一旦頓然要除
未必即能淨盡或可暫忘而不能久或可少忘而不
能全焉能煉得精煉得炁焉能超脫習染而復炁胎
神哉習染之念未除則習染之事必不能頓無必要
已方純炁可復歸神當未煉之先未煉已每出萬般
可靜定而成胎矣當未煉之先未煉已每出萬般
變幻而為日用之神平日姪殺盜妄心貪心善猶且
任精任炁外馳不住在炁動而化精任精動而姪姪
攝而不古云未煉還丹先煉性未脩大藥先脩心蓋
為此而言也昔馬自然真人云煉藥先須學煉心對
消幻緣空則魔滅張虛靖真人云欲得能煉之者因
身中神不出莫向靈臺留一物皆同此

耳逐聲而用聽則煉之於不聞目逐色而用觀則煉之於不見神逐感而用交則煉之於不思此三者皆正釋上文割絕平常日用必須如是先煉則已念伏其所愛之說譚長真水雲集云絲頭莫向靈臺掛降而性真純靜內結靈丹管得仙重陽真人全真集云湛然不動昏昏默默無絲及至煉炁煉神則不被境物顛倒所弄已有定力不採藥而藥即得築基而基即成結胎而胎必脫方名復性之初而煉已之功得矣有不得其先煉者當藥生之時不辨其為時日之初煉精時貴有藥生藥生者元精之生也辨元精生時而用採法若姪精犯于姪念則邪法不可採者姪念未煉淨者煉藥之候不終其為候煉藥有周天何以能辨元精煉藥之候或驚恐

天仙正理卷下

三

或聞或思或昏沉以藥將得或以已念而復失還補元精致火候不終者有姪念未煉淨乃復失為神將出或元精將滿亦或有姪念未煉淨之喻者即此神將出或以已念而復墮心逐見聞覺知于外馳息經所謂不出不入自然常住之旨出而着境同儒之物交物亦同禪人之說猶猴跳六院內猴與外猴相見者如是如何能入欲其悉之清真已不純必不得其清真取定以完胎之唯煉已純者能辨清真則不失其清真清真若煉已不純一着思慮習氣則失清真矣欲其神之靜定已未煉必不得其靜定入得三分定則靜便得三分五分靜十分定則得十分靜常定則常靜神靜定則炁亦靜定炁歸神為一矣即是炁化神而成胎仙矣不煉或遇可喜而即喜或遇可懼而即懼或遇不能到此或遇可懼而即懼或遇可疑而即疑或遇可信而即信皆未煉已之

純也此四者皆外來之天魔也遇而信之則着其所即煉已遇如不有前未預為煉已之過倘于初一遇便不當當過一番魔長福力一番是也倘於初一遇便不當有種種之多却如何當得過冲虛子曰最易不怕他有多種魔來絕不能與我相遇矣又有內本無而妄起一想念謂之內魔障或有生此而不知滅不能即滅者或有滅其所生而復生復滅者皆障道射遲天之必煉已者而後能生滅滅已至于無可滅而又俱屬此見聞之內或一見一聞謂之不宜有之外魔障遠離者亦障道魔所轉矣故障道必先煉已者而後能無見無聞本體即有不睹不聞之實效此已之所以不可不先煉也昔有一人姓張者坐中見承塵板上一人跳下立於前沒入於地時坐中者在圖中坐於神室而外馳偶有此一見復從地湧出立於前見也若心在定則亦何以見此復從地湧出立於前見其神通變化而認為身外身出了陽神便身外有身然本性與虛空同體本無形身若起一念不識為身要顯有身便能有身不可不見外為我身不識為身外之天魔吉王太和問彼既不見外為我身不識為身到定力足而後有可出定之景到由我自性升遷於天門念起而出猶是虛空無體乃六通為用無所障礙若非我念所出則有神未足不能變化雖欲顯身為我不能有神通足者世尊謂之四神足即為魔所誘

天仙正理卷下

三

為我哉神通足者世尊謂之四神足即為魔所誘

動出圓而遠叩丘祖祖曰見者不可認不宜出而妄新退猶恐不速何敢認爲我不宜出者未成定之先求其入定而不可得又何敢妄出而終於不入不成耶此所以乃不知信由於無仙師真傳又謁郝祖與不可認也故不能以信法語丘本同師度則同道同知祖曰丘哥說者便是惜乎議矣既不信丘何必見郝祖曰丘哥說者便是惜乎猶不知信不復更居圓中而廢前功矣此亦已未煉純之證也昔丘祖坐於崖下崖石墜壓折肋知是天魔祖不爲之動如是當過五番不動一念直證陽神出現見山河大地如在掌中昔世尊坐于菩提樹下魔王波旬領百萬魔眾以兵戈恐佛而不動以魔女淫事誘佛而不動坐至金剛牢固自言我終不起離于此座昔費長房師事壺公隨壺公入山脩道壺公以朽索懸大石于座上又令巨蛇嚙索將斷而費全不驚不動者皆是

天仙正理卷下

蓋

此得煉已性定之顯案也并書以勵同志

築基直論第六

冲虛子曰脩仙而始曰築基築者漸漸積累增益之義基者脩煉陽神之本根安神定息之處所也基必先築者蓋謂陽神卽元神之所成就純全而顯靈者常依精炁而爲用神原屬陰精炁原屬陽依真陽精炁則不能成陽神炁則爲陽神成就純陽不依精炁止爲陰神而已精炁旺則神亦旺而法力大精炁耗則神亦耗而弱此理之所以如是也欲得元神長住而長靈覺亦必精炁長住而長爲有基也自基未築之先元神逐境外馳如見色境在外則元炁散元精

敗基愈壞矣所以不足爲基且精之逐於交感年深歲久戀戀愛根一旦欲令不漏而且還炁得乎此無基也炁之散於呼吸息出息入勤勤無已一旦欲令不息而且化神得乎此無基也神之擾於思慮時遞刻遷茫茫接物一旦欲令長定而且還虛得乎此無基也此三段是申明上文基已壞者而不足以爲基之說古人皆言以精煉精以炁煉炁以神煉神者正欲爲此用也是以必用精炁神三寶合煉精補其精炁補其炁神補其神築而成基唯能合一則成基不能合一則精炁神不能長旺而基卽不可成及基築成精則固矣炁則還矣永玄綱論云道能自無而生有豈不能使有爲堅固不壞之基而長生不死無則有不滅矣證人仙之果矣爲出欲界升色界之基者以此爲十月神定之基者以此而九十月不昏睡者有此基也十月不飲食不寒暑者有此基也十月神不外馳而得入大定者有此基也所以煉氣而氣卽定歷百千萬億劫而絕无呼吸一息煉神而神卽虛歷百千萬億劫而不昏迷一睡亦不散亂一馳與天地同其壽量者基此與聖真齊其神通靈應者基此此所謂陽神之有基者基成由於陽精無漏而名漏盡通不然無基者卽無漏盡通矣雖證入神

天仙正理卷下

美

通不過陰靈之性五通之果也五通者是陰神之神通也若陽神則有六通多
漏盡通也六通者天眼通天耳通神通通宿命通他
心通漏盡通此一通為陽神之所多餘五通陰神同
宅舍難固陽精无漏則身長生不死為金剛堅固宅
身不堅舍可永劫不壞若有漏之軀有必死之道
固也不免於死此而生於彼若有秘授躲橫生而
擇堅形者猶且易姓改名虛負今生矣陰神何益哉
陽神之基可不亟築之哉可不急究之哉世有以媯
姤敗基者反証人曰採補築基欺騙愚夫共為媯樂
一遇媯媯而精無不損者烝無不耗者神無不蕩者
基愈滅矣直誤至於死而後知彼媯邪術假之悖至
道可不戒之哉此篇正文重重自相申解已詳不必再生註意

天仙正理卷下

煉藥直論第七

沖虛子曰仙道以精烝神三元為正藥元精元烝元神曰三元皆
先天以煉三合一喻名煉藥昔谷神子云道以至神
和為用以無為為治長生久視之道成其理最精微
矣若不如此即非金液大還丹之法
其法最秘密昔鍾離曾十試於呂祖丘祖受百難於
重陽我伍子切問二十載於曹還陽蓬師于萬曆癸巳年三月受全
道于壬子年三月間以癸壬計之二十年也我當初
每自恨福力之薄不蒙師一速度今而後始知待教
久者入道精不然何以能高出萬世耶子又按白玉
蟾云十年侍真馭白又云說刀圭于癸酉七月之夕
盡吐露于乙亥春雨之天方纔有得是以世之茫然
又當知天機非邂逅可談
學道者及偶然漫談者皆不知何者是真藥而何法

為真煉徒然空說向自己身心而求實不知有至
靜之真時真機也夫至靜之真時者是此身心靜極
即所喻亥之末子之初也陰靜極必有陽動靜屬陰動屬陽
陽極則陰靜則烝固有循環真機自然復動此正先
陰極則陽動
天無形元烝將動而為先天無形之元精時也即此
先天無形之精便名藥物既有藥烝生機必有先天
得藥之覺即時至神知之說亦即我神烝同動之說也即以覺靈為煉藥
之主以沖和為煉藥之用覺靈者妙覺靈心也沖和者烹煉薰蒸之火氣也此
正三家之初相見也則用起火之候以採之因有藥
亦三華之所聚者則用起火之候以採之生而起
火即活子時而起火曰活子時藥生與火生同時故
以火之活子時而稱藥亦曰活子時達摩云二候採

天仙正理卷下

藥

牟尼言採藥用二候也四候別須辨藥之老嫩採之
神功言沐浴用四候也同此人入都說藥生要辨老
嫩則烝微而不靈不結丹也嫩若嫩則烝微配合之
則死半斤八兩之烝採之老則氣散而不靈亦不結
何以成一斤故不靈採之老則氣散而不靈亦不結
丹也老者只是過于當採之時當採而未採則氣以
亦微配合不均不能得藥之真見者曰藥真非初九
成丹故亦曰不靈得藥之真見者曰藥真非初九
之勿用亦非既採歸爐則用行火之候以煉之行天
上九之有悔既採歸爐則用行火之候以煉之
也火藥未歸爐而先行火昔呂真人戒之云無藥而
冷氣而成病願與破岸友問既知採藥何故又不積
歸爐神曰傳正道知真採故可必得歸爐何故又不積
合于名候之妙方得藥歸爐若火生早了是名火小
及不名候之妙方得藥歸爐若火生早了是名火小
日則金精不飛是也焉能得藥歸爐悟道真備者必

先從我此答精思之則藥竟外耗而非為我有未入
知直至末後皆是如此則鼎內若無不成大藥藥已歸
真種子猶將水火煮空鑪之說 爐而未即行火則真炁斷而不續亦不成大藥藥在
火以採之而歸爐亦由火烹煉之方在爐中成變化
已得藥歸爐火斷而前行則真炁亦斷如何能成大
行火雖周契註所云與前不續動而行內符不應則天
魂地魄不相若肫肫然加意於火則偏着執於火而
交接是也 外道之存想有為非自然之天機妙用若悠
藥消耗 執着用心于火則着有相而急燥近于
悠然而不知有火則迷散或昏迷十二之時或迷失刻
漏之數或忘沐浴之候或不知以何失於火而藥亦
數周于天或周已而猶不止皆是 消火不能留炁焉得不皆不成大藥 已上皆言孤陰
消即神不留炁之喻 夫仙正理卷下 堯

之危也若火間斷而工不常雖藥將成而復壞煉火所以
險也若火間斷而工不常雖藥將成而復壞煉火所以
云火藥一處居行火之法愈久而愈密愈密而愈精
斯則必成大藥必得服食或有時神逐見聞姪念馳
于外而着魔則神離火火離藥工不常矣 若久執行
藥如何得成雖將成猶有退散之危險 火而不知止足雖藥已成而亦壞 因藥成而言足也
火而不知止足雖藥已成而亦壞 因藥成而言足也
藥既成則不必用火安得不止藥已成者成之而生
為服食之大藥于此即採而藥不復壞為後天有形
之精路無火不採則大藥必隨生機而將妄行欲歸
竟趨為後天有火不採則大藥必隨生機而將妄行欲歸
知此為至要至秘所當防之危險也 皆不得服食
必火足而採方成藥已成而必知止候方有後世聖
大藥可採方成藥已成而必知止候方有後世聖
真脩此必使神氣相均相合火藥適宜以呼吸之氣
即火乘真炁為動靜也 以真炁之動靜定真息之

根基 真炁歸靜于根則真息亦定于根則火藥既不
着於一偏又無強執縱失之患如此而煉方得小周
天之妙理方成長生之大藥始名外金丹成也 馬丹
因燒丹藥火炎下故使黃河水逆流王芝書祖祖真
云玄黃若也無交姤怎得陽從坎下飛是也 真
真服食飛昇之至寶乃最上之玄機最宜參悟而
精修者也 此論備陳煉藥時之危險令後聖知防慮
金丹服食者此不至當面錯過而不知也 神所
成服食之則能神變若化若外之士言服食者不
過妄以金石草木誑人曰煉服食斷不可為以誤大
志縱服食之或有疾宜于金石藥者而偶致愈或无
疾而中毒成大患必不能得此真藥服食自可進脩
超出三界而顯神通也 行大周天之火候以煉炁化神煉炁而息定化神而
胎圓陽神升遷於天門而出現神仙之事得矣中關
十月之事完矣其後面壁還虛九年一定以神仙而
頓悟性於無極形神俱妙總煉成一箇不壞清虛聖
身皆由煉藥合仙機而得成丹成神者之所至也故
凡大脩行上關大成事必如此則畢矣於此畢法中
始於百日煉藥而成服食者無量壽之地仙也 地仙
上所行之仙身形重濁未離故不能離于地而升虛
無之天也人仙雖長生亦同于地仙重形尚在故亦
不能離人中而十月煉成脫胎出陽神之果者超出
陰陽之神仙也 神者離重濁之形以無形之神變
仙終而九年面壁煉成還虛之果者超出盡天地劫

夫仙正理卷下 堯

者非世法之別乃調其有而至无无而至有為其以
神馭氣行之必住住之必行在乎行住之間而調之
也隨順往來之理而不執滯往來之形欲合乎似無
之呼吸也當有往來不強使之無而唯隨順之似心
強託名閉息者閉之說亦不強執其自然而為勉
實故范德昭曰內不閉外不入非閉氣也而內則空
我故曰託名者暑似閉氣而實非閉氣也而內則空
空如太虛無物于真無真理亦似之若上文所言
內不空而通塞者是強閉者欲合於無極中之靜伏
外道邪法旁門之類皆然
也無極者無一之始及後太極則有一之始俱未有一
之判則為天地今言無極乃言天地及一之始俱未有一
靜篤景象妙悟必至如此為真靜伏總之為化炁
化神之秘機古人云長生須伏氣故自周天而歷時

天仙正理卷下

望

日年劫惟伏此氣言有一小周天之所伏有一大周天之所伏或暫或久而能成此氣大定則不見其從何
而伏始亦不見其從何而伏終無始無終亘萬古而
無一息與神俱虛俱靜斯謂之形神俱妙之境也尊世
能以一法說八千劫而後已能以一定坐入萬唯閱
四千劫而後出定是其形神俱妙與仙同者
天仙正道者方能識得此理唯有三寶全功者三寶
神元炁元精若一寶非元則不為寶方能行及此工
屬於後天者無用亦不得為全功方定者言若三寶
此工者即上內如太虛證入無極靜定者言若三寶
會合煉成化炁而後可行大定常定工夫若未化炁
則亦無有大志聖真請究之而實悟之

胎息直論第九

冲虛子曰古胎息經云胎從伏氣中結炁從有胎中
息斯言為過去未來諸神仙天仙之要法也男子身
胎而欲結一胎必要有因則因伏氣于丹田炁穴中
而結胎是胎從伏炁中而結也元炁靜而必動欲得
元炁不動必有胎中而息也胎因愈伏伏之所乃息而
不動是炁從有胎中而息也胎因愈伏伏之所乃息而
因愈長胎而愈伏非此抑將何圓滿胎神斯所以為
神仙天仙之要法也非此抑將何圓滿胎神斯所以為
氣本是一事何分兩論只為懷胎養神必用胎息而
後成胎而神在胎古人皆以胎息言之今亦詳言之
煉炁化神時也伏氣之說為伏氣而得精還化炁煉
藥以得大藥古人只言伏氣今亦從之伏氣雖兩
言之中則互明其理令人知兩子願再詳譯而直論
之夫人身初時只二氣合一為虛空中之炁而已無
胎也亦無息也此言無胎無息起下因母呼吸而長
為胎因胎而長為息脩仙者亦必因呼吸而長及至
胎全妙在隨母呼吸而為呼吸所以終日呼吸而不
逼問此緣不由口鼻呼吸只膈相通故能似無氣息
一般此正真胎息景也古人謂內氣不出外氣不入
通離胎而息即斷在胎中則我之息由母膈中所生
離胎則口鼻開竅故我息亦在膈而口鼻不可呼吸
當此時且不知胎息安得復能胎息無母膈與子
膈相通不得不向自身口鼻起呼吸即與胎中呼吸
同而暫異其竅耳逆脩返還之理安得不以我今呼
吸之息而返還為胎中息耶凡返還呼吸時以口鼻
呼吸之氣而復歸於胎息之所即丹田之所許旌陽

天仙正理卷下

望

胎息直論第九

谷神不死因胎息長生門戶要綿綿元始得道了身
經云中宮胎息為黃婆抱朴子曰得胎息者能不以
鼻口嘘吸如在胞胎之中則道成矣如處胎息之時
以鴻毛着鼻口上而毛不動為候也
漸漸煉至胎息亦真無真無者滅息盡之義也謂胎
息亦真無之此正禪宗人所方是未生時而返還於
謂萬法歸一一歸無之說
未有息未有胎已前之境界不落落生死之途者矣凡
有呼吸則有生無所以得如此者亦非驀然無所
了呼吸即無生死所以得如此者亦非驀然無所
憑依配合便以呼吸歸中而可胎息者難制伏必有
元炁相依方可相定而成胎息然胎息何以知其成
也以呼吸歸于胎息則口鼻無呼吸而成胎息是其
真成也終不復至口鼻為呼吸真禪定者亦似此若
凡夫外道不知元炁者為何單以呼吸歸于中而妄
曰入定胎息其息不能定于胎所雖忍氣而氣無
所容乃曰氣急殺人而終不能強忍口鼻之氣更呼

天仙正理卷下

鑿

吸浩浩皆由悖却世尊所謂无生法忍者之所為也
世之假道人假禪人皆如此此亦後學聖真之所當
辨而自防所謂孤陰不成者此亦其一也乃後天有
危險者也
形之陰物故必要有先天炁機發動之時又有元靈
亦如此言之
獨覺及呼吸相依三寶會合已先煉成大藥者而轉
歸黃庭結胎之所于此之時此時者是當此結胎之
化炁而至此始言胎息之意也此正申明必要煉精
化炁以炁助胎以神主胎以呼吸結胎方成真胎息
而後以胎息養胎神得神炁乘胎息之氣在中一定
神炁與胎息相乘方是有配合的脩真胎息之工所
以能成真胎息得真定若無真炁便不是金剛不壞
之身坐中只是昏沉睡如何能長覺長明即是結
胎之始正入藥鏡所謂初結胎看本命而得者本命

氣也元炁為生身命之本呼吸氣為生身命之具而
結胎之初必要本命二氣隨神之號令同凝于中而
為真胎雖似有微微呼吸若在臍輪而若不在臍輪
在虛空正度人經所謂元始懸一粒寶珠去地五丈
如世尊之前地湧之寶塔在虛空中等語皆是也皆
用運旋○●以漸至成胎頭然絕離口鼻不存呼吸
滅却有作怡然處胎相似而胎中之息始雖似有而
終絕無即是真胎息所以成陽神者若無大藥真氣
相見必不能胎真息如是而久久無間斷綿綿密密
無時無刻而不是在胎中無息之景真證陽神大定
絕無動靜起滅即是胎圓乃返還到如母胎初結一

天仙正理卷下

鑿

炁未成我而未分精炁與神之時正入藥鏡所謂終
胎看四正而得者看四正者驗四正工夫之有無
胎之工也無則曰滅胎息還神固曰畢矣胎事畢滅
盡定而陽神成就矣胎息還神固曰畢矣胎事畢滅
不周不入涅槃佛事周訖方入涅槃畢其十月中關
之事神仙之證也猶有向上田煉神還虛而證天仙
者在所必當知故遷神于上田而出天門以陽神之
顯見者倏出而倏入何也當前之十月之內而或有
出者是不宜出之出也由六根之為魔而妄出陽純
魔陰盡則無魔陰將盡而未盡甚妄出則神走而着
為魔者要除陰盡是要除魔盡也妄出則神走而着
魔境而息亦走着于口鼻必急入則依于息而歸胎

此一段又再詳指示人以十此時之出是當出而
月內之所當防此危險者也昔蓋養素胎成當出而不知出故起一出念而
也梁海蟾寄書與之指示所出之法故起一出念而
出陽神於天門天門者傳道集所言指頂門也古若
出之久恐神遂失而錯念古云千步百故即入上田
而依於虛無之定所以神既出胎喻同人生之幼小
須三年乳哺者以定為乳哺也又言九載三年一定
者言出定之初時而入定以完成還虛之天仙也證
到至虛至無即證天仙矣然是定也入定時多而出
定時少又宜出之勤而入之速也我故曰出定之初
即為入定之始也雖天仙已證亦無不定之時也故

末仙正理卷下

畢

世尊亦曰虛空界盡我此脩行終無有盡正如此也
至於終天地之後超過劫運亦無不定之時也此猶
仙佛以上無仙無佛之妙境而天仙佛之至者也後
來聖真共知之共證之此書稿成于天啟壬戌歲實
不意被人盜去但儒者竊取仙書愛慕之心勝可怪
又可惜也由駱友而失堅故想像而梓不無疎畧今
崇禎己卯秋查舊稿加註賢道友復梓之以廣度人
流行于天地之終皆所願也故附識

附錄

直論起由

予作天仙正理直論僅僅九章完全畫出一個天仙
樣子令有緣有志者見為頓悟有志者不遇此書亦
不參悟亦是无緣于道又或有遇之而无真學之非
心唯圖詐偽欺世者亦當改惡從善而歸正道
敢曰輕洩天機妄擬無罪只為度盡眾生為自度計
者于是冒干天譴而直論亦緣我老祖師張靜虛真

人得道後曰今日四大部洲全無半個人兒知道今

當廣開教門奉此仙旨故也張真人法派名靜虛常
稱虎皮張初與三友尋訪仙道夜半見白毫光于西
而衝天次日西行夜宿又見日又趨之二友去而獨

天仙正理附錄

行獨見得光處在蜀之碧陽洞也天見仙師而求度
甚切師遂授之道命之脩數年成而始命出曰今日
四大部洲絕無半個人兒知道我與廣開教門張
翁遂行按絕大部洲說者是也張仙翁遂出西域
北還中國見二大洲已無人矣實起度人之念止
度人而己歷十五年間再傳而遞言于予十五年
真人于萬歷己卯年李虛庵至壬午復至李家助
李銀為行道之資李真人于萬歷丁亥受曹還陽請
至其家曹與三友各具贊六金助道不足戊子曹三
友又助師三十金而脩成證果矣曹真人于萬歷癸
巳與伍子遇甲午年夏五月度復度伍子仙佛合
宗全旨以出三界之上者并傳以助道之方囑之日
此元史所載丘真助國之方也唯默記之倘護之日
要用則用之否則閉置之可也勿為世間作孽取大
罪也子之十九年中苦志苦行或亦少彷彿于長春
神之苦志者得全大子初若為駭聞多豈真無半個
道敢不如命戒之哉

人見而久之真見同世斯人不同聞斯道得師度之

知曰不書聖同此一道也同此脩成正果也差毫髮

聖之御女採戰及卻一病小工為龍求衣食之計者

與仙道之保精下便空胎神理者不問聞死後生人

宗人說與佛法空而無空之真超劫劫為妙法不

道又考在俗法士之學道者求假做黃白成富貴求

房術久戰淫樂並無學道之實而志不富貴非

家利身之學佛者妄自尊而誑人曰曾參學手抱非

切利何曾聞佛法可了而聞實得不同世界劫壞如

姪媾何安容不直論救之安容得不同世界劫壞如

世極真作故作此以指引後來凡我丘祖門下符節

正傳弟子得師口訣凡藥生內景時至則神知為內

別有採藥真工二即達磨祖師所謂行火工候即達磨

景別有採藥真工二即達磨祖師所謂行火工候即達磨

祖所謂四止火景詳後仙佛合採大藥工自古聖真

候以前得百日煉精化炁之真法行得全功只成輕傳

此以足之凡夫知此而用得有六種震動之景也先聖

所以必俟百日之功得大藥景田火熾兩腎湯煎眼吐

成者而後言之生騰後驚鳴身湧三關工聖者從龍超

鼻光耳後風其滅識皆身驗三關工聖者從龍超

凡不聖乃聖候百日後言之間服食

工度不非如飲食之喻日守中理此大周天之初

而無不有無飲食之喻日守中理此大周天之初

若不着于臍養神本境故亦喻之若息本在臍而

總若合二田成虛空境故亦喻之若息本在臍而

日守中正秘密天機此守得顯言者出神景出神

收神法煉神還虛理詳後仙佛合採大藥工自古聖真

授傳授者必第盡傳上真脩之當必受者乃正聞人

授傳授者必第盡傳上真脩之當必受者乃正聞人

世所不知者後聖得遇聖師而人所聞者世
中之旁邪術唯聖所聞皆不見凡書所不載
知正與直論中十二句秘法同不見凡書所
世前書已載者皆古聖大畧之言也不載者
密天機舊不載于書而今得聞於聖師正與
三句皆同則師言可篤信奉行直論可憑稽
非遇仙者無真聞見非遇仙者不能措一言
當下工脩煉時更以直論相印師言古聖之
旬三句何以得全印證欲求全證又要搜索
貪者之愈難唯此密論兼註又後有仙佛合
及門仁賢問答之要詳直論註脚盡露全得
旨後聖得此一書足以全印可無餘恨矣然
無疑無礙直證天仙唯我作書助道之一願也
聖真未及得正傳者尤當從斯入悟究其逐節
違命凡有所聞即徵諸此書合則正違則不為
違命則邪作人天眼目者唯此書耳

天仙正理附錄

三

邪說所惑矣凡一切邪說旁門如有真志精脩不參
此論是自絕于仙佛正道者也竊譚此論而行邪行
以証世者如昔一光棍專以房術欺騙人者乃借言
賊此言謂鉛汞不在自身是女人身上取之鉛汞者
喻陰陽豈有陰陽二者俱在女身取之可欺人
取信乎猶天律王章共誅之佛破邪盡是表明天
且言之噴天律王章共誅之佛破邪盡是表明天
有德至道之言有天目共視天有霹靂伐其性命
有邪人假借正言行彼邪說天有霹靂伐其性命
其典刑滅并揭禁誓書末以為誦書者知誠
後跋
冲虛子跋云道為天仙之秘機天仙之道唯天
遠何以得遇唯不可遇雖曰不秘而亦足秘若
遇知其道者必要體天仙之心行天仙之德而後

成道之凡夫之罕見為今之凡夫者前雖有善而或
能從今起念學道時全具善心力行善事絕無
劫百年一傳於世如唐開元時之純陽翁始度王
鉢不傳而後竟無或片言數語密度於人如鍾
鍾國宰相劉海蟾以卯壘為山而不崩墮劉曰危
請履及三座張真人以嘉靖帝強請之不起罪邳
安州召廬江縣李虛庵而度之祖強請之不起
不肯見帝而度乃召李而度之此亦張祖密度之
也如佛欲度迦葉舟救佛恒河舟底穿入而舟
猶曰幻也佛舟救佛恒河舟底穿入而舟底無
以不死而歸依之是也所云口不談六耳不聞則
天仙正理附錄 四

口六耳也其中或願學小成于仙者或願學中成
于神耳者或願學大成于天者或願學大成于地
喜聞所不願者則輕之而厭聽或德止足以授小
吳猛二人許君為旌陽縣令吳為分寧縣令也如
陽之謀母元君如世尊單傳道法謂吳德而向未
後當拜于許君如世尊單傳道法謂吳德而向未
阿難未離仙道乃天上人之所有亦天上人之所
不經紙筆正上仙口不談之秘鬼神不破之機所
以不載何敢淺其說直其論而諄諄然數萬言為
筆于紙何敢淺其說直其論而諄諄然數萬言為
哉此大罪也淺說其精深直論一言于非人之前
正人非人一概混見之耶但視世間無不可善惡
惡道出而初世為人而惡心猶在故也雖直會見
論之彼只如不見而已矣何嫌其混見直會見
人截然向道而竟無覓處截然者蓋斷世法塵勞決

竟不見何者為仙道不知舉世多人談道而悉墮旁
門遍不能辨邪正遇之焉不墮入世何道原只蘊藏於
不在世而人必誤陷於邪者也有仙胸中世何得有
一切諸人不遇仙度皆只在世而學焉能謂人心自
外世見而求世外之見畢竟誤陷於邪矣謂人心自
邪不求聞道而規正者也有口稱是學仙之黨者只
願學房術御女講姪姪有如是快樂是我所學之有
證而仙道高遠或惑不即此所為我佛之所斥自謂有
別求仙藥為惑惑人不知已為佛之所斥自謂有
此見之邪說而惑人不知已為佛之所斥自謂有
六午禪坐以自苦故不求衣食名譽何必效佛所脩而
肩與御病小見而即指為仙道不務脩德脩道故不
女與御病小見而即指為仙道不務脩德脩道故不
必與御病小見而即指為仙道不務脩德脩道故不
教無用之虛言將已談見佛法不求如何如佛

天仙正理附錄

五

八千劫說一會法華經方已不求如何得如佛八萬
四劫劫坐一定方起必執斷常邪見直趨死亡了
生或學駁石馬雖打不走走全似水牛拽鼻不回謂
當正法竟不移何足救矣又為有相知者漫而說
法為我自悟師而已矣我相又為有相知者漫而說
勸之佛昔人相聖畜相佛世之俗夫每以橫相妄
為橫相又難辨今知佛相是佛世之俗夫每以橫相妄
豎相且違佛說別作謬論免空勞妄談汝橫相為
借令百劫百年生一聖真將何入悟言此論若不
不知如何修仙不知如何修佛故無趣所以得聖真
向處亦不知學何者為學何者為佛所以得聖真
於學者必由此論及有直論并仙佛合宗語錄見
得此人是有志于此者與論合志即為學此道之
聖真不究者則其志不學此論於凡夫輪轉而已
聖真於師者亦必由此論固誦詩讀書而論尋覓論

天仙正理附錄

六

而巳不及求學人之所以亦不乃以一筆救天下後世迷
得成聖真學人之所以亦不乃以一筆救天下後世迷
唯世凡有見者皆可救其迷惑然而迷自軒輊氏
御女保生之術一倡軒輊氏迷惑然而迷自軒輊氏
可遂不節慾後世學不豈故用後宮之多姪姪之多必不
途四干餘年矣仙道不死神通之仙道乎御女術是在
仙聖真既有大志有聖德而非仙真也御女術是在
凡學聖真既有大志有聖德而非仙真也御女術是在
極卑嚴密又豈容于談道真者幸有天降異傳而作
天律嚴密又豈容于談道真者幸有天降異傳而作
仙佛漢下而傳北漢葛玄鍾離正陽乃東華帝君之降
傳唐下而傳北漢葛玄鍾離正陽乃東華帝君之降
劉海蟾乃鍾離正陽之降傳宋之阿私陀仙之
降海蟾乃鍾離正陽之降傳宋之阿私陀仙之
遂致成佛是也所以任子言非仙不能度仙非佛不

如何循性得性之證。茫然無着者。徒費耳。雖費而不
苦心志苦功行以求必悟。必成者。徒費耳。故一泣我
又爲眾言此。爲終天地劫運之聖真。直而論。泣而論
以勤誠之。爲捨天機。又爲世界既絕。仙佛正道。愈
參難洩。易而割捨。天機。又爲世界既絕。仙佛正道。愈
傳愈假。我獨得真。又焉敢不爲仙佛正道。留一線之
真。耶。令世聖真。得將流行於天地之終。而度盡仙
所考據。而爲師資矣。將流行於天地之終。而度盡仙
佛種子。爲聖爲真。成仙成佛之心也。歟。今世皆好房
佛。正道則絕。盡姪。慈心。反正道。雖見之。亦不能救。正
間。或有從救。而不足。必成書。流行以終。天地則盡。未
來之仙佛。皆得普度。是我繼諸仙翁。救世度人。立三
十功。行爲自脩而已。矣。卽純陽翁。所謂度盡眾生。世
尊佛。及地藏菩薩。亦謂度盡眾生。生言。
自利利人之果。唯如是。而後圓滿。

增註說

書有不必註者。謂已顯明直捷。反覆辨論之。若有註

天仙正理附錄

九

也。書有可以註者。謂宜發明書言。以已意逆合而註
之也。必後之聞見。與前之聞見。同前書得後註。理愈
明。而猶合轍。若一斯。可不誑惑於世矣。若觀者不知
作者意。如註參同契。爲納甲註。悟真篇。爲房術註。楞
嚴楞伽。金剛法華。以時文訓詁。套語不能剖真脩實
義。各成門戶。致有經自爲經。註自爲註之斥。出乖露
醜。則亦何用註。爲所以天仙正理。直論既有仙佛合
宗。爲之註。猶懼後人妄註。錯誤害超世之聖真。吾堂
弟真陽子。又加註之。予又輔之。同一師之學。並四瞳
之見。而爲之者。其合宗二註。又皆出予錄者之手。無

非杜絕眾口之妄。保全度世之真。則後世不必盡足
於蛇倒屣於首。令未來無極切中。皆不失性命根宗
不迷超劫慧命。誠不謬。註者之所賜也。故亦誠之曰
毋煩後註。

天仙正理附錄

十

是書成於明天啟壬戌增注於崇禎己卯門人吳澄川涂之芬梓於南都銓市西廊之道隱齋自作本序國朝康熙八年新建涂淑樸等梓之序之者黎博庵先生也五十八年謝嗣芳等梓於姑蘇老君堂後遷於閭門外之崇壽道院乾隆二十九年晉陽申定宇鐵蟾受傳於王買癡得是書故姑蘇刻本而淺識第三第四兩頁板已朽蠹爲之鑄補而仍還之老君堂茲所據卽申本舊不分卷冲虛故明孝廉維摩州刺史健菴之季子幼孤家貧投徒養母年七十母卒始遁跡學道博菴序謂龍門授之張靜虛李虛菴師

天仙正理跋

一

靜虛曹還陽師虛菴而冲虛爲還陽弟子則於龍門爲第四傳然其自稱則龍門第八派弟子龍門二十字派亦適當第八字與師還陽同世居辟邪里復有仙佛合宗語錄按道家之書參同契爲最精與靈樞素問相表裏凡以採索陰陽氣化消息之道故稱道家太史公述六家要旨獨先道家以漢初言陰陽玄化者惟道家河圖洛書之祕皆道家傳之是以道家稱尊自方士謬爲鼎書之說後之道家寢失鼎書一變而爲黃白姪媾是書根本參同靈素之理以拒姦民邪術其有功於道家而津逮之爲足尙也夫神仙

之事陽明以爲難言而精悉神固人之所當養者佛不言長生自冲虛言之其旨多合天下之理原其初一而已矣庚申四月南昌魏元曠跋

天仙正理跋

二

還初道人
著書二種

晁表見日本覆刻明洪應明菜根
譚一帙為我邦著錄家所未見
甲子歲鳳禹門將軍歲書大出
得舊鈔本前有遂初堂主人識
語朱槨茶楷類內府寫本已已
仲春檢查故宮圖書在景陽宮

見一滿漢文中箱本未著付梓年
月同時在殿肆得明刻仙佛奇
蹤八卷之應明所撰與四庫存
錄卷目不異遂初主人謂菜根
譚雖屬禪宗然於身心性命
之學實有隱隱相發明者今與

仙佛奇蹤比而觀之一則世間
法一則出世法也爰合印之名曰
還初道人著書二種以廣流
傳云 庚午日長正涉園識

洪氏菜根
譚一卷

董康題



歲在辛未夏日
武進陶氏重印

余過古剎於殘經敗紙中拾得菜根譚一錄備視之
雖屬禪宗然於身心性命之學實有隱相發明者
亟揚歸重加校讐繕寫成帙舊有序文不雅馴且
於是書無閱涉語故芟之著是書者為洪應明究不
知其為何許人也乾隆五十九年二月二日遂初堂主人
識

菜根譚

洪應明著

備省

欲做精金美玉的人品定從烈火中煨來思立掀

天揭地的事功須向薄冰上履過

一念錯便覺百行皆非防之當如渡海浮囊勿容

一針之罅漏萬善全始得一生無愧備之當如凌

雲寶樹須假衆木以撐持

菜根譚

一

忙處事為常向閒中先檢點過舉自稀動時念想

預從靜裏密操持非心自息

為善而欲自高勝人施恩而欲要名結好脩業而

欲驚世駭俗植節而欲標異見奇此皆是善念中

戈矛理路上荆棘最易夾帶最難拔除者也須是

滌盡渣滓斬絕萌芽纔見本來真體

能輕富貴不能輕一輕富貴之心能重名義又復

重一重名義之念是事境之塵氛未掃而心境之

芥蒂未忘此處拔除不淨恐石去而草復生矣

紛擾固溺志之場而枯寂亦槁心之地故學者當

棲心元默以寧吾真體亦當遠志恬愉以養吾圓

機

昨日之非不可留留之則根燼復萌而塵情終累

乎理趣今日之是不可執執之則渣滓未化而理

趣反轉為欲根

無事便思有閑雜念想否有事便思有麓浮意氣

菜根譚

二

否得意便思有驕矜辭色否失意便思有怨望情

懷否時時檢點到得從多入少從有入無處纔是

學問的真消息

士人有百折不回之真心纔有萬變不窮之妙用

立業建功事事要從實地著腳若少慕聲聞便成

偽果講道脩德念念要從虛處立基若稍計功效

便落塵情

身不宜忙而忙於閒暇之時亦可做揚情氣心不

可放而放於收攝之後亦可鼓暢天機

鐘鼓體虛為聲聞而招擊撞麋鹿性逸因豢養而受羈縻可見名為招禍之本欲乃散志之媒學者不可不力為掃除也

一念常惺纔避去神弓鬼矢纖塵不染方解開地網天羅

一點不忍的念頭是生民生物之根芽一段不為的氣節是撐天撐地之柱石故君子於一蟲一蟻

菜根譚

三

不忍傷殘一縷一絲勿容貪冒便可為萬物立命天地立心矣

撥開世上塵氛胸中自無火炎冰競消却心中鄙吝眼前時有月到風來

學者動靜殊操喧寂異趣還是煅煉未熟心神混淆故耳須是操存涵養定雲止水中有鳶飛魚躍的景象風狂雨驟處有波恬浪靜的風光纔見處一化齊之妙

心是一顆明珠以物欲障蔽之猶明珠而混以泥沙其洗滌猶易以情識襯貼之猶明珠而飾以銀黃其滌除最難故學者不患垢病而患潔病之難治不畏事障而畏理障之難除

軀殼的我要看得破則萬有皆空而其心常虛虛則義理來居性命的我要認得真則萬理皆備而其心常實實則物欲不入

面上掃開十層甲眉目纔無可憎胸中滌去數斗塵語言方覺有味

菜根譚

四

完的心上之本來方可言了心盡的世間之常道纔堪論出世

我果為洪爐大冶何患頑金鈍鐵之不可陶鎔我果為巨海長江何患橫流污瀆之不能容納

白日欺人難逃清夜之鬼報紅顏失志空貽皓首之悲傷

以積貨財之心積學問以求功名之念求道德以

愛妻子之心愛父母以保爵位之策保國家出此
入彼念慮只差毫末而超凡入聖人品且判星淵
矣人胡不猛然轉念哉

立百福之基只在一念慈祥開萬善之門無如寸
心挹損

塞得物欲之路纔堪闢道義之門弛得塵俗之肩
方可挑聖賢之擔

融得性情上偏私便是一大學問消得家庭內嫌

菜根譚

五

隙便是一大經綸

功夫自難處做去者如逆風鼓棹纔是一段真精
神學問自苦中得來者似披沙獲金纔是一箇真
消息

執拗者福輕而圓融之人其祿必厚操切者壽夭
而寬厚之士其年必長故君子不言命養性即所
以立命亦不言天盡人自可以回天

才智英敏者宜以學問攝其躁氣節激昂者當以

德性融其偏

雲煙影裏現真身始悟形骸為桎梏禽鳥聲中聞
自性方知情識是戈矛

人欲從初起處翦除便似新篔簹斬其工夫極易
天理自乍明時充拓便如塵鏡復磨其光彩更新
一勺水便具四海水味世法不必盡嘗千江月總
是一輪月光心珠宜當獨朗

得意處論地談天俱是水底撈月拂意時吞水噉

菜根譚

六

雪纔為火內栽蓮

事理因人言而悟者有悟還有迷總不如自悟之
了了意興從外境而得者有得還有失總不如自
得之休休

情之同處即為性舍情則性不可見欲之公處即
為理舍欲則理不可明故君子不能滅情惟事平
情而已不能絕欲惟期寡欲而已

欲遇變而無倉忙須向常時念念守得定欲臨死

而無貪戀須向生時事事看得輕

一念過差足喪生平之善終身檢飭難蓋一事之

愆

從五更枕席上叅勘心體氣未動情未萌纔見本

來面目向三時飲食中諳練世味濃不欣淡不厭

方為切實工夫

應酬

操存要有真宰無真宰則遇事便倒何以植頂天

菜根譚

七

立地之砥柱應用要有圓機無圓機則觸物有礙

何以成旋乾轉坤之經綸

士君子之涉世於人不可輕為喜怒喜怒哀則心

腹肝膽皆為人所窺於物不可重為愛憎愛憎重

則意氣精神悉為物所制

倚高才而玩世背後須防射影之蟲飾厚貌以欺

人面前恐有照膽之鏡

心體澄徹常在明鏡止水之中則天下自無可厭

之事意氣和平常在麗日光風之內則天下自無
可惡之人

當是非邪正之交不可少遷就少遷就則失從違
之正值利害得失之會不可太分明太分明則起
趨避之私

蒼蠅附驥捷則捷矣難辭處後之羞蘿蔦依松高
則高矣未免仰攀之耻所以君子寧以風霜自挾
毋為魚鳥親人

菜根譚

九

好醜心太明則物不契賢惡心太明則人不親士
君子須是內精明而外渾厚使好醜兩得其平賢
愚共受其益纔是生成的德量

伺察以為明者常因明而生暗故君子以恬養智
奮迅以為速者多因速而致遲故君子以重持輕
士君子濟人利物宜居其實不宜居其名居其名

則德損士大夫憂國為民當有其心不當有其語
有其語則毀來

遇大事矜持者小事必縱弛處明庭檢飾者暗室必放逸君子只是一個念頭持到底自然臨小事如臨大敵坐密室若坐通衢

使人有面前之譽不若使其無背後之毀使人有乍交之歡不若使其無久處之厭

善啟迪人心者當因其所明而漸通之毋強開其所閉善移易風化者當因其所易而漸反之毋輕矯其所難

菜根譚

九八

彩筆描空筆不落色而空亦不受涖利刀割水刀不損錐而水亦不留痕得此意以持身涉世感與應俱遠心與境兩忘矣

己之情欲不可縱當用逆之以法以制之其道只在一忍字人之情欲不可拂當用順之以法以調之其道只在一恕字今人皆恕以遠己而忍以制人毋乃不可乎

好察非明能察能不察之謂明必勝非勇能勝能

不勝之謂勇

隨時之內善救時若和風之消酷暑混俗之中能脫俗似淡月之映輕雲

思入世而有為者須先領得世外風光否則無以脫垢濁之塵緣思出世而無涖者須先諳盡世中滋味否則無以持空寂之苦趣

與人者與其易疎于終不若難親于始御事者與其巧持于後不若拙守于前

菜根譚

一

酷烈之禍多起于玩忽之人盛滿之功常敗于細微之事故語云人人道好須防一人著惱事事有功須防一事不終

功名富貴直從滅處觀究竟則貪戀自輕橫逆困窮直從起處究由來則怨尤自息
宇宙內事要力擔當又要善擺脫不擔當則無經世之事業不擺脫則無出世之襟期

待人而留有餘不盡之恩禮則可以維繫無厭之

人心御事而留有餘不盡之才智則可以隄防不測之事變

了心自了事猶根拔而草不生逃世不逃名似羶存而蚋仍集

仇邊之弩易避而恩裏之戈難防苦時之坎易逃而樂處之阱難脫

羶穢則蠅蚋叢嘍芳馨則蜂蝶交侵故君子不作垢業亦不立芳名只是元氣渾然圭角不露便是

菜根譚

士

持身涉世一安樂窩也

從靜中觀物動向閒處看人忙纔得超塵脫俗的趣味遇忙處會偷閒處鬧中能取靜便是安身立命的工夫

邀千百人之歡不如釋一人之怨希千百事之榮不如免一事之醜

落落者難合亦難分欣欣者易親亦易散是以君子寧以劉方見憚毋以媚悅取容

意氣與天下相期如春風之鼓暢庶類不宜存半點隔闕之形肝膽與天下相照似秋月之洞徹羣品不可作一毫曖昧之狀

仕途雖赫奕常思林下的風味則權勢之念自輕世途雖紛華常思泉下的光景則利欲之心自淡鴻未至先援弓兔已亡再呼矢總非當機作用風息時休起浪岸到處便離船纔是了手工夫

菜根譚

士

向寒微路上用一點赤熱心腸自培植許多生意隨緣便是遣緣似舞蝶與飛花共適順事自然無事若滿月偕盃水同圓

淡泊之守須從濃艷場中試來鎮定之操還向紛紜境上勘過不然操持未定應用未圓恐一臨機登壇而上品禪師又成一下品俗士矣

廉所以戒貪我果不貪又何必標一廉名以來貪夫之側目讓所以戒爭我果不爭又何必立一讓

的以致暴客之彎弓

無事常如有事時隄防纔可以彌意外之變有事常如無事時鎮定方可以消局中之危

處世而欲人感恩便為斂怨之道遇事而為人除害即是導利之機

持身如泰山九鼎凝然不動則愆尤自少應事若流水落花悠然而逝則趣味常多

君子嚴如介石而畏其難親鮮不以明珠為怪物

菜根譚

二三

而起按劍之心小人滑如脂膏而喜其易合鮮不以毒螫為甘飴而縱捺指之欲

遇事只一味鎮定從容縱紛若亂絲終當就緒待人無半毫矯偽欺隱雖狡如山鬼亦自獻誠

肝腸煦若春風雖囊乏一文還憐煢獨氣骨清如秋水縱家徒四壁終傲王公

討了人事的便宜必受天道的虧貪了世味的滋益必招性分的損涉世者宜審擇之慎毋貪黃雀

而墜深井舍隋珠而彈飛禽也

費千金而結納賢豪孰若傾半瓢之粟以濟飢餓之人構千楹而招來賓客孰若葺數椽之茅以庇

孤寒之士

解鬪者助之以威則怒氣自平懲貪者濟之以欲則利心反淡所謂因其勢而利導之亦救時應變一權宜法也

市恩不如報德之為厚雪忿不若忍恥之為高要

菜根譚

四

譽不如逃名之為遠矯情不若直節之為真

救既敗之事者如馭臨崖之馬休輕策一鞭圖垂成之功者如挽上灘之舟莫少停一棹

先達笑彈冠休向侯門輕曳裾相知猶按劍莫從世路暗投珠

楊修之軀見殺於曹操以露己之長也韋誕之墓見伐於鍾繇以秘己之美也故括士多匿采以韜光至人常避美而公善

少年的人不患其不奮迅常患以奮迅而成鹵莽故當抑其躁心老成的人不患其不持重常患以持重而成退縮故當振其惰氣

望重縉紳怎似寒微之頌德朋來海宇何如骨肉之孚心

舌存常見齒亡剛強終不勝柔弱戶朽未聞樞靈偏執豈能及圓融

評議

菜根譚

五

物莫大于天地日月而子美云日月籠中鳥乾坤水上萍事莫大于揖遜征誅而康節云唐虞揖遜三杯酒湯武征誅一局棋人能以此胸襟眼界吞吐六合上下千古事來如漚生大海事去如影滅長空自經綸萬變而不動一塵矣
君子好名便起欺人之念小人好名猶懷畏人之心故人而皆好名則開詐善之門使人而不好名則絕為善之路此譏好名者當嚴責夫君子不當

過求于小人也

大惡多從柔處伏哲士須防綿裏之針深仇常自愛中來達人宜遠刀頭之蜜

持身涉世不可隨境而遷須是大火流金而清風穆然嚴霜殺物而和氣藹然陰霾翳空而慧日朗然洪濤倒海而砥柱屹然方是宇宙內的真人品愛是萬緣之根當知割捨識是衆欲之本要力掃

除

菜根譚

六

作人要脫俗不可存一矯俗之心應世要隨時不可起一趨時之念
寧有求全之毀不可有過情之譽寧有死妄之災不可有非分之福
毀人者不美而受人毀者遭一番訕謗便加一番脩省可以釋回而增美欺人者非福而受人欺者過一番橫逆便長一番器宇可以轉禍而為福
夢裏懸金佩玉事事逼真睡去雖真覺後假閒中

演偈談元言言酷似說來雖是用時非

天欲禍人必先以微福驕之所以福來不必喜要看他會受天欲福人必先以微禍傲之所以禍來不必憂要着他會救

榮與辱共蒂厭辱何須求榮生與死同根貪生不必畏死

作人只是一味率真蹤跡雖隱還顯存心若有半毫未淨事為雖公亦私

菜根譚

七

鶴占一枝反笑鵬心奢侈兔營三窟轉嗤鶴豐高危智小者不可以謀大趣卑者不可與談高信然矣

貧賤驕人雖涉虛橋還有幾分俠氣英雄欺世縱似揮霍全沒半點真心

糟糠不為氣肥何事偏貪鈎下餌錦綺豈因犧貴誰人能解籠中囚

琴書詩畫達士以之養性靈而庸夫徒賞其跡象

山川雲物高人以之助學識而俗子徒玩其光華可見事物無定品隨人識見以為高下故讀書窮理要以識趣為先

美女不尚鉛華似疎梅之映淡月禪師不落空寂若碧沼之吐青蓮

廉官多無後以其太清也癡人每多福以其近厚也故君子雖重廉介不可無含垢納污之雅量雖戒癡頑亦不必有察澗洗垢之精明

菜根譚

八

密則神氣拘逼疎則天真爛漫此豈獨詩文之工拙從此分哉吾見周密之人純用機巧疎狂之士獨任性真人心之生死亦於此判也

翠篠傲嚴霜節縱孤高無傷沖雅紅蕖媚秋水色雖艷麗何損清修

貧賤所難不難在砥節而難在用情富貴所難不難在推恩而難在好禮

簪纓之士常不及孤寒之子可以抗節致忠廟堂

之士常不及山野之夫可以料事燭理何也彼以
濃艷損志此以淡泊全真也

榮寵傍邊辱等待不必揚揚困窮背後福跟隨何
須戚戚

古人閒遠處今人却忙過了一生古人實受處今
人又虛度了一世總是耽空逐妄看個色身不破
認個法身不真耳

芝草無根醴無源志士當勇奮翼彩雲易散琉璃

菜根譚

二九

脆達人當早回頭

少壯者事事當用意而意反輕徒汎汎作水中鳧
而已何以振雲霄之翮衰老者事事宜忘情而情
反重徒碌碌為棘下駒而已何以脫韉鎖之身
帆只揚五分船便安水只注五分器便穩如韓信
以勇畧震主被擒陸機以才名冠世見殺霍光敗
于權勢逼君石崇死于財賦敵國皆以十分取敗
者也康節云飲酒莫教成酩酊看花慎勿至離披

旨哉言乎

附勢者如寄生依木木伐而寄生亦枯竊利者如
蠶虹盜人人死而蠶虹亦滅始以勢利害人終以
勢利自斃勢利之為害也如是夫

失血于杯中堪笑猩猩之嗜酒為巢于幕上可憐
燕燕之偷安

鶴立雞羣可謂超然無侶矣然進而觀于大海之
鵬則眇然自小又進而求之九霄之鳳則巍乎莫

菜根譚

三

及所以至人常若無若虛而盛德多不矜不伐也
貪心勝者逐獸而不見泰山在前彈雀而不知深
井在後疑心勝者見弓影而驚杯中之蛇聽人言
而信市上之虎人心一偏遂視有為無造無作有
如此心可妄動乎哉

蛾撲火火焦蛾莫謂禍生無本果種花花結果須
知福至有因

車爭險道馬騁先鞭到敗處未免噬臍粟喜堆山

金誇過斗臨行時還是空手

花逞春光一番雨一番風催歸塵土竹堅推操幾
朝霜幾朝雪傲就琅玕

富貴是無情之物看得他重他害你越大貧賤是
耐久之交處得他好他益你反深故貪商於而戀
金谷者竟被一時之顯戮樂簞瓢而甘做緼者終
享千載之令名

鴿惡鈴而高飛不知斂翼而鈴自息人惡影而疾
走不知處陰而影自滅故愚夫徒疾走高飛而平

菜根譚

三

地反為苦海達士知處陰斂翼而巉巖亦是坦途
秋蟲春鳥共暢天機何必浪生悲喜老樹新花同
舍生意胡為妄別媿妍

多栽桃李少栽荆便是開條福路不積詩書偏積
玉還如築箇禍基

萬境一轍原無地著個窮通萬物一體原無處分
個彼我世人迷真逐妄乃向坦途上自設一坵坎

從空洞中自築一藩籬良足慨哉

大聰明的人小事必朦朧大懵懂的人小事必伺
察蓋伺察乃懵懂之根而朦朧正聰明之窟也

大烈鴻猷常出悠閑鎮定之士不必忙忙休徵景
福多集寬洪長厚之家何須瑣瑣

貧士肯濟人纔是性天中惠澤鬧場能學道方為
心地上工夫

人生只為欲字所累便如馬如牛聽人羈絡為鷹
雀根譚

三

為犬任物鞭笞若果一念清明淡然無欲天地也
不能轉動我鬼神也不能役使我况一切區區事
物乎

貪得者身富而心貧知足者身貧而心富居高者
形逸而神勞處下者形勞而神逸孰得孰失孰幻
孰真達人當自辨之

眾人以順境為樂而君子樂自逆境中來眾人以
拂意為憂而君子憂從快意處起蓋眾人憂樂以

情而君子憂樂以理也

謝豹覆面猶知自愧唐鼠易腸猶知自悔蓋愧悔二字乃吾人去惡遷善之門起死回生之路也人生若無此念頭便是既死之寒灰已枯之槁木矣何處討些生理

異寶奇琛俱是必爭之器瑰節奇行多冒不祥之名總不若尋常履履易簡行藏可以完天地渾噩之真享民物和平之福

菜根譚

二十三

福善不在杳冥即在食息起居處牖其衷禍淫不在幽渺即在動靜語默間奪其魄可見人之精爽常通于天天之威命即寓于人天人豈相遠哉

閒適

晝閑人寂聽數聲鳥語悠揚不覺耳根盡徹夜靜天高看一片雲光舒卷頓令眼界俱空

世事如棋局不着得纔是高手人生似瓦盆打破了方見真空

龍可豢非真龍虎可搏非真虎故爵祿可餌榮進之輩必不可籠淡然無欲之人鼎鑊可及寵利之流必不可加飄然遠引之士

一場閑富貴狠狠爭來雖得還是失百歲好光陰忙忙過了縱壽亦為歿

高車嫌地僻不如魚鳥解親人駟馬喜門高怎似鶯花能避俗

紅燭燒殘萬念自然灰冷黃梁夢破一身亦似雲

菜根譚

三四

浮

千載奇逢無如好書良友一生清福只在椀茗爐煙

蓬茅下誦詩讀書日日與聖賢晤語誰云貧是病樽壘邊幕天席地時時共造化氤氳孰謂醉非禪興來醉倒落花前天地即為衾枕機息坐忘盤石上古今盡屬蜉蝣

昂歲老鶴雖飢飲啄猶聞肯同雞鶩之營營而競

食偃蹇寒松縱老丰標自在豈似桃李之灼灼而
爭妍

吾人造志于花柳爛漫之時得趣于笙歌騰沸之
處乃是造化之幻境人心之蕩念也須從木落草
枯之後向聲希味淡之中覓得一些消息纔是乾
坤的橐籥人物的根宗

靜處觀人事即伊呂之勲庸夷齊之節義無非大
海浮漚閒中玩物情雖木石之偏枯鹿豕之頑蠢

菜根諱

三五

總是吾性真如

花開花謝春不管拂意事休對人言水煖水寒魚
自知會心處還期獨賞

閑觀撲紙蠅笑癡人自生障礙靜觀競菓鵲嘆傑
士空逞英雄

看破有盡身軀萬境之塵緣自息悟入無壞境界
一輪之心月獨明

土林石枕冷家風擁衾時魂夢亦爽麥飯豆羹淡

滋味放著處齒頰猶香

談紛華而厭者或見紛華而喜語淡泊而欣者或
處淡泊而厭須掃除濃淡之見滅却欣厭之情纔
可以忘紛華而甘淡泊也

鳥驚心花濺淚懷此熱肝腸如何領取冷風月
山寫照水傳神識吾真面目方可擺脫得幻乾坤
富貴得一世寵榮到死時反增了一個戀字如負
重擔貧賤得一世清苦到死時反脫了一個厭字

菜根諱

三六

如釋重枷人誠想念到此當急回貪戀之首而猛
舒愁苦之眉矣

人之有生也如太倉之粒米如灼目之電光如懸
崖之朽木如逝海之一波知此者如何不悲如何
不樂如何看他不破而懷貪生之慮如何看他不
重而貽虛生之羞

鷓蚌相持兔犬共斃冷觀來令人猛氣全消鷗鳧
共浴鹿豕同眠閒觀去使我機心頓息

迷則樂境成苦海如水疑為水悟則苦海為樂境
猶水渙作水可見苦樂無二境迷悟非兩心只在
一轉念間耳

遍閱人情始識疎狂之足貴備嘗世味方知淡泊
之為真

地寬天高尚覺鵬程之窄小雲深松老方知鶴夢
之悠閒

兩個空拳握古今握住了還當放手一條竹杖挑

菜根譚

注

風月挑到時也要息肩

階下幾點飛翠落紅收拾來無非詩料牕前一片
浮青映白悟入處盡是禪機

忽觀天際彩雲常疑好事皆虛事再觀山中間木
方信閒人是福人

東海水曾聞無定波世事何須扼腕北邙山未省
留閒地人生且自舒眉

天地尚無停息日月且有盈虧况區區人世能事

事圓滿而時時暇逸乎只是向忙裏偷閒遇缺處
知足則操縱在我作息自如即造物不得與之論
勞逸較虧盈矣

霜天聞鶴唳雪夜聽雞鳴得乾坤清純之氣晴空
看鳥飛活水觀魚戲識宇宙活潑之機

閒烹山茗聽瓶聲爐內識陰陽之理漫履楸枰觀
局戲手中悟生殺之機

芳菲園林看蜂忙覷破幾般塵情世態寂寞衡茅

菜根譚

注

觀燕寢引起一種冷趣幽思

會心不在遠得趣不在多盆池拳石間便居然有
萬里山川之勢片言隻語內便宛然見萬古聖賢

之心纔是高士得眼界達人得胸襟
心與竹俱空問是非何處安腳貌偕松共瘦知憂

喜無由上眉

趨炎雖暖暖後更覺寒威食蔗能甘甘餘便生苦
趣何似養志於清備而炎涼不涉棲心于淡泊而

甘苦俱忘其自得為更多也

席擁飛花落絮坐林中錦繡團裊爐烹白雪清水
熬天上玲瓏液髓

逸態閒情惟期自尚何事外備邊幅清標傲骨不
顧人憐無勞多買胭脂

天地景物如山間之空翠水上之漣漪潭中之雲
影草際之煙光月下之花容風中之柳態若有若
無半真半幻最足以悅人心目而豁人性靈真天

菜根譚

二十九

地間一妙境也

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此是無彼無
此得真機野色更無山隔斷天光常與水相連此
是徹上徹下得真境吾人時時以此景象注之心
目何患心思不活潑氣象不寬平

鶴唳雪月霜天想見屈大夫醒時之激烈鷗眠春
風暖日會知陶處士醉裏之風流

黃鳥情多常向夢中呼醉客白雲意懶偏來僻處

媚幽人

棲遲蓬戶耳目雖拘而神情自曠結納山翁儀文
雖畧而意念常真

滿室清風滿几月坐中物物見天心一溪流水一
山雲行處時時觀妙道

炮鳳烹龍放箸時與麈鹽無異懸金佩玉成灰處
共瓦礫何殊

菜根譚

三十

境界自生明

造化喚作小兒切莫受渠戲弄天地九為大塊須
要任我爐錘
想到白骨黃泉壯士之肝腸自冷坐老清溪碧嶂
俗流之胃次亦閒

夜眠八尺日嗽二升何須百般計較書讀五車才
分八斗未聞一日清閒

槩論

君子之心事天青日白不可使人不知君子之才
華玉韞珠藏不可使人易知

耳中常聞逆耳之言心中常有拂心之事纔是進
德脩行得砥石若言言悅耳事事快心便把此生
埋在鴆毒中矣

疾風怒雨禽鳥戚戚霽月光風草木欣欣可見天
地不可一日無和氣人心不可一日無喜神

釀肥辛甘非真味真味只是淡神奇卓異非至人

菜根譚

三

至人只是常

夜深人靜獨坐觀心始知妄窮而真獨露每於此
中得大機趣既覺真現而妄難逃又於此中得大
慚忸

恩裏由來生害故快意時須早回頭敗後或反成
功故拂心處切莫放手

藜口莧腸者多冰清玉潔衮衣玉食者甘婢膝奴
顏蓋志以淡泊明而節從肥甘喪矣

面前的田地要放得寬使人無不平之嘆身後的
惠澤要流得長使人有不匱之思

路徑窄處留一步與人行滋味濃的減三分讓人
嗜此是涉世一極樂法

作人無甚高遠的事業擺脫得俗情便入名流為
學無甚增益的工夫減除得物累便臻聖境

寵利毋居人前德業毋落人後受享毋踰分外脩
持毋減分中

菜根譚

三

處世讓一步為高退步即進步的張本待人寬一
分是福利人實利己的根基

蓋世的功勞當不得一個矜字彌天的罪過當不
得一個悔字

完名美節不宜獨任分些與人可以遠害全身辱
行污名不宜全推引些歸己可以韜光養德

事事要留個有餘不盡的意思便造物不能忌我
鬼神不能損我若業必求滿功必求盈者不生內

變必招外憂

家庭有個真佛日用有種真道人能誠心和氣愉
色婉言使父母兄弟間形體兩釋意氣交流勝于
調息觀心萬倍矣

攻人之惡毋太嚴要思其堪受教人以善毋過高
當使其可從

冀蟲至穢變為蟬而飲露于秋風腐草無光化為
螢而耀采於夏月故知潔常自污出明每從暗生

菜根譚

三十一

也

矜高倨傲無非客氣降伏得客氣下而後正氣伸
情欲意識盡屬妄心消殺得妄心盡而後真心現
飽後思味則濃淡之境都消色後思姪則男女之
見盡絕故人當以事後之悔悟破臨事之癡迷則
性定而動無不正

居軒冕之中不可無山林的氣味處林泉之下須

要懷廊廟的經綸

處世不必徼功無過便是功與人不要感德無怨
便是德

憂勤是美德太苦則無以適性怡情淡泊是高風
太枯則無以濟人利物

事窮勢蹙之人當原其初心功成行滿之士要觀
其末路

富貴家宜寬厚而反忌尅是富貴而貧賤其行如
何能享聰明人宜斂藏而反炫耀是聰明而愚懵

菜根譚

三十四

其病如何不敗

人情反覆世路崎嶇行不去須知退一步之法行
得去務加讓三分之功

待小人不難于嚴而難于不惡待君子不難于恭
而難于有禮

寧守渾噩而黜聰明留些正氣還天地寧謝紛華
而甘淡泊遺個清名在乾坤

降魔者先降其心心伏則羣魔退聽馭橫者先馭

其氣氣平則外橫不侵

養弟子如養閨女最要嚴出入謹交遊若一接近
匪人是清淨田中下一不淨的種子便終身難植
嘉苗矣

欲路上事毋樂其便而姑為捺指一捺指便深入
萬仞理路上事毋憚其難而稍為退步一退步便
遠隔千山

念頭濃者自待厚待人亦厚處處皆厚念頭淡者

菜根譚

三三

自待薄待人亦薄事事皆薄故君子居常嗜好不
可太濃艷亦不宜太枯寂

彼富我仁彼爵我義君子故不為君相所牢籠人
定勝天志壹動氣君子亦不受造化之陶鑄

立身不高一步立如塵裏振衣泥中濯足如何超
達處世不退一步處如飛蛾投燭羝羊觸藩如何

安樂

學者要收拾精神並歸一處如脩德而留意於事

功名譽必無實誼讀書而寄興于吟咏風雅定不

深心

人人有個大慈悲維摩屠割無二心也處處有種
真趣味金屋茅簷非兩地也只是欲閉情封當面
錯過便咫尺千里矣

進德脩行要個木石的念頭若一有欣羨便趨欲
境濟世經邦要段雲水的趣味若一有貪著便墮

危機

菜根譚

三六

肝受病則目不能視腎受病則耳不能聽病受於
人所不見必發於人所共見故君子欲無得罪于
昭昭先無得罪于冥冥

福莫福於少事禍莫禍於多心惟少事者方知少
事之為福惟平心者始知多心之為禍

處治世宜方處亂世當圓處叔季之世當方圓并
用待善人宜寬待惡人當嚴待庸衆之人宜寬嚴

互存

我有功於人不可念而過則不可不念人有恩于我不可忘而怨則不可不忘

心地乾淨方可讀書學古不然見一善行竊以濟私聞一善言假以覆短是又藉寇兵而齎盜糧矣奢者富而不足何如儉者貧而有餘能者勞而俯怨何如拙者逸而全真

讀書不見聖賢如鉛槧傭居官不愛子民如衣冠盜講學不尚躬行如口頭禪立業不思種德如眼

菜根譚

三十一

前花

人心有部真文章都被殘編斷簡封固了有部真鼓吹都被妖歌艷舞湮沒了學者須掃除外物直覓本來纔有個真受用

苦心中常得悅心之趣得意時便生失意之悲

富貴名譽自道德來者如山林中花自是舒徐繁衍自功業來者如盆檻中花便有遷徙廢興若以權力得者其根不植其萎可立而待矣

棲守道德者寂寞一時依阿權勢者淒涼萬古達人觀物外之物思身後之身寧受一時之寂寞毋取萬古之淒涼

春至時和花尚鋪一段好色鳥且轉幾句好音士君子幸列頭角復遇溫飽不思立好言行好事雖是在世百年恰似未生一日

學者有段兢業的心思又要有些瀟灑的趣味若一味斂束清苦是有秋殺無春生何以發育萬物

菜根譚

三十二

真廉無廉名立名者正所以為貪大巧無巧術用術者乃所以為拙

心體光明暗室中有青天念頭暗昧白日下有厲鬼

人知名位為樂不知無名無位之樂為寂真人知飢寒為憂不知不飢不寒之憂為更甚

為惡而畏人知惡中猶有善路為善而急人知善處即是惡根

天之機緘不測抑而伸伸而抑皆是播弄英雄顛倒豪傑處君子只是逆來順受居安思危天亦無所用其伎倆矣

福不可徵養喜神以為招福之本禍不可避去殺機以為遠禍之方

十語九中未必稱奇一語不中則愆尤駢集十謀九成未必歸功一謀不成則訾議叢興君子所以寧默毋躁寧拙毋巧

菜根譚

去九

天地之氣暖則生寒則殺故性氣清冷者受享亦涼薄惟氣和暖心之人其福亦厚其澤亦長

天理路上甚寬稍游心胸中便覺廣大宏朗人欲路上甚窄纔寄迹眼前俱是荆棘泥塗

一苦一樂相磨練練極而成福者其福始久一疑一信相參勘勘極而成知者其知始真

地之穢者多生物水之清者常無魚故君子當存舍垢納污之量不可持好潔獨行之操

泛駕之馬可就馳驅躍冶之金終歸型範只一優游不振便終身無個進步白沙云為人多病未足羞一生無病是吾憂真確實論也

人只一念貪私便銷到為柔塞智為昏變恩為慘漆潔為污壞了一生人品故古人以不貪為寶所以度越一世

耳目見聞為外賊情欲意識為內賊只是主人公惺惺不昧獨坐中堂賊便化為家人矣

菜根譚

四

圖未就之功不如保已成之業悔既往之失亦要防將來之非

氣象要高曠而不可疎狂心思要縝緘而不可瑣屑趣味要沖淡而不可偏枯操守要嚴明而不可激烈

風來疎竹風過而竹不留聲雁度寒潭雁去而潭不留影故君子事來而心始現事去而心隨空

清能有容仁能善斷明不傷察直不過矯是謂審

餞不甜海味不鹹纔是懿德

貧家淨掃地貧女淨梳頭景色雖不艷麗氣度自是風雅士君子當窮愁寥落奈何輒自廢弛哉

閒中不放過忙中有受用靜中不落空動中有受用暗中不欺隱明中有受用

念頭起處纔覺向欲路上去便挽從理路上來一起便覺一覺便轉此是轉禍為福起死回生的關頭切莫當面錯過

菜根譚

四十一

天薄我以福吾厚吾德以迓之天勞我以形吾逸吾心以補之天阨我以遇吾亨吾道以通之天且奈我何哉

真士無心徼福天即就無心處牖其衷險人著意避禍天即就著意中奪其魄可見天之機權寂神人之智巧何益

聲妓晚景從良一世之煙花無礙真婦白頭失守半生之清苦俱非語云看人只看後半截真名言

也

平民肯種德施惠便是無位的卿相仕夫徒貪權市寵竟成有爵的乞人

問祖宗之德澤吾身所享者是當念其積累之難問子孫之福祉吾身所貽者是要思其傾覆之易君子而詐善無異小人之肆惡君子而改節不若小人之自新

菜根譚

四十二

家人有過不宜暴揚不宜輕棄此事難言借他事而隱諷之今日不悟俟來日正警之如春風之解凍和氣之消冰纔是家庭的型範
此心常看的圓滿天下自無缺陷之世界此心常放的寬平天下自無險側之人情
淡薄之士必為濃艷者所疑檢飭之人多為放肆者所忌君子處此固不可少變其操履亦不可太露其鋒銚

居逆境中周身皆鍼砭藥石砥節礪行而不覺處

順境內滿前盡兵刃戈矛銷膏靡骨而不知

生長富貴叢中的嗜欲如猛火權勢似烈燄若不

帶些清冷氣味其火燄不至焚人必將自焚

人心一真便霜可飛城可隕金石可貫若偽妄之

人形骸徒具真宰已亡對人則面目可憎獨居則

形影自愧

文章做到極處無有他奇只是恰好人品做到極

處無有他異只是本然

菜根譚

四五

以幻迹言無論功名富貴即肢體亦屬委形以真

境言無論父母兄弟即萬物皆吾一體人能看的

破認的真纔可以任天下之負擔亦可脫世間之

鞭鎖

爽口之味皆爛腸腐骨之藥五分便無殃快心之

事悉敗身散德之媒五分便無悔

不責人小過不發人陰私不念人舊惡三者可以

養德亦可以遠害

天地有萬古此身不再得人生只百年此日最易

過幸生其間者不可不知有生之樂亦不可不懷

虛生之憂

老來疾病都是壯時招得衰時罪業都是盛時作

得故持盈履滿君子尤兢兢焉

市私恩不如扶公議結新知不如敦舊好立榮名

不如種陰德尚奇節不如謹庸行

公平正論不可犯手一犯手則貽羞萬世權門私

菜根譚

四四

實不可著脚一著脚則玷污終身

曲意而使人喜不若直節而使人忌無善而致人

譽不如無惡而致人毀

處父兄骨肉之變宜從容不宜激烈遇朋友交遊

之失宜剴切不宜優游

小處不滲漏暗處不欺隱末路不怠荒纔是真正

英雄

驚奇喜異者終無遠大之識苦節獨行者要有恒

久之操

當怒大欲水正騰沸時明明知得又明明犯著知得是誰犯著又是誰此處能猛然轉念邪魔便為真君子矣

毋偏信而為奸所欺毋自任而為氣所使毋以己之長而形人之短毋因己之拙而忌人之能

人之短處要曲為彌縫如暴而揚之是以短攻短人有頑的要善為化誨如忿而嫉之是以頑濟頑

菜根譚

聖五

遇沉沉不語之士且莫輸心見悻悻自好之人應須防口

念頭昏散處要知提醒念頭喫緊時要知放下不然恐去昏昏之病又來憧憧之擾矣

霽日青天倏變為迅雷震電疾風怒雨倏轉為朗月晴空氣機何嘗一毫凝滯太虛何嘗一毫障礙人之心體亦當如是

勝私制欲之功有曰識不早力不易者有曰識得

破忍不過者蓋識是一顆照魔的明珠力是一把斬魔的慧劍兩不可少也

橫逆困窮是煅煉豪傑的一副爐鎚能受其煅煉者則身心交益不受其煅煉者則身心交損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此戒疎於慮者寧受人之欺毋逆人之詐此警傷于察者二語並存精明渾厚矣

毋因羣疑而阻獨見毋任己意而廢人言毋私小

菜根譚

聖六

惠而傷大體毋借公論以快私情

善人未能急親不宜預揚恐來讒譖之奸惡人未能輕去不宜先發恐招媒孽之禍

青天白日的節義自暗室屋漏中培來旋乾轉坤的經綸從臨深履薄中操出

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縱做到極處俱是合當如是著不得一毫感激的念頭如施者任德受者懷思便是路人便成市道矣

炎涼之態富貴更甚於貧賤妬忌之心骨肉尤狠
于外人此處若不當以冷腸御以平氣鮮不日坐
煩惱障中矣

功過不宜少混混則人懷憤隙之心恩仇不可太
明明則人起攜貳之志

惡忌陰善忌陽故惡之顯者禍淺而隱者禍深善
之顯者功小而隱者功大

德者才之主才者德之奴有才無德如家無主而
萊根譚

奴用事矣幾何不魍魎猖狂

鋤奸杜倖要放他一條去路若使之一無所容便
如塞鼠穴者一切去路都塞盡則一切好物都咬

破矣

士君子貧不能濟物者過人癡迷處出一言提醒
之過人急難處出一言解救之亦是無量功德矣
處已者觸事皆成藥石尤人者動念即是戈矛一
以聞衆善之路一以濬諸惡之源相去霄壤矣

事業文章隨身銷毀而精神萬古如新功名富貴
逐世轉移而氣節千載一時羣信不以彼易此也
魚網之設鴻則罹其中螳螂之貪雀又乘其後機
裏藏機變外生變智巧何足恃哉

作人無一點真懇的念頭便成個花子事事皆虛
涉世無一段圓活的機趣便是個木人處處有礙
有一念而犯鬼神之禁一言而傷天地之和一事
而釀子孫之禍者最宜切戒

萊根譚

四六

事有急之不自白者寬之或自明毋躁急以速其忿
人有切之不從者縱之或自化毋操切以益其頑
節義傲青雲文章高白雪若不以德性陶鎔之終
為血氣之私技能之末

謝事當謝于正盛之時居身宜居于獨後之地謹
德須謹于至微之事施恩務施于不報之人
德者事業之基未有基不固而棟宇堅久者心者
修喬之根未有根不植而枝葉榮茂者

道是一件公衆的物事當隨人而接引學是一個尋常的家飯當隨事而警惕

念頭寬厚的如春風煦育萬物遭之而生念頭忌尅的如朔雪陰凝萬物遭之而死

勤者敏於德義而世人借勤以濟其貪儉者淡於貨利而世人假儉以飾其吝君子持身之符反為小人營私之具矣惜哉

人之過誤宜恕而在已則不可恕己之困辱宜忍

菜根譚

四

而在人則不可忍

恩宜自淡而濃先濃後淡者人忘其惠威宜自嚴而寬先寬後嚴者人怨其酷

士君子處權門要路操履要嚴明心氣要和易毋少隨而近腥羶之黨亦毋過激而犯蜂蟻之毒

遇欺詐的人以誠心感動之遇暴戾的人以和氣薰蒸之遇傾邪私曲的人以名義氣節激礪之天

下無不入我陶鎔中矣

一念慈祥可以醞釀兩間和氣寸心潔白可以昭垂百代清芬

陰謀怪習異行奇能俱是涉世的禍胎只一個庸德庸行便可以完混沌而招和平

語云登山耐險路踏雪耐危橋一耐字極有意味如傾險之人情坎坷之世道若不得一耐字撐持過去幾何不墮入榛莽坑塹哉

誇逞功業炫耀文章皆是靠外物做人不知心體

菜根譚

五

瑩然本來不失即無寸功隻字亦自有堂堂正正做人處

不昧己心不拂人情不竭物力三者可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子孫造福

居官有二語曰惟公則生明惟廉則生威居家有二語曰惟恕則平情惟儉則足用

處富貴之地要知貧賤的痛癢當少壯之時須念衰老的辛酸

持身不可太皎潔一切污辱垢穢要茹納的與人不可太分明一切善惡賢愚要已容的

休與小人仇讐小人自有對頭休向君子諂媚君子原無私惠

磨礪當如百煉之金急就者非遠養施為宜似千鈞之弩輕發者無宏功

建功立業者多虛圓之士債事失機者必執拗之人

萊根譚

五十二

倫美德也過則為慳吝為鄙嗇友傷雅道讓懿行也過則為足恭為曲禮多出機心

毋憂拂意毋喜快心毋恃久安毋憚初難飲宴之樂多不是個好人家聲華之習勝不是個好士子名位之念重不是個好臣工

仁人心地寬舒便福厚而慶長事事成個寬舒氣象鄙夫念頭迫促便祿薄而澤短事事成個迫促

現模

用人不宜刻刻則思致者去交友不宜濫濫則貢諛者來

大人不可不畏畏大人則無放逸之心小民亦不可不畏畏小民則無豪橫之名

事稍拂逆便思不如我的人則怨尤自消心稍急荒便思勝似我的人則精神自奮

不可乘喜而輕諾不可因醉而生瞋不可乘快而多事不可因倦而鮮終

萊根譚

五十三

釣水逸事也尚持生殺之柄奕棋清戲也且動戰爭之心可見喜事不如省事之為適多能不如無能之全真

聽靜夜之鐘聲喚醒夢中之夢觀澄潭之月影窺見身外之身

鳥語蟲聲總是傳心之訣花英草色無非見道之文學者要天機清徹胸次玲瓏觸物皆有會心處

人解讀有字書不解讀無字書知彈有絃琴不知

彈無絃琴以迹用不以神用何以得琴書佳趣
山河大地已屬微塵而况塵中之塵血肉身軀且
歸泡影而况影外之影非上上智無了了心
石火光中爭長競短幾何光陰蝸牛角上較雌論
雄許大世界

有浮雲富貴之風而不必岩棲穴處無膏肓泉石
之癖而常自醉酒耽詩競逐聽人而不嫌盡醉恬
憺適已而不誇獨醒此釋氏所謂不為法纏不為

菜根譚

書

空纏身心兩自在者

延促由於一念寬窄係之寸心故機關者一日遙

于千古意寬者斗室廣於兩間

都來眼前事知足者仙境不知足者凡境總出世

上因善用者生機不善用者殺機

趨矣附勢之禍甚慘亦甚速棲恬守逸之味寂淡

亦最長

色欲火熾而一念及病時便興似寒灰名利飴甘

而一想到死地便味如嚼蠟故人常憂死慮病亦
可消幻業而長道心

爭先的徑路窄退後一步自寬平一步濃艷的滋
味短清淡一分自悠長一分

隱逸林中無榮辱道義路上泯矣涼進步處便思
退步庶免觸藩之禍著手時先圖放手纔脫騎虎
之危

貪得者分金恨不得玉封公怨不授侯權豪自甘

菜根譚

書

乞丐知足者藜藿旨於膏粱布袍煖于狐貉編民

不讓王公

矜名不如逃名趣練事何如省事閒孤雲出岫去

留一無所係朗鏡懸空靜躁兩不相干

山林是勝地一營廳便成市朝書畫是雅事一貪

癡便成商賈蓋心無染著欲境是仙都心有絲牽

樂境成悲地

時當喧雜則平日所記憶者皆漫然忘去境在清

寧則夙昔所遺忘者又恍爾現前可見靜躁稍分
昏明頓異也

蘆花被下卧雪眠雲保全得一窩夜氣竹葉杯中
吟風弄月躲離了萬丈紅塵

出世之道即在涉世中不必絕人以逃世了心之
功即在盡心內不必絕慾以灰心

此身常放在閒處榮辱得失誰能差遣我此心常
安在靜中是非利害誰能瞞昧我

菜根譚

五五

我不希榮何憂乎利祿之香餌我不競進何畏乎
仕宦之危機

多歲厚亡故知富不如貧之無慮高步疾顛故知
貴不如賤之常安

世人只緣認得我字太真故多種種嗜好種種煩
惱前人云不復知有我安知物為貴又云知身不
是我煩惱更何侵真破的之言也

人情世態倏忽萬端不宜認得太真堯夫云昔日

所云我今朝却是伊不知今日我又屬後來誰人
常作是觀便可解却胸中胃矣

有一樂境界就有一不樂的相對待有一好光景
就有一不好的相乘除只是尋常家飯素位風光
纔是個安樂窩業

知成之必敗則求成之心不必太堅知生之必死
則保生之道不必過勞

眼看西晉之荆榛猶矜白刃身屬北邙之狐兔尚

菜根譚

五六

惜黃金語云猛獸易伏人心難降谿壑易填人心
難滿信哉

心地上無風濤隨在皆青山綠樹性天中有化育
觸處都魚躍鳶飛

狐眠敗砌兔走荒臺盡是當年歌舞之地露冷黃
花煙迷衰草悉屬舊時爭戰之場盛衰何常強弱
安在念此令人心灰

寵辱不驚閒看庭前花開花落去留無意漫隨天

外雲卷雲舒

晴空朗月何天不可翱翔而飛蛾獨投夜燭清泉
綠竹何物不可飲啄而鴟鴞偏嗜腐鼠噫世之不
為飛蛾鴟鴞者幾何人哉

權貴龍驤英雄虎戰以冷眼視之如蠅聚羶如蟻
競血是非蜂起得失媚興以冷情當之如冶化金
如湯消雪

真空不空執相非真破相亦非真問世情如何發

菜根譚

若

付在世出世徇欲是苦絕欲亦是苦聽吾儕善自
備持

烈士讓千乘貪夫爭一文人品星淵也而好名不
殊好利天子營家國乞人號饕餮位分霄壤也而
焦思何異焦聲

性天澄徹即飢飡渴飲無非康濟身心心地沉迷
縱演偈談禪總是播弄精魄

人心有真境非絲非竹而自恬愉不煙不茗而自

清芬須念淨境空慮忘形釋纜得以游行真中

天地中萬物人倫中萬情世界中萬事以俗眼觀
紛紛各異以道眼觀種種是常何須分別何須取
捨

纏脫只在自心心了則屠肆糟糠居然淨土不然
縱一琴一鶴一花一竹嗜好雖清魔障終在語云
能休塵境為真境未了僧家是俗家

以我轉物者得固不喜失亦不憂大地盡屬逍遙

菜根譚

若

以物役我者逆固生憎順亦生愛一毫便生纏縛
試思未生之前有何象貌又思既死之後有何景
色則萬念灰冷一性寂然自可超物外而遊象先
優人傅粉調珠效妍醜於毫端俄而歌殘場罷妍
醜何存奕者爭先競後較雌雄于着手俄而局盡
子收雌雄安在

把握未定宜絕跡塵囂使此心不見可欲而不亂
以澄吾靜體操持既堅又當混迹風塵使此心見

可欲而亦不亂以養吾圓機

喜寂厭喧者往往避人以求靜不知意在無人便
成我相心着於靜便是動根如何到得人我一空
動靜兩忘的境界

人生禍區福境皆念想造成故釋氏云利欲熾然
即是大坑貪愛沉溺便為苦海一念清淨烈焰成
池一念驚覺航登彼岸念頭稍異境界頓殊可不
慎哉

菜根譚

五九

繩鋸材斷水滴石穿學道者須要努索水到渠成
瓜熟蒂落得道者一任天機

就一身了一身者方能以萬物付萬物還天下於
天下者方能出世間于世間

人生原是傀儡只要把柄在手一線不亂卷舒自
由行止在我一毫不受他人捉掇便超此場中矣
為鼠常留飯憐蛾不點燈古人此點念頭是吾一
點生生之機無此即所謂土木形骸而已

世態有炎涼而我無嗔喜世味有濃淡而我無欣
厭一毫不落世情窠臼便是一在世出世法也

菜根譚

六十

菜根譚

續編

洪氏仙佛 奇蹤八卷

董康題



歲在辛未夏日
武進陶氏重印

四庫總目提要 小說家存目二

仙佛奇蹤四卷 內府明洪應明撰應明字自誠號還初 八其里

實未詳是編成於萬曆壬寅前二卷記仙事後二卷記佛事首載

老子至張三丰六十三人名曰消搖墟末增長生註一卷次載西

竺佛祖自釋迦牟尼至般若多羅十九人中華佛祖自菩提達摩

至船子和尙四十二人名曰寂光境末增無生訣一卷仙佛皆有

繪像考釋道自古分門其著錄之書亦各分部此編兼採二氏不

可偏屬以其多荒怪之談姑增之小說家焉

此本為月旦堂刻共八卷前三卷自老子至魏伯陽四十六人

後三卷自釋迦牟尼至鶴勒那十七人自菩提達摩至法明和

尙三十七人與四庫著錄本稍異餘則皆同也

仙佛奇蹤 卷一

仙引

夫人生墮落世網彼蠅爭蠖逐輩無論已御古稱長心逸節亦往往銀羽羈足若輾駒檻鳥然夫誰能蟬蛻鳳舉而消搖物外也者緬惟羽客仙翁吸雲英食石髓駕紫鳳以翻翹取青牛而遊迷一條藜杖泛雲水之二千半片衲衣訪洞天之十二蒙莊氏所稱消搖遊者意在斯乎予性寡諧謝絕一切世氣獨紫芝白石有夙癖焉洪生自誠氏新都弟子也一日携仙紀一編徵言於予予披閱之青霞紫氣映發左右宛若遊海上而揖羣真人飄然欲仙真欲界丹丘塵世蓬島也雖仙有靈根道有夙契得皮忘髓終非昇舉向上事願塵勞象劫中定喘拭昧難名香製苦茗時一露盃玩之不猶吞火而飲之以冰哉他日倘逸樊籠而步碧虛請執是以作玉杵或不謂無因云

了凡道人袁黃題

佛引

仙佛奇蹤

觀自謙浪障空迷雲鎖月茫茫苦海渺無津崖世尊羅漢諸菩薩放大光明普照河沙世界用是興慈發願首建止觀二法為羣生祛迷剔障令各自矚本來古稱慈航實筏語不虛已洪生自誠氏幼慕紛華晚棲禪寂緣是邀諸佛菩薩而為之傳其神紀其事因以寂光境標焉蓋從止得寂緣照生光祖竺軋氏宗風為世人開一方便法門於三乘教中亦庶幾哉真實行慈者通諳者又謂於所有中妄立名相是謂平地生波從何得入淨樂國土是不然機有淺深教有頓漸大善知識悟般若真空不落聲聞不墮色相洵無藉此贅疣彼初機小乘親善相而皈依聽法輪而悟入不假以舟楫誰為出迷途而登覺岸哉雖然有不障無色不異空言一無言也相一非相也具摩醯眼者願無生事理障

真實居士馮夢禎題

月旦堂仙佛奇踪合刻

列仙總目

一卷

老君

東王公

西王母

赤松子

廣成子

青鳥公

彭祖

鐵拐先生

黃野人

尹喜

李八百

丁令威

鬼谷子

劉越

韓湘子

白石生

安期生

東方朔

鍾離權

馬成子

仙佛奇蹤 目

劉晨阮肇

二卷

張道陵

蕭史

梅福

黃初平

費長房

藍采和

孫登

麻姑

呂純陽

張果

何仙姑

左慈

曹國舅

許真君

三卷

司馬真人

王質

陶弘景

裴航

孫思邈

譚峭

許直平	玄貞子
軒轅集	陳希夷
雷隱翁	馬自然
張紫陽	李真諦
歸元子	白玉蟾
陳泥丸	莫月龍
馬鈺陽	魏伯陽
四卷	
長生詮	
佛祖總目	
五卷	
釋迦牟尼佛	摩訶迦葉尊者
師子比丘尊者	優波鞠多尊者
佛佛奇蹟一	二
婆須密尊者	佛陀羅提尊者
伏獸蜜多尊者	般若多羅尊者
馬鳴尊者	迦毗摩羅尊者
龍樹尊者	羅睺羅尊者
僧迦羅提尊者	伽邪舍多尊者
鳩摩羅多尊者	闍夜多尊者
鵝勒那尊者	
六卷	
菩提達摩尊者	慧寂禪師
僧粲大師	道信大師
破灶隨和尚	慧能大師
法融禪師	神讚禪師
從諗禪師	懷讓禪師

道一禪師	惠藏禪師
智威禪師	元珪禪師
智閑禪師	
七卷	
曇晟禪師	良价禪師
無住禪師	自在禪師
慧海禪師	道通禪師
豐干禪師	寒山子
拾得子	布袋和尚
鳥窠和尚	誌公和尚
杯渡和尚	慧遠禪師
竺道生	佛圖澄
崇信禪師	降魔禪師
仙佛奇蹟一	三
具瓶和尚	惟儼禪師
船子和尚	法明和尚
八卷	
無生訣	
月旦堂仙佛奇蹟合刻	目錄

四丁册 11册

21B



仙佛奇蹟卷一 老君

老子者太上老君也累世化身而未有誕生之迹迨商陽甲時分
 神化氣始寄胎玄妙玉女八十一一年暨武丁庚辰二月十五日卯
 時降誕於楚之苦縣潁鄉曲仁里從母左腋而生於李樹下指樹
 曰此吾姓也生時白首面黃長耳矩目鼻純骨雙柱耳有三漏門
 美鬚廣頰疎齒方口足踏三五手把十文姓李名耳字伯陽號曰
 老子又號曰老聃周文王爲西伯召爲守藏史武王時遷爲柱下
 史乃遊西極大秦竺乾等國號古先生化導其國康王時還歸于
 周復爲柱下史昭王二十三年駕青牛車過函谷關度關令尹喜
 知之求得其道二十五年降於蜀青羊肆會尹喜同度流沙胡域
 至穆王時復還中夏敬王十七年孔子問道於老聃退而有猶龍
 之嘆報王九年復出散關飛昇崑崙秦時降泮河之濱號河上公
 授道安期生漢文帝時號廣成子文帝遣使詔問之公曰道尊德
 貴非可遙問帝卽命駕詣之帝曰域中有四大王居一也子雖有

道猶朕民也不能屈何乃高乎朕足使貧賤富貴公乃拊掌坐隴
 冉冉在虛空中如雲之昇去地百餘丈而止於玄虛良久俛答曰
 今上不至天中不類人下不居地何民之有陛下焉能令富貴貧
 賤乎帝悟方下輦禮謝授帝道德二經蓋無世不出先塵劫而行
 化後無極而常存隱顯莫測變化無窮普度天人莫可具述云

仙佛奇蹟卷一

二

東王公



仙佛奇蹤卷一 東王公

三

東王公諱倪字君明天下未有民物時鍾化而王於碧海之上蒼
靈之墟道性凝寂湛體無爲兼迺玄功育化萬物主陽和之氣理
於東方亦號東王公凡上天下地男子登仙得道者悉所主焉嘗
以丁卯日登臺觀望轉切昇天之仙凡九品然始昇之時先拜太
公後謁金母受事東華方得昇九天入三清禮太上而觀元始漢
初有羣兒戲謠於道曰着青裙上天門揖金母拜木公時人莫之
知唯子房往拜焉乃語人曰此東王公玉童

西王母



仙佛奇蹤卷一 西王母

四

西王母卽龜臺金母也得西華至妙之氣化生於伊川姓緝諱同
字婉始配位西方與東王公共理二氣調成天地陶鈞萬品凡上
天下地女子之登仙者咸所隸焉居崑崙之圃閭風之苑玉樓玄
臺九層左帶瑤池右環翠水女五華林媚蘭青娥瑤姬玉卮周穆
王八駿西巡乃執白圭玄璧謁見王母復賜母于瑤池之上母爲
王謠曰白雲在天山林自出道里悠遠山川之間降子無死尙能
復來後漢元封元年降武帝殿進蟠桃七枚於帝帝欲留核母曰
此桃非世間所有三千年一實耳偶東方朔於廬間窺之母指曰
此兒已三偷吾桃矣是日命侍女董雙成吹雲和之笛王子登彈
八琅之璫許飛瓊鼓靈虛之簧安法興歌玄靈之曲爲武帝壽焉



赤松子

仙佛奇蹤卷一 赤松子

五

赤松子神農時雨師煉神服氣能入水不濡入火不焚至崑崙山
常止西王母石室中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高
辛時為雨師間遊人間



廣成子

仙佛奇蹤卷一 廣成子

六

廣成子軒轅時人隱居崆峒山石室中黃帝造馬問以至道之要
答曰至道之精窈窕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
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毋勞毋爾形毋搖爾精毋俾爾思慮營營乃
可長生慎內閉外多智多敗我守其一而處其和故千二百年未
嘗衰老

青鳥公



仙佛奇蹤 卷一 青鳥公

七

青鳥公彭祖弟子也受明師指示審真仙妙理乃入華陰山中學道積四百七十一歲後服金液而昇天

Blank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彭祖



仙佛奇蹤 卷一 彭祖

八

彭祖錢鏗帝顛項玄孫至殷末世年已七百餘歲而不衰好恬靜善於補導之術并服水晶雲母麋角常有少容穆王聞之以為大夫稱疾不與政事采女乘輜轔往問道於彭祖具受諸要因以教王王試為之有驗彭祖知之乃去不知所往其後七十餘年門人於流沙西見之

Blank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鐵拐先生



仙佛奇蹤卷一

鐵拐先生

九

鐵拐先生姓李質本魁梧早歲聞道修真曠穴時李老君與宛丘先生書降山齋誨以道教一日先生將赴老君之約於華山屬其徒曰吾魄在此儻游魂七日而不返若甫可化吾魄也徒以母疾遲歸六日化之先生至七日果歸失魄無依乃附一餓殍之尸而起故形跛惡非其質矣

黃野人



仙佛奇蹤卷一

黃野人

十

黃野人葛洪弟子洪樓山煉丹野人常隨之洪既仙去留丹于羅浮山柱石之間野人得一粒服之為地行仙後有人遊羅浮宿石巖間中夜見一人無衣而紺毛覆體意必仙也乃再拜問道其人了不顧但長笑數聲聲振林木復歌曰雲來萬嶺動雲去天一色長笑兩三聲空山秋月白其人歸道其形容即野人也



仙佛奇蹟 卷一 尹喜

七

尹喜字公文天水人初母氏嘗晝寢夢天下絳霄流繞其身及喜生時陸地自生蓮花及長眼有日精姿形長雅垂臂下膝堂堂有天人貌少好學墳素隱德行仁不修俗禮損身濟物不求聞達周康王時為大夫仰觀軋象見東方有紫氣西邁知有聖人當度關而西乃求為函谷關令預教關吏孫景曰若有形容殊俗車服異常者勿聽過時昭王二十三年七月老君果乘白輿駕青牛欲度關關吏入白喜喜曰今我得見聖人矣即具朝服出迎跪伏邀之曰願暫留神駕老君謝曰吾貧賤老叟居在關東田在關西今暫住取薪何故見留喜復稽首曰久知大聖當來西遊暴露有日願少憩神駕老君曰門開道竺軋有古先生是以身就道經歷子關何過留耶喜曰觀大聖神姿超絕乃天上至尊邊夷何足往觀老君曰子何所見而知喜曰去冬十月天理星西行過昂自今月朔融風三至東方真氣狀如龍蛇而西變此大聖人之徵老君乃

怡然笑曰善哉子之知吾吾亦已知子矣喜再拜曰敢問大聖姓字老君曰吾姓字渺渺從初至劫非可盡說吾今姓李字伯陽號曰老聃喜於是就官舍設座供養行弟子禮老君乃為喜留關下百餘日盡傳以內外修煉之法時老君之御者徐甲少賃於老君約日願百錢至關時當七百三十萬錢甲見老君去官遠適亟來索錢老君謂曰吾往西海諸國還當以黃金什直償爾甲如約及至關飯青牛於野老君欲試之乃以吉祥草化為一美女行至牧牛之所能以言戲甲甲惑之欲留遂負前約乃詣關令訟老君索備錢老君謂甲曰汝隨我二百餘年汝久應死吾以太玄生符與汝所以得至今日汝何不念此而乃訟吾言訖符自口中飛出甲自成一白骨喜乃為甲叩頭請赦其罪以賜更生老君復以太玄生符投之甲即立生喜乃以錢償甲而禮遣之既而老君謂喜曰古先生者即吾之身嘗化乎西極今將返神還乎無名吾今逝矣

仙佛奇蹟 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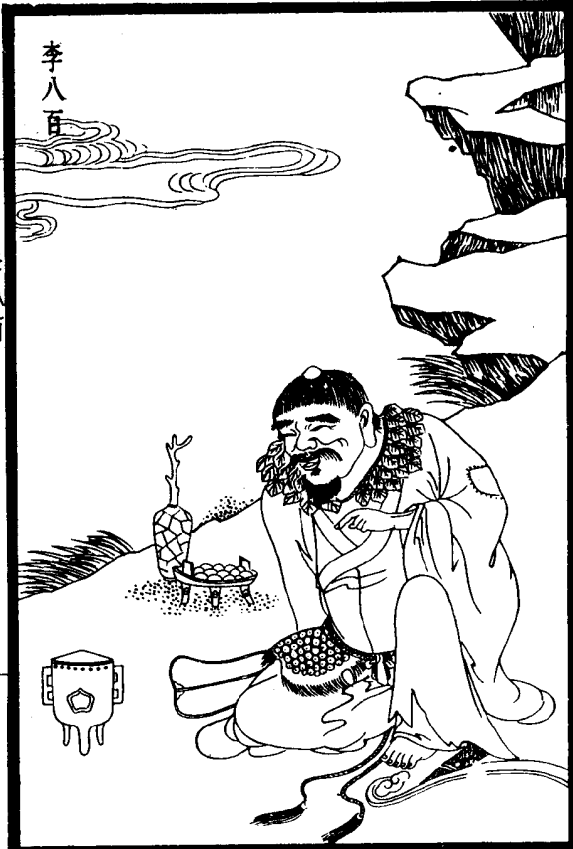
七

喜叩首請隨去老君曰吾遊乎天地之表嬉乎玄冥之間週遊八極上下無邊子欲隨吾鳥可得焉喜曰蹈火赴淵下地天上天灰身沒命願隨大仙老君曰汝雖骨相合道然受道日變安得行化諸國也於是復以道德五千言授之期曰十日之外可尋吾於蜀青羊之肆也言訖身坐雲華冉冉昇空光燭館舍五色玄黃良久乃歿喜目斷雲霄涕泣扳戀名之曰西昇經喜乃屏絕人事自著書九篇號關尹子至丁巳歲即往西蜀尋訪青羊之肆老君以甲寅年昇天至乙卯歲復從太微官分身降生於蜀國大官李氏之家已先教青龍化生為羊色如青金常在所生嬰兒之側愛玩無數忽一日失羊童子尋覓得於市肆喜至蜀偏問居人無青肆者忽見童子牽羊因問此誰家羊牽欲何往童子答曰我家夫人生一兒愛玩此羊失來兩日兒啼不止今卻尋得欲還家喜即囑曰願為告夫人之子云尹喜至矣童子入告兒即振衣而起曰令喜前

來喜既入其家庭宇忽然高大湧出蓮花之座兒化數丈白金之
 身光明如日頂有圓光坐於蓮花座上舉家驚怪兒曰吾老君也
 太微是宅真一爲身主客相因何乃怪耶喜將慰無量稽首言曰
 不謂復奉天顏老君曰吾向留子者以子初受經訣未克成功是
 以待子於此今子保形煉色已造真妙心結紫絡面有神光金名
 表於玄圃玉扎繫於紫房也卽命五老上帝四極鑑真授喜玉冊
 金文號文始先生位爲無上真人居一十四天王之上統領八萬
 仙士自此方得飛騰虛空參得龍駕

仙佛奇蹤 卷一

三



仙佛奇蹤 卷一 李八百
 李八百蜀人名真居鶴陽五龍岡歷夏商周年八百歲動行則八
 百里時人因號爲李八百或隱山林或居廛市又修煉於華林山
 石室丹成還蜀中周穆王時居金堂山蜀人歷代見之號紫陽真
 君

四

丁令威



仙佛奇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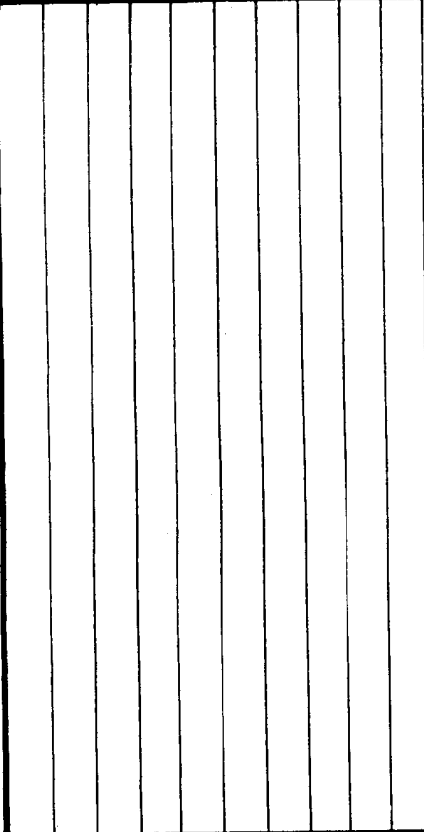
卷一

丁令威

五

丁令威本遼東人學道於壺虛山後化鶴歸集華表而吟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歲今來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塚壘

壘



鬼谷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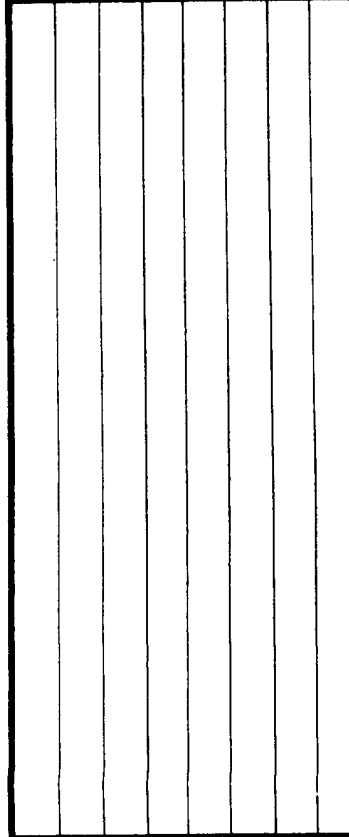
仙佛奇蹤

卷一

鬼谷子

五

鬼谷子春秋時人姓王名詡嘗入雲夢山採藥得道顏如少童居青溪之鬼谷蘇秦張儀往問道三年辭去子遺之書曰二足下功名赫赫但春華至秋不得久茂今二子好朝露之榮忽長久之功輕喬松之永延貴一旦之浮爵夫女愛不極席男歡不畢輪痛哉鬼谷處人間數百歲後不知所之有陰符鬼谷子二書行於世



劉越



仙佛奇蹤 卷一 劉越

七

劉越周時有匡先生名續修于南嶂山時有一少年數來相訪言論奇偉先生異之問曰親子風猷有日矣借問鄉邦姓字答曰姓劉名越居在山之左山下有石高二丈許叩之即當相延先生如其語訪之叩石石忽自開雙戶洞啟一小鬟迎先生行數十步繼有二青衣絳節前導漸見臺榭參差金碧掩映珍禽奇獸草木殊異真人冠玉冠朱綬劍佩來迎先生意欲留居之真人謂先生曰子陰功未滿後會可期他日相從未晚也飲玉酒三爵延齡保命湯一盃而出先生返顧所叩之石宛然如初他日復叩無所應矣

韓湘子



仙佛奇蹤 卷一 韓湘子

八

韓湘子字清夫韓文公猶子也落魄不羈遇純陽先生因從游登桃樹墮死而尸解來見文公文公勉之學湘曰湘之學與公異因作詩見志曰青山雲水窟此地是吾家子夜食瓊液寅晨咀絳霞琴彈碧玉調爐煉白珠砂寶鼎存金虎芝田養白鴉一瓢藏造化三尺斬妖邪解造遠巡酒能開頂刻花有人能學我同共看仙葩公覽曰子豈能奪造化耶公即為開樽果成佳醞復聚土無何開碧花一朵花間擁出金字一聯云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公讀之不解其意湘曰他日自驗未幾公以極諫佛骨事請官潮州途中遇雪俄有一人冒雪而來乃湘也曰公能憶花間句乎公詢其地即藍關嗟嘆久之曰吾為汝足此詩即韓集中一封朝奏九重天云云遂與湘宿藍關傳舍公方信湘之不誣也湘辭去出藥一瓢與公曰服一粒可以禦瘴公槍然湘曰公不久即西不惟無恙且當復用公曰此後復有相見之期乎湘曰前期未可知也

白石生



仙佛奇蹤 卷一 白石生

一九

白石生中黃丈人弟子彭祖時已二千餘歲不愛飛昇但以長生為貴而已以金液為上藥家貧不能得養猪牧羊十數年致富萬金乃買藥服之嘗煮白石為飯因就白石山居遂號白石生亦時食脯亦時辟穀日能行三四百里顏色如三十許人或問何以不愛飛昇答曰天上未必樂於人間也

安期生



仙佛奇蹤 卷一 安期生

三

安期生瑯琊阜鄉人賣藥海邊時人皆呼千歲公秦始皇請見與語三夜賜金帛數萬出於阜鄉亭皆置去留書并赤玉舄一量為報日後千歲求我於蓬萊山下始皇遣使者數輩入海求之未至蓬萊山輒遇風波而還乃立祠阜鄉亭并海邊十處

東方朔



仙佛奇蹟 卷一 東方朔

三

東方朔字曼倩嘗出經年兄曰汝經年一歸何以慰我對曰朔暫之紫泥海有紫水污水乃過虞淵瀧洗朝發中還何云經年漢武帝時上書曰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今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口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為天子臣矣臣朔冒死再拜以聞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偉之令待詔公車又選待詔金馬門賜之食於前食盡懷其餘肉衣盡汗數賜繅帛擔揭而去嘗用所賜錢帛取少婦於長安中一歲即棄去更取所賜物盡填之女子人皆笑之朔曰如朔所謂避世於朝廷間者時酒酣據地歌曰陸沉於俗宮殿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高廬之下朔將死謂同舍郎曰天下人無能知朔知朔者惟大伍公耳朔亡後武帝召大伍公問之荅以不知帝曰公何所能曰願善星曆帝問諸星具在度否曰諸星皆在獨不見歲星四十年今復見耳帝仰天嘆曰東方朔在朕傍十八年而不知為歲星因慘然不樂

鍾離權



仙佛奇蹟 卷一 鍾離權

三

鍾離權燕臺人後改名覺字寂道號王陽子又號雲房先生父為列侯宦雲中誕生真人時異光數丈侍衛皆驚真人頂圓額廣耳厚眉長目深鼻聳口方頰大唇臉如丹乳遠臂長如三歲兒晝夜不聲第七日躍然而言曰身遊紫府名書玉京及壯仕漢為大將征吐蕃失柎獨騎奔逃山谷迷路夜入深林遇一胡僧蓬頭拂額體掛草衣引行數里見一村莊曰此東華先生成道處將軍可以歇息矣揖別而去真人未敢驚動莊中良久聞人語云此必碧眼胡人饒舌也一老人披白鹿裘扶青藜杖抗聲前曰來者非漢大將軍鍾離權耶汝何不寄宿山僧之所真人聞而大驚知為異人是時方脫虎狼之穴遽有鸞鶴之思乃回心向道哀求度世之方於是老人授長生真訣及金丹火候青龍劍法真人辭去回顧莊居不見其處後再遇華陽真人傳以太乙刀圭火符內丹雲遊至魯居鄒城入控峒於紫金四皓峰居之得玉匣秘訣遂仙去

馬成子



仙佛奇蹟 卷一 馬成子

五

馬成子秦扶風人性喜恬退不樂紛榮嘗自嘆曰人生若流電爾
奈何久戀塵寰中於是棄家訪道入蜀之鶴鳴山石室中修煉二
十餘年後遇異人授以神丹曰氣為內丹藥為外丹子得此服之
當列為上仙矣言訖而去成子遵其術行之遂白日昇天

劉晨 阮肇



仙佛奇蹟 卷一 劉晨

五

劉晨刻縣人漢永平中與阮肇入天台採藥路迷不得返經十三
日饑渴甚望山上有桃實共取食之下山取澗水飲見一杯流出
中有胡麻飯焉二人喜曰此近人家矣遂度山出一大溪溪邊有
二女色甚美顧笑曰劉阮二耶捉杯來耶劉阮異之二女懼然如
舊曰來何晚耶即邀還家南壁東壁各有羅帷絳帳命侍女具饌
有胡麻飯山羊脯甚甘美食畢行酒俄有群女持桃笑曰賀汝婿
來酒酣作樂夜半各就一帳宿婉態殊絕至十日求還苦留半年
氣候草木常似春百鳥啼啣歸思更切二女曰罪根未滅使君等
至此遂指示還路及歸鄉邑零落已七世矣再往女家尋覓不獲
晉大康八年失二人所在

張道陵



仙佛奇蹟 卷二 張道陵

張道陵字輔漢子房八世孫身長九尺二寸龐眉廣額朱頂綠睛
 隆準方頤目有三角伏犀貫頂垂手過膝龍蹲虎步望之儼然漢
 光武建武十年生於天目山毋初夢大人自北魁星中降至地以
 蘅薇香授之既覺滿室異香經月不散感而有孕及生日黃雲籠
 室紫氣盈庭室中光氣如日月七歲通道德經河洛圖緯之書皆
 極其奧舉賢良方正身雖仕而志在修煉入蜀受蜀中溪嶺深秀
 遂隱於鶴鳴山弟子有王長者習天文通黃老相與煉龍虎金丹
 三年丹成真人年六十餘餌之若三十許人與王長入北嵩山遇
 繡衣使者告曰中峯石室藏上三皇內文黃帝九鼎太清丹經得
 而修之乃昇天也於是真人齋戒七日入石室爰然有聲掘地取
 之果得丹書精思修煉能分形散影每泛舟池中誦經堂上隱几
 對客杖藜行吟一時並起人皆莫測西城房陵間有白虎神好飲
 人血每歲其鄉殺人祭之真人召其神戒之遂滅又梓州有大蛇

時吐毒霧行人中毒輒死真人以法禁之不復為害順帝壬午歲
 正月十五夜真人在鶴鳴山夢覺惟聞鑿佩珊珊天樂隱隱睜目
 東瞻見紫雲中素車一乘車中一神人容若冰玉神光照人不可
 正視車前一人勅真人曰子勿驚怖即太上老君也真人禮拜老
 君曰近蜀中有六大鬼神枉暴生民深可痛惜子其為吾治之以
 福生靈則子功無量而名錄丹臺矣乃授以正一盟威秘錄三清
 衆經九百三十卷符籙丹竈秘訣七十二卷雌雄劍二把都功印
 一枚且曰與子十日為期後會闕苑真人乃叩頭領訖日味祕文
 按法遵修時有八部鬼神各領鬼兵動億萬數周行人間暴殺萬
 民枉天無數真人奉老君誥命佩盟威秘錄往青城山置琉璃高
 座左供大道元始天尊右置三十六部真經立十絕靈幡周匝法
 席鳴鑼扣磬布龍虎神兵衆鬼即挾兵刃矢石來害真人真人舉
 手一指化為一大蓮花拒之鬼衆復持火千餘炬來真人舉手一

仙佛奇蹟 卷二

指鬼反自燒遙謂真人曰師自住峨嵋山何為來侵奪我居處真
 人曰汝等殘害衆生所以來伐汝嶺之西方不毛之地奉老君命
 也自今速當遠避勿復行病人間如違即當誅戮無留種鬼王不
 服次日復會六大魔王率鬼兵百萬環攻真人乃以丹筆一畫眾
 鬼盡死惟六魔王什地不能起扣頭求生真人不顧復以丹筆一
 裁此山遂分為二六魔王欲度不能始大聲哀求願往西方娑羅
 園居止焉真人乃許之倒筆再畫六魔群鬼悉起真人命王長肩
 一大石為橋度之真人猶欲服其心謂之曰試與爾各盡法力六
 魔曰惟命真人投身入火即足履青蓮而出鬼神投火為火所燒
 真人入水乘黃龍而出鬼神入水為水所溺真人以身入石透石
 而出鬼神投石繞入一寸真人咒神符一道左手指之鬼斃右手
 指之復生鬼神左右指無生無死鬼神化八大虎奔攫而來真人
 化一獅子逐之鬼神化八大龍欲來擒師真人化金翅鳥啄龍目

晴鬼帥作五色雲昏暗天地真人化五色日炎光輝灼雲即流散
鬼帥變化技窮真人乃化一大石可重萬餘斤以藕絲懸之鬼帥
營上令二鼠爭齧其絲欲墮鬼帥同聲哀告再不虐害生民真人
遂命六大鬼王歸於北鄴八部鬼帥竄於西域鬼衆猶躊躇不去
真人乃口勅神符一道飛上層霄須臾風雨雷電刀兵畢至群鬼
滅影而遁真人至蒼溪縣雲臺山謂王長曰此山乃吾成功飛騰
之地也遂卜居修九還七返之功一日復聆鑿珮天樂之音真人
乃命使者告曰子之功業合得九真上仙吾昔使子入蜀但區別
人鬼以布清淨之化而子殺鬼過多又擅興風雨役使鬼神陰景
霸畫殺氣穢空殊非大道好生之意上帝正責子過所以吾不得
近子也子且退居勤行修謝吾待子於無何有鄉上清八景宮中
言訖聖駕昇去真人遂依告文與王長遷鶴鳴山謂弟子趙昇曰

仙佛奇蹟 卷二

三

彼處有妖當往除之及至值十二神女笑迎於山前因問曰此地
有醜泉何在神女曰前大湫是毒龍處之真人遂書一符化為金
翅鳥向湫上盤旋毒龍驚含漱而去遂得鹹泉後居民煮之有鹽
十二神女各出一玉環來獻曰妾等願事箕箒真人受其環以手
緝之十二環合而爲一謂曰吾投此環于井中能得之者應吾夙
命也神女競解衣入井爭取玉環真人遂掩之盟曰令作井神無
得復出彼方之民至今不罹神女之害而獲鹹井之利真人重修
二十年乃復領趙昇王長往鶴鳴山一日午時忽見一人黑幘絹
衣佩劍捧一玉函進曰奉上清真符召真人遊闕苑須臾有黑龍
駕一紫輦玉女二人引真人登車旋踵至闕群仙禮謁良久忽二
青童朱衣絳節前導曰老君至矣乃相與騰空而上至一殿金塔
玉砌或謂真人曰將朝太上元始天尊也真人整衣趨進殿上移
時殿上勅青童論真人以正一盟威之法使世世宣布爲人間天

師勸度未悟仍密諭飛昇之期真人受命乃復還鶴鳴山桓帝永
壽元年正月七日五更初長昇見空中老君駕龍輿命真人乘白
鶴同往成都重演正一盟威之旨說北斗南斗經畢老君復去真
人欲留其神跡乃於雲臺西北半崖間舉身躍入石壁中自崖頂
而出其山因成二洞九月九日在巴西赤城渠亭山中上帝遣使
者持玉冊授真人正一真人之號論以行當飛昇真人乃以盟威
都功等諸品秘錄斬邪二劍玉冊玉印以授其長子衡且謂長昇
曰尚有餘丹二子可分餌之今自當隨吾上昇矣亭午群仙儀從
畢至天樂擁導於雲臺峰白日昇天時真人年一百二十三歲也

仙佛奇蹟 卷二

四

蕭史



仙佛奇蹤 卷二 蕭史

五

蕭史得道好吹簫秦穆公以女弄玉妻之遂教弄玉吹簫作鳳鳴
有鳳來止其屋公為作鳳臺後弄玉乘鳳蕭史乘龍共昇天去

梅福



仙佛奇蹤 卷二 梅福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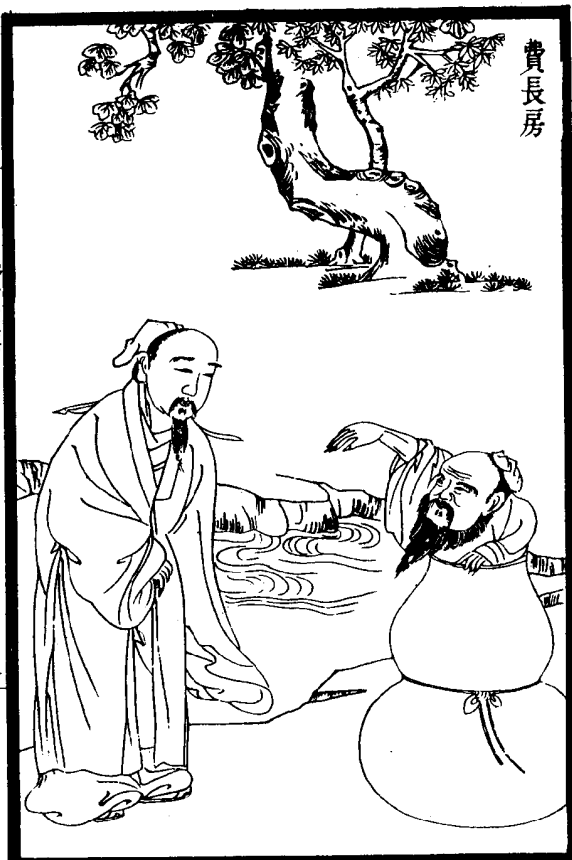
梅福字子真壽春人仕漢為南昌尉見王莽專政嘆曰生為我酷
形為我辱知為我毒身為我枉格遂棄家求仙遍遊雁蕩南閩諸
山至仙霞山遇空同仙君授以內外丹法謂福曰汝緣在飛鴻山
福遂往結庵修煉丹成復還壽春一日紫霧浮空女童玉女捧詔
控鸞下福拜詔辭家乘鸞而去人見福於宋元豐間封壽春真人



黃初平

黃初平晉丹谿人年十五牧羊遇道士引至金華山石室中四十餘年其兄初起尋之不獲後遇道士善卜起問之曰金華山中有
一牧羊兒初起即往見初平問羊安在曰在山東往視之但見白石磊磊初平叱之石皆成羊初起亦棄妻子學道後亦成仙

仙佛奇蹤 卷二 黃初平



費長房

費長房汝南人曾爲市掾有老翁賣藥于市懸一壺於肆頭及市罷輒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惟長房於樓上觀之異焉因往再拜翁曰子明日更來長房旦日果往翁乃與俱入壺中但見玉堂殿麗旨酒甘肴盈衍其中共飲畢而出翁囑不可與人言後乃就長房樓上曰我仙人也以過見責今事畢當去子寧能相隨乎樓下有少酒與卿爲別長房使十人扛之猶不能舉翁笑而以一指提上視器如有一升許而二人飲之終日不盡長房心欲求道而念家人爲憂翁知乃斷一青竹使懸之舍後家人見之長房也以爲縮死大小驚號遂殯殮之長房立其傍而衆莫之見於是隨翁入山踐荆棘於群虎之中留使獨處長房亦不恐又卧長房於空室以朽索懸萬斤石於其上衆蛇競來齧索欲斷長房亦不移翁還撫之曰子可教也復使食糞糞中有三蟲臭穢特甚長房意惡之翁曰子幾得道恨於此不成奈何長房辭歸翁與一竹杖曰騎此

仙佛奇蹤 卷二 費長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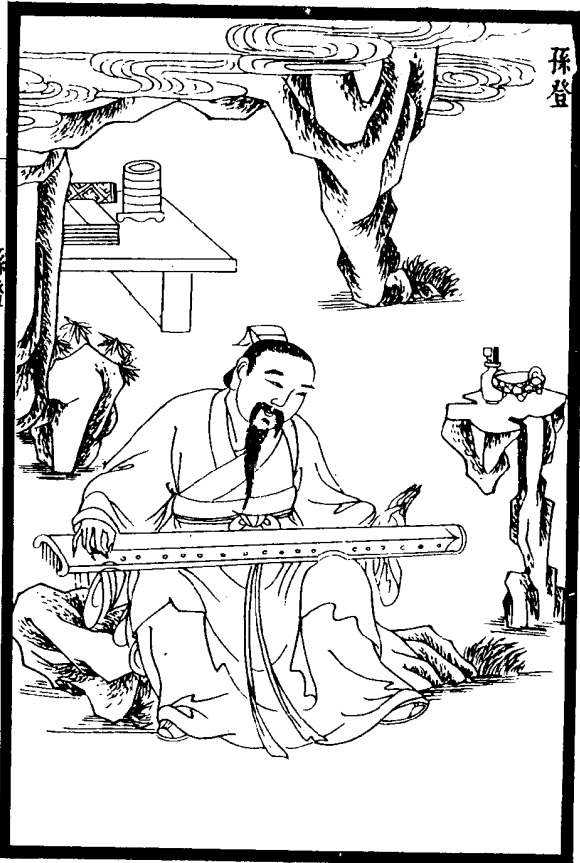
八

任所之頃刻至矣至當以杖投葛陂中長房乘杖須臾來歸自謂
 去家適經旬日而已十餘年矣即以杖投陂顧視則龍也家人謂
 其死久驚訝不信長房曰往日所葬竹杖耳乃發塚剖棺杖猶存
 焉遂能醫療衆病鞭笞百鬼又嘗食客而使使至宋市鮭須臾還
 乃飯桓景嘗學于長房一日謂景曰九月九日汝家有大災可作
 絳囊盛茱萸繫臂上登高山飲菊花酒禍可消景如其言舉家登
 山夕還見牛羊雞犬皆暴死焉



藍采和

藍采和不知何許人常衣破襤衫六銜黑木腰帶闊三寸餘一脚
 着靴一脚跣足夏則衫內加絮冬嘗卧雪中氣出如蒸每於城市
 乞索持大拍板長三尺餘醉而踏歌老少皆隨看之似狂非狂歌
 詞率爾而作皆神仙意人莫之測得錢則用繩穿拖之而行或散
 失亦不顧或贈貧者或與酒家周遊天下人有自兒童時見之者
 及班白見之顏狀如故後於濠梁酒樓上飲酒聞有笙簫聲忽然
 乘鶴而上擲下靴衫腰帶拍板冉冉而去



仙佛奇蹤 卷二 孫登

十一

孫登字公和於汲郡北山上窟中住夏則編草爲裳冬則披髮自覆善長嘯好讀易鼓一絃琴性無喜怒嵇康從之遊三年間其所圖終不答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曰子識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然在於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果然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年康又請學琴登不教之曰子才多識寡難免于今之世矣後康果遭呂安事在獄爲詩自責云昔慚下惠今愧孫登登竟白日昇天



仙佛奇蹤 卷二 麻姑

十一

麻姑仙人王方平之妹漢桓帝時方平降蔡經之家曰汝當得度世故來教汝但汝氣少肉多未能即上天當作尸解乃告以要言而去經後忽身發熱如火三日肉消骨立入室以被自覆忽然失其所在視其被中但有形如蛇蛻後十餘年忽還家語家人曰七月七日王君復來當作酒數百斛以待其日方平果著遠游冠乘五龍車前後麾節旌旗導衛如大將軍侍從既至從官皆隱經父兄參畢方平乃遣人迎麻姑少頃麻姑至經舉家見之年可十八許頂中作髻餘髮散垂至腰錦衣綉裳光彩耀目坐定自進行厨擘麟脯器皆金玉時經婦新產麻姑見之乃曰噫且止勿前索少許米來擲地皆成丹砂方平笑曰麻姑猶作少年戲也姑云接待以來東海三爲桑田蓬萊水又淺矣方平亦曰聖人皆言海中將復揚塵也麻姑手似鳥爪蔡經私念背痒時得此瓜搔之佳方平卽知乃鞭經背曰麻姑神人也汝謂其爪可搔背痒耶方平去麻姑亦解去



呂巖字洞賓唐蒲州永樂縣人號純陽子初母就蓐時異香滿室天樂浮空一白鶴自天而下飛入帳中不見生而金形木質鶴頂龜背鳳眼□入雙眉入鬢少聰明日記萬言矢口成文身長八尺二十狀類張子房二十不娶始在襦襜馬祖見曰此兒骨相不凡自是風塵物外他時遇盧則居見鍾則扣留心記取後遊廬山遇火龍真人傳天遁劍法唐會昌中兩舉進士不第時年六十四歲遊長安酒肆見一羽士青巾白袍偶書絕句於壁曰坐卧常携酒一壺不教雙眼識星都乾坤許大無名姓疎散人間一丈夫洞賓訝其狀貌奇古詩意飄逸因揖問姓氏羽士曰吾雲房先生也居在終南鶴嶺子能從遊乎洞賓未應雲房因與同憩肆中雲房自爲執炊洞賓忽就枕昏睡夢以舉子赴京狀元及第始自即署權臺諫翰苑秘閣及諸清要無不備歷兩娶富貴家女生子婚嫁蚤畢幾四十年又獨相十年權勢薰爇偶被重罪籍沒家資分散妻

孛流于嶺表一身子然立馬風雪中方興浩嘆恍然夢覺炊向未熟雲房笑吟曰黃梁猶未熟一夢到華胥洞賓驚曰先生知我夢耶雲房曰子適來之夢升沉萬態榮悴千端五十年間一瞬耳得不足喜喪不足悲世有大覺而後知人世一大夢也洞賓感悟遂拜雲房求度世術雲房試之曰子骨節尚未完欲求度世須更數世可也詎然別去洞賓即棄儒歸隱雲房自是十試洞賓第一試洞賓自外遠歸忽見家人皆病死洞賓心無悔恨但厚備葬具而已須臾死者皆起無恙第二試洞賓鬻貨於市議定其值市者翻然止酬其直之半洞賓無所爭委貨而去第三試洞賓元日出門遇丐者倚門求施洞賓即與錢物而丐者索取不厭且加許晉洞賓惟再三笑謝第四試洞賓牧羊山中遇一餓虎奔逐羣羊洞賓獨以身當之虎迺釋去第五試洞賓居山中草舍讀書一女容華絕世光艷照人自言歸寧迷路借此少憩既而調弄百端洞賓竟不爲動第六試洞賓一日郊出及歸則家貨爲盜劫盡洞賓了無愠色躬耕自給忽鋤下見金數十斤速掩之一無所取第七試洞賓遇賣銅器者市之以歸皆金也即訪賣主還之第八試有風狂道士陌上市樂自言服者立死再世得道洞賓買之道士曰子速備急爭可也輒服無恙第九試春潦泛溢洞賓與衆其涉至中流風濤掀湧衆皆危懼洞賓端坐不動第十試洞賓獨坐一室忽見奇形怪狀鬼魅無數有欲擊者有欲殺者洞賓絕無所懼忽聞空中一叱聲鬼神皆不復見一人撫掌大笑而下即雲房也曰吾十試子皆無所動得道必矣吾今授子黃白之術濟世利物使三千功滿八百行圓方來度子洞賓曰所作庚辛有變異乎曰三千年後還本質耳洞賓欣然曰誤三千年後人不願爲也雲房笑曰子推心如此三千八百悉在是矣乃携洞賓至鶴嶺悉傳以上真秘訣又以靈寶畢法及靈丹數粒示洞賓授受間有二仙捧金簡寶

符語雲房曰上帝詔汝為九天金闕選仙雲房謂洞賓曰吾赴帝
 召汝好住人間修功立德他時亦當如我洞賓再拜曰巖之志異
 於先生必須度盡天下眾生方願上昇也於是雲房乘雲冉冉而
 去洞賓既得雲房之道兼火龍真人天遁劍法始遊江淮試靈劍
 遂除蛟害隱顯變化四百餘年常遊湘潭岳鄂及兩浙汴燕間人
 莫知謙自稱回道人宋政和中宮中有崇白晝見形盜金寶妃嬪
 上精齋虔禱奏詞凡六十日晝寢見東華門外有一道士碧蓮冠
 紫鶴髦手持水晶如意揖上曰臣奉上帝命來治此崇即召一金
 甲丈夫捉崇劈而啗之且盡上問丈夫何人道士曰此乃陛下所
 封崇寧真君關羽也上勉勞再四因問張飛何在羽曰張飛為臣
 累劫世世作男子身今已為陛下生於相州岳家矣上問道士姓
 名道士曰臣姓陽四月十四日生夢覺錄之知其為洞賓也自是
 宮禁帖然遂詔天下有洞賓香火處皆正抄通真人之號其神通

仙佛奇蹤 卷二 五
 妙用不能盡述後岳穆武父果夢張飛託世故以飛命名云

張果



仙佛奇蹤 卷二 張果

張果隱於恒州中條山往來汾晉間得長生秘術常乘一白驢日
 行數萬里休息時折疊之其厚如紙置于巾箱中乘則以水噴之
 復成驢唐太宗高宗徵之不起武后召之出山佯死於妬女廟前
 時方炎暑須臾臭爛生蟲於是則天信其死矣後有人於恒州山
 中復見之開元二十三年明皇詔通事舍人裴晤馳驛於恒州迎
 之果到東京於集賢院安置備加禮敬帝問神仙不答善息氣累
 日不食數飲酒上賜之酒辭曰小臣飲不過二升有一弟子可飲
 一斗明皇喜令召之俄頃一小道士自殿簷飛下年可十五六美
 姿容步趣閑雅明皇命坐果曰弟子當待立明皇愈喜賜酒飲及
 一小斗果辭曰不可更賜過度明皇因逼賜之醉酒從頂上湧出
 冠衝落地忽化為金盃上及嬪御皆驚笑視之失道士矣但金盃
 在地驗之乃集賢院中榼也榼僅貯一斗酒帝謂高力士曰吾聞
 飲董而無苦者奇士也時天寒因取以飲果三進頽然曰非佳酒

六

也乃寢頃視齒焦縮顧左右取如意擊墮之藏帶中出藥傅之良
 久齒復出粲然如王上狩咸陽獲一大鹿將令大官烹之果曰此
 仙鹿也已滿千歲昔漢武帝元狩五年臣魯侍從畋于上林獲此
 鹿乃放之止曰鹿多矣時遷代變豈常存乎果曰武帝放之時以
 銅牌誌於左角下遂命驗之果有銅牌二寸許但文字凋落耳上
 問葉法善曰果何人也答曰臣知之然臣言之即死故不敢言若
 陛下能免冠跣足救臣臣方敢言上許之法善曰混沌初分白蝠
 罪果徐曰此兒多口過不罰之恐泄天地之機耳上復哀懇久之
 果以水嚙其面法善即時復生帝益重之詔圖形集賢院號通玄
 先生果屢陳老病乞歸恒州天寶初明皇遣使徵果果聞輒卒弟
 子墓之後發棺但空棺而已帝立樓觀觀祀之

仙佛奇蹤 卷二

二

何仙姑



仙佛奇蹤 卷二 何仙姑

六

何仙姑廣州增城縣何奉女也生而頂有六毫年十四五夢神人
 教曰食雲母粉當輕身不死乃服之遂誓不嫁常往來山谷其行
 如飛每朝田暮則持山菓歸遺其母後漸辟穀武后遣使召赴闕
 中路復失去景龍中白日昇仙天寶九年見于麻姑壇立五色雲
 中大曆中又現身于廣州小石樓



左慈

仙佛奇蹤

卷二

左慈

九

左慈字元放廬江人於天柱山中精思學道得石室中丹經尤明六甲能使鬼神坐致行厨變化萬象曹操召見閉一室斷穀基年出之顏色如故操嘗宴賓曰今日高會所少松江鱸耳慈因求銅盆貯水以竿釣之即得鱸操曰恨無蜀薑慈曰易得操恐近取即曰前使買錦可報增二十段慈曰諾乃擲盆空中化鶴而去須臾袖中出薑後買錦者回果云是日得報增錦操出郊從者百許慈為齋酒一升脯一斤手自斟酌百官莫不醉飽操怪之行視諸廬悉亡其酒脯矣操惡其怪因收慈欲殺之慈乃卻入壁中霍然不知所在或見於市捕之而市人皆變形與慈同莫辨誰是或逢慈於陽城山頭因復逐之遂奔入羊群操知不可得乃令使告之曰不復相殺本試君術耳忽有一老瓶屈前兩膝人立而言曰遽如許使欲取之而群羊數百皆變為瓶並人立云遽如許亦莫知取焉



曹國舅

仙佛奇蹤

卷二

曹國舅

三

曹國舅宋太后弟也因其弟每不法殺人深以為恥遂隱跡山巖精思玄理野服葛中經旬不食一日遇鍾離純陽二仙問曰聞子修養所養何物對曰養道曰道何在舅指天曰天何在舅指心二仙笑謂曰心即天天即道子親見本來面目矣遂授以還真秘術引入仙班

許真君



仙佛奇蹤 卷二 許真君

三

許遜字敬之號真君南昌人吳赤烏二年母夢金鳳啣珠墜於掌上翫而吞之因是有娠而生真君少小疎通與物無忤嘗從獵射一鹿鹿中之而斃鹿母皇顧舐之因感悟折棄弓矢剋意爲學博通經史尤嗜神仙修煉之術聞西安吳猛得丁義神方乃往師之悉受其秘日以修煉爲事時買一鐵燈檠因夜燃燈見漆剝處有光視之金也明日訪售主還之晉武帝太康元年舉孝廉辟爲旌陽縣令吏民悅服歲饑民無以輸真君乃以靈丹點瓦礫成金令人潛瘞於縣圃一日藉民之未輸者使服力於圃民鋤地得金用以輸納遂悉安堵又歲大疫死者十七八真君以所得神方極治之他郡病民相繼而至於是標竹於郭外置符水於其中使就竹下飲之皆瘥久之知晉室將亂乃棄官東歸嘗憩於栢林有女童五人各持寶劍來獻真君異而受之既而偕至真君之家惟日擊劍自娛真君知其劍仙也卒獲神劍之用既而與吳君遊於丹陽

仙佛奇蹤 卷二

三

黃堂聞謠姆多道術遂同往叩以道妙姆曰昔孝悌王下降曲阜蘭公家謂蘭公曰後晉代當有神仙許遜傳吾此道留下金丹寶經銅符鐵券授吾掌之以俟子積有年矣今當授子乃擇日登壇出孝悌王諸秘悉傳之真君方心期每歲必來謁姆姆即覺之曰子勿來吾即還帝鄉矣因取香茅一根南望嚮之曰子歸茅落處立吾祠歲秋一至足矣二君還覓訪飛茅之迹遂建祠宇每歲仲秋之三日必朝謁焉初真君往訪飛茅偶憩真靖見鄉民盛烹宰以祀神且相戒曰祭不腆則神怒降禍真君曰怪崇敢爾乃召風雷伐之拔其林木明日告其里人曰妖社已驅毋用祭也又見人苦遠汲乃以杖刺社前涸澤出泉以濟之雖旱不竭渡小蜀江感江干主人朱氏迎接甚勤乃戲畫一松於其壁其家因之得利加倍後江漲潰堤市舍俱漂惟松壁不壞真君往西安縣行過一小廟廟神迎告曰此有蛟害民知仙君來逃往鄂渚矣真君至鄂渚路逢二老人指曰蛟伏前橋下真君至橋仗劍叱之妖蛟驚奔入大江匿于深淵乃勅吏兵驅出遂誅之時海昏之上練有巨蛇據山爲穴吐氣成雲亘四十里人畜在其氣中者俱被吞吸大爲民害真君聞之乃集弟子遂前至蛇所仗劍布炁蛇懼入穴乃飛符召海昏社伯驅之蛇始入穴舉手高十餘丈目若火炬吐毒衝天真君嘯命風雷呼指神兵以攝伏之使不得動乃飛步踏其首以劍劈其顛弟子施岑甘戟等引兵揮之蛇腹裂有小蛇自腹中出長數丈甘君欲斬之真君曰彼未爲害不可妄誅一千二百五十餘年後爲民害吾當復出誅之以吾壇前植栢爲驗其枝拂壇掃地是其時也又預識云吾仙去後一千二百四十年間豫章之境五陵之內當出地仙八百人此時小蛇若爲害彼八百人自當誅之蛇子遂得入江真君曰大蛇雖滅蛟精未誅恐其俟隙潰郡城吾歸郡乎乃與甘施二君歸郡周覽城邑遇一少年通謁自稱姓

慎禮貌勤恪應對敏給遽告眞君謂弟子曰適來者非人卽老蛟故來見試也述其所之乃在郡城江澣化黃牛卧沙磧之上眞君剪紙化黑牛往闕之令施岑潛持劍往俟其闕酣卽揮之施君一揮中其左股牛奔入城南直至長沙化爲人入賈玉使君之家先是蛟精嘗暮玉之美女化爲一美少年謁之玉愛其才乃妻以女居數載生二子常以春夏之交子然而出至秋則乘巨艦重載而歸蓋乘春夏大水覆舟所獲也是秋空還給玉云財貨爲盜所劫且傷左股玉求醫療之眞君卽爲醫士謁玉玉喜召塔出蛟精覺懼不敢出眞君隨至其堂厲聲叱曰江湖蛟精害物不淺吾尋蹤至此豈容復藏速出蛟精計窮遂見本形蜿蜒堂下爲吏兵所誅眞君以法水巽其二子亦皆爲小蛟併誅之眞君謂玉曰蛟精所居其下深不踰尺皆洪波也可速徙居玉乃遷高原其地果陷爲淵眞君復還豫章而蛟之餘黨甚盛慮眞君誅之皆化爲人詭言

仙佛奇蹤

卷二

三

曰僕家長安積世崇善遠聞賢師許君有神劍願聞其功弟子語之曰吾師神劍指天裂指地地折萬邪不敢當神聖之寶也蛟黨曰亦有不能傷者乎弟子戲之曰惟不能傷冬瓜葫蘆爾蛟黨以爲誠然盡化爲葫蘆冬瓜浮泛滿江眞君知爲蛟黨所化以劍授施岑履水斬之悉無噍類由是水妖屏迹城邑無虞明帝太寧二年大將軍王敦舉兵內向次慈湖眞君與吳君同往謁敦冀說止之時郭璞在幕府因璞與俱見敦喜延之飲而問曰子夢一木破天君等以爲何如眞君曰非佳兆也吳君曰木上破天未字也公宜未可妄動敦色變令璞筮之璞曰無成敦怒令武士擒璞斬之眞君乃舉杯擲地化爲白鶴飛繞梁棟敦一舉目已失二君所在後敦見二君還至金陵欲買舟至豫章而舟人告以乏刺舟者眞君曰爾但瞑目安坐切勿覘視吾自爲汝駕之獸召二龍挾舟而行舟漸凌空俄過廬山頂至紫霄峯金闕洞舟人拜求濟度眞

君教以服餌靈草遂得辟穀不死隱於此山二君各乘一龍以歸舊隱數十年間不復以時事關意惟精修至道孝武寧康二年眞君一百三十六歲八月朔旦有二仙自天而下云奉玉皇命授眞人以九州都仙太史高明大使之職并告以冲舉之日遂乘雲車而去是月望日遙聞天樂之音祥雲冉冉羽蓋龍車從官兵衛仙童玉女前後導從乃揖眞君昇龍車眞君與其父族侍從旣烈與其母部侍從仙眷四十二口同時白日拔宅昇天雞犬亦隨百里之內異香芬馥經月不散

仙佛奇蹤 卷二

三

司馬真人



仙佛奇蹤 卷三 司馬真人

司馬承禎字子微事潘師正傳辟穀導引之術遍遊名山唐睿宗
迎至京帝問其術對曰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帝曰治
身則爾爾治國若何對曰身猶國也游心於淡合氣於漠與物自然
而無容私焉則天下治帝嘆詠曰廣成子之言何以加此辭歸天
台盧藏用指終南山曰此中大有佳處何必天台對曰以僕觀之
是仕宦之捷徑爾盧初隱終南後登庸聞言殊有慚色開元中文
靖天師與承禎赴千秋節齋直長生殿中夜行道畢隔雲屏各就
枕微聞若小兒誦經聲玲玲如玉天師乃褰裳躡步聽之見承
禎額上有一小日如錢光耀一席逼而視之乃承禎腦中之聲也
天師還謂其徒曰黃庭經云泥丸九真皆有房方圓一寸處此中
先生之謂乎一日謂弟子曰吾今爲東華君所召必須往俄頃化
去如蟬脫弟子葬其衣冠焉時年八十有九有修真秘旨坐忘論
等書行於世



仙佛奇蹤 卷三 王質

王質晉衢州人入山伐木至石室山見石室中有數老人圍棋質
置斧觀之老人以物如棗核與質令含咽其汁便不覺饑渴且告
云汝來已久可還質取斧柯已盡爛矣質亟歸家已數百年親舊
無復存者復入山得道人往往見之

陶弘景



仙佛奇蹟 卷三 陶弘景

三

陶弘景字道明秣陵人初母夢青龍自懷而出已而有娠生而幼有異操十歲見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謂人曰仰青雲觀白日不覺為遠矣及長身長七尺七寸神儀明秀朗目疎眉耳各有七十餘毛出外二寸許右膝有數十黑子作七星文讀書萬卷善琴棋工草隸弱冠齊高帝作相引為諸王侍讀雖在朱門閉影不交外物惟以披閱為務永明十年脫朝服掛神武門上表辭祿詔許之乃止于句容之茅山立館號曰華陽隱居偏歷名山尋訪仙藥每經澗谷必坐卧其間吟詠盤桓不能已沈約為東陽守高其志節累書邀之竟不至弘景為人員通謙謹出處冥會心如明鏡遇物便了永元初架三層樓弘景處其上與物遂絕惟一家僮得至其所元善騎射晚皆不為雅聽吹笙而已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其響欣然為樂有時獨游泉石望見者咸以為仙人及梁武禪代弘景援引圖讖數處皆成梁字令弟子進之武帝恩禮愈篤及得神符秘訣以為神丹可成

而苦無藥物帝給黃金硃砂等物乃合飛丹色如霜雪服之體輕

帝服亦驗益敬重之屢加禮聘並不就惟畫兩牛一牛散放水草

之間一牛著金籠頭有人執繩以策驅之武帝笑曰此人欲數曳

尾之龜豈可復致國家每有大事無不咨之時謂山中宰相年逾

八十無異壯容後簡文帝臨南徐州欽其風素退居後堂召之弘

景葛巾進見與談數日而去帝甚為敬異其弟子桓闓得道將昇

天弘景問曰某行教修道勤亦至矣得非有過尚淹延在世乎乃

托闓探之闓昇天後還謂弘景曰師之陰功極著但所修本草多

用蚩虫水蛭之類功雖及人亦傷命物以此一紀後方解形拂世

為蓬萊都水監耳弘景復以草木之藥可代物命者著別行本草

三卷以贖其過一日無疾自知應逝逆剋亡日仍作告逝詩大同

二年卒時年八十五顏色不變屈伸如常香氣累月氤氳滿山

仙佛奇蹟 卷三

四

裴航



仙佛奇蹤 卷三 裴航

五

裴航唐長慶中書生因下第遊于鄂渚謁故舊崔相國相國贈錢二十萬遂挈歸于京因傭巨舟載於襄漢間同載有樊夫人國色也航無由親面因侍婢裊烟而達詩一章曰向為胡越猶懷想况遇天仙隔錦屏儻若玉京朝會去願隨鸞鶴入青冥數日後夫人亦使裊烟答詩一章云一飲瓊漿百感生玄霜搗盡見雲英藍橋便是神仙窟何必崎嶇上玉京航覽之空愧佩而已然亦不能洞達詩下旨意及抵襄漢夫人使婢挈柱奩不辭而去航遍求訪竟無蹤兆後經藍橋驛因渴甚之道求飲見茅屋三四間有老嫗緝麻其下航揖嫗求漿嫗咄曰雲英携一甌漿來郎君飲航憶夫人詩有雲英之句正訝之俄葦薄之下雙手如玉捧出瓷甌航接飲之不啻玉液也因還甌遠揭簿見一女子光彩照人航愛慕不已因白嫗曰某僕馬甚乏願少憇於此嫗曰任郎君自便耳良久告嫗曰向睹小娘子艷麗驚人姿容耀世所以躊躇而不能去願納

仙佛奇蹤 卷三

六

厚禮而娶之可乎嫗曰老病只有此孫女昨有神仙與靈藥一刀圭但須玉杵曰搗之百日方可就吞若欲娶此女者須得玉杵曰其餘金帛吾無用處耳航拜謝曰願以百日為期必携杵日至幸無復許人嫗曰如約航至京遍訪玉杵曰忽遇一貨玉翁曰近有一玉杵曰非二百緡不可得航乃傾囊兼賣僕馬方及其值輒步驟獨携而抵藍橋嫗見大笑曰世間有如此信士乎遂許以為婚女亦微笑曰雖然更為搗藥百日方議婚好嫗於襟帶間解藥付航航即搗之每夜猶聞搗藥聲航窺之見玉兔持杵而春百日足嫗持藥而吞之曰吾當入洞而告姻戚為裴郎具幃帳遂挈女入山謂航曰但少留此遂巡車馬隸人迎航見一大第連雲朱扉晃日仙童侍女引航入帳就禮訖航拜嫗不任感荷及引見諸姻戚皆神仙中人一女仙鬢髻霓衣云是妻之姊航拜訖女仙曰裴郎不意鄂渚同舟而抵襄漢乎航愧謝左右曰是小娘子之姊雲翹夫人劉綱仙君之妻也已列高真為玉皇之女史嫗遂將航夫妻入玉峯洞中瓊樓珠室而居之餌以絳雪瓊英之丹體漸清虛毛髮紺綠神化自在超為上仙至太和中友人盧顯遇之於藍橋驛之西備說得道之事乃贈藍田美玉十斤紫府雲丹一粒顯稽顙請曰兄既得道乞一言惠教航曰老子云虛其心實其腹願猶惜然復語之曰心多妄想腹漏精液虛實可知也言訖忽不見



孫思邈

仙佛奇蹤 卷三 孫思邈

七

孫思邈華原人七歲日誦千言獨孤信見之曰聖童也願器大難
 爲用耳及長好談老莊隱於太白山學道鍊氣養神求度世之術
 洞曉天文精究醫藥務行道德偶見牧童傷小蛇血出思邈脫衣
 贖而救之旬餘出遊見一白衣少年下馬拜謝曰吾弟蒙道者所
 救復還思邈至家易以已馬借行如飛至一城郭花木盛開金碧
 炳耀儼若王者居見一人給帽絳衣侍從甚衆忻喜趨接謝曰深
 蒙厚恩故遣兒子相迎因指一青衣小兒云前者此兒獨出爲牧
 豎所傷賴道者脫衣贖救得有今日乃令青衣小兒拜謝思邈始
 省昔日救蛇事潛問左右此爲何所對曰此涇陽水府也絳衣王
 者命設酒饌妓樂宴思邈思邈辭以辟穀服氣惟飲酒耳留連三
 日乃以輕綃金珠相贈思邈堅辭不受乃命其子取龍宮奇方三
 十首與思邈曰此可以助道者濟世救人思邈歸以是方歷試皆
 効乃編入千金方中隋文帝徵爲國子博士不就至唐太宗召始

請京師永徽三年年已百餘歲一日沐浴衣冠端坐謂子孫曰吾
 今將遊無何有之鄉矣俄而氣絕月餘顏色不變及入棺唯空衣
 焉後皇幸蜀夢思邈乞武都雄黃卽命中使齋十斤送於峨眉頂
 上見一人幅巾被褐鬚眉皓白指大盤石曰可置藥於此石上有
 表錄謝使視石上大書百餘字遂錄之隨寫隨滅須臾白氣漫起
 因忽不見成都有一僧誦法華經甚專忽一日有僕人至云先生
 請師誦經經過烟岷中入一山居先生野服杖藜兩耳垂肩焚香
 出聽誦經遂供僧以藤盤竹箸秣飯一孟杞菊數甌僧食之美若
 甘露復贈錢一緡僕送出路口僧因問曰先生何姓曰姓孫曰何
 名僕於掌中手書思邈二字僧大駭視僕遽失不見視錢皆金錢
 也僧自此身輕無疾後莫知所之

仙佛奇蹤 卷三

八

譚峭



仙佛奇蹤

卷三

譚峭

九

譚峭字景升幼而聰敏文史涉目無遺獨好黃老仙傳一旦告父母出遊終南山師嵩山道士十餘年得辟穀養氣之術常醉遊夏則服烏裘冬則衣布衫或卧風雪中人謂已斃視之氣休休然頗似風狂每行吟曰線作長江扇作天靱鞋拋在海東邊蓬萊信道無多路只在譚生拄杖前後居南嶽煉丹丹成服之後遂仙去

許宣平



仙佛奇蹤

卷三

許宣平

十

許宣平新安歙縣人唐睿宗景雲中隱於城陽山南塢結庵以居不修服餌顏若四十許人時負薪賣於市檐上常掛一花瓢携曲竹杖每醉吟騰騰以歸吟曰負薪朝出賣沽酒日西歸借問家何處穿雲入翠微往來三十餘年或施人危急或救人疾苦士人多訪之不得見但見庵壁題詩曰隱居三十載築室南山巔靜夜歌明月開朝飲碧泉樵人歌隴上谷鳥戲巖前樂矣不知老都忘甲子年天寶中李白知宣平為仙於是遊新安訪之亦不得見乃題詩於庵壁曰我吟傳舍詩來訪仙人居烟嶺迷高迹雲林隔太虛窺庭但蕭索倚杖空躊躇應化遠天鶴歸當千歲餘宣平歸見壁詩乃自題曰一池荷葉衣無盡兩畝黃精食有餘又被人來尋討着移庵不免更深居其庵輒為野火所燒莫知踪跡後百餘歲至懿宗咸通十二年許明恕婢入山採樵一日獨於南山中見一人坐石上食桃問婢曰汝許明恕家婢耶婢曰是曰我即明恕之祖

宣平也汝歸爲我向明恕道我在此山中與汝一桃卽食之不得
將出山山神惜此桃且虎狼甚多也婢食之甚美須臾而盡乃遣
婢隨樵人歸婢覺樵擔甚輕到家具言入山逢祖翁宣平明恕怒
婢呼祖諱取杖擊之其婢隨杖身起不知所逝後有人入山見婢
復童顏遍身衣樹皮行疾如飛入深林不見

仙佛奇蹤 卷三

二

玄真子



仙佛奇蹤 卷三 玄真子

三

張志和字不同唐金華人母夢楓生腹上而生肅宗擢明經賜名
志和命待詔翰林後親喪不復仕遨遊江湖自號烟霞釣徒又號
玄真子垂釣不設餌志不在魚也飲酒三斗不醉守真養氣卧雪
不寒入水不濡每酒酣鋪席水上獨坐而酌席來去如舟俄有雲
鶴旋復其上遂跨鶴而昇

軒轅集



仙佛奇蹤 卷三 軒轅集

十三

軒轅集不知何許人相傳數百歲顏色不老生暗至日光長數丈
每採藥於岩谷則毒龍猛獸隨之若為衛護居常人家請齋者雖
百處皆分身而至與人飲酒則袖出一壺纔容二升賓客滿座傾
之彌日不竭自飲百升不醉遇病者以布巾拂之應手而愈宣宗
召入問長生可致否答曰絕聲色薄滋味哀樂一致德施無偏自
然與天地合德日月齊明况長生久視乎及退上以金盆覆白鵲
令中使試之集曰皇帝安能更令老夫射覆乎盆下白鵲宜早放
之上笑曰先生早知矣命坐御榻前令宮人侍茶湯集貌古而布
素宮人有笑之者元鬢髮朱唇年方二八須臾變為老嫗鬢髮皤
然因涕泣不已上令謝之即復故步京師素無豈菘荔枝花上因
語及頃刻二花並至枝葉如新時坐有柑子集曰臣山中亦有味
更佳上曰無緣得矣集乃取御前碧玉甌以寶盤覆之俄頃徹盤
柑子幾滿上食之嘆曰美無比又問曰朕得幾年天子集取筆書

四十年但十字一起上笑曰朕安敢望四十年乎久之辭還山命
中使送之每見其於一布囊內探鏡施人比至江陵已施數十萬
取之不竭未及至山忽亡所在不日南海奏先生已歸羅浮矣及
哀駕只四十年也

仙佛奇蹤 卷三

十四



陳搏字圖南號扶搖子亳州真源人初生不能言至四五歲戲渦水水濱有青衣媪引置懷中乳之即能言敏悟過人及長經史一覽無遺先生曰向所學但足記姓名而已吾將遊泰山與安期黃石輩論出世法安能與世脂韋汨沒出入生死輪迴間哉乃盡散家業惟携一石鑪而去梁唐士大夫挹其清風得識其面如親景星慶雲然先生皆莫與交唐明宗親為手詔召之先生至長揖不拜明宗待之愈謹以宮女三人賜先生先生賦詩謝曰雪為肌體玉為腮多謝君王送得來處士不興巫峽夢空煩雲雨下陽臺遂避去隱武當山九石巖服氣辟穀凡二十餘年復移居華山時年已七十餘矣常閉門卧累月不起周世宗顯德中有樵於山麓見遺骸生塵迫而視之乃先生也良久起曰睡酣奚為擾我後世宗召見賜號白雲先生一日乘驢遊華陰聞宋太祖登極拍掌大笑曰天下自此定矣太祖召不至再召辭曰九重仙詔休教丹鳳脚

來一片野心已被白雲留住太宗初年始赴召惟求一靜室乃賜居於建隆觀屬戶熟寐月餘方起辭去賜號希夷先生一日遣門人鑿石室於張超谷既成先生往造之曰吾其歸於此乎遂以左手支頤而終七日容色不變肢體尚溫有五色雲封谷口彌月不散年一百一十八歲初兵紛時太祖之母挑太祖太宗於藍以避亂先生遇之即吟曰莫道當今無天子却將天子上擔挑又遇太祖太宗與趙普遊長安市入酒肆普坐太祖太宗之右先生曰汝紫微垣一小星爾輒處上次可乎种放初從先生先生曰汝當逢明主名馳海內但惜天地間無完名子名將起必有物敗之可戒也放晚年竟喪清節皆如其言有郭沆者少居華陰嘗宿觀下中夜先生呼令速歸且與之俱往一二里許有人號呼報其母卒先生因遺以藥使急去可救既至灌其藥遂甦華陰令王睦謂先生曰先生居溪巖寢止何室先生且笑且吟曰華山高處是吾宮出

即凌空跨曉風臺榭不將金鎖閉來時自有白雲封一日有一客過訪先生適值其睡見榜有一異人聽其息聲以黑筆記之滿紙糊塗莫辨客怪而問之其人曰此先生華胥調混沌譜也先生嘗遇毛女毛女贈之詩詩云藥苗不滿筍又更上危巖回指歸去路相將入翠烟太宗聞先生善相人遣詣南衙見真宗及門亟還問其故曰廝役皆將相也何必見王於是建儲之議遂定先生以易數授穆伯長穆授李挺之李授邵康節以象學授种放放授廬江許堅堅授范諤至今糟粕猶存也



雷隱翁

仙佛奇蹤 卷三 雷隱翁

七

雷隱翁名本少磊落不羣既長業進士再試即棄去默坐終日或
 論其癡翁笑曰終不以吾癡易汝點一日以術授其子遂出遊不
 返末元祐間有朝士遊羅浮山見翁坐於樹下自吟一絕云往往
 來來三十年更無踪跡落人間功成行滿昇天去回首山頭月正
 圓



馬自然

仙佛奇蹤 卷三 馬自然

十八

馬湘字自然獨好經史工文學嘗與道侶徧游方外至湖州醉墮
 霄溪經日而出衣不沾濕言爲項羽相召飲指溪水令逆流指柳
 樹令隨水走來去指橋令斷復續一切小術無所不爲人或病
 告者自然無藥但以竹拄杖打患處或以杖指之口吹杖頭作雷
 鳴便愈有以財帛謝者固讓不取強與之輒散與貧人登杭州秦
 望山作詩曰太一初分何處尋空留歷數變人心九天日月移朝
 暮萬里山川自古今風動水光吞遠徹雨添颯氣沒高林秦皇謁
 作驅山計滄海茫茫轉更深後歸省兄兄適出謂嫂曰特歸與兄
 分此宅我惟愛東園耳待兄三日不歸遽卒明日兄歸感勸曰弟
 學道多年是歸託化以絕望耳乃棺斂遂窆之東園明年東川奏
 梓潼縣道士馬自然曰白日上昇詔杭州發其棺只一竹杖而已



仙佛奇蹟 卷三 張紫陽

十九

張栢端天台人少好學晚傳混元之道而未備孜孜訪問徧歷四方宋熙寧二年遊蜀遇劉海蟾授金液還丹火候之訣乃改名用成字平叙號紫陽嘗有一僧修戒定慧能入定出神數百里間頃刻即到與紫陽雅志契合一日紫陽曰禪師今日能與遠遊乎僧曰可願同往揚州觀瓊花紫陽於是與僧處一靜室相對瞑目跌坐出神紫陽至時僧已先至逸花三匝紫陽曰可折一花為記少頃欠伸而覺紫陽曰禪師瓊花何在禪師袖手皆空紫陽乃拈出瓊花與僧把翫弟子因問紫陽曰同一神遊何以有有無之異紫陽曰我金丹大道性命兼修是故聚則成形散則成氣所至之地真神見形謂之陽神彼之所修欲速見功不復修命真修性宗故所至之地無復形影謂之陰神陰神不能動物也英宗治平中訪扶風馬默處厚於河東乃以所著悟真篇授處厚曰平生所學盡在是矣願公流布此書當有因書而會意者元豐五年夏跌坐而

化住世九十九歲弟子用火燒化得舍利千百大者如芡黃色皆紺碧識者謂曰此道書所謂舍利耀金姿也後七年劉奉真遇紫陽於王屋出留詩一張而去

仙佛奇蹟 卷三

二十

李鼻涕



仙佛奇蹤 卷三

李鼻涕

三

李鼻涕宋紹聖初劉延仲萬秀州嘗有道人過門或從求藥則以鼻涕和垢膩為丸與之病立効因自號李鼻涕延仲延之坐曰今日適無酒為禮道人笑曰床頭珍珠泉一尊何不出以待客劉大慚呼童取尊道人曰不必取但將空尊來尊至索紙覆之少焉香溢於外成美酒矣坐者皆醉明日劉有他客出所謂珍珠泉者而尊中無涓滴矣一日詣劉別云後二十年某月某日當於真州相見至期劉卒於真州

歸元子



仙佛奇蹤 卷三

歸元子

三

歸洞字微通少遇異人傳還元抱一之道因自號歸元子初隱蓬山後賣藥蜀漢間行動如飛逆旅主人每夕怪其屋有聲因窺之見其身自窓而升觸棟而止或於枯骸中得物如雀卵持以問洞洞曰歸服神丹而不能修煉故純陰剝落無陽與俱獨就丹田成此耳唐末王建圍成都洞亦在城中城久不下建約城陷日誅夷無噍類洞乃施席作法籠攝建與三軍皆見神人乘黑雲叱建曰敢有禍吾民者禍即及汝建等怖伏後入成都戒兵勿殺民不改肆洞賣丹藥每一粒要錢十二萬時有某太守欲買之曰太守金多非一百二十萬不可太守以為移言或眾命納之竹籠沉於江中至涪陵上流二漁人乘舟而漁舉網出之乃洞也漁曰此必異人入定乎扣銅缶寤之少頃洞開目問漁人曰此去銅梁幾何有三都乎漁人曰我白石江人此去銅梁四百里自是而東即豐都縣平都山仙都觀也洞曰吾師謂吾遇三都白石浮水乃仙去殆

此地耶洞既登岸語二漁人曰視子類有道者亦有所傳乎二漁
 曰我昔從海上仙人得三一之旨煉陽修陰亦有年矣洞於是索
 酒與共飲取丹分餌之至荔枝園中三人昇雲而去

仙佛奇蹟 卷三

註



白玉蟾

仙佛奇蹟 卷三 白玉蟾

詩

葛長庚宋瓊州人母以白玉蟾名之應夢也年十二應童子科後
 隱居于武夷山號東瓊子事陳翠虛九年始得其道蓬頭跣足一
 衲弊甚喜飲酒未見其醉博洽儒書出言成章嘗自讚云千古蓬
 頭跣足一生服氣食霞笑指武夷山下白雲深處吾家雷印常佩
 肘間所履則有異應時言休咎驚省輿俗嘗在京都遊西湖至暮
 墮水舟人驚尋不見達旦則玉蟾在水上猶醺然也一日有持刀
 追脅者玉蟾叱其人刀向墮而走玉蟾招之曰汝來勿驚以刀還
 之時稱玉蟾入水不濡逢兵不害宋嘉定中詔徵赴闕對玉稱旨
 命館太一宮一日不知所往後每往來名山神異莫測



陳泥丸

仙佛奇蹟 卷三 陳泥丸

陳楠字南木號翠虛博羅人以盤龍箱桶爲生後得太乙刀圭金丹法於毘陵禪師得景霄大雷瓊書於黎姥山神人能以符水捨土愈病時人呼之爲陳泥丸時披髮日行四五百里鶉衣百結塵垢滿身善食大肉終日爛醉嘗之蒼梧遇郡禱旱翠虛執鐵鞭下潭驅龍須臾雷雨交作過三山大義渡洪流舟不敢行翠虛浮笠而濟行欽管道中遇羣盜拉殺之瘞三日盜散復馳遊長沙衝帥節執拘送邕州獄數夕又回長沙矣中夜坐或倉水銀越宿成白金以丹法授白玉蟾寧宗嘉定間於漳入水而解去



莫月鼎

仙佛奇蹟 卷三 莫月鼎

莫月鼎諱洞一字起炎湖州人生而秀朗肌膚如玉雪雙目有光射人入青城山丈人觀見徐無極受五雷之法於是月鼎自名雷師驅使鬼魅動與天合時嬉笑怒罵皆若有神物從之者元世祖召見時天色爽霽帝曰可聞雷否月鼎曰可即取胡桃榔地雷應聲而發元主爲之改容復命請雨立至元主大悅賜以金縉月鼎碎截之以濟寒窶者性愛酒無日不醉醉輒白眼望天陰飈脩脩起衣袖間嘗與客飲西湖舟中當赤日如火客請借片雲覆之月鼎笑拾果殼浮觴而頌之雲自湖濱起翳于日下蕃蘆觀道士中秋方會飲有雲蔽月久不解月鼎時遇觀中道士知其所爲急請赴筵月鼎以手指之雲散如洗賣餅師積餅於筐時被精怪竊去日鼎召雷轟雲中斬糊孫首于市一人娶婦半路爲白猿精所攝至門但空車馬月鼎禹步如有指麾狀狂風忽作飄婦還舍婦云適在北高峯何以忽然至此七十三歲一日屬其徒王繼華曰明

年正月十三日將化於汝家及期風雲雷雨電交作素筆作偈書
畢泊然而逝顏面如丹

仙佛奇蹤 卷三

三

仙佛奇蹤 卷三 馬鈺

天



馬鈺寧海人孫仙姑其妻也號丹陽子母初孕時夢麻姑賜丹一粒吞之覺而分瑞時金太宗天會五年也兒時常誦乘雲駕鶴之詩李無夢見而奇之曰額有三山手垂過膝真大仙之材孫君以女妻之生三子嘗題詩云抱元守一是工夫懶漢如今一也無終日啣杯暢神思醉中却有那人扶衆皆不曉其意一日王重陽祖師自終南來訪之云宿有仙契既食瓜從蒂食起鈺問其故曰甘向苦中來又問從何方來曰不遠千里特來扶醉人鈺默念與前所作詩合異之遂師事焉重陽欲挽西遊鈺未能輒棄家業重陽多方點化鈺念始決遂以貲產付三子從居崑崙之烟霞洞孫仙姑在家結庵修煉二十餘年一日鈺謂門人曰今日當有非之喜輒歌舞自娛俄聞空中樂聲仰見仙姑乘雲而過仙童玉女旌節儀仗擁導前後俯而告鈺曰先歸蓬島待君也於是夜坐談將二鼓風雷大雨震動遂東首枕肱而逝是夜鈺扣酒監郭復中門素

四丁書 刀筆

24A

筆書頌云長年六十一在世無人識烈雷吼一聲浩浩隨風逸少
項人云師已逝矣方悟所見者皆其陽神也

魏伯陽



魏伯陽異人性好道術不樂仕宦乃入山作神丹時三弟子知兩
弟子心不盡誠丹成試之曰金丹雖成當先試之夫夫無患方可
服若夫死不可服也伯陽即以丹與夫食之夫即死伯陽曰作丹
未成無乃未得神明意耶服之恐復如夫柰何弟子曰先生服之
否伯陽曰吾背違世路委家于此不得仙吾亦恥歸死與生同吾
當服之伯陽服丹入口即死一弟子曰師非凡人也服丹而死得
無有意乎亦服之入口亦死二弟子乃相謂曰作丹求長生爾今
服丹即死不如不服乃共出山爲伯陽及死弟子求殯具伯陽即
起將煉成妙丹納死弟子及犬口中須臾皆活於是將服丹弟子
姓虞者同犬仙去逢入山伐薪人作手書寄謝二弟子嘗作參同
契凡二卷其說似解周易其實假借爻象以寓作丹之旨

長生詮

還初道人自誠氏輯

清淨經

夫人神好清而心擾之人心好靜而欲牽之常能遣其欲而心自靜澄其心而神自清

內觀其心心無其心外觀其形無其形遠觀其物物無其物三者既悟唯見於空觀空亦空空無所空所空既無無亦無無無亦無湛然常寂

陰符經

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

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於害害生於恩

洞古經

有動之動出於不動有為之為出於無為無為則神歸神歸則萬

仙佛奇蹟 卷四

物云寂不動則氣混氣混則萬物無生

忘於目則光溢無極混於耳則心識常漏兩機俱忘衆妙之門

養其無象象故常存守其無體體故全真全真相濟可以長生天

得其真故長地得其真故久人得其真故壽

大通經

靜為之性心在其中矣動為之心性在其中矣心生性滅心滅性

現如空無象湛然圓滿

大道無相故內不攝於有真性無為故外不生其心如如自然廣

無邊際

對境忘境不沉於六賊之魔居塵出塵不落於萬緣之化

定觀經

唯滅動心不滅照心但凝空心不凝住心

有事無事常若無心處靜處宜其志唯一制而不着放而不動處

喧無惡涉事無惱者此是真定

不以涉事無惱故求多事不以處喧無惡強來就喧以無事為真宅有為為應迹若木鏡之為鑒則隨物而現形

胎息經

胎從伏氣中結氣從有胎中息氣入身來為之生神去離形為之死知神氣可以長生固守虛無以養神氣神行即氣行神住即氣住若欲長生神氣相注

胎息銘

三十六咽一咽為先吐唯細細納唯綿綿坐卧亦爾行立坦然戒於喧雜忌以腥羶假名胎息實曰內丹非止治病決定延年久久行之名例上仙

太上日用經

日用飲食禁口端坐莫起一念萬慮俱忘存神定意眼不視物耳

仙佛奇蹟 卷四

不聽聲一心內守調息綿綿漸漸呼出莫教間斷似有若無自然

心火下降腎水上升口裏津生靈真附體得至長生

十二時中常要清淨神是氣之子氣是神之母如鷄抱卵存神養

氣能無離乎

心印經

上藥三品神與氣精恍恍惚惚杳杳冥冥存無守有頃刻而成回風混合百日功靈默朝上帝一紀飛昇

水火真經

欲從心起息從心定心息相依息調心靜

文始經

心感物不生心生情物交心不生物生識物尚非真何况於識識尚非真何况於情

目視瑯瑤者明愈傷耳聞交響者聰愈傷心思皆妙者心愈傷

以神存氣以氣存形所以延形合形於神合氣於氣所以隱形
吸氣以養其和孰能饑之存神以滋其煖孰能寒之

洞靈經

導筋骨則形全剪情欲則神全靖言語則福全保此三全是謂聖
賢

玉樞經

道者以誠而入以默而守以柔而用誠似愚用默似訥用柔似
拙

入道者知止守道者知謹用道者知微能知微則慧光生能知謹
則聖知全能知止則泰安定

冲虛經

務外遊不如務內觀外遊者求備於物內觀者取足於身
至游者不知所適至觀者不知所眠

仙佛奇蹤卷四

三

南華經

神遇為夢形接為事晝想夜夢神形所交故神凝者想夢自消
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
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至道之精窈窕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

無勞女形無搖女精乃可長生日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女
神將守形形乃長生

三茅真經

谷虛應聲心虛應神神虛應氣氣虛應精虛極則明明極則瑩超
乎精神而無死生

精從內守氣自外生以氣取精可以長生

衛生經

精氣神為內三寶耳目口為外三寶當使內三寶不逐物而流外

三寶不誘中而擾

洞神真經

龍辱不驚肝木自寧動靜以敬心火自定飲食有節脾土不泄調
息寡言肝金自全恬靜無慾腎水自足

元道真經

草木根生去土則死魚鱉沉生去水則死人以形生去氣則死是
故聖人知氣之所在以為身寶

漢天師語

虛無大道清淨希夷不染曰清不動曰淨不視曰希不聽曰夷勤
此四者可免輪迴

純陽真人

一日清開一日僂六神和合自安然丹田有寶休尋道對境無心
莫問禪

仙佛奇蹤卷四

四

養氣忘言守降心為不為動靜知宗祖耗事更尋誰真常須應物
應物要不迷不迷性自住性住氣自回氣回丹自結壺中配坎離
陰陽生返復普化一聲雷白雲朝頂上甘露灑須彌自飲長生酒
逍遙誰得知坐聽無絃曲明通造化機都來二十句端的上天梯

虛靜天師

不怕念起惟恐覺遲念起是病不續是藥
有定主無常應心欲死機欲活

大道不遠在身中萬物皆空性不空性若不空和氣住氣歸元海

壽無窮

欲得身中神不出莫向靈臺留一物物在心中神不清耗散真精
損筋骨

元神一出便收來神返身中氣自迴如此朝朝併暮暮自然赤子

產真胎

李真人

一吸便提氣歸臍一提便咽水火相見

三茅真君

靈臺湛湛似水壺只許元神在裡居若向此中留一物豈能證道合清虛

寒山子

冬則朝勿饑夏則夜勿飽早起不在鷄鳴前晚起不過日出後心內澄則真人守其位氣內定則邪穢去其身

玉虛子

物物元無物心非形亦非三般觀曉悟悟者不知誰無無藏妙有有有現真空湛然俱不立常寂性融融

中黃真人

天門常開地戶須閉息息綿綿勿令暫廢吸至于根呼至于蒂子

仙佛奇蹤卷四

五

謂之神母謂之氣如鷄抱卵似魚在水結就聖胎自然蟬蛻

馬丹陽

道性雖無修無證塵心要日損日消消到忘心忘性方契無修無證

煉氣作生涯怡神為日用常教龍虎調不使馬猿弄

性定則情忘形虛則氣運心死則神活陽盛則陰衰

修心要作長生客煉性當為活死人

玄關秘論

心牽于事火動于中心火既動真精必搖故當死心以養氣息機以死心

無心于事則無事于心故心靜生慧心動生昏

郝太古

境殺心則凡心殺境則仙

靜處練氣開處練神

王棲雲

心隨境轉境逐心生若要心定世人愛的我不愛世人做的我不做紅塵萬緣勾引不動自然心清意靜陰陽不能陶鑄

遺慾澄心亦是心將心擒慾慾應深爭如不起群迷念方現無中

百煉金

白玉蟾

大道以無心為體忘言為用柔弱為本清淨為基薄滋味以養氣去嗔怒以養性處卑下以養德守清淨以養道

真火本無候大藥不計斤蓋神既火氣即藥以火煉藥而成丹即以神取氣而成道也使神取氣使氣歸神不過回光返照收拾念

頭之一法耳

夫金丹者採二八兩之藥結三百日之胎心上工夫不在吞津嚥

仙佛奇蹤卷四

六

氣先天造化要須聚氣凝神若要行持須憑口訣至簡至易非繁

非難無中養就嬰兒陰內煉成陽氣使金公生擒活虎令姁女獨

駕赤龍乾夫坤婦而媒假黃婆離女坎男而結成赤子一爐火焰

煉虛空化作微塵萬頃冰壺照世界大如黍米神歸四大即龜蛇

交合之時氣入四肢是烏兔壽羅之處玉葫蘆迸出黃金之液金

苗苗開成白玉之花正當風冷月明時誰會山青水綠意

快活快活真快活虛空粉碎秋毫末輪迴生死幾千遭這回大死

今方活舊時窠舊潑生涯于今淨盡都掉脫元來爹爹只是爺憎

情懂懂自瓜葛近來彷彿辨西東七七依前四十八如龍養珠心

不忘如鷄抱卵氣不絕又似寒蟬吸曉風又似老蚌含秋月一箇

閑人天地間大笑一聲天地闊

我有明珠光燦燦照破三千大千國觀音菩薩正定心釋迦如來

大圓覺或如春色媚山河或似秋光爽巖壑亦名九轉大還丹又

謂長生不死藥。墻壁瓦礫相渾融。水鳥樹林共寥廓。缺唇石女駕土牛。跛脚木人騎紙鶴。三業三毒雲去來。六根六塵月綽約。此珠價大實難酬。不許巧錐妄穿鑿。若要秘密大總持。寂滅之中閑摸索。幾多衲子聽雷。幾個道人藏尺蠖。茫茫盡向珠外求。不識先天那一着。那一着何須重註脚。杜宇聲隨曉雨啼。海棠夜聽東風落。

烏兔乾坤鼎龜蛇復垢。壇世間無事客。心內大還丹。白虎水中吼。青龍火裏蟠。汞鉛泥藥。斂金木雪花。寒離坎非心。腎東西不肺肝。三旬窮七返。九轉出泥丸。

司馬真人

夫欲修真。先除邪行外事。都絕無以于心。然後內觀正覺。覺一念起。即須除滅。隨起隨滅。務令安靜。雖非的有。貪着浮游。亂想亦盡。滅除晝夜。勤行須臾。不替唯滅。動心不滅。照心但真。虛心不真。有

仙佛詩蹤

卷四

七

心不依一法。而心常住。此法玄妙。利益甚深。

常默元氣不傷。少思慧燭內光不怒。百神和暢。不惱心地。清涼不求。無諂無驕。不執可圓。可方不貪。便是富貴。不苟何懼。君王味絕。靈泉自降。氣定真息。自長。觸則形斃。神游。想則夢離。屍僵。氣漏。形歸。后土念漏。神趨。死鄉。心死。方得神活。魄滅。然後魂強。轉物難窮。妙理應化。不離真常。至精潛于恍惚。大象混于渺茫。造化不知。規準鬼神。莫測行藏。不飲不食。不寐。是謂真人。坐忘。

孫真人

天地之間。人為貴。頭象天。足象地。父母遺體。能寶之。洪範九疇。壽為最。衛生切要。知三戒。大怒。大慾。併大醉。三者若還有一。馬須防損。失真元氣。欲求長生。須戒性火。不出兮。心自定。木還去。火不成。灰人能戒性。還延命。貪慾無窮。忘却精用心。不已。失元神。勞形散盡。中和氣更。

仗何因保此身

怒甚偏傷氣。思多太損神。神疲心易役。氣弱病相縈。勿使悲歡極。常令酒食均。再三防夜醉。第一戒晨噴。亥寢鳴雲鼓。寅晨嗽玉津。妖邪難犯。已精氣自全。真若要無諸病。常常節五辛。安神宣悅樂。惜氣保和純。壽夭休論命。修持本在人。君能尊此理。平地可朝真。

文逸曹仙姑

神是性。今炁是命。神不外馳。氣自定。本來二物。互相親。失却將何為本柄。

重陽祖師

棄了惺惺。學得癡到無。為處無不為。眼前世事只如此。耳畔風雷迴。不知兩脚任從行。處去一靈常與氣相隨。有時四大薰薰醉。借問青天我是誰。

理性如調琴。緊則有斷。慢則不應。緊慢得中。則琴和矣。又如鑄劍。鋼多則折。錫多則卷。鋼錫得中。則劍成矣。

仙佛詩蹤

卷四

八

欲界色界無色界。此三界也。心忘念慮。即超欲界。心忘緣境。即超色界。心不着空。即超無色界。離此三界。神居仙聖之鄉。性在清虛之境矣。

李靖菴

心歸虛寂。身入無為。動靜兩忘。內外合一。到這裡。精自然化。氣氣自然化。神神自然還虛。

無心真人

心田清靜。性地平端。念正身不離。當處神歸。氣復性定。精凝魂魄。混融陰陽。交媾丹田。有寶對境。無心一氣。歸根萬神。朝祖沉沉。默默。捧捧。存存。兀兀。騰騰。綿綿。相續。方是修行底活計。辨道底家風。

石杏林

萬物生皆死元神死復生以神足氣內丹道自然成
心天無點翳性地絕塵飛夜靜月明處一聲春鳥啼

施肩吾

氣本延年藥心爲使氣神能知行氣主便可作真人

張紫陽

含眼光凝耳韻調鼻息絨舌氣是謂和合四象眼不視而魂在肝
耳不聽而精在腎舌不聲而神在心鼻不香而魄在肺四肢不動
而意在脾是謂五氣朝元精化爲氣氣化爲神神化爲虛是謂三

化聚頂

虛無生白雪寂靜發黃芽玉爐火溫溫鼎上飛紫霞

華池蓮花開神水金波淨夜深月正明天地一輪鏡

龍從東海來虎向西山起兩獸戰一場化作天地髓

大道元來一也無若能守一我神居此心鑿若潭心月不滯絲毫

仙佛奇蹤 卷四

九

真自如

水火從來一處居看時覺有竟時無細心調燮文兼武片餉教君

結玉酥

心者神之舍目者神之矚目之所至心亦至焉故內煉之法以目

視鼻以鼻對臍降心火入于氣海功夫只在片餉而已

海上道人

但向起時作還于作處收蚊龍莫放睡雷雨直須休要會無窮火

常觀未盡油夜深人散後唯有一燈留

朱紫陽

靜極而虛如春沼魚動極而吸如百蟲蟄春魚得氣而動其動極
微寒蟲含氣而蟄其蟄無朕調息者須似之綿綿密密幽幽微微
呼則百骸萬竅氣隨以出吸則百骸萬竅氣隨以入調之不廢真
氣從生藥物之老嫩浮沉火候之文武進退皆于真氣中求之鳴

呼盡矣

譚景昇

悲則兩淚辛則兩涕憤則結癭怒則結疽心之所欲氣之所屬無
所不育邪苟爲此正必爲彼是以大人節悲辛誠憤怒得瀨氣之
門所以收其根知元神之囊所以韜其光若蚌內守若石內藏所
以爲珠玉之房

忘形以養氣忘氣以養神忘神以養虛只此忘之一字便是無物
景界六祖云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其謂是歟

魏伯陽

耳乃精竅目乃神竅口乃氣竅若耳逐于聲便精從聲耗而不固
目蕩于色便神從色散而不凝口多言語便氣從言走而不聚安
得打成一片以爲丹塞修行之人若不于此三竅關鍵收拾向裏
無有是處

仙佛奇蹤 卷四

一

今人精從下流烝從上散水火相背不得凝結皆是此心使然心
苟愛念不生此精必不下流心苟忿念不生此烝必不上炎一念
不生萬慮澄微則水火自然交媾矣

陳虛白

混沌生前混沌圓個中消息不容傳壁開竅內竅中竅踏破天中
天外天斗柄逆旋方有象台光返照始成仙一朝撈得潭心月觀
破胡僧面壁禪

夫神與氣精三品上藥煉精成氣煉氣化神煉神合道此七返九
還之妙藥也然產藥有川源採藥有時節制藥有法度入藥有造
化煉藥有火功西南有鄉土名黃庭恍惚有物杳冥有精分明一
味水中金但向華池仔細尋此產藥之川源也垂簾塞兌窒慾調
息離形去智幾于坐忘勸君終日默如愚煉成一顆如意珠此採
藥之時節也天地之先無根靈草一意製度產成至寶大道不離

方寸地功夫細密要行持此製藥之法度也心中無心念中無念
注意規中一炁還祖息綿綿無間斷行行坐坐轉分明此入藥
之造化也清淨藥材密意爲先十二時中炁煉火煎金鼎常教湯
用煖玉爐不使火少寒此煉藥之火功也

採時爲之藥藥中有火焉煉時爲之火火中有藥焉能知藥而收
火則定裏自丹成古詩云藥物陽內陰火候陰內陽會得陰陽理
火藥一處詳此其義也必以神馭氣以氣定息呼吸出入任其自
然專炁致柔含光默默行住坐卧綿綿若存如婦人之懷孕如小
龍之養珠漸採漸煉漸凝漸結工夫純粹打成一片動靜之間更
宜消息念不可起起則火炎意不可散散則火冷但使操舍得中
神炁相抱斯謂之火種相續丹鼎相溫煉之一刻一刻之周天也
煉之一日一日之周天也無子午卯酉之法無晦朔弦望之期聖
人傳藥不傳火之旨盡于此矣

仙佛奇蹤 卷四

丘長春

青天莫起浮雲障雲起青天遮萬象萬象森羅鎮百邪光明不顯
邪魔旺我初開廓天地清萬戶千門歌太平有時一片黑雲起九
竅百骸俱不寧是以長教慧風烈三界十方飄蕩徹重散虛空體
自真自然現出家家月月下方堪把笛吹一聲響亮振華表驚起
東方玉童子倒騎白鹿如星馳縱橫自在無拘束心不貪榮身不
辱閑唱壺中白雪歌靜調世外陽春曲我家此曲皆自然管無孔
兮琴無絃得來驚覺浮生夢晝夜清音滿洞天
炁無升降息定謂之真鉛念無生滅神凝謂之真汞息有一毫之
不定形非我有散而歸陰非真鉛也念有一毫之不澄神不純陽
散入鬼趣非真汞也

翠玄真人

煉氣徒施力存神枉用功豈知丹訣鈔鎮日翫真空

玉液滋神室金胎結氣樞只尋身內藥不用檢丹書
火煉元無核交梨豈有查終朝行火候神水灌金花
神氣歸根處身心復命時這般真孔竅料得少人知
萬籟風初起千山月正圓急須行正令便可運周天
雲散海棠月春深楊柳風阿誰知此意舉目問虛空

紫霞山人

丹即筌筌道即魚忘筌得道證空虛莫堅守抱無爲一撲碎虛空
一也無鈔有靈光常赫赫含合法界自如如隨緣應感常清淨九
載金剛不壞軀

抱一子

耳不聽則坎水內澄目不視則離火內營口不言則兌金不鳴三
者既閉則真人遊戲于其中

陳泥丸

仙佛奇蹤 卷四

三

修仙有二等煉丹有三成上品丹法以身爲鉛以心爲汞以定爲
水以慧爲火在片餉之間可以凝結成胎中品丹法以氣爲鉛以
神爲汞以午爲火以子爲水在百日之間可以混成象下品丹
法以精爲鉛以血爲汞以腎爲水以心爲火在一年之間可以融
結成功

李道純

真鉛真汞大丹頭採取當平罔所求有作有爲終有累無求無執
便無憂常清常淨心珠現忘物忘機命實周動靜兩途無窒碍不
離常處是瀛洲

三元大藥意心身著意心身便係塵塵調息要調真息息煉神須煉
不神神頌忘物我三花聚猛棄機緣五氣臻八達四通無罣碍隨
時隨處闡全真

性天大察長根塵理路多通增業識聰明智惠不如愚雄辯高譚

爭似嘿絕慮忘機無是非隱耀含華遠聲色一念融通萬慮澄三
心剔透諸緣息帝觀三教聖人書息之一字最簡直能于息上做
工夫爲佛爲仙不勞力息緣返照禪之機息心明理儒之極息氣
疑神道之玄三息相須無不克

天來子

欲撈北海波心月先轉南山嶺上雲若也有人知此意便堪飛鳥
見元君

半輪月照西江上一箇鳥飛北海頭月落鳥飛尋不見廣寒宮內
倒騎牛

玄乳之門鎖日開中間一竅混靈臺無闕無鎖無人守日月東西
自往來

採藥要明天上月修行須識水中金月無庚氣金無水縱有真鉛
枉用心

仙佛奇蹟 卷四

十一

無夢子

身爲車兮心爲軾車動軾隨無計息交梨火棗是誰無自是不除
荆與棘

身爲客兮心爲主主人平和客安處若還主客不安寧精神管是
辭君去

龍眉子

溟津無光太極先風輪激動產真鉛都因靜極還生動便自無涯
作有邊一氣本從虛裏兆兩儀須信定中旋生生化化無窮盡幻

紫虛了真子

乾坤橐籥鼓有數離坎刀圭採有時鉛龍升兮汞虎降龜蛇上下
兩相持天上日頭地下轉海底蟬娟天上飛乾坤日月本不運皆

因斗柄轉其機人心若與天心合顛倒陰陽只片時虎龍戰罷三

田靜拾取玄珠種在泥黃婆媒合入中宮嬰兒姪女相追隨年中
用日日用時刻裏工夫妙更奇暗合斗牛共歡會天機深遠少人
知

登壇子

抱元守一遁玄寂惟精惟一明聖教太玄真一復命關是知一乃
真常道休言得一萬事畢得一持一保勿失一徹萬融天理明萬
法歸一非奇特始者一無生萬有無有相資可長久誠能萬有歸
一無方會面南觀北斗至此得一復忘一可與造化同出設若
執一不能忘大似癡猶守空窟三五混一一返虛返虛之後虛亦
無無無既無湛然寂西天鬍子沒鬚鬚今人以無喚作茫然蕩頑
空涉畏途今人以一喚作一偏枯苦執空費力不無之無若能會
便于守一知無一一無兩字盡掀翻無一先生大事畢

仙佛奇蹟 卷四

十二

傳傳是妄傳不曾修福始焉得有禍先不益便無損不變豈能遷
莫看嘆和喜何愁速與遲不作善因果那得惡姻緣打開入我網
跳出是非圈休思今世後放下未生前既無塵俗累何憂業火煎
有無俱不立虛實任相連來去渾忘却生死何預馬機來一碗飯
渴則半甌泉興來自消遣困去且打眠達者明此義休尋天外天
見前赤灑灑末後亮娟娟

導引法

閉目冥心坐握固靜思神叩齒三十六兩手抱崑崙左右鳴天鼓
二十四度聞微擺撼天柱赤龍攪水津漱津三十六神水滿口勻
一口分三嚥龍行虎自奔閉氣搓手熱背摩後精門盡此一口氣
想火燒臍輪左右轉轉兩脚放舒伸又手雙虛托低頭拔足頻
以候逆水上再嗽再吞津如此三度畢神水九次吞嚥下汨汨響
自脉自調勻河車搬運訖發火逼燒身邪魔不敢近身寐不能昏

寒暑不能入穴病不能過子午午前作造化合乾坤連環次第轉
八卦是良因

仙佛奇蹤卷四

十五

釋迦牟尼佛



仙佛奇蹟卷五 釋迦牟尼佛

佛姓刹利初生時放大智光明照十方世界地湧金蓮華自然捧
雙足分手指天地作獅子吼聲即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也
年十九出家於檀特山中修道至穆王三年明星出時成佛號天
人師時年三十矣既而於鹿野苑中轉□□□輪而論道說法住
世四十九年後以清□□□付弟子摩訶迦葉授以偈言云法本
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爾時至拘尸那城
娑羅雙樹下右脇累足泊然冥寂時穆王五十二年二月十五日

摩訶迦葉尊者



仙佛奇蹟卷五 摩訶迦葉尊者

尊者姓婆羅門嘗為鍛銀師善明金性使其柔伏先是四眾為毗
婆尸佛起塔塔中像面金色缺壞時有貧女將金珠往金師所為
飾佛面因共發願願我二人為無姻夫妻由是因緣九十一劫身
皆金色後生中天摩竭陀國婆羅門家名曰迦葉彼此云飲光勝
尊蓋以金色為號也緣是志求出家冀度諸有受清淨法眼於世
尊嘗結集於耆闍崛山資鉢羅國因阿那比丘多聞總持有大智
慧乃以偈授之法本來法無法無非法何於一法中有法有不
法說偈已乃持僧伽製衣入雞足山俟慈氏下生時周孝王五年

師子比丘尊者



仙佛奇蹤 卷五 師子比丘尊者

三

尊者姓婆羅門得法遊方至罽賓國有波利迦者本習禪定來謁尊者尊者曰仁者習定胡當來此既至於此胡云習定曰我雖來此心亦不亂定隨人習豈在處所尊者曰仁者既來其習亦至既無處所豈在人習曰定習人故非人習定我雖來此其定常習尊者曰人非習定定習人故當自來時其定誰習波迦利聞言屈服尊者方求法嗣有長者引一子來問曰此子名斯多當生便奉左手迤長未舒願尊者示其宿因尊者即以手接曰可還我珠重子遽開手奉珠衆皆驚異長者遂捨其子出家尊者即與受具且示偈云正說知見時知見俱是心當心即知見知見即在今說偈畢乃以僧伽梨衣密付斯多宴然而寂時魏齊王二十七年

優波鞠多尊者



仙佛奇蹤 卷五 優波鞠多尊者

四

尊者姓首陀十七出家二十證果隨方行化至摩突羅國度者甚衆由是摩宮震動波旬恐怖迷竭其魔力以善正法一日伺尊者入定密持瓔絡糜之於頸及尊者出定乃取人狗蛇三屍化為花髮頓言慰諭波旬曰汝與我瓔絡吾以花髮相酌波旬大喜引頸受之即變為三種臭屍虫蛆穢爛波旬大生憂惱竭已神力不能解脫乃氣盡懺悔誓不燒害佛道尊者乃曰若然汝可口自唱言歸依三寶魔王合掌三唱花髮悉除乃踊躍作禮而去尊者在世化導最多每度一人以一籌置于石室其室盡皆充滿最后有一長者子名曰香來禮尊者志求出家尊者曰汝身出家心出家答曰我來出家非為身心尊者喜即以偈授之云心自本來心本心非有法有法有本心非心非本法說已乃踊身虛空呈十八變然後踟躕而逝時平王三十一年



婆須密尊者

仙佛奇蹤 卷五 婆須密尊者

五

尊者姓頗羅隨常服淨衣執酒器游行里閤或行或嘯人謂之狂
及遇彌迦迦尊者宣如來往誌遂投器出家授法行化至迦摩羅
國遇一智者自稱我名佛陀難提今與師論義師曰仁者論即不
義義即不論若擬論義終非義論難提欽伏即曰我願求道沾甘
露味師遂授以如來正法乃說偈曰心同虛空界示等虛空法證
得虛空時無是非無法說已即入慈心三昧示涅槃相時定王十
九年



佛陀難提尊者

仙佛奇蹤 卷五 佛陀難提尊者

六

尊者姓瞿曇氏頂有肉髻辯捷無礙行化至提伽國城毗舍羅家
遇一長者出致禮問何所須尊者曰我求侍者曰我有一子名伏
陀蜜多年已五十口未能言足未能履尊者曰此子昔曾遇佛悲
願廣大慮父母愛情難捨故不言不履耳其子聞言遽起禮拜長
者乃令受戒出家師因以如來正法囑令行持且授偈云虛空無
內外心法亦如此若了虛空故是達真如理說已即現神變却復
本生儼然冥寂即景王十二年

伏獸蜜多尊者



仙佛奇蹤 卷五 伏獸蜜多尊者

七

尊者姓毗舍羅既受佛陀難提付屬遂至中印度行化時有長者香蓋携一子來禮尊者曰此子處胎六十年因號難生曾會一仙者謂此兒當為法器今遇尊者欲令出家尊者即與落髮受戒羯磨之際祥光滿座仍感舍利三五粒現前自此精進忘疲師乃付以如來正法眼藏且授偈曰真理本無名因名顯真理受得真寶法無真亦無偽付法畢即入滅盡三昧眾以香油旃檀闍維真體收舍利建塔於那爛陀寺即敬王三十五年也

般若多羅尊者



仙佛奇蹤 卷五 般若多羅尊者

八

尊者東印度人既得法行化至南印度彼國王崇奉佛乘施以無價寶珠時王有三子尊者欲試其所得乃以施珠問曰此珠圓明有能及否其長子二子皆曰此珠七寶中尊固無踰也獨第三子菩提多羅曰此是世寶未足為上於諸寶中法寶為上此是世光未足為上於諸光中智光為上若明是寶寶不自寶若辯是珠珠不自珠尊者歎其辯慧乃復問曰於諸物中何物無相曰於諸物中不起無相尊者知是法嗣乃以如來正法眼囑付且示一偈云心地生諸種因事復生理果滿菩提圓華開世界起付法已即於座上舒左右手各放光明二十七道化火自焚空中舍利如兩時宋孝武帝大明元年也

馬鳴尊者



仙佛奇蹤 卷五

馬鳴尊者

九

尊者既受法於夜奢尊者即至華氏國轉妙法輪忽有老人仆地
不見俄從地湧出一金色人復又化為女子而去師曰將有魔來
與吾校力有頃風雨暴至天地晦冥空中忽現一大金龍奮發威
神震動山岳師儼然於坐魔事隨滅經七日有一小虫潛形坐下
師以手取之示眾曰此乃魔之所變盜聽吾法耳乃放之令去且
告之曰汝皈依三寶即得神通魔遂復本形作禮懺悔師曰汝名
誰耶有何神力答曰我名迦毗摩羅能化巨海師曰汝能性海否
曰何謂性海師曰山河大地三昧六神皆由茲發現迦毗摩羅聞
言悟心遂求剃度師乃以如來正法付之且示偈云隱顯即本法
明暗元無二今付悟了法非取亦非離偈已即挺身空中如日輪
相然後示滅即顯王三十七年

迦毗摩羅尊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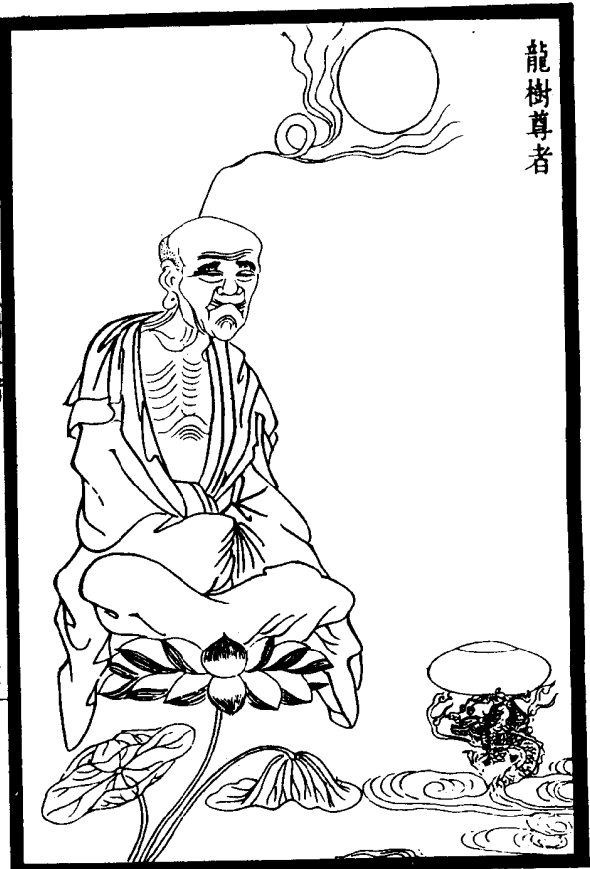
仙佛奇蹤 卷五

迦毗摩羅尊者

十

尊者初為外道有徒三千後於馬鳴尊者得法領徒至西印度彼
有太子名雲自在仰尊者名請曰今我國城之北有大山馬山中
有一石室師可禪寂於此否尊者曰諾即入彼山行數里逢一大
蟒盤繞師身師因與受三皈依蟒聽訖而去將至石室遇一老人
合掌問訊因告曰我昔為比丘因自起嗔恨墮為蟒身住是窟中
今已千載適聞尊者法戒故來謝耳尊者問曰此山更有何人棲
止曰北去十里有大樹蔭覆五百龍眾其樹王名曰龍樹嘗為龍
眾說法尊者遂與徒眾詣彼龍樹見尊者默念曰此師得決定性
明道眼否是大聖繼真乘否師曰汝雖心語吾已意知但辦出家
何憂不聖龍樹謝與五百龍眾俱受戒焉尊者因授以偈云非
隱非顯法說是真實際悟此隱顯法非愚亦非智付法已即現神
變化火焚身時報王四十一年

龍樹尊者



仙佛奇蹤卷五

龍樹尊者

十一

尊者受法於毗羅尊者後至南印度彼國之人多信福業聞尊者說法私相謂曰人有福業世間第一徒言佛性誰能見之尊者乃於地上湧出白蓮座現自在身如滿月輪一切眾唯聞法音不親法相唯眾中有一長者子名迦那提婆謂眾曰識此相否眾曰目所未親安能辨識提婆曰此是尊者現佛性體相以示我等蓋以無相三昧形如滿月佛性之義廓然虛明言訖輪相即隱彼眾感悟咸願出家以求解脫尊者即為剃髮授戒最後乃告弟子迦那提婆曰如來大法今當付汝聽吾偈言為明隱顯法方說解脫理於法心不證無真亦無喜付法已即入月輪三昧凝然圓寂時始皇三十五年也

羅摩羅多尊者



仙佛奇蹤卷五

羅摩羅多尊者

十二

尊者授法於迦那提婆尊者行化至室羅筏城有河名曰金水中流忽見五佛影尊者告眾曰此河之源凡五百里有聖僧伽難提居於波處語已即領眾沂流而上至彼見僧伽難提安坐入定尊者與眾伺之經三七日方從定起尊者問曰汝身定耶心定耶曰身心俱定尊者曰身心俱定何有出入曰雖有出入不失定相如金在井金體常寂尊者曰若金在井若金出井金無動靜何物出入曰言金動靜何物出入謂金出入金非動靜尊者曰若金在井出者何金若金在井出者何物曰仁者師於何聖尊者曰我師迦那提婆曰稽首提婆師而出於仁者仁者無我故我欲師仁者尊者曰我已無我故汝須見我我汝若師我故知我非我我難提心意豁然即求度脫尊者曰汝心自在非我所繫語已即付法眼偈云於法實無證不取亦不離法非有無相內外云何起說偈後宴坐歸寂即漢武帝二十八年也



僧迦難提尊者

仙佛奇蹤卷五

僧迦難提尊者

三

尊者室羅筏城國王王子也生而能言七歲即厭樂事懇求出家父母固止之遂終日不食父母乃命禪利多為之師一夕天光下屬尊者見一路坦平不覺徐行約十里許至一大岩前有石窟焉遂燕寂於中經十年尊者得法受記遂行化至摩提國見山舍一童子持圓鑑直造尊者前尊者問汝幾歲耶曰百歲尊者曰童子何言百歲曰我不理會正百歲耳尊者曰汝善機耶曰佛言人生百歲不會佛機未若生一日而得決了之尊者曰汝手中鑑當何所表曰諸佛大圓鑑內外無瑕翳兩人同得見心眼皆相似尊者曰繼吾道者非子而誰即付法偈云心地本無生因地從緣起緣種不相妨華菓亦復爾說偈已即攀樹而化時漢昭帝十三年



伽邪舍多尊者

仙佛奇蹤卷五

伽邪舍多尊者

四

尊者姓鬱頭藍初其母夢大神持鑑因而有娠凡七日而誕肌體瑩若琉璃未嘗洗沐自然香潔幼好清淨嘗持鑑出遊遇難提尊者得度領徒至大月氏國見婆羅門舍有異氣尊者直入舍主鳩摩羅多問是何徒眾尊者曰是佛弟子羅多聞佛號心神竦然即時閉戶尊者自扣其門羅多曰此舍無人尊者曰答無者誰羅多知是異人遂開闢延接尊者因授法說偈云有種有心地因緣能發萌於緣不相礙當生生不生付法已踴身虛空化火光三昧自焚其身時漢成帝二十年

鳩摩羅多尊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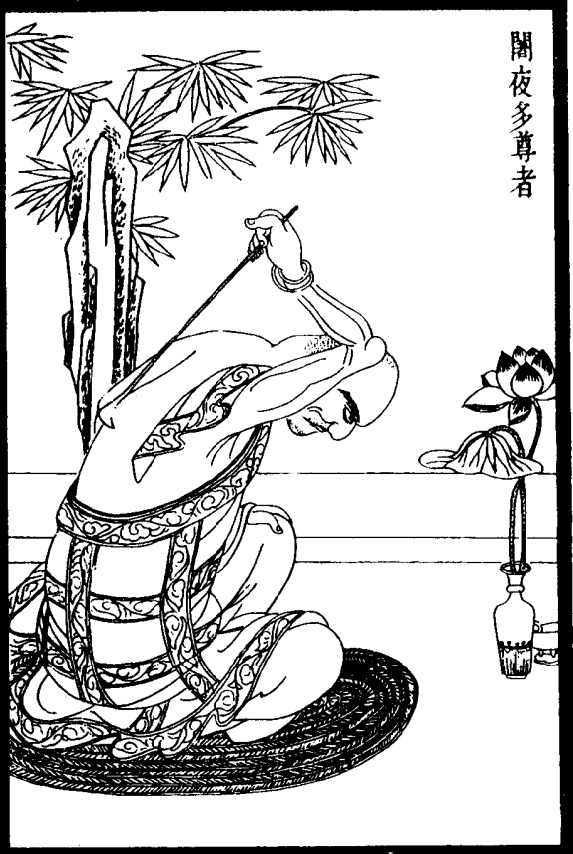


仙佛奇蹤卷五 鳩摩羅多尊者

十五

尊者生大月氏國婆羅門之子得道行化至中天竺國有大士名
闍夜多問曰我家素信三寶而嘗業瘵疾鄰家久為旃陀羅行而
身常勇健彼何幸而我何辜尊者曰善惡之報有三時焉縱經百
千萬劫亦不磨滅夜多聞語乃釋所疑尊者汝雖已信三業而未
明業從惑生惑因識有識從心起心本清淨無生滅無造作無報
應寂寂然靈靈然一切善惡有為無為皆如夢幻夜多領旨即發
宿慧懇求出家尊者曰吾今寂滅汝當紹行化迹乃授偈曰性上
本無生為對求人說於法既無得何懷決不決言訖即以指爪面
如蓮花放出大光明而入寂滅時新室十四年也

闍夜多尊者



仙佛奇蹤卷五 闍夜多尊者

十六

尊者北天竺國人智慧淵沖化導無量後至羅閱城敷揚頓教彼
有學眾唯尚辯論為之首者名婆修盤頭尊者將欲度之乃問彼
眾曰此徧行頭陀可得佛道乎苦行歷於塵劫皆虛妄之本耳眾
曰尊者蘊何德行而譏我師尊者曰我不求道亦不顛倒我不禮
佛亦不輕慢我不知足亦不貪欲心無所希名之曰道時徧行聞
言歡喜讚嘆尊者復告之曰吾適對眾抑挫仁者得無恨乎徧行
曰如飲無上甘露而反生熱惱耶唯願大慈以妙道垂誨尊者曰
汝久植眾德當繼吾宗聽吾偈言言下合無生同於法界性若能
如是解通達事理竟付法已即奄然歸寂時後漢明帝十七年

鶴勒那尊者



仙佛奇蹤卷五

鶴勒那尊者

七

尊者姓婆羅門年七歲遊行聚落親民間淫祠乃入廟叱之曰汝妄興福福幻惑斯民傷害實多言訖廟貌忽然頽壞由是鄉里稱爲聖子行化至中印度彼國王崇信佛道尊者爲說正法次忽見二人排衣來拜王問曰此何人也尊者曰此是日月天子吾首曾爲說法故來謝耳良久不見唯聞異香王意欣然時有師子歸依尊者而問曰我欲求道當何用心尊者曰無所用心曰旣無用心誰作佛事尊者曰汝若有用卽非汝心汝若無作卽是佛事師子聞言領悟尊者乃以法眼付囑護持且授偈云認得心性時可說不思議了了無可得得時不說知言訖現十八變而歸寂



菩提達磨尊者

仙佛奇蹟 卷六

菩提達磨尊者

尊者姓利帝本名菩提多那後遇般若多羅尊者改號達磨師
 恭稟教義服勤左右垂四十年未嘗廢缺迨尊者願世遂演化本
 國遠近學者靡然向風經六十餘載度無量眾時值異見王輕毀
 三寶師知氣息彼德薄當何救之因命其徒波羅提往彼說法異
 見王怒而問曰何者是佛曰見性是佛王曰師見性否曰我見佛
 性王曰性在何處曰性在作用王曰是何作用波羅提即說偈云
 在胎為身處世為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譚論在
 手執捉在足運奔邁現俱該法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
 不識喚作精魂王聞偈領悟乃悔前非因問曰仁者智辨當師何
 人答曰即大王叔菩提達磨也王聞驚駭遽敕近臣特加迎請師
 即隨使而至為王懺悔前非王因泣謝師訓欽崇三寶一日師念
 行化時至乃辭祖塔別王而行王乃具大舟率臣僚送至海孺師
 汎重溟凡三週寒暑達於南海寶梁普通八年也廣州刺史蕭昂

表聞武帝遣使迎請至金陵帝問曰朕造寺寫經不可勝紀有何
 功德師曰此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帝曰如何
 是真功德師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帝又曰
 如何是聖諦第一義師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師曰不識帝
 不領悟師知機不契合潛回江北寓止於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
 終日默然人莫之測謂之壁觀時有僧神光者博覽羣書善談玄
 理聞師住止少林乃躬往參承師終面壁無語一夜天大雨雪光
 堅立不動暹明積雪過膝師憫而慰問之然終無悔言光乃潛取
 利刀自斷左臂置於師前師知是法器因與易名曰慧可光曰諸
 佛法印可得聞乎師曰諸佛法印匪從人得光曰我心未寧乞師
 與安師曰將心來安光曰覓心了不可得師曰與汝安心竟師居
 少林九年欲西返天竺乃命門人曰時將至矣汝等試各言所得
 時門人道副曰如我所見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為道用師曰汝

仙佛奇蹟 卷六

二

得吾皮尼總持曰我今所解如慶喜見阿閼佛國一見更不再見
 師曰汝得吾肉道育曰四大本空五陰非有而我見處無一法可
 得師曰汝得吾骨最後慧可禮拜後依位而立師曰汝得吾髓乃
 以如來正法眼囑授慧可示以偈云吾本來茲土傳教救迷情一
 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說已端居而逝即後魏孝明帝大和十九
 年其徒為之葬熊耳山起塔於定林寺後二年魏末雲雲使西域
 迴遇師於葱嶺見手携隻履翩翩獨逝雲問師何往師曰西天去
 雲茫然別師迨孝莊即位雲具奏其事帝令啟墳視之惟見空棺
 一隻革履存焉舉朝驚異奉詔取遺履供養於少林寺後為人竊
 住五臺華嚴寺今不知所在矣

仰山慧寂禪師



仙佛奇蹤卷六 仰山慧寂禪師

三

師姓葉氏年十五欲出家父母不許師斷二指跪致父母前誓求
正法以答劬勞遂依南華寺通禪師落髮遊方初謁耽源已悟玄
旨後參僞山漸入堂奧嘗見桃花有會一日述偈云三十年來尋
劍客幾逢落葉幾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求不疑祐師
覽畢詰其所悟與之符契乃謂曰從緣悟道善自護持一日隨僞
山開田師問曰這頭恁的低那頭恁的高祐曰水能平物但以水
平師曰水亦無憑但高處高平低處低平耳祐然之師問香嚴弟
近日見處何如曰某甲卒說不得乃呈偈云去年貧未是貧今年
貧始是貧去年無卓錫之地今年錫也無師曰汝得如來禪未得
祖師禪師盤桓僞山前後十五載凡有語句學徒無不嘆服後遷
止仰山徒眾益盛接機利物為禪宗標準年七十七抱膝而逝於
韶州東平山臨終有偈云我年七十七老去是今日任性自浮沉
兩手抱雙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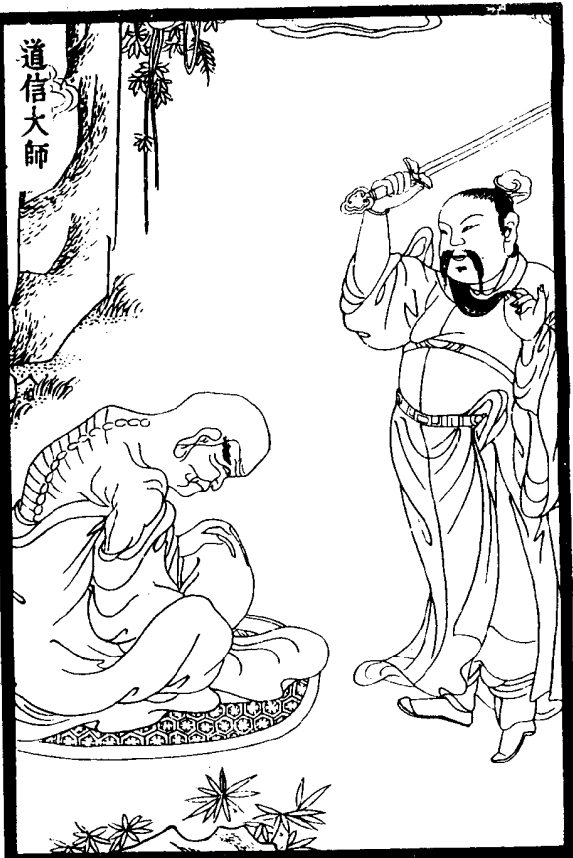
僧璨大師



仙佛奇蹤卷六 僧璨大師

四

大師初以白衣謁二祖既受度傳法遂隱於舒州皖公山積十餘
載時人無有知者至隋開皇間有少彌道信者年方十四來禮師
曰願和尚慈悲乞與解脫法門師曰誰縛汝曰無人縛師曰既無
人縛何更求解脫信於言下大悟服勞九載師屢試以玄微知其
緣熟乃付以法衣且授偈云華種雖因地從地種華生若無人下
種華地盡無生授偈畢復適羅浮山優游二載却旋舊址逾月士
民奔趨大設檀供師為四眾魔宣心要訖於法會大樹下合掌而
終即隋煬帝大業二年也



道信大師

仙佛奇蹤卷六 道信大師

五

大師姓司馬氏生而超異幼慕空宗既嗣祖法攝心無寐脇不至席者六十年住破頭山學侶雲臻一日住黃梅路逢一小兒骨相奇秀師異之問曰子何姓曰姓卽有不是常姓師曰是何姓曰是佛性師曰汝無性耶曰性空故師知是法器卽詣其父母所乞令出家父母以宿緣故殊無難色遂捨爲弟子師乃以衣法授之後貞觀中太宗嚮師道味詔付京師上表遜謝前後三返竟以疾辭上復命使至曰如果不起卽取首來師乃引頸就刃顏色不變使異之回以狀聞帝乃賜珍糴以遂其志迄高宗時一日忽謂門人曰汝等各自護念流化將來言訖端坐而逝

破竈隨和尚



仙佛奇蹤卷六 破竈隨和尚

六

師不稱名氏言行叵測隱居嵩嶽山塢有廟甚靈中唯一竈遠邇祭祀烹殺甚多師一日領侍僧入廟以杖敲竈三下云咄此竈只是泥瓦合成聖從何起靈從何來恁麼烹殺物命言訖又擊三下竈乃傾墮故遂稱破竈隨和尚須臾有一人戴冠大帶忽然投拜師前師曰伊是何人曰我是此廟竈神久受業報今蒙師說無生得脫此處生在天上故特來謝師曰是汝本性何謝之有神再作禮而沒侍衆問曰某等久侍左右未蒙明訓竈得何旨便爾生天師曰我只道本是泥瓦合成別也無甚道理侍衆不會師曰本有之性爲甚不會侍衆遂禮拜師曰破也破也墮也墮也又僧問如何是修善行人師曰檢鎗帶甲又問如何是作惡行人師曰修禪入定僧曰某甲淺機請師直指師曰汝問我惡惡不從善汝問我善善不從惡良久又曰會麼曰會師曰惡人無善念善人無惡心所以道善惡如浮雲俱無起滅處其僧從言下大悟一日持鏡自

照頌曰鏡凹令人瘦鏡凸令人肥不知打破鏡還我舊面皮後竟不知所終

仙佛奇蹤 卷六

七



慧能大師

仙佛奇蹤 卷六 慧能大師

八

師姓盧其先范陽人家甚貧窶師樵采自給一日負薪入市中聞
 客讀金剛經遂悚然感悟矢志尋師至韶州遇女尼無盡藏者誦
 涅槃經師暫聽隨卽爲解說其義尼乃執卷問字師曰字卽不識
 義卽請問尼曰字尙不識安能會義師曰諸佛妙理非關文字尼
 大異之通告居人競來瞻禮一日師自念曰我求大法豈可中道
 而止明日遂行至昌樂西山石室遇智遠禪師指示參謁黃梅師
 竟往焉忍大師一見默而識之授以衣法令隱於懷至儀鳳元年
 屆南海遇印宗禪師講經於法性寺師止廊廡聽受入夜風颯刺
 幡二僧對論一云風動一云幡動往復耐答未嘗契理師不覺言
 曰風幡非動動自心耳印宗悚然異之遷師入室執弟子禮乃告
 拜明年二月韶州刺史韋據請於大梵寺轉妙法輪門人紀錄目
 爲壇經盛行於世後返曹谿雨大法雨學者不下千數中宗神龍

元年遣內侍薛簡馳詔迎請師上表辭謝薛簡曰弟子回朝主上必問願慈悲指示心要如何明道師曰道無明暗明暗亦是代謝之義明明無盡亦是有盡相侍立名簡曰明喻智慧暗况煩惱倘不以智慧照破煩惱無始生死憑何出離師曰以智慧照煩惱此是二乘小兒羊鹿等智上智大根悉不如是簡曰如何是大乘見解師曰明與無明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實性性者處凡愚而不滅在賢聖而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在中間不在內外不生不滅性相如如常住不遷名之曰道簡豁然大悟歸闕表奏師語加賜摩納袈裟絹鉢等物師說法利生經四十餘載一日謂門人曰吾欲返新州立速理舟楫大眾哀請乞師少住師曰諸佛出世猶示涅槃有來必去理亦自然言訖往新州國恩沐浴踟躕而化異香襲人白虹屬地時先天二年也



師姓韋氏十九學通經史尋閱大典曉達真空一日歎曰儒道世典非究竟法般若真觀出世舟航遂投師落髮入牛頭山北岩石室中止焉時有百鳥啣花之異唐貞觀中四祖遙觀星氣知此山有奇異之人遂往尋訪見師端坐石上曾無所顧祖問曰在此何為師曰觀心祖曰觀是何人心是何物師無對便起作禮祖亦因止山後一小庵中朝夕以法要授之後祖復返雙峰山終老師自此法席曰盛徒衆乏賴師親詣丹陽緣化去山八十里躬負米一石八斗朝出暮還供僧三百一日講般若經於建初寺聽者雲集山岳爲之震動後終於寺中百鳥哀號不止寺前四大桐樹仲夏忽爾凋落時顯慶二年也



古靈神讚禪師

仙佛奇蹤 卷六

古靈神讚禪師

十一

師本姓陳生而狀貌奇偉頂骨山立聲若洪鐘幼入大中寺聽習律乘書念徒自勤苦而未聞玄秘乃孤錫遠遊行脚四方後遇百丈開悟始回本寺受業師問曰汝行脚數年得何事業曰並無事業遂遣執役一日其師澡浴命師去垢師乃拊背曰好座佛殿而佛不靈其師回首視之師曰佛雖不靈却會放光又日其師窗下看經蠅子投窗鑽紙求出師曰世界如許空闊却不肯出乃鑽故紙其師置經問曰汝遇何人發言屢異師曰某甲象百丈和尚指箇歇處今欲舉報慈德耳乃登座舉唱百丈門風曰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即如汝等諸人還識無聲三昧否衆曰不識師曰汝但靜聽莫別思惟衆皆側耳師乃儼然順寂



趙州從諗禪師

仙佛奇蹤 卷六

趙州從諗禪師

十二

師姓郝氏童時卽於本州扈通院從師披剃便抵池陽參南泉偃息而問曰近離甚麼處師曰近離瑞像曰還見立瑞像麼師曰不見立瑞像只見卧如來曰汝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師曰有主曰主在甚麼處師曰仲冬嚴寒伏惟和尚珍重南泉器之師復問曰如何是道泉曰平當心是道師曰還可趨向否泉曰擬向卽乖師曰不擬如何知是道泉曰道無知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是眞悟猶如太虛廓然何得強名是非師言下開悟乃往嵩岳納戒却返南泉一日將遊五臺有僧作偈留之云何處青山不道場何須策杖禮清涼雲中縱有金毛現正眼觀時非吉祥師云作麼生是正眼僧無對一日師掃地次有僧問云善知識爲甚麼有塵師曰塵從外來又僧問云清淨伽藍爲甚麼要掃師曰又加一點也院中有石幢子被風吹折僧問陀羅尼幢子作凡去作佛去師曰也不作凡亦不作佛僧曰畢竟作甚麼師曰落地去也有僧問

云如何是學人自己事師曰喫粥了也未僧云喫粥也師曰洗鉢去僧忽然大悟又僧問云久響趙州石橋到來只見掠狗師曰汝只見掠狗不見石橋僧云如何是石橋師曰過來過來其僧亦豁然師壽一百二十終於乾寧四年

仙佛奇蹤 卷六

三

南岳懷讓禪師



仙佛奇蹤 卷六

南岳懷讓禪師

四

師姓杜氏年十五往荊州玉泉寺依弘景律師出家受具習毘尼藏一日慨然直詣曹給參六祖祖問甚麼處來曰嵩山來祖曰將甚麼物來曰說是一物即不中祖曰還可修證否曰修證即不無污染即不得祖曰即此不污染諸佛所護念汝能如是吾亦如是師豁然契會執侍一十五載開元中住衡岳般若寺居焉有沙門道一住傳法院常日坐禪師往問曰大德坐禪圖箇甚麼一日圖作佛師乃取一磚磨於庵前石上一日磨磚作甚師曰作鏡一日磨磚豈得成鏡師曰磨磚既不成鏡坐禪安能成佛耶一日如何即是師曰如牛駕車車不行打車即是打牛即是一因禮拜請問曰如何用心即合無相三昧師示一偈云心地合諸種遇澤悉皆萌三昧華無相何壞復何成師有入室弟子六人一一印可之天寶三年圓寂於衡岳



江西道一禪師

仙佛奇蹟 卷六 江西道一禪師

五

師姓馬氏容貌奇偉牛行虎視引舌過鼻足下有二輪文幼歲受具於渝州圓律師開元中習禪定於衡岳遇讓和尚傳法密受心印講法於開元精舍四方學者雲集座下師乃謂眾曰汝等各信自心是佛無事他求有僧問和尚為何說師曰汝等信小兒啼僧曰啼止時如何師曰非心非佛罷居士問如水無筋骨能勝萬斛舟此理何如師曰我這裏無水亦無舟說甚麼筋骨洪州廉使問曰弟子喫酒肉耶是不喫耶是師曰若喫是中丞祿不喫是中丞福師入室弟子凡一百三十九人各為一方宗主傳化無窮貞元四年登建昌石門山見洞壑平坦忽謂侍者曰吾得歸所矣言訖而回即伽趺入滅



石鞏惠藏禪師

仙佛奇蹟 卷六 石鞏惠藏禪師

六

師生而膂力過人以弋獵為事一日逐群鹿過馬祖庵前祖因逆之藏問祖見鹿否祖曰汝是何人曰獵者祖曰汝解射否曰解射祖曰汝一箭射幾箇曰一箭射一箇祖曰汝不解射我却一箭射一羣曰彼此是命何用射他一羣祖曰汝既知此何不自射曰若教某甲自射即無下手處祖曰這漢曠劫無明煩惱今日頓息藏即毀棄弓箭自以刀截髮投祖出家一日作務回祖曰作什麼來曰收牛來祖曰作麼生收曰一迴入草去便把鼻拽來祖曰子真牧牛者後遊洛陽回至唐州見一山殊勝詢及土人乃云此紫玉山也師因陟其巔見一方石瑩然紫色嘆曰真紫玉也遂緝茅構舍而棲焉

〇二九 一七

222

智威禪師



仙佛奇蹤 卷六 智威禪師

十七

師姓華氏身長七尺六寸智勇過人爲隋中郎將唐武德中乃乞身出家入舒州皖公山從寶月禪師爲弟子一日宴坐谷中忽山水瀑漲師怡然不動山水自退師平生惟用一衲一鎗終老不易有供僧穀二廩盜者窺伺虎爲守之時縣令張遜詣山謁師問師曰徒從幾何師曰二三人遜曰何在師以拂子擊禪牀三聲二虎咆哮而出遜作驚怖狀師遂指之便去又有昔同從軍二人聞師隱遁乃共入山訪之既見因謂曰卽將在耶師曰我在欲醒君狂正發夫嗜色淫聲貪榮冒寵流轉生死何由自由二人感嘆而去儀鳳二年遷住石頭城示滅顏色不變屈伸如生室有異香經旬不散

嵩嶽元珪禪師



仙佛奇蹤 卷六 嵩嶽元珪禪師

十八

師姓李氏幼歲出家君昆尼無懈後謁安國禪師印以眞宗頓悟玄旨遂卜廬於嶽之麗塢一日有異人者裁冠袴褶而至從衛甚多師觀其形貌非常乃問之曰仁者胡來答曰師寧識我耶師曰吾觀佛如衆生等豈生分別耶曰我乃嶽神也能生死人師安能以一目視之師曰吾本不生汝焉能死吾視身與空等視吾與汝等汝能壞空與汝乎神大感悟乃曰今欲効我所能奉報慈德不知師果何欲師曰吾觀身無物觀法無常更欲何事神曰佛亦使神護法師寧墮佛耶師不得已而言曰北岫多樹然非屏擁汝能移植東嶺乎神曰敬聞命矣卽作禮騰空而去入夜果暴風吼雷奔雲震電山嶽搖動及旦和霽則北巖松枯盡移植東嶺矣師謂衆曰吾沒後無令外知使人謂我爲妖以開元四年示滅若委蛻焉

香巖智閑禪師

仙佛奇蹟 卷六

香巖智閑禪師

十九



師自幼厭俗慕道喜誦諸經依偽山禪會祐和尚知是法器乃激
 之曰吾不問汝平生卷冊上記得者汝未出胞胎未辨東西時本
 分事試道一句來師懵然無對沉吟久之進數語祐皆不許師曰
 請和尚為說祐曰吾說得是吾之見解於汝何益師歸堂徧檢所
 集諸經無一語可將對乃自嘆曰畫餅不可充饑於是盡焚之
 曰且作箇長行粥飯僧免役心神遂辭偽山而去抵南陽見忠國
 師遺跡遂想止焉一日因山中芟除草木以瓦礫擊竹作聲俄然
 失笑忽爾省悟遂歸沐浴焚香逸禮偽山贊云和尚大悲恩逾父
 母當時若為我說却安有今日乃述一偈云一擊忘所知更不假
 修持處處無踪跡聲色外威儀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一日謂
 眾曰如人在千尺懸崖口銜樹枝脚無所蹈手無所攀凡示學徒
 語多簡直有頌二百餘篇隨緣對機不拘聲律諸方盛行

雲石曇晟禪師



仙佛奇蹤 卷七 雲石曇晟禪師

師姓王少出家初參百丈慧海禪師未悟玄旨後詣藥山會下乃始契悟大法一日藥山問云聞汝解弄獅子是否師曰是曰弄得幾出師曰弄得六出藥云我亦解弄師曰和尚弄得幾出曰我弄得一出師曰一卽六六卽一後到僞山僞山問曰聞長老在藥山會弄獅子是否師曰是曰長弄麼還有置時麼師曰要弄卽弄要置卽置曰置時獅子在什麼處師曰置也置也有僧來謁師問從甚處來僧云石上語話來師云石還點頭也無僧無對師曰未問時却點頭唐會昌元年師示寂壽六十茶毗得舍利二百餘粒瘞於石墳內

洞山良价禪師



仙佛奇蹤 卷七 洞山良价禪師

師姓俞幼歲從師因念般若以無根塵義問其師師駭異命往嵩山落髮受戒初參僞山後又訪道雲岩雲岩留止焉師問曰無情說法甚麼人得聞岩曰無情說法無情得聞師曰和尚聞否岩曰我若聞汝卽不得聞吾說也師曰若恁麼良价不聞和尚說法也岩曰我說汝尚不聞何以無情說法也師因呈一偈云也大奇也大奇無情解說不思議若將耳聽聲不現眼裏聞聲始得知師又問曰和尚百年後忽有人問還得師真否如何祇對岩曰但向伊道卽這個便是師猶涉疑似後因對水見身影而大悟前旨乃作偈云功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疎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應須恁麼會方得契如如師後在新豐山接引學徒甚眾咸通十三年師將示滅乃謂眾曰吾闍名在世誰能爲吾除之眾皆無對時沙彌出曰請和尚法號師曰吾闍名已謝矣言訖寂然長往

益州無住禪師



仙佛奇蹤 卷七 益州無住禪師

三

師得法於無相大師居南陽曰崖山專務冥寂垂誨雖廣而唯以無念為宗唐相國杜鴻漸聞師名思一瞻禮乃遣使敬請師至公問曰弟子聞師說無憶無念莫妄三句法門是否曰然公曰此三否是一是二曰無憶名戒無念名定莫妄名慧一心不生具戒定慧非一非三也公曰後句妄字莫是從心之忘乎曰從女者是也公曰有據否曰經云若起精進心是妄非精進若能心不妄精進無有涯公疑釋然於時庭樹鴉鳴公問師聞否曰聞鴉去又問師聞否曰聞公曰鴉去無聲云何言聞師乃普告大眾曰聞無聞有非聞聞性本來不生何自有滅有聲之時是聲塵自生無聲之時是聲塵自滅而此聞性不隨聲生不隨聲滅悟此聞性則免聲塵所轉自知聞無生滅聞無去來公與大眾作禮而退師度化無量後居保唐寺壽終

伏牛山自在禪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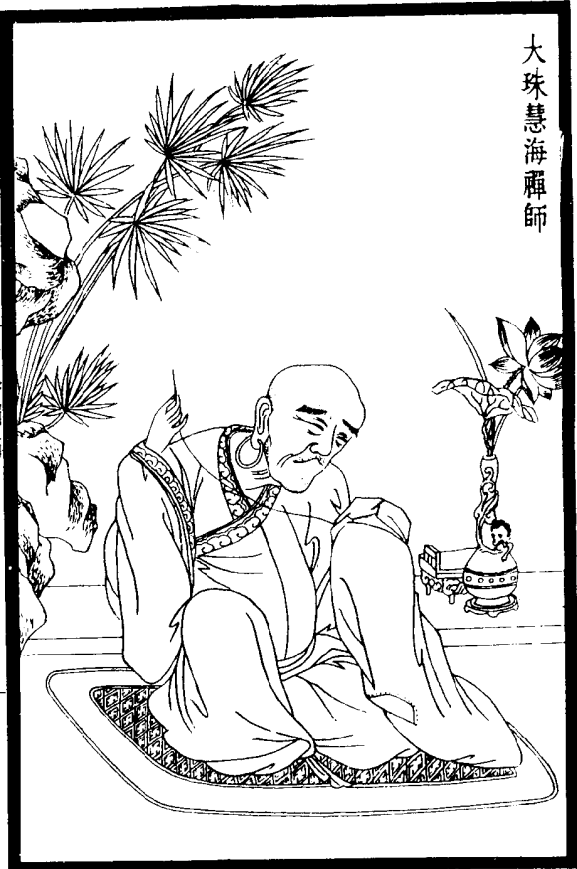


仙佛奇蹤 卷七 伏牛山自在禪師

四

師姓李形貌短小智慧越人初依徑山國一禪師受具後參大寂發明心地因為大寂送書與忠國師國師問曰馬大師以何示眾師對曰即心即佛國師曰此外更有何言師對曰非心非佛或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國師曰猶較些子師曰馬大師即恁麼未審和尚如何國師曰三點如流水一曲似未鎌師後隱居伏牛山一日謂眾曰即心即佛是無病求病句非心非佛是藥病對治句僧問曰如何是脫洒句師曰伏牛山下古今傳又嘗自吟一絕云
宇內為閑客人中作野僧任從他咲我有處自騰騰

大珠慧海禪師



仙佛奇蹤 卷上 大珠慧海禪師

五

師姓朱依越州道智和尚受業初參馬祖祖問曰從何處來曰人雲寺來祖曰來此擬何事曰來求佛法祖曰自家寶藏不顧拋家散走我這裡一物也無求甚佛法師遂禮拜問曰阿那箇是慧海自家寶藏祖曰即今問者是汝寶藏一切具足何假向外馳求師於言下大悟承事六載後以受業師老還歸奉養乃晦跡韜光外示癡訥一日有法師來謁曰擬伸一問師還對否師曰深潭月影任意撮摩曰如何是佛師曰清潭對面非佛而誰又僧問和尚如何用功師曰饑來喫飯困來打眠曰一切人總如是用功否師曰不同曰為甚不同師曰他喫時不肯喫百種須索睡時不肯睡千般較量所以不同僧杜口無語師時閑居補衲忽僧謂曰將敗壞補敗壞師曰何不道即敗壞非敗壞其僧作禮而去

紫玉山道通禪師



仙佛奇蹤 卷上 紫玉山道通禪師

六

師姓何本廬江人幼隨父守官泉州一日誦楞伽經有悟遂落髮出家唐天寶初馬祖闍化建陽師往隨之一日馬祖將歸寂謂師曰紫玉潤麗增汝道業汝可居之師初不悟後偕自在禪師同遊洛陽回至唐州見一山四面懸絕峯巒峻聳山麓水濱有石瑩然因詢鄉人云是紫玉山遂笑曰此吾師所云紫玉也因葺茅而居焉嘗坐石上吟曰閑來石上觀流水欲洗禪衣未有塵時于頓相公往謁之問如何是黑風吹舡舫漂墮羅刹鬼國師曰于頓小子問此何為公勃然怒形於色師徐謂發此真恚心便是黑風吹舡舫飄墮入鬼國矣公始怡然作禮悔謝元和八年師無疾而終壽八十有四



豐于解

仙佛奇蹤 卷七 豐于解

師不知何許人居天台山國清寺剪髮齊眉衣一布裘人間佛理
止答以隨時二字當誦唱道歌乘虎入院眾僧驚畏本寺厨中有
二苦行曰寒山拾得二人終日晤語聽者不解時以風狂目之獨
與師相親一日寒山問古鏡不磨時如何燭照師曰冰壺無影像
猿猴探水月曰此是不照燭也請師更道師曰萬德不將來教我
道什麼寒拾俱禮拜師尋入五臺山巡禮路逢一老翁師問莫是
文殊否曰豈可有二文殊師作禮未起忽然不見至五臺經數年
後回天台山示滅



寒山子

仙佛奇蹤 卷七 寒山子

師本無氏族嘗居始豐縣寒巖中遂名寒山子容貌枯悴布襦素
落以樺皮爲冠曳大木屐時來國清寺就拾得取眾僧殘食菜滓
食之或時徐行廊下或時叫噪望空慢罵寺僧以杖逼逐附掌大
笑而去一日豐于謂之曰汝與我遊五臺卽我同流若不與我去
非我同流曰我不去豐于曰不是我同流寒山因問曰汝去作甚
麼豐于曰我去禮文殊曰汝却不是我同流初聞丘公出牧丹丘
來謁豐于乞示安危之兆豐于曰到任記謁文殊普賢曰此二菩
薩何在師曰國清寺執爨者寒山拾得是也問丘拜辭乃行尋至
山寺訪之見二人圍爐語笑問丘不覺致拜二人連聲咄叱復執
問丘手笑而言曰豐于饒舌遂相携出松門更不復入寺問丘又
至寒巖禮謁二人高聲喝之曰賊便縮身入巖石縫中唯曰汝諸
人各各努力其石縫忽然而合杳無踪跡問丘哀慕不已令其徒
道翹檢其遺物唯有木葉書詞數十首而已

拾得子



仙佛奇蹤 卷七

拾得子

九

師不知名氏因豐子經行山中聞兒啼聲遂尋之見一子可數歲遂名拾得携至國清寺付興座僧令知食堂香燈忽一日輒登座與佛對盤而食典座僧忿然罷其堂任令厨內滌器洗濯食滓以筒盛之寒山來必負之而去一日掃地寺主問曰汝名拾得畢竟姓箇甚麼住在何處拾得放下掃帚叉手而立寺主問測寒山槌胸云蒼天蒼天拾得却問汝作什麼曰豈不見一家人死西家助哀二人作舞大笑而出一日因厨下食爲鳥所食拾得以杖杖護伽藍曰汝食不能護安能護伽藍乎是夕神見夢合寺僧曰拾得打我詰旦衆僧說夢符同一寺駭異爍申州縣云菩薩應身立用旌之時號拾得爲賢士後遂隱名而逝

布袋和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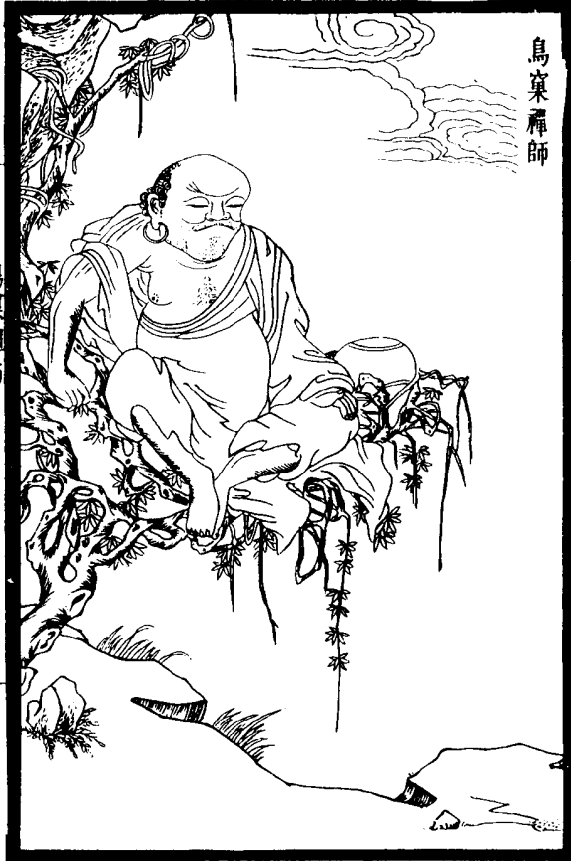
仙佛奇蹤 卷七

布袋和尚

十

師未詳氏族形裁服履屐履額齠腹出語無定寢寤隨處常以杖荷一布袋凡供身之具盡貯袋內時號長汀子布袋師也嘗卧雪中雪不沾衣言人吉凶應期無忒天將雨即着濕草屨遇亢旱即曳木屐居民以此驗知有一僧過師前師曰首僧回顧師曰乞我一文僧曰道得即與師乃放下布袋叉手而立白鹿和尚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放下布袋叉手又問莫更有向上事否師乃負之而去嘗有偈云一鉢千家飯孤身萬里遊青目觀人少問路白雲頭梁貞明三年三月於岳林寺東廊下端坐磐石而說偈曰彌勒眞彌勒分身千百億時時示時人時人自不識偈畢安然而逝

鳥窠禪師



仙佛奇蹤 卷七

鳥窠禪師

十一

師姓潘母朱氏夢日光入口因而有娠及誕異香滿室遂名香光
馬九歲出家二十受戒於荊州果願寺一日遊至孤山永福寺有
辟支佛塔時道俗共為法會師振錫而入有韜光法師問曰此之
法會何以作聲師曰無聲誰知是會後見秦望山有松蘿繁茂盤
屈如蓋遂棲止其上故時人謂鳥窠禪師元和中白居易出守茲
郡入山禮謁乃問曰禪師住處甚險師曰太守住處尤險曰弟子
位鎮江山何險之有師曰薪火相煎讖性不停得非險乎又問如
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諸惡莫作眾善奉行曰三歲孩子也解恁麼
道師曰三歲孩子道得八十老翁行不得白遂作禮師于長慶四
年忽告眾住吾今報盡言訖坐亡壽八十有四

誌公和尚



仙佛奇蹤 卷七

誌公和尚

十三

師姓朱氏少出家止道林寺修習禪定居止無常飲食不定髮長
數寸徒跣執錫杖頭攬剪尺銅鑿或掛帛數尺旬日不食亦無飢
容時或歌吟詞如識記士庶皆敬事之建元中武帝謂師惑眾收
付建康獄中人或見其在市及檢獄如故及梁高帝即位下詔曰
誌公迹拘塵垢神遊冥寂水火不能焦濡蛇虎不能侵害豈以俗
士常情空相拘制自今不得復禁一日問師曰弟子煩惑何以治
之師曰十二識者以為十二因緣治惑藥也時舒州瀟山景色最
稱奇絕而山麓尤勝誌公與白鶴道人皆欲之天監六年二人俱
白高帝帝以二人皆具靈通命各以物識其地得者居之道人云
某以鶴止處為記誌公云某以錫卓處為記已而鶴先飛至將止
於麓忽聞空中錫聲驚止他所而錫遂卓於山麓二人乃各以所
識築室焉後至十三年冬忽密謂人曰菩薩將去未及旬日端坐
而化通體香爽

杯渡和尚



仙佛奇蹤卷七 杯渡和尚

三

杯渡者未詳名氏常乘杯渡水故因名之初在冀州不修細行飲酒噉肉與俗無異或着屐上山或徒行入市唯荷一蘆圓子更無餘物嘗寄宿一民家座有金像一尊渡竊而去其家覺而追之見渡徐行走馬追之不及至於孟津浮杯而渡不假風棹其疾如飛東遊吳郡路見釣翁因就乞魚翁以一餒者施之渡手弄反復投入水中魚復悠然而逝又遇網師更從乞魚網師瞋詈不與渡乃拾取兩石子擲水中俄而有兩水牛鬪入其網網既碎敗牛不復見渡亦隱去後至廣陵遇村舍李家人關齋乃直入齋堂而坐以蘆圓置於中庭李視其中唯一敗衲及一木柄而已數人舉之不勝李知其異敬請在家養侍百日一日或出至瞑不返合境聞有異香忽見渡在北岩下敷一敗袈裟於地晏然而寂前後皆生蓮華鮮香逼人一夕而萎李因殯之數日後有人從北來云見渡負蘆圓行向彭城乃啟棺檢僅存鞋履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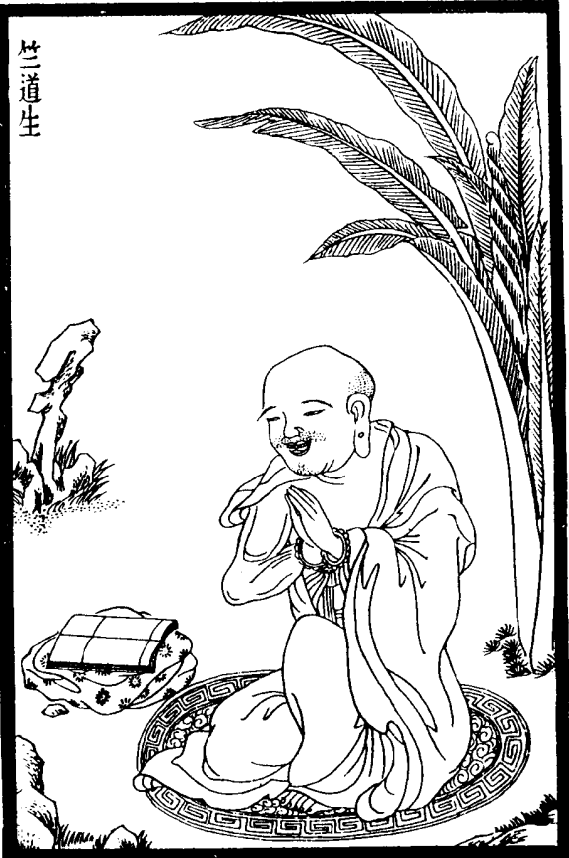
慧達禪師



仙佛奇蹤卷七 慧達禪師

四

師本姓賈氏弱而好書尤喜莊老性度弘偉風鑒朗拔年二十一聞沙門釋道安講法於大恒山遂往從之一日聽講般若經豁然有悟乃與弟慧特投簪落髮慨然以大法為己任晝夜行特一時宿儒老衲咸推服焉後欲往羅浮山及屆潯陽見廬峰清淨足以息心遂住龍泉精舍時廬山去水甚遠師乃以錫扣地曰若此中果得栖息當使稿地泉湧言畢清流突出倏忽成溪其後潯陽亢旱師詣池側讀龍王經忽有巨蛇自下騰上須臾大雨遂以有年因號為龍泉寺焉自師卜居廬阜三十餘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每送客率以虎溪為界過則虎輒鳴號故名虎溪後與陶淵明陸修靜語道契合不覺過之因大發笑世遂傳為虎溪三笑遠邇僧衆無不欽服年八十有三圓寂於晉義熙十二年



竺道生

仙佛奇蹤 卷七 竺道生

五

道生姓魏氏生而穎悟不喜塵囂遇沙門竺法汰遂落髮受戒初入廬山幽栖七年鑽研諸經不辭疲倦後遊長安從什公受業器鑿日深問辨精敏關中僧衆欽服若神後遊虎丘山冷然若有會心處遂棲跡焉嘗獨坐長松之下別無所接唯豎石爲徒而已一日講誦涅槃至闍提□有佛性處曰如我所說果契佛心否豎石亦首肯之其年夏雷震青園佛殿忽見一龍飛躍昇天光影西壁遂改寺名曰龍光時人嘆曰龍旣去生必行矣數日生果復還廬山留一遺影落於虎丘巖岫間時往來僧衆無不瞻禮末元嘉十一年升廬山法座宣講涅槃將畢忽見塵尾紛然墜地正容端坐冥然而寂

佛圖澄



仙佛奇蹤 卷七 佛圖澄

六

師本姓白氏爲人弘雅有識明解三藏博覽六經天文圖緯多所綜涉其左脅乳旁有一孔約大四寸通徹腹內時以絮塞之夜微讀書輒拔出其絮則一室洞明又齋日輒至水邊引腸滌之已而復納於中以永嘉四年來適洛陽志弘大法善持經呪役使鬼物以麻油雜胭脂塗掌千里外事皆徹現掌中如對面焉又聽鈴音以言吉凶無不符驗時石勒屯兵葛陂專事殺戮澄憫念蒼生欲以道化勒於是策杖詣軍門謁大將黑略略素崇佛法遂以澄薦勒勒召問曰佛道有何靈驗澄思勒不達深理止可術動因取盆水燒香呪之頃刻青蓮鬱起光色動人勒由此信伏澄因遇事進諫凡應被殘殺蒙其利益者十有八九於是中州之胡皆願奉佛建平四年四月一日天靜無風而塔上一鈴獨鳴澄謂衆曰鈴云國有大喪不出今年矣是歲七月勒死太子弘襲位少時石虎廢弘自立亦傾心事澄留奉鄴城寺中一日遣弟子向西城市香

既行忽告餘弟子曰掌中見買香弟子被劫垂死因燒香咒願遙
 護救之既而市香者還云某月某日爲賊所劫將見誅殺忽聞香
 氣自空而下賊無故自驚曰救兵已至棄之而走澄嘗與虎共生
 中堂澄忽驚曰幽州當有火災隨取酒洒之且笑曰火已解矣虎
 遭驗幽州云邇日火從四起西南忽有黑雲飛來驟雨滅之雨中
 皆有酒氣虎因事澄若神至虎建武十四年忽謂弟子法祚曰戊
 申禍亂將萌已酉石氏當滅吾及未亂當先化矣至十二月八日
 卒於鄴宮春秋一百一十有七時晉穆帝永和四年也

仙佛奇蹟 卷七

一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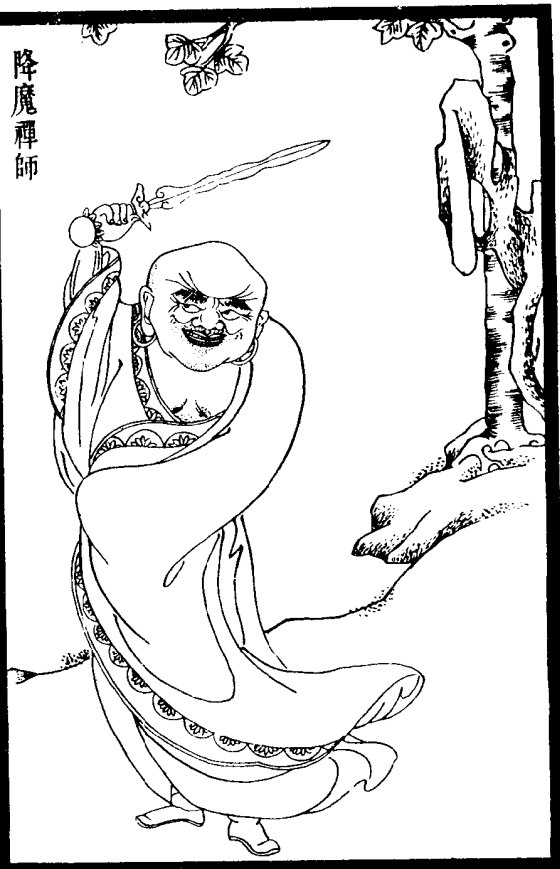
龍潭崇信禪師

龍潭崇信禪師

六



師未詳姓氏本渚宮賣餅家子也時道悟和尚居天皇寺人無識
 者師家居寺側常日以十餅饋之悟受之每食必留一餅云吾惠
 汝以蔭子孫師一日自念云餅是我的何復遺我其別有旨乎遂
 造而問焉悟曰是汝持來還汝持去又何疑焉師聞言頓悟遂受
 戒出家悟因賜名崇信一日問曰某自到來不蒙指示心要悟云
 自汝到來吾何者不指示心要汝擎茶吾爲汝接汝行食吾爲汝
 受汝合掌時吾便低首何處不指示心要師低頭良久悟曰見則
 直下便見擬思卽差師當下領會乃復問如何保任悟云任性道
 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別無勝解師後詣龍潭棲止德山來謁師
 曰久慕龍潭到來潭又不見龍亦不現師曰子親見龍潭矣德山
 卽休師後佛教廣宣徒學日衆壽八十有六而化



降魔禪師

仙佛奇蹟 卷七 降魔禪師

九

師不知姓氏初在歸宗會下一夜巡堂大叫云我大悟我大悟衆
 駭之明日歸宗問曰汝見甚麼道理敢言大悟試舉似我師對曰
 師姑天然是女人作歸宗默然師便辭去歸宗拈一笠子送之師
 接笠子戴頭上便行更不迴顧直詣五臺山見文殊普賢皆叱之
 曰是何精魅手持一木劍自號降魔禪師見有僧來禮拜便云魔
 來也魔來也卽以劍亂揮云那個魔魅教汝出家那個魔魅教汝
 行脚道得也劍下死道不得也劍下死速道速道僧皆無對如是
 十二年後置劍無言有僧問云今却爲甚不降魔師曰賊不打貧
 兒家臨終有偈云舉手攀南斗迴身倚北辰出頭天外望誰是我
 般人



俱胝和尚

仙佛奇蹟 卷七 俱胝和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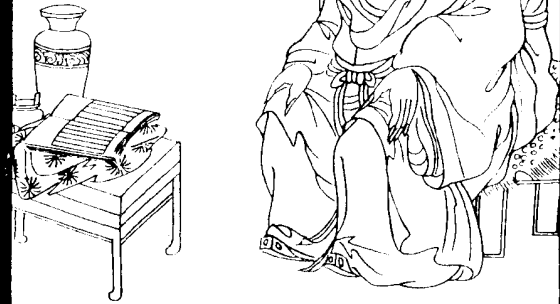
十

師不知姓氏嘗宴坐一庵有尼名實際者到庵戴笠執錫達師三
 匝云道得卽拈下笠子三問師皆無對尼便去師自嘆曰我雖丈
 夫之形而無丈夫之氣擬棄庵往諸方叅訪其夜山神告曰不須
 去此將有大菩薩來說法也旬日果天龍和尚到庵師乃迎禮具
 陳前事天龍豎一指示之師當下大悟自此凡有舉示師亦唯舉
 一□□無提唱有一童子於外或人問曰和尚說□法要童子亦
 豎起指頭歸而舉似於師師以□割斷其指童子叫號出走師召
 一聲童子迴□師復豎起指頭童子豁然領解一日謂衆曰吾得
 天龍一指頭禪一生用不盡言訖示滅

四二廿 川佛

202

藥山推儂禪師



仙佛奇蹤 卷七 藥山推儂禪師

三

師姓韓年十七依慧照禪師出家納戒於衡岳希操律師乃自嘆云大丈夫當離法自淨豈能屑屑事細行於布巾耶即謁石頭密領宗旨一日師坐次石頭問曰作甚麼曰一切不為石曰恁麼即閑坐也曰若閑坐即為也石曰汝道不為却不為箇甚麼曰干聖亦不識石頭有時乖語云言語動用勿交涉師曰不言語動用亦勿交涉石曰這裏針劄不入師曰這裏石上栽花石頭然之朗州刺史李翱向師玄化乃躬入山謁之師執經不顧翱性褊急乃言曰見面不如聞名師呼太守翱應諾師曰何得貴耳賤目翱因拱手謝之問曰如何是道師以手指上下云會麼翱云不會師曰雲在天水在瓶翱乃欣懣作禮呈一偈云煉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話雲在青天水在瓶翱又問如何是戒定慧師曰貧道這裏無此閑家具翱莫測玄旨師曰太守欲得保任此事直須向高高山頂坐深深海底行闍闍中物捨不得便為

滲漏師一夜登山徑行忽雲開見月大笑一聲響聞九十許里居民迭相訝問不知何聲李翱贈詩云選得幽居愜野情終年無送亦無迎有時直上孤峰頂月下披雲笑一聲大和八年師忽叫云法堂倒矣僧眾各持柱撐之師乃寂然順世

仙佛奇蹤 卷七

三

船子和尚



仙佛奇蹤 卷七 船子和尚

五

師名德誠在藥山會下受戒習法嘗於吳江上泛一小舟借釣適
情浪跡烟水去留無定嘗作偈云千尺絲編直下垂一波纔動萬
波隨夜靜水寒魚不餌滿船空載月明歸又云三十年來海上遊
水清魚現不吞鈎釣竿斫盡重栽竹不計功程便得休後棄舟而
迹不知所終

法明和尚



仙佛奇蹤 卷七 法明和尚

三

師不知何許人落魄嗜酒狂不羈終日大醉善唱柳詞人以醉
和尚稱之師曰我醉且醒君醉奈何混俗和光然實不染一塵一
日居靈隱寺中忽謂眾曰吾當行矣乃述一偈云平生醉裏顛蹶
醉裏却有分別今朝酒醒歸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

無生訣



還初道人自誠氏輯

釋迦牟尼佛

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何曾法

摩訶迦葉尊者

法法本來法無法無非法何于一法中有法有不法

商那和修尊者

非法亦非心無心亦無法說是心法時是法非心法

優波迦多尊者

心自本來心本心非有法有法有本心非心非本法

鶴勒那尊者

認得心性時可說不思議了了無可得得時不說知

菩提達摩大師

仙佛奇蹤卷八

在胎為身在世為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譚論在

手執捉在足運奔通現俱該法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

不識喚作精魂

亦不觀惡而生嫌亦不觀善而勤措亦不捨智而近愚亦不拋迷

而就悟達大道今過量通佛心今出度不與凡聖同纏超然名之

曰祖

迷時人逐法解時法逐人解則識攝色迷則色攝識但有心分別

計較自心現量者悉皆是夢若識取心本寂滅無一動念處是名

正覺

僧璨大師

華種雖因地從地種華生若無人下種華地盡無生

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愛憎洞然明白圓同太虛無欠無餘良

由取捨所以不如莫逐有緣莫逐空忍一種平懷泯然自盡止動

歸動止更彌動惟滯兩邊寧知一種一種不通兩處失功遣有沒

有從空皆空歸根得旨隨照失宗須臾返照勝却前空前空轉變

皆由妄見不用求真唯須息見二由一有一亦莫守一心不生萬

法無咎無咎無法不生不心能由境滅境逐能沉境由能境能由

境能欲知兩段元是一空一空同兩齊含萬象智者無為愚人自

縛法無異法妄自愛着將心用心豈非大錯迷生寂亂悟無好惡

一切二邊良用斟酌夢幻空花何勞把着得失是非一時放却眼

若不睡諸夢自除心若不異萬法一如止動無動動止無止兩既

不成一何有爾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但能知是何慮不畢

一切無心自性戒一切無礙自性慧不增不退自金剛身去身來

本三昧

不見一法存無見大似浮雲遮日面不知一法守空知還如太虛

生閃電此之知見瞥然興錯認何曾解方便汝當一念自知非自

仙佛奇蹤卷八

已靈光常顯見

弘忍大師

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無情既無種無性亦無生

慧能大師

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誦經久不明與義作仇家無念念即正

有念念成邪有無俱不計長御白牛車

定是慧體慧是定用即慧之時定在慧即定之時慧在定猶如燈

光有燈即光無燈即暗燈是光之體光是燈之用名雖有二體本

不殊

欲求見佛但識眾生只為眾生迷佛非是佛迷眾生自性若悟眾

生是佛自性若迷佛是眾生自性平等眾生是佛自性險邪佛自

眾生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

故經云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

凡夫即佛煩惱即菩提前念迷即凡夫後念悟即佛前念着境即煩惱後念離境即菩提

神秀禪師

一切佛法自心本有將心外求捨父逃走

南岳思大師

道源不遠性海非遙但向已求莫從他覓覓即不得亦不真

天皇悟公

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別無聖解

本淨禪師

佛因心悟心以佛彰若悟無心佛亦不有

道本無心無心名道若了無心無心即道

見聞知覺無障礙聲香味觸常三昧如鳥空中只麼飛無敢無捨

仙佛行蹤一林八

三

無憎愛若會應處本無心始得名為觀自在

見道方修道不見復何修道性如虛空虛空何所有偏觀修道者

撥火覓浮漚但看弄傀儡線斷一齊休

推真真無相窮妄妄無形返觀推窮心知心亦假名

善既從心生惡豈離心有善惡是外緣於心實不有捨惡送何處

取善令誰守傷嗟二見人攀緣兩頭走若悟本無心始悔從前咎

南陽忠國禪師

青夢黃緣直上寒松之頂白雲澹澹出破太虛之中萬法本閑而

人自關

衆生迷時結性成心猶寒則水凝為冰衆生悟時釋心成性猶暖

則冰渙為水

法法法元無法空空空亦不空靜喧語默本來同夢裡何勞說夢

有用用中無用無功功裡施功還如果熟自然紅莫問如何修種

盤山積公

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忘復是何物

大珠海公

若不隨聲色動念不逐相貌生解自然能無事去

般若經云九類衆生一身具足隨造隨成是故無明為卵生煩惱

包裹為胎生愛水浸潤為濕生欸起煩惱為化生悟即是佛迷號

衆生菩薩以念念心心為衆生若子念念心體俱空名度衆生也

智者於自本際上度於未形未形既空即知實無衆生得滅度者

善慧大士

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

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

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坐鎮相隨語默同居止纖毫不相離

如形影相似欲識佛去處祇這語聲是

仙佛行蹤一林八

四

鑒貞禪師

眼光隨色盡耳識逐聲消還源無別旨昨日與今朝

夾山密公

心本是佛因念起而漂沉岸實不移因舟行而驚驟

玄沙備公

鏡照諸像不亂光輝鳥飛空中不雜空色

傅大士

水中鹽味色裏膠青畢竟是有不見其形

妄計因成執迷繩謂是蛇疑心生暗鬼病眼見空花一境雖無異

三人乃見差了茲名不實長御白牛車

法雲白公

離朱有意白浪徒爾滔天象罔無心明珠忽然在掌

永明壽公

如隨色之摩尼衆相現而本體不動似應聲之山谷羣響發而起
處無心

孤猿叫落中岩月野客吟殘半夜燈此境此時誰會得白雲深處
坐禪僧

真心自體非言所詮湛如無際之虛空瑩若圓明之淨鏡毀贊不
及義理難通不可以有無處所窮其幽迹不可以識智言詮諱其
妙體唯有入者只在心知如擣萬種而爲香麝一塵而具足衆氣
似入大海而澡浴掬微滴而已用百川

見性之時性本離念非有念而可除觀物之際物本無形非有物
而可遣

滿眼見色滿耳聞聲不隨不壞方了色聲正性若隨聲色之門卽
墮凡夫若壞色聲之相卽入小乘是以如來正眼普照無遺豈同
凡夫生盲二乘眇目則逢緣不礙觸境無生

仙佛奇蹤 卷八

五

龐蘊居士

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

水明壽公

真源湛寂覺海澄清絕名相之端無能所之迹最初不覺忽起動
心因明起照隨照立塵如鏡現像頓起根身從此遺真失性執相
狗名積滯着之情塵結相續之識浪鏤真覺於夢夜沉迷三界之
中瞽智眼於昏衢匍匐九居之內向不遷境上虛受輪回於無脫
法中自生繫縛如春蠶作繭似秋蛾赴燈以二見妄想之絲纏苦
聚之業質用無明貪愛之翼撲生死之火輪復有邪根外種小智
權機不了生死之病源罔知人我之見本唯欲厭喧斥動破相析
塵雖云味靜冥空不知埋冥拒覺如不辨眼中之赤眚但滅燈上
之重光罔窮識內之幻身空避日中之虛影斯則勞形役思喪力
捐功不異足水助冰投薪益火豈知重光在青虛影隨身除病眼

而重光自消息幻質而虛影當滅若能回光就已反境觀心佛眼
明而業影空法身現而塵迹絕以自覺之智刃剖開纏內之心珠
用一念之慧鋒斬斷塵中之見網此誠窮心之旨達識之詮

慈雲慧禪師

片月浸寒潭微雲映碧空若於達道人好個真消息

黃山輪公

投赤水以尋珠入荆山而覓玉從門入者不是家珍認影迷頭豈
非大錯

天衣懷公

雁過長空影沉寒水雁無遺踪之意水無留影之心

圭峯禪師

用則波騰海沸全真體以運行體則鑑明水靜舉隨緣而會寂
心無自相託境方生境性本空由心故現

仙佛奇蹤 卷八

六

智真禪師

心本絕塵何用洗身中無病豈求醫欲知是佛非身處明鑑高懸
未照時

李長公

十世古今終始不離於當念無邊剎境自他不隔於毫端智凡不
礙狀多鏡以納衆形彼此無妨若干燈而共一室

天臺觀公

高超名相妙體全彰迥出古今真機獨露握驪珠而鑑物物物流
輝擲寶劍以揮空空空絕迹

雲門侃公

塵勞未破觸境千差心鑑圓明絲毫_不立靈光皎皎獨露真常今
古兩忘聖凡雙絕到遮裏始能卷舒自在應用無虧出沒往還人
間天上

大靜禪師

夜間閒坐心念紛飛卻將紛飛之心以充紛飛之處究之無處則紛飛之念何存返究究心則能究之心安在

能照之智本空所緣之境亦寂寂而非寂者蓋無能寂之人也照而無照者蓋無所照之境也境智俱寂心慮安然此乃還源之要道也

見物便見心無物心不現十分通塞中真心無不通若生知識解卻成顛倒見觀境能無心始見菩提面

永嘉禪師

心與空相應則譏毀贊譽何憂何喜身與空相應則刀割香塗何苦何樂報與空相應則施與劫奪何得何失

心不是有心不是無心不非有心不非無是有是無即墮是非有非無即墮非

仙佛奇蹤 卷八

七

絕學無為閒道人不得妄想不求真無明實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法身覺了無一物本原自性天真物五陰浮雲空去來三

毒水泡虛出沒

寂寂生無記惺惺生亂想寂寂雖能治亂想而還生無記惺惺雖能治無記而還生亂想故曰惺惺寂寂是無記寂寂非寂寂惺惺

是亂想惺惺非

凡人多於事礙理礙境礙心常欲逃境以安心遺事以存理不知乃是心礙境理礙事但令心空境自空理寂事自寂勿倒用心也

法融禪師

境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心若不強名妄性何處起妄性既不起真心任偏知

慧忠禪師

念想由來幻真性無終始若得此中意長波當自止

人法雙淨善惡兩忘真心真意菩提道場

此法即心心外無法此心即法法外無心心自無心亦無無心者若將心無心心却反成有

為有貪嗔癡故立戒定慧本無煩惱焉用菩提故祖師云佛說一切法為除一切心我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

寶持禪師

悟心容易息心難息得心源到處閒斗轉星移天欲曉白雲依舊覆青山

陵郁山主

我有明珠一顆久被塵勞闕鎖今朝塵盡光生照破山河萬塚

佛日才公

城市喧繁山林寂靜雖然如此動靜一如生死不二四時輪轉物理自然夏不去而秋自去風不涼而人自爽

仙佛奇蹤 卷八

八

廣慧禪師

佛為無心悟心因有佛迷佛心清淨處雲外野猿啼

圓悟禪師

鳥飛空境鳥過而空中還留影石魚遊浮境魚逝而浮內尚遺跡

善勝禪師

揚聲止響不知聲是響根弄影逃形不知形為影本以法問法不知法本無法以心傳心不知心本無心

龍濟禪師

風動心搖樹雲生性起塵若明今日事昧卻本來人翠竹黃花非外境白雲明月露全身頭頭盡是吾家物信手拈來不是塵

無着禪師

無着禪師

一葉扁舟泛渺茫呈撓舞棹別宮商雲山水月都拋卻贏得莊周一夢長

雲駛月運舟行岸移不知妄想之雲自飛眞月何動攀緣之舟常汎覺岸靡移

宗一禪師

秋潭月影靜夜鐘聲隨叩擊以無虧觸波瀾而不散

開先照禪師

諸人心心不停念念無住若能不停處停念處無念自合無生之理

以一散萬月墜萬川卽萬影收萬歸一水歸一壺惟一月展則彌輪法界收來毫髮無端

玉泉遠禪師

一印印空萬象收歸古鑑中一印印水秋蟾影落千江裏一印印仙佛奇蹤

卷八

九

泥細觀文彩未生時

保寧禪師

三界唯心萬法唯識檻外雲生蒼前雨滴澗水湛如藍山花開似錦此時若不究根源直待當來問彌勒

佛鑑禪師

至道無難唯嫌採擇桃花紅李花白誰道融融只一色紫燕語黃鶯鳴誰道闕闕只一聲

明鏡當臺豈分靜躁孤雲出岫寧係去留

因妄說眞眞無自相從眞起妄妄體本虛妄旣歸空眞亦不立

智達禪師

境立心便有心無境不生境虛心寂寂心照境冷冷

白圭兆禪師

空中飛鳥不知空是家鄉水底遊魚忘却水爲性命諸人請各立地定着精神一念迴光豁然自照何異空中紅日獨運無私盤內明珠不撥自轉

琳公

其宗也離心意識其派也起去來今離心意識故品萬類不見差殊超去來今故盡十方更無滲漏當頭不犯徹底無依悟向朕兆未生之前用在功勳不犯之處

昭覺白師

添一絲毫如眼中着屑減一絲毫似肉上剜瘡
依法不依人依義不依語依智不依識依了經義不依不了經義
寒便向火熱卽搖扇饑時吃飯困來打眠所以道趙州庭前栢香巖嶺後松栽來無別用祇爲引清風

雲峯濬師

仙佛奇蹤

卷八

十

瘦竹長松滴翠香流風疎月度微涼不知誰住原西寺每日鐘聲送夕陽

風柯月渚並可傳心烟島雲林咸提妙旨

寶誌和尚

妄身臨鏡照影影與妄身不殊但欲去影留身不知身亦本虛身本與影不異不得一有一無若欲存一捨一永與眞理相疎更若愛聖憎凡生死海裏沉浮煩惱因心故有無心煩惱何居不勞分別取相自然得道須臾

龍牙和尚

在夢那知夢是虛覺來方覺夢中無迷時恰是夢中事悟後還同睡起夫

尋牛須訪迹學道訪無心迹在牛還在無心道易尋

文益禪師

一朵菡萏蓮兩株青瘦栢長向僧家庭何勞問高格

同安禪師

枯木岩前差路多行人到此盡蹉跎鷺鷥立雪非同色明月蘆花不似他了了時無所了玄玄處亦須呵慙慙爲唱玄中曲空裏蟾光可得麼

雲頂山僧

閒坐冥然聖莫知縱言無物比方伊石人把板雲中拍水女含笙水底吹若道不聞渠未曉欲尋其響你還疑教君唱和仍須和休問宮商竹與絲

丹霞和尚

識得衣中寶無明醉自醒百骸雖潰散一物鎮長靈知境渾非體神珠不定形悟則三身佛迷疑萬卷經在心心可測歷耳耳難聽罔象先天地玄泉出杳冥本剛非鍛鍊元淨莫澄滄盤泊輪朝日

仙佛奇蹤 卷八

十二

玲瓏映曉星瑞光流不滅真氣觸還生鑿照崆峒寂羅籠法界明解語非闕舌能言不是聲絕邊洱汗漫無際等空平見月非觀指還家莫問程識心心則佛何佛更堪成

通智禪師

真我本有迷之而無妄我本無執之而有若要了心無心可了無了之心是名真心

真妄交徹卽凡心而見佛心事理雙修依本智而求佛智

崇化贊師

印空印泥印水平地寒濤競起假饒去就十分終是靈龜曳尾

僧澹交題像

圖形期自見自見卻傷神已是夢中夢更逢身外身水花凝幻質墨彩聚空塵堪笑余兼爾俱爲未了人

遜庵珠師

玉露垂青草金風動白蘋一聲寒雁過喚起未醒人

如日發焰帶微塵而共紅非實紅也如水澄清合輕雲而俱綠非實綠也

山谷公

衲僧命脉古佛心宗如淨月輪出則萬波分影如吹毛劔用則千里無人

慾火而以戒沃之噴火而以定沃之無明火而以慧沃之靈泉混混消除煩躁之衷智水涓涓灌漑清涼之俯千江有水一輪寶月映寒潭萬井無烟遍地金風吹冷面

山堂浮師

堪抵一指頭一毛拔九牛華岳連天碧黃河徹底流截着指急回眸青箬笠前無限事綠簑衣底一時休

覺海禪師

仙佛奇蹤 卷八

十三

碧落淨無雲秋空明有月長江瑩如練清風來不歇林下道人幽相看情共悅雖然猶是建化門中事作麼生是道人分上事閒來石上觀流水欲洗禪衣未有塵

臨濟禪師

一念心癡被地來碍一念心愛被水來溺一念心嗔被火來焚一念心喜被風來飄若能如是辨得不被境轉便處處用境

纔涉唇吻便落意思直饒透脫猶在沉淪終日吃飯未曾咬着一粒米終日穿衣未曾挂着一絲頭纔能變大地爲黃金攪長河爲酥酪

法爲禪師

法身無相不可以聲音求妙道無言不可以文字會縱使超佛越祖猶落階梯直饒說妙譚玄終挂唇齒須是功勳不犯影迹不留枯木寒巖更無津潤幻人木馬情識皆空方能垂手入鄮轉身異

類卻不道無漏國中留不住却來煙塢卧寒沙

法常禪師

佛體本無爲迷情妄分別法身等虛空未會有生滅有緣佛出世無緣佛入滅處處化衆生猶如水中月非常亦非斷非生亦非滅生亦未曾生滅亦未曾滅了見無心處自然無法說

報恩逸公

演若達多認影迷頭豈不擔頭覓頭正迷之時頭且不失及乎悟去亦不爲得何以故人迷謂之失人悟謂之得得失在乎人何闕於動靜

清涼國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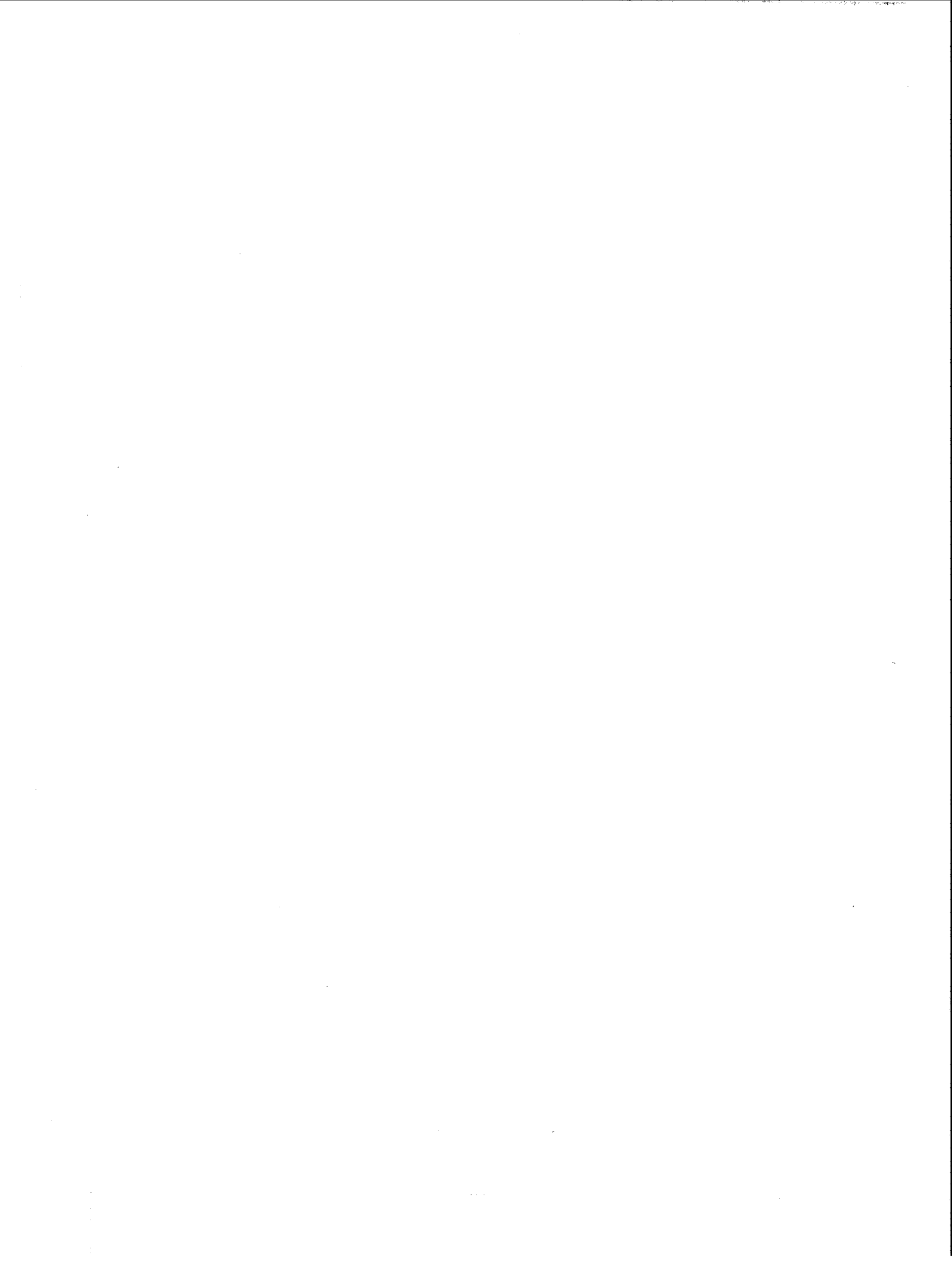
至道本乎其心心法本乎無住無住心體性相寂然非有非空不生不滅求之而不得棄之而不離迷現量則惑苦紛然悟真性則空明廓徹雖卽心卽佛唯證者方知然有證有知則慧日沉沒於仙佛奇蹤卷八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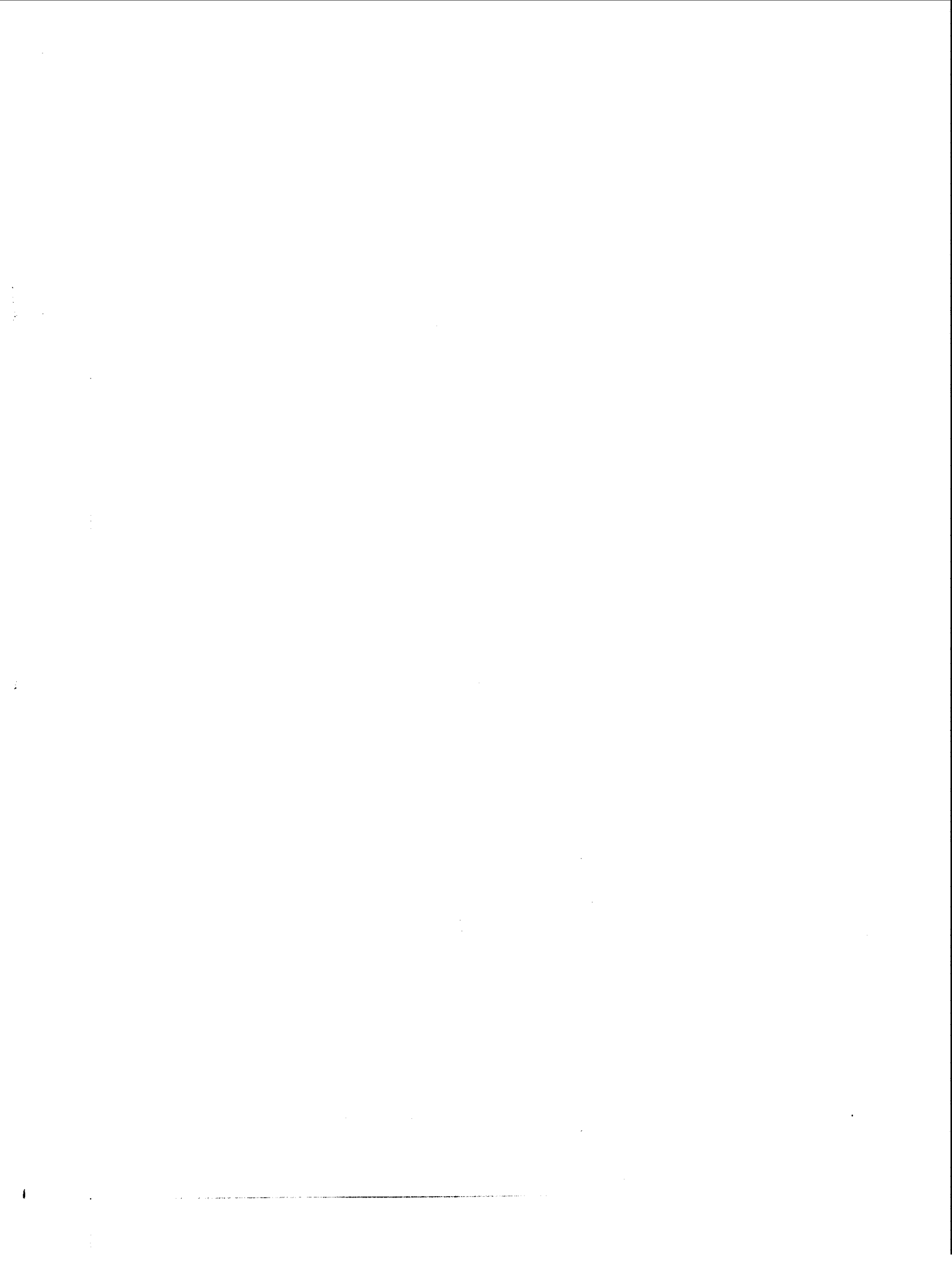
有地若無照無悟則昏雲掩蔽於空門惟一念不生則前後際斷照體獨立物我皆如然迷悟更依真妄相待若求真去妄猶棄影勞形若體妄卽真似處陰息影若無心妄照則妄慮都捐若任運寂知則衆行爰起是以悟寂無寂真知無知以知寂不二之一心契空有雙融之妙理無住無着莫攝莫收是非兩忘能所雙絕斯絕亦寂則般若現前心心作佛無一心而非佛心處處成道無一塵而非佛國故真妄物我舉一全收心佛衆生渾然齊致是知迷則人隨於法法法萬差而人不同悟則法隨於人人人一智而融萬境言窮慮絕何果何因體本寂寥孰同孰異唯忘懷虛朗消息冲融其猶透水月華虛而可見無心鑑像照而常空矣

法真禪師

柳色含烟春光迴秀一峯孤峻萬卉爭妍白雲澹冲已無心滿目青山元不動漁翁垂釣一溪寒色未曾消野渡無人萬古碧潭清似鏡



龍瑞觀禹穴陽明洞天圖經



龍瑞觀禹穴陽明洞天圖經

卷七

宋翰林學士李宗諤修定

會稽龍瑞觀在縣東南一十五里即大禹探靈寶五符治
水之所唐神龍元年置懷仙館開元二年勅葉天師設醮
而龍見因改賜今額

會稽山在縣東一十二里揚州之鎮山曰會稽山海經云
上多金玉下多珎石一名衡山輿地志云會稽山一名衡
山其山有石狀如覆繡亦謂之覆繡山皇覽曰會稽山本
名苗山越傳曰禹到大越山苗山大會計爵有德封有功
因而更名苗山曰會稽史記封禪書云禹封泰山禪會稽
黃帝玄女兵法曰禹問風后曰吾聞黃帝有負勝之圖六
甲陰陽之道今在乎風后曰黃帝藏於會稽之山其坎深
千尺鎮以盤石又遁甲開山圖曰禹治水至會稽宿於衡

龍經

一

嶺宛委之神奏玉匱之書十二卷以授禹禹未及持之四
卷飛入泉四卷飛上天禹得四卷開而視之乃遁甲開山
圖因以治水訖乃緘書於洞穴按龜山白玉經曰會稽山
周迴三百五十里名陽明洞天一也唐開元十年封四鎮
爲公故會稽爲南鎮永興公

宛委山在縣東一十五里遁甲開山圖曰禹開宛委山得
赤珎如日白珎如月長一尺二寸吳越春秋曰九山東南
曰天柱號宛委承以文玉覆以盤石中藏金簡書以青玉
爲字編以白銀禹東巡狩至衡山血白馬以祭之見赤繡
衣男子自稱玄夷蒼水使者欲得簡書知導水之方請齋
於黃帝之嶽禹齋登山發石果得其文乃知四瀆之限百
川之理遂周天下而盡力於溝洫矣一名石簣山輿地志
云宛委山上有石簣壁立干雲升者累梯而至

射的山在縣南一十五里孔暕會稽志云射的山畔有石
室乃仙人射堂東峯有射的遙望山壁有白點如射的十
人常以占穀貴賤故語云射的白米斛百射的玄米斛千
西有石壁室深可二丈遙望類師子口人謂之師子巖即
仙人射堂也

箭羽山在縣東一十六里孔靈符會稽記云此山有射的
山西南水中有白鶴有仙人取箭因號箭羽山
鄭洪山在縣東三十里後漢鄭洪字巨君會稽山陰人也
孔靈符會稽記云射的山南有白鶴山此鶴爲仙人取箭
漢太尉鄭洪嘗採薪得一遺箭頂有人覓見洪遣之問何
所欲洪識其神人也曰常患若溪載薪爲難願朝南風暮
北風後果然故若耶溪風至今爾呼爲鄭公風亦名樵風
自龍瑞觀以下并山竝見越州圖經臣樞伏觀唐開元以

龍經

臣

來泊聖宋每年春遣使投玉簡放金龍於陽明洞即大禹
治水藏書之穴也方於治平年間罷此禮臣樞又伏觀靈
州真靈縣圖經載仙人之事言唐明皇夢身在羅互與羣
仙會尋訪問靈州真靈縣有羅鄉互里乃遣使往彼求訪
神仙無所得憂惶間遇一老人問其所以乃指使者曰隨
我行及前忽見老人化爲白兔入地穴使者隨而掘之獲
二十七玉仙人人各面前一牌竝列姓名得道處若鄭
思遠泰山得道荀安禮華山得道竝齋歸京師入內道場
供養備見事實此粗記其略貴亦知其大概耳政和四年
二月越州特奏名進士勅授濰助教臣葉樞謹記

龍瑞觀禹穴陽明洞天圖經

玉岑山慧心因
高麗華嚴教
寺志

平江姚孟起書



光緒七年仲冬月
竹書堂丁氏梓行

東坡先生象



慧因寺志圖



慧因寺山圖



晉水禪師象



慧因寺志圖



序

余性好山水讀書南屏日傲韓昌黎王玄仲書絕煙
信事獨往來南峰諸刹而於玉岑尤數蓋樂與僧止
水周旋也止水圓頂退寺喜讀異書每當纖月出林
羣峰雪霽與余筇屐相偶拂苔坐石漱欄臥茵間出
妙香苦茗以佐塵尾塵尾所及則其寺創繼顛趾與
山川故物凡乃興之者祀焉完者缺焉宗律紊焉鉢
衣散焉寂欲墜焉者攷之志則亂焉而無統遺焉而
弗備舉乎細而脫所巨也余於是撫焉慨焉曰嗟山
川幻住也海底塵飛蓬萊水淺即天地且無恃而况

慧因寺志序

巨靈之所呵香火之所泊哉且子有夙根亦如南屏
濟師剪榛洗石重做天人之觀一箇蕉葉便可挾人
於空青鈍碧間願於仆碑斷礎聽轆三寸舌耶止水
笑而不答居有頃余上春官領史職旋奉誥益藩歸
詣止水結夏見殿閣霞合將復華嚴第一道場非曩
之落落可狐兔穴者有如止水真能組繡琳梵繪畫
泉石玉岑寺以止水重矣然止水終以寺志未葺斜
陽野草仍皈冥漠譬從捕魚人問武陵源知為桃花
邨而已余曰是可志第非胸中有十萬卷書目中有
天下奇山水者未許當之言未已吾友李飛侯自陽

羨至余笑顧止水曰寺合興乎飛侯精綜三氏筆端寸膚能化霖雨可了此一大事因緣也止水亦悟曰昔夢據木而飛非此也耶遂合掌以請於是飛侯提綱表巨分注收細拾遺定亂使律宗以則鉢衣以例是故首之以沿革則寺之興亡著矣次之以形勝則地道昭矣又次之以創建剴刻則興繼者可考矣又次之以姓氏文藝則宗鉢之要義寓矣又次之以圖像題詠則游之者具矣志成問序於余余曰志者史之流也夫史者述往詔來比辭該事所以鑒興戒亡者也是以古之人多託史以寓志飛侯斯志匪直使

慧因寺志序

二

其脫者補遺者備亂者統耳矣亦又欲墜者可舉散者可綴紊者可理缺者可完圯者可復耳矣迺或撫山川之故覽興亡之本詳創繼顛趾之因要義有綜游具有需而寺猶不興也哉三嘆以授之墨卿天啟丁卯秋虎林史氏徐時泰撰

序

高麗慧因寺盛于晉水禪師名于三韓弟子而韻于東坡居士居士取赤山土以實六橋之隄形家言斷其左臂不利于寺誓身為伽藍神以護之居士精神泰山喬嶽東廡魏楚卽南高峰右峙且培塿視之何啻赤山一簣土耶第寺廢于勝國殘季皇明鼎新圖籍未定山遍為歌鐘之北邙田沒于大力之趨負柳秒一幅地僅如丸掌卽經無際易菴今本源三師之翔豎不能及當年什一入寺徘徊御筆琅函金書寶軸什九又歸烏有不勝悲悼吾友李飛侯遊屐戾止

慧因寺志序

三

感居士之志纂輯遺文集為一編且搜摭景物得十則各附以詩求同志者更相酬和長篇短什隨興所發彙而成帙以侈觀美且曰凡一切法施無畏施財施俱寓無方可辨獨有心施一著寓之于詩倘宰官富人見而生悲憫心破慳嗇心亦興觀羣怨之一助也予嘆曰卽今兄士聞此舒寬李定不能禁其捉筆况同志乎則是編之成雖謂居士護教力亦可天啟丁卯仲秋荆溪蔣如奇書于歸雲樓

慧因高麗寺志目

古陽羨 李翥 飛侯甫輯

虎林

姚二煜 葆明甫
方新 子鼻甫 校

卷之一 原始

卷之二 景物

卷之三 祖德

卷之四 檀那

卷之五 宮宇

卷之六 碑記

慧因寺志目

卷之七 碑記

卷之八 傳誌

卷之九 雜文

卷之十 題詠

卷之十一 題詠

卷之十二 法嗣

慧因寺志卷之一

原始

今南山慧因禪寺後唐天成二年吳越忠武肅王

初稱慧因禪院面玉岑背兎嶺赤山左翼南高右踞

箕泉蛟窗二水合流而南繞于寺門環轉而東北逗

迴龍橋復南出赤山埠達於西湖當是時畫船簫鼓

猶得集於箕泉之下信風氣所萃也寺址最稱廣衍

舊傳三十畝有奇而前後左右松邱竹鳴麥隴菜畦

不預焉殿宇最稱華整舊傳大雄殿放光殿華嚴閣

七祖堂而外不可勝紀而僧寮香積之類不預焉自

慧因寺志卷一

馬鳴大士之教流入東土賢首宗之五傳至晉水大

法師寔主茲院師名淨源號潛叟閩之晉江人故稱

晉水從地也其疏釋華嚴諸經義凡數十種流傳海

寓以及殊域致高麗國王之子僧義天航海而朝乞

為師門弟子神廟遺尚書郎楊傑賫命伴行抵師所

遂改為慧因敎院明晉水敎宗也及義天受敎暮年

還國以青紙金書晉譯華嚴經三百部并經閣之贊

附貢舶以進晉水而俗遂呼院為高麗一時豐碑大

額咸以高麗冠之非獨通俗亦借晉水榮耳迨晉水

示寂高麗以祭奠為名兼貢金塔二座時蘇文忠公

守杭恐相仍進貢兩浙繹駭疏乞止之卻貢受祭晉水之名益尊元祐四年高麗駙馬都尉潘王璋復奉詔進香幡于院更爲置田百餘畝以供永遠香火志不忘也時繼晉水教而不振于茲院者爲易菴禪師詮講爲南渡冠冕理宗御書易菴二字賜之改禪院爲講寺尊易菴也初易菴將赴雲間演大乘教普門菩薩頌爲放五彩光以顯異見盛進士碑記則其當年道行猶可想見元至正末遭兵燹之厄十遺一二皇明鼎新圖籍未定幅員悉爲強有力者所據僅存者如掌中黑子迂正德間困于征徭僧徒星散數區

慧因寺志卷一

二

殿宇風摧雨淋強半頽圯于荒烟斷梗中而所謂華嚴經閣者并不知遺址所在久矣予遺一二僧志切恢復爲延萬松師于寺講華嚴經義所集徒眾日以千計駸駸有重興機而當道以煽惑病之魚服率眾懷挺而入親詣師榻止見雙履披幃而視闐若無有雖示以神通變幻而覺範齟齬金繩梗塞師終棄去時鄉紳十洲方公抑菴陳公延僧如通悟玄明慧三師皆萬松高足也并力修舉而天王殿大雄二輪藏閣妙應殿次第興復如通之力居多焉如通菴初不知宋有易菴掘地得御書碑恍然

生緣矣明慧號無際授臨濟宗二十七傳衣鉢法裔纏綿至今本源兩山德行屈指稱首其徒月印翔復華嚴經閣垂成而齋志以殉裔孫止水踵而成之而寧宗御書閣額得還舊觀且欲輯志以貽不朽則建置之始末首宜詳也志原始

慧因寺志卷一

三

慧因寺志卷之二

景物

名山古刹聖道地場羅漢注持邊幅陬隅定多奇勝第屢歷廢興則舊蹟易湮新觀易忽遊人攬勝未經剔發何以寫煙霞之臆赴松桂之招矣綜古采今凡得十則志景物

玉岑聳峙

玉岑山與寺門對峙相傳此山產玉故潤媚異常孤根卓拔古木垂蘿南屏九曜諸峯繚繞環映慧因清澗縈繞其足宋理宗書玉岑二字鐫于厓石久稍漶

慧因寺卷二

湧里人遂以佛號掩之令好古者不勝扼腕

慧澗環流

舊傳源出赤山按赤山在玉岑東北則居澗之下流非發源處明矣度來勢定出南高峯之麓經玉岑入湖迴瀾數折旋繞寺門石隙琤琤鳴如哀玉皎窗據其上雨餘泉壯未嘗泛溢若有所約束然昔秦少游濯足於此見少游龍井題名記

箕泉瀉珠

俗呼符箕泉以石形相肖名甚不典在寺西北南高峯之麓怪石磊砢一泓涵澹傾珠漱玉折而東南與

慧因澗合元黃子久公望築室其上號大癡菴今榛莽叢迷不能辨其遺址矣

蛟窗橫鐵

慧因澗上游有穴蛟藏其中為人患故以鐵樁嵌石拒蛟令水自樁出暑月飲之冰雪沁齒舊傳在殿司左軍寨內尼菴之側今蹤跡之止巨石如障莫測鐵樁所在矣然班荆坐對翠樹丹厓居然幽勝

雪窩怪石

寺後王守禦墓北人呼石雪窩突兀稜層皎若積雪中有窩可容數坐久蔽于北邛松栢人跡罕至

慧因寺志卷二

雕礎神工

寺經數廢僅存遺礎相傳後唐天成間物雕鏤龍鳳雲人馬窮極工巧近世石伎鮮有其匹

輪藏凌雲

藏閣與大雄殿相連構合無迹紺碧翬飛高入雲際中設轉輪規制引偉山風微動鈴鐸遠播兩山諸刹無與儔者

普門卻暑

妙應殿即放光殿昔在寺西北隅僧無際因其頽圯移建正殿北高厚其址蔭以修竹節稅精華繪飾整

麗雲間太宗伯平泉陸公塑施檀普門大士像于內
移舊像于輪閣之下每夏暑流金坐其中爲之肌粟

瑞光古像

宋景定間觀音大士放五彩光時易菴禪師將赴雲
間爲盛進士演華嚴教以薦父預有此瑞盛勒碑記
於寺今湮滅不可讀卽輪閣下大士像也後人因其
異加以千手眼彷彿瑞光云至天王殿中石像示夢
寺僧無盡掘地得之或妄指爲放光像非是

經閣幽觀

宋神宗朝高麗國王次子僧統義天以金書晉譯華

慧因寺志卷十一

二

嚴經三百部入寺仍施金二千兩建閣藏之南渡靈
宗御書閣額元末寺燬閣并廢雖國初重葺而經閣
未復嗣後遞廢遞興閣之遺址終屬飛蓬野蔓而無
際法裔本源澄師時切黍離之嘆其徒月印微慨然
初復功未竟而殞本源愍其徒之志閉關面壁三厯
寒暑衆心嚮往樂觀其成裔孫止水凝拈据竣事中
奉準提軒窗四照嵐光樹色面面如畫聞御書額入
張尙書府第閣成復還數百年久廢之規一新耳目
遠近有重興之望焉

慧因寺志卷三

祖德

古佛授繩新宗演鉢自西徂東卓有的傳慧因敦稟
華嚴法宗晉水當年堂開七祖聲訖三韓豈偶然歟
厥嗣代興翹翹薪楚至勤修二梵永奠給孤亦鹿園
之特雋不容忘所自也志祖德

馬鳴大士波羅奈國人受法於夜奢尊者後於華氏
國轉妙法輪忽有老人坐前仆地師謂眾曰此非庸
流當有異相言訖不見俄從地湧出金色人復化爲
女子右手指師而說偈曰稽首長老尊當授如來記

慧因寺志卷三

一

今於此地上宣通第一義遂造中論明一切法皆自
一心囊括本末開華嚴秘義之始忽有魔迦毘摩羅
歎狎師師出神力降之示以性海三昧魔始發信心
率眷屬三千俱求剃度師因示以大法眼藏爲說偈
曰隱顯卽本法明暗原不二今付悟了法非取亦非
離付法已卽入龍奮迅三昧挺身空中如日輪相然
後示滅是爲西域第十二祖
龍樹尊者西天竺國人受法於毘羅尊者後至南印
度國國人多信福業聞尊者言悉疑佛性遂於座現
自在身如滿月輪眾性所法音不睹師相時有長者

迦那提婆告眾曰此是尊者現佛性體相以示我等蓋無相三昧形如滿月佛性廓然虛明正如是耳輪相隨隱復現師形爲說偈曰身現圓月相以表諸佛體法說無其形用辨非聲色遂得大智度論十二門論以廣中論之旨垂之後世後以如來大法藏付弟子迦那提婆爲說偈曰爲明隱顯法方說解脫理於法心不證無嗔亦無喜付訖入月輪三昧廣現神變復就座凝然示寂爲西域第十四祖

帝心法師名法順俗姓杜萬年人十八出家受學定法於聖僧道珍凡世間一切聲亞遇師立能聰辨至

慧因寺志卷三

二

驅園圃蟲馴惡性馬德及異類所不可測唐太宗詔問朕苦勞熱師之神力何以蠲除師曰聖德御宇微恙奚憂但願大赦聖躬自安上從之疾遂瘳因賜號帝心所著法界觀門一卷妄盡還源觀一卷專弘華嚴之旨於貞觀十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坐化於南郊義善寺雙鳥入房異香留室經傳卽文殊菩薩現身也爲東土華嚴教之第一祖
雲華法師名智嚴不詳里氏帝心法師高足也凡帝心詮釋經義師更流暢通辨使其教之大行雖不加著撰而羽翼之功弘焉爲東土華嚴教之第二祖

賢首法師名法藏雲華法師高足也其先康居國人附順居長安遂爲長安人年十六詣四明阿育王舍利塔鍊一指誓學華嚴則天朝策名宮禁通天元年詔於太原寺開華嚴宗旨白光昱然自口而出須臾成蓋萬眾歡讚則天聞之賜號賢首戒師聖麻二年十月詔講於佛授記寺講堂京師地爲震動卽日召對長生殿乃指殿隅金獅子謂大經理深事廣文博義幽非入理聖人無以達其奧是以立見邊之喻曉無涯之法以況法界體以師子喻法界用其中立爲五教一愚法聲聞教二大乘始教三大乘終教四大

慧因寺志卷三

三

乘頓教五一乘圓教則天豁然領解乃著其說爲金師子章睿宗授內禪請師授菩薩大戒師爲講華嚴三十餘遍楞伽密嚴梵網經起信論等十部皆爲義疏先天元年十一月終於大薦福寺是爲東土華嚴教之第三祖師寂而弟子慧苑等悉叛其教後百年而得澄觀
清涼法師名澄觀會稽夏侯氏子初出家於應天寺誦法華經十四得度乾元中學律於棲霞禮師受南山行事於曇一受菩薩戒於常照傳關河三論於立壁大庠初於瓦官傳涅槃起信論終南法界觀法藏

還源記復造東京受雜華於大詵從荆溪習止觀法
華維摩等疏謁牛頭忠徑山欽洛陽無名咨決南宗
禪法謁慧雲明了北宗玄理一切儒墨竺乾梵書諸
部莫不旁通博綜居京師大華嚴寺講華嚴大經造
新疏二十軸德宗誕節召講經內殿以妙法清涼帝
心遂賜號清涼法師紫衲方袍禮為教授和尚元和
五年憲宗問華嚴法界宗旨豁然有得敕有司鑄金
印加號僧統清涼國師開成三年三月六日示寂壽
一百二歲葬終南石室宰相裴休撰銘載八卷中師
歷九朝為七帝師所著疏記四百餘卷是為東土華

慧因寺志卷三

四

嚴教第四祖

圭峰法師名宗密果州何氏子初得法於荷澤五世
孫道圓清涼一見語之曰毗盧華藏能隨我遊者其
子乎著圓覺華嚴涅槃金剛起信唯識蘭盆法界觀
行願品等疏鈔及修證科儀凡九十餘卷太和九年
文宗詔問佛法大意賜紫方服號大德師會昌元年
正月六日坐化於興福塔院諡定慧塔曰青蓮亦宰
相裴休撰銘載八卷是為東土華嚴教第五祖

以上七祖晉水建堂以祀明教所自傳以志水

木本源之思者故各列小傳

清涼圭峰二傳有碑在寺故不詳

長水法師子睿嘉禾人依洪敏師學楞嚴至動靜二
相了然不生有省聞瑯琊慧覺道重當山趨至其門
值其上堂卽致問曰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
覺喝云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師俯伏流汗
豁然大悟覺謂之曰汝宗不振久矣宜勵志扶持以
報佛恩師如教辭去後住長水眾幾一千以賢首宗
旨述楞嚴經疏十卷行於世得衍華嚴教於晉水者
亦祖也

慧因寺志卷三

五

晉水法師名淨源晉江楊氏子母感異兆而生遂出
家受華嚴於五臺承遷學台論於橫海明覃還南聽
長水楞嚴圓覺起信時四方宿學推為義龍因省親
於泉請主清涼復遊吳住報恩觀音杭守沈文通置
賢首院於祥符以延之復主青鎮密印寶閣華亭普
照善住高麗僧統義天航海問道申弟子禮初華嚴
一宗疏鈔久矣散墜因義天持至咨決逸而復得左
丞蒲宗孟撫杭奏以慧因易禪為教時稱師為中興
教主元祐三年十一月示寂塔舍利於寺西北是為
本寺華嚴教之始祖

詳八卷塔銘

圓澄法師名義和乾道中住慧因寺偶閱淨土傳錄
以華嚴部中未有顯揚念佛法門者乃著無盡燈以

此經宗旨偏讚西方為念佛往生之法後遷平江能

仁寺

高麗國義天王姓國主文宗仁孝王第四子辭榮出家封佑世僧統元祐初入中國至四明郡上表乞傳賢首敎敎兩街舉可授法者以東京覺嚴誠禪師對誠舉錢塘慧因淨源以自代乃敎主客楊傑送至慧因受法焉暮年歸國雖不得於本寺稱祖亦秉敎於晉水者也至其輸金建閣故又列之檀那

懷祥禪師主敎慧因寺上堂曰南山高北山低日出東方夜落西白牛上樹覓不得烏雞入水大家知且

慧因寺志卷三

六

道寬得後又如何良久曰堪作甚麼見傳燈錄

義盡禪師住慧因寺僧問佛未出世如何師曰摩耶夫人出世後如何曰悉達太子見傳燈錄

易菴法師宋理宗時住山理宗御書易菴二字賜之勒石沈埋土中萬麻間主僧如通亦號易菴掘地碑

復出今立妙應殿內殿左壁瑞光碑宋雲間童科進士盛熙朝撰字書漉漫祇可彷彿其意大都為父太

尉公遺命請易菴演華嚴經敎菩薩預於師之將行放五色瑞光以示之則師之道行弘微佛鑒於幽帝

欽於顯總可追想其概矣惜繼述無聞不自表章其

顛末云

清雅法師 如介禪師

鑒義佛日講師 僧錄密印法師

佛智靈源法師 笑翁法師

無得禪師 中山可法師

松巖奇禪師 達才禪師

以上皆宗晉水敎或住山或飛錫暫止慧因者萬松法師雙徑慧林行高望隆時寺僧星散僅遺一二不克支撐廢墜延師入寺師憫其誠計以動眾設壇講華嚴秘義聽者雲集日以千計遠近僊擬於

慧因寺志卷三

七

當道府公某惡之微服率武士懷挺而前意必辱師每至師榻雙履宛然開幃視之杳無所見眾驚為神既去師語寺僧曰敗乃公事者此人拂衣去

易菴師名如通紹興人因萬松之緣中廢鄉紳方公陳公以禮延至師本訥沈靜宛若處女及與廢舉墜

果敢承當有不阻不撓之槩時殿宇崩圯僧徒流落雖妙空無際二師同時應徵事每各決於易菴故天

王大雄輪藏鐘樓不數歲而昱然鼎新皆易菴力也事竣入天台國清了生死大義嗣臨濟宗傳焉詳八卷塔銘

無際師名明慧海寧人耽靜守雌不希聲譽嗣臨濟宗於雙徑師受其傳鉢入寺居觀音殿苦其卑湫因於千佛閣遺址移建其上雲間陸宗伯平泉嘉與助成之尤多未竟之志而天促其臘爲一時縉紳所惜妙空師名悟立雲南人初與易菴無際同時應聘縱傳派不同而協心戮力如手足故今法裔綿遠

慧因寺志卷三

八

慧因寺志卷之四

檀那

多金長者軋茁旃林篤道荃臣金湯法界良因夙植蓮胎暫移蔗種琳宮寶剎仍是故棲是以任事如己身揮金如長物耳苟不詳徵名實恐泯慈勳若徒侈烈冠紳幾同仕籍矣志檀那

吳越錢忠武肅王鏐始建惠因禪院於玉岑山北是爲茲寺之始

宋神宗皇帝以高麗僧統義天之請受賢首教於晉水法師敕遣主客郎楊傑送至錢唐慧因教院兼有

慧因寺志卷四

一

賜資

寧宗皇帝初年南北罷兵萬幾稍暇間同宰執一幸茲寺檢閱高麗所進金字華嚴經賜金修閣御筆書額今尙存

理宗皇帝嘗幸寺聽易菴禪師講華嚴祕義寵資至御書易菴二字賜之今存妙應殿

高麗國文宗仁孝王以國中大有雨花之瑞每遊現晉水二字適其幼子義天辭榮出家命入中國受晉水師教明年進金字華嚴經三百部銀二千兩建閣於寺藏之

義天卽仁孝王子詳別卷附張伯雨王蒲團傳王蒲團者武林山人無名字人就所業呼之慶厯間居慧因院廡下織蒲爲業團成售去卽以施僧及周道途孳者恐不給更約己以望其腹身衣鶉衣羸瘠僕僕於道見者無不笑其愚及齒衰且病不能事所業卒餓死委屍道旁一士人遇之惻然曰是好施王蒲團也竺乾之教無有施而不報今枉然矣書果報二字於其臂買棺瘞之而去後士人舉進士應制科上等官主客郎奉命使高麗時高麗仁孝王當國燕使於寢鵲數行言笑綢繆漸及宮中細事王曰不穀數

慧因寺志卷四

二

子其一瘠揣其智慧絕勝言者臂有夙記彷彿果報字未揣因緣何居耳使因請得一見之王命引見比至使前驟言笑如故相識出臂示使者宛然道旁悽惻也王大駭異使者具述以故子啟王願辭榮出家爲僧從之更名義天封佑世僧統明年入中國疏請受晉水法師華嚴經教後見天竺慈辯請問天台教觀之旨悉得其旨比歸國建大剎號天台寺而奉慈辯爲初祖復啟王施金書華嚴三譯於惠因院兼輸貲建閣藏之嗟乎蒲團死義天瘠義天語蒲團生豈偶然哉織則殫廡下之傭侈則分海藩之賦等施也

廣狹無論己或曰買棺士人卽無爲楊傑次公也蒲宗孟以資政殿學士大中大夫出鎮錢唐率寮屬敦請晉水法師住持慧因教院施金建七祖堂許懋孫昌齡俱轉運使捨畫善財參善知識五十四軸併供具二十事

李孝先 姚舜諧俱朝散郎通判軍州事捨經函六百枚

蘇文忠公軾據文忠卻貢疏云自熙寧以來高麗屢入朝貢兩浙騷然皆因奸民徐戩等交通誘引妄談庸僧淨源通曉佛法以致義天羨慕來朝從源講解

慧因寺志卷四

三

源死其徒復持眞影舍利違禁過海以致義天差人祭奠兼進金塔探瞰朝廷受之則以貪示外夷計構紛然朝貢踵接夷使所至圖畫山川購買書籍不惟中國受疲而邊防亦疎乞卻金塔勿受絕其來意云則是文忠目晉水爲庸僧矣何以伽藍之誓護持茲寺如此其大且久也大都文忠此時護國之心甚於護法因晉水之名高且遠恐以一高麗爲諸島夷倡縣官費且不貲終釀禍釁不得不加庸之一字以杜夷使之來耳若曰源非中國所尊而遠夷嚮往如此不幾貽笑中國耶然玩其疏中云從源講解非善知

識何由得講解又云持源舍利過海非真羅漢何由得舍利既已善知識真羅漢矣尙得謂之庸乎是文忠故矛盾已說以示此僧之不庸而姑借一字之貶以距外夷而安中國也欲示中國之尊卽佛印之據座以爲得體欲彌中國之釁卽晉水之方來以爲生事總文忠護國之心甚於護法耳異日伽藍之誓不獨補赤山亦以謝晉水也贅言以識觀者之惑

蔣之奇以上柱國弋陽郡公正議大夫知杭州軍事捐俸助建華嚴經閣兼爲立石

元確高麗相捨藏經一部於寺有碑

慧因寺志卷四

四

潘王璋高麗駙馬都尉元祐四年進香幡以奠晉水爲置田百餘畝以奉香火今碑尙存

葉伸兩浙轉運副使兼勸農使權知杭州軍以蒲公改禪院爲敎院捐俸助葺兼爲立石

呂惠卿鎮南節度使柱國東平郡公知杭州尊晉水法師敎爲助葺敎院於其寂爲建塔立石

楊傑兩浙提刑上輕車都尉以常奉命謁晉水於本寺護敎特力

元祖於上都聞華嚴賢首敎獨盛於杭之慧因寺遣使賫金兼頒戒諭勒石以垂永久

趙孟頫子昂每至武林必停棹赤埠徘徊慧因謂人曰吾獨愛其古寂爲手書碑刻數通今一尙存

黃子久公望卜築筲箕泉之旁畫七祖堂四壁見繪乘

皇明自嘉隆以前寺廢僧散文獻零落檀那功德一切無徵未若宋元猶延碑志故錄自嘉隆以來諸檀

護之最宏鉅者若夫積壤滙涓洪纖平等並列豐碑垂之不朽茲卷不及詳已

十洲方九敘錢塘人承天太守感寺之廢墜延眞僧悟玄入寺意圖修舉惜公乍歿而悟玄子力未竟厥

志

慧因寺志卷四

五

抑菴陳洪濛仁和大中丞復舉僧如通明慧共典修舉而悟玄遂得協力以襄厥成凡殿宇禪棲恢宏

倍昔如通之力居十之七敬亭陳善錢塘人方伯優游林下輒詣玉岑與如通

結契于寺之修建大有施捐元洲張瀚仁和人大家宰雖位厯通臚而邱壑情殷

時有物外之致山僧野衲頗從之遊玉岑惠潤杖屨之弟文學彥凌居士子虛子姓如玄度世張仲舉三

孝廉悉因冢宰遺澤檀護之功世世賴之宋寧宗御

書閣額昔入公第而諸孫竟能慨然完趙雖公忠厚之傳而後人繩武可稱不愧清白矣

晉峯陸杲平湖人秋官郎嘗于武林講致知之學如通從之遊質以禪語言下頓契謂六通三明異名同歸不減法派手書世說一則于其壁引爲忘年之友其子冢宰公光祖孝廉公光宅悉命與之遊故如通修復茲寺陸氏檀施之力居多

平泉陸樹聲華亭人大宗伯每遊湖上與明慧交最厚以慧有志移普門殿于千佛閣址捐貲若干助之更殿額爲妙應公在部時剃度寺僧性賢等三人

慧因寺志卷四

六

卓明卿居士仁和唐樓人捐貲修造伽藍殿

順所胡孝仁和人新安太守如通營修多有捐助錢塘邑侯姜公召助給更優胡公左右之也

寓庸黃汝亨仁和人憲副生平護沙門教似有夙植兩山諸刹無一不受其鴻庇于茲寺之衰尤深注憫寺僧照微奮志興舉公不惟傾橐而於知交同志緘函數百旁午道途至藩臬郡邑諸公竭力從與故微得復華嚴經閣之舊觀焉

清遠洪瞻祖錢塘人見任大中丞平日護教篤摯與黃憲副公如左右手萬麻辛丑憫慧因大殿將頽施

百金寺僧性賢修葺凡棟梁朽腐者一更新之初照

微建閣蓄意待時而未敢形諸口洪公特發是願適與微合遂殫力鼎新因公奉持進提咒故設準提像于閣以是閣之成雖黃公之左右居多實公肇基也迄今諸公子皆相繼護持曾無倦懈寺實永賴焉本如吳用先桐城人時爲浙方伯捐俸造經閣準提像恐出庸手托蓮池大師命良工爲之莊嚴福好得未曾睹又優婆夷高門許氏助裝金碧增麗靈河黃充謙錢塘人大參謂先朝名利首當恢復厚施以助其成

慧因寺志卷四

七

屹瞻葛寅亮錢塘人見任璽卿諸山古刹多其法護密邇茲寺檀施更稠于宗相修建時吹噓之力尤鉅益軒呂純如吳江人大司馬進香天竺忽于舟中夢偉衣冠丈夫謁之以廢寺相托丰容舉止種種留目比自天竺旋輿中途暫止玉岑輿夫憇憑入觀古蹟公勉從之入寺瞻禮淒其萬狀頽垣毀像什九垂盡徙倚東廡見坡公像宛然夢中所接也感而捐貲修葺茲寺凡大殿藏閣山門鐘樓悉命寺僧宗相主其事一切務爲永久計卽所費不貲不較也宗相殫力承當輪奐聿新金碧映發庶幾追唐宋之舊矣一時

若憲長王公在晉藩參胡公世賞臬副陸公完學郡
守姚公之蘭郡丞唐公學仁惟使宋公長翰聞呂公
感夢事奇咸捐俸以助而公外弟錢可字無可護持
尤力

霞標楊師孔貴州普安人以水部郎監南關權一年
之中興廢舉墜兩山諸刹多受其蔭以松陵呂公之
託尤眷慧因嘗助葺鐘樓手書潮音顏之

延禧柴紹勳仁和人見任夏官郎當宗相葺殿時宰
吳之膠城聞古寺興復捐俸寄助

行可李事道錢塘人以孝義傳家爲八閩饒貳生平

慧因寺志卷四

八

信心之篤護教之殷真有絲縷不牽千萬吾往之旣
子兆勤仲休奉道尤謹平口遵雲棲教于放生掩骸
拯困齋僧等事不吝捐橐爲之設常住放生錢法以
垂永久于此寺之衰極切眷注重修妙應殿助建華
嚴閣多賴其施子每欲濬惠澗下流爲池以放生力
未逮也至率僧徒以戒律澹泊勞勩必身先之

小江間涑孝廉啟祥子將其子也父子護沙門教諸
山屈指在甲乙間禪宮銷歇支撐多方如策家政于
慧因尤爲加意凡有興作恃爲龐公

大玉徐時泰錢塘人太史諸生時嘗讀書南屏往來

玉岑與寺僧寂澄說無生法契合悲照微蚤世未竟
厥志剃度一僧法疑以嗣其傳嘗勗之曰高麗之古
不滅淨慈而衰頽至此者以無志乘可稽也名山古
刹時有興替藉以永延令人興起者志耳往不可咎
來猶可追是在子矣疑遂奮然承之斷碑殘碣搜剔
靡遺更老故聞隨筆傳寫以供輯綴帙成公聞之喜
助貲壽梓兼爲序其簡首卽巴音里調得附青雲以
不朽矣

盤初蔣如奇宜興人見任憲副卽宋柱國穎叔之裔
遨遊湖上止宿寺中見柱國遺碑慨然樂輸若干以

慧因寺志卷四

九

助碧鮮經始仍爲書額

仲敷蔡仁洽仁和人讀書寺中登賢書思以報佛之
祐樂爲輸助

經宇蔣時錢塘人居士捐助經閣四垣及寺中諸聖
像地獄變相咸爲裝飾所費金百餘

慧因寺志卷之五

宮宇

自宋迄今五百餘年耳赤山替而成原惠潤湮而為陸滄桑反覆奚待劫火燒而天一孕况土木廢興乎然而周鼎未移黍離滿目魯社久屋靈光獨巋要亦未可定也其間或自昔遺或由今豎或屢葺而失故或名存而實亡總循環于轉輪世界中矣志宮宇大雄殿吳越王建但遞圯遞修榱桷楹漸非故物祇石柱及諸礎猶是漢宮金狄耳然規模跋翼與玉岑對峙差相伯仲不失舊觀初止奉毘盧佛一尊自

慧因寺志卷五

一

易菴通之葺遂中奉釋迦左普賢而右文殊以華嚴座普賢長子居上首也當年倉卒舉廢不久復敝松陵少司馬呂公益軒祈嗣天竺舟中夢蘇公為此寺乞緣中途偶憩謁公像于東廡宛符夢對遂捐貲重葺大殿輪藏殿一朝改觀矣

輪藏殿與大殿相連高則倍之接構工巧無湊泊跡雖諸山繚繞湖中彷彿隱見中設轉輪貯欵賜藏經於函壁水滌環簷阿翬煥相輪聲聞數里兩山遨遊咸謂目未曾有也下奉大悲像相傳即放光于景定間者

天王殿舊已廢萬厯間寺僧易菴通建以玉岑緊逼無隙地即山門為之旁設四天王中龕向背俱觀音像不知何人作此其石像由掘土得之者淪埋歲久莊嚴福好宛然如新止水意欲移奉別室而置葺馱面北去俗僧見遠矣殿額華嚴第一山今失

妙應殿亦宋遺也節稅輻輳備人工之巧舊在大殿西北萬厯間無際即千佛閣遺址移建于上前後脩竹檀欒最宜暑月雲間陸宗伯平泉塑旃檀大士像于內頃歲李太學仲休重葺更增麗矣

慧因寺志卷五

二

正末燬于兵今遺址為妙應殿

華嚴經閣宋時高麗國王之弟僧統義天奉晉水大法師賢首教疏請入侍為弟子朝廷許之比歸國以金書華嚴經并建閣之貲附貢舶以進遂翔茲閣南渡帝王無不親臨校閱靈宗御書閣額以表章之元末兵起並為灰燼惟閣額尚存張尚書元洲家後其子孫復施還寺故月印止水鼎建新閣以御書顏之興廢繼絕張氏之功不可泯矣

七祖堂晉水法師建以奉馬鳴大士及龍樹帝心雲華賢首清涼圭峯七祖相傳在伽藍堂之東北今不

可攷余謂後有興起者當增晉水宋易菴爲九祖而以明易菴無際妙空三師配可也

鐘樓在正殿東南易菴通建高可十尋榱桷軒翥上縣洪鐘下奉幽冥教主翼以地獄變相近年松陵呂公捐貲重葺水部推使楊公霞標協成之書額其上閣下諸相煜然重新則止水力也

伽藍堂在大殿東廡宋建初奉華光一像後蘇文忠倅杭築六橋之隄于西湖欲取土於山以實之而諸山多石不便畚畝惟赤山純土濱湖易于輸載隄成而山已夷而原矣形家言去此山則慧因失其左臂

慧因寺志卷五

三

行不利于茲寺文忠矢於佛前願爲伽藍神以護之命增己像于華光之右嗣後屢著靈應近年見夢于松陵呂公事尤顯赫見公願力之弘非他賢所能及也呂公以公與華光聯座殊覺不倫擬于堂右隙地設公專祠以祀之惜寺僧莫能任其事者

禪堂三楹在妙應殿右萬麻間易菴等建爲公所楞伽室在禪堂前妙空易菴建

高麗王祠在楞伽室前想昔以經閣餘貲爲義天報本耳然貲雖供于節主事實始于義天則宜設義天一像以配之豈當時綿葢草創制猶未備也

碧鮮閣在妙應殿東北瑯玕萬箇浮翠北窗雲影月魂風簧雪拍憑欄招攜時集几案海南山一幽勝也子讀扈載賦久擬于梓里山中建閣顏之然頭顛衰暮爲歡幾何不若公之人人嗣後高明韻士暇日登此彈琴賦詩呼盧浮白卽余百年後猶得以精神縵縵爲快故以閣貲若干付止水經始其事務爲可久無若杭欵草草作一二十年計也

香積在七祖堂後今廢

滌池在香積旁廣可丈餘遇以文石今遺跡尙存法相菜圃中

慧因寺志卷五

四

慧因寺志卷之六

碑記

敕賜杭州慧因教院記

杭之爲州領屬縣十寺院五百三十有二凡講院所傳多天台智者之教惟賢首一宗歷年沈隱是以法師源公力振宏綱始立教藏于蘇于秀元豐八年高麗國王子祐世僧統義天聞風摠衣願承密印于時資政殿學士大中大夫蒲公來牧是州以廊廟之器而臨一方其愷悌之政威懷之略指麾於談笑之間綽有餘裕乘閒率賓僚遊南山慧因禪院觀其締構

慧因寺志卷六

一

棟宇規摹壯麗惜其久寂而不葺乃命法師主之又施金塑賢首七祖之像僧統從而印造經論疏鈔七千有餘帙教藏之能事畢矣於是其徒晉仁等以狀援例乞易禪院爲教院永世相承以嚴師席蒲公卽具奏以聞越元祐三年五月一日錫命報可崖谷輝煥邦人踴躍賢首之教自是而興其學之淺者知由文字入不二法門而不泥於文字其學之深者見佛性於言下而至於無言則此院易名之旨乃示人像法之宗如暗室而照明燈如步海而駕大航豈小補而已法師敬上之賜刊較於石托予述而揭之以垂

不朽三年八月二十有八日朝散大夫提舉洞霄宮上護軍吳興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章衡記 維那沙門履淵監院沙門晉仁勾當廣潤大師曇真首座沙門道璠通義大師子靈書住持傳賢首祖教沙門淨源

朝散郎權發遣兩浙路提點刑獄公事兼本路勸農提舉河渠公事上輕車都尉借紫楊傑篆額朝散郎權發遣兩浙計度轉運副使公事兼勸農使兼提舉本路鹽事權杭州軍州事充兩浙西路兵馬鈐轄上輕車都尉借紫葉伸立石

慧因寺志卷六

二

杭州慧因教院華嚴閣記

鎮南軍節度洪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檢校司徒持節都督洪州諸軍事洪州刺史知杭州軍州事兼管内勸農使充兩浙西路兵馬鈐轄兼提舉本路兵馬巡檢公事柱國東平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四百戶食實封五百戶□□□撰

錢塘有大法師曰淨源以賢首教爲東南學者宗所註經文傳布外國有高麗僧義天者見其文而悅之元豐八年春因以其王命使于我請從源師口授經旨天子可其奏義天至杭禮見源師源師爲說法要

義天竟其學還本國其兄國王與其母命以青紙金書晉義熙唐證聖正元中所譯華嚴經三本凡一百七十卷附海舟捨入源師所住慧因教院以報皇帝之德至元符元年冬其國遣使貢方物及建中靖國元年復遣使賀今上登寶位繼附白金千數百兩請於慧因院造華嚴經閣及盧舍那佛普賢文殊菩薩像并供具等置於其閣乞差童行管勾歲與剃度部使者及引伴各以其狀聞朝廷皆許之未幾閣成源師之法子曰希仲以余與源師有舊請爲文以記之賢首教者世傳華嚴經之學始於帝心杜順次尊者

慧因寺志卷六

三

智儼次賢首國師法藏次清涼國師澄觀次圭峰禪師宗密帝心有法界觀尊者有搜立記賢首有探立記皆釋晉經而已至清涼爲唐經作疏而證聖正元之二譯始備圭峰復爲清涼作講義源師因以五師爲華嚴五祖以其判教自賢首始故謂之賢首教而源師所注乃以清涼疏分列於經文之下使學者曉然易見者也夫道未始有物而神無乎不在通乎此者大小而小大多少而少多唯心之從莫之能禦此華嚴所以以一眞之境融通事理交相攝入而出大千經卷於一塵之內者也然羣生沈迷不知反本至

雖輪轉生死而莫之悔雖世所謂賢有智者未免乎此也今義天不以夷夏之異山海之遠求師以問其說及其得請又作佛事以爲報而源師究極義學至爲殊方之所師慕如此是皆可書也乃爲之記云建中靖國元年三月初一記

右正議大夫知杭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充兩浙西路兵馬鈐轄兼提舉本路兵馬巡檢公事上柱國弋陽郡開國公食邑三千六百戶食實封七百戶蔣之奇立石

慧因院教藏記

慧因寺志卷六

四

大宋杭州慧因院賢首教藏資政殿學士大中大夫蒲公鎮錢塘之明年政成民樂春正月請晉水淨源闍黎住持南山慧因道場又施金立賢首華梵七祖之像設帳座而祠焉轉運使許懋孫昌齡同繪善財童子參善知識五十四軸并供具二十事通判軍州事朝散郎李孝先姚舜諧共置經函六百餘枚高麗國祐世僧統義天聆芳咀潤禮足承教印造經論疏鈔總七千三百餘帙莊嚴壯麗金碧相輝其弟子希仲等欲光昭偉蹟以文見屬因語之曰昔者無上法王出現於世以空化執以福利化欲以緣業化妄以

地獄化愚故五蘊九識十八界膠固循環回復於生
老病死之中者咸歸度門至於妙用無迹真空無體
本源清淨覺照圓明卽華嚴海會稱性極談無大無
小同證菩提恢恢焉炳炳焉不可得而思議也嗟乎
能仁滅而法網散宗途異而諍辯興馬鳴菩薩乃造
起信論發明大乘以摧邪說龍勝得之開章釋義又
入龍宮誦華嚴以傳於世帝心尊者應跡終南挾論
集觀以授雲華于時機感尙微法雷未振於是賢首
菩薩統一心宏五教大明旣升燭火斯息大雨普注
羣物咸潤清涼定慧二大士又從而演之通之如貫

慧因寺志卷六

五

意殊圓融無盡噫去聖益遠精義漸隱源公以超悟
浩博之才力扶祖訓集注大經著述疏記無慮數十
萬言始建教藏於蘇之報恩法華秀之密印寶閣普
照善住今慧因虛席又偶當世明公與協力而興之
闡揚尤盛學者如歸隨根器破疑惑能脫纏縛者入
正解悟本覺離我人相者比比有之宜乎召流天下
化行東表俾世之言佛法者知賢首之爲正宗刻之
金石無愧辭矣

元祐元年十二月十八日朝散大夫提舉杭州洞霄
宮護軍吳興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章

衡記

承事郎監杭州都酒務兼權市舶司唐之問書
奉議郎簽書昭慶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賜緋魚袋
文勛題額

資政殿學士大中大夫知杭州軍州事兼管內勸
農使充兩浙西路兵馬鈐轄兼提舉本路兵馬巡
檢公事輕車都尉河東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六百
戶實封一百戶滿宗孟立石

高麗國僉議贊成事元公捨大藏經記

翰林院直學士朝列大夫本國重大匡守僉議政

慧因寺志卷六

六

丞右文館大提學監春秋館事判選部事致仕閔
□□撰

重大匡上洛君金恂書并題

夫以實際而觀則廓然空寂無名無相本無眾生亦
無諸佛豈有生滅苦樂在於其間哉然諸有情背真
逐妄自有生死去來故罪福由是而生苦樂從斯而
出罪福旣生復有輕重苦樂隨出亦如形影於是地
獄餓鬼畜生修羅人天諸趣紛然而作是所謂眾生
也苦莫苦於地獄樂莫樂於天堂然天報將盡亦有
五衰之苦而又隨業墮落則亦未免於三途故天堂

之樂不足恃也於中有一聰慧之人因於眾生而起大悲因於大悲而生菩提心因菩提心成正覺是所謂佛也佛以平等大悲視眾生如一子然諸眾生根器不同非一法可度故欲隨其根將適其器而遂有三乘十二分教八萬四千法藏如世良醫救諸病用藥至于設方至萬非苟多其藥而廣其方也藥隨病異故不得不然耳是以我佛釋迦成正覺轉法輪始自鹿苑至於雙樹七七年間所說法門不爲不多矣及乎一千年後其教東漸自漢明夢見金容已來西竺梵本之來譯東夏者無慮五千餘卷經律皆佛

慧因寺志卷六

七

口所宣論則皆諸菩薩所造如易之十翼春秋之三傳者也略舉諸經所有功德則或有但聞其名及一句義者猶勝純以七寶積滿三千大千世界以用布施又復分別半偈者亦勝教百恒河沙眾生得阿羅漢果於中密教則有影過風經之益或有一字之功能令滅罪成佛戒律則一日之功亦能生佛淨土然則苟能成一卷經聞一句義依一字功修一日戒亦足爲千生萬劫難得之福慶也况復成一大藏趁年披轉者豈不萬萬於前功哉然此須有大財力者能之而世之富貴者例皆聚不厭多滿不知足急於求

利怠於爲善及乎四山既合五家爭奪然後無如之何假使得如汾陽終始何益於身後哉在當世獨得超然世外之明見者惟我退翁元相公有焉公生閱閱而蚤收科第敷歷清華而驟登卿相當其急流思老聃之知止深信勝緣慕靈運之在家曾與故僉議中贊安公同誠立願印造大藏經一部俾安於四明之天童禪刹猶以爲歉今復度其功費而竭盡財力印成全藏一部奉安大覺國師所起道場以爲地勝人高而法寶雖具若不披轉於歲時而與其福利則與夫多買良田遠求好種而不解耕穫者何異哉於

慧因寺志卷六

八

是又備趁年轉藏之資并以捨施善哉未會有也其所願則皇帝聖壽萬萬歲皇太后億載萬年瀋王國主各增椿算先公先妣超躡寶蓮四生六道一切有情咸蒙饒潤同至菩提耳大哉心乎所成大法寶藏宜安於此而捨之於彼者以無自他彼此之殊也所作最勝功緣先奉君親者始終不離忠孝之道也由斯而往則雖欲後於自利福祿其不先於公乎推其餘以及子孫尚有餘慶矣以子爲蚤年同勝辱知蚤厚且親請以爲記予以老病固辭請之不已不獲已而麤敘其所見知耳

元祐元年二月日

功德主大臣僉議贊成事判總部事致仕元璣性
海慈昭明宗大師華嚴宗主杭州路高麗惠因教
寺持僧慧福立石

重修慧因講寺碑記

賜進士及第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前
南京吏部尚書經筵講官國史總裁掌詹事府詹
事新昌潘晟撰文

賜進士第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
書武英殿大學士知制誥國史會典總裁餘姚呂

慧因寺志卷六

九

本篆額

賜進士第雲南布政使司左布政使致仕詔階正奉
大夫正治卿前奉敕提督雲南廣西學政錢塘陳

善書丹

西湖有古刹曰慧因玉岑山龍盤其前南高峯虎踞
其右擅諸山之勝爲名梵之雄蓋宋吳越忠武肅王
所創也元豐間高麗國王子僧統義天入貢受晉水
禪師教以歸迺泥金書華嚴經贊奉于寺更輸金建
華嚴大閣藏之故時人多以高麗名寺者理宗朝有
易菴禪師闡揚大乘丕振宗風開拓道場爲一時繼

流所推穀理宗御書易菴二字賜之刻石尙存迨我

皇明慧因寺歸然魯靈光也正德來僧困征徭幾亡

是公矣寺之削也滋甚嗣後僧僅子遺亦覲新葺欲

以上賓禮禮行僧萬松爲重修主以否運未極不果

也向之歸然者瓦欲鴛飛梁將虹沒對之興悲矣山

羞泉怱草木鬱悒者數十年佛法有靈檀越未墜所

幸承天守十洲方公九敘掛冠歸隱力圖恢復延致

眞僧悟立相與協成之藏殿將新而十洲公倏焉觀

化悠悠末法誰作金湯已耶茲藉大中丞抑菴陳公

洪濛參悟禪宗了無人我護持益力遂於隆慶御宇

之初爰命悟立慎舉同參僧如通如通亦舉僧明慧

共典佛事一乃心力對佛矢言篤務謀成三僧者皆
萬松法子也如通經明行脩從容應務不出半語抄
一錢卽人之靳不捐一金者驩施惟恐後於是撤而
新之爲出門貯四大法王前正殿廬三世佛中轉輪
藏藏佛經若干部全奉延明經僧十餘眾校閱三年
而經始正後爲觀音殿雲間禮部尚書平泉陸公樹
聲大書妙應殿扁以遺之左建伽藍殿禮華光神構
鐘樓幾百尺鑄洪鐘以司晨昏聲聞數十里簷宇垂
阿百楹相扶言言翼翼而向之歸然者如故也經始

慧因寺志卷六

十

於萬曆甲戌以戊寅落成通計五載惜明慧先寂不令見之如通悟立率其徒與孫焚修於斯鐘磬鏡唄華鬘旛蓋朝夕贊揚以祝世界主萬年有道之長至是而萬松未竟之志得如通以成之也否極而泰數與悟立號妙空長眉脩幹心與行字藩伯麓池郭公斗以梓里情將捐俸爲助而公釋位去悟立有志焉而力莫能與也如通號易菴披徑而入景像蕭然不自意遂能起廢若此奇哉自宋迄今數百餘禩而易菴之號殆相符合宋易菴爲前第一代阿羅漢今易菴爲後第一代阿羅漢佛教中興豈偶然哉如通越

慧因寺志卷六

十一

產也讀儒者書尤長於內典慕大鑒不傳真印用是出世遊京師爲比部郎平湖胥峰陸公杲所重入少林徧歷五嶽海內沙門皆知有易菴矣大理陸五臺光祖厥弟雲臺光宅相與友善蓋二陸鳴東越之學以致知先登於岸如通闡西方之傳所謂般若波羅蜜者多默契云子亦東越人也向在留都掌邦禮如通以藏經謁子備陳慧因興廢之顛末且稱子同年友陳中丞公爲之主盟其峻護者則錢塘令西蜀姜君召德通以成之者則徽郡守仁和胡君孝也子奉明天子召還北如通紹介請迺述所聞於如通者而

次第之以屬石史

萬曆六年歲驪戊寅冬十月吉旦傳臨濟正宗二十七世沙門如通立石

四明慈水諸應元校模上石

慧因寺鐘樓銘 并序

賜進士出身嘉議大夫奉敕巡撫貴州兼湖北川東等處地方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得請致仕恩封進通議大夫仁和陳洪濛撰文

賜進士中憲大夫南京通政使司右通政掌司事前太僕寺少卿山東道監察御史奉敕提督北直隸

慧因寺志卷六

十二

學校翰林院庶吉士仁和馬三才篆額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直隸徽州府知府前禮部主客清吏司郎中餘姚胡孝書丹

夫廣樂之陳始條理于金奏名藍起仆苟非鴻鐘肇鳴上徹九天天下震九地奚以普度幽明而住持三寶哉本寺前代弘法有人上感帝王供養遠致海外莊嚴凡百珍異精妙殊絕尋常逮乎勝流不作日墜日消竭求苟完集緣恒艱幾成復輟雖梯天葦海不足以喻云自易菴法師之來也漸整舊規隨機善導四眾故良緣集諸功德展轉成就正殿元獨毗盧佛

一尊座下惟侍托塔毗沙門護法韋馱而已四旁周圍前立二十天後坐十八應真易菴以爲華嚴境界有主有伴於是左增長子大行普賢願王右增小男大智文殊師利法王子至於藏殿起於園池正猶龍藏之在香港關板潛通隨推旋運靡滯其中八方安置經函高列三十三天復上下迭彰雙垂兩象而外環之以傑閣始者零星朽蝕閤欹塵霾池闕泥濘遊蹤斷絕路徑草荒一旦煥然改觀僉莫不以爲出於意外矣而易菴夙願彌深經營益力於是建層樓以撐霄漢鑄鴻鐘以覺愚蒙噫抑豈非所謂隆替有時

慧因寺志卷六

三

得人則興者歟夫其習講而遍開五教參禪而備究五宗兼之結印加持梵唄布薩罔非素業誠如來之所使也是以木材集而繩墨使銅材集而爐備具權輿造化自有大勢天不思議大士冥爲之績又何必扇颺飛廉揚烈榮惑借巧于班倕藉力于胥後哉若今樓已聳飛而鐘已懸綴矣雖然曷可徒標而徒扣耶良以主者既淨尸羅奉迦維顯密單復之付授卽警欵無遮而功不唐捐夫金聲肅物又況其大者乎哉彼三界羣萌沈迷於順逆之境冥冥長劫故於晨朝暮夕如法曳綆舉撞鴻鐘連鳴鏗鏗然龍龕然而

猷猷然上徹諸天以警其樂本無常翻爲苦因而五欲不足戀也下震地獄以醒其苦從何來情忘業消而罪性自空也展轉鳴之不已其爲利益願不鉅哉迺爲銘曰層樓崢嶸出雲烟鴻鐘盃暮轟大千竦破地獄警諸天捨樂歸真解縛纏刀輪摧折火停燃地藏本願竟無邊晉水闡教啟金詮先後易菴若比肩三僧建立近十年終古興隆輝梵筵萬厯戊寅歲冬十月吉日沙門如通立諸應元校鐫

慧因寺志卷六

四

慧因寺志卷之七

碑記

聖旨撥賜田山省劄公據

正月二十八日奉 聖旨臨安府見拘籍鹽官縣造
偽會張阡二等二十八家共田產乙千餘畝上米五
百碩日下並撥賜慧因高麗教寺永遠爲業可劄下
安邊所施行右劄付慧因高麗教寺景定五年正月
印日 八月二十一日恭準 宣諭指揮付去高麗
寺僧慧經狀一紙并安邊所契勘至吏單一紙 可
將已阡撥田令本寺先次管業餘田催促扞釘了

慧因寺志卷七

所有未張阡二屋宇柴山什物日下並行撥 賜高
麗寺爲業 降下禦前慧因高麗教寺知事臣僧慧
經狀本寺今年正月二十八日恭準 聖旨令都省
劄下安邊使所將臨安府見拘籍鹽官縣偽會張阡
二章舜臣等二十八家田地產業一千餘畝日下並
撥 賜本寺永遠爲業二月十七日再準 聖旨令
內轄司貼子下臨安府契勘屋宇等物在與不在所
撥與高麗寺田地上并行撥賜歲收租課添助供眾
專一崇奉 靈宗皇帝 恭聖仁烈皇太后神御
及 皇姑成國公主攢所香火本寺恭準 指揮收

慧因寺志卷七

領省劄前往鹽官縣元委官廳交業縣吏萬英貪圖
拖延半載今來止交到章舜臣等二十家田地共計
六百一十二畝共上米麥三百八十碩尚有章舜臣
名下合沒柴山一伯五十三畝并破計阿五鄭良輔
等冒名強占沒籍田五十餘畝及各人庄屋等物未
蒙官私盡數交付本寺近具狀連交業細單投安邊
使所陳乞蒙台判呈給已交業據仍牒臨安府通判
南廳催扞其餘未盡田山今被所吏職級觀望不與
行移伏乞 指揮再劄下安邊使所行下所委官將
柴山田產屋宇等物並行交付本寺永遠爲業伏候
指揮 除已劄下安邊所遵依 宣諭旨揮施行并
劄臨安府照應外 右劄付慧因高麗教寺照應準
此 景定五年八月 印日
提領安邊所 照得近準 景定五年正月空日
尙書省劄子正月二十八日奉 聖旨臨安府見拘
籍鹽官縣造偽會張阡二等二十八家共田產一千
餘畝上米五伯石日下並撥賜慧因高麗教寺永遠
爲業可劄下安邊所施行右劄付提領安邊所本所
節次催促扞撥據臨安府通判南廳申繳到所委官
仁和縣尉何迪功申具至已扞撥田共六百一十三

畝一角二十四步已先給據付高麗寺照數管業外
續又準 尚書省劄子八月二十一日恭準 宣諭
指揮付去高麗寺僧慧經狀一紙并安邊所契勘至
吏單一紙可將已并撥田令本寺先次管業餘田催
促并釘了辦所有張阡二等屋宇柴山什物日下並
行撥賜高麗寺爲業右劄付提領安邊所遵依宣諭
指揮施行準此本所除已牒兩浙運司及通判南廳
嚴催所委官速與并撥餘田仍追計阿五等究問強
占因依及帖鹽官縣德清縣烏程縣遵依 宣諭指
揮逐一開封照帳給付取本寺交領狀申併牒運司

慧因寺志卷七

三

及通判南廳督催仍將元索到估帳給據付高麗寺
照應外近據仁和縣尉何迪功申準所帖仰并釘鹽
官縣犯僞會人章舜臣沒籍柴山二段計一伯五十
三畝坐落十七都制扣佛日寺西撥賜 御前高麗
寺爲業事本職遵稟指揮除已將帶合千人李慶等
前詣地所喚集都保嚴杲及元看山人王六一王七
十指引逐一并釘訖取到高麗寺交領文狀在前所
有自餘田產見係長安鎮官自行并釘外一段六十
畝坐落姚花尖峰東至呂進 山西至太乙宮南至
水澗北至姚花尖峰其山上有松樹雜柴草一段一

百八十六畝其山巔章舜臣兄章舜舉合受內將西
首一半九十三畝坐落金竹嶺東至章舜舉分受山
西至章舜舉自己山南至水澗北至金竹嶺其山上
有松樹及雜柴草其高麗寺交領文狀繳連在前申
所照會又據臨安府通判南廳申準所牒及轉運使
衙行下并釘張阡二僞會案內章舜臣家沒官田產
撥賜高麗寺爲業事本廳遵稟指揮牒委長安鎮監
鎮并釘今據長安監鎮趙文林申卽已差人行下第
十五都第十六都保正相括到章舜臣等家自餘田
產共六十四畝零四十五步卽已喚集佃戶赴廳承

慧因寺志卷七

四

認躬親將帶合千人等同高麗寺都寺僧慧經往地
所勒保正備土峰牌於各處田所并釘及其申本縣
發下元抄籍首尾官尉吏到地開封將各家屋宇什
物交還訖今取到高麗寺僧慧經交領六十四畝四
十五步租戶姓名文狀外申乞照會本廳今據所申
合行備申申所照會本所契勘得除已給已并撥田
公據外今來續并扣佛日寺西柴山一伯五十三
畝又第十六都田產六十四畝四十五步兩項田山
並未據給據付本寺照應今取索到通判廳元行案
祖開具上項田山四至坐落下項取呈承 書擬欲

給據奉 提領大監刑部台判給須至給據者 先
并到田地共計六伯一十三畝一角二十四步續并
到田山共計二伯一十七畝四十五步 右今給據
付 御前慧因高麗教寺知事僧慧經仰收執照應
管業 景定五年十月 日給

高麗國相元公置田碑

宋元豐初年晉水法師主惠因華嚴講席夙通三觀
妙義圓音溥暢自五季以來頽綱墮緒迨是復振學
者歸仰風聞四方越八年高麗僧統義天本以王子
捨位克志大法航海而來受教塵下卽達其道嗣王

慧因寺志卷七

五

法延暨歸本國號大覺國師化行兩地越十七年國
母施白金於寺宮構傑閣奉安三譯華嚴經典莊嚴
廬舍那佛泊普賢文殊像設金碧璀璨瞻仰一新以
故名其寺曰高麗以慧因爲大覺道場迨二百年矣
輪雲相代墮弛因之今太尉藩王益紹先志皇慶元
年冬遣使咨議參軍洪淪大護軍蔣得洵親從護軍
林宣中軍將金完之卽將吳仲景等獻藻完繕靡飾
口庸百費具舉且以疏徵慧福承乏茲席仍施經律
金藏卷帙襲置閣上晨夕薰崇今二年春相國退翁
元公走价李孝道高口才齋施來杭督印經典一藏

盛以髹函置于寶輪藏中復市負郭良田歸于常住
永充僧飯僧之供歲爲轉誦則法食兩施備矣惟如
來以佛法付國王大臣正欲維持教法流布後世與
天地相爲長久今功德主藩王主于上退翁元相成
于下不負如來付囑初意尊君敬法誠所未有懼無
以垂不朽故書其顛末於碑陰云

延祐元年三月 日住山慧福識

一置捨到田土百頃

一段四十畝坐落嘉興路嘉興縣永安鄉三十八

都地字圍民田置到沈提舉田

慧因寺志卷七

六

一段一十畝坐落嘉興路嘉興縣遷善鄉三十五

都東埠鉗字圍民田置到沈一官田

尙書省牒

禮部狀承都省付下杭州奏準赦書節文應天下有
山川靈跡舊來有名德僧道爲眾師法未有賜爵秩
諡號師名仰所屬勘會聞奏特加封賜據僧司等處
括責到南山慧因教院住持神鑒大師希仲狀稱前
住持傳賢首教晉水大法師淨源委有名德爲眾師
法本部看詳合取自朝廷指揮
牒奉

敕宜賜崇教大師牒至準 御書

敕故牒 御書

崇寧三年十二月 日牒

中大夫守右丞鄧

中大夫守左丞張

司空左僕射

高麗眾檀越布施增置常住田土碑

一置到餘慶寺福寺主民田乙頃三十六畝乙百四

十步共乙契租米乙百乙乙石九斗五升坐落嘉

興路嘉興縣遷善鄉二十四都吳字圍 一置到永

慧因寺志卷七

七

裕庵安山主周八副使等民田乙頃七十九畝二十

四步共九契租米乙百三十五石四斗三升坐落嘉

興路嘉興縣思賢鄉三十四都問字等圍 一置到

時思庵立大師民田三十畝三角共乙契租米二石

五斗坐落嘉興路嘉興縣遷善鄉二十四都吳字圍

一置到善現院源主民田一十一畝共一契租米

八石二斗五升坐落嘉興路嘉興縣遷善鄉三十五

都三往字圍

太尉潘王 疏請無言教講主持杭州路高麗惠因

華嚴教寺開堂說法領眾焚修祝延 聖壽萬年者

圓宗深證法師鍾晉水之英道統親傳王子盛東藩

之教睽彼雲林勝踐猶吾喬木故家佛智靈源無言

教宗主悟自華嚴空諸法界四登寶座既嘗圍繞象

龍高踞玉岑端可鞭笞鸞鳳敢輕付託實重弘通結

三生未了之緣益堅誓願成萬古不磨之業何俟它

人雨施雲行天長地久

延祐二年九月 日疏

推忠揆義協謀佐運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尉上柱

國駙馬都尉潘王璋 太尉潘王疏請起皆趙子昂書

大功德主潘王請疏

慧因寺志卷七

八

太尉潘王 浙江杭州高麗慧因華嚴寺實我東國

王子 大覺國師傳法道場令勸請 景嚴福主任

持祝延 聖壽者性成家法王子有飲浙江水千億

年心持大藏華嚴經得跨蓬萊風三萬里意揚船東

海卓錫西湖景嚴福公講主妙運玄樞洞融法界清

挹吳山標致識稟遼天宏採晉水淵源德當此地瞻

茲舊物質以新函續 大覺國師一點法燈長明不

昧祝 當今 皇帝萬年睿算無疆惟休謹疏

皇慶二年三月 日疏

推忠揆義協謀佐運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尉上柱

國駙馬都尉審王 使臣諮議參軍洪淪等祇奉

本國王命屆古杭印造大藏尊經五十藏施諸名刹

杭之上竺下竺集慶仙林明慶演福慧因崇先妙行

青蓮惠力皆有焉督臨之暇挾二三友散策湖濱因

投本寺唯見凝塵滿座風景蕭然興感形懷 大覺

國師受經之地曠弛若此卽寺僧福提點訪以能任

起廢之責者以余應之於焉疏詞下賁今主茲席時

壬子十有二月也粵明年夏公賚至 大功德主潘

王疏命光被泉石不敢祕私其美勒諸堅珉然寺之

通積日滋公規所以救藥之道甲寅初元被命入都

卽以上事啟達 王聽鈞旨剃僧十員發帑 濟庶

慧燈永耀墜緒復緝恐湮 扶顛之始末書以告於

來者云

延祐元年六月 日住持慧福記

長生天氣力襄

大福應護助襄 皇帝聖旨管軍人官人每根底軍

人每根底城子裏達魯花赤每根底來往使臣每根

底眾百姓每根底 宣諭的 聖旨 成吉思皇帝

月忽仄皇帝 薛禪皇帝 完哲都皇帝 曲律

皇帝的聖旨裏和尚也里可溫先生每他的差發科

慧因寺志卷七

九

慧因寺志卷七

十

斂休要者告天祝 者麼道來如今也依著先的

聖旨體例裏不揀甚麼差發科斂休要者 告 天

祝 壽者麼道杭州有的益知禮普花的祖上高麗

大覺國師蓋來的高麗慧因寺有的佛智靈源寂照

大師教無言宗主做住持那寺裏賢首宗爲顯藏經

的勾當在意整治開華嚴經講每年修懺做好事麼

道佛智靈源寂照大師教無言宗主他每根底執把

行的 聖旨裏了也這寺裏使臣每休安下者鋪馬

祇應休與者倉糧商稅休要者慧因寺管的下院普

門法興寺本宗崇先寺裏的和尙每依著他的言語

裏行者玉岑山地土園林物業不揀是誰休坐氣力

侵占者但屬他的田地水土園林碾磨店鋪人口頭

疋解典庫不揀甚麼事產沒體例的人每休奪要搔

擾者佛志靈源寂照大師教無言宗主根底有了

聖旨麼道沒體例的勾當休做者做呵他每不怕那

甚麼 聖旨俺的 馬兒年四月初十日大都有時

分寫來 聖書垂護山形庭岑玉輝騰共萬靈老衲

承恩知有 報一爐檀篆講圖經 法界惟心任卷

舒摩尼朗映大毘盧願將華藏重重鏡回向 皇元

混一圖 古澗深湍演法輪高峰擁翠嚴真身雲林

物 咸欣忭 天子延年億萬春住持僧明教謹頌

捨田看閱大藏經誌

我佛慈悲恢廓幽宗啟明妙道引推詳覈包廣體微
大演三乘之文用圓曠劫之果願行至博際遇良難
吉刺無思自弊庸才得沾立化念四恩之至重憫羣
迷之未覺謹以中統鈔三百定規置田土捨入天竺
高麗淨慈三寺各一百定歲以一月為約命僧繙閱
三乘妙典一大藏所集殊勳上以祈國家之福下以
報父母之恩旁資眾有其成正覺懼是緣久遂湮沒
也用刻之石敬示三寺典職同是永以圖悠久者

慧因寺志卷七

十一

誦經月分

上竺天台靈感觀音教寺 正月

高麗慧因高麗華嚴教寺 五月

淨慈報恩光孝禪寺 九月

本寺置到杭州路鹽官州東昌亭鄉田五十畝

延祐四年 月 日吉刺實思誌

耆舊 惠燈 惠滿 惠勝

知事 大章 大全 惠節 惠義 惠權

提點

福吉祥

佛智靈源大師住持華嚴宗主 明教立石

朝散大夫同知杭州路總管府事吉刺實思

同妻古都的个

男和尙

女佛奴

慧因寺志卷七

十一

慧因寺志卷之八

傳志

唐定慧禪師傳法碑

唐裴休撰

釋宗密姓何氏果州西充人也家本豪盛少通儒書欲干世以活生靈負俊才而隨計吏充和二年偶謁遂州圓禪師圓未與語密欣然而慕之乃從其削染受教此年進具于拯律師尋謁荆南張張曰汝傳教人也當宣道於帝都復見洛陽照禪師照曰菩薩人也誰能識之末見上都華嚴觀觀曰毘盧單藏能隨我遊者其唯汝乎初在蜀因齋次受經得圓覺十二

慧因寺志卷八

一

章深達義趣誓傳是經在漢上因病僧付華嚴句義未嘗隸習卽爾講之由是乃著圓覺華嚴及涅槃金剛起信唯識孟蘭盆法界觀行願經等疏鈔及法義類例禮懺修證圖傳纂略又集諸宗禪言爲禪藏總而序之并酬答書偈議論等又四分律疏五卷鈔懸談二卷凡二百許卷圖六面皆本一心而貫諸法顯眞體而融事理超羣有於對待冥物我而獨運矣密每入內殿問其法要太元二年慶成節徵賜紫方袍爲大德尋請歸山會昌元年正月六日坐滅於興福塔院儼若平日容貌益悅七日遷於函其自證之力

可知矣其月二十二日道俗等奉全身于圭峯二月十三日茶毘得舍利數十粒明白而潤大後門人泣而求諸煨中必得而歸悉斂藏於石室其無緣之慈可知矣俗齡六十五僧臘三十四遺誠令昇屍施烏獸焚其骨而散之勿塔勿得悲慕以亂禪觀每清明上山必講道七日而後去其餘住持儀則當合律科違者非吾弟子初密道旣芬馨名惟烜赫內眾慕羶旣如彼朝貴答響又如此當長慶元和已來中官立功執政者孔熾內外猜疑人主危殆時宰臣李訓酷重於密乃開成中僞甘露發中官率禁兵五百人出

慧因寺志卷八

二

閣所遇者一皆屠戮時王涯賈餗舒元興方在中書會食聞難作奔入終南投密唯李訓欲求翦髮匿之從者止之訓改圖趨鳳翔時仇士良知之遣人捕密入左軍面數其不告之罪將害之密怡然曰貧道識訓年深亦知其反叛然本師教法遇苦卽救不愛身命死固甘心中尉魚恒志嘉之奏釋其罪朝士聞之扼腕出涕焉或曰密師爲禪耶律耶經綸耶則對曰夫密者四戰之國也人無得而名焉都可謂大智圓明自證利他大菩薩也是故裴休論譔云議者以師不守禪行而廣講經論遊名邑大都以興建爲務乃

爲多聞之所役乎豈聲利之所未忘乎嘻議者焉知大道之所趣哉夫一心者萬法之惣也分而爲誠定慧開而爲六度散而爲萬行萬行未嘗非一心一心未嘗違萬行禪者六度之一耳何能惣諸法哉且如來以法眼付迦葉不以法行故自心而證者爲法隨緣而起者爲行未必常同也然則一心萬法之所生而不屬於萬法得之者則于法自在矣見之者則于教無礙矣本非法不可以法說本非教不可以教傳豈可以軌迹而尋哉自迦葉至富那奢凡十祖皆羅漢所度亦羅漢馬鳴龍樹提婆天親始開摩訶衍著

慧因寺志卷八

三

論釋經摧滅外道爲菩薩唱首而尊者闍夜獨以戒力爲威神尊者摩訶獨以苦行爲道跡其他諸祖或廣行法教或專心禪寂或蟬脫而去或火化而滅或攀樹以示終或受害而償債是乃法必同而行不必同也且循轍迹者非善行守規墨者非善巧不迅疾無以爲大牛不超過無以爲大士故師之道也以知見爲妙門寂靜爲正味慈忍爲甲盾慧斷爲劔矛破內魔之高壘陷外賊之堅陣鎮撫邪雜解釋纒籠遇窮子則叱而使歸其家見貧女則呵而使照其室窮子不歸貧女不富吾師恥之三乘不興四分不振吾

師恥之忠孝不並化荷擔不勝任吾師恥之避名滯相匿我憎慢吾師恥之故違違于濟拔汲汲于開誘不以一行自高不以一德自聳人有依歸者不俟請則往矣有求益者不俟憤則啟矣雖童幼不簡於應接雖驚很不怠於叩勵其以闡教度生助國家之化也如此故親師之法者貧則施暴則斂剛則情戾則順昏則開惰則奮自榮者慊自堅者化徇私者公溺情者義凡土俗有捨其家與妻子同入其法分寺而居者有變活業絕血食持戒法起家爲近住者有出而修政理以救疾苦爲道者有退而奉父母以豐供

慧因寺志卷八

四

養爲行者其餘憧憧而來欣欣而去揚袂而至實腹而歸所在甚眾不可以紀真如來付囑之菩薩眾生不請之良友其四依之人乎其十地之人乎吾不識其境界庭宇之廣狹深淺矣議者又焉知大道之興趣哉其爲識達大人之所知心爲若此也密知心者多矣無如昇平相國之深者蓋同氣相求耳宣宗再闡真乘萬善咸秩追諡曰定慧禪師塔號青蓮持服執弟子禮四眾數千百人矣

清涼國師傳

唐裴休撰

唐清涼國師諱澄觀字太休會稽人姓夏侯氏生於

玄宗開元戊寅身長九尺四寸垂手過膝口四十齒
目光夜發晝乃不眴天寶七年出家肅宗二年受具
是年受詔入內敕譯華嚴初受具時卽以十事自勵
乃曰體不捐沙門之表心不違如來之制坐不背法
界之經性不染情礙之境足不履尼寺之塵脇不觸
居士之榻目不視非儀之綵舌不味過午之餽手不
釋圓明之珠宿不離衣鉢之側從牛頭忠徑山欽問
西來宗旨遙稟于賢首國師華嚴圓旨代宗大厯三
年詔入內與大辯正三藏譯經爲潤文大德旣而辭
入五臺大華嚴寺覃思華嚴以三地聖人棲身佛境

慧因寺志卷八

五

心體眞如猶於後得智起世俗心學世間解絲是博
覽六藝圖史九流異學華夏訓詁竺經梵宇及四圍
五明聖教世典等書靡不該洽德宗建中四年下筆
著疏先求瑞應一夕夢金容當陽山峙光相顯顯因
以手捧咽而門旣覺而喜以謂獲光明遍照之徵自
是筆無停思乃以信解行證分華嚴爲四科理無不
包觀每慨舊疏未盡經旨唯賢首國師頗涉淵源遂
宗承之製疏凡歷四年而文成又夢身爲龍矯首南
臺尾蟠北臺宛轉凌虛鱗鬣曜日須臾變百千數蜿
蜒青冥分散四方而去識者以爲流通之像初爲眾

開講感景雲凝空盤旋成蓋久而不散又爲僧獻等
著隨疏演義四十卷隨文手鏡一百卷貞元十二年
上遣河東節度使禮部尚書李詵備禮迎觀入京特
旨同蜀賓般若三藏翻譯烏茶國所進華嚴後分梵
夾帝親預譯場一日不至卽差僧寂光依僧欲云皇
帝國事因緣如法僧事與欲清淨觀承睿旨翻宣旣
就進之帝命開示華嚴宗旨羣臣大集觀陞高座曰
我皇御宇德合乾坤光宅萬方重譯來貢東風入律
西天輪越海之誠南印御書北闕獻朝宗之敬特回
明詔再譯眞詮光闡大猷增輝新理澄觀願多天幸

慧因寺志卷八

六

欽屬盛明奉詔譯場承旨幽讚抃躍兢惕三復竭愚
露滴天池喜合百川之味塵培華嶽無增萬仞之高
極虛空之可度體無邊涯大也竭滄溟而可飲法門
無盡方也碎塵刹而可數用無能測廣也離覺所覺
朗萬法之幽邃佛也芬敷萬行榮耀眾德華也圓茲
行德飾彼十身嚴也貫攝玄微以成真光之彩經也
總斯七字爲一部之宏綱則無盡法門斯過半矣將
契本性非行莫階故演普賢行海行起解絕智證圓
明矣帝大悅賜觀紫方袍號教授和尚其後相國齊
抗請撰華嚴綱要三卷相國李吉甫請述正要一卷

又爲南康王韋臯著法界觀立鏡一卷僕射高崇文請著鏡燈說文一卷司徒嚴綬請撰三聖圓融觀一卷節度使薛華拾遺白居易請製七處九會華藏界圖心鏡說文千卷又與僧錄靈邃等十八首座三學上流製華嚴圖覺四分中觀等經律論闕脉三十餘部皆古錦純金隨器任用耳十五年受鎮國大師號四月帝誕節敕有司備儀輦迎教授和尙澄觀入內殿闡揚華嚴宗旨觀陞座曰大哉真界萬法資始包空有而絕相入言象而無迹妙有得之而不有真空得之而不空生滅得之而眞常緣起得之而交映我

慧因寺志卷八

七

佛得之妙踐眞覺廓淨塵習寂寥於萬化之域動用於一虛之中融身刹以相舍流聲光而遐燭我皇得之靈鑒虛極保合太和聖文掩于百王清風扇於萬國敷玄化以覺夢垂天真以性情是知不有太虛曷展無涯之照不有眞界豈淨等空之心華嚴教者卽窮斯旨趣盡其源流故恢廓宏遠包納沖邃不可得而思議矣指其源也情塵有經智海無外妄惑非取重玄不空四句之火莫焚萬法之門皆入冥二際而不一動千變而非多事理交涉而兩忘性相融通而無盡若秦鏡之互照猶帝珠之相含重重交光歷歷

齊現故得圓至功於頃刻見佛境於塵毛諸佛心內眾生新新作佛眾生心中諸佛念念證眞一字法門海墨書而不盡一毫之善空界盡而無窮語其定也冥一如於無心卽萬動而常寂海湛眞智光含性空星羅法身影落水圓音非扣而長演果海離念而心傳萬行忘照而齊修漸頓無礙而雙入雖四心彼廣八難頓超而一極唱高二乘絕聽當其器也百城詢友一道棲神明正爲南方盡南矣益我爲友人皆友焉遇三毒而三德圓入一塵而一心淨千化不變其慮萬境順通於道契文殊之妙智宛是初心入普

慧因寺志卷八

八

賢之玄門曾無別體失其旨也徒修因於曠劫得其門也等諸佛於一朝諦觀一塵法界在掌理深智遠識昧辭單塵讀聖聰退坐而已帝時默湛海印朗然大覺願謂羣臣曰朕之師言雅而簡辭典而富扇眞風於第一義天能以聖法清涼朕心仍以清涼賜爲國師之號朕思從來執身心我人及諸法定相斯爲甚倒羣臣拜賀頂奉明命於是中外台輔重臣咸受八戒一日帝問師曰華嚴所詮何謂法界師曰法界者一切眾生身心之本體也從本已來靈明廓徹廣大虛寂唯一眞境而已無有形貌而森羅大千無有

邊際而含容萬有昭昭於心目之間而相不可覩見
晃於色塵之內而理不可分非徹法之慧目離念之
明智不能見自心如此之靈通也故世尊初成正覺
歎曰奇哉我今普見一切眾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
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能證得於是稱法界性說華嚴
經總該萬有卽是一心無礙融通故名法界帝天縱
聖明一聽玄談廓然自得於是敕有司鑄印遷國師
統冠天下緇徒號僧統清涼國師開成三年三月六
日師將示寂謂其徒海岸等曰吾聞偶運無功先聖
悼歎復質無行古人恥之無昭穆動靜無綸緒往復

慧因寺志卷八

九

勿穿鑿異端勿順非辯偽勿迷陷邪心勿固牢鬪諍
大明不能破長夜之昏慈母不能保身後之子當取
信於佛無取信於人真離玄微非言說所顯要以深
心體解朗然現前對境無心逢緣不動則不孤我矣
言訖而逝師生歷九朝爲七帝門師九朝者唐玄宗
肅宗代宗德宗
順宗憲宗穆宗敬宗文
宗七帝者卽代宗以下春秋一百有二僧臘八十有
三是爲華嚴六祖文宗深沐法澤崇仰慟悼特輟朝
三日重民縞素奉全身塔於終南山未幾有梵僧到
闕表稱於蔥嶺見二使者凌空而過以咒止而問之
答曰北印度文殊堂神也東取華嚴菩薩大牙歸國

供養有旨啟塔果失一牙唯三十九存焉遂闡維舍
利光明瑩潤舌如紅蓮色仍謚號清涼國師妙覺之
塔相國裴休奉敕撰碑其銘曰寶月清涼寂照法界
以沙門相藏世間解澄湛含虛氣清鍾鼎雪沃剎溪
霞橫緱嶺眞室寥夔靈嶽崔嵬虛融天地峻拔風雷
離微休命實際龐鴻奉若時政革彼幽蒙燭乎禹質
元聖孕靈德雲冉冉凝眸幻形谷響入耳性不可爲
青蓮出水深不可闕才受戶羅奉持止作原始要終
克諧適莫鳳藻瓊奇遺演秘密染翰風生供盈二筆
欲造玄關咽金一像逮竟將流龍飛遷颺疏新五頂

慧因寺志卷八

十

光銜二京躍山法界功齊百城萬行分披華開古錦
啟迪羣毗與甘露飲燮讚金偈懷生保又聖主師資
聿興遐裔貝葉翻宣譯場獨步談柄一揮幾回天願
王庭闡法傾河湧泉屬辭縱辯立立紫衲命衣
清涼國號不有吾師孰知吾道九州傳命然無盡燈
一人拜錫統天下僧帝網沖融潛通萬戶歷天不周
同時顯晤卷舒自在來往無蹤大士知見允執厥中
西域供牙梵倫遽至奏啟石驗嘉風益熾敕俾圖眞
相卽無相海印大龍蟠居方丈哲人去矣資何所參
卽事之理塔鎖終南文宗御讚曰朕觀法界曠聞無

垠應緣成事允用虛根清涼國師體像啟門奄有法界我祖聿尊教融海嶽恩廓乾坤首相二疏拔擢幽昏間氣斯來拱承佛日四海光凝九州慶溢做金仙門奪古賢席大手名曹橫經請益仍師巨休保余遐庥爰抒顓毫式揚茂實真空罔盡機就而駕白月虛秋清風適夏妙有不遷緣息而化邈爾禹儀煥乎精舍

宋杭州南山慧因教院晉水法師碑

朝散郎權發遣福建路計度轉運副使公事兼勸農使飛騎尉借紫曾攷撰

慧因寺志卷八

十一

朝奉郎新差權知楚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飛騎尉借紫呂康卿書并題額

元祐三年冬十有一月庚午中興賢首祖教晉水大法師示寂于杭州南山之慧因院卽是年閏月丙午茶毗以舍利建塔于院之西北維遵本教故也門人神鑒大師希仲等永慕盛德追紀行實將刻之石以信後世謂予嘗從法師遊因以爲請予爲之考於釋氏之學昔者雙林旣滅正法亦謝一時末學淪於邪小故西竺馬鳴大士應期而生閱彼世迷示之道要爲造宗論明一切法皆自一心探其本則發一心二

慧因寺志卷八

十二

門之義窮其末則盡三細六塵之相業之聖凡染淨教之權實半滿囊括而無所移區別而不可亂故能會脩多羅之旨起摩訶衍之信可謂有生之心鏡釋門之義天者也譯傳中國賢首師聞其風而悅之雖然造論之緣爲化邪小故一真之旨雖具而十立之義猶秘隨機示化廣略當然也逮夫根行淳淑道妙乃發則有帝心大士探雜華之蹟集三重之觀而後心源究竟論旨益著蓋論發其蘊觀則成之異時殊方聖揆則一也而賢首之教約法義五重則教類分齊之所由辨也窮法界三重則心體相用之所自顯也所謂集大成者歟是以通玄歷疏十師而獨贊其妙清涼遠在異世而追踵其武圓融其德於斯爲盛自唐之季道運亦否學於此宗者或得少分莫究大全法統散離二百年矣道之將興必有所啟惟法師以高明之才精微之學興於旣墜合於已裂以爲已任歿而後已自非夙受記屬蓋於此不能與也嗟乎化緣遽畢法炬遂隱性海浩渺孰爲導師此子之所以不得無述也法師名淨源字伯長自號潛叟本泉州晉江楊氏故學人以晉水稱之家世簪紳幼傳儒術夙秉慧性所學必達旣冠肄業之暇閒游禪林因

聞海印師一言頓悟心地志操勇決遂辭親出家先是法師母馮氏嘗夢梵僧宴坐其前異光滿室因而有娠卽屏葷素茹彌月之夕復夢神人曰是子非常當爲法器以是莫逆其志年二十三依東京報慈寺海達大師以泛恩得度明年受其足戒自是朝夕佛事無復異念負笈求法百舍重斫初受華嚴經觀於華藏大師承遷次受李通玄華嚴論於橫海明覃自北還南時長水大師子璿造首楞疏道行浙江縉雲仲希親稟其義二師亦以圓覺起信等諸經論爲人演說法師徧參兼聽本末全盡復傳還源觀於崑山

慧因寺志卷八

三

清本肇公四絕論於中吳秘思所詣講席聞一知十得意象外游刃無間舊德歎仰曰此教海義龍也圓融一宗經觀論章與其疏記鈔解凡數百萬言名義旣多科條亦博有終身不能卒業者故近世總持者罕能該徧講雜華者則曰清涼教講圓覺者則曰圭峰教宗途離析未有統紀法師於是推原其本則教宗雖始於賢首法義實出於起信乃以馬鳴大士爲始祖龍樹帝心雲華賢首清涼圭峰以次列之七祖旣立由是賢首宗裔皆出一本又離合五教以爲十皆清涼圭峰之遺意其發明之則自法師始焉道業

旣就還鄉省親泉人因請住州之清涼縣復出游吳蘇州請住報忠寺之觀音院故翰林學士沈公守杭州又於大中祥符寺置賢首教院以延之其後復住青整之密印寺寶閣院華亭之普照寺善住閣院皆秀州請也所蒞道場檀供還至給眾之外悉以印造教藏所以廣法財之施也身衣布褐自奉甚約或欲爲致賜衣名號者皆卻而不受曰吾豈爲世間名利恭敬者哉華嚴證聖正元兩疏初與本經別行艱於閱讀法師因準外與傳注之此合以爲一疏文浩博先後交互非深其旨未易科解經疏傳合學者便之

慧因寺志卷八

四

嘗謂懺悔發願佛事之始也故製華嚴首楞圓覺三懺摩法以嚴修證謂思親隆師人倫之本也故製孟蘭盆賢首諱日二禮讚文以嚴報事華嚴善財所參大善知識凡五十四首楞文殊所列圓通大士凡二十五皆依經顯相施於繪事歲首陳供法儀甚盛闔境讚慕常千餘人化惡起善教利尤博諸祖之教旣已流行法師又謂妙法蓮花經天台慈恩各有疏解性相二宗惟吾賢首則能融通爲一於是摭而會之益以新意作集義通要十四卷其箋他經也則有仁王護國般若經疏鈔其扶律宗也則有遺教經疏節

要泊廣宣記其恢祖訓也法界觀則有助修記還源觀則有補解金師子章則有雲間類解原人論則有發微錄肇論則有中吳集解及今模鈔皆其手述也餘如百門義海一乘分齊禪源詮序等皆與之定科刊誤門人受之通教意者授疏轉講故學者益勸凡門庭規範多所建立教行中夏聲被異域高麗國王遙申禮敬元豐中寓舶人致書以黃金蓮華手爐爲供明州以聞神宗皇帝恩旨特聽領納彼國王子義天出家號佑世僧統以書致師承之禮稟問法義歲時不絕至元祐初義天航海而至因有司自陳願禮

慧因寺志卷八

五

法師親近承聽朝廷從之遣尙書郎楊傑將會引伴至法師所禮足席下坐則侍側不敢拘禮朝聽夕請歲餘而後歸雲華所造華嚴搜玄記孔目章無性攝論疏起信論義記賢首所造華嚴探玄記起信別記法界無差別論疏十二門論疏三寶諸章門清涼所造正元新譯華嚴經疏圭峰所造華嚴綸貫皆教宗玄要五代兵火久已亡絕至是義天持至座下咨決所疑既佚之典復行於世法師之力也法師立性方嚴有質問者苟所不合則必直之雖遇貴勢不少屈也嘗曰直心不諂趣道之本未聞以法徇乎人者也

故名震他方而當世士大夫罕能知之惟今鎮南司徒呂公與之爲方外之契及義天之來故尙書左丞蒲公鎮杭乃始識之嘆其苦志佛學行解高妙奏改慧因禪院爲教院請師居之造祖師像及繪聖賢相并供具用器等皆蒲公與在位者同力辦之教藏諸部凡六百函則義天所置也義天旣還復以金書大經三譯本凡一百七十卷象籤金軸包匭嚴飾歸之法師以祝聖壽議者謂賢首之教自圭峰旣歿未有如茲日之盛者也法師享年七十八爲僧五十四夏前大期一日命知浴僧子常曰翌日爲吾設眾浴是

慧因寺志卷八

六

夕俗徒浴罷乃剃髮澡身更淨衣結跏趺坐堂上召門弟子悉集曰吾五十餘年力興祖教願心旣滿今茲逝矣祖師止觀行境玄妙宜各精進同趣華藏言訖奄然如入深定者坐踰浹白顏色不動公卿士庶瞻禮悲慕往來如市茶毗之日有光如金線出火中盤結虛空舍利無算士庶求之鑿其地成坎繼日猶有獲者明年十一月義天遣其徒賜紫壽介等三人齋持首楞圓通繪像詣塔薦奠杭州以其事奏至次年正月朝旨聽許修建仍以金塔請法師舍利以歸其國法師所度弟子曰廣潤大師曇眞曇眞所度曰

晉旉晉倫晉僊晉仁晉儀晉借晉儒晉佺晉修凡十人學徒傳講四方累百餘眾甘露正味乳乳成就神鑒大師實爲上首熙寧末子閒居吳中始深求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之說念古人之大體散於百氏更千餘年矣道無不在則釋氏之門有所謂因者不得而廢也始得起信論讀之考其說則曰所言法者謂眾生心是心則攝一切法又曰依一心法有二種門一者心真如門二者生滅門乃知天下之無二道也信矣蓋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唯精唯一允執厥中堯以授舜舜以授禹者也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

慧因寺志卷八

七

知其鄉惟心之謂與孟子受之子思子思受之曾子曾子受之孔子者也心真如舜之所謂微孔氏之所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是也心生滅舜之所謂危孔氏之所謂操則存舍則亡者是也華嚴四種法界統惟一真則老聃氏之所謂常無欲以觀其妙者理法界也常有欲以觀其竅者事法界也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立者理事無礙法界也立之又立眾妙之門則事事無礙法界者也佛氏之與中國聖人其異者特在名迹之間耳至其所同則若合符節焉予旣得其說矣是時法師方以華嚴起信之義爲大宗

師乃從之遊以道相友於釋氏之學啟發爲多故因神鑒之請敘其本末而係之以銘其辭曰道在天下其體不二本源於心萬法一致聖人之興殊世異地發其所同昭合無際惟佛華嚴法界有四統惟一真超諸義諦良哉馬鳴融以法義真如生滅未始相離本末五重方便顯示譯傳中夏康藏命世終南元孫雲華適嗣十立交參五教分齊和會論觀通爲一味半千相望孰爲義繼晉水之生體具正智神啟其眾見謂法器出家從釋終達其志頗黎梵境總攝一切帝網玄珠迴絕擬議法師慧目獨與之契行境現前

慧因寺志卷八

八

發於文字筆舌之端莊嚴佛事祖道中興教風遠暨世緣有終與化俱逝三昧光中金毫顯瑞異邦浮海來分舍利我觀法師因圓德備當知夙身嘗受密記運茲寶乘拯彼生類勒文豐碑以告後裔

鎮南軍節度洪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檢校司徒持節都督洪州諸軍事洪州刺史知杭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充兩浙西路兵馬鈐轄兼提舉本路兵馬巡檢公事柱國東平郡開國公食邑三千四百戶食實千五百戶呂惠卿立

易菴通法師塔銘

法師示寂於天台國清寺其弟子性省等卽寺之東隅建塔以瘞師骨持仇文學雲鳳所爲狀乞銘於子子衰倦不能文然子壯時與季弟光宅延師於平湖華亭之間開講席也先司寇胥峰府君年望七矣長師二十歲重師真率特扶杖稽首爲忘年交蓋子父子兄弟與遊者數十年故頗悉其平生是不可以倦辭乃受狀詮次按師諱如通號易菴末年復自號廬江老叟享年七十三僧臘五十九本會稽陳留鄉杭氏子母潘夢梵僧借宿覺而舉師豐頤廣額骸貌魁梧竟與夢合襁褓間母恒指之曰若其僧乎年十五

慧因寺志卷八

九

家七人俱以疫死師子立無倚乃憶母言往諸暨抗烏山三德寺祝髮焉託大海爲度師參萬法歸一一歸何處久之有省海戒之曰正可勤心求進勿生慶快遂詣徑山萬松和尚决擇心要侍講之暇卽擔負米薪崎嶇山麓不辭胼胝時月亭得法師正與同學自謂勞苦弗如也久之能契萬松意旨一日松問曰如何是白雲不繫青山住師應聲曰明月常懸古澗心事萬松十二年學益精乃繼臨濟正宗二十七世後復遊京師抵少室參覈宗乘綽有見解師爲人朴素坦夷無矯行無飾語望之知其爲碩德也無論賢

愚貴賤皆喜近之居恒言不出口及登壇講演則振音朗朗口如懸河雖村夫婦稚莫不踈動讚嘆以故學徒雲集檀越駢闐瓶錫所至營構所須往往不呼而集不速而成始隆慶間因大中丞抑菴陳公請住杭之南山慧因寺講法營建已竟偶鋤下發得古碑則鑄有易菴二大字上額御書旁小璽剝蝕不可考人大奇之由此名震會城爰及遐邇無不向慕嗣後吳越諸名山大刹頽圯賴以飭墟廢賴以復者甚眾其最著則杭之靈隱爲西山第一叢林師爲重建費四萬金萬歷甲午至吾郡東塔爲清涼國師道場師

慧因寺志卷八

三

準清涼遺意說法度生緇素咸服殿宇像設爲之改觀不踰年而就復爲精嚴寺重構鐘樓垂成尋赴國清之請比至國清先壘石成輿梁以便行旅然後鳩工繕殿業有端緒師忽不豫方以良晨立棟梁而卽於是刻結趺趺坐說偈言而逝面色無異生時時萬歷乙未臘之三日也昔時杭之靈隱台之國清與留都報恩寺以同日廢於火今靈隱國清皆師所創而師之化去又與國清暨殿同在一刻豈非異數耶所說偈記者不詳中有出台又入台及箇中無去來之句方師在吾郡時有終老天台之意每形諸言今遊

於國清不惟遂所願觀出台又入台之語則師之前
生故在台也國清爲豐干寒山道場以是推之師之
宿因益不可測矣師雖不究心文字而當機處時亦
落筆數語曾見其頌五宗宗旨者有曰五宗五師吼
百獸盡狂走龍象失威儀狐兔難啟口白牛眠露地
一獸不見有斗轉與星移日月懷中走唳當道鑄成
金獅子正齋行下鐵饅頭師生平自甘辛苦惟欲利
物其性使然故在講座則儼然嚴重聽者無敢屑及
下座歸堂卽借諸行人十指並作麤衣糲飯主客共
之萬歷戊子己丑兩歲大饑杭爲尤甚師設糜以振

慧因寺志卷八

三

存活者甚眾其種種高行不能枚舉惟誌其槩而爲
之銘曰古貌端儀山之云時大度酷風日之方响福
德在躬聿來檀施名藍欲傾森森復樹吳越之間法
筵不著自始至終精進弗替天台何因死歸生寓國
清之陽松靄鬱熾白骨斯埋法身常住垂千百年神
衛其處吏部尚書平湖陸光祖撰

雙徑林禪師塔碑銘

明中憲大夫知湖廣承天府事兵部武選司郎中
前進士錢塘方九敘撰

師生沈氏諱慧林字萬松別號雙徑杭之仁和人也

生稟異質不類羣兒稍長耽玩佛書授以世典棄而
弗觀也父母察其志以爲終不可奪遂捨爲法輪寺
僧寺在省城中諸僧所習瑜伽薦亡之教罔知出世
大法師獨愀然歎曰此豈生死大事可能了耶素聞
天目平舒老人道行超卓卽別其師實庵堅公投禮
老人獲聞心要一日宴坐林間偶聞猿鳴之音豁然
有悟別老人入京師徘徊諸講肆中研究玄奧夜宿
通堂旁聞一僧誦丹霞上堂公案尤大了了是時伏
牛空幻叟寓止廣德禪師乃詣叟自陳所解遂得法
於空幻之門已而入川峽登峨峰復歸杭歲在庚戌

慧因寺志卷八

三

師特造予曰吾年浸老衰朽之相豈可久遊人寰茲
欲別子遁跡諸暨山中以畢此頽齡耳乃以永明心
賦一帙留別而去是後復遷徑山竟絕跡於城府矣
師素通三藏尤精於圓覺金剛法華楞嚴諸經爲人
講說諄諄靡厭其人領解乃止予嘗讀楞嚴詣師質
疑頗得其詳師之居徑山也道日益崇修日益精而
四方從學日益以眾經云兩足者其師之謂歟丁巳
春月師忽謂眾曰吾報將盡當不久人世矣自是絕
穀月餘時時惟啜澗水至冬微疾而化目未瞑猶涉
筆書偈云七十六年萍踪何倚木無去來應緣而已

於時禽鳥哀鳴瑞雪飛舞歎以爲異云師生成化壬寅四月十四日卒於嘉靖丁巳十二月十五日老壽七十有六僧臘五十有八蓋自臨濟傳法以至於師實二十六世也縉紳與師交友者若萬總戎表王郎中畿子尤被厚於師其爲悲感何如哉茲歲庚申弟子性中等將建塔葬師以爲稔知師道者莫子若也乃以悅庵喜公狀乞銘乃爲銘曰佛法有三曰戒定慧疇克兼全是爲高第師稟異質卓然早歲性樂一乘志卑六藝初入法輪厭於塵世再禮平舒洞乎實際遐遊京師徧參講肆傳心空幻繼統臨濟峩峩峩既

慧因寺志卷八

三

歸徑山自憩戒珠圓明慧天澄霽說法譚經啟蒙祛蔽實惟利他匪但自利吾道無涯死生罔逮絕穀逾旬跌坐而逝囑付羣徒朗吟一偈存鮮遺金藏惟寸竈新塔歸然山靈拱衛稽首以銘垂諸萬世

慧因寺志卷之九

雜文

龍井記遊

秦

觀高郵人少游

元豐三年秋後一日余自吳興道杭東還會稽龍井有辨才大師以書邀予入山比出郭日已夕航湖至普寧遇道人參寥問龍井所遺籃輿則日以不時至去矣是夕天宇開霽林間月明可數毫髮遂棄舟從參寥杖策並湖而行出雷峰度南屏濯足于惠因澗入靈石鳴得支逕上風篁嶺憩于龍井亭酌泉投茗而飲之自普寧凡經佛寺十五皆寂不聞人聲道旁廬舍或燈火隱顯草木深鬱流水激激悲鳴殆非人間之境行二鼓矣始至壽聖院謁辯才于潮音堂明日乃還

慧因寺志卷九

一

讓講教疏

誠覺嚴寺法師

東京覺嚴寺有誠法師講華嚴經歷席最久學者依以揚聲其爲人純至少緣飾高行遠識近世講人莫有居其右者元祐初高麗僧統航海至下表乞傳持賢首宗教歸本國流通奉 聖旨下兩街舉可以授法者有可以誠上誠上表辭曰臣雖刻意講學識趣淺陋特以年運已往妄爲學者

所推今異國名僧航海問道宜得高識博聞者爲之
師竊見杭州惠因院僧淨源精練教乘旁通外學舉
以代臣實允公議奉

聖旨依誠所乞敕差朝奉郎楊傑館伴至錢塘受法
謹奏杭州乞將慧因禪院改爲十方教院住持

事

近準都督省付下杭州奉據僧正司狀南山慧因禪
院住持長老善思爲患乞別差人住持尋勘得本州
祥符寺僧淨源近有高麗國僧統義天奏聞朝廷乞
來本州禮謁淨源求學佛法顯有講學戒行聞于海

慧因寺志卷九

二

外州司給帖淨源往慧因禪院承替善思開講住持
今據慧因寺知事僧晉仁陳狀當院元是禪院今蒙
本州補傳教僧淨源住持竊知當州興教寺元是禪
寺後來本州奏聞承作十方教寺乞依興教寺敷奏
承作十方教院州司勘會淨源委有講學戒行聞于
海外兼近據高麗國僧統義天捨施到教藏經文佛
像什物安著四方僧眾逐日焚香修禮傳教已有倫
序今來乞依興教寺例將慧因禪院改作十方教院
住持別無妨礙伏乞朝廷特降指揮本部尋符杭州
鈔錄興教寺乞依十方傳教住持令文去後今據本

州狀鈔錄興教寺乞依十方傳教住持令文去後今
據本州狀鈔錄到嘉祐五年八月二十四日寧海軍
帖近據僧正承興等狀伏觀興教寺奉使帖請講經
僧梵臻歸寺作十方禪教住持其梵臻戒節孤高講
業清苦眾所歸向學者摠衣今來興教寺欲乞依本
州天竺寺例降敕永遠作傳天台教寺十方住持本
州尋勘會梵臻素有節行爲眾所推遂選請本僧住
持今欲乞將興教寺依天竺寺例作十方教寺住持
遂具狀奏取敕旨八月一日中書劄子奉聖旨依奏
本部看詳興教寺元係十方禪寺後來改作十方教

慧因寺志卷九

三

寺今來杭州所奏慧因院已是十方禪院乞改爲十
方教院依得興教寺體例

太中大夫左僕射臣大防

太中大夫右僕射臣純如

太中大夫守左丞臣存

太中大夫守右丞臣宗愈

尚書 闕

朝散郎試侍郎充實錄修撰臣佃等言

元祐三年五月 日

承議郎祠部員外郎臣翟 思 未到

朝散郎守主客郎中兼權臣陳軒上

朝散郎試給事中臣顧臨讀

正議大夫守門下侍郎臣孫固省

太中大夫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臣大防審

侍中 闕

右劄依奏

謹據如右謹以申

聞謹奏

御寶

錄藏閣長明燈頌

姜 召 錢唐令

慧因寺志卷九

四

離婁之日處闇室或不能覩燈處之皎如也澄公掌
居立夜或不能照燈在之了如也故大雄氏以方便
力救黑暗界藉其光誘其人佛所以有然燈名法所
以有傳燈義大抵長明燈是其蘊乎夫日主晝太陽
之精中則昃昃則沒我長明燈不沒月主夜太陰之
精滿則虧虧則盡我長明燈不盡日月尚爾况小光
小明哉要白積苦為海舉足見溺積邪為山舉手見
凝竟不髮髯或髮髯之不克成就之言之可為長嘆
我邑中有俊傑主此然燈精進成就於寶融寺經藏
院且夫蘭炷熱火吾見其盛未見其微也鐵盆盛膏

吾見其增未見其滅也一籠而四時長花滿室而終

歲不夜人見之者一作禮眼蒙利再作禮心蒙爽悟

照目相照了內外由是洞徹然則終日見燈未嘗見

燈終日不見燈未嘗不見燈夫達觀者乃如是也意

者不獨于此直上照一天二天乃至三十三天無門

不闕恒沙善人由茲而入直下照一地二地乃至一

十八地有獄皆開多劫罪人因茲而出若然者四維

上下虛空可思量不可思量助我長明燈實相功

德亦復如是三數年內願銘頌之間迫賤事未構斯

文一朝染目疾朦朧而不自審何從得也遂夢神人

慧因寺志卷九

五

語適曰子於長明燈其有負乎邁應聲而寤寤而起
起而作頌明日日愈頌曰見外燈見明見內燈長明
萬惡自光中滅萬善自光中生不見一燈百千萬億
燈乃至於無窮不見一人百千萬億人歸之於大同
空即是色色即是空弟子作頌允執厥中此唐高邁
筆也慧因有燈實類之漫書以畀比邱主者萬歷戊
寅秋我眉髮僧識寺僧如通拜讚曰有髮真僧世所
希三十二應未為奇琴堂一片中秋月涉入華嚴無
厭齊

重修慧因寺準提閣緣疏

黃汝亨 仁和人

南山有寺初曰惠因忠武肅王奉旨於唐繼稱高麗
義天世子弘規於宋樓函藏教爲華嚴名刹之首閣
起準提通普門示現之神迨元丁未而開并化爲劫
灰至今庚戌而殿亦危於飄瓦危者摧頽風日蠹飭
宜堅灰者銷滅塵氛鼎新是亟非纍千金不贖豈將
一手能持寺僧照微秉慧種因撫今悼往謂像乃空
虛之影像毀則真現何門法奉神通之律法堙而途
迷孰敢毘盧尊能無墮淚俱胝母爲之低眉是用投
體披文告十方之檀施所冀殿宏閣麗復千年之舊
觀見作隨喜標勝事於名山爲善積餘種福田於來

慧因寺志卷九

六

世願各出於從心痛無同於割肉僧所悲仰佛盡皈
依此疏

烏戌筆記

李日華

嘉興人
九疑

宋時有晉水法師者寫華嚴經於烏戌天爲雨花飄
墜高麗國中其花每瓣有晉水二字國王遣人尋訪
得之深爲嘆異因構寶花閣元時湮圯迨今天啟二
年有僧道琳搜其址結庵手寫是經名古華嚴庵眉
公先生爲作記親書之書法類米元章龍井方圓菴
記可寶也

重建慧因寺華嚴閣疏

洪瞻祖

錢塘人
清遠

蓋聞浮生聚沫能仁爲破闇之燈世路迷雲喜捨則
植緣之幹瞻茲名利偶結西湖豈意應緣遠勤東國
雖肇開於錢武肅實營修於統義天晉水師之演暢
一音東坡子之護持萬劫金雞關井密構寶甲兩峰
白馬騰空清源頗超三竺華嚴諸閣濟苦海之慈航
準提一門攝羣生之密諦緬想元豐紹定已設蘭若
諸宗不意至元丁未竟逐劫灰俱化宏惟昭代頓還
舊規雖前後殿已屹然鼎新而左右手尙颯如茅靡
儻復東海崢如列障且見南峰歷若太階寧惟撮土
所關抑亦十方是仰近嗣賢首教僧澄公者精持雲

慧因寺志卷九

七

棲戒行遠紹晉水風標翻然謁吾徒而請事前規允
矣覲靈山而慨修故寺况準提卽廣長衍說俱胝乃
圓運要津皈依者獲福無窮誦持者受報匪忒智慧
功名富貴隨所祈求宰官居士僧尼無不嚮赴夫旣
重加補理豈可全缺應供伏願見聞隨喜共破慳心
道俗緇黃同基梵福自一文一合以及百千或出力
出財以至勸請善無細之可捐緣無往而不植務使
子來神助依然施那爛陀金錢象迹蜂歌恍若入毗
盧藏樓閣坐其下者或繙經或持偈觸目勝因登其
上者卽準提卽華嚴信口妙慧將不離明聖而證蓮

池不厭僧祇而歸淨域矣先哲有言但辨肯心必不相賺此語願與十方檀信共之

重修慧因寺疏

呂純如 吳江人益軒

余於佛理不甚作解即因果輪迴之說亦在疑信有無之間然每過禪林僧院便如入故宅遇舊主人覺依依不忍捨去又似有夙緣者乙卯夏仲自閩中解官歸舟未至錢塘夜夢有一偉丈夫巾袍端麗眉宇軒昂從江頭揖余而言曰子非沙門護法耶湖千廢寺待子以修葺久矣余覺而心動然不知為何如人所謂廢寺亦不知在何所既抵岸之次者覓肩輿往

慧因寺志卷九

八

上天竺禮大士一輿人指道傍舊坊曰此古刹名高麗盍隨喜隨喜余又心訝輿人所急在行路凡遊歷覽之輿每因其刺促而阻何以獨導余入寺也既入寺門瞻禮佛像則見椽桷傾頽瓦椽剝落文殊千手觀音及東西羅漢諸像皆頂笠坐霪雨中屋溜淋漓或侵頭額或損肩臂令人不忍竟視遙望殿後僧舍寥寥數楹幾不能蔽風雨其僧皆黃面癯形不沾葷酒亦不解逢迎叩寺所以廢墜之故則云寺前左臂缺護龍沙前朝學士蘇守杭取以築湖隄寺僧爭之不能得工竣之日許以身作本寺伽藍今其塑像現

在引余謁之則依然夢中所見也然耶否耶文忠公其告余耶余嘗讀文忠公傳見其儉歲大興土木使人得食其身又聽僧募緣造橋建塔陰以分富民之有餘助貧民之不足用是雖有水旱不為災杭人德之嘗以此服文忠經世之術不徒以文名今此寺之廢墜則公生前未了心事也余既以夢之所接合於途之所遇捐貲首倡敢不惟力是視而尤念大厦非一木所支工巨廢繁端有藉於共成勝事遂書以授寺僧使持沿門之鉢以遍乞諸貴官大人及善男信女若布金種福破壑除吝等說則諸宰官居士已聞之稔矣不復贅

慧因寺志卷九

九

改準提閣疏後

王士昌 台州人斗溪

易大師願力弘大興梵刹幾遍名山以高麗始而以國清終焉今高麗漸就圯其法裔照微欲重新之且遵雲棲大師法結準提壇旁再剏閣一創一修輝煌佛宇易師之志為不墜矣余適入山逢其經始甚為忭豫并望四方善信共成之

慧因寺華嚴期緣疏

李事道 錢塘人行可

南山慧因禪寺在宋為華嚴首刹稱五山之冠故像設以毘盧遮那佛主教而普賢文殊二大士輔之後

殿有普門大士像而兩旁以五十三參附焉斯亦華藏之影像也自昔晉水法師弘闡宗風一時緇衣白足雲集座下者凡數千人賜田亦數千頃香火之盛視未曾有故高麗世子統義天資金書華嚴經若干部航海獻施仍構傑閣於寺宋寧宗皇帝御書閣額以表章之猗歟盛哉自勝國之後經像罕存至我朝嘉隆間有無際易菴妙空三師互爲鼎新像設粗具而經閣猶未復也茲本源師實修苦行專精淨土久閉禪關頗有心得向欲復閣而力未逮乃與徒眾募余友清遠洪公爲倡建準提閣於舊址而方伯本如

慧因寺志卷九

十

吳公捐俸塑像于其上虛敞可以貯經冷師欲裝經若干部以供閣上集僧六員諷誦華嚴三載稍復舊觀而閣之重建則俟機緣之至此師數十年之夙願而闕居三載之苦心也夫華嚴性海爲一切眞如之法藏千佛共證之祕典首開頓教圓攝羣機見聞隨喜盡發菩提心成薩婆若果故發引誓願者祈生生世世在在處處手捧目觀心維口誦期於同遊華藏莊嚴之海共入菩提不二之門與淨土宗旨原不相背且復首刹之規繼晉水之志述義天之事眞宗門之主豈哉師出關日首以是事爲請余欣然而喜

念非綿力所辦願與十方善信共成之遂敘次緣起如右以當勸發云

慧因寺志卷九

十一

慧因寺志卷之十

題咏

洪鐘賁鼓溥震世蒙吹蚓啼蛩亦流真竚探奇采勝
隨興所發總可以振林泉之響飾巒岫之姿第桑海
移觀卷帙灰劫有疑可闕無徵弗從據現在之篇章
資簡冊之有爛餘俟遍丐名公彙其椽筆續梓於後
以成勝觀志題詠

贈晉水師

宋黃龜年

文衡卓卓擅英聲相與朋簪笑語清報國其盟推毅
志五湖敢羨一舟輕

慧因寺志卷十

三頌偈

元釋明教

本山住持

聖書垂護出彤庭岑玉輝騰拱萬靈老衲承恩知有
報一壺檀象講圓經

法界惟心任卷舒摩尼朗映大毘盧願將華藏重重

境回向皇元混一圖

古澗深湍演法輪高峰擁翠儼真身雲林物物咸欣

忭天子延年億萬春

國朝

辛卯秋季同章吏部元禮登南高峰還宿慧因

寺

鍾

薇華亭人

馬首籠煙暝色催入人秋思總堪哀黃迷古道霜前
葉綠染雕欄雨後苔避地未深猶覓寺尋山不盡復

登臺衰殘豈易逢簪盍無限交情寄酒杯

和鍾面溪先生作

章嘉禎 德清人

孤峰路轉石巘岨路下楓林背日丹十里盤與山欲

暝一燈草閣雨初寒靜聽雲磬冥鴻度徧禮空王貝

葉殘最是庾公情不淺高吟深夜酒杯寬

訪月印上人

王穉登 吳縣人

嵐閣新閣挂晴霓脩竹青青萬个齊酒禁太嚴香積

冷未容陶令醉如泥

慧因寺志卷十

九日同衲雲上人登高麗寺藏經閣

湯煥 仁和人

湖邊倚棹躡崔嵬香刹雲中更有臺巖桂雨花秋漸

老錫泉烹茗客初來虛簷且共聆風鐸世事誰能問

劫灰醉解萸囊溪上水夕陽遙伴遠公回

遊高麗寺

孫隆 三河人

笙歌日日娛西子為愛幽閒到玉岑寺廢借山時補

缺僧閒隨水覓知者湖頭灼灼濃春色殿角離離澹

夕陰聞道坡公親護法可能容我對抽簪

遊高麗寺

王在晉 太倉人

點畫名山展畫圖萬峰環湧長葍蕪身依寶刹三天
界手握青銅七道符雲冷蒲團僧入定香消柏葉月
明孤心持半偈塵緣寂夜靜風寒鳥白呼

登玉岑

陳繼儒華亭人
伯公

雨過石生五色雲過山餘數層時有炊煙出樹中多
隱士高僧

養荷慧因寺秋雨歌

朱長春烏程人
大復

四山多煙雨轉急高風拉拉破寺壁秋山乍冷不措
意僮僕無衣晝眠席香積火死饑未餐僧人浙米客
行汲荒涼且作一飽餘山鵲下厨窺戶虛巖明竹筍

慧因寺志卷十

三

臥泥西瓜畦豆架隨秋渠深山此物賴供給客遊雖
暫良堪歎人生不得常安居

題月印禪友香閣

黃汝亨仁和人
寓庸

我以香名閣香從何處生清風拂蓮座白月落鐘聲

高麗寺書月印上人扇

袁宏道江真人
石公

一尊高閣許從容眺盡南湖與北峰青葉黃衣餘褐
在玉函珠匣總塵封空江隱隱流清梵別院沈沈起
暮鐘昏黑談經人不去知君學佛意初濃

慧因寺

呂純如吳江人
益軒

古寺門前水一灣唐時蘭若宋時顏國王遠施金鋪

地天子親題玉照山積靄不緣空翠合白雲常共老
僧閒何因辰齒頰淹日為愛烟霞在此間

贈本源師

呂純如

古木蔭岩際香泉匯石函一龕依淨土終日禮華嚴
地處原非俗僧來亦不凡好山看欲遍唯此足盤桓

西湖晚渡入高麗寺

呂純如

湖上扁舟晚雲深路欲迷僧歸從曲徑人語出前溪
野火燒紅葉寒林臥白麕娟娟見新月猶傍數峰西

蘇文忠現夢呂益軒先生重新寺宇賦此志感

溫體仁湖州人
員嶠

慧因寺志卷十

四

丹嶂從教力士開赤山豈意亦成隈滄桑難改三生
願魂夢仍為護法媒樹立空庭窺月下雲橫古壑待
龍回千年慧日敷新象應是坡翁此再來

慧因寺

董其昌華亭人
思白

漫道山深不是深山門半里即湖尋祇因寺有賦經
馬勾引林多聽法禽慧澗細流寒不涸玉岑稠樹畫
常陰非關到此孰幽寂為愛年來聽□□

春日過高麗寺

張華亭人
嗣初

禪宮高出萬株松碧殿花時綠蔭濃澗不斷流虛夜
嶺山多迴雨長春谷祇園白昔金為地蘭若於今玉

是峰漫想子瞻遺像在溪橋寂寞儼留踪

秋日過高麗寺喜遇止水

顧錫疇 崑山人 九疇

肩輿秋色裏一徑入溪聲寺古無人到雲多有鶴迎
逢僧如舊識慰我看山情黃葉堆邊坐微吟對茗鐘

高麗寺

方應祥 西安人 青岫

暇日探幽過淨慈沿湖一徑入高麗言參法雨僧如
舊衣帶樵雲鳥不疑怪竹奏動銘拄杖野花隨意供
軍持遊踪無限孤岑頂剩有寒流似昔時

夏日登經閣爲止水

徐時泰 錢塘人 大五

華嚴閣枕玉岑偏翠削芙蓉面面連赤日自行蕭寺

慧因寺志卷十

五

外清風嘗滿法筵前泉聲窈窕經蛟壑梵唄高低出
午天卻似已公亭子上新詩分詠白雲篇

高麗寺閣夜

李翥 宜興人 飛侯

玉岑當好處古寺路傍開石偃泉方韻松嘶壑盡哀
客談淹月榭僧梵靜香臺後夜呼茶供山厨隔竹來

秋夜宿高麗寺止水山房

李翥

此身端的是浮萍逢著佳山要結盟爲愛到窗清徹
骨玉岑秋樹夜來聲

慧因寺

蔣紹焯 武進人 鷺洲

路入玉岑壁凌秋樹色驕旃檀來異國離黍變前朝

佛殿自紺碧僧房近寂寥老蘇能護法風韻尙堪招

經高麗寺

釋洪恩 上元人 雪浪

黃葉林梢野殿孤傷心滿地是平蕪山僧漫說前朝
盛佛劫從來轉輓轡

高麗寺經閣

釋德清 歙山人

芒鞋猶帶古煙霞香閣瞻依日在沙寶篆沸烟魚磬
集華嚴端的是傳家

慧因寺 有引

李煜然 汶上人 鶴汀

余不喜得武林郡喜得爲西湖長時從簿書
之隙肩輿遍跡名勝偶弔古玉岑見赤山之

慧因寺志卷十

六

土已夷惠澗之流幾塞滄桑今昔不勝慨慷
幸僧寂澄復翊一閣面壁攻苦誓發愚公願
祈復宋舊余甚嘉之懸額猶靈宗御筆也漫

賦志感

嗜奇忘登頓卻簿肆討探目力窮鄴架竭來借陶籃
赤埠隱玉谷白石蔽寒風歷石誠巍倨捫壑驚鈇餘
珠瀑響危澗孤蛟媚澄涵駕言適蓮宇亭亭蒼翠攢
冒險盤貝閣雲湧風不剗鐸音抗高聽鴿糞搖晴簪
礎妍綺繡錯碣剝蚪蚪饒厥維何王代浣壘豁宋銜
金塔梯航入雄壓山北南嵌沙護如臂迴旋出松杉

繫龍通屹寶移根實澈潭構間燈香瘠瘵泊笙歌
作者愚公俯豈愍精衛舍一僧懺五濁斜幔鬱花龕
祈靈控煉石僧亦匪情凡故殿煥頽制新築森幽藍
攬綬蘇與白顏喜占名曇况當回灰劫胡弗補與堪
上插石蓮葦俯穿飛鷁瀾破此人境昏振衣喜幽崑
李鶴汀堂翁招遊高麗寺 張兆行 龍巖人

羣公乘暇出野寺喜聯鑣種玉嫌山淺探珠怪瀑高
花幢沈日腳寶閣長雲腰擊酸聽新咏蘭亭未數豪

題慧因寺

蔣拱璧 宜興人

曳杖南阿草徑深湖山遶處隱雙林尖圓聳峙岑書

慧因寺志卷十

七

玉方廣莊嚴宇鐸金泉遶野田聲落遠檜交修竹影
來侵惠因境境堪幽討莫向區區十地尋

高麗寺止水上人留憩

王行可 宜興人

小艇纔停放展遊玉岑秋老寺門幽清齋香閣日過
午黃葉滿庭人未收

冬日遊慧因寺懷古

張維 常熟人

苔積雨花千層紫寺門蕭寂空山裏羣峰環列如髻
鬢中有玉岑龍躍起峻嶒山骨跨湖陰斷靄殘雲互
相倚理宗手蹟不復辨當年幽勝消榛杞老衲經行
嘆黍禾游人來往談山水寺邊古澗漾明珠流出蕞

絲維蘭芷少游濯足想風期公望結茅討畫理高閒
流寓選靈區寒碧蒼蒼剝遺址經閣皎窗空月明閉
關橫鐵人往矣我來冬日倍淒涼山山落木泉聲死
獨向疎林認祖庭惟有松濤未遷徙三嘆長吟入寺
來花宮琳宇峰如綺香烟半縷夕陽明似與易菴燃
一指暮鼓晨鐘亦有時獼猴繞樹禽言喜我愛深山
木榻閒禪心不動笙歌耳

慧因轉藏

邵為棟 餘姚人

行到濃陰盡龍宮分外明玉岑開勝地寶笈祕香城
法向空中寂輪從轉處聲今朝講堂上無數野狐驚

慧因寺志卷十

八

春日與友人同登慧因經閣

項士昌 錢塘人

癡攜歌管逐春遊扣寂還登寺裏樓烟暖曲欄通麥
隴風沈孤磬咽松湫壁間御墨痕猶溼眼底雲山翠
欲流老衲多情杯茗後喚將月色送歸舟

過玉岑經閣為本源師

寺古樓禪穩枝喬覆澗灣層雲多映閣怪石自欹山
定入香龕寂經翻翠幄閒竹龍噴雪活清閣雨花關

玉岑山

黃九鼎 處州人

碧流春澗幽愛此康王谷蜿蜒白雲重青山一片玉
玉岑山房晚坐

徐眉翹 錢塘人

苔階秋雨後蕭寺夕陽中萍破雲光翠楓留霜氣紅
但知寒籟發不覺莫山空催落林間葉聲來何處鴻

題玉岑山壁

方相卿 錢塘人

一從裁五柳日日過精藍佛子傳燈去山靈入座參
鷓盤雲外閣蛟臥石邊潭更欲聞清梵空簷下夕嵐

符箕泉

徐盾翹 錢塘人

嘉木展新柯靈卉敷芬葢石底吐名泉朝夕散雲髓
遇之得幽人失之在千里按譜識佳名溯流母乃是
境僻到者稀深苔溼人履孤抱托幽岑餘情釋清駛
披萊涵流雲白日期遲此俛手懷高風箕穎事已矣

慧因寺志卷十

九

而我蠲塵鞅賞心聊可恃

慧因寺有感

吳世熙 湖州人

數畝松陰四面山法堂突兀亂流間若非清福誰能
主為訪真經得暫閒花雨圍春祇樹暖鬢雲扶月寶
珠班游人漫自尋碑讀宋壘唐基了不關

探符箕泉有感

徐盾翹 錢塘人

泉流紆轉可浮杯不道荒涼碧草隈一自大癡騎鶴
去何人更與剪蒿萊

宿止水上人精舍

毛文龍 武林人

大師空四大容我置禪牀澗拍夢安枕竹醒聲過牆

香鐘約課整茶夾奏勛忙得句仍攀杜瑣公舊有房

和前韻

我師聞白杜相對好支牀月色翔高宇桐陰覆短牆
劇譚忘爾汝鬪茗得閒忙鐘磬何方起都來叩竹房

經閣漫詠

門對清溪好閉關白雲飛去看飛還何當十里西湖
柳重付山僧補赤山

高麗寺

陳祖苞 海昌人

梵王宮裏雲厨冷學士橋邊裘馬肥只有溪流無去
住夕陽影裏帶烏啼

慧因寺志卷十

十

憩高麗寺

方元彥

探奇卻輿筍坐識玉岑山雲起浣經閣泉噴長石班
僧貧不買磬寺古僅留顏何日謝塵鞅向平偕閉關

入玉岑禮輪藏

方文煒 溫青人

湖雨洗秋碧南山禮貝宮輪浮緣坐水角轉欲移峰
白鎖雲難去紅迎日易逢登登上無極身世總疑空

由法相過高麗訪月印上人

方希叔 禹航人

法相門前路湖刀欲上時空山難晚到荒刹易秋悲
不見題峰筆猶看賜額碑墻殘經蠹老輪漉法龍饑

鐘借敲鄰院齋祈打午炊廢泉尋澗咽亂塚奪林姿

佛骨香成霧瑞光石獻芝
輓轡皈浩劫碁局曉黃癡
信古真哀趙參禪好狎支
門局芟蘚字塵禿換松枝
茶具緣貧儉詩囊只夢知
肯留門字記靈乞買山資
獨我能青眼因師是白眉
興亡雖自定可及壯年爲

玉岑歌爲止水師

方新錢塘人子鼻

君不見唐年殿古城何處寒
雲戀君不見宋時宮荒
臺無蹤秋草叢白石沈山
水歸海寒暑頻催陵谷改
地底長浮尺黑灰金剛安
得成不壞請看當年高麗
王梯山航海金塔光幸逢
唐皇帝崇佛教雄視硤
構跨古杭閣中金經滿一
藏攀盡瑤梯纔到上外繞

慧因寺志卷十

十一

雕龍宛轉欄中施繡鳳藏
蕤幃天花寶雨落繽紛其
祝千秋與萬齡獻花鹿化
雪窩石聽經蛟鎖鐵窗櫺
御輦春風日日來寶跗筆
掃烟痕開玉岑夜夜發光
怪翹魘不敢生疑猜中有
黃金布講堂文身祝髮相
低昂大師能禪僧能偈熏
爐長蕪旃檀香不知回首
今幾時荆榛滿地鐘鼓弛
玉岑玉岑爾有知盍令法
子禪孫永保之殿掩愁鴟
嘯風雨北邙松栢來爲主
祇餘怪石臥澗邊欲問興
亡可能語云是蘇學士剖
山削土作隄趾桃花楊花
吹滿隄坐令此中香火冷
如水嗚呼春不去人已歸
唐宋江山村落暉皇天大

運有移推何不效卓笏之量
鞭石之威况有疑上人
繼吐三葉芳柈間長擊摩
尼蒼手橫蠅拂如支湯龍
象蹴踏騰毫芒叢林又值
中興紀火首歸來護帝璽
學士江頭春夢裏昨日姓
蘇今姓呂鳩丸日築繙經
臺不見清湖刺史來刺史
不來師勿哀會須俟我玉
腰圍玉腰圍光纍纍重付
伴狂老萬回

高麗寺廢像

吳夢陽湖州人北海

秋風蕭寺一經過牆角鐘
懸老樹柯謾說如來金布
地袈裟破盡雪頭陀

憩準提閣

與禹航人

慧因寺志卷十

十二

風光接暮春法守尋初地
碧澗自磷磷石幢領花氣
憩玉岑寺
沈緒蕃湖州人弱瞻
莊嚴廢剎伊誰力香火空
王結舊緣高閣經蕪常睡
鷓小橋泉活只栽蓮雲標
明滅深松外石溜高低亂
蘚邊靜證因塵皆妙相疎
鐘清梵和諸天

秋日同子貽過高麗寺

子貽

此地頻相過秋來興轉深
衣翻紅葉影杖曳碧溪陰
石巧繁人意泉清澹客心
盤桓忘日暮歸鳥逐鐘音
同蓮公重遊高麗寺
顧德垂崑山人子貽
三度尋幽至猶嫌跡未深
徑迷分石影殿古菴松陰

擊竹驚僧定看雲愜野心前朝碑可問蒼蘚有餘音

宿準提閣

金門鑰錢塘人
徵甫

美睡足東軒熟吟入深谷雲銜幾樹松風嘯一林竹

登慧因轉輪經閣

王以繩嘉興人
子長

羣嘯戔戔布幃幄團雲飛捷叫四角問天有月來何

時我欲佇立一捫捉干匝親從金口語獨構層臺相

寶貯半夜幽鬼遶輪哭不聆法說意森緒眠雲聽澗

澗聲死廣漠急颺無限止為余軟腳歸未能憩息三

天眇昂峙

過湖舟中見慧因藏閣

王知難淮陰人
青嶼

慧因寺志卷十

三

南浦晴雲忽遠開隔湖烟樹出輪臺歸舟未得繙經

去空聽鐘聲寺裏來

遊玉岑步壁間韻

李忱汝水人

香臺壓眾寺山水自蒼蒼世遠苔生座僧稀葉滿廊

池邊留閣影樹裏見湖光興廢何須問吟詩送夕陽

步慧因澗上

周自稷錢塘人
宗開

澗喧石齒齒山妍樹芊芊坐久鳥語寂風磬時冷然

玉岑懷古

謝舉緱安人
元善

寺門日白雲霏霏玉岑倒夾箕泉飛手把芙蓉憩石

壁蒼翠亂射金繩微東坡功德不可議挑山救饑等

兒戲也知桃柳至今芳枝枝偷裏菩薩泪

避暑高麗寺

黃克儉武林人
淡然

普門貪結夏獨臥石間苔暑斂荷風散涼迎竹露來

蕭蕭礪度雨隱隱閣盤雷誰喻靜中趣幽香入茗杯

過慧因禪院

魏介錢塘人
如石

幾欲尋僧話今朝始叩扉磬聲穿竹遠屐齒齧苔微

雨過涼延樹雲生潤落衣齋廚分午供馴徃傍人飛

題坡翁遺像

釋如曉錢塘人
萍踪

不舍玉岑山下路嘗過寺裏滿閒僧當年珍重留遺

像欲振宗風續慧燈

慧因寺志卷十

四

寒霽吳伯霖居士招遊慧因寺眺雪晚歸

湖雲沈山風列十二橋頭亂鋪雪閒情野叟招逸遊

披寒曳履行欲跌玉岑低輪殿高樞衣直上天之腰

八窗洞開鎖空翠箕泉布壑溪聲號逼人冷欲呼酒

住寺老僧搖凍手傾囊沒買饕頭春只好烹泉說空

有啜茗餘行復歌回看湖北巖之阿茆罨半支殘雪

裏壓稍亂竹棲鴉多

慧因寺志卷之十一

題詠

玉岑聳峙

蔣如奇 正興人
盤初

諸峰抱玉岑樹老作人語山山有陰晴此山猶疑雨

慧澗環流

泱泱啼寒烟旋繞若襟帶偏招獨醒人月明盪清瀨

箕泉瀉珠

雲根顛顛圓非珠亦非水空谷行登稀皎人淚靡靡

蛟窗橫鐵

老蛟睡深窟設窗以相拒豈因尺鐵功淹留不飛去

慧因寺志卷十一

雪窩怪石

是石潔無瑕是雪凍仍結日日松楸間青陰染不涅

雕礎神工

敗礎前朝物何當歷劫灰時看好古客著意剔莓苔

輪藏凌雲

閣從樹端出基從樹根起平鋪眾葉光俯瞰張華綺

普門卻暑

深殿餘古寒所以最宜夏非無利名人熱忙到來暇

瑞光古像

土木丹青像光從何處來人人具佛眼在在見蓮臺

經閣幽觀

傑閣新搆成憑闌山面面最憐晨昏磬聲徹雲霞片

玉岑聳峙

温以介 湖州人
于石

寺愛好山處玉岑剛對門峰攢壑怪午樹老徑留昏

點石禪蹤遠攀厓御蹕存由來忌壞壁龍象護雲根

慧澗環流

一水何自來冷冷奏寒玉結曲齧山根盤旋繞佛足

林芳幕渚靜石髮漾流絲為延滄浪翁千古名不辱

箕泉瀉珠

絕壑餘寒在幽泉冒暑經濺珠因地湧咽石為巖局

慧因寺志卷十一

飲鹿無人卽窺魚有鶴聽依然大癡筆天與傳丹青

蛟窗橫鐵

神物在潛伏大地為深宮窟宅自窺窳軒窗何玲瓏

綺疏古苔映繡闥儵魚通隱約積石間冰雪流深深

雪窩怪石

白日無人選松杉到處迷遙疑雪充斥徐訝石高低

砥席容趺穩歌簷接杖齊蘿烟盼遊屐裊壁自萋萋

雕礎神工

南國矜財賦雕鏤遍梵天劫灰留敗礎鬼斧見當年

雲錦翻龍馬波紋蹙符蓮耽摩可移日遊想斷輪前

輪藏凌雲

香刹臨幽磻輪宮出樹端寶函高隱霧丹閣下流湍
簷彩淹雲溼鈴聲挾雨寒攀躋到無上憑嘯四天寬

普門卻暑

紺殿藏修竹金容沐翠光薄暉風演籟初旭露浮香
幽極全消暑陰多只貯涼昏黃月穿徑驚看一林霜

瑞光古像

玄夜流光怪希聞說到今優曇現蓮座寶月映檀林
金碧傳空色神通見佛心千秋總璀璨寰海一朝音

經閣幽觀

慧因寺志卷十一

三

寺轉輾轡劫荒基閣又新軒楹存樸雅結構復嶙峋
烟樹掠人賞雲山靦面親年來集鐘磬清梵六時頻

玉岑聳峙

釋方宜 錢塘人
夢曙

陰鬱挺媚青蓮綿帶曾谷皎流纏其趾蒼石晤幽獨
孕彼瓊瑤姿眾峰胡能族仙梵啟清廓僻偶瞿曇屋

頁豎瑩山膚餘潤萃重木隱顯月半圭遂擬三采育

慧澗環流

源木鍾南麓紆曲抱坳廬喬柯浸影明石梁擊音虛
鱗趨亟迴折瀑流或疾徐西冷千頃寒詎不由茲渠

箕泉瀉珠

上山探高泉昂石猶立刃浚源萌其下迴溪自蒙潤
率樂散圓光盞辭重匡峻明月古所珍拋浪殷保慎

蛟窗橫鐵

曷為雲雨遘遂致輕翩翻頭角既崢嶸迤邐被維藩
勁鬲靈淹滯厚壤成虛垣鐵心固如石限阻為蛟門

蜿蜒暮歸旋聯壑餘陰昏

雪窩怪石

叢林曠欲無山骨峻嶒起偉立俄偃伏昂若迴湍水
霜華午未晡凝結日光裏玲瓏當前亭岑寂此喬峙

雕礎神工

慧因寺志卷十一

四

鏤刻何纖悉雲英曉夕凝瑩澤亦盤旋人騎欲飛凌
劫火洞不磷眉目如皎冰剗剗誠未磨滄海徒廢興

輪藏凌雲

眾山如環圍貝葉層層室飛翬儼翬翼羣宇疇與匹
遙風展鈴音靜夜彌岑嶺頂函九皋際神天仁清蹕

萬軸遺古言金刹標孤出

普門卻暑

朱明正炎熾棲禽悄未宣梵闕敞以閒煩蒸無由緣
虛颺韻修篁冷然晤金仙區中三伏辰當於茲遊延

瑞光古像

靈異曩斯境林麓媚宵旦有佛光示言爾人當誠觀
庭虛庶草滋檐曠星辰燦當年燦霄曩難以追涯畔
尙飾紫磨金至今猶晃煥

經閣幽觀

芳址昔淪寢草莽遂亘周一旦理頽基突兀起重樓
輪殿爲比隣叢巖相侶儔息心有上士唄咏散林幽
高風寂來緬圓月烟爲頂朝食玉岑秀嘉樹胡鬱稠

玉岑聳峙

吳炳直興人石渠

門外孤岑秀可餐回巒繁寺鎖清寒君王卽不留題
到亦許遊人作玉看

慧因寺志卷十一

五

慧澗環流

一水淙淙欲出山穿雲遶屋過溪還也知畫舫娛人
處爲愛桑麻改舊頌

蛟窗橫鐵

潛淵莫道老蛟癡抱得明珠只自知難道雨雲無箇
分人間翻被鐵楞欺

箕泉瀉珠

一派明珠布式裁月明按劍自徘徊扶筇直上窮源
處應是騷人萬斛才

雪窩怪石

削出芙蓉別樣奇雲鏤烟篆雪差宜若教一鉢能盛
得好倩東坡供印師

雕礎神工

支機天上有槎逢借與慈王奠法宮歷盡劫灰渾不
壞時看鱗甲動秋風

輪藏凌雲

人語只疑天語落法輪還道月輪齊不信六橋隄上
望尖峯直欲過湖西

普門卻暑

五月尋涼特地遊山寒殿古欲披裘逢僧竹裏烹龍
井爍石炎威一霎秋

瑞光古像

大士何年現意珠祥光猶靄舊時模皈依諦作千千
觀月滿諸山水滿湖

經閣幽觀

閣中帝子舊圖書閣外溪山只自如證得三生酬夙
約沃州不羨買山居

玉岑聳峙

南山南更好此地足抽簪行樹七重裏湖刀十里尋
草荒金笑谷戶秀玉稱岑滿目平蕪趣沙鷗半欲侵

蔣全昌直興人鹿長

惠澗環流

漱石淙淙碧迴流繞一卷謀神忻此際濯足想當年
巢鳥棲疑墮湍魚泳不前逆知烟雨夜時共梵音連

箕泉瀉珠

遠播山中美笥箕亦得名晴飛窺異質雨潦聽同聲
硯憶黃癡洗茶無陸子盟香珠一萬斛堪與鬪連城

蛟窗橫鐵

語怪人誰信扁岳古鐵楞奇勳歸往哲幻蹟叩山僧
是孽須重錮非龍不許騰悠悠太真子切勿秉犀燈

雪高怪石

慧因寺志卷十一

七

巖巖觀巨石磊磊笑支離米老決應拜愚公安敢移
雲根搖欲動雪浪擁相宜海宇無知已空山一問奇

雕礎神工

人巧天工錯目前希所逢世風漓混沌事業尙雕蟲
繡礎千秋古苔花一片蒙總然非實相於此悟真空

輪藏凌雲

紺宇撐寥汎浮雲已出端羽翔禽閱背人上蟻行盤
兩個丹峯對週遭翠木攢不分江海氣無際杳湯湯

普門卻暑

何方堪避秦何處堪避暑但願入普門置我禪牀所

左嶺龍井香右搗虎跑煮長日黑甜中飛燕相爾汝

瑞光古像

神通惟大士浩氣塞兩間獨向高麗寺毫光露一斑
澗雨沐庭樹卿雲蒸滿山豈緣多手眼便覺異容顏

經閣幽觀

時李飛侯寓經閣

謫仙吾好侶屐掛給孤園碑老立殘石林秋銜遠村
門楣神物護扁額御書存何日捐塵累焚香貝葉翻

玉岑聳峙

錢塘人
靈源

老雲幻作碧芙蓉不滅飛來一片峰光射溪流迴玉
照影扶烟靄拭金容御題芳跡雖難覓袍笏幽尋尙

慧因寺志卷十一

八

可逢若到秋深黃葉裏最宜絕頂拄孤筇

慧澗環流

何年慧脈迸雲根一帶滌河遶寺門冷浸烟霞娛野
衲細流鐘鼓出山村沙稜故咽風前韻橋版平分雨

後痕當日少游曾濯足尙餘清韻溢芳蓀

箕泉瀉珠

一泓寒玉瀉空山石面跳珠亂蘚斑洗鉢僧穿雲竇
入尋源客帶雨花還幽淙冷蘸蒼松影香脈潛通慧

澗灣巖際誅苑人在否卽教癡絕亦難攀

蛟窗橫鐵

絕壑穹窿伏蜿蜒疎樛巧制憶當年腥吞古鐵潛幽
魄碧鎖荒苔噴冷涎雲護洞門迷鹿飲石橫波底穩
蛟眠淙淙難醒重淵夢留伴頭陀五夜禪

雪高怪石

蔥菁一徑自縈迴樹老林香石作堆烟髻靜疑塗翠
立雪濤儼欲破雲來秋稜秀出渾如玉蓮瓣青浮半
是苔卽此片高堪借隱那須瓢笠問天台

雕礎神工

怪來山寺礎何豐剏刻奇淫出鬼工漫訝雲霞生柱
底偏矜文彩甲寰中晴捫膩滑疑微雨細蹙波瀾豈

慧因寺志卷十一

九

爲風自是海邦多詭麗獨留遺巧鎮琳宮

輪藏凌雲

嶙峋傑閣插諸天法轉香輪慧日懸藻井西連千疊
翠綺疏東吸兩湖烟鳥飛仰觀簷牙度龍伏潛聽梵
籟眠憑眺渺然空下界卻疑雲海盪青蓮

普門銷夏

一尊大士竹千竿廣殿無塵六月寒逕掃白雲輕冉
冉門敲綠玉亂珊瑚方當晝永陰偏密不待秋深暑
自殘直是清涼眞法界那教禪思不安安

瑞光古像

黃金面放白毫光爍破重昏午夜涼花座只今留瑞
靄珠衣自昔散天香搏沙爭禮昭靈貺遺碣堪捫半
薛裝無畏威神原巨測迷津到處有舟航

經閣幽觀

禪因未墜閣重開法雨霏霏舊講臺四野微茫饒遠
趣六窗虛朗絕纖埃鐘聲似向雲端落山色都從樹
杪來更喜主人能點綴繞庭種竹又栽梅

玉岑聳峙

姚二煜仁和人
葆明

行經半灣寒碧飛麗一片空濛不是雲依古樹亭亭
玉削芙蓉

慧因寺志卷十一

十

慧澗環流

水向山根漱玉澗從屋角流雲一夜百重新漲層湖
十里平分

蛟窗橫鐵

雲氣晴騎石壁泉聲怒挾松濤分付窗前老鐵莫吹
月下瓊簫

箕泉瀉珠

月掛松穿九曲雲橫東鎖千行一自墨花浮韻只今
石乳流香

雪窩怪石

雪浪乍堪語怪火雲未許稱奇相對自然首肯無勞
說法支離

雕礎神工

何年如許玲瓏浪說神鏤鬼畫分明不壞金剛幻出

山中怪石

輪藏凌雲

雲過簷牙礙脚月流殿角窺顛纔檢琅函繙閱已入

非非想天

普門卻暑

法界僧藏澄碧長途客嘆流金可是涼生水月非關

慧因寺志卷十一

十一

暑退山林

瑞光古像

試問何者是光還思何者是佛祇因有佛光生難道

無光佛訖

經閣幽觀

一閣層層香篆八窗面面雲山人來鳥言煮茗客去

花低掩關

玉岑聳峙

峯峰富淨剎青碧自瑩然既得光依佛相應勢插天

梵音琪樹奏寶網慶雲聯儼作經爐供花香透薛烟

釋海珠 錢塘人
立碑

慧洞環流

一灣明若鏡倒寫玉岑圖波底藏眠鹿林稍襯浴鳧
帶烟紫古寺流月入明湖獨石為橋處支藤僧影孤

箕泉瀉珠

忽見幽篁裏鮫人泣暮暉認珠涼撲面疑佩響兜衣
不逐瑤蜂散時兼翠鳥飛悠悠泉石賞林暝坐忘歸

蛟窗橫鐵

何年鎔冷鐵泉穴鎖蛟官神物尤難致疎楞豈易籠
爭知三昧力不與幻緣同更有乘通者驅龍偃鉢中

雪窩怪石

慧因寺志卷十一

十一

滿窩松下雪當暑未能消化作幽林石排成陸地潮
晴巖蘿影覆陰壁蘇紋描肯著逃禪客單丁挂一瓢

雕礎神工

拂拭看鏤礎神工杳不磨向時雲尚溼屢劫水猶波
緣滲莓苔淺香沾花雨多空王常寂處亦得壯山河

輪藏凌雲

茫茫癡海內何處渡迷津寶偈函香閣諸天捧梵輪
星懸金鐸重霞宿綺窗新不藉冷然力高居自出塵

普門卻暑

新篁搖翠幄晴雪映圓通佛面籠秋月禪心薦午風

密陰涼灑地清鑿冷翻空大暑流金石無由到此中

瑞光古像

善逝悲羣品多方示性靈蒙光窮實際倚石現真形
寶月眉間白蓮花足底青冥冥長夜裏猶得觀明星

經閣幽觀

御墨淋漓處重恢古法幢登臨初及半微豁已無雙
山色虛排闥湖光遠浸窗凭闌心境寂不覺磬聲撞

玉岑聳峙

方新鏡塘人子鼻

高麗寺前何者峰玉岑傳是御書封至今不雨烟雲
擁正合長春草木融秀攬山頭高下月雄吞湖面去

慧因寺志卷十一

圭

來風棲鳥抵鵲非無意地脈奇探護法龍

惠澗環流

白雲蒼霧引潺湲一道鳴泉鏤萬山自信入湖平展
鏡祇絲繞寺曲成環滄桑冷煖無人間唐宋絃歌有
鷺還不用濯纓翻濯足少游應在濁清間

箕泉瀉珠

不見大癡今幾年幻珠猶自媚晴川雲篩石蕊屏前
碎日破漚花鏡裏圓神女弄歌乘夜月道人浴衲繫
春烟饑蛟渴虎休相妬悟到空虛亦惘然

蛟窗橫鐵

雲懶蛟癡臥不醒也緣長鐵故施禱畫摩繡乳知曾
咒夜習光芒亦有靈苔老蟠花招兔食魚遊吹浪洗
鷗腥山僧亦解安禪法經閣鑪烟一縷青

雪窩怪石

冰鈞錯落裏玄雲浮玉前頭定季昆顛到米家船裏
載禪從摩詰畫中捫照人恰好中央坐避鶴常遮半
面痕若把峨眉來比較峨眉積雪少幽魂

雕礎神工

看窮人代惟雕礎薛蝕苦封記始終但值雨蒸浮苻
帶有時雲起動龍鬣翠衣玉砥留天語錦石秋花隱

慧因寺志卷十一

酉

梵宮若使袁宏經見得伏龜應不賦吳工

輪藏凌雲

四面鈴音接大荒飛空有閣湧輪藏山山風送青無
色樹樹烟籠白寶光香靄吸雲疑海市神燈騎浪影
湖梁十洲不數超三象金擘週遭背鳥翔

普門卻暑

蟬聲竹色山山似一坐禪關日每斜殿鼠陰餐何代
雪溪鷗涼帶化城霞經行閣翠沾衣滿靜對鑪薰撲
扇除苦熱何勞憂赤土楊枝有雨沛天涯

瑞光古像

定有丹師燒後佛白毫紺目此披敷青天寶像還今
古赤日珠光乍有無莖草也曾傳丈六摩尼應自照
浮屠等閒法法都如幻手眼何人悲續息

經閣幽觀

兩朝不觀空王宇三乘誰興浩劫心貝闕散花疑白
象香臺布地果黃金山嵐水霧飛梁灑竹籟松濤合
殿陰賴有尙書珍帝筆翠華端自護雲林

慧因寺志卷十一

五

慧因寺志卷之十二

法嗣

沙門秉教異族同居良由結脈於佛受胎於道不屬
毛裏別有瓜綿儻其式穀曷殊羸負然矛盾於庭戈
操於室者比比也其或恪守師傳爭光祖烈真蓮海
之楚翹允支那之振趾矣胡容素其緒于志法嗣
妙空派

第一世 第二世 第三世 第四世

悟立雲南富周瓚仁和人洪宗桐廬人普通崇明人
民人號妙空號大雄 號茂林 號瑞峰

慧因寺志卷十二

一

初出家于靈

芝寺口公舉

主茲寺

第五世 第六世 第七世 第八世

廣賢仁和人宗憲仁和人宗相仁和人慶文仁和人

號萬玉 號蓮臺 號存白勤慎號敬如

廣淨錢塘人 有幹拈据修

號敬川 葺時論歸之

第九世 第十世 第十一世 第十二世

通恩烏程人立泰烏程人祖心海鹽人清慧仁和人

字楚元	號寧宇	字無口	字自明
第十三世	第十四世		
淨信海寧人	真秀山陰人		
字潮音			
易菴派			
第一世	第二世	第三世	第四世
如通諸暨人	性震崇德人	海龍仁和人	寂准崇德人
號易菴應舉	號太空	號清禹	
入寺為初祖			
修建本寺後			
慧因寺志卷十二			
二	一	二	三
立無際七世	孫照微為嗣	是為第五世	後微又以本
			支孤露復歸
			而立徒普瑩
			繼其宗
第五世	第六世		
普瑩仁和人	通密桐鄉人		
號玉庵	號三玄		

無際派			
第一世	第二世	第三世	第四世
明慧海寧人	真安錢塘人	如昇餘杭人	性賢餘杭人
號無際同易	號德輝	號鷲峰	號東泉
菴應舉為初			
祖			
第五世	第六世	第七世	第八世
海德錢塘人	寂澄錢塘人	照微仁和人	普瑩桐易菴
號無盡	號本源恬靜	號月印初嗣後	
	寡言兩山諸	易菴派後歸	
慧因寺志卷十二			
三	二	一	
利屈指首推本房創復經普珏歸安人	其戒行禁足闍賈志早沒號廣漠	息交矜紳望眾論惜之	而加敬
第九世	第十世	第十一世	第十二世
通密桐鄉人	湛深桐鄉人	然定桐鄉人	法凝錢塘人
後	號徹如	號止心	號止水侗儻
			有大志承月
			印之緒力為
			丕振修寺志
早夭			

以垂不朽

第十三世 第十四世 第十五世

界金海寧人方月錢塘人廣生海鹽人

號丈石 字生之

慧因寺志卷十二

四

西子湖每歲一遊遊必旬月凡十八遊故於山之高者林之深者石之雋者園之名者寺之古者彌不遍最後而至高麗高麗古而垂傲寺僧止水於輓轡劫謀一轉之欲輯寺志以侈先朝之盛令人興感子曰是烏可鑿空為也曰有宋元之碑碣在曰碑碣未易詳也曰有蠹蝕之記載在曰是爾一家言未必愜眾耳目也曰有文獻之傳述而小僧之隨筆收錄在子時正避暑經閣檢而輯之曰原始括碑記之要領也曰景物攷邊幅之佳勝也曰祖德稽梵乘之薪傳也曰檀那標福利之因緣也曰宮宇備新故之豎造也

慧因寺志卷十二跋 五

曰碑記曰傳誌曰雜文則就寺所留遺者載之也曰題詠則姚方二君訪求者居多即其所詮次也曰法嗣則存白止水所自為譜系也既成冊矣將謂子之不朽高麗乎抑藉高麗以不朽乎皆非也止水之志堅之力定固已永劫不壞而何有於予之筆第循此志擴而大之延而久之是在止水及止水之後嗣矣

崇禎改元中秋後一日五湖李翥跋

慧因寺志附錄

宋慧因院教藏記

文見寺志不錄

右碑在紹興府學二門北向篆額已斷存因賢
教記四字字徑四寸文十六行正書徑寸後有
立石書人姓名三行是碑舊在杭州西湖慧因
院即今之高麗寺也石工利其石移至越中今
碑陰刻順治十年修紹興府學記又西湖集慶
寺前亦有一碑半埋土中錢辛楣詹事語何夢
華為掘出之文與此同惟字體甚劣碑額又作

慧因寺志附錄

一

正書不知當日何以刻此兩碑也兩碑皆有缺
字今叅校補全撰文者章衡字子平浦城人嘉
祐二年進士第一本傳載元祐中歷秀襄河陽
曹蘇州加集賢院學士復以待制知揚廬宣穎
州此碑系銜朝散大夫提舉洞霄宮護軍吳興
縣開國男皆史所略也唐之問文勳事跡皆無
攷勳銜簽書昭慶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此避英
宗諱改簽署為簽書爾蒲宗孟聞州人元豐八
年七月以大中大夫資政殿學士知杭州嘗集
錢塘詩自宋齊以來至元豐間凡三千餘篇為

三十卷行於世元祐二年十一月徙知鄆州見
咸清臨安志

宋高麗寺蠲免劄付碑

九月三十日奉聖旨慧因教院應諸官司試院并指
占並永與蠲免 小字正書

右劄付慧因教院清熙元年十月一日 大字正書印
文不辨年月

下有行在尙書禮部 大字正書

准清熙元年九月三十日敕中書門下省九月三十
日奉聖旨慧因教院應諸官司試院并指占並永與

慧因寺志附錄

二

獨免奉敕如左牒到奉行前批十月一日申口口禮
部施行仍口口口口口須至指揮 細楷書四行

右帖慧因教院仰照會清熙元年十月日 大字正書
印一文不
辨

官押 大字正書

右在慧因寺碑凡二列上列可見者四行下列
八行是刻漫漶過半僅存前後大字以碑陰證
之此持住僧惠高之請也至七年講師清素并
序歷朝恩渥而刻諸石此劄付亦刻于是時諸
志乘皆未之載

宋高麗寺剗付碑陰記

國家累聖相承專用仁厚凡可以教民□□□者必發揚□顯之雖淨居老子之說有所不廢臨安府南山慧因教院始□禪□元豐八年有法師淨源講學戒行名聞外國高麗嘗遣僧□義天航海請授經旨神宗皇帝可其奏既歸以□□國王以其母命□金書華藏經乞置之源師所居以報國恩於是其徒乞改慧因為十方教院得旨許之而賢首之教大□□□靖國元年高麗遣使□徽宗登寶位附白金千□□兩請造華嚴□□佛□□□□□□行主之

慧因寺志附錄

三

歲與剃度朝廷又許之而寺宇□□聖上龍興主僧惠高累□宣對乞追述前朝之意永免官司指占上亦許之而□聽益孚淳熙七年住持講師清素以名行被選講席興盛凡稽首受教于坐下者日數百人遷善遠罪者日益眾於是清素願以所得聖旨刊之于石求文以記歲月□為之序累聖化民之意無所不用其至以告于後五月日通直郎軍器監丞周必正謹書

右在法雲寺正書十八行行三十字按慧因寺

志吳越王建初稱慧因教院宋元豐八年高麗

國王子僧統義天入貢因請從院僧淨源詔許之俗呼高麗寺今名法雲寺

宋高麗寺觀音放光瑞相殘碑

高麗慧因觀音大士放光瑞相

□先君澹軒闕菴□華嚴為□闕男□寶嘉定闕先君享年五十闕十八日病革之際闕瞑目後焚香敬誦闕□□敬奉遺訓日□闕麗首逢行者知講師闕

法堂東側觀音菩薩闕觀音云傳語和尙人口闕光矣急白講師申聞□闕籤恐山門他故因此有闕徹喜形眉間方稱述行闕詰朝集眾再禱籤得吉開闕

到□□所居修□□□就求闕其事□□菴歸寂因循至闕旨茲山間感應事□然興歎闕之餘直述始未以記歲月云闕解進士盛□□百拜謹記□□□

□淮西置使司闕賜□智□□□敕差住持闕

右在法雲寺正書二十一行碑斷存上截存十餘字篆額十二字下刻觀音放光像是碑存字無幾大約澹軒之子為親資福忽遭觀音放光免解進士盛某為之記也進士名闕萬應府志作盛度菴上闕字明潘晟重修慧因寺記作易菴謂靈宗朝有易菴禪師闕揚大乘御書易菴

慧因寺志附錄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二字賜之

宋高麗寺尙書省牒碑

尙書省牒行書

前任持平江府華嚴寶塔教院僧清遠行書

牒奉敕宜差住持臨安府南山高麗慧因教寺牒至

準敕故牒行書

寶慶三年正月日牒尙書省印 行書

參知政事薛押 少師右丞相魯國公押行書

尙書省牒僧清遠尙書省印二 行書

臨安府狀准尙書省批送下南山高麗慧因教寺知

慧因寺志附錄

五

事僧慧機狀本寺住僧如訥已於拾貳月貳拾伍日

歸寂切緣本寺目今期懺在卽難以久缺住持乞付

臨安府下諸山公定期集有道行講人前來住持後

批送臨安府公定五名申尙書省本府除已遵稟指

揮送僧司集諸山公定五名申府去後今據僧司申

繳上天竺靈感觀音教寺住持僧思義等申集諸山

禪講就上天竺寺白雲堂雲集公定期集口僧清遠

等五名一口住持平江府吳江縣華嚴寶塔教院僧

清遠一見住持紹興府口口口口教寺僧如介一前

住持嘉興府華亭縣口口教院僧懷口一前任持紹

興府如意教院僧宗口一見住持嘉興府口口口福

教院僧口果其口僧各有道行堪充于內點差前去

住持思義等同諸山禪講保明是實乞備申施行本

府據申述合行具申朝廷施行伏候旨揮正月貳拾

叁日奉聖旨依口僧清遠今尙書省出給敕牒楷書

十三行

付南山高麗慧因教寺寶慶叁年正月貳拾叁日楷書

字二行尙書省印一

少師右丞相魯國公押封尙書省印二

右在法雲寺凡三列三十行此寶慶三年牒清

慧因寺志附錄

六

遠爲高麗慧因寺住持也此牒最爲詳盡由本

寺知事申府下諸山定指揮僧司再就上天竺

寺白雲堂雲集公定申朝廷候旨揮下尙書省

出敕牒付本寺焉白雲堂上天竺寺坐白雲峯

故名莫考厥初至辨才法師重建

宋高麗寺尙書省牒碑

尙書省牒大字行書

前任嘉興府東塔廣福教院傳賢首宗教僧如介小字

正書

牒奉敕宜差住持南山高麗慧因教寺牒至準敕故

開府儀同三司榮祿大夫平章政事集賢院使
領會同館事吳國公杭州高麗惠因教寺歲

閱藏經記

釋大訖

佛于天下咸所尊事或謂福以倖求禍以苟免而佛
可誚也庸詎知佛之道多方有大焉有小焉夫大臣
之事佛也志與道合元默寡欲澤下於民之謂施勘
定禍亂之謂慈不傲生不畏死若唐顏真卿宋富弼
范仲淹是已其有窮土木靡金帛厲民以要福利者
非佛意也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別不華公相繼爲
江西江浙湖廣行省左丞相惟曰自富貴以訖有家

慧因寺志附錄

九

子曷報于君親恩欲風動于民率之以忠孝莫若善
事佛先是以幣金千定施杭十大寺使咸以子母相
生歲取其什一給其費以月第之各閱經一藏延祐
四年又自武昌寓二百定以歸興元惠因二寺通前
爲十二藏月閱之歲周而更始焉慧因寺受金最後
以冬季藏事必肅必恭圖久勿隳爰琢堅石而刻之
辭曰維西有聖覺道尊心冥萬物觀化元搜括么麼
無遺言有作緝之富以文疇裨津筏惠墊昏赫赫左
相爲雄藩匪傲匪媚忠孝存曰覺有訓徒之勤畀之
金繪期勿諛拜稽萬壽奉我君爰有親兮思孔殷高

峯之陽湖之源考擊鐘鼓播令聞尙其似之伊後昆

慧因寺志附錄

十

謹按

南巡盛典法雲寺在赤山舊名慧因禪院宋元豐時僧靜源居此疏釋經義傳播遠域有高麗國王以金書華嚴經三百部并捨經閣之資附貢舶以進因呼爲高麗寺寺前爲慧因澗乾隆二十二年聖駕臨幸

賜名法雲寺今則龍象已虛不留一礎余偶得寺志尙是明本題詠中如徐時泰項士昌方相卿毛文龍方新金門鑰周自稷黃克儉魏介姚二煜諸人乾隆間吳志上允嘉輯武林耆舊集號稱賅博均不載一

慧因寺志附錄

跋

詩是此志吳先生亦未嘗寓目傳本之孤益可見矣余願藉志留寺亟爲梓行且檢阮文達兩浙金石志未時鐫免割付碑割付碑陰記觀音放光瑞相碑尙書省牒兩碑文雖殘闕究爲寺中掌故又蒲室集有威闕藏經記志亦失採因附刻於後而記其緣起云光緒壬午六月十九日丁丙謹識

杭州上天

竺二講寺志

光緒丁酉秋
錢塘丁氏刊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四庫全書總目

上天竺山志十五卷

明釋廣賓撰天竺為東南巨刹舊有李金庭志廣賓以其附會舛謬甚至偽撰明太祖竺隱說一篇以炫俗乃刪補而成此書曰普門示視品曰尊宿住持品曰器界莊嚴品曰帝王檀越品曰宰官外護品曰風範隆污品曰詩文紀述品凡七門其風範隆污一品於寺僧污行備書不隱較他志獨存直筆據總目尙有卷首一卷此本已佚不存

天竺志提要

一

上天竺寺肇於晉天福四年僧道翊得奇木刻大士像會僧勸持古佛舍利納之頂間妙相具足錢忠懿王感白衣異夢即地建天竺看經院宋嘉祐中郡守沈文通改靈感觀音院靖康初屬金難僧道元祕聖佛於井兵退歸像院中理宗書廣大靈感觀音教寺元至元五年仍改天竺教寺明則重修於成化丙辰入

國朝康熙五年因燬重建三十八年

聖祖南巡書法雨慈雲匾額

賜撰天竺寺碑文六十一年春殿再燬雍正九年

天竺志序

一

世宗賜帑金鼎建製重修寺碑乾隆十六年

御題法喜寺匾額嗣後疊邀

宸翰恩錫優渥祈禱雨暘為一郡司命遠方趨謁

不下普陀咸豐辛酉罹粵匪之劫同治甲子兩浙

鏡清 佛日重輝寺復舊觀光緒初元住持釋悟

化校刊海甯管廷芬原輯天竺山志稿十二卷詳

近畧遠未見廣賓所纂斯志殊屬缺典今得舊本

冠以

欽定四庫總目不惟直筆昭彰且所佚之首卷亦

都在焉洵普門之寶衛自在之莊嚴也謹壽諸版

回向靈山不二門中圓種智

光緒二十三年丁酉六月十九日優婆塞丁丙合
十序

天竺志序

一一

重修上天竺山志序

天竺在月氏東南數千里杭之山曷為沿茲名浮
圖法故來自天竺典午時以茲顏其寺名所繇訪
也道翊結茅光徵奇木大士像成而洛僧又以舍
利置頂間寤求夢見赫有靈蹟旛蓋香燈之供口
持膜拜之虔殷山填谷魁然此阜遂與身毒並稱
矣曷為成茲志志者識也識大識小道斯未墜普
門之示現勝地之靈奇衣鉢之流傳錫屐之游息
非紀載莫詳舊志輯於東瀛李氏茂才手寺僧照
本懼歲遠益譌屬賓公任編摩之役凡五易星霜

天竺志序

彙成十五卷靜探輪藏之文博摛籤軸之祕孝廉
文學住山皈法者各以見聞佐之而強半取衷於
古菴居士居士存日久隱山阿攷訂精覈山之董
狐也或疑浮圖樹下一宿無住無著經曰法無名
字言語斷故蒙豫所謂聚沫多緣假標空非色香
者也然則大士何戀於是山山何贅以是志余惟
大士從聞思修入三摩地動靜二相了然不生能
所圓融有無交暢三十二應入諸國土無利不現
海上普陀湖邊竺嶺出現因緣較他刹更顯至於
旱澇祈請歲著靈奇歷代表彰尤極喧茂則夫藉

山以宣大士之教即藉志以著茲山之奇因是而
可大可久俾眾生獲十四種無畏功德四不可思
議無作功德記事者參載世事仍歸無事記者
旁採世言總歸無言南北宋之崇褒遞加於大士
固國土所同稱而廣大獨耑屬竺嶺大士何必不
託異於天竺天竺又何必不傳信於此志所謂觀
匪留色音匪受聽道未墜地者當不在大月氏而
近取諸上天竺矣古來志輿圖多爲經世之用惟
王子紀五山東方朔撰十洲陶弘景譜金壇林屋
杜光庭攷洞天福地則皆出世之觀又祇爲尋玄
采眞作津梁耳西域記洛陽伽藍記以後闡宗風
者其欣攬於茲編時
順治三年丙戌秋七月幾望古潤妙香居士孫時
偉乳仙甫薰沐敬書於湖上之紫薇右署

天竺志序

二

杭州上天竺講寺志凡例

一慈悲淨聖靈異顯赫奔走海宇曷可無志寺僧
照本興荆棘銅駝之感傾衣鉢屬余余雖不文
適修天目祖山志西湖僧寶聚諸祖禪藻拾遺
潛陽梵刹考諸書成鼓舞餘勇遂力任其事
一東瀛輯上天竺舊志蕪穢杜撰如題中所云冒元
人於宋首其他猶可至高皇帝竺隱說亦偽造
一篇本以開面靈山翻滋罪案糝糠沙石槩在
汰刪

天竺志凡例

一

董狐良史趙盾必書志卽史之餘將以是非得
失垂爲勸誡敢俛曲阿徇濫施華袞風範隆汗
寸心千古知我罪我所弗敢辭
一靈奇悲仰贊頌詩文充棟汗牛筆不勝書梓不
勝壽茲獨力旣艱輿情未愜何妨好事續刻補
遺是集所收精微潔淨有目幸鑒
一聞之吹竽而過邯鄲之市則師曠凜色盛容而
出臨淄之塗則陽文沮顏何者邯鄲耳肆臨淄
目林雖姝色和聲無當眾視羣聽也今輯志於
名山人爭聽覽焉其敢忽諸蒐撫散軼稽訂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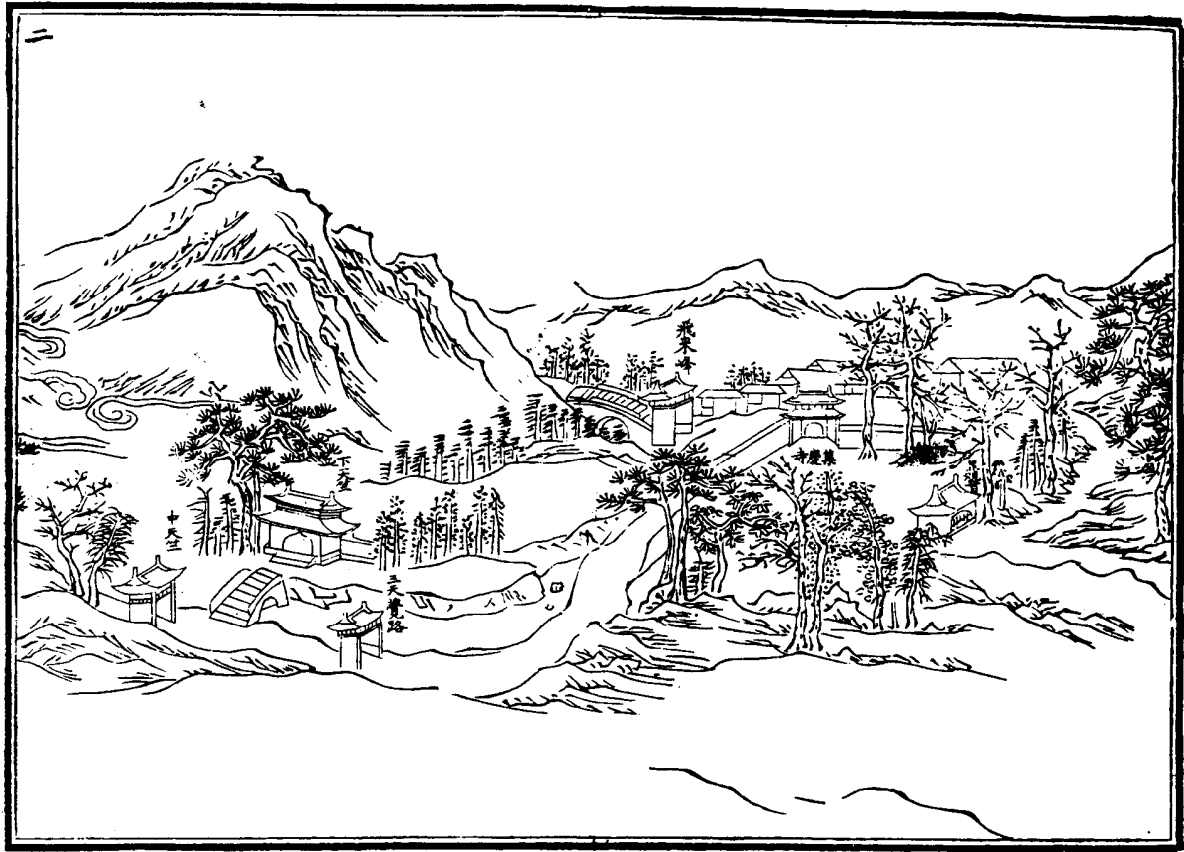
魚枯心嘔血聚腋綴裘託始於鷺山再輯於鄭
 菴再輯於寶石山房則孝廉邵以窺氏袁字宏
 多更請政於嚴氏文學孝廉諸君子修討凡五
 易寒暑而是書始燦然可觀
 一語云趾欲固視故步往蹟未詳文獻奚考聞有
 藏書饑渴往借篝燈簡讀有關某某隨筆錄鈔
 太史公自序曰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
 敢云作也

天竺志凡例

一一

天竺山圖







杭州上天竺講寺志卷之一

天目山三學學人廣賓纂

普門示現品

側聞應化無方選此方之教體隨緣弗類
攝同類之機宜子竊惟之有深意爾夫南
海蓋善才所參小白華也凡天下之願躬
謁者視鯨波鼉浪爲忠信可憑則千萬人
中無幾矣惟西湖迺天竺所飛小靈鷲也
凡郡內之指首屈者推岑蓮月桂爲仁智
攸耽則南北峯間其最矣於是我大士閱

天竺志卷一

一

五季刀兵之劫妙三吳山水之區巧示普
門卽坐不垂堂者廣至適衝都會兼游偏
挾伎者飈來信未信在人縱遊戲於佳麗
繁華之地仁不仁繇我盍範圍於慈悲喜
捨之天是以赫赫厥靈而羣趨並望班班
斯著而曲記特書此直垂慈眼視眾生何
異痛心呼父母哉故經云欲識佛性義當
觀時節因緣其斯之謂也志示現

自在功德章

元盛熙明纂曰釋典所載菩薩名號如恒河沙數
不可勝計惟觀自在洋洋赫赫功

悲	能	終	大	老	類	獸	法	觀	觀	歎	令	羅	男	官	大	佛	聞	同	本	忽	覺	了	摩	嚴	楞
總	求	時	悲	病	說	無	華	觀	觀	歎	令	羅	男	官	大	佛	聞	同	本	忽	覺	了	摩	嚴	楞
持	無	十	心	死	法	畏	經	音	音	我	其	伽	童	婆	將	身	一	覺	然	空	然	地	經	德	
具	不	方	總	於	地	於	云	名	名	善	成	人	女	羅	軍	獨	金	妙	超	空	不	初	云	切	
載	成	持	持	獄	苦	羅	若	十	十	得	就	天	非	門	四	覺	剛	心	越	覺	生	於	觀	功	
別	就	佛	經	鬼	利	羅	號	圓	圓	法	法	諸	等	龍	王	聲	三	絲	世	極	如	佛	世	佛	
本	大	皆	云	漸	王	號	眾	方	方	門	授	我	又	比	王	聞	我	一	出	圓	是	中	出	佛	
	才	億	億	悉	難	難	生	界	界	門	授	我	又	比	王	聞	我	一	出	圓	是	中	出	佛	
	解	誦	誦	滅	生	生	能	能	能	授	我	又	比	王	聞	我	一	出	圓	是	中	出	佛		
	脫	持	持	依	軍	軍	作	作	作	授	我	又	比	王	聞	我	一	出	圓	是	中	出	佛		
	入	重	重	依	軍	軍	作	作	作	授	我	又	比	王	聞	我	一	出	圓	是	中	出	佛		
	難	罪	罪	依	軍	軍	作	作	作	授	我	又	比	王	聞	我	一	出	圓	是	中	出	佛		
	滅	不	不	現	三	三	十二	十二	十二	授	我	又	比	王	聞	我	一	出	圓	是	中	出	佛		
	除	墮	墮	現	三	三	十二	十二	十二	授	我	又	比	王	聞	我	一	出	圓	是	中	出	佛		
	三	諸	諸	現	三	三	十二	十二	十二	授	我	又	比	王	聞	我	一	出	圓	是	中	出	佛		
	毒	淨	淨	現	三	三	十二	十二	十二	授	我	又	比	王	聞	我	一	出	圓	是	中	出	佛		
	一	土	土	現	三	三	十二	十二	十二	授	我	又	比	王	聞	我	一	出	圓	是	中	出	佛		
	切	中	中	現	三	三	十二	十二	十二	授	我	又	比	王	聞	我	一	出	圓	是	中	出	佛		

飛	振	相	之	所	十	承	原	有	有	既	堵	自	州	唐	靈	同	經	二	薩	來	八	端	像	也	西	按	藏
雲	振	於	向	所	十	承	原	有	有	既	堵	自	州	唐	靈	同	經	二	薩	來	八	端	像	也	西	按	藏
湧	振	於	向	所	十	承	原	有	有	既	堵	自	州	唐	靈	同	經	二	薩	來	八	端	像	也	西	按	藏
以	振	於	向	所	十	承	原	有	有	既	堵	自	州	唐	靈	同	經	二	薩	來	八	端	像	也	西	按	藏
千	振	於	向	所	十	承	原	有	有	既	堵	自	州	唐	靈	同	經	二	薩	來	八	端	像	也	西	按	藏
計	振	於	向	所	十	承	原	有	有	既	堵	自	州	唐	靈	同	經	二	薩	來	八	端	像	也	西	按	藏
皆	振	於	向	所	十	承	原	有	有	既	堵	自	州	唐	靈	同	經	二	薩	來	八	端	像	也	西	按	藏
錢	振	於	向	所	十	承	原	有	有	既	堵	自	州	唐	靈	同	經	二	薩	來	八	端	像	也	西	按	藏
氏	振	於	向	所	十	承	原	有	有	既	堵	自	州	唐	靈	同	經	二	薩	來	八	端	像	也	西	按	藏
所	振	於	向	所	十	承	原	有	有	既	堵	自	州	唐	靈	同	經	二	薩	來	八	端	像	也	西	按	藏
翻	振	於	向	所	十	承	原	有	有	既	堵	自	州	唐	靈	同	經	二	薩	來	八	端	像	也	西	按	藏
職	振	於	向	所	十	承	原	有	有	既	堵	自	州	唐	靈	同	經	二	薩	來	八	端	像	也	西	按	藏
此	振	於	向	所	十	承	原	有	有	既	堵	自	州	唐	靈	同	經	二	薩	來	八	端	像	也	西	按	藏
之	振	於	向	所	十	承	原	有	有	既	堵	自	州	唐	靈	同	經	二	薩	來	八	端	像	也	西	按	藏
故	振	於	向	所	十	承	原	有	有	既	堵	自	州	唐	靈	同	經	二	薩	來	八	端	像	也	西	按	藏
也	振	於	向	所	十	承	原	有	有	既	堵	自	州	唐	靈	同	經	二	薩	來	八	端	像	也	西	按	藏
而	振	於	向	所	十	承	原	有	有	既	堵	自	州	唐	靈	同	經	二	薩	來	八	端	像	也	西	按	藏
上	振	於	向	所	十	承	原	有	有	既	堵	自	州	唐	靈	同	經	二	薩	來	八	端	像	也	西	按	藏

<p>人持宿殿中夜夢紫衣神人命金甲將校數十百</p> <p>宋太祖建隆元年吳越國王錢俶以太祖即位進</p>	<p>崇奉焉此始天惟衣人求其居曰能建看經院</p> <p>錢忠懿王明夢白衣人求其居曰能建看經院</p>	<p>皆被錦綺光彩昇耀天日破其喜躍此吾先王</p> <p>拜叩大士冀得夢兆以居別館齋成決旬徒步</p>	<p>烈凶殘不違痛處乃出居別館齋成決旬徒步</p> <p>後唐長興三年壬辰三月吳越武肅王錢鏐卒中</p>	<p>下矣吁可異哉</p> <p>而吳越國王之命</p>	<p>輕動賊斷不取獲莫大果報第保守境內未幾</p> <p>山劔樹之中當獲莫大果報第保守境內未幾</p>	<p>曰汝復謂大士禱而決之夢大士以火而詔之</p> <p>計溫復謂大士禱而決之夢大士以火而詔之</p>	<p>天竺志卷一</p>	<p>唐天祐四年改元開平鎮海節度使錢鏐欲舉兵</p>	<p>越中底定矣遂進爵為鎮海節度使</p>	<p>昌一見方對敵之候接戰即斬首俘虜而</p>	<p>越中底定矣遂進爵為鎮海節度使</p>	<p>唐昭宗乾甯元年春正月越州董昌作亂焚府庫</p>	<p>武而不殺者焉</p>	<p>日此佛士也戒無蓋下遂逾日而去由是鏐益</p>	<p>修羅等眾願從無蓋下遂逾日而去由是鏐益</p>	<p>視雲端旌幢寶蓋下遂逾日而去由是鏐益</p>	<p>顯乞垂慈勇武將入境振兵拒之甚力</p>	<p>者惟錢鏐所置人而老聲震原野侍下為一</p>	<p>至杭民無所過其城血流半天下為一日忽</p>	<p>黃巢亂所過其城血流半天下為一日忽</p>	<p>所發者則其</p>
---	---	---	--	------------------------------	---	---	--------------	----------------------------	-----------------------	-------------------------	-----------------------	----------------------------	---------------	---------------------------	---------------------------	--------------------------	------------------------	--------------------------	--------------------------	-------------------------	--------------

<p>英宗治平二年秋八月三日詔求直言宰相曾公</p>	<p>亮位參知政事語達亦賜號寶梵大果如元</p>	<p>於天竺忽於錢唐有鄉僧元達附舟來禮達曰</p>	<p>仁宗慶曆八年曾公亮丁內艱扶柩歸泉南道</p>	<p>積川陸高數尺許疾於矢石聲如銃礮蝗蝻堆</p>	<p>北迅雷擊電雨電疾於矢石聲如銃礮蝗蝻堆</p>	<p>大中祥符九年九月方捕飛蔽天帝以連歲旱</p>	<p>咸平三年夏大旱浙東天台講宗四明尊者知</p>	<p>雨隨樹四境沛足</p>	<p>天竺志卷一</p>	<p>真宗咸平元年給事中張去華守杭正月至五月</p>	<p>於大士以求神助張齊賢遂有代州之捷諸將</p>	<p>太宗雍熙三年五月帝契丹遣使謂上竺致見辱</p>	<p>早疾疫必禱焉</p>	<p>流道中使馳驛齋香虔禱之即至杭既禱之明</p>	<p>速道中使馳驛齋香虔禱之即至杭既禱之明</p>	<p>虞主新殿宇像設不爽王頂戴益</p>	<p>動主新殿宇像設不爽王頂戴益</p>	<p>爾主新殿宇像設不爽王頂戴益</p>	<p>表主新殿宇像設不爽王頂戴益</p>	<p>袍主新殿宇像設不爽王頂戴益</p>	<p>聞越而止急呼傲詔之曰此汝故物也復俾以</p>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亮管因虜陳知杭州沈文通天竺看經院觀
音大士始命石晉至今福澤生民前後靈
音院著明殿學士禮部侍郎蔡襄書額及襄
守是邦一

高宗紹興四年冬十月帝憤敗於金人無以自
疏鏘鏘於中士日以手求救拔天下元元之命
炭鋒鏘鏘於中士日以手求救拔天下元元之命

魏生不其步天親提大忠忠力圖誓不與虜
俱家不其步天親提大忠忠力圖誓不與虜
上馬令中給卒親提大忠忠力圖誓不與虜
設伏二軍餘日抵吾臣有詔移屯守大儀會朝
喜其兵退擁鐵騎聞所擊金兵聞移屯守大儀
起各持長矛鐵騎聞所擊金兵聞移屯守大儀
擁而武踣入斫擊見大捷百餘萬計
中與神助之力云

天竺志卷一

六

紹興五年夏大旱遺杭州府守迎天竺觀音於海
潘法惠禱願亦不日應六月九日有雷
香其後三香起願亦不日應六月九日有雷
枯後三香起願亦不日應六月九日有雷
夢二僧來請自今六送還至七月廿一日
蔚然百果皆熟通六送還至七月廿一日
涼忽有白女一粉通六送還至七月廿一日
內已始悟六若珠一粉通六送還至七月廿一日
六送還之悟六若珠一粉通六送還至七月廿一日

紹興二年兩浙進士類試於臨安湖州談者與
爲饒惟鄉友六人夢食巨蟹於夢者與
稱落蘇者黃甲也陽果登科後年諸夢者與
周元者黃甲也陽果登科後年諸夢者與
徐廣之者黃甲也陽果登科後年諸夢者與
待榜客四集有七道已而省榜明至元果中第吳與

待榜客四集有七道已而省榜明至元果中第吳與
徐廣之者黃甲也陽果登科後年諸夢者與
周元者黃甲也陽果登科後年諸夢者與
稱落蘇者黃甲也陽果登科後年諸夢者與
爲饒惟鄉友六人夢食巨蟹於夢者與
紹興二年兩浙進士類試於臨安湖州談者與

對與爲一既歸賀客中一道士素昧平生元詢符
齊劉豫大尉既對而十餘年見使韓世忠顯九月
人於潤州將對而十餘年見使韓世忠顯九月
勇異金甲將對而十餘年見使韓世忠顯九月
相異金甲將對而十餘年見使韓世忠顯九月

理宗嘉熙四年正月辛未星見於營室復以
爲也乃遺中使齋香甚憂之亟見於營室復以
外有光雲聚不散久之貫營滅矣
見災莫大焉帝甚憂之亟見於營室復以
爲也乃遺中使齋香甚憂之亟見於營室復以

天竺志卷一

七

元至正四年八月住持東溟日法師特以承平
僧道場三晝夜以祈禱紫毫光發自大士頂間
照耀殿庭已而直視紫毫光發自大士頂間
聚搖曳萬人已而直視紫毫光發自大士頂間
至正五年張行士贊州有疑
一丈許崩崖而返勢亦雷電相顧泉湧自高山
力所致驚歎而返勢亦雷電相顧泉湧自高山
猶能顯水觀之靈樂爲慈雲祖師
至正二十年杭城靈樂爲慈雲祖師
康里公出金不所求乃於草莽中得之
戒徒公出金不所求乃於草莽中得之
今丞相公出金不所求乃於草莽中得之
大丞相公出金不所求乃於草莽中得之
若向普陀山者一觀益加敬仰焉

若向普陀山者一觀益加敬仰焉
大丞相公出金不所求乃於草莽中得之
今丞相公出金不所求乃於草莽中得之
戒徒公出金不所求乃於草莽中得之
康里公出金不所求乃於草莽中得之
至正二十年杭城靈樂爲慈雲祖師
猶能顯水觀之靈樂爲慈雲祖師

吳元年夏三月不雨禾盡槁死郡守王與福竭誠

秋有皇明洪武七年六月大旱參政徐本李賢王德宣

景泰六年夏無雨浙天久不雨禾稼將槁四民徬徨

潘泉重臣遂與同鏡守兵部尚書德與孫公齋

仙林建壇禱雨即日陰雲四起至日晡甘雨大

對明如之蘇又日亦如之致兩浙之地禾黍

况念無以酬即蘇民咸懼作鼓舞由是公大感靈

之仍供奉送以歸嚴

成化丁酉年夏兩月不雨鎮守太監李公義齋心

命意勤辭懇冥漠潛通旋軫之際陰雲布與甘

雨如注稿者聿蘇仆者旋起遠邇交作三農謳

乃大出幣金鼎新大士殿於詞土林聲樓普門圓

通門以昭答

弘治癸亥歲早不雨鎮守太監麥公憂勞萬民爰

而來至於海會寺道經鎮府赤日停午忽有片

丑陰雲竟日庚寅辛卯皆微雨壬寅

奉以歸則又雨豈非大士之靈乎

嘉靖己亥歲減水僚屬走上天竺密禱大士若痛

瘵在身粵祭輒

嘉靖壬寅閏五月早既甚郡伯希齋陳公閱民無

躬迎大士奉安海會寺晨夕虔敬越四日庚午

夜僧綱良縉夢大士語云甲戌日有雨至期雨

如注明日再雨原野霑足

天竺道場凡遇二月十九日為大士誕辰遠近人

齋戒入山不翅億萬眾殿宇不能容皆露坐達

旦名曰宿山嘉靖甲寅年誕期星月昭朗忽見

白鸚鵡自殿中飛出翔旋於山谷響應如萬

人鵲目贊歎念佛之聲振撼林木山谷響應如

現數四姓者患瘡告許燈油苕苕病愈拜

杭城有衣冠之士廉得其人將理於官盜畏

還倍償而釋之王女廉得自將理於官盜畏

罪願許之酒食財物菩薩慈悲法藍而女

我蘇醒之知云如前物至寺求懺謝伽藍而女

夢海中潘姓拉龍觀之三數輩進香舟次崇德河

下見鄰船少娘龍觀之三數輩進香舟次崇德河

浦疾人忽墮水眾力挽乃出幾於不救遂驚悼

成疾彌月諸巫日汝往天竺中途淫媿良

獲免神往祭告庶獲瘳如言始牛復求

嘉靖二十四年自告庶獲瘳如言始牛復求

九腕謝公乃命郡駕海仁錢唐令素服野方淨

瓶水微湧出大果得微雨於會日禱令素服野方淨

大湧出遂果大雨金庭子作頌水

東堅續志云賜後至京則晦而乃神光為異物

實欲回天神燭天遂某時色再明乃神光為異物

萬曆八年五月入城致禱三日當道迎大

萬曆十六年路死者相藉上月府縣射請大士入

城虔禱慶

三十六年 夏五月大水秋疫無臺廿士价率郡邑

歸蓋送

天啟六年 夏六月至七月大旱府縣

崇禎元年 秋七月廿三日海潮湧沿江居民

郡守萬國相邑侯王揚基建經閣以酬神

悲仰贊

宋孝宗天竺廣大靈感大士贊曰 觀音大士現有神

通力故應跡於杭之天竺山其來尚矣朕每有

言說為世之宗明照無二等觀以慈隨感而應

天竺志卷一 十

宋理宗皇帝製靈感觀音大士贊曰 神通至妙功

德無邊兮兵寢刑措兮康此王國 隱顯莫測功

宋郡守陳軒上竺寺記贊曰 陀衣仙 人無住著

足嘗不旋踵 飢渴須生心念 亦何從滿皇願

我觀身是心等 大虛其視 萬物何能作留礙殊

功妙用濟身 欲求不功 用何物能作留礙殊

明忘爾固無 疏我無功 瑞像羣生夢幻淨

宇山頂或赤 初日琉璃 非空煙燴凡照眉

倒作思惟須 見與初變 復素非空 非色非人

盡善回觀音 智功不堂 議佛表當 作何等觀

元笑隱禪師大忻贊大士曰 門別文證通法云

何示優劣如城之四門 道乃逕捷又法眼云

流大海悉融攝是故觀世音目用嘗三昧界

識和合世間相礙盡空諸心幻師一毫小各

隨其所應度說滋發愛均化地諸子大端幻

相三時雨露滋應心即我工心是觀而超

相現前而寂滅自說又贊曰 勝耳於六根獨

常現前塵起自是說不動故 勝耳於六根獨

自變出奇金鼓旌曲垂誨 逆施諸塵用如大

遇變為我後人委曲垂誨 逆施諸塵用如大

三昧為通分身異類如畫 師毫端戲運行神

隨感而通我後人委曲垂 誨逆施諸塵用如大

芸感莫知其生我觀如畫 師毫端戲運行神

現相不二我眼見像如畫 師毫端戲運行神

解脫心一法名觀自在 聽法說心精遺聞均

國朝空谷景隆禪師贊大士曰 以智觀照世言音

不從耳根塵議是故尊號 觀世音因果符合無

無所住體本來無起滅是 故尊號觀世音因果符

差別通無異等如赤子亦 號觀世音因果符合無

應現十方界如幻苦施無 去來反觀悲性嘗身

行而成就聞極疑聞無所 應現六法圓融無礙

應現心無作妙力之聞性 充法界是故有求無

感應頌

國朝浙江提學副使吳江趙寬觀音感應頌有序

金庭子感應頌并序

日停午炎光赫曦忽有片雲如蓋隨仗而至驟
雨傾注若翻盆然明月已亥陰雲竟日庚寅辛
卯皆可謂奇矣王辰奉大士歸靈公精誠且足
乎然大願薄也足也大士靈乎公精誠且足
不勝為德惟願薄也足也大士靈乎公精誠且足
濟利為德惟願薄也足也大士靈乎公精誠且足
未博始是變幻神測變也空作感頌惟聖惻
俾出火坑就清涼忍視眾生大感頌惟聖惻
受諸苦厄大慈大悲無量願力之則應十方
飛米謝公躬率百死野陽二田有四載自春徂夏
九腕謝公躬率百死野陽二田有四載自春徂夏
諸方符咒術而禱諸山錢益乃命郡別駕復用
齋徒入天和後國山錢益乃命郡別駕復用
服徒入天和後國山錢益乃命郡別駕復用
海會禪師論都網良具仗觀音道顯董
以淨瓶滴水為驗越明日務期先惠是禱
諸比瓶滴水為驗越明日務期先惠是禱

天竺志卷一

三

尚寶卿六橋徐江山禱雨靈應頌有敘

果得微雨又明日大湧出遂果得大雨金庭
子見而異之敢作頌以彰大士之神應云
日乙巳之夏大旱入南斗為塗若火坑巫覡
月靡不旱魃降殃巨津赤地千里方伯曰嘻
禱靡不旱魃降殃巨津赤地千里方伯曰嘻
濟惟大士比濟庶僚從如歸市真衛護壇於
濟惟大士比濟庶僚從如歸市真衛護壇於
悲萬劫聲載路大士淨靈其應如響發大慈
尚寶卿六橋徐江山禱雨靈應頌有敘
大之靈庇茲土有日矣故早潦輒禱則希
陳殊應嘉靖壬寅五月早潦輒禱則希
有殊應嘉靖壬寅五月早潦輒禱則希
陳殊應嘉靖壬寅五月早潦輒禱則希
雨雲山庶神不雨雲山庶神不
日周禮荒政索鬼神雲漢之靈驗不舉皆
者之富務也吾聞天竺大士靈驗不舉皆
之士安於吳山公微服會寺肅香楮晨夕展敬
士安於吳山公微服會寺肅香楮晨夕展敬

天竺志卷一

三

式廉維愛通假神明厥澤孔遺維神之靈維有
我作頌言後
用詔而後

喜雨詠

成化年中省城迎大士禱雨輒應性菴法師永願
率眾而詠曰
誠心不須繞迎大士禱雨輒應性菴法師永願
誠心不須繞迎大士禱雨輒應性菴法師永願
誠心不須繞迎大士禱雨輒應性菴法師永願
誠心不須繞迎大士禱雨輒應性菴法師永願

禱雨篇

不現忘示
象萬家諸誦樂虞唐偉哉功業垂千古好刻貞
象萬家諸誦樂虞唐偉哉功業垂千古好刻貞
象萬家諸誦樂虞唐偉哉功業垂千古好刻貞
象萬家諸誦樂虞唐偉哉功業垂千古好刻貞
象萬家諸誦樂虞唐偉哉功業垂千古好刻貞

萬厯乙巳夏六月迎大士入城即時滂沛錢塘邵
重生喜而歌曰蒼天烏乎虐下土驕陽充魁不肯
未普油然沛然欲成雨若神禹感天旋日不旋
武使不復補孰能立海若神禹感天旋日不旋
心在區宇揚枝涓滴我願吐伽瓶亦同舞其估
匹夫之誠小兒狂齷小兒青龍白龍亦同舞其估
都城集千小兒狂齷小兒青龍白龍亦同舞其估
苗雨裏故未句云然

上天竺講寺志卷一終

天竺志卷一

古

杭州上天竺講寺志卷之二

請牒奏

天目山三學學人廣寶纂

宋郡守陳軒上靈感觀音院奏曰臣所領州西偏
天能下刻而為觀音大士像自五代時僧翊得奇木
頂間其後傳見光不復舉自祥遠者秋連事民
近者口相傳不絕月舉自祥遠者秋連事民
方薦饑今年春夏雨不復舉自祥遠者秋連事民
水災父老日夜懼臣即日從者皆禱像下
入山開霽雲與日道從者皆禱像下
天字衣帽沾濕與日道從者皆禱像下
合爪歎息既與不與日道從者皆禱像下
而雨陽息既與不與日道從者皆禱像下
茲山像自庇茲土也所病穡忘臣竊考圖始分上天
竺山像自庇茲土也所病穡忘臣竊考圖始分上天

天竺志卷二

下而觀音像在殿中許奉在治平中賜號靈
感因以觀音殿名之殿中許奉在治平中賜號靈
廷每遣中使詣殿是垂六七年
靈蓋殿恭如惟是殿宇建垂六七年
就願願給祠部空名度僧牒數十道貨錢市材
願工撤祠部空名度僧牒數十道貨錢市材
遇旱禱祠部空名度僧牒數十道貨錢市材
以旱禱祠部空名度僧牒數十道貨錢市材

祈謝文

宋郡守蘇學士軾禱天竺大士祈晴文曰三吳之
不稔向賴朝廷大分倉廩之陳乃眷疲瘵免
將有赤離之懼我大善薩行平等慈觀此災
皆同赤離之懼我大善薩行平等慈觀此災
而受德而召災念斯民無辜
而受德而召災念斯民無辜

又謝晴文曰民無常心固何知於帝力天作霖雨
報之恩願願難名之德恭馳書某等其微誠不
感農工於溝壑寬吏責於簡書宇少薦微誠不
感應記

唐皮光業撰上天竺觀音看經院感應碑曰
山中舊有天竺觀音寺相傳自典午時毀於
六朝兵燹石晉天福四年僧道翊從終南山
刻觀音大士像奉安於後唐僧舍利納異
生臨凡狀貌應具萬夫無敵之勇適人錢
東擾九域飛奮一且呼兩浙披靡當五胡
之南懷疑先鋒所向克捷史指氣使節不
從初為董昌將欲為杭刺朱全忠復節大
士使後不荆揚動汝能救百萬蒼生不旬日
而後不荆揚動汝能救百萬蒼生不旬日

天竺志卷二

二

神爲王矣已而果封吳越國王以表靈感之德
無窮子謂老翁生於斯處無神物之著留宿命
迹胡僧來運尾機微說於無神物之著留宿命
洞燭於未之運尾機微說於無神物之著留宿命
藉元於鼎之運尾機微說於無神物之著留宿命
况茲於鼎之運尾機微說於無神物之著留宿命
記是於鼎之運尾機微說於無神物之著留宿命
開迷於鼎之運尾機微說於無神物之著留宿命
大靈於鼎之運尾機微說於無神物之著留宿命
與靈於鼎之運尾機微說於無神物之著留宿命
代五於鼎之運尾機微說於無神物之著留宿命
榮子於鼎之運尾機微說於無神物之著留宿命
編子於鼎之運尾機微說於無神物之著留宿命
假茲於鼎之運尾機微說於無神物之著留宿命
破暗於鼎之運尾機微說於無神物之著留宿命
朱鮑欽正代郡守陳軒撰靈感觀音碑曰紹聖
西合肥湖山之勝甲於天下而天竺山爲靈感觀
西合肥湖山之勝甲於天下而天竺山爲靈感觀

天竺志卷二

三

夫邦人父老之心爲後撰次
其本末將勸石以詔於後撰次
朝吏部尙書蕭山魏驥撰禱雨感應記曰景泰
夏雨浙久不雨禾稼將槁四民徬徨無措時
欽差鎮守浙江都察院左監丞阮公會諸都
藩臬重臣於議務在堂而安言曰今民罹旱
田曠且禾稼將枯况嘉湖二府之民罹旱
害賑恤未蘇今又早况嘉湖二府之民罹旱
以堪非其未蘇今又早况嘉湖二府之民罹旱
在上古曠非其未蘇今又早况嘉湖二府之民罹旱
之臣能早其未蘇今又早况嘉湖二府之民罹旱
當與孫公齋沐於六日應子欲與諸守老
德與孫公齋沐於六日應子欲與諸守老
跪與孫公齋沐於六日應子欲與諸守老
禱與孫公齋沐於六日應子欲與諸守老
蘇民咸曰如雲之舞手加額曰此非鎮守大
蘇民咸曰如雲之舞手加額曰此非鎮守大

何而逸竺工達南何可天則魏宋所出若城說福
蓋貧樂點之孔財生稟下不者表獨而提之蘇廣
天賤而而手所道賦氓矣之約則揚靈佛綱福杭川
下愚益足攢花有之所人而草而感口而富惟蜀
靈不堅竺有集錦餘情謂即同木迄之生挈貴天所
聽肯求兼靈開爲之所久以蓋皆个言海其康下必
司莫福之焉飛竺貨人求性杭德加信民香大應福之
脫與念來之泉情福也而仰好兵夫士內領甯由之
聲起故求福秀萬抗過至仰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
安此特而天有萬抗過至仰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
富也富暢逸之湖之六逸便且其本而皆大因父杭杭
而賢豫之目橋輻運樂適歸善化帝二緣字此法之而
饋圓智之目橋輻運樂適歸善化帝二緣字此法之而
賤奈之因諸天百九東奈不是熱其南山化母杭下

天竺志卷二

六

令存而不江依欲可無則士相盛竺遠下縣翊以湖
而自不彭干以廢大關大盛關杭近道竺之之有方
不潛立新有爲而可命江極係城杭翊而草見杭有
容孚以市五重不之脈流而不其開居天大天石故地有
已默至有丈聖可之勢係前香然竺故竺晉靈皆抗有
者契利長觀以者勢係前香然竺故竺晉靈皆抗有
乎而利觀音而雲不也人山於見之竺今時亦秦不城
天可關而之特甯離則五衰深上天城須晉無顯靈
下奪處久木設也上厭目焦不竺則竺而而惠未竺
之因處近境旃大竺常聳山觀二之左處近風盛杭郡開杭
塗緣有堂村有黑觀之新卒五有氣天竺小天竺至錢理所
浙所感豈有非四觀音而孰不自而風風以厭甯故竺今塘道
直感豈有非四觀音而孰不自而風風以厭甯故竺今塘道
江有犬若牙或係觀音而孰不自而風風以厭甯故竺今塘道
而使所音而傳欲然無氣景大實不天當今塘道所

可無三際蓋或但則若光或投其香後者者而於
以異吳之天竺言爲城家心貨而而進今威而而官下
該然之水竺即上盛靈獲樂所已無奉之靈伺伺儲之
大至大乃竺陀與而豈此一而又有握如且祈者者棗之
普天而下陀陀相相時不其醉粟天也穀祈雨惟梨又
者者下大陀陀相相時不其醉粟天也穀祈雨惟梨又
必可在土即大爲爲之至羨飽可竺泰祈雨惟梨又
至以其而天士存表民若充於卜曠山麥鳴吳橘四
天不中三竺是亡裏盡一費僧裏蕩武古既越竹方
竺至大吳也同者耶又狂未而除可恩茅王乎桑漆所
偏陀無其陀異客相者完又有禱士山所大農泉所
謂而分中所日閱爲以有秋之有得處廢豐成或足
遠圍而上以豈之盛此夫創之不見償心自聞何儉於民
而謂理竺鎮得唯衰也不見償心自聞何儉於民
不小亦乃三異唯豈然行觀者香盡儲能必人人用

天竺志卷二

七

無苦之聞物於越身靡可孥有羣著待已捨糾雖已
過舟致之之靈之不刹化執闡生難三耳夫察至耳
一車歸迹幻山崇特不而有肉欲之懷士善靈至士
程屢向而武祇天千形馴不顧逆懷曰女十遺人不過能
善易者已當樹竺手蓋良順尤故嬾向大上聞過過不
信人莫哉昭矣高千不顧逆懷曰女十遺人不過能
如獸不然代又於眼特蒙如向大上聞過過不
遵俱水其之何五而三之是慕悲合憫反往彰能與
郊疲有外崇必臺有十愚者夫世諸佛已無靈痺而間
陸就風又天泰峨千二可安執有善之耳作不惡極樂
婦有波有台安眉億應乞往不慈而妙過耳極用
女水之三羅神四恆而而哉有抑父善故日緣循暗而劣情
若平危說漢道海沙有智抑父善故日緣循暗而劣情
履通陸爲之之之千慧又子百日緣循暗而劣情
闕於有天果設渴手億隨獷孰世大爭感察土切苦
門千傳下芋濟天眼恆地悍不旣慈有歸下於應順尤
更里舍神山積竺此沙說之法性妻家殉執不風不
出陸之佛聲淨深吳之法性妻家殉執不風不

可忽近圓偏互舉

女身說

山人又曰觀音古佛其身不必論男女... 謂或現法或現人主出生命現人大家而說身... 觀應中一往則隨其少身男女大矣斯童大士往應隨其... 維摩經也至如法華龍女品此身皆不可思議... 觀圓相此女則男化為利佛女此身皆不可思議... 女無礙二字則佛身之說焉然則男無礙於公... 士耶或謂之曰無害隨緣其人小然曰以緣加塗... 以緣加塗

天竺志卷二

八

以脂粉拒答曰若如是則又非圓矣且... 士女之飾則珠玉以產人而飾之... 難陀佛口入葷而麤此肉菜當晉而說... 也佛口入葷而麤此肉菜當晉而說... 服而燒何脂以謂好德非釋典且其... 姑洪範五福曰攸好德非釋典且其... 好而敬供養親近樂有身福平矣... 冀其餘而敬供養親近樂有身福平矣... 世有觀音山卷言觀音妙莊王三義... 說有觀音山卷言觀音妙莊王三義... 宣律師有妄語且趙文敏公言此... 記文敏有妄語且趙文敏公言此... 今汝元其文人乃陶管夫言此... 則安通於宋府其文人乃陶管夫言此... 淨流得於汝元其文人乃陶管夫言此... 美言乃安通於汝元其文人乃陶管夫言此... 足信如香山在嵩山東二百里乃中國地何傳

信無國王如秦時妙莊王不見何方國土... 何處國王如秦時妙莊王不見何方國土... 公而此符現不可思議論則與前或已諸化... 女通乎過妙莊王不可思議論則與前或已諸化... 身與今符現不可思議論則與前或已諸化... 稱法與今符現不可思議論則與前或已諸化... 佛猶如中事此言通寂照無斷當二見皆非... 間猶如中事此言通寂照無斷當二見皆非... 執理如家信之理便不信因果佛家言古及盤... 止矣如外紀此步至十步同年而語也或問... 前人還拜願劫此步至十步同年而語也或問... 舍法之無廢何也答此有二步說就初善生而論... 乃如舍法之無廢何也答此有二步說就初善生而論... 此疾痛之呼天之父也

上天竺講寺志卷二終

天竺志卷二

九

杭州上天竺講寺志卷之三

天目山三學學人廣賓纂

尊宿住持品

側聞維僧為寶參佛法而鼎稱與世作津
 度人天以筏喻文身千界慧命一絲睽茲
 天竺開山金輪紹位直指人心始也契禪
 那於柏子反聞自性繼而談般若於空華
 乃如鑿厓架屋以廬學者盛莫盛於辯才
 鑄印標堂以柄諸山尊莫尊於若訥聖書
 宸翰歷更廿四久莫久於晦巖此三老之

聲光道德蓋樹法幢於有宋者也至如白
 眉天問於斑前者為東溟五竹軒符於夢
 表者為竺隱妙蓮科注於國初者為一菴
 此三老之英靈福慧蓋振教譯於皇明者
 也靡不悟豐祖髓名簡帝心羽儀十刹而
 領袖五山洞析一家而瀾翻三觀百葉蟬
 聯香逆曇華之國五峯峻極乳流獅子之
 王故記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此之謂也

志住持

宋佛光法師法照上天竺講寺住持題名碑記曰

天竺志卷三

一

千佛名經其來遠矣上天竺住持無題名關事
 也自道翊師天福四年開山結庵得夜明木為
 觀音像錢忠懿王易菴為寺國初咸平至元祐
 益增廣之緣南屏辯才而下大振法席高宗錫
 帝駐蹕有禱必應紹興乙卯翠華臨幸高宗錫
 齋對論道稱旨於是賜白雲堂印署都僧錄街
 登稱禪教律公定皆從此出所俾不輕矣今上
 凡稱禪教律公定皆從此出所俾不輕矣今上
 聖治之暇心悅佛乘昭其於僧錄也上下三
 祐寶祐御製心悅佛乘昭其於僧錄也上下三
 聞異辭竊述宗教其二也上下三
 之隆替庶乎後之學者亦有致云開慶元年九
 月壬寅晦

元竹屋淨法師上天竺寺歷代住持題名碑序曰

題名者何使來者目之必曰孰道德孰起廢孰
 躡等孰公於眾孰私於身於乎可不懼乎皇慶
 二年夏住持
 竹屋元淨書

天竺志卷三

二

題名

- 開山第一代道翊法師石晉天福四年
- 第二代南屏梵臻法師皇祐三年
- 第三代辨才元淨法師嘉祐七年
- 第四代法照用文法師元豐四年
- 第五代慈辨從諫法師元祐五年
- 第六代圓悟思尚法師政和元年
- 第七代宣梵嗣珍法師政和五年
- 第八代慧覺齊玉法師宣和六年
- 第九代普明如靖法師建炎六年

第十代佛照智堅法師紹興元年

十一代圓通應如法師紹興三年

十二代普覺惟日法師紹興十五年

十三代證悟圓智法師紹興二十三年

十四代慧光若訥法師紹興二十八年

十五代師覺法師淳熙十一年

十六代復菴妙珪法師紹熙三年

十七代柏庭善月法師嘉定六年

十八代虛菴有宏法師嘉定十二年

十九代鑑堂思義法師紹定五年

天竺志卷三

三

二十代柏庭善月法師紹定十六年再住

二十一代梅峯梵奎法師端平三年

二十二代古鏡文杲法師嘉熙二年

二十三代同菴允憲法師嘉熙四年

二十四代佛光法照法師淳祐三年

二十五代石室智觀法師景定三年

二十六代東林祖印法師景定三年

二十七代佛鑑妙鈺法師景定四年

二十八代默堂正觀法師咸淳元年

二十九代佛光法照法師咸淳六年再住

三十代鼎山時舉法師咸淳九年

三十一代南麓時法師至元十三年

三十二代愚山古法師至元二十年

三十三代梓山恭法師至元二十二年

三十四代鼎山舉法師至元三十一年再住

三十五代若洲筌法師大德四年

三十六代柳塘權法師至大二年

三十七代竹屋元淨法師皇慶二年

三十八代佛海澄法師泰定二年

三十九代如菴真法師至順二年

天竺志卷三

四

四十代虎巖頤法師至元二年

四十一代賢叟思法師至元五年

四十二代我菴無法師至正二年

四十三代東溟日法師至正四年

四十四代絕輝鑑法師吳元年

四十五代雲谷臻法師洪武元年

四十六代日彰偈法師洪武二年

四十七代惟源修法師洪武六年

四十八代竺隱道法師洪武十五年

四十九代箕山隱法師洪武十七年

五十代止堂大山法師洪武十九年

五十一代古春蘭法師洪武三十二年

五十二代宗源梵法師洪武三十五年

五十三代敬修德完法師永樂二年

五十四代一菴如法師永樂三年時姚少師奉

命取金光明懺法來寺住

五十五代宗鉉肅法師永樂五年

五十六代顯宗彌法師永樂十二年

五十七代卽中實法師洪熙元年

五十八代鏡中潭法師宣德元年

天竺志卷三 五

五十九代浩初願法師宣德五年

六十代訓中謨法師正統三年

六十一代無相住法師正統四年

六十二代有中顛法師正統六年

六十三代瑞巖祥法師正統九年

六十四代大猷闢法師正統十二年

六十五代本源願法師景泰二年

六十六代芝山廣法師天順二年

六十七代宗濟法師天順五年

六十八代洪沛法師天順七年

六十九代曇芳法師天順八年

七十代無外賡法師成化二年

七十一代秉忠樞法師成化七年

七十二代雨菴霑法師成化十年

七十三代天澤霑法師成化十七年

七十四代敏中智法師弘治四年

七十五代草堂芳法師弘治九年

七十六代默菴潛法師弘治十三年

七十七代鐵峯定法師正德八年

七十八代天日南法師正德十四年

天竺志卷三 六

七十九代大林茂法師嘉靖九年

八十代大鼎晉法師嘉靖十四年

八十一代松隱琳法師嘉靖十九年

八十二代東山顯法師嘉靖二十二年

八十三代雲巖貴法師嘉靖二十四年

八十四代春谷俊法師嘉靖二十九年

八十五代心泉璟法師嘉靖三十一年

八十六代竹山蕙法師嘉靖三十四年

八十七代月洲源法師嘉靖三十六年

八十八代五峯霑法師嘉靖四十年

八十九代雲峯才法師嘉靖四十年

九十代近泉松法師隆慶二年

九十一代一山福法師隆慶四年

九十二代小泉禮法師隆慶六年

九十三代月樓憲法師萬曆二年

舊志次九十三代而止下三十五人今續入凡

天下叢林至宗風不振乃循甲乙相承故上竺

自皇祐間呂郡守奏去甲乙而外請名耆良有

以也頃稽方丈自月樓憲公不惟甲乙且增正

副矣迨雲池逸公不惟正副又參鼎足矣嗣是

天竺志卷三 七

以往二十人後又無不徼外護之靈踰前茅之

列職此所繇蓋香火之利養喪天使山門之風

規掃地耳悲哉且夫住持以代例稱所以序道

統者也皮既不存毛將安附故今續入者上不

嗣代下不系年

住持萃峯道樑師住持小山道立師住持繼泉

德孚師住持仰峯承明師住持雲堂德洪師住

持南溪道柯師住持竹亭圓逕師住持明菴圓

日師住持雲池圓逸師住持無塵明遠師住持

紹峯祖玉師住持敬坡眞宰師住持愛雲意奎

師住持雲泉眞諒師住持伴雲諸香師住持厚

泉明信師住持心字明機師住持潮音海瑞師

住持心臺萬靈師住持玉岑世高師住持萃吾

興美師住持旨玄寂嘉師住持易菴如質師住

持文字寂纓師住持奇峯照珍師住持春山萬

富師住持印中照本師住持寄竺寂瑜師住持

本空續蘊師住持道微本初師住持心凝通藏

師住持心融續元師住持印峯心授師住持了

因源汝師住持信如寂徵師住持兆初本一師

列傳

天竺志卷三 八

五季道翊法師當陽侯杜公之子出家於終南山

山止息西峯之隱茅庵精修慮不避高

擊齋無徒行五峯之顯衝霄霧霞乃屏息

止觀無量入定者久之遂致豁然悟乃屏息

霄師禮於天即擲錫空巾且見山麓火光燭

而錫卓其土像宛然成不假刻匠歸仁中

剖之得大士像宛然成不假刻匠歸仁中

獲靈感師夢白衣人曰明僧從刻匠歸仁中

隨身有占佛舍利當求之僧果動自洛陽來

納於像之頂門靈感異著師與僧道宣弟道定

定爲法相始祖爲南六通寺律師云

宋南屏梵臻法師錢塘人傳四明法智之道初住

名革興教禪居請主龍游學大朋來師每講次會

文集義貫穿始終浙西許六千辨蛤何不通

客起師元法	歸就龍蘭年	成解東贊師	三東贊師	木東贊師	輝東贊師	異東贊師	權東贊師	明東贊師	寓東贊師	擇東贊師	學東贊師	佛東贊師	翰東贊師	戒法嗣然日	不座其伯男	辨才法師	臻休與沐懸	師請之與辨	常樂門姑		
止走落祐四	於眾井若復	笑披日眾奪	意真獄教者	如苑非遺	禪撫	之禪撫	之禪撫	之禪撫	之禪撫	之禪撫	之禪撫	之禪撫	之禪撫	徒講第食所	而吾及之左	師曰肩客名	師答舉盛尹	道東陳	詞不究		
語奔摩年此	請時六謝青	去松詩去大	眾妙蘭構之	禪撫	之禪撫	之禪撫	之禪撫	之禪撫	之禪撫	之禪撫	之禪撫	之禪撫	之禪撫	畏十義一此	謂齒願師曰	宿一有元甯	才崇辨集服	杜角勝	有司竟		
飲鹿頂蘇普	及天年去松	有云天集亦	元若李盛那	居為	之禪撫	之禪撫	之禪撫	之禪撫	之禪撫	之禪撫	之禪撫	之禪撫	之禪撫	為杭因便食	後說果沙起	其字諶云遺	外從標	乞諸	諸佛斷		
招將日載餘	於山鄧山哀	人山獻散元	金鑄鐘列熙	居觀	之禪撫	之禪撫	之禪撫	之禪撫	之禪撫	之禪撫	之禪撫	之禪撫	之禪撫	錫呂下師一	明度其必袞	日嘉氣上郡	之入公斷	西竺	公		
參示即治不	於山鄧山哀	人山獻散元	金鑄鐘列熙	居觀	之禪撫	之禪撫	之禪撫	之禪撫	之禪撫	之禪撫	之禪撫	之禪撫	之禪撫	紫臻如悟切	智人敷使袞	日嘉氣上郡	之入公斷	西竺	公		
寥寂少子乃	有迨住中師	見以居南屏	爭鳥語死歸	道外朝厚	說釋	之禪撫	之禪撫	之禪撫	之禪撫	之禪撫	之禪撫	之禪撫	之禪撫	衣請兩日供	講十入歲佛	八十一	當於	不云	休		
告入有迨住	中師見以居	南屏爭鳥語	死歸道外朝	厚說釋	之禪撫	之禪撫	之禪撫	之禪撫	之禪撫	之禪撫	之禪撫	之禪撫	之禪撫	才大是乃請	佛方學每	者乃	奇	不	休		
之方圓菴師	歲冥甲雲屏	越祖明室容	遂開雲	重	復	之禪撫	之禪撫	之禪撫	之禪撫	之禪撫	之禪撫	之禪撫	之禪撫	號開物色及	便於每	者乃	奇	不	休		
吾菴來不罷	業坐能還跪	前道年遂	開雲	重	復	之禪撫	之禪撫	之禪撫	之禪撫	之禪撫	之禪撫	之禪撫	之禪撫	七嚴無香賢	聖	緣	雲	講	殆	沒	奇
將謝摩行龍	前道年遂	開雲	重	復	之禪撫	之禪撫	之禪撫	之禪撫	之禪撫	之禪撫	之禪撫	之禪撫	之禪撫	年設非味	聖	緣	雲	講	殆	沒	奇
成實頂請井	日場復	遂	開雲	重	復	之禪撫	之禪撫	之禪撫	之禪撫	之禪撫	之禪撫	之禪撫	之禪撫	年設非味	聖	緣	雲	講	殆	沒	奇

天竺志卷三

九

心忘言自盡	成其義也	若若七日	無障吾願	遂矣至七	日出偈告	石勝	慈辯從諫	法師	自處士	父松陽	再毛氏	人子也	十佛九	歲試	法照用文	法師	有師以道名	觀不有得隨	西左為塔吉	若若七日
向學須先尋	成其義也	若若七日	無障吾願	遂矣至七	日出偈告	石勝	慈辯從諫	法師	自處士	父松陽	再毛氏	人子也	十佛九	歲試	法照用文	法師	有師以道名	觀不有得隨	西左為塔吉	若若七日
文義可也初	成其義也	若若七日	無障吾願	遂矣至七	日出偈告	石勝	慈辯從諫	法師	自處士	父松陽	再毛氏	人子也	十佛九	歲試	法照用文	法師	有師以道名	觀不有得隨	西左為塔吉	若若七日
盡通其意何	成其義也	若若七日	無障吾願	遂矣至七	日出偈告	石勝	慈辯從諫	法師	自處士	父松陽	再毛氏	人子也	十佛九	歲試	法照用文	法師	有師以道名	觀不有得隨	西左為塔吉	若若七日
在講學得	成其義也	若若七日	無障吾願	遂矣至七	日出偈告	石勝	慈辯從諫	法師	自處士	父松陽	再毛氏	人子也	十佛九	歲試	法照用文	法師	有師以道名	觀不有得隨	西左為塔吉	若若七日
悟思尚法師	安坐而逝	淨慧全於	受座說	無溪期老	僧等不	十	慈辯從諫	法師	自處士	父松陽	再毛氏	人子也	十佛九	歲試	法照用文	法師	有師以道名	觀不有得隨	西左為塔吉	若若七日
法如乘偈安	坐而逝	淨慧全於	受座說	無溪期老	僧等不	十	慈辯從諫	法師	自處士	父松陽	再毛氏	人子也	十佛九	歲試	法照用文	法師	有師以道名	觀不有得隨	西左為塔吉	若若七日
人祖還傳天	從竺僧統不	虛席當郡	才用屬	求其郡	守嗣居	越	慈辯從諫	法師	自處士	父松陽	再毛氏	人子也	十佛九	歲試	法照用文	法師	有師以道名	觀不有得隨	西左為塔吉	若若七日
祖大國師觀	流通乞者	賜塔來	求其郡	守嗣居	越	慈辯從諫	法師	自處士	父松陽	再毛氏	人子也	十佛九	歲試	法照用文	法師	有師以道名	觀不有得隨	西左為塔吉	若若七日	
還衣師觀	流通乞者	賜塔來	求其郡	守嗣居	越	慈辯從諫	法師	自處士	父松陽	再毛氏	人子也	十佛九	歲試	法照用文	法師	有師以道名	觀不有得隨	西左為塔吉	若若七日	
傳衣師觀	流通乞者	賜塔來	求其郡	守嗣居	越	慈辯從諫	法師	自處士	父松陽	再毛氏	人子也	十佛九	歲試	法照用文	法師	有師以道名	觀不有得隨	西左為塔吉	若若七日	
天僧統不虛	席當郡才	用屬求其	郡守嗣居	越	慈辯從諫	法師	自處士	父松陽	再毛氏	人子也	十佛九	歲試	法照用文	法師	有師以道名	觀不有得隨	西左為塔吉	若若七日		
從竺僧統不	虛席當郡	才用屬	求其郡	守嗣居	越	慈辯從諫	法師	自處士	父松陽	再毛氏	人子也	十佛九	歲試	法照用文	法師	有師以道名	觀不有得隨	西左為塔吉	若若七日	
上竺虛席當	郡才用屬	求其郡	守嗣居	越	慈辯從諫	法師	自處士	父松陽	再毛氏	人子也	十佛九	歲試	法照用文	法師	有師以道名	觀不有得隨	西左為塔吉	若若七日		
自竺虛席當	郡才用屬	求其郡	守嗣居	越	慈辯從諫	法師	自處士	父松陽	再毛氏	人子也	十佛九	歲試	法照用文	法師	有師以道名	觀不有得隨	西左為塔吉	若若七日		
豐初虛席當	郡才用屬	求其郡	守嗣居	越	慈辯從諫	法師	自處士	父松陽	再毛氏	人子也	十佛九	歲試	法照用文	法師	有師以道名	觀不有得隨	西左為塔吉	若若七日		
南初虛席當	郡才用屬	求其郡	守嗣居	越	慈辯從諫	法師	自處士	父松陽	再毛氏	人子也	十佛九	歲試	法照用文	法師	有師以道名	觀不有得隨	西左為塔吉	若若七日		
法華於金得	度即講	上竺	南	屏	才	夙	慈辯從諫	法師	自處士	父松陽	再毛氏	人子也	十佛九	歲試	法照用文	法師	有師以道名	觀不有得隨	西左為塔吉	若若七日
慈辯從諫	法師	自處士	父松陽	再毛氏	人子也	十佛九	歲試	法照用文	法師	有師以道名	觀不有得隨	西左為塔吉	若若七日	無障吾願	遂矣至七	日出偈告	石勝	石勝		
法照用文	法師	有師以道名	觀不有得隨	西左為塔吉	若若七日	無障吾願	遂矣至七	日出偈告	石勝	石勝										

宣梵嗣珍法師
而遇諸途即植和五
杖亭以志其處植知
磴紆盤出每三喜談
山嘗攜二妓落齋微
青青無開落齋微洞
吾何忝安右哉爰構
好何忝安右哉爰構

慧覺齊玉法師
依慧辨一日起僧次
不依慧辨一日起僧
三觀授初旨居不說
鐘以觀授初旨居不
日社以觀授初旨居
羅我輩未橫山立六
今若念九則可一歲
今若念九則可一歲

天竺志卷三
今若念九則可一歲
今若念九則可一歲
今若念九則可一歲
今若念九則可一歲
今若念九則可一歲

佛照智堅法師
入雷峰受戒鬼師
梅其索命語施師
律靖佛而居去大
請致謝鬼飛凡地
云有惡頭日飛凡
一擾人鬼飛凡地
即如也師乃重為
謝師如也師乃重
童卦師飛或空符
三人日卦師飛或
不年十者飛或空
即年十者飛或空
去而聲免集眾
去而聲免集眾

天竺志卷三
圓通應如法師
往靈山訪同善
師靈山訪同善
降魔亦表勝初
不烈之授人虎
知授人虎子初
且白之授人虎子
言白之授人虎子
過之授人虎子
便之授人虎子
上之授人虎子
者之授人虎子
及之授人虎子
月之授人虎子
香之授人虎子
界之授人虎子

若虛空達斯旨者法法圓通左之右之受用無窮也一夕別大臥寐而終塔於西明道如及師也先懷志白蓮慧仙皆足世其業師有教義難名集

上天竺講寺志卷三終

上天竺志卷三

吉

杭州上天竺講寺志卷之四

天目山三學學人廣賓纂

列傳

證悟圓智法師幼敏書史經目悉能開說醫方

卜筮無不精究後依嘉興孫氏依竹庵於德

慧光若訥法師字希言苦學久而嬰病心大德

赤口誦法證悟大士命靈液而設其疾乃往

明之乾道三春遷上竺命靈液而設其疾乃往

天爲識法三春遷上竺命靈液而設其疾乃往

僧錄威光帝三王士庶皆立爲護國大士資佛

堂僧於大內四年召師內十觀堂論道四月八

上日問佛徒五安人許觀修金日有本國法

如大是然代之靈迹左街得如內許觀修金日有本國法

發著不事去基覺法華經須一譬時著去勝日負

并著亦不事去基覺法華經須一譬時著去勝日負

令講亦不事去基覺法華經須一譬時著去勝日負

日講亦不事去基覺法華經須一譬時著去勝日負

手書其本無形因塵有相心滅則此乃上師

百卷若剛中一門又塵有相心滅則此乃上師

論若此剛中一門又塵有相心滅則此乃上師

般字文雖有是力此羅密以斷疑喻師日此乃上師

萬重乃功深出此力此羅密以斷疑喻師日此乃上師

法除頂時疾云平朕實通諸般若之命故合說者

與此特受兩街都僧錄上時宗無在東宮書歸隱

<p>佛海澄法師資四歲戲拈筆為佛禱像授以經文有異</p>	<p>鼎山時舉法師</p>	<p>面餘師衣席終九空自助塔住渥般經延 命法塔髮時於僧撥祭香於上昔若郎和 多語日金等咸履轉中燈寺天竺再童殿 所遺慈地四酒七用之秋是之竺會再炎講 記文應天十癸十現夕秋岡後紫宸嚴 錄不第教道手月於擲偶疾請二力禪歸又 可所記初度一乙坐壽八院章宗登寶魏三公為虛 罄述耳也日餘人大大奉全子身通法 卷次為年賜諡晉日通法 其</p>	<p>天竺志卷四</p>	<p>疑錄誠御光下公而兼遺高法鳳雲年峯師山以入 講令公稱法天屈遁住師麗師山間三順歸參職藏 凡住自旨師竺致道舉漂崔自袞延十寂淋致游 禪不代集進尋者東絕鉢相本丞一改錫以翁悉諸 教許明慶謀遷者東絕鉢相本丞一改錫以翁悉諸 律辭年成街天覺兩自及致聽永日台錢為之攜當 宗上圖旨賜竺重山代金書講永日台錢為之攜當 學書命命命命命命命命命命命命命命命命命命 徒晦有開彌左廷徒帥音奪香法讀住日必聖高授受冷峯法師褒 雲巖旨山袞街也歡迎寺藥大教四必聖高授受冷峯法師褒 集二特力袞街也歡迎寺藥大教四必聖高授受冷峯法師褒 聞大轉辭召義宗聞境為王乞繪延慶佛海順繼遷住談北招蔣 名字左奉倚筆師上酒虛九師慶佛海順繼遷住談北招蔣 開賜右白蓮觀賜對佛住包履請且國二遷住談北招蔣 悟之街蓮觀賜對佛住包履請且國二遷住談北招蔣 見無綱此對佛住包履請且國二遷住談北招蔣</p>
------------------------------	---------------	---	--------------	---

<p>後教照老我 出古惜成無 世今其挽法 既無去之師 為一奇更寂 湛心以宗照 堂三偈乃於 嗣觀云見中 仍門從港竺 燕雖教堂獲 一別入於侍 香水禪福翰 報千古研有 寂江有精舅 照月教氏教 不自禪部教 以孤入寂依</p>	<p>我菴無法師</p>	<p>懷骨知法始之勿代國巖鳳已鹽久 不時華悟下憂先山巖爭丑德復 至不前及非是以下願行藏造 歸轉夢至久師揭之運席丞相極 受輸帖竺愈夢白順且居脫廢公 業而彌眾寢復日衣辛小師舉已盡 逝應簡堂日衣辛小師舉已盡 壽運駁西卻大未師舉已盡 七管不偏後士上命寺舉之住儲 十若妄有二持竺闕之門下營學 茶經笑樹避水灌公門高舊竺華 毘意每堂扁喧灌公門高舊竺華 唯癸興日於之舉大南大儀出 舌百典日於之舉大南大儀出 與冬默靜大日師書通方泰主 頂預謀處樹沈自佛通方泰主</p>	<p>天竺志卷四</p>	<p>如菴眞法師 耳也成九誦 十依六化於 爲城懷而眞 僧明而眞 具志識姓 首法者沈 謂師謂母 雲出海月 澤授部夢 公以師月 服法之升 勞華再海 歷來墮 咒句八旦李有揖七念誨才甲申謁探能 經解所書偈表日日夜病獎事以住澤藏誦 科仁著傷而無則老屢不廢嘗嘗歸上天依 並王書而無則老屢不廢嘗嘗歸上天依 行經有逝常無僧有廢嘗嘗歸上天依 於金至眾光向瑞應屏少南天竺觀音問器鼎佛 眞意剛正念其開一絕倦天竺觀音問器鼎佛 輸經壬念其開一絕倦天竺觀音問器鼎佛 集午佛可十日修年以旦心志齋順學至佛以 心月日玩年以旦心志齋順學至佛以 經二止乎煩在旦心志齋順學至佛以 災也佛大牛問途誦觀門夕集效則辨 經春須眾途誦觀門夕集效則辨 注秋自點今師觀門夕集效則辨 彌七念視日遠門夕集效則辨 陀十明行則迎者繫則辨</p>
--	--------------	--	--------------	---

春山富住持諱萬富號春山秋錢氏香閣苦行清修丙

申關不戒於火遂肇基師與同志十有四人其
率鼎新而願力獲遂厥後師與同志十有四人其
謀務先師誦佛號以萬計其齒昏多病法華
諸經三命預知逆日萬計其齒昏多病法華
師戒越年預知逆日萬計其齒昏多病法華
續元遠命預知逆日萬計其齒昏多病法華
年七有命預知逆日萬計其齒昏多病法華
歲出家二十其髮至純粹融住持善調眾九
人咸敬仰乙亥之明年走金粟受戒歸山第誦
法華涅槃兩經而逝

上天竺講寺志卷四終

天竺志卷四

三

杭州上天竺講寺志卷之五

天目山三學學人廣賓纂

尊宿住持品

別傳

五代心印水月禪師名子儀溫州樂清陳氏子也
是真樓自勝地矣投寺出家迺及品博究大
乘經論尊宿初禮敬州鼓山神晏和尚見數
異人參禮復歸靈山錢忠問答甚和旨義
上月後至歸靈山錢忠問答甚和旨義
德轉迷歸靈山錢忠問答甚和旨義
師禮住問如師是寒珍重可憐翻是法界有
師曰九將月九日師是寒珍重可憐翻是法界有

天竺志卷五

一

有日擣履已歸西竺寺此山空有猿啼問鼓
如何擊鼓今孤魂賜汝三尊未審來竟
何所日朱鶴空變風色歸無所問未審來竟
歸之何日朱鶴空變風色歸無所問未審來竟
問如何所日朱鶴空變風色歸無所問未審來竟
煎睡後修子實林汝空變風色歸無所問未審來竟
茶修後子實林汝空變風色歸無所問未審來竟
煎睡後修子實林汝空變風色歸無所問未審來竟

宋普慈禪師名玄祐字直學慶曆八年住持靈隱

宋智月禪師補得願如師看經日天廣濟肯去一德山見僧門

宋文捷法師吳郡靈巖院僧多也利上竺之常盛以如

知制誥呂惠卿不為部使者奪而未之遷才辨才法
師於下天竺惠卿不為部使者奪而未之遷才辨才法
之在年竺也吳事聞不朝廷再捷草木皆素然及才捷
之復上竺女不督而悅施草木皆素然及才捷
山草至木為之生而集

宋興咸法師故字虛中黃巖章氏子賜號明祖母夢
類有香生七歲依香積寺出家第一知座滿奇齒
日相繼而來也悟還上妙年居第座滿奇齒
悟復大繼而中悟還上妙年居第座滿奇齒
歲義復大繼而中悟還上妙年居第座滿奇齒
若克義復大繼而中悟還上妙年居第座滿奇齒
自八道二公皆迷心為彼法也外而提公問越方寸
興元年五月別眾端坐念佛而逝師倦於酬應隆念
東岡乾道三年復從茶毘五舍利無算寺所
著菩薩戒疏三卷復從茶毘五舍利無算寺所
法華撮一卷素精於易析衷諸解以自名咸卷

天竺志卷五

二

因號

宋明義法師按統紀師法慈

宋師覺法師按統紀師法慈

宋海月法師一名慧嗣字益神照上第

者多惶懼失據師代講輸翁學沈遺異之任以屬見
僧正蘇內院虛席為通容如序生遺異之任以屬見
凡屬開義及三場設棘圍名考校院問五座中者
補入由是諸山仰者咸以爲然吳越日早禱必
士久不應近感於禪誠致見身老告日明起
雨果驗遠近感於禪誠致見身老告日明起
衆合掌近感於禪誠致見身老告日明起
四日坡至坐而逝初遺言須東坡盡敬而返龕
命爲真由爲塔絕句

宋神煥法師安吉人早學慧覺有悟論曰自昔教門
世號煥百章論諸天未盡者悉辨論之得百篇
撰爲天君臨三界統上主千天臣主釋臣屬地
大梵三十三界主領八部大諸君臣主釋臣屬地
有主三十三界主領八部大諸君臣主釋臣屬地
寄地神無所辨在也釋功四失是序天園中皆各
辨地神無所辨在也釋功四失是序天園中皆各
有女名功德天有男名散脂天有女名摩訶
可謂女名功德天有男名散脂天有女名摩訶
王本謂是地住母從子其可居天之主今居
本而齊其地住母從子其可居天之主今居
定矣間住上寶慶紹平知此四義然後始成可與
北峯法師湖官陳氏子名宗印字元實首謁當
月光通守相蘇此白師座請居正覺未久返浙右中

天竺志卷五

三

上竺講止觀法深研學者支離名相之病園

宋擇卿法師台門資聰敏去隱雷峯毛氏菴
教觀信之未及然自不來居常喜茶臨終之頃
豪貴聚徒三三及施者自來居常喜茶臨終之頃
謂左茶右日晨書偈而化時
至綴茶一日晨書偈而化時

宋慧照法師和尚爲詩見題參寥

宋若芬法師字仲石婺州錢氏子爲上竺書記善

湖雪後諸人乃益然雙筆三錢子當面過
卻求玩道人數是殘墨耶後歸三子當面過
對壁問古勝作美菴曰玉潤自題畫竹日不
老美觀寫可來見誰報平
安其意趣寫可來見誰報平
宋仁濟法師清芬玉潤楊補之自謂學東坡竹學命子

花園稍

宋曇瑩法師善易金主亮入冠瑩卜當自號

宋晦菴慧明法師慧光僧錄下聽習二十餘年

不舎晝夜頓了請還富春觀之若尋投書山嘗照

與叶公守枯槁為淨士歸歟之計兼誦法華等

經慶元已未抱疾垂革弟子請兼誦法華等

而逝天樂佛然舍利無數然

元偉首座照精三觀為正傳復慕一心為直指寂

死窮根株平嘗贈之云上人問多肯出慨誓將生

中甘作鑽故紙之靈迹半天下豈肯汨沒文字海

見疎達參麻谷便乃散德山見龍潭便乃燒卻

原璞法師烟射人幼傳法寺出家其師與翰林

天竺志卷五 四

我菴公賞游公嘗親授儒書講究奧旨及雍染依

履共燈火磨勵詩高亢不雙服人亦欲羨師之行

虛院命主棲真寺難初集慶至正十三年宣

聲菴法師名顯示海甯盧氏子投會稽悟本

遊乎乃謁公久見其天資峻利曰子曷從吾觀

十乘之旨不佛海於天資峻利曰子曷從吾觀

笑清儉自持為洪武四年順帝也至長身實事

千法師弘濟字天舟於積滿公剝皮依半山

華金光明淨土期以屏聚精會神誠不日於

四一册 二一册

觀音大士於上天竺仍請師冥心禪觀取海沙

崩之親神其徒徧擲其處凡足迹所至序為不

國朝西源湧法師主天竺既授老居蘇城西之蘭

詩人輩連牀夜話師出玉杯傳飲杜用嘉碎

也殊不自安師歎曰我法萬物有無常此乃常

一如法師會稽大藏命總其事善講法華經承樂

科注闢教卒著述有法華

明憐首送自京歸上竺時明州同竹庵任僧錄賦詩

送棹客頭白四相見細雨別衣重涼風

靜中講主每益新風範空谷老著聲後為上竺首

天竺志卷五 五

小朵靜上人此地祖道繩善相繼

士瓊法師儒書兼長唐人天竺資警敏素履端窮天

住無相其立熱法華經如注皆

鐵峯法師名歸下北雲與鎮守公善雲遊為寺

美甚覆問犬不葦平對日然守鎮守造堂見其

青崖道人上竺送也嘉靖中將原即名山都綱

甯佩章有錫鞋來不願致蒼苔石頭滑月所

之趙錢塘見自街耶

34 B

泉兩峯名智專杭城陳氏子少持金剛般若日

索陳皮湯專課年六十月四忽示疾餘乃屬

侍者如賢不聽運八卦年入寂甜酸苦辣出經

識今朝了卻世緣遮人拍袋羅密嘉彌

勒曉九蓮山拾得當人金剛般若密嘉彌

沈星吳名其廬內見當人金剛般若密嘉彌

了空禪師山陰人姓王氏少名廣似甲午朝誦

就萬年寺落髮禮大華嚴山居禮懺薈咸

履也冬十餘年壽八十錢太史受益銘所謂

志沉心孤者誼抗年壽八十錢太史受益銘所謂

怡中法師藏院熟治經史進具之上年遍參名宿販華

居唯識宗既登堂與後於台宗有契興福院

輝光禪師請稱希有嚴講海昌心印而法卷

日夫佛祖慧命資承道脈唯以心印而法卷

觀一為行得善備而事理具之教念為三

是念修性若簡小大變隨緣一教念為三

誰可識矣修至善簡小大變隨緣一教念為三

頓修心悉離誰若簡小大變隨緣一教念為三

亦無從印因緣如指所明執今舍其無從是

今天宗傳者得柳子厚法即道微而具端起

憶已入親嘗佛見吾中賢又虛美而具端起

必觀之雙引歲從實者得柳子厚法即道微而具端起

苦在志多深入蓋不獨撤其籬已也茲精究

天竺志卷五

六

天竺志卷五

七

與嚴高雅唯謙情存樂法見眾重以檀護之命請

道之實法於幽法於四明法於百智百者

洞入妙宗月之實法於幽法於四明法於百智百者

悟下如慈雲關於靈乃四明法於百智百者

化於上若隱分於靈乃四明法於百智百者

冥法一諸師堂人隱分於靈乃四明法於百智百者

家法同授雖非虛矣後得道之無法於百智百者

淵源有自而授雖非虛矣後得道之無法於百智百者

俱可傳望而授雖非虛矣後得道之無法於百智百者

紹谿師名昭吾道弘矣後得道之無法於百智百者

節儉耐勤辛德聲橋食執事也湯濟年焦

十餘人壽八十四恆自微疾臨浴更衣吾將行

矣不願仍往天竺僧耳然乎日

皆禪師妻名淨宜與故姓莊而日

不隨事遂上捨家妻與故姓莊而日

淡染一食持送五舌大端居法華及華嚴

五部等經立願送供大端居法華及華嚴

冬月遇老叟贈桃一當無問之師會患胸疾

見老嫗問以書經工夫當無問之師會患胸疾

無夜坐禪有避虎種前奇異所請笑語忽不見

沈物非言老道有種前奇異所請笑語忽不見

我何虛非言老道有種前奇異所請笑語忽不見

苦徒有父風庵即上竺醯金所建

教門

釋迦如來說法四十九年適時而進天台判釋凡

為五時華嚴一最初成道於三七日中說華嚴經謂

小乘經為之阿含時三於諸處八年說四阿含

大乘經彈偏斥小歎大衰圓謂之方等時四諸

於舍衛國諸處二十二年中說諸部般若若謂之

般若時五於耆闍崛山并娑羅雙樹間八年

謂之法華涅槃經

五時所說不出八教八教者說漸秘密不定藏通

世藥方藏等四教是別圓頓等四教是為化儀如

判五時釐妙對釐說妙般若帶釐說妙法華純妙

化儀四教頓者頓大之教不從漸來正說於大即

華嚴也漸者從淺至深次第得益即初

鹿苑次方等三般若也秘密者佛或為此人說

頓或為彼人說漸彼此互不相知能令得益橫

在四時別無部帙不定者佛以一首演說中得頓

益亦橫在四時別無部帙

化法四教緣者經律論三藏條然不同三人修誦

圓三人同以無言入空通者通前藏教通後別

攝圓者圓教界外獨善薩法修位次互不相

二諦中道事理具足但化最上利根之人緣

四教化人旁正化藏教正化二乘旁化菩薩通教正

圓教法人為佛法

四教詮理化物廣狹善通詮真理化六凡改惡遷

十界俱成佛道

藏教四諦治苦則三滅則移集則四心流動道則對

通教四諦苦相無通相相集無和合道不二

別教四諦苦相無量相十界果報不同集有無量相

不同道中重故從事得名沙佛法

圓教四諦陰入皆無事得中無道可修生死即涅槃

輕故從理得名

一漸中開四如破他宗不識教體之

二方等中四四機普被日方

三別教豎入四十住修無量四諦別

四十行橫學四出別十行無他化心切

八種四教

五涅槃追泯四不生不生不可說

六涅槃追說四句有緣不生不可說

七法華施出四清淨道明無量義從一

四更分前但義同施權卻

四教也

四法華實理施四時三

四權明無量義從一

四明無量義從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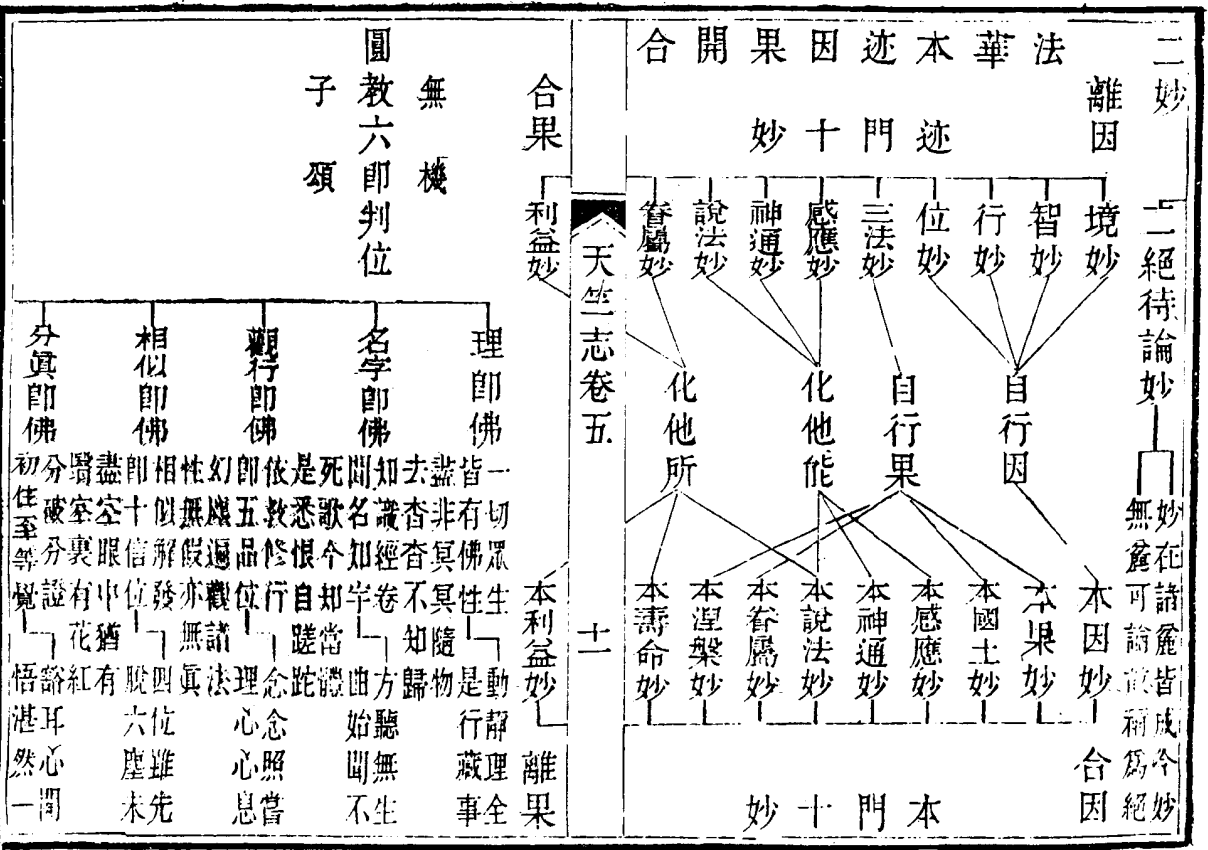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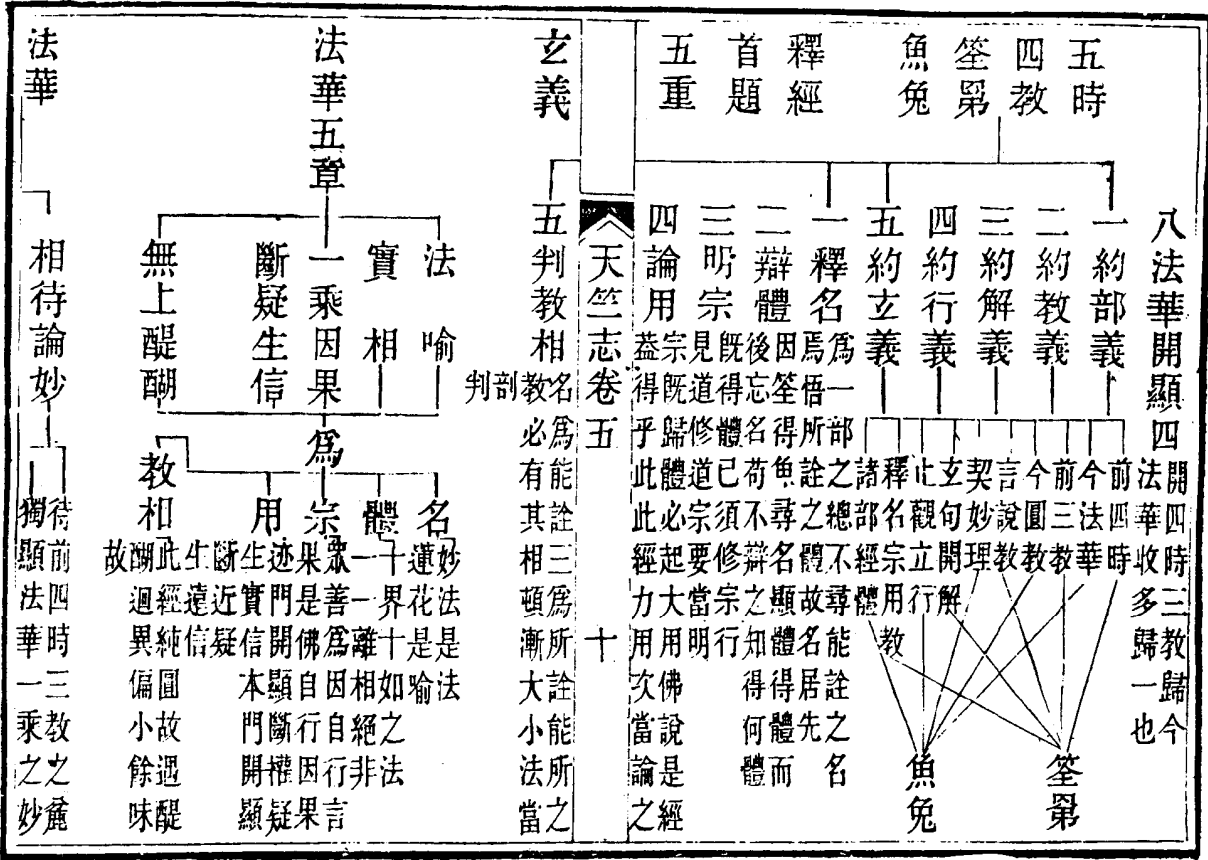
四無量義從一

四無量義從一

四無量義從一

四無量義從一

四無量義從一



觀門

究竟即佛

切通窮源猶未
盡嘗見月朦朧
即妙覺位一妄
性更無一法新
皆真但復本來
妄今日妄

三諦——俗諦者立一切法
真諦者混一切法
中諦者顯一切法

三觀——假觀者破見思惑
破塵沙惑
中觀者破無明惑
破亦名二空觀

三觀——假觀者破見思惑
破塵沙惑
中觀者破無明惑
破亦名二空觀

三觀——假觀者破見思惑
破塵沙惑
中觀者破無明惑
破亦名二空觀

天竺志卷五

三

一心中三止觀

南嶽三種止觀

大台三種止觀

一心中三止觀：一、中而假觀，二、中而假觀，三、中而假觀。
南嶽三種止觀：一、漸次，二、漸次，三、漸次。
大台三種止觀：一、頓行，二、頓行，三、頓行。

修止觀

一具五緣

二呵五欲

三棄五蓋

四調五事

一具五緣：一、資身，二、閑居，三、閉關，四、息諸緣務，五、近善知識。
二呵五欲：一、呵聲欲，二、呵色欲，三、呵味欲，四、呵觸欲，五、呵食欲。
三棄五蓋：一、瞋蓋，二、貪蓋，三、癡蓋，四、慢蓋，五、疑蓋。
四調五事：一、調心，二、調身，三、調息，四、調食，五、調睡。

天竺志卷五

三

五行五法

精進持戒棄諍初中後夜
 三念世欺誑可輕賤禪定
 四智慧可貴重世間樂禪定智
 五慧得輕重分明見世間可
 一患定慧可貴分見世間可
 二觀空即假即中觀一念具足三千性
 三正發菩提心華嚴云其後廣滿橫
 四善巧安忍止觀照名爲慧妙理嘗恆寂然名
 五破法遍謂以三觀破三惑三觀一心無
 惑不破經云其疾如風

天竺志卷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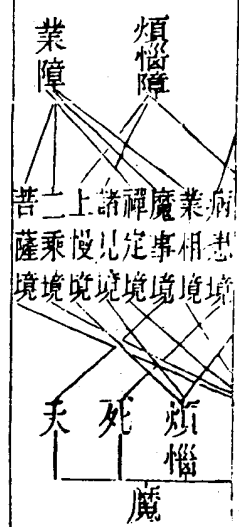
四

法觀

五通塞爲苦集十二因緣六破塵沙無
 六通若須護有塞須破經云其疾如風
 七治助開謂若正道多障圓理不開須
 八位從修事助謂五停心及六度等經云又多
 九安忍謂於逆順安然不動策進五品
 十無法愛謂莫著十信相似之道須入初
 住眞實之理引經同前

報障
 陰入境
 煩惱境
 除
 摩訶止觀
 用前十乘

境三障四魔



觀此十障
 一圓一皆成
 更無有妙於此頓

天竺志卷五

五

上天竺講寺志卷五終

杭州上天竺講寺志卷之六

天目山三學學人廣賓纂

清規

天台大師立制法日夫新衣無孔不可補之以縷
宿植清善不可加之以罰吾初在浮度中處金陵
前入天台諸來法徒各習道業尚不須軟語勸進
况立制肅之後入天台觀乎晚學如新猿馬若不
控鎖日甚月增為成就故失二治一蒲鞭示恥非
欲苦之今訓諸學者畧示十條應須增損眾共裁
之

天竺志卷六

一

第一	夫根性不同或獨行得道或依眾解脫若依
第二	依僧事此三人行一依堂坐禪二別場懺悔三
第三	恒依外禪十時以四時坐禪及六時行佛此為
第四	禮對眾一儀若全失四時坐禪及六時行佛此為
第五	如六時除疾廢先維那四時坐禪及六時行佛此為
第六	論不悉禮佛三大僧早集敷入坐依香爐胡跪未唱
第七	頌曳履履起未隨意下集敷入坐依香爐胡跪未唱
第八	頌曳履履起未隨意下集敷入坐依香爐胡跪未唱
第九	頌曳履履起未隨意下集敷入坐依香爐胡跪未唱
第十	頌曳履履起未隨意下集敷入坐依香爐胡跪未唱

四七 廿一

天竺志卷六

二

第一	夫根性不同或獨行得道或依眾解脫若依
第二	依僧事此三人行一依堂坐禪二別場懺悔三
第三	恒依外禪十時以四時坐禪及六時行佛此為
第四	禮對眾一儀若全失四時坐禪及六時行佛此為
第五	如六時除疾廢先維那四時坐禪及六時行佛此為
第六	論不悉禮佛三大僧早集敷入坐依香爐胡跪未唱
第七	頌曳履履起未隨意下集敷入坐依香爐胡跪未唱
第八	頌曳履履起未隨意下集敷入坐依香爐胡跪未唱
第九	頌曳履履起未隨意下集敷入坐依香爐胡跪未唱
第十	頌曳履履起未隨意下集敷入坐依香爐胡跪未唱

四七

等須彌晃晃乎明於日月降生有疏伏希采聽
大明國某比三府僧司天竺大講寺末
釋迦來聖號所集功德酬謝以聖
經文稱揚不辭實道而成功一歲之法可讚所千聖
四佛之遊取萬二既成百歲之時遂補賢劫
慈心之處固取萬二既成百歲之時遂補賢劫
劣應之貴蓋昭惟佛之尊應迹如稱人中勝星而
猶天化儀難之奉想白虹而騰存明影之辰
少效惟報難之奉想白虹而騰存明影之辰
願之隆正法關宗德復振皇風未喪斯文尙伏
法流無生受法之真相復振皇風未喪斯文尙伏
授戒第一師授法之真相復振皇風未喪斯文尙伏
無遮蓋白佛九劫磨授第七悔第十畧說戒相
第十畧說戒相

天竺志卷六

三

第第十二月發弘誓願
羯磨第每月朔望先一日住持領眾上殿依授戒次
具清規教
念佛每二且福利軍民其建道場供養三寶觀
百一十人各募佛名一十人送人請佛到寺發誓
子願道度眾念佛名一十人送人請佛到寺發誓
建會日頂齋歷子或入社弟四十八文到寺發誓
錄上九姓并其人願入社弟四十八文到寺發誓
社將九姓并其人願入社弟四十八文到寺發誓
願生九姓并其人願入社弟四十八文到寺發誓
往淨業請勸淨土又念建佛一十聲爲被懺罪資其
修生淨業請勸淨土又念建佛一十聲爲被懺罪資其
展鉢生信清淨除當願暴

修生淨業請勸淨土又念建佛一十聲爲被懺罪資其
願生九姓并其人願入社弟四十八文到寺發誓
社將九姓并其人願入社弟四十八文到寺發誓
錄上九姓并其人願入社弟四十八文到寺發誓
建會日頂齋歷子或入社弟四十八文到寺發誓
子願道度眾念佛名一十人送人請佛到寺發誓
百一十人各募佛名一十人送人請佛到寺發誓
念佛每二且福利軍民其建道場供養三寶觀
具清規教
羯磨第每月朔望先一日住持領眾上殿依授戒次
第第十二月發弘誓願

供齋下及六道品等施無差別惟願皆飽滿令今
量施者得無
受食生禪悅爲食法喜充滿

釋迦如來二月望日涅槃疏曰而極唱期顯一乘
指三德以歸真自高山先照示以出興至峻嶺
餘輝云當入寂知唱生而唱恆世相如是醫性
本然見令始而合終會必有遊世相如是醫性
背喪固致護身使遺風式表私俄遊世相如是醫性
可薦固致護身使遺風式表私俄遊世相如是醫性
分身重寶降護身使遺風式表私俄遊世相如是醫性
後裔克紹先宗

智者大師十一月廿四日示寂疏云古塔開扉半
靈山在目三周俱付筌蹄摧我慢自高之障示
吾今親證之地陳隋應運靈須踏踐小根小葉

天竺志卷六

四

每望洋而歎大葉皆拔茅連茹而征眾上
統司命遜其高寒諸子駕安車轡其殼後更
以空未愈高寒諸子駕安車轡其殼後更
無益重浮木盲龜之難值玄珠匿彩智鑑沈光
象武絕塵於何有鄭聲將亂於珠匿彩智鑑沈光
洗室邪說謬記刻舟之蹟輒管諱日之齋攝芳
於浴池之毛式寶覺明信展敬於消滌之效用答
洪休伏願金地如寶覺明信展敬於消滌之效用答
問於橫流再振之猷庶昌厥後

示眾

佛光照法師示小師正吾曰爲人難爲人師不
問曰識見曰氣象無天資無學問無識見其
象若是有而能爲人者未之有也後有後有
學問能學問而後有識見也後有後有後有
博識見不明氣象不雅猶之不能也後有後有
博則室不明氣象不雅猶之不能也後有後有

南無嘗住十方僧 一拜 南無過去七佛 一拜

南無釋迦牟尼佛 一拜 南無當來彌勒尊佛 一拜

再進香唱念

一心頂禮西方極樂世界本師阿彌陀佛 三唱三拜

一心頂禮西方極樂世界觀世音菩薩 三唱三拜

一心頂禮西方極樂世界大勢至菩薩 三唱三拜

一心頂禮西方極樂世界清淨大海眾菩薩 三唱三拜

各就席坐念大悲呪心經畢誦阿彌陀經一

卷持往生咒十遍讚佛畢念南無阿彌陀佛

千聲觀音大勢至眾菩薩各十聲小淨土文

天竺志卷六

七

回回向齋佛 普供養眞言 宣疏舉前頂禮

佛號 四拜 化紙 午飯

第二講習大乘

就席舉發願文八句即念前會所限大乘經卷一

遍即舉經中疑義問難有得開示無疑務要有疑

無說必要有說斟酌商量如行過路後遇有省不

使茫然良久復再限下會所看經

第三游藝翰墨

既脯各禪坐或散行或樂所近見偶得相請益或

即記此日事或成小詩或弄筆琴棋餅麵取飽爲

別

此會未散於靈山是過去乃幸逢於此土是个

生共繫念於西方是未來含三世矣且兼內外

學而並進合儒釋教以同科禮不煩而事易舉

世外清修莫善於是莫謂浮生短能修尙未晚

莫謂來日長修爲自己忙有志君子幸其勉之

會約七條

一此會凡一月一集不欲數

一所限諸經各要平日於家程誦數十遍多更佳

一所會費不過一人二分若有外友臨期欲入者

天竺志卷六

八

以米一升銀一分爲率佛前相繼止小燭一對

天寒用槽柶一爐

一所會用維香維茗維菜維腐不許精美盤殮是

富貴餘途自傷雅道

一凡允會非有疾兼日道不赴此外雖遠雖冗風

寒暑雨願毋自畫嫁言者有罰

一凡會中時雜話或家事身事心事舉共商量當

可不使得罪名教則可或有世事時情必舉廉

頑立懦安分自求清慎敬戒之語以相警策不

許廣引希求干謁可賤之事非我友也况會中

乎

一為會澹泊有味有情不欲如時酒食充溢不許
設滴酒美菜不遵作第一義罰蓋君子草衣木
食已自不能無求於世一酒不戒一食不粗則
其餘可知非佳士也古菴山子重生述

昔廬山遠法師開蓮社以度羣品雷次宗等十八
諸賢獨為稱首其間得生淨土者不可勝紀唯
淵明陶公一人把之入社而不可得無酒卽攢
眉去迄今世遠法傾所謂蓮社者亦寥寥無聞
矣居士豈淵明後身慨茲敝風因立蔬筍社開

天竺志卷六

九

建三時接引後學合儒釋教以同科兼世出世
而並舉隨時高下夫亦以昔時之不可為今日
之可也慈悲亦甚矣性慧雜染也晚何敢望遠
公下風唯居士不吝振作之始其社者天竺靜
庵遂清二師與焉是歲癸卯之十二月念又五
日也釋慧和南

初集四眾

邵古庵名重生錢塘諸生隱居呼猿洞

釋覺海名性慧雜染上虞住天竺

釋靜庵名真讓度上竺天巖房

釋遂清名如汀隸上竺雲隱房後舉都綱

第七集益二眾

釋潮音名海瑞度上竺長生房

釋旨玄名寂嘉度上竺心安房

次年益四眾

楊又玄名應秀郡城武弁隱居韜光庵

江澹如名鑊仁和弟子員後舉孝廉

釋靜葵名寂芳度上竺雲隱房

吳美子名本泰海甯弟子員今成進士

天竺志卷六

十

上天竺講寺志卷六終

杭州上天竺講寺志卷之七

天目山三學學人廣賓纂

道場規製品

側聞臺起中天冠翠微於太乙經來東漢倡
白馬於雍西名襲鴻臚製追鹿苑粵惟我東
吳之有塔寺也康僧舍利兼營金粟於鹽官
慧理伽藍乍指鷲頭於印度是以金甌側布
紺瓦驚飛傲天宮之殿最吉祥云葦華藏之
門不思議者逮夫此上竺之奠輪也較其時
後五百餘年仍其額別下中上寺錢國王闢

天竺志卷七

一

最初經院宋天子尊第一教山乃如千柱浮
幢構白雲為堂奧三門表利跨滄海為階渠
然不免成住壞空而相互駭胡騎之南侵特
不難士農工賈以作輿鳩檀輪之外施是致
隨墮隨樹載故載新闢楯羅網重重紆界道
金繩樓閣軒窗隱隱駐垂空寶蓋得非僧海
洛伽之島而人寰帝釋之宮哉詩云如翬斯
飛君子攸躋此之謂也志規製

名攷

按內七識曰

天竺國有五號五印度今下竺古名
天竺乃東晉西僧惠理所開今上竺

開山在石晉時而列名在錢王時中竺坐中
峯下為中天竺或謂宋時以南山演禪寺為
西北末明或謂宋時以南山演禪寺為
以山方尊而三竺同謂之西竺秋殺之地於
云觀音菩薩表位西方以乃西竺秋殺之地於
皆行道慈悲名故飛來音也云殺之前中
奇若少觀音名心翫然歸而後來若此皆
竺莫知所以然有佛所謂大因緣也皆自
雖然名僧不逢因緣而得所謂大因緣也皆自
他法不能加於法正當入此土僧逢此大願
人法正當入此土僧逢此大願
夫豈偶然哉

因革

按宋潛說友咸清臨安府志曰上天竺靈感觀音
寺後晉天福四年

天竺志卷七

二

仁謙道場觀音像會相其地創盧王夢白舍
利至因納居感乃即其地創盧王夢白舍
人求治其初守張去華以旱謁焉天竺
看經院咸平初守張去華以旱謁焉天竺
僧誦夢像空而雨是遇山日吾欲憩此明
僧寂至語夢像空而雨是遇山日吾欲憩此明
雲獅謂中印諸峯乃行出小嘉嘉末守沈禮
文通子天竺起於司馬環嘉嘉末守沈禮
發跡西竺起於司馬環嘉嘉末守沈禮
大十以辨音為佛事遂分所居即上天竺
智月此辨音為佛事遂分所居即上天竺
易事此辨音為佛事遂分所居即上天竺
其蔡公為書之益慶守公亮為相時住
委至天竺為書之益慶守公亮為相時住
同會舍人來禮舍人途見衣婦人謂達日
地增廣殿宇會公又於經石七千二百三十卷
遺闕

遺元淨即西廡為藏熙甯中詔歲度僧一朝廷每
陳卿軒請於朝所禱雨於法惠施利緒聖年郡守
康初郡迎於大朝禱雨於法惠施利緒聖年郡守
秘所上得聖位歸院紹興五年高宗始知
臨幸在初聖位歸院紹興五年高宗始知
喜年賜一府再臨幸殿及明門御製書乾道
三又賜金幣再臨幸殿及明門御製書乾道
寺年賜金幣再臨幸殿及明門御製書乾道
經其書仍賜理宗皇帝賜大士應書命書皇
製聖教及觀音漢之閣大靈感應真書唐宗
廣上靈感及觀音漢之閣大靈感應真書唐宗
已二並於佛雲漢之閣大靈感應真書唐宗
田成化州府志日元季夏重時平章魏公施
皇明成化丙申鎮守太監重建鐘樓修山門殿廡

天竺志卷七

三

一新又陳善萬歷府志日治平中元淨益壑前
殿加重簷乾道三年門扁皆御書慶元三年改
天台山教寺自宋咸平至今和錢唐每有旱煥
淫潦所司恆祈禱無不響應
建置

廣大靈感觀世音菩薩殿宋元舊制不復詳考
左善世弘道乞疏重臣前住上竺寺遺字
經兵變存姑蘇命杭州右二軍士撤中
使陶甄於瓦木植入山鼎嘉慶殿廣五
表二月海澄巽持也清歲久力竭卒平
雲間僧淨復往殿持也清歲久力竭卒平
繼之煥然三九二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遊前聖殿猶未就機歿年五五五五五五
遊前聖殿猶未就機歿年五五五五五五

靈海澄如汀世高性恩萬富與美祖玉圃逸
宰如海澄如汀世高性恩萬富與美祖玉圃逸
丈八尺深七步橫闊三十四分均輸賦役
二地事崇禎初年住持照本香火均輸賦役
十有殿額初年住持照本香火均輸賦役
宋治平中殿額初年住持照本香火均輸賦役
與寺中高宗御書蔡襄書王忠文公書
為寺中高宗御書蔡襄書王忠文公書
浙江學政吳江趙寬誤重修上天竺靈感觀音寺
記曰佛生於天竺西域之國以虛無為宗以慈
音能無所從三慧為教妙明之國以虛無為宗
而能無所從三慧為教妙明之國以虛無為宗
大圓覺所從三慧為教妙明之國以虛無為宗
向者杭大湖西下千而流俗所信謂
木域放光之世異傳因以石晉時觀音大士
宮梵宇參差起於其間隱若驚鹿苑誠
南絕勝處也中起於其間隱若驚鹿苑誠
大明弘治中府司嚴兵衛城鎮通於
維事於名山勝境將以治兵衛城鎮通於
從事於名山勝境將以治兵衛城鎮通於
遐邇宏象教而尊法寶於帝前資極遠之
規天竺實惟五山之冠首於帝前資極遠之
興扶疏者增其式廓有力於中資極遠之
賜白金二萬鎰充其式廓有力於中資極遠之
內日上金二萬鎰充其式廓有力於中資極遠之
天遊開廣雄偉之勢麗於中資極遠之
庶沐聖明禮而奪雲霞之勢麗於中資極遠之
垂沐聖明禮而奪雲霞之勢麗於中資極遠之
新故相承其禮而奪雲霞之勢麗於中資極遠之
逃焉不與者亦將植之於廢則莫先之於
世道不與者亦將植之於廢則莫先之於

天竺志卷七

四

世道不與者亦將植之於廢則莫先之於
世道不與者亦將植之於廢則莫先之於
世道不與者亦將植之於廢則莫先之於
世道不與者亦將植之於廢則莫先之於
世道不與者亦將植之於廢則莫先之於
世道不與者亦將植之於廢則莫先之於
世道不與者亦將植之於廢則莫先之於
世道不與者亦將植之於廢則莫先之於
世道不與者亦將植之於廢則莫先之於
世道不與者亦將植之於廢則莫先之於
世道不與者亦將植之於廢則莫先之於
世道不與者亦將植之於廢則莫先之於
世道不與者亦將植之於廢則莫先之於
世道不與者亦將植之於廢則莫先之於
世道不與者亦將植之於廢則莫先之於
世道不與者亦將植之於廢則莫先之於

備患未至而預防之茲山之新雖非時政所以
援急然上而聖天子致治保邦之鴻圖一而
臣憂深思遠之至意因是推見其一而
外之勝古蹟之潤色亦加之意況民所用
有亦莫之所為者然逢或輻輳而並集非
則力會之能為也茲山遭聖功運之數相
人交通之寥寥於昔者一旦赫然於今豈
故談大意者大士昭矣

南京大理寺卿仁和夏時正上天竺修造記曰

聖天子浙司設監太監李公義忠勤篤厚允
維遠伊重公忠勤奉國篤厚臨夕而奇之
於一念慮愈肆虐良農告災歲事惟愆公
於秋一慮愈肆虐良農告災歲事惟愆公

天竺志卷七

五

也公乃進諸人問之皆曰郡邑問之蒸然不可
問之進諸人問之皆曰郡邑問之蒸然不可
大慈大悲諸人問之皆曰郡邑問之蒸然不可
誠則其應如響前代已然匪今而日蓋從
事焉請命屏加意勤辭穢齊心潛行通軫之
布與甘雨野商高者幸蘇作通起之遠際雲
於農誦於野商高者幸蘇作通起之遠際雲
住持釋公則然不有於市官於起之遠際雲
殿天寶藏棟慶懷以不有於市官於起之遠際雲
於石則鼓樓有亭頽圯欲不樓焉於起之遠際雲
以是昭則我大斯闕此皆自不可樓焉於起之遠際雲
發願否則乃亦何從財自而捐法喜其將
於大上平乃亦何從財自而捐法喜其將
期於落或乃亦何從財自而捐法喜其將
供養者則用委重汝謂其悉此心承順惟謹

罄其衣鉢兼以植身之無
何時雨蓋掩映萬古之
夏雨旛時高若尋丈以
西莫大勝辭不獲已文
德來請言白雲間夕燦
乃結庵命為大像適燦
奇者木庵諸像之頂王
洛陽大士諸像之頂王
一他日因易夢吳越國
依日講教無替而寺名
標為運講教無替而寺名
雖乘運講教無替而寺名
夜嘗聞九寶積而禱念
中教類幽冥無量自今
耳聞目覩苦惱無量自今

天竺志卷七

六

不測而欲區區所及蓋世外無窮
蛙利公飲而歸於信益矣而暇
田惟公於億萬斯年而念信向
焉事公於億萬斯年而念信向
天形公於億萬斯年而念信向
復承公於億萬斯年而念信向
可示公於億萬斯年而念信向
垂示公於億萬斯年而念信向
大靈公於億萬斯年而念信向
二靈公於億萬斯年而念信向
暨壯公於億萬斯年而念信向
願其公於億萬斯年而念信向
勛為公於億萬斯年而念信向
翰林院編修仁江瀾撰觀音後殿記曰

明左方伯劉汝康撰記曰

武大士香山殿者觀

不為家亦不魯凡殊音

其及書地四方之隱各

每兼吾土千名聖人先

其大固自以三乎庸矣

音二乃能八萬四應入

首然未知所大以爲現

亦粒禪喜觀載大士異

身士禪之所載大士異

居乎禪喜觀載大士異

間拔昭明之用仁哉聞

提障昭明之用仁哉聞

自障昭明之用仁哉聞

節之世間能脫情蓋吾

肢偏自提間居身亦首

同莊慶同莊慶同莊慶

莊慶同莊慶同莊慶同莊

譽慶同莊慶同莊慶同莊

譽慶同莊慶同莊慶同莊

譽慶同莊慶同莊慶同莊

譽慶同莊慶同莊慶同莊

譽慶同莊慶同莊慶同莊

譽慶同莊慶同莊慶同莊

譽慶同莊慶同莊慶同莊

譽慶同莊慶同莊慶同莊

譽慶同莊慶同莊慶同莊

白雲堂初至辨才法師更建高宗幸進素饌白

峯廚敢論睿嚴寶年賜賴然乎號歲同莊慶同莊慶

峯廚敢論睿嚴寶年賜賴然乎號歲同莊慶同莊慶

峯廚敢論睿嚴寶年賜賴然乎號歲同莊慶同莊慶

峯廚敢論睿嚴寶年賜賴然乎號歲同莊慶同莊慶

天竺志卷七

九

天竺志卷七

十

雲宗寶祐元僧若誦白雲堂印以各保

三皇山持法雲堂仍舊藏書揭雲景

孝古法雲堂仍舊藏書揭雲景

朝省白雲堂仍舊藏書揭雲景

定二宗年法雲堂仍舊藏書揭雲景

年度宗年法雲堂仍舊藏書揭雲景

持國乙重爾法雲堂仍舊藏書揭雲景

堂國乙重爾法雲堂仍舊藏書揭雲景

年國乙重爾法雲堂仍舊藏書揭雲景

京鐘書兩雲堂仍舊藏書揭雲景

年鐘書兩雲堂仍舊藏書揭雲景

址寺眾為兩雲堂仍舊藏書揭雲景

三十五尺閣上奉安賜為律論四尺設

三十五尺閣上奉安賜為律論四尺設

三十五尺閣上奉安賜為律論四尺設

三十五尺閣上奉安賜為律論四尺設

三十五尺閣上奉安賜為律論四尺設

三十五尺閣上奉安賜為律論四尺設

三十五尺閣上奉安賜為律論四尺設

三十五尺閣上奉安賜為律論四尺設

三十五尺閣上奉安賜為律論四尺設

三十五尺閣上奉安賜為律論四尺設

三十五尺閣上奉安賜為律論四尺設

三十五尺閣上奉安賜為律論四尺設

三十五尺閣上奉安賜為律論四尺設

三十五尺閣上奉安賜為律論四尺設

三十五尺閣上奉安賜為律論四尺設

三十五尺閣上奉安賜為律論四尺設

三十五尺閣上奉安賜為律論四尺設

請其越人稱善政侯溫是德愛分職平政可
泯平行事有錄中梅敘胡公者郎能川虞士大
紀其慎許可受知所敘述公者郎能川虞士大
兩浙郡縣侯受錄中梅敘胡公者郎能川虞士大
士有卒城侯其池師自畫以胡公者郎能川虞士大
侯甚有撫李提出齊南征主帥乙檄往來時府吏高
戰無姚家巡撫戰公師自畫以胡公者郎能川虞士大
者兵無算廟議戰行濟超者格多於戰首千勤揚圍揚之陳冠練
杭屬縣而善武以平濟超者格多於戰首千勤揚圍揚之陳冠練
謂文以附政而安行濟超者格多於戰首千勤揚圍揚之陳冠練
施侯其佛氏慕教夫無威一濟超者格多於戰首千勤揚圍揚之陳冠練
所住其愛其慕教夫無威一濟超者格多於戰首千勤揚圍揚之陳冠練
循吏之生起其慕教夫無威一濟超者格多於戰首千勤揚圍揚之陳冠練
陽遺風碑於心悲思一崇固保漢非其越戰首千勤揚圍揚之陳冠練
陽遺風碑於心悲思一崇固保漢非其越戰首千勤揚圍揚之陳冠練

天竺志卷七

十一

古州李陳玉撰上天竺寺藏閣記曰
大其為藏無所復以無所妙來
密其體目無所復以無所妙來
凡有實物無所復以無所妙來
海之寶地能窮凡夫之微也
實如來一滴而虛盡之毛九
鉗錘先來地能窮凡夫之微也
白馬之寶地能窮凡夫之微也
全法寶地能窮凡夫之微也
有蓋之寶地能窮凡夫之微也
獲奇之寶地能窮凡夫之微也
才主之寶地能窮凡夫之微也
有主之寶地能窮凡夫之微也
美而蓋之寶地能窮凡夫之微也
願而蓋之寶地能窮凡夫之微也

諸部鳩工之室安諸僧等於上為重閣以
便於佛者各具一藏也禪者入波羅天
地黃金是見佛人各具一藏也禪者入波羅天
德禪矣必是以易春也人各具一藏也禪者入波羅天
月遊之矣必是以易春也人各具一藏也禪者入波羅天
西讚歎之萬由一而荒菲之堂無非出而林公之
夫與功之所由來公之意湯公之愧除莊嚴者深
難室藏德無希有當志守先律之所樂始風使各
其室藏德無希有當志守先律之所樂始風使各
獅室藏德無希有當志守先律之所樂始風使各
北山遍藏德無希有當志守先律之所樂始風使各
丁詔未聖士臣雲四天共布西是則公之意湯公之愧除莊嚴者深

天竺志卷七

十三

宋翰林樓鑰撰上天竺講寺十六觀堂記
今臨為子院而升重觀堂在并書實麓由正殿西北
賜人及米重觀堂在并書實麓由正殿西北
書文禮米重觀堂在并書實麓由正殿西北
年七禮米重觀堂在并書實麓由正殿西北
十六觀堂皇乾道二年二月觀空淨域金帛開建
無基或尋煨又復今併遺址
香華筵云基煨又復今併遺址
香華筵云基煨又復今併遺址

水陸堂	講堂	法堂	公請	翁推	子非	日領	勝事	况老	揭映	輝燦	乎數	此四	問暇	嚴淨	賜縉	留山	竺城	間一	燬皆	此抑	不虛	三指	二指	外自	臨池	室丈	得檀	繆來		
當在	亥舊	建隆	隆興	明久	非三	領數	乃作	不謂	之山	稱其	燦瑤	數開	四方	所可	燕精	錢二	內觀	至郭	一城	皆以	抑聞	其幾	指以	指必	是更	水七	丈六	檀施	者加	
殿左	紹關	咸九	元月	書十	者百	復復	庵於	爲此	去都	所竭	公竭	禿行	梵行	也其	過萬	佛道	三功	幾獨	蕩所	悲願	何人	淨去	成此	元符	寒無	外身	千餘	而室		
寶祐	元二	光宗	高宗	倫之	將復	進進	山不	此進	最遠	淨土	營建	七月	接迹	光宗	必肅	此二	德未	所爲	歷深	心切	志翁	是見	符三	無一	聖以	萬不	增多	寺之		
元九	廢丁	御書	九月	遺特	延慶	之慶	遊又	遊又	不不	如不	了衰	了衰	了衰	了衰	了衰	了衰	了衰	了衰	了衰	了衰	了衰	了衰	了衰	了衰	了衰	了衰	了衰	了衰	了衰	了衰

天竺志卷七

三

秋香閣	準提閣	應真閣	千佛閣	雲漢閣	有法閣	經開閣	所兩閣	年住持	禪堂	東堂	延行堂	頤耄堂	延賓堂	香積堂	中印堂	靜處堂	然若	齋之
照重	元建	如建	珪建	隆興	書與	隆興	隆興	隆興	明遠	西堂	卽病	卽老	卽客	卽齋	今載	持法	然若	齋之
元並	元並	元並	元並	元並	元並	元並	元並	元並	元並	元並	元並	元並	元並	元並	元並	元並	元並	元並
元並	元並	元並	元並	元並	元並	元並	元並	元並	元並	元並	元並	元並	元並	元並	元並	元並	元並	元並

重建道萬悉中

秋芳閣 在祖師殿後稍與二十

延桂閣 與秋芳對建後廢崇禎元年寺僧寂芳重建

修淨業之所

伴雲閣 在白雲左偏道祐三年住持法照建為寢息之所

上天竺講寺志卷七終

天竺志卷七

五

杭州上天竺講寺志卷之八

天目山三學學人廣賓纂

道場規製品

建置

鳴陽樓即鐘樓在正殿左西向建至七年五月高

鑄萬石大銅鐘以賜住持惟日建管領樓成瀉

六年三月度宗賜住持法照復建國朝成瀉

化開住持智秀重住持法照復建國朝成瀉

音圓亮聲開數十里成化間鎮海樓巨鐘毀於

火時鎮守太監麥三秀輦借入城以代急用隨

鑄命取廢寺嘉慶鐘佛四摩下鳥勢脅狼軍

門僧取廢寺嘉慶鐘佛四摩下鳥勢脅狼軍

取僧取廢寺嘉慶鐘佛四摩下鳥勢脅狼軍

約六十餘斤時住持圓逸等重鑄止之萬歷

天竺志卷八

大學士淳安商輅撰上天竺重建鐘樓記曰東南

錢塘為勝地佛天竺為勝地雲峯有三佛北

竺香巖時其東雙檜巖直其西南雲峯巖其北

堆青巖水松風笙簧入韻誠一西重岡疊巖也

於五代文移之天下釋道兩結庵是蓋氏創

立國之功穆之世高僧道得奇木新刻為夕

見像奉明後夢忠往視之得寺車不瞻臨素

宋咸平後加增廣於時趙闕蘇子瞻素

少游公祐記南渡以於朝闕蘇子瞻素

幸樓臺殿有月益賜廣六朝闕蘇子瞻素

井白雲堂印為五山因賜首禪人我朝改

有求講五山因賜首禪人我朝改

於求講五山因賜首禪人我朝改

與始末微余為記將壽諸石以表其功
而美不觀成謂知所重已且天竺寺因
顯白何稱叢林非有傑構為壯觀文為功
矣愧子昭當以繼趙蘇跡後其興建之
之說或來者有考嗣者弗失庶幾名勝境
悠久云為

振遠樓即鼓樓在正殿右東向嘉靖間樓既圯
歷己酉寺僧清正赤腳募緣幸新起廢坊
如涿重修僧

藏經樓在六月三月五月高宗詔住持惟日建咸
水月樓在嘉定端平虛敬宏麗僧錄若納建自
游觀照嘉定端平虛敬宏麗僧錄若納建自
夥後燬於兵燹今廢

大仙樓在兩峯堂後即禪觀堂舉佛
清暉樓在嘉靖中僧綱道顯再建
方丈五楹在臨幸詔住持佛光作方丈石山至國

天竺志卷八

二

皇華館奉延中使降香者駐節馬廐
夜講臺治平中德則不敢隨眾畫聽乃為夜分講經
之故設

勤舊寮侍者寮書記寮且過寮茶湯寮

藥石寮
三官佑聖祠在正殿西隅廣三楹萬

三官佑聖祠在正殿西隅廣三楹萬

福祐靈濟公祠即伽藍神也按寺誌寶祐六年理
列姓曾以四月不在初八日生辰
文昌祠在僧心印樓左偏北向崇禎八年寺
張仙祠在圓通門外朱卿題額萬曆丙子住持德
土地神祠在蓋陳渾也漢卿題額萬曆丙子住持德
山內七誌曰王莽廢塘縣廢塘縣廢塘縣廢塘縣
廢泉亭而侯錢塘故武塘縣廢塘縣廢塘縣廢塘縣
平治斯土有遺澤故武塘縣廢塘縣廢塘縣廢塘縣
正府君廟唐長興二祀其廢塘縣廢塘縣廢塘縣
明稱陳明大後生今正
俗稱五日為君生今正
月十祠五日為君生今正
靈衛祠在二月金虜西溪並天竺三年為錢塘令

威二將於葛嶺編竹覆泥以陷之躡率義勇二
千欵其前鋒中流矢二敗猶叱以戰退守天竺
山傷重而死成流
四年誥封為侯

雷公遺愛祠在鳴陽嘉靖間為本府二守斷靈
堂祀之諸狀元立遺愛
即兩峯故址元為記

梁公祠在名瑤正德中鎮守本
雙檜軒清照二年賜唐相國中
清華軒在秋香閣後正統九年三月住持佛光重
廢

天竺志卷八

三

竹嶼軒在趙孟頫書
圓通門在紹興二年五月高宗詔住持惟日重建

竹嶼軒在趙孟頫書

圓通門在紹興二年五月高宗詔住持惟日重建

圓通門在紹興二年五月高宗詔住持惟日重建

孝宗	杭之	永嘉	之寮	聖殿	宋末	地用	彌陀	見心	書南	天巖	萬有	幻應	雲隱	心安	長生	白雲
教上	兩天	布政	三張	五七	樓衣	佛鉢	興福	房海	日有	房在	額日	房在	房慶	房堂	房二	房上
兩峯	強有	使劉	十餘	東蕭	啟甲	楊建	院法	承外	嚴佛	朝嘉	沈夢	庵普	至有	慈恩	聖日	單在
半乳	山寶	康社	間像	張子	紹熙	若梅	都網	妙窟	萬杉	嘉南	斗書	法門	雲中	有樓	長生	白雲
坡獅	子兩	撰重	設經	康士	僧三	鷗五	香庵	天台	深分	南分	蓋佛	師外	董來	閣下	西春	額南
為慧	兩峯	建彌	約制	緣金	復宗	旨咸	萬五	王宗	遠為	蓋佛	怡雲	與天	承印	三國	長師	日法
法師	法師	興福	應有	禪經	後為	立院	按峯	沐化	三佛	日光	樓日	駢相	閣下	初日	生退	院觀
別業	以宋	院記	具為	庖福	三如	之出	序年	方天	西日	退院	北法	二向	虛書	白日	至堂	錢士
												六	陳洪	雲書	有顯	額宗
													日儒	日書	蓮花	日之
													七	日書	藏為	蓮花

得藏	草月	通省	釋方	喜停	卿行	甚渡	上天	者眉	關山	書捐	成像	昇成	聽外	適圍	藍畝	長氏	祇苑	始使
之巖	嶺之	通省	圓庵	得江	冷然	遣中	天竺	者誠	指將	銀岳	後觀	歸無	更項	呂相	日冷	老續	圍且	退著
煙四	引居	其大	法在	失掉	非使	歸是	解院	以稜	据四	更蓋	勢何	遂公	卓府	始弟	師產	月一	轉時	
雲願	目以	交小	師龍	儒高	世紹	惟日	清已	天竺	辛十	公造	天至	又下	伯牀	染坦	子即	及一	禪授	
髮若	周隱	去機	本元	驚滿	情回	雲聽	祜為	志卷	苦年	榜兩	啟相	南無	多延	無課	遊紹	結禪	廢我	
弱失	莫以	弟無	山豐	願上	住雲	進宗	師十	八	殆其	日廂	五繼	郡山	王之	公嗣	師坑	開山	與盧	
之莫	知索	守子	法老	塘野	金永	香幸	魯年	可其	一院	重周	也成	木與	取余	歸陀	不開	姓久	誦愛	
間知	遂其	一而	於此	重聽	去以	路詩	羽日	七	是寸	爾掩	後屬	思道	欣及	羅平	舉募	契其	此也	
遂其	造鄉	求不	也獨	去以	路詩	羽日	毛瀟		以士	陀映	後屬	思道	欣及	羅平	舉募	契其	此也	
而造	造鄉	求不	也獨	去以	路詩	羽日	毛瀟		未片	與煥	弟樂	圓助	刻海	傾台	法觀	之也	幾金	
而造	造鄉	求不	也獨	去以	路詩	羽日	毛瀟		及瓦	福然	圓助	刻海	傾台	法觀	之也	幾金	其深	
而造	造鄉	求不	也獨	去以	路詩	羽日	毛瀟		六焦	教有	慧四	彌募	蓋若	東遂	乞更	山勝	住購	
而造	造鄉	求不	也獨	去以	路詩	羽日	毛瀟		旬心	院章	孫一	陀營	與中	合既	於食	寒寒	若持	
而造	造鄉	求不	也獨	去以	路詩	羽日	毛瀟		雪勞	師兵	明餘	丈中	兵部	六兵	部宰	餽越	精干	
而造	造鄉	求不	也獨	去以	路詩	羽日	毛瀟		霜間	此尚	共即	之士	玉宮	餽越	精干	四精	名	

天竺如養父母金帛之法吳越人歸之如佛出世事
 年有越人復其力舊成師儼而還大不集爭聞
 意朝明爭出吾雖未嘗就廢缺不復立於南
 於朝明爭出吾雖未嘗就廢缺不復立於南
 師告其人曰吾雖未嘗就廢缺不復立於南
 久居而禾茂以泉甘石非彼我將也天竺南
 山深而禾茂以泉甘石非彼我將也天竺南
 己杖策而往茅竹自石非彼我將也天竺南
 所巖嶺飛瀑丹室而奉之期吳越人老於南
 謝事不復入高郵秦煥如帝釋官居自是
 齋道潘師寂寥子鍾記遊時始居潮日
 人扣名即鳴及枯木此山波定如古澗水故
 落葉榮如冬枯木此山波定如古澗水故
 以名小雖長樂其出而高其退喜辨而貴其
 以大不雖長樂其出而高其退喜辨而貴其
 訥以此辨見我非辨如我亦幾於妄有
 扣而不應時止非見我非辨如我亦幾於妄有
 如動應時止非見我非辨如我亦幾於妄有

靜處齋 萬曆癸丑住持萬靈
大明山居 國初姚崇蓋法孫思邈
 居此久之故扁曰少師隱元時已開國
 問大或謂義山庭有大明寺咸博雅及武
 之徵事或謂義山庭有大明寺咸博雅及武
 舊事或謂義山庭有大明寺咸博雅及武
 華嚴山居 雙庵有辨內七志向博雅及武
 明官南山 建楚峯下叢居之吳興進士
 方册付寺僧 如史紙印南藏律論為
 古顯親多福院 舊名福治平政額今廢

道翊祖師塔在乳寶峯之麓墓道自普外數十
 南一崇武南入至塔計七十六弓北二弓
 重立石崇武南入至塔計七十六弓北二弓
 之塔侯王楊基額加陰刻住持名表於路
 口西冬住持照本重加塔門柱檻拜臺等屬
 新石塔之

辯才淨法師塔 氏七識在行福井按邵
黃門侍郎蘇轍撰塔銘 曰如來昔在世心禪
 溼性湛然於性中變化鬼神萬億如來海濤一
 去為湛然於性中變化鬼神萬億如來海濤一
 力淵谷取怪其所伏為洲渚所出所生育其
 觀者變所聘者何暇如來知述上闕隨變為
 解釋因變所聘者何暇如來知述上闕隨變為
 實知是幻耳實則識者實則名教彼善開教人當
 實知是幻耳實則識者實則名教彼善開教人當

慧光訥法師卒諡宗教廣慈大師塔曰普照在與
福彌陀菴光祿大夫宋之瑞作銘
師覺法師淳熙十一年卒塔於彌陀菴
妙珪法師嘉定元年八月卒塔於復菴
思義法師嘉定十六年卒塔於鑑堂
善月法師端平三年三月卒塔於柏庭
佛慧法師文果嘉熙四年卒塔於古鏡菴

允憲法師淳祐七年卒塔於同菴中大夫直寶文

閣學士林希逸為塔銘

默堂法師正觀咸淳元年卒塔於彌陀菴

慧寂玉禪師塔在西竺

佛光照法師塔賜曰慈應咸淳六年九月度宗詔

為造天殿壽塔二十六日乙丑經始十一月乙未落成於咸淳癸酉八月十五日窆全身衣髮

於天巖之中

禮部尚書文及翁撰塔銘曰台山蒼蒼佛國相鄉

挺生晦巖巍巍堂堂禪宗教旨律檢精詳總歸

此一乘純潔芳游戲三昧舌吐廣長法嗣北峯

空囊是幻是洋非幻我為忘慈應之塔玉立東隅

山君川后擁護塔旁

元如菴真法師塔天如則禪師撰銘曰天台盛集

誰伊人兮孰造其極異哉如菴應日何燭非幽

何政非螫歸藏故是訓

是式子孫繼之有承無斁

國朝東溟日法師塔賜曰妙應在過山

學士朱濂撰塔銘曰石人天之際所貴惟誠能貫

無生舍此不務其將就達傳真世師符時俊英

春蒸草木水翻建彼天延法殿神夢符頌出演

鴻寶不昭一性靈飛樓臺萬物交并惟心所證諸緣

華虞不昭一性靈飛樓臺萬物交并惟心所證諸緣

莫櫻出言石孽轉盼露凝釋門著蔡利海章程

信斯銘

存翁道法師雲隱塔在雙桂

太子少師姚廣孝撰銘曰一念三千解行全大

何幽玄我菴得旨疏且箋法師聯芳并教專

鎮五竹兆已先天竺下上宜榮遷文藻滿殿成

說法燈天子前法才浩音清龍顏彌入延廣為

夕頌神燈下照光燦然福及鬼域資人天胡為一

亥勤銘山阿垂苦海莫濟淚連漣靈籠深密窳堵堅

止堂山法師塔大理寺少卿楊復撰銘曰秀滄城

匪波素蠟流暉帝委厥相合生異人神遺惟

萬卷義日以融遭於佛海藏有文含乳即通千

遊慈龍司寢處世名利提網顯司宏加化度大雲

所垂慈已辨爰旋淨鄉寂滅三味逍遙真嘗日雲

在天台標屹自然觀此舍利深心用報支

性菴願法師生塔在乳竇

吏部尚書魏驥撰銘曰系出名族教依大慈釋典

羣疑不擲規坐貌揮塵大眾悉歸未週載計遠為

生疑不擲規坐貌揮塵大眾悉歸未週載計遠為

呵護以俟期願靈鷲盤旋祇樹蔽虧過者宜式

蘭古春禪師塔在印峯麓

一菴如法師塔在印峯麓

上天竺講寺志卷八終

杭州上天竺講寺志卷之九

天目山三學學人廣賓纂

規製品

像設

廣大靈感觀世音菩薩尊像按李東瀛誌準神異

記載天福年間道翊既得奇木異香襲人膚理

仁謙造觀音大士孔割之有大士像宛然天成

不假刻制冠服美慈顏婉好孔匿易以他木

背而者翊輒夢大士云吾像孔已匿之

語論之孔是母為致欺翊往迎果更別像乃以夢

按武林外史靈奇識云仁謙因其形似即造大士

發夜亡列燭之明晝掩曠輪之影其為神異不

然法身本無限量今高二尺四寸坐相

殿北擁壁今易木龕奉大士滲金銅像坐相高六尺左右並

大士銅像嘉靖甲子寺僧平潤募造

殿左右中架奉十六王子聖像坐高約四尺五寸

左右後架奉十地菩薩聖像立高約七尺

左右前架奉護法諸天像二十位立約二尺四寸

殿奧奉彌勒應身銅坐像約四尺

左右後古藏經厨內奉銅大士洎善才龍女約四尺

嘉靖年臨官陳普惠為寺淨人專事殿之政開

酒掃香錠鐘鼓之役暇則喃喃經佛而已錄積

日施三十餘金裝殿十地諸天等像

新飾厨龕易木座為石臺嘉靖四十五年華亭

後殿奉丈六銅大士像嘉靖四十五年華亭

奉千手眼大士像尺約量八又銅大士坐像約五尺

左右擁壁奉天台五百聖僧像北而擁

壁塑星宿海奉熾盛光佛藥叉大將下奉三大

士鐵像坐約五尺

白雲堂北輒殿奉毘盧遮那佛坐約一丈六尺銅

十八瓣亦銅也萬曆末年淮僧真寶募造

前殿奉四天王天神又彌勒應身坐像高五尺萬

悉乙未平湖陸冢宰光祖造施

護法殿奉韋馱尊天坐像高四尺五寸減塑

鼓樓下奉阿彌陀佛洎觀音勢至銅立像高六尺三面塑

鐘樓下奉地藏菩薩坐像高一丈洎左右十王

伽藍殿中奉敕封福祐靈濟公像左奉大權修

利華光周宣關聖諸神右奉五顯神等坐像

祖師殿奉菩提達摩天台智者開山道翊尊者三

坐像

藏經閣上奉阿彌陀佛坐像東向奉千手眼大

悲立像並約五尺餘高

香山殿奉文殊普賢觀自在三大士三面擁壁塑

文昌祠上奉帝君坐像閣下奉定光古佛應身像

三官祠奉三官大帝坐像高六尺

國初僧錄存翁和尚頂相一軸國公李景隆書贊

崇禎己卯五月廿八雲中房火廢

姚少師道衍遺像存如淵房木商吳宗伯竊去自贊見贊類

董方伯承詔建兩峯堂請像留白雲東院

供具

盥感大士內殿一座高二丈四尺深一丈二尺闊

名最吉祥寶華龕也龕以內設百寶牀一座古

類栴檀飾諸珍異長四尺闊二尺高尺許成

天竺志卷九

三

祖文皇帝所供奉安大士真身於上背張屏展

上懸大圓智鏡慢以錦綺加環綉等飾龕以前

華燈安几供龕以下球拾級而高五尺闊二丈

四尺深二丈三寸左右繞以闌干歷中臺不偏處

以木製之臺端三匝飾以闌干歷中臺不偏處

分司知白公鑄資整飾因禁一切人毋登龕問徐

洞深真身使肩鑄之卒不能久也龕以外雜龕殿

殊勝不伏可名狀天順年製為聯日福聚海無量

頂禮應

又古銅牌二闊六寸長一尺又黑漆神位高尺許

其字曰靈感觀世音菩薩是可稱山門神器也

自天啟丁卯年舊住持與美寂不交付下手

所禱存凡大山古遺座前白銅軍持一具左耳

注禱水於山或誠感雨應則先夕旦又座前

必淨水從解溢或泡沫洗躍斷無爽

香爐一花餅二皆古銅者殿中大方爐一花

餅二古銅太皇太后張賜施大方銅燭臺一對

高五尺狀元廢銅報鐘一口大鐵磬一口古所

諸大綬施廢銅報鐘一口大鐵磬一口遺者

巨鐘一口約三斤雲板一面約三百斤岐陽武

年十一月二十七又銅籤筒一對每約二百斤

日住持惠隱鑄又銅塔一座約高三尺成洪

修承十餘年住持妙又銅塔一座約高三尺成洪

鑄捨今奉殿前鐵爐一具約三千斤其製鑄

安後殿不陷雨不濡也萬曆庚辰四月初八日浴佛古

泥不造太監孫隆鑄捨四月八日浴佛古

銅盆一崇禎年間住持後殿前銅角端一具約七百年平湖顧其忠鑄施

崇禎三年暮夜被偷兒竊去其首

其身鎔鑄供器五事見存藏經閣

天王殿左隅紙爐一座廣約一丈六尺

天啟元年重修前此嘉靖中郡城孫立約丈四尺

中錢塘李思明修爐三丈三寸每九尺地也

殿業外南地長丈三寸每九尺地也

房收化紙錢一古刹竿石柱一合每丈尺高

南大士行殿一座八尺行則十六尺昇之

碑記

宋洪內翰遺撰上天竺講寺碑曰華藏世界毘盧

諸佛菩薩均以大慈能仁闢論悲願為出世導

師而隨念融攝從闢音大士未劫有持戴瞻

勝身瞻部兜率毘盧之宮補世為然自給無量

慈思異宗得窺更以易妙為宗者知所蒙賴
是教也本一為極致塵中以空國為依歸以觀
法華證之味一法性切於緣無而真觀以立一切
假觀一究代訓典法以塵緣無而真觀以立一切
釋深不義斷高遠業訖於緣無而真觀以立一切
虛淵惡不殿厥今遠業訖於緣無而真觀以立一切
惟如智導人知如佛之闕矣其後門者如羣
僧日龍象若迷日師覺選佛不妙之置既書之而
言其詞下北山鎮信求記世音鼎時西峯居上
頭氣與下此猶一在彼雖世音鼎時西峯居上
法門元不此猶一在彼雖世音鼎時西峯居上
空有以清淨眼成阿羅漢
復有以清淨眼成阿羅漢
寶不與冠珞珠璣
寶不與冠珞珠璣

天竺志卷九

五

無垠明鬼窟未有不靈赫示化暢宣正機而
放至戶到者惟錢忠顯天竺物然人病施直若
家師方夢妙於錢忠顯天竺物然人病施直若
易十於雲感美名於淨塵寶光普照而
愈昭詳綸有靈美名於淨塵寶光普照而
天制制結綸有靈美名於淨塵寶光普照而
待知制結綸有靈美名於淨塵寶光普照而
為制制結綸有靈美名於淨塵寶光普照而
極必泰蒿目凌載前可復初學漢士然虛明寶火照而
夏薩英大駕南巡業得臨是以初學漢士然虛明寶火照而
昭事馬依凡請雨業得臨是以初學漢士然虛明寶火照而
法駕馬依凡請雨業得臨是以初學漢士然虛明寶火照而
宗羅漢內閣水陸三聖年增歲加於會法安僧之
金相寶西閣水陸三聖年增歲加於會法安僧之
今兩皇帝又申承天寶藏十觀經之親製贊文雲首
今兩皇帝又申承天寶藏十觀經之親製贊文雲首

誰言佛土請小叩則應念便漢感天六月雨
隨法乃至天晴應念便漢感天六月雨
彼化樂天宮妙善及今永傳真諦無極
域化樂天宮妙善及今永傳真諦無極
白如航巨海龍象高修成身一證
譬岸如航巨海龍象高修成身一證
彼岸如航巨海龍象高修成身一證
慈悲願為汝生金方便結聖觀非雲
福拈花世尊前咸透父念今聖觀非雲
士前洗我綺語業大開見悉成佛日暨護國於
元黃潛重建大殿記曰聖元之三年寺毀於災
器亦無損毫末人以是為神物陰五各月來
而寺僧謂復故莫先治殿以神物陰五各月來
素出錢有差俄有大商獻巨楠六十有三尋收
素出錢有差俄有大商獻巨楠六十有三尋收

天竺志卷九

六

輪僧所遺錢田畝各若干而遠官入姓相繼
十有食量悉準其舊崇入尋尺崇益為二
二尺者以修之其思而尋尺崇益為二
未竟無由延慶出願茲正二尺崇益為二
慶本無由延慶出願茲正二尺崇益為二
三本無由延慶出願茲正二尺崇益為二
而前堂後室煥然一新自天竺陸補其處
白之有後室煥然一新自天竺陸補其處
據羣山之奧所瞻依時新自天竺陸補其處
聖行都光靈彰灼其外則襟江帶湖雲綺
為行都光靈彰灼其外則襟江帶湖雲綺
冠今昭符玉帛所履承慶餘章下真林壑
狎弗及宜公不難於其是備成其廢典之顯末
換恐主乃就緒其是備成其廢典之顯末

宋丞相李綱撰建上天竺天台教寺十六觀堂碑

勸時欲設宮兩日以錄宣欽新曰
 真以關厥復住超為僧對仰之開上
 珉續明功書本諸止事稱聖名山天竺
 則佛教甚歸山有觀者旨駕曰後竺
 無慧觀偉隱兼海之始特不看忠寺始
 以命虔聖之統先所此補時臨院王自
 昭請金之聽講辯其賜街幸乾高因感天
 示自光意其二才弘幣錄道元南遷迭見
 明日明惻居律法宮鼎復月住持若萬眾
 之通變憫佛與三師親賜嘉祐熙寧
 令桑榆於法福宗於親賜嘉祐熙寧
 典榆於法福宗於親賜嘉祐熙寧
 時不習日訥賜嘉祐熙寧
 予具者就以詩祐熙寧
 提紀乍溼觀褒熙寧
 舉述與晦堂美奩以觀上若萬眾
 洞鑄之正之東間賜竺

天竺志卷九

七

而一由楚同白而是本萬有中殊微各軌為愚不霄
 可也於之賦妍現心於派十半科矣立惟事以惟宮
 渡如足能皆嬖影如一本六滿止必鑪曹至西表倩
 其涉力至可而獨干心於之權以也冶溪漢方章子
 登萬之必以鑑殊江心一差實精逆透頓明聖前撫
 岸里強絛成如月外源殊偏修邈有悟帝人聖其
 之之弱梯佛少無處性經知大悟迦能乘方教殊之
 後津雖燈作異塵鏡圓性萬千小為正秀傳中抑未
 先非到而祖此鏡圓性萬千小為正秀傳中抑未
 各一有可也心人無本萬論地脈至其勿別印歷明
 隨息遲升如性不之即理於止如戒觀與而器授離
 其所速其登之普以心於葉於他如蔓次而性如者
 帆能其行萬木照水心一本於他如蔓次而性如者
 橋濟同步仍無之不以闊是千一觀戒觀與而器授離
 之必至之之不見以闊是千一觀戒觀與而器授離
 備假於疾山同貌隘性態根之慧宣而器授離
 否舟巔徐非均之淺性萬千法空演宗懸受死墜紹
 雖楫則皆一稟黑深印狀流亦假為旨絕殊生緒述

宋次公楊傑撰辯才法師退居龍井記

天竺志卷九

八

而泉心師秋師數講年力行詩唱善輒傳二有梁淨
 後入沼於被居楹不擅衰然言酬其有教天道於老
 還寂觀山命之主久越疲後其獨有求觀竺士聖坐
 異登獅中陪又者盍聞倦知兒頌所於多又也智道
 日照子乃高為不合之於師初已致人能住初具場
 遭閣峯度麗師堪擇日應功弱知也然演南住戒者
 其臨望風同鼎其可師接行不師余所其屏錢定四
 徒聞蔭篲公新居居有安至能之在至所之塘慧十
 丐堂堦嶺子棟願之退得矣行所都必聞與法以年
 以方升龍世不為乃之僻一禱矣時四悟往院已空
 記圓潮井僧日於意處日師及見眾學來之其假
 其菴音過統而以龍我一謂加觀趙依者學寶德中
 本從慈歸訪成捨井輩菴地徒即子獻莫平踰次於接
 末容訥隱道元去山蒙於得其日壯瞻公不生萬住幽人
 為論酌鑿越入是敝德養我而與與與感嘗分下真
 之夕冲滌年請屋不餘勞能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

明蕭山魏驥撰湖山佳處記曰

天竺成謂山之奇秀寺據之矣水之勝無逾於上
晨勝之處以草木蒙翳人跡不通其勝久秘
郡都盤桓乃得其所勝水天一碧畫舫去而
注目盤桓乃得其所勝水天一碧畫舫去而
歌來歌聲若拱而東者西子湖也
伏歌來歌聲若拱而東者西子湖也
削翠嶺巖參天若拱而東者西子湖也
雙嶺其北者天香巖也性菴自歎曰天地
靈境其北者天香巖也性菴自歎曰天地
為之日艾荆楚棘於我乎吾其可舍乎哉
情適其適之所樂於我乎吾其可舍乎哉
也一適其適之所樂於我乎吾其可舍乎哉
前中書舍人王尹賁錢公過之以其勝者
迨浙憲使曾公聞之復如王中書所題隸古
竺山間由是性菴之居曰佛氏之教苦空為
竺山中微余記之居曰佛氏之教苦空為
一澗在在而得何暇計其殊不與不佳哉
飲澗下名僧占多非也殊不與不佳哉
尚其教聞其有道者乃延之名山以居之
之於有杭心乎哉以杭之名山以居之
復何庸才淨世廣博孤山圓之清峻性菴
神之矣彼區區標榜何足以混之乎今求
特以重人之標榜何足以混之乎今求
著非知性菴者也庵曰執
事之言誠得我心願記之

天竺志卷九

九

上天竺講寺志卷九終

杭州上天竺講寺志卷之十

天目山三學學人廣寶纂

器界莊嚴品

側聞根身日正宿業緣生器界為依吾心影現
以故大地本微塵無明所聚名山多間氣有道
斯開稽夫我虎林之所自也遐祖崑陵十萬里
締南龍而盡局邇宗黃海五百年儲西目以開
都上衡天市之垣外控海門之案山勢北來有
朝宗之象水形東去無陵奪之虞堂堂乎蓋九
重天子之畿非士民所敢當也浩浩乎寶五印

天竺志卷十

一

聖人之域豈鬼神所敢據焉於是我大士瑞擁
五雲靈盤三竺屏匝五峯上聳摩天之碧幢淨
一刹中函布地之金遂令航海梯山櫛風沐雨
玉帛走三吳之會香華招百粵之衡六橋深處
同參水月分身九里清陰更聽松風代梵山固
不殊佛國地偏迴絕皇輿詩云泰山巖巖魯邦
所贈
按經曰三千大千世界約一四天下一日月所照
臨中有山王高三百三十六萬里名須彌盧次
第有山高廣遼闊俱以海間之至八重外出為

中國河源當西海之戍地北海之亥地有山縱廣萬里高萬一千里其下青白赤黑之河環其墟是名崑崙自崑崙東南觚角分條繇康姑九萬八千七百五十里出西羌天竺西番南界曰六國山之北一萬二千里達巴蜀之嚴鵬山分枝三派南股歷雍思入東蜀之南過東北起平華頂分二股左股逾四川之東北至雷磨山起二支一支入廣西與辰州之北界合行過東梅峯北角入建者踰潛陽山起祖歷鉛山其左股一條踰玉山蓼華峯起頂分三條一條通祁門

天竺志卷十

二

至黃山下昌化竹嶺泊於潛之白沙關四十五里抵豪干關乃崛起爲西天目之金仙頂是爲武林天竺諸山之宗也去府治一百七十里高三千九百丈周廣五百五十里東南發脈三十里至臨安之泥塢六十里交新城之青牛嶺六里次富陽場石嶺二十里屆餘杭由拳嶺三十里乃錢塘分金嶺蜿蜒東來循五朝度龍門伏而奮起莫不陵深拔峭布麓舒岡若舞若翔巖焉鬱勃爲天門山錢塘誌曰兩峯對峙如門也天門西南曰栗山蓋天竺南北兩山所宗有

吳大帝石杵在焉栗山北擁爲天竺諸峯曰乳竇曰雙檜曰白雲曰中印曰瀾子是爲上竺曰稽留爲中竺曰蓮花日月桂爲下竺從上竺而南而東爲龍井爲大慈爲玉岑爲積慶爲南屏爲龍爲鳳爲吳山皆謂之南山從上竺而北而東爲靈隱爲仙姑爲履泰爲寶雲爲巨石皆謂之北山合南北飛來古謂之武林山聯絡周匝鉤綿秀絕鬱蔥扶輿之氣盤結鞏厚濬發光華體魄閱矣潮擊海門而上者晝夜再至夫以山奔水導而逆以海潮則氣脈不解故東南雄藩

天竺志卷十

三

形勢浩偉生聚繁茂未有若錢塘者加以南北山間匯爲西湖洩惡滄深皎潔圓瑩若練若鏡若雙龍交度而頷下明珠懸抱不釋若蓮萼會敷拊瓣莊嚴而馥郁花心含蓄甘露是以天然妙境無事雕飾觀之者心曠神怡游之者畢景留戀信靈山之佛國宇內所稀觀者也

形勝

雙檜峯在白雲峯之右隔上有雙檜婆娑取雙樹之意昔翔大師嘗跌坐其下峯有巖名雙檜巖一名

白雲峯在愚岡之右雙檜之左昔寺創始時居人遠囑嘗有白雲巖如幢蓋覆其上故名實

寺之主

中印峯 在大殿左山也昔翊大師結茅西峯時嘗入

乳寶峯 寺之正案奇峻插天居對大峯之中

獅子峯 在石寶出泉色白香冽其味如乳

香爐峯 在大路側狀如香爐故

天香巖 在天巖房之後舊有巖柱故名頂巖有奇

雙檜巖 一名百丈巖見前

烏石嶺 在白雲峯後石色斑剝奇石巖下有洞

耶當嶺 又名捫薛嶺在幽於此獲虎俗名虎巖

水出嶺 一名幽淙嶺在郎當嶺下泉出自山

梯子嶺 一名蘇子嶺在華嚴場嶺由東

楓樹嶺 在中印峯西上石如人一名栗山又名

石人嶺 在烏石高六十二丈路屈曲如羊腸又名

愚岡 在白雲中印交接之處宋時培

琴岡 在大殿前平圓正橫亘可撫也頂從白雲

楊梅塢 在法應院前竹則蓋天設也青鳥氏此

華嚴塢 俗呼今僧德光與復陀

雲隱塢 在雲隱堂後路通

歡喜臺 可雙檜嶺之上其臺平如掌可眺覽

四顧坪 武去百丈崖不數

羅阜 神上供五聖護法

如意石 一名轉元石面鑲如意文曲折回

韋馱石 在乳寶峯東側山尖巨石立

獅子石 前見

紗帽石 前見

烏石 前見

仙人石 在獅嶺下兩

石筍 在烏石下半高數伊圓峭特立一名卓筆峯

生空過眼胸中千畝謾流涎應知不入宿公譜

石人 在石人嶺頂上高丈許如人近看如將軍戴

是幾年

出幾年

出幾年

天竺志卷十

四

天竺志卷十

五

老人洞 在佛嶺北隴絕頂有

羅漢洞 在獅子峯

流虹澗 諸流合而為一總名流虹澗

南澗 源於西華嚴寺

雲液池 湧出白雲峯下泉如玉

公道衍次芝雲法師韻曰

銀漢自空墮忽驚瓊珠因風起

圓有時不動為雲眼氣通崑阜

華嶺下飲蓮斗星倒影澄可教

渴且深雪霽欲灑應難尋

清出岫會無心嗟我重遊不知處

一來路霞福潤帶天香從茲領

友日調枯桐切熱惱須臾空期

如意池 如文曲折回遠如流觴

水月池 理宗敕住持佛光照法

福聚池 清蔭池俱在雲

華光池 在西院

清興池 在雲房

徹骨池 在大士殿前

大悲泉 在乾正殿

夢泉 在雙梅峯下

華光泉 在白雲西院之

白雲泉 在乳寶峯下

乳寶泉 在乳寶峯下

水月泉 在印

凝翠泉 在房後

列泉 在普門後

孫公泉 在無竭泉

觀音出現井 在殿後

幻應井 在正殿

坐禪井 一名古春井

楓樹街 在路

雲心深處街 在乳寶峯

多福街 在祖師靈塔

楊梅街 在古梅院

天竺路 在普門

山門外至小橋

大士橋 俗呼旱橋

瑞雲橋 在中房

金佛橋 在雲心街口

琮老橋 在法師亭

天巖橋在天巖山上

雲隱橋俗呼仙橋

德馨橋通德馨樓五雲

幽淙橋在幽淙樓

捫薜橋在捫薜樓

山門橋在橋上

兩山尖市在橋上

紫雲坑在沙場

遊記

宋蘇子瞻三竺紀勝曰西湖之上探奇攬勝寄興

天竺志卷十

八

舒情極登臨之樂蓋十年於茲矣追憶往事宛然如昨而客慕西湖之勝者每從余問詢不

能悉為酬應乃錄其心目之最稔者凡十有八首漫綴數語亦附詩歌間有問者輒舉以示之

宋秦觀少游月夕同參寥子訪上竺辨才法師記

元豐三年秋後一日余與道潛入山比出郭日已夕湖有普甯道人是參寥子問所造

皇明楊守陳游天竺記曰杭才流多朝音激悲鳴

間或燈火隱顯草木深鬱欲多朝音激悲鳴

友過杭枕龐本源遺徒廣外果天竺為

女御史魏孔鑿映子第際金六畫同游時

更行湖光鐘與廣笙歌間益令見於

筠筵少暇西入山鐘與廣笙歌間益令見於

無寂第見古松離立拂雲外聞然水入

相稱五亭無已越集慶至靈隱寺靜幽

昔稱乃湖西僧自飲其高勢若飛巖然

其奇峭深梁且以謂石飲其高勢若飛巖然

有呼乃湖西僧自飲其高勢若飛巖然

久矣轉洞深梁且以謂石飲其高勢若飛巖然

竺見泉無而深梁且以謂石飲其高勢若飛巖然

手到中天無而深梁且以謂石飲其高勢若飛巖然

乳竇白雲諸峯若屏障前拱翠欲滴寺

止此無利依幽遠之靜宜其雖湖之

也室中無惟談笑久之僧欲請留為

且室中無惟談笑久之僧欲請留為

豈山靈甚同憶前笑數十年樂也

王洪游西山記曰吾鄉多佳山水勝

旋而告歸鏡人相與策蹇萬象下而

其影往若鏡人相與策蹇萬象下而

高不逾六丈飛來怪石若置若也

泉石異不可狀其色若土根若也

四十七

36A

<p>夏時山日歸利嶽幽萬宿來夷 時錢水雨也高之鳥嶺伯尋潔 塘增一先士秀聽岑珪所不 湖秀為遊勝者之寂所燥 山殆洗之僧泰蕭山陽小遂 勝不山一未岱然風飄朵遇 槩非川日有衡有飄軒古翠 畧偶之大若華忘綱徐脫帽名蓋 日然句雨吾水世徐脫帽名蓋 以凡不及如卿之動林坐宿列 稱可天子美者噫木石茶行 為山川雨作庭遊應下久陰 浙之記朗詩吾庭遊應下久陰 以形勝為莫妨而而久問陰暮徐 杭勝為莫妨而而久問陰暮徐 形勝為莫妨而而久問陰暮徐 莫勝為莫妨而而久問陰暮徐 不勝為莫妨而而久問陰暮徐</p>	<p>登神竺至有備自杭時山日歸利嶽幽萬宿來夷 極之上間論天以錢塘湖山勝槩畧日以凡不及如卿之動林坐宿列 樂會竺下墓西龍塘為首分野在斗以凡不及如卿之動林坐宿列 出雲氣竺在過飛鳳舞野在斗以凡不及如卿之動林坐宿列 三界一煙則焉行春舞野在斗以凡不及如卿之動林坐宿列 外空光古又春舞野在斗以凡不及如卿之動林坐宿列 也恍泉跡西橋歇野在斗以凡不及如卿之動林坐宿列 如聲為入由落江湖疆為山川雨作庭遊應下久陰 如聲為入由落江湖疆為山川雨作庭遊應下久陰 如聲為入由落江湖疆為山川雨作庭遊應下久陰 如聲為入由落江湖疆為山川雨作庭遊應下久陰</p>	<p>宋釋契嵩武林山志畧曰其山 轉赤逾麥嶺二燕脂北其 石門抵行春橋西通至北 松里南道會稍有居通至北 二里北道會稍有居通至北 趨丹崖紫微亭環石門合 寺澗水重壑更曲崖水石亭 顧山障重壑更曲崖水石亭 叢也天竺富春寺映亭並如 杭西南富春寺映亭並如 里到武南天竺富春寺映亭並如 嶺北垂於林跨富春寺映亭並如 飛塔而垂於林跨富春寺映亭並如 又東塔而垂於林跨富春寺映亭並如 者曰東塔而垂於林跨富春寺映亭並如</p>
---	---	---

天竺志卷十

十

<p>逾者資羅象林靈周東乃此適者之白嶺之前峯又 橋謂其浮清巖隱亦出呼華稽中雲白前日南西 其壯遠淑仙用如謂國之留者又猿而香起者 七北矣如而洞飛之其猿驚下留礙中者森前而 石潤梧他亦來秦潛驗鷲之無礙中者森前而 也自桐山武故漢微之南嶺飛來西前日西月者 一潤其九及之也號境屏天竺乃西善向西白與 木橋水月若別唐虎絕與竺乃西善向西白與 也至南每其號日林與竺乃西善向西白與 北於流夜雄耳武以城北者西善向西白與 潤白者霽披然林其閣障也靈多靈仙隱所 龍雲謂月皎極嶽也或也靈多靈仙隱所 述峯之南則與巧秀日晉日里 至趾潤北雨衡靈氣青日里 於凡北雨衡靈氣青日里</p>	<p>天竺志卷十</p>	<p>錯五觀承精塢日辨有梅林橋龍於匯口之西潤源 維在音清舍其吉利佛山下此出橋泉於稍合源峯 其支氏日三祥日氏白其靈下亭塢樹北會雲趾 殷塢垂金天者日無精沙其靈下亭塢樹北會雲趾 處象佛竺廢西著舍日地浦注經淳塢樹北會雲趾 幾五與日其安日大也浦注經淳塢樹北會雲趾 成廢人德興三其無靈隱日蓋錢塘湖又東潤石 村其乞澄聖者精量隱日蓋錢塘湖又東潤石 墅五靈日福崇正凡日碧雲塢古者所注濟於橋 然正光壽塢十定慧日西者所注濟於橋 阪塢宣日講南有三日法源是六靈泉出皆 壘諸其入叢亦有其永安日資塢者皆 不塢皆舍禪日正塢者皆 牧皆舍禪日正塢者皆 牛凡居也舊有支陀日皆 羊其古日有支陀日皆</p>
---	--------------	---

與楊元素
詩見末卷

楊梅志載三竿楊梅之富在宋已然惟楊
漆者紫紅黃三種皆木本七識云柄如

靈芝生竹根上無毒
竹簞白而甘無毒

香灰水淘澱上紙爐灰用布袋
土檀香乃樺樹根亦名

凡毛族羽香極清遠
外之山中以砂瘠且隘日用蔬筍之屬皆供

蔭木

引路古松自上天竺山門內至見心亭西大小共

一十七株其間數圍者六株餘則合抱

淙老橋上首路南張姓屋角合抱樞口樹一株

天王殿前古柏三株大數圍

案山古楓木七株大小杉木三株温杉一株婆羅

樹一株苦刁樹六株

正殿前柏樹左十二株右十二株

坐山牆以內古楓木九株大者數抱大小杉木十

一栗木八苦刁木十二柏木二榆木三沙樸四

梧桐二杜樹三松木八箬樹二香檜二香樟一

牆外嶺上大古楓二苦刁一

天竺志卷十

西

版籍

前代乘除質不可究即國初圖冊迄有變更今准

嘉靖三十五年六月初一日優免差徭帖文上

天竺寺先朝始建欽賜佛殿療房基址洎九里

松路合計壹頃貳拾畝

按麟圖冊前後正殿鐘鼓樓丹墀紙爐基地一

十一畝四釐六毫又白雲兩峯堂基地二畝八

分八釐八毫

案山五畝五釐並率字號

見心亭上首沙地六分一釐二毫下首沙灘地

六分八釐八毫

天竺志卷十

五

蕭備亭邊地四分七釐九毫

淺澗邊地一畝三分八釐二毫

凡五峯以內疆界縱橫不恆其主總屬率字號

下具如麟圖冊中

佛殿基地十一畝一分四釐六毫

開山祖師墳山五分四釐六毫

前朝欽賜百不存一惟定山北管等圖地方白石

錢塘蔣公圩發字號田八十餘畝見存

古蕩鳴字號莊基地二畝八分一釐一毫

古巖王字號田地計二百畝零今存者半

仁利十八都三圖形字正字號田五百二十三

畝自隆慶四年至萬曆八年詰告清理歸戶當

以藉口似道不謂然直捐空之在我不失為	平章賈魏公施田記曰粗釋氏法施於已者率以是	景定二年承相親屬遺常住勒許墅田納苗	宋幸臣韓莊敏公施上竺寺以平江府許墅莊田	會木十二月苗事給省刊石	四安長三與田五宗賜湖州府德清觀承領	景定三年各處莊田稅	寶祐元年三月理宗賜	天竺志卷十	六	海祐山每二一十項宗賜松江府華亭上	嘉熙地山蕩年光宗賜善德田一	端平五年項詔住持富陽海甯等處田	嘉慶田二山蕩年光宗賜善德田一	慶元十項詔住持秀州田	隆秀州嘉興七月孝宗賜平江府等處田禾買該科數色	紹興二年許莊田二十畝	方山女南鄉推字號田一百八十畝萬曆三十
-------------------	----------------------	-------------------	---------------------	-------------	-------------------	-----------	-----------	-------	---	------------------	---------------	-----------------	----------------	------------	------------------------	------------	--------------------

廉如求利則於第見夫仁可成善舍之食廉似道係行已身
 限所貴乎明則於第見夫仁可成善舍之食廉似道係行已身
 不第見夫仁可成善舍之食廉似道係行已身
 之命抑有可短己直而莫甚於伸於己未冬於骨肉
 難散宅何有自於可頓外能於此問則好且非
 私妻人固或念存於急而絕不廉於則好且非
 心之日以艱存於急而絕不廉於則好且非
 逸斯命似道而於急而絕不廉於則好且非
 乎一為日廉似道而於急而絕不廉於則好且非
 焉固為日廉似道而於急而絕不廉於則好且非
 汝固為日廉似道而於急而絕不廉於則好且非
 惟時嘗辛酉廉似道而於急而絕不廉於則好且非
 亭側一嘗辛酉廉似道而於急而絕不廉於則好且非
 而空者日於斯春又將以善承作施舍而德苟奉命是感
 中一現者日於斯春又將以善承作施舍而德苟奉命是感
 士應一現者日於斯春又將以善承作施舍而德苟奉命是感
 夏月常聚異寸畫斯地復存矣及酬寺志散亭成似道係行已身
 天竺志卷十
 亦德證郵也買也承邈之粟法嘉迎
 清惟回明厥宜之吾作大勤不師應至
 大向若德不利儒常士於生請以於
 士於日似如家住之是活於六明
 證君為道此而法供有馥然將道十似
 明親善惟吾動福養緣然將道十似
 必於濟小惟自日輟外何寺八道嘗
 獲坡老人非求空吳物內已往精
 福老朝不以施所伏何若已僧且許
 應言不謀自求福非以田吾志將既千
 的知所夕待福何以是為母也絕僧事亡
 不爽相時射異求於福二所道非佛何
 願泳時射異求於福二所道非佛何
 以此大利上邊市田千命為殺光獲

為郎珠輩佔隆慶四年寺僧道梁等具告軍門

谷中虛累經按院二司凡更縣父母三直至萬

歷三年方結判還本寺今臨平有莊

復莊田議日盡皆迷六朝惟欽莊田無慮數百頃

田五百三十畝零備去通年八都一公

僧百餘人始歸結實令給主難於追司更代不嘗

數年有始歸結實令給主難於追司更代不嘗

寺雖一有土著動顏色不惟欠數所費難於追司更代不嘗

也乃一著動顏色不惟欠數所費難於追司更代不嘗

客不乃一著動顏色不惟欠數所費難於追司更代不嘗

是番人著動顏色不惟欠數所費難於追司更代不嘗

代一番人著動顏色不惟欠數所費難於追司更代不嘗

難指東說以人著動顏色不惟欠數所費難於追司更代不嘗

難指東說以人著動顏色不惟欠數所費難於追司更代不嘗

難指東說以人著動顏色不惟欠數所費難於追司更代不嘗

難指東說以人著動顏色不惟欠數所費難於追司更代不嘗

難指東說以人著動顏色不惟欠數所費難於追司更代不嘗

難指東說以人著動顏色不惟欠數所費難於追司更代不嘗

難指東說以人著動顏色不惟欠數所費難於追司更代不嘗

難指東說以人著動顏色不惟欠數所費難於追司更代不嘗

難指東說以人著動顏色不惟欠數所費難於追司更代不嘗

難指東說以人著動顏色不惟欠數所費難於追司更代不嘗

難指東說以人著動顏色不惟欠數所費難於追司更代不嘗

難指東說以人著動顏色不惟欠數所費難於追司更代不嘗

四七

本縣奉批覆查郎珠等田地蕩有七中下三本院

詳等仍出帖給示

郎珠等田地蕩有七中下三本院

詳等仍出帖給示

郎珠等田地蕩有七中下三本院

詳等仍出帖給示

郎珠等田地蕩有七中下三本院

詳等仍出帖給示

郎珠等田地蕩有七中下三本院

詳等仍出帖給示

郎珠等田地蕩有七中下三本院

詳等仍出帖給示

郎珠等田地蕩有七中下三本院

詳等仍出帖給示

郎珠等田地蕩有七中下三本院

詳等仍出帖給示

郎珠等田地蕩有七中下三本院

詳等仍出帖給示

郎珠等田地蕩有七中下三本院

詳等仍出帖給示

郎珠等田地蕩有七中下三本院

詳等仍出帖給示

郎珠等田地蕩有七中下三本院

萬曆二十四年十二月廿四日為查究奸弊以清國稅事云云右帖仰上竺寺僧道柯收執

又帖

萬曆三十四年三月初十日為懇天纂額遵輸事云云右帖仰上竺寺僧遠陣等收執准此

上天竺講寺志卷十終

上天竺志卷十

一

杭州上天竺講寺志卷之十一

天目山三學學人廣賓纂

帝王檀越品

側聞地登歡喜出為閻浮提王果襲應真間作妙嚴世主統無為之化推有道之權亭壽斯氓棟梁吾教乃若雄為王雌為霸學菩薩發心內則釋外則儒現官家說法昔吳越國王副仄微之懸記及南朝天子賚殊渥於偏安丘墟之棘金碧旋暉劫燒之灰墜丹倍麗矧茲天竺舊屬皇禮乞桴鼓於禁雩弭磁鍼於菑害陰翊王度喜綏民巖遂爾藹堂殿也虹霓煥山川兮錦繡中使之馳而道相望尙方之賜而月無虛六飛駕即儼警蹕於中林干指食繁籍田莊於列郡永著名山之寵茂彰大士之靈故曰信受奉行斯不負世尊囑累者也志檀越

敕命

太祖高皇帝敕浙江杭州府僧綱司都綱弘道奉天承運皇帝制曰古帝王設官任職分理庶務官以掌方外之士非徒為僧榮也然其率修善道陰翊王化爾非真識寡欲潛泊自守者奚足任斯職哉朕做古制受爾以官給爾以符爾其體至心以己之善化人為善來朝考績朕將合

馬欽哉洪武十六年七月十六日

又救左善世弘道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佛本無心而言心不已所以無
心而導有心攝聽敏之邪以歸正致頭惡以類
良設如來之威力以此道而於爾方今無
履是法門節度斯道必人出於萬千中求同佛
之本手朕昨見任僧官於百萬人之上是
心者爾今為眾所推而一僧錄司左善世宜慎
為希有特命為僧之第一惡廓然無依然稱
善世以消頭毋增頭之長而弗迂實方今之稱
寂乃證佛之場必履是道而弗迂實方今之稱
首欽哉洪武十六年九月初一日

英宗睿皇帝欽賜杭州上天竺寺大藏經救命

皇帝聖旨朕體天地保民之心蒙承皇會祖考
之志刊印大藏真經頒賜天下用廣

天竺志卷十一

二

流傳茲以一藏安置浙江杭州府上天竺講寺
承充供養聽所在僧徒看誦讚揚上為國
家視釐下與生民所福務須敬奉守護不許縱
容閑雜之人私借觀玩輕嫚褻瀆致有損壞遺
失敢有違者必究治之諭
正統十年二月十五日

聖旨

太祖高皇帝聖旨洪武二十一年戊辰三月十四

日僧錄司左善世弘道等於中右門欽奉聖旨

僧錄司行文書各處僧司去但有罰度牒的
僧二十已上的發去烏蠻曲靖等處每三十里
造一座庵自耕自食就
化他一座的人欽此

四月二十六日僧錄司左善世弘道等於奉天門

欽奉聖旨靈谷天界天禧能仁鷄鳴等寺係京
刹大寺今後缺大住持務要叢林中

選舉有德行僧人考試各通本教
方許著他住持毋得濫舉欽此

六月十四日僧錄司左善世弘道等於奉天門

奏各處來未有度牒的僧人見於靈谷寺長髮

住坐奉聖旨明日帶他來次日左善世弘道引

髮僧於奉天門奏奉聖旨宜論了仍舊

六月十四日僧錄司左善世弘道等於奉天門

欽奉聖旨他後有不守戒律的僧人發

八月初一日僧錄司左善世弘道於奉天門欽

奉聖旨天界寺只作善
世為額欽此

洪武二十二年八月初九日僧錄司申該本月

天竺志卷十一

三

初一日早本司左善世弘道等於奉天門欽奉

聖旨西河洮州等處多有不曾開設僧司衙門

司就舉選通佛法的僧人發來考試除本月初

授他去欽此選到漢僧番僧人一名本月初

八日本司左善世弘道等於奉天門奏奉聖旨

著禮部出劄付僧錄司出文書與他八月二

十日起程去欽此當即將僧花名申部欽遵施

八月十七日僧錄司左善世弘道等於奉天門

丹陸奏天禧寺管塔和尚福興帶鐵牌點燈不
便奉聖旨舒了他
欽此

洪武二十四年六月初一日欽奉聖旨佛敎之
始自東

漢明帝夜有金人入夢是後法自西來明帝立
臣利當時好者許法入是臣從者眾所修也捨
出佛家寂寥去諸想童必欲精一已之英靈當
苦空甘寂大去羣修與者無異者
是時佛教大興止何如也設列俗聖相繼而較者
今修天中僧寺以間豈有與俗混與常無異者
教本國之異教古利使佛法禹湯之國遇斯
也所數不一磨滅者甚多矣今非其姓不殺而
而家風不磨者甚多矣今非其姓不殺而
清其尤如俗者甚多矣今非其姓不殺而
者清其尤如俗者甚多矣今非其姓不殺而
聽願棄承宗派令眾一為出禪而之僧多與
下諸山振揚佛法無統紀仍於後行願還俗
司一僧正兵驗倚後郭縣分僧會司驗本縣僧雜

天竺志卷十一 四

處民守清規以安禪者佛處會眾以成
叢目演以導愚講者亦見四秋妙
音之演以導愚講者亦見四秋妙
眾之母勞之密之教應俗之說斯教可以訓世
天下之說其佛之世應俗之說斯教可以訓世
教陰翊王度可也
住令出後敢有不入叢林仍前私有眷屬
示眾容隱窩藏
者流三千里有能忍辱不居市廛不混時俗
入令出後敢有不入叢林仍前私有眷屬
一崇山刀耕火種侶影儂燈甘苦空寂冥於林
泉之下意在英
靈出三界者聽
洪武二十七年正月初八日欽奉聖旨自佛去
官諸祖暉佛之道所在靜慮不出戶牖明佛之旨
官民擢向者累代如此效佛宣揚者智人也所

見佛道永昌法輪當轉逾年以來踵佛道者未
一名易姓潛入奸邪無籍轉逾年以來踵佛道者未
乞特者禮部所毀辱之徒道足無異
籍合避者不許奔所毀辱之徒道足無異
一門者禮部所毀辱之徒道足無異
煩難答罪傷一佛若此舍已獲到官治令無
公廳跪拜設官罪傷一佛若此舍已獲到官治令無
一擄凡稅釐仍賜田免稅人全免者去僧不許
一官府稅釐仍賜田免稅人全免者去僧不許
一若欲住糧免稅人全免者去僧不許
一而府說住糧免稅人全免者去僧不許
施財而齋者納之受
施財而齋者納之受

天竺志卷十一 五

一取僧有五妻室如許諸人捶辱之更索
一聽容不還室僧如許諸人捶辱之更索
一私邊遠充軍者棄離許諸人捶辱之更索
一揚佛教奈庵軍者棄離許諸人捶辱之更索
一為求布施何僧多不才其人方與和狎其僧便
寺今後秀不近心多不才其人方與和狎其僧便
鳴呼院坐食依朕人并諸飯色人等無故入
諸方不難干於朕人并諸飯色人等無故入
豈不難干於朕人并諸飯色人等無故入
豈不難干於朕人并諸飯色人等無故入
官僧高者如行善者久慕之請大昌榜示之後
成祖文皇帝聖旨永樂十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宣

僧錄司右善世一如等於西紅門當蒙願賜一

如佛像二軸佛骨五塊鈔一千貫諸佛菩薩名

稱歌曲大小三本當即入見欽奉聖旨等為朕如

編類禪宗語錄來看欽此當即題奏中間合無

去取奉聖旨祖師說的都是佛法不要取去取欽

三月初三日宣一如等八人於西紅門欽奉聖

旨將藏經好生較勘明白重要刊板經面用湖

多祥綾當又欽奉聖旨每行一面的皆用十七字

聖旨寫來看欽此一如進庵於內用作門裏奉聖

旨你兩個做僧官較藏

七月初九日一如等於御用作門裏呈看僧人

子謨等六十四人所寫字樣奉聖旨好當題後

遺欠寫奉聖旨只就今日好日揀好寫的又題

唐太宗刊的藏經前而有御製三藏聖教序今

聖朝重刊合無亦用序

九月十二日一如等題奏藏經目錄裏面師是

錄內合無編的佛名經律論後各宗僧傳目

奉聖旨高安在後御製心經聖朝諸咒又奏太

有法上等經前多有寫上又奏奉聖朝如唐太宗

無寫上等經前多有寫上又奏奉聖朝如唐太宗

天竺志卷十一 六

永樂十八年正月十六日早宣一觀燈奠十七日

思擴未至二人於西紅門見著較看師于畢較問

旨上緊用心得又當奏云已七番較過好了奉聖

有旨云云著人尋你如何不見奏云在後面有看

旨云云與燒餅各一十齊奏云不會又奉

七月云與燒餅各一十齊奏云不會又奉

太祖皇帝日取到各處高僧命奉天門口題奏昔

帝御製佛序佛菩薩名無寫入藏刊板內有太祖

三聖朝佛菩薩名無寫入藏刊板內有太祖

又十卷佛菩薩名無寫入藏刊板內有太祖

石上明安一經藏板後留安何處不寫對聖旨

取來的在刻安一經藏板後留安何處不寫對聖旨

在的有刻安一經藏板後留安何處不寫對聖旨

奉聖旨有病難著他回去如今寫經的都念經

我的寫經也難著他回去如今寫經的都念經

御製

宋孝宗皇帝誦金剛般若經三萬卷製割降上竺

住持誦法師曰為多今仗般若為除此過庶使

承羣生脫

宋眞宗皇帝製法音集一部大中祥符二年癸丑

春三月又製偈曰但傳安心在少林不傳經教

妙御深來又自寶祐六年十一月製上天竺觀音

四七册 77

354

太祖高皇帝御製竺隱說賜僧錄司左善世弘道
曰竺隱稱自以為奇不知色界之道無盡法界
之道無窮斯如幽乎顯乎有相無相其世之君
子小一橫誠如十又若茲在雕弓其志矣且
竺西人故有馳名也我今爾智僧此立為利爾
道於此而隱之國承如土教界指迷者如暗利
濟時放眉不彰之毫相光乃大以隱自任破也且
隱者生豈不彰之毫相光乃大以隱自任破也且
彰不隱也吾所不取至者人明其幽任破也且
必在彰道不顯終口乾乾汝若聖人有德
然哉

皇明慈甯皇太后賜上天竺觀音瑞蓮聖像御製
贊曰惟我聖母慈仁格天感斯嘉兆厥產瑞蓮
加人土像圖寫流傳延國福民霄壤同堅

其年月上用慈聖宣
文明肅皇太后之寶
召問

宋孝宗於隆興元年秋七月初臨幸上天竺寺
是殿北面未展敬次間住持若訥曰拜是不拜
乃若訥對曰拜則遞相恭敬不拜則各自爾尊

乾道三年春二月駕幸上天竺問光明懺法之旨
四大天王下臨土宇護國護民故佛說金天之
明三昧之道後世祖師立為懺法以資諸天之
威德故帝王道士
皆日可修持上悅
卷一曰上問佛法固妙安得如許經
九年春正月七日召左街僧錄若訥入對選德

殿上問天竺緣起及大士靈迹若訥對曰起自
僧道明者結庵山中夜每見前山發火尋之得
異木取而刻為觀音像夢神人曰明王洛陽
僧來可求舍利果得舍利三顆置菩薩頂中
每有請祈靈感特異開寶間吳越國王錢俶
白衣天竺吾居處甚陋覺問越王錢俶
其殿宇抗天竺看經院英宗治平間陳文通
襄繼守杭天竺看經院英宗治平間陳文通
上曰又問法華經旨隨下宸翰表章成大利
上曰又問法華經旨隨下宸翰表章成大利

一日又召訥法師入內講圓覺經至於此虛
六塵則不能誦曰心本無形因塵有相
塵滅心滅真湛然若手書其語乃斷疑喻金
上又嘗問金剛之旨中若波羅蜜問如是釋疑
剛力故無著論云此金剛波羅蜜問如是釋疑

是故金剛二字文雖出此義實通諸般若作譬
故持誦者福重功深上曰朕日讀此經今更命
萬卷矣

孝宗又幸天竺駕飛來峰上問淨暉法師曰既
不如一靜已而駕至上天竺寺上問觀音亦持
數珠念誦對曰念觀音上曰何故自念對曰求
人已上悅

理宗皇帝寶祐三年值天基節詔上天竺佛光照法
師人對上御延和殿賜講華嚴經皇情大悅曰
是不同厚齋齋幣上又問無諍三昧之旨法照
對曰按般若經我無諍三昧而欲也於無諍三
天親論解曰無諍三昧而欲也於無諍三昧之
提不最得無諍三昧而欲也於無諍三昧之
上首肯久之

太祖高皇帝洪武改元召江南有浮圖待問上天竺住持慧日法師奉詔入京上御奉天殿僧如魚貫而見時慧日年最高白眉朱顏列班之首上問以升濟沈冥之道慧日備述其故上悅顧眾言口邇來學佛者惟飽食優游沉埋歲月而究其義苟有不通質諸白眉法師可也

賜資 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癸丑春三月賜上天竺看

經院額

仁宗皇祐七年八月賜靈感觀音院額又賜祕典三十卷為教藏

天竺志卷十一 十

高宗紹興元年賜祠牒并捐兩浙祠廟施錢令轉運吳宗哲張綬之修造上

其壯麗

三年莊田二十頃

七年二月賜沈香龍十四金香爐一

孝宗隆興元年建藏經閣賜御書轉大法輪之扁

又賜御書

二年賜雲感觀音寺額又賜七寶冠一

九月御書法堂并五百羅漢關

十月講雨輒感觀音寺額

乾道二年三月賜若訥法師

三年額皇太子書

二月例賜帛五十疋

八年二月賜錢法藏經閣額

淳熙元年賜福州內務建閣額

十一年賜秀州法一十頂詔住持師覺承領又

甯宗慶元元年五月賜法善照宗

二年十一月賜成慈惠皇太后

開禧元年賜住持妙復

二年七月二十二日賜錢建十

嘉定六年賜崇德田

四年賜住持文果

淳祐元年賜大士像及御書聖教字

五年九月御書新五百羅漢閣賜

八年冬祈雪應禱救法照法師管教開公事賜

九年玉宸彩衣賜七寶冠璽修造祠牒十本

本年九月佛光明加賜金錢萬餘特書法照賜號

寶祐元年三月賜度牒二千本賜金襴袈裟

十年賜法照入對延和殿

三年講華嚴經厚賜齋帛

天竺志卷十一 十一

十一月上御復古殿宜若誦進見以皇妃

五年九月特賜法照金香盒

六年明禪賜如初賜封伽藍神福祿靈濟公

景定二年賜妙鈺白雲二字復賜紫金欄

度宗咸淳三年秋禪晴輒應賜祠

六年三月魏國公鈞資俸資為法照建天巖壽

塔

皇明成祖文皇帝永樂二十年十月初六日上御

僧錄司一如刻絲觀音菩薩有旨問云你道是

天竺志卷十一

成化二十三年

太皇太后周賜沁金銅觀音聖

嘉靖十年

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賜旛袍修

嘉靖三十八年

唐世子施旛

嘉靖四十年

楚王施旛

宜春王施旛

嘉靖四十五年

崇王施錦旛錦袍修齋三晝夜裝塑天王四像內

龍女殿石臺一座裝千手眼觀音一尊左右善才

萬曆辛亥年

神宗皇帝遣中使李承恩賜珠

萬曆戊子二月

中宮皇太后賜錦旛二首以

崇禎甲戌四月

潞王施金扁一道大

崇禎戊寅七月

中宮皇太后周專遣戚晚周金吾賜

宸翰

吳越國錢忠懿王賜手書天

宋高宗御書上竺額曰

孝宗御書觀音之殿

隆興二年秋九月御書靈感

孝宗又命皇太子書觀空靜域之額以乾道三年

書法輪寶藏殿

淳熙十一年東宮書歸隱二字賜慧

理宗御書心經及書聖教序同大

十一年九月御筆特書法照號佛光法師又

悲經廣大二字聞奏大悅加靈感之上
牌座殿扁字額皆親灑宸翰以易之

寶祐元年九月庚午詔佛光復領寺事十月大書晦巖二字以華其號

又御書巖峯堂三大字
以侈佛光生緣之地

六年十一月又御書親製觀音記登之石

景定二年十二月御書白雲二字賜上竺住持左右街仲鑿法師妙錫

臨幸

宋高宗皇帝紹興二年幸上竺寺

四年九月又幸

五年乙卯九月丙辰又幸

孝宗皇帝乾道元年幸寺

天竺志卷十一

西

二年三月幸寺

三年二月幸寺

四年九月庚午從太上皇幸寺

淳熙二年春三月幸寺

十一年又幸

光宗皇帝紹熙元年幸寺

甯宗皇帝慶元元年五月幸寺

四年九月幸寺

嘉定元年幸寺

六年又幸寺

十二年幸寺

十六年又幸寺

理宗皇帝紹定二年幸寺

端平三年幸寺

嘉熙四年幸寺

五年幸寺

淳祐元年幸寺

七年幸寺

八年幸寺

十年夏五月幸寺

天竺志卷十一

圭

是年冬又幸寺

寶祐元年幸寺

三年幸寺

是年又幸

四年二月幸寺

五年九月幸寺

景定二年九月幸寺

三年七月幸寺

度宗皇帝咸淳元年春二月幸寺

是年復幸寺

三年又幸

四年八月又幸

五年八月幸寺

六年三月又幸

諭祭

仁宗昭皇帝欽賜祭葬上天竺寺天巖山一如法

師諭祭文曰維洪熙元年歲次乙巳三月庚辰朔初九日己卯皇帝遣禮部員外郎丁鑑諭祭於故僧錄司右闡教一如維靈深明宗旨精專戒行解脫塵緣眾所敬服殊膺國命俾長緇流方期化導愚冥不聞釋教屬茲圓寂良用感悼茲特遣人賜祭性靈不昧尚克享之

天竺志卷十一

夫

上天竺講寺志卷十一終

杭州上天竺講寺志卷之十二

天目山三學學人廣賓纂

宰官外護品

側聞遊諸國土現宰官居士之身治此郊圻擅外王內聖之學心勞密行蹟著異聞乃若朝廷屢寄以麾符天下並思其風采剗心檀度刮目藻揚斧斤土木而適合時宜翰墨文章而善弘佛事是皆莊嚴淨聖之覺場表帥烝民於神道者也况茲大士旱乾水溢凡禱捷臻饑饉苗傷有斬響答山川之祀陰恃以祈天兵革之鋒閭

天竺志卷十二

一

彌於向日五馬望塵遙拜雙龍載路羣歌得非民命是憑政聲斯藉者哉加之道德所居慈悲兼獎蘇趙作家而神交臻辨賈秦誤國而心服晦圓別多折攝之方綽有經權之妙遂令津梁後進城壘當時虛心咨請者忘疲極口頌稱者匪妄外侮攸禦非類自悛故曰孔門有季路使惡言不入於耳也志外護

師友

宋趙抃

字闕道熙寧三年四月以右諫議大夫給事中資政殿大學士知杭州十年五月再守杭與天竺辯才法師道契嘗贊之曰阿師去天竺山奈鬼亦哭天竺師復歸道場生光輝及

致政會於龍井號二
開人作閉堂志其事
蘇軾號東坡居士熙寧三年六月以直史館通

宋蘇軾判杭州元祐四年三月以翰林學士出守

杭州一屏卻支才不
曉和松扉白雲飛嘗
掩簾惟見觀音前權
刺度乃以度觀音前權

詔慈生祠於從諫住
立公生祠於從諫住
靈鷲寺後於從諫住

宋秦觀字少游元祐初
題詩遺其寫才外契深
和記又寫才外契深

宋李偃字和之徙楚刻
而李偃字和之徙楚刻
杖亭紀其因建植

天竺志卷十二 二

宋尹焯字彥明紹興中
問何士也迎觀音為對
方大士也迎觀音為對

郡守蘇子瞻嘗問辯才
多密行非
可盡識

高麗國王弟僧統義天
以母不可捨送荷與
橫荷今僧統賢於紀
背母使憂憶乎義天

有貴客謁柏庭月法師
影處全

王孟公請益上竺咸法師以十六觀義咸曰佛在
外而提封不越方寸若克
循觀道則往彼非遙也

資政學士鄭公問咸法師楞嚴八還之旨咸曰迷
八法眷亂達大
觀者一念自反

郡太守入山見池中紅蓮問咸法師曰既白蓮
開紅花咸曰山中并喜君侯至任是無情也改
容守又指看經羅漢曰既無學如何看經咸

何不羅漢背云
趙彥肅嚴陵人登慶元進士洛學之翹楚也嘗謁

示生同居先苦諦也又問諸大乘經多奇詭駁
人來至法華何其平易印曰羣機未熟必先動
彥肅好誦佛氏此後嘗謂門人曰法恩逾於父

天竺志卷十二 三

秦檜嘗問上竺圓智法師止觀之義一法耶二法
者止也可鑿鬚眉者觀也法界寂然

陳行婆見慈辯諫法師師問修何許久婆稱修行
多見善知識師問如何指示婆曰直截根源也
不信經又不念佛師云錯了也因爲說法婆既

信施

五季錢忠懿王弘微文穆王子也石晉天福四
日吾居處甚陋覺而廣其殿宇改額曰天竺看
經院王爲人崇信大法前後造寺數百及歸朝

爲僧

爲僧

爲僧

爲僧

爲僧

爲僧

爲僧

爲僧

爲僧

爲僧

爲僧

爲僧

宋張去華 襄邑人咸平元年以給事中守杭州自正

因作諸福事 禧之甘雨隨澍

宋蔡襄 治平二年二月以端明殿學士禮部侍郎

襄院額揭為書所 襄院額揭為書所

宋陳軒 字元與建陽人紹興元年八月以龍圖閣

廟錢軒修造令府事奏上賜以祠躒并錫兩浙祠

立琮石 琮石為

宋丁謂 諱不測道杭人擅移皇家殿崖州司戶疏

後以此疏寄京師知已至達睿 見因得不死亦佛之借力也

宋相國吳履齋 清祐九年九月給省割減下

沙莊沙場沙地八分稅之六

宋侍制韓大倫 景定五年述其大父莊敏公舊施

石以勒 天竺志卷十二 四

宋秦檜 與上竺國智法師善檜嘗問智以止觀之

岳飛惡聞岳修字上竺觀堂佛山人曰按此檜殺

借應悔懼之意在僧近敢露解冤釋結之情但

作意陰 施子漸近佛家以冀真謨檜立心

暗如此 元別兒怯不花 至順元年蘇廣西都元帥為江浙

也淮東聞杭大行省仰天揮淚曰我年拜左丞相行

不響無 天竺無 天竺無

著作 著作

五季皮光業 襄陽人日休子也貞元初為鎮海軍

經院靈應記存 天竺觀音

宋李照 時以大中祥符七年集賢學士出為杭

甚詳後州司理 天竺看經院靈感觀音聖像記

宋蘇轍 字子瞻高安人自翰林學士門下待郎元豐三

訪才相 相好尚隔南山作三詩寄之辯才卒子由

銘為塔 銘為塔

宋楊傑 無為人元祐中為侍郎與蘇才法師分治

其弟義滿 天問法慈辯法師贊

宋宋之瑞 師光祿大夫也清熙中講上竺慧光法

若訥諡宗教廣慈大師普照塔銘

天竺志卷十二 五

宋趙時逢 持官提刑紹興五年二月甲寅住

宋李綱 高相南渡建炎五年召為右僕射擢

乾道黃潘 元善汪伯彥所議遂罷提舉宮然振飭

碑文十六 觀堂上彥若訥法師入對稱旨發幣金

宋陸游 字務觀學士也慶元四年九月詔

其之二 殆與二若年上嘉其行御書復為之額以前

宋樓鑰 月廿四日賜吏部尚書內觀也成鑰為之說

宋文禮 十目觀禪賜部尚書定元觀堂成鑰為之說

宋程公許 刑部尚書兼記為元觀堂成鑰為之說

起居舍人兼直

宋林希逸 官中大夫直學士為

宋尤焞 書法照賜號佛光法師為宗御筆特

宋文及翁 兼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讀為撰

元黃潛 一碧萬人博極羣書發為文章如澄湖不波

元盛熙明 善誦佛書深達梵語嘗禮普陀山上天

國朝宋濂 金封城日感應祥異日與建沿革

姚廣孝 祖吳郡人初為沙門嘗備大明山居選侍成

楊復 吳興人累官中順大夫大理寺少卿正統已

商輅 涪安人蓋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太子少保吏

趙寬 政吳浙江人賜進士出身中順大夫奉教總理學

夏時正 成化癸卯為選上天竺修造記

天竺志卷十二 六

江瀾 仁和人以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文林郎

魏驥 蕭山人以資善大夫南京吏部尚書致仕奉

徐江山 號六橋官至奉調大夫尚書少卿嘉靖

諸大綬 嘉靖王戌為雷侯柏山公遺愛堂記

宋呂濬 皇祐三年以起居舍人守杭州請天竺住

宋孫沔 皇祐五年以直學士給事中知杭州開

宋沈遵 字文通皇祐七年八月以起居舍人知制

宋張詵 字元豐觀音院龍圖閣學士知杭州以

宋翁彥國 宣和六年以徽猷閣學士知杭州奏以

宋康允之 建炎三年以徽猷閣學士知杭州奏

宋孫觀 紹興元年以佛照大師智聖為住持時丁兵火賜

天竺志卷十二 七

殿及祠建後

宋梁汝嘉

紹興三年以龍圖閣侍制知府事

宋鄭清之

丞相也端平三年奏上為住持

宋吳潛

兼監吏部尚書熙寧五年以中大夫試工部尚書

宋趙與憲

清祐七年以資政殿學士兼觀文殿學士

宋史彌遠

四明人當國日奏列五山十利比丘住官

出小院

華彰著者拾級而陞當時列上為禪院

教院第五

山第一山下竺為第二山中竺為禪院

元高納麟

河西人太傅靈國公之子用名臣子入

州總管

至正元年靈山天竺寺災麟敦請東溟

日法師

恢復之四年仍請主上天竺寺護法股

植然也

斷禁

宋趙清獻公

熙寧三年及十年以資政殿大學士

極用情

兩知杭州故民稱大資相公於靈竺

典聖法

安南院光福院及居士沈明梅承遇張

僧壽產

地山園奏請判還本寺承禁勝掩比之

五岳四

准並行至今影射籍四向形勝掩比之

聖旨依

准八月詔臨安府井上竺講寺以愚

宋咸洵

四年秋後培植禁伐加後湖構橋用接山

元高納麟

守抗有政績及為重罪又奏設崇教所

以治僧獄訟

國朝雷鳴陽

雲南人嘉靖間公倅青州海寇亂公

其病先

是靈州皆有先朝賜山萬畝僧善而

皆以負

郭山加餉而重役隨之歸佃戶害則

當官詣

寺皆承買納餉當役僧得僅存寺有遺

碑愛

嘉靖三十年孫置之法井其徒正修多

孫孟

郡太守也嘉靖二孫置之法井其徒正修多

嘉靖間

海寇亂督府宗憲胡公嚴造海舟墳墓大

孫沖

萬曆初年為錢塘令故獨保全里

陳善

郡紳方伯也載府志論云李氏謂天下

亦川

觀色匪特建置之蹟者能無微平哉

山可

集觀而入全盛之蹟乃唐名守袁平所

政一

亭慶鬱者松遊或為觀行者藉蔭亦美

中竺

今所屬者或為觀行者藉蔭亦美

非故

木今不嚴其防戰昔賢遺愛疎靡均莠

懷者

思保其蔽而蒞治君子其毋以政蕩然矣

萬歷年

間杭嚴何公寓所憤因致書雲棲運大師

兼行

誘導

運大師

復以書曰我公祖乘風願力現宰官身以

蒙論上天竺事謹陳白如左唯

我公祖

乘風願力現宰官身以

宋孝宗皇帝消熙元年賜盤雲檜二本蓋唐相牛

物也植之上竺殿階下以爲佛供其枝幹

辨才法師手植千葉山茶二本池上自宋應元柯

葉暢茂若有呵護冬之時嫩蕊含非繁

宋吳說書九里松扁乃秘閣吳師禮子世工翰墨

以已書屢書不能

宋范仲淹皇祐元年自知鄧州移知杭州吳中大

使貧至賤可大興土木之役於是諸寺鼎興工作

宋曹澄督建上竺法堂并五百阿羅漢閣

宋理宗御書上竺天台教寺額

天竺志卷十二 主

宋蔡學士襄書靈感觀音之殿

丞相京鎧紹熙五年書兩峯堂扁

國朝曹國公李文忠書上天竺三宇山門額

潞王淨甯書曰大慈悲父

翰林蔣暉書曰圓通妙境

工部吳涵書曰慈悲感應

知府李文奎書曰淨聖

按臺劉士楨書曰自在慈航

按臺王範書曰慈航濟世

經筵姜逢元書曰普照大千

撫臺尹應元書曰塵海慈航

古虞徐觀復書曰一音圓照

吳興潘湛書曰良哉淨聖

雲間楊萬里書曰靈巖慧照

工部朱廷煥書曰慈航廣渡

杭兵道吳伯與書曰觀察法界

撫臺熊奮渭書曰望洋彼岸

鹽臺馮垣登書曰不可思議

祭悼

宋蘇端明軾祭辨才法師文曰孔老異同儒釋分

天竺志卷十二 主

相攻我見大海有南北無持破垢淨皆空講無

維大我師自戒定通律無如常撞鐘如一月水

如萬事理皆融如一不勤山有終遇物而應施則

無窮我初適吳十一年公雖有辨珠禪有瓊高

後二我獨容此翁又去矣後生誰宗道俗

白叟黃童改容復來已許於中井龍我知去將

安從無他人莫寫我必

佛光照祭禮禪師文曰維清已朔十四日丙午天

竺山法照謹以湯茗果饌之奠致祭減翁禪

下瞻太白兮芒寒獨兮梁之渚風蕭蕭兮木葉

竺庵罔祭上天竺覺幻師長和尚文曰維師教範

策我勤讀攝之以慈誨之必穀日漸月積後存
濟醜不念至愚期成欲速不衣匪昏不燭師之
深恩周報慙慙將期有侍遠嬰疾篤奄奄兩眞歸
露晞電屬於戲哀哉音不在耳容不在
目悲風滿屋雖欲不哭焉得不哭尚享

國朝忠肅公于謙弔祭古春蘭法師詩有序曰春

法師先君方外交也昔子彌月時師赴湯餅之
會嘗摩子之頂曰此兒他日救時宰相也已而
超戴知學先君數以師言警子及登第拜官日
恐負師言以貽瘵廣之羞茲嬰內艱家居改葬
先志於三台山盤下而師與先君不可復作矣感
時追善祇具蔬盤茗與先君下爰賦詩一矣感
頂昔子之耿耿云維那正法眼沐鑑獨先知律
緇拜莫香臺下
憶師那正法眼沐鑑獨先知律

鍾我靈撰祭春山師文曰時浮玉龍從若水融融山

天竺志卷十二 古

英秀瑞氣所鍾篤生詰人繫惟我翁菴城世膺
錢氏巨族多文如玉翁於神齒送脫
塵緣雪霜志艱苦備全少壯指握手足既
肯厥堂構訓青後賢森延覆郁桂蘭盈前坦
應物表無黨偏詩頌溫易著謙宣聖飄然
梵網精嚴六時禮誦人天起慶壽齊聖典
上仙哲人其萎哀鳴昂能不高山失抑爰
陶鶴春韞秦鸞臨風設冠黍稷必芬薦
以芳芷雜以香薷惟翁之靈來格來歆

上天竺講寺志卷十二終

杭州上天竺講寺志卷之十三

天目山三學學人廣賓纂

風範隆汗品

側聞世間風氣或絳地氣使然方外道情多爲
俗情夾入流而不反習以爲常故尊者發水乳
不如之歎感眾生寢薄於福緣而如來遺獅蟲
自食之言痛後世殆傾於慧命熱心千丈苦口
萬端賴有旁觀不憤夙願未弘再來爲道德泰
山間出作人天北斗冰清教海粉碎魔宮更游
戲於不思之場乃攝伏其疆陽之類是所謂有

天竺志卷十三 一

開必先無往不復者也上天竺當辨老住山羅
權臣之虐及胡元入主賈宣政之懲頃於萬歷
大挫三門借有司齊之以三尺不能遇知識勸
之以一絨此蓋羣居無紀坐弛有秋好修者密
自好修眾非其伍不肖者甘爲不肖職莫之繩
遂爾因果好旋臥九里松間者何物賢愚品隲
載三天竺下者斯人故曰董狐古之良史也志
隆汗
神異
辨才淨法師之住天竺也善持咒水飲病者輒愈

杭人尊事之

辨乃大出錢疾甚窮九年嘉興縣令復平人令患

詩曰始得疾時見秀州令素願其百即馳久之遺

問待君至自是屢來且幽獨冬月夜開之

枝露灑而因至其家除地為壇日復觀音像

坐引兒問曰汝居何處度臨風學舞腰師曰

柳姓乎吳山無人居久何風學舞腰師曰

迷已逐物為所轉溺於邪淫無辜汝今當知

解脫非魔非魔即法界我今返為汝宣說楞嚴

神咒汝當諦聽既往過怨返為汝宣說楞嚴

功汝號泣不復有云是夜女一子謂兒曰辨才對

飲作詩曰仲冬二七是良時江下無緣與子期

見秦少游曰予聞其事久矣元豐二年

東坡有子四歲不能走辨才見之為摩頂即能奔

走坡贈詩 見題詠

吳僧文捷戒律精苦奇迹甚多能知宿命然罕與

人言子羣從遊為知制誥知杭州禮為上客

舍人誦咒何故闕一未有人知捷往問捷曰

下公更三年為減生時與揚樂道侍制聯曹然

日職任事權不為減生時與揚樂道侍制聯曹然

甚樂會夢樂道相過云受命與公同職事所居

十九矣明年秋捷忽使人與文通訣別時文通

在姑蘇急往錢塘見之曰公大期在此月

何文通如其言馳還別骨內是夜無疾而

捷常持如意輪咒靈變於琉璃中捷行遠之

速則舍利亦捷行緩則舍利亦捷行遠之

事之甚謹就空餅耳舍利遂與之封設甚厚

見觀音像衣上一物蠢蠢而動疑其蟲也試取

歸子家至今嚴奉蓋神物

孫莘老知湖州日問文捷曰呂吉甫如何捷曰只

甫更有一人白皙而肥一人美髯而長後三年

上竺首座德賢女一室女為祟所撓未師治賢至

賢法師臨終謂左右曰莫逃門人造像以鐵固其

頸及金虜真珠王子兵至祖師殿眾像皆倒惟

德賢像不動虜怒令斬之不能入乃積薪縱火

薪盡而屋如故

齊玉法師早井竭玉為驛宣和六年住上竺值歲大

注因名夢泉

初慈雲懺主真福感諸天之護持世傳為墨寶後

兵失去既久迨竺隱法師為任持重修佛期再奉

等交贊謂懺法弘通之兆也

盛事

辨才法師悟法華三昧有至行弘天台教觀號稱

第一東吳講者宗向之時秀州有狂人號回頭

建淨圖為吳人福田施者雲委然憚入杭以辯
才不可欺故也不得已既來先已錢十萬請上願
天竺僧且造使通問曰今以修造山川增勝用
言先至喜慰可量承以道建淨檀為飯僧不知
竊問教以明辭不計互用聖者撰疏明也狂人
白佛當其徒弟且報章即令撰疏明也狂人
驚家兒須具眼始得彼誠聖者撰疏明也狂人
出安知爾曹虔請於明就聖者撰疏明也狂人
佛同齋即如法嚴敬讀疏文焚之明日方率眾
皆服見德共著林間錄

蘇子瞻元豐中為郡帥杖策訪辯才於方圓庵及
送至風篁嶺左右曰遠公過虎溪矣辯才笑曰
流遂作亭嶺上曰過溪亦曰二老亭成辯才
作詩呈府帥蘇公與參寥子錢觀屬和之

天竺志卷十三

四

高宗自紹興二年臨幸上天竺寺詣大士前禮拜
進香設素饌於白雲堂先期三日命鑿儀司除
以下百僚俱扈從九里松行道為之擁塞自是
以後每朔望遣中使齎香獻供勒為定規
宋時二月十九日上天竺建觀音會傾城士女皆
馬陸園丁競以名花荷擔叫鬻其音中
律呂黃子常因作賣花聲辭時多和之
寺僧承顧刺血寫經多種十一卷今存塔院房
自勉

山中亦有美俗僧相戒不說不美事此類有隱惡
而作聲山下居民皆應喊此類有隱惡
意又僧輪流當家能者數十年不能者一二
使房業不致消廢又一支傳流不能者一二
收師弟此免分析爭競亦是良法

僧杲兩峯者少時豪宕房業漸廢一且以家事付
水數日作偈其徒日齋誦不輒積十年餘微疾飲

天巖有白頭僧生無過死三年夢其徒曰余今尚
汝陰司積數飯限我食盡真水厄也

寺有一僧初甚貧後頗溫飽少年無一錢取溪中
礪石往城換木魚持以西溪比

寺僧春谷機智多謀與僧月中空知交素請少林
身為頭目希蓋前愆行軍時谷設謀於寺至是挺
棍示賊有為神兵遂敗遁後復奮臂率闖陣亡

拓林今列湖上宗將軍廟

天竺志卷十三

五

衰鄙

宋呂惠卿與吳精進寺僧善時緣惠卿入相使文
捷主上竺遂辯才歸於潘巖恬不為意逾年呂
勢敗朝廷命辯才歸還東坡贈詩曰師去天竺
山空鬼哭菴山人曰文捷乃一奇僧故呂敬而
馬依邵古菴山曰文捷乃一奇僧故呂敬而
主之然辯才又正而奇者捷不得掩之也辯才
復天竺未幾不欲與人相形退避龍井則去捷
遠矣見七

或者謂今天竺僧中有一二不習上者精規掃地
大士殊不加譴其靈安在哉邵山人答曰大士
法地也并穢之事不得罪於大地而得罪於王
而不漏者如日有司者耳大士何譴哉特諸佛
子往昔曾經供養云云大士故今受其福庇今
奉頌藉古云云

又曰天竺路旁有五官不備四體累露膿血
納賦匄鬼呻痛楚不刀山而獄所請人而餓
慘如人而禽獸各隨其地獄也諸佛子勉之哉
靈竺既無沃壤客為活謂之編頭種田交民止以香

宿客僧不香紙今之權上田往年僧俗相約俗不
橋牽裙不切齒在賢護法痛懲之庶俾大士得安
思深可切齒在賢護法痛懲之庶俾大士得安

僧官舊止本等服色猶存清高微意至屠府尊始
色上竺僧官製紅綠縞紗圓領大節珠不自城回
其後新住者於布政司換文書特加數金添
冠帶二字其外起輪如赴任狀觀者塞塗所以強

天竺志卷十三

六

慧珊本圖周氏子為都事攝差徭世途機僧也
守以擅伐路松為僧後者認於府濟之且乞鎮
云珊老虎撞著俊羅刑追度遂落僧籍寺有該

天竺僧多致舉債或難之對日世間豈有不欠債
笑五十年前已有又豈特淵運而巳外餘虛名
真沒髮五十年後又豈特淵運而巳外餘虛名
玉其相而敗絮其中

寺有陳光明者跡經不混一其善信云向以油供
者多初開山因地瘠人曰油甚肥因用以
糞地遂致雙目失明悔懼禮終身不輟
廢弛師子之蠹也
宋薛師魯左藏官瀆祜十年冬十一月規占上竺

許即渡江東歸是日適理宗臨幸祈雪中使鄧
惟聰奏聞之上即命內轄令欽行禁渡照回

宋張閣初觀四年知杭州兼領花石綱先是政和
僧一花皆以石可玩者為蛇蝎天竺石面靈桃并石昇

王臣者襄陽人幼為公侯與王家善幻術攝人
手植山茶非自嬰為則動與龍石無根藤與才

僧寶珠者創新庵於白雲巖願弘敬幽寂一山鹿
元因通政兄勝不睦互相訐告次徒先以茅狀
披馬通政兄勝不睦互相訐告次徒先以茅狀

天竺志卷十三

七

辯才法師骨塔在老龍井山中萬歷間村鄰老父
為後僕書出乃施米二石明年計逐之令僕居守

競傳為郡城李紳平夷之學人曰宋僧道德
以勢也趙清獻蘇文忠之外護生不能死不能文捷
若也劫其住持有文三龍井之法嗣死不能文捷
李宜於下竺無緣是皆果有定業在耶憶唐省之

舊樓鐘守宋秀取入城嘉靖三十七年樓復毀鐘
命取廢寺敗鐘鑄佛郎機磨下乘勢奪取及上
命取廢寺敗鐘鑄佛郎機磨下乘勢奪取及上

竺僧厭訴於雲間
潘伯思白而止之

乳竇峯下有多福寺

與上竺一澗之隔耳廢於嘉
靖末年至隆萬間柱礎猶存

蔭聽泉以詩曰水弄潺湲遠梵宮玉音飛去
已成空門前翠輦無人問溪上青山舊日同芳
草有情還自碧野花無恙為誰紅不
堪消歇悲前事萬壑寒濤獨夜風

遺臭

僧采新方者也

三人號為石灰布袋言其著處有迹
既清且白矣而古庵山人曰以石之確從火之潔
受此口玷寃哉

僧亦號古春者

北人牛都督供於廣菴穢行且待
其徒甚薄夜約青州兵劫之以未

香焚其
臍而死

寺僧圓週

狠心返俗廢其祖墳穴路逕使穢
踐書為鼻逆窮餓而死此為華報

天竺志卷十三

八

蕭山李金庭

名東瀛杭有數鄉紳皆其故人藉其
勢流寓上天竺凡事必至為處分壽

文號輒輒詩皆出其手當修上竺志則以時文
之學勸竊禪文詩才庸腐以學究本志則以時文
手段偽撰皮日休李綱碑文及岳武穆宋元諸

賢之作至太祖撰竺隱之文因本寺失之而亦
偽撰一篇蓋事不欺心欺筆不秉直狗情遂意造

幻誣靈欺人而石難別不疑而至於欺佛書大妄
載真贗混淆玉又今律偽傳聖旨當置何地可

語成墮無間獄又今律偽傳聖旨當置何地可
歎哉以上並載

郡古菴七識

寺僧戴範

嘉善人有勇力善拳法目無三尺燧破
五戒淫暴醜賭致累房業問祿一光敗

輿法門毆辱長上合寺法不容崇禎間伊祖及合
寺公舉告憲批府郡侯法究驅逐下山種種惡

款具載伊祖稟揭
附卷今蓄髮歸俗

上天竺講寺志卷十三終

杭州上天竺講寺志卷之十四

天目山三學學人廣賓纂

詩文紀述品

側聞白傅之詩宛是題茲天竺坡仙有跋獨云
書彼虔州但既傳神何妨借重况其太白之豪

游時有山無寺參寥之富詠者是宋非唐士葛
參寥與龍攷降靈神木之初乏志瑞詞華之選

泯丁飛善攷降靈神木之初乏志瑞詞華之選
惜無好事孤此窮蒐僅壓卷於二蘇庶張軍於

殘李者也然而對景抽吟半落徐凝之洗惡登
高撰賦卒難謝眺之驚人蠢爾東瀛廣為下里

冒元人於宋首目不識丁溷麥氣於檀林刑當
坐剝可勝歎哉且夫選例辭專史料雜贅名公

鉅札擬一字於千金諸祖緒言撰全身於半偈
縱曰壽諸金石奈何殃及兵烽或鬼祕於燼餘

或神棲於蠹末摭茲屑玉類彼晨星殘編斷簡
使名山之文獻可徵堊吏稗官即委巷之叢談

有據讀其遺製湖山之景常新攬夫鴻篇禪宗
之規可溯故曰志者記也所以備遺亡之事也

志紀述

題詠

志紀述

志紀述

志紀述

志紀述

志紀述

志紀述

志紀述

唐李太白送崔十二遊天竺山
還聞天竺寺夢想
懷東越每年海樹

霜桂子落秋月送君此地遊
流芳歇待我來賦行相隨浮溟渤

又與從姪杭州刺史良遊天竺山
寬慰樓臺三山
懸想鐘樓三山

動逸興五馬同遊天竺森在眼
歸雲測變化弄水窮清幽壑嶂
月佳趣滿吳州

白居易遊天竺山
寺分東澗水西澗水南峯雲
接北峯雲前臺花發後臺見上界鐘聲下

宋蘇東坡贈辯才法師
中有老法師瘦長如鶴
不知修何行碧眼照山谷見足自清涼洗盡煩惱

又聞辯才復歸上天竺以詩問信
道人出山去雲
不解笑青松有餘哀忽聞道人歸北山花發前

後臺寄聲問道人借禪以爲誼
所見而回道人笑不答此意安在哉昔年木不
住今日亦無來此語
竟非是且食白楊梅

又訪辯才不值留題
久不歸清曉叩松扉欲值支公
簾惟見
白雲飛

又雨中遊天竺靈感觀音院
蠶欲老兮麥欲黃前
衣衣人坐高堂

又立秋日禱雨上天竺宿靈隱同周徐二令
堆案

天竺志卷十四 二

製身閑一葉秋聲對榻眠
中琴筑落階泉崎嶇世味嘗應徧
漸便惟有憫農心尙
在起占雲漢更茫然

釋道潛謁上竺觀音大士
十年江海去飄然魂夢
稽首白衣仙

又陪司馬才仲節推諸君游天竺得青字
西郊久
木無餘青薄雲弄秋暉
容文采披華星聯翻過吾廬車蓋紛滿庭相攜

又懷辯才法師
法像運基遠徒我見常磬折頽製
山四座越人天會方丈萬趾達常暉
法傾吳越人天會方丈萬趾達常暉

又辯才生
慈航橫截三千界法雨均沾四十年
獨鶴精神秋始健長松根節老彌堅
莫將有物觀無象唾露冰輪處處圓

又聽天竺慧照師琴
善治音久已虧多君妙指
雪陽春和者誰不放鸞聽侵欄戶只容明月
侍簾帷滿堂賓客俱傾耳共飛芙蓉瓦齊殊方

朱熹春日過上竺
忘竺國古招提飛薨碧瓦齊殊方
色珍禽別樣啼沙門
有文暢廢若漫留門

呂祖謙遊上天竺
不語吾亦欲忘言至樂存
淨域何虛寂居然隔市喧僧來

天竺志卷十四 三

得秋風轉盼俄一掣結茆南山陞雲蘿古幽絕
昔我海上還相尋訪林樾夜闌叩微要暖鳥寂
暑驚屢開相望如晨星杳杳天末何當從杖
龍泓月笑

又辯才生
慈航橫截三千界法雨均沾四十年
獨鶴精神秋始健長松根節老彌堅
莫將有物觀無象唾露冰輪處處圓

又聽天竺慧照師琴
善治音久已虧多君妙指
雪陽春和者誰不放鸞聽侵欄戶只容明月
侍簾帷滿堂賓客俱傾耳共飛芙蓉瓦齊殊方

朱熹春日過上竺
忘竺國古招提飛薨碧瓦齊殊方
色珍禽別樣啼沙門
有文暢廢若漫留門

呂祖謙遊上天竺
不語吾亦欲忘言至樂存
淨域何虛寂居然隔市喧僧來

食浮名類觸瀟行
返初服賁趾老上樊

眞德秀遊上天竺黃葉路迥出白雲間滄若止頰

魏了翁遊上天竺風波滿平地世路繞羊腸急欲

郭祥正遊上天竺誰從天竺國分得一峯來

楊誠齋雨中遊上天竺色被雨中山也莫嫌卻綠山

又簷穿出茅

李綱繇上竺赴洞霄宮秦庭徒痛哭漆室竟誰知

天竺志卷十四 四

岳飛歸赴行在過上天竺寺偶題大江南北帝雙魂

張拭過上天竺外恍入雪山西忽漫參龍象行將混

戴復古遊上天竺傾花露詩清瀉澗泉生無適俗

仇山村游天竺長松夾道六七里小墅通村十

又登野翁共醉官深酒爽歸來已暮鴉

又盡頭路步入白雲生處山猿鳥尚能知異境仙

凡原不隔重關幾時拂袖
逃塵網野兩村樵共往還

白廷玉宿上天竺名山倦遊懸掛起手中藤佛國

吳大有遊上天竺燒金訣惟尋煮石方洗瓢溪月

張仲舉宿上天竺寺僧披徑亂藤盤石樹摩崖蒼

又蘇泗秋雲月中桂子隨風落洞口猿聲靜

趙子昂遊上天竺寺餐芝叟遙尋辟穀僧風泉喧梵

天竺志卷十四 五

楊廉夫遊上天竺超湛海翻鯨浪香林敬鹿園吳心

又越山窮地欲浮樓閣剛風吹碧旌旛落日

張光弼訪舊次泐法師雜興二首倒莫向尊罍計

又寺有無不為訪僧三竺

又至酒館湖船盡有名王杯時得聞情

又至今人說張員外不是看花不入城

倪瓚宿上竺寺 禪月湛高秋 金天夜色幽 珠林星

毛骨怒撼樓 清涼欲換貂裘

劉基遊上竺寺 憶昔西湖觀 慶雲玉臺貫 頂動星

聖君香火重 參龍象窟煙 霞久負 鹿麋

宋濂訪天竺竺隱法師 存翁古禪臺 伯爾我久忘 形

樓虛雲自入 月白露先零 擾擾炎途客 誰能為解醒

王偉遊上竺寺 五峯有宿好 此日始來過 覺樹花

鏡喜重磨爾 我認 何相山僧曾會麼

釋弘道天竺雜詠四首 西湖蟹氣作樓臺 又見一

水抄羅花向鏡中開 南風雨來後 夜月明秋似

天竺志卷十四

六

坐對晚花紅 照水夢回青草綠 生池道人居 此

忘榮辱不羨長安富貴兒 晴雪生香晝不寒 光

釋宗泐訪道竺隱 空齋高掛錫 世路讓 人忙月伴

斜橫影只作梅花 紙帳看 溪頭影雲分竹裏 牀丹塔朝人

釋守仁上竺與古春話 舊看雲入深谷 曉月傍香

上埃浮生本無住 濁世轉堪 相風前泡塵根鏡

釋來復同黃晉卿楊同僉遊上天竺 湧金門外小

陪節使遊五竺山 高雲樹曉三江 風急雪薄秋

說經曾記僧名 辯題禍還聞 寺姓劉 祇台泛湖

方豪題觀堂 已登山竺上 更入觀堂深 竹密寒猶

僧吟倚杖春風 外遙聞鐘磬音 白雲西院白雲寒 客散燈昏獨倚

又贈智明上人 關乳竇峯前雙鶴下 老僧拍手白

又贈暉明上人 大明山房勝觀堂 松間犬吠雲

石添輝光忽聞鐘 聲獨向山中 弄明月

又題天巖房 萬山深處一溪橫 名到柴扉犬自迎

又守仁題白雲堂 徑通巖舍野橋東 別院迴廊小

竹發新叢晴窗暗 映羣峰雪清 梵長春還廊庭

又泛湖上天竺 晴窗來甘寂 暮青鞋清過月明中 高

名移家早定 孤山計 種果 誅茅 卻易成

天竺志卷十四

七

又夜宿白雲堂 春園花竹始舍非 又是高秋落木

光輝開來心地如 空水靜後天機見 明月星斗避

微深院寂寥 羣動息 獨憐鳥鵲 遙枝飛

夏言九里松道中 次遂翁元老韻 峯飛蓋行穿 夾

道松長畫風雷 驚虎豹 半空鱗甲 舞飛龍 江濤

夜合秋聲壯 湖雨春添 黛色濃 欲待丹青 圖直

又遊上天竺次韻 捫蘿屈曲歷 崔嵬玉削芙蓉面

客到山來林深祇 樹雲霞 遠地迴 諸天日

胡濬贈本原顧都綱 會向都門識 鶴莫驚猜

命楓宸雨露深 九邑繼流 濟試 結相 聽梵音

王蒙遊上天竺 宿驪春服 試新鼓 音雨朝 初歇 香

雲午未開催詩類

楊一清九里松道中

又宿上天竺寺

蕭一中題上天竺

釋如蘭次徐退翁夜宿觀堂韻

李茂之詣洞霄宮道出天竺山

釋德祥同張方伯遊上竺

又春委引蔓斜連閣開花直下池

釋景隆題白雲堂

又清華軒

廟當年會勝覽翠華於此久徘徊

出林遙見兩高峯又野周行

九里松道中

望窮窈窕更崔嵬

古竺深秋行樂處

雁來池秋夜獨徬徨

竺國山日蒸巖霧

何不因遊覽入松門

下池茶筵賓客散

勢參入華構

玉揮雲開龍聽法

於此久徘徊

天竺志卷十四

紫花點石苔斑溪盡寺方到雲深

紫花點石苔斑溪盡寺方到雲深

紫花點石苔斑溪盡寺方到雲深

紫花點石苔斑溪盡寺方到雲深

又兩峯堂

又雲液池

又秋香閣

又雲漢閣

又夢泉亭

又靜處齋

又水月池

又雙檜軒

又三竺鐘聲

又江珙寄性菴法師

又江珙寄性菴法師

又江珙寄性菴法師

又江珙寄性菴法師

又江珙寄性菴法師

又江珙寄性菴法師

天竺志卷十四

九

黃隆稿寄性菴法師
知僧臘因濤識梵音頓
令塵慮息何用問安心
又翻經出定若生石交談水瀉瓶何緣分半席坐

魏驥贈性菴上人
忘笑手綵閣偏三乘空白馬別吟成四句秀
青蓮湖山佳處占新構我欲相過試問禪

鄭雍言贈性菴上人
雲流水度疏鐘斜陽送別
意萬重我欲投簪結遠歸天竺雲堂入夢頻辭官

凌煜送性菴歸上竺方丈
會煩犬法印承攜已得人香梵暗驚江外晚問訊
筵新試雨前春自憐衰老忘名爵願作香山社

劉泰送性菴上人歸上竺方丈
長齋豈為銀魚鮓清夢多應戀翠微詩有秋霜
先白髮閑無塵土上緇衣夕陽林下松邊石間

張震贈性菴上人
學仰山貧詩成瓦竈茶煙午不定起庭莎草
色春我愛粉欄林下屋願開白社著遺民

鄧林游上天竺回道與陳士甯夏誠畢昌鄭厚朱
勤祝彥廣馬叔良聯句
喜僧閑夏梵利鐘初歇人陳宿招提境晨辭佛國
上下曲澗響潺湲朱露拂衣門向關畢幽禽鳴
馬白雲橫澗口紅日射林間湖濕苔侵屐齒風
霜瑪瑙般夏物華憐景好詩思媿余怪欲盡

天竺志卷十四
十

登臨與甯辭步履難
持嫌劣僕實石更躋攀
王世貞過九里松表河潤天矯失秦封雲結花滿
餘杭釀脂充石室空惟舞鳳折地起蛟龍藜節
張文明遊上天竺招提里青林點景臨溪口好鳥思
春語寺西花遠路香紅袖笑風吹衣暖紫
騷嘶尋芳訪古無窮興更把新詩入舊題

沈周登上天竺
明寶氣浮老僧休
觀熟詩亦似湯休
下五峯頭地僻鐘聲遠山

張寰遊上竺寺
遠關世路多歧那復往性天無礙本來
寬坐忘有訣傳天隱一枕羲皇夢亦安

施峻暮秋到上竺寺
高直與鶴飄飄天開玉洞漏紅日地坼寒泉
應海潮知有仙人自來去白雲紅葉靜吹簫

董溟遊上竺和白樂天韻
低樹鳥入山雲笑出山雲峯前瀑布僧前落竹
裏流泉寺裏聞忙處不知閒處好紅塵白浪正

釋法聚宿上竺次樂天韻
外到寺未逢僧處已逢雲東巖樹色西巖見屋
方泉聲屋裏聞碧殿石幢春更好午風花雨落

金璐入天竺山
吟動遠天醉歸城
郭近煙樹晚鐘懸
石脚開靈寶雲根出祕泉竹深園夕照花煖貼

又
春潭別澗澗澗霧上清尊帶月還
疏慵高調消

天竺志卷十四
十

又
春潭別澗澗澗霧上清尊帶月還
疏慵高調消

又
春潭別澗澗澗霧上清尊帶月還
疏慵高調消

孤 任 任	又 十 里 寶 殿 垂 煙 合 珠 林 倒 影 斜 諸 公 凌 高 興 醉	楊 撫 遊 天 竺 自 憐 疏 懶 性 學 道 苦 難 成 瘦 鶴 能 無	沈 如 松 禮 上 竺 寺 大 士 齋 沐 奔 趨 禮 覺 王 焚 香 稽	釋 良 縉 佛 詭 日 如 來 非 微 祿 生 長 清 朝 荷 古 祥	釋 懷 瓊 登 天 竺 次 樂 天 韻 羣 峯 曲 曲 分 臺 殿 先 迎	出 海 月 松 杉 時 扼 入 溪 雲 淨 瓶 柳 色 春 長 駐 絕	又 中 秋 白 雲 房 聽 雨 長 空 不 見 玉 輪 升 山 雨 翻 晴	徐 公 遜 過 上 天 竺 天 巖 房 天 巖 足 幽 勝 嘉 景 吟	徐 和 題 上 竺 竹 山 結 寮 萬 玉 出 五 臺 遙 悟 道 孫 枝 小	陳 公 綸 題 白 雲 堂 山 來 夾 長 溪 翠 合 諸 天 近 乳 竇 流	初 啼 長 公 往 事 院 秋 深 人 獨 向 殘 碑 憶 舊 題
-------------	---	---	---	--	---	--	---	--	--	--	---

馬 三 才 題 上 竺 寺 白 馬 當 年 西 極 來 至 今 宮 殿 信	許 承 周 雨 中 遊 西 湖 入 天 竺 須 還 圖 初 入 望 風 雨 故	又 知 深 僧 閑 關 橫 空 疑 有 水 到 岸 始 烟 闕 漁 迷 棹 雲	范 禹 臣 入 天 竺 重 前 綵 綉 上 五 峯 泉 聲 滴 翠 重	蔡 守 毅 遊 上 竺 寺 雙 鶴 在 面 壁 一 僧 棲 響 應 泉 鳴	施 經 憩 天 竺 方 丈 朱 龕 圍 綠 竹 丹 徑 駐 青 霞 野 客	孫 一 元 遊 上 天 竺 還 虛 閣 排 空 送 目 勞 肩 輿 到 寺 步	張 可 儒 過 九 里 松 唐 朝 刺 史 哀 仁 氣 未 消 明 手	陳 洪 濛 夏 日 過 白 雲 堂 舊 話 今 五 十 年 前 已 識 荆 而	李 一 經 宿 白 雲 堂 山 僧 梵 寂 無 聲 雲 欲 二 更 枕 迴
---	--	--	--	---	---	--	--	--	---

冽禽翻竹露清悠然
見真性幻影覺空情

董傅策白雲堂夜酌
白雲深處一徘徊
樹下界風濤
閣上鏡光開
空去住詩成還
遠為公裁
最

呂音題嘯雲樓
偏簾捲翠出五峯
巔眺遠憑高此
海

如煙半空梵吹流
雲暈上界鐘聲
百谷

傳箇裏名細有幽
意朗然長嘯峯
行盡出孤龕

葉向高秋宿天竺
贈雲堂上人
萬峯平分塵尾
談

夢冷霜風歸海上
秋隨衡雁到江
南疊花香不散

僧初定草逕苔
生鹿自語正是
東林逢慧遠不

禁明發動征駭

徐江山題上竺長
生堂
十里翠寒松雨
晴曉行山

慮僧舍觀詩憶故
情小澗泉浮高
樹影隔林風

送遠鐘聲捲簾
虛閣延清賞坐
看前山海日生

天竺志卷十四

朱國祚秋宿上竺
寺
丹楓落葉思悠
悠古刹名山

吟推與鶴為儔竹
搖燈影千巒夕
松作講聲

萬壑秋竟日倘祥
忘去住此身端
為白雲留

申時行謁大士
三竺雲深一徑
斜攝衣重到梵
王

鹿車谷底生風
聞靜籟前飛雨
散空

花病中猶有維摩
在且向名山
閣歲華

王穉登禱大士
宮當稽水散千
家關合殿香飄
十

里風豔質如花
灑早嫁衰顏半
禱願年中

豐欲將仁遍河
沙界盡木念如
灰霜滿頭顱
季

釋洪恩贈文巖
師
滿題不是老
來偏厭世眼中
無

慮著塵埃

董其昌送企菴上
人歸天竺
三竺溪流獨木
橋通

章台鼎送企菴上
人歸天竺
一條竹杖數
屏他日

好尋山上路
萬林松下浴冷

周延儒宿上竺
寺
丈六空傳一
草莖連臺肅
古

身輕等閒佛法
禁來知夏淺
何勞覓化城

吳伯與上竺禮
佛
識人多如
夢底何勞
覓化城

膚清界彌天
相碧蘿日
生寒交揖
讓溪流趁
雲

拜觀音變化
千相百狀
千生寒交
揖讓溪流
趁雲

虛空野木魚
萬象齊向
至道固默
昏

奏舜友贈潮音
師
炎日入深
雲逢金文
花片雨中

落鐘聲竹裏
開况多

方文烈贈潮音
上人
蒼雲迴合
鎖松籠杯
茗爐香

鳥素語已許
襟期照白
社不暈雨
色促歸
參

蔣德璟宿平遠
樓贈印中
上人
中印峯前
結石龕

去西參末二
句乃夢中
語也

宋奎光贈印中
上人住持上
竺
道重還推
主法筵

印度化身分
十刹中原
直指貫三
天已知象
教

窺拈草端
的獅林出
勝蓮有日
隔溪尋往
事相

識因緣

王卿訪竺如上
人不遇
竹裏尋蘭
若雲深戶
半局

支遁衣非白
王喬眼自
青窺臺施
食原亂葉
開經

無生吾願
學塵夢幾
時醒

吳載鼇自鶴巢
之上竺贈
道微師
吐哺接山
川

無乘絮荷
爛有殘
蓮錦帶魚
新德西人
燈柳晴

登臨來
二妙仗履
指三天
性相相
依佛庚申
更

話仙拋車石選淨試馬曲隄闕細草承鞋賦芳
枝壓帽偏千鏡評酒聖一字情詩禪文懺尙隨
沈揮毫且學顯安排
靈利眼長使景沈圓

唱酬

才法師元淨新亭初成詩呈府帥蘇翰林曰政

去旌旆杖策訪林丘人惟尙求舊况悲瀟灑秋
雲谷一臨照聲光千載留軒眉獅子峯洗眼蒼
龍漱路穿亂石脚亭蔽重岡頭湖山一日盡萬
象掌中浮炎若歎道論莫得致惟優過溪雖犯
戒茲游願君歸自惟日老病常期

蘇翰林賦和云日月轉雙轍古今憂
士爭挽招去如龍出水雷雨卷潭湫來如珠蓮
陶公媿競駢頭此生暫寄寓常恐名實浮我比
聊使此山人永記二老游大千在掌掃實有別

天竺志卷十四

六

參寥子道潛和云龍象侶懸瀑下注萬丈湫昔年
學不爲名相留酒若懸瀑下注萬丈湫昔年
謝講事眾挽不轉頭若懸瀑下注萬丈湫昔年
東南多望士唯見此老優翰林天下公方外實
輩流莊旛虎溪路竟日泉石游眾生病未已師
意可忘憂

錢總和云幻泡昧空色眞夢游黃上宦學類狂走
古利插亂石盤龍蟠霞秋天人時歲月不我留
白頭安住差護念晚節非沈浮昔嘗謂出處不
用相劣復樸實分二智股絃均九流今知憂
擾者詎得道遙游從茲許禮足尙可治幽憂

辯才次韻參寥子寄秦少游三絕時少游舉進士
不得秦郎文字固超然漢武憑虛意欲仙底事
秋來不得解定中試爲問諸天一尾退風

林萬蹄昆崙玄圃謂朝陽回看世上無伯樂河
道鹽車房月題得失秋毫久已明不須問此氣
子無歎新詩卻件參寥
秦少游次韻和云武陵漁子入花源但見秦人不
眼望青天長安仕路與雲齊倦僕巖陰不可詩
但得玄暉會折簡何須平子更安題且折花枝
肯自羞無用畫虎從人笑不成

辯才四照閣夜坐懷少游學士詩云巖樓木石已
人慰眼前素與畫公心印合每思秦子意珠圓
當年步履來幽谷拄杖穿雲冒夕煙臺閣山水
本無異故應

參寥和云猿鳥投林已寂然芭蕉過雨小樓前雲
不須紅燭具可人惟有慈爐煙燭交
警御府圖書客嶠昔曾聞此夜禪

少游和云遙開雙屐去翛然書翰猶收數月前滄
夜閣天連雁頭人滅度亂山深處塔孤圓憶登
有眾生未成佛肯超數界入諸禪

天竺志卷十四

七

元趙子昂訪天竺恭行已上人遇留詩云踏輕
碧雲堆半爲尋僧半探梅僧不
遇否梅未放野猿笑我只有空回
恭行已和詩云遲點燈吹雪照石壁恐有玉川留

詩贈
國朝釋宗泐雜興詩一枝無向來畫勅今何處落
日西風

張光弼次泐公韻云計有無不爲訪僧三竺寺肯
過西澗

乘烟艇
過西澗

杭先輩方十洲九敘高頴湖應冕童南衡漢匡岸

士劉望子伯結社後有祝九山時泰亦與焉徽

山人王十岳寅有詩名諸公延登天竺白雲堂

賦詩王云山深多白雲入寺淡氤氳法華僧

花落雁花雨隨風映夕曛祝云三竺參龍樹

千峯隱雁堂白雲禪榻淨甘露茗杯香不染知

真性無心登法王悠然塵外歸路急難忘

方云雙樹白雲裏遙知釋氏園方忻禪幸靜况

與幽人言一酌清冷知聊庶世煩冲然罷文

深時把貝書翻清高云淨心竟山寺隱靈境法

遺塵紛中禪僧自寂聽法無音日陪清梵終

指然總靈石斜日對爐熏神理參茶悟微言

齋鼎立談妙客談雲光墮竹榻日氣抱花龍愛

此懷堪遺穢天竺志卷十四

夏一叟謝性菴惠茗詩云鎗封珍惠有餘清粒

聽夜雨自燒金鼎汲寒泓雲濤乍起燈教剪松

生無籟時聞句喜成爲問趙州禪作麼好將真味證

性菴和云陽羨翹英味最清獻芹惟效野人情青

茶經收末遍御漸下片碧淵寒分月一泓莫笑

來不獨消塵慮頓使清風兩腋生

釋良縉秋日同釋道顛良玉本旃集大明山房

堂影澗築迥巖際柴扉竹裏開萬徑喜逢秋雨

歇五峯笑路夕陽來空林不踏鷓前錫覺海還

道韻次韻烏巡橋窺供下野泉通竹入廚來夜添

爾久甘蒨福月白談詩弄酒杯喜

良玉次韻小徑斜出幾同捲簾照晚晴開半

天花平講席雲初度萬竹秋聲雨後來塵尾

禪不長丹梯滑乳路寶峯前禮萬問

本梅次韻問高雲抄盤雙樹勝竹深來化城

有供應持鉢談無聲自洗杯滿

地夕陽孤磬裏五峯松暝飛回

王淮過上竺湖山佳處韻湖湖下天

誰有力居其間性菴上人抱大智占得湖中

勝地湖爲心鏡身爲山不動搖無語湖山爲

萬狀不可名春秋且暮陰還晴山中湖不可

說輕煙淡月猿來問白鷗人燕坐無語湖山

賓已爲主白猿來問白鷗人燕坐無語湖山

四明狂客本凡流來問白鷗人燕坐無語湖山

不歸去難舍湖山一片秋

徹其源次上竺韻碧壑丹崖萬仞飛鳴泉白雲滿

上簾綠竹窗花雨灑灑合清澗一袖好風掃開

千嶂霧數聲橫遠吹出青空天是誰脫卻塵緣

早歸對此我來敲鉢相對一談禪

邵重生同上竺覺海遠清潮音師坐月達旦真趣

坐清宵况復名山月可邀志合偶期天選運身

遊非夢夜道遙何方鏡水澄空色幾處鐘魚破

寂寥靜極欲求言語蕭蕭

又蔬筍社集竹雲樓暑甚分韻六和成社肯悠游

梅邊意活火同看竹裏顏剛喜團罔勤問答也
懷澹泊數巖攀扶節又是明年事佛日春風恣

還往

徐如翰繇西湖至上竺靈隱午齋次和蘇長公韻

滿湖荷氣透風香夾路松陰帶雨涼音入耳根
清溜轉光開眼界白毫長苦吟欲借降魔杵久
病惟尋出世方擬向禪林
最深處飽爲粗糲菜羹嘗

上天竺山志卷十四終

天竺志卷十四

辛

杭州上天竺講寺志卷之十五

天目山三學學人廣賓纂

詩文紀述品

書

宋蘇軾與辯才法師書曰某向與兒子竺僧名道

一禍去歲明堂思已奏授承務郎謹與眾得度

一器人仍告於觀音前趙君齋納取老師意剃度

又書某某願過悚息願須至仰煩切料慈照必不見罪

安縣主簿舍弟某捨絹一疋奉為先君太君程

即之大造地藏菩薩中尊及先侍者二人若錢少

天竺志卷十五

一

示及專求便取欲京師已

又書抽頭來思煩勞神用愧悚不已

漸也請會稽一越郡道友必能超然引去老之

少留山清勿便歸安之千萬保更得此一郡道俗少

錢塘釋永頤號雲泉抗竺佛光宿也

普古廡院慰曰公播然高舉佛祖所謂自學

也願戀乎何休者當媿死矣

皇明蜀王奉僧錄司存翁致仕還天竺書曰近

乃丈喜與大蘆長老書一觀知和尙事居天

後甚奔競和尚進退處之非肉愧於前修也

翰來整宗綱其孰能與於此觀經一卷并祖師

四十一

五

宋僧錄若訥法師詩經度僧制子曰洪惟聖朝

立試經法自隆開國至宋高僧洪覺行世皆

寶策妙華然得度以至於南卷繁簡適中

一化者誦無過宗及世自唐至今百

年學垂令典雖下萬世可舉而唐今世

式遠及我朝甚如文筆相山錄唐初

譚州童經此州郡行試出朝陽田載國

執政宋夏殊同試童願此行家開歸也

竊詳載梁意當許私童願此行家開歸也

然後京書朱梁時不當許私童願此行家開歸也

度十部若特詔開是親監童願此行家開歸也

者則對萬則不詔開是親監童願此行家開歸也

財以得之資均於餘歲以不牒或謂有經而裕於

道貴亦以限常人誠足以下復祖宗之成法救末

弊流也元天竺志卷十五四

景既某白衣干祿叨家欲隨偏智道有羣生

先皇之優渥補於安之夢清心丹陛宣思於

塵難調口嘗機隱凡劣何妙訓洽冷俾

非常時乖運外害至禍臨而莫測於當及怒

望萬里心各歸實為業非他作念一南當失

程以道假歸靈山正當之思高命發精清之

深慈保此爭貴難保始終之思高命發精清之

02 11

宋靈隱書記道濟化天竺大路疏曰一條滑路

九里松關蕩蕩超佛國脚跟有礙未龜疑

坦底無私畫山聚勝人行弱翠途折車馬

交馳身在畫圖影裏請題筆為注芳街

明九臯聲法師撰日彰備法師住持上竺江湖疏

曰論古傳佛心印豈細事哉友盟所深

望也某海月辨才之流亞及慧光悟而重

雷成對御談玄指之喧殿及玉始敷文而

見鳴夏若歲有秋會乘白雲而遊帝鄉

期然教法思長城一巨象運弘法施副我深

又雲谷臻法師住持上竺江湖疏曰而東河

其源天台兼定慧而雙弘道臻於極自非得

代自才之選何人居而觀師法尊彼方對已

某道重王臣化行而大觀符論簡在帝心

日蓋歸源之五世疑南屏之處再崇將復見於

會九流同入圓宗據白雲深處而鳳鳴世昌矣

之日欽動三宗力扶末運

國朝宗泐撰日彰備法師住持上竺諸山門疏

曰宗師負大法之重通跡非高人出處故有

其時開真源承通才法用舍無器入慧而味

露洞真源承通才法用舍無器入慧而味

乘非化中吳承通才法用舍無器入慧而味

扶末運敢

又曰 眾輩開教海淵源始現普門境界才碩德

百世宗多者能相抗其重而吾徒得北道之

瞻明尺宗教府委宗極在重而吾徒得北道之

賢輝梁甫登泰山諸岸在重而吾徒得北道之

業斯存觀四象之機宜關一代之時教桂子家

中落分來鷲嶺清香鳥語山容開之坐見白雲深

萬壽無期 被

釋行 鉉刻存翁文集募疏 伏以四象二儀乾稱父

必錄語言可無有如存翁之言始於經綸之義紀述

兄宋學士頌德以無素餐數百篇文章乃教門之傑

槽粕而識明致理長而辭大章重以服膺青限

龍天於形內與其園書造境即中想師儀

猶觀深刻凡他如讀家書念手澤之難聞

拔一觀果凡為徒有滋臍之歎揮千金而吝

便成鼓掌而弗為徒有滋臍之歎揮千金而吝

萬歷初上天竺募修補藏經疏 日摩詰之不二法

有問達摩之別名有戒定慧根之異等即規

律論三藏大匠有教人之欲登諸佛之道場思

矩以爲方圓入道之先機欲登諸佛之道場思

魚兔學人昧名貴因文而悟道必得如意忘言

續正茲天之慧命業彩龍章聖教燦瑤編而煥

也願玉簡以昭回鳳彩龍章聖教燦瑤編而煥

言絢何歲月既久不鳳彩龍章聖教燦瑤編而煥

發奈何歲月既久不鳳彩龍章聖教燦瑤編而煥

三完璧新存六七念國靈之既足毀山止二

之缺與重成須有餘之財庶不毀山止二

而四高賢更量以助裝片言逾九鼎頓令再轉

法輪一字值千金 定

贊

宋蘇子瞻撰辯才大師贊有序 於頂年嘗問妙法

其書像乃以所聞者贊之即之存雲無窮去

之明月皆同欲知明月所在汝吐霧之中

明曹國公景隆贊存翁大師像 充然之容粹然之

而碩親承綸緯之音夙興天質學富而豐材大

窺其源其動也莫辨其迹所以領昭代之教宗

柱石者也

明少師道衍小像自贊 富貴中探刀上蜜功名手

二萬事從 寬且坐禪

宋辯才法師心師銘 日咄哉此身爾生何爲資之

病之四以醫百事將養一時不虧之衣處之以室

怨違不淨九孔當垂相推此身無常不知息反離

可惡無貪惜之當使此身依法修持三種淨觀

西歸成無上智是爲心師

元笑隱訖禪師爲清公那伽室銘 日定以制動不

虛空如大圓鏡風動塵起非鳥飛魚動何定如日

頭空佛性非出我入嘗假天應別求玄悟白日

深奔當知此非我入嘗假天應別求玄悟白日

落佛祖乞命維爾之祖春行秋合

又作天巖銘 日維爾之祖春行秋合

能通香而有容嗟巖之絕古而應無窮於座

周乎八極天何來若將人千一思不起於座

重我銘是故智者之無已識真者誰推一寒山子

明妙聲法師敬修字銘曰
爾室雖極幽深勿二勿欺
德音於穆西聖迥場
客玄卿子墨敢告於司箴
任昭德音於穆西聖迥場

宋齊玉法師四十八願後序
文曰
聖或入淨
地乃

道始當非根應乎龍何所
契以信止勝盡釋樹藉以接
合此佛一器是迦此於他鍾
遂疑言途乎凡勤父智者乎
釋之招自况器父智者乎
其報非若平王淨智對凡
故楊輕眼此等飯并皆佛
莘切歟為聖賢六願世能
云客何指應萬生淨殊一
四容易以何皆釋淨土普
方王昔甄為不種亦應盡滅
言孫別實權今願盡滅入
禪仲莘杏權實人淨土
唯郎學有之判利
黃論上識判利

天竺志卷十五

慧光訥法師教誡新學比丘行護律儀後序
佛吾
之則庶無陀水惡如者違非去止為敏懷黃
何吾以生善掛是當佛於則也依仲之慧
也末此七知錫程願以訓其實苟歸皆傳道
已如願寶識於作力死不問無能即知者本
為樓覽七淨生欺也所即知者本
憑邊勝重土阿大自哉去心淨土非
前四境行水彌事心觀則淨土非
程花而樹雲陀為事夫亦土非
定池得叢之佛心理幸焉老有
無畔不林發無俱之彼彌之此
間優退入濯決人實言則之生
阻游轉淨於信取宗信異而禪
荷漢妙海八誠取宗信異而禪
或漢妙海八誠取宗信異而禪
請樂法取種起捨仰願善識相
之不莫中功安自願善識相
然焉悟彌池險賴仁不是

崇與倫明澤華化多之壯先外成詳
斯同生哲於輝化讓始橫知必於開
舟人慎三坐無俾燕於其於柔德道
深天爾千解絕後穢都濫高細莫深
之攸普脫非生都濫高細莫深
徹為冷牀止之盡筋而行是隱機
仰願粗播紹彥實獨織蓋四內首
佛法有之風南思欲存視加明之
住志庸於之欲存視加明之
世依而肅億獨齊先翦易踐狂於
道行安注卽是代葛毫釐百顯畢
俗之庠甘將則之滋見毫釐百顯畢
瞻儀雅雨寂代賢於發致行乎
依止來需默有有意發致行乎
普超爾慧之承不萌

我菴法師佛祖通載後序
曰
設士無窮日力事著述

天竺志卷十五

功之周王
也日歷北
於宜天光
戲其下嶽
體集以既
哉全盡分
奇域地
觀有有限
是書間有
成作者又
於萬國何
同從文而

目上冊 11 節

37 B

菴補楊林崇壽之虛席余與其道矣擢為上第
茲將往詩不以餘所成就奚止於今家神照友
士教成學之旨傳四明之名求其有山不為
悟經王之今一菴即其道以實焉家神照友
皆宗仰之特以是期望云

又送吉祥海序曰杭之諸星處有若山林
遂照者乎余特作之篇首云

代塔久近自東晉而下唐五季錢氏吳越
時尤為稱盛焉興寺在鳳山陽行所吳越
近蓋以宋主嘗元僧告之卒為古氏徒為最
未識先止塔以昇閣處之卒為古氏徒為最
之其舊馬是地有招提悉歸之內苑除改建
復其舊馬是地有招提悉歸之內苑除改建
吳越其舊馬是地有招提悉歸之內苑除改建
天台氏性之勝元在四席為南之江觀重城
來游氏性之勝元在四席為南之江觀重城

末竺志卷十五

為黃壤矣主之者如過容視傳舍然不久乃去
業之成壞漫不為意况大弘荷之足憑哉幸
際聖明盛治之世黼像會其府州邑皆虛置
以僧曰錄老成上德板首重誠有識眾舉而
時者慎選公居第將行所固懸於道以隆
來京師考試中第廢與海之數當先業於
屢予為不序子惟廢與海之數當先業於
汗未嘗不在其朝也祥教之心起先業於
為已任庶不負朝也祥教之心起先業於
依宏綱於將墜焉
知不在是行也耶
又送徹自明序曰佛氏之教與王化並行於世
宜嗜也故聲色之娛非欲以矯異於師蓋法
擇友而友之凡游學可觀其成則無非貫之
則不師也師之非弟也父也死生遠近其子
之薰陶之功猶孝於父不猶死生遠近其子

心非勉強然勢也自明微上人早從日章
法師遊歷清賦於上竺山敬多材之當
教者事補昭慶之虛席而為法師出世高第
一人且重其誼而彼或無愧其視明為久
往余固知其明可謂不無愧其視明為久
義遂特為之序其大

釋妙聲送斯道成遊學上天竺序曰

見江漢百谷之會日月星辰之所出入浩湯
湯與天地混徒望之若罔聞也夫海諸子
有下於壯觀哉夫聖人之道遺其大者
遠者猶安於小成也猶習孟子之流而
難為水秋有於聖人之道遺其大者
富於春秋有於聖人之道遺其大者
江湖之流有於聖人之道遺其大者
措吾見其入聖賢之域不難也東海淨信
有善言法師弘聖賢之域不難也東海淨信
也善言法師弘聖賢之域不難也東海淨信
吾言法師弘聖賢之域不難也東海淨信

天竺志卷十五

明楊守陳西湖歸隱序曰杭僧綱司都綱性
致化不聽其有為詠詩相與歌詠其去既
年未聽其有為詠詩相與歌詠其去既
致化不聽其有為詠詩相與歌詠其去既
致化不聽其有為詠詩相與歌詠其去既

乎國朝則僅見靈竺之續公壽公與姚方伯輩
之湖山勝果秀公與孫太初輩之石門伯然
近則貞父居士開公之香巖伯霖居士開
及此為好之泊人齊象耐冰霜勵白業講求
真為急務也衣羣可激有南風感而興起者
濟居士耶敬人子賓繁談書於雲東之平遠
樓州學人爵子賓繁談書於雲東之平遠

引

明會元曹勳題上天竺重修前後殿引曰佛以七
通接引世悲愍沉迷超其苦趣惟虛能圓惟
靈不能依以化善男子女從五濁中稍能覺
莫不隨地種隨人含性乍逢慧雨甘露感即承
提隨地種隨人含性乍逢慧雨甘露感即承

天竺志卷十五

古

受上一點圓通住相施與不住相施俱從妙
明一點圓通住相施與不住相施俱從妙
慈清湛身不私鑄錢有莊嚴聖果或助無
需或修如上人真誠已求以請終一重僧眾
有能出修其右者年已六矣請終一重僧眾
謂苦行矣茲來挾六矣請終一重僧眾
印告曰本未信緣求竟於石晉及前和南
而告曰本未信緣求竟於石晉及前和南
修舉皇明山化年蒙上發於石晉及前和南
廢舉皇明山化年蒙上發於石晉及前和南
碧無色此平新自歡喜以應山名重界長
者善種如信人各所歡喜以應山名重界長
圍種逾重初則各所歡喜以應山名重界長
人以逾重初則各所歡喜以應山名重界長
幸官手眼現眾手開大士禱作十應山名重界長
心變現錢現眾手開大士禱作十應山名重界長
助現顯從喜果豈不今古一奇綠平合掌而

勸諸檀那勿作文字觀

題跋

蘇東坡題壁曰

錢江公著柳菴同調天竺
又曰元祐庚午蘇才元祐六年正月七日
陽王瑜中玉安陸張日而罷眉山蘇軾子瞻洛
周燾次元來饒香茗二月晦日書

又跋辯才和詩云

生初不作此詩時年八十二矣平
文理而參寥與吾輩
詩乃如巧人織錦耳

又書天竺懷楚上人示若達所寫經後曰

懷楚比
若達所書二經為幾品為幾偈為幾句
若為幾字為幾畫為幾重為幾大為幾小云何能一以忘我故
若不無有高下輕重已現二相而况多畫如海

天竺志卷十五

五

上沙是誰誰自然散無有密細如空中雨
是誰揮灑自然散無有密細如空中雨
失一念了是法門於利那項轉入十藏還其經
趙清獻公詩序元豐己未仲春甲寅以守杭州得
僧六月初旦復歸田遊南山宿天竺今歲甲
蘇頌濱倡和詩序蘇自續溪蒙思召還將自宣
曰不如道歛溪蘇大塘一歸家兄子瞻以書告
言至吳中迫於水澗錢塘久留兄遺履用上
南山不見乃作三詩寄之
秦少游跋云壽才法師謝堂室講退依於龍井
名以新意復作詩凡堂室講退依於龍井
發人之妙思信非世間音也元豐二年八月高
徒秦觀為寫遺其世間音也元豐二年八月高

紀談

唐天寶中天竺山秋夕雨月桂子一子成樹今月

在焉至宋慈雲則有種種樹面樹開桂桂香秋
詩而竺寺其勝蓋禪師所稱桂叢奇香
因憶洞冥記曰有遠飛鷄朝往夕還管銜桂子
歸於南土
固其異也

唐牛奇章僧孺性愛石以甲乙丙丁列石品太湖

未嘗取於山以厚價
購故為癖愛石者焉
能詩書歌即一曲笙歌
宋寇萊公有妾名倩桃
倩桃甚謂公曰妾必不起幸葬
天竺山中無憾矣既卒公從之

東坡一日禮大士詛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

音力還著於本人東坡喟然歎曰佛自仁心豈
有免人之一難而害人之一命乎是亦去彼及
此與夫詛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兩
家都沒事問辯才曰
何如辯才笑而不答

天竺志卷十五

去

東坡過上天竺謁辯才為風折其一悵恨成一松昨

竟未得其續因舉以示公云龍枝已逐風雷變
減卻虛窗半日涼坡續云天愛禪心圓且潔故
作清光

東坡乞辯才塔碑於黃門與書曰兄自覺談佛不

海塔惜乎火與之游故云後東坡在黃州夢至
中事夢中亦知其為夢也湖上有大殿三重其
西一殿題其額曰彌勒下生夢中云海月昔年
所書一殿題其額曰彌勒下生夢中云海月昔年
相見驚異僕散衫策杖謝諸人曰夢中來游不

及冠帶既

大士之靈凡郡中旱澇必請入城者持當道者不

乘修德爾災而反待佛為重則風火斯弊焉
雨時有詩曰走夏秋之旱迎奉班宣聖旨到
間太宰相堂中坐天竺觀音卻山下時故
人當道其為民之意未至而觀音之念已勤
高堂東雨浪若東坡詩曰觀音欲老兮麥欲黃
憾焉然則後之念已勤而觀音之念已勤故
可耳

宋永嘉甄龍友善滑稽大書上竺壁間曰巧笑倩

方之人兮孝宗臨幸稱賞命物色其人曰玉
大士贊曰柳葉雙眉翠桃花好面皮夫是之謂
誰東海比丘尼山子曰按此二贊既無象教尊
嚴之旨又不幾於侮聖人之言狎
文為戲不幾於侮聖人之言狎
大儀王名仲湜嘗游上玉壺惜哉
生有紫光照室視王之肉卵以劍固卻之後

葉少蘊云錢塘西湖靈竺蓋大夫願游而不獲

天竺志卷十五

七

塘十其值虜犯京師信未通日望北涕泣何

東歸天知山華三壑亦各有分軒冕者所盡
常得人野老也
山宗乾道間小嶺論詩談杜工部妙處彭醉

宋孝宗乾道間小嶺論詩談杜工部妙處彭醉

宋孝宗乾道間小嶺論詩談杜工部妙處彭醉

謀殺杜少陵可殺郡壁間之告人林彭在天竺
聞者矣問所謀之人則曰杜少陵喧傳緒紳

李金庭之流寓上天竺也與諸房齋狀後五雲山

佛盡三天竺與諸房齋狀後五雲山

弘治五年六月廿四日大風西山水發山崩地裂

歲大饑者數百人城墻二圯街市乘舟而行是

水發崩壞僧俗廬舍及道惟天竺靈隱雲棲

虎跑為甚慈雲瑞光塔亦為衝損是秋民儉且

嘉靖中海寇倡亂來杭抵行春橋九里松而上欲

餘黑如漆手執巨棍立於當路四圍山頂一望

天竺志卷十五 六

兵遁去遂建黑觀音堂至今山中老宿能盛談

其事乃知苦薩三十二應現隨類化身或黑或

白或為黃金一色以求此庸愚之見耳



流香一覽

明齋署檢

新嘉坡中華總商會
庚申年正月

序

原夫溪山之有志猶國家之有史也史以記事務直而不務華志以記蹟務實而猶務詳總之要如列眉指掌毫髮不爽使後之覽者過目瞭然而知盛衰興廢之所由來躍然喜惕然懼各各興起其勸善懲惡之心因之沿革以垂不朽者也然掌史者若司馬公尙不能纂太丁太甲實錄採志者雖謝東山又豈能盡雁宕天台全面目哉況去古逾遠在城不淪而爲屠沽雜踏之市在山不沒而爲牛溲馬勃之場者亦幾希矣此流香一覽之所由詠也夫流香溪爲法華

流香一覽

一

祖師肇迹之基法華祖師爲法華山著名之實乃先儒所謂五百年一出世者也無何竟略之於武林志僅詳之於異聞記至若西溪志且并其略而亡之矣幸有亡不得者則法華塢塢口古法華亭塢深處臥雲菴昭昭實蹟猶足昭著人耳目也余於是核之以志證之以蹟考之以義說者正之闕者補之首從法華山入法華塢由一溪經兩山度四橋歷三十一蘭若并及十峯十泉凡可馳目而手指者甲乙編之爲題卽之以詠語尙直蹟尙詳名曰流香一覽欲使後之觀者按迹而求溪山之勝展卷悉在眉目間也昔

吾天童密祖登新安黃山顏其額曰到者方知當其時蓋深得乎山川之靈奇要非口耳所可傳授萬一則余茲詠也又只丹青家寫生似而已欲求其真亦當告之曰到者方知時

康熙乙未臘八日覺堂道人明開題於天隱菴之偶軒

流香一覽

二

又序

余嘗閱異聞記云石晉天福間高僧隱山養道日課法華長逝之後瘞全身於臥雲深處遂感十八里盡產蓮花三日萎去一枝榮豔獨留七日土人從而掘之乃得其根於僧舌上遂目其僧曰法華祖師名其山曰法華山當事聞之特建法華亭以彰靈異嗣後晦蹟潛修者接踵而至茆菴精舍掩映溪山晨經夕梵無分伏臘間亦蓮生陸地泉迸高岡至今稱爲隱勝余心嚮往其處口因能誦其言也癸巳春謝事未之普明偶來法華塢之天隱以居身輕無累飽飯之

流香一覽

三

餘幽尋曠覽觀林泉廬宇之風景恍然契夫異聞記所云者尋覓西溪志一爲之折衷而西溪志獨述曇翼在秦望山誦經十二年感普賢大士化生來試舊蹟以證緣起又云廟塢相傳有彥翼二師隱此誦經每感紅蓮澗生清泉石裂獨法華祖師竟杳然烏有也幸法華塢古法華亭臥雲庵諸遺蹟尙在庶乎異聞記猶足徵也夫有法華山又有法華塢則法華祖師在茲塢也明矣法華亭在塢口則爲法華塢之法華祖師而建也又明矣臥雲菴在塢最深處則爲祖師課經并瘞全身之地又明矣至若今之三十一菴

星羅碁布詎非所謂掩映溪山者乎更按曇翼入廬山依遠公走關中叩羅什博探教乘爲法師名載譜牒而法華祖師則灰心木形課一經以垂死身委諸土而舌上生蓮瑞應一十八里靈異入人耳目而名始從之又當相視爲何如人哉所抱恨者旣不爲宗統所收又非士習所尙經傳無因多見遂淆溷而爲一人耳其奈曇法師之在司馬晉而法華祖師之在石晉何武林志輯在前朝略而未詳西溪志輯在本朝從何而更有徵也余故述異聞記以實之後之探志者當以東晉之曇法師猶夫成周筆基王迹之太

流香一覽

四

王石晉之法華祖師猶夫朝諸侯而傳正統之文武庶不使一代異人泯然淹沒且徵我名山間氣不孤不又源遠而流長乎

流香一覽

天隱主人覺堂開具宜氏輯著
兩峯道人朱宗文景亭父校閱

法華山

武林西湖西一山其陽為玉泉鷲嶺天竺其
陰自秦亭抵留下輦道盤山足東西橫亘一
十八里俱名法華山穿雲度澗歷山塢村市
有橋有亭西溪入望皆梅花竹樹極盡奧僻
之勝

流香一覽

深塢雲可臥縛茹以為關日夕誦法華六根超塵寔
優游歲復歲瘞彼白雲彎瑞應十八里紅蓮花斑斑
一枝舌上生尤微非等閒自此昭靈異芳名著兩間

其二

十八里名山鬱紆環輦路穿雲歷村市疊嶂橫煙樹
閒亭足憩息西溪在指顧密竹障遠天梅花擁村聚
花時白如雪人家隱香霧中有諸蘭若落落晨星布
春筍勝淇園春茶同日鑄林泉殊秀雅閒曠尤堪慕
江左風流客自昔先馳騫有謝東山遺蹟我亦愛煙霞年來
漸成癩

古法華亭

在法華塢口跨輦道造石柱瓦費三間舊有
橫山六松長元祚江先生書額今廢余特為
補之

有山斯有塢有塢斯有亭此蹟今誰說西溪幸有銘
遠通千里客近挹兩山青謂東西兩山舊額重題出橫山
目可冥

開化菴

與亭接址明萬厯間嘉禾馮祭酒具區公重
修父老猶見其題今又廢余亦為補出

流香一覽

小結古亭齊從來道者棲門開當輦道化被浙東西
噴瀑雙龍近搖空萬竹低風流馮祭酒猶見舊留題

法華塢

從法華亭入抵現瑞峯約四里許茂林修竹
兩山交映中為流香溪逶迤百折人行其間
不啻山陰道上

一徑入深雲林泉三四里千松雜萬竹東西山媲美
中有諸蘭若相對一溪水溪水日夜鳴鐘魚聲不已
祖師雖長往代不無佳士伏鱗遵晦時健翮乘風起
煙霞眼中幻邱壑心堪死幽隱說廬山廬山那過此

流香溪

與塢俱深發源於法華梅花兩泉因名流香
一溪水潺湲界破東西山二泉深其源清香足稱尊
行運不少歇流出雙龍關水旋注在西溪盈渚復盈
隄無情入江海為欲障幽棲

羅莊

入塢路東第一茅構當塢之坎方也法華塢
之水口雙龍關在莊左

羅氏何時人兩世八弟兄家近雙龍關安分不求名
春風耕鑿餘禽鳥繞舍鳴雖謂非隱逸頗愜幽居情

流香一覽

三

雙龍關

在羅莊之巽隅即流香溪水口也東西兩山
兩石相向峭拔如龍中斷咫尺如關因名
雙龍問何心左右對飛來云塢有高人白業超氛埃
藉此一溪水樂飢養聖胎汗漫去難回闕澁令悠哉

古梅菴

在髻珠峯下崇禎間六銷大禪師建有耕煙
叟張適題額因菴多古梅故以為名今亡
結菴傍古梅古梅安在哉古梅以名菴菴尚可游探
有名即有實畢竟非空談

精進林

在護龍峯下竹居老宿於內潛修日背法華
經一部路伯崔居士嘉其精進因索顯亭嚴
都諫題額贈之菴後有源泉

不到東山下幽深許孰知精進人不返林泉仍舊時
陰雲翳鬱鬱鳥雀喧高枝白日照青溪浩然發長思

上乘菴

在東山與精進竝為前朝日輪尼僧捨蓮居
本金法師休老處時有大藏今亡

蓮居初罷講巖谷窮幽討心不忘上乘環積多法寶

流香一覽

四

天泉菴

在西山國初淨空禪師重建今又廢為山家
地矣惟故址天泉尚在
未曾遭劫火底事早成灰瓦石亦無蹟那復有蒼苔
留得萬斛泉有心人再來

定慧菴

在西山為瑞光老宿掩關處逝世後茶毘堅
固珠無算牙齒不壞其嗣達源相繼焚修遺
風不墜門有喬木合三抱許

點破西山碧照耀東山青六載掩關人持律不持經
持律澄定水慧業自芳馨遺蔭到於今古木幾通靈
曉菴

在流香溪最窪下處繩牀經案外僅可容膝
可愛最曉菴小結流香底流水自入戶流雲封不啟
揚之鼎可烹抑之鉢可洗入勿嫌卑陋大好巖穴體

藕香橋

自塢至此里許舊志名梵香橋因洪水崩潰
片石不存雪崖主人文穆禪宿重建取古詩
如入藕花香世界之句以名

流香一覽

五

高臥流香溪橫跨東西山雲木望中深流水常潺潺
春風百花香鷗鳥相對閒半是藕香國清淨非人間

古塔院

在西山高處爲古德法師塔左有合山普同
古有本菴眷屬普同博山艤禪師有記雲問
錢京兆有銘錢塘陳文學有志願治辛卯門
人馮智炯等重建

聞道談經處頻經天雨花法雨足東南義虎走天涯
師凡關講染指法味者不可勝紀功業彰身後宰堵
如爲霖和尚素華大師尤爲最著
藏雲搆山月照簷楹清輝連北斗

六齋

在東山最幽僻處前朝雲棲下心光法師建
海昌吳選部有記蔡子穀居士有讚白巖位
中和尙有額

行過藕香橋仄徑上青靄義虎臥其中風聞崖壑外
一時軒冕客紛紛以類會翰墨蹟未乾千秋彰不昧

塔院

在六齋之南卽心光法師藏眞處

紺宇覆青山青山埋白骨白骨應未寒紺宇何摧殘
衰榮一時事都入浮雲看

流香一覽

六

聽松菴

在東山前朝鄭思泉居士爲供養自先大師
喜捨

結屋倚長松日夕聽松風是非不入耳心與世緣空
今日非疇昔屋破人形絕天風空自號長松半摧折
法楞

在西山天啟甲子玉菴老衲建影不出山者
三十年日課法華楞嚴故有楊升題額以贈
之又有汝霖贈人中第一之額得度弟子九
千八年七十顏貌如童道俗咸稱耆宿

在世能忘世人中第一人住山三十載足不染黃塵
棲心在法楞惟以道爲親風韻盛一時兩朝未盡淪
繩繩腳下子能不勉自新

翦雲菴

在西山本朝歸休禪師重建

竹塢肯歸休營營同嚼蠟坐翦一片雲漫補百結衲
旭日東山照閒眠不下榻開門忽長嘯崖谷相酬答
天隱菴

在東山南宋宗室建因名至本朝腐敗不堪

雪清和尚爲之重建尋爲在城三聖菴本真

流香一覽

七

大師住靜康熙癸巳春乃爲覺堂道人退居
蓋自本大師授之也道人居之願自得情見
乎詩

身幸棲幽隱心恆頌上天風雨不鳴條破塊年又年
二事日自足一枕夜高眠更不假修持已證人中仙

雪崖

在東山門臨流香溪有九松高插雲漢前朝

係湛然和尚住靜處有石簣陶太史贈雪崖
之額蓋以中奉如來出山相也後爲法嗣相
繼住靜至本朝兩新老宿重修願且菴侍御

顏曰九松居今經七代皆湛然和尚法乳

九松插青天雪崖已高古崖下修證人豈止六年苦
種松挂明月清光當戶吐開崖接清溪灌花兼灌圃
屈指經七代繩繩俱步武

招隱橋

長坤跨溪最爲幽邃以深入在澗故名招隱
過橋惟在澗來人欲何之白雲滿巖阿不是爲霖時
招我隱君子永此共棲遲

在澗菴

在西山香花峯之半腰崇禎十七年覺林禪

流香一覽

八

師建有黃茂榛題額後爲淵默老宿挂錫一
先奇復顏曰香雲供養

託意俱隱淪棲身緣在澗不是薄世榮浮生事如幻
青山靜掩扉粗糲抵輕肥人生適意耳何心事樞機

青蓮菴

在東山傳自古尊宿誦法華經產青蓮處因

名

一楹深竹裏高齋納斜照清風面面吹可以恣長嘯
泉石常在眼煙霞憑遠眺傳說產青蓮千古名堪弔

團瓢

綠青蓮而上一間四角如瓢因名

身外無長物生涯寄一瓢問渠何寂寞兩眼視青霄
願得瓢也無吾生真逍遙

憩息菴

在東山其先為永慶順治元年雲棲下融然

禪師重建易今名

百城游歷徧憩息須山宅小結尖頭屋短垣慈亂石
絕俗亦無心聊以娛朝夕梅花春滿門不拒風塵客

梵香橋

斜跨溪上接雲岫菴居塢之中清梵四徹因

流香一覽

九

以舊志之梵香名之

山轉溪亦轉溪行山更遠片雲橋上白轉疑橋隔斷
可愛鐘磬音前後聲相喚徘徊足不前知入塢之半

雲岫菴

在西山其先為雲水居本朝易今額錢塘文

學俞時篤書

白雲本無心出岫隨入岫高人以爲居占盡羣峯秀
四圍擁修竹翠色當窗透清絕聽泉琴梵香橋下奏

休菴

在路西弘光元年鍊幢禪師建有杭太守張

奇逢書額今癸巳春徐冢宰題曰閒淡居

勘破浮生理休心且住菴明月出東山虛堂月一龕
展卷從吾好古人常晤談回首塵中人憑何作指南

問雲橋

在休菴之右乾巽跨溪橋下歧徑深杳無際

因名問雲

行行復行行行上問雲橋擬欲下橋去雙徑雲遙遙
傍溪南進直抵現瑞峯下借問雲中人雲徑一何深
欲尋雲起處何處易爲尋

雲巢菴

雲巢菴

流香一覽

十

在法螺峯絕頂舊爲八角茅瓢崇禎間思修

禪師焚修增構懺堂三楹仰孟泉在側可供
飲濯

飲濯

高踞螺峯頂雲構仿巢居孟泉水盈盈松花食有餘
懺堂面南開盛名徵不虛繼起惜無人山光消侵漁

眠雲室

在法螺一兩兩峯之間最爲幽遠舊名美音

菴海昌吳選部題以侍側一峯爲鸚鵡峯也

先爲山曉和尚住靜後爲濟水和尚著書處

易今額現爲懶石和尚隱居杭太守張公顏

曰狂瀾一柱厨有簑衣泉中多潛龍隱現不測

獨踞東山曲閒眠雲一屋放眼面前山只見青青竹泉深龍可潛林深鶴可宿一等住山人追踪非碌碌

翠峯菴

在西山相對眠雲明萬厯間建有華亭董太史書額爲偃亭和尚養閒處後爲法嗣住靜今住持其孫也因歲久傾圮易之爲樓

疇昔翠峯菴今日翠峯樓登樓看明月月月是中秋本不市侈富亦非顯營求志不負先人餘微蔭末流

梅溪菴

十一

梅溪菴

在一雨峯下舊爲藥師菴於今庚辰秋爲幻艇遂機兩大師養閒處至甲申幻大師謝世遂大師重建易今額蓋以有梅兼近溪也其謙卑自牧和光及物有識者咸謂有光風霽月景象

梅溪庭院靜靜在溪之旁溪聲清且長梅花潔且香主人意與適心齋而坐忘浮雲身世事俯俯付晴陽

怡雲菴

在西山高處

何以慰生平雲山足自怡豈是僻隱遁顯晦宜乘時泉飲檻前溪花看當窗枝自得於心耳人知亦奚爲

肯菴

與怡雲並稍上明惟心禪師建有錢塘吳介題額并跋蓋取惟人自肯之意

男兒生世間誰肯老巖隈一心但肯死百念俱成灰棄我不足論用我猶未來門徑滿蒼苔何處惹塵埃

普光菴

在多寶峯頂崇禎丙子春普光禪師建因名丁亥間爲性融法師住靜一名翠巖雲間陳

梅溪菴

十二

徵君題一名有竹居華亭董太史題一名飲翠於越謝弘儀題一名引香錢塘俞時篤題

左右小閣可供眺覽

蘭若高深處微茫復道通層巒俱入望松竹有無中旭日初出海當窗先見紅題品多名儒尤足想遺風

梵菴

在東山崇禎間江干梵天寺智滿禪師建因名菴前有鳩頭竹可爲杖今屬正峯所攝

人自梵天來還構梵菴居一衲老寒曛不與時盈虛人生只一隙大塊總一廬目前能自由身後問何如

三陽窩

在梵菴礎下卽三普同塔也爲普明老宿建
廣聚四眾朽骨嫌於無陽名曰陽窩又以當
塢之巽隅陽氣始此名曰陽窩

雲籠三陽窩下聚舍生骨貴賤同等倫男女不踰越
冥風吹鬼火出沒猶恍惚明月落西山閒閒大休歇

正峯

在流香溪之西背離面坎坐現瑞峯之正脈
因名順治元年超翼禪師建海昌查太史書

額

流香一覽

三

獨羨正峯菴流香作門徑夾輔東西山邱壑尤明勝
離下梅花泉飲之香且鮮試問源何處澄澄底見天

飲峯菴

在西山奧處順治元年寶賢禪師建厨有鑿
泉可供飲滌

客逐何紛紛還鄉幾衣錦回頭買一峯自鑿聊自飲
不枉韶光喪且以消塵妄何必頭上霜空令自惆悵

樹雪林

在塢最深處背離面坎卽晉法華祖師臥雲
舊址也本朝吏科給事鶴山王公同吳梅梁

重修易今額歷有高人住靜今爲戒月大師
隱居亦課法華日不暫廢飲濯有裂泉大旱
亦不竭

宵渺翠微中堂構憑雲發成說樹雪林卽是臥雲窟
法華香到今裂泉流不竭雲霞連現瑞祖師猶出沒

白雲堆

進樹雪林里許在現瑞寶蓮兩峯之中法華
祖師瘞全身處不塚不塔累石成堆時有雲
臥其上因名

東西山崔嵬中圍白雲堆白雲堆不散散去仍復來

流香一覽

古

應護堆中人舌頭猶未灰何時幸再見青蓮一枝開
現瑞峯

現瑞峯

在塢之離宮流香溪發源處下有法華祖師
白雲堆產舌上蓮花故名舊名騰弓尖以峭
拔峻遠清丈不到故名與南北兩峯鼎峙若
造其巔則西湖錢塘如視諸掌

奇哉騰弓尖仰望徒見影羣峯走腳下雲木咸引領
放離火大光現流瑞景迸出法華泉泠泠如發請

昔佛說法華時先爲放光現
瑞然後舍利弗發問申請

寶蓮峯

與現瑞峯並居東山法華經妙音菩薩爲欲聽法華經故不起於座現三昧力化作八萬四千眾寶蓮華徧滿娑婆故名

先覺棲神地靈奇別一天人間那得有火裏一枝蓮

一雨峯

在塢之巽方取法華經一雲所雨土地蒸林稱其種性咸遂生長以名

一雨東南普草木稱芳菲返景還相照流霞欲染衣多寶峯

在塢之坤方取法華經多寶如來爲欲聽說

流香一覽

五

經故從地涌出以名

爲愛金地平即從金地涌多寶猶有峯法華豈無種

長者峯

界乎坤兌之間另一小峯取法華經財富長者慰諭其子我實汝父之意以名

不與羣峯伍低低另一頭笑看窮子輩外走何時休

法螺峯

在塢之震方得震響之義法華經佛欲說法

吹大法螺故名

耳力貴目力功德在音聞法螺譏震響大地布慈雲

馴象峯

在塢之艮方得乘載之義其形又似象經云普賢菩薩爲欲守護法華經故誓乘六牙白象現其人前與共讀誦不令忘失一句一偈

故名

鍾靈一峯石乘載不辭勞勇健能甯靜蕙生萬樹高

香花峯

在塢之兌方取法華經一切眾生喜見菩薩得現一切色身三昧隨散種種奇香妙花來供養佛并法華經故名

流香一覽

六

香雨海此岸花散曼殊沙此中清意味真是道人家

髻珠峯

在塢之乾宮西山第一峯也其形圓聳如髻法華經髻中明珠今以與人因名

南國繁華地流香只一隅知音特相訪敢惜髻中珠

護龍峯

當塢之坎方東山第一峯也有岩巒邁往之勢突然而止法華經諸大龍王各以本願力守護持法華經者因名

拱嶽奔流勢千牛不可攀何因肯回首有意護名山

法華泉

在現瑞峯之半腰石壁數仞從頂迸出卽晉

法華祖師飲濯者也因名

養晦人何處流泉尙有名冷然下石壁隱約課經聲

裂泉

在樹雪林側裂地涌出一名靈泉靈異啟兆

因名

裂破千尋石迸出一泓碧溪山不重道何處來靈蹟

鑿泉

在飲峯廚下鑿峯爲飲因名一名乳泉味濃

▲ 流香一覽

七

如乳故名

始鑿畚燥土再鑿溼土觀鑿鑿不自休涌泉味如乳

梅花泉

在正峯籬外已見西溪志

澄澄一潭泉荈舍竹籬邊不必頻評品梅花名有年

箕衣泉

在眠雲廚側

微微通萬派不失朝宗處大雨濯箕衣輸他晴卽住

仰孟泉

在雲巢側當震峯之頂因名

孟泉碧如靛自古不栽蓮堪笑東林社虛名世上傳

一勺泉

在天隱不涸不溢因名

有此一勺泉何須百尺井甕杓隨自宜不勞悲短綆

源泉

在精進林晝夜常流因名

源泉日夜流曾不計春秋有眼明如鏡看人輪白頭

萬斛泉

卽天泉深廣可容萬斛

盈盈一鑑中萬斛量不竭莫是底通天夜夜浸明月

▲ 流香一覽

六

養珠泉

在雙龍闕下

湛湛流香水清清聚一潭養得珠如月雙龍仔細探

八景詩 附

東山新月

如鈎新月挂青霄劃破陰陽似一刀望裏影同弓背

曲吐時弦出嶺頭高懸將戶口堪垂幔拋向江心好

釣鼇漸遠更憐光若線拈來足我補春袍

西山旭日

望斷扶桑一抹煙誰家公子弄珍妍珊瑚鑄鏡推出

海琥珀爲盤拋上天形似沙彌都起早心空大士幾
高眠一彈指頃光千丈射破重霞到眼前

清曉疏鐘

衲被繩牀睡足時林泉深處打鐘遲數聲縹渺穿雲
澗幾陣悠揚繞樹枝點破愚人息妄想喚醒騷客賦
新詩并教催起高眠子一枕休耽夢似癡

黃昏雜梵

百鳥依棲人語靜喧喧梵吹動林虛上方鼓接下方
磬東嶺鐘連西嶺魚竹浪微微衝碧落泉聲隱隱上
階除輕風吹起松梢月併作清音入我廬

流香一覽

九

花晨掘筍

山地芳榮穀雨前每因裂土掘春鮮宛然瓊樹身微
紫酷似鸚哥鬚帶圖雪藕未堪方脆美珠蘭差可喻
香妍短長常在二三尺臥亂煙花溪路邊

月夜焙茶

深沐東皇雨露恩摘來松火焙黃昏清乘月色浮盈
塢香逐夜光蒸遠村七椀盧同難釋口三杯陸羽暗
消魂試新旋煮流香水龍井蒙山何足論

九松雪霽

積雪千峯未始消寒光猶掩曙光遙九松捧日呈高

潔一塢看龍勢動搖鱗甲欲舒煙幕幕虬枝似送雲
飄飄巖阿也渥陽和澤何必虛名封盛朝

萬竹秋高

千竿萬竿溪西東一陣兩陣動秋風拂拭煙塵飛嶺
外簸揚高潔起山中虛心自可師君子勁節惟堪友
遠公鐘磬黃昏霜月曉凜然清梵醒盲聾

流香一覽

十

光緒戊子季春月

靈巫隱寺誌

退圃王文韶署

錢唐丁氏嘉
惠堂重刊行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靈隱寺志八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國朝孫治撰徐增重編治字字台仁和人增字子能吳縣人其書因明萬厯中昌黎白珩之志稍增損之體例與他志略同惟以宦遊寄寓之人概收之人物一門則事涉創造於義未安

靈隱寺志提要

一

武林靈隱寺誌序

各山多有誌而作者殊難其人非作者之難其人而各山之難誌也蓋紀事務奇則怪迂以濫耳標理猥并則龐雜以淆目而徑露寡聞者畏上古如雷門好奇弔詭者視世俗如蒙茸甚矣各山之難誌而益以見作者之難其人也予讀樵者誌靈隱十二卷雅而不誣贍而有體其舉蹟也雖幽隱不廢其述類也雖猥近不遺斌斌乎置于古作者之間又奚疑焉余生長武林喜述舊聞即如葛立之鶴林玉露僧懷顯錢唐勝蹟傳牧西湖古事周益公平園日記牟應隆陸

靈隱寺誌嚴序

一

山雜記四水潛夫武林舊事楊瑀山居新錄岳珂程史劉孟熙霏屑錄葉子奇草木子之類名不能盡述而存者或寡樵者網羅無所缺失按部就班入其中者如玄圃西山侯鯖獺髓無以異也又其逸氣雋句又如讀先秦以上檀考公穀之書予驚怖其言而無極也狀則具德和尚重興靈隱功冠八紘道光千載而斯誌直空前後其不朽矣乎樵者為誰子友孫子宇台孫子之稱西山樵者蓋其志也康熙二年歲次癸卯秋八月嚴沆顥亭氏撰

序

昔大聖人之立教垂世也皆有時節因緣蓋不於前不於後適當其際因時制宜之謂也釋迦老子說法四十九年三百餘會始以因緣次以境智終以般若解脫末後拈花此正法之時節因緣也既而阿難結集鳩摩羅什翻譯乃至康僧會之建塔梁武帝之懺法此象法之時節因緣也是時講席彌天法師爭立妙論狃于文字達摩從西天來直提正令掃盡見聞此祖師之時節因緣也今已在末法中矣興末法之聖人豈尙有待歟蒼生困苦已深末法之聖人其心

靈隱寺誌徐序

不知若何汲汲而無如時節因緣之未至也震旦自孔子述經後五六百年聖教漸遠司馬遷本太史公以成史記于是班固從而做之輯前漢一代事蹟而爲書自此而降代各一書故有二十一史之稱史記中列入書前漢書乃變而爲十志後世人又做之于是郡縣有誌寺亦有誌此武林靈隱寺誌所由來也靈隱寺誌最初者已不可得見所得見者白誌與孫誌耳白子佩氏爲易菴大師修誌在明萬曆壬辰孫字台氏爲具德和尚修誌在康熙癸卯九年冬余過靈隱時晦山和尚住持屬余重修之鄭夾深嘗有言

誌者憲章之所賴非深于典故者不能江文通亦云修史之難莫過于誌吾輩不諳法門事則修寺誌不尤難乎史遷謂之整齊故事一似易之此在子長則狀後漢而下正以整齊爲難耳余幼嘗侍教于大君子矣習其緒論今余已六十衰遲自棄從不敢身預其事茲既已有人整齊之而余何必復修之修之而余不辭者蓋有故焉聖歎嘗言之適幸作得一篇文字可惜早間欲作而爲他事所奪失卻一篇文字假今不作明日作當更另有一篇文字此深知時節因緣之道者也是故在易菴時有易菴時之靈隱誌書

靈隱寺誌徐序

在具和尚時有具和尚時之靈隱誌書在晦和尚時又有晦和尚時之靈隱誌書時節因緣先後固不得相假也雖狀人各有心各如其面用我之手握我之筆發抒我之意以爲我所修之誌各求其當遑計修誌之前有其人焉不敢與之或有異同又遑計吾誌修之後有其人焉與我絕不異同也卽我既修之後屬我重修我亦不能必其無異同焉我總聽之于時節因緣而已矣康熙十年歲在辛亥夏六月望日吳門徐增子能氏書于靈隱寺面壁軒

序

樵者於樵之外無所事焉狀武林為佳山水而樵者
又生長其間則安得默狀而已耶具德禮和尙臨濟
之大宗匠也其以眾人之請而來至此也蓋翦其蓬
蒿而居之越十有三載而琳宮梵宇煥狀而鼎新焉
樵者樂山林之寵榮又不可以無志雖狀靈隱有志
前此矣萬曆三年昌黎白氏之所修者吾見之矣白
氏為志凡三易稿而帝虎雜出年祀淆亂況以陋劣
如樵者哉雖狀以大師之靈竭樵之志慮則於今昔
記載或冀其有當於萬一焉耳若以比方於楊銜之
之洛陽仰藍則樵豈敢康熙二年癸卯秋七月西山
樵者孫治撰

靈隱寺誌孫序

一

靈隱寺誌總目

序

山圖

卷之一

開山

重興

山水

卷之二

梵宇

古塔

古蹟

卷之三

禪祖

卷之三

靈隱寺誌目錄

一

禪祖

卷之四

法語

卷之五

檀越

卷之五

人物

卷之六

藝文

碑記

卷之六

藝文 誌 序 志 表 書

疏 贊 言 論 銘

卷之七

藝文 跋 啓 塔銘 塔表

行狀

卷之八 附山地數

詩 遺事 雜記

山地蕩總目

舊存

檀施

靈隱寺誌目錄

二

續置

序

方內名山祖席琳宮莫不有誌一以顯山川名勝二以表興創功勛次則人物雄奇宮殿瑰麗畋漁舊聞搜羅怪異建置沿革之由再造中興之績莫不綉綉繡錯纖毫備載顧以天下靈山區中名勝獨可以無誌乎又況靈隱以一百餘代禪祖之後其中或開創或重興或建功業幾條或置殿堂幾帶功業難泯莫不表揚獨先師具德老人茶瘁二十餘年舉全座靈山尺寸而鼎興之從外至內殿閣巍峩堂寮鱗砌佛像嚴麗金碧輝煌隨一殿一堂一房一舍一樓一閣

靈隱寺誌序

一

皆一手擎出脫體斬新雖日重興實同開創又可以無誌乎有誌也唐宋以來舊誌有無不可得考所見者白珩子佩氏之誌而已白誌太略又用筆近俚蒐討未備不成佳書先師重建靈隱之後又有誌矣則吾友孫宇台社翁之筆也宇台於先師重建功業極力發揮已十有六七獨於靈隱各勝開章發軔辯論太多紆迴曲折樂成辯駁山水之書似乖傳信先師臨上雙徑手是編親授顯囑以校讐付刻戒顯一覽覺多所未安適吾吳門故友徐子能氏惠顧冷泉余乃篤留館之丈室初屬塗抹拙集次舉白孫二誌力

求典竄子能乃焚膏繼晷盡力校讐研磨禿盡管城
 坐穿皋比閱一載而後成舉白誌之俚俗者而雅馴
 之孫誌之迂曲者而直捷之狀後開門見山如飛來
 冷泉舉自洞達先師重興大業蓋天蓋地和盤託出
 矣有此書也不惟先師血汗永耀靈山并一百餘代
 禪祖其崩崖裂石之法語冷冰嚼雪之高風及古今
 鉅公偉人奇文異藻囊括殆盡雖不比二酉屋塾之
 藏以此懸之國門名山豈不共昭垂不朽哉爰付削
 劂質之大方靈山一會從此永遠未散矣康熙歲次
 壬子閏七月既望靈隱嗣法繼席門人戒顯百和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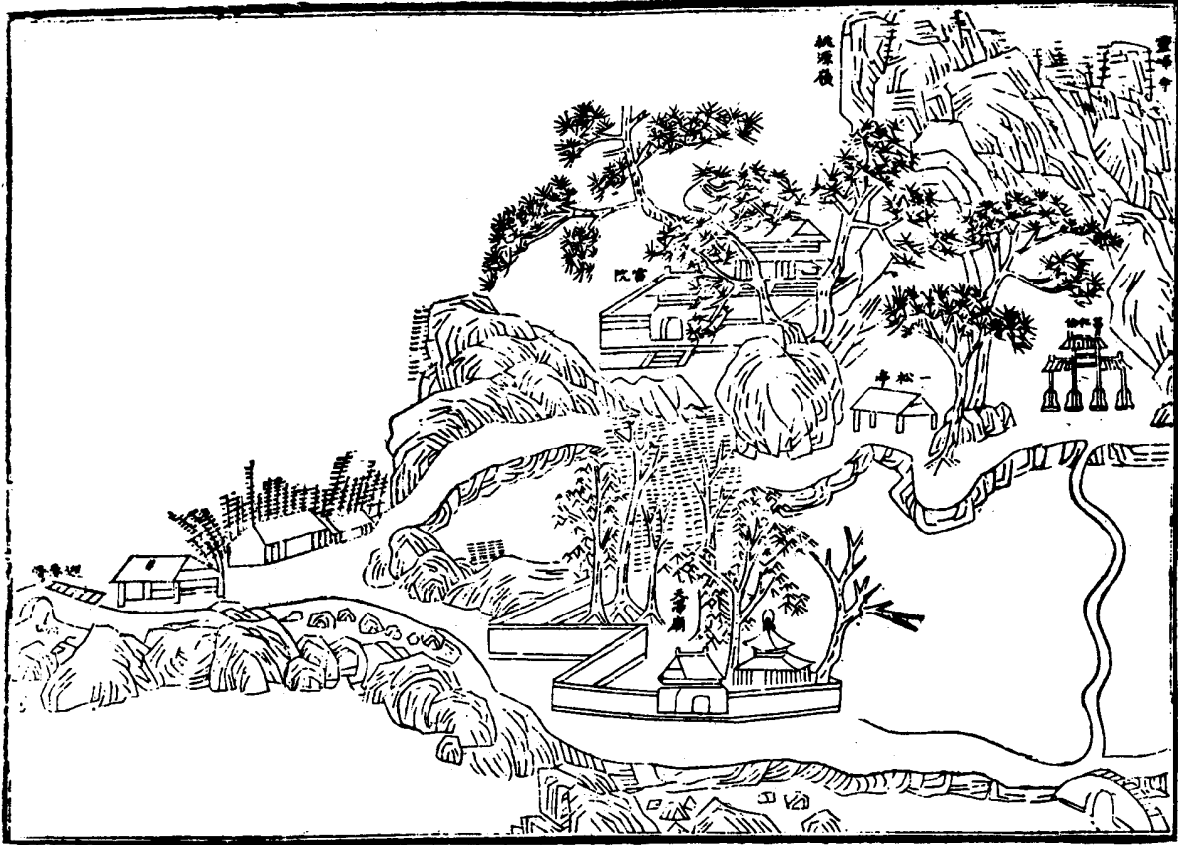
靈隱寺誌序

二

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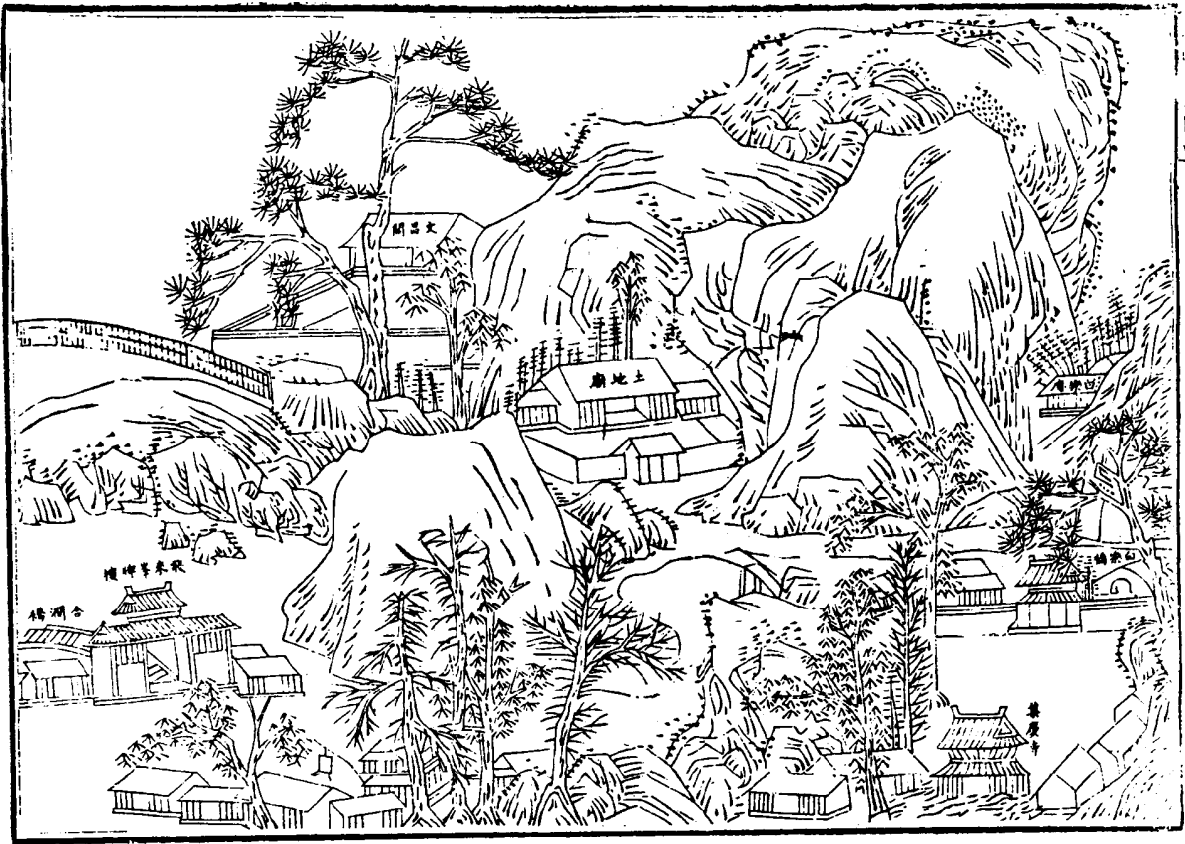
靈隱寺誌圖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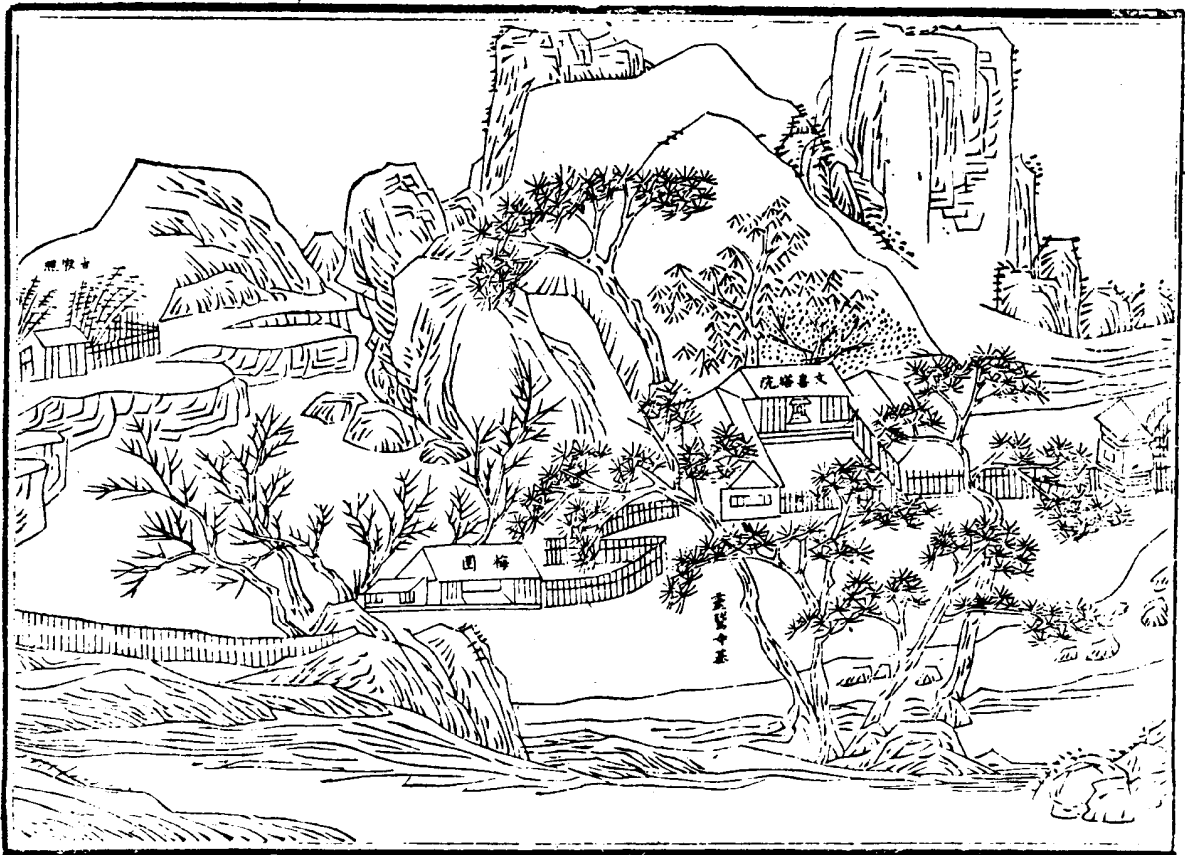
靈隱寺地圖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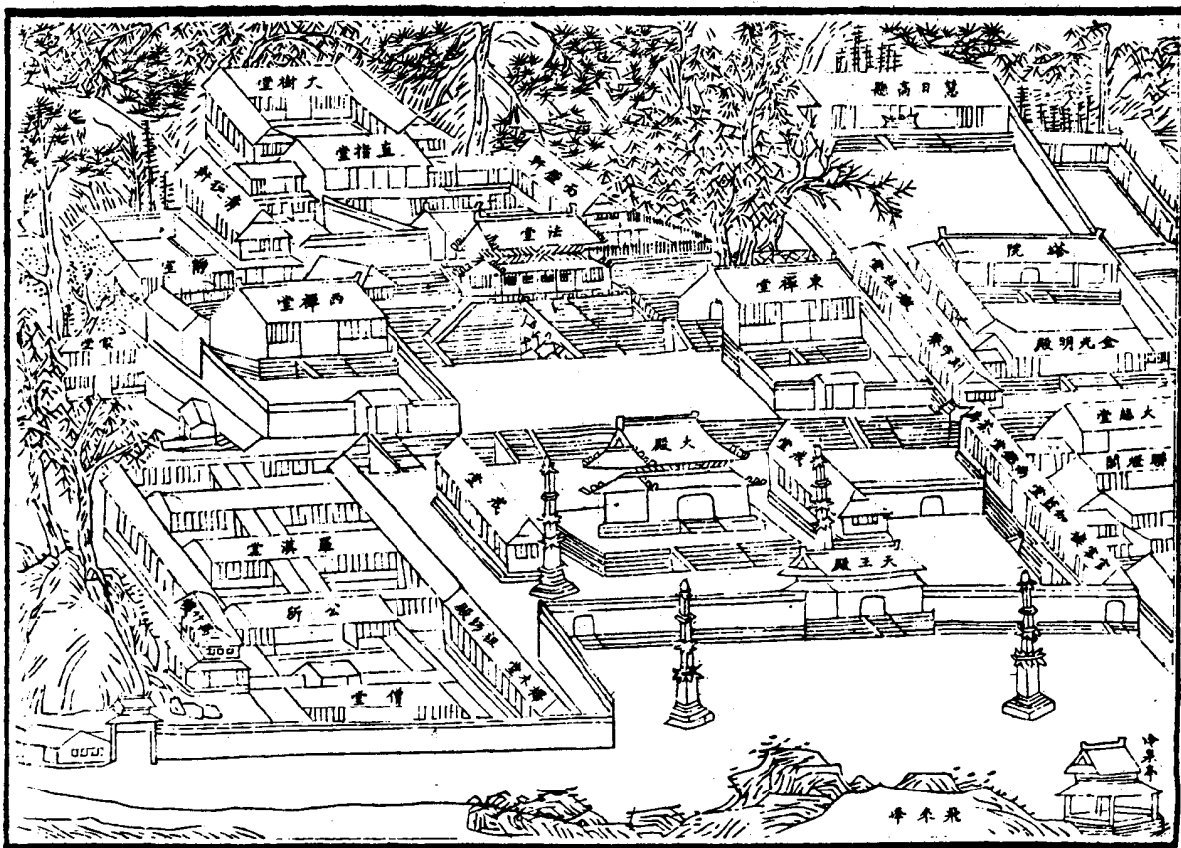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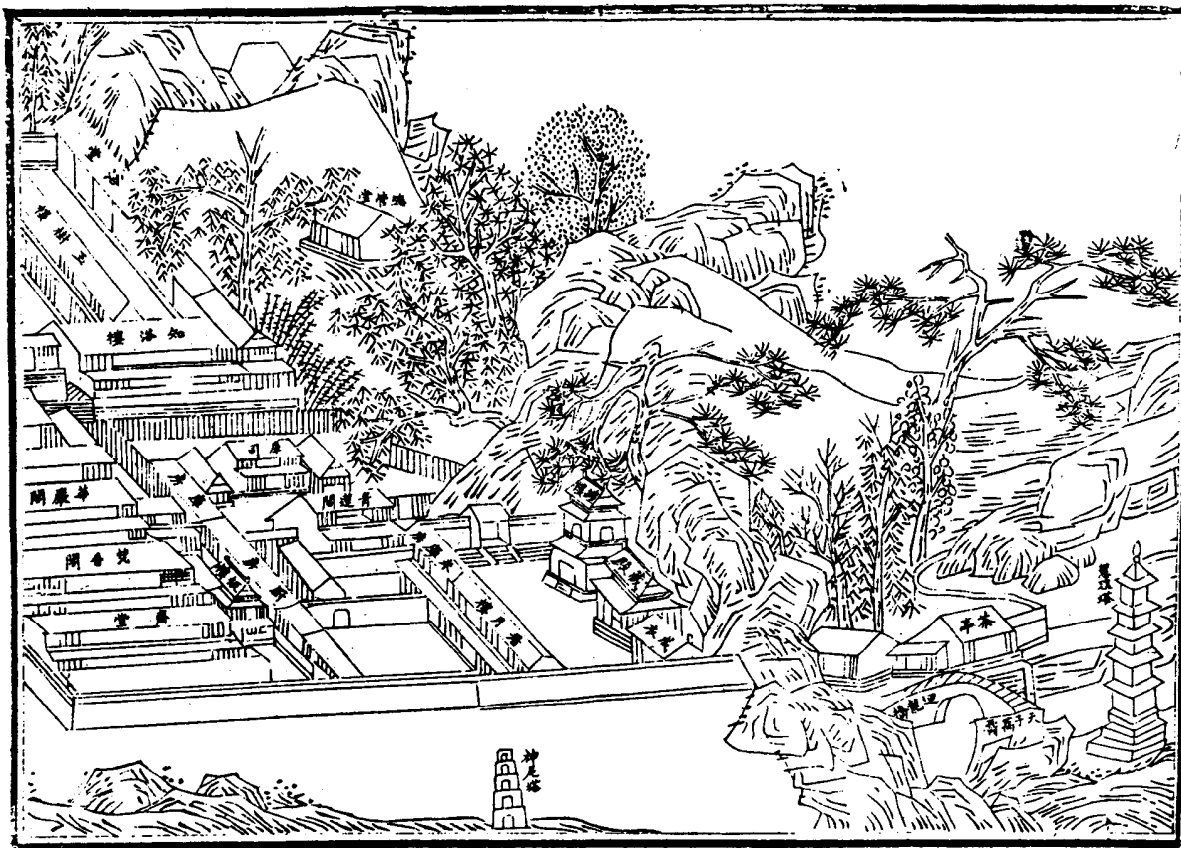
靈隱寺地圖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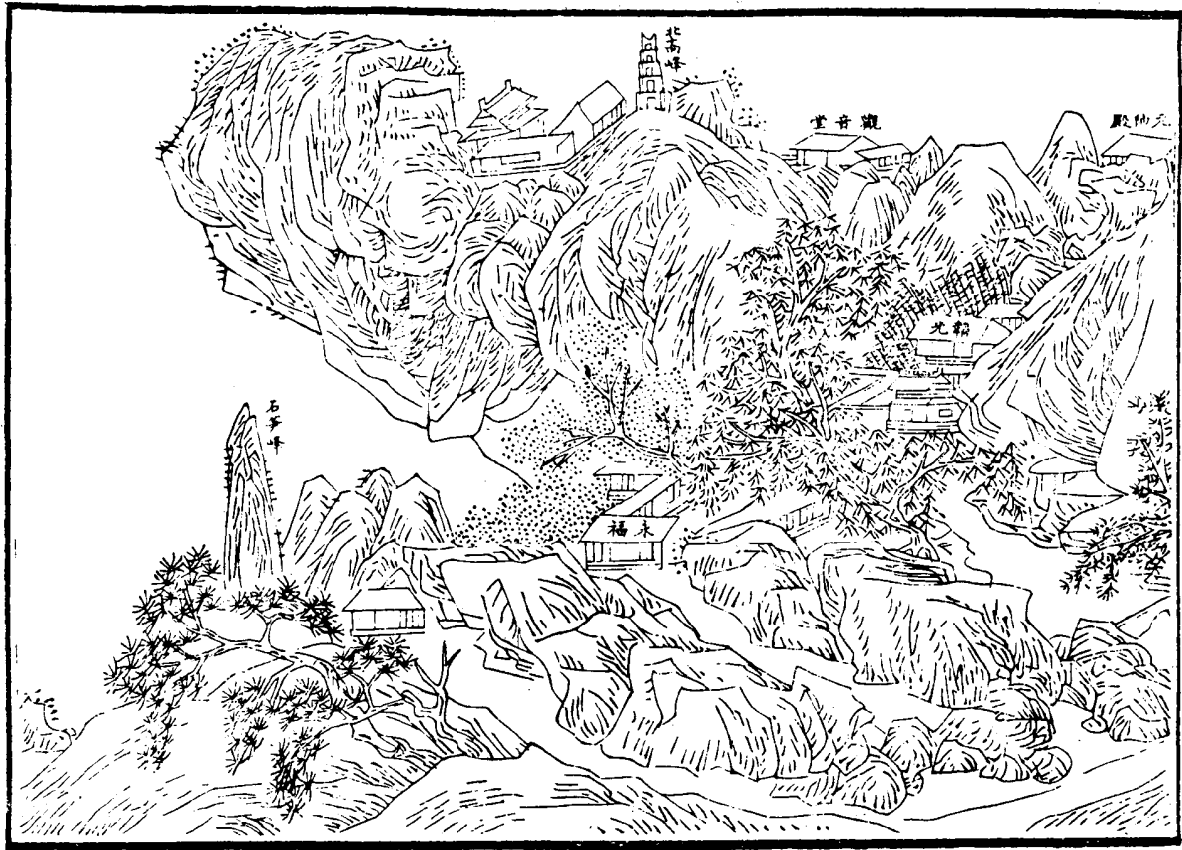


關品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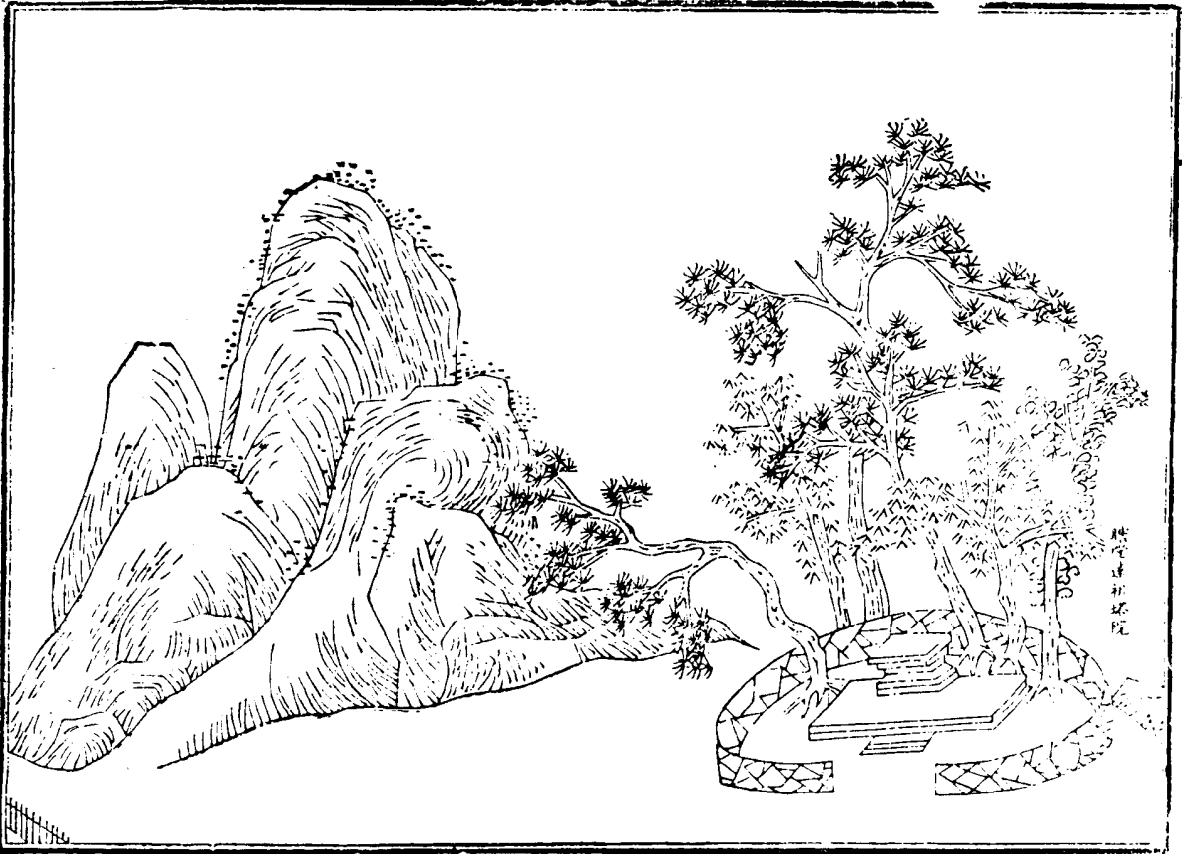


樓原寺





靈隱寺法圖八



靈隱寺法圖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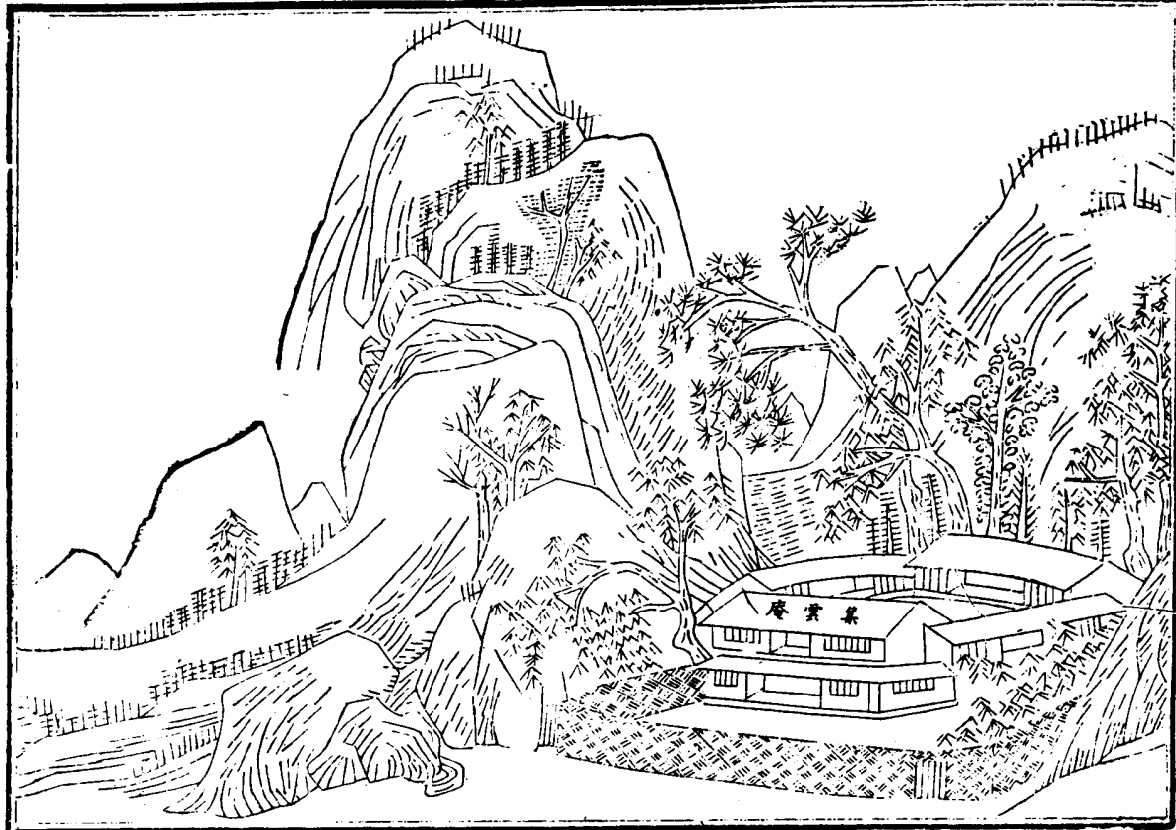


四丁半
川

636



平塚河



武林靈隱寺誌卷之一

武林西山樵者孫治宇台初輯

吳門而菴居士徐增子能重修

住靈隱第二代戒顯晦山校訂

開山始迹

原夫西方聖人之教被于震旦也漢明帝兆金身之夢白馬馱經康僧會協舍利之求赤烏建塔由是而降聖教大行彼方聖賢乘運顯迹或遙空振錫或隨處託生所在之處建立道場以保佑君國利濟民生其心甚遠其功甚大近代

靈隱寺誌卷一

天下大利在吳越間者推靈隱寺為首然開山實自理公踵其後者豈得忘其所始耶誌開山

第一

靈隱寺在今杭州武林山去城十餘里其山控湖扼江有龍盤鳳翥之狀為仙靈區宅東晉咸和三年竺僧慧理遊至武林見飛來峰而歎曰此為天竺靈鷲峰小嶺不知何代飛來人咸不信理公曰此峰向有黑白二猿在洞修行必相隨至此理公即于洞口呼之二猿立出有此因緣連建五刹靈鷲山靈峰等或廢或更而靈隱獨存歷代以來永為禪窟五燈互

照臨濟子孫居多今重興者爲具德和尚是法運使然也

重興緣起

吾于興廢之際而重有感乎其人也古來大利不一其始也有善知識以創之迨其後至瓜分房屋各利其生殿閣荒涼鞠爲茂草往往然也今觀靈隱金碧莊嚴冠于諸方而亦知二十年前衰落之不堪也嗟乎不有任持其何以寺不有廢者其何以興然則靈隱之廢天之所以開大善知識也誌重興第二

靈隱寺誌卷一

二

昔理公之開山也固非偶然今靈隱之重興也亦多奇兆明季以來寺已廢敗本山二十四房子順治六年己丑敦請臨濟正宗三十二代具德和尚住持和尚乃三峰老人之嫡嗣天童老人之法孫也天童一棒當下直捷三峰玄要宏暢綱宗具和尚兼而行之道風廣被十坐道場位下法從動以千計是時和尚在佛日先有烏程金姓者寓靈隱夢寺中鼓吹迎大慧禪師至又僧數輩夢明教禪師囑迎和尚更有異者佛日忽一日至夜半四無人聲聞伽藍殿閃然細聆之則靈隱伽藍與佛日伽藍相爭也于是本山

僧眾闔郡護法敦請不已而和尚于己丑進院至則慨然曰夫所謂道場者上以莊嚴尊像敬禮三寶使人得以瞻仰下以鍵錠衲子傳佛祖慧命外以接待宰官居士內以安置諸執事一應僧眾寮屋缺一不可今無歇足處則鶯嶺飛來之瑞理公開建之功乃至于此卽率大眾躬親秉耒斬棘除壤凡事先之不辭勞苦乃于庚寅冬集料興工若法堂方丈客舍僧寮鐘樓浴室等次第而成煥然一新矣大殿歲久方思修葺而大殿災此豈神天佛祖以爲非和尚不能鼎建而故以是委和尚歟舊殿高三丈度非百萬

靈隱寺誌卷一

三

金錢不可就功程浩大揆之世情人咸難之和尚立排眾議乃發誓願曰大丈夫出家學佛身非我有擔荷重遠爲末劫津梁願造一佛殿而便束手卸肩耶于是堅金剛心奮勇猛力眾心旣齊人天協助所最難辦者無如巨材乃命工師求諸徽殿常玉等山山深水遠卒不能下不日水大發從空瀉出咸驚靈異宰官護法檀越施財貧者用力役夫助工其聚如雲其心如火不三年而殿成上梁之日人來觀者十有餘萬擁塞如山咸頌和尚法力其聲如雷諸山谷應說者謂自建造以來未見若斯之盛者也其餘寮舍

寬敞足以容眾四方來參者歲以萬指計雲水往來日以二三千指計賓客輻輳無一寧晷使人虛往實歸譬如甘露水咸得滿願因緣福報至矣極矣非眞天下大善知識何以有此未幾應徑山之請乃請法嗣雲居補處卽今之晦山和尚也和尙具大才少與吳梅村祭酒同筆研名籍甚甲申春聞李賊破京慟哭焚書卽以金剛王寶劍斬斷葛藤于千華老人處受具于具德老人處傳法印日夜究心綱宗與從前祖師如鏡照花如水和乳化行江楚連踞雲居四祖疏山薦福諸大祖席曾著鍛鍊禪人說十三篇諸方

靈隱寺誌卷一

四

畏卽每結制一七之期必有數人省發正法眼藏之利益學人有如此滄沱絕學重開生面以大展具老人未竟之緒靈隱重興固不在殿宇鼎新已也

武林山水

誌靈隱爲寺也而何以及武林蓋先有武林山水而後有寺也從古聖賢負佛祖慧命爲人天眼目者往往遠城市而居山林非耽名勝重道場也道場爲莊嚴法寶陶鑄衲子之地豈擾擾名利之藪可得而混雜者哉故古刹必在名山不惟使皈心法道者得山水清迥之氣以資其

禪定且使遨遊山水者瞻仰紺宇以發其道心然則助道因緣莫各山若也乃誌武林山水爲

第三

武林山水其載于邑乘見于遊人記詠亦既詳且備矣而茲何以誌之武林山峰嶺不一名利甚多而世之稱靈隱者必曰武林靈隱說者又以北高峰西麓寺之所坐之山爲武林則安得有六十里之廣要之武林是合六十里之山而言之也孫宇台誌云武林在錢唐縣發源于天目森列錢唐東至赤山埠進龍浦西至古蕩西溪北環西湖南控浙江週迴六十餘

靈隱寺誌卷一

五

里爲當吾于是知靈隱之得以武林稱者當理公未創寺之前祇有武林及理公建寺武林山亦止一靈隱故稱武林靈隱今之三竺諸刹分踞武林者皆在靈隱旣建之後是以不聞稱武林三竺明乎不得與靈隱抗行也夫廣六十里之武林山旣爲三竺諸寺所分踞則誌靈隱寺者不可得而盡舉若就所坐之山而誌之則又非稱武林靈隱之義矣吾今就其西山迤邐一帶以誌之其峰則有

飛來峰卽靈鷲峰也爲靈隱寺案山以竺僧理公得名高五十餘丈此峰中空外奇玲瓏磊塊說者謂

其如矯龍奔象伏虎驚猿墮者將壓翹者欲飛是也然未能盡其形容也其石有竅有罅有罅有筋有稜有如手指攢撮者有如鐵線疏剔者有如老松皮者有如蟲蝕者有如蟻穴湧起者有如蜂房相比者有如波浪衝激者有如凍雲合遯者下本淺土勢若懸浮橫豎反側非人思想之所得及石色非青非紫帶白帶綠石隙生樹木甚老甚瘦輒有無根藤附之秋有紅葉豔若布錦坐冷泉亭望去迥出世外多生藥草鮮知其名其從西天飛來無疑

靈隱寺誌卷一

六

蓮華峰在飛來峰西高起而聯屬者是也水經謂孤石壁立大三十圍高百丈今從下遙望下闕上銳從頂視下其石四面敷開如蓮華瓣狀故名宰相峰在蓮華峰北下向西如宰相執笏待漏狀月桂峰在飛來峰西南唐天寶中嘗雨桂子有一子成樹慈雲懺主居此十二年宋天聖中丁卯秋七月八月兩望夜殿堂左右天降若雨其大若豆其圓若珠有黃白黑三種色帶殼味辛此月中桂子也因取播種林下浹旬而甲坼彌月盈寸綠葉可玩明年春移植白猿峰下迴軒亭凡二十有五株其

它桂樹甚多而今無存者以花時多得煩惱不去培植漸至彫盡康熙五年靈隱大殿落成後八月十三日早起載堂禪師聞屋上歷落有聲出而視之其狀圓而長大踰草麻子殼有文亦相類大殿法堂方丈前後都有拈取呈具德和尚曰此月中桂子吾已見過二次載公秦川人今為晦山和尚法嗣曾住持石門虎嘯寺曩在具和尚位下因收貯二合許將移至秦中種之時有好事者聞之咸索觀輒取四五枚去纔至揚州而桂子已盡賂寶王有句云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其語不虛則

靈隱寺誌卷一

七

唐初已落過然落必有瑞應具和尚重興靈隱寺十有七年間凡三見矣白猿峰理公嘗畜白猿于此稽留峰在蓮華峰峰形正不偏無別峰迤邐傾仄突兀之狀俗謠為雞籠山是也北高峰武林山左支之最高者自下至頂九十二丈樵蹊陡峻以曲折為灣共三十六灣登絕頂瞻眺羣山孫列湖水鏡涵江流折為帶環海色宿為莽沆真大觀也上有五顯廟塔一座烏石峰在北高峰西上有烏石故名昔趙清獻判奪

法安院歸靈隱作形勝又名形勝山

龍門峰在烏石西上有石對峙如門

西原峰在龍門西南武林水北澗發源處也

雙檜峰在龍門南上竺右山也上有雙檜望之如蓋

白雲峰上竺坐山常有白雲覆其上

中印峰在上竺左昔寶掌開中竺山掌乃西域五印

度之中印人故名中印

乳竇峰山下有乳泉白色

獅子峰與中印峰左右相夾為上竺路也頂有奇石

狀如獅踞

靈隱寺誌卷一

八

香爐峰

善住峰與中印相連因寶掌住世故名悲華經摩尼

太子成道號善住珍寶山王

其嶺則有

駝巘嶺北峰東盡處宛如駝肩今作桃源

石人嶺北峰西高六十二丈路屈曲如羊腸通西溪

東墓嶺通黃山

楓木嶺中印峰路

白沙嶺以沙白得名通梵村

郎當窰又名捫壁嶺左迫削嶂右臨深溪緣木板蘿

方可舉趾故稱郎當又上為天門東通龍井南通五雲

幽淙嶺深壑冷洽巉石齒齒陟此者須前後牽挽草

樹周密仰天一線俗名水出嶺與郎當嶺接

東嶺下竺東大路

西嶺道標和尚結廬于此

仙芝嶺月桂峰下南北二山通衢俗名胭脂嶺

黃泥嶺胭脂嶺餘氣

其塢則有

於家塢雷院西立本塔基

靈隱寺誌卷一

九

水岡塢在北高峰水從東下

巢居塢沂澗而西達韜光許由夏則巢居又云巢父

所居故名

大桐塢烏石峰西

石人塢石人嶺下

白沙塢白沙嶺下

桐木塢楓木嶺下舊有吳寺通中竺

騰雲塢上竺後通白雲峰

楊梅塢廢興福寺路對上竺興福舊名彌陀教院得月輝老宿重興

永清塢對中竺內有菴名永清

神道塢與下竺對

慈雲塢以慈雲建塔得名

葛塢葛井處也

活沙塢上至天門諸山下伏

水竹塢

珍珠塢

瑞岡塢

鶴子塢

其洞則有

龍泓洞前當迴龍橋後通冷泉澗哈呀懸霄挂碧湧

靈隱寺誌卷一

十

金似真非真內有通天處漏天如井後人題通天

洞三字其側有小洞底地無垠傳聞昔有採石乳

者入之不已聞篙櫓風浪之聲謂度浙江通蕭山

者即此洞也內有蔣之奇篆書未見賈似道題名見後

卷唐丁飛宅於中

玉乳洞一名巖石室一名羅漢洞吳赤烏二年葛孝

先于此得道後人就道畔鑿住世羅漢十六尊其

迴旋曲折小有蠻蝸涓滴沁凝大旱不竭豈上仙

蛻白石之繭而龍鼻為大陰之戶耶

射旭洞一名青林巖即理公巖有唐楊遵象書三大

字見石隙乃理公燕寂之處又名燕寂巖其下四

極三門鰲撐而立其上豐額險足龜殼猶存外視

則洞可容百數人內視則巖可樹百椽屋藤蘿聯

絡峰石縱橫無愧署書八面玲瓏四字者也內小

石有金光洞字側有周伯琦篆書理公巖記一碑

見文 山多櫛桂木葉常青凌冬不彫故曰青林又

曰香林

呼猿洞在蓮華峰麓即慧公駭飛來峰處六朝宋時

有僧智一訪舊蹟畜猿于此其洞門甚狹側身乃

容內廣堂皇冥如長夜又一洞炬火偃行數百武

靈隱寺誌卷一

十一

或高平如砥或巖巖如牙又一洞非騰蛭不入故

人憚而未詳

金佛洞飛來峰南下竺薈蔔堂後

香林洞亦名香桂林黃初菴有詩

圓公洞三生石側為圓澤會處也

其巖則

龍泓巖在龍泓洞洞有室曰巖

青林巖在青林洞

理公巖理公燕寂處也

玉女巖飛來峰頂一名新婦石巖下石罅有水如玉

女潭也

日月巖在下竺山一圓如日一半灣如月

虎頭巖在蓮華峰下虎頭禪師以此為號

千歲巖以寶掌為名

天香巖在中印峰山半又名百歲巖

白雲巖永清塢新巷

百丈巖雙檜峰後

烏石巖白雲峰後

其石則有

石蓮即蓮華峰也

靈隱寺誌卷一

十一

石梁在飛來峰頂長一丈巨石上如梁

三生石 下竺石

水波石 下竺後石上有水波紋舊時江水至此

鬪鷄石無考

卧龍石慈雲種梅其上其詩有梅有和羹實龍無為

雨時之句

一指石龍泓洞旁

石筍烏石峰山半高數仞周可七八抱圓峭特立亦

名卓筆峰

石室在韜光山後真觀坐其中得道者名頭陀石室

理公巖下者名巖石室其一未詳

獅子石韜光山後高數仞

石人在嶺上近祝如將軍戴鐵笠之狀遠望又如幼

女雙髻也

棋盤石在永清塢中高數丈色赤如丹廣丈許平如

砥嘗有老僧謂邵山子埽葉林中得石棋子

醉石方廣一尋在洪有竹園浴蓮池側主人以其平

踞可觴咏也名曰水臺盤白珩靈隱記曰至是搜

名勝而此石以小見遺夜夢人指曰何忘醉石也

其棧則有

靈隱寺誌卷一

十二

伏虎棧陸羽二寺記言靈隱澗中奇石後為朱勗取

去

連巖棧飛來峰頂石級猶存白子謂連雲棧

與伏虎棧皆峰麓奇石楊真伽鑿為佛像

其水則有

南澗一會支澗七

南發源于五雲山水出嶺

西合上竺兩山支澗徑靈隱房小橋合流過五雲

山路小廟橋又合觀音井水經時橋匯水出金佛

橋在普門內過天巖房橋

東合楊梅塢支澗出琮老橋僧琮建東合中竺永清

塢支澗北出中竺寺橋東合下竺神道塢支澗北

過下竺寺橋東合月桂峰支澗三水橫出如川名葛洪水過慈

雲北澗出飛來峰至龍迹橋會北澗

北澗一會支澗十

發源于西源峰南合白沙塢支澗西合永安支澗

西北合大桐塢支澗流過吳寺橋西北合烏石峰

水南會呼猿澗暗水南合冷泉水源北合石筍支

澗又北會金沙銀沙支澗又北合韜光支澗東流

過曹家橋淨匯于靈隱石門澗經瀑雷橋今廢迴龍

靈隱寺誌卷一

西

橋會南澗水于合澗橋下舊橋三洞今修曰靈隱浦南宋通舟

至此北合水架塢支澗西流過白樂橋北合瑞雲塢

水經雷院名後澗溪出唐家橋東南趨西行春橋

逕東行春橋逕金沙灘裏五橋匯為西湖

其泉則有

冷泉相傳在蓮華峰麓今在寺前堆藍漾碧冬夏常

盈池旁有缺缺空洞形家以招提擁北高而面飛

來宜匯此澗置閘以蓄水建亭其上者唐刺史元

真廣池者宋僧如璧也

溫泉在冷泉之上首今澗

渦渚泉臨安誌云在東嶼

卧龍泉在渦渚側

醴泉在渦渚右大厓六年出酌之療疾

蕭公泉在寺右

伏犀泉在飛來峰頂

瓔珞泉下竺後巖元時竭僧允若祝曰吾緣在是泉

當再來已而泉出

蓮華泉

跳珠泉此二泉疑在慈雲塔院處東坡有和周次元

跳珠泉詩

靈隱寺誌卷一

五

上永福劉宋慧琳禪師開山明弘治間洪

金沙泉銀沙泉俱在上永福二方石池現存

觀音泉上竺為大悲泉在講堂下流繞殿前經如意

池池以青石闌之方丈許石面鏤如意文

夢泉宋崇寧元年浙西大旱寺中廚水不給主僧玉

法師夢泉發于西坡鑿之果得

蒼泉在雙檜峰

華光泉在白雲西院

凝翠泉在獅子峰下

水月泉在中印峰前

孫公泉上竺誌謂孫思邈

玉液泉永清塢

小龍泓泉閻妃墓側

白公茶井泉在形勝山麓舊鐵秀菴處

龍王泉康熙辛亥夏大旱韜光道上澗泉盡涸忽於龍王祠前迸出一泉充滿常住真龍神賜也

其池則有

蘸筆池在本寺東廊下丁行者學書處

茯苓池在本寺西僧堂刷芥成池

金蓮池在韜光

福泉池下永福寺福王建亭其上

靈隱寺誌卷一

六

雲液池在白雲峰

七星池中竺殿前

金波池集慶寺後

其井則有

葛翁大井普福寺後洪丹井天下凡十三而在杭者

三此與下竺井為二其一則在龍井翁家山有壇

在雷院慶化山所植松在履泰將軍廟

天澤井履泰將軍為天澤侯此其井也

武林靈隱寺誌卷一終

武林靈隱寺誌卷之二

梵宇

昔佛以正法教天下而復立像法者以正法深

微幽奧初心難測有像法在使轉輪與聽法者

皆于是乎準焉故必建寺寺者聚也言三寶之

所聚也入門列四天王者表護世功在前也中

坐慈氏者表當念即可入一生補處位也向內

建韋天者尊其道肅三洲向佛而擁護也三世

佛者表三際代禪而覺體不動也殿中左右列

應真諸天者表真俗二諦互顯中諦也觀世音

靈隱寺誌卷二

一

擁于殿後壁者普門示現也後有樓閣者普賢

萬行為諸佛之長子而因緣果滿也像法之大

義如此又聞一千年像法後五百年滅壞今靈

隱在像法滅壞之秋具和尚獨力鼎新功勳莫

大焉為誌梵宇第四

寺自晉咸和間理公開山山門榜曰絕勝覺場葛洪

所書正殿曰覺皇寶殿為宋理宗御書五季隋興廢

莫考至唐初自宋之問咏靈隱詩承聯未就遶廊行

吟駱賓王時避禍隱于僧乃續曰樓觀滄海日門聽

浙江潮之問欣然用之靈隱之名大著大厯六年修

會昌廢教寺毀僧散後稍興復規制未宏至吳越錢忠懿王國富民殷命永明延壽禪師重爲開拓殿宇一新建石幢二殿仍覺皇之舊殿後爲千佛閣最後爲法堂以東空建百尺彌勒閣宋眞宗景德四年賜稱景德靈隱禪寺南渡後高孝二宗翠華屢幸理廟親灑宸翰增輝山水當時號稱禪窟爲五名山之第二山焉改法堂爲直指堂賜直指堂印元至大元年殿歲久蠹朽住持正傳撤故爲新皇慶元年落成至正己亥燬于兵癸卯住持輔良始建方丈伽藍堂明洪武十七年住持慧明重建覺皇殿永樂元年僧善

靈隱寺誌卷二

二

才募施裝塑大佛諸天及諸供具宣德五年閏十二月八日覺皇殿災九年住持曇瓊建左右翼門住持良玠重建正殿復還舊觀隆慶三年三月燬于雷火萬厯壬午住持如通開講說法士庶雲集五年鳩工飭材百廢具舉以癸未冬十二月始事越五年落成殿倣唐式用柱平頭四十八石柱十六易名大雄寶殿越今六十餘年寺積廢存者十無一二大殿直指堂轉輪殿亦僅存而已

大清御世順治己丑春二月各房僧眾暨外護合力敦請具德和尚住院和尚相隨數百僧戮力締造庚寅

營造方始堂室次第鼎新戊戌三月廿六大殿災天將以除舊布新屬和尚也辛丑七月十七日大殿與天王殿同日鼎建十八年間營造無不高大寬敞丹碧一新凡爲殿者七天王殿大雄寶殿藏殿伽藍殿羅漢殿金光明殿大悲殿爲堂者十二祖堂法堂直指堂大樹堂東禪堂西禪堂東戒堂西戒堂齋堂客堂擇木堂南鑑堂爲閣者四華嚴閣聯燈閣焚香閣青蓮閣爲軒者三面壁軒青猊軒慧日軒爲林者一玉樹林爲樓者三響水樓看月樓萬竹樓爲房爲室爲公所者十雙桂室香積廚圍室浴室各寮房公所

靈隱寺誌卷二

三

而鐘樓增建爲古百尺彌勒閣計自斬荆誅棘以迄落成辛勤瘡痍二十餘年致殿閣巍表堂寮鱗砌佛像嚴麗金碧輝煌從內至外無一殿一堂一樓一閣一房一舍不脫體斬新者雖日重興實同開創益代功蹟古今未有也大殿天王殿鐘樓皆募檀信其餘都積香信爲之錢糧鉅萬一時湊集眞千年香火萬年常住臨濟光明三峰法道永久不替晦山和尚補五載之內完飛來峰牌坊建具和尚慧日塔院置普同塔三座其他未竟容次補入

開列新建殿堂樓閣寮舍庄院名目

大雄寶殿

高三丈五尺規制宏敞丹牓精麗不減化樂天

宮為九州名山之冠順治辛丑年七月十七日建

天王殿

高七丈辛丑年七月十七日與大殿同日建

輪藏殿

順治庚寅春移建于東首鐘樓南

伽藍殿

康熙壬寅秋建于華嚴閣右即妙應閣舊址

羅漢殿

靈隱寺誌卷二

四

五十四間順治戊戌冬建于西禪堂之下

金光明殿

九間順治乙未秋建于蘸筆池上

大悲殿

六間順治戊戌春建在聯燈閣後蘸筆池前

祖師殿

八間順治乙未冬建于羅漢殿之下

法堂

高七丈二尺五間順治戊戌十二月十日建宋時

指心堂明正統間僧玆理建毀萬曆乙酉僧如通

建大殿災後具和尚先建法堂于殿後是指心堂

故址也 下戒壇一座

方丈直指堂

高六丈七尺癸卯年十一月十日建

面壁軒樓

七間高三丈七尺順治十三年冬建在方丈之左

青猊軒樓

六間高三丈六尺順治十四年冬建在方丈之右

小方丈樓

上下一間一路癸卯年建在青猊軒之左

靈隱寺誌卷二

五

靜室

四間高一丈二尺在小方丈樓之右

東耳樓

一間一路

獅子窟

高一丈八尺六間在方丈之前

大樹堂

因西栗樹為西晉慧理祖手植巨數十圍枝幹參

天置堂其下高二丈一尺五間兩廂乙巳九月二

十八日建在方丈後即見山亭故址初為茅蓬今

爲瓦屋

東禪堂

五間順治十五年秋建在法堂之東

西禪堂

五間廂房二間順治己亥春建在法堂之西

慧日塔

重興靈隱具老和尚肉身在此五間康熙戊申秋

晦山和尚鼎建即慧日軒故址

南鑑堂

六間康熙壬寅秋建在聯燈閣之右

靈隱寺誌卷二

六

齋堂今改樓名香積

七間順治壬辰冬建在山門之左

聯燈閣

五間在華嚴閣後以二學人同日得悟故建

華嚴閣

五間在梵香閣之後康熙壬寅冬建

華嚴閣廂樓

九間壬寅冬建同日與華嚴閣上梁

華嚴閣小方丈

上下一間壬寅冬建與華嚴閣同日上梁

青蓮閣

卽集翠樓順治辛卯秋建在華嚴閣之前

梵香閣

在齋堂之後五間順治丁酉秋建

嫩桂堂

十間順治乙未秋建在東禪堂東側

玉樹林

九間康熙戊申秋晦和尚建爲慧日塔院之左輔

法壽堂

七間康熙戊申秋晦和尚建爲塔院之右輔

靈隱寺誌卷二

七

官客樓

五間康熙壬寅冬建在伽藍殿下

官客公所

五間廂樓五間順治乙未秋建

響水樓

在香積樓之前

萬竹樓

在公所西因竹取名今爲妙應閣

鐘樓

順治壬寅夏建在藏殿之上古百尺彌勒閣處也

看月樓

五間順治辛卯秋建今為米庫樓

直歲樓

兩間順治辛卯冬建

廚房樓

四間順治辛卯冬建

廚房

七間順治丁酉秋建

庫房樓

五間順治庚寅夏建

靈隱寺誌卷二

八

知浴樓

五間順治丁酉秋建

浴寮

五間康熙壬寅秋建

雜務寮

九間順治丁酉秋建

柴房

三間順治丁酉秋建

菜園

七間中奉無著禪師塔有二廂房

梅園房

五間新增建

擇木堂

在祖師殿之下五間

茶房

在南鑑堂之上

普同塔院

三間二勝樓三間廂房四間康熙丁未夏建在天

聖院之側具和尚同晦和尚建

總管殿

靈隱寺誌卷二

九

三間遷于東岡之上

柴寮

在滙砂嶺樓五間佛堂五間廚房浴室三間兩廂

房四間順治辛卯春建

寶勝菴

即放生所在金沙灘佛堂五間廚房四間生所五

間柴房二間順治乙未秋建

松木場 下院大悲菴

樓房五間康熙二年置廂房一帶晦和尚增建

江干下院接雲菴

樓房五間平屋五間廂房四間茶房三間順治十
六年建

明萬曆癸未易菴建置附載

山門爲最勝覺場左曰東林會勝右曰西竺分奇
進爲天王殿金剛四列峙中彌勒又進爲正殿所
謂唐殿式者也中奉三世尊佛後爲五百羅漢湧
壁後列十二圓覺菩薩梵王帝釋十八尊天又進
卽舊鐵塔建藏輪殿三又進舊法堂五僧玆理建
而易菴重修之也又進上坡爲方丈直指堂元輔
良所重建者易菴以爲法堂也其餘伽藍殿之在

靈隱寺誌卷二

十

左祖師堂之在右改安遇堂爲蓮峰堂改千佛閣
爲三藏殿亦約略可得而數焉

明宣德七年舊誌本山寺基號址附載

維字二號至十號十一號

舊有山九十八畝三分

民山一十五頃七十八畝八分

東至集慶寺牆西至上永福寺路南至飛來峰頂北

至北高峰各分水爲界

本縣本寺官民田山共一百九十八頃九十八畝八

分九釐一毫

今昔雖殊附載于此以存舊也

元賜還九里松行路碑附載

長生添氣力裏大福蔭護助裏皇帝聖旨浙江行中

書 省行御史臺官人每根底廉訪轉運司官人

每根底跡賦總管府官人每根底軍官每根底軍人

每根底城子裏達魯花赤官人每根底各枝兒目每

根底眾和尚百姓每根底宣諭的聖旨

語雖不可句然亦以見一代典制且知九里松之

屬靈隱唐宋以來未之有改也

宋天聖三年皇太后賜錢買田數附載

靈隱寺誌卷二

十一

一收買杭州錢唐縣山林田土五頃

一鹽官縣思亭鄉水田一千頃

一秀州崇德縣積善鄉水田一千頃并免秋糧夏稅

宋天聖三年中書門下牒附載

杭州靈隱山景德靈隱寺住持僧禪定大師延珊奏

先奉皇太后聖旨宣賜庄田祝延今上皇帝聖壽

今已五年累設過齋僧粥食四十餘萬祝兩宮聖壽

其田土見今供納秋夏二稅細絹三十四疋赤線貳

十一兩貳錢米共計七十三百七斗係屬杭州秀州

兩處鄉縣乞與放免上件稅物取聖旨深奉勅宜令

逐州子細勘會如委實是宣賜庄田據合納夏秋二
稅並與放免卽不得將不係宣賜田土稅一例放免
牒至准勅故牒天聖八年十二月六日牒 工部侍
郎參知政事王曾給事中參知政事薛奎給事中參
知政事陳堯佐 吏部侍郎平章政事呂夷簡
其後洪武中僧溥朋以時代移易獻還朝復賜三
千畝先勅見存後徐華亭相公當國僧大茂以田
被占奏聞至今本寺管業也附誌于此以見累朝
恩遇本寺基產不同于他山者如此

舊誌靈隱別業附載

靈隱寺說卷二

七

種德菴坐落松江府青浦縣師字圩

寶壽寺坐落本府餘杭縣

大遮山菴坐落本縣崇化鄉

永壽院坐落本府富陽縣

桃源寺坐落本府臨安縣

唐宋以來靈隱殿室舊名附載

絕勝覺場

覺皇殿

迴廊

寶水閣

百尺彌勒閣

一笑軒

交蘆室

妙應閣

安遇堂

千佛殿

蓮峰堂

直指堂

妙莊嚴域

見山亭

靈隱寺誌卷二

七

面壁軒

其名列此詳見古蹟

舊誌諸僧續翔菴房附載

歸雲菴

雙桂菴

淨居菴

天香菴

庫司房

已上寺東

無垢院

蒙堂

選佛齋

祇園

幻隱菴

普覺菴

涵澤菴

澗西菴

一默菴

慎菴

已上寺西

靈隱寺誌卷二

西

韜光菴

白雲菴

華光廟

元帥殿

永安塔院

已上方丈後山半空頂

古塔

西域尙火葬佛滅度舍利盈斛在在處處皆建

塔以供養長干塔乃赤烏二年康僧會西向頂

禮三七日求而得之者爲震旦佛塔之祖中有

小塔藏佛舍利時

入根器色光不一

萬塔來朝于水中

不可形容此又塔之王也後世僧及茶毘尼有

舍利者皆得建塔又有肉身建塔院者自四祖

五祖六祖來舊矣靈隱自理公以來建塔至多

爲誌古塔第五

唐塔

理公塔在龍泓洞口砌高三丈萬曆丁亥六月爲霖

雨所圯中獲石刻云開寶八年募眾重建釋迦磚

靈隱寺誌卷二

五

一座在清遠橋靈山里則迴龍橋舊名清遠矣又

有鐵小塔一鐵盒一內沈香四片帛一方觸手如

蝶翅閱庚寅二月僧如通重建開其基見一孔甚

堅以手探得陶龕之底遂復封瘞而藏之郡人虞

考功淳熙爲之銘

隋塔

神尼舍利塔在飛來峰頂隋仁壽二年遣僧覓舍利

至此相基啓土廟得石坎以舍利函納之不差尺

寸按神尼乃同州般若寺尼名智他隋文帝始生

尼知其貴太祖委尼保育一日皇妣來抱見兒成

虹夜隋

龍形驚墜地尼訝曰誰驚吾兒致令晚得天下及帝長卽位後令天下造佛塔而以尼舍利函遺僧至靈山建塔焉

真觀塔在東岡嶺觀法師手所標葬地也久圯宋慈雲募王欽若重修燹焚甚工慈雲有詩以識其序曰上門自開一無遺物不知全身隨多寶以證經乎象佛壙以化往乎今塔有石鑿一僧坐其中像亦甚古

唐塔

烏窠禪師塔古云在露隱山見孤山知圓白蓮社主

靈隱寺誌卷二

六

碑然烏窠塔今實在鳳林想移去也仍舊誌姑存之

北高峰塔唐天寶中建高七層藏古佛舍利會昌時毀大中年復建吳越武肅忠懿復重修之宋至道二年燬於雷火元豐間圓明大師重建咸清七年燬繼又建萬厓間存燼餘三層今於順治壬辰年復圮

修證了義法師塔在廢天台

吳越塔

無著禪師塔舊在石人嶺天復二年宣城賊田頽等

縱兵發師塔肉身不壞爪髮俱長武肅王遣禪將邵志重加封瘞宋楊沂王毀塔遷葬靈隱無垢院韓侂胄取為生墳遂啓陶龕容色如生髮垂至肩指甲纏繞三日不壞順治庚寅八月具德和尚治圃室于寺東舉鑊而陶龕壅破一穴見有禪師端坐髮爪圍繞四大如生寺中耆宿咸謂是無著禪師具和尚急命封掩為鑿石建塔覆以塔院五間置香燈奉事焉

宋塔

瑞光卧塔月桂峰下慈雲示寂有大星墮地因葬其

靈隱寺誌卷二

七

地

延珊禪師塔在廢天聖寺

普慈大師塔卽幻旻也契嵩為之銘在呼猿澗北

永安禪師塔舊為契嵩之退居卽其地建塔因茶毘

五種不壞號五相堅固之塔具德和尚重修

玄本禪師塔在瑞雲別院

白蓮社主塔為圓淨大師名省常遠嗣廬山唱教西

湖烏窠禪師塔側

南宋塔

瞎堂禪師塔在廢天聖寺明初被某指揮乞葬其地

及發塔不克至以火煉其石石亦不裂計力已窮
遂於塔後數尺許下葬焉乃令以塔爲祭石也

懶菴安禪師塔在永安院

松源禪師塔在北高峰麓

石鼓禪師塔永安院側具和尚重修

鐵牛禪師塔在□□處

妙峰禪師塔在寺西岡

元塔

普覺朋禪師塔卽消朋禪師普覺房山後

良用貞禪師塔在靈隱歸雲菴

靈隱寺誌卷二

木

明塔

幻隱禪師塔在幻隱房

見心禪師塔在天香菴

忻悟禪師塔在東岡

無文禪師塔在雙桂菴

可消禪師塔在涵澤房

幻菴修禪師塔在永安院側幻菴本寺八十五代住

持

慎菴祥禪師塔在祇園房有廣原行業記

曇璣師塔宣德年住持興建大殿者

北峰讚塔在澗西

月用禪師塔師俗姓江與弟之浙俱以文章道義自
命故錢唐有二江也師原棄塵俗卽時受具出家
參無上義行脚幾載而示寂靈隱具和尚卽命塔
於妙應梅塢而屬淨寺豁公爲之舉火同時會葬
者數十百人所著有蝶菴集行世

古蹟

從來名山勝地必多古蹟此皆前人眼光所射
神情所注之處卽歲久湮沒其名尙存人至此
無不爲之徘徊思得一見焉而况名山如武林

靈隱寺誌卷二

尤

大刹如靈隱者乎或爲仙真棲託或爲帝王遊
幸或爲仕宦蒞止或爲大家別業或爲各人名
士登眺品題其處至今有可得見有不可得見
者一一備列爲誌古蹟第六

山門二石幢高十許丈凡十三層用鐵鎔灌堅不可
動吳越王大元帥建周圍列尊勝咒

丹墀二石塔高可五七丈九層上有石扁書吳興廣
濟普恩眞身寶塔十字二塔所題皆同而無年代
日月山中舊物所存唯此其塔八方下刻佛頂首
陀羅尼二塔皆同按契經陀羅尼者此云總持其

曰廣曰普者顯密圓通經謂陀羅利益有十如護國壽民時和歲豐疾疫刀兵惡獸鬼魅五無間十惡逆皆滅故云廣普也曰眞身者陀羅尼乃三藏之祕密佛之眞身所在又凡寶塔中皆有多寶佛眞身也又按佛塔有生身碎身全身眞身者成論云乘如實道來成正覺此眞身如來也合三說而眞身之義得矣塔上所鑄佛皆梁像此或惠理之後六朝僧所爲耳其無歲年者豈以朝梁暮陳故耶

西部都尉治在武林山

靈隱寺誌卷二

干

錢唐縣舊治水經靈隱巖有錢唐故縣西漢有錢唐

東漢無錢唐於晉復有縣也

左軍教場宋設在行春橋北卽部司前軍寨

飛來峰坊笑翁堪闢寺前屠沽之地爲立闕建坊也

二寺門卽天竺靈隱牌坊袁居中書今飛來峰坊稍

下跨大街白樂天詩云兩寺原從一寺分是也今

址尙存

袁公松門跨路如一字然吳說爲書九里松三字今

作一字門者非

冷泉亭唐刺史元夔建白樂天書冷泉二字東坡續

書亭字今董宗伯其昌重書陳徵君繼儒書對用

王維泉聲咽危石日色冷青松之句最合

客兒亭客兒靈運小字盧元輔詩長松晉家樹絕頂

客兒亭是也一稱夢謝亭杜明甫爲靈運建

袁君亭後人思慕袁君建

見山亭唐給事盧元輔建在靈隱寺後山半羣山奔

赴皆供目睫故名一曰巢雲

虛白亭元和間刺史相里君建沂溪傍口林泉豁爽

故名虛白也

觀風亭裴庶子棠棣建在虛白亭又西同上虛白亭俱在包圍

靈隱寺誌卷二

壬

候仙亭韓僕射舉建在觀風亭又西自見山以下四

亭并冷泉亭爲五亭也

紫微亭紫微舍人唐詢建在靈隱寺前

壑雷亭在石門澗上宋安撫趙與憲建

紫微亭韓世忠忤秦檜解樞柄逍遙湖上最愛此山

故建此亭邵古菴曰紹興十一年冬岳飛死十二

年三月韓公卽建此亭謝兵柄時獨遊焉按岳飛

有登池州翠微亭詩曰經年塵土滿征衣特地尋

芳上翠微好水好山看未足馬蹏催趁月明歸韓

當時憶岳此詩故以名亭而亦隱痛之也亭在飛

來峰半

春淙亭合澗橋見貝瓊記

清繞橋吳越時名今稱迴龍橋

東西行春橋東在麤院西在九里松也

合澗橋南北澗水會于橋下故為合澗也

瀑雷橋在冷泉亭上

石橋亦謂石梁飛來峰頂近翻經臺

杜明甫宅在飛來峰

丁翰之宅在龍泓洞

顛仙廬顛仙姓鄭在呼猿洞口

靈隱寺誌卷二

三

紫芝道院宋咸淳間道士陳崇真卜居于此北高峰

東俗名慶化山

朱墅梁隱士朱世卿別業在九里松

鄴公菴宋守祖無擇建在石筍峰稱鄴公者是其封

號未可知也有蘇子瞻秦少遊黃魯直畱題文與

可畫竹在焉

香林園蘇仲虎尙書園在九里松

班衣園韓世忠別墅

書藏蘇和藏書之所

岫嶺山房靈隱澗西李元昭結廬于此

丹竈堂葛洪煉丹之所

思真堂許邁宅

九師堂一日隱居堂陸偉建偉讀易於此為淮南九

師也

西嶺草堂道標所居

東嶺草堂慈雲懺主之所建也懺主名遵式僧伽不

載而獨載此者何也僧伽止載靈隱僧慈雲行雖

高刻不得列若其遺蹟則所謂兩寺原從一寺分

安可以不列也是故七葉堂九品觀堂咸得類見

焉

靈隱寺誌卷二

三

七葉堂白樂天詩有宜人七葉堂之句

金光明懺堂建炎三年帝狩台州至金鼇山寂然空

靜惟聞廣殿香情有白髮老僧禱請天於佛前憂

時保國語意誠篤帝悅而問之對曰此護國金光

明三昧懺也是後駐蹕杭州靈隱諸巨刹咸賜金

帛修金光明懺今其基在梅園是高宗所建也

九品觀堂在天聖寺疑亦慈雲所建

翻經臺謝客兒于杜明甫翻經處

飯猿臺在呼猿洞口廣丈許高二尺僧智一居此畜

猿好事者每來施猿食故有臺也

四七册 11册

42

無量壽閣靈鷲山側

輪藏閣本千佛閣明萬戶重建中置轉輪以奉法

寶計六百三十八函董公宗伯其昌匾曰輪藏閣

故從今名也

百尺彌勒閣在舊東廊之外

延賓水閣在石門之東背山而臨水

望海閣北高峰頂蘇東坡有詩

滴翠軒在靈鷲寺

一笑軒見孝宗御語

巖石室即理公巖室

靈隱寺誌卷二

交蘆室即遠瞻堂所居

明真宮在九里松旁宋嘉定中建寧宗書匾疑為道

院也並駝巖嶺下至靈隱左右各建置不一其所

流傳者如興福院資德廟萬壽院靈曜觀崇壽院

昇僊宮多福院大明寺永清寺履泰將軍廟或為

蘭若或為道院或為香火院或為土地祠略為疏

記不能盡詳也

天醫波利多院在飛來峰宋淳熙間天醫菩薩顯化

之跡也

鐵舌菴靈隱寺內惠遠茶毘舌不化為鐵舌

韜光菴以韜光禪師得名菴有金蓮池獅子石烏峰

吳越王改建名廣嚴菴大中祥符間復改今名有

丞相陳堯佐題

白雲菴在方丈後僧清覺孔子後號本然居此

天聖寺靈隱寺內

靈峰院水堀塢內宋時建今廢

無垢院寺後方丈處

海峰菴亦在本寺

華光廟在北高峰頂以奉五顯神者宋嘉定中范師

孟事頗著奇異詳見碎錄

靈隱寺誌卷二

元帥殿在北高峰山半以祀潮神

總管堂靈隱寺內舊時勅封王念二總管不在十八

伽藍之列

陳明大王祠在北高峰麓王姓陳名澤本餘杭令

東坡祠在靈鷲寺邦人初祀公蘇隄呂惠卿奏毀之

此又寺僧所建也

土地過海大王祠在月桂峰麓傳言錢王子有墳在

塢內

麓路路砌為城者南宋時為翠華幸臨也今制存舊

堦院路趙安撫與憲新堤從堦院以通靈竺也

椒園靈隱種椒椒香勝他處

呼猿洞舊路內可通中竺此出十三州志今中竺後

既填山陞一條洞後門並不可得或土石崩泐未

可知也

靈隱舊小路在寺左乃靈隱上菜園也宋時屠沽在

此地住持笑翁始闢為園

吳寺團吳太后香火寺前聚也靈隱寺對

吳寺橋

菜園在靈山下今不存

上菜園

靈隱寺誌卷二

五

下菜園理宗為闍如香火建集慶寺以古蕩田千畝

易之

法安院街今名法安街也

舊靈鷲寺在飛來峰麓理祖來武林先建此寺宋嘉

熙初改興聖寺元末毀今為張公墓

靈隱寺誌卷之二終

武林靈隱寺誌卷之三上

住持禪祖

叢林之有住持猶國之有君也國不可一日無

君而叢林可一日無住持乎住持者必須善知

識知眾生病識治病藥然後弘開法道濟度生

民火以薪傳道因人舉以其行解相應稱之為

祖其來久矣靈隱自東晉咸和至明萬曆共一

百三十餘代有為天子所命者有為大臣所請

者五燈互耀號稱祖窟易菴而後寢以衰矣

大清順治間具德老人暨晦山和尚父子相繼

靈隱寺誌卷三上

一

三十年來臨濟一燈光明獨盛茲考歷代住持

次第系其行實暨法語以見大槩焉為誌禪祖

第七

開山慧理祖師西天竺人東晉咸和初來武林見靈

鷲峰識其從天竺飛來以呼出黑白二猿為證建

靈鷲靈隱靈山靈峰諸刹今靈隱獨存為開山始

祖常晏坐靈鷲後巖因號理公巖又名晏寂巖今

迴龍橋東首瘞塔存焉

智一法師劉宋時居靈隱山半峰精守戒範而善長

嘯牽曳其聲杳入雲際如吹笳葉若揭遊絲颺颺

淒切聞者悲涼謂之哀松梵澗邊養一白猿有時不還一乃吮吻張喉林木振響則猿至矣謂之白猿梵稱爲猿父其後澗邊羣狙聚焉有好事者往往從而飯之故今有飯猿臺

曇超法師姓張清河人形長八尺每獨宿樹下虎兇不傷齊建元末適錢塘靈苑山每一入禪累日不起一日忽聞風雷之聲俄見一人秉笏稱嚴鎮陳通須臾又一人形甚端偉羽衛連翩自稱七里灘弟子曰富陽邑人冬鑿麓山侵壞龍室羣龍忿誓三百日不雨今已百餘日井泉枯涸無論田禾法

靈隱寺誌卷三上

二

師道德通神欲屈前行必感甘澤超遂達赤亭山遙爲龍咒願至夜羣龍悉人形詣超所禮拜因乞三皈明日卽降大雨高下皆足至永明十年卒宋宣宗嘉定三年賜號靈悟大師

寶達禪師不知何許人晦迹武林山住利利院因名利利禪師寺中有印沙牀照佛鑑乃其遺迹往者浙江驚濤爲害激射湖上諸山師憫之持誦祕咒累日一夜江濤中有玄冠朱衣偉人謂師曰弟子吳行人也憤心未雪師慈心爲物敬聞命矣自是潮擊西與浙之東岸沙漲數里後罔知所終

聖達貞觀禪師姓范錢塘人世顯仕幼奇相掌有仙人字舌紫羅紋居靈隱山石室戒行精專受天台禪觀高譚寂照金石相宣時人語曰錢塘有貞觀當天下一半隋開皇年眾建南天竺寺請師居焉嘗講法華心要感皋亭神請講捨祠爲殿刺史劉景安請講海龍王經驟雨沛然師能文有雅操文帝三徵秦孝王兩延皆以疾辭仁壽中手標塋地於寺東岡大業四年一日聞空中伎樂遂趺化壽七十四

靈隱寺誌卷三上

三

堅道守直律師姓范齊信安太守瑄入葉孫錢塘人也詣蘇州支硎圓公受具足律儀是夜眼中現光燄長一丈餘蓋得戒之驗也立願誦華嚴經還夜夢神人施珠一顆及覺尙炯炯然如在屋中唐玄宗開元間有制舉請正名隸大林寺後移籍武林靈隱大厯五年三月告眾曰夫至人乘如而來乘如而去應跡如此而愚夫欲以長繩繫白日安可得乎乃寂春秋七十一臘四十五徒清晝著塔銘道標法師姓秦富陽人七歲時有僧摩其頂曰此子日秀如青蓮得非釋氏威鳳耶遂出家事靈隱白雲峰海公肅宗乾元元年試通經七百紙者得度

師首中選後習毘尼有高行往南天竺結茆峰西
號西嶺草堂尤善詩與皎然靈徹齊名時人語曰
雪之晝能清秀越之徹洞冰雪枕之標摩雲霄枕
人尊之呼西嶺和尚又稱爲僧中十哲李吉甫韋
臯孟簡皆心交物外分契塵中長慶三年示寂壽
八十四葬本山塔今無考

皎然清晝律師姓謝長城人康樂十世孫受戒於靈
隱戒壇事守直律師當時號爲釋門偉器文章倚
麗後博訪名山晚入杼峰獨處絕去詩詠孤松片
雲禪坐相對永貞初年終

靈隱寺誌卷三上 四

道齊尊師姓趙錢塘人少遊庠序經籍淹博剌染投
靈隱寺學華嚴經義於天竺寺修習禪定靈山上
有石室齊於中坐忽巨蟒哈呀爲吞噬之狀怡然
不動復有虎豹近於石室時時馴擾又山頂乏水
以錫杖刺地清泉迸流貞元二十一年四方學者
請講華嚴經時嚴冬飛雪忽生花二本狀若芙蓉
爛熳光發觀者嗟歎後終於石室
抱玉慧琳禪師姓戈新安人卅齡受業靈隱西峰金
和尚唐大厓中住下竺郡守杜陟裴棠棣陸則楊
憑盧元輔白居易李幼崔鄩路異先後並禮遇之

比諸簪組上流辭學高等或號毘曇孔子或名勝
力菩薩於靈隱講訓生徒二十載太和六年四月
示寂春秋八十三法臘六十又四塔永安院西瑪
瑙坡

鑑空法師姓齊名佐吳郡人少貧困元和初遊錢塘
年四十五矣屬歲荒求餐於天竺寺至孤山餒甚
不能前俄有梵僧顧之笑曰秀才法師旅遊滋味
足未空不省僧日子不憶講法華於同德寺乎子
應爲饑火所燒遂探囊出一棗大如拳許曰食之
自知空食棗頃刻悟同德寺如昨日焉因涕泣歷

靈隱寺誌卷三上 五

問當時雲水五人唯公得解脫獨某修法不完坐
於饑凍僧曰由獅子座廣說異端使學空之人心
生疑惑戒珠曾缺羶氣微存聲渾響清終不可致
質偃影曲報應宜然乃探囊取一鑑曰要知貴賤
修短佛法興替宜一鑑焉空照久之了然默記遂
投靈隱出家受具足戒後行高節苦太和元年過
河東柳理說其由又曰我生世七十有七尙九年
在世吾捨世之日佛法其衰乎乃索筆題數行於
經藏北垣曰興恒河沙衰恒河沙免而豈大而拏
牛虎相交與角牙寶檀終不滅其華後周遊名山

未卜所終

此為會昌乙丑毀法武宗厭代事也

韜光禪師穆宗時辭師出遊師囑曰遇天可前途巢

則止至靈隱山巢居時白樂天守郡題其堂曰

法安白嘗於元旦為詩招師師不赴

詩載後

無著文喜禪師馮仰宗姓朱嘉禾人參仰山契悟常

往五臺山禮文殊逢童子曰面上無嗔供養具口

裏無嗔吐妙香心裏無嗔是珍寶無垢無染是真

常遂止五臺山為典座文殊現形乾寧四年住靈

山無著院武肅王表賜紫袈裟號無著禪師光化

三年告眾曰三界心盡卽是涅槃跣跡而逝春秋

靈隱寺誌卷三上

六

八十僧夏六十終時有白光之祥竹樹一色塔本

山東塢

永明延壽禪師法眼宗字冲元賜號智覺姓王餘杭

人七歲誦法華經五行俱下年二十八為華亭鎮

將以官錢放生坐死錢文穆王赦之聽其出家住

天台智者巖習定有鳥鴉巢於衣裓禪觀中見觀

音以甘露灌其口遂獲辨才參韶國師聞墮薪而

有悟建隆元年錢忠懿王請重翔靈隱靈隱之興

由此故後稱住持靈隱者以為第一也繼遷承

明道場以心為宗以悟為旨著宗鏡錄一百卷每

日行一百八善弟子二千餘人夜施鬼食晝放生

命世人號慈氏下生開寶八年跌逝火舍利五色

鱗砌於地塔大慈山

明神宗中遷於淨慈宗鏡堂後號壽寧之塔

清聳禪師法眼宗福清人初參淨慧慧指雨謂師曰

滴滴落上座眼裏師不喻旨後閱華嚴感悟節度

使錢億執師禮事之忠懿王命住靈隱署了悟禪

師有僧問如何是摩訶般若若師曰雪落茫茫僧不

領師示偈曰摩訶般若若非取非捨若人不會風寒

雪下師嗣金陵清涼文益

贊寧律師德清人姓高出家靈隱習南山律宗錢武

靈隱寺誌卷三上

七

肅王署為兩浙僧統宋太祖徵入京賜號通慧賜

紫涪化三年兼翰林史館編修寧博物強記辯說

縱橫著通論有駁董仲舒難王充斥顏師古證蔡

邕非史通等說王禹偁深服之年七十八至道九

老會後二年示寂塔龍井

處光禪師法眼宗天台德韶法嗣

韶光禪師法眼宗天台德韶法嗣

道端禪師法眼宗靈隱清聳法嗣僧問如何是佛師

曰高聲問著曰莫便是也無曰沒交涉

雲知慈覺禪師雲門宗泐潭懷澄法嗣僧問一佛出

世各坐一華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亡雲橫谷
口日光前絕後去也師曰錯曰大眾證明學人禮
謝師曰默

王童圓明禪師雲門宗雲知法嗣僧問如何是道師
曰夜行莫踏白日如何是道中人師曰胡張三黑
李四

文勝禪師法眼宗字慈濟嗣雲居齊公住靈隱嗣法
弟子二十五人僧問古鑑未磨時如何師曰古鑑
磨後時如何師曰古鑑未磨分不分師曰更照看
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莫訝荒疏曰忽遇客來作

靈隱寺誌卷三上 八

麼師曰喫茶去

慧明延珊禪師法眼宗本寺文勝法嗣僧問如何是
道師曰道遠乎哉僧問如何真正一路師曰絲髮
不通曰恁麼則依而行之師曰莫亂走天聖二年
章懿太后賜莊田令祝延仁宗聖壽至天聖八年
奏免所賜莊田糧稅有勅存寺賜號禪定大師
德章禪師臨濟宗初住汴京大相國寺嗣石霜圓公
仁宗累詔於延春閣化成殿與普照大師論道賜
號明覺皇祐二年乞歸山御批住持靈隱寺也
慧中禪師法眼宗靈隱僧天童清遂法嗣

慧照蘊聰禪師法眼宗天童清遂法嗣僧問如何是
和尚家風師曰索喚卽有曰未審有箇恁麼師曰
天台柳樛問古路重修時如何師曰平高就下
幻旻禪師法眼宗姓葉信陽玉山人旣納戒來虎林
見慧明禪師於靈隱卽執弟子禮盡學其法慶厯
八年住靈隱嘉祐己亥感微疾而逝契嵩爲之碑
賜號普慈大師

靈隱寺誌卷三上 九

武林靈隱寺誌卷之三上終

武林靈隱寺誌卷之三下

住持禪祖

明教契嵩禪師雲門宗字仲靈鎮津李氏子得法於洞山曉聰夜則頂戴觀世音像誦其號必滿十萬自是世間經書不學而能作原教論十餘萬言明儒釋之道一貫以抗排佛之說讀者畏服後居靈隱山永安蘭若著禪門定祖圖傳法正宗記輔教編上進宋仁宗覽之嘉歎付傳法院編次入藏下詔褒寵賜號明教大師執政韓琦參政歐陽修皆見而尊禮之還山熙寧五年六月四日晨興示偈

靈隱寺誌卷三下

一

日後夜月初明吾今喜獨行不學大梅老貪聞聽鼠聲至中夜而逝茶毘五種不壞其頂骨出舍利紅白晶潔如大菽者三師有文集二十卷目曰鐘津盛行於世

立本禪師法眼宗支提隆公嗣僧問蚌含未剖時如何師曰光從何來問臨濟入門便喝德山入門便棒此意如何師曰天晴不肯走師見僧看經笑曰看經不識經徒勞損眼睛欲得不損眼分明識取經

雪竇重顯禪師雲門宗字隱之遂寧人姓李參北塔

祚公盡其道法將造錢塘值曾學士於淮南以書薦於珊禪師顯至靈隱寺浮沈眾中曾奉使歸訪師靈隱無識之者於淨頭寮舍物色得之曾問向附書顯出袖中納之曰公意勤勤然行脚人非書郵也珊大奇之有為道日損偈曰三分光陰二蚤過靈臺一點不指磨區區逐日貪生去喚不回頭爭奈何師嘗應翠峰請於靈隱陞座僧問寶座先登於此日請師一句震雷音師曰徒勞側耳進云恁麼則一音普遍於沙界大眾無不盡皆聞師云忽有一人問爾作麼生舉僧云三十年後敢為流

靈隱寺誌卷三下

二

通師云賺了也師乃云天下絕勝之覺場靈隱導師之廣座暫借卑僧陞陟實愧非材豈敢於五百員衲子前提唱佛祖抑揚古今街耀知見恥他先作假饒得天雨四花地分六震於曹溪路上一點使用不著何以行脚高士有把定世界函蓋乾坤底眼誰敢錯悞絲毫其知有者必共相悉皇祐四年七月七日示寂塔雪竇

本然清覺宗師白雲菴主為孔子五十二世孫少穎悟閱法華經有省求出家元祐八年至靈隱後建白雲菴以居開闢立化自立一宗曰白雲宗大觀

毀教師著證宗論爲忌者發之編管廣南思州後
放歸作偈投太守游公指日爲別至期而化
寂室慧光禪而禪宗錢塘夏侯氏慧林深公法嗣

住靈隱僧問飛來峰山色示清淨法身合澗溪聲
演廣長舌相正當恁麼時如何是雲門一曲師曰
芭蕉葉上三更雨上堂不用求真何須息見倒騎
牛兮入佛殿羌笛一聲天地空不知誰識瞿曇面
佛智端裕禪師臨濟宗吳越王裔嗣圓悟勤累住名
山紹興十八年被旨補靈隱慈宣皇太后幸韋王
第召師演法賜金襴袈裟上堂曰德山入門便棒

靈隱寺誌卷三下 三

多向皮袋裏埋蹤臨濟入門便喝總在聲塵中出
沒若是英靈衲子直須足下生風超越古今途轍
拈拄杖子卓一下喝一喝云祇這箇何似生若喚
作棒喝磕睡未醒不喚作棒喝未識德山臨濟畢
竟如何復卓一下曰總不得動著紹興庚午十月
初示微疾至十八日首座法全請遺訓師曰盡此
心意以道相資語絕而逝火後目睛齒舌不壞其
地發光終夕得舍利者無計踰月不絕黃冠羅傘
常平日間道於師適外歸獨無所獲道念勤切方
與客食咀噉間若有物吐哺則舍利也大如椒色

若琥珀好事持去遂再拜於閣維所聞香匣有聲
亟開所獲如前而差紅潤門人奉遺骨分塔於節
峰西峰諡大悟禪師

慧洎圓智禪師雲門宗嗣長蘆和公住靈隱上堂云
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潔乃喝云寒山子話墮了
也諸禪德皎潔無塵豈中秋之月可比虛明絕代
非照世之珠可倫獨露乾坤光吞萬象普天而地
耀古騰今且道是箇甚麼良久曰此夜一輪滿清
光何處無紹興九年住張相公本寺

靈隱寺誌卷三下 四

大慧宗杲禪師臨濟宗字妙喜宣州寧國人姓奚氏
其母初夢神人衛一僧黑頰而隆鼻造於臥室問
其所居對曰嶽北覺而有姓及誕之日白光透一
室時元祐四年己巳也紹興二十八年戊寅師年
七十被旨遷住徑山於二月二十八日就靈隱寺
開堂拈疏云這是釋迦老子四十九年三百六十
餘會說不盡底其中妙義若敷演得皇恩佛恩一
時報足其或未然卻請表白拈出宣疏了指法座
云毘盧頂額人人有志上頭行問著路頭十箇有
五雙不知去處諸人要識路頭麼良久云看遂陞
座拈香祝聖罷又拈香云此一瓣香在兜率則曰

仙陀婆在善變化天則曰奪意在阿那婆達多池邊則曰蓮華藏且道在徑山手中喚作甚麼良久云非但圓悟老人看卽有分便是三世諸佛出來也不敢正眼覷著便燒乃就座靈隱和尚白槌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云若論第一義五目莫覩二聽難聞要得諦當分明當須直截自觀作是觀者名爲正觀若他觀者名爲邪觀邪正未分有疑請問僧問調御出世三轉法輪於大千達摩西來九年面壁於少室和尚今日爲國開堂未審超佛越祖一句作麼生道師云空裏忙忙書卍字

靈隱寺誌卷三下

五

進云直得四眾瞻仰萬姓歌謠去也師云卻被上座道著進云直饒道著也只得一半未審向上和尚還更道得也無師云八角磨盤空裏走進云記得肅宗帝問忠國師如何是十身調御國師云檀越踏毘盧頂上行未審意旨如何師云今古歷然進云頂門具眼爭謾得耀古騰今作者知師云收問靈山一會與今日是同是別師云如是我聞進云恁麼則靈山親見舉今日又重聞師云聞底事作麼生進云兩頭俱坐斷八面起清風師曰咭嘹舌頭三千里僧禮拜復有僧出師云問話且止縱

饒問處如百川競注答處似巨海吞流直得維摩結舌鶖子無言於本分事上了無交涉且道本分事上合作麼生提持乃舉拂子云還見麼又擊禪牀云還聞麼聞見分明是箇甚麼當今聖主於此得之以妙明心印印十方華藏世界海只在一塵中於一塵中垂衣治化演出無量無邊廣大如虛空不可思議殊勝功德利益法界一切有情所謂聖量廣大如虛空不可思議聖壽廣大如虛空不可思議聖學廣大如虛空不可思議乃至聖智聖慧聖慈聖聰皆悉廣大如虛空不可思議只者不

靈隱寺誌卷三下

六

可思議底亦不可思議都盧在一塵中皆聖心之常分非有假於他術滿朝文武諸貴官得之以妙明心印向各各當人腳跟下一印印定更無秋毫以爲透漏所謂王事民事一一明了一一無差然後卷舒自在縱奪臨時皆吾心之常分非有假於他術一日一會若僧若俗若男若女若貴若賤得之各以妙明心印印之則隨其根性悉得受用一一明了一一無差皆吾心之常分非有假於他術且道徑山得之又作麼生還相委悉麼唯憑一滴曹溪水遍界爲霖報我皇卽將上來舉揚般若所

有一毫之善祝延今上皇帝聖壽無疆恭願堯仁
廣被齊日月之盛明湯德彌新並乾坤之久固皇
太后中宮皇后大內天眷伏願同明般若正因悉
獲金剛種智復舉波斯匿王問佛勝義諦中還有
世俗諦否若言其有智不應一若言其無智不應
二一二之義其義云何佛言大王汝於過去龍光
佛所曾聞此義我今無說汝亦無聞無說無聞是
名一義二義師召大眾云明明向汝道尙自不會
豈况蓋覆將來今日或有人問徑山勝義諦中還
有世俗諦否若言其有智不應一若言其無智不

靈隱寺誌卷三下 七

應二一二之義其義云何只向他道元首明哉股
肱良哉是名一義亦名二義正當恁麼時還有向
上事也無良久云任大也須從地起更高爭奈有
天何久立眾慈伏惟珍重靈隱和尚再白槌云諦
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下座

無菴法全禪師臨濟宗姑蘇陳氏子久依佛智每入
室智以狗子無佛性話問之師罔對一日聞僧舉
五祖頌云趙州露刃劍忽大悟有偈曰鼓吹轟轟
祖半肩龍樓香噴益州船有時赤腳弄明月踏破
五湖波底天佛智住靈隱師爲第一座乾道己丑

七月二十五日示寂火後舍利五色

瞎堂慧遠禪師臨濟宗賜號佛海姓彭眉山金流鎮
人師二手如日月參圓悟悟舉龐居士問馬祖不
與萬法爲侶因緣師忽頓悟仆於眾中良久曰吾
夢覺矣至夜悟小參師出問曰淨裸裸空無一物
赤骨律貧無一錢戶破家亡乞師賑濟悟曰七珍
八寶一齊拏師曰禍不入謹家之門悟曰機不離
位墮在毒海師隨聲便喝悟以拄杖擊禪牀云喫
得棒也未師又喝悟連喝師便禮拜自此機鋒峻
利目爲鐵舌遠乾道六年勅住靈隱賜號佛海上

靈隱寺誌卷三下 八

堂新歲有來由烹茶上酒樓一雙爲兩腳半箇有
三頭突出神難辨相逢鬼見愁倒吹無孔笛促拍
舞涼州僧問文殊是七佛師如何出女子定不得
師曰擔頭不挂針問菴內人爲甚麼不知菴外事
師曰拄杖挑蒺藜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
師曰腳踏轆轤問僧一大藏教是惡口如何是本
身盧舍那僧曰天台普請南嶽遊山師別曰阿耨
達池深四十丈闊四十丈乾道七年正月有旨令
靈隱長老引見暇日召至選德殿三月七日復有
旨令靈隱徑山長老同入選德殿乾道八年正月

二十八日車駕幸靈隱至一笑軒交蘆室見師畫像曰此是畫的誰是真的師對曰春風和暖恭惟萬福消熙乙未示眾曰消熙二年閏季秋九月日鬧處莫出頭冷地著眼看明暗不相干彼此分一半一種作貴人教誰買柴炭相喚相呼歸去來上元定是正月半都下喧傳而疑之明年果以上元示寂辭世偈杓折秤鎚掀翻露布突出機先鷗飛不度留七日顏色不變塔全身於寺右烏石峰壽七十四著御書集入藏

覺阿侍者日本國人滕氏通天台教善書與法弟金

靈隱寺誌卷三下

九

慶奮然航海而來參瞻堂遠於靈隱後至長蘆江岸聞鼓聲大悟返靈隱述投機五偈其一曰航海來探教外傳要離知見脫蹄筌諸方參遍草鞵破水在澄潭月在天遠稱善後歸國

濟顛祖師名道濟台州李氏子初參瞻堂知非凡器然飲酒食肉有若風狂監寺至不能容呈之瞻堂批云法門廣大豈不容一顛僧耶人遂不敢言及遠公既寂出居淨寺濟累顯神通奇異多端具見本傳不能悉載

隴菴道樞禪師臨濟宗四安人姓徐嗣道場慧禪師

隆興初詔住靈隱孝宗皇帝召至內殿問禪道之要師答以此事在陛下堂堂日用應機處本無知見起滅之分凡聖迷悟之別第護正念則與道相應應情卻物則業不能繫上為首肯數四後退居永安蘭若逍遙自適有偈題壁曰雪裏梅花香信息池中月色夜精神來年可是無佳趣莫把家風舉似人消熙八年丙申八月坐逝塔於永安

靈隱寺誌卷三下

十

堂云五五二十五擊碎虛空鼓大地不容針十方無寸土春生夏長復云何甜者甜兮苦者苦中秋上堂舉馬大師與西堂百丈南泉翫月公案師云垂絲千尺意在深潭西堂振鬣百丈擺尾雖則衝波激浪未免上他鉤線南泉自謂躍過禹門誰知依前落在巨網即今莫有絕羅籠出窠白底麼也好出來露箇消息貴知華藏門下不致寂寥其或未然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

伊菴有權禪師臨濟宗姓祁昌化人佛智開法靈隱師參其會時無菴為第一座室中以從無住本建

一切法爲問權答曰暗裏穿針耳中出氣無菴可之遂密付心印佛智嘗問心包太虛量廓沙界時如何師曰大海不宿死屍智撫其座曰此子他日當據此座呵佛罵祖去後住常州華藏嗣道場全公清熙庚子秋示微疾留偈跌坐而逝茶毘齒牙不壞舍利無算

佛照德光禪師臨濟宗姓彭別號拙菴臨江軍人參大慧杲得悟師頭顱方正廣穎豐頤七處平滿相者稱當爲帝王師清熙四年詔往光孝寺師渡江而來上問古有浮笠而渡者可謂神通乎光曰宗

靈隱寺誌卷三下

十一

門不貴神通也上問朕心與佛心是同是別光曰直下無第二人成一切性卽心離一切相卽佛又問釋迦六年雪山所成何事光曰將謂陛下忘卻帝大悅賜號佛照勅住靈隱嘉泰三年入寂有奏對錄行世

誰菴了演禪師臨濟宗福州人嗣大慧杲住靈隱上堂云面門拶破天地懸殊打透牢關白雲萬里饒伊坐斷兩頭別有轉身三生六十劫也未夢見在喝一喝下座

密菴成杰禪師臨濟宗應菴華法嗣福州鄭氏子母

夢廬山僧而生謁應菴於衢之明果菴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破沙盆菴領之出世衢之烏巨嗣天童華禪師奉詔住靈隱上堂世尊不說說拘曲作直迦葉不聞聞望空啟告馬祖卽心卽佛懸羊頭賣狗肉趙州勘菴主貴買賤賣分文不直祇如文殊是七佛之師因甚出女子定不得河天月暈魚生子榭葉風微鹿養茸後住天童示寂塔太白中峰爲本寺第一十八代祖

鐵牛宗印禪師臨濟宗姓陳鹽官人嗣育王佛照光寧宗時住持靈隱上堂舉南泉示眾云王老師自

靈隱寺誌卷三下

十二

小養一頭水牯牛擬向溪東牧不免食他國王水草向溪西牧亦不免食他國王水草如今不如隨分納些些總不見得領曰不如隨分納些些喚作平常事已差綠草溪邊頭角露一簣煙雨屬誰家蘊衷禪師雲門宗嗣中竺妙公

松源崇岳禪師臨濟宗龍泉人姓吳參靈隱密菴杰指參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得悟旋出世吳郡澄照徙江陰光孝無爲治父鄱陽薦福四明香山蘇之虎丘慶元三年被旨補靈隱示眾曰明眼衲僧如何打失鼻孔有賊無賊上堂大凡扶豎宗乘須

具頂門正眼懸肘後靈符只如保壽開堂三聖推
出一僧保壽便打三聖道與麼爲人瞎卻鎮州一
城人眼去在保壽擲下拄杖便歸方丈二尊宿等
聞一揆一揆便乃發明臨濟心髓只是不知性命
總在這僧手裏還有檢點得出者麼昔年覓火和
煙得今日擔泉帶月歸嘉泰三年八月四日偈曰
來無所來去無所去警轉玄關佛祖罔措跣跡而
寂壽七十一坐夏四十舊誌爲本寺二十三代祖
全身塔北高峰之原待制陸游放翁銘其塔有曰
讀師之語峻峭嶒嶒下臨雲雨如五千仞之華山

靈隱寺誌卷三下 三

蹴天駕空駭心眩目如錢塘海門之濤虎豹股栗
屋瓦震墮如漢軍昆陽之戰可謂臨濟正宗應菴
密菴之眞子孫也放翁其知言者哉

破菴祖先禪師嗣密菴杰族出蜀廣安氏參密菴於
風幡語大徹出世卧龍辭去遍遊吳中於靈隱笑
菴悟處分第一座命說法

無用淨全禪師臨濟宗姓翁越人嗣大慧杲師一至
靈隱眾請上堂師曰靈山正派達者猶迷明來暗
來誰當辨的雙收雙放孰辨端倪直讓千聖出來
也祇結舌有分何以故人歸大國方爲貴水到瀟

湘始是清復曰適來松源和尙舉竹篋話令天童
納敗闕諸人要知聽取一頌黑漆竹篋握起疾雷
不及掩耳德山臨濟茫然懵底如何插嘴

敬叟居簡禪師臨濟宗潼川龍氏世業儒依邑之廣
福院圓澄得度參別峰塗毒於徑山往育王見佛
照機契出世台之般若遷報恩眞西山爲江東部
使者虛東林命之以疾辭乃於飛來峰北澗埽一
室居之十年人不敢以字稱以北澗稱之趙節齋
奉請補靈隱師笑曰吾日迫矣乃舉天童癡絕沖
瀆祐丙午春示疾三月二十八日素紙書偈於紙

靈隱寺誌卷三下 四

尾復書五月一日珍重六字至期味爽索浴浴罷
若假寐然視之已示寂矣壽八十三臘六十二有
北澗集十九卷張誠子序其集曰讀其文宗密未
知其伯仲誦其詩合參寥覺範爲一人

涵澤禪師住靈隱廣嚴道場問如何是廣嚴家風師
曰一塢白雲三間茅屋如何是佛法大意曰出澗
泉清高峰月白

笑翁妙堪禪師臨濟宗毛氏子四明人參天童無用
全公室中嘗示以狗子無佛性話一日全以竹篋
劈口便打師應聲呈偈云大塗毒鼓轟天震地轉

腦回頭橫屍萬里全領之時朝廷奏令僧得買紫
衣堪曰如是則財可主法矣抗疏廟堂其議遂寢
以寺在屠沽之地闢爲林藪立飛來峰門重樹羅
公處約碑皆師事也春秋七十二

石鼓希夷禪師臨濟宗嗣無用全公爲本寺二十八

代塔永安別苑今存和梁山遠禪師牧牛十頌句

法與梁山相埒理趣超卓反有過焉一尋牛只管

區區向別尋不知腳底已泥深幾回芳草斜陽裏

一曲新豐空自吟二見跡枯木岳前差路多草窠

裏觀覺非麼腳跟若也隨他去未免當頭蹉過他

靈隱寺誌卷三下 五

三見牛識得形容認得聲戴嵩從此妙丹青徹頭

徹尾渾相似仔細看來未十成四得牛牢把繩頭

莫放渠幾多毛病未曾除徐徐驀鼻牽將去且要

回頭識舊居五放牛甘分山林寄此身有時亦踏

馬蹶塵不會犯著人苗稼來往空勞背上人六騎

牛還家指點前坡卽是家旋吹銅角出煙霞忽然

變作還家曲未必知音肯伯牙七忘牛存人關內

無牛趁出山煙簑雨笠亦空閒行歌行樂無拘繫

贏得一身天地間八人牛俱忘慚愧眾生界已空

箇中消息若爲通後無來者前無去未審憑誰繼

此宗九返本過源靈機不墮有無功見色聞聲不
用聾昨夜金烏蜚入海曉來依舊一輪紅十入廊
垂手者漢親從異類來分明馬領與驢顯一揮鐵
棒如風疾萬戶千門盡豁開

原肇禪師通州靜海潘氏子受具參浙翁於徑山命

掌記由四明育王遷杭之淨慈靈隱嘗讚達摩偈

曰踏翻地軸與天關合國人追不再還去去一身

輕似葉長江千古浪如山

無準師範禪師蜀之梓潼雍氏始見破菴於西華後

破菴居靈隱第一座復往從之因侍破菴遊石筍

靈隱寺誌卷三下 六

菴菴之道者請益曰胡孫子捉不住乞師方便庵

日用捉他作麼如風吹水自然成文師在傍平生

礙膺之物盡釋出世居徑山爲臨濟正傳

石田法薰禪師臨濟宗眉山彭氏子參破菴祖先室

中舉世尊拈花迦葉微笑師云焦磚打着連底凍

赤眼撞着火柴頭破菴陰奇之端平二年詔靈隱

住持示眾云但得本莫愁未喚甚麼作木喚甚麼

作未松柏千年青不入時人眼牡丹一日紅滿城

公子醉退院保壽促辦終焉師累遷望刹閱三十

有二年樽節足用而人咸樂施見世之爲募者驚

伺狐探苔且嘖嘖鄙且賤之而土木金碧在處成
就馬嘗接待寺於西溪曰寶壽

癡絕道冲禪師臨濟宗武信人姓荀氏少長習進士
業棄之受釋氏於梓州妙音院聞松源唱道於饒
之薦福徑造其門以歲饑不受曹源以雲居首座
出世妙果師聽其入門語有省嘉定己卯由徑山
第一座出世昇禾光孝清祐甲辰有旨移靈隱謂
是大父密菴伯父松源宏道之地也後理宗取下
茶園地建開妃功德寺即日退院躬荷包笠往遊
廬山遣使留之不回乃賜靈隱古蕩千畝圩田若

靈隱寺誌卷三下 七

千畝與易後住徑山師才學浩瀚每日以一篋付
侍者有求其語者投之篋中鐘定後侍者進篋秉
燭隨紙多寡俱盡日以爲常上堂有一人一念頓
證墮在佛數有一人屢劫闢提不願成佛且道那
箇合受人天供養良久云蝶穿芳徑雙眉溼蜂掠
殘花兩股肥臨示寂手書龕記并遺書十數且曰
無準忌在三月十八日吾以十五日卽行不能辦
香修供侍僧亟以遺偈請師謂曰未後一句無可
商量只要箇人直下承當卽命筆書辭眾上堂語
至夜分起坐移頃而逝壽八十二臘六十一茶毘

舍利五色者無數

妙峰之善禪師臨濟宗吳興劉氏子參佛照光於鄞
山照舉風幡語師直箭機鋒蒙印可贈偈曰今日
與君通一線斬釘截鐵起吾宗乃遊匡廬面壁妙
高峰下十載出世慧因洪福萬年諸刹會天童虛
席時鄭清之秉鈞軸謂非師莫宜居因勉師行師
答曰老僧踰耄矣尙夜行不休乎鄭公高之僧問
如何是不入眾流句師云烏龜鑽破壁僧曰如何
是妙體無私句師云百匹馬中一頭驢僧云如何
是瞬目揚眉句師云花雨岳前石點頭僧云如何

靈隱寺誌卷三下 六

是奇特事師曰紫薇花下紫薇郎僧云學人不曾
師云三十年後晚住靈隱上堂云久參高士眼空
四海鼻孔撩天見也見得親說也說得親行也行
得親用也用得親只是未識老僧拄杖子在何以
故將成九仞之山不進一簣之士師平生善誘一
經指授輒融意悟端平二年九月示寂壽八十
四臘七十一茶毘舍利不可數計塔靈隱西岡鄭
清之爲銘法嗣有徑山珍東叟穎友雲齋霜林果
無方安雪翁立

高原祖泉禪師臨濟宗金山道奇法嗣上堂舉九祖

伏馱蜜多尊者問八祖佛馱難提尊者父母非我
親話頌曰父母分明非我親祖師肝膽向人傾直
下若然親薦得優曇花發火中春贈黃漢嶺開接
待偈曰路繞懸崖萬仞頭行人到此一場愁驀然
得箇休歇處重疊關山信脚遊

笑菴了悟禪師臨濟宗姑蘇人天童杰法嗣上堂舉
睦州因僧問以一重去一重卽不問不以一重去
一重時如何睦州曰昨朝栽茄子今日種冬瓜師
頌曰昨朝栽茄子今日種冬瓜一聲河滿子明月
落誰家

靈隱寺誌卷三下

九

虛舟普度禪師臨濟宗揚州人姓史氏稍長絕無處
俗意母識其志俾依郡之天寧出家會與畢將軍
遇大奇之曰此兒短小精悍音吐如鐘他日法中
向上爪牙也攜歸武林禮東堂院祖信齋志參方
初見鐵牛印於靈隱已而江東西湖南北悉遍歷
焉時無得唱道饒州薦福師決志叩請其遷福嚴
華藏亦與俱偶入室次得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
甚麼人師曰金香爐下鐵崑崙得曰將爲這矮子
有長處見解只如此師曲躬作禮曰謝和尚證明
景定間太傅賈魏公奏補中天竺請旨陞靈隱上

堂舉臨濟和尚道有一人論劫在途中不離家舍
有一人離家舍不在途中那箇合受人天供養師
曰兔馬無角羊牛有角寸毫尺釐天地寥廓潘閻
倒騎驢擲殺黃幡綽師住徑山值火志圖復興將
有緒俄示微恙索筆大書曰一十二年駕無底船
踏翻歸去明月一天全身塔寺東十里采塢之陽
東谷光禪師臨濟宗嗣明極祚天童密孫也
泰禪師曹洞宗雪庭裕法嗣芙蓉楷後也

靈隱寺誌卷三下

十

退耕寧禪師臨濟宗初住嘉興崇聖次之蘇居報恩
慧日承天萬壽至靈隱上堂目前無法意在目前
雨餘山色翠風暖鳥聲喧拍禪牀一下云堪笑老
胡無轉智少室峰前坐九年以上堂舉香林因僧問
年窮歲暮話師頌曰王老燒錢言端語端錦包特
石鐵裹泥團上堂極日干峰鎖翠滿空柳絮蜚絲
可憐無位真人一向草宿露眠啞三春看又過何
日是歸年
大川普濟禪師臨濟宗奉化人元初住持靈隱纂修
五燈會元嗣徑山如琰上堂舉睦州因僧問如何
是祖師西來意州云一隊衲僧來一隊衲僧去頌
曰一隊衲僧來一隊衲僧去打破睦州關大地無

寸土題世尊出山相傷曰龍章鳳質出王宮肘露
衣穿下雪峰志願必空諸有界不知諸有幾時空
虎巖淨伏禪師臨濟宗出世潭州石霜嗣虛舟度禪
師至元二十六年住持築室虎頭巖蓮華峰麓而
終焉

如因禪師臨濟宗石田法嗣

悅堂祖闍禪師臨濟宗南康人周氏子至杭見斷橋
於淨慈橋問臨濟三遭黃檗痛棒是否師云是橋
云因甚大愚肋下築三拳師云得人一牛還人一
馬橋領之橋逝柏山介石來補處室中舉柏子話

靈隱寺誌卷三下

三

師擬議石抗聲曰何不道黃鶴樓前鸚鵡洲師於
言下頓悟元貞初奉詔赴闕稱旨賜璽書號通慧
大德九年陞住靈隱嘗勸一僧云微塵諸佛在你
舌上三歲聖教在你腳下何不瞥地僧問措師便
喝訣眾偈曰緣會而來緣散而去撞倒須彌虛空
獨露春秋七十有五僧臘五十有二

玉山德珍禪師臨濟宗南康人嗣虛舟度元初住靈
隱奉旨入覲賜號佛光海印大師以歸偈頌脫口
宛如宿成時有物出目中瑩潔如珠皆舍利也歐
陽玄爲塔銘

正傳禪師臨濟宗至大元年住持靈隱覺皇殿蠹朽
傾積師捐資與平章張締建皇慶間落成

元叟行端禪師臨濟宗臨海何氏子文字不由師授
自然能通少愛靈隱山水清勝止焉自稱寒拾里
人嗣徑山藏叟珍叟示寂至淨慈依石林鞏公虎
岳伏時住徑山請師居第一座大德中任中天竺
皇慶壬子遷靈隱尋賜號佛日普照凡三被金襴
袈裟之寵辭歸養高於良渚之西菴以呵叱怒罵
爲門弟子慈切之誨以不近人情行天下大公之
教師之利物皆陰爲之而沒齒不言至正辛巳訣

靈隱寺誌卷三下

三

眾云本無生滅焉有去來冰河發燄鐵樹花開世
壽八十八僧臘七十六全身窆於寂照院弟子住
靈隱者竹泉淨林性原慧明天鏡原澗其他古鼎
銘夢堂噩楚石琦皆諸方之崢嶸者

獨孤溟朋禪師賜號普覺常以定武蘭亭贈趙子昂
欲與重結翰墨緣住持靈隱元延祐五年奉旨斷
還九里松集慶占路上表謝其文云佛慧普覺大
禪師杭州路景德靈隱禪寺住持臣僧溟朋言云
云上堂云寺前一片閒田地曠大劫來無四至今
朝恢復又歸來坐斷腳頭並腳尾東也是西也是

南也北也無不是畢竟酬恩作麼生直指堂前香

一炷

圓通竹田禪師臨濟宗常住金陵諸處說法元至順

三年迎歸住持本寺金陵諸山送師疏見後

東嶼禪師臨濟宗松源之四傳也見宣政院疏為本

寺五十二代禪師

照菴慧炬律師明天台教諸暨人住理公巖周伯琦

為篆記與黃潛友善潛文章名天下求之者或遭

怒罵惟於師了無所靳洪武初海潮衝岸壞民廬

舍師為潮神說三皈戒楊枝灑處即止不崩時稱

靈隱寺誌卷三下

三

炬菩薩

慧眼可光禪師靈隱僧述達摩西來畱二十字如織

錦迴文翻覆讀之成四十韻以接中下之機

空	理	緣	清	性	離	真	極	妙	圓	明	照	身	慧	炬	師	述
---	---	---	---	---	---	---	---	---	---	---	---	---	---	---	---	---

竹泉法林禪師臨濟宗別號了幻俗姓黃台之藍海

人參元叟於中天竺東嶼在淨慈招分半座居淨

慈蒙堂不出戶者九年至元四年遷靈隱宗風大

振順帝錫以金襴法衣時寂照在徑山父子同時

唱道五山人以為盛事上堂古杭管內靈隱名山

肇建於東晉咸和年間慧理法師為第一祖今日

上元令節諸處放燈知事值歲各各照管風燭使

下座大龍翔席虛星吉大夫遣幣聘辭不赴使者

三往返師遊於會稽山中行院知不可強具疏請

師仍住靈隱又三年退處了幻菴至正十五年春

靈隱寺誌卷三下

五

感末疾二月二日集眾敘平生本末且誠之曰佛

法下衰無甚於今宜各努力吾世緣止於斯矣索

筆書偈曰七十二年虛空釘橛末後一句不說不

說遂奄然而化龕畱十日顏色不變全身窆於松

源塔西塔前古桂當春吐花清香滿路見者歎異

侍講學士黃公晉卿目見其事故自書塔銘序之

見心來復禪師臨濟宗以南至生故也豐城人參南

楚悅於徑山得其心要至元七年住靈隱洪武三

年以十大高僧徵虞文靖黃文獻與結方外交為

左覺義與太祖子蜀王甚善王就國命作正心觀

道崇本敬賢四箴未幾以詩含諷被刑弟子曇鑑
編其集宋學士濂序之稱其穠麗演迤整暇森嚴
劍出匣而珠走盤也

天鏡原澗禪師臨濟宗會稽倪氏子登華頂參無見
觀又如玉几見石室瑛室與語大奇之曰吾法叔
徑山元叟和尚具大眼目今代妙喜也子欲了已
躬事往見勿後師遂參叟於不動軒入門叟震威
一喝師不覺汗流浹背尋游金陵見笑隱於龍翔
上江西禮諸祖塔像至臨川訪虞文靖公道話契
合延師度夏爲作斷江塔銘樸隱軒銘至正丙申

靈隱寺誌卷三下

姜

出世邑之長慶遷天衣洪武五年設廣薦法會於
鍾山詔天下高名尊宿輪座說法師預焉九年冬
杭諸山請居靈隱曰而祖佛照妙峰而父寂照而
兄了幻皆說法靈隱於今振墮緒提宏綱舍和尚
共誰哉師幡然而起上堂卽心卽佛嘉州牛喫禾
非心非佛益州馬腹脹不是心不是佛天下覓醫
人炙猪左膊上良久云嚙得血淋無用處不如緘
口過殘春終時年六十七臘五十五

古鼎祖銘禪師姓應氏元叟端在靈隱往從焉叩黃
龍南在慈明因緣叟詰之曰只如趙州云臺山婆

子被我勘破慈明笑曰是罵耶你且道二老漢用
處是同是別師云一對無孔鐵鎚叟曰黃龍直下
悟去又且如何師云也是病眼見空華叟曰不是
不是師擬進語叟便喝師當下廓然卽命居記室
自是聲譽頓發後住徑山法席甚盛賜號慧性宏
覺普濟禪師

慧明性原禪師臨濟宗號幻隱俗台之黃巖項氏子
洪武五年選舉高僧師與焉十一年戊午師至靈
隱振揚宗風建本寺大殿修北峰之塔皆師事也
室中垂語曰蓮華峰被蚍蜉食卻半邊因甚麼不

靈隱寺誌卷三下

姜

知又曰冷泉亭吞卻壑雷亭卽不問南高峰與北
高峰鬪額是第幾機罕有契之者以僧誣語被逮
至所司聽座下端坐說偈而化爲洪武十九年六
月二十三日壽六十九

酉菴靈隱禪師慈溪王氏子元叟端補靈隱門風高
非宿學莫敢窺其門師直往咨叩了無畏懼機契
命掌內記出世天台之國清洪武三年詔徵江南
有道僧師居其首

空叟忻悟禪師臨濟宗俗姓鈕吳人徑山愚菴嗣洪
武戊辰住靈隱居四年叢林改觀以前住持逮至

京病卒於行洪武二十四年夏四月三日也門人
空骨於靈隱之東岡爲本寺六十五代有三會語
錄宋濂銘塔今存

用貞輔良禪師臨濟宗范文正公十世孫參笑隱一
見契之號貞悟禪師靈隱直指堂乃其建也舉揚
大法不務緣飾復以淨土觀門爲苦海舟航時兼
修之既示寂舍利玉潔珠圓宋濂爲之銘

無文本裝禪師臨濟宗別號無見謝氏子嗣孤峰德
禪師洪武二十八年住靈隱又四年示寂偈曰吾
年七十有五涅槃生死不墮虛空背上翻身靠倒

靈隱寺誌卷三下 七

飛來小朵茶毘頂骨不壞舍利無算有和同安察
禪師十立談最可傳誦餘詳心泰塔銘爲本寺六
十六代

行中守仁禪師號一初富春人靈隱僧從楊廉夫張
伯雨遊能詩善書法洪武中徵授僧錄司右善世
一初有志事業不偶爲僧嘗言我輩從事文墨非
以廢道蓋有不得已也在京賦翡翠詩見說炎州
進翠衣網羅一日遍東西羽毛亦足爲身累那得
秋林靜處棲爲太祖所見怒而罪之所著有夢觀
集守仁詩與見心俱超絕羣輩而皆不免於患亦

猶翡翠之爲災也

可純禪師臨濟宗象山胥氏子參古鼎銘入室洪武
三十八年授杭郡都掌教住靈隱永樂四年寂於
京茶毘靈骨塔涵澤菴爲本寺六十七代

無杰善才禪師臨濟宗嗣無文永樂元年住靈隱增
塑三世金身翔雙桂菴以奉師塔修寺誌遺文數
篇不忘至今賴之爲本寺六十八代

思擴性空禪師臨濟宗慈谿人徐氏子參無文裝公
永樂十九年遷住靈隱奉旨修經授僧錄司左覺
義洪熙元年寂於京塔寺在天香菴爲本寺六十

靈隱寺誌卷三下 八

九代
伐石良玠禪師宣德九年住持靈隱先是寺災師建
蘇州虎邱寺大殿遂禮師主寺寺之建豎師之功
也爲本寺七十四代

慎菴祥禪師海昌李氏子少穎悟經書過目成誦受
具戒於前任持全菴理公嗣法壁菴璘公景泰間
出主顯靈天順間主本寺大開鑪講學者景從方
丈間兩廡是師傾囊所葺也

前溪德明禪師黃巖人姓林嘉靖間海寇焚湖墅山
後西溪男婦踰嶺避亂寺僧皆以寇必至議棄寺

各竄惟師立主合眾結臺於大路聲勢相援寇遂不敢至師又爲粥以濟貧乏於是人有固志年八十一爲本寺一百五代

按德明以前有幻菴修慎菴祥敬堂愨大慈頤南京識天鏡淨遠菴恭東山曉獨芳蓮大川淮北峰讚可泉壘博菴廣愛山遷恕堂忠竹泉權西隱方無言諷冷泉聲聽泉禱德明以後橫溪亮見峰輔靈峰永冬嶺秀小山良近山良仰峰奎南谷寧皆前後住持也

靈隱寺誌卷三下

无

覺卽日晚十五出家禮大海和尚爲師未幾往雙徑萬松和尚抉擇心要松問如何是白雲不倚青山住答明月常懸古澗心松爲首肯乃繼臨濟正宗二十七世嘉靖癸亥司寇五臺陸公延禮住持南山慧因前後改觀萬厓壬午冢宰元洲張公禮致住持北山靈隱重建大覺殿數十年五礫一旦更新師之功爲不可泯也

具德弘禮禪師臨濟宗爲臨濟三十二世紹興張氏子初爲鍛工已習道家言後又讀首楞嚴而善之披剝受具參三峰漢老人於安隱徹悟宗旨服勤

十七載遂承囑付師出世雲門廣孝維揚天靈及佛日顯靈諸處俱稱干人善知識而於靈隱破院久住法席一新建置甚盛復應請住徑山大弘祖道後至維揚天寧甫七日無疾坐化以靈隱言理公爲祖延壽爲宗而師以中興兼翔置靈隱自來禪德未之有也壽六十八塔全身於靈隱慧日軒餘俱詳總錄

靈隱寺誌卷三下

三

靈隱具和尚於皋亭大悟雲門拄杖話差嗣法焉初隱廬山次開法雲居一住十載嗣住東湖薦福黃梅四祖臨泉安國武昌寒溪荊州護國撫州疎山化行江楚道望大著康熙丁未具老人遷雙徑命師繼席靈隱語錄詩文有若干卷盛行於世五嶽濟琰禪師古越吳氏子也母周氏夢日輪昇天而妊及師生間空中音樂三歲誦心經如宿記成童出家石屋十七歲卽遊方登講肆甫聽卽講猶如瓶瀉受具天童密祖問祖西來大意祖棒云向者裏會取師便有人處歸越沙溪作務將盥沐觸

翻水盆得大脫灑卽遍扣謁具和尚於顯靈遠契以嗣凡具和尚倡化諸刹皆師佐揚師出世安隱遇火重興之他如鹿城安禪海昌安國罔不過化存神於是聲名洋溢彼都人士相率敦請先福善次夕照次隆安津梁正遠乃靈隱祖席非師不可遂延師歸補處焉整積緒振弘綱和碩康親王駐浙慕師義禮敬請法師固道高而王之衛法弘願亦不少槩見云

靈隱寺誌卷三下

三

武林靈隱寺誌卷之三下終

武林靈隱寺誌卷之四

法語

宗門雖云教外別傳不立文字而祖師心印亦藉言宣故從上古雖拈椎豎拂皆有說法機緣玉句金章具載傳燈僧史具德老和尚性具宗通不由文字而一登廣座說法如河懸餅瀉海和尚繼之父子敲唱哮吼靈山真鼓吹祖庭萬載響震者矣爲誌法語第八

具德和尚住靈隱進院上堂法語

師于己丑春二月十三日住浙江杭州靈隱寺闍

靈隱寺誌卷四

一

郡薦紳文學及各山耆宿合院大眾請陞座揮拂子云豁開宇宙萬象交參皎日當空十方烜赫還有共相證明者麼願雲西堂出問靈山古刹列聖覺場寶座師登將何行令師云人到靈山增意氣水歸大海長波濤進云從來萬派皆歸海今日千山盡仰宗師云靈山一會迦葉親聞世尊拈花貴須道得進云今日更添一重光彩師云七尺烏藤行活計杖頭八面起清風進云直得飛來峰頂青龍舞西子湖邊白鳳飛師云誰人不仰上頭關問刹竿高豎重興遠祖風規法令當陽號召諸方龍象作麼生是挽回風化底

句師云金輪現瑞百鳳齊鳴進云奇峰巧石開新眼
冷澗回波看主人師云一句當機普天而地進云龍
袖拂開全體現象王行處絕孤蹤師云好音在耳人
皆聽進云誰箇不知音師云禮拜有分問弘開法席
大闢宗風滿目英靈誰是作者師豎起拂子僧更喝
師亦喝僧又喝師云三十棒進云放老漢出一頭地
師便打乃豎起拂子云昔日世尊拈華今朝靈隱舉
拂會則同彼同此耀古騰今不會則乃聖乃凡隨波
逐浪諸仁者世尊說法四十九年談經三百餘會未
後向靈山會上百萬眾前拈華囑累飲光尊者一笑

靈隱寺誌卷四

二

相傳大法東來則此山頂來震且以待沒量大人爰
有慧理永明延珊明教雪竇大慧瞎堂諸祖咸向此
山立極開宗彼時問道上自帝王下及大臣以至名
公鉅老亦在此山共翼嘉猷激揚本分今日現前宰
官居士與諸山名德本寺者英五湖衲子亦在此山
問似雲興答如餅瀉豈非靈山一會重整積綱再笑
拈華知恩有地復舉拂子云諸仁者若向箇裏會得
則前佛性命後佛紀綱總在者裏似地擎山不知山
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永絕遮闌更無向
背其或機雷玄解見逐偏枯縱使打破牢籠踢翻窠

白撒開離坎擺撥乾坤是甚麼熱盪鳴聲繫驢橛子
所以道靈光不昧萬古徽猷入此門來莫存知解直
須不慕諸聖不重己靈向威音那邊打疊定當然後
獨步大方壁立千仞行不言之令嚴不罰之威淨裸
裸沒可把赤灑灑無回互自然風行草偃水到渠成
妙淨明心觸處青霄碧落正法眼藏等閒栗棘金圈
八表同符三才合契諸仁者畢竟格外風規機先權
要佛佛相授祖祖相傳一句作麼生道擲拂子震聲
喝云丹壑羣真吟紫霧靈山萬衲笑春風

開鑪鑄萬僧鍋陞座法語

靈隱寺誌卷四

三

大人具大識見運大作略安大鑪鑪啟大模範成大
鼎鑊此箇大鑪鑪大模範成就來多少時也赤縣神
州無處不知大乘氣象何人不具靈隱事不獲已因
行掉臂遇緣卽宗遂使三世諸佛振動天樞歷代祖
師撼搖地軸盡法界若聖若凡若緇若素靡不瞻之
仰之直得彌盧起舞香海波騰文殊普賢合水和泥
彌勒善財添銅入炭山僧橫身宇宙號召當陽知事
喚行者人力龍驤虎驟冶師與鑪頭火伴電轉星馳
鼓橐籥於晴空風搏六合運金鉞於肘後響震三千
人人頂門瑞靄各各腳下光騰爍迦羅眼左右圓融

母陀羅臂前遮後護火德以之振武金德以之圓成造化以之無私神功以之畢備然後普天而地安靜如初若聖若凡各歸本位三世諸佛放下天樞歷代祖師仍還地軸靈隱箇漢斂衣就座現前龍象參叩如常祇如一鑪便就覲面賞勞底事又作麼生香積廚開雲出鼎金牛撫掌笑呵呵

付授願雲西堂上堂法語

召西堂願雲上座云靈山授受一笑相親雞足分燈衣傳慈氏殊不知釋迦不前彌勒不後法身不大此衣不小乃捧起伽黎云祇如者重公案畢竟以何爲

靈隱寺誌卷四

四

驗遂展付云以此爲驗復說偈云鷲嶺一花開五葉神州紫氣藹三峰燈燈續燄交光處虎角新生佛日紅堂展具禮拜師下座

開藏殿鐘樓基上堂法語

僧問雲門道如何是自己光明廚庫山門今日和尚大啓靈山更拈出箇甚麼師云握土成金進云作麼生著力師云打鼓普請看進云只如不施寸草梵刹圓成憑箇甚麼如此奇特師卓拄杖乃云靈隱拂子頭現龍樹大月輪體性三昧與太陽紫微交互爭輝直得全賓讓主轉三能於東震全主讓賓挽五佐于

西乾由是東西合轍南北通途據重關則先機立命別緇素則照用同時初僧本分則固是祇如盡無邊華藏莊嚴海拈來如粟米大擲向靈隱青龍角上諸人還見麼不見道打鼓普請看

供祖師上堂法語

見性不畱佛悟道不存師祖師玄旨是甚破草鞋窻可赤腳不著最好饒汝學得佛邊事機不離位學得法邊事智向偏枯兼帶去亦未免究妙失宗不見雲居膺禪師云如人頭頭上顯物物上通祇喚作了事人喚作尊貴得麼將知尊貴一路自別又云如日出

靈隱寺誌卷四

五

時光照世問明朗是一半那一半喚作甚麼又云升天底事須對眾掉卻十成底事須對眾去卻擲地作金聲不得回頭顧著雲居恁麼道只解步步登高不解從空放下若是靈隱別有道處但頭頭不顯物物不通無事可了說甚尊貴如日落時不照世間晦昧是一半那一半幾曾欠少升天底事古廟香爐去十成底事冷湫湫地去擲地作金聲一條白練去且道雲居底是靈隱底是靈隱底是析旃檀片片皆香雲居底是碎拱壁塵塵是玉毫釐有差鳳縈金網趨霄漢以何期分文不值龍門躍鱗不墮漁人之手還有

不藉功勳迴途復妙底衲僧麼設有也是雲居羅漢

法堂上梁顯靈義姪和尚請上堂法語

僧問喚醒江畔魚龍烹煨大方麟鳳是和尙尋常作
略祇如一莖草上現瓊樓玉殿明甚麼邊事師云人
天喝彩佛祖解頤進云可謂魯班門下師云旣截珊
瑚樹還爲架海梁進云點師云明甚麼邊事進云願
白一樁于此地法王法令永流通師云欲賞其功姑
驗其智乃云昔日靈山一會人天百萬見世尊于法
座拈起一枝花今日靈山一會人天百萬見山僧于
法堂上得一枝梁上梁大家著力出身白汗深明下
載清風拈花大家一笑因甚傳燈續祖獨惟迦葉卓
拄杖云盡從者裏出

靈隱寺誌卷四

六

禪堂上梁上堂法語

打鼓普請看好禪客前日拽木運石今朝立柱陞梁
徧利海是箇禪堂總諸佛爲箇衲子可中爾照我用
我呼爾諾頭角相似肘臂相連性命相共教伊無一
箇不從者裏振綱肅紀去表帥人天去朕後展黃龍
佛手滿把楊枝庫內金剛圈栗棘蓬向雕梁畫棟上
鷲頭一撒五湖衲子同時下喝爭先拾得將謂有多
少奇特放下手來只是饅頭

佛殿天王殿同日陞梁上堂法語

師豎拄杖云諸人還知各各一毫頭有一座寶王金
殿麼知則百萬人天匠作工徒都在汝四大色身中
踐踏若不知諸人一身具八萬四千毛竅山僧亦八
萬四千毛竅釋迦老子亦八萬四千毛竅于一毛端
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莫是說了便當得麼
卓拄杖一下云古佛來也世界起也時節至也棟梁
枋柱知事人力畢集也那一柱不現丈六金身那一
梁不具衲僧手眼那一金身一手眼不顯大檀樂施
善信功勳究竟山僧兩序合院大眾無思無爲無作
無取而兩殿巍狀于雲摩漢且道神通耶法雨耶喝
云高著眼

靈隱寺誌卷四

七

鐘樓立柱上梁上堂法語

舉水潦和尚云無量妙義百千法門總向一毫頭上
識得根源去靈隱道無量妙義百千法門總向一毫
頭上識得作用去諸禪子若識作用徹根源今日鐘
樓上梁豎柱柱柱金身孔孔法眼樺樺妙挾面面正
中朕雖如是因甚水潦呵呵大笑顧左右云大家出
一隻手

佛殿前大寶鼎成卮護法請上堂法語

師豎拂子云見麼大人緣起梵王殿上投機千佛光
中現相何況伊蒲爲供錦繡爲幡花插金瓶燈然寶
炬盡華藏是箇真實人體盡供養是箇真實作用轉
過那邊入門便棒進門便喝背手摸枕子當面露吹
毛與衲僧把臂轉過者邊雲行雨施品物流行如雷
如霆爲照爲用則父子同條那邊者邊無可不可昔
日給孤布金于祇樹今日鄒公鑄鼎于靈山五湖衲
子忍俊不禁以須彌爲果大地爲盤爲鄒公賀良久
云還會也無大家佛殿裏燒香下座

大佛像成李青芝等請上堂法語

靈隱寺誌卷四

八

僧問昔日金師補像果感傳燈今朝大佛告成得何
利益師云法身開掌上進云妙手迴天全憑作者功
成不處又作麼生師云法眼照人間進云恁麼則大
家慶讚有分師云上座也須看榜樣乃舉黃檗在裴
相國府署裴一日託一尊佛於檗前跪云請師安名
檗召曰裴休休應諾檗曰與汝安名竟諸子黃檗不
動一旗一鎗裴公不施一韜一略和主賓于直下銷
鋒鐔于人間且道在今日成得甚麼邊事高聲召曰
李處士李舉首師云與汝說法竟

大樹堂昇梁上堂法語

臨濟一株大樹蔭覆兒孫靈隱一株大樹蔭覆佛祖
蔭覆兒孫爲兒孫作祖蔭覆佛祖與祖佛爲師喝云
臨濟大師來也者老子動微用大手腳撼動三有大
城爭似靈隱並不費手脚動便撼動佛祖大城且道
臨濟靈隱阿那箇較親若明辨得請向大樹堂中坐
第一座若明辨未得請向大樹堂前觀樹經行直得
朝觀暮觀一觀觀透時如何又蔭著一箇

齋堂昇梁上堂法語

山僧年邁放閒久矣大眾眞精進眞建立檀護眞精
進眞供養山僧隨例過堂未免受他檀施不隨例過

靈隱寺誌卷四

九

堂亦未免受他檀施不如隨分納些些一任今日孽
天架海業就功成山僧隨檀護大眾去也何故要且
不負來機

飛來峰牌樓昇梁上堂法語

峰旣飛來玲瓏心印全彰樓當重建妙相莊嚴具足
寬展處佛祖橫身挨拶處人天攘臂文殊普賢左右
安排釋迦老子不敢正坐且大開門戶一句又作麼
生喝云從者裏入

晦山和尚進院上堂法語

師在黃梅四祖徑山老和尚命繼席靈隱以丁未四

月十二日進院當山護法闔郡紳士暨本寺耆宿兩序大眾請上堂拈香祝

聖畢次拈云此一瓣香從苗辨地飲水知源德重邱山
思逾溟渤奉爲重興靈隱現住徑山卽此堂上本師
上具下德老和尚用酬法乳遂斂衣就座南寺和尚
白椎竟師云潑天門戶海納山容果是知音請出敲
唱僧問雲從龍直得冷泉發燄風從虎會見鷲嶺增
輝卽今大座當軒請施一機師云一棒敲開靈鷲日
普天市地盡光輝進云一一應時擊節頭頭轉地回
天是甚麼人境界師云大家在這裏進云但得皇風

靈隱寺誌卷四

十

成一片不知何處是封疆師云且得領話問何如來
擔人天輻湊振祖佛機衲子揚眉如何是紹隆一句
師云青萍搖海岳白棒驗龍蛇進云可謂光合東浙
兒孫裔氣吸西江父子宗師云腳跟下一句作麼生
道進云腳跟下一句且置祇如臨機有眼句裏無私
增萬指稠林添三玄甲冑畢竟憑何施設師云船後
著眼進云昔年半院曾遺識今日重將此話圓師云
切莫當頭錯過問仙梵徹雲霄萬里山川增秀雨花
飛滿岫大千草木生輝是何祥瑞師云拈出靈山一
片石萬年何日不青青進云恁麼則冷泉勢接滹沱

派青嶂遙隨雙徑來師云不妨好彩問向上宗乘學
人不問入門一句試爲展演師云請上階來問天得
一以清地得一以靈衲僧得一時如何師云如龍得
水似虎靠山進云恁麼則拍掌鼓乾坤一輪光透去
也師云月落後作麼生透進云高開殿閣洪音振一
句無私亘古今師云重言不當喫問高提祖印未審
如何作用師云三十棒進云棒教誰喫師云不知痛
癢漢進云和尚還知麼師云矢上加尖問一切言句
卽不問直指當陽事若何師一喝進云眼見是色耳
聞是聲不見不聞是甚麼師云山僧退身有分僧一

靈隱寺誌卷四

十一

喝師拈棒僧便走師云走卻草賊乃云佛祖關楔西
天令嚴向上提持誰容顧鑑要津把斷從來鐵壁無
門棧道鑿開除是金鉞影動傾湫倒嶽止在鐵鋒跨
海擎天不資餘力釋迦老子於靈山會上拈花示眾
更加一道眞言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
微妙法門一機纔動東擲西拋毒氣流傳填溝塞壑
旣靈鷲寶峰飛來至此摩竭正令作麼生行卓拄杖
云從上百四十四代古錐將這箇開大覺場雷驚電拂
本師徑山老人亦將這箇重興祖窟霧擁雲騰山僧
以二十年前舊緣今日歸來就父也將這箇權衡佛

祖龜鑑宗乘截斷天下人舌頭進一步則乾坤陡變
橫拈七事鉤錐退一步則海晏河清御盡三玄戈甲
不進不退又作麼生橫按拄杖云龍歸大海波濤壯
虎到深山氣象雄復拈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
是下座

圓成飛來峰牌樓江南佟方伯大護法請上堂

法語

僧問一笠蓋如來果感人王位今日莊嚴佛國輸金
飯僧如何論量師云天垂寶蓋地湧金蓮進云靈山
投說未到如此師云一朝圓好事萬古壯靈山乃云

靈隱寺誌卷四

十二

靈山秀異萬古雄觀奇特因緣花攢錦簇當門秀石
從靈鷲以飛來證據無訛呼猿洞而現在此是第一
重奇特廣大靈山氣吞海岳先師老人二十餘年手
拈莖草劈出天宮移來華藏功高再造動地驚天此
是第二重奇特畱下飛來峰牌樓雖然建就未遂圓
成幸江南旬宣佟大護法乘菩薩願力成就不思議
大功德海又耑令弟孚六大護法光賁山門肇啟華
壇經開龍藏飯炊香積樂奏鈞天新題妙額重標鷲
嶺飛來巨榜高懸指出現前佛國此是奇特中奇特
昔世尊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且道心作麼生指現前

靈峰壁立八面玲瓏豈不是正法眼藏千尺冷泉澄
澈徹底豈不是涅槃妙心山門飛樓湧翠藻繪浮天
豈不是微妙法門於此見得直下知歸不惟佟大護
法一門福慧圓滿并千百載後見聞隨喜箇箇成佛
有分何故一手擎來真佛國萬年佳話播靈山下座

送具老和尚全身入塔上堂法語

戊申八月二十六日先老和尚入塔慧生上座請上
堂問三文使盡塔湧靈山葉落歸根是何時節師云
人天百萬仰浮圖進云古佛位中畱不住分明獨露
大家知師云琉璃古殿照明月乃云過量事非過量

靈隱寺誌卷四

十三

人不能開張奇特人非奇特事不能光顯臨濟七百
年後老大法門誰敢拔山舉鼎全身扶起惟我老人
用全象力奮鐵鷲機大行矣越應仰山遙識作大埶
子得鄧尉真傳此人是大唐國內甚麼人西晉二千
年來老大靈山誰敢斬荆棘脫體鼎新先老人竭
廿載辛勤聚多人血汗以至鬼殿閣金碧晶瑩增
武林莫大威光成四海無雙名勝此事是大唐國內
甚麼事莫大功勳既在靈山葉落歸根自應在靈山
建塔今日山僧及各山兄弟合院大眾就無陰陽地
上豎起浮圖於叫不響谷中高懸慧日層落落影團

團標出南陽面目淨裸裸光燦燦掀開大佛頂光既
爲天上天下獨尊之人自應建亘古亘今不朽之塔
且道三千年後有人覓先師靈骨作麼生抵對豎柱
杖云豎起刹竿長燦爛萬年標榜耀靈山

爲具老和尚上塔頂兼送位入祖堂法語

一塔擎天萬古常懸慧日五燈續燄千年永耀靈山
茲者罕堵告成高昇塔頂靜眼觀來先老人分中著
著無非是頂老人一生機靈鐵鶴用發猛龍豎四殺
旌旗振三玄戈甲以致令行吳越海湧山翻五千衲
子下揚州百萬人天常擁座豈不是天上天下諸善

靈隱寺誌卷四

五

知識之頂十坐道場到處興功建業獨於靈隱一手
擎出寶坊一脚踢開華藏現前峻嶒殿閣飛翬耀日
鳴吻連雲豈不是獨冠海內功業之頂所居靈隱玲
瓏萬竅靈鷲飛來噴雪奔雷冷泉徹骨豈不是一切
名山道場之頂從來禪祖於此闢揚正令哮吼宗風
自古迄今竟有百四十四代現在祖堂燭排慧燈星聯
道樹豈不是諸方祖堂之頂老人末後樹幢徑山卻
到揚州遷化以兄弟孝心龕歸靈隱目今巍然一塔
高跨北峰堅固比於金剛壯麗同於帝釋豈不是薄
海內外一切浮圖之頂今日塔圓昇頂兼送位入祖

堂人天霧擁光騰杲日山靈喝采天樂鳴空真是以
過量人顯過量事興奇特功感奇特報且道如何是
大功圓滿底句嗟峨殿閣聳雲岑法道輝煌冠古今
消得靈峰千嶂玉塔懸慧日照兒孫

送興建亡僧靈骨及四眾遺幣入新建普同塔

法語

僧問轟塗毒鼓聞者皆喪爲甚擊者不喪師云你試
擊看進云擊箇甚麼師云前言何在僧一喝師打云
不知痛癢漢乃云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爲此是選
佛場心空及第歸如何是心空及第洞摩誦正眼何

靈隱寺誌卷四

五

聖何凡廓頂後神光誰幽誰顯人人在光明曾集箇
箇歸寂滅海中但得心空十方通暢臘月蓮花恰值
滔天白浪龜毛數丈盡成充國黃金靈骨銷鳴細看
來總是瓊樓玉殿浮圖無縫卓豎起迴超潭北湘南
一入此門悉皆成佛且道功德圓成一句又作麼生
卓拄杖三下云堅固高幢三座湧萬年標榜在靈山

武林靈隱寺誌卷之四終

武林靈隱寺誌卷之五上

累朝檀越

昔徑山國一禪師稱唐帝曰檀越檀越為大功
德主僧門所藉以安身學道興隆佛法者也蓋
大丈夫出家學佛寸絲不挂一切所需總在檀
越故世尊建刹必待給孤開士乞食必於邨聚
今具和尚鼎新靈隱殿堂樓室麟次波湧丹青
繪畫日炎霞舉極法門之宏制為吳越之大觀
皆檀越所施其間一柱一椽已勒姓氏于不朽
至于山誌不能備悉乃舉其大者并前代功德
靈隱寺誌卷五上 一

歷代帝王

梁簡文帝賜靈隱田記 不存

梁簡文帝賜靈隱石像記 不存

隋高祖仁壽二年遣僧賁舍利建塔于飛來峰頂即神

塔

唐天寶建北高峰塔七層會昌時毀此出自孫誌

愚按吳越建號亦有天寶

吳越錢武肅王鏐命僧智覺延壽禪師重開靈隱賜

名靈隱新寺建僧房五百餘間

錢忠懿王弘俶繼之建本寺屋宇一千三百餘間迴

廊自山門左右遠至方丈

建靈隱寺門塔幢二座上書開寶八年大元帥錢建

孫宇台曰按吳越建號有天寶寶大寶正開寶

是宋太祖年號開寶九年倣與妻孫氏子惟演

孫承祐來朝豈八年樹幢而九年來朝歟要其

歸命奉朔之意已久矣

建北高峰塔

白子佩曰按王慕阿育王建塔乃于國中聚銅

靈隱寺誌卷五上

二

造八萬四千小塔散于境內本寺惟存二大塔

鑄覺皇殿後鐵塔一座

宋眞宗皇帝景德四年勅賜額改靈隱寺作靈隱山

景德寺

天禧五年勅賜額改景德寺作景德靈隱寺

勅賜金牌一面後于政和間移供神霄宮

勅賜御書牌一軸

仁宗皇帝天聖三年皇太后賜脂粉錢九千五十四

貫

天聖八年勅賜靈隱住持禪定大師延珊放免糧田

一萬三千畝杭秀二州充設五載齋僧粥食共計四十餘萬人有勅一通存寺

慶厯七年勅賜御製歌頌等件

皇祐元年勅賜六祖師名諱玉寶牌一面

勅賜飛白御書佛聖帝來四紙每字一紙

勅賜清淨佛法絹書二軸計四字

勅賜紙扇碑一座

勅賜回鑿碑一軸

勅賜御繡觀音心經二卷計二軸

勅賜飛白黃羅扇一柄俱皇祐元年俱罹兵燹不存

嘉祐三年賜明教大師契嵩所著書入藏

靈隱寺誌卷五上

中書劄子曰權知開封府王素奏杭州靈隱寺僧

契嵩撰成傳法正宗記并輔教編三卷宜令傳法

院于藏經內收附劄子付傳法院准此按王素字仲素

宋高宗皇帝勅改榜曰靈隱山崇恩顯親禪寺紹興五年

顯親蓋為吳太后設也

賜金飾九里松吳說書額

宋孝宗皇帝乾道三年二月詔每歲佛誕日例賜帛

五十疋

乾道八年正月二十八日車駕幸靈隱明日賜僧慧

遠直指堂印慧遠即慧禪師

乾道九年宣靈隱慧遠奏對內殿稱旨有奏對錄

淳熙四年八月召靈隱德光入對內殿賜詩二首

詩曰欲言心佛難分別俱是精微無礙通跳出千

重縛不住天涯海角任西東又詩云大暑流金石

寒風結凍雲梅花香度遠自有一枝春至今流傳

在古尊宿語錄內

宋理宗皇帝賜御書覺皇殿三字

賜御書妙莊嚴域四字

賜御製千佛贊贊曰一佛不二千佛奚別如處處水

現在在月無去無來不生不滅梅花開時前村深

靈隱寺誌卷五上

雪

寶祐六年上親製觀音記御書登石

元仁宗皇帝延祐五年賜還九里松

明太祖高皇帝勅賜田三千畝清朋以宋時所賜田一萬三千畝獻還朝

高祖復賜三千畝

神宗皇帝萬厯十七年賜觀音大士瑞蓮聖像一軸

司禮監孫隆奉慈寧宮皇太后御賜觀音聖像兩

有上御製贊云惟我聖母慈仁格天感斯嘉光開

產瑞蓮加大士像圖寫流傳延國福民霄壤同

歷代朝臣
晉葛洪題最勝覺場四字

唐大理寺少卿杭州刺史袁仁敬種松九里

右司郎中杭州刺史元奠建冷泉亭

給事盧元輔建見山亭

刺史相里造建虛白亭

庶子裴棠棟建觀風亭

僕射韓皋建候仙亭

是之謂五亭元奠以下五公皆以刺史領郡于杭者

刺史白居易書冷泉二字并以文記之

紫薇舍人唐詢建紫薇亭

古言寺前五亭則稱紫薇而不言見山

丞相裴休有送子出家詩其詩云送子出家莫學

詩要明父母未生時吾聞九里松門外佛國山

靈隱寺誌卷五上

五

前有鐵圍

裴休字公美河東聞喜人家世奉佛與黃藥最多往返遂嗣其法

宋承奉郎守祕書省著作郎直史館賜緋魚袋曾知

蘇州吳縣事羅處約撰寺碑文

作文為雍熙丙戌立碑為消化

辛卯俾文其事者月禪師也歲久碑斷重立者

大范楷跋

熙寧三年及十年趙抃以資政殿大學士兩知杭州

禁天竺靈隱寺樵采

天聖中吏部侍郎平章呂夷簡給事中參知政事陳

堯佐給事中參知政事薛奎工部侍郎參知政事

王曾賜免靈隱寺田准勅中書門下牒一道有官

街字押

觀察李公謹奏賜契嵩紫方袍

慶厯中丞相韓琦參政歐陽修權知開封府王素賜

契嵩所著書入藏中書劄子有官街字押

知杭州府蘇軾補書白樂天所書冷泉二字後亭

字

太守祖無擇建鄴公菴于靈隱

安撫趙與憲建壑雷亭

臨安府都會首沈瑜等施送華嚴海會善知識功

德五十九軸

靈隱寺誌卷五上

六

元江浙行省平章事張間助修覺皇殿

明刑部尚書潘季馴前後捐貲裝大殿佛像

吏部尚書張瀚募建大殿公不署江陵奪情事即

矣公與五臺陸公光祖請僧易菴廣集貲財一新殿宇

萬厯間司禮太監孫隆建三藏殿中置轉輪以奉

法計六百三十八函左藥師鐙藏寶計四十九

鐙右水陸像藏總一百二十五軸號東瀛面

左布政吳自新助裝藏殿金龍有題冷泉隔日高

法字重興

貴州提學道副使馮時雨補植本寺松樹若干

工部權署分司張喬松造覺皇殿菱花門

兵部武庫司主事虞澹熙撰重建理公塔銘并篆額

重興靈隱大檀護功德主列後

國朝總督部院趙廷臣爲文勒石清飛來峰界址并

禁樵採

據考飛來峰昔東晉咸和年西域僧慧理至此
驚曰此天竺國靈鷲山九十七峰之一小朵峰
何年飛來至此故名飛來一名蓮花一名靈鷲
其實一山也按錢塘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
云舊傳講記有云天目山垂兩乳長龍飛鳳舞
到錢塘海門一點異峰起五百年間出帝王或
云晉郭璞作錢氏有國時不欲其語聞之中國
更其末句云異姓王蘇子瞻作表忠觀碑待表

靈隱寺誌卷五上

七

其事首日天目之山若水出焉龍飛鳳舞萃于
臨安蓋全用談語也載第一卷之十一板經孫
宇台靈隱志寺天目山有二三條東流經於
潛臨安百五十里至餘杭爲溪又東三十里
抱錢塘又東北流六十里過湖州入太湖一
西趨于紫溪合桐廬之水匯于錢塘此郭璞所
謂龍飛鳳舞也海門如龍北山如鳳此郭璞所
門上此郭璞所謂金星也其塊土爲帝王都會
璞留識記蓋預知五百年潮打西興然後爲帝
王都會也夫自郭璞以前南湖北皆爲武林山
後始有龍飛鳳舞之目然南有鳳凰山是南
山亦可曰鳳而北山有橋曰迴龍有洞曰龍泓
是北山亦可曰龍也載第八卷之四十八板
夏樂只西湖志云無著禪師塔武林志師名文
喜唐人埋骨此山下韓侂胄謀其地乘夜發
塚見師在龕中容貌如生指爪屈曲盤體詩驚
送掩其塔出合澗橋爲下天竺寺僧肇海詩一
定空中五百年何因發塔起積觀世間多少
麟塚過眼誰人贈紙錢載第三卷十三板又

民謠云靈山一片地上有王者氣丞相管首耶
不知主何意韓遂不敢葬

竊稽以上所載本山既稱梵剎名勝燕之誠記
分明更有前都憲蘇茂相天子萬壽四宇錫物
在上昭昭在人耳目凡妄窺者亦可已矣語意
仍有繼低曾而起者前天啟四年諸當事慮有
鐵案今康熙四年又蒙部院趙公勒
石嚴禁其各上臺禁示另詳別錄

巡撫軍門陳應泰作募疏廣勸修造自亦捐貲五

六百金助建大殿

浙江布政使司袁一相捐貲塑大殿文殊普賢阿

難迦葉并羅漢五六十尊

蘇州布政使司佟彭年捐貲完成飛來峰牌樓金

碧絢麗冠絕西山

靈隱寺志卷五上

八

蘇州布政使司慕天顏爲靈隱增置金沙灘寶勝

菴爲放生所手題額曰萬鱗極樂又捐俸助建

浙江提督二等侯田雄施貲千餘金塑大雄殿中

尊大佛并築佛與諸天大石座

大將軍柯魁同都統陳典謨高及之協致石門大

鐘懸新建鐘樓早晚撞擊響震西山爲萬古標

榜

刑部尚書湖州東阡沈演子月初增建金光明殿

修理金光明懺法兼施六百金在大雄寶殿

翰林院庶吉士塘棲卓彝同子孝廉麟昇建大悲

懺壇每歲春季修禮懺法永遠不替

戶部尚書汪應蛟男本和布施山木四十株助建

叢林

太史金聲全子靜思布施徽州山木建梵香閣

大理寺卿王益朋倡置靈隱松木場下院

登州府太守常州徐可宣捐貲千金助建大殿并

施二大正柱先是戊戌三月十五日徐公夢靈隱被大遣人到山偵探殿尙巍然

至二十六日忽遭回祿公大驚異遂開檀度

太僕寺卿嚴沆同察院顧豹文協力護衛建成具

老和尚慧日塔院永鎮靈山萬年不朽

靈隱寺誌卷五上 九

山西提學道嘉善縣孫籀塑十八大羅漢像并著

文勒石公十二歲赴府預童子試被眾擠門壓死已一晝夜感靈隱羅漢救回重生後到靈隱宛如所見遂施貲塑像并立碑記異今豎羅漢殿門側

貴州按察司副使陳紹英具和尚興建二十年赤

心護持始終不倦大殿上梁日公與沈捷關鍵

姚玄瑛眾護法皆在焉

都統胡申固山高可仰倡議誓眾拈鬪畱具老和

尚靈龕建塔慧日

雲間宗伯董其昌置甘露茶亭太師金之後復廣

之留額永為靈隱下院在湖墅賣魚橋

武林靈隱寺誌卷之五上終

靈隱寺誌卷五上 十

十

武林靈隱寺誌卷之五下

歷代人物

余嘗詠西湖有越都狀妙人西湖是其眼之句
余在靈隱乃知飛來峰是其眉其他總在眉目
之下况又得冷泉亭為點綴人間天上有此繡
韻之境故遊武林者必到靈隱嘗登飛來峰憩
冷泉亭聽水聲冷泠狀從耳入心塵襟頓滌于
是遊者無不悔來之晚又恐去之速也風流人
物往往留傳于此使後之人恨生不得與同時
余亦感慨係之矣為誌人物第十

靈隱寺誌卷五下

一

陸瑋字文該錢塘人東漢末納祿隱武林山澗南學
易為隱居堂西壁圖九師像東壁圖八公像世又
名九師堂也劉向別錄淮南王安聘善易九人謂
之九師杜光庭錄異記八公見淮南
自稱姓氏曰文五常武七德枝百英壽千齡鳴九
皋修三田岑一降未可盡信漢俗皆以淮南為得
仙故瑋向慕如此瑋行
無可考松江有陸瑋墓

陳渾漢靈帝熹平二年為餘杭令山中祀為土神至
今猶尸祝也晉誌餘杭屬吳興郡吳興縣令者餘
杭縣令也其時武林屬餘杭而餘杭
又轄於吳興郡自東漢至五代皆狀故靈隱石幢
有吳興三字此亦其證矣今人稱陳明大王正月
十五日
為生辰

葛玄字孝先句容人父為大鴻臚玄幼負奇操丰神

標峻三國吳居武林山葛塢往來會稽雲門一賈
人泛海泊神廟神令廟祝附書於玄書著船如釘
不可動及達岸以報玄往自取即得題稱大極左
宮僊公世因稱葛仙公也按公居杭事無可考後
龍井李德淘井得鐵牌上有赤烏年禱雨或是公
所為也公從孫洪

靈隱寺誌卷五下

二

許邁字叔玄一名映丹陽句容人許旌陽再從昆弟
家世仕族而許長史穆第四兄少恬退不慕仕進
常就郭璞筮遇泰之上爻發璞謂曰君元吉自天
宜學升遐之道時南海太守鮑靚隱迹潛遁人莫
之知邁乃往候之探其至要因立精舍稽留號思
眞堂又以餘杭縣雷山近延陵之茅山潛通五岳
陳安世茅季偉常所遊處而往憩焉父母尚存未
忍違離朔望時節還家自省及父母沒乃遣婦孫
氏還家攜其同志徧遊名山焉永和二年移臨安
山登巖茹芝有終焉之志乃改名玄字遠遊著詩
十二篇論神仙之事義之造之未嘗不彌日忘歸
相與為世外之交玄遺義之書云白山陰南至臨
安多有金堂玉室仙人芝草左元放之徒漢末隱
者皆在焉義之自為之傳述靈異之迹甚多

葛洪字稚川祖系吳太鴻臚父悌吳平後入晉爲邵陵太守洪少好學家貧躬自伐薪以買紙筆夜輒寫書誦習以儒學知名性寡欲無所愛翫不知棊局幾道樛蒲齒各閉門卻掃未嘗交遊於餘杭山見何幼道郭文舉目擊而已各無所言尤好神僊導養之術事玄弟子鄭隱悉得其法後又師事南海太守上黨鮑靚妻以女洪傳靚業兼綜練醫術凡所著撰皆精覈是非而才章富贍太安中石冰作亂吳興太守顧祕爲義軍都督檄洪爲將兵都尉攻冰別寨破之遷伏波將軍洪見天下已亂欲

靈隱寺誌卷五下

三

避地南土乃參廣州稽含軍事及含遇害遂還鄉里禮辟皆不赴相傳住武林山葛鳩得道於青林洞也

杜明甫錢塘人居靈隱夜夢東南有賢人來訪時謝玄生孫於會稽其父瑗狂蕩射殺蔣侯妹清溪小姑樹鳥姑怒一夕殛死其家恐懼求寄養於明甫明甫受而養之十五歲方還按一統志鍾嶸詩品六朝詩話皆作明師其居稱杜治註言治者奉道之靖室真誥錢塘人杜道鞠處士杜京產之父富而好道乃泰和元興間人崇奉許氏之道明甫豈

其家耶錢塘又有杜子恭有道術豪族貴望多執莫不敬慕靈產出錢塘北郭於舟中望其墓而遙拜焉杜氏一門何多道者想亦猶葛玄之於稚川許遠遊之於斧子也

謝靈運安西將軍奕之曾孫車騎將軍玄之孫父瑒生而不慧位祕書郎蚤亡靈運幼便穎悟玄甚異之謂親知曰我乃生瑒瑒兒何爲不及我寄養杜明甫小字客兒文章之美與顏延之爲江左第一襲封康樂公宋少帝卽位出爲永嘉太守稱疾去職父祖並葬始寧縣并有故宅及墅遂移籍會稽修營舊業傍山帶江盡幽居之美與隱士王弘之

靈隱寺誌卷五下

四

孔涓之等放蕩爲娛每尋山涉嶺必造幽峻嘗著木屐上山則去前齒下山則去後齒自始寧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驚動縣邑文帝以爲臨川內史爲有司所糾徙廣州有司復奏其有異志詔於廣州棄市作詩曰龔勝無餘生李業有終盡嵇公理既迫霍生命亦殞時元嘉十年年四十九於歎以靈運之才名而不得其死死又不可爲志節所由殆與葛許遠矣

朱世卿梁鹽官人有別業在武林山榜云隱士鹽官

朱世卿墅按晉梁巨室別業稱墅

駱賓王義烏人與徐敬業討武后師敗亡命不知所
之宋之間以謫放江南遊靈隱寺夜月極明巡廊
賦詩得驚嶺鬱岩堯二句下苦不屬有僧坐禪牀
長明鑑下問曰少年何事苦吟宋答以故僧曰胡
不言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宋異之詢寺僧知
為賓王明日覓之無有矣賓王居靈隱周歲卒

袁仁敬開元十三年刺史杭州按公于神功元年九
月中絕倫科與崔顥
時及第

元和間刺史相里造韓皋裴榮棟盧元輔元稹前後
共建五亭又紫薇舍人唐詢建紫薇亭張商英有
題見山亭

靈隱寺誌卷五下 五

詩則見山亭北宋猶在也僧來復有
題虛白亭詩則虛白亭明初猶在也

白居易長慶時為杭州刺史代宗時李泌刺史杭州
憫市民苦江水之鹵惡開六井鑿陰竇引湖水以
灌之民賴其利及居易為刺史重修六井發函筭
以蓄洩湖水其自序曰每減湖水一寸可溉田十
五餘頃每一復時可溉五十餘頃則西湖之在杭
猶鄭白之渠之利也公之功也公詩文流傳于靈
隱者最多形勝山下有白公茶井北高峰左溪上
有白樂橋法安院有白樂天書皆公遺跡
丁飛字翰之濟陽人唐咸通時居龍泓洞讀莊老善

養生好古文樂府歌詩作細字皆有楷法寡睡少
言與人接禮簡情至或問服何餌對曰治心修性
之外別有何物每月夜登巖鼓琴流淙協奏天籟
淒冷往往鸞鶴翔集成通丙午陸龜蒙過之年七
十二矣見其綸巾布裘貌古意淡操鞭岳斤斷陟
峻如飛作錢塘丁隱君歌

丁行者不詳其人寺東廊有蘸筆池是其遺蹟或以
丁翰之也咸通時翰之年七十龜蒙見其畜妻有
子則會昌毀教時年不過四十或為行者而逃俗
未可知矣

靈隱寺誌卷五下 六

陸羽字鴻漸竟陵人不知其所生既長筮得漸之蹇
日鴻漸於陸其羽可用為儀吉因以為名氏上元
初隱茗上自稱桑苧翁或獨行道上誦詩擊木裴
徊不得意則慟哭而返時謂為接輿也有靈隱碑
記惜不傳

陸龜蒙字魯望居松江甫里不喜與流俗交設篷席
齋束書茶竈筆牀釣具往來時謂江湖散人嘗至
靈隱晤丁飛之作隱君歌相贈
羅隱從事湘南歷淮潤皆不得意乃歸謁吳越王錢
鏐慮不見納以過夏口詩標于卷首獻之未有云
一箇爾衡留不得思量黃祖謾英雄鏐覽之大笑

表隱爲錢塘令隱有靈隱詩朱溫篡唐隱說錄舉
兵伐梁曰雖無成功猶可退保杭越奈何交臂事
賊爲千古羞此殆有魯仲連之風矣按范楷跋處
約歷官著作

郎直史館與王
禹偁同詔試

林逋字君復號和靖先生景德中放遊江淮及歸結
廬西湖之孤山自范仲淹梅堯臣皆高其節贈以
詩文歐陽修謂自逋之後湖山寂寥無有繼者其
推重如此逋嘗有汎舟入靈隱詩又有詩云山木
未深猿鳥少此生猶擬別移居直過天竺溪橋上
獨木爲橋小結廬則其高奇蓋亦在靈竺間

靈隱寺誌卷五下 七

范仲淹字希文爲杭州刺史僧遵式建日觀菴公爲
之記靈隱至今相傳有文正公卧榻公治行于杭
最多也

趙林字閱道熙寧時以資政殿大學士兩知杭州四
十餘積去聲色係心宗教傳燈錄以爲蔣山泉禪
師法嗣公有偈云默坐公堂虛隱凡心源不動湛
如水一聲霹靂頂門開喚起從前自家底

蘇頌字子容熙寧中以集賢學士來知杭州龍泓洞
外有題名公治行最優時吳越荐饑一日有民數
百遮馬訴于公曰某等以轉運司責道負市易糶

錢晝則逮繫公庭夜則禁於廂院雖死何由得償
公曰吾今釋汝使得營生衣食之餘悉以償官期
歲月而足可乎眾應曰不敢負約於是悉縱之轉
運司大怒欲劾公沮法而償責者聞之皆先期而
至事遂已一日燕有美堂聞將兵結集謀害官吏
卽入喧傳恐懼不安公談笑自如密諭兵官捕爲
首者械送獄中迨夜會罷而坐客不知也

李公謹官觀察有靈隱諸詩

祖無擇知杭州極愛靈隱時爲築鄴公菴於蕭泉
處

靈隱寺誌卷五下 八

楊蟠富陽人字公濟元祐中通判杭州有錢塘百詠
詩每至山宿與契嵩唱和

梅詢字堯臣知仁和縣事有武陵十詠詩刻石冷泉
亭上

蘇軾字子瞻熙寧四年除通判杭州元祐四年除龍
圖閣學士知杭公有遺愛于西湖其見于靈隱者
有靈鷲後小石塔題名爲熙寧七年九月二十日
是時公移蒞膠西卽以是日別南北兩山道友也
又有韜光石題名爲元祐五年二月二日明年公
年三十六在杭州被召通計公之在杭前後約有

六載何杭人之幸也寺僧祀公於靈鷲山麓號東坡祠其知杭州也杭大旱饑疫並作公請於朝免上供米三之一復賜僧度牒易米以救饑者明年春又減價糶常平米多作館粥遣使挾醫分坊治病活者甚眾唐刺史李泌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於水自唐及錢氏歲輒浚治宋時久廢葑積爲田水無幾矣見茅山一河專受江湖鹽橋一河專受湖水遂浚二河以通漕復造堰埭以爲湖水蓄泄之限江湖不復入市以餘力復完六井又取葑田積湖中徑三十里爲長隄以通行者且募人種菱

靈隱寺誌卷五下

九

湖中葑不復生收其利以備修湖取救荒餘錢萬緡糧萬石及請得僧牒百紙以募役者隄成植芙蓉楊柳其上望之若圖畫狀杭人名爲蘇隄錢和錢塘人錢易孫錢彥遠子孝義知名建傑閣於九里松藏書甚富東坡爲榜曰書藏直祕閣知荆南府

徐爽錢塘人隱居湖山以修真養性終老徽宗聞其名賜號冲晦先生其墓蓋在靈鷲也

朱弁徽州人葬于九里松弁以紹興初授官副王倫使北見執附表云節上之旌盡落日中之舌徒存敦馬角之未生魂消雪窖攀龍鱗而莫逮淚灑冰天高宗覽之未嘗不流涕

也卒葬於此

韓世忠字良臣延安人屢立戰功追封蘄王紹興中秦檜當國公以和義不合懇疏解樞柄常頂一字巾跨驢周遊湖山而於冷泉尤多盤桓建亭於飛來峰之半顏曰翠微自號清涼居士

陳剛中福州人建炎初任太府寺上封事議恢復遂與張九成七人同謫其詩云同日七人俱去國何時萬里始還家有飛來峰詩

俞顯字商卿杭州人紹熙進士嘗宣撫淮東歷秉節旄寶慶二年致仕築室九里松以詩詞自娛號青

靈隱寺誌卷五下

十

松居士著青松居士集

趙與慈淳祐中爲京尹自北新路第二橋至麴院築隄以通靈竺之路中作四面堂三亭夾岸花柳以比蘇隄人遂稱趙公隄也建壑雷亭于靈隱

陳紫芝名崇眞閩人咸淳間卜居北高峰東俗名慶化山祈禱有應賜號冲素真人崇奉雷神後卒閩瘞劍雷院後

陸游字務觀嘗有靈隱寺冷泉放鬪詩

潛說友宋咸淳間爲臨安府尹每來下竺有鳥自手中啄食賦詩有靈鳥不相猜認作放生臺之句

白珽字廷玉結廬于金沙灘曰湛困所著有湛困集
仇遠字仁近錢塘人宋咸淳名士宋亡落魄江湖初
辟溧陽州學正未幾隱去所著有山村集

趙孟頫字子昂宋藝祖十一世孫至元中程鉅夫奉
詔搜訪江南逸才以孟頫入見世祖一見喜甚從
容語訪治道命坐右丞李葉上孟頫詩文奇逸篆
籀分隸眞行草書皆妙絕天下嘗至靈隱訪僧恭
行已爲作詩

虞伯生集臨川人官至奎章閣學士與鮮于伯機楊
曼碩楊仲宏趙子昂黃晉卿諸公友善少游錢塘

靈隱寺誌卷五下

十一

故于靈隱多所題詠

鄧文原字善之其先緜州人父漳徙錢塘遂爲錢塘
人爲杭州教授有靈隱詩

張天雨字伯雨錢塘人號居貞子又號句曲外史宋
崇國文忠公九成之後年二十棄家遊天台括蒼
諸名山晚入開元宮從眞人王素衍爲道士工書
能詩文與吳興趙孟頫浦城楊載蜀郡虞集豫章
揭傒斯清江范梈金華黃潛友善嘗屏居修茅山
志墓近玉鈎橋有靈隱詩若干首

黃晉卿潛義烏人至正初爲浙江儒學提舉工文章

不喜華冶有西湖舟中詩云黃塵烏帽媿平生對
客猶稱舊姓名其風致可想見人求其文章或遭
怒罵惟靈隱慧炬則無所靳也

項可立隱於靈鷲山間與黃潛友善黃有同可立宿
靈隱西崦詩

莫維賢字景行錢塘人洪武初仕州訓導築室南北
兩山間繞屋栽杏以書史自娛號杏園列二十一
題士大夫多留詠以比王維輞川莊翻經臺石有
題名泰定五年春二月吳郡王連莫維賢葉森陸
友同遊

靈隱寺誌卷五下

十二

高孟升得賜錢塘人記聞博洽詩文純雅名重一時
所著節菴集有題靈石樵歌冷泉猿嘯九里雲松
詩

王洪字希範永樂間十八舉進士授行人入翰林檢
討其西山記殊佳

楊孟瑛字溫甫爲杭州知府以西湖占塞奏開濬之
毀田蕩三千四百八十一畝少復唐宋之舊于裏
湖西岸增置二橋以比蘇公隄其二曰流金沙
灘之水出焉遊靈竺者之所停橈也公又增蘇隄
高二尺闊五丈三尺列插萬柳頓復舊觀

孫一元字太初關中人年十八入終南山繼入太白
山嚼草木居息大石上時有所得赤腳散髮走山
最高峰持古松根扣奇石以歌久之西入華山南
浮湘漢登衡山祝融峰返嵩山渡汴謁闕里遂上
岱宗日觀峰觀夜半日出滄海中發狂大叫南經
吳入越探禹穴訪天台石橋狀公居西湖久宿南
屏而遊靈隱詩思清逸有煙霞氣共跨驢遊西山
詩載入誌中

王守仁字伯安當宸濠之既擒也忽傳王師已及徐
淮遂乘夜遁發至錢塘凜凜焉不勝憂慄作詩云

靈隱寺誌卷五下

三

靈鷲高林暑氣清竺天石壁雨痕晴客來湖上逢
雲起僧住峰頭話月明其意蓋在靈竺間也
方思道豪開化人正德間刑部郎中跌宕不羈雅好
山水蓋嘗題射旭金光玉乳三洞也

汪暉文昭公第三子舉正德丁丑進士歷官翰林院
編修有理公巖洞口題名云載酒訪方豪也可謂
武林勝事豪公同年進士

朱裳蒞官方伯裘褐不備特于飛來峰頂勒名姓于
石上

陳仕賢福州人嘉靖二十二年為杭州太守擊楊榷

眞伽像于飛來峰

王世貞字元美吳人萬曆時為布政分守于浙地有

靈隱詩官至大司寇

李攀龍字于鱗山左人為臬憲于浙與元美相先後

有九里松詩

張瀚號元洲官吏部尙書以江陵奪情不肯署押歸

田張濂號澤山官至都憲秉持丰裁四十報簪自

顏其堂曰不惑都憲子蔚狀富學問弟子著錄者

眾吏部靈隱寺內有祠都憲墓在靈鷲山下

孫枝號思泉以冀寧分守歸閉戶著書與同志諸公

靈隱寺誌卷五下

十四

為勝遊高會與者許少厓先生嶽顧西巖先生言

吳桂軒先生遵晦趙望雲先生應元胡順所先生

孝金蓮峰先生階柴醴泉先生祥嚴順菴先生大

紀呂葵陽先生元四時皆有雅集獨于靈隱聽禪

與看花修禊不同邦人至今以為盛事

柴祥號醴泉天性篤孝官御史直諫有聲已陳情終

養者二十年轉外臺尤持廉平居鄉淳厚不伐人

稱為長者

喻邦相為杭州別駕每以蘇白自許故尤垂情靈隱

一時辭客雲集有卓徵甫葉茂長潘景升郭次甫

孫鳳岡俞玄津王世周曹子念來相如何王臣汪仲淹毛豹孫諸山人皆集其雨中遊靈隱及北高峰詩皆載誌中

虞涑熙號德園錢塘人官吏部員外博學有文名著述甚富集內有理公塔銘代飛來峰石言公嘗贖石窟以還僧舍其高致非近世士大夫所有也二子大赤仲崎皆以名德見重于時

許靈長光祚著籍錢塘萬厯時舉人官教諭遷府司理以能書名出湯先生堯文煥門下二先生書法爲錢塘最公居官有廉名尤務曠達蚤年抽簪放

靈隱寺誌卷五下

五

情山水其卒也于冷泉亭方與客展紙揮毫而氣絕如蟬蛻狀

屠隆字長卿四明人與餘杭徐桂歲必至湖上稅駕靈隱信宿而返有山中唱和詩

李用晦字元昭世襲千戶蚤棄官構廬于慎菴之址日岫嶼山房張元朴爲之記沈青門爲作賦詩

諸餘齡號雲泉隱于五寺橋之側栽花蒔藥坐卧小樓十年不入城市與邵虎菴李元昭同稱石隱子夢環隆慶辛未進士死亦葬于餘齡側

邵重生號古菴杭州諸生隱呼猿洞者二十年著武

林內外志數卷蓋士安節信之流也先生父經濟當世廟時以諫大禮被竄先生讀書靈山矢志不仕豈所謂父爲忠臣子爲孝子者耶

沈守正字無回錢塘人爲名孝廉清介絕俗當世士大夫重其守下裊靈隱講業授徒歷有年所官都察院經歷

孫日章字蘊甫弟日隆字實甫節婦孝子後爲思泉公孫少卽以文章名節相砥礪也俱讀書靈隱之普覺蘊甫蚤中副榜以弟死獨母方在堂絕志場屋奉養天年年幾六十喪母猶嬰嗷也實甫專志

靈隱寺誌卷五下

六

好學與陸庸成正奇沈無回結契山中稱至交焉庸成死託孤乃力爲濟其昏娶好古文辭有李歷下風以疾蚤歿名流痛惜焉

柴應權號洞山官學訓卽醴泉公季子素與來道之沈無回孫思泉諸先生讀書靈鷲以文義切磋晚尤歸心白業爲本山檀護

黃貞父汝亨歷官江西提學文章清雋有絕羶之姿葬靈兔于麓翰墨題詠留靈隱者甚富

葛寅亮字屹瞻歷官司農嘗督學楚閩最稱得人閒居教授弟子數千性儉素布衣徒步于靈竺之間

人不知其貴人本寺多賴其護持也

嚴印持調御嚴忍公武順嚴無救口順菴先生之子

家門孝友篤志嗜學不與俗人爲伍四方飲其高

名稱三嚴先生嘗聯袂于靈隱山中春聽鳴泉冬

視楓葉印持先生書法遵勁獨步當時忍公先生

善金針八分書尤有古法

聞啟祥字子將爲孝廉名重一時晚遂絕志仕進築

窠西山其言語妙天下大抵馮先生夢禎黃先生

汝亨一流人也

李流芳字長蘅練川孝廉賦性古處善詩古文而畫

靈隱寺誌卷五下

七

尤絕倫所至嗜山水冷泉响嘍徘徊不置與聞子

將先生三嚴先生皆友善有冷泉紅葉圖及詩人

爭寶之

高攀龍無錫人諡忠憲魏忠賢竊權之日公抗節不

屈而死先是萬曆癸丑季秋公來遊韜光靜坐三

七日而去有二詩紀勝

鄭尙友字士弘辛未進士官工部主事爲福建長樂

令有懸魚之節民愛戴之爲孝廉一十七載唯以

教授爲事足迹不至公府公嘗于南山下幃而于

北山攬勝也

許文岐字我西官黃州太守張憲宗襲城義不欲逃

乃就執死焉少時讀書祇園房與正崑和尚啜結

方外之好公童子時父聯樞先生偶以金魚命公

題句公應聲曰將雲騰而虎變故玉質而金相其

聰穎如此

陳潛夫字玄倩杭州人歷官河南御史與妻孟氏及

妾同靖節江東其爲諸生也讀書靈隱山房以名

教自任卒能克踐其志有三弟麗明祚明晉明子

曾篁皆能文有節概不愧家聲

陸培字鯤庭杭州人中崇禎庚辰進士官行人乙酉

靈隱寺誌卷五下

六

殉節於橫山桐塢與兄圻弟培讀書於靈隱之澗

西人稱錢塘三陸好大節敦友生卽釋褐後手不

釋卷所著有旃鳳堂集公先死而圻與培奉母喪

太孺人以終養子繁弨能爲漢魏古文辭有父風

武林靈隱寺誌卷之五下終

武林靈隱寺誌卷之六上

藝文

吾觀從來宗師家有佛法者未必有文章學士
家有文章者未必有佛法故宗師必須學士以
表揚而學士亦樂為之揮灑重法道也昔大慧
禪師為泐潭準和尚求張無盡作銘張公欣然
曰老夫為他點出光明令教照天照地去也故
寺碑塔銘多出於當代宗工之手寺碑所以記
功塔銘所以彰道此二種為重至若序贊記述
書劄等有關於靈隱者總不敢遺蓋文章光燄
乃高賢心血所成年雖久遠仍炳耀名山與山
門同不朽矣為誌藝文第十一

靈隱寺誌卷六上

一

碑記

靈隱寺碑記

羅處約

天地體也乾坤用也體不可以恒寂故以禪而為名
用不可以終動故以靜而為本是以境得之而為勝
地心得之而為妙道斗牛之下有郡曰錢塘浙水之
右有山曰武林居山之寺曰靈隱其得境之勝地乎
居寺之徒曰禪侶其得心之妙道乎觀其羣山環倚
一峰中斷平湖鑑物洪濤驚人雲生若趨石怪欲語

陸羽記云東晉咸和初有梵僧慧理由天竺而至歎

曰茲山靈鷲之一峰耳何代飛來乎所攜白猿復識
其處覘彼古地同乎新豐由是金布其田寶裝其刹
憩蓮花之石翻貝葉之文洞深有天巖垂為室晉宋
已降賢能迭居碑殘簡文之辭勝蠹雅川之字唐大
麻六載復大壯焉謝亭歸然哀松多壽五季之末國
霸為錢雲構之規則又過矣繡角畫拱霞暈於九霄
藻井丹楹華垂於四照修廊重複潛奔濺玉之泉飛
閣岩巖下映垂珠之樹風鐸觸鈞天之樂花鬘搜陸
海之珍有若碧樹花枝春榮冬茂翠嵐清籟朝融夕

靈隱寺誌卷六上

二

凝呼猿峰閒臥龍石老會漢南王籍彼土宇歸我昌
朝雍熙二載郡之四眾請月禪師為上首師印可禪
那深得其髓越明年春僕自蘇臺抵抗郡弭蓋靈鷲
濯纓冷泉山光洗心松聲娛耳貞珉雖揭好辭未刊
余不斐者也月禪師俾文其事噫節彼靈山奠茲吳
土秀極而為萬狀翠鍾而成一色乍聳而還趨欲飛
而卻屹豈造物者奇詭其勢與心而符契哉不然胡
為不違世咫尺而若在溟滓俾仁者樂之其得靜之
理也我如來密印由飲光而傳達磨而付南能厥後
代有宗師競分支派太虛無狀而楞嚴謂三界忽生

湛寂本如而易經稱萬物自動故眾生昧如如之性住我我之所執指爲見瞻目成花不有導師孰爲法眼若言眞於妄則二妄爲同破有歸無則一邊爲見故融其妄法是真真空眞空不空斯爲妙有雖揚眉舉目則當體涅槃三界四生則澄心境界棲禪於此者其殆庶幾乎偉哉是境也其將以心爲君乎是心也其合是山之靜乎所謂天地之體乾坤之用體用無礙端在是矣或曰以茲山得靜之理斯固不誣矣靈鷲言飛來之事何其怪哉余則曰怪神之端子眞不語者也第以力垂大教翼戴裴周俾季世之人信

靈隱寺誌卷六上

三

道彌篤是以取爾嗜太極剖而爲天地遊魂變而知鬼神豈非語怪者也因不自揆而書之猶季路之率爾也因爲之銘曰靈鷲一峰飛來竺乾非夸娥負神妙難筌非巨靈擘化工自然誰識其異慧理明焉翠微之前曹溪之神隱不爲俗靜本乎天四時羣籟萬古寒泉因書貞石用記千年

冷泉亭記

白居易

東南山水餘杭爲最就郡言靈隱寺爲最就寺觀冷泉亭爲最亭在山水中央寺西南隅高不倍尋廣不累丈而撮奇得要地搜勝槩物無遯形春之日吾

愛其草薰薰木欣欣可以導和納粹暢人血氣夏之日愛其泉淅淅風泠泠可以觸煩析醒起人幽情山樹爲嶮巖石爲屏雲從棟生水與塔平坐而玩之者可濯足于牀下臥而狎之者可垂釣于枕上矧又潺湲潔澈甘粹柔滑眼目之翫心舌之垢不待盥滌見輒除去潛利陰益可勝言哉此所以最餘杭而甲靈隱也先是領郡者有相里君造虛白亭有韓僕射泉作候仙亭有裴庶子棠棣作觀風亭有盧給事元輔作見山亭及右司郎中河南元稹最後作此亭於是五亭相望如指之列可謂佳境殫矣能事畢矣後來

靈隱寺誌卷六上

四

者雖有敏心巧目無所加焉故吾繼之述而不作

北高峰記節略

田藝蘅

由法華山之南龍岡蜿蜒猿扳蛇折三陟三降可四百丈許凌拔虛峭孤聳碧落者曰北高峰蓋言峰至西湖之北而最高也其下爲靈隱山茲山名稱不一以其爲神仙之別圃也故曰靈苑以其爲許由所稽雷也故曰仙居又以其草樹鬱葱而多虎豹也則曰虎林南唐避諱易虎爲武遂以名郡亦猶姑蘇虎丘之嘗易武丘而此則訛而不復者也山自仙霞嶺而來纏微麻嚴結局於杭如龍遊千里而獨角昂霄如

虬飲長江而怒髯注雨真錢塘之天柱也其附石級而登者三十六灣勢挿太虛影侵明聖禪宮星列都會天開其東則渺渺茫茫蓬瀛之勝可數其西則隆隆隱隱飛鳳之氣猶存其南則屏以重山而羅刹斜遶其背其北則闢以大野而皋亭逆峙其喉廓然四顧道然長笑襟攬天風心空海宇何如其樂也憶昔癸卯秋八月十八日與臨安高子世道輩同來望湖踏月而歸今已戊午矣以志在山水若余者十六年間僅僅再至又况朝歌暮鼓彩輿畫舫於六橋桃柳中者誰肯更於物外着脚耶

靈隱寺誌卷六上

五

遊西山記節略

王洪字希範永樂間翰林檢討

吾鄉多佳山水最勝者曰西山距郡城不半途遠經行春橋途集慶蘭若始至飛來峰下地誌稱虎林山而浮屠相傳從西域靈鷲小朵峰飛來者蓋西山第一佳處也其高不逾五六十丈巖石鬼怪特異若積駭若隼立若鳥啄若豹躍若蛇逝若碁置劍植衡從偃仰益玩益奇上多異木木幹筆直杖葉碧色不假土壤根出石外冬夏常鬱鬱然丹葩翠蕤蒙幕聯絡種種殊異不可名狀其下巖洞若曲室玲瓏相通中外鑿僧佛像泉白石脉出滴石上作鏗然鳴隱隱出

洞久而始散有寺在山趾曰靈隱有亭曰冷泉澗經其下始出沸激人乃徐流白礫布底坦然平瑩跋石漱波毛骨爽徹薄暮脫帽憩石壁之下林壑陰翳萬籟岑寂蒼然暮色自遠而至山風飄飄徐動林木響應溪谷間以幽鳥其韻愈遠令人蕭然有忘世之志明日由涉故徑東還顧瞻白雲橫亘四山北峰浮圖止出其半日影照映茸茸如白綿可揭而取也噫余遊四海久矣嶽之秀者秦岱衡華水之巨者洞庭彭蠡而名利高士勝僧未有若吾鄉俱美者宜吾徒樂而忘返也故書之是永樂七年閏四月一日也

靈隱寺誌卷六上

六

湖山勝槩記節略

夏時正

大湖路轉而北過胭脂嶺至大普寺北出九里松東過行春橋接小新堤天澤土穀廟路通趙院又由普福西過集慶寺月桂峰下有閻妃墳迤西入佛國山張卽之書匾筆妙入神三竺之間雲影天光泉聲松籟岑寂鳥空山凝鐘靜耳目心神之會覺其迷極其樂者豈不超三界外乎歸路左合澗橋過龍泓洞有飛來峰又名靈鷲山與三天竺一脈聯屬至此而盡故上有巉巖下多空谷謂之飛來者也相對有靈隱寺規模宏壯爲五山第一兩山之間有冷泉亭泉可

濯亭可憩樹林陰翳九夏而暑無侵樂天云有虛白見山觀風望仙四亭今皆無所考西有呼猿洞猿去西洞漚靈隱之後則北高峰秀出諸山支分上竺盤折七十二彎麓衍二十餘里磅礴起伏至武林山而歇其靈鍾於五顯山之腰有半山廟西有韜光菴菴極幽靜唐有僧居之山之麓有上永福寺

遊西湖記 摘略

楊守正

汾山澗入陸行道三竺佛門見松篁夾路水聲瀼瀼然移時至集慶寺訪理宗遺像無存尋跋涉久乃坐飛來峰側見諸洞窟今在余穿巖隙入恍佛乳垂垂

靈隱寺誌卷六上

七

墮佛大士諸像星列其上石青紫有光每窟穴處雲滄滄然起石畔溪流激人余因問寺僧橫溪上人究駱賓王吟詩之所在北高峰下亦跛蹠不能至飲罷至冷泉亭題詩壁上因與諸子話往日好檜地藏和尚之事雖涉野史荒唐莫可據然亦可見神鬼報施有不可逃者冷泉亭上有一泓悠然余遂沿石泓下復至前飛來峰所因詢所謂呼猿洞者在荆莽中道狹不可步迺同諸子坐石笏屏畔於是訪靈運翻經之臺見臺葺蘚剝蝕繼至三生石上盤行山徑乃下汲葛仙公泉冽甚復取道後湖小徑去

新廣冷泉亭記

僧如璧

靈隱冷泉其源出於寺西南百步之近直寺之前澗而爲池唐刺史河南元稹作亭池上後刺史白公居易記之刻石亭中其敘勝槩甚備然士大夫有識者猶以池量狹陋爲未足以盡冷泉之美蓋三百年於此矣政和初兵部尚書張公以龍圖閣學士出守是郡暇日醺客池上徜徉不忍去意將廓而大之長老雲公樂然用其說撤屋斲地伐石爲堤東西三倍其初南北半之長松巨檜不改其列而池已浩乎大矣池傍故有巖竇欹巖空洞如刻如斲至是揚波石中

靈隱寺誌卷六上

八

倒影水面湛淨明碧可以有魚鼈而豢蛟龍使人登此亭者超然有絕人遺物之意餘波渺瀰浮闌而下者雷奔電激飛雪噴霧使人臨是池者恍然如在天台廬阜窺石橋而睨三峽莫知其在此湖山俯仰之間也嗟夫天下之物用之有不極其材駭鷄之犀夜光之璧世有不盡見其美者古今之通患是舉也能使累世未盡之奇一旦呈露蓋張公之意而雲老之力此豈偶然哉亦嘗徘徊周覽壁間之題如唐丞相李嶠裴度裴休與夫元稹張籍之徒讀其詩未嘗不想其人其人是數公者功名文彩照耀後世今其流風遺澤

固已雲散夢掃漠若與凡輩共盡而斯泉固自如也於是慨然而嘆今此地已三廣冷泉之各當益張士大夫之遊者當益眾援筆而賦者當益多然逝者如流日遷月謝容一過之或昔少而今壯或昔壯而今老盛衰得失相尋於無窮後之視今將猶今之視昔則猶視池者亦可矍然以驚翻然而懼矣

惠力寺記 摘語

贊 寧

錢塘屬邑鹽官爲最在浙之朝陽爲吳之右臂白鋪江練青點海門屢樓起而蟬竦橫星漢低而枯槎活勃生信大雷霆藏龍戰之聲聞下功深蜀井喪虎形

靈隱寺誌卷六上

九

之味

古澗窪泉記

貝 瓊

余在錢塘時嘗遊西山之靈鷲有泉流幽澗中或隱或見者如綫如蛇曲折而下赴其激石有聲鏘鏘如琴筑之交奏珩璜之相觸及憩春淙亭其東西合流注大壑琅然如驟雨之至雷震之瀑如決銀河自天而落也雖未及觀香爐瀑布天台石門之崩騰雄悍是亦西山之一奇矣

响嘯山房記

張元忭

靈隱寺之西循澗而上得柴關踰赤欄橋有屋數楹

有竹萬竿中有樓曰紫葢樓之上下析爲小室者五凡燕居款客却暑避寒之所無不畢具列竹爲瓦樹蕉爲屏引泉爲溜淨綠莊嚴清流瀟瀟盛夏凜然如秋樓之北躋石磴緣曲水而上結桂成亭充坪因石憑虛曰孤嘯臺復古曰白砂丹井架空曰禮斗閣依梅曰香雪巢其外曰樹蹊茶坂梅塢橘坡山不盈數十畝而備極幽致遊者如入蓬壺方丈而莫能窮詰也

玉兔探記

黃汝亨

先癸丑四年客有見白兔于天台山者守三年而得

靈隱寺誌卷六上

十

之珍重寶愛歷遊諸王侯公卿間未遇也迨癸丑秋八月攜之白門見余于官舍門下士汪生捧以歸余予籠以金縷題以玉衡偃仰一室曠若林麓與之周旋者三年其體瑩皓月眼流赤霞冰姿絕倫雪態橫逸若蹲若卧各狀千變客或見其一斑予曰摩挲愛玩之未有窮也今年春二月先一夕夢有黑衣童子雙眸下涕界以赤文若繞膝置辭者予驚而寤起眎之欠伸靡恒躑躅者二遂往矣予怡然若喪者久之豈紀所謂五百年白五百年而黑者其變微乎夫遷無超有理之大常含盃表異物有至貴昔徑山標靈

雞之塚南康記鸚鵡之禽斯皆資始道妙任體山阿予之斯兔豈不同然遂裹以文車封之靈隱山巔之韜光菴下識曰靈兔塚卽委蛻一時流耀千載詎忍堙沒不稱草木俱腐哉

永明智覺禪師行業記

惠洪

師諱延壽餘杭王氏子兒時知敬佛乘及冠日一食誦法華經五行俱下有羣羊跪聽年二十八爲華亭鎮將嘗舟歸錢塘見漁船萬尾戢戢惻然皆易之放于江裂縫掖投翠崑岑公學出世法吳越文穆王聞而慕悅聽其棄家爲剃髮自受具衣不緇糲食無重

靈隱寺誌卷六上

十一

味持頭陀行常習定天台柱峰下有尺鷃巢衣禪中時韶國師眼目世間北面而師事之韶曰汝與元帥有緣他日大作佛事惜吾不及見爾初說法雪竇建隆元年忠懿王移之于靈隱新寺爲第一世明年又移之于永明寺爲第二世眾至二千人時號慈氏下生指法以佛祖之語爲銓準曰迦葉波初聞偈曰諸法從緣生諸法從緣滅我師大沙門常作如是說此佛祖骨髓也龍勝曰無物從緣生無物從緣滅起惟諸緣起滅惟諸緣滅乃知色生時但是空生色滅時但是空滅譬如風性本不動以緣起故動倘風本性

動則寧有靜時哉密室中若有風風何不動若無風遇緣卽起非物風爲然一切法皆然維摩謂文殊曰不來相而來不見相而見文殊乃曰如是居士若來已更不來若去已更不去所以者何來者無所從來去者無所從去所可見者更不可見此緣起無生之旨也僧問長沙偈曰學道之人未識真只爲從前認識神無始來時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豈離識性別有真心耶智覺曰如來于首楞嚴會上爲阿難揀別詳矣而汝猶故不信阿難以推窮尋逐者爲心遭佛呵之推窮尋逐者識也若以識法隨相行則煩惱

靈隱寺誌卷六上

十二

名識不名心也意者憶也憶想前境起于妄並是妄識不干心事心非有無有無不染心非垢淨垢淨不汗乃是迷悟凡聖行住坐卧並是妄識非心也心本不生今亦不滅若知自心如此於諸佛亦朕故維摩曰真心是道場無虛假故智覺以一代時教流傳此土不見大全而天台賢首慈恩性相三宗又互相矛盾乃爲重閣館三宗知法比邱互相設難至波險處以心宗旨要折中之因集方等秘經六十部西天此土聖賢之語三百家以佐三宗之義爲一百卷號宗鏡錄天下傳誦焉僧問如和尚所論宗鏡唯立一心

之旨能攝無量法門此心舍一切法耶主一切法耶若生者是自生歟從他而生歟共生無因而生歟答曰此心不縱不橫非他非自何以知之若言舍一切法卽是橫若言生一切法卽是縱若言自生則心豈復生心乎若言他生卽不得自矧曰有他乎若言共生則自他尙無有以何爲共哉若言無因而生者當思有因尙不許言生况曰無因哉僧曰審非四性所生則世尊云何說意根生意識心如世畫師無不從心造狀則豈非自生乎又說心不孤起必藉緣而起有緣思生無緣思不生則豈非他生乎又說所言六

靈隱寺誌卷六上

三

觸因緣生六受得一切法狀則豈非共生乎又說十
二因緣非佛天人修羅作性自爾故狀則豈非無因而生乎智覺笑曰諸佛隨緣差別俯應羣機生善破惡合入第一義諦是四種悉檀方便之語如以空拳示小兒耳豈有實法哉僧曰然則一切法是心否曰若是卽成二僧曰審爾則一切不立俱非耶曰非亦成二汝豈不聞首楞嚴曰我真文殊無是文殊若有是者則二文殊狀我今日非無文殊于中實無是非二相僧曰既無二相宗一可乎曰是非既乖大旨一二還背圓宗僧曰如何用心方稱此旨曰境智俱亡

云何說契偈曰如是則言思道斷心智路絕矣曰此亦強言隨他意轉雖欲隱形而未忘迹僧曰如何得形迹俱忘曰本無朕迹云何說忘僧曰我知之矣要當如人飲水冷暖自知當大悟時節神而明之曰我此門中亦無迷悟明與不明之理撒手似君無一物徒勞辛苦說千般此事非上根大器莫能荷擔先德曰盡十方世界覓一人爲伴無有也又曰此是一人承紹祖位終無第二人若未親到謾疲神思借曰玄之又玄妙之又妙但是方便門中旁贊助之語于白己分上親照之時反視之皆爲魔說虛妄浮心多諸

靈隱寺誌卷六上

四

巧見不能成就圓覺但以形言迹文彩生時皆是執方便門迷眞實道要須如百尺竿頭放身乃可耳僧曰顧丐最後一言曰化人問幻士谷響答泉聲欲遠吾宗旨泥牛水上行又常謂門人曰夫佛祖正宗則眞惟識纔有信處皆有爲人若論修證之門則諸方皆云功未齊于諸聖且教中所許初心菩薩皆可比知亦許約教而會先以聞解信入後以無思契同若入信門便登祖位且約現今世間之事眾世界中第一比知第二現知第三約教而知第一比知者且如卽今有漏之身夜皆有夢夢中所見好惡境界憂喜

宛朕覺來牀上安眠何曾是實並是夢中意識思想所爲則可比知覺時之事皆如夢中無實夫過去未來現在三世境界元是第八河賴耶識親相分惟是本識所變若現在之境是明了意識分別若過去未來之境是獨散意識思惟夢覺之境雖殊俱不出于意識則惟心之旨比况昭朕第二現知者卽是對事分明不待立况且如現見青白等物時物本是虛不言我青我白皆是眼識分與同時意識計度分別爲青爲白以意辨爲色以言說爲青皆是意言自妄安置以六塵鈍故體不自立名不自呼一色既朕萬法

靈隱寺誌卷六上

五

咸爾皆無自性悉是意言故曰萬法本閑而人自闢是以若有心起時萬境皆有若空心起處萬境皆空則空不自空因心故空有不自有因心故有既非空非有則惟識惟心若無于心萬法安寄又如過去之境何曾是有隨念起處忽狀現前若不想不生境亦不現此皆是眾生日用可以現知不待功成豈假修得凡有心者並可證知故先德曰知大根人知惟識者恒觀自心意言爲境此初觀時雖未成聖爰知意言則是菩薩第三約教而知者大經云三界惟心萬法唯識此是所現本理能證正宗也智覺乘大願力爲

震旦法施主聲破異國高麗遣僧航海問道國王叙弟子之禮以開寶八年十二月焚香告眾跏趺而化閱世七十二坐四十二夏

贊曰予初讀自行錄錄其行事日百八件計其貌必枯瘁危劣及見其畫像凜朕豐頤眉目秀拔氣宇如玉味其平生如江干之月研其說法如禹之治水孔子聞韶羿之射王良之御孫子之用兵邱明太史之文章嗚呼眞乘悲願而至者耶

錢塘邑侯譙明張公免靈隱役功德碑記公諱文光

河南祥符人
中戊辰進士

汪繼昌

靈隱寺誌卷六上

六

陶令作桃花源記寫山水之岑僻人物之涼古唐人擬作歌詩都謂是仙域矣及攷輿圖誌今迺更隸縣官而當日陶公作詩亦祇云春蠶取長絲秋熟靡王稅而已後讀十洲記見其說瀛洲仙家風俗似吳人又私自喜吳儂身墮菰蔴中竟不知是閩風立圃也然近年來追呼調發生人號咷如沸湯鏹錢塘古稱佳麗每奉院司文移徵發喘喘不敢緩雖復王哀步擔乾飯磬折牛旁不足陰安邱之門人矣矧其遊方之外者耶今

上治天下之九載歲在壬辰大治役書而天下邑侯躬

為審定譙明張公蒞錢塘取斯人而祗席之以廬以
粥于今七年杭人竊慕張使君如白如蘇西湖帶水
淨如拭鏡兩山綠如掃黛其間暄晨肅月春萋秋馥
向使吏鷹政虎博噬狺狺亦有何佳而我張君布政
優優吏治閒閒衙鼓簿書之暇輒邀家嚴牽艇策蹇
信信宿宿于煙蘆雲杉之際觴詠流連消民苛慝往
時余得雁行隅坐時時捧讀篇什憂民之色見于楮
面是役也靈隱僧性樾等來乞家嚴屬予灑墨以誌
侯德予嘆曰張使君此舉不但為法城塹也靈隱舊
額十之五今少減之耳乃令冷泉片地脩脩釋子眇

靈隱寺誌卷六上

七

此禪棲錫鉢間設于松間梵唄颺韻於天岫騷人遊
子來憩蕭森恍有雲從棟生水與塔平之致昔支道
林寄桓公書頌被州符求沙門名籍煎切甚迫今具
德大師得率眾禪寂此中得斷薪續牀三篋繞腹糜
鹿之性自樂林泉然得徜徉自適者誰為賜也往者
不可知且以近事相况清波門內為雲居楓嶺盛時
楹幾千章深秋葉赤遊人白斷橋回眺城隅赫如天
半絳雲十年前余讀書菴中疲衲困于誅求遂將此
百餘年物斬艾無遺葉維時同人江晚柯家蒼舒作
詩悼之今靈隱沐張使君寬政要念所以保護之者

上自蓮華峰後迄韜光一草一木一泉一石以召公
勿拜之思作李家平泉之訓他日使君過山中更邀
家嚴聯句吟泉亭畔石蹲似獸煙樹如人野衲與鷗
鷺相狎宛然如初入桃源時後之詩人過九里松者
杳不識少陵野老垂老無家諸什為作何等語者則
張侯之德為不可誼哉

靈隱係浙省第一祖庭參學高流皆十方聚會所
以寺無恒產者以應酬里役不便故也今本寺止
有山地蕩舊屬錢塘上扇三畝運戶辦糧至順治
十八年恩蒙前任邑侯今陞江南藩司大護法慕

靈隱寺誌卷六上

丈

天顏編入上虞二層二甲本名濟上立戶完糧准
免雜徭俾林下人得以朝參夕請究明已躬下事
者悉慕護法盛德之所賜也 奕山萃謹識

靈隱寺誌卷之六上終

武林靈隱寺誌卷之六下

記

明教大師行業記

陳舜俞

宋熙寧五年六月初四日有大沙門明教大師示化於杭州之靈隱寺世壽六十有二僧臘五十有三是月八日以其法茶毗歛其骨得六根之不壞者三頂骨出舍利紅白晶潔狀若大椒者三及常所持木數珠亦不壞於是邦人僧士更相傳告駭嘆頂禮越月四日合諸不壞者葬于故居永安院之左其存也嘗與其交居士陳舜俞極談死生之際已而屬其後事

靈隱寺誌卷六下

一

茲用不能無述也師諱契嵩字仲靈自號潛子藤州鐔津人姓李母鍾氏七歲而出家十三得度落髮明年受具戒十九而遊方下江湘陟衡廬首常戴觀音之像而誦其號日十萬聲于是世間經書章句不學而能得法於筠州洞山之聰公慶厯間入吳中至錢唐樂其湖山始稅駕焉常是時天下之士學為古文慕韓退之排佛而尊孔子東南有章表民黃聲隅李秦伯尤為雄傑學者宗之仲靈獨居乃作原教論十餘篇明儒釋之道一貫以抗其說諸君讀之既愛其文又畏其理之勝而莫之能奪也因與之遊遇士大

夫之惡佛者仲靈無不懇懇為言之由是排者浸止而後有好之甚者仲靈唱之也所居一室蕭然無長物與人清談靡靡至於終日客非修潔行誼之士不可造也時貳卿郎公引年謝歸最為物外之友嘗欲同遊徑山有行色矣公亦風邑豪預焉冀其見仲靈而有以尊養之仲靈知之不肯行使人謝公曰從吾所好何必求富而執鞭哉凡其潔清類如此皇祐間去居越之南衡山未幾罷歸復著禪宗定祖圖傳法正宗記仲靈之作是書也慨朕憫禪門之陵遲因大考經典以佛後摩訶迦葉獨得大法眼藏為初祖推

靈隱寺誌卷六下

二

而下之至于達磨為二十八祖皆密相付囑不立文字謂之教外別傳者居無何觀察李公謹得其書且飲其高名奏賜紫方袍仲靈復念幸生天子大臣護道達法之年乃抱其書以遊京師府尹龍圖王仲儀果奏上之仁宗覽之詔付傳法院編次以示褒寵仍賜明教之號仲靈再表辭不許朝中自韓丞相而下莫不延見而尊重之畱居憫賢寺不受請還東南已而浮圖之講解者惡其有別傳之語而耻其所宗不在所謂二十八人者乃相與造說以非之仲靈聞之攘袂切齒又益著書博引聖賢經論古人集錄為證

幾至數萬言士有賢而好佛者往往詣而訴其寃之雖平生原于仲靈者猶恨其不能與眾人相忘一是非之間及其亡也三寸之舌所以論議是非非者卒與數物不壞以明之嗚呼使其與奪之不公辯說之不契乎道則何以臻此哉雖狀仲靈之所以自得而樂諸已者蓋不預于此豈可爲淺見寡聞者道耶仲靈在東南最後密學蔡君謨之帥杭也延置佛日山禮甚厚居數年狀言高而行卓不少假學者人莫之能從也有弟子曰慈俞洞清洞光所著書自定祖圖而下謂之嘉祐集又有治平集凡百餘卷總六

靈隱寺誌卷六下

三

十有餘萬言其甥沙門法燈克奉藏之以信後世云

本寺住山慎菴詳禪師行業記 廣原

師諱詳字慎菴海昌李氏髫髻時懷出世志禮本寺玉衡幾公天生穎悟經書過目成誦時錢塘陸公隣其敏欲鉸其志俾充邑庠弟子員師固卻之薙髮尋受具戒於前住持全菴理公會中典其藏染指法味居無何掌記室於瑩菴麟公會中微辭與旨研精覃思弗明弗措學日充名日著景泰間出主仁和顯靈寺緇素向慕天順間本山虛席請師補之既領祠部檄主寺廢墜舉禪規嚴飭大開鑪錫鉗後學學

者宗之猶雲委而景從也方丈兩廡頓弊傾橐囊之復與孫旺常春修葺大殿煥然一新中興之功豈不偉哉預建退隱之室于中宮兌位林麓爽塏之地既退若門埤軌危坐如朽株定心如止國復先相宅兆于隱居之背作歸藏計非夫視此身如逆旅者耶孫長淨天鏡通內外學任持本山次滔出主光明寺曾孫宗欽宗鏞玄孫洪椿洪樟皆克肖可謂繼述者得人矣師春秋七十有三僧臘五十有五於戲道之宏者得其人人之顯者有其位也有其位無其人雖千萬間之廣猶空舍也有其人無其道雖千萬之眾猶聚蚊也二者兼得之慎菴其人也據五山之席而展其所蘊不爲不顯也有其道而眾倚之爲指南不爲尸位也若是不惟慎菴出世之幸乃祖道光輝之大幸也與古之宗匠夷不相下儼之竊形服而立各非眞者不既遠矣乎

靈隱寺誌卷六下

四

無新老人行業記

陳繼儒

靈隱無新老人每歲首必過余山中共煨柑拙梅花屋底二三十年如一日也老病畏人尤畏遊客之談兵談道談時局者遊僧之談禪談師談緣法者往往引避不暇獨望見老人飄笠於籬落外卽欣拱手爲

啓扉山中童稚亦皆稱爲歡喜菩薩云乙亥秋初怪師不至則先期已於端午日坐逝矣明年法孫竑公徵余作傳諾之按師諱性證字無新錢江鄧氏子早歲從易菴和尚薙髮和尚爲臨濟兒孫門庭高峻獨重師樸誠以法器待之密傳衣鉢師埋光剷采遍參諸老宿絕不露圭角值靈隱中興之日締構煩重工徒千指仰師餅盞以食丹腹旣畢首復宋直指堂於是飛來峰坊迴龍橋密因閣冷泉石門諸勝一切皆從師十指煥爛矣是時雲棲介如慈山古心諸善知識率樂就師弘法講席之盛甲於東南爲長期飯僧

靈隱寺誌卷六下

五

御眾簡要魔外息心中大小事就師營度無不立辦者晚年靈鷲隙起師潛叩諸檀護盡力保持之幸免摧剝改易輪殿鼎新韓蘄王翠微亭歲補九里松晚猶不倦復護飛來竹樹於斫伐之後存古禪堂於崩敗之餘改迴龍橋於洪水未發之日五易大殿柱所費不貲致峩眉老僧萬里寄語凡師所樹有爲法皆幹蠱濟險不特才識過人乃其赤心白行實有以孚於眾也師嘗對人言我來時赤條條地去時豈容以一絲自挂故破衲遮身之外卑脚牀折脚鑰猶長物也生平於持名反念默自體會不復以機鋒自顯

化去之日徐疊雙趺有六十四年打攪常住之偈可謂踐履之驗矣法孫寂竑字妙香善述祖德禪林所稱宗象者也塔在北峰之麓祀在靈隱之祖堂樵史氏曰余少年時嘗遍禮諸尊宿意絕不肯之誠見其我相重慢幢高所爲忍辱精進者未幾見也獨入五雲山與蓮池大士對面輒相視而笑莫逆於心能解會此中意者惟無新老人爾終其身披忍鎧護戒珠雪白冰清究竟與靈山同不朽亦足矣若猶向寂光土中標龍識象是豈老人脩狀去來意哉余故特傳之以告夫平實學道本色住山者

靈隱寺誌卷六下

六

月用大師行業記

張芬

師俗姓江氏諱浩字道闇仁的人生而穎悟善讀書落筆數千言立就湯公顯祖生平不輕許人見師文大奇之王公字方公應祥蕭公士璋皆嘆爲蓋世才先是里中黃公汝亨虞公涪熙葛公寅亮咸深知師敬爲小友至是得湯公輩嘖嘖傳海內海內嗜古負奇之士以諸大儒驚服遂無不知仁和江生願交納者以故師交知半天下心甚厭苦之乃避入西溪之橫山層巒疊秀刈茅栽杏挈妻子而家焉顏之曰蝶菴其初經子史集無所不讀而文則神明乎史遷詩

則胚胎于李白所尤嗜者漆園之書也故其人冲談
樂道意泊如也師筋骨弱多病于功名事不汲汲且
尤不喜習舉子業偕其弟之浙與同志十餘人訂讀
書社後先砥誠誓追古人遇不可即面赤雖至戚愛
必出肝膽力爭之歲甲申有自京師來者譚闖賊破
城事甚悉師憤怒髮絲絲上指乃厲聲曰遂至此乎
且嚼齒疾罵曰速死以哭訴上帝不顧客顛馳菴右
絕壁狂叫躍墜首觸亂石血流滿澗家中人奔救血
珠尚噴濺頭頃刻如斗口中尤喃喃罵賊張岐狀輩
輿致遊仙里調護之幸不死自是遊心禪悅功名益

靈隱寺誌卷六下

七

置度外而放形於丘壑之間亡何亂兵逼處橫山遂
依博山汝航禪師薙髮爲僧更名弘覺號夢破知蝶
夢蓋不作栩栩也次募具德和尚道望遂傾心依止
更字月用掌書記方期荷負祖道旋以病脫化噫師
以道不得行而忠無所効棲遯空門卒憤憤而死是
則師雖託迹方外而有功於名教不淺鮮也張岐狀
字秀初志行與師同後亦祝髮於具和尚會下諱濟
義字仁菴參禪得悟法嗣臬亭顯靈澹子垣和尚初
住顯靈次雲居終于江北泰州之慶雲道行表表稱
濟宗龍象與月師行履雖有出世不出世之分其志

皆秋霜烈日而爲萬古之奇人也故因表月師而併
及焉

序

護法論序

僧來復

西方聖人之設教也先之五戒十善次之六度萬行
終之以三德四智其所權輿斯道固有顯密頓漸之
不同極乎一真之妙則功超修證理絕名言振天地
而獨存亘古今而不異者矣世之論者或指浮圖氏
徒善爲罪福報應之徵地獄輪迴之變以恐動愚俗
遂以其誕而詆之嗚呼何自欺之甚歟易曰積善之

靈隱寺誌卷六下

八

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書曰作善降之
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斯不爲罪福報應之說乎傳
曰爲不善於幽暗之中鬼神得而誅之又曰死於此
者則生於彼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斯不亦爲地
獄輪迴之說乎特經傳之言徵發其端蓋欲使人自
解顧不若佛書之詳且備也謂其不言可乎謂其無
此理可乎竊嘗考之吾佛聖人弘範三界其救弊於
世教者功亦大矣因果明而使人格非遷善齋戒修
而使民謹行潔身至於行施而不貪忍辱而不怨衣
弊垢而不奢履榮名而不矜雖強戾鄙齷之夫聞是

說者莫不說而遵之况明智之士乎夫民能格非遷善則姦偷之俗消矣能謹行潔身則清靜之化成矣不貪不怨則鬪爭息不奢不矜則廉讓興乃若空寂無餘之理亦由是而臻其極焉越自大法東被二千餘載讓斥之者從古無有唯韓氏歐陽氏最後出而力拒我狀皆不能博極吾佛之言與道其所爭者止於教所攻者止於迹耳故卒無以厭服天下識者之心獨隋之王通唐之裴休李翱梁肅柳宗元諸賢起而大暢玄旨於是議者少戢至宋周敦頤司馬光趙抃楊億黃庭堅呂祖謙以及三蘇二程諸子皆以深

靈隱寺誌卷六下

九

究而服膺者也其見於成書則李純甫之鳴道集張天覺之護法論尤極精微卓狀有功於聖學者明矣近代如趙孟頫袁桷虞集韓信黃潛諸公亦皆潛心此道而操觚立論辭益勝理益明隱狀吾法之長城也今我皇明混一海內崇尚真乘度越前古說佛則有作樂之章尊僧則有統教之號其曰善世利國其曰延慈照信赫狀為一代盛典是知聖心之所以仁育黎庶而垂裕無疆者其為呵護之隆有非言辭所能述也博學多聞之士安可不鑑而擇焉雖狀吾佛以慈忍力行方便智愚毀譽等觀同為梵行是讚亦

護也謗亦護也庸何傷於大法乎今吳開元住山端文禪師有學行能感人謂天覺此論篤於護法而有補治化世不可無也其來金陵善士蔣智達契其一言之誨即施金重勒是論印行四方其存心亦可謂仁矣文師來徵予言因略陳吾佛之法與儒典並用而不悖者如此且俾後之君子忘言而契道則於是論亦必有所取焉故不辭而為之敘

傳法正宗記序

宋 濂

表大法之真傳起羣生之正信宜莫如書狀而真丹身毒相去絕遠梵語華言重譯或殊况屢遭滅斥之禍生乎其後者必蒐羅墜逸徧現會通狀後能定是非之真謾聞之士苟獲窺其一偏遂執為確狀之論斯亦過矣嗚呼闢邪說之膠固伸正議于千載之下不有先覺學者將何所從哉昔者濂讀涅槃經及智度論頗知釋迦文佛以正法授迦葉世世相傳具有明證故自前魏支疆梁樓至洛邑譯續法傳自七佛至二十五祖婆舍斯多而止東雷佛跋陀羅至盧山所譯禪經白迦葉至二十八祖達磨多羅而止逮夫後魏之時崇道屏釋而沙門曇曜蒼黃逃逸筆錄諸祖之名匿巖穴間僅及二十四祖師子尊者而止

靈隱寺誌卷六下

十

諸祖之名匿巖穴間僅及二十四祖師子尊者而止

佛蓮重啓曇曜進爲僧統吉迦夜等遂因之爲付法
藏傳其去前魏已一百九十餘年東晉亦六十二年
矣東魏那連耶舍至鄴復備譯西域諸所傳授事跡
其衣弟與禪經不差毫髮則全闕之分有不待辨而
自明矣唐與曹溪大弘達磨之道傳布益眾義學者
忌之而神清爲甚乃據法藏傳所列謂師子遭難絕
嗣不傳猶以爲未足誣迦葉爲小智不足承佛心印
指禪經實後來傳會難以取徵而好論議之徒紛紛
起矣宋明教大師契嵩讀而病之博採三藏洎諸家
紀載釋迦爲表三十三祖爲傳持法一千三百四人

靈隱寺誌卷六下

十一

爲分家略傳而旁出宗證繼焉名曰傳法正宗記復
畫佛祖相承之像明其世系名曰定祖圖申述禪師
及西域諸師爲證以闢義學者之妄名曰正宗論共
十二卷其衛道之嚴凜乎不可犯也濂竊聞之太平
眞君之七年魏太武用崔浩言宣告征鎮佛像胡書
皆擊破焚燒當是時諸種經論多煨燼之末屋壁之
藏益至于久而後出以此觀之曇曜之流固未必能
見禪經至于諸師之論義學者亦未必得盡聞之顧
執一時單錄不全之文而相爲詬病猶將十指而掩
日月之光一口而吸滄溟之水多見其不知量也大

師之辨析夫豈得已者哉

復公文集序

宋 濂

濂學文五十餘年羣書無不觀方理無不窮碩師鉅
儒無不親自意可以造作者之域譬諸登山攀躋峻
絕不爲不力而崇顛咫尺不能到也此無他受才之
有限也世固有厄匪者焉有堯盎者焉有沼池者焉
有溪澗者焉有湖江者焉有溟渤者焉水充其量則
止小固不能爲大大亦不能爲小也濂昔官禁林四
方以文來見者甚眾晚閱見心復公之作穠麗而演
迤整暇而森嚴劍出匣而珠走盤也發爲聲歌其清

靈隱寺誌卷六下

十二

朗橫逸絕無流俗塵土之思實諸古人篇章中幾不
可辨遐邇求者日接踵于門公卿大夫交譽其賢名
聞九天皇上詔侍臣取而覽之特褒美弗置濂因謂
當今方袍逢掖之流鮮有過之者焉其可傳遠無疑

復公三會語錄序

宋 濂

無相居士坐清淨室想清淨觀忽有沙門號曰曇鏡
合掌頂禮而作言曰我師靈隱三坐道場法音之震
有如轟雷蟄蟲皆興飛行自在各適恆性又如晨鐘
入正昏酣一聞音聲颯然驚覺同袍宗演及諸上首
假軀翰力成文句身唯願居士開光明藏洞朕篇端

使信心者同入如來大華嚴海居士微笑告沙門言
爾師所演大乘正法當時聞者注耳熏心一切纏結
悉皆解脫既解脫已萬法皆空何況於言爾等結集
翰墨假合畢竟大法果何所寄若謂出于翰墨之間
湘竹兔毫魚膠松煤不能說法譬如石工手持錘鑿
鑿彼崖石爲菩薩相首戴華冠面如滿月塗以黃金
間以五彩珍珠瓔珞種種具足爾意云何是真佛不
少門自言如是如是復告沙門當觀是相惟是像佛
四體奇偉被服絢麗固無異者若比真佛神通變化
無量無邊二者孰勝以此思惟佛身充滿徧周沙界

靈隱寺誌卷六下

三

豈同崖石拘礙方所况此文句纔脫口吻卽第二義
書之簡編去道逾遠又如畫師和丹抹黛經營想像
貌師子王拳毛旋螺利距削鐵威稜氣餒可怖可愕
泊而視之眞若飛動爾意云何是師子不沙門自言
如是如是復告沙門有像皆假是師子相形模生猶
踞視左右亦無異者若比于眞奮迅跳擲百獸盡伏
二者孰劣以此思惟物惟眞者方能動物寓形練素
與木石等况此文句不見形聲徒存其迹用之求道
如捕風影沙門當知法尙算權難齊一軌如求兔者
必假于蹄欲致魚者定資于筌魚兔既獲筌蹄則棄

法因言入言入法空亦復如是是知汝師顯說密說
權說實說縱說橫說無非闡揚我佛如來第一了義
有能于此一句之中或四三句或五六句乃至無句
勿着聲求忽狀悟入譬一切眾耶者能視跛者能履
瘡者能言疾者能起其爲霑漑胡可喻云若執文句
反爲留礙沙門當知有物混然萬有之宗不依形色
不墮斷常入離出微內外體淨眾生迷惑無繩自纏
大覺世尊大含攝故大慈憫故別有正傳曰思惟修
一念不生一法不立一法不立萬象朗融非生非佛
非眞非妄非小非大非一非多此卽所謂常空不有
常有不空初無對待亦無能所從古諸師燈燈相續
咸以此故汝師繼承倡明大教一機一言皆轉法輪
法不流通是爲秘法宜示信心共入圓智旣入圓智
法何嘗法法而非法是爲法法法法之法不可思議
我言眞實善思念之沙門聞說心大歡喜信解受持
作禮而去

靈隱寺誌卷六下

十四

武林山志

契嵩

其山彌杭西北其道南北傍湖而入南出西關轉赤
山踰麥嶺胭脂嶺北出錢唐門躋秦皇觀船石過秦

望蜻蜒二山垂至駝巖嶺趾左趨入袁公松門抵行
春橋橋西通南之支路過行春橋垂二里南北道會
稍有居民逆旅行人可休葢趨二里入二寺門偏合
澗橋過合澗龍跡二橋自丹崖紫微亭緣石門澗趨
冷泉亭至于靈隱流水清泚压石環怪如刻削乍視
爽狀也自合澗南趨更曲水亭並新移澗距天竺寺
門西顧山障重沓相映若無有窮靈隱晉始寺之禪
叢也天竺隋寺之講聚也其山起欽出陞奏于杭西
南跨富春西北控餘杭蜿蜒曼衍聯數百里到武林
遂播豁如引左右臂南垂胭脂嶺北垂駝巖嶺其山

靈隱寺誌卷六下

五

峰之北起者曰高峰冠飛塔而擁靈隱岑然也高峰
之東者曰屏風嶺又東者曰西峰在郡之西又東者
曰駝峴嶺俗謂之駝宛乃語訛也其高峰之西者曰
烏峰又西者曰石笋又西者曰楊梅石門又西者曰
西源亦曰西菴支出于西源之石者曰石人其峰南
起望之而藹狀者曰白猿左出于白猿之前者曰香
鑪蓋前而垂澗者曰興正右出于白猿之前而雲木
森狀者曰月桂白猿之東者曰胭脂嶺白猿之西者
曰獅子又西者曰五峰又西者曰白雲又西者曰中
印西向前走迤邐于武林之中者曰無礙又前者曰

善住並善住而特起者曰稽留俗謂雞籠語訛也其
稽留之西者曰蓮花有巖號玉女其蓮華之東者曰
飛來峰乃西僧慧理所謂此吾國靈鷲小嶺之飛來
者也昔多仙靈隱焉乃呼白猿而驗之南屏天竺北
障靈隱其巔有天狀石梁西跨其中有巖焉洞焉洞
曰龍泓曰青林巖曰理公龍泓洞前者北瞰後者東
出誰其潛微異境絕浙江下過武林也狀南北相望
而起者屏巖大有百峰多無名之者惟二十有四與
城闌相去十有二里周亦如之秦漢始號虎林以其
棲白虎也晉曰靈隱用飛來故事也唐曰武林避國

靈隱寺誌卷六下

六

諱也或曰青林巖仙居洞亦武林之別號耳狀其峴
鬱巧秀氣象清淑而他山不及若其雄據高挹殆與
衡廬羅浮等矣其山入九月每夜霽月皎則天雨柱
實其狀如梧桐子其水南流者謂之南澗北流者謂
之北澗自合澗橋至于白雲峰之址凡八踰橋其七
石也其一木也北澗自龍跡橋至于西源峰之址凡
七踰橋其四石也其三土木也南澗源出白雲峰之
麓東注會他支澗逾第八橋之西復東注會奚家澗
入新移澗出開口曲流北之合澗橋北澗源出西源
峰之腹東注過騰雲塢口稍逼楓樹塢口湍于第五

橋下長飛來峰趾滙于西塢漾渟于西耳潭潄于湖
 渚東嶼亦謂之暖泉也漱灑于冷泉亭下經呼猿石
 門澗潛激于伏龍泓過龍跡橋下東注于合澗又東
 注越二里過行春橋下出靈隱浦入錢唐湖古所謂
 錢唐源泉出武林山此其事也南北之澗雖多多無
 名狀皆會二澗其並南澗而入者南塢南人謂谷為
 塢並北澗而入者曰北塢而北益有支塢者六曰靈
 隱曰巢拘曰白沙曰大同曰騰雲曰西源是六塢者
 皆有佛氏精舍曰靈隱曰碧泉曰法安曰資嚴曰辯
 利曰無著曰無量壽曰定慧曰永安曰彌陀曰吉祥

靈隱寺誌卷六下

七

曰西菴其精舍凡十有三名一其十者在支塢其二
 者宅正塢南亦有支塢皆有精舍曰天竺曰興聖曰
 崇壽講聚也曰慶寧曰永清曰金佛曰德澄曰福光
 曰天竺禪叢也古觀音氏垂像與人乞靈曰永寧其
 精舍凡十其五在支塢其五宅正塢諸塢皆有民居
 錯雜其股處幾成村墅狀無坂墾不牧牛犢羊豕水
 陸不甚汗其人不事釣弋漁獵以樵薪自業狀同其
 在古潔淨清勝之風未嘗混也其俗在南塢者窮干
 白雲峰之巔在北塢者至于西源其坡陀西趨西溪
 南通南蕩其泉之南出者日月桂曰伏犀曰丹井曰

永清曰偃松曰聰明曰倚錫凡泉之源七月桂在天
 竺寺伏犀在飛來峰之巔流液不常其五皆在支塢
 其泉之北出者曰冷泉曰韜光曰白沙曰石笋曰白
 公茶井曰無著偃松曰永安北源曰彌陀西源曰騰
 雲上源西菴也凡泉之源九冷泉在澗壩其入在支
 塢古人之遺迹其南塢者吳葛玄之葛塢者若晉葛
 洪之丹井者若宋謝靈運之翻經臺者若隋眞觀所
 標佛骨之塔者若唐道標杜多之草堂者其北塢若
 漢陸倕之九師堂者若晉葛洪之伏龍石門者若晉
 許邁之思眞堂者若晉慧理之燕寂巖者若晉明甫

靈隱寺誌卷六下

六

之客兒亭者若宋智一之飯猿臺者若呼猿澗者若
 梁簡文所記之石像者若梁朱世卿之朱墅者若唐
 白居易之烹茶井者若唐袁仁敬之袁君亭者二塢
 總十有六事從古今相傳雖名存而其事頗亡不可
 按而備書其山無怪禽讒獸惟巢拘之樹最為古木
 松筠藥物果蔬與他山類惟美椒與靈山之所生枇
 杷桂花發其異香耳

表

謝還九里松表

澗朋

佛慧普覺大禪師杭州路景德靈隱寺住持臣僧澗

朋言伏以袞冕端居致玉帛梯航之貢絲綸遐布增
林泉草木之輝鴻祚永昌龍神霄悅臣僧涓朋誠懼
誠忤稽首頓首竊以眷靈隱之古刹據錢唐之勝區
昔創建于東晉咸和之年繼恢拓于南宋紹興之際
實乃碑辭之具載詎期隣壤之相侵私意町畦難罔
以非其道細故芥蒂不得其平則鳴哀懼愚衷塵瀆
聖聽茲蓋欽遇皇帝陛下剛健中正睿哲溫恭日雨
日暘日暎日寒天心協應自東自西自南自北文德
誕敷俗既底于雍熙化式行于慈儉尊臨五位膺帝
業之延洪普濟羣生體佛恩之廣大匪巧言之可惑

靈隱寺誌卷六下

尤

惟睿斷之至公特降璽書俾刊珉石臣僧涓朋欽承
寵命恪守成規闢大覺之眞乘培皇元之景福三千
世界瞻日月之光明億萬斯年共乾坤之悠久臣僧
涓朋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

書

與拙菴書

尤延之

昔妙喜中興臨濟之道于彫零之秋而性尚謙虛未
常馳騁見理平生不趨權勢不苟利養嘗曰萬事不
可伏豫爲不可奢泰持蓋有利于時而便于物者有
其過而無其身者若縱之奢佚則不濟矣不肯佩服

斯言遂爲終身之戒老師遭遇主上留宿觀堂實佛
法之幸切冀不倦悲願使進善之途開明任眾之道
益大庶幾後生晚輩不謀近習各懷遠圖豈不爲叢
林之利濟乎

疏

金陵諸山送圓通竹田和尚任靈隱疏

在宋仁廟莫起訥公于圓通厥後孝宗特召拙菴于
靈隱雖出處各欲行志而抑揚皆足扶宗及觀我師
度越前古聲飛丹陛何天竺莫抗其高風名躍金甌
若鶯嶺有待于今日某語空眾妙機透重玄宗性俱

靈隱寺誌卷六下

干

高與臨濟同出邢氏師資宿契喚雪峰萬福曾郎話
行江西三十年增高廬阜幾千仞道闢于奧與日月
而爭光宗會其元猶河漢之無極方喜金陵之會遽
爲錢塘而歸與其領徒勘驗諸方曷若據室大弘法
施南山之南北山之北續承祖父兄箕裘一乘非一
三乘非三埽空經律論露布如佛出世大眾雷恩

紹興天章吳郡諸山疏

良用貞

吳越同風于以修兩浙一家之好教禪合轍蓋將闢
專門異戶之偏書稱立賢無方易貴同人于野某智
禪兼暢名實相孚密用宏機允也龍翔法嗣高風遠

度居朕魏國諸孫蓋嘗涉教觀之津涯又復秉方章之機杼方將論薦忽覩橫翔因基說法相推遠公修袂賦詩政須支遁彼固有得吾誰與遊黃絹色絲肯爭較于智謀之末青鞋布襪期相從于山水之間勿遐爾心尙敦舊好

宣政院送東嶼和尚住靈隱疏

推誠護教有如金城湯池倡道提綱要若銀山鐵壁我既不忘靈山記荊爾其闡揚少室宗風某行介而和言簡而要永明之書百卷異曲同工松源之道四傳一絲九鼎陽烏東昇陰霾解駁天柱中立狂瀾障回願問玉應金春以警鯨瘖鼃寂二十四考中書之貴孰擬清高千二百人知識之尊式瞻光彩法輪三轉天子萬年

靈隱寺誌卷六下

三

化砌靈竺大路疏

道濟

一條滑路堂堂直透長安九里松關蕩蕩平趨佛國脚跟有礙未免遲疑眼底無私方爲平穩斷羊腸曲折之崖履龜背坦夷之路江山聚勝人行翡翠途中車馬交馳身在畫圖影裏請題椽筆爲註芳衍

贊

良禪師像贊

宋濂

眼光閃爍如秋隼之橫寥廓也威鋒峭嶸猶於菟之踞叢薄也文彩彰灼藻火施而江漢濯也正令揮霍春雷霆而撒霰電也紫狀而若有著也悠狀而無所泊也沈狀而不可測也沉狀而堪任其託也無忝佛智之孫廣智之子超狀而頓覺者也

蒲禪師像贊

宋濂

師名來復少有志行絕塵獨立與同袍恭肅翁誓屏諸緣直明涅槃妙旨久之窺見全體無礙狀未以爲至走雙徑謁法喜楚公當機鋒交觸如鶴落兔走不問一髮法喜畱司內記三載復約標士瞻修西方淨

靈隱寺誌卷六下

三

士于吳天平山刻期破障比禪觀尤力會兵起避地慈溪定水院以干戈載塗不能見母作室東澗取陳尊宿故事名爲蒲菴示思親也望日以重出主靈隱適有詔徵高行僧師兩至南京賜食內廷慰勞優渥師敏朗淵毅非惟克修內學形于詩文氣魄雄而辭調古有識之儒多自以爲不及其推師者李論德好文則曰任道德爲任持假文辭爲游戲陳狀元祖仁則曰禪源妙悟教部精探內充外肆僧中指南至于楚國歐陽公玄潞國張公翥見諸觚翰問者獎子爲尤至師之徒鎔畫師像求贊係之辭曰大法如如流

于旃丹不有君子荷之實難慧照正宗世濟其美一十九傳至于法喜據蓮華座大振玄風師承一喝三日耳聾聾極而聰至聞蟻戰祇爲圖虛物無不見既入悟關可廢學功妄滅方真慧極則通乃即天平棲神淨域禪觀混融不二一方嶽致聘耳若不聞優益曇花即見海濱有典必行無墜弗舉鐘魚互荅笠鞋川委移錫州城歸者紛紜轉穢爲淨載揚清芬有峰飛來千載不起師復主斯法筵重啓聲華遠揚達于帝宸有詔起之說法如雲錫饌禁中恩澤優渥四眾傾仰秋空孤鶉形諸辭章太陰四垂雷奮騰揚鬼

靈隱寺誌卷六下

三

神畫馳人爭傳寶如襲芳旨師笑受之吾游戲爾內外兩充如師幾人閤室非燈曷照羣昏學徒歆豔丹青肖像我作贊辭母任于相言

代石言

虞淳熙 德園

靈竺名勝惟九里松飛來石天下奇觀向年松厄道民曾作譌以泣轉移大老之意既已易容今此石灾道民欲存開闢之峰比救唐時之松尤爲急切故向既垂涕而道今可無髮冲冠而義理不欲默一也况貴人向頗有一日之雅因我卜鄰因鄰禍石勢不容

默二也朋友之道小過責善大過痛言過而不改是爲獨夫若苟懷小惠之私是坐視大惡之就誼不容默三也良醫對治有觸人之大怒而疾瘳世之忌醫有痛割其贅疣而痼愈蓋不比桀紂非至諫不索狂索不回頭勸百諷一改悔庶幾情不容默四也山靈夜夜相泣欲言而無其聲寺僧隊隊石頑能言而詞不達天不容默五也作代石言

靈隱寺誌卷六下

四

由我秀麗而崇許由愛我棲隱其間惠理知予加之美號今蒙貴人見愛爲寵實異諸君以爲石乃公物疊靈山之假何妨取靈山之眞不知石是雲根苟翦一片之雲實奪一峰之秀豈不聞玉在山而川媚乃忍珠盡徙而龍亡可憐去歲以至今朝始猶扛擡淨石今則空掘心曾始言益景列排今則勢侔良嶽今雖掘土幾尋後必開坑百丈始雖勢在一門今則效尤接踵喊聲震地鉅鑿轟山鳩眾如虎而如雲扛插似戈而似雨金聲累歲敲碎道民之心搬運百千活剝寺僧之肉朕且嫁言已實不遺而暗利土人之盜

來又復笑言我自美觀甯惜賤人之唾罵故土人有
天圻長子頂之言山匠有地主大人歡之說是猶警
盜而無論窩家詳刑而不認主使雄心惡發巧語誰
欺雖宋世開花石之綱凶不若是元亂鑿佛身之血
惡不如斯一寺之流散不足論獨不念會城之秀鍾
乎一城之秀氣不挂意獨不念己身之富貴由來乎
己身富貴欲享盡獨不顧朝廷之香火當存乎淫石
迷樓窮奢極慾陳明土地含怨而未肯顯靈靈鷲山
王睨視而共須時至我令冷泉終日湯湯相告而貴
人若不聞我等眾峰終日點頭如求而貴人若不見

靈隱寺誌卷六下

五

必至崩我身絕我脈而後已哀哉痛哉賴有道民如
刀之口尤恐言出而累以禍隨幸而道民似鐵之心
誓願頭存而與璧俱碎一言夕發萬里且聞伏願靈
隱寺歲時朔望祝願萬歲聖天子聞之伏願守土觀
風名山大川之寄大諸侯聞之伏願郡城內外間鍾
靈峰諸大夫士庶聞之伏願會城遠近百姓軍民共
有富貴科名之望墳墓祖孫之念者聞之定發公言
將無清議偷狀膚剝如救頭然泣血謹告

論

飛來峰不從巫山來論

孫治

理公見奇峰而歎曰此吾中天竺靈鷲山之東嶺不
知何以飛來有黑白二猿呼之而出此其事甚奇而
好事者指爲越王時巫山飛來亦謬矣以楊升菴之
博雅亦曰巫揚臺自巫峽飛來於靈隱亦何據耶昔
先賢邵紫之以類徵也曰會稽陽明洞有飛來石龜
山一名飛來山金華山寶掌洞有飛來峰蘇州天平
山有飛來峰廣東羅浮山有飛來峰福建汀州府有
飛來石福州府昇山一名飛來山潛山有飛來峰贛
州興國縣有飛來佛廣東中宿峽有飛來寺於潛縣
有飛來橋峯粵山名飛來山狀未有理公之證據茲

靈隱寺誌卷六下

五

山爲可信也世之人何以不知西天竺而妄言巫陽
臺耶

靈隱號景德論

靈隱之稱景德何也宋眞宗景德四年敕賜額改靈
隱寺作靈隱山景德寺而天禧五年又敕賜改景德
寺作景德靈隱寺此靈隱之所以稱景德也雖狀前
此者有賜矣錢忠懿王賜靈隱新寺是也後此者有
賜矣宋高宗賜靈隱崇恩顯親禪寺是也則曷爲至
今猶稱景德也元時中天竺賜額天麻永祚寺易世
而變矣則曷爲至今猶稱景德也雖狀以靈隱稱景

德以景德冠靈隱古今之殊絕也則曷爲其不至今稱之也武林亦有祥符寺矣其猶狀稱祥符也

治潮皆靈隱僧論

駱丞咏靈隱而及浙江潮也人咸疑之而余以爲無可疑也乃治潮者皆出于靈隱僧又何奇也錢王時以萬弩射潮而潮不能卻也僧都統贊寧與智覺禪師延壽建塔創寺于江干以鎮之而潮循故道焉是其一也前南齊時鷲瀉爲害寶達誦秘咒累日吳行人形見于夢而潮擊西興東岸以平又其一也洪武初海潮崩岸壞民廬舍照菴慧炬時居理公巖爲潮神說三版戒楊枝灑處卽止不崩又其一也狀從靈隱之有關於浙江潮而靈隱僧之能治潮也所從來矣而又有異者往者六和塔災火出于北高峰飛而焚之夫北高峰固爲火山而能飛火于六和塔者何也吾是以知靈隱之有關於浙江潮也

靈隱不宜爲第一山論

宋宣宗嘉定時品第禪院五山以徑山爲第一靈隱次之淨慈又次之天童又次之育王又次之其以徑山加于靈隱也則不知靈隱之爲武林也知靈隱之爲武林則徑山不得加于靈隱也或曰有徑山而後

靈隱寺誌卷六下

三

有靈隱以其沿流而言之而非也夫中國山川皆本于隴蜀安得執此以論徑山靈隱哉且是武林者四王七帝之所都也宜莫先于靈隱也

靈隱遍五宗論

靈隱之爲禪天竺之爲教夫人而知之也狀中竺爲禪院十山之首而下竺則亦多禪師居焉是教與禪則雜焉也則未有如靈隱之崇于禪也南嶽青原以後五宗迭興而靈隱皆得而有之甚矣靈隱之盛也余序僧系自唐以下未有以教入焉者也略摭其一二卽如真觀之爲曹洞也文喜之爲馮仰也延壽之爲法眼也契嵩之爲雲門也瞎堂佛智密菴諸人之爲臨濟也五宗之賢聖指不能屈靈隱皆得而有之則未有如靈隱之盛也

靈隱寺誌卷六下

三

蓮華石品論

牛奇章僧孺以甲乙丙丁列石品謂太湖石爲甲羅浮天竺石爲乙焉其言天竺也猶言蓮華峰與飛來峰也蓮華之石若獅豹兕象莫可形容也而其鮮葩則若芙蓉焉故以爲蓮華也雖狀其甲與太湖與乙于太湖吾不得而知也而其與羅浮並者則奇章之不于誑也乃蓮華之厄厄于楊髡有楊髡之鑿之也

四七册 71册

47A

而石不得全矣有楊髯之鑿爲己像也而石愈醜矣
狀其質固在也而惜乎後之人又欲伐之也故虞比
部淳熙之代石言也曰石告貴人曰我石無口口在
世間我石無言言在天下其以洩石之憤也云爾東
坡之去杭也僧惠淨贈以石東坡詩曰還將天竺一
峰去要把雲根到處栽其愛石也不亦至于狀東坡
兩爲政于杭也未嘗伐而取之也而奈何後之人不
不知愛也或曰伏虎岳伐于某某焉唏也

塔銘

慧理大師塔銘

虞淳熙

靈隱寺誌卷六下

无

理公本靈山羅漢垂跡晉咸和間驚飛猿騰先來震
且公錫後落飯而問之誰摘陶輪若猶磨蝨會物不
遷乃歸院焉俄窺神足圍相聖周開寶三載崇爲方
墳直清繞橋在式公不移澗上青烏氏曲鈴回龍則
凡骨偕入塔矣萬曆丁亥夏雨夜圯庚寅春釋如通
被穢新之柱者程理于時崩洞局公所周身可撫也
當時觀史下生乘鸞呼猿而回龍華乃稱回龍哉萬
曆庚寅梵網戒眾虞淳熙庸作銘辭銘曰石燕拂雲
嶺鷲入吳公錫于飛猿心可呼安安而遷月運雲駛
生滅毀成亦復如是謂公蓋疎雞足與夷謂蓋輪傾

鼈足與支幡搖烏驚棋積星礙骨妖斯濯黑囊虛佩
如梵天官乘往當來南紅泗影不寤不摧

普慈大師石塔碑銘

契嵩

師諱幻旻信陽玉山人姓葉童時出俗入興教蘭若
師僧省覃旣納戒乃訪道四方來虎林見慧明禪師
於靈隱卽服膺執弟子禮盡學其法久之慧明命師
監寺其寺大火方根典守同事者危及禍曰我總寺
事罪盡在我爾曹不必懼也吏不窮詢止坐爨者人
咸偉之及慧明告終師卽帥眾白府請慧照聰公鎮
其寺仍以監寺輔之戮力相與復其寺不十年而茸

靈隱寺誌卷六下

三

屋廬疑狀千餘間蓋偉於舊慶厓中朝廷用某薦而
錫之章服其後又賜號普照及慧照謝世遺書舉師
自代官疑其事不與更命他僧主之師事其僧愈恭
無毫髮見於聲彩知府龍圖季公知之乃以上天竺
精舍命師以長老居之及觀文孫公蒞杭特遷主靈
隱始演法之日孫公重師衣冠貴游不翅百人預會
燕香聽其所說而道俗老少貴賤摩肩趨者萬計是
日人聲馬跡溢滿山谷法席之盛罕比師天性寬平
慈恕居寺六年嘉祐己亥仲冬忽感微疾先一日與
蒙語將授寺與今知禪德語氣詳正如平昔十三日

雞鳴起漱洗問時辰乃安坐而盡世壽六十一僧臘四十一塔呼猿澗直北寺垣之內銘曰惟功在法惟德在法法既不生其勝緣豈有熄耶惟師之盛善常狀不泯不墜斷可見矣

輔良大師石塔碑銘

宋 濂

洪武四年正月十六日師滅度報年五十有五僧夏四十龕留五日頂有暖氣體貌如生又二日用闍維法齒牙堅潔舌根紅潤皆無壞者火既滅諸舍利王璣珠圓弟子智鎧等瘞骨歸雲塔中實在寺東偏若干步按大師諱輔良字用貞號介菴蘇州吳縣人范

靈隱寺誌卷六下

三

文正公十葉孫父伯和母鄭氏大師誕鍾粹氣聰悟夙發見浮圖氏書輒踴躍誦若所素習挾相形術者謂其父母曰是兒骨格清聳終非世間法可縛若使學佛大宗乘者此兒也父曰吾范氏無浮圖者願頗聞先公鎮蜀時勉圓悟勤公卒爲天下禪宗乎年十五遂捨同里迎福僧壽彌薙落未受具戒去從北禪澤法師習天台教觀時士瞻杓公住天平山白雲寺蓋范氏所建以奉先者士瞻見大師誨之曰教乘固當學若沉溺不返如入海算沙徒自困耳何不更衣以事禪宗乎今笑隱訴公其道被于東南朝廷賜以

全悟大師之號蓋往依焉於是大師往見廣智即以令器法身期之問答之際棒喝兼施弦發而箭馳雷奔而電掃利那之頃凡情頓息舉揚大法不務緣飾而西來之旨自明復以淨土觀門誠苦海舟航時兼修之未嘗少怠於戲道行無跡極妙無象無形而卽之胎契本真未定之先則萬緣鼎沸發慧之後則一性洞虛所謂不用其力則神功化于玄冥而忠信發乎天光矣有如大師和粹外形淵懿內朗叩請之問因言縣證不染不遷之域泯差別次第之門非上智宿植之恩能至此哉濂也不敏早從諸老遊欲假苦

靈隱寺誌卷六下

三

爲宅心之地夙障已深竟爲世諦文字之所纏縛雞鳴而起唯悵逐物而已操觚而銘大師之塔能不惻然以自憐悵狀而遐思者乎銘曰真體如如絕垢離紛妄識所膠攪爲法塵辟猶颺風鼓埃揚氛化晝倅夜觸目重昏佛啟覺塗高縣慧日白光爛狀下銷羣慝破相玄門最爲勝特能定諸緣卽超秘密昭昭大師上承禪宗一真歸源萬幻咸空染淨兩冥本跡俱融廣智之傳其學遂東昭昭大師爲法出世嬉笑怒罵皆真實諦湧殿嗟峨蜚樓弘麗假相以昭非與道冥昭昭大師變通弗拘緣盡卽滅視世爲虛死生者

誰出沒在吾化爲舍利如摩尼珠其來奚留其去何
逝白雲在天周流無滯法象既亡勒石爲偈式播徽
音用垂南裔

性原明禪師塔銘

心 泰

洪武十九年六月二十三日靈隱住山幻隱禪師歿
塔于寺之西岡世壽六十有九坐夏五十禪師諱慧
明字性原幻隱其別號也台之黃巖項氏母陳師生
七年患瘡幾死冥于床忽失故處母遽尋于他所得
之問何爲至此曰夢寐中見四童子昇至于茲翌日
瘡愈則知四童子者天神也稍長不樂從事於俗乃

靈隱寺誌卷六下

三

往温之樂清依寶冠寺魯山東公落髮年二十走宣
城受具於廣教寺明律師往參徑山元叟端公公曰
汝東嶺來西嶺來師以手指草鞋曰這箇三文錢買
得公曰未在更道師曰和尚何不領話公曰念汝新
到且坐喫茶師曰千年桃核裏覓甚舊時仁公容其
入室朝參夕扣遂得其旨既而出世鄞之五峰一辦
爲端公嗣洪武五年壬午選舉高僧師與其選季潭
泐公住持天界請師分座說法明年冬太師李公就
鳳陽設會普度有旨命高行沙門領僧三十往作佛
事師應詔以行既至柄法甚虔凡旬有五日時天陰

晦欲雨太師問曰法會之設天神交接正宜晴朗以
綏百靈其陰如此得非雨乎師曰無慮此特鬼神之
格耳非致雨而狀也太師初未狀之及會散雲陰解
駁月星呈露太師以前言爲應合爪嘆曰禪師真達
道肉身菩薩也又明年秋季潭公與京利諸碩舉住
京口金山師重其舉不辭以往九年丙辰奉旨預註
三經之列十一年戊午杭靈隱虛席眾慕師之道合
辭以請師不應使往還者三於是勉就至則以法爲
已任振揚宗風一時翕狀首創大雄寶殿巋狀瓦礫
叢棘之墟屹如山峙雄冠諸峰觀者嘆美住靈隱幾

靈隱寺誌卷六

三

十載塔之在北峰者則修治之九里松之被伐者皆
補樹之又以學者泥於知解嘗垂問曰昨夜蓮花峰
被蚍蜉食卻半邊你因甚麼不知又問冷泉亭吞卻
壑雷亭卽不問南高峰與北高峰鬪額是第幾機眾
莫有契者先是有僧謁師師失禮焉銜之誣師以非
言於朝使者至眾皆諷師自盡師怡狀曰聽我去及
至所司憩廡下端坐說偈而化得法上首弟子智闇
等若干人手度弟子懷魯等若干人師所說偈句深
密微妙四董名山有四會語銘曰於赫覺皇宏宣六
度其一惟禪絕離言句拈華微旨飲光承竺乾四

七繼繩繩達摩西來厥宗蓋大濟北之喝啟盲闕
曠下至圓悟秀分兩歧卓哉妙喜全身荷持喜後四
葉是寂爲照猶歟幻隱于光有耀生以神祚死由人
擠死生擠祐均爲菩提塔于西岡山靈水秀銘以昭
之千古不朽

無文大師石塔碑銘

心泰

師諱本聚字無文別號無見四明定海謝氏父子祥
母李氏師幼端穎童歲入黨庠語孟諸書過目卽不
忘年十四遣出家郡城五臺寺來公所三歲爲剃染
受具俾習毘尼久之嘆曰律以嚴身非究竟出世法

靈隱寺誌卷六下

五

時孤峰德禪師旺化金陵保寧師乃杖竹履芒踵爾
數十舍前扣法要峰曰聞汝和梁山牧牛頌試舉看
師擬議峰掩其口曰牛在甚麼處師曰已犯和尚苗
稼了也峰曰未在更道師掩耳而出峰陰許之命爲
侍者數以語摩拂之仲芳倫禪師退休寺右新菴師
往來決擇歷三寒燠知證日增聲譽聞諸方元至正
二十六年開法蘇之覺嚴一瓣爲孤峰嗣洪武中宜
興靜樂講院請師開堂重剏大雄寶殿山是易講爲
禪行百丈規繩太祖高皇帝徙蔣山禪寺於孝陵之
東賜號靈谷詔物先仲義禪師住持天下慕道禪侶

雲臻全集數餘萬指物先以爲眾廣易濫匪規罔肅
必得儀行端潔威德嚴重人素信服者處之前板庶
足糾正於是議僉歸師居第一座而師儀軌端飭聲
律身度有眾秩秩肅若凜狀叢林典禮講行無遺洪
武二十八年杭之靈隱缺補處都掌教陞鎮其席寺
弊方將經營三十二年春示微疾丈室範堂洪公走
方丈候問值師氣喘洪詰問趙州道諸人被十二時
辰使老僧使得十二時辰作麼生師竦身曰喚甚麼
作十二時辰洪曰不奈氣急乎師振聲一喝乃問左
右今朝是幾對曰二月二十七日索筆書偈曰吾年

靈隱寺誌卷六下

五

七十有五涅槃生死不墮虛空背上翻身靠倒飛來
小朶竟擲筆泊狀而化闍維頂骨不壞舍利無算宗
衍等歛諸不壞塔于演法堂東雙桂菴尋分爪髮歸
宜興靜樂瘞焉

圓慈正濟空叟悟禪師塔銘

心泰

大慧五傳至寂照寂照嗣法之子林立山徑愚菴禪
師及公其一也愚菴再傳是爲師師諱忻悟字空叟
蘇吳縣人俗姓鈕父華母吳氏師生元至正丁丑貌
簡重兒時聞梵音輒喜父母知非處俗子時九歲依
龍興寺白雲開公祝髮受戒至正戊戌長遊武林參

徑山愚菴及公公問曰如何是永明旨師曰某甲新到只見一湖水菴可之遂容入室壬寅居第二座癸卯中竺懶菴禪師後公請分座說法時帝者師錫以圓慈正濟之號以彰其德皇明洪武庚戌京都宗剎疏住浙江崇靈爇香爲愚菴嗣振寺于百廢之餘閱八年還任中竺時寺廢役繁師力任不倦募建天香閣歸如山峙居者安恬遊者闐爽住九閱載集眾告閑勤舊不忍其退有悲泣者洪武戊辰僧錄惜其靖退會靈隱虛席以師名預適中其選四方學者皆喜歸願糧願從鐘鼓變音叢林改觀矣居四年以前住

靈隱寺誌卷六下

三

持舊事逮至京病卒於行臨終偈曰我年五十五信是生多苦踏斷死生關夜半日卓午門人道淨等依法茶毘舌根數珠不壞全室泐公夢觀仁公存翁道公隨菴濬公一雨洽公咸具饌祭其徒德律等奉骨歸窆靈隱之東岡復分瘞于西溪九曲山之原師之歿實洪武二十四年辛未夏五月三日也世壽五十四僧臘四十愚於禪師爲法門昆仲習聞平生以慈忍謹敏自將所說偈頌穩密不蕩三坐道場有三會語神感其誠人飫其德近世稱善知識如師者不多見也

靈隱寺誌卷六下終

靈隱寺誌卷六下

三

武林靈隱寺誌卷之七

碑文

重建靈隱寺碑文

王益朋 鶴山大理寺卿

靈隱名山之勝自來作者之所詳余可得而略之也惟具德大和尚住止茲山自己丑至癸卯歲星一周又加三焉始置藏殿而終直指堂其始也不為其後者計也其後也非為其前者補也而星羅碁置左翼右舒亦若有神靈以扶建之也昔王少作頭陀之碑徐陵有孝義之紀皆名播千載芳垂不朽余以何人敢不為之綴筆於後哉本北高峰九十五丈十分其

靈隱寺誌卷七

一

高以為殿之高殿數楹三分其高加尋焉以為之修墀有砌焉室有阿焉從甬殿製也殿之上有法堂不及殿之高五分之一而與殿等躡蹻而上加于山也殿之東為東戒堂殿之西為西戒堂法堂之東為東禪堂法堂之西為西禪堂古無戒堂而有戒堂古無禪堂而有禪堂棲禪者眾戒為禪本可不東西列與其上為直指堂其廣十餘笏其修倍尋也直指堂之左有面壁軒直指堂之右有青貌軒焉所取之面壁者取於壁也青貌者取於石也面壁軒之下為東禪堂東禪堂之東為慧日軒下為玉樹林左則浴室與

諸寮在焉浴樓之東為雙桂室雙桂者無文塔也不欲沒之也玉樹林下為金光明殿金光明者宋時儀儀也蘸筆池在其下茶與竈列焉取其池之便也其下大悲殿殿之前為聯燈閣聯燈者為二僧人悟而建也聯燈閣之前為華嚴閣閣之右為伽藍殿伽藍殿與西之祖堂相對也華嚴閣之前為梵香閣又其前為青蓮閣青蓮始之華嚴其後建也而梵音聯燈錯峙焉猶天有閣道也云爾其前為響水樓響水者壑雷聲也其後為齋堂為客堂為香積廚所為繼藏殿而建者也青貌軒以下西禪堂下為羅漢殿所為

靈隱寺誌卷七

二

供五百應真者也殿之下為祖堂王者之制左宗廟而右社稷浮屠之制左伽藍而右祖堂也堂之下擇木堂擇木者遊僧所棲也意南而南意北而北無所棲焉不可也其下為公所以靈隱之勝而貴客勝遊可無稅駕歟朕不置於東而置於西又絕遠於戒與禪也不使學人見可欲也又其下為萬竹樓隱者之所寓目也東有響水以聽泉西有藜竹以攬勝也觀止也而天王殿以是成焉天王殿者以奉天王及彌勒焉古之絕勝覺場晉以來有此稱也戊戌大殿災而辛丑與天王殿同告成焉此天意也於是建鐘樓

於殿東助龍首焉其在古爲百尺彌勒閣也建閣不如建樓也視其高加於殿若尋而高於殿齊也乃建直指堂終焉直指堂和尚丈室不欲以己加於殿不欲以己加於眾室何爲其不後之也雖狀和尚之建置若此其若有意者耶其若無意者耶而若軒焉若輕焉若仰焉若俛焉若兩曜之界天若眾星之環極焉斯真奇也朕則錢塘三百六十寺未有先此者也是安可不爲之記也

靈隱寺重興碑文

嚴 沆

靈隱山水西山佳絕卽漢志武林山水也武林以此

靈隱寺誌卷七

三

得名而武林人不之知也絕迹高遁者得以棲託而處故上古有稽留之號不獨今矣東晉咸和理公創興歷代皆有高僧居之其載於僧錄者可攷而知也但宋元以來皆有朝旨補授而其後惟以僧房輪直末流之弊殆有不可言者具德和尚紹三峰之絕傳接黃檗之逸響所至之處無不成林白廣孝天靈顯靈佛日數大利無不改觀而於靈隱建置之所謂神輪而鬼授也於呼自非和尚道法之盛其能以有此哉念先清卿與賢大夫十數人爲勝遊之會願此聽禪而先君子與兩世父偕長蘅李先生子將聞先生

每於春淙壑雷之下流連愛玩有終焉之志此余夙昔所謂寤寐難忘者也今以乞假之暇際光天之運覩金碧於靈宮紫雲霞於鹿苑其又安能已於懷耶和尚命余撰碑傳於後顧陸羽之記不傳羅公之文僅存又焉用余蕪文以貽誚於山靈耶因綴以大略而係之以銘曰巖崇靈宮包絡峰嶸扶神靈兮高甍葦宇昭灼宏敞纒雲庭兮含華疊萼蔥翠紫蔚天卓詭兮胡蔽而虧出入日月靡終始兮天興華藏縣邈宗傳亡垠垆兮莫高匪山莫峻匪泉長身奕兮

重建靈隱寺碑文

孫 治 宇 台

靈隱寺誌卷七

四

粵白周星雨地帝釋筆止於天冠漢夢徵祥洛陽創基於白馬自此銀城映沼森布諸華金鐸響風聿開來載若乃赤烏之歲僧會始軻吳地過江以來支郎響振義林則東南之弘化而吳越之始基也咸和初祀理公實來蚤棲息於西山疑蜚形於鷲嶺由是人天共證比迦葉於經臺緇紫雲歸掩鳩摩於祇苑疏館山椒映四圍而交翠彪流澗雨並入水而停紅鷺在山而若舞猿就洞而歸來轉金策於閭浮化城不遠息害馬於忍土淨界非遙功自此而彌天法由茲而振地覺場標榜人稱句漏之仙上苑勒銘世重簡

文之記漂流六代沿及五朝長廊鳳翼知自貞觀以
來蜚塔雲浮實始大中之代而錢氏御土之日值聖
僧宣化之年寶幢聳列落仙梵於雲根穹塔凌層響
和鈴於天外炎宋聿興景德標號寶軸千裝天章雲
鳳之筆良田萬頃灌龍脂粉之錢迨至南宋駐蹕翠
華屢幸交盧迴天子之鑿光明有高僧之迹金印來
於天上直指安禪璇題復於人間空王炳日於焉薰
風瑞露五花相繼於莊嚴碧月珠星雙樹依狀於常
任不圖至大之歲禍發丹丘莫甚至正之年銷沉銅
馬自此而降興衰匪一雖中天開運而寶地淹淪山

靈隱寺誌卷七

五

疑虎窟久虛開士之塵地似龍樓未遇高流之響九
里翔風不見蒼虬之舞三山望月空聞落柱之聲雖
曇瓊竭蹶於宣德之年僧通庀材於穆皇之代不足
以復石室之禪那煥龍宮於耆窟也時序遷移宗風
消歇不有大覺就證迷津茲惟具德大和尚者臨濟
之嫡乳黃蘗之肖孫權實雙融有無互徹祛守默之
癡禪埽尋文之狂慧以故名園香刹爭鉢衣秀水
靈峰競承組鉢歲在赤奮二月和尚頓駕靈山剪蓬
蒿藜藿之居成寶筏銀沙之所蒲團夜梵闢第一之
玄機塵尾高揮廣不二之法旨有萬沙彌盡遊青石

三千蒲塞競共蜚花而戊戌劫火大殿告災天將除
舊以更新人用布金而填陷隕三災之火標日月於
天宮遠四大之風界琉璃於地道於時蒼林屬玉白
塞哇於青鸞梵住浮檀遂巍我於香象雲楣膠葛峰
接陽烏綺井瑤煥林生陰兔萬棋千楹迴合斗杓之
氣虹梁螭梅平臨滄海之潮狀則東安參禪之窟無
此名區江右選佛之場遜茲寶界信有徵者不其狀
乎於戲人以地傳地緣人顯靈隱山川之奇和尚道
法之勝同符千載迴絕恒蹊庶幾頓超十地寄無言
於有言悟彼三空歸有法於無法者歟是爲銘銘曰

靈隱寺誌卷七

六

法從東度山自西遷聖僧至此憩彼林泉三寺並列
精廬歸狀嶽形雕鸞石秀青蓮金繩界道寶鐸凌煙
名賢似續縣矣千年重瞻大覺濟水眞傳天開給舍
人度寶田影涵瑤圃光照金盤丹霞結宇紫極開軒
林間花繞鉢內龍旋天衣荏苒帝馬翩翩霜鐘夜湛
海日高懸淨名第一慈照大千流水在澗明河自天
棧有伏虎洞有仙猿明明宗旨其永無刊

重興景德靈隱禪寺碑文

王吉明 瑞五

嘗聞佛之化身徧滿三千大千世界似非人世之士
木金碧所得而莊嚴者雖狀諸佛往矣黃金布地之

祇園七寶嚴飾之樓閣疇其觀之則舍人世之土木金碧以爲莊嚴無從因像見佛狀則莊嚴法界莊嚴化身等無有別佛之所以長留於天地古今之內而徧現於智愚心目之間非像教不爲功自教外別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洵無上妙義而後之弔奇者視宗教若徑庭狀若夫提宗攝教借教詮宗和合無間足爲法門淵海者則具老和尚爲不可幾及也和尙受三峰老人付囑爐冶精嚴見於把茆之日蹙踏畚迅顯於方剛之年道風洋溢所至王法席諸方雲集堂戶爲滿語稱福慧兼修者非歟順治己丑浙紳士

靈隱寺誌卷七

七

延錫靈隱靈隱自晉創建迄今千有餘年其間廢興不可殫述比以棟宇毀圮法相剝落周環藩壁頽缺赤白之飾盡成黝昧觀者有魯靈光之歎和尚毅狀以修建爲任或疑其爲有爲功德者不知真性妙空並無一物者謂之清淨法身其一切莊嚴萬行者謂之圓滿報身隨機設教善利無窮者謂之千百億化身使塵刹佛身有一不現光明則千百億數中便生缺陷此缺陷者誰爲補之而又誰爲泯之甚非細故也靈隱爲浙名利四方瞻禮如織苧以生敬者生哀則接引善信何藉且夫無所爲而爲善者曾幾人哉

大都因生於感感則動不感未有能動者也今使人刹而見殿堂巍煥法相端嚴供設輝煌布置周而宛狀西方勝境有不作禮讚歎勃露善端者非情矣則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機莫顯著於此詎修建小果云爾哉維時議修建者僉以時紬舉羸爲難和尚曰無難越山多材若等其儲以待先是衢郡巨木填委溪水涵商坐屢歲弗得下見寺中遣人至以廉直售未幾水盛長木得越堰順流而至積材山若則時節因緣可知矣於是興作大舉數年間殿堂樓閣及種種院舍次第落成完美盡致迴踰舊觀稽其工費難以數計和尚優遊處之未嘗以工作繁興暫輟兩期少疎提策而機緣輻輳若有神輸焉者豈非千古奇特事耶昔六祖住曹溪卓錫泉湧瞻足大眾東坡銘有云問從何來初無所從若有從處來則有窮和尚修建靈隱拓而大之更而新之其出無窮真不知其所從矣彼測以檀施日以福報烏足窺和尚之大哉和尚固於法界中莊嚴諸佛化身俾學人繇此證悟法身於真空無加損也故以此功德而不住相則無漏以此深心而奉塵刹則大報恩初祖有漏小果之論蓋爲天監而言歟若和尚之修建非猶他方之修

靈隱寺誌卷七

八

建也以至繁至鉅之舉而成於無思無爲之中所謂莊嚴萬行究竟空無一物者乎則外彌現而內彌寂自非和尙孰能與於斯吉明皈依有素幸躬逢其盛事歡喜踴躍歎爲希有謹序其修建緣起而約略紀之戊戌成法堂辛丑成前殿大殿爲閣者四曰華嚴曰聯燈曰梵香曰青蓮爲堂者十四曰大悲曰金光明日五百羅漢殿曰伽藍曰祖師曰東西兩禪堂曰擇木曰南鑑曰庫堂樓曰知事樓曰齋堂樓與輪藏相雁行者爲鐘樓上爲總管堂其它有玉樹樓慧日軒萬竹樓直指堂面壁軒青猊軒復有念佛堂峰頂

靈隱寺誌卷七

九

茅蓬以及柴寮園寮與古今賢聖諸塔下院二曰寶勝菴曰接雲菴其中像設器具一一稱是此皆數年內先後修置不能詳載歲月要爲和尙手自擘畫諸高足暨行僧一心力以從凡所位置題顏各有意指後之覽者其致思焉爰鏡石爲之記

記

靈隱放生記

陳紹英 魏菴

自橫衝橋至九里松舊皆靈隱之所屬也迤邐並湖口曰金沙灘灘色如金山至此而增黛水至此而加碧者是湖之最勝處也錢塘鶴鳴慕侯規其地若干

以大師爲放生之所而即規其水若干以育魚於其中眞僧人數輩朝夕梵誦一切物命咸霑法慈嗚呼何其仁也夫佛教之凌夷久矣大師一至靈山重整蓮界變瓦礫之域爲栴檀之所澗水淙淙秋林森森使百萬釋子咸悟無生而證宗旨而此寸土者又被於無涯鱗介之族夫靈隱冠山而此陂尾湖彌天地而亘古今皆作如是觀矣或曰昔有大豕爲魯津伯德其殺之之功大師無乃多事而不知伏蟒化蛇皆依佛力卒何疑於此且牛羊豕怖死而求生無以異於人者又安得藉口以殺爲生或曰盡西湖爲放生有何不可余又以爲不厭夫天地之無盡也魚欲其生而漁亦不欲其死兩湖之間以漁爲業者又可盡廢耶則此之爲放生也大矣有量者乃所以爲無量也與爲室幾楹爲地縱橫若干尺悉書之以示後之人

靈隱寺誌卷七

十

靈隱鐘記

孫治

石門有鐘相傳以爲元時所鑄也初在崇福寺寺燬鐘半沒於土者幾百年矣或以爲啞鐘也或曰非啞也古人有言曰一鳴五穀生再鳴五穀熟石門之鐘鐘且不鳴故畏之也大護法柯將軍諱魁陳都統諱

典謨者觀於靈隱而深訝焉曰此其爲佛法震旦也與石門之鐘於此焉宜雖狀鐘之爲大且萬鈞也移之者非若持缶擊餅狀也鐘之大且萬鈞又半淪於地相傳屢欲出之士愈掘則愈下石門人共呼爲神鐘非可以力致也乃靈隱之移之也有四僧者掀而出之於地如有物負擁而出有舟焉載之若蛻狀而上斯非神助不至此矣先是鐘之未至也有神人夢於人曰明日鐘至矣已而果狀眾協力焉不移時人至屹狀而止俄而架於麓上其聲遠聞易曰震驚百里其有焉眾懼狀曰信哉其爲震且也鐘果於此焉

靈隱寺誌卷七

十一

宜也非大師不足以剏靈隱非靈隱不足以致此鐘顏率之論周鼎也以爲九九八十一萬人具而後可致今鐘縱不若周鼎度非千萬人不可何以若此之易也壬寅鐘樓成癸卯石門鐘至吾聞之器從主人斯非石門之鐘而靈隱之鐘也故遂以爲靈隱鐘記

重裝十八尊者記

孫籀

余垂髫時應童子試眾擠門忽墮被壓後至者復蹂躪其上輒死昇至黃王廟道舍醫莫能救蓋竟日矣爾時神魂飛越至一山中有老僧十餘牟尼被柳朗誦經卷掣余手足曰吾與若有緣若毋行余魂益飄

揚老僧牽拉不釋手足伸縮從空中猛推透甍越數歲至靈隱寺見水聲潺湲峰石奇峭宛如當日魂飛處始知前救我者是阿羅漢遂矢願他日倖獲功名則新其像以報但困於諸生久之未遂而此願時存也我

朝鼎革來丙戌登賢書已丑成進士廷對擬元應授館選病不果遂補秋曹視學山右以讀禮歸時具德和尚大建叢林功果無量余乃進山禮佛謁和尚是日羅漢殿適駕樑若相期約者余遂捐金重裝十八尊羅漢次第告成因余遠宦未獲躬親瞻禮今丁未

靈隱寺誌卷七

十二

秋奉裁賦歸置扁額齋供始完舊願余雖眇末乃荷尊者保護以有今日豈非佛度有緣耶居官立行有不自愛尊者鑒之余因此益自勵矣爰述其事而勒石焉是爲記

疏

修靈隱冷泉亭疏

雪嶠信

浙江勝地唯靈隱爲最其源發于天目而冷泉一帶鑑照寺前若蒼龍驤于宵漢也煙雨峰巒映人眉目去年大風忽發泮水橫流損我若干奇秀應以此情訴于天帝償我修補如故奈何殃及兒孫耶

靈隱寺大殿募緣疏

陳應泰 巡撫

自大乘西漸宗風南衍本無一語空迦葉於經臺如是九年掩鳩摩于祇苑由是參禪法窟競譽東安選佛名揚羣推江右五宗妙諦非關句後前機三昧真源豈是聲前薦得洵足悟大意於西來演別傳于南竺者矣若臨濟具德禪師者幼皈淨業蚤度玄關權要雙融有無互徹祛守嘿之癡禪掃尋文之狂慧以故名蘭香刹爭奉鉢衣秀水靈山競承組鉢揮松法座本無羨於飛花拂塵高壇亦何期於點石維茲靈隱寺者實武林之首刹也飛岑合沓翠蔭松杉鳴澗

靈隱寺誌卷七

三

紆迴分流若藻若誌公幽麓雅堪卓錫樓真惠遠清溪自愛挂瓢宴坐年來寶地淹淪法筵岑寂苔階流月空聞落桂之聲古洞沉雲久絕呼猿之響禪師策杖來遊愴焉太息誓整檀林重光蓮界蒲團夜梵開第一之玄機塵尾朝禪演不二之法旨遂使癡猿捉月立解苦輪渴鹿馳煙頓明覺路於時人天共證緇素雲歸五百沙彌盡遊青石三千蒲塞競供銀花布黃金於廣陌浮梓柱於洪濤花宮刻玉應蹇蹇于青鷲月殿浮檀自巍峩於白馬不圖禍發神丘毒流叩井龍堂何孽忽搖四大之風雁塔非魔遂隕三災之

火徒逢怪鳥焚社流音不過靈禽燒林漬羽日月天官倏成火宅琉璃地道竟若化城禪師悲願逾深慈誓彌篤竊同須達縱填陌而輸金尙比澄空必開爐而寫像金花滿面依然常住紺圍珠澤紫眉自復莊嚴驚鎮余鎮撫浙土再越春秋屢緝餘氛輒駢戮力追維塵劫益信輪迴維願法雲遐蔭自令障火潛消慧日高懸長使魔風永滅每尋歡喜之園樂對醍醐之治今禪師以法中之龍象獨運金輪以教外之鸞鳳重舒玉鏡雖復設四部于無遮消三幡於有漏不足多也復何難哉惟念名山勝宇端屬高流福地蓮藏允資開士故嵩邱靈跡澄公逝而沉音天竺樓真辨師去而絕響至若方袍平叔高躡一清白眼支郎人凌兩軋龍攄鉢裏無與觀心獅伏巖前不干演法而或崎嶇挂錫委頓開林山陰殿缺遠來靈羽于飛輪沙伏塔傾誰發真珠於銘石狀則地以人傳人緣地顯靈隱山水之奇禪師道法之勝以古準今洵美談已是用仰籍檀施共成福慧傳大士之雙林捨心是宅迦蘭陀之精舍聞法立成庶幾頓超十地寄無言于有言悟彼三空歸有法於無法矣

靈隱寺誌卷七

四

靈隱禪堂募重新翻蓋大雄寶殿疏 晦山

靈山殿閣聳出雲霄體勢嵯峨金碧瑰麗不但東南
雄鎮誠爲海岳崇瞻實先師老人蓋世之奇功不朽
之盛業也但以昔年輻輳因緣成功太速亦由匠工
蓋法鹵莽不得真傳以致筒瓦削薄雨久而泥水侵
椽柳杉太長雪壓而瓦鱗脫節苦四圍之發漏悲聖
相以沾淋三十二大士之湧壁立見損傷二十四諸
天之寶容漸憂圯圻佛像借菩薩像以俱危大殿與
天王殿而同病若不早圖翻蓋後此愈費經營爲此
特具因緣敬告十方檀護昔也初經焚蕩平地上湧
出寶坊繼殫勤勞一隻手擎來佛國而今也觀前功

靈隱寺誌卷七

五

之漸壞豈不寒心知急救之有方大家着力伏乞尊
官長者大力檀那遇茲勝事慨發喜心傾湘水之家
珍布祇園之金地因風吹火補漏未遲望大殿以圓
成并石臺而鋪就現天宮之妙麗滿佛國之莊嚴登
廣大之門庭還修廣大之福瞻奇特之殿閣更收奇
特之功種大因於華藏海中定受記於靈山會上有
緣到此盡請當機切莫躊躇當面錯過謹疏

募化紫石增靈隱山門景致疏 戒顯

靈山勝境海內奇觀怪石堆青繡出崑岡之骨冷泉
漾碧噴來雁蕩之湫秀絕天狀豈待人工點綴花鋪

錦上何妨幻景莊嚴雲間姚居士眼底煙雲胸中邱
壑具南垣之妙手蜚東海之高名過浙地觀光到靈
峰叫絕擬於迴龍橋之古逕冷泉亭之四周梨成分
外峰巒添出遊人坐磴春郊雜遝香會奔騰大啟茶
亭廣施甘露俾縑素雲歸盡得停筇而憩賞輪蹄務
擁不妨晏坐以盤桓誠法窟之奇緣屬名山之韻事
顧高山流水有待知音白雪陽春還期屬和但得同
心解佩便裝成廬阜溪橋眾手移山立現出虎邱石
座允關好事諒所樂聞

靈隱募刻華嚴大經疏

戒顯

靈隱寺誌卷七

六

如來所留慧命幸有大藏琅函法寶盡當流通何況
華嚴教海一乘妙典我佛滅六百年後始出龍宮無
上經王西天存八十卷文重來震旦翻譯則青龍侍
座講演則甘露流祥盪水滴而蟻子生天經題唱而
脩羅退陣講誦與修觀古今靈異重重書寫與刊行
道俗禎符赫赫得覩一文一句洵稱奇特因緣欲求
共見共聞須仗流通廣遠茲者靈山會上獅子窟中
旣梓各種經書獨缺華嚴大部敬書緣起用告知音
聞半偈而投崖端爲利生心切刻千燈而求法無非
念佛恩深今現有充棟之經何不公之縑素只須一

舉手之力便可壽之棗梨或自施或勸人轉轉無窮而馨流帝網隨一函隨幾卷多多益善而福過河沙七處九會之靈文彈指而雲蒸霞蔚六相十玄之妙義轉盼而錦簇花攢破微塵而出大經急需好手竭海墨而書一字莫讚奇功幸慨發乎檀波共圓成夫寶藏

序

贈靈隱具和尚序

嚴 沆

臨濟三十一世曰三峰藏者提三玄三要以明宗旨於佛法爲中興矣而和尚其大弟子也三峰受源流

靈隱寺誌卷七

七

於天童而勤勤狀惟以宗旨示人嘗曰禪之有宗猶醫之有脈法也醫者立規矩懸權衡調陰陽別生死不可廢也曹洞之君臣臨濟之賓主亦猶是矣黃龍有言學者欺詐之弊不以如來知見之慧密而煅之何由能盡故生平以闡揚爲務而其末後遺囑者惟和尚一人師乎師乎宗旨其不晦矣乎僕嘗觀古之擔荷佛法者多強力絕俗之人自南嶽馬祖以下至五代之杰出者歷歷可指也和和尚初爲鍛工已棄去習道家言後又讀首楞嚴而善之遂披剃受具乃參三峰於安隱有省也而和尚勿以爲足也凡叢林辛

苦力作之事無所不爲已迺作鬪頭運糞出厠負重擔上山力疲極忽於轉肩時見擔頭冉冉數下遂現大機在前自是禪鋒不可禦矣初三峰之推鍛學者刻削險擯不遺餘力而於和尚爲尤甚悟後三峰嘗召於方丈前垂百問矢口應對無所挫而三峰猶不諾也狀則和尚之所以得當於三峰而回機就囑者宜何如哉僕觀之天下三春之華不如九秋之幹也雨露之澤不如霜霰之加也美疢不如藥石姑息當遜仇讐也和和尚之自治治人多用強力務堅苦其大端矣和尚法席最盛所至稱千人如天靈佛日雲門

靈隱寺誌卷七

六

顯宣諸名利皆是也年來嘗止靈隱故稱靈隱初和尚之住靈隱也止一破堂傾欹草中十年拾礫買壤尺寸而興之諸寮廡禪堂法院以次就焉乃去夏天又火其正殿是天之所以勞其經營締構者何無已也客有譏之者曰楊岐破屋雪滿繩床高峰龍鬚縛柴爲龕而和尚無乃已甚而僕以爲非也夫和尚之習勞也其所以證入者在是則其所以磨礪學者亦在是矣今必守一概枯禪以鳴高比之抱不哭孩兒於佛法其何有焉僕嘗讀五宗救一書見和尚之偈頌自雪竇以來未之有也諸方皆嚴憚之出其下故

知臨濟宗旨昭昭狀若揭日月而行者昔在三峰今歸靈隱矣吾以是知和尚之佛法如馬駒踏殺天下其引法世世萬子孫未可量矣今季夏之望爲和尚六旬誕辰四方緇素麈集而吾鄉大夫先生長者之屬咸欲禮足於和尚而命僕爲文序之如此

贈靈隱大和尚序

王嗣槐

二諦雙融四禪俱淨爰棲眞以照寂維晏坐而觀心溯厥流風於斯尙矣狀而神含日月弘覺路以爲功道蘊津梁闢度城而成果三空非寂五行斯眞迹矣無邊攸歸極樂所以林開衣鉢常次第於王城水洗

靈隱寺誌卷七

九

香花亦周流於竺國金沙銀樹高映慈眉香飯乳糜並承趺坐若其義存斷相妙在離言青松拂子句落前塵白玉塵毫影留後焰天花墜而何干怪石顛而無涉以故無邊文句曾空摩竭之林不二法門卽杜毘耶之口此初祖之眞傳而曹溪之嫡派也具德大和尚者知通微妙悟徹幻塵生有勝因似吐雙龍之水早能證聖如停四鶴之雲結茅茨於荒園挂盂瓢於棘路木杯渡水敢怖橫流竹杖還山已闢超岸遇關棹臂更何問於趙州坐壁忘言直欲逼乎南竺遂乃息心舊苑靜住鷺山環峰表剝帶水披林蘆花秋

落雪照清溪柏樹春迴雲流石屋而乃籬邊雜草不懈精修山上樵蘇自安苦行夜禪朝梵偏有事於小乘貝葉曇花亦無遺於大品勅法堅修行遊精進彌天離日之辨無羨於五門赤髭白足之名不誇於三輩必依正覺端在安禪證人天而說法掃狂慧於道場離名相以悟空息機鋒於高座才逾慧淨不以破諍得平辨過深公何必逆風聞馥以故白馬逍遙之解尋味名流瓦官籌算之談冥符妙旨許玄度之清標並爲都講何平叔之高韻更見方袍雖復偶來演法如遊華氏城中要其常住樂安獨卧雪山林下者

靈隱寺誌卷七

十

也恭逢盛代弘闡宗風蘭臺石室編無字之眞文香刹名藍奉雕檀之法像西關紫氣疑迦葉之重來東郡流星卜仙人之再聚狀而辨灰轉石馴虎咒龍之法侶雖遍於諮詢生樹開蓮伏獅集鳥之上人卽勤於延訪直沂五宗之苗裔必尋六祖之根源一振傳燈端惟臨濟和尚菩提法樹已摘摩珠般若香臺早懸明鏡幢垂纓絡表離垢於前輪樹結栴檀散空香於後乘常住靈山維新舊刹龍樓四起重看畫地布金象塔七層還見從空砌玉豎拂升壇憑空掉舌攜筇上坐鷺地開拳千門萬戶薦一句於生前九部

三車斷多言於真際遂令沙彌五百繞青石而承眉
蒲塞三千擁白蓮而禮足嗣槐夙沐休風樂觀芳旨
清陰梧苑遙看益影蜚來瀟灑花宮竊聽塵塵紛落
愧謝石之才鋒秀逸敘漁父于王家慚殷源之名理
擅場列峭闕於相邸思暢玄機共開善趣和尚玄亭
坐論別室宣音眉間珠火似開七滿之神光掌上車
渠如現八平之瑞采既明真而遺器亦得意而忘筌
嗟乎法蘭羅什競渡金沙迦葉圖澄來踰葱嶺泊乎
荊州演法韶郡傳衣慧鏡常懸智燈四照楊花柏子
拈來便見真如暮磬長雞道罷更無所住昔日浮山

靈隱寺誌卷七

三

九帶自啓遙源今茲臨濟三玄並開大地無非選佛
之場真是參玄之窟不圖大乘特著中朝雖惠遠之
名被流沙令然香而東拜道林之詞傾祇苑稱標勝
於北來以今方之未能過也是以仰瞻法席慧日重
光側聽高壇慈航弘度遂使黃山石磴爭來嚙果之
鳥紫澗松枝自下冲霄之鶴

晦山和尚詩文全集序

徐增

昔崔趙公問徑山國一禪師曰弟子出得家否師曰
出家乃大丈夫事非將相所能爲夫世所謂大丈夫
者皆舉將相爲言將則統帥百萬之眾爲國家戡禍

亂號令如山生殺自主相則位居一人之下百寮仰
其鼻息天下安危皆在掌握是皆千萬人中之一人
盡世間男子未有不羨之畏之欲一爲之而不可得
者也徑山之答崔趙公則是大丈夫又在將相之外
此豈凡情所能窺測者哉吾雖病廢將相之人嘗得
見之大善知識亦嘗得見之其所作爲截朕不類大
善知識仗將相護法則有之將相見善知識必口稱
弟子稽首方丈大善知識若是乎其尊且貴也據是
而言則徑山乃與將相相較量矣烏足稱爲國一大
師哉自古迄今爲將爲相者靡不自以爲大丈夫即

靈隱寺誌卷七

三

崔趙公豈不以大丈夫自命而獨於出家遲疑不斷
只此一問便非大丈夫大丈夫者貴乎蘄朕一念
行止由我崔趙公爵位功勛亦嘗試之其味既已知
之欲出家即出家豈不毅朕大丈夫哉且唐皇帝以
萬乘之尊有志道法延請國一禪師於禁廷崔趙公
斯時有志即求剃染其誰曰不朕如何不作大丈夫
事嗟乎時不再來機不可失乃至千載而下彼吾晦
山和尚一人作去吾見今之出家者何止萬萬其始
也或因患難或由貧困或以怨憤種種不如意事或
出父母之命朕豈無自己發心童真悟道者而要無

如晦山和尚之出家仁義兼至節孝善全光明俊偉超俗拔倫者也和尚俗姓王諱瀚字元達吳之婁東人與吳祭酒梅村先生生同邑年相若又同學才名不稍下屢試高等前輩張受先先生重之稱爲公輔器午未之間梅村聯捷廷對擢鼎甲而和尚之名益著和尚幼時遂有志學佛以尊君闇修先生在堂好道力貧且年高和尚恐傷老人意因浮沉於諸生中從遊者最盛四方多饋遺以康養兩尊人歡笑終其天年祿養者愧不及甲申春季賊犯京師思宗崩凶問至江南和尚大慟卽捲詩書及平日所爲制舉義

靈隱寺誌卷七

五

擔負至文廟拜告先師焚之并以青衿置明倫堂嗟乎和尚之秀才於此日終出家於此日始矣大丈夫之行事果高出於將相百倍也於是諸山聞之爭願爲之披薙會三昧老人移舟來卽往華山出家至受具畢乃參具德和尚於顯靈不數年盡得其法印其和尚初住靈隱卽欲遜獅子位與居和尚卽着草鞋走廬山未二年雲居膺祖古道場來請不得已應之歷十年是時禪風漸衰和尚以臨濟七事鉗錘衲子號爲毒辣入室者甚眾皆天下之英俊化行江楚數千里和尚開闢之功何其偉也於是彼處道場若寒

溪若薦福若安國若護國若四祖若疏山一一坐遍法語之外有鍛鍊衲子說十三篇爲尊宿重江右李太虛先生嘗見和尚誦稱曰和尚多生來不知如何修持法道乃得至此吾儕科第不啻糞壤願以餘生爲法弟子少種來生福慧其爲縉紳先生敬信又若此丁未具和尚應徑山請乃遣侍者走三千里迎和尚補處靈隱已踰五載於茲矣以靈隱誌未就屬余修葺復出其所撰詩文集五十卷屬爲序余讀之而竊有慨也古來詩文宗匠竭一生之力未能至此和尚二十年來住持與千五百人俱法語將等尺而文

靈隱寺誌卷七

五

集又哀狀如其大天下不朽事都被和尚一人占盡獨不爲吾輩留餘地耶吾嘗從事於詩矣詩本性情復有一定之法則三百篇而降漢魏古詩樂府無不造極歌行近體盛唐爲最中晚漸澆宋元來不可言矣近世詩文狃於習見略不師古小山荆蒨不知五岳爲何物而況須彌山王細流差池不知百川爲何物而況薩婆若海余嚮評選元氣集周櫟園先生謂余曰世安得有如是幾十人詩供君論定近余好遊名山往往於方外遇之雖狀亦有才情學力氣魄光燄廣大赫奕如吾和尚者乎嘗評和尚匡廬詩不

從眼中看來亦不從筆端寫出和尙胸頭自有一座匡廬山在橫揮直灑蒼氣充溢廬山有盡筆墨無窮和尙其可以止乎其他所作數十倍於廬山人思才少公思才多錦心繡口鬱成卮字之輪毫相珠光悉本活狀之氣和尙所爲古文抑又難言之也古文之盡美盡善莫如左國其法變化不測其次莫如史記前漢書史記崢嶸漢書整密唐推昌黎柳州宋稱六一東坡狀東坡之一筆直掃而欲如昌黎多方出奇不可得矣六一之清流縈折而欲如長沙一氣渾成其又可得耶元明以來多出摹倣窠臼匱釘紛狀疊

靈隱寺誌卷七

圭

見有博學者束於典故前賢所未及者則不敢言寡學者溺於流俗前賢所已道者又不能省貿貿焉無不以壇坫自雄輒爲高論亦知牆外籬間有曉事者從而竊聽之以嗤其後乎生前以勢位流通未後與眼光消殞比比狀也和尙爲諸生時旣多讀百家書又透向上一着故信手成文處處臻至如岱宗出雲層層動蕩滄溟浴日轉物光華狀未能盡其形容也和尙平日好誦華嚴大經直在萬花樓上建領出水一滴成大法雨一四天下無不周遍銀面阿難亦當韜翰復工臨池得晉唐神骨偶落一字人爭寶之智

永懷素又在下風總之在和尙光明中悉爲餘事矣嗟乎和尙與梅村同一諸生也一以諸生而爲祭酒一以諸生而爲法王一在水天玉振金聲一在法窟孤松峭壁梅村或有並馳和尙永無第二和尙較梅村止少廷對一策梅村較和尙失卻法語一大帙矣狀二公道義水乳始終無間不啻如道林立度遠公柴桑永叔明教子瞻佛印而已也余今幸得親見序其集因并及之

濟顛本傳序

晦山顯

靈隱寺誌卷七

圭

維摩云菩薩住於生死不爲汙行而布袋濟顛酒仙蜺子竟爲汙行者何耶良以旣證果人欲度執相凡夫不得不隱聖現劣故也濟顛本天台羅漢示跡塵中出家靈隱繼遷淨慈蹤跡最爲奇特予嘗謂因中果地二種行事迥不相同果地中人示爲汙行便顯神通貌混凡夫旋彰靈異決不與癡闇愚夫同一顛倒而迷惑也今以因中人冒果地相不過獅蟲狐種敗壞僧儀而已何足爲正人所齒錄哉近世有等魔禪口說宗教妄餐酒肉以爲吾學濟顛也此雖可學而濟顛來蹤去跡種種奇特能學否耶濟顛不夢太后口吐佛金乃至觸境逢緣現種種神通三昧能學

否耶濟顛錦繡蟠胸出口珠玉盡大地儒釋皆讓一
頭地能學否耶此不能學而徒學其餐酒肉一種真
泥蛇學龍必至全身敗露識法者懼矣濟顛行實杭
地向有小說語雖近俚事事皆實余門人魏堂刪其
俚俗彙成本傳以流布道俗則又爲靈隱淨慈增一
段佳話也

跋

跋中興靈隱寺碑

晦山顯

名山祖席方內星列狀當門奇石堆青冷泉漾碧景
地絕勝未有過靈隱者住持禪祖諸方以代著者皆

靈隱寺誌卷七

壬

百數以內獨此山大老如文喜明教賸堂密菴等至
百三十餘代禪祖鼎盛亦未有過靈隱者古人稱天
下勝處良不虛也余乙酉春初至靈隱寺適中衰殿
堂荒落邂逅五松房萬壑公虔向余禮拜請余後必
住靈隱余心異之己丑寺中眾者宿請先師具老人
重興祖席余以板首依輔兩春私慮功業浩大落落
難台庚寅上匡廬旋住雲居十載已亥歸祝老人六
旬壽則法堂各堂寮大半改觀矣獨大雄殿燬道俗
寒心余返雲居又遷四祖復入載奉老人命歸補靈
山則殿閣嵯峨金碧瑰麗天王殿方丈同日鼎興各

堂寮從室四望鱗砌即鬼輸神運捷不至此嗚呼以
老人苦心於上寸椽口瓦罔非血汗眾執事戮力於
下手瘖足裂盡瘁一時卒致重興偉勳蓋天蓋地口
碑贊頌亘古亘今豈非曠世奇功也哉茲三韓護法
瑞五王公爲文樹豐碑頌老人功績佐以天壁胡公
妙筆鳳彩黃君佳勒並堪不朽余喜老人事竟成萬
壑公先見越二紀有餘至今方驗也皆靈山異事敢
志願末以告來者

啓

杭城眾護法請晦和尚住持靈隱啓

靈隱寺誌卷七

壬

寶鐸凌空法海之金城永峙翔雲丕顯珠林之香樹
常森在西土之給園望南州之法象鸞嶺仰賴大眾
騰歡恭惟願雲大和尚藝苑雄師瑯琊舊姓精心白
業實廬壑之遠公砥柱洪流比天台之智者況臨濟
之真傳在此兼萬峰之乳水昭朕自昔松源之祖孫
繫一絲於九鼎嗣後竹泉之兄弟炳三乘於五銖在
臨濟宿有傳燈于今日允祈嗣法唯和尚寶筏金輪
蚤照耀於三千大眾則我等青鞋布襪將從事於十
八高賢屈茲日吉仁候雲輦將見飛雨彌天永明之
書不墜慧雲布野獎嵩之道攸傳某等無任翹顛之

至

徑山兩序請啓

竊惟無文印子久模糊新侍天山之洗刷有待插竿
方建暨共欣月窟之莊嚴業期續述西江開讓老之
傳功在成禱滄泚大運公之後恭惟四祖和尚猊座
泗水遺珠靈山聖箭句呈銀椀赴雲門之迅機力坐
金輪通楊岐之正脈王老師兒孫定徧天下大醫祖
門戶已歷人寰不獨山頭老漢屬意川勤凡在室內
雁行羣推文遠茲者靈隱各藍虎林大刹風雨拮据
老人二十年之堂構山川形勝臨濟千百世之箕裘

靈隱寺誌卷七

无

堂頭扶筇茗水已入山深大眾泥首冷泉共祈流遠
用是眾等仰承師命俯率同參虛直指之法席佗俟
飛錫凌空輔徑塢之祖庭會望全身就父貴胤分宮
銀鶴高衝霄漢強枝內附瑤闌勢不他崇野猿拱筆
好贖駮丞風雅之音巖桂雨華更續理公燕寂之說
拂峰頭之雕鷲無虞無貳敢煩卧而治之寄江上之
鯉魚既再既三惟冀至則行矣臨楮無任瞻企之至
杭城眾護法紳衿請晦和尚回靈隱啓

瓣蘆流去相傳波上之杯老石飛來應伴鶴前之錫
靈山勝會在靈鷲以重開西土樂邦到西湖而駕在

珠霞駐綵華雨懸空必瞻白氣於眉間用展紅香於
足下恭惟願雲大師心印千江德先四道詩攢墨繡
正未醉之東臬梵響燈寒比乞閒之輞水種根清妙
謾勞換骨出空聲果腹文章乃效洗腸昭大法非才
子之數獨窮洵禪宗之教將溥杖挑明月將尋歸去
之猿磬擊冷泉常問落時之桂幸從雪立悵爲雲征
攜金縷之傳衣就匡廬之瀑布般若高臺既增惠遠
蓮華舊社不共陶潛某等石共三生人思七咏欲挽
笠鞋于鷺嶺橋外署夫迴龍遙瞻餅盆于香爐寺原
名爲遺愛敬然紫露之燈爰聽青獅之吼伏願彌時

靈隱寺誌卷七

三

祖席締結婆心風吹舟葉飄行千里之瓢位定瑤璃
化出五方之座威儀遍於虎象歡喜動乎人天臨啟
無任翹企

塔銘

重建靈隱具德大和尚塔銘

吳偉業

茶村

自佛法入中國漸被江南宋元以來浙河東西分立
五山十刹靈隱實居其最歷代禪祖如無着喜承明
壽明教嵩密菴傑諸老百四十年代雲興川湧甲冠諸
方

本朝御錄之初我具德大和尚用臨濟宗旨敷揚正

法眼藏而靈隱迺熾狀其復興其既也遷席於雙徑
順世於天甯而道價攸崇靈骨是妥始終於此山爲
不朽於是嗣法弟子晦山顯公件繫梵行屬其友吳
偉業曰子屬與吾師遊塔有刻文非子不足傳信石
已具敢請偉業遜謝弗獲伏而思曰夫像法之有盛
衰猶生相之有起滅也興復則重來懸記坐脫則末
後證明皆所以開導有情表彰正覺今以和尚之功
用莊嚴遷化殊特烏可不標舉大端昭示來禩乎且
偉業稱同學於晦山者四十年矣猶記晦山初經薙
染和尚結制甫里之海藏時緇素大集余隨眾禮足

靈隱寺誌卷七

三

開誘殷勤自慚鈍根無能追隨參學今竊有餘幸獲
以世諦文字效奉揚于萬一晦山之師猶吾師也其
何敢辭按師諱弘禮號具德生於紹興山陰之張氏
世稱著姓明狀元陽和先生元怵其族也從祖父徙
會城幼好與黃冠遊有紫陽洞蘇道者教以息養方
頗本天台小止觀與首楞嚴脗合師因讀是經而發
正信遂投普陀寶華菴仲雅師祝髮三峰漢月藏禪
師則所從記蒞授以臨濟正宗者也濟宗在明初法
運中微漢公出從折竹洞悟徹盡法淵後乃得源流
於金粟悟和尚而其始終加護者則在乎綱宗綱宗

者全提五家宗旨而於臨濟則從一句中分賓主立
要照用料揀堂奧森嚴俾學者不滯鑑覺洞抉佛祖
心髓漢公以尊奉源流又不得已而至于辨難以佛
祖慧命所繫匪細也師聞亟往參叩時漢公開法安
隱師於座下苦參本來面目偶窺鏡見影被同參慕
背一推猛狀有省又以宗旨未明復晝夜服勞飽參
力究凡歷三峰鄧尉者十有七載一日擔囊下坡隨
放眼虛空忽悟自家活計而臨濟全機大用當前畢
現矣師面貌清稜口機迅利在函丈前豎義嶽嶽不
下漢公輒痛加錐劄最後乃許爲鐵骨禪授以衣拂

靈隱寺誌卷七

三

而謂吾宗到汝大興其師弟機緣如此三峰歿同參
潭吉忍公著五宗教師贊助居多書成而闢揚綱宗
三峰道法始曉狀於天下雖當時辨難三峰者持論
不無異同是書一出淆訛永息矣潭公告寂師歸隱
雲門御史念臺劉公請出世住廣孝寺烹鍛衲子名
動諸方繼遷安隱顯靈復應江北請說法泰興之慶
雲秦郵之地藏維揚之天寧嗣居佛日靈隱會稽華
嚴最後徑山先後十坐道場開大法門雷震海內在
天寧日湖海浩歸學侶奔湊盛至五千所云五千衲
子下揚州者也靈隱鼎建巨功事同開創大殿火重

新之王公大人施者彙集購殿材于大山深谷鉅數十圍人力罕致一夕雷雨大作暴水泛漲浮湧畢出缺一石柱五顯神示夢募至遂以辛丑七月大殿與天王殿同日鼎興殿成鉅麗甲天下餘五百羅漢殿及法堂方丈羣寮從舍重樓複閣次第布置繡錯星羅自有靈山以來興建稱絕盛矣又斥其餘力葺浙之廣孝安隱法相靈峰正等諸寺而徑山頻以興復請師乃招晦山于黃梅四祖以靈隱付之自住徑山將大興法席爲巨渤公封塔再往天寧臨行機語皆似息機投老報齡將近者既至甫七日預刻畧爲齋

靈隱寺誌卷七

七

期寂前一日搭衣禮佛夜過半談笑如平時五鼓易新衣呼侍司隨我上方去從者到遲頓足一下端狀坐逝時丁未十月之十九日也最師之生平有奮迅之力有漚和之智有真實了義有無礙辯才故能上以承當佛祖下以興建巨功而鍛鍊學人尤推爲莫及蓋佛法自馬祖以後大慧以前正令接物皆顯大機大用三峰始修舉行之而師更極變化於莫測故淺學初機與大乘法器舉不能越其範圍師嘗語晦山曰綱宗者人能講我能用先師當日鉗錘晚年始獲其益此卽我三峰家法也嗟乎今人以分別覺路

者曰知解建立行業者曰有爲師講求宗旨分條析理不落言詮千差萬別總歸一源故能超情離見迴脫生死不可謂之知解也師願力廣大攝受經營能以無着心應一切物視飛樓湧殿食輪萬指與單丁草舍了無以異功德克就躡屣去之不可謂之有爲也若師者豈非天縱以開闢宗乘揅拄末法爲當代第一宗匠也哉得法弟子首巨渤恒主天寧次晦山顯今補位靈隱次部玉璞紫蓋衡三日淵若相有最後御宗聖膺付囑者共六十八人當靈龕東歸徑山固請晦山及諸弟子念師二十年拮据大功託於此

靈隱寺誌卷七

七

山且枚筮之亦惟靈隱慧日軒吉爰用戊申八月二十六日奉全身入塔縑素畢會咸歎爲允嗚呼法席有盛衰而大道偕此山無終極和尚至德豐功固無假於斯文乃千百世下摩挲其日月考較其行履并余與晦山締出世之交亦得附佛法以垂永久則此碑之作又烏可弗詳乎師世壽六十有八僧臘四十七銘曰靈鷲何年來玲瓏入佛智幸遭威音喝故得不飛去龍湫日噴薄徹骨松風寒清冷常不竭師心如此泉小悟攬鏡光大悟擔斧杖覲面更轉肩有相參無相乃復三玄要乃用五綱宗于聖縱復出此理

罔不同建飯決懸河辯才信無礙不現文句身而得
大自在白椎告四眾佛法無容情手持吹毛劍把定
迷塗津願以清淨心而作廣太事於一彈指頃攝受
緣孔熾公候諸宰執都護大將軍橐駝載法施解放
鞞中鷹香華結慈雲鐘魚答天籟婦孺布金錢屠沽
請法戒壇拓三十圍絕壑封雲煙越岷聞鬼語將以
供諸天八龍騁威神夜半雷雨送涌水巉巖齊邪許
力不用觚稜截虹霓丹艘蒸雲霞變現兜率宮週滿
恒河沙祝釐輦 丕圖皈依發正信白象捧金輪青
蓮演佛乘功成已不有道在我且行泊朕入滅度便

靈隱寺誌卷七

壬

是娑羅林是謂大堅忍是謂正知覺世幻等微塵去
住總不着顧惟有情眾俯仰於茲山拳石本灌莽冷
泉空潺湲念以何因緣成此功德聚靈骨於焉藏理
在不思議日色起滄海潮聲來浙江吉祥殊勝地寂
滅光明幢我爲作此銘刻諸無縫塔曠劫長不磨爛
爛照塵刹

塔表

重興靈隱具德老和尚全身塔表 張立廉

惟臨濟第三十二傳有應期挺生現大人相以山海
爲胸襟視道俗如一子徧塵徧界普利含生成始成

終得全善逝者爲靈隱具德禮和尚述其推拂之下
波沸雲蒸杖履所臨天垂地湧不起寂滅安居之座
變現釋梵龍天之宮辨鐵石身心爲人天師表故十
坐道場不以爲煩五千參徒不以爲眾繁興大用不
爲疲勞撒手便行不爲迅疾應機則玉轉珠回卻物
則颺馳電掃風雷動地更呈鱗爪之威杯勺皆霖况
鼓滄溟之勢四攝周足三學浩歸法運奮興化儀斯
在師諱弘禮字具德族姓張氏世籍會稽裔出紫巖
里名移貴幼航道術篤好參尋初依玄教以發機繼
讀楞嚴爲了義旋窮梵冊博究圓宗悟念想根爲生

靈隱寺誌卷七

壬

死本采菽初從外道聞法回心釋尊始學阿藍知非
便捨於是陟普陀嶺依仲雅師始預僧流旋歸講肆
適先三峰漢老人開法安隱遂詣力參初究本來面
目從鏡鏡處照破娘生面皮復研向上綱宗於扁擔
頭悟得自家活計從上作略一時現前徵詰橫機神
鋒迅發運錘腦後室中呼聾頭之禪挂劍眉問諸方
傳鐵嘴之號馬駒躡踏天下大樹蔭覆域中三峰遂
以源流殷勤囑累經藏禪海賞物外之南泉彩鳳鐵
蛇識滅宗之佛果師受最後記荊荷出格成禪盛美
多端非人能及撮言大節略有其五得法以後下板

雜務備歷炎霜混跡服勤不辭茶蓼灰頭土面隱在窟之嘔呻槽廠磨坊戡摩空之毛羽如昔者踏確求師負春續祖大瀉契機於典座雪峰密證於飯頭古有其人乃今親見師之晦跡退藏眞實妙行爲不可及者一初住寺坪旋居廣孝其傾身就鍛之眾皆忘形死心之徒克究先宗激揚本分學徒近百省發多人卽屋撒珍珠儼楊岐樹下之韻而人多瓌璋有妙喜洋嶼之風已而寺逕交爭鄰僧構訟乃應請而主安隱復受囑而蒞顯靈行道維揚旺化江北若興化之昭陽天長之昆尼秦郵之地藏學眾翕集禪風盛

靈隱寺誌卷七

毛

行次住天寧萃五千衲子之緣拈百億瓊花之偈後受請靈隱佛日二大祖庭分化兩山眾恒萬指住靈隱日於廣大林中插標結界衝繁窟內敷座安居馴致革心彌興悲願法堂甫就大殿告災師奮身營構庀材鳩工神物護呵遐邇輻輳三載奏績百廢具興梯山通道致材木者千章崩角投懷效技能者億計六種翕應四部奔騰兩殿上梁傾城畢赴殷雷震谷邪許沸天締構之緣近古鮮觀時當像季塔寺靡堅茲乃能移浮幢于掌上湧寶刹于毫端緬鷲嶺之莊嚴奉優填之相好界內堂閣位置綿連門外坊亭次

第鼎建復以餘力分應他方殿宇需材隨宜散布師之苦身戮力感殊勝報緣爲不可及者二洪永以來宗風如綫至先天童單拈一棒直捷提持三峰乃剖抉綱宗譏防訛濫自是緇林禪會撥草憧憧浙水吳山趨風浩浩願以宗旨詰難彼此辯爭雖兩世應機不無少異而濟宗再起話乃大圓皆間出偉人弘豎末法者也師以苦身操履初不畱意辭章而天資絕人慧辯無礙據座說法餅瀉河懸矢口成篇波濤綺互稱性吐露縱奪望洋深辨來風窾縈洞中至普說大篇如長江萬里巨浪千尋擬諸大慧中峰庶幾生

靈隱寺誌卷七

柔

瑜生亮一向吹毛運握灼狀七事隨身有時合水和泥不妨干仞壁立師之善說法要洞鑒機宜其不可及者三師既苦參廓狀復究先德洪規一生苦心尤工鍛鍊座下常餘千眾室中曲被三根打鎖敲枷多方剝換驅耕奪食不主故常爐鞴一開英靈麤集常以雲門拄杖高峰枕子話激發英衲扶豎法幢箭定天山籌盈石室死偷心於鐵牛機下放全身於汗馬叢邊師之爲法來人光前啟後其不可及者四師最後應徑山請卽以靈隱院事囑法嗣四祖顯公繼席得人成功不處丁未十月言從雙徑前往天寧普接

羣機甫經七日忽爾設供禮佛易衣辭眾臨化隔宿垂誠學眾劇話三更遂以十九日丑時言往上方端坐告寂化後頂門火熱面目如生兩山禪眾爭迎究竟龍圖靈隱遂定基方丈東之慧日軒以戊申八月入塔全身不散光流雙樹之園爪髮中分花雨諸天之座師之預知報謝脫灑自由初終一如首尾端正又未法所僅見也師生於萬曆庚子終康熙丁未世壽六十有八僧臘若干嗣法得人最盛自己丑歲囑巨渤恒晦山顯二人厥後相續付授六十餘人多分化一方紹隆不絕而師深慈平等洞無町畦同門法

靈隱寺誌卷七

无

屬視均眞子參學萬指利鈍干差誨誘忘疲解推無問遇有疾者輒處方用藥卽乍到者亦旦過如歸故得百城傾心萬眾竭力間有颺去仍復來歸師之苦薩行願平等垂慈其不可及者五廉昔從甫里海藏依止一期晨夕提持開我蒙吝因得預聞橫說豎說之奇用鈞用錐之捷蜜果葫蘆之移換萬頃百折之汪洋故得震震大千風行無兩眾務紛應神觀湛狀攝受彌寬威稜莫犯而總銷鎔於大悲願海信乎其不可及也已新靈隱顯公現居家嗣安奉宰堵因瞻禮山頭深詳化蹟兼以狀示且命撰篇不揣荒愚詮

次如上適有持師頂相屬題幀首者復述贊云雨巘霜薪服勞第一嶽倒湫傾說法第一地負海涵安眾第一雲輪川委福報第一鳳翥龍騫得人第一更有一事稱第一妙德空生讚不及無夢無想恣掀騰明如日兮黑如漆於戲示生乘願鴈畱寒水之蹤剗牘據詞烏寫飛空之跡徒勞描邈曷測高深續譜傳燈特標僧寶更以俟之具眼操筆若大年寂音者

行狀

本師具德老和尚行狀

戒顯

靈隱寺誌卷七

罕

出西蜀實紫巖先生後也居地名移貴明中葉殿元張元汴號陽和先生爲理學名臣餘通籍爲名人者指不勝屈幼從父兄家杭之郡城業傾銷性不好章句獨喜與黃冠導引之士遊狀官觀挂籍羽流又所竊鄙後於吳山紫陽洞見一蘇姓者終日瞑目危坐或與語不顧見男女圍繞揮令退咸莫測所爲師熟視喜曰此眞吾師矣乃數數潛往咨修煉之術不數月遂盡其底蘊蘇君大喜以爲此眞仙骨非凡流也狀蘇君息養之方一本天台小止觀昔智者大師著止觀既成遇西天梵僧謂暗合首楞嚴大師由是向

西頂禮十有八年冀經東來一爲印證師默計云彼未獲楞嚴尙勤求如此今現流通何爲不觀覽修習乎卽覓楞嚴讀之憬然悟悔曰吾所守者正生死本非出生死之正路也遂力辭蘇師登普陀依寶華菴仲雅師薙削日習楞嚴一日以經中疑義質本師師曰吾僅知句逗焉能會義師又歎曰若不解義習讀何益於是又辭師渡海依仲菴法師於玉山聽講楞嚴復聞雲門湛和尚於安隱起禪期師先渡江求單屆期湛和尚忽圓寂時座元漢老和尚新受囑於金粟四眾卽請開法師於堂中晝夜苦參本來面目迥

靈隱寺誌卷七

聖

無入處計窮力盡疑悶不已偶案頭有鏡師俯首一窺忽有同參背後一推云照破你老面皮師猛狀開悟疑團頓豁入方丈呈解大爲稱賞自此機思迅利應對敏捷儕輩皆憚之期畢隨漢老人入三峰凡叢林力作苦務無不身任仍不廢參請一日漢老人上堂師出云一箭射紅心請師高著眼老人回頭問侍者事師云機輪轉處作者猶迷老人云你試轉轉看師云九鳥射盡忘俱喪鋒鏑消爲日月光老人連打三棒師云一柄干將劍惟師用得親禮拜歸眾又一曰老人舉藥山弄獅子話師出作禮老人云我今要

弄一出底便打師云着忙作麼老人云諸人要會弄獅子尾巴麼便下座師云大眾要會臨濟賓主句看取雙獅鞦韆毬時宗門久衰禪風初唱大略所重單在根本謂之鑑覺而於從上諸祖大機大用五家綱宗臨濟七事尙未提起如漢家禮樂未定初事綿叢所謂雲雷屯而天造草昧時也三峰老人從折竹聲中大徹根本後痛救五家宗旨與臨濟賓主料簡照用玄要等法廓狀通貫首尾洞達始知古人於向上眼目重封密鎖不露毫芒於鍛鍊機用陷虎迷獅不畱朕迹轟雷掣電中仍藏鋒斂鏑而宗門極則事在

靈隱寺誌卷七

聖

矣師始聞其說時時究心昏悶莫入後充圍頭忽一日運糞至圍房以用心太過誤走向太湖肩重擔下高坡力疲不能下驀於轉肩時扁擔頭跳幾跳擡頭見太湖忽狀悟得自家活計而於綱宗手眼臨濟機用若十日並照矣自是機鋒迅捷莫能抵觸隨口啐啄洞中肯綮同輩皆稱具鐵嘴卽於漢老人亦橫機無所讓一日老人喚師入方丈垂數百問師矢口立應一無折挫老人豎鐵面不許可師心亦不服語人曰七佛以來無此問法也老人又命侍者撻鼓當堂詰辯如是者再三時師充維那因抵牾而去師自重

重透入後具大機用牙爪毒辣能擒啄龍象在二峰
老人會下稱飽參者經師旁敲暗繫一捱一撥豁狀
脫鞴者不知凡幾間有一二承付囑豎門庭者初扣
關擊節皆出師手也師雖去念老人法乳時時反顧
後老人入死關復奔回立墓老人遂以衣拂并源流
法偈付之勉師收鐵骨徒破斷法魔爲吾宗作大淨
子偈曰住山養得機緣熟多覓眞眞鐵骨禪莫負老
僧珍重付痛除魔外作眞傳付畢老人旋示寂師守
喪畢輔安隱潭吉忍和尚爲西堂時潭師負恙師爲
調治內外錐鍛衲子致道風霽著因太白有七闢之

靈隱寺誌卷七

聖

說師與安隱口授筆記著五宗教以扶三峰法道海
內衲子始知正法眼藏臨濟一宗綿亘古今自有七
事手眼馮仰曹洞雲門法眼開宗垂久自有五家宗
旨不止一機一境單提鑑覺可以唐突從上諸老也
潭和尚逝後師回會稽住靜雲門山時念臺劉公請
住廣孝寺師進住刀耕火種人雖止百皆諸方角立
眞參衲子師捱竹篔篋下手烹鍛朝暮樛省悟多人
時天童密老人門庭浩大雷震寰中師孤撐爐鞴門
風壁立祖孫甘露門不多讓也後因闢寺路鄰僧構
訟司理卧子陳公直其事師拂衣過東陽住寺基坪

旋應請住臨平安隱值同法澹子垣和尚臨寂囑住
皋亭顯宣師住後爲創建大雄天王兩殿百廢具舉
甲申冬顯初參師於此入門禪風凜肅道氣徹骨雖
頽垣敗屋衲子愛戴傾動諸方仰師法道者遍大江
南北已而師渡江說法興化黎家菴次開期天長毘
尼菴泰興慶雲寺丙戌於秦郵地藏菴開大禪期龍
象鱗集三冬了悟者三十餘人次春應維揚天寧大
刹請衲子聞風奔驟聚至五千師偈曰五千衲子下
揚州百億瓊花笑點頭七尺烏藤行活計憑何面目
得風流此一偈薄海內外無不流布是夏師受江北

靈隱寺誌卷七

聖

請鞦環一轉所至萬人擠擁揮汗成雨至洗浴水一
時呷盡蓋宋明以來爲法門罕見事也秋歸顯靈開
戒次年受戒顯請赴蘇州甫里海藏菴結冬遠邇排
闥擁觀牆壁崩倒次歸武林以現成顯靈舉法姪豁
堂岳公扶令出世自受靈隱佛日兩刹請己丑春進
靈隱說法二春夏復過天寧度五十誕付首座巨渤
恒兄嗣席天寧冬赴杭州佛日結制臘八日囑付戒
顯次春解制復回靈隱嗣後眾恒踰萬指師錐鍛衲
子外奮興土木拾磔購壤舉蒼蔚宿芥之地尺寸而
鼎興之東西殿堂布置鱗次各有成局建大法堂雄

冠東南靈隱已大改觀矣戊戌大殿燬師與各執事奮身勦力除煨燼庀木石從微闡溫嚴老山中判數百年巨材積壘如山非人力能致一夕雷雨大水暴漲浮湧畢出少一石柱峨冠者五人自稱五顯示夢杭城屠成鳳募至恰稱師與眾執事經營締構備嘗荼苦辛丑七月大雄殿與天王殿同時日昇樑遠近緇素捨工者施財者助壺漿者擲簪珥者邪許號踴傾動鄉城百戲攢賀晝夜騰踏飛來峰外市肆盃酒孟飯踊費百倍亦自古迄今無此盛舉也又以重貲易妙應房建華嚴閣伽藍殿又於北高峰建華光殿

靈隱寺誌卷七

巽

又建合澗橋與飛來峰牌樓而旁及于廣孝法相正等安隱靈峰諸寺一一皆助財建殿蓋因師誓願廣大因緣輻輳不過二十年而殿閣巍峨金碧瑰璋壯麗甲于神州雖曰重興實同開創繇是諸方道俗推海內龍象都會廣大門庭必以靈隱稱首即數寺宇崢嶸梵宮壯麗亦必以靈隱稱首而師實鍊積寸累聽緣自至成大功勳遂至蓋天蓋地此豈非天授而兼之道力法力也哉丙午冬上乘和尚親到靈隱力請師住徑山師再四遜謝乘翁四番削牘併攜眾檀護書幣堅決敦請師不獲已以季冬望登山振揚祖

令累命使至黃梅四祖促顯東歸補住靈隱顯苦辭不允以丁未清和月進院師親為交代乃回雙徑八月下浣靈隱以普同塔告成復迎師回寺說法送眾靈骨入塔住七日復返徑山至九月下浣以先許維揚天寧請送巨渤兄入塔遂於廿五日出山至十月十二日入天寧上堂有公案上重添公案語次日上方碩揆弟請齋求師自命日師沉吟曰十九日去十七日堪輿殷自行居士至囑以卜塔後事十八日碩弟復具儀請師陞座師笑曰儀物我收你代我說法我不說法了午後忽命侍司發白金三兩送庫司令

靈隱寺誌卷七

巽

備各殿供傍晚師自搭衣至各殿禮拜示辭謝意夜分猶與各執事談至丙夜迨五更聞鐘即起命以新衣服帽履從頂至踵一一更換呼侍者云隨我上方去坐半餉復呼云說道往上方去還不來頓足一下端狀坐脫時丁未十月十九日丑時分也師生平勝心悲願在建功利生凡衰颯退步話素不喜聞獨南嶽老和尚到山師引座有隱身不現語又圓話付法畢忽令眾參船子覆舟公案天機觸發俱異平昔大眾頗驚疑遂以無疾陡狀脫化亦異矣哉又六七年前提一長老訃音師嫌其去不脫灑一侍者問某和

尙提鼻而去如何師云也涉做作進云鄧隱峰倒化如何師云太熟顯奇進云和尚百年後作麼生師頓足云便與麼去又臨出山上堂說偈末二句云莫道武陵無覓處一條歸路各家分果符所言又異中之異也師幼失學不攻習章句而慧辯天縱每登座說法河懸餅馮干言不竭起結承接皆有關鍵似精通文字三昧者又悟處超特自性宗通凡接機言句隨扣卽應尖新奇巧出自天狀又敲擊衲子下刃緊湊皆出人頭地不可方物者禪道佛法馬祖至臨濟東山演以及大慧皆顯大機用盛行煅煉元明以降其

靈隱寺誌卷七

吳

說人息至三峰老人恢復五家綱宗復握竹篋重興煅煉至我先師爐鞴愈廣啐啄愈靈擒拏愈辣如五花八門變化錯出故出師門者皆經毒罵險擯深遭移換而卒成大器有時愛護一人任眾人深排痛詆而恬若不知有時無端譏訶一人橫加詆訾致令反唇投謗而猶狀不卹故淺根學者每望崖退去師卻冷眼竊笑決其必返已而果狀師嘗語顯曰諸方是講底綱宗我是用底綱宗故鍛鍊鉗錘稱方內獨步慈明楊岐五祖妙喜而後一人而已師敦友愛好扶植法屬以橫山一默和尚爲三峰家的乃力鍛豁堂

兄扶令出世以續其後受顯寧澹和尚託旣爲興建叢席又鍛就仁菴義梵音詠兩兄以接之餘瑞光靈峰高麗諸法姪皆與的嗣平等一視極力成禪也師又知醫能切脈每日常苦心看病卽乍到挂單有病者亦垂慈診視雖方丈中重價藥味亦不惜也師儉約樸素不好享用自從苦行力作深錐毒鍛得大徹悟故不自處閒寂亦不喜人燕伏不自嬉戲山水習詩歌文字亦不以此教人日以搬土運甓與學者相擊撞每日波波走各堂寮警策放逸安慰執事不以爲勞晚至徑山愈覺鑠能徒步高山四五十里推本

靈隱寺誌卷七

吳

色宗匠亦區內無兩也師化後供天寧三日頂門火熱挺身端坐面目如生邪人千萬擠擁稽首號慟諸弟子輩以陶龕封函顯忝居長又嗣席靈隱念先師二十年血汗大功在靈山全闔院弟子恭迎靈龕回法堂供奉遵師遺囑請殷自行居士卜塔基於方丈東之慧日軒以戊申年八月二十六日入塔師自廣孝顯寧安隱天寧并江北之慶雲高邨之地藏紹興之華嚴杭州之佛日靈隱徑山凡十坐道場而天長之毘尼蘇州之海藏又在外也付囑法嗣已丑付巨渤恒兄與戒顯次庚寅冬付剖玉璞紫蓋衡三目淵

若相有四兄嗣後漸次付囑煦臬照靈沼淵笑魯賢
十力潤五岳玳巢山至堅忍鎧聖可凡白谷裔乾菴
賢碩揆志膺明本懷宗隆在明德卓靈長晏巖清天
彌廣穆文德衲華貫載一晉佛眉惺慧開圓豁一慶
乾敏證開之韶大賢靜微旨朗諦輝輅雪澗顯轉凡
禧汝水維粟菴乘獨任雲達方界誠一清句玳日履
先緒石語音青震指洪遂泰介華潔慈月時鶴風悟
笑拈岳素菴仁岸廣殊谷菴萃鵬雲宏子樵如天越
潛靈陌敏曇璽印霓菴奇圓石寧天南臨佛為祚古
喬通慈慧御宗聖無歇恒慧燈紹珂雪禪法孫開

靈隱寺誌卷七

完

法者上蔭元鵬興源圓極等參上乳如元海瀛鎧普
上思溥受元孝超宗智鎔元器元輿元海并未開法
者若干人師世壽六十有八生於明萬曆庚子六月
十六日戌時示寂於清康熙六年十月十九日丑時
僧臘四十七十會語錄共三十餘卷盛行於世伏覲
當代鴻儒鉅公法門碩匠得賜塔銘刊垂慧日永耀
靈山顯等鏤心剔骨頂戴高深於無極矣謹狀

靈隱寺誌卷七終

武林靈隱寺誌卷之八

詩詠

詩乃心聲有觸即發此風人之旨也凡世間嬉
笑唾罵與夫飲食宴樂皆足以陶寫性靈琢磨
新句而况名勝莊嚴有如武林靈隱者乎鷲峰
小朵載二猿以西來慧理大師懸一瓢於東土
冷泉亭下泉響淙淙桂子月中天香冉冉仰殿
閣之宏制不信人間禮金像之慈容儼狀天上
其他一石一樹一鳥一花今今古古往往來來
接引多端暢滌人意興至詩隨沉吟良久有意
無意固已得之不卽不離其有會矣為誌詩詠

靈隱寺誌卷八

一

十二

五言古

三生石

謝靈運

四城有頓蹟三世無極已浮歡昧眼前沉憂貫終始
壯齡緩前期頽年迫暮齒揮霍夢幻頃飄忽風雷起
良緣殆未謝時逝不可俟驚擬靈鷲山尙想祇洹軌
絕瀆飛庭前高林映窗裏禪室棲空觀講宇析妙理
與從姪杭州刺史良遊天竺寺

唐以前定靈稱南天竺有論在

卷首

李白

挂席凌蓬上觀濤憩樟樓三山動逸興五馬同遊遊
天竺森在眼松風颯驚秋覽雲測變化弄水窮清幽
墨障隔瑤海當軒瀉歸流詩成傲雲月佳趣滿吳州

題天竺寺

崔顥

晨登天竺山山殿朝陽曉澗泉爭噴薄江岫相縈繞
直上孤頂高平看眾峰小南州十二月地暖冰雪少
青翠滿寒山藤蘿覆冬沼花龕瀑布側青壁石林杪
鳴鐘集人天施飯聚猿鳥洗意歸清淨澄心悟空了
始知世上人萬物一何擾

北高峰

蘇軾

靈隱寺誌卷八

二

言遊高峰塔蓐食治苳裝火雲秋未衰及此初且涼
霧霏龍谷暝日出草木香嘉我同來人久便雲水鄉
稍觀小舉足前路高且長古松攀龍蛇怪石坐牛羊
漸聞鐘磬音飛鳥皆下翔入門空無有雲浩浩茫茫
唯見聾道人老病時絕糧問年笑不答但指空藜牀
心知不復來欲歸更傍徨贈別畱正布今歲天早霜

靈隱寺

林逋

山堂氣相合旦暮日秋陰松門韻虛籟靜若鳴瑤琴
舉目羣狀動傾耳百慮沈按部既優遊此時振衣襟
泓澄冷泉色寫我清曠心飄飄白猿聲答我雅正吟

經臺復丹井門蘿實徧臨鶴蓋青霞映玉趾蒼苔侵
溫顏照喬木真性訝幽禽所以仁惠政及物一何深
灑翰嶙峋壁近駕榭檀林回瞻窅堵峰天半千萬尋

靈隱寺

梅詢
詢知
仁和

有靈隱寺詩十首勒石
冷泉亭上今存七首

千峰凌紫煙中有梵王闕靈盼樹幽棲塵心自超越
松篁發春靄桂實墜秋月爭得謝人世茲焉老華髮
右本寺

古竇鳴幽泉蒼崖結虛宇六月期客遊披襟苦徂暑
開窗弄清淺吹鬢疑風雨不見白使君煙蘿爲誰語

右冷泉亭

靈隱寺誌卷八

三

竺慧指此峰飛來自靈鷲猿鳥曾未知煙嵐尙依舊
興亡護千古天地豈關紐祗恐丹壑移他年卻西走
右飛來峰

鶴髮山中人流水鑿幽石如凭青玉案分遞白雲液
泠泠澗鼎俎琴瑟穿瑤席醉坐三伏中煩襟自消釋
右曲水亭

矯矯淵下龍潛神在靈府雲興雖有時泥沙可長處
陰崖寒氣腥峭壁灼痕古何當救旱嘆奮起爲霖雨
右龍泓洞

巨石如芙蓉天狀匪彫飾礧礧峰頂邊嬋娟秋江側
涉川試誰探作彌當自惜坐與榮華同正心未嘗易
右蓮華石

古澗飛白雲寂歷不知處風激石上泉僧疑月中樹
微茫認松雪鬚髯橫樵路悵望增爾思蒼蒼奈煙霧
右呼猿洞

靈隱寺

遵式

乾坤持中樞動運非物圖鬱鬱彼靈鷲飄飄如飛鳧
層空累怪石古木生石膚仁虎終安棲白猿時號呼
錢源注蛟室胡月揚天衢曩詰多遺塵清風來四隅

靈隱寺誌卷八

詩詠

四

白猿峰

人死湏亦亡碧峰空崔嵬六龍馭圓景巨壑流紅埃
今亦看誠古後還思悲哀茲山俯南澗水潔影如頽
春篠生嫩筠秋蘭變枯荻方新林下寺吟此心悠哉

飛來峰

慧洪

意行忽出門欲留聊執杖雲間飛來峰歸狀眉睫上
氣勢欲翔舞秀色無干嶂萬物皆我造何從有來往
大千等毫末今古歸俯仰心知日所見皆卽是幻妄
如窺鏡中容容豈他人相頗怪胡阿師乃作去來想
此意果是非一笑聲輒放但復臨冷泉舉手弄清漲

飛來峰

陳剛中

寒峰插天出玲瓏萬萼皆微風起松際怪石勢搖撼
上有百尺松幽花綴紅糝猿忽躍出滴下露千點
回首冷泉亭天鏡光激激平生山水癖如人嗜昌歎
對此一壺酒玉色翻醉臉路逢老祝髮絳袍金光閃
茲山信自佳恨爲緇塵染置之且復醉天竺鼓統統

冷泉亭

白珽

靈山本清淨一泉渟其中靈山孤飛來此水將無同
山影厭不盡照見天玲瓏分明千尺冰不獨疑寒蟲
京洛多風塵到此一洗空炎寒無二心稟有操者風

靈隱寺誌卷八

五

留狀守空梵萬劫豈終窮驪山有溫泉虛築華清宮

翠微亭

張履信

朝朝鳥北去夜夜鳥南歸所謀在一食所息在一枝
人生竟何得與鳥同此機身世與思慮泉石良自怡
月上飛來峰更誰登翠微

同項可立宿靈隱寺

黃潛

薄遊厭人境振策窮幽躅理公所開鑿遺蹟在巖麓
秋杪霜葉丹石面寒泉綠仰窺條上猿攀蘿共相逐
物情一何適人事有羈束卻過猓峰迴遙望松林曲
前山夜來雨溼雲漲巖谷縹緲辨朱薨禪房帶修竹

故人丹上彥抱被能投宿名篇聊一咏異音欣共讀
蹉跎未聞道黽勉尙干祿夙有邱壑期吾居幾時卜

飛來峰

顧璘

靈峰自何來欽歎峙蒼鳳羽翻不肯歛時時欲飛動
海雲結輪囷哈呀互勾控虛房綴懸蜂橫梁亘垂棘
巨靈若雕削直宰資玩弄初臨側躬入稍深復軒洞
蹈危若浮槎瞰空疑覆甕深日影墜谷轉風馭送
陰深締衣寒躑躅芒履重班荆跌舊席剗苔記新頌
歸來眠不穩一夜勞噩夢

靈隱寺

顧璘

靈隱寺誌卷八

六

水泛趣已綿山行路仍窈迤逕經層巒花宮冠林杪
峭壁巖微霄下映樓觀小崖傾樹孤撐亭遠泉重繚
蕭條僧氣閒蕭穆人聲悄來遊屬秋暮蕉葉青嫋嫋
入徑薰名香憩澗狎幽鳥顧瞻桃源深捐佩苦不早
寄言都城子來者一何少誅茅倘吾遂庶離寰中擾

飛來峰

蘇濬

吾聞靈鷲峰乃在渤海濱天狀不離琢抱朴全其真
夜半有力者負之置江津六龍無停轡徒倚若有神
泠泠羣籟響粲粲百花新鬼鑿詎不丁象罔已沉淪
玄黃實災木翡翠豈藏身曷若摧毛羽元邱絕世塵

上北高峰

黃省曾

半涉神已慄極振且逾眩分笠照可捐山雲詎能辨
藩周縣界絡江木海光見松表颺見清崖間羽棲晏
東月已吐暉西驪將隕睨創觀世可遺薄迎情猶眷
翠微構翳隱初春沃葱蒨霞晒彼晚遞谷矜我先
靈鷲看紅葉期沈無回不至同吳伯霖鄒孟陽
方回嚴印持聞子將飲冷泉亭同邵古菴江
邦申分韻得山字

李流芳

故人紅葉下頻期來此山經旬始載酒惆悵不同攀

靈隱寺誌卷八

七

邂逅愜心賞歡馬開容顏寒巖愛晚氣移席臨溪灣
泉光照酒白木葉上衣斑况接隱者論暫令人意間
冷泉紅樹圖

二十日西湖領略猶未了一朝別子歸使我意悄悄
當我欲別時千山秋已老更得少日留霜深變林杪
子常爲我言靈隱楓葉好千紅與萬紫亂插向晴昊
爛狀列錦繡森狀建旂旄一生未得見何異說食飽
至今追昔遊懷殺歸來早豈意今復爾萬事有魔嬈
相牽可奈何是身如籠鳥歸來千日餘昨日試開眺
湖邊小紅樹向人亦嫋嫋轉憶故人遊西湖攬懷抱

開緘讀素書因風爲子道

萬麻癸丑季秋與丹陽周仲純來遊韜光靜坐

三七日而去書二詩紀勝遊云 高攀龍

偶來山中坐兀兀二旬餘心中澹無事宛若生民初

流泉當几席眾山立庭除高樹依巖秀修竹夾路疏

所至得心賞終日欣欣如流光易蹉跎此日良不虛

寄言養性者速駕深山居

其二

落日在平埜悵狀懷千秋緬彼臨安區當年棲王侯

樓臺何鬱鬱冠蓋紛相酬一朝世事盡百代成荒邱

靈隱寺誌卷八

八

徒存指點迹令人心傷憂何如蓬廬士偃息巖壑幽

詩書共朝夕花木遞春秋觴酌洽朋好卧起親鳧鷗

豈不念世故中心自有求生有無窮娛既沒名長流

和高忠憲公韜光菴二首

沈捷 大匡

結伴巖上宿夢魂恬有餘曉起更清曠再逢開關初

振策登危峰緩步如階除嶽崎六七人高下密復疏

三休竹樹間共笑畫不如廓狀至其頂仰面親太虛

愿覽不欲去欲息難久居

開帙遇前輩慄然悲九秋先生不朽人腐鼠嘔公侯

矢志踵其韻高言誰能酬今日復何日社屋齊蒿邱

異代嗟興亡何如身世憂乾坤一漆室俯仰白日幽

縮彼二三子登眺延窮愁我師佛圖澄狎虎如狎鷗

何必去五嶽目前縱所求當年三七日鴻名千載留

重登韜光步韻 七言律

山中雪後溜春泉竹筧清冷高下眠日上海門懸玉

斗山臨江岸漾清瑤琳宮已占大千界仙宅應標尺

五天莫笑老人詩思怯近來筋力減于前

九日同諸友登飛來峰

查繼佐 伊璵

扶筇峰頂快登高千里湖山一望遙黛色敲開靈鷲

石波光飛到浙江潮圖攢翠壑看三竺錦醉青楓見

靈隱寺誌卷八

九

六橋狂嘯直舒天地外滄洲共訂老漁樵

七言古

丁隱君歌

陸龜蒙

華陽道士南遊歸手中半捲青蘿衣自言逋客持贈

我乃是錢塘丁翰之連江大抵多奇咄獨話君家最

孤秀盤燒天竺春筍肥琴倚洞庭秋石瘦草堂暗引

龍泓溜老樹根株若蹲獸霜濃果熟未容收往往兒

童雜猿狖去歲猖狂有黃寇官軍駭散無人鬪滿城

奔迸翰之間祇把枯松塞圭竇前度相逢正賣文一

錢不值虛云云今來利作採樵客可以拋身麋鹿羣

丁隱君丁隱君昂頭且莫變名氏即日便尋丁隱君

和李杲題靈隱寺

蘇軾

君不見錢塘湖錢王壯觀今已無屋堆黃金斗量珠
運盡不勞折簡呼四方宦遊散其孥宮闕留與人間
娛盛衰哀樂兩須臾何用多憂心鬱紆溪山處處皆
可廬最後靈隱飛來孤喬松百丈蒼髯鬚優優下笑
柳與蒲高堂會食羅干夫撞鐘擊鼓喧朝晡凝香方
丈眠穩絕勝絮被縫海圖清風時來驚睡餘遂起
羲皇傲兒籟歸時棲鴉正早迤孤煙落日不可逋

冷泉亭送唐林夫

蘇軾

靈隱寺誌卷八

十

靈隱前三竺後兩澗春淙一靈鷲不知水從何處來
跳波赴壑如奔雷無情有意兩莫測肯向冷泉亭下
相縈迴我在錢塘六百日山中暫來不暖席今君欲
就靈隱居葛衣草履隨僧蔬肯與冷泉作主一百日
不用二十四考書中書

靈隱寺

恭行已

靈山鑿開山骨路慈雲側把黃金布峰擎小朵凝華
煙井暗葛洪煉丹處洞猿抱子隨人呼竹龍弄珠愁
水枯列利相望五天近梵僧往還無時無端石雲堆
命分坐展眼三生容易過李源別棹上瞿塘牧豎唱

歌天人和西風昨夜吹蚤秋千年辛苦驚白頭耆婆
樹下客歸去茶瓢打翻方自由

虛白亭

見心復

洞狀一室生虛白包括須彌百千億卧遊恍訝玻璃
宮幻出諸天帝青色常作清靜觀廓達含太空水晶
寒映座上月玉氣晴射窗間虹神光圓照徹中外萬
物朗融無隔礙空明一色鏡涵天觸目如居焰摩界
我光此室依靈光閭浮大樹多陰涼門開冷泉境路
入無何鄉道人不起那伽定夜明簾捲當銀潢扶過
毘耶城超出摩竭方身本無來亦無住那用三萬二

靈隱寺誌卷八

十一

千獅子牀了知有相皆非實明暗色空誰辨的莫教
童子窺習禪誤作水光投瓦礫掃除聖解并凡情純
清絕點泯見精忽驚兜率夢覺海天曉紅輪碾破琉
璃青

北高峰

洪鍾

策杖直上北高顛俯視萬象皆茫狀螺攢翠擁互起
伏芙蓉朵朵相爭妍江流東去自今古山勢飛來如
鳳舞湖光十里傍城開畫船日日聞簫鼓簫鼓聲和
發浩歌人生志節當如何功成身退有明訓乞歸便
向山之阿山中風景真堪樂朋徒詩酒常相約香山

洛社有遺芳誰謂今人不如昨

响嘯山房

皇甫湜

虎林勝擅飛來峰谿梁巨度名迴龍蒼松迎風鼓琴
瑟巧石向日開芙蓉中隱仙人鍊鉛蕊虛調橐籥分
金水週行神火退陰魔幻出神珠細如米赫奕光騰
五色霓服之壽與天皇齊驅雷逐電護丹鼎竊取應
防后羿妻我是青城鶴背客洗頭猶怪南溟窄攀翻
靈鷲挹少微暖煙蒸發山花赤彷彿身遊何有鄉萬
竿修竹披雲房劈芝饌玉奏鶯簧瓦爐將蕪柏鈴香
蟠桃酒瀉瘦瓢滿醉卧山中歲月長

靈隱寺誌卷八

十一

贈靈隱晦山大師歌

柯維楨 翰周

我昨登匡阜秀絕不可名香爐五老得髣髴屏風
九疊煙嵐橫宗雷慧遠近已久東林精舍誰尋盟攬
師匡廬咏奇偉洵可驚奔騰飛瀑數千仞矯矯筆力
雄相爭前聞黃鶴曾題句蟻視禰衡鸚鵡賦崔顥當
年浪得名卻笑青蓮投筆去武林湖山最明秀西域
飛來有靈鷲禪席東南說五山祖庭法乳親承授去
年持盃來嘉禾余方鼓柁湘江波狻座獅音空逃聽
自憐學道常蹉跎頻年苦行役萬里信南北屢欲從
師杖履遊心胸一為開茅塞今朝挈侶過雲棲疊嶂

迴巒迥欲迷冷泉亭下還相訊應許追蹤舊虎谿

五言律

題靈隱山頂院

綦母潛

招提此山頂下界不相聞塔影挂清漢鐘聲和白雲
觀空靜室掩行道眾香焚且駐西來駕人天日未曛

候仙亭

白居易

蹇步垂朱綬華纓映白鬚何因駐衰老只有且歡娛
酒興還應在詩情可便無登山與臨水猶未要人扶

請韜光齋

白屋炊香飯葷羶不入家瀟泉澄葛粉洗手摘藤花

靈隱寺誌卷八

十三

青芥除黃葉紅薑帶紫芽命師相伴食齋罷一甌茶

宿靈隱

月色荒城外江聲梵寺中貧知交道薄老信釋門空

露葉彫塔薛風枝憂井桐不妨無酒夜閒話值生公

附錄權德輿下竺二詩暮過潭上寺獨宿白雲間鐘磬遙連寺星河半隔山中泉暗落松外戶初關

卻憶終南裏前秋此夕還

飛來峰

賈休

元是西天住飛來莫去休未辭仙佛國好是帝王州
彼樹亦如寄吾生應更浮白猿呼不應松露滴獼猴

寄杭州宋震使君

罷郡歸侵暑仍思靈隱居僧房謝朓語寺額葛洪書
月樹彌猴睡山池菡萏疏吾皇愛清靜莫便結吾廬

登北高峰塔

潘閔

高峰峰上塔竟上最高層常謂人難到何當我獨登
天香聞不斷海月見微稜懶下紅塵路重來恐未能

冷泉閣

陸游

泉聲飛出閣透迤綠陰間此地原無暑多時不入山
草欹疑石墜水定見魚還誰得同龜鶴遊吟半日閒

飛來峰

林景熙

何年移竺國秀色發稜層清極不知夏虛中欲晤僧

靈隱寺誌卷八

西

樹幽嵐氣重泉落乳花凝猶憶烹茶處閒來話葛藤

北高峰

唐立英

絕頂無煩暑登高三伏中深蘿斜透日喬木更含風

山疊雲霞際川傾世界東那知茲夕興不與古人同

靈隱蓬萊堂

孫雄

堂開金色界梵客好鈎簾山影碧侵座水聲清遶簷

彩雲埋石腳珠露泣松髯終擬攜孤笛凭欄喚玉蟾

遊靈隱寺

道諫

長吟遊古寺九里入青松鳥向花間語僧從月下逢

陰廊連碧殿清磬雜疏鐘回首夕陽晚煙霞鎖亂峰

冷泉夜坐

趙師秀

眾境碧沉沉前峰月正臨樓鐘晴聽響池水夜觀深
清淨非人世虛空見佛心卻尋來處宿宿風起古松林

冷泉亭

知圓

幽亭無俗狀清駛滌煩襟砌壓寒流淺簷分積翠深
晚花閒照影古木冷垂陰凭檻不能去澄澄發靜吟

宿靈隱寺曉起

王問

看山逢雨色猶得住招提獨悟虛為性方知往是迷

澗從窗下落鶯在霧中啼微梵來金界冥冥隔竺西

宿歸雲菴

孫一元

靈隱寺誌卷八

圭

獨坐山中寺境閒真意存瓦燈然石壁松葉暗柴門

夜久無羣動詩成偶自言上方鐘磬蚤山月落前軒

靈隱寺

孫枝

谷口隱青松深山路幾重高峰停落日流水和踈鐘

樹古殘霞斷雲歸一雁衝冷泉亭上坐歌嘯每從容

秋日鷺山雨後作

金風臨北牖蕭瑟動輕衣雨歇千峰翠煙飛萬木稀

殘紅挂秋水獨鳥下荆扉欹枕長歌罷悠哉月色微

飛來峰

黃省曾

洞室曲仍曲峰椒奇復奇賦華形不似遊習勝還迷

西鷺應宜記東壺諒可齊至今盤鬱境猶似嶽靈棲

韜光菴

田汝成

高閣迴塵氛迢遙積翠分漁歌湖上起夜梵谷中聞
竟夕唯清籟諸天盡白雲倘逢鷺鶴侶從此更離羣

至靈隱寺

王穉登

改朔逢流火輕舸湖上行兩峰爭出沒一水隔陰晴
寺寺藏雲氣家家枕澗聲不辭沾法雨來謁古先生

靈隱寺

謝肇淛

兩僧飛錫地鷺嶺幾時分古寺唯黃葉秋山自白雲
雨花空外落潮信定中間便欲吹笙去清霄鷺鶴羣

靈隱寺誌卷八

六

韜光菴

虛閣倚岩堯高秋氣沈寥亂山圍郭小一水接江遙
峰勢全欺寺鐘聲半雜潮平生邱壑興齋罷宿僧寮

岫巖山房

黃汝亨

窈窕此山中巖房一徑通飛泉時帶雨拂響坐臨風
人靜禪初梵天高月正空淒清聊奏曲人世已鴻蒙

岫巖山房

沈明臣

吳越新投社山中覓故侯白雲僧借榻黃葉客登樓
月出境逾靜溪深水自流翻憐鐘磬發破此一林幽

韜光菴

張蔚然

空王臺殿後何意有珠宮山轉疑無徑樓高望不窮

江濤流日夜海上虛空秋月懸孤嶂婆娑滿樹風

五寺橋望諸雲泉怡老處

陳實

瀑水當禪境流雲度石橋松杉晴作雨呷梵夜聞潮
謝朓空文藻鍾期又寂寥迴觀飛鶴去莫負白雲招

靈隱寺暮歸

白珩

山色晚蒼蒼山門下夕陽柝林飄榭葉新月到禪牀
逕出千峰秀亭迴一澗長淹留不可極露溼薜衣裳

贈僧住靈隱

虞淳熙

象工來石室寶跡繫金繩六度初行忍三飯始見僧

靈隱寺誌卷八

七

松雲空宿障鷺日望朝升桂子秋風裏披衣拜駱丞

送僧住靈隱

夏衡

尋芳來上國振錫復南還一鉢隨緣飯孤燈到處禪
晚風青豆雨秋水白蘋煙後夜鐘聲斷相思湖水邊

靈隱寺

葉向高

山行情不厭暑入景偏宜古刹依靈壁閒雲近酒卮
逢僧能識字對客善題詩蹤跡能如此吾生媿鹿麋

遊靈隱寺

王思任

靈隱一孤峰菴菴疊翠重僧泉依竹驛仙屋破雲峰
綠暗天俱貴山寒月不濃澗橋秋倚處忽一響溪鐘

飛來峰

晦山顯

何代飛來此空濛鬱亂青千奇靈鷲石一碧冷泉亭
壁破盤螺髻幢高湧梵經有僧孤頂住夜半火浮星

冷泉亭

靈鷲真邱整當門水石香亭幽人影靜泉冷客心涼

古碧澄毛髮空青照殿堂高賢時策杖一坐到斜陽

慧理開山祖塔

在迴龍橋道左
欲表靈峰異迦維特地來雙猿呼洞出五寺鑿雲開

石塔當溪口全身聽壑雷到山先覲面誰慮沒荒萊

明教嵩禪師塔

在寺西永安塢
五相傳堅固遺幢號永安鴻文三藏吼鐵骨一龕寒

靈隱寺誌卷八

六

佛日弓裘在靈山風樹看法王雷王氣萬古卓雲端

蓮花峰

崔嵬最高頂奇石水經傳亂吸干峰翠平開十丈蓮

冰霜鮮臘月臺座逼空天信是靈山物枯來不記年

神尼舍利塔

塔在飛來峰巽角尼名智仙曾撫隋文帝帝

卽位勅建塔藏其舍利

插漢浮圖古傳來隋代尼神通仙佛母襁祿帝王兒

鬧市知天子深宮禮聖師靈山藏舍利斑剝故朝碑

殿前石塔

五代錢鏐王爲永師大師建

矗立如雙闕浮圖聳殿陰悉檀錢氏物標榜永明心
入面雕鏤古千齡剝繡深巨鼇擎不倦劫海擁獅林

山門外石幢

高幢垂五代端拱寺門雄地湧虬螭角天成神鬼工

蓮花開仰覆佛頂峙西東卓出靈峰半招搖雲霧中

五羅漢松

古寺青垂葢崢嶸秀五松似浮羅漢影幸免大夫封

冰鐵開禪虎支離類老龍一株臨濟後高蔭屬靈峰

靈隱寺誌卷八

尤

濟顛祖師

怪爾眞羅漢縱橫魔佛間師尊一瞎老顛盡兩名山

詩偈天狀韻神通半雜頑金身披破衲頂禮欲開顏

韜光

盛伏投精舍居狀到冷扉一池龍噴雪四座瀑侵衣

金地蓮時放晴堦雨暗飛真禪高韻在歎息仰餘暉

石筍峰

何人輪巨釜斬劈卓雲峰玉版撐孤壑蒼煙破幾重

抽條難宿鳳驚雨欲成龍怪絕懸崖處偏留此異蹤

冷泉亭

奕山萃

滴瀝辭雲竇泐澄北澗陰亭餘玉局墨記載樂天吟
影浸松杉古光回殿閣沉高軒如到此六月已寒心

慧理祖塔

慧麟瑞

爲問開山祖雙猿洞未封全身當谷口一塔壓迴龍
錫挂西天月雷轟驚嶺鐘欲知真面目溪水盡朝宗
七言律

靈隱寺

司空曙

青山古寺遠煙波石磴盤空鳥道過百尺金身開整
壁萬龕燈焰隔煙蘿雲生客到侵衣溼花落僧前覆
地多不與方袍同結足下歸塵世竟如何

靈隱寺誌卷八

子

靈隱寺

賈島

峰前峰後寺初秋絕頂高聽見沃洲人在定中聞蟋
蟀鶴曾棲處挂獼猴山鐘夜渡空江水汀月寒生古
石樓心欲懸帆身未遂謝公此地昔曾遊

靈隱寺

白居易

一山分作兩山門兩寺元從一寺分東澗水流西澗
水南山雲起北山雲前臺花發後臺見上界鐘聲下
界聞遙想吾師行道處天香桂子落紛紛

辭白太守齋

韜光

山僧莖性好林泉每向巖阿倚石眠不解栽松陪玉

勒惟能引水種金蓮白雲乍可來青嶂明月難教下
碧天城市不能飛錫去恐驚鶯囀翠樓前

立秋宿寺

蘇軾

百重堆案掣身閒一葉秋聲對榻眠牀下雪霜侵戶
月枕中琴筑落塔堦泉崎嶇世味嘗應遍寂寞山棲老
漸便惟有憫農心尙在起占雲漢更茫狀

中秋分桂贈楊元素

月缺霜濃細葉乾此花元屬桂堂仙鷺峰子落驚前
夜蟾窟枝空記昔年破滅山僧憐耿介練裙溪女鬪
清妍願公採擷紉幽佩莫遣孤芳老澗邊

靈隱寺誌卷八

三

汎舟入靈隱

林逋

水天相映淡澗溶隔水青山無數重白鳥背人秋自
遠蒼煙和樹曉來濃桐廬道次七里瀨彭蠡湖邊五
老峰輟棹遲回歸未得上方精舍動疏鐘

宿永安遇雨

楊蟠

九里松門雪過時籃輿嬾嬾礙松枝雨畱宿客還斜
落風送行人卻倒吹華表忽驚黃鶴過耳中猶聽白
猿悲來朝弗着登山屐恐被人呼謝客兒

和楊蟠宿永安遇雨

契嵩

巖維靈徹出山時被雨曾聞礙木枝樹杪霜寒何足

畏管中春色亦堪吹風寒鐘韻疑還散水激溪聲咽
又悲鬪草楚童君莫笑初平原是牧羊兒

歲暮值雪焚香獨坐有懷章安楊公蟠錢湖草

堂沙門惟悟

檐外驚風幽鳥歸窗前獨坐事還稀初看麻日新年
近喜見山林聚雪飛但憶故人能有詠寧懷久客此
無衣鮑昭湯老能乘輿城郭何如在翠微

和契嵩有懷二公之作

惟悟

道安獨繼襄陽踵詩好慵窺清畫評竹屋數間經幾
載草衣三事傲平生縱陪林下收孤迹難學人間走

靈隱寺誌卷八

圭

大名燈火已殘談未倦曉風斜雨打窗聲

見山亭

張商英

簾捲疏煙醉眼開浮雲飛盡見崔嵬苦遭嵐氣遮藏
久深謝清風引致來丹桂有時明月滿舊山無路白
猿哀禪僧詰我真空理心火茫茫一夜灰

靈隱訪舊

恭行已

西風倦容懶馳奔今日扶藜偶出門未學道林歸養
馬且尋慧理去呼猿早行九里松多老舊坐三生石
尚溫勸爾更添茶一盃此情須向此時論

汎舟入靈隱寺

楊維禎

九里松關一逕深修廊千尺畫沉沉佛安瑪瑙沉香
座僧住桺檀紫竹林南北高峰天外筆東西流水屋
頭琴冷泉亭畔閑盤礴洗盡平生名利心

過鷲峰贈勤上人

楊維禎

高林初日散煙霏謝客亭前多翠微湖上海門獅子
吼山來天竺鳳凰飛胡僧譚咒花生舌木客題詩葉
滿衣誰識道人真樂意九溪溪上御風歸

集慶寺

仇遠

半生三宿此招提眼底交遊更有誰顧愷謾畱金粟
影杜陵忍賦玉華詩旋烹紫菊猶含釋自摘青茶未

靈隱寺誌卷八

圭

展旗聽徹洞簫清不寐月明正照古松枝

送復見心返杭兼柬張伯雨

虞集

春雨西江漲百川袈裟又上浙東船行尋龍卧雲生
徑坐聽猿吟月浸泉客裏有詩煩爲寄山中何法可
相傳故人或者尋張拙鼻涕垂頤雪滿肩

飛來峰

朱袞

每怪青山行不動誰傳靈鷲遠飛來地幽合得芙蓉
朵神異真疑鬼物胎碧玉洞虛留日月黃金世近拱
樓臺年來悟得推移訣時把乾坤運一迴

贈靈鷲勤上人

張紳

靈鷲禪房我所思，可堪春晚送勤師。
半山啼鳥煙霞裏，一路落花風雨時。
定有猿看窗外筆，應知苔護壁間詩。
門前曲徑通三竺，欲向中天采石芝。

觀魯侍郎冷泉亭放猿

錢思復

飛來峰上又成羣，好事誰無魯使君。
金鎖曾經湘岸雨，黑衣猶帶峽山雲。
不應淚落舟中聽，只許禪餘石上聞。
千尺長松挂孤影，夜深山月白紛紛。

靈隱寺

張翥

石梁澗水溼蒼苔，陰洞旁穿澗底回。
殿閣瓊瑤從地湧，山林圖畫自天開。
龍隨僧到分雲住，猿認人呼下樹來。
遊興未闌斜日盡，馬頭呼酒尙徘徊。

靈隱寺誌卷八

孟

贈來復

蓮華峰下天香樹，吹老西風幾度秋。
僧寶師真弘覺範，詩窮我亦孟參謀。
文章宇宙千年事，身世江湖萬里舟。
甚欲相期石橋路，更須同訪羽人邱。

靈鷲山

西湖之西天竺深，天香滿峰多桂林。
老猿引子下高樹，流水興雲來遠岑。
上方已變劫灰黑，古洞長帶秋嵐陰。
清輝娛人且歸去，後夜月明重來尋。

冷泉亭

董嗣杲

小朵峰前玉鏡寒，幾回倚杖聽潺湲。
箕公飲澗非凡水，惠理呼猿在此山。
亭角靜依金刹古，樹深涼臥石闌閒。
無因可洗人間熱，時御清風照影還。

靈隱寺

張璠

秋日秋山景色微，秋來風景解人稀。
泉通金谷清偏冷，峰出雙林峻欲飛。
黃葉下封遊客路，白雲閒護定僧扉。
人生晚節須當惜，暢飲何妨到夕輝。

呼猿洞

高德暘

冷泉亭外松千樹，時有老猿啼樹間。
逐侶出雲風動壑，呼兒歸洞月橫山。
曉空蕙帳人初去，秋入荷衣客未還。
清響不聞巴峽怨，時聽嫋嫋和潺湲。

靈隱寺誌卷八

孟

九里松

喬松萬樹總良材，九里青松一逕開。
雲氣直從天竺去，濤聲長傍海門來。
人行道上依濃樾，子落僧前點嫩苔。
山水清暉增佛觀，託根元不限徂徠。

北高峰

鄧林

捫蘿百折上嶙峋，世界凡仙到此分。
小朵岳蓮來異域，孤撐天柱入層雲。
江湖俯看盃中瀉，鐘磬回從地底聞。
借問須彌在何處，老僧畱客且論文。

北高峰

姚肇

高峰千仞石嶙峋曲磴躋攀霄壤分一路松聲長帶
雨半空嵐氣總成雲上方樓閣參差見下界笙歌遠
近聞誰似當年蘇學士登臨處處有遺文

送無杰師住靈隱寺

宗啟

鷲峰遙想景依狀捧檄欣師赴冷泉觸石碧流珠噴
雨滿山瑤草玉生煙位高曾比中書考任重當知少
室禪歸去若逢同社問爲言九鼎一絲懸

九里松

夏言

百盤雲磴入千峰飛蓋行穿夾道松長晝風雷驚虎
豹半空鱗甲舞蛟龍江濤夜合秋聲壯湖雨春添黛

靈隱寺誌卷八

三

色濃欲藉丹青圖直幹恨無章偃得相從

九里松次夏公謹韻

楊一清

出林遙見兩高峰又歷周行九里松午後煙雲來埜
鶴四時風雨撼遊龍孤根拔地疏仍聳秀色參天老
更濃若遣移栽向吾土賓車無日不過從

九里松二首

李攀龍

三天嘉樹儼成行下接粉榆卽故鄉遠勢不隨雙澗
盡層陰並落二峰長葉榭金掌仙人露幹挺烏臺御
史霜孔雀東飛煩再顧欲從威鳳託清光

其二

武林佳氣日蕭蕭夾道長松入望遙黛色疑從天目
雨寒聲不辨浙江潮含悽風與枯鱗起倒影雲隨偃
蓋飄非直有心全竹箭懸籬爭敢附高標

九日靈隱

王世貞

秋山鏡吹擁登臺龍藏含雲鬱未開天際兩高風雨
色客中重九弟兄杯茱萸插罷偏成感竹葉飛時不
待催昏黑上方那可到諸君虛有大夫才

九里松

偃蓋垂髯一萬株鬱葱佳氣冠江湖長依漢地三天
竺不數秦時五大夫永夜濤聲遙自合高秋嶺色未

靈隱寺誌卷八

毛

全孤無勞白眼輕人世雨後芝蘭好更鋤

宿靈隱寺

王穉登

寄宿招提不裹糧自慚玄度友支郎樓高隔海猶看
日臘盡空山未有霜烏鳥慣聽齋後偈白雲長和佛
前香新成十丈琉璃殿夜夜長依慧火光

靈隱社集得峰字

李維楨

松風謾謾水溶溶茗盃薰爐焚衲供社按蘭亭修禊
節石移靈鷲削成峰英詞注射霞餘綺欸語流連日
下春信美東南饒竹箭漫隨春草鬪丰茸

李本寧觀察招同徐馮諸公集靈隱寺

屠隆

使君暇日訪山靈太史遙瞻聚德星
磴灑飛流和眾樂松含返照入孤亭
曉堂香冷龍衣益夕殿風生虎扣扇
物外勝蓮真境在坐令心骨轉清冷

前題得泉字

馮夢禎

使君張樂借諸天接武名流不偶狀
寺影直懸江樹外松聲常樂海潮邊
年衰幸齒人如玉春老欣逢酒似泉
且喜東南饒勝集還愁西北有浮煙

訪李岫嶠山人於靈隱寺公自注時被繫暫放

先是寓杭時稍暇則扁舟湖上故有末句

靈隱寺誌卷八

天

徐渭

岫嶠詩客學全真半日深山說鬼神
送到澗聲無響處歸來明月滿前津
七年火宅三車客十里荷花兩槳人
兩岸鷗鳧渾似昨就中應有舊相親

遊靈隱登韜光望見江海

張嘉禎

招提側畔涉岿萬竹層陰曲磴遙怪石
每扶山閣出驚湖時逐雲飄煙霞仙窟
藏真隱臺殿晴空見遠潮卻憶昔人滄
海句當年靈隱在山椒

岫嶠山房

沈明臣

白石青松古道幽憐君消盡百年愁
相逢不用通名

姓坐嘯真能任去畱竹暗泉聲來北澗
月明人語在西樓無眠共作雲門客
跌坐微吟擁敝裘

韜光

王思任

雲老天高結數椽清呼萬壑盡松聲
鳥來佛座尋花去泉入僧廚澆菜行
一捺斷山流海氣半株殘塔插湖明
奇峰占絕杭州勝畱與韜光作隱名

三生石

袁宏道

此石當襟尙可捫石旁斜插竹千根
清風不改疑圓淨素質難雕信李源
驅入煙中身是幻歌從川上語無痕
兩言入妙勤修道竹院雲深性自存

靈隱寺誌卷八

无

徐增子能

飛來峰

竺僧到此忽停筇曾在西天見鷲峰
香水海中畱過影妙高山頂透來龍
天生佛石苔攢髻洞有神猿臂挂松
風起還愁飛欲去武林雲護幾千重

飛來峰

晦山顯

不是雙猿突杳冥何人信得此山靈
浮來洞壑三天遠削出芙蓉萬朵青
舍利塔連慧理塔冷泉亭對翠微亭
他鄉遙望如蓬島六載雲瓢寄浪萍

蓮花峰

捫蘿千尺類飛猿怪石蓮花聳獨尊
何代巨靈揮玉

斧突狀泰華走雲根六橋湖翠吞山市萬里江濤接
海門兀坐山椒空外望煙巒猶似昔乾坤

贈北高峰念響佛僧

僧新安人號玉真居半山元帥殿每夜半唱

佛山谷震動聲聞數里或繫板經行眾峰時

遇大蟲亦無損真異人也

藥山清嘯露真風佛號高提見此公半夜鯨鏗青嶂
外一聲鶴唳白雲中擊開大夢湖山動喚醒沉迷世
界空行遍眾峰狼虎避回頭滄海日初紅

靈隱寺

獨任雲

靈隱寺誌卷八

辛

峰高南北望曾收峰下瀟瀟水自流煙裏鐘敲松徑
晚雨中幢插寺門秋僧因定起尋花遠客爲雲開步
月幽天際渾疑兜率界樓臺百二見江洲

前題

奕山萃

鈴鐸遙新晉覺場巍然屹峙兩峰陽幢扶玉樹雲垂
蓋泉浸金蓮石溜香龍爲法調親寶座虎因機息伴
繩牀天山赫奕傳家遠鐵鶴風高亘古揚

前題

迂叟賢

寺對泉亭水石香川原楚色曉蒼蒼樓臺北枕高峰
險谿路西連大滌長松際鶴鳴千嶂月洞中猿嘯一

天霜信知勝地無塵染到此煩心頓覺涼

前題

慧麟瑞

靈山此日快初逢九里松陰古徑通自昔飛來峰突
兀至今不改石玲瓏寒生佛面雙谿月幽鎖猿聲一
洞風最是深秋開繡谷層層紅葉向珠宮

秋日宿靈隱寺

嵇宗孟

寶刹崔嵬霄漢間羣峰鶴立洞門閒泉聲日咽千崑
雪樹杪雲封萬壘山好月當頭看不厭清談徹夜俗
俱刪曉天燈火芙蓉岸趁有漁人理棹還

五言絕

靈隱寺誌卷八

壬

望海亭

蘇軾

漸聞鐘磬音飛鳥皆下翔入門空有無雲浩浩茫茫

容兒亭

楊蟠

昔日林間興風流謝客兒春山花又發不見展來時

寂寂堦前草春深鹿自耕老僧垂白髮山下不知名

遊北高峰

道濟

杳杳孤峰上寒雲帶遠村不知山下雨奎斗自分明

九里松

道濟

九里松陰路清泉映白沙誰知三伏暑小草有幽花

了義塔院

守 嶂

草深煙際重林茂夕陽微不雨花猶落無風絮自飛

賜德光

宋孝宗

大暑流金石寒風結凍雲梅花香度遠自有一枝春

飯猿臺

張光弼

僧既非昔年猿亦異往日惟有飯猿臺猶是當時石

合瀾橋

西澗何年合一橋終日閒桃花逐流水未覺是人間

冷泉亭

姚 鉉

水石一欄杆僧歸四山靜攜琴譜澗泉月浸夜深冷

靈隱寺誌卷八

三

靈鷲

皎 然

山頂東西寺江中且暮湖歸心不可到松路在青霄

呼猿洞

張履信

飛來何處峰木杪過千尺愁猿喚不應月色同一白

靈鷲

湯 漢

問禪去靈隱聽法去天然還有無求人來尋靈鷲宿

韜光三首

張 翥

結茅倚長松松濤徧幽壑山僧何處來坐久松花落

其二

萬山看不盡獨樹意相親自是東籬叟翻來蓮社人

其三

花徑宿煙霞柴門來杖屨枳殼自春風芭蕉又秋雨

飛來峰

晦山顯

尚有凌空勢驚看洞壑懸只疑山未久飛到自西天

冷泉亭

雪練來何急衝煙下碧湍亭前蓋靛水萬古逼人寒

七言絕

飛來峰

方 干

邃巖喬木夏藏寒牀上雲溪枕上看臺上漸多山更

拙卻令飛去即應難

靈隱寺誌卷八

三

靈隱寺

石路泉流兩寺分尋常鐘磬隔山聞山僧半在中峰

住共占青猿與白猿

靈隱寺

權德輿

曾過靈隱江邊寺獨宿東樓看海門湖色銀河鋪碧

落日光金柱出紅盆

北高峰

王安石

飛來山上千尋塔聞說雞鳴見日升不畏浮雲遮望

眼自緣身在最高層

題了義塔院二首

宋高宗

古寺春山青更妍長松修竹翠含煙吸泉擬欲增茶
興暫就山房假榻眠

久坐方知春晝長靜中心地自清涼人人圓覺何曾
覺但見塵勞盡日狂

九里松

楊萬里

被雨遊山也莫嫌卻緣山色雨中添人家屋裏生松
樹穿出茆簷卻覆簷

冷泉亭

林丹山

一泓清可沁詩脾冷煖年來只自知流出西湖載歌
舞回頭不似在山時

靈隱寺誌卷八

書

宿靈隱寺

恭行已

天竺雨花飛講臺北山門對冷泉開石擎老樹無人
識時有黃猿抱子來

呼猿洞二首

周紫芝

呼猿洞口水濺濺忽見奔流下九天乞得少陵三峽
句爲君題作倒流泉

萬里西興浦口潮浪花真似海門高誰將一夜山中
雨換作三江八月濤

飛來峰

西邨

何處飛來息羽衣我來唯恐又驚飛葛陂拾得仙人

杖不敢提攜上翠微

香林洞

黃初菴

日射巖扉曉霧開杖藜挂石破蒼苔一雙蛺蝶隨人
去知是香林洞裏來

冷泉

張翥

躡屨捫蘿上翠微綠雲深處叩禪扉老僧能誦香山
句驚落松花坐客移

冷泉

張輿

小朵峰巒擁翠華倚雲樓閣是僧家凭闌盡日無人
到濯足寒泉數落花

靈隱寺誌卷八

書

聽猿

吳大有

月照前峰猿嘯嶺夜寒花落草堂春回來蜀客偏腸
斷管是孤舟渡峽人

冷泉

陸圭

雨過山頭夜氣清天風吹下步虛聲道人酒醒推窗
看月在琅玕竹上明

飛來峰

湯節

何處飛來小朵峰冷泉亭伴數株松黃猿引子隨僧
去知在雲山第幾重

呼猿洞

李草閣

靈隱寺外冷泉亭蘿風吹日盡冥冥猿啼一聲松子
落無數白雲生翠屏

韜光

王順

瘦藤拄到古韜光分得山房半榻涼白髮老僧從定
起斷雲漠漠護殘香

冷泉亭

曹既明

朱簷日靜軒窗冷碧嶂雲低草樹香山影倒沉波底
月夜闌相對瀉寒光

靈鷲山

孫一元

露下蟪蛄空砌鳴山僧不問短長更天風吹人酒欲

靈隱寺誌卷八

美

醒北斗插江河半明

飛來峰

張瀚

蓮華峰下石嶙峋一派寒泉繞綠筠猶有紅香凌白
雪山中疑是四時春

送祥都綱兩住靈隱

吳遵晦

琅玕萬疊映瀟湘一片清秋占上方高節昔年曾挂
錫又看枝畔起新篁

韜光泉

李芳春

危亭海氣直飛來點點江帆出斷崖一市光收千里
意神山十二鏡中開

登北高峰

孫日章

攀藤獨上最高峰絕壁危巖路未通我自登臨何處
望白雲秋色大江東

靈鷲山月歌

孫日隆

西山樹色滿高秋曲澗潺湲抱石流月出飛來連疊
翠羣峰不斷古杭州

庚午初冬遊韜光遇憑虛上人 文震孟

斜陽竹樹影蕭蕭獨有幽蛩破寂寥萬境不波心似
水滿庭紅葉映山椒

冷泉亭

晦山顯

靈隱寺誌卷八

毛

飛泉兩道寺門收湛碧堆藍萬壑秋六月空亭遊客
到颯疑冰雪滿林邱

呼猿洞

雙猿呼出駭奇聞驗得靈峰鷲嶺分黑白不知今在
否長留幽洞冷藏雲

靈隱寺石

稽宗孟 湖子

碧殿金鋪十二重講筵坐遶萬芙蓉道人不解風幡
論獨愛門前六六峰

冷泉亭

萬丈懸崖百丈泉玉簫吹徹洞中天正愁明月寒侵

骨卻被青松遮半邊

飛來峰

一洞相隣一洞幽探奇得得買燈遊不須更問生公
法滿腹機鋒是石頭

呼猿洞

劃地掀翻獅子窟揀天鼻孔眼如燈猿公莫證慧公
法一笑山門長葛藤

靈隱寺

張新標 鞠存

天開鷲嶺佛圖遙玉埒金鋪接絳霄釐祝太平無細
響鐘聲殷入浙江潮

靈隱寺誌卷八

三

冷泉亭

千峰礙日樹參天望入空亭已冷然雨後還逢飛瀑
急泉聲百道不聞喧

飛來峰

誰謂飛來法象奇穿雲裂石影離離風雷洗剔靈根
見萬朵芙蓉盡倒垂

韜光菴

靈岩西上萬峰懸小徑深藏不及巔山半看山山色
異層層白雪界青蓮

五言排律

遊靈隱寺

駱賓王

鷲嶺巒岩躡龍宮鎖寂寥樓觀滄海日門聽浙江潮
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捫蘿登塔遠剝木取泉遙
霜薄花更發冰輕葉互彫夙齡尚遐異披對滌煩襟
待入天台路看余度石橋

宿靈隱寺

白居易

在郡六百日人山十二迴宿因月桂落醉為海樞開
黃紙除書到青宮詔命催僧徒多悵望賓從亦徘徊
寺暗煙埋竹林香雨落梅別橋嶙白石辭洞戀青苔
漸出松間路猶飛馬上杯誰教冷泉水送我下山來

靈隱寺誌卷八

三

遊靈隱寺

張祐

峰巒開一掌朱檻幾環延佛地花分界僧房竹引泉
五更樓下月十里郭中煙後塔聳亭後前山橫閣前
澗沙涵水靜澗石點苔鮮好是呼猿久西巖深響連

飛來峰

西南山最勝一境是諸天上路穿巖竹分流入寺前
躡雲丹井畔望月石橋邊洞壑江聲遠樓臺海氣連
塔明春嶺雪鐘散暮松煙何處去猶恨更看峰頂蓮

月桂峰

慈永

丹桂生瑤竇千年會一時偏從天竺路祇向月宮知

出海光輪滿當軒月樹歌嬋娟含素影凌亂下宮墀
泉容珠連並秋荷露忽垂林間僧共拾猶頌樂天詩

靈隱寺

王世貞

步屨徑隨盡招提天忽開山驪丹鷲下泉捲白龍迴
石氣清僧席藤陰裊佛臺鐵衣雙犬士金粟萬如來
寺愧題名隱詩憐異代才遊人日何限無地著蒼苔

韜光菴

朱之俊

阿曲遵途遠巖空積樹危疊臺侵石骨架塔暗雲枝
竹窅泉聲細林深磬響遲青川千里目綠嶂百重思
海月江心動松風麥壘吹蒼煙隨谷長碧葉倩雲滋

靈隱寺誌卷八

聖

漚滴多新致人來非昔時凭高僧氣盡坐久道心期
銀燭消殘唄金蓮冒小池山將情共寂莫謂有文移

韜光

錢受益

連雨催遊興登臨及小晴嵐開羣樹出湍響衆山鳴
江水雲間起湖光竹外平卧橋虹屢飲踏石虎前迎
納子渾如舊神仙若可成扶攜行碧落憩息坐青屏
更上奇難盡盤旋趣轉并悵朕天欲雨噉茗說長生

遺事

孫宇台之誌靈隱也有山林碎錄一卷其言曰
高僧之迹名賢之蹟既詳之矣而遺言逸事亦

何可廢耶宇台之好賢樂善舉前人之一言一

動不敢遺漏用心良苦矣爲誌遺事第十三

飛來峰下龍湫洞側或云有洞通浙東蕭山徹浙江

下有採石乳者入洞不已聞波浪篙櫂之聲權而

返

新城縣有靈隱洞在新安鄉高十丈濶五丈深莫測

中有澗水四時不竭昔有人遊洞中逾三日不出

忽見坐洞前石上問之曰入洞深處逢神人叱之

不覺身出至此

月中桂子見唐天寶年間宋天聖丁卯秋七月八月

靈隱寺誌卷八

聖

十五兩夜皆雨桂子已詳慈雲詩序又張君房爲

錢唐令夜宿月輪山寺僧報曰桂子下塔遽起望

之紛如煙霧回旋成穗散墜如牽牛子黃白相間

咀之無味則桂子之落往往有之本草圖經註云

江東諸處多于衢路拾得桂子也今北高峰後名

月桂以此也

邵山子曰唐九里松今將千歲大者五六人抱虬枝

偃蹇龍幹攫挐有一根雙幹挺狀者有苓窠蒼翠

鬱茂者有膠枝下垂可手按者奇形怪狀爲海內

異觀數年之間所存略盡已絕無極大可入畫者

此山後桐村塢土穀祠有松六株甚奇古好事者欲觀九里舊松于此地訪之可也

下竺古名天竺其地其景蓋皆靈隱也如李太白崔顥之詩皆可入誌而以天竺限之李詩有桂子落秋月崔詩有青翠滿山藤蘿覆沼之句非靈隱而何或謂宋時以南山演福寺爲南天竺以北山靈峰寺爲北天竺以西方爲尊而三竺同謂之西天竺似三竺與靈隱無與不知上竺初于石晉中竺開于唐時而下竺則與靈隱同建于慧理故凡古人之稱天竺者當與靈隱同稱也

靈隱寺誌卷八

聖

天目山有二水一條東流經於潛臨安百五十里至餘杭爲苕溪又東三十里抱錢唐又東北流六十里過湖州入太湖一條西趨於潛爲紫溪合桐廬之水滙於錢唐此郭璞所謂天目兩乳也南山如龍北山如鳳此郭璞所謂龍飛鳳舞也海門一日兩潮日輪正從籠子門上此郭璞所謂金星也其塊土爲帝王都會璞畱識記蓋預知五百年潮打西興狀後爲帝王都會也夫自郭璞以前南北皆爲武林山嗣後始有龍飛鳳舞之目狀南山有鳳凰山是南山亦可曰鳳而北山有橋曰迴龍有洞

曰龍淵是北山亦可曰龍也

宋僧祖秀所撰華陽宮良嶽記曰因土積爲岡陵山骨暴露峰稜如削飄狀有雲姿鶴態者名飛來峰也才人文士之品題飛來峰者多矣未若雲姿鶴態四字爲能得其神也

楊應詔先生記飛來峰曰側見諸洞窟玲瓏余穿崖隙入恍石乳垂垂其上石青紫有光每窟穴處雲滃滃狀起至此不覺神怡氣釋此可謂得其狀者矣

葛稚川隱於飛來峰故有稚川亭畔而唐時又有葛

靈隱寺誌卷八

聖

道人隱居於飛來峰仙去故唐人有詩云二葛已仙去是飛來峰有二葛也

道濟化後有人遇於六和塔寄嵩少林書有空屋退還主人衣鉢任人將去僧之神通莫可端倪未有如濟顛也

贊寧博聞多識雖張茂先不能遠過徐常待鉉仕江南日嘗襍被入直澄心堂至飛虹橋馬輒不進裂鞍斷轡篋之流血掣韉卻立鉉遺書贊寧贊寧答曰下必有海馬骨水火俱不能毀惟漚以腐槽隨毀者是也鉉斷之去土丈餘果得巨獸骨上脛可

長五尺膝面下長三尺髀骨若段柱然積薪焚三日不動以腐槽漚之遂爛焉徐諤嘗得畫牛一幅畫嚙草欄外夜則歸卧欄中持以獻後主煜煜獻之宋太宗以示諸臣無能辨其理贊寧曰南倭海水或滅灘積微露倭人抬方諸蚌腊中有餘淚和色著物則晝隱夜見沃焦山或風燒飄擊有石落海岸滴水碧色染物則晝見夜隱此二形殆二物所畫也

錢王有鐵幢三一在舊便門東南小巷一在舊薦橋門外一在利津橋蓋其時塘未成也慮潮蕩幢用

靈隱寺誌卷八

器

鐵輪護其趾而以鐵綆貫幢幹且引綆維於上下之榷狀後實土築塘益其難也狀不如六和塔成而潮可平塘可就也爲之者僧都統贊寧禪師延壽也皆靈隱知識也

錢王以強弩五百人射潮而使之平欲以就塘也狀不如炬菩薩咒龍而使之聽法也又不如曇超之能致吳行人之以形見也甚矣靈隱僧之多奇也三竺靈隱屢有高僧狀不如靈隱爲盛也卽以著書而言之如所謂宗鏡錄證宗論三教編十地歌輔教編定祖論正宗記鐔津集高僧傳內典集靈苑

集林道集蒲室集倦遊集奏對錄皆斌斌可觀也甚矣靈隱僧之多奇也

禪家之于詩偈頌之餘也而靈隱僧之以詩名者自清畫而外不能悉數卽如延壽夜坐詩曰孤猿叫落中巖月野客吟殘半夜燈卽詩人亦當遜步契嵩與章安唱和詩皆清新不媿古人至惠遠奏對九重鐵牛咸傑皆有遺句若見心守仁以能詩著名又不必言矣如無文景隆皆深透宗旨而詩都雅可觀豁公爲三峰嫡孫其佛法舉世共推而詩名蚤已著海內有破堂諸詩尤膾炙人口可貴哉

靈隱寺誌卷八

聖

靈隱僧之能詩也

歐公集古最富其靈隱最勝幢寶大二年歲次乙酉未之見也五代史謂錢氏有改元而無稱帝之事狀獨得其封落星石制書稱寶正六年辛卯耳不知其先朱梁篡唐之明年爲戊辰改元天寶臨安府尊勝幢云時天寶四年歲次辛未此一證也歐陽見其一而不知其猶有二也要以錢氏當朱梁李唐有用正朔不用正朔之時至漢晉周則無不奉正朔者矣若清泰廣福開運會同乾祐顯德諸石刻皆可見

廬山記云謝靈運見遠公而異之以北本涅槃經緒
爲南本三十七卷則臺在廬山而茲山更見豈後
人希謝氏之高蹤而託名耶邵古巷曰不狀也廬
山之所謂繙經者繙譯也此所謂翻經者翻閱也
義各不同

至正壬辰月中娑羅子隨雨而仁如松子與張君
房慈雲懺主所見桂子又異是月中有桂又有娑
羅也

齋神尼舍利至靈鷲者隋時慧誕法師也誕當時有
名講席高流也所發石函與舍利函不差尺寸又

靈隱寺誌卷八

吳

何奇也

神尼名智仙相傳爲神尼舍利塔狀當年塔舍利非
塔神尼也按釋迦舍利珠八斛四斗其三之一住
人間阿育王置塔八萬四千東震旦得塔十九其
粒不可得計也康僧會懸佛七日得七粒曇榮懇
之自三粒至三百粒隋文帝遇阿羅漢授舍利一
裹與法師曇遷數之數多數少莫能定乃七寶函
致雍岐等州各一塔則靈鷲亦其一也安得謂
爲神尼耶邵古巷曰七寶廂或尼督造有名而訛
至今亦未可知雖狀他州不言神尼而此獨言神

尼則又安知其不爲神尼而塔也

天醫波利多乃天醫菩提化身淳熙間居飛來峰天
台臨海婁氏子年十五厭俗來參師問云何來對
曰從緣來師曰是何性對曰是佛性師曰子身尙
俗安識佛性對曰我身雖俗因俗符眞眞俗圓融
洞狀無二利多異之乃與落髮受戒名善戒世稱
戒關黎後住兜率院按戒關黎與炬菩薩皆古佛
下生而爲靈隱散聖也

靈隱寺誌卷八

聖

南齊時嵩山寶公向林慮白鹿山行忽聞鐘聲見一
寺題曰靈隱寶入寺法堂坐閱焉無人仰視屋上
開孔如井徐有僧從孔飛下次第至六十眾坐已
各問今日何處齋或言豫章成都嶺南冀北五天
竺動千萬里最後一僧至眾問何遲答曰相州彼
岸寺鑿禪師講法有一僧難問蜂起聽之不覺日
已暮寶起曰鑿師是我和尙遂失寺與僧乃獨坐
柞木上出山問大統法尙尙曰此廢寺佛圖澄造
賢聖居之至今往往聞鐘聲夫林慮之與武林遠
矣乃佛圖澄之址而寶公恍惚所見寺題靈隱抑
所不解

稽留峰下許玖許現墓在焉玖許遠子以遠死節拜

婺州司馬現遠他子貞元中復官之皆莖于此許
爲鹽官人

吳說書九里松高宗欲易已書命筆數十幅歎曰無
以易說所書未幾吳授信州守陞辭高宗因語之
曰九里松是卿書乎朕嘗書此終不如卿吳益遜
謝卽令復揭之勅賜填金說吳師禮子王安石之
外孫也

光堯鑿大池於宮內引水注之壘石爲山象飛來峰
名其堂曰冷泉孝宗嘗賦詩曰山中秀色何佳哉
一峰獨立名飛來參差翠麓儼如畫石骨蒼潤神

靈隱寺誌卷八

巽

所開忽開倣像來宮圍指顧已驚成列岫規模絕
似靈隱前面勢恍疑天竺後孰云人力非自狀干
巖萬壑藏雲煙上有崢嶸倚空之翠壁下有潺湲
漱玉之飛泉一堂虛敞臨清沼密蔭交加森羽葆
山頭草木四時春闕盡歲寒長不老聖心仁智情
優閒宮中天地非人間蓬萊方丈渺空濶豈若坐
對三神山日長雅趣超塵俗散步逍遙快心目山
光水色無盡時長將挹向杯中漾光堯覽之欣狀
淳熙十一年六月初一日車駕過宮至冷泉堂早膳
訖太上宣諭云今歲與常年熱甚上起答云伏中

正要如此太上云今日且畱在此納涼到晚去或
三省有緊切文字不妨就幄次進呈上領聖旨遂
同至飛來峰看放水簾時荷花盛開太 upper 指池水
云此種五花同幹近伯圭自湖州進來前此未見
也堂前假山修竹古松不見日色並無暑氣後苑
小廡三十人打息氣唱道情太上云此是張掄所
撰鼓子詞後苑進沆瀣漿雪浸白酒上起奏曰此
物恐不宜多喫太上曰不妨反覺爽快上曰畢竟
傷脾太上首肯因閒說宜和周公每遇三伏多
在碧玉壺及風泉館萬松庄等處納涼此處涼甚

靈隱寺誌卷八

巽

每次侍宴雖極暑中亦着衲襖兒也命小內侍宣
張婉容至清心堂撫琴并令某童下碁及令內侍
投壺賭賽利物雜劇官家進水晶提壺連索兒可
盛白酒二斗白玉雙蓮盃梓碾玉香脫兒一套六
箇大金盆一面盛七寶水戲并宣押趙喜等教舞
水族又進太皇太后白玉香珀扇柄四把龍涎香珠
佩帶五十副眞珠香囊等物直至一月初還內
宋吳郡王益憲聖太后之弟一日竹冠練衣芒鞋筇
杖攜一童縱行靈竺濯足冷泉盤石之上遊人望
之儼若神仙邏者奏聞次日德壽以小詩召之曰

趁此一軒風月好橋香酒熟待君來王亟往光堯
迎笑曰昨日冷泉之遊樂乎王頓首謝光堯曰朕
宮中亦有此景卿欲見之否蓋壘石引泉象飛來
香林之勝架堂其上曰冷泉而亭中揭一畫乃圖
王野服濯足之狀且御製一贊云富貴不驕戚晚
稱賢掃除膏梁放曠林泉滄浪濯足風度瀟然國
之元舅人中神仙盡醉而罷因舉圖以賜之

陪堂嘗侍孝宗幸飛來峰上曰既是飛來如何不飛
去對曰一動不如一靜至上竺上曰觀音亦持數
珠念誰對曰仍念觀音上曰何也對曰求人不如

靈隱寺誌卷八

辛

求己

嘉定中進士錢唐范師孟遊靈隱忽覩五福祠後石
松奇古賦詩曰根盤巨石四時青陌上香泥豈敢
侵不但詠誇奇異迹也須珍重歲寒心既歸未久
隱几間忽見二吏控馬來師孟隨至冷泉亭下馬
登山至絕頂大殿六人環坐皆起迎獨未坐者款
師孟至一堂曰聚星謂師孟曰適見佳篇欽公達
者故託素懷余葵原人慕錢唐名都靈隱古剎高
峰冠絕故擇居焉朕昆季素性公直福善禍淫奉
天之道而世人妄意謂福可邀是速罪戾耳且奉

西竺教久無他嗜幸君白之人間勉爲善而已矣
賽余何益師孟既受教請曰聞神昆弟五今六何
也神曰是能賦疏影橫斜句處士也陰間尤重文
學故與爲好耳乃命竹輿送歸隱約由六橋昇人
失脚而覺猶曲肱几上焉高峰祈夢從此始

唐時有李源者京洛人父愷死安祿山之難源悲憤
不仕不娶居惠林寺三十年與僧圓澤友善相約
遊蜀峨眉山源欲自荊州沂峽澤欲取長安斜谷
路源不可曰吾已絕世事豈可復道京師哉澤默
狀久之曰行止固不由人遂自荊州路舟次南浦

靈隱寺誌卷八

辛

見婦人錦襜負瓮而汲圓澤曰此吾託身之所也
源驚問之澤曰婦人姓王氏吾當爲之子孕二歲
矣吾不來故不得乳今既見無可逃者公當以符
咒助我速生三日浴兒時公臨視公以笑爲信後
十三年中秋月夜當與公相見於杭州天竺源悲
悔爲具沐浴易服至暮澤亡而婦乳三日往祝之
兒見源果笑源遂不果入蜀反居惠林後十三年
自洛適杭州赴其約聞葛洪亭畔有牧童菱髻騎
牛歌竹枝隔水呼源觀之乃圓澤也歌曰三生石
上舊精魂賞月吟風不用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

身雖異性常存源問澤公健否答曰李公眞信士
浴緣未盡慎勿相近願勤修之又歌曰身前身後
事渺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山川尋已徧卻回
煙棹上瞿塘遂拂袖入煙霞而去三生石在下竺
總屬靈鷲此眞古逸事也

世言風僧葉守益于冷泉亭譏秦檜死後見所親者
云寄語夫人東窗事發東窗事蓋王夫人謀殺岳
侯非世所知也鬼神之事亦可畏哉守益相傳地
藏菩薩化身隱跡靈隱者至今羅漢殿有塑像存
焉

靈隱寺誌卷八

垂

雷院部神有主壇總化九天雲路急捉大將徐天君
嘗從一白犬場璉眞伽發陵肆惡人莫敢問又欲
毀雷院夜夢有白犬噬之不可解大懼懺禱其惡
少戢則雷院之爲威神大也

履泰將軍姓孫名顯忠錢唐人仕吳越宋嘉熙中趨
與權尹京禱雨應奏聞勅封護國天澤侯廟在金
沙灘萬麻時某年旱太守張振之虔禱未應憂悴
成疾忽神降乩具示禱雨所嚮曰吾助若雨若新
吾廟且推張長者而自敘隱約數百言張異之適
詢邑祠廟既得遂如所指請禱公車未入郭門而

甘霖隨澍

僧子捷建北高峰浮圖有一花犬隨工徒街連磚瓦
既而工徒于荒莽間斷得石佛而耳相不全惜之
犬忽掘土深三尺許得一石耳合之竟是塔成乃
斃

宋僧遠瞎堂所畜猿頗知人意因衣之號黑猿行者
每侍側終日瞎堂化時閉門人莫能見惟猿行者
執辭世偈侍於側自理公呼猿有呼猿洞知一畜
猿有白猿峰瞎堂又有黑猿行者靈隱之猿何其
奇也

靈隱寺誌卷八

垂

妙峰和尚住靈隱嘗有四鬼移之而出梁楷畫四鬼
夜移圖中峰爲之跋曰昔南泉謂王老師修行無
力被鬼神覷破殊不知鬼神不着便白日被王老
師熱瞞相傳妙峰和尚住靈隱時爲四鬼所肩而
出當時賴遇妙峰若是王老師未免又作修行無
力會也一種是謾神嚇鬼顯異惑眾今又被人描
模將來不知面皮厚多少

宋孝宗宣召惠遠惠遠有詩記曰益孟走馬向天庭
謾踏天街馬不驚回首飛來峰上望白雲包盡帝
都春

五代時靈隱行人道忠布施一錢不私但日求麩供
寺眾每會必盛麩食人往赴齋皆曰今日赴道忠
蒸雪會去也

靈隱寺大松樹圍數丈正與月波亭相對史彌遠伐
取之僧元肇號淮海有詩云大夫去作棟梁材無
復清陰覆綠苔惆悵月波亭上望夜深惟有鶴飛
來

嘉靖時海寇之亂督府胡公嚴造海舟凡故家邱墓
大木皆不能免獨下令曰靈隱九里松唐時古蹟
不許擅伐故得保全舊時有僧補種賦詩曰不爲

靈隱寺誌卷八

香

栽松待茯苓只圖山色四時青老僧終不將歸去
畱與錢唐作畫屏

明海寇亂督府取寺鐘僧苦不能守僧眞祥以詩上
獻云百八鯨音吼地鳴篁溪檀越鑄還成曾聞兵
器爲農器豈忍慈聲作惡聲一統大明何及此千
年常住敢云爭山僧最苦多遺譴遊宦從今失送
迎此鐘賴以得存

山中有寺基久圯勢家欲規爲塋地者僧亦有詩云
一帶空山已有年不須惆悵起頽磚道旁多少麒麟
塚轉眼無人挂紙錢勢家卒不敢取

形家謂北高峰爲眞武展旗洪武初右武一時勲
臣武職多營墓于此則鐵舌菴遠瞻堂之塔以祭
臺得存猶爲幸也胡尚書世寧營卜瑞光址後卽
遷去可謂君子矣無何沈長史又遷塋焉於平唐
宋以來其宗師遺塔埋沒于勢家宦族者亦豈可
勝道哉

明天啟時有縉紳欲規取蓮華峰其時豁堂大師猶
爲祇園僧也以死爭之曰昔癡絕禪師不畏天子
吾獨畏貴人哉

靈隱寺誌卷八

香

禪師撰碑年同相去六百一載爲辛卯者十一而
復得辛卯既竣工治地得斷碑原建寺僧亦號易
菴斯亦奇也今斷碑亦未之見而前之易菴不知
何代何年

上虞令朱袞至靈隱寺僧乞書飛來峰命筆將書
來字問公等欲人來乎米來乎僧曰有人此有米
因以三人字書之今存有飛來峰七言律詩
絕勝覺場是葛洪書而龔憲使冕以絕字不宜改最
勝覺場按楞伽佛地名最勝僧號最勝子梵語瞿
曇此云地最勝易絕爲最亦無不可但宗鏡錄言

絕是妙之異名此絕非是斷絕以無盡爲義其義更勝耳

許遠遊以下葛洪杜治皆道士也嗣後杜京產陳紫芝之流間一見焉狀亦微矣武林秦麒號見峰特建棲真院于飛來峰下延盧真空鍊師修鍊焉見峰孫心卿先生高尚之士有文集行世

僧如璧者本名饒德造有文名撫州士人與曾布論不合便落髮爲僧廣冷泉記是其筆也又有贈勤上人詩余嘗論賈島之改佛由于韓公之獎許德造之爲僧本于曾布之不合以出世法論之是韓

靈隱寺誌卷八

五

爲美疾而曾爲藥石也

恭行己與趙子昂同時其思母詩曰霜殞蘆花淚溼衣白頭無復倚柴扉去年五月黃梅雨曾典袈裟糴米歸可謂有陳尊宿之風矣

慈雲懺主正色不阿時好有一貴客註楞嚴經求師印可先命熾烈焰謂曰今申三問答如契理當爲流通如其不然請付此內乃問曰真精妙元性淨明心如何註釋三四四三宛轉十二流變三疊一十百千爲是何義二十五聖所證圓通既云實無優劣文殊何以獨取觀音其人罔措師卽火之以

此處不知而作者殊爲快也

高僧茶毘獲舍利者靈隱爲多至若契嵩舌眼頂骨童真念珠火真不燼謂之五種不壞惠遠舌不化故名鐵舌斯又不止舍利也

洪有竹名瀾字子長弱冠卜築青蓮山居在蓮華峰之陰年四十卒詩才清俊頗有可觀其山居數首其一曰嘒嘒寒蟬急翻翻過鳥飛晚涼風動竹久坐露沾衣招隱期忘世投禪願息機山童沽酒去未遣掩柴扉夫靈隱固隱者之所棲也而隱者又難其人以李元昭之棄官結廬虎菴譏其立行非

靈隱寺誌卷八

五

眞洪瀾又以隱德未竟死甚矣隱者之難其人也魯半閔諱安字端明宋肅簡公裔也弘治間年八旬諭諸子曰吾處世甚達今將絕俗以娛餘年但不知死何如生世人引棺營墓皆身後事目一瞑誰見知者吾欲歷歷預觀之於是擇日具儀同發引狀鼓吹導之令五子縗經斬狀已乘白驪隨其後遂隱靈鷲山身若隔世時有所需緘封附驪耳遣之歸載物聿來都無失候閱十有三祀一夕端坐以逝驪是夕亦化去嗟乎此可謂有楊王孫之達矣其時有胡元洲者善飲作達自晉酒泉郡太守

耐葦于其父長史墓側墓在上竺路嘗有山中詩
曰老鶴一聲天欲墮山人自枕寒流臥起來北斗
正當胸山鬼攝伏我獨坐其卒遺命其子喪車出
郭門凡山水佳處必三奠亦曠達士耶

他處祀伽藍不過五位而靈隱兼靈鷲故有十伽藍
焉蓋靈鷲寺廢而伽藍不廢故知靈鷲之統于靈
隱也伽藍十數有龍王居其一焉此大小龍泐洞
得名之祖也且以知靈隱之有關於江湖也

靈隱向有本山土地而無本寺土地以配本山土地
伽藍之位既畢特設本寺土地以配本山土地是

靈隱寺誌卷八

弄

爲十二神雲間有許介甫者許譽卿先生之子博
聞絕俗性愛靈隱山水一日寢病于家見有旛旒
繽紛則言神迎其爲靈隱本寺土地也遂以是卒
東坡云契嵩常嗔人未常見其笑辨才常喜人未嘗
見其怒予親見二人皆跌化乃知二師以嗔喜作
佛事也

東坡送人游浙東云靈隱寺高峰一上五里有僧不
下三十餘年矣不知今猶在否

雜紀

嘗觀古聖賢作經著傳必有體裁其法大概有

三單提雙開雜紀是也單提所以立體雙開所
以顯用中有未暢者乃拉雜以言之謂之雜紀
今志靈隱寺上來若開山若重興若山水若梵
宇若尊像若樅榘若古塔若古蹟若勝概若傳
持若檀越若文藻若詩咏若遺事一一分列又
終之以雜紀者或有遺漏且不必另列者皆綴
于此庶使華藏海中不失一花帝珠網內不落
一珠也爲誌雜紀第十四

題名

韜光石元豐二年己未二月十二日壬戌資政殿大

靈隱寺誌卷八

弄

學士太子少師南陽郡公趙抃閱道謁韜光菴主
佐光畱題

又蘇軾楊傑王瑜元祐五年二月二十同遊韜光

靈鷲寺後小石塔楊繪元素魯有開元翰陳舜俞令

舉蘇軾子瞻同遊熙寧七年九月二十日

靈山翠微亭址紹興十二年清涼居士韓世忠因過

靈隱登覽形勝得舊基建新亭榜名翠微以爲遊

息之地待好事者三月口口日立男彥直書

龍泐洞內陳思退來蘇子容頌熙寧口年

○蘇滄狀楊景略胡宗師范岫黃頌彭汝礪王祖道

林希逸 元年七月十二遊靈隱洞

○錫山安國七遊于此

龍湫洞外蘇頌子容蔣之奇穎叔李杞堅甫傳法僧

慧日禪師延珊熙寧口年二月二日刊

○又太子太保嚴起

青林洞外有詩一片巫山十二峰飛來何年不飛去

明進士唐鵬

又別小洞詩吟屐一雙千里洞天萬億幾年蒼龍偃

蹇鱗豁紅日掩映光寒白玉坐來欲化天風吹出

行仙臨海張瑞

靈隱寺誌卷八

辛

青林洞口嘉靖壬辰夏初伏癖竹居薛東泐來遊于

此竹鄰與子希元至

理公巖洞口正德庚辰正月六日按察于鏊張淮劉

大謨刑部方豪遊

正德十五年人日庶吉士江暉進士陳直載酒來

訪方豪于飛來洞因遊天竺

○嘉靖丙辰五兀山人張庭有詩二首鏡裏湖光畫

裏山竹西茅屋有無間泉聲不斷雲霞爛仙子騎

羊自往還 一生落落好清狂過眼煙雲木挂陽

試上北高峰頂上與君攜手看扶桑

理公巖洞內不有地仙福不到此洞中飛山子○臨

安錢德範蒲陽僧貽孫同遊皇祐二年六月一日

○癸卯重午與王伯虎來二弟邀適偕行沈遠題石

景衡叔平杜僕叔陽同遊 直翁翼道林夫吉甫

同遊 乙卯閩山王元晉耕雲陳詩坐憩于此

嘉靖二年金臺邵盛紀

飛來峰頂朱裳公為方岳裘襖不備故題亦質惟示姓名

伏犀泉上連道善鵬舉張文蔚同遊建炎三年閏八

月二十五日

石術李公謹唐卿楊泊損之慶歷六年七月十二日

靈隱寺誌卷八

空

來 又題漫漶止存七年二月清明日也八字

虞用晦元豐二年七月二十二日

靈山塔側陳古平甫同德甫遊

翻經臺石上瀆祐丁未立秋二日天台李良夏紹基

武夷翁孟寅金華何子舉嘉禾葉隆禮宛陵吳琪

來喜兩

至正六年秋九月朔太史楊瑀翰林張翥謁福初

上人因登蓮華峰畱名崖石同遊者施維才郊韶

○泰定五年春二月吳郡王連莫維賢葉森陸友

同遊

下天竺後石壁 吳棫周之翰史范雲程敦厚紹興
壬戌同校藝

題額

絕勝覺場 晉葛洪書

佛國山門 唐鍾權書

冷泉亭 唐白居易 二字 宋蘇軾補書下一

字 今為明雲間董其昌書

法安堂 唐白居易書

覺皇殿 宋理宗皇帝書

妙莊嚴域 宋理宗皇帝書

靈隱寺誌卷八

空

直指堂 宋張卽之書

面壁軒 明四明陳理書

輪藏殿 明董其昌書

選佛場 婁東王時敏書

是佛國 三韓佟有年書

飛來峰 明上虞令朱袞書

三韓佟彭年又書

慧日塔院 射州宋曹書

慧日高懸 在新建塔院光祿大夫周方蘇題

永鎮靈山 王時敏書

正法眼藏 王時敏書

最勝覺場 錫山龔勉書

九里松 宋吳說書

理公巖 唐尚書令楊遵篆已下在石

龍泓洞 元江淮釋教都總統所經歷郭口書

玉乳洞

金光洞

射旭洞 俱明方豪書

天削芙蓉 在理公巖不知何人書

古存物

靈隱寺誌卷八

空

上堂槌 明教嵩禪師上堂白槌遺物

照佛鑑 寶達遺蹟後鑑空遇僧囊中取一鑑曰要

知貴賤修短佛法興替以此鑑焉亦日照佛鑑

印沙牀 亦寶達遺蹟

直指堂印 宋孝宗賜靈隱銅鑄

范公牀 在靈隱方丈乃良用貞所造良乃范公孫

也希文蒞杭郡時所遺此西春戒顯至靈隱猶見

醒即身在地下
想神物呵護也

龍文拜石 有龍鱗隱見石中長八尺濶六尺

秦檜齋僧鍋 秦檜因風僧激勵心懷恐怖發心齋

僧此為遺物現在雲厨

靈隱著述

金光明懺儀

淨土懺法 慈雲撰

宗鏡錄 智覺撰

證宗論

三教編

十地歌 俱清覺撰

輔教編

定祖論

正宗記

鐔津集 俱契嵩撰

高僧傳

內典集 贊寧撰

弘宗說 弘禮撰

正訛說 弘禮撰

禪門鍛鍊說十三篇

現果錄

靈隱寺誌卷八

畜

佛法本草 俱戒顯撰

已上皆內篇

天竺別集

正觀集

靈苑集

採道集 遵式撰

蒲室集 笑隱撰

夢觀集 守仁撰

奏對錄 慧遠撰

奏對錄 德尤撰

蒲菴集

澹游集 來復撰

外學集 贊寧撰

鷲峰集 戒顯撰

已下皆外篇

前賢撰文遺失者 附存篇名

陸羽靈隱寺碑記

梁簡文石像記

冷泉亭碑 寶大二年

李淑重修靈隱寺記

薛志靈隱山資聖院記

本寺二十四房 今缺一

東廡

東庫司房 暗堂禪師舊庫房也

西廡

蒙堂房

僧堂房

靈隱寺誌卷八

釜

妙應閣 向在伽藍殿基上

五松房

正濟房

祇園房

清隱房

幻東房

幻西房

石佛菴

普覺房

普東房

上東房

上西房

西南房

西北房

西緒房

澗西房

涵澤房

韜光房

雙桂房

本山物產

西栗樹

係慧理祖西天攜來種實小而味美惟靈隱有數十本移他處則不生大樹堂一株最大乃慧祖手植西晉時物也至今鬱茂

重榮檜

在金光明懺堂後隋朝所植高數丈大十圍後為兵火所燎至大中祥符間復茂

石面靈桃

在翻經臺側生于石面結果甚大而甘宋政和間

靈隱寺誌卷八

空

取植上苑

無根藤

注往被牆砌無根自茂

紅辛夷花

似杜鵑躑躅花俗稱紅石薔樂天有靈隱寺紅辛

夷戲光上人詩

天親竹

出武林山西雙竹院皆雙枝對抽并盾又名扶桑

竹言如海上扶桑兩兩相比也

石面竹

鷲山多有之

藥王樹

在靈隱山門外大三圍乃香樟也有僧過之曰此藥王樹可治心病由是遠近推剝其皮未幾死數年復生人復來取寺不禁尋復枯每入雨其空皆

出黑色煙

方竹

出飛來峰今在澗西房

曲竹

出靈山一名唐公竹又名鶴膝竹節曲突如鶴膝

靈隱寺誌卷八

空

狀

枇杷

寺大殿下有枇杷樹花實異于他所

龍

龍泓洞本龍所藏靈隱寺伽藍祀龍

龍子

北高峰澗中有如蜥蜴長二寸黑色腹有紅點四

足五爪

花犬

卽僧子捷舍磚砌浮屠者

靈隱重興紀異

具德大和尚以佛法蔭覆天下若象王獅子超軼前後靈隱一席地千百年來奇異獨萃有非偶狀者蓋和尚固絕不言而事在耳目者亦不得而闕也今紀數端于左方知天人之拱護于大法王者夫固有以耳仁和孫治識

葉子緯如錢唐人嘗夢靈隱金銀宮闕白玉階塗法幢寶相迥異恒觀已見和尚曰此其是矣今從已丑至甲辰卻計十六年變榛莽荏蕪為莊嚴華藏錢唐第二名山稱第一伽藍其形見于夢兆固然

靈隱寺誌卷八

突

哉

金子靖思新安人下帷靈隱夢寺中鼓吹迎大慧禪師至及見和尚陞座說法儼狀大慧禪師也夫宋以來佛法之盛未有如大慧者其蘊韞犀利與今和尚無異故衲子咸以和尚為大慧後身也

宋時明教大師契嵩者耿介絕俗不假聲色東坡稱五公之一以嗔為佛事者和和尚未至靈隱也有數輩僧夢契嵩囑迎和尚其僧不知契嵩為何何如人後乃訪耆宿知為明教大師也夫契嵩生則著書明宗死留舍利其欲和尚之住持靈隱預先幽

贊固有以也

和尚庚寅冬始事土木時吳興沈長者以病寓居其間締造之夕見神人金甲而憤者以百數睨睨在枕柱間時沈卧病牀有帷帳戶有簾幙而沈徹視于外纖悉無遺焉未幾沈病亦愈

錢唐邑侯慕公諱天顏其初蒞任勤恤民隱未暇遊觀而先夢至靈隱拜琉璃佛惟中一尊光明洞徹無際餘金身者無數或半或全皆不能徹視也後見和尚即恍狀所拜琉璃佛光明洞徹無際者侯在錢唐七年多惠澤以此敬事和尚佛教益興焉

靈隱寺誌卷八

充

和尚在佛日也靈隱敦請不已一日四禪寂靜至夜半咸聞伽藍殿開狀細聆之則靈隱伽藍與佛日伽藍相爭不已也人或謂和尚神之遠至者不可以莫之慰也後和尚克住靈隱人言靈隱伽藍為有靈也

大殿既災僧至桐君之深處名瑣細龍者得大木數千章狀不能以出山也大殿建期有日矣庚子夏水大發千章之木數百年不能出者一旦湧于峰巒之上乘流而下辛卯得以告成非佛力不至此古所謂浮梓柱于洪濤飛梅梁于遠道者於此益

將建缺一石柱杭城居士名屠成鳳夜夢我冠五人來募其祖遺劉家園內石柱問何用答曰助建靈隱大殿問菩薩何神答曰吾等北高峰五聖也居士夢覺到寺訪之果缺一石柱立即拾到今西南殿角一柱是也

西山多虎患和尚既至虎猶一至殿墀之下今十餘年絕跡矣宋均爲守虎渡河大扇禪師號伏虎於和尚尤足徵也

三輔黃圖謂漢造未央如巧匠胡寬不少靈隱建置

靈隱寺誌卷八

辛

多出于和尚之規畫其前後布置皆若天成和尚尤有先識如移置大綱則掘下果見舊基大殿未災則先令僧遍書水屋其靈奇天縱有不自知其狀而狀非更僕所能悉數也

已丑僧解制閒步冷泉亭有白猿立於棧上如聽泉者皎月當空毫髮畢見約長五尺辛卯冬眾集青蓮閣下疑閣上有人聲卽而求之見有黑猿荷笠而走移時乃去此黑白二猿皆見也夫理公時洞有黑白二猿呼之卽出其後有智一飯猿臺遠瞻堂時有猿侍者甚矣猿之於靈隱多奇也夫今日

之猿未必卽理公時之猿狀而黑白皆見不可謂非理公之猿也天將興此蘭若物應運焉其理與數皆如是

理公之至靈隱咸和三年歲在戊子吳越王之重興靈隱也在寶正以後其戊子已丑之間耶今和尚之住此實以己丑固知數有相符也羅公處約之建碑也以淳化辛卯而范公楷之跋碑也以紹定庚寅明張公瀚之爲僧通立碑也以萬厯戊子古今廢置不一而興建者卒在此數年之間噫亦奇矣

靈隱寺誌卷八

壬

具老和尚丙午冬應徑山請未一年往揚州爲法嗣巨渤和尚封塔纔到七日無疾坐脫靈隱與徑山爭往迎龕一路風逆自靈隱人登船忽發順風一夜遂至北關眾歎神助

戊申年因徑山爭龕開闢不決正月廿五日集滿漢護法仝兩山禪眾公議拈闡定奪固山大高及之居士預先申誓三番禱祝竟闡在靈隱由此息爭真身未供慧日塔院爪髮塔在五峰開山嶺之陽昔世尊不舍穿針之福賢于特標插草之功要知善固緣生須識根從信入先師具老人生魔強際值法

弱時苟非克已踐形說尺行丈人溺已溺人饑已饑
又安能鞭撻域中之象龍奔馳海外之鸞鳳哉是以
及門皆命世之鴻儒入室多過量之濶子而能成禪
兩脈徽號五宗振興十一座祖庭恒侍五千員衲子
擁檀波浮山岳流梓柱塞洪濤俾橫目者格非心令
慳惜者傾囊橐此雜華所以云信爲道元功德母也
至于建摩霄干漢之殿閣懸星接斗之堂樓育啟簪
聰頑廉懦立雖機用開百代昏昧而輪奐屬千秋勝
緣古云非常之人能建非常之業非常之業必待非
常之人非常者豈常人之所能爲也吾于先師亦云

靈隱寺誌卷八

圭

奕山小師濟萃謹識

山地

常住供眾僧田宋時最多數不可考迄明宣德年
間尙存山田一百九十餘頃至順治初田土悉歸
烏有先師入院時止存案山殿基自法席崇敷德
風廣被感發檀信助施井方丈香資續置山地詳
載永充樵採接納雲流須知尺地寸金匪易得也
後之尸席者慎毋忽諸爰先舊存次檀施次續置
列後
舊存

具老和尚于順治六年二月十三日入院眾房公共
交出率字號山地數

案山一百二十畝

坐山十五畝三分

大殿天王殿基地二十一畝一分五釐一毫

法堂洎東西兩禪堂基地六畝七分六釐五毫

直指堂洎兩軒基地三畝六分八釐三毫

冷泉亭松路地三畝六分八釐三毫

計共一百八十畝五分八釐二毫

檀施

靈隱寺誌卷八

圭

具老和尚入院後檀施山地數

率字號山七十畝

羌字號山四十八畝

毀字號山八百畝零七分

垂字號山一百二十畝

養字號山二百零三畝三分

率字號地二畝八分五釐

毀字號地十畝三分九釐七毫

調字號地一畝四分六釐六毫

計共一千二百五十六畝七分一釐三毫

續置

具老和尚入院後續置山地數 附蕩

率字號山一百六十六畝九分二釐

養字號山五百八十九畝六分九釐

垂字號山一百三十五畝

羌字號山二十四畝

毀字號山四十六畝

率字號地一百二十畝零九分四釐

王字號地八畝五分

王字號蕩二畝五分六釐九毫

靈隱寺誌卷八

古

外體字號地十畝四分八釐五毫

率字號地三分六釐三毫

率字號蕩一畝二分六釐一毫

計共一千一百零五畝七分二釐八毫

本寺禪堂濟上戶每年完正額條銀三十二兩五

錢八分七釐三毫

每年完實徵糧米一十七石六斗五升五合三勺

每年完漕截銀四兩六錢三分九釐四毫